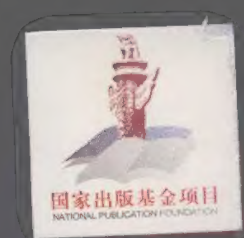
儒藏





精華編二七一册

集部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七一/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301-11989-1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40512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七一）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魏奕元　王長民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89-1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　　話	郵購部010-62752015　發行部010-62750672　編輯部010-62756694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80.75印張　831千字
	2018年11月第1版　2018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一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趙伯雄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别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第二七一册

集部

西河文集

〔清〕毛奇齡 撰
閻寶明
趙友林 校點
馬麗麗

校點説明

《西河文集》，又名《西河集》，是清初著名文人、學者毛奇齡的文集。

毛奇齡（一六二三—一七一三），字大可，一名甡，以郡望稱西河先生，浙江蕭山（今杭州市蕭山區）人。明季諸生。清康熙十七年（一六七八），毛奇齡應博學鴻儒薦入京，次年試列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充任《明史》纂修官，在明史館七年。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冬，告假南歸，遂稱病不復出，僦居杭州，以著述授徒爲業，終老家中，享年九十一歲。

毛奇齡一生著述宏富，其著作匯爲《毛西河先生全集》（也稱《西河合集》）行世。《西河合集》分經集、文集兩個部分，收録了毛奇齡的大部分著作，總計近五百卷之多。鑒於毛奇齡的巨大學術影響，其著作被大量地收入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中，共計二十八種，此外尚有三十五種存目，由此毛奇齡成爲《四庫全書》收録個人著述最多的人。

《西河文集》即脱胎於《西河合集》中的文集部分。《四庫全書》收録時做了別析，《西河集》書前提要稱：「《文集》凡二百三十四卷，而《策問》一卷、《表》一卷、《集課記》一卷、《續哀江南賦》一卷、《擬廣博詞連珠詞》一卷，皆有録無書。其中如《王文成傳本》二卷、《制科雜録》一卷、《後觀石録》一卷、《越語肯綮録》一卷、《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録》一卷、《湘湖水利志》三卷、《蕭山縣誌刊誤》三卷、《杭志三詰三誤辨》一卷、《天問補注》一卷、《勝朝彤史拾遺記》六卷、《武宗外紀》一卷、《後鑒録》七卷、《韻學要指》十一卷、《詩話》八卷、《詞話》二卷，外附《徐都講詩》一卷，本各自爲書，今析出別著於録。其當編於集部者，實文一百三十卷、詞七卷、

詩五十三卷，統計一百九十卷。」（《四庫全書總目》所述卷數與此略有不同，以書前提要爲正）可知《合集》中所謂「文集」，尚包含有很多今人称之爲專著的東西，且篇幅相對較大。四庫館臣將這些有專著性質的文字捨棄不收或别録於集外，而只收録了文、詩、詞三個部分，統計一百九十卷，定名爲「西河集」，是較爲符合文集的體例的。因此，我們此次校點《西河文集》，所用雖爲《西河合集》之本，但篇目的選擇則依從四庫館臣的取捨，只校點整理這一百九十卷之文與詩詞，又捨棄屬於曲、可作爲專著獨立的《擬連廂詞》一卷，得一百八十九卷。

《西河文集》收録了毛奇齡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和詩詞。其中文章部分如《寄閻潛丘〈古文尚書冤詞〉書》、《與閻潛丘論〈尚書疏證〉書》、《與黄梨洲論僞〈尚書〉書》、《覆馮山公論〈太極圖説〉〈古文尚書冤詞〉書》、《覆章泰占質〈經問〉書》以及《辨聖學非道學文》等，集中反映了毛氏學術思想和觀點，爲我們研究毛奇齡及清初學術提供了寶貴材料。此外大量的碑銘、傳記之作，也爲我們研究毛氏的生平、交遊以及清初社會狀況提供了珍貴史料。毛奇齡學問淵博，涉獵廣泛，然以經學最負盛名。他的經學研究講求實證，不以空言説經，對宋儒理學多所批評。尤其是對元明以來一直懸爲令甲的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大加指摘，在當時的學術界極具震撼力，足以轉移一時之視聽。可以説，毛奇齡是繼顧炎武之後，與閻若璩、胡渭等人並駕的乾嘉漢學先驅。當然，毛奇齡的治學風格還有炫博好辯的一面，他的考證和議論，也有不少偏頗、失當之處，這是讀者應當注意的。

《西河合集》曾歷經三次大的匯輯編纂過程，參預輯校的人員多達一百一十一人次，其中較爲重要的人員有李塨、盛唐、邵廷采、李庚星、蔣樞等。《合集》初刻於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毛奇齡七十七歲的時候，這也是他生前唯一的一次刊刻。此後直到康熙五十二年毛奇齡九十一歲去世，其間又有很多新的著作問世。康熙五十九年，

毛氏門人第二次刊刻，補充收録了初版之後的若干著述。乾隆十年（一七四五）有書留草堂刻本，是在第二版的基礎上「校讎亥魯，仍行核實訂定」而成的。此後，尚有乾隆三十五年陸體元的修補重印本、嘉慶元年（一七九六）的蕭山陸凝瑞堂刻本。比較而言，康熙五十九年版刊刻較早，收録較全，文字上也較爲可靠，因此，此次校點《西河文集》，即以康熙五十九年版爲底本，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简称「四庫本」）爲校本。原書中的雙行小字，大多屬於毛氏友人、門人等所加的文章評點文字，本次整理時統予删除，若干有助於理解毛氏原著或有關詩文本事的文字，則酌情保留。諱字迴改。四庫本中有若干異文屬四庫館臣避諱所改，不出校記。原書各類文體前有篇題目録，今集中於書前，文字異於正文者改從正文，闕者補題，不一一注明。另有序目八篇（莫春園撰六，李塨撰二），今亦集中於前，以便觀覽。

本書由閻寶明、趙友林、馬麗麗三人合作校點整理，具體分工如下：閻寶明卷一至二二、卷一〇七至一八九，趙友林卷四四至六一、卷八四至一〇六，馬麗麗卷二三至四三、卷六二至八三。

校點者　閻寶明　趙友林　馬麗麗

西河文集序目一[1]

同里莫春園曰：誥、頌、奏、議之興，其來遠矣。古者守其官，司其職，則載筆從之，而亦有閒居擬作即以行世者。先生少經憂患，垂暮登朝，又以病不時侵，出入承明者日淺，故所著誥、頌等篇，擬作者十之五。及解組南歸，肆力諸經，而篇籍散失者，復十之七。如誥詞，則館稿不存。樂録，則奏疏全逸。判存六，牘存廿五，箋存二十四，則其他之歷星霜而蝕風雨者何限，又況表策諸大篇，盡書缺有間者乎。雖理學文章，先生自有軒輊，予以爲鴻筆之儒，爲國雲雨。高文典册，誠足鼓吹盛明。而隻語單詞，亦非徒吉光片羽之比。故讀《主客辭》，雖憲體于曼倩、子雲，而以視《賓戲》、《達旨》、《應間》、《釋誨》、《客傲》諸子，

❶「一」，原無，今爲便於區分添。

有過之無不及也。若乃相如《封禪》，驅前古于當今之下，騰休明于列聖之上，歌禎瑞，讚介丘，號稱極盛，然麗而不典，與《劇秦》并訾。若先生之《平滇》、《聖恩》、《聖德神功》三頌，典矣實矣，何麗之足云？至誥詞古雅，奏議精詳，以懾淮南，以式臺閣，無不可者。而若書若判，若揭劄若箋牘，又皆咀漢魏六朝之華，漱宋唐大家之潤。惜乎放失太甚，不無遺憾耳。昔梁劉彥和撰《文心雕龍》，沈隱侯謂「深得文理」，則所云「文不滅質，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于紅紫」者，誰居？其在斯乎？

西河文集序目二❶

同里莫春園曰：昔左太冲賦三都，人未之奇也。張司空震之曰：「此二京，可三？」又謂：「思文未重于世，宜經高明之士。」由是藉玄晏之序以傳。然則著述雖工，不遇有力者以推挽之，宜爾，曷足怪焉？今海内名人鉅公衆矣，然而學老文鉅，名在天壤者，惟先生一人。以故凡有撰次，率取正于先生，而丐一言以爲重。今集中所存，雖不及百之一，而得恃先生之推挽以傳于後，詎不厚幸？至于題跋所加，皆足破千古之疑而傳來者之信，又非特如唐宋諸家稍廣見廣者可以絜量已矣。

❶「序目二」，原無，今仿前添。

❷引弁首正文居題題詞題端前。

西河文集序目三❶

蠡吾李塨曰：此先生碑版文也，先生早知名，遠近碑版爭欲得先生一言以爲榮。奈丁年出門，垂暮登朝，及還鄉而年已老矣。碑記存者十之七，係嗣君遠宗所纂。若傳則史館起草二百篇，秘不示人，惟取平時所作及史館之備而不用者，存若干首。若墓文則皆先生自弆之，無雜入者。塨從先生游，見杭人慶吊，凡生日、移居、上官、遷秩，率用先生文以飾屏幛，即尋常貽贈，一方一幅，必署先生名，傳視珍重，然而皆贋鼎也。至墓塔勒石，公然以僞文裝潢，拜跪

❶「三」，原無，今仿前添。
❷此目本次整理未收。

相餉，即先生見所勒本置不辨。間有勾先生爲文，先生但書名閥印圖記去。即豪宗貴戚偶以金幣相摯請，亦不之應。雖曰其人無可傳，耻爲諛墓，然筋力亦敗矣。王恬曰：餘杭董老泉，名士也，將易簀，呼兒請先生。同邑金君諱輅者，乞先生親爲墓文，幸得見而瞑，既而遣其友孫君大白重促之，然終以應之遲，瞑不及待。先生擲筆長嘆曰：「負死者，負死者。」其不易得如此。然則後之欲以僞文篡入之，亦可免矣。

西河文集序目四❶

同里莫春園曰：夾漈鄭氏有云：「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傳記，二雜家，三小說，四雜文，五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其說是也。然此第次百家所論著耳。若夫一人之書，自四部而外，如雜說、雜記、雜錄、雜志、雜註等篇，其卷帖不倫，意指錯出者，既不當附于四部，復不宜散而無統，則序而存之，別爲一區，固無不可矣。園嘗以是質之先生，而先生韙之。今次第先生記事諸篇，自國家大典以及方言地志、軼事異聞，另成一帖，亦猶行先生之意也。夫傳記雜家之興，濫觴于漢，至唐宋而瀰漫極矣，通考可復也。然事或不實，實或不文且富；著或不傳，傳或不久且顯。此通患也，而于先生何有哉？是用勒爲成書，以告來哲。

❶「四」，原無，今仿前添。
❷本目以下，本次整理未收。
❸本目原失載，今據底本墨筆所添補。

西河文集序目五[1]

同里莫春園曰：先生讀書講學，壹以宣明義理爲主，而故實隨別白焉。自經集而外，文集甚爲浩繁，而理之昭晰，事之精詳，一似出獨見，以抗衡古今者。至披誦其文，始有以得歸宿而極根柢，振槁發蒙，不足爲喻。憶先生自康熙乙酉歸城東草堂，余始得從述齋夫子後親承教誨，乃先生發一解，樹一義，猶河漢而無極。及反覆玩味，固未嘗不日星明而江河流也。嘗私論之曰：「古人篇籍，要不徒作，作必有以自見，然而祛千古之疑，成一家之言，辨難疏解，不遺餘力，而使事理畢達，無遁情，無剩義，則豈有如先生者？」莊生有言：「至言不出，俗言勝也。」又曰：「高言不止于衆人之心。」夫悼俗言之煩穢，而發高言以拯世溺，豈曰細故？此亦何問小篇大章，均可以垂世而行遠矣。

[1] 「序目五」，原無，今仿前添。

西河文集序目六[1]

賦四卷

續哀江南賦一卷缺

九懷詞一卷

擬廣博詞連珠詞一卷缺

誄文一卷

同里莫春園曰：古之論賦者詳矣。善乎劉舍人之言曰：「賦也者，受命于風人，招字于楚詞。昧茲二者，雖不作可焉。」自屈平始作《離騷》，楊雄肇爲連珠，厥後詞人遞相師祖，然而拾香草，貫魚目，豈可也哉？晉潘岳工於哀誄之文，譽流曩哲。今披其集，亦信而有徵。然子雲悔其少作，子建不以辭賦爲君子。由斯以推，述德累行，不無媿詞，引泣會悲，等諸談笑，則固玉巵無當也。先生嘗語園曰：「凡人少壯才情溢，則有下筆之譏；老成興會衰，則有才盡之累。夫唯大雅，醞釀六經，笙簧百氏，彌遠彌到耳。」茲讀先生集，詞班珠玉，色儷雲霞，非獨度沈舍潘，實則提楊挈賈。世之君子，讀先生之書者，收其實于經學，而採其華于文辭，號曰通才，照耀千古，奚愧焉！

[1]「六」，原無，今仿前添。

西河文集序目七[1]

詩話八卷

詞話二卷[2]

填詞六卷

連廂詞一卷

同里莫春園曰：先生晚年不喜譚詩，填詞、曲子無論已。以故四方學士大夫暨都人士暨門下諸子，凡請業者謝勿與稱，然而樂先生與人之寬而怪其用意之嚴者，則既有日矣。雖然，夫何嚴哉！不言之言，言有在也，經學、史學是也。不言之言，言固在也，詩話、詞話是也。學者知此，思過半矣，胡必敝先生之舌爲！乃若連廂一詞，曲子耳，于詩爲派別，于詞爲支流。元人以之決科，明人以之調笑。而先生則固非漫然作者，以端風俗，以正人心，興觀群怨，獨非詩意也哉！

[1]「七」，原無，今仿前添。

[2] 詩話、詞話兩目，本次整理未收。

西河文集序目八❶

二韻即五言絶句　三卷

七言絶句八卷

排律一名長律，一名聲律，唐取士用此，即六韻排體是也。若五七律，並非試體，但偶應制爾。至七排，則始于少陵，在唐亦無其體矣。故此但稱排律，不加「五言」以此。　六卷

七言古詩十二卷

五言律詩六卷

七言律詩十卷

七言排律一卷

五言格詩即古詩也。唐古詩稱格詩。　五卷

五七三韻律一名小律，一名半律。　六言詩

共卷

附徐都講詩一卷❷

蠡吾李塨曰：先生詩已刻未刻，合一萬餘首。嗣君遠宗與學人同收存五千零首，共五十四卷，然尚多非先生意也。先生詩不名一家，而成一家。自漢魏六朝以迄三唐，先生皆有之，然皆若無有，而卒成其爲先生之詩。生平出游，把筆無點竄，東西奔走無虚日，故所至皆酬應詩。嘗曰：「吾豈無登臨？顧勞苦生人，意氣盡矣，吾其如登臨何哉！」特其酬應詩，獨開面目，爲三唐所未有。且舊有《夏歌》《瀨中》二集行世，世爭購之。既而《夏歌》無存者。曾刻《古今樂府》于淮西，亦不存。及歸田後，學者請較先生詩，先生不答，且曰：「姑舍

❶「八」，原無，今仿前添。

❷此目本次整理未收。

之。」因私取《瀨中》所賸者，雜以《鴻路堂詩抄》《丹攡雜詩》，合諸笥所賸，而彙爲斯集。舊刻《越州三子詩選》《越郡詩選》《空居日抄》諸集，一概不録。但五古詩少，遠不及七古之半。先生嘗曰：「少爲選體詩，既而見吳江吳生有爲齊梁以後詩者，遂爲齊梁以後詩，凡三百餘者，無兼本。」甬東魏生與烏程錢氏選近人詩，携其稿去。會吳生以考場事發，徙塞外，而魏生與錢氏則皆以他案捕逮，籍其家，而詩并亡焉。其後先生全不作是體，偶汎作酬應，略不用意，則洵手書五古付去，曰：「五古如少陵亦可矣。」蓋易之也。先生詩無鍥刻之音，而其情自深得六義之旨。始寧徐昭華，大司馬女孫也，讀先生之詩而感之，願受學，稱都講焉。今集末有「都講詩」一卷，則其受學時所存稿也。先生曰：「若以詩，則吾門雖多才，無如都講者。」都講，高弟之名云。

目録

二七一册

西河文集卷二十四……二六〇

西河文集卷二十五

西河文集卷二十六

西河文集卷三十三

西河文集卷三十四

西河文集卷三十五

西河文集卷三十六……四〇九

西河文集卷三十七……四二一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一……一五二五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二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三……一五五四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五……一五八三

西河文集卷一百三十九……一六四二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一……一六八〇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二……一六九六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五 …… 一七四一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六……一七五六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七

西河文集卷一百四十八……一七八七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四

西河文集卷一百五十七……一九一〇

七言古詩四……一九一〇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二……一九七一

七言古詩九……一九七一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五……二〇〇八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六……二〇二二

西河文集卷一百六十七……二〇三七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二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四……二一八三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六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七 ……二二四二

西河文集卷一百七十八……二二六一

七言律詩六……二二六一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二二九九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一

七言律詩九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三……二二四七

七言排律……二二四七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四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五……二三七五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六……二三八七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七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八……二四一一

西河文集卷一百八十九……二四二四

西河文集卷一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誥詞

本朝誥敕，率以品級爲等差，不分各衙門内外，第以同品同制，勒爲定式。至康熙乙丑，特命詞臣更撰諸詞，照内外各衙門職銜，分題若干首。初晴舘稿俱不存，玆從同舘周贊善抄本録入，秖十之一耳。

舊詞官以人異，今人以官同，則正副當分，祖父宜辨。求其按切，實與歐蘇制誥，倪黄代言，輝易懸甚。況詞貴古質，字便繙清。自非盛世高文，安辨千秋大業。

吏部侍郎併妻

國家重銓衡之典，端藉勗勷；朝廷弘錫予之恩，豈分左右。踵天卿而啓事，選職惟三；揚帝賚以酬勳，懋官則一。爾吏部某侍郎某，負譽清通，居身中正。人倫是鑒，同裁九格權衡；品敘方澄，兼稔庶司條例。堪任《周官》之小宰，允稱文部之正人。玆以覃恩至誥命。於戲，惇功既懋，庶無忘蒞事惟勤；鑑物能明，當愈識恩輝有自。欽予成命，勵乃嘉猷。

妻　治首天曹，晝省賴清平之佐；禮崇人配，帷房占伉儷之諧。惟閑家有則，四德堪褒；斯貳職惟勤，三銓益勵。爾吏部某侍郎某妻某氏，婉娩爲容，和柔其德。賢

能相事，庶幾夜視明星；貴得從夫，早已身依卿月。似此清班之克助，允宜華幗之頻加。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衡品表東曹之尺，度越中闈；恩綸展北闕之絲，昭于黼黻。式茲異數，勉爾同心。

繼妻　人臣匡國，入官無正副之殊；女士宜家，在御鮮後先之別。既湛恩之下逮，豈繼體之有遺。爾吏部某侍郎某繼妻某氏，德嗣前徽，禮媚中則。令儀可紀，《詩》稱克纘無斁；淑行堪承，《易》道有終方吉。果爾嘉修之適合，何難寵命之再申。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勳庸丕著，良爲天府凝丞；服命均沾，共戴王仁浩蕩。尚資匡贊，並賚休嘉。

吏部侍郎祖父母

祖父　司列顯世傳之澤，貽厥孫謀；匪頒弘上逮之庥，繩其祖武。欲識源流之有自，當推錫賚于無疆。爾某吏部某侍郎某之祖父，作德基先，發祥啓後。家餘公望，人言再世其昌；庭有孫枝，位進數階益大。匪推錫類，曷勸興宗。茲以覃恩至誥命。於戲，加饍非遥，庶享含飴之報；紹衣有在，愈彰錫服之榮。祇佩新綸，用昭舊德。

祖母　揆席著風聲，忻見國多良輔；高門膺寵賁，定知家有賢孫。慈謀久布於重幃，貤賚用彰夫累世。爾吏部某侍郎某祖母某氏，立愛垂模，思齊作頌。雲冑啓再

傳之緒，及乎子又及乎孫；天曹掌八柄之榮，以爲功不以爲幸。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徽音未邈，尚貽昌大於將來；寵賚從優，庶保昭融於罔斁。用酬母訓，永畀王綸。

繼祖母　國恩遠逮，體勞臣教孝之思；壼德頻仍，啓良輔勗官之業。將勵聞孫之懋績，應加似妣以貤榮。爾吏部某侍郎某繼祖母某氏，毓德承先，昌孫善後。繩繩公姓，從無訓迪之有違；湛湛皇恩，誰謂敷施之難繼。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德疏再世，王闈分從祖之榮；命被三銓，宰署共貽孫之慶。報慈罔間，衍祚安窮。

吏部侍郎父母

父　選部統人倫之要，惟資父可以事君；明廷謹天職之通，求忠臣必於孝子。爾某吏部某侍郎某之父，道在褆躬，志存作室。趨庭能受教，猶餘詩禮之傳；嬗代有成模，敢越箕裘之則。但慶賞之行必逮，斯顯揚之志可申。茲以覃恩至錫之誥命。於戲，家聲足紹，須知茀祿無衍；國典攸隆，益信孝思不匱。尚宏佑啓，用表忠勤。

母　國家報功之典，首著卿曹；人臣上善之誠，先邀子舍。毓瑞克生乎良佐，推恩必本之賢親。爾吏部某侍郎某母某氏，令善成名，劬勞有效。早嫺七誡，儼身通六計之條；晚識三從，應躬受五花之誥。果

徽音之既著，膺惠典以何慙。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鸞書克賁，無忘烏哺之情；綸軸方頒，庶慰機絲之教。母遺有進，帝賚其承。

繼母　鞠育有同勞，賢嗣何須己出；恩榮當共享，尊親豈與人殊？服官不間於初終，錫典罔遺於似續。爾吏部某侍郎某繼母某氏，淑慎其儀，和柔爲質。義方是毖，居然閫德堪追；慈色彌和，凡在母儀則一。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勗茲忠藎，身教同胎教之功；嘉爾恩勤，從子即從夫之禮。昭斯同德，勉此殊恩。

前母　聖朝弘孝治，端在能承；賢嗣念慈徽，貴乎有始。苟子情之無異，自帝錫之攸同。爾吏部某侍郎某前母某氏，華茂中年，徽流後嗣。早偕伉儷，難忘時命乖違；晚被褒榮，方識湛恩汪濊。欲展靡依於歿後，宜申有譽於生前。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九原可作，應推地德之貽；八柄弘開，且受天卿之賞。欽予寵命，慰爾幽貞。

生母　論賞不遺於在列，以夫榮亦以子榮；推恩必逮於所生，有是母始有是子。爾吏部某侍郎某生母某氏，德以順成，位因柔進。相夫能毓瑞，固知蘭可爲徵；生子得成名，誰謂芝原無本。似此顯揚之克遂，愈彰撰敘之能平。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閨中雖降志，喜曾無二耦之嫌；膝下已登賢，又何負五花之錫。服茲寵賁，昭爾恩勤。

奉天府府丞併妻

三輔爲本根之地，位重端寮；九階分官賞之基，禮優上佐。爾奉天府府丞某，公正爲懷，保釐是副。銀章隨半刺，早知績著凝丞；冰鑑照通都，坐見風生肇轂。思論爵出方連之上，應加恩在豐沛之間。兹以覃恩至誥命。於戲，治平觀首善，況值從龍從虎之鄉；勳相得參卿，豈無如綍如綸之錫。膺兹寵渥，表爾賢勞。

妻　甸服重王臣，必藉劻勷之佐；清閨彰帝賚，爰思伉儷之賢。爾奉天府府丞某妻某氏，淑德好逑，令儀克配。相夫成腹心之佐，内顧何憂？承家來黼黻之貽，隆施有在。兹以覃恩至恭人。於戲，丹綸被體，無須畫京兆之眉；青史褒賢，從此踵扶風之蹟。同心久著，異數當頒。

繼妻　京尹任宣勞之責，左右無分；淑人膺寵眷之隆，後先罔間。爾奉天府府丞某妻某氏，丹轂能依，青廬堪繼。中邦襄佐理，分宜共覲皇恩；内治踵前徽，例得均從夫貴。兹以覃恩至恭人。於戲，恩行自近，貴體良臣靖獻之心；賚敘從優，庶勉女士劻勷之德。鑒兹頒布，賴爾欽承。

奉天府府丞父母

父　善必歸親，體卿士顯揚之志；功先報本，大邦家錫賚之恩。爾某奉天府府丞某之父，道在躬修，禮從子貴。肯堂由作室，推之即神州赤縣之通；良治可爲裘，所

由致錫服褰帷之治。惟嘉猷之足式，斯懋爵所自酬。茲以覃恩至誥命。於戲，因嚴教敬，當思至治相須；移孝成忠，倍覺所生無忝。象賢是獎，享德彌隆。

母　王畿連紫禁，當藉凝丞輔弼之勞；坤教起黃裳，原有黼黻文章之貴。爾奉天府府丞某母某氏，德可齊家，慈能育子。在庭式穀，啓良臣忠藎之端；奉職無僁，本賢母劬勞所致。茲以覃恩至恭人。於戲，明廷褒未竟，須知國有殊恩；京兆母多賢，從此民無冤獄。尚欽服命，用慰尊親。

繼母　恩勤罔間，承家傳鞠子之方；褒賚維均，報國勵勸忠之典。爾奉天府府丞某繼母某氏，內治彌修，前規是式。庭前饒嗣服，善撫者無異身生；輦下得民依，苟體之悉如己子。茲以覃恩至恭人。於戲，出承王事，誰無將母之心？概被恩榮，總勵在官之節。尚嘉似續，益毖劻勷。

前母　聖朝弘孝治之思，不分今昔；人子展慈闈之慕，何間存亡。爾奉天府府丞某前母某氏，德配難終，仁恩有永。傳家餘令嗣，雖未親乳哺三年；入國作良臣，幸克佐邦畿千里。茲以覃恩至恭人。於戲，報功莫若厚，漫云無以從前；昜德肯嫌遲，毋曰遑恤我後。布茲彰顯，用慰幽潛。

生母　王國重生楨，毓瑞見醴泉之本；承家能配嫡，弘恩隆袞帔之施。爾奉天府府丞某生母某氏，嬿婉旁求，謙柔夙秉。母從子貴，自難忘鞠養之勞；忠以孝

成，適足砥靖共之節。兹以覃恩至恭人。於戲，念深毛裏，即郊圻與桑梓同觀；珮錫牙衡，將巾幗共幨帷並啓。加之象服，酬爾熊占。

四譯館少卿併妻

上國勵惇庸之典，服在五章；清卿以柔遠爲懷，賓于四裔。爾四譯館少卿某，操比冰清，胸藏玉尺。修文宣大化，屢當重譯來朝；建禮進崇階，久羡貳卿加列。兹以覃恩至錫之誥命。於戲，中國有聖人，應啓王會明堂之盛；曲臺饒顯相，可無恩頒天府之榮？勉盡乃心，祗服朕命。

妻　堂陛揚休，爰藉雞鳴之助；山河比德，宜膺象服之榮。爾四譯館少卿某妻某氏，位正中闈，躬嫺内則。綏要咸効順，共覘泰運方隆；嬿婉得相求，尤喜家人協吉。兹以覃恩至恭人。於戲，内言不出梱，幸房中比琴瑟之調；大澤沛遐荒，豈一室靳絲綸之賁。服兹明命，益勵好逑。

繼妻　中饋得人，風火協家人之吉；采蘩有主，《春秋》重繼室之賢。爾四譯館少卿某繼妻某氏，德著和柔，情偕伉儷。相夫賓六服，居然中外相成；嗣位守三從，自爾後先罔間。兹以覃恩至恭人。於戲，深閨媲美，四荒覘彤管之華；異數偕頒，一室耀花封之錫。用旌婦順，以作臣忠。

四譯館少卿父母

父　王臣勞弼服，每云將父不遑；國

典重恩施，所賴顯親有自。爾某四譯館少卿某之父，積德在躬，貽謀于後。傳家清白，在庭膺綸館之班；教子詩書，享祿得參卿之秩。茲以覃恩至誥命。於戲，萋菶成林，爰集雝喈之盛；箕裘紹美，勿忘弓冶之良。巽命用申，泰交彌著。

母　司禮布遠懷之績，揆奮兼資；酬功弘上逮之文，孝慈並著。爾四譯館少卿某母某氏，教子有方，持躬無忝。庭訓釋侏離，中外並臣隣之寄；國榮垂誥誡，尊卑總顧復之恩。茲以覃恩至恭人。於戲，發邇知遐，專藉良臣篤棐；培枝在本，敢忘母氏劬勞？象服是宜，龍章允錫。

繼母　宣力惟臣，在近不遺于在遠；靡依匪母，事存毋間于事亡。爾四譯館少卿某繼母某氏，壼範咸修，慈謀克纘。在庭中鞠育，無藉三年乳哺之勞；藏篋有詩書，實爲四海歸懷所本。茲以覃恩至恭人。於戲，教貽式穀，原無終始之殊；恩在堪褒，豈以後先而異？華綸用錫，陰教長光。

前母　有母未能將，總屬終天之憾；使臣當以禮，聿隆追贈之恩。爾四譯館少卿某前母某氏，壼範開先，母儀著後。相夫同授室，何期隕獲于當年；有子作清卿，豈靳加榮于此日。茲以覃恩至恭人。於戲，音容不再，寧容聽爾銷亡；貞淑堪褒，尚可傳諸想像。永垂紫誥，用賁黃壚。

生母　寧馨克育，堪爲社稷之臣；貞淑斯稱，允協宜家之婦。爾四譯館少卿某生母某氏，婦道能貞，家人克巽。飭躬襄内

治，誰云實命不猶？育子佐中臺，不媿白天有耀。茲以覃恩至恭人。於戲，徵蘭協瑞，當益思芝草生根；湛露推恩，誰不羨霞光作帔？因彰子貴，用賁王綸。

掌道御史併妻

飭法重南牀，諸路引豸冠之首；頒恩迴北闕，五章來鳳木之啣。爾掌某道監察御史某，正色立朝，直聲振陛。中司執憲，能令臺閣風生；分道揚鑣，頓使方州氣肅。茲以覃恩至敕命。於戲，繡衣臨柱下，正堪加袞被之光；白簡任臺端，自足耀丹綸之采。尚欽寵命，益獻嘉謨。

妻　予違汝弼，國家賴忠梗之臣；夫唱婦隨，家室藉和柔之助。爾掌某道監察御史某妻某氏，一德與齊，二從是毖。紀綱看外肅，即家人正位之基；饋祀得中貞，實侍御專牀所始。茲以覃恩至孺人。於戲，皂囊堪補，宜加綵蘙之榮；蒼珮相酬，應有蕙珩之錫。尚須霞帔，益振風聲。

繼妻　峻采著臺端，盡瘁豈分内外？柔儀彰閫内，酬庸罔問後先。爾掌某道監察御史某繼妻某氏，素秉閨型，續承家範。以順爲正，果幽閑克嗣前徽；無成有終，豈慶賞或遺後命。茲以覃恩至孺人。於戲，昧旦雞鳴，晚作絳騶之助；朝霞翟茀，永啣丹鳳之輝。頒賚攸承，敬戒愈篤。

掌道御史父母

父　六察著官方，分道效端公之績；

一經傳世德，崇階酬教子之功。爾某掌某道監察御史某之父，仁術爲懷，義方作訓。闈門峻整，啓良臣執法相繩；臺省冰清，本事父因嚴以教。茲以覃恩至勅命。於戲，《易》美有子，服官敬用承家；《書》著象賢，錫類弘昭報本。因嘉子孝，益勵臣忠。

母　美思皇之良佐，朝著清裁；上聖善于慈親，家閑淑訓。爾掌某道御史某母某氏，撫字無慙，劬勞可誦。北堂堪愛日，階前萱草争榮；南省振高風，庭下柏枝方茂。茲以覃恩至孺人。於戲，集烏翼于崇牙，用資反哺；迴鸞文而作誥，實藉推恩。既隆天眷之庥，彌篤家人之範。

繼母　憲臣執法，曾無後進之嫌；賢母宣慈，豈以繼起爲異？爾掌某道御史某繼母某氏，徽音克嗣，壼德重光。梧樹映朝陽，臺下景風儀之著；松枝當晚茂，庭前邀雨澤之榮。茲以覃恩至孺人。於戲，職閑司過，繡衣因末路加嚴；典重推恩，丹帔與端臺並進。子情既愜，臣道彌隆。

前母　教勞成愛，恒留未逮之恩；移孝作忠，賴有追崇之典。爾掌某道御史某前母某氏，早臨中饋，克勵前修。臺前凋翠伯，痛難承象服爲歡；身後長芳蘭，恨不見烏衣在抱。茲以覃恩至孺人。於戲，鞠育不須親，展人子無形之慕；幽遐猶未冥，申國家無盡之恩。賚及重泉，慶流千祀。

生母　準繩無曲被，治內與治外同功；恩賚有平施，從子較從夫並貴。爾掌某道御史某生母某氏，德可徵蘭，教貽式

榖。鵷鷺翔殿陛，每推本于所生；鸞鳳輯丹書，自媲榮于作室。兹以覃恩至孺人。於戲，劬勞既殫，能無毛裏之恩；報亭從優，不愧笄珈之錫。尚嘉臣職，庶慰子情。

糧儲道併妻

九賦重司庾，分之爲諸路參稽之佐；五都專治粟，進之即内廷掌計之班。爾糧儲道某，身被清風，人懷儉德。度支留國廩，倉箱之奏治無窮；稼穡即民功，車服之酬庸有在。兹以覃恩至誥命。於戲，職司觀察，原具通漕轉餫之勞；治尚清明，不啻繡袋朱旗之錫。飫兹賚予，表乃公勤。

妻　蘋蘩有主，宗宫覘筐筥之勞；冠帔從夫，方國大倉庾之慶。爾糧儲道某妻某氏，淑慎其身，婉嫕成性。在庭諳酒食，但云中饋無愆；佐國謹儲胥，倍見外臺有效。兹以覃恩至淑人。於戲，行部多功，不廢褰帷之錫；宜家克配，寧無加髮之榮。服此旁施，用彰内助。

繼妻　國用常平，所藉徵輸能續；家閑永毖，貴乎婉娩相承。爾糧儲道某繼妻某氏，早著和柔，繼諧伉儷。承筐曾布實，媿未調寶瑟初絃；援室詎嫌遲，猶及啓幨帷後乘。兹以覃恩至淑人。於戲，禮嚴再配，齊侯申請繼之文；恩貴殊施，周室擴分頒之典。功能加毖，賞乃從新。

糧儲道祖父母

祖父　天壽平格，每思臣服在王家；

人治尊親，當本宗功于祖德。爾某糧儲道某之祖父，開基有緒，衍祚靡涯。清白兆家傳，非金穀所能易節；恩榮當世逮，即倉箱皆見貽謀。茲以覃恩至誥命。於戲，後昆昌熾，當知積累所由來；越代褒崇，倍見恩施之有自。弘茲啓佑，大爾欽承。

祖母　大君有命，爰嘉會計之功；王母垂慈，當厚恩勤之報。爾糧儲道某祖母某氏，孫抱方成，母儀素著。陳情通子舍，最難忘烏鳥無私；加意植孫枝，正欲使芝蘭俱秀。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星冠霞帔，遥分掌穀之榮；鳳誥龍章，益遂含飴之樂。聿推源本，以報賢貞。

繼祖母　人臣思燕翼之謨，不嫌累逮；國典重龍光之寵，貴在終承。爾糧儲道某繼祖母某氏，秉德重幃，教慈再世。令言垂有裕，公孫傳積貯之書；茂範著思齊，天府進貤榮之典。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仰祖烈之深長，倍思似妣；勉臣工之報稱，尚藉孫謀。是惟國有隆恩，庶使家垂餘慶。

糧儲道父母

父　委質爲臣，夙夜矢靖共之誼；教忠維父，國家頒寵命之光。爾某糧儲道某之父，作室爲基，承家著訓。教子卻籯金，不藉經籌之細；養男如積穀，常思報稱之難。茲以覃恩至誥命。於戲，斂民財而節國用，自著豐亨豫大之謨；儲道德而蓄詩書，宜有黼黻文章之錫。

母　國家酬儲峙之勞，豈難將母？人子以衮華是尚，貴在尊親。爾糧儲道某母某氏，教子維勞，居身克儉。卻服用于當官，以善養不以祿養；賁絲綸于在御，德歸親功亦歸親。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勞臣心計，在庭之式穀堪思；聖世恩施，有母之梯榮未厭。子情幸慰，臣職彌殷。

繼母　著代不同時，共愛慈闈之饗；持門雖繼起，幸逢子舍之榮。爾糧儲道某繼母某氏，壺範重瞻，母儀再著。星車司廩積，固無煩顧復爲勞；天府重分頒，猶得見瞻依在望。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中庾著績，欣看藻火新加；背樹方榮，幸見萱花晚茂。永期丕贊，用席隆庥。

前母　人臣事功之念，當及之身前；國家孝治之恩，每周于意外。爾糧儲道某前母某氏，伉儷未終，庭闈已著。誕彌虛早歲，留餘作儲養之基；裕教在重泉，遲久即延恩所本。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蒲柳自傷，慈佑在隱微尤切；松楸彌望，孝思之想像何窮。幽贊能伸，顯榮當及。

生母　承家有子，無須從事支分；爲國生賢，豈盡歸功嶽降？爾糧儲道某生母某氏，德以卑成，位從巽進。協中閨而啓祚，心計爲勞；佐內饋以抒忠，筐籯無忝。茲以覃恩至淑人。於戲，綸綍有殊恩，體人子顯揚之志；笄珈無異錫，作良臣豐豫之思。畀爾弘庥，欽茲明命。

西河文集卷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頌

平滇頌有序

自昔建武致治，寵乍奸兵；貞觀昇平，高羅畔命。大抵殷憂啓聖，闓毖成功。雖極盛隆，猶不乏潢池盜弄、升陵竊發之變。獨是阿舉一倡亂，而天雄成德，綿蔓數世；小波甫聚寇，而應運化順，環轉百出。從未有鴟義撟虔，初逞邛僰，犯顏逆節，還擾江漢，就其悖罔，極之僭據，而一敗荆湘，再衅澧岳，繼殄黔蜀，終絶昆詔，數年之間，麼禍盡揃，其敉寧耆定，一若焫蓬沃炭，飈奮霆擊，桓桓彪虎，既迅且烈，如今日者。

蓋皇上神聖威武，克詰無外。四征之奮，超于前古。較之殷宗之于鬼戎，周季之于西落，深入三載，退修十祀，尚有餘勇。是以廟堂之算，奠之在中；而師武臣之力，擴之在外。雖曰祖宗社稷，實式憑之，要之一人瞻言，動在百里。凡夫謐謀邃慮，宵旰剸決，真有非子孫臣庶所易窺者。蓋鑒之者宏，而燭之者蚤也。

夫逆之佐命，非有吕、散之舊也，其乞援來歸，又未嘗有申包之泣、温生之痛也。祇以變孽被略，倉皇奔救，鼷鼠狼顧，計無所復，遂假羽校以自資，而僥倖成功。苴茅滇土，寵畀親藩，重緣外戚，

其爲非分，亦已久矣。從來非分之福，居之不祥。況復豺豕爲心，狠而易羸。初藉林樾以蚺蛟，而既而私振其鬃鬣，以爲隴漢之得，原可望蜀，九錫之進，不止卣鬯，遂侈然自恣，以致無所忌憚。外竊既久，不受中撤。故量其不臣之心，撤亦反，不撤亦反。撤之則反速而患小，不撤則反遲而患大。患小則拔之如擘豪，而患大則撼之如丘山，自然之理也。故夫智者先事而謀，愚者昧時而動。夫昧時而動，則彼逆之所以失者視此矣。先事而謀，則我師之所以克者有在矣。

故夫小蠢初萌，秦涼蜩應。及乎既煽，甌粤蠭發。卒之長轡遠控，四收八伏。欽明萬幾，濬授妙略。先埽雍益，預定閩番。然後謀力雲會，指麾風集。并敵一嚮，絕其瞻顧。王敦留武昌之形，漢宏失荆南之勝。洞庭既破，則三苗南竄；劍門大入，而劉闢授首。外有脣破齒缺之慮，內有燼灰冰泮之戚。然且挺走苴蘭，徘徊蒙氏。越碧雞之關，閉昆明之堞。魚遊沸釜，燕息捲幕。一旦鉤援四接，臨衝徐起。揚旝于葉榆，耀甲于洱西。譬猶駭鯨觸網，奔兕開樊。賈林計盡，不能爲策；墨翟帶解，無以自守。於是破之如吹翰，決之若潰壑。刎田氏之首，有何面目？俘鍾相之族，并及幼穉。彼自以爲巖營締壘，則遠徼可延；收殘嬰漏，則險裔足恃。而不知王師折衝，天南豁闢。大荒屏息，一如卧榻。賨林之煩枝附，金甌之鮮缺失。祠兵振旅，動輒有效，一至于此。

今夫頤指神攝，往見機栝，上聖之明也；善計遠略，審物量勢，周通之智也。

皇上以幾先之見，爲馭遠之圖。推心置腹，長共功名。第有虎包戈載之心，原無鳥盡弓藏之意。但懷康侯授館之忱，終鮮釋將銜杯之念。而乃捐棄休嘉，自貽狂悖。不度德忖力，揆理達務。恃鬼倀之能前，忘天命之有在。豈有淮南左吴之策，而納隴西王元之計。曾無朱浮聚穀之奏，而動賁赫陳兵之告。不思朱鮪指河之誓，而失張繡降漢之賞。此乃下愚不悛，中風自絶。而猶謂柘南可以避天譴，瀾滄可以滌穢行。究至韋臯渡鐵橋，而南蕃已拔；狄青出崑崙，而儻猶盡破，何則？悖逆之罪彰，而鈇鉞之誅凛也。

且夫前代平蠻，多在奕世，麓川、南詔，不隸版服。今者皇宇清寧，聲教四訖。東漸西被，朔南蕩蕩。九野有宴安之娱，八阿無拮抗之異。越裳、肅慎，稽顙來王；古里、天方，蹶角入貢。而百粤之尉佗既蔑，西南之莊蹻復平。則是要綏流蔡，山陬海澨，苟在受化，無不延頸歡呼，謳吟唱嘆。矧職叨侍從，親聞凱奏，而不爲之紀鴻功、誦顯績，非其誼也。因于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有八日宣捷之次，謹簪筆稽首，忻抃舞蹈，乃爲之頌。其辭曰：

於赫帝命，肇開皇基。德被四隩，功垂九圍。近書埏海，遠致狄鞮。武烈文治，恢于無涯。

亦粤紹曆，懋纘前緒。威足内敉，仁不外拒。已歸馬牛，將柙刀鋸。蠢爾小醜，反視而忤。初慕莊氏，思王昆明。繼隨杜弢，稱兵澧陵。江漢南紀，伏莽縱横。瘈犬漫噬，枯條覬生。遂有朋狡，效尤而起。隴益

輔車，脣齒閩海。譬昔河朔，安史田李。次第櫟絶，儼臂折指。

乃稟王伐，鋪敦楚疆。鷙鳥欲擊，姑爲翱翔。眯者不察，謂可頡頏。居然羊陸，相持荆襄。塹長豈恃，湖險莫傲。涉擊夫差，水鹵魏豹。不虞毒卉，展轉剽盜。敦固據郡，桓乃竊號。

爰整六衛，旋開三門。金戈鐵馬，蔚如雲屯。淬刃澧浦，積甲巴山。鏃鏑大注，旍旝以翻。有謂巫夔，蜀漢門户。廟策先勝，深入其阻。鄧艾既越，姜維不武。南走邛僰，倖以小堵。頓撾銅鼓，立渡鐵橋。降旆草偃，亡軍煙銷。彈丸昌穀，藉之周遭。折箠環帶，何足與豪。彼營螺脣，我關龍首。雉堞崩剥，漸不可守。聖鑒朗卓，如劍在手。挺鈹揩鐸，勿使或後。五壘既備，九拒遽希。灌膏束草，總不得支。圍開一面，詗令自疑。樵蘇俱盡，于何奔馳。

前者少游，羞悖而死。今兹懷光，亦復自殺。族屬少長，皆俘于市。盜驢之災，乃及孫子。聞之淮西，告捷錫帶。華州露布，傳彼光泰。今者皇威，擴于無外。天南萬里，宣布德意。言勒碑版，爰銘旆旜。飭我九伐，奠此庶邦。泰華雙峙，溟海四瀧。千秋萬祀，以思戎功。

聖恩頌并序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日，恭遇太皇太后上謚升祔。伏讀恩詔，深感我皇上推恩之廣。自親王公主、奉恩將軍、固山格格，以及民動國戚、京朝各省諸大臣，俱有寵賚。中外文武大小各官，俱有貤錫。然且祭告嶽瀆，遍祀群神。宥過釋釁，恤

孤養老。綏成均之考，隆憲乞之禮。一切恩卹，備極優渥。至于歷歲蠲租，均霑九有。今復免征兩浙、山右全省正供，暨江南、湖北諸大府，租賦之外，兼及庸調。此真曠古以來希有之鴻被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以云永錫，則真永錫。以云不匱，則真不匱矣。微臣無狀，調痾里門，親蒙浩蕩之恩，上戴如天之德，歡忻抃舞，可無頌言？

前者，聖孝格天，遍傳下土，曾偕諸里巷臣民，競爲詞賦，以當謡誦。今鴻恩覃敷，淪肌浹骨，敢製《聖恩頌》一章，以續前烈。匪云報獻，亦以身備史職，誼應紀實，將以使後之考德者可按焉爾。其詞曰：

翳昔天后，龍盤鳳啣。曰昰顯謚，肇自漢闈。光烈慈壽，歷代所占。況茲徽德，無美不兼。既具六輅，久達四教。居則端闈，升乃祔廟。奉匕所祈，縮鬯以報。致其精誠，上展純孝。乃因錫類，重爲推恩。不翅漢文，及民以親。覃布廣遠，開在聖孫。溥天之下，誰非皇仁。始由親近，加之賢勞。諸侯伯子，以祝以鞉。「鼗」同。匪用瑞錦，賚之英瑶。内周蘭坂，外暨塗椒。晉莊分弓，召虎拜敕。誥翦五花，繭覆十色。三等百段，同此貺錫。雙闕刺地，九陛如天。木鳳啣紙，金雞戴竿。黄氣大布，青衣闐然。覆盆可闢，幽谷不寒。

爰念邊屯，言懷堠戍。春提羽戈，夜挈枹鼓。輪臺是矜，轂騎以撫。澤共簞醪，温比纊絮。遂遍山川，馳祀嶽瀆。並走群望，不愛牲玉。沈燒瘞薶，兼報先俶。堯禹祠陵，帝王寢谷。旁及先師，優入聖域。諸儒賜席，博士加衣。旬省月試，姑紓其期。明

倫憲乞，饋食洗腆。高年重帛，中壽二膳。況當養老，國之大典。四民無告，於此並贍。至若租賦，正供秩然。中夾庸算，全通丁錢。而乃汜濩，連歲釋蠲。或全或半，過于漢年。更歷河汾，深軫吳越。西近保塞，東接溟渤。免爾常征，并解雜役。謂民維艱，予以全活。甌餘曠土，不藉宿麥。石紐開農，但用鳥耘。大禹胼胝，虞舜黴黑。抱如傷情，緩躬稼力。縣無置倉，湖可觀收。補助之德，先于巡遊。

則是聖恩，汪濊霶霈。配地配天，如江如海。井里衢巷，踊躍歡喜。擊壤鼓腹，如古時事。猶且南顧，荊鄖江黃。順流而下，極之丹陽。會當洗兵，如初沐瘍。并錫嘉惠，被此一方。是使民氓，解澤甦困。僻戶窮壤，誰不感奮。兒寬帶經，老萊投畚。凡有血氣，願效尺寸。況臣鯫秒，生于水鄉。躬浹霡霂，身親湛汪。捐糜頂踵，何以報將。頃聞草樹，甘露瀼瀼。姚墟舜鄉，產麟于嶠。天德所施，地靈悉效。蕪詞不文，匪敢輕譔。但紀永錫，以彰聖孝。

聖德神功頌 有序

惟是皇清嗣世，撫育方夏。東越溟海，西薄柳谷。南底于穿汗，而北極之莽罠無垠之地。其在水居者，雕額畫臂，率爲良民，版畫其波濤，而租其魚蛤。其在甌脫居者，大幕以南，皆保塞稱藩，環嚮爲屬國。自是而外，雖舟車未到，人力鮮達，亦且仰天地之恩，昭日月之信，風聲遠播，同量一器。獨是瀰迆以西，洿裸么小，若所稱厄魯特噶爾丹者，倚恃荒昧，託跡榛曠，與喀爾札薩屑交齒互，不思睦

隣衈族，内奉約束，而乃自舍阸陋，頓駕夷陸，侵陵我權衛，暴殄我藩服。東西爪揃，罔顧禮義。皇帝不忍加誅，屢飭以法。俟其湔滌，勿追夙染。乃復鼠穴自大，終致負固。

伏念皇上曾駐蹕喜峰，登臨慷慨，賦《黄土崖》《大石磯》二詩，以宸翰書之巖間，兼諭侍臣，謂是地皆前朝戍屯，巉崪相望。我太祖、太宗，創業宏遠，夷夏一統，致蒙古四十八部，皆爲臣僕。朕每過此地，未嘗不念丕顯焉。是埏紘萬里，無非締造。游豫所到，猶廑先烈。其可令螽蝝肆喙，蚉蝱鼓翅，漸至如此？

夫無疆歷服，匪易嗣也。前人之光，不可以遏且佚也。況乎古昔聖賢，經文緯武，雖揆奮有人，亦復手秉白旄，身挺鈹鐸。以故黄帝親戰于阪泉，而文王北伐畎落，躬承盧矢。以彼神聖，何難命將出師，高居深拱，以操制勝？而乃安不忘危，勤思勘亂，忘萬乘之尊，習二單之效哉。誠以君不親將，皆叔世浮文，而非古王毖戎之本意也。是以廟謨盤庭，貴乎獨斷。征伐之權，出自天子。乃遂張皇六師，大申克詰，群策不足撓，衆諫不爲沮。集虎賁而縣豹尾，肆類于上帝，昭告宗廟，徧望諸山川百神，禡牙而畿纛，練日鑿門，以恭行天罰。

先遣撫邊大將軍由沙河抵塞，尅期並進，越歸化，歷烏蘭河朔，遏其歸路，以會大軍于幕北。而羽林佽飛，從獨石同時出關。師行三十里，躐克勒，踰蒿齊，涉敖漢，越烏朱目秦，凡蠻夷君長，外藩諸部王可汗、貝勒、貝子、公台吉等，先後會朝，以壺漿簞食迎于馬前。其他北庭

薦居，去胡來王者，悉環列跪道左，觀軍容不輟。廼絶大幕，進拖林，調兵轂車餫，使武剛冰精，不絶于路。雖鹵舃之地，每乏泉水，而靈源疏鑿，所在溢涌。會飲馬川西，忽得故明成祖勒銘紀功之石于水厓，灌而視之，有「永清沙漠」之句，上曰：「真永清矣。」遂于中夏三日，直擣其境。犁其庭，掃其閭，烏逃鼠遂，四竄之巴顔烏喇。而西路之遏其奔者，泄擊于昭木多、鄂爾渾河之間，以比干環盾，大破其勃盧之陣，擒其子，砲焚其妻拏，追殺三十里，斬首鹵二千餘級，生得數千人，乞降者以日至，鹵獲馬牛羊驢驘、駞鍑械仗無算。乃大展皇仁，任其零騎數十人負創而奔，而我士卒無離傷者。皇帝乃駐蹕黑魯侖河，封拖諾之山，禪之土喇，遂班師焉。

先是，禁旅初行時，兩浙官民念七萃勞苦，旗門遠闢，不無宵旰跋涉之艱，乃宿衛纂嚴，眺聽祕謐，行間消息，不洩于外，因晨夕引領北向，以冀布凱。驟傳管侍衛内大臣暨大學士祇奉諭旨，而和碩康親王亦遂有啓請頒捷之奏。流抄到浙，浙撫臣榜之通國，官民大小，皆歡抃踴躍，男女聚族，轉相慶告。遂于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五日，撫臣率司道臣以下，會將軍都統，暨鄉官士民數萬人，焚香稽首，賀捷于軍門。旋請史舘官詳敘膚功，頒示兩浙，立石于東海之濱，而以臣故職史官，屬抽筆作頌，以俟載事。

臣伏思太輿誕大，廣運靡極，三古至今，亦惟視君國大小以爲修陋。是故功德大者地亦大，功德小則地亦小。乃自五帝三王以後，漢魏迄今，其歷國已一十

七姓，而大一統者，亦復有幾？ 即漢唐元明四代，嵬然式廓，而唐以藩服僭處，中致歉損，曾未有德高日域，功蓋月蝟，如本朝者。既已提封萬國，奄有八極，而皇上復恢擴而張大之，不憚躬親安攘，以葆此遠塞。一時之勞，萬世之利。聖德神功，莫可紀計。宜立石四裔，以爲我子孫億萬斯年之法。因不揣鄙陋，謹擬爲東海立石頌文，以垂于勿壞。其文曰：

粤自三古，長此六服。徑輪廣袤，視功與德。漢唐元明，盡有陀塞。晉宋偏安，比之列國。惟我皇清，闢土浩濶。西隃崦嵫，東近日出。雖復繼世，兼創始謨。再奪昆詔，三開葉楡。甫復東越，旋收番禺。聲暨南服，教訖海隅。遂擴疆宇，至于彭湖。物皆安居，民樂終産。恩肥土域，澤溢朐衍。綱紀百飭，聰目四遠。桐生本豫，禾偃能反。

浮苴以南，並我保塞。豈惟籬落，原屬經界。肯容小醜，闖爲蠱壞。造謀籍兵，作邊鄙害。皇仁有容，諭至于冉。是雖渺末，漸不可長。無庸受脈，徒命將往。帝德神勇，聖世廰朗。藉此晏安，習以鞅掌。武丁南征，王季西攘。師中丈人，百國所仰。豈如叔世，高居稱朕。不計大猷，而縱小蠢。文法是崇，兵革不袵。諫即牽裾，甚者割紖。以致叢脞，或就削弱。珠崖徒捐，金墉已卻。蕭關燹火，幾至宮闥。所以古王，最重撻伐。河魁三百，太乙三千。星門大闢，靁車陡牽。銅斗獸警，鐵騎蟬聯。白澤遠導，朱雀在前。是以初發，雲興百萬。繼且颷起，如日斯旦。箕張翼舒，虎攫龍戰。小醜伏聽，早鳥獸散。因之番長，遠近來謁。飾彼玉具，賜以匹帛。覩茲軍容，相顧翕

舌。道傍觀者，莫不太息。

乃轉車粟，亦載餔饑。一鼓傳餐，千軍共醪。縱遇磽埆，兼履不毛。畫地成井，沿山生蒿。壘若棋峙，旂以電合。九伐既齊，三校咸發。投石于林，抽刃出柙。觸甲鱗碎，近輻瓦裂。巖谷顯漏，木柴僵落。譬諸泰山，下壓卵石。嶐土迸陷，瀚海坼竭。何必聲罪，歸曲直責。以是摘莽，任彼升陵。帳絶烏鳥，士摧豕熊。右衛聯校，前軍折衝。廟堂之算，乃在軍中。爰度梓嶺，轉破苻離。陳以橐它，駕之豺貔。鹵其人畜，俘厥子妻。絝𡺃尺寸，堪此鋤夷。遽收因杅，翻遇軍曲。男悖遂影，女孕墮殰。潛山匿水，相向而哭。受降之城，何啻三築。

伊昔明祖，親巡緣邊。三犁王庭，至飲馬川。勒石天山，比之燕然。一沉水厓，一升山顛。文辭昭晢，符讖不僭。永清而已，他何有焉。獨是虞帝，七旬苗格。高宗鬼方，三年始克。何如神武，指顧頃刻。歷候二月，恍騁八極。祗我朔暨，已及祝栗。蜣肱蟣胏，奚足介棘。惟茲方域，九有以宏。內備籥勺，外憩戍兵。金璣勿闕，玉燭以明。自茲以後，泰階昇平。皇皇八柱，勒功德銘。萬方齊瞻，四海永清。

西河文集卷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主客辭

擬爲司賓答問辭 有序。一作釋詷。❶

康熙二十三年，六宇蕩滌，中外無事。皇帝奮桓撥之烈，廓清南徼，迤及東滋，畫地溟海之外，版漲籍渤，凡九垓八裔，雕身畫額諸國，咸奉辰朔。皇帝軫念民隱，謂：「君有斯土，撫育幾三十年，而不一周知其地，觀覽其山川風物，則綏要萬里，何自通浹？惟古昔王者，當天下初定，有巡行縣寓、省方問俗之制。自三代迄今，未之有改。顧事頗煩重，度支水衡，坐費檢會。且千乘萬騎，慮無或鋪張盛大，爲司行奔命。」

按《王制》巡幸諸禮，自職方戒途，太馭掌較以後，凡車騎鈴鑾，宮城梐枑，以及壇壝堂房、珪璧玉帛、黄駒赤犢，皆有儲峙。然且句陳五校，所在警蹕，扈壘衛仗，周環百里。嘗考文中子言，虞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民不勞者，何也？以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然而語不古合，民無徵焉。

我皇上以非常之元，創非常之舉，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人順人。然而三王不並軌，五帝不襲治，考建因革，而禮制

❶「詷」，原作「詗」，據四庫本改。

行乎其間。蓋一人順動，萬人幸之之謂幸。一人慶行，萬人豫之之謂豫。如必造明堂，而後可以覲后，則輯瑞何期？必設輶軒，而後可以採風，則觀方何待？

皇上納群臣所言，特練時日，倡舉巡幸。減從官，省行軍。採大禹四載之需，折虞廷五年之典。隨不逾萬人，時不滿百日。登岱觀河，浮江涉淮。經閭閻，詣闕里，所至問民疾苦。父老扶杖，兒僮婦女率負戴來觀，鹵簿不譙，有高年者，則抵錢慰勞之。先爲肆赦，令溥海内外，咸霑豐恩。及所過州縣，民廛市廬，又皆有捐復寵賚。芸鉏不變，鎌穫如故。市估行販，及道路師旅，駒贏楫筏，❶儼返家衖。何其盛也。

昔東漢光武巡游南陽，置酒高會，召吏人飲食，復其租賦，以爲美事。而章帝南巡，詔所經地無得設儲胥，命司空自架橋道，其詔有云：「方春，所過無有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至今史載猶嘆誦其言勿衰。今車駕經行，屏卻供億，州縣起居，悉絶所餽獻，即行在茇止，亦並無宮懸簴仗鐘鼓鈴櫜之設，而民之引領望幸者，相屬于道。然猶親視河溢，立灑宸翰。殷憂悼嘆，不數瓠子。即當釋奠宣聖，儀物備至。臨行惓惓，尚復貽曲柄御繖，以申向慕。此雖金繩再出，必紬帝告爲封禪，起周成爲巡狩，亦豈有過？

誠恐諸儒不諳，動循掌故，將引《虞書》《王制》覲典祭義，以及元嘉之儀、開元之禮，重相諮詢，因設主客往復，倣東

❶「贏」，原作「羸」，據四庫本改。

方《客難》、楊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夏侯湛《抵疑》之文，擬爲司賓答問辭以曉譬之，庶後之君子可考觀焉。其辭曰：

司賓大夫與四方客使，集王會之堂，理職貢之事，主當壹是，國信方物，披圖晌節，悉具紀會。方斯之時，華蟲各辨等，卉越皆就位。四方客使有詷于其列者，❶曰：

古者聖王御世，四海晏然，則因而巡狩。巡者，循也。民可循，則因而巡之。狩者，守也。爲我守土者，吾從而循順之。然而動習矩錯，著有法則。曩時五載、十二載，天道大備。升中告至，先爲造類。于是修職有其戒，犯軷有其義。土訓夾車而問形，掌道審言以詔辟。定方明于司盟，布綿蕝而表位。

夫第以壇壝觀之，三垓八通，太乙環五，穿蒲裹草，上無風雨。然且明堂巋然，以天齊主。就其文而紀其事，則公男升降，中階、阼階有其等；后王遜讓，天揖、時揖有其數。桓躬穀蒲，以五擯、四擯爲節；罇罍篚冪，以一進、再進爲度。其煩我奉常，而需我掌故，有前事矣。

矧宮城所舍，晝樹筍簴；藩籬外護，夜振錞于。或習禮以射牛，或布幣以代駒。設燔而炙玉檢，瘞駟而陳木馬。臨學校，則執羽鷺；祀丘壑，則用乾魚。然猶車駕之次，考及同琯；槱燎之末，享逮先廚。故以登封而巡河，則負薪擔石者有之。以祠時而幸學，

❶「哃」，原作「詷」，據四庫本改。

則説經講易者有之。以師行而及游畋，則耕定陶蒐涇潭者有之。以祀社而及祠賢，則封樂毅祭桓譚者有之。是故銘石頌功德，古王未免；陳風紀美盛，聖主不嫌。

今皇上撫有四海，治極三古，聲教振開闢，規制軼區宇，百禮斯洽，萬類咸敘。承天揞斗，紀節布度。當八風悦豫之時，乃順應而爲四巡之舉，則是西烏東魚，里禾鄗黍，符瑞之應，報饗之數，無有若今日之富者。此管仲所謂「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然而出不盛車甲，行不飾金鼓。羃鼎不夕張，帷宫不鼂御。躬省方俗，清問疾苦。升禋岱宗，灑澹河濟。登習禮之堂，探藏書之府。塞決水以石菑，撤通天之權火。然且百日之間，而南浮江淮，東至齊魯，是豈古皇不足法與？抑何掌故多未預也？

且吾聞鑾輅之南翔也，行不除道，耕不輟壟。女不下機織，市不易蓋藏。兒童讙于衢巷，估販偃于舟航。然且皤髮黄口，如葵傾陽。或牽以犧，或捧之觴。輪蹄踵趾，馳驟康莊。則嚮使肆覲而輯圭玉，報燎而坐明堂。既審權于三市，亦奏律于四廂。治邸奉高之側，捐租崇邑之傍。將不止紹神靈于軒頊，比功德于虞唐。而又何事物之罕備，考建或未遑焉？

司賓大夫迺斗然卻立，瞿然而改容，肅然而正告之，曰：

子徒知三古之當遵，而不知一王之制之自有章也。且子亦聞巡幸之何意乎？皇上以爲六闔一統，萬國來

會，則民后之情，不可以不接，中外之勢，不可以不通。乃或禮過繁而力匱，制過贖而用窮。費時日，則機務不給；多導從，則供億不充。❶ 此前古之所以易行，而夏商以後遂間世而不一逢也。

夫創制顯庸，務在獨斷；因監損益，貴乎折中。故湯武用干戚，不需揖讓；姚姒有子弟，未嘗分封。彼夫劉氏之興，二月而西巡，十月而反東巡者，限于時也。後魏繼世，北巡及中山，東巡而止及橋山者，絀于地也。貞觀幸底柱以治河，爲封嵩而書之旂、勒之石者，介于事也。建隆平潞叛，以行師兼詢俗，而先勞軍後捐租者，阻于勢也。是故游觀無定形，巡幸無定儀，省察補助無定經，方行典禮無定辭。必晝井田于郡縣之日，則畸矣。講車戰于騎射之年，則躓矣。倣垂裳結繩于刻書削契之世，則欺矣。施儷皮尺布于九圜六品之時，則骪矣。議守社捍牧于車書大同軌轍齊至之際，則誖矣。

往歲鬼方弄兵，天討其辜。鋪敦萃旅，底于昆彌。挺鈹四伐，而未嘗傚征苗之師。間嘗取士，詔下徵車，臨軒親覽，特簡仲舒，是本制舉，而不必循選造之遺。乃者甫馴龍馭，先樹雞竿。大號乍渙，洪恩驟殫。以巽風行，作解雨觀。何必崇朝，遍彼泰山。即其陟喬，勿修壇壝。金匱石磃，卻之若遺。黄虵不屬，白璧是瘞。賜車勞酒，群呼天齊。此豈禪禮，所得庶幾。當夫觀

❶「億」，原作「臆」，據四庫本改。

河，有事玉馬。群臣從者，宰執以下。咨嗟抑鴻，賦此皓皓。不搴葦茭，但借禾稼。升鹽斗酒，彼安用者？周之翕河，遂兹盛事。漢武築宫，于斯爲下。爾乃九旗南指，方江厲淮。板艙黄蔑，非龍艘材。造舟震澤，纜石吴臺。民之望之，有如歲來。丹陽可駐，黄金誰埋？六代殘構，視若劫灰。惟彼故寢，加以封栽。卹殷優恪，自古所希。漢高過湖，祭周王祠。方之于今，豈得媲之？

矧瞻闕里，言觀鐏匏。登堂習禮，爲斯文昭。俎豆未湮，宫墻豈遥？祗因重道，景行孔勞。臨行留仗，羽葆翠幬。奚止過魯，祀一太牢。且吾聞蒐狩之典，不能常舉。以旗致民，載旜誓鼓。苗田茇舍，總類振旅。雖曰從禽，實比卒伍。以是大閲，歲無一有。乃當鳴鑾，偶爾建鐸。暫啓和門，自有坐作。車不詭遇，獸無私獲。笑彼司馬，枉事表貉。

且夫儒生博士之言，亦安足責哉？在昔列王將巡，有謂編蒲裹車，勿傷山石，掃地而祭，席用葅藉，則帝主聞之，已充耳而勿懌。即高世比德，欲效九皇。頗采儒術，上告登封。然且拘牽《詩》《書》，扳引畦時。軒羲所垂，夷吾所記。大夫文學，争辨不已。絀偃斥霸，遂罷封議。此真泥曲傅會，無所考適之已事也。

故以巡行之禮，而苟襲舊文，則無一而是。彼夫職方行令，修涂辟境，而後之效之者，非大治馳道，則長開蕩渠；掌舍治宿，設藩置籬。而後之祖

之者，非圜垣四面，即離宮百區。故板城幄殿，丹青輪軸，此土方所擬似也。昆侖神樓，槍車鈴柱，不可謂非明堂之遺制也。故五玉三帛，極之爲貢金獻幣、籠香篚藥之端；犓餔賜布，類推之即爲裝錢、路饋，以及軍工羽釋、紫茸赤罽之所由以捐。是以結綵樓，演百戲，實由行殿之陳懸始之。布香臺，排畫毦，牽青繩，閑赤楯，悉從壝門之大次小次啓之。故王人一帥屬，而後且盡統其諸王百官，與夫蕃人貢使之族；群后一表綏，而近且增之以羽林車騎金吾鎧仗，而猶以爲不足。然則禮當極弊，亦何非率由之始所濫觴者？而動言掌故，斯已瞀矣。

乃以法駕之出，控神虬，跨龍騵，雨師灑道，風伯清塵。靊霳爲之啓馭，羲氏于焉捧輪。材官不刷鬛，騎士不解帉。八鑾秩秩，九組駪駪。不百日間，而東漸南暨，所至若神，浸假吉行五十。必拘禮文，則大旂金輅，將有一年四巡，即遄鑣急節，而不能造其闍與闉者。此真聖人行事，法則兼至。即偶然舉動，有非臣民庸衆所得窺伺。而戴天忘高，履厚忘地。挾莛而撞嵩高，把蠡而測海澨。此神聖之所以難名，而帝德王功遂當獨有其萬世也。

西河文集卷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主客辭二

抵諱有敘。一作聖孝辭。

臣自通籍爲侍從，叨處禁近，稔見皇上事兩宮至孝，達旦御門，必躬候慈寧起居，敬問安否。其間伺意承志，真有眎聽在形聲之外者。且宮政國典，屢見諮請。幸湯御沐，喜絶創瘥。倏于康熙二十六年滄冬之仲，太皇太后神躬違豫，皇上親侍寢疾，抑膺嘗藥，箽不去地，撤御省饍，履未違闥。乃于獵月朔日，步詣圜壇，請損聖算，以禆慈壽。是時一聞祝告，左右驚怛。臣民于焉震動，天地爲之變色。至誠所格，動有成效，遂小釋疴痢，暫安衽衲。爰有祠官，上請報謝，以資福祐。而賓馭有數，宮車晚及。五行咨其失節，三光忽而改度。皇上哀毀踰制，孺泣無候，三日以內，水漿溢米俱不入口，背苫而首凷，拊膺喀血，其于須材視含，附身藉幹之具，靡不畢誠畢信，勿之有憾。而殿攢以後，哀切尤甚，爰有滿漢大臣内閣大學士以下同辭啓請，以爲聖孝純篤，超軼千古，真史策所不載，往牒所未聞。然而先王定禮，哭踊有數，立爲中制，不令或過，誠恐以死傷生，翻虧孝道。況乎履萬乘之尊，莅九有之廣，其爲義制，豈可與大夫士庶同年語哉！且皇上自侍藥、

躬禱以至帷宮菆木，既已鰥目灼體，手据足踐，今復哀感不已，屢至惛仆，萬一聖躬稍有未安，天下臣民何所托命。因俯降俞旨，姑爲慰勞。然而孝思所極，哀出自然，深悲積中，發不可遏。縱欲强制力墇，而情不能已。

夫哭而不曲，非故嘎也；飦粥不下咽，豈辭啜也？群臣方貿貿不知所請，而上復傳諭，謂：「朕覽自古帝王居喪持服，俱以二十七月易爲二十七日，惟魏孝文帝行三年喪，朕平日讀史至此，嘗羨慕之，非欲邁古賢君，祇念朕八歲世祖章皇帝賓天，十一歲慈和皇太后崩逝，藐兹冲齡，音容記憶不真，未獲盡孝，至今猶憾。藉聖祖母太皇太后鞠育教誨，以至成立，遽遭遐棄，五情潰糜。因此大故，回思早喪怙恃，益增痛絶。今兼行往事，持服二十七月，少慰罔極之痛。然祇朕自持于宮中，其于幾政，毫無曠廢，并不令臣民持服。民間一切，俱不禁止。」

于是和碩康親王等，與在朝大臣，互起諫止。大約其說有五：

夫以皇上一身，爲郊壇宗廟社稷所寄託，每當饗祀，必鑾輿親莅，以竭蠲敬，故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儻凶不兼吉，一旦以太皇太后之故，使郊廟神靈稍有遐曠，則太皇太后必有恫乎其在天者。其不可一。且夫君臣一體也，皇上獨遂服宮中，而天下臣民聽其即吉，此即傅玄所云「有父子而無君臣」者，三綱何在？若中外遂服，則普天遏密，旦夕感慕，經歷寒燠，屏塞嫁娶，重違皇上一切不禁之旨。其不可二。夫皇上奉養慈寧三十餘年，并侍疾以來三十餘日，前後

思維，一無所憾，則于服制之末，順常表飾，原可少慰。況以皇上純孝，其在當日，晨昏定省，承顏伺笑，何一不曲體幽隱，而獨于慈闈遺詔「一如曩制」之語，反有未遵，是于事死若生之意有未全也。其不可三。《孝經》載天子之孝，與諸侯卿大夫士各有不同，是必德教加百姓，政令施四海，然後謂之要道，謂之德本，而不在乎哀麻哭踊之節也。是以一月即吉，揆理度勢，實有不得不然者。誠以乾爲陽，爲天，爲日，小有黯黮，即照臨之下爲不舒矣。至尊一日不改慘，則四海臣民一日不和，而況連年累歲，禮崩樂闕，當此太平玉燭之時，豈宜有此？其不可四。且皇上天亶好學，博極墳典，每有講論，無不貫穿今古，剖抉微賾。今細考天子喪儀，三禮莫載，是必天子至尊，因時變制，有不可一律定者。故殷宗諒陰之解，在《尚書大傳》、鄭玄、杜預所說，皆卒哭除服，所云三年諒陰，並無三年服喪之文。蓋三年達喪，與心喪同。故漢章至孝，其于明德太后之喪，不淹旬而從吉。宋宣仁太后時，在廷諸臣皆一時儒者，其議太后喪儀，並依漢制，則是準經酌史，並鮮終制。其不可五。

進此五不可，而聖鑒咨嗟，百不能易，中外堅請，始有如期釋服，宮中自行之旨。誠以皇上生平最惡虛飾，一言一動，必躬行實踐，無取辭費，意志所定，搶卒難挽。然且嚴寒隆澤，未返璿宮，五臘三朝，尚依帷殿，再三泣請，終不可得。至于啓攢之夕，攀柩哀號，乞駕便輿，愀然割紼，乃自攢次，降步送之，至郊園殯宮，顏悴足疲，哀感衢陌。每當八校更

披，六飲換舁之際，必哀號長跪，掖衛墻側。因思自古人君，從無親送輀車之禮，即明代孝宗極稱賢主，然猶祖奠午門，銜哀而返。至若天子居廬，全無其制。而皇上于塗殯之餘，又復幕居乾清門外，比之庶人廬處，尤爲寒洌。乃其答諸王大臣，一則謂：「據奏，元旦請朕還宮，人主宮殿原多，可以因時移蹕，若在庶民，遭此大故，所居止于一室，又還避何所？還宮斷不可行。」再則謂：「朕遭太皇太后崩逝，欲持服二十七月之志甚堅，諸王大臣及各官士民等再三陳奏，詞同懇切，不得已，勉從所請，但衷猶歉仄，因幕居乾清門外，以盡哀誠。今乃又請回宮，不過以朕躬爲念耳。人孰無祖父母父母？爲子孫者，皆當盡孝，何分貴賤？今距釋服之期爲時甚近，若從所言，以致他日稍留遺憾，恐非人臣愛君之意。」

于是諸臣惶感，莫敢進諫，但于釋服之時，仍合和碩康親王等，及內閣大臣九卿詹事府科道六部各衙門以下，披瀝伏闕，會諸道制撫及外國朝鮮暹羅諸王，共勸即吉。而太學諸生及京畿民庶數百人，各舉幡跪天安門外，以爲郊祀大典，罕有時舉，宗廟之祭，亦未親奠，我皇上致敬盡孝，必躬必虔，儻三年之內，或以宮中服喪之故，祠官代饗，則是玉輅不至于郊壇，奉璋不及于廟室，將使大禮有所曠也。如慮其有曠，而內袒凶衣，外披吉服，是飾虛也。

且從來朝會，踰月一行。皇上懋勤大政，味爽臨朝，九重森嚴，萬國觀聽，浸假待漏之際，綵仗已陳廷，朱衣方入陛，而回思至尊在內，尚將有衷牡麻而脅經

帶者，何以爲情？ 況屬國來王，在古昔惟九賓導相，觸首稱慶而已，皇上則宮門御苑賜宴賜衣，雖極疏遠，必有勞賚。 萬一以持服之嫌，門宴不施，宮頒未逮，何以合萬國之歡，慰四裔之慕？

況青宮睿質已成，宜行嘉禮，啓祥毓瑞，全在内廷。 借使宮中遂服，則持節授册，將安蒞事？ 且夫慎終追遠，應莫如祭。 伏念太皇太后升祔之典，必除服而後可行。 當此春夏遞施，時祭伊邇，則禴祠合享，當亦追遠之思所最急者。 凡前後所奏，窮極援引，上乃不得已，勉從衆請。 然猶衣棉束絻，覆以羊裘，寢處齋房，履膝不解。 雖經吏部諸臣，公懇易服，兼乞還宮，而終竟不許。 遂于四月七日躬奉龍輴，步送郊亭，扶侍牆幬，不離左右。 比至寢殿，又復降步。 然而哀號之情，較昔尤極。 自六宮嬪御，以及諸王各大臣封妻命婦，攀援僾曲，聲震林莽。是日，靈雨霄零，重雲晝掩，塗蜃封魚，一切如禮。 皇上哭行饋奠，宛在初喪。 同軌咸來，房皇霑灑。 乃于是月十九日，奉安禮成，次第即吉。

夫以三年之喪，在三代君民久未行者，而一旦以天下共主，毅然欲舉而行之。 然且嘗藥、步祈、居廬、哭位，深幕次之悲哀，望山陵而徒踐，極隆古以來，歷漢唐明所未有之孝，而皇上悉萃于一身。古云王者以孝治天下。 又云聖人行孝，必擴之而充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前以歷之千秋而有餘，後以施之億萬世而未之或過。 是固軒黄以還，超文軼舜之一人也。

臣請急在籍，一聞哀詔，疾趨省會，

同將軍巡撫以下，擗踊號慟，百日之內，時中悲慘。因累詢太皇太后違豫以後，奉安以前，我皇上無涯之孝，播諸里巷。雖道遠未悉，不無乖誤，然而東南士庶，動哀慕之思，每聞一節，便群聚閭門，反覆傳説，彼告此訴，兒童婦女，無不感泣去者。推之薄海，亦猶是矣。

憶臣侍班時，當羽翊南巡之會，曾作《司賓答問辭》以寓頌，今復爲此文，妄名《抵諱》，蓋不藉主客，恐無以發抒所由，導揚未備，因往復假借，以附于《解嘲》《抵疑》之末，使後之觀者庶以知起居記注之外，猶有史官存信焉如是者爾。

于時典喪大使，從長樂官屬，日與大行丞庶儐，頒布禮事。歷瞻我皇上聖孝逾量，自慈宮侍疾，祗衣翦爪，求醫禱祀，以迄上賓以後，斂廞塗輴、掩葴奠寢諸節，一一刺心，雖非常之孝，超越今曩，實有非庸愚所能窺者，然而中心佗焉。迺于奉安之次，從容避席而請曰：竊聞喪有五服，禮有四制。四制者，五服所從節也。故出門之治，以義掩恩，奉公所行，義由禮起，夫人而明之矣。誠不知國家頒恤，爲制若何？天子居喪，其儀奚似？

三代闕王禮之書，《周官》乏大喪之記，主故無所稽，典喪不能議。然而漢唐以後，尚有舊文，紅纖之詔，居然相遵。三日而黼可負，及旬而衣以純。斯百王之良法，亦列代所共聞。而乃瑶殿愆和，璇宮違療，徒跣在郊，咨洟過廟。開織室以引徵，禱桑壇而罔效。蒼蠦銜乞算之詞，金匱閟事神之告。雖復顧頟問影，求醫翼全，保林飾纓，世婦張綿。痛瑶光之被地，比虹流而麗天。

吾聞暨告未安，寢不洟席者，文王之溢

情也；長樂侍疾，衣不釋結者，漢帝之殊行也。乃以久恃之年，驟丁鮮穀。角柶楔齒，燕幾綴足。樂人建旌以朝升，秦女卷衣而夜哭。官輸纁戴之金，人奉捷盧之玉。委襚衣于廂東，設騶珪于牖北。方冬卻凌人之冰，浹日鑿參庭之木。既倚幕而卧苫茅，翻咽嗢而屏飦粥。當此皇情迫裂之時，聖意徬徨之際，猶且視飯薦筓，經營備至。沐床設席，相視出涕。修喪祝之儀，起勸防之廢。給栗材于上林，搜東園之祕器。遺奩傷玉鑑之空，撤座哭珠簾之墜。

夫以屏饍之過，勺飲不入口者，而八筐熬稻，必用親啜；以全哀之公，腥肉不入室者，而四塗魚腊，于以齒決。則是葛茀雖韌，不足以罥其緶縻；榆瀋雖多，恐無能喻其流血。而況榔衣以淚近而轉濕，黼翣緣手扳而不支。望旌銘之骨刻，翻旟旐而魂迷。澤過優則銀海爲溢，恩彌重而金鳧不飛。

是固期門諸校，侍鵲臺而倍深其痛；司常之士，奉龍帔而不能無疑。且夫人主之身，非淺鮮也。群臣頫賀，動輒呼嵩，四方朝集，必稱萬歲。何則？凡以祈昊天而保永命也。今乃以方雷未忘，有娶難續，遂欲效桑林之禱，法《金縢》之祝，類晉儒之焚顱，近唐臣之進籙，得毋于體有過降與？若夫後王之行，又安足法哉？

夫三年達喪，在昔有之，不始于殷商也。三旬而釋服，亦自古有然，不仿于漢與唐也。如必待高宗而始亮陰，則陶帝無遏密之文，湯孫無奉歸之誥矣。必漢文而始短喪，必唐宗而始易以二十七日，則魯人之暮歌不足譏，滕文之居廬爲無可疑矣。徒以行古之意起自晉武，終喪之志決于魏文，

周主有持服理事之令，宋宗創宮中遂服之論，遂欲兼數王而施數事，則漢唐一統，反遜偏安；列代賢王，盡輪諸主矣。

且夫漢文之孝，端在何等？唐宗事親，早見史乘。當文帝侍薄后之疾，下哀矜之詔，使天下有罪者不逮父母。太宗居竇太后喪，極盡哀毀，往往居慶善之宮，念所生之苦，一觀覽間，必涕泣如雨。此與謁原陵而哭鏡奩，營太廟而悲故璽者，亦復何憾？而乃限三寸之絰，改廿日之祉，卻臨踐之制而勿用，删國恤之篇而不疑，此豈故爲是戛戛哉？夫亦勢有所不已也。

故仲路不除，孔子非之。趙孟又降，楚子知之。薛宣甚賢，猶以弟修之持服爲可怪；漢儒多禮，尚以趙岐之去官爲不宜。是以翟公，丞相也，匝月除服，自言不敢踰制。張華，度支也，逼令視事，但云道在從時。蓋當其奪情，固將釋桓焉之服而加酒牢；苟惡終志，甚有劫解弘之喪而收廷尉者。彼以爲國家繫量，各有畸至；君父相較，原非比埒。況乎身爲天子，撫有萬方，膺祖宗付託之重，受天地民物之大，猶兢兢以節文是持，豈云通禮？獨不聞義制之治乎？

天子無喪儀，辟所尊也。五禮去國哀，爲其難與倫也。故如喪無哭踊之節，亮陰非哀麻可申。如必帥天下而共持服，是謂荒國事而塞民務。儻大君獨服而天下不服，是謂有父子而無君臣。而乃擬魏周之行，類晉宋之仁，泥殷宗之遺跡，略舜禹而勿論。達孝統繼述之善，臨喪徒哀戚之循，此群臣百姓不能無一時之爭，而天下後世且將共起焉而多所詢也。

于是九儐之末有咨嗟而興者，曰：豈

謂是哉？信如子言，所謂明乎事不明乎理，知有一不知有二者也。夫知其可爲而不爲者，庸人也。知其不可爲而必爲者，賢人也。知其可爲而爲之，知其不可爲而猶爲之，而仍不爲者，聖人也。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漢唐以後，時不可行。天子之尊，勢亦難詘。兆民罕與言，庶臣皆不欲。故以諸士之喪，大君命歠則歠之，而獨不敢自撤其食；在廷之制，至尊欲奪即奪之，而反不能自遂其服。誠以孝先百行，憂歎三年。服從恩制，喪以禮全。弱者不可卻，强者不敢前。賢不必過，聖無所偏，故足傳也。世徒見長秋典喪，少府獻服，司常建弓旌，校人飾車轂。吏民有三日之臨，宫御減終年之哭。而獨九重之内，首有餘創。三月以還，面猶深墨。遂以爲士喪之制，將補君儀，開元之書，尚存國恤，斯已畸矣。

且子亦知慈寧之神聖，果何爲者耶？皇上以爲北樞有命，實誕軒黄；東渚之祥，因生暐帝。光烈擅天后之稱，莊憲居母師之地。然而捫天鍾乳，曾養聖躬。教織濯龍，還裁帝帔。是以豕牢有太任之思，龍見感唐宗之異。所爲漢室勤儉，惟太后所遺；文母思齊，實曾孫之庇。宜其念承纘而興哀，懷恩勤而出涕矣。

乃孝感所觸，更饒痛疢。撫今追昔，情不能已。當日慈和賓天，睿冲嗣服。問饍情殷，奉觴時促。龍輴頓駕，蟾馭早卜。灞上之祓未行，蘭舘之遊不足。脂澤之田未嘗借貧人，湯沐之邑不以乞外族。一旦弛練裙之弓弦，脱磨金之指鐲。大使已撤其衣裘，小王誰教其誦讀。有唐顯慶，所爲諷女則而感霜晨；明代孝宗，因之祠奉先而泣風木。爾乃近開慈隧，遠憶容車。泣縈

新紵，哀尋故褕。天闕築夢熊之館，泉臺掩褓鳳之襦。想母儀之髣髴，過闥殿而趦趄。絙月夜墜以長偃，霧雲晝凝而不舒。將謂藉齊疏以報罔極，實非更禮制以示有餘。蓋欲申呼昊之私，非此莫慰；因之發原陵之夢，或可兼攄。此固聖人最苦之用心，抑亦王者善全之令謨。然猶發言盈庭，持志不得。下審民情，上立人極。俯仰古今，咨嗟太息。其制行之始，未嘗不堅；而從諫以來，不欲自愎。將使一時有所遵，萬世無可惑。隆古所以賴聖謀，詩書所以誦孝德也。

子第知夫皇上之詔，上援古制，下引近主，遂以爲效宋宗，法晉武，而不知聖人神孝，出自天然。雨降九閽，江流百川。哀生于冥漠，淚發如涌泉。寧不念幅員之廣，已過鑾渤；平康之治，且邁堯年。而乃近引一方之元魏，俯取偏安之趙宋哉？特以爲三年之喪，漢後未嫺，即此數主，猶復足重，故云然也。若夫群臣所爭，固非得已。聖心轉圜，依然獨斷。人但知皇上之釋服爲卒臨，而不知聖人之釋服不釋心也。人但知皇上之解憂爲除服，而不知聖人之解憂不解孝服孝叶。也。

夫大孝之心，不在衰麻。至聖所行，豈限時月？高宗三年不言，皇上之不言何止三年？大舜五十而慕，皇上之慕思何止五十？皇上以爲天下甚大，四海甚盛，必終國恤，則上下未齊，必遂私服，則吉凶難並。故惇宗將祀，必隨時以制宜；班朝治軍，亦因情而立行。臨喪則極哀，而不以爲踰；蒞祭則盡敬，而無所於病。斯所貴乎孝也。

故孝有節文，又有權制。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此節文也。跛者不踊，傴者不袒，

金革不避纖，老病不止饌，此權制也。節文與權制，總名爲孝。故及今所重，在乎知要。向使當堯舜之世，五嶽不盡地，四維不踰域，政教所及，惟此甸服。雖共主在朝，而各君其國，但垂拱而端居，即達志以通欲，故持服甚易也。今則南踰瘴海，北極窮壤，户版億萬，皆隸官省，即使堯舜復興，其不能行也審矣。

且也歷代之主，名爲臨政，實近居攝。祭享不親，朝會不接。明堂無王會之文，狩岳鮮方車之合。入學授經，視爲故事。端門聽政，偶爾一及。是以宫府獨處，皆足自給。而今則匕鬯躬承，珪璋親受。朝集之貢獻匪一方，九賓之來同遍九有。黄犴白麳，並赴京門。東雉西狼，全歸闕右。書無程石而猶繁，人不梯航而自走。則是哀樂不同致，饗恤不並行。桐竹之扶不瞻榱桷，臬牡之束難升殿廷。況乎酬百譯之金，勞六軍之酒。布綵仗以迎辰，駕鸞輿而肆狩。則夫皇上而行服，與魏宋殊，即皇上而不行服，亦與杜預、傅玄之所言相刺謬。蓋其所以行止者，別自有在，而非天下群臣所藉口也。

且子亦知躬禱之有説乎？子第知《金縢》身代，似屬過禮；焚首減算，以爲迂闊。而不知河圖有賜算之文，《洛誥》進祈年之訣。夫天子之孝得算二千，嗣王敬天卜年八百，君之所素知也。今皇上聖孝嵬嵬，將必登大壽，踰耄耇，與江河比長，以山嶽絜久。是皇上一祝而天地鬼神實佑之，將欲錫之千聖之所期，三皇之所有，而豈僅區區呼嵩祝歲所能狃哉！且子不觀浙河之間乎，方春之時，水波不揚，叢壇里樹，甘露以降。在昔羲軒之世，王者行孝，則蓮蒲生于

庖，甘露溢于塘。暨乎三代，援神著契，則龜龍達河，流水無恙。今兹之瑞，亦正相彷。夫二鳩之巢，一魚之躍，皆關孝行。故曾子之冠，上有棲烏；劉殷之樆，下有藏廩。孟哭雪而神筍抽，王祇冰而錦鱗泳。粲黃菜于枯蘗，起温泉于寒井。梁王作孝子之賦，曰地出虵珠；晉史列孝子之德，曰天降神縢。按之士庶，歷歷可驗。由斯以談，則上天降祥，正自無已。方將駕疏仡，❶軼循蜚，同無窮之德，視之天地。而吾子抱鰓鰓之慮，❷刺刺不止，是猶較天星而播熠燿之光，窺大顥而引蠛蠓之氣也。

❶「疏」，原作「交」，據四庫本改。
❷「慮」，原作「歷」，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五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奏疏

呈進康熙甲子史館新刊古今通韻疏

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謹奏，爲恭進韻書事。

臣竊惟古王三重，一在考文。周官六書，首重韻學。蓋審音定律，一代之典文繫焉。自古韻不作，魏晉以降，各創爲律韻行世。雖其間遞有沿革，然因陋就簡，往往標之作一代法式。故唐用《切韻》，與五經同頒科塲。而宋造《禮部韻略》，特照九經例頒行天下。明初甫定鼎，即命詞臣宋濂等輯《洪武正韻》一書，著爲律令。夫國家大經大法，豈無更重于此者，而於此急加意哉？誠以同文之治，大權所在，不可忽也。

今天下車書一家，滿文漢字昭然畫一。上自章牘，下逮券契，皆歷歷遵守，獨於韻學多未定者。今所傳韻書，共指爲沈韻，非沈韻也。又指爲唐韻，非唐韻也。沈韻與唐韻失傳久矣。竊考今本係宋南渡後平水劉淵所作，而理宗朝爲之頒行，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乃自元迄今，不知何故並傳爲沈韻、唐韻，而遵行至四百餘年，以訛傳訛，從無刊正其是非者。

我皇上聰明首出，開闢景運，於四征勿庭之日，即爲文德修來之舉。命中外大臣各舉文學，而親試之，一倣唐宋制科舊例，

分別等第，悉授館職，較之有司鄉會諸科，頗爲鄭重。乃臣等菲薄，濫叨盛典。即當日所試文韻，或有失押，重煩我皇上親爲指摘，如旗旂、蓬逢諸字，無不立加剔發，升降甲乙。是皇上生知天縱，萬幾躬親，尚於學問嫌微所在，剖析毫末，而臣等以庸妄當之，寧不自愧？因於奉命修史之暇，纂成韻書壹册，悉仍平水舊本而參訂之，擬名「康熙甲子史館新刊古今通韻」。其曰康熙者，尊朝廷也，猶之明韻冠洪武也。曰甲子者，記時也，與宋韻之稱壬子無異也。曰新刊，新正也。宋韻稱禮部新刊，金韻稱泰和重刊，皆是也。其曰古今，則謂律韻與古韻也，亦猶元之稱古今韻會者也。第臣纂此書，非敢自信，祇以考律審聲，古今所重，謬承著作，豈可私行，因恭呈睿覽，上求審定，儻萬幾之暇，一經指析，將見七政所照，六幽盡發，闢千古之妄，定百世之準，昭一代之典，將見《中庸》之所爲三重，《周官》之所爲六書，互相炳曜，以垂於無窮，此亦補禆教化、贊襄文治之一端也。若夫考核多疏，引據未備，明知因端竟委，全藉踵事，惟是遭逢聖明，千載罕覯，當此堯舜之世，而不使蒭蕘一得及時奉獻，徒濫厠從官，虚縻歲月，豈不可惜。因冒昧呈進，謹將抄謄所撰韻書，分爲十卷，裝成肆册，共壹函，隨本同上，惟祈皇上裁擇施行。

康熙貳拾肆年叁月初叁日，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

是疏奉旨：「書留覽，并敕知該部。」其兼本任坊間刻行。」至三十年辛未，嶺南復有進韻本者，仍奉旨：「着内閣中書官取是書付閣中查對繳進。」聞取書時，其書直藏之大内皇史宬中，真異數也。

呈進樂書并聖諭樂本加解説疏

翰林院檢討今在籍臣毛奇齡謹奏，爲恭進樂書事。

臣竊聞，聲音之道，與政相通，故王者功成樂作，則必辨析宫商，考定律吕，以求聲音之所在。凡以爲中和之氣，所以格天人而和上下，非偶然也。自古樂淪亡，聲音之不講，西京以還，于今幾千年矣。

臣幼時聞臣父敕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臣鏡每言從祖汀州府同知臣公毅往從新建伯王守仁征寧庶人時所俘樂工得唐時五調歌譜，其中稍稍言五音、七律、四清、二變、九聲、十二管諸法，無非皆聲音之事，與舊朝所載樂書徒存備數者大不相同，而惜其書在王師下江南時，方、馬遺孽各東渡焚刼，而其書遂亡。顧臣父臨殁猶執臣兄手嘆曰：「聖人生，古樂興。今聖人已御世三十年，後當必有起而興古樂者，汝其識之。」暨臣倖通籍，謬叨從官，嘗于侍班之次，得竊聽殿上中和樂聲暨黄門鼓吹，今所稱丹陛樂者，刻記其音節而未之析也。會西南蕩平，皇上命詞臣改定樂章，時掌院學士曾以樂章配音樂下詢，臣具議一通，但論篇次，而未嘗一及歌詠之法。然臣嘗于入直之暇，竊入太常，乞觀宫縣諸法物，親得跪睹世祖章皇帝所改塤篪二器，并得聞樂工竊言皇上曾以籥篴器色中高字未清爲器不中法，深嘆聖人聲律身度，其能審聲知樂，且因律辨器如此。歸邸踴躍，謂聖人既出，先臣之言已驗。惜其法不傳，不能備述以當一得，且日見皇上朝虔夕惕，萬幾不暇，或不宜以制作大事重肆溷擾，故待罪十年，

以至乞疾，終不敢有所妄獻而罷。第乞疾之夜，夢臣亡兄仁和教諭臣萬齡忽呼臣曰：「《大招》云：二八四上，樂之經也，汝知之乎？」臣醒而記《大招》，則原有「二八接舞，四上競氣」之文，而不明其說，或者謂鐘磬二八，笛色四上，可以正樂，然究不知呼臣之意之何所爲也。

今年三月，臣就醫會城，伏讀邸抄，知皇上御門，偶與左右儒臣示空圍之準，指損益之理，辟蔡、孟三九之有差，補遷、固八生之未盡，所云四上即一三也，徑一不足而圍三有餘，則四以上也。所云二八即復八也，隔八相生，而至八而復還其始，則二其八也。聖人將出，則鬼神通之。皇言欲發，則鬼神先告之。覺考律算數，茫昧千年，而先使舊朝之殘譜暗啓其機，審律定聲，運會將開，遂令群臣百姓天下後世並得聞皇上之話言，以大昌其說，此固黃虞並見之秋，古樂再興之候也。夫因端啓廸，而必集群策以共成之者，王者之體也。承在上之意，而務推大而闡揚之，以期至于盡，爲人臣者之職也。今聖諭煌然，宜有所承，而微臣之職又忝在記述，雖病卧里閭，而心縣魏闕，橐筆摛文，未敢少諉，因祗奉皇言而由繹之。惟尺龠有不齊，則于是無截管之疑。惟密率有不符，則于是無累黍之弊。惟相生之在聲而不在數，則于是有四清、二變、五聲、七律之調。惟推律之可言而不可行，則于是有十九宮、二十四調、六十律、一千八聲之誤。則是皇言一出，而其聲已定。雖微臣譾陋，不足以測高深之萬一，而據所傳聞，合之聖謨，若于斯有相發明者。因于伏牀之頃，口授臣男庚午科舉人臣遠宗，把筆編次，析作八卷，裝成二册，共一函，名爲

《皇言定聲録》，恭呈睿覽，并鑒可否。

乃臣則更有進者。從來創建之興，關乎運世。曩者，五會遞乘，勝國在上，準之鄒衍相勝之數，則本朝以木德王，何則？木尅土也。若以劉向相生之數推之，則宜用金德，以金者土所生也。乃開國之初，發祥東北，於方爲木，於位爲震，於律爲太簇，而金以西行，而與木相抵，故商爲金而太簇本木位，而仍爲商音，則是木德、金德，正與開王之所基兩兩相合。然而震爲雷，雷者聲音之發。商爲金，金者聲音之成。而太簇以人聲而統陰陽，該金木以兼綜乎聲音之要。是古樂必興，固開闢以來一大元會也。至若皇上神明天授，原爲開闢以來集大成之聖。金聲玉振，端在今日。因將所録樂書，謹勻掌院學士臣張英代爲呈進，臣臨呈可勝屏營激切之至。

康熙叁拾壹年伍月拾伍日，翰林院檢討今在籍臣毛奇齡。此進樂書疏也。壬申三月春，莊閱邸抄，得聞皇上有徑一圍三隔八相生之論，因仰遵聖意，勒成一書。至五月，郵寄掌院學士，勻代爲呈進。會皇上幸塞外，學士慎重，不果奏。因梓入集中，以垂將來。即此見聖主儒臣啓迪對揚之盛，且亦古樂絕續大關鍵也。樂書八卷見本集。

舊有《竟山樂録》，亦擬呈進之書而未果者，其稿已久刻行世，前亦有奏疏一篇，今不存。

呈進聖孝合録疏

翰林院檢討今在籍臣毛奇齡謹奏，爲恭進《聖孝合録》事。

臣自本年正月十日接得府縣官吏傳帖，恭迎太皇太后哀詔，即隨將軍、巡撫各衙門以下暨在籍鄉官，一同設位，叩頭發哀，禮畢，臣復于草次俯伏，哭問皇帝陛下

起居，備知聖孝無涯，求醫、步禱，感動天地，爾時即有里巷人民北嚮號泣恭紀其事者。嗣後百日以內，咸遵制詔，但漸聞官吏居憂，商農輟業，皇上日侍帷宮，哀毁踰禮，卻啜卧苫，唾涕見血，傳諭終服，斷以三年，群臣交争，堅不可奪。暨乎步送郊園，親衛舁校，宫門幕居，較過廬次。然後諸王大臣暨各部院司寺衙門以及太學生徒跪闕舉幡，合請即吉。上念天地祖宗付託之重，下軫九州四海民物之大，斟古酌今，勉從衆請。是皇上大孝，盡哀盡禮，既不泥古，又不隨俗，百凡因革，皆有確斷。制作之聖與繼述之孝，兩兩皆見。然猶于四月七日躬上虞衛山陵奉安諸禮，竭盡誠敬。在聖人大孝，方畏人知，而至德感物，捷于影響。臣嘗于即吉之後，朔望詣學，聽講諭讀法外，首宣聖孝，以弘教化。紳士翹首，轉相傳導，隨有揚頌諸詞，敷陳嗚咽。臣因衆哀慕，謹爲彙輯，旬日之間，漸成卷帙。竊思大孝性成，超文軼舜，近傷太皇太后撫育之恩，即追念慈和太后襁褓之痛，苦心哀思，原有未可以示人者。且孝治所及，不關播誦，草野俚諺，亦何能仰道百一。惟恐瀆冒聖聽，反取罪戾。獨是周文維則，久列詩章。大舜克諧，亦傳虞史。況臣職司記述，分在敷文，當此孝治煌煌溥天哀感之時，而不爲之導揚極盛，反加諱匿，是冒昧之情輕，壅閼之罪大也。因臚次諸詞，去其草野媟嫚者，合得頌若干首、賦若干首、詩文若干首、雜體詞若干首，彙成一書，竊名《聖孝合録》，謹抄謄裝潢共若干册，勾兩浙巡撫部院臣代爲呈進，伏惟睿鑒採擇施行。

康熙二十七年十月。

時勾浙撫金鋐呈進，有刊本行世。

西河文集卷六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大可稿

議一

歷代樂章配音樂議 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翰林院掌院問查歷代樂章之配音樂者，臚列成議。

本月十三日，承令查歷代樂章配音樂者，詳覈舊文，謂樂章之見樂録者。斷以己議。某譾陋不能指析就裏，且私宅並無藏書，難藉考覈，但據臆見所及，臚次成説，以報明問。

竊謂歷代樂章無不可配音樂者，其樂章分部，全昉乎《詩》，而其所配之法，則《舜典》詳言之。若其歷代因革、是非得失，則歷代史書樂志自能備載，他書冗雜，皆非所據也。

大抵樂章分門，祇有風、雅、頌三部，而以重輕爲先後，則其一曰頌，其二曰雅，其三曰風。如樂部有郊社、明堂、太廟、小廟諸室，及雩祀、先農、先蠶、朝日、夕月、太歲、百神諸祀，其樂歌宜準乎頌。蓋《思文》爲郊祀配稷之樂，《我將》爲明堂配文之樂，《清廟》、《維天》爲太廟樂，《載芟》、《良耜》爲社樂，《高山》、《載見》、《昊天》、《執競》爲分祀諸室之樂，《閟宮》爲小廟樂，《清廟》、《維清》爲歌詞，《桓》、《勺》、《般》、《賚》爲舞曲，門部秩然。

西漢至武帝始定郊祀廟祀樂歌。如祠太乙于甘泉爲祭天，祭后土于汾陰爲祭地，

而其樂章則司馬相如輩所爲，乃其詞全不頌天地祖宗功德，祇以齋房、赤雁諸瑞應詩實之。惟廟樂名安世樂，詞有體要，然其名安世樂，即房中之樂，在《詩》爲風，在漢後樂府爲三調相和歌詞諸樂，專以此祠廟，已爲不倫，而後漢明帝即又改名郊廟之樂爲大予樂。夫大予之名，則何所據？且反以雅頌樂名爲辟雝饗射之用，則風頌倒置，門部紊矣。

魏初令王粲作樂章，原屬未備，嗣後則得杜夔所傳古樂四篇，一《鹿鳴》、二《騶虞》、三《伐檀》、四《文王》，遂倣《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倣《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倣《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則全以雅聲作廟祀樂矣。宋鄭樵曰：「《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皆是頌聲。今魏家三廟，全用風雅，可乎？」其曰風者，以《騶虞》、《伐檀》雖雅聲，實風詩也。

晉初權用魏樂，比之周室之稱殷禮，止更定樂章，而宫懸如故。第其樂章則較漢魏爲整備，有夕牲、迎送神、饗神、降神諸歌，而六朝因之。宋加登歌及頌太祖配位之樂，并五方帝樂。齊又改爲肅咸、引牲、嘉薦、昭夏、嘉胙、昭遠、休成及諸祖宣烈配饗，凡薦豆、呈毛、升壇、還殿諸歌，又較整備。但周頌升歌祇歌《清廟》，徹祇歌《雍》，祇歌二詩。漢初此意猶存，故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此後歌愈繁，樂愈雜，其去古愈遠。若梁代樂章，則武帝自爲之，將南北郊、明堂及太廟三朝樂歌盡改名雅，如皇雅、諴雅類，則頌聲盡亡。且即以雅詩爲天地太廟君臣人鬼通用，則失之尤失矣。北齊北周大禘圜丘，五郊諸祀皆用《周禮》九夏之説，多以夏名，隋亦因

之，不知諸夏本雅詩，用之朝會宴饗，《國語》所稱「金奏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且其詩已亡，全不是頌，後儒誤以《思文》、《執競》、《時邁》三詩妄實之耳。

至唐則概改曰和，有豫和、順和諸十二名。宋則概改曰安，有高安、靜安諸十二名。而歐陽修修《唐書·樂志》，誤以宋時十二安次第與唐相準，亦以豫和爲祀天、順和爲祀地、永和爲享廟、肅和爲登歌，以次分用。而唐時所傳樂章，自中宗以後，凡昊天、五郊、二丘、太廟、社稷、先農、先蠶、祈穀、雩祀、朝日、夕月、蜡百神、昭德皇后廟、隱太子廟、九宮貴神諸樂歌，皆雜列豫和、肅和、雍和、舒和諸詩，每祀皆有其名，但不全用耳。且尚有福和、昇和、歆和、延和、同和、寧和諸名，在十二和之外，與《樂志》不合。而宋十二安以祭天爲高安，祭地爲靜安，祭廟爲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爲嘉安云云。而景祐中又改定其名，增誠安、儀安等十四名，後又增淑安、柔安諸名，爲皇后禮儀。而英宗、光宗諸朝又代有牴牾，如正安曲爲太子王公出入，而有時用之爲郊壇亞獻，乾安曲爲帝升降，而有時用之爲壽王上壽。至建炎初，則盥洗升壇進舞望燎皆奏正安，八壝升降還位盥洗皆奏乾安，全無定準。明則參酌乎和安之間，郊廟用和，朝饗用安，多不過九曲，皆太祖親製之，雖成祖、世宗亦多更定，然皆用詩詞，與朝饗雜用金元曲子稍別，至今太常亦尚有沿襲其文者。此則頌詩一部，爲歷代郊廟樂章之所隸，彰彰如也。

至于元旦大會，冬至、初歲小會，饗射賓客，及上尊上壽食舉，與黃門鼓吹，軍中短簫、鐃歌諸樂章，則隸之雅。如《鹿鳴》燕

享，《瞻洛》朝會，《四牡》遣使，《天保》上尊，《出車》奏凱，《車攻》大閱，《斯干》作室，《湛露》元旦大會，《彤弓》重臣專征，其門部本自備具。故魏初食舉奏杜夔所傳《鹿鳴》四篇，大和中左延年祇傳一篇，以爲元會之奏，所謂東廂雅樂。而晉後各造樂章，名爲四廂樂歌，梁更爲三朝雅樂歌，則皆名雅。惟唐初朝會元日、冬至慶賀，皆奏破陣樂、慶善樂，悉有歌詞，而其歌者則每雜先代清商、巴渝、入破、排遍、水鼓子、婆羅門諸曲，高宗時有清樂，有燕樂，開元後有散樂，于是分雅、俗二部，皆非古音。至宋，則列朝朝會及御樓、回仗、上尊、册寶諸樂章，皆短歌，唯六變一曲稍曼，然猶五字長古詩也。逮元明而全用曲子，凡朝會、萬壽、侑食諸樂，雖亦有聖安、治安等曲，然別有曲名，如水龍吟、新水令、沽美酒、千秋歲類，其詞最俚。初尚有本曲音節，至後則音節亦失，較之唐之俗部，猶下之矣。

若横吹鐃歌，則本屬二樂，而合用之。雖舊云有簫笳者爲鼓吹，爲朝會燕饗乘輿鹵簿之用，有鼓角者爲鐃歌，爲祠兵振旅飲至凱旋之用，然其説未確。漢作鐃歌一十八曲，魏後則各取其調以誦美功德，列代皆然。使用之鹵簿與軍中馬上，則鐃吹有之，從未有歌其詞者。是雖有誦美，而亦安所見。故明王景擬朝會樂章，亦倣鐃歌爲《嘉禾進》、《黄河清》諸詞。是鐃歌亦朝會燕享之樂，宜與四廂樂歌、三朝雅樂同列。觀唐樂亦有清商、巴渝諸樂，皆有歌有吹，可驗也。

若横吹，則軍中鹵簿本皆通用，然與朝會燕亨反無涉。漢和帝時，有《隴頭》、《黄鵠》諸詩，梁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

主》、《慕容捉搦》諸詞，多用北調。故唐時軍中樂，承北魏北歌，名真人歌，皆馬上之聲，取其雄悍。其樂章名有曰「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净王太子」、「企渝」類，多本六朝，而詞不甚傳。若宋時，則合黄門、軍中而全以詩餘調爲之，有「導引」、「六州」、「十二時」三名，凡車駕出入、朝饗册寶及命將出師，皆用之。元明則全用曲子，亦謂之鐃吹曲。然皆隸雅部。

至于風部，則即周之所謂縵樂、散樂者。漢魏後有相和歌詞、吟嘆曲、四絃曲、平調、清調、瑟調、楚調、大曲、清商曲詞、江南樂、上雲樂諸樂章，而唐名清樂，有法曲、道曲、商調、天寶樂曲，新曲如涼州、伊州、甘州類，皆用五七絶句。而宋時清樂則概以詩餘雜體爲樂章，所稱大晟樂府是已。明則教坊承應，如鼓子詞、雜劇、爨弄，凡宫中所奏皆是。特前代清樂亦多奏殿庭。後魏孝文取清商樂爲燕饗之用，而隋文亦更造樂器，審定律吕，名清商署。唐時如勤政、花萼諸游幸，李龜年以新聲雜進。而宋時賞花釣魚，亦每以新詞被樂，皆可見也。此則樂章之大凡也。

至若樂章配音樂，則《舜典》詳言之。如曰「詩言志，歌永言」者，則但作詩而吟詠之以成歌是也。曰「聲依永」，則遂以歌而被之五聲，或爲宫，或爲商，皆得以聲依之。而于是曰「律和聲」，則合十二律以和其聲，或合黄鐘之宫，或合夷則之商。而于是曰「八音克諧」，夫然後以金石絲竹八部樂器倚而成曲，則以樂章配音樂者，一在審聲，一在定律，一在制器。

所謂審聲者何也？凡有字必有聲，如宫聲宫字，吟在喉間，便爲宫音，此字審聲

也。至通句吟之，倘徵、羽字多，則宮字之轉，須入輕清，以從徵、羽，此爲句之審聲。而合觀其詞，或爲宮用，或爲商用。倘爲商用，則又將酌之重輕清濁之間，而使宮不函胡，羽不狄殺，而歸于商調，則又爲曲之審聲。此即《樂記》所謂「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者。蓋調雖一定，而曲有轉圜，所謂以有定之調押不定之音是也。定調之法詳《竟山樂録》。乃宋儒謂協律祇以首尾定調，如《關雎》關字是無射調字，則結尾亦用無射調聲收之。《葛覃》葛字是黃鐘調字，則結尾亦用黃鐘調聲收之。「七月流火」七字是清聲調字，則結尾亦用清聲調聲收之。信然，則起調用字，收調用聲，既已不倫。且起調之字，亦多有不得通處。如庾信創周樂章爲五聲調曲，其宮調曲以「氣離清濁割」一句起，則氣字非宮音。而魏徵、虞世南爲唐造五郊樂章，首章名「黃帝宮音」，其肅和章首句曰「眇眇方輿」，則眇字亦非宮音，全然不合。況唐詩中，如甘州羽調、伊州商調、嘆疆場宮調之類，其首字皆不如所言。蓋起調與收調皆當審聲。如甘州羽調，則起調之聲當以羽始，而結尾亦以羽聲收之。但論首調，不論首字，庶爲得之。且協調有不止首字者，如《樂苑》有思歸樂，本商調曲也，而次首犯角，如《意娘》本角調曲也，而誤入商調。若祇論首字，則安有全首誤犯之事乎？且詩之配樂不同，有先詞而後聲者，如唐李賀作《申胡子觱篥歌》，賀但作詩，初不自知入何調，使朔客吹之，謂合善平弄。劉禹錫造《竹枝詞》，亦祇作詩，按其音中黃鐘之羽是也。有先聲而後詞者，如魏杜夔播《鹿鳴》、《騶虞》四詩，先有調法，遂作《於赫》、《巍巍》四詩以代之。漢鐃

歌朱鷺上陵一十八曲，原有樂録，然後魏更以《楚之平》、《戰滎陽》等，晉更以《靈之祥》、《宣受命》等是也。有調同而歌異者，如吴聲、西曲，同是清商調詞，而吴聲爲吴音，其歌緩而清，西曲爲楚音，其歌狄而急是也。有歌同而調異者，如宋鼓吹曲，同用導引、六州、十二時三曲名，而大饗所合爲黄鐘宫，山陵所合爲正三調，神駕還宫所合爲大石調是也。有歌調同而詞曲不同者，如横吹梅花落，有五字，有雜言，而江總爲七古；散樂清調平調，有單章，有複解，而李白清平調爲七絶是也。有曲調詞俱同，而樂部不同者，如《七月》一章，時爲豳風，時爲豳雅；《明君詞》一首，時爲閒絃昭君，時爲上舞昭君是也。有一句而數歌，一章而數歌者。如《清廟》一唱三嘆，則一句而歌四句；唐詩入破三疊，則一章而歌三章是也。有曲調之中有倚歌，曲調之外有送聲、和聲者。如《孟珠》、《青陽度》，爲倚曲，《採蓮》每句送「舉棹」與「年少」二字，《歡聞歌》每章送以「歡聞否」三字，《襄陽蹋銅蹄》和云「襄陽夜來樂」，神功七德舞和云「秦王破陣樂」是也。有無詞之樂而不歌，有有字之樂而仍不歌者。如宋儒謂笙詩無詞，六朝東西廂作樂，皆有先後雜弄而無樂歌。宋導引曲，給之鹵簿則不歌。明鐃角引聲俱有曲詞，然未嘗歌是也。其配樂變化，不可一例，而要之以文成曲，以曲成調，以調成樂，全在五聲。五聲不備，不能協律。故自周迄今，調有時闕，而聲終不闕。如周禮祭祀，祇用宫角徵羽四調，而無商調，然商聲自在也。隋唐以後，定二十四調，但有宫商角羽四調，而無徵調，然徵聲如故也。其無商調，則以周王木德，惡商金之尅，其無

徵調，則以徵屬夏火，忌陽火之洩，而要其聲，則歌曲所及，無時不周。故司馬君實謂近代無徵音，并無角音，而朱子非之，謂無徵角調，非無徵角音也。若謂隋時無宮聲，以其無君，明末無角聲，以其無民，則皆屬附會不稽之談。雖見之史書，而倍徵其妄。天下有五聲闕一而可以成調者乎？且亦何能闕其一也？

若夫審聲在定律，舊以十二管定五聲之轉，五聲配干，十二律配支，既有定位，復爲旋宮，《國語》所謂「立均出度」者，而郊祀、廟祀、大饗、朝會則各以其宜施之，如天神用圜鐘，地祇用函鐘類。

漢時，李延年略論律吕，爲八音之調，而張華、荀勗輩多所論列，然當時所傳四廂樂歌祇用黄鐘、太簇、姑洗、蕤賓四律，而不及其他。至隋唐宋元，則用簫管定律，去其不能協調者，于六十調中減爲四十八調，又減爲二十四調，而二十四調之中，又并其高宫與中管者而減爲七調，此即《國語》七宫之説，而今時用之，然則今時之去古樂未嘗遠也。自儒者不察，妄論律吕，必謂古時宫調與今不同，不知五帝殊時，不相沿樂，唐虞金石，原不可考于今日，況定律在聲，既得其聲，則金石雖變，其聲則一。如必拘于古而妄議今樂之失，則唐時分雅樂、俗樂、番樂三部，初未嘗不貴雅而賤俗，及其後，番樂最難習，俗樂次之，雅樂最易，遂以番部伎爲坐伎，俗部伎爲立伎。樂工肄業者，坐伎不通，然後發爲立伎，立伎不精，則使習雅樂，此豈賤古樂而貴輓近哉？誠以雅音失傳，雖有絃鼗行綴肆習其間，徒應故事，而不必有所用心故也。

故定律之法，自司馬、班固、京房以後，

歷代儒臣皆有論說，而皆不可行。如律管長短，班馬不同。上生下生，諸家各異。杜夔、紫玉不能鑄鐘，荀勗、張華終昧管龠。隋萬寶常善講尺度，而律法不著。宋范鎮、房庶單辨黍粒，而施用全乖。至魏漢津竟欲量徽宗中指以定黃鐘，則可笑孰甚。

昔人云，智者造律，明者聽律，愚者算律。自宋元至今，儒者論樂，動輒算數，全不曉以律作度量，而反欲以度量作律。辨秬黍，考管龠，準尺寸，定絲毫，著書盈尺，而皆無一可裨實用。故縣繙其書，而算數滿篇，毫系秒忽，觸目皆是者，其書必不通。

夫黃鐘與宮聲，圜取皆應，雖有定音，亦屬大槩，原未有膠固泥執，强立一聲以爲此黃鐘者。夫樂以人聲爲主，假如歌者矢聲，既從喉出，契音收韻亦復重緩，不可謂非黃鐘之宮，而被之鐘石，與一定黃鐘稍有參間，則將硬守一定，任其參間乎？抑將圜轉取應，變調而從其聲乎？此甚明之理也。況同截一管，長徑厚薄，皆已齊一，而聲多不齊。同冶一鐘，銅齊觔兩，皆相準一，而聲必不一。妄云黃鐘之絃，其絲八十一。黃鐘之鐘，其銅十二觔。究之蠶繭燥濕，硝炭强弱，勢必不等，況繇此而太簇之絃，太簇之鐘，以遞相準，求其次第，圜轉，一如其算，此必不得之數，而欲以此定律，此豎儒之所以見笑于神瞽也。

蓋定律有三：一用金石，一用絃索，一用籥管。杜夔以金石定律，京房以絃索定律，荀勗以籥管定律，而予謂金石必不可定律者。夫樂之有五聲、七均、十二律也，非謂一曲可用一聲，一調可用一律也。一曲之中而五聲相逐，七均相轉，十二律相周，始可成調。若用金石，則金止一聲，石止一

聲，百叩不能變，亦何以知此爲黃鐘，此爲太簇，此爲姑洗、蕤賓哉？故六朝得周景王無射鐘，樂官以無射笛飲之，不相中，反中夷則。又西廂鐘有古夷則鐘，以夷則笛飲之，不中，反中南吕。是二鐘與笛皆下二調，求其故而不得，謂是宋泰始中使張永鑿去銅多，故其調嘽下。夫鑿去銅多，則其聲當益輕清，乃猶下一調，則不知未鑿銅時，其調之相去何許，而反云去銅而嘽下，以文其不合之故，此大謬也。故杜夔鑄鐘，在晉已不能用。而宋時李照、楊傑，專攻鐘律，乃先儒謂李照爲景祐造鐘，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冶官，暗減其銅齊，使聲稍清，然後略叶歌音，而照卒不知。楊傑爲元豐造鐘，欲廢王朴舊鐘。樂工不平，一夕，私易其鐘去，而傑亦不知，然則金石之不足憑如此。故胡瑗、阮逸改造鐘磬，處士徐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乃説者謂以絃定律，當勝于金。京房造七均琴，彷《國語》「立均出度」之説。其琴用十三絃，第一絃乃全律之黃鐘也，以後十二絃則由黃鐘起至應鐘，每律爲一絃，欲取其聲，則分刌其絃，而柱以楮之，如瑟然，當時即以此爲定律之法。且五聲七音，皆見于絃。從來論律，不及七音，故隋時製樂，即牛弘、何妥、蘇夔輩，自稱淹博，尚驚疑其説，與鄭譯爭辨。即鄭譯初間亦不曉七音，且考之樂府鐘石律吕，皆無變宫、變徵名色，故七聲之内，三聲乖應。及得龜兹人蘇祇婆彈胡琵琶者，其人從突厥皇后來入中國，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問之，曰西域習傳，調有七種。以其七調較之七聲，冥若合符。于是以七音之説而更立七均，均立一調，遂爲七調，合之

十二律，每律有七，遂爲八十四調。其調至今用之，則是諸調之作，皆從絃始，可知也。特五絃之琴，必加二絃，始成二變。既不能使七音一氣環轉，且絲有强弱，時有寒煖，氣有燥濕，一絃之張，早晚各異，正聲變聲，隨時取準。即欲取準，亦必藉管笛之吹以定之。故京氏七均琴本準黄鐘，而范曄云：「絃有緩急，并有清濁，欲定黄鐘，非管莫準。」則是定黄鐘者，仍籍乎管。又何如直用管而不用絃之爲愈也。

蓋定律之始在管，黄帝使伶倫伐竹，斷竹兩節之間，以爲黄鐘之宫。而虞舜作《韶》，以簫定律，謂之《簫韶》。故八音之器，各有變製，而管獨不變，今之管即古之管也。其小變者，曰笛，即古之篪也。其兼乎竹者，曰笙，即古之笙也。朱晦菴謂管律以中聲爲定，但講周尺與羊頭山黍，雖應準則，然不得中聲，終不是也。大抵聲太高則噍殺，太低則盎緩，以此求中，庶幾得之。而蔡元定謂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箭以擬黄鐘之管，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此爲直截之法。

故黄鐘九寸，原屬後儒臆説，不必即與古先王樂律相合，必不得已而用其法，則截十二管而以黄鐘之管定十二律之中聲，旋即以每管之體中定每管之中聲，中聲既得，則取十二管通之，其黄鐘管以中聲爲宫者，即以中聲上一字爲大吕之宫，與大吕管之中聲相合，則即黄鐘一管中已具有七管之宫，圜轉相應，而其他五管則從此加進，不必全用。大抵人聲有限，其至高至下、至清至濁，無有加于七管之外者。蓋樂止七宫，宫止七調，調止七管。如《國語》伶州鳩對樂，但稱七宫，而隋後八十四調止用七調，

此自然之數，非有所矯揉而後然也。

至于制器，則統以八音，《虞書》「戛擊鳴球」篇已略盡之。如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者，球爲石，琴瑟爲絲，此堂上二部器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者，管爲竹，鼗鼓爲革，柷爲木，敔爲土，笙爲匏，鏞爲金，此堂下六部器也。如是而位置亦見矣。漢後屢爲增益，八部秩然。如方響水盞，不越金石。箏筑笳簫，仍是絲竹。篥簧土嗢，無非匏土。雞婁板拍，依然革木。況後人所製，反有絶勝前人者。雖宫懸與登歌、鼓吹諸器，皆有象數位置，凡簴案多寡，東西次第，歷代爭論，紛紜不決，然亦但約略大槩，不必穿鑿。如郊祀、廟祀，則皆有古制可考，不甚相遠。惟雜樂，則各自增減。如晉後四廂金石，用之大樂，而清商三調，則雜弄幾行，樂器幾種，歌絃幾部，送絃幾部，皆歷歷可記。即明代承應攛掇，亦明載笛幾、板幾、戲竹幾、韸子幾、杖鼓幾，且宫懸幾面，鐘磬幾簴，或左或右，皆有一定。然亦稍作按驗，略爲部署，而其事畢矣。是何也？則以所重不在此也。

宋《樂志》云「論樂者不論聲而論器」，今太常雅樂器具在也，試入觀之，其鐘磬塤篪之形，羽籥干戚之制，何嘗不古。而聽者不知爲何聲，作者不知爲何樂，寧不知今世所傳之器之適用，而昧者必謂古爲雅而今爲俗，雅者當尊，而俗者當擯，則試思大輅起于椎輪，龍艘生于落葉，其變使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後世易之以桮盂。古者簟席爲安，後世更之以榻按。雖使聖人復生，不能舍桮盂、榻按而復俎豆、簟席之舊也。且孔子曰「放鄭聲」，亦唯其聲可放，故放之。若論其器，則鄭器猶周器也，亦安有舍周製

而別爲溱洧之鐘簴也哉。故以今器而奏古聲即爲古樂，以古器而奏今聲即爲今樂。師延播鼗鼓，未是《那》詩；泰始拊泗濱，原非《大夏》。苟欲用管，則但多取今管，而審其聲之協律吕者。即欲用鐘，亦第多鑄今鐘，而擇其聲之協管笛者。而由是而推之，絲、匏、土、革，隨器審音，亦隨音相器，而樂庶幾矣。所云以樂章配音樂者，亦大槩盡此矣。

至若樂章有舞曲，則舞時所歌也。其在舞前與舞後者，謂之階步。其在當舞時者，謂之舞歌。故漢有《武德舞》歌詞，六朝配廟皆有樂舞歌詞，北齊有武德、昭烈、文德、宣政、文正、光大諸舞，周有山雲舞，皆有詩。唐奏武文二舞，有七德、九功、上元，而宋明二舞，有玄德升聞、天下大定、表正萬邦、車書會同諸舞，皆有詩，然皆倣武樂六成爲之。特舞曲則郊廟、大饗、三朝可并用，與樂詞不同。其他雜舞，若鐸舞、鞞舞，皆所執器如籥翟之類，而皆有詩。如巾舞以衣，拂舞以袖，鏇舞以鏇，杯槃舞以杯槃，戴竿舉榻舞以戴竿舉榻。今樂府有鞞舞歌詞、巾舞歌詞、杯槃舞歌詞及蓮花鏇舞歌、戴竿舞歌諸詩，皆可驗也。但其所舞，亦皆有定數，雖庭陳百戲，然亦非漫列者。

今天下大定，功成樂作，考訂鐘律，正在此時。第太常舊部，未經諳習，凡一切篇什增損，簴植沿革，宜因宜改，不敢妄論，衹就明問所及樂章之配音樂者，而竊議如右。

謹議。

西河文集卷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議二

增定樂章議

康熙二十年，副都御史疏請釐定樂章，播揚功德，敕定嘉名，以光大典。奉旨：「著翰林院、禮部會同詳議具奏。」

《禮記》曰：「王者功成樂作。」又曰：「其功大者其樂備。」今大功既定，樂律未備，自宜速爲釐定，以揚功德。

第查順治年間，世祖皇帝曾命詞臣製郊祀、廟祀諸樂詩，工歌已久，但未能遍及。此外，尚有大饗、四郊、太廟諸室、四孟、朝會、燕饗、上尊、册立中宮東宮諸禮，俱宜有樂。即郊祀、廟祀中已有樂章者，如未全備，則迎神、登歌、三獻、望燎諸節次再加查理。雖其中責任有三：安排樂次，禮臣之事；釐定樂詞，詞臣之事；宣布鐘律，太常之事。然要須有儒臣統之，如魏杜夔、晉荀勗、宋范鎮、明樂韶鳳等，方有要領。且殷因夏禮，損益可知。雖曰五帝不沿樂，然因革損益，多襲前代。如魏初權用漢樂，晉初權用魏樂，其中相沿不改，歷歷可指。故及今釐定，除所已製不更製外，相應照明樂。先飭禮臣開列樂次，如燕饗九奏有九樂曲、五舞曲類。繼飭詞臣譜造樂詞，如九樂曲有炎精曲、皇風曲是詩詞，五舞曲有四邊靜、殿前歡是曲子類。終飭太常準被樂律，如樂曲是何宮、何調，用幾麾、幾簫、幾笙、

幾瑟，舞曲是文舞、武舞，用舞士幾人、歌者幾人類。且應會推一監定官，總領其事，以便稽覈。

至若祖功宗德、武烈文謨宜譜樂章者，限有四處：一郊祀配位，一廟祀列室，一文武二舞，一鹵簿鼓吹。配位列室，但頌列祖功德。惟二舞鼓吹，則兼譜當今功德在内，此則酌古準今，不泥不隨，庶幾如臺臣所言者。

若夫立樂定名，則諸曲、諸舞自有雜名，但恐無特立一名，如大濩、大武者，或概名之曰大清樂而已。

臣愚淺陋，未敢擅越，第據妄臆，附議如右。謹議。

封禪巡狩不相襲議 康熙二十二年，同館官疏請封禪，而吏掌科員有謂當行巡狩，不當行封禪者，予以爲兩俱不然，乃爲之議。

愚聞古王不襲法，聖德不襲治。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作，以明創建。矧時移勢易，沿變不一，斷無有包犧之政可行今日者。

言者謂皇上聖德神功，遠邁前代，當法古封禪之舉，以紀功德，而或則非之，謂封禪非古，僅見之司馬氏七十二君之言，且其時行之者，則始皇帝與漢武也，秦與漢不足取法，當上法堯舜，直以《虞書》五載巡狩之制及春舉行，其言頗辨。

然愚謂兩不然者。封禪之可疑，夫人而知之矣，然猶有《書》之封十二山，《周詩》

之墮山喬嶽爲之左驗，特信從者鮮耳。至煌煌巡狩，雜見《尚書》、《周禮》、《王制》，以及後漢元和北巡之詔，唐開元禮所定巡狩之儀，與夫宋真宗時有司斟酌省方告至之文，似古今重典，莫此爲最。而愚謂亦不必襲其名者。三代以前，皇帝清問，無日不與民相見，而不稱爲巡狩，其正稱爲巡狩者。惟舜以相堯覲后，與《春秋》所載周之後王車轍馬跡一二語耳，外此而禹幸會稽，文入西落，無巡狩名。即東漢賢主，歲有遊幸，而實非巡狩。晉議巡狩禮，而未嘗一行。唐太宗每行幸，則併巡幸之名而去之。然則古制之當行，不必巡狩，即行之，而或得或失，亦不止封禪也。

且夫巡狩之名何爲乎？王者以爲封建既行，則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保無有犯文奸制、私瀆禮常者，以故考正朔，較時日，審律度權量，以與群后講五禮于方岳之下，孟子所謂「巡所守」、班固所謂「循行守牧畫一遠近」者，于是乎在，此所名爲巡也。今則天下奉一人爲共主，而一人亦視天下爲一家。車書文物，曾無同異，毋論三載考績，户口年齒，皆得而周知之，而即其東漸西被，自日出之鄉，以至日入咸池蒙谷，相距數萬里，其中言語侏離踵趾不通者，無不梯山航海，來享來王，日崩題蹶角，以修職貢，又安有律禮之未同，與守牧之當循者？是雖欲行之，而非其義也。

且典禮璅屑，彼此周章，當時所傳，有大不足爲今取法者。雖曰古昔繁重，後人簡易，不必倣明堂之制，習職方之戒，修講德問道、捐租賜粟之令，而坐而言之，起即可行，然猶有必不可已者。試問珪璧牲帛、梐枑蕃扞、帷宫帟禁、筲簴坫洗諸禮，既名

巡狩，何一可闕。推之而千乘萬騎，電掣雷動，禁戒儲峙，措置非一。他不具論，即《孝經》稱宗祀文王于明堂，而開元禮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于圜壇之東，是一舉告而有司戒備逾于郊祀，即考之載主妥位之儀註而有未詳者。然則典禮雖可行，實不必也。

夫古無襲事，前人所爲，有不可行于今者。結繩之後，必易書契。鍼砭之餘，自有湯熨。井田不行于郡縣之日，車戰不講于彍騎之年。白圭倣疏鑿而隣于曲防，魏晉法受禪而流爲攘竊。先王陳跡，其不宜襲也久矣。

我國家開天受命，事事創闢，驅除海寓，而無征誅之名，欃蔑諸畔悖，而不必有聲討之跡。日留心穡事，而無藉于親耕。雖安不忘簡閱，而未嘗曰春必蒐而秋必獮。親賢禮儒，進能絀不肖，而四門寂然，無所于闢。如溺如湛，較勞于神禹，然而舟車橇檋，不煩進御。雞號入講，昧爽負斧扆，而不設萬幾無曠之一言。虔事兩宮，日屏息伺志氣，而並省《文王世子》問寢視膳之節。服儉減賚予，而澣衣不矯，弊褲不飾。親發水衡，賑畿內飢饉，而不足者不必曰補，不給者不必曰助。登西臺北鎮，升中告虔，而初不以旅平望秩，遍記昇平。既已河清海晏，神物屢見于四裔，而未嘗改元。聲名洋溢，天下人頌聖文神武，而不必上尊號。威行薄海內外，蠻貊君長日朝貢闕下，而不立明堂王會之文。召學士以制科親試，振興文教，而不泥于璧雝授經、含元策士之數。翠華時出，歷郊圻封守，并繕垣塞，而曾無有幸回中，幸甘泉，幸東都西京，勒功紀德鋪張揚厲之事。則夫今之所行，又何一非開闢未有，巍然爲萬世所法式者，而必飾巡

行之名，倣燔瘞之制，問登封告至之禮，摹秦漢之規，以蹈于唐高宋真之陋，愚竊爲言者不取也。

擬不許武官起復議

康熙二十四年，言官疏請武職大小內外諸臣當一如文臣守制，不令起復，奉旨下議。

武官起復，倣于周制「金革之事無避」一語。然當時稱爲權禮，故臨軍事始起復，事畢即否。孔子答子夏金革之問，有云「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可驗也。但其事沿革，不可復考。隋唐以後，惟李愬爲慈母議服，蕭希甫爲死母追服。夫慈母尚議服，死母尚追服，則凡父母之必製服，與在當時之無不服，更無論矣。

近即不然。金革重大，則恩以義掩，所由來久。自今伊始，或臨軍，或在汛，宜起復者，必令統之者，如將軍、提督輩，題令奪情，則方許起復，否則，如文臣一體守制。且即其守制者，亦必新舊交代明白，始聽去。若身有公事，若部軍押仗、旂官轉餉諸務，非事竣不行，則庶幾忠孝兩全，恩義各得，古所稱「弁經從事不減苴麻」者，此之謂與。謹議。

擬北郊配位尊西向議

康熙二十四年，太常卿疏奏：現行事典中，方澤壇位北向，而三祖配位，仍以東設西向爲一配，近南，西設東向爲二配，近南，又東設西向爲三配，近北，于是從壇四位，五嶽五鎮以次分設，亦始于西向而訖于東向。是穆昭右左，不無未安，奉旨下議。時翰林院掌院已有專議，某以爲仍行舊事，不宜更易，擬議如左。議見經集卷。

擬喪制以日易月議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恭逢太皇太后上賓，皇上特諭行三年喪，持服二十七月，且獨行宮中，不令臣民持服，下諸王大臣各官集議。

臣請急在籍，未讀全諭，且原無議禮之責，即本衙門同官，亦未嘗私相諮決，以備採擇。特臣聞諸臣所奏，援古証今，孰爲不可，就其說非不甚善，然尚有未竟其義者。

按三年之喪，古皆三十六月，自漢文遺令以日易月，遂改爲三十六日。其令中所云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謂持大功之服十五日，小功之服十四日，禫七日，合之則三十六日。故翟方進爲丞相，遭繼母憂，亦三十六日而後除服。應劭所謂「三年者三十六月，當易以三十六日」是也。嗣後魏晉唐宋皆遵其制，則宜皆遵其月日，然不知何故，又有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十三日之異。如後唐莊宗三日改慘，十三日除服，此爲太簡，而班固、王肅皆有二十五日之說。故王彪之謂三年喪止二十五月，即改日亦當十三日而練，二十五日而除服，以致唐張柬之謂古制惟二十五日，反以王元感所爭三十六日之謬，獨顏師古主鄭玄之王淮之說，謂當以二十七月改二十七日，而于是著爲功令。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除服，則自唐迄今，未之有改。惟宋制小異，仁宗、英宗皆二十七月釋服，然猶七日入臨，至七七而止。至于即吉，則臨朝釋服，而宮中不然。故世謂漢景以後，其不以日易月者，惟北魏文帝、北周武帝二人，而實則有宋二宗，能陰持其服，較之魏周之終喪者，更有通變。此皇上孝思所極，不得已而出乎此，雖曲折

苦心，未嘗欲效夫二宗之所爲，而跡偶類之而不之顧也。第不知三代以前，人君之居喪果屬何等？ 即或謂三年通喪，不指持服，諒陰之制，與心喪同。又或謂既葬除服，多至七月，卒哭致事，不越百日，則易日之制，自古有然，而究之諸儒臆說，不可爲據。

蓋三代以前，天子喪禮原無成說。周公著《儀禮》，但有士喪禮，而無天子諸侯之禮。故周禮有五，二曰凶禮，而唐初諸臣以爲天子凶問非臣下所宜定，因刪去《國恤》一篇，而于是易日諸文，益無可考矣。皇上純孝性成，超越前代，其于禮文，尤復淹貫，惟恐三年終制，則上下均服，有妨民業，而一人獨持，又失臣道，誠有如傅玄、裴秀、魏舒、杜預所云，故稍更其說，以爲既非同持，又非獨服，則二者之病，宜皆無有。因有宮中陰行之說，而群臣復引裴、傅之所言而又爭之，宜乎皇上之堅執不許也。

臣以爲三年終喪，不可行于外朝者，皆不必言，而即其陰行宮中者，而試思之，夫所謂卒哭而復王事者，正謂王者之親視事也，庸常之主，名爲視事，而實同居攝，是以持服宮中，皆得以隱閟自行，鮮拘礙耳。我皇上宵衣旰食，何事不經于宸歷，而內凶外吉，勢有不可。夫國之大事在祀，祀與喪不並行也。世主端居宮中，未嘗親饗六祈九祭，不戒禁籞，故吉凶內外可以互舉。皇上明禋昭事，親捧祼鬯，浸假大祀中祀，禮當齋戒，而其所齋處，正在宮中，一如漢之所謂齋房，唐之所稱齋大同殿者。其間明衣禮帔，應絕縞素，則其所謂散齋四日、致齋三日者，于此七日中，將易服而後以齋乎？抑即以齊疏入齋宮也？ 況臣下私忌，不得

與祭，故盧邁攝祠，但處期功之喪，即聽還舍，以爲饗德，絶所忌也。今在庭期功，盡斥陪祀，而一人之主鬯者，升壇告至，甫改憂服，何以饗德？且朝會甚重，世主經時經月衹一御門，而大朝則曠然未之舉也。皇上每日御門，經旬蒞殿，則當雞人三號之際，綵仗陳庭，鸞馭與百獸齊列闕下，群臣方黼裳待漏，魚貫而進，而當其時，宫中尚欒欒高處，其所間隔者，衹此重門，而忻慘異致，諸臣縱無道，豈敢自安？況更衣而出，足未離闥，而鼓鐘噌吰，既已先聞，不俄頃間，而中和之樂作于上，丹陛之樂作于下，則耳之所受，與身之所被，何不倫也。況夫飲食宴饗，賞功勸善，廷臣加饍，重譯勞酺，其間賜衣錫綵，授筵陳鼎，或在北宫，或行西苑，皆非宫中所能避者。

故臣謂三年終制，三代可行，而今日必不可行，以爲幅員之廣陿，君國之分合，政治之煩簡，有不同也。若宫中行服，則世主可行，而堯舜必不可行，則以皇上即堯舜，其親政親事，與世主之所爲親政事者，斷有別也。然則以日易月，使堯舜在今日，亦未有不若是者。

臣管見無狀，不知進退，但據臆所及，而陳之如此。臣昧死頓首，謹議。

湘湖私築跨水横塘補議

康熙二十八年八月，湖民孫氏私築一堤，西至至湖嶺，東至窰裏吴，横跨湖面，水利衙報縣申府，府發公議。

湘湖灌田，一縣之國課，九鄉之民命，均賴之。自明初迄今，著爲令甲，載在志典，並無許絲毫增損，誠重之也。

頃者，湖民孫氏擅爲築堤，以截湖水，

蒙發公議，爾時某在會城調治痺疾，原不曾與，然漸查東城舊宅，亦並無陰陽生到門，相傳豪黨賄賂阻抑，甚爲可怪。夫以湖之利害關係重大，在當事先賢，則有楊、顧、張、趙爲之主持，在鄉官先賢，則有魏文靖、張尚書輩爲之恢復，豈有身列薦紳，實生其地，而膜然不相聞者？然且奸邪衆多，反駕黨論以爲公呈，其爲黑白，尤宜早辨，此所以扶病捉筆，急爲補議者也。

按此堤之築，否百可一，第所否者衹云非制，而可之者妄謂無礙，故紛紛耳。愚謂是舉有四害，有五不可。何謂四害？按湘湖之水，通管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八畝，每畝止得水六絲八忽一抄，水面多寡，所争在毫釐之間，故凡放水時，即湖外之竹笱土埂，皆令撤去，以爲截一笱，則阻水三寸，截一埂，則阻水九寸，今公然蔽湖而截之，則九寸之水，勢必加倍，其害一也。

湖之有跨湖橋也，即湖民先輩孫學思强築之者。爾時當事鄉官不與之争，以爲湖有上下，上湖南洩，下湖北洩，彼此可分，而橋適當分界之間，似乎無患，然而築橋之後，父老痛恨切齒至今，嘗爲謡曰：「孫學思，築湖堤。湖堤長，害九鄉。」蓋以一湖雖分上下，而上湖爲孫氏淘土塼埴，其水深，下湖爲葑茭，年遠壅積，其水淺，以淺身倒注之水，而又横隄以截之，則下湖之水咽而難洩，況堤之又堤，是一埂之阻，將不止九寸，而下湖水常少，上湖水常多，其害二也。

放水則例，惟恐偏枯，故凡爲湖納糧之田，當按其時候，均其緩急，以便贏縮。舊制，下湖之水分爲數等，如第三放東斗門，溉昭名、由化等鄉，得水七釐二毫一絲一忽，放二十一時六刻止。第二放金二穴，溉

夏孝、寺莊等村，得水一厘三毫二忽，放三時一刻止。夫開放之時如此其促，而出堤之水如此其緩，則不特下湖上湖水有多寡，而即下湖之中，其時刻多者，尚可望堤内之水紆徐而下，若三時一刻而即行閘止，則水未出堤而湖口之防已閉矣。將見得利之田，竟成虛受，其害三也。

且水流則葑草不生，前此下湖之葑，以跨湖一截致之，今又加一截，則渟蓄不行，葑與土膠，而孫氏復取埴于湖，如淘瀋然。淘瀋右涵，則葑土左露，窖汙所止，既鮮瀠洄，而奔注不能，即反生轇轕。又況秋前推草，秋後放水，孫、吳二姓，皆互立竹簽，以爲界限，彼此盤沍，使其闕處不得竟泄，遲久不疏，遂爲平地，其害四也。

且夫孫、吳之爲害也，自明初以來歷歷可指。在洪、宣時有吳子信之害，在成、弘時有孫全、吳瓚之害，在正、嘉時有孫肇五之害。初則文靖清之，既則何御史清之，又既則張尚書清之，然且御史父子，以身爲殉，其禍烈如此。今其族富，其丁繁，沿湖而居，易爲侵蝕，稍一疎縱，奸占百出，不可者一。

舊制，湖址以金線爲界，一交青土，皆爲湖身。而今則孫氏竟住于青土之中，豢魚畜鳧，種荷採芰，已非一所，稍欠者無倚傍耳。一有堤可倚，則以漁以佃，漸次成勢，不可者二。

且惡不可長也。涓涓不絕，將成江河，其言甚可鑒也。此湖利弊，自嘉靖以後，平安至今，亂法一形，將釀大患。據水利報文，已稱石巖諸處，竟有效尤相繼起者，此變亂之兆，不可者三。

況湖豪奸宄不測，而又加之以勢家大

族有風水于湖中者，陰爲指使，而陽竟助之。如駕爲公呈之楊氏、蔡氏，皆風水家也。湖中兩山，無非墳墓，此端一開，將束圈西錨，無賸地矣。不可者四。

況中尊至公，洞析水利，而郡尊甫涖，即有非常之譽起于四境，此真東南幸逢之一會。豈可使賢守、賢令相際之時，而舊章之變自今日始？不可者五。

具此四害、五不可，其宜存宜廢、宜築宜毀，當事薦紳必有能辨之者。若夫專擅之罪，變制之罰，舊有定例，未敢擅及。茲但補申臆議，以俟裁擇。某月某日。

西河文集卷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議三

請罷修三江閘議

三江閘者，山陰、會稽、蕭山洩水閘也。三縣多水患，前朝紹興府太守湯公造閘三江口，以洩水于海，名三江閘。

康熙四十七年，山陰居民有無賴者，妄言閘座將圮，不經改修，必有坍挫崩塌之害，遂估計修費，需銀一萬三千五百八十六兩有奇，分派三縣，三縣大驚，本府上之督撫兩臺，發藩憲勘驗，且下憲票，關請三縣鄉官會議。

月日，關到，以三江閘改修等事，蒙兩臺發勘，敕藩憲親詣閘所，勘驗應否，其合行合止諸一切事宜，自具驗狀，何庸下議，乃猶發憲票，仰山陰縣關請俯詢，忝在治末，安敢不畧伸管見，以上副上憲急切爲民至意。

愚竊以爲三江之閘，關繫極大，其應修與否，似未可妄下斷語，而愚則斷曰：此不必修，且必不可修。何也？大抵地方最要，在興利除弊。然必有利始興，有弊始除。若無利而求利，原無弊而指爲弊，是揠禾作芸、剜白肉而使療瘡，鮮有不大僨乃事者。紹興本澤國，以古越千巖萬壑之水，而山陰、會稽、蕭山三縣當之，無尾閭去水，則巨浸滔天，所以前朝嘉靖十七年，紹興守成都湯公，相度形勢，建閘於三江之口，北臨海門，以專司洩水。其閘高三丈三尺，徑長

四十六丈，列二十八洞，以上應周天列宿，於以救三縣民田數百萬畝。迄於今，相距約二百年，然而閘座巍然，如長虹亘天，一若有神物護持其間，凡各洞各柱並無有纖毫傾仄，而忽報將圮，動言改修，是狂夫也，故曰不必也。

夫不必修，即不可修，然而又曰必不可修者，從來有壞始有修，今不壞而稱修，不合，因變爲改修，且名徹底改修，顧改修則萬萬不可。崇伯築金堤，尚不可改，未有大禹鑿龍門，疏積石，而可改疏改鑿者。向在史館，見湯公建閘明載之循吏傳中。當公生時，其父布政公命名紹恩，一似當有恩于吾紹者，斯已奇矣。及守紹，而晉謁禹廟，則山川林麓如熟識者。故方其建閘，曾鑿山根，叱海潮，犁壅沙十餘里，驅江豚水蟲，出之下洋，然後伐大石，運大木，收苗山之材與羊山硊磈，以門以揵，凡于梭礅剡砫，牝牡御結，必和糜烹秫，鎔金冶鐵，以澆灌其中。此其神力爲何如者！而大言可改，是猶拆已補之天而改立天柱，雖媧皇復生，勢必不能。萬一爲民心切，當事誤聽，或偶涉輕舉，以致撓亂成蹟，則三縣魚鼈，誰任其咎？然且私估修費，限一萬三千五百有奇，考府誌，湯公造費祇六千三百有奇，雖湯公神功，原難測度，顧未有修費而其數反加于創造至一倍半者。愚故曰必不可修也，以展轉商之，而有不可也，可斷也。

時藩憲勘驗與此議合，謂閘座、閘礅俱係堅固，尚未損壞，其詳請大興工作，殊爲不協，即估報一萬有奇，實屬浮多。但又有閘底年久不無滲漏之請，則補漏之法，必築壩戽涸，露出閘底，始可補隙。因躊躇間，本府方議寢極，延至四十九年九月，山陰復關到，以小修補罅請鄉官會議。

乃既罷改修，安用小修？據其立說，

不過以閘底歲久不無滲漏爲辭，此又大謬不然者。按三江之爲閘也，司洩不司蓄，宜通不宜塞，故閘之利害，秖在剡其柱、削其檻以利奔瀉，而罅漏之害不與焉。乃議修不得，搜及罅漏，必以爲天塹之險，傷于螻蟻，一隙雖微，恐積漸之至或有妨閘座云耳。殊不知閘工研密，其礲石轃合，雖不如天衣一片，綻絨盡泯，然牝牡交噬，爲力甚鉅，其縮結之處，縱有離跡，亦千牛莫掣。是以啓閉舊法，但勒五字于石牌，而樹之水中，每露「可閉」字，則二十八洞，循次下牐，然而牐隙漏水，流離四垂，即閘傍石豁，亦有從而溲漱者，以視閘底之小隙，何止十倍，乃晝夜淋瀝，而究無所患，以爲滲漏涓滴，原不足以撼如山如嶽之閘。況罅在水底，則內外兩水，相持不流，即遇泌沸，亦水勢無力，此雖沙礫作底，猶疏泐所不及，儼然磊磈，何所穿穴？杞人縱有云，不足慮也。

無已，則或曰旱暵豈無害？而實又不然。從來蘊隆之咎，不關水閘，何況閘底？故山陰有兩閘，麻溪上閘，所以救旱，可仰接上流之水。而三江下閘，則祇得救澇。苟閘可見底，則牌字盡露，內河龜坼，必不能以山川滌滌責此石罅。所以閘傍父老謂閘原有罅，然自建閘以來，約一百七十餘年，從無有以閘底漏水傷禾稼成暵災者。乃愚即以目前論，計議修所始，在四十七年十月，歷今四十九年九月，已及兩年。即此兩年間，去年夏旱，今年秋澇，澇固勿論，而即以旱言，在呼雩禱雨時，雖閘罅未露，而去底不遠，假使滲漏足患，則不塗不塞，何難以涓涓不檢竟成大甾？而兩年旱澇，並鮮低仰，則是石罅無所關，而區區滲漏，總

無事修補，而勿煩顧忌，有明驗矣。

又況海口沙高，流不盡出，但苦咽而不苦豁，故民謡曰：「三江咽，民口絶；三江豁，民口活。」今塗罅修法，則直與湯公犁沙、民謡「苦咽」之説，兩兩相反。又且塗罅無益。舊朝曾捐修，不知何法。若近年姚宦捐貲修補，則鄉人相傳，亦曾鍊羊毛石灰，墁諸硅隙，然不期月而罅豁如故。前車足鑒也。愚故曰此閘無大修，并無小修。此非故爲是妄言也，有驗之者也。然則必無有修之者乎？曰圮則修之。愚之言此，正以待夫後此之修之者也，可斷也。

于是制臺梁公力諭築壩戽水之謬，謂閘口低窪，爲衆流歸海之處，壩固難築，涸亦匪易。況天時之霪澇不常，海汛之風潮難定，萬一正值修舉，而河流内決，海潮外嘯，不惟無益，兼有大害。而府縣堅執，必謂閘底滲漏，宜早塗隙。因之新任制府范公爲民心切，倣治河築壩之法，謂貼閘上下，計其兩洞之寛，用松木排樁釘成牛角之形，使之破水，而戽涸兩洞，驗修閘底，然後以次移築諸洞，則事逸功倍。此實西北治河之良法，乃既不遵依，又無明覆。捱延至五十一年八月，忽山陰縣關到，估值小修，須用一萬兩，勒蕭山征民錢二千兩，下議。

夫既不大修，復不改修，業經前任制府暨藩憲勘驗明白，早置不議。即磩傍漏水，亦有驗看，謂「閘座閘磩俱係堅固，並無絲毫損壞」諸語。是閘有漏水，亦無患害，況並不損壞，何處着漏？此亦不必再議者。乃自四十七年，迄今五載，府主據山陰縣詳，必謂閘底歲久不無石罅，宜築壩、戽涸、露底、塗隙爲修法，以致制憲范公，委曲商量，倣治河故事，倡逐洞捱修之法，用排樁板障，貼閘洞而釘之水中，于以戽板水而窺底罅，則事逸功倍。然且愛民迫切，惟恐失此不修，必致他日重議改修，反傷民力，是

以屢經督催。而不謂府主因循，既不遵依，又不回繳，秖築舍數年而仍未決也。

愚謂閘洞之底斷無石罅者。閘本依山足爲門限，明明有石骨横亘水底，石骨豈有罅？即或閘洞分甃，或另有削平磐石，仰受閘版，然亦不能罅。使直罅耶，則黄泉非受漏之所。横罅耶，平石安能有横石横漏之理？無已，則仍指之閘礅之石，而閘礅不損，在憲勘有明驗矣。且閘礅非閘底也。是閘底必無罅，即罅，亦無關閘座，所應直告之大憲，無煩顧慮者。況大憲修法，專爲底罅。底罅無慮，則自可稍緩。且此中亦自有可商者。憲法不明云「貼閘上下用排樁板障釘水中」乎？向使此地水底如荆揚塗泥，楗竹可下，則不論貼閘離閘，皆能受樁板以立根脚。無如閘底山足，總是石骨，即或山足不齊，亦大抵石多土少。石不受樁，則樁不能以竪板。板不入土，則板不能以截水。今此樁板實有不能入土者。即使離閘下樁，可避山足，而沙中确石，所在都有，石苟礙板，即如拳之石，皆足爲梗，何況磽确。且欲窺底罅，則貼閘之樁，究所難免。是樁板釘水，歷揆之此地，而有未協也。凡此利弊，在當事奉行者，宜採擇衆議，直陳以可行不可行之故，則大憲虚公，定無我見。而乃故作蒙昧，姑置不理，迄于今，秋霖綿邈，内水洋溢，忽山陰關到，擇日興工，已估值一萬餘兩，三縣公派，應徵蕭山民錢三千餘兩，付司事聽用，縣民大駭，實不知是上憲行文，抑府主新檄。正丐集議，而署縣以他事無暇，方遷延間，會颶風大發，巗壑震動，内河既潰洞，而海潮外撼，三縣民田百萬畝悉没水底。雖開閘二十八洞，通身洩瀉，無救陷溺。賴江豚肆擾，蕭

山北海塘與山陰瓜瀝塘盡崩于水。初猶內水與外潮相持，而既而潮退，則洩口既濶，而內河之水隨之而瀉，夫然後民田稍露，屋廬無恙。則是此閘止司洩，並不司蓄，止宜去水，斷不宜留水，歷有成驗。浸假此時此日，無兩塘之崩，則雖鑿二十八洞，洞洞拆裂，亦絲毫無用，而乃司事者尚欲征民錢一萬，涸溟海之波，露東洋之底，以窺此徑尺徑寸之石罅，此愚所以大聲疾呼，雖身叢怨尤而不敢徇也。今海塘未築，而丈五河塘又崩，內水盡退，勢必有重檄修閘者，因不憚扶病，亟成此議，以爲後來司事者備一省覽。某日某議。

辨定嘉靖大禮議

此辨之史館中者，文載經集卷。又一議上總裁官者，文載札子卷。茲不複錄。

何御史孝子祠主復位議

重建德惠祠，升復二何公原位集議，文載本錄卷，茲不再錄。

請定勳賢祠產典守公議 紹興府合府鄉紳會稿

杭州勳賢祠者，王陽明先生敕賜祠也。祠在正陽門外玉龍山顛，舊爲南齊天真禪院廢地，而祠址因之，故初名精舍，又名天真書院。萬曆七年，廷臣議毀天下精舍書院，祠已在毀中。暨十二年，巡按御史范鳴謙同先生門人侍郎黃綰疏請復祠，而上許之。是年，詔從祀孔廟，而復祀之疏適與相值，因特賜祠額，名曰「勳賢」。然且春秋二

仲，敕杭州府帥府佐及兩縣詣祠行事。惟恐上丁祀孔廟必致委攝，復改定中丁祀祠。相傳先生亡後，其祠祀與書院合不下四百餘所，半屬官祭，而是祠爲最，真盛典也。先生門人揭陽薛侃以行人出都，與鄒侍郎守益、王參政臣諸同門創建是祠，原多置祠田，作經久計，至是，門人蕭廩適巡撫兩浙，復有助費，除造祠外，共置祠田二百餘畝，皆勒石載誌，歷垂至今，已百餘年矣。特是祠志殘缺，典守之人不能一定，秖就志查核，大抵祠中置守祠僧一人，或合徒僕不過三人，立主教生一人，使之講學，而主接四方來游之賓客，且可授徒其中，然身不過一人，而以典祠校官領之。典祠校官者，錢塘學齋之訓導師也。明代學齋不一師，或推在官一人，借名典祠，雖身不居祠，而管領祠事。于是祠田歲租皆典祠校官按田畝收之，除完正供外，一切儲峙祠中，且報其數于錢塘縣長吏，使登簿記，然後將祠中經費勒定十項：曰國課，曰祭祀，曰修葺，曰禮賓，曰典籍，曰館餼，曰典祠禄米，曰主教禄米，曰守僧禄米，曰優後路費。凡此十項，遇有關支，則守僧出禀告典籍官，支給辦用。如當祭祀，則于祭前數日，守僧禀請典祠支領額銀若干，一送錢塘縣供辦官祭，一留本祠供辦私祭。主教者覈實登記，他項亦然。當是時，先生秖一子襲爵，無暇守祠，且其家雖貧，然爵廕禄米亦復歲入二千石，無庸覬覦祠米。又且經制嚴切，即優後一項，遇有子孫渡江助祭，亦秖許給路費二兩，其云王氏子孫不得干預，雖語無所考，然亦不必干預也。但時移事易，屢經遷變。在鼎革初，襲爵王先通既已國亡身死，秖一子業耀，又遠戍塞外，祠僧雖如故，而典祠、

主教俱已不設，祠中田產半被侵佔，從前祠局至是盡變。

逮順治八年，始有襲爵先通之從弟先遴渡江清理祠事，爾時尚有守僧住祠，故先遴雖本支，猶借住其族甥黑橋頭鄭斌然家，奈先遴孤身，而斌然父子素號險譎，且工刀筆，遂毀匿祠志，陰搆佃户金汝梅、雷聲一等隱田詭佃，瓜分祠產，既而借協理名色，父子一齊改姓王氏，父曰王貽元，子曰王謀焜，于順治十五年，勾錢塘縣綦公詳奉院批，一應田租，除正供外，總歸守祠，作禋祀修葺之用，于是竟廢守僧，而鄭氏之子儼然守祠，作典祠管領，而祠局至此則又一大變矣。

康熙八年，襲爵王先通之子業耀戍塞外者，遵恩赦還鄉，依棲祠間，真正嫡裔，反與鄭氏父子倒作主客，而不得要領，且無一人相助者，睜睜兩目，無可如何。乃有蕭山王士雄，今訟詞稱王上榮者，刻字杭州，得舊祠志一本，搜見根柢，與業耀密謀恢復，猶隱忍不即發，捱延至康熙三十三年，值紹興府李公移任杭州，素知其事，始據詞詳批，王謀焜既非文成公嫡裔，假借祠生，侵蝕祠產，以致先賢祠宇委之草莽，應責逐出祠，其佃户金汝梅等所佃佔之田，着勒限嚴追歸給，而强抗佔住，復至三十九年，業耀乃指名仍告，錢塘縣王公、府主石公、臬憲于公、學憲姜公執法追比，始得稍稍清還，且又遲至四十一年，業耀身死，孤子王貽樞收歸祠户，雖十分之産僅追六七，而祠局之變至此稍定。乃不意杭紳何、包兩君合近祠士民數十人，群起而攻之，不許王氏守祠，告府告縣告學師告學憲，其毅然興師，不知何意？顧其措詞，則有大可疑者。

據云舊志所載，雖王氏子孫不得干預收掌，査舊志並無此語，説者謂志原有中離子云「薛、王二氏無預田事」，蓋指薛侃、王臣言，並不指勳賢王氏。予謂此語有無不足深辨，縱有是語，亦爲前朝言之，而今大不然。從來典制沿革，動關時世，前朝祠局，自萬曆十二年起，至崇禎十七年止，共六十一年。其時有守祠之僧，有主教之生，而又設典祠一官以管領之，故子孫不得干預，彼一時也。今開國以來，自順治三年起，至今康熙五十年，共六十五年。既無典祠之官與主教之生，而守祠之僧亦且不設，子孫不收掌，誰爲收掌？然且收掌已六十年，由王先遴起，至王貽元、王謀焜，而後繼之以王業耀及子王貽樞，凡王氏收掌已經五易，而猶曰不許王氏干預收掌，此是何説？況此五收掌間，有大須分辨者。計先後五人，惟業耀、貽樞爲襲爵嫡裔，先遴爲傍支，餘即他姓及佃户矣。先遴收七年，他姓及佃户收五十六年，貽樞嫡裔，所收止九年耳。近祠紳衿，有志清理，而于五十六年間，目擊分佔之他姓佃户，並嘿然不出一詞，而獨于嫡裔王業耀、貽樞父子祠米方入口，遽欲起而扼其吭，是何刻于待真王氏，而偏厚于待他姓佃户？可疑一也。

又云其祠田應令良民當官承佃，每畝納租四錢。按此祠田係勳賢門人合錢私買之户田，非官田官地可以盡人承佃者。況祠志明云：祠田若干，歲入租若干。歲入者，人之祠，非人之官也。且其租或米或銀，不盡納銀也。況按畝科租，自有常制，什一九一，不甚相遠，誠不知「官租四錢」之説出自何書？據自何典？昉自何代何年則例？及査其他祠，又云學田納租四錢。

毋論民田執業非學田可比，即遍考學田納租，亦無如此數者。此說一行，將見執業之田，業主二十取四，而佃者反得二十之十六，勢必將此四分并歸之良民而後已，可疑二也。

又云王氏刻剥佃户，每畝取租米一石，私造大斗，比官斛加一斗，原田十分爲一畝，王氏出租止八分爲一畝，勒令租户拆賣房屋并賣妻女償舊租。觀此，則荒唐之甚。從來每畝收一石，此科租恒例，即祠志成字號田，亦多勒定如此數者。大抵稍重石一，稍輕九斗，惟一石爲平賦，未有收租每畝一石，而九年之間遂至拆房屋賣男女，此告訐誣聳惡態，恐非吾輩所宜言。況業主佃人，比之交易，皆必兩下相情愿者，倘有不愜，何難辭去不佃，而乃留戀九年，至棲身無所，骨肉離散，而猶然不已？無此情理。又況私造大斗，吾不得知。若減田丈尺，則祠田區畫，俱有勒定，坵畝成數，何處增減？比如祠志載，坐松關内田二十七畝一分，可能減一分乎？坊前圩田四畝九分，可能增一分乎？此則無庸置辨者。可疑三也。

乃其大題則以驅王士榮清勳賢支派爲詞，夫清支派與定典守原屬兩事，清支派者，是助王氏之事。定典守者，是攻王氏之事。今欲定典守，使王氏子孫不得守祠管田，而其詞則又曰刊匠冒裔，踞産蝕租，是以踞産攻王貽樞，而借冒裔以攻之，反似助貽樞而救勳賢，是巧于謀攻者也。夫業耀之有王士榮，猶先遴之有鄭斌然也。王氏孤苦，不幸而兩藉人相助，誠亦可痛，但鄭氏篡竊已成，佃佔已久，而士榮則正奪篡竊而清佃佔，有功無罪，且身不住祠，而一切

祠務盡歸貽樞，與鄭相反，必欲善後，不過句諸公、祖父母，禁其管理祠務，以杜將來，則他可無慮。今諸君于士榮則必攻討之，似欲寢其皮而食其肉，而于鄭氏則反引進之，謂勳賢祠生王貽元、王謀焜素知士榮冒裔，可使作証，一若士榮清佃佔而深惡之，貽元、謀焜則合佃通佔，而巧借以引進之，張留侯始終爲佃，可疑四也。

且貽元、謀焜，勳賢之讐，大不當引進者也。據謀焜貼詞，以身非王氏，必欲滅王氏而後已。初責先通、業耀不知天命，似先通死有餘辜，業耀不當赦歸者。繼謂士榮污穢中冓，查士榮自有妻孥，別住他所，而貽樞兄弟，孤兒稚子，貧不能娶，何處污穢？而終則請改勳賢祠爲萬壽亭，夫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果請建亭，何地不可，乃堂堂天子，皇皇萬壽，無端而獻此殘祠廢寺之一椽，以當嵩祝，則不敬莫大乎是，爲此說者，其罪當誅，而身爲士大夫，反引進之而使之貼狀，可疑五也。

且即諸佃亦不宜引進者也。前此奸佃金汝梅等，强佔祠田，約五十年，歷諸公、祖父母前後力追，始還十七。今創痛未甦，且累年賴租，告理莫救，而忽復引而進之，使之貼狀，試問此舉爲勳賢乎？爲奸佃乎？上有蒼天，下有夷齊。人茍有心，當亦自省。乃以舊時奸佃，原案有名之八人，如金汝梅、雷聲一等，合之欠租新佃告理在官之十一人，如華茂高、王廷爵等，一齊蠡起，即微紳衿帥先，任其驅斥，亦足以橫行天下，而諸君復引進之，可疑六也。

凡此六疑，總歸一理，蓋理至而情與法亦併至焉。今此所争，不過爲勳賢祠產定典守耳。若以情言之，則以勳賢門人置勳

賢祠産，即執塗人而問曰：此勳賢産也，當屬勳賢後人守之乎？抑他人乎？必曰勳賢後人。又問曰：此王氏祠也，當王氏子孫守之乎？抑他姓乎？亦必曰王氏子孫，此情也。乃以理斷之，則前此李公判詞有云：「夫理緣情起，事以世殊。昔者祠事之方盛也，有典祠之官，有守祠之僧，有主教之人，有四方來學之賢士大夫，而今皆無之，秖此煢煢裔孫，當春秋霜露之時，少伸此木本水源之感，揆之于理，最爲切當，而猶曰非其任，大無理矣。」善哉仁人之言。此不特勳賢子孫當世世銘勒，即後賢更斷，亦孰有渝于是者。

茲幸大憲大公、祖父母皆人倫之主，名教之宗，星聚而萃于一方，勳賢存毀決于此日，惟願大賜鑒察，仰體前哲，俯憐孤裔，審定典守，且爲召佃收租，立一經久不壞之良法，永傳碑碣。勳賢幸甚，名教幸甚。某等忝厠紳末，敢直言無隱，伸此末議。臨議惶悚。

原任翰林院檢討，今在籍鄉紳毛奇齡，年八十九歲，同合府鄉紳等。

西河文集卷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杭州治火議

杭州多火災，歲必數發，發必延數里，且有蹈火以死者。予僦杭之前一年，相傳自鹽橋至羊市，縱横十餘里，其爲家約六萬有餘，死者若干人，予雖未親見，顧燋爛猶在目也。乃不數年，而自孩兒巷至菜市東街，與前略相等。予所僦住房，已親見入烟燄中，其他則時發時熄不可勝計。以詢居人，即中年者，亦必答曰「予生若干次矣」，其最徼倖可喜，亦必樹一指曰「慚愧，已一次矣」，從未有云無有者。頃者，黄中堂門樓偶不戒，而五人齊死一樓，不得下。踰日，而藩司東街又復延熳里許，焚燒數百家。又踰日，而太平門外忽燻燄蔽天，不知所究竟。今則褚堂上下復炎炎矣。何以致此？

或曰：此天象也。前漢《天文志》謂「吴越分野在戌」，而太初曆法以太歲出戌，當房心之間。心者，火也。又吴楚之疆候熒惑，占鳥咮，熒惑火宿，而鳥咮爲南方鶉火之首。凡此者，皆主多火。而予獨曰：否。夫既曰吴楚、吴越，則當及楚、越兩地。楚疆跨荆揚之間，而東南百越遠界嶺徼，未嘗限一吴郡也。且即此吴郡，而南極富春，北踰江淮，爲地甚廣，乃區區以杭州一城當之，其可通乎？

或曰：此地理也。郡南鳳皇山蜿蜒南

峙，南屬離方。以離方之龍而衝城而入，焉得無火？然而亦非是者。嘗考浙河左右，其自新安以南，太末以東，凡在山縣，多有離龍南起，排闥抵治者，然未聞有災害也。且此鳳皇山，非離龍也。其山在正陽門西，清波門南，以卦位言之，則爲西南之坤土；以大衍五行言之，則爲天九成金之坤金。土龍、金龍，皆非離龍。故予郡西南有鮑郎山土龍入城，而予邑正西，則直有西山金龍橫撞其右，未嘗礙也。

於是無所歸咎，有議開火巷者，謂曩時每街必有火巷間截之，今多爲民間侵佃，以致堙塞，火患之多，實由于此。則試思火巷之廣，孰如大街。大街廣六丈有餘，尚不能截火，而謂數尺之巷能截之乎？且火之熾滅，全不繫街之寡多與巷之廣狹。蘇州閶門、揚州埂子，祇一街耳，然且兩距相望，連手可接，而皆終古無火患，何與？

更有歸咎于六井之不開者，謂唐時李泌爲刺史，特開六大井爲澆火之藉，今六井久塞，無由灌救。則杭州城寬，延袤若干，必非六井所能濟。且比户有井，綆缶之功，不能急升，即舊時當事敕每家門首貯水一缸，而車薪杯水，毫無所用。甚至西洋水車，飛灑空際，而並不及火，翻致車轂盆盎填梗道路。寥寥六水窪，將安用之？若云水可厭火，則西湖一大水，與全城首尾，然且三門引氣，一牐通流，尚不能厭，而謂六井能厭之，此婦孺之語也。然則如何？

夫火不自致，必有所以致之者。嘗疑失火塘報，各省無有，獨杭城則屢見報文，下此惟湖之漢口，偶有報延燒至數千家者，則必杭之房與漢口之屋，有異于他。而備查兩地，則漢口專用竹，而杭則兼用竹木。

自基壂以至櫟欐棟柱榜櫚，無非木也，而且以木爲墻障，以竹爲瓦薦壁夾。凡户牖之間，牖用櫺槅，而半墉承牖，又復以板與竹夾爲之。間或護牖以笆，護墉以籬，層層裹飾，非竹則木。然且單房少而重屋多，兩重架格，猶復接木楹于軒宇之上，名曰「曬臺」，計一室所用，其爲塼埴之工者，祇瓦棱數片耳。又且市廛儥闠，多接飛簷；橋梁巷門，每通複閣。鱗排櫛比，了無罅隙。夫以滿城燈火，百萬家烟爨，原足比沃焦之山，象鬱攸之穴，而且上下四旁，無非竹木，既已埋身在烈坑中矣。加之儈販營業，多以炊煑蒸熬、爊焙燒炙爲生計，而貧民晝苦趁逐，往多夜作，諸凡治機絲、煆金錫，皆通夕不寐。又且俗尚苟偷，大抵箕籠厝火，竹檠點燈，暑則燃蚊烟，寒則烘草薦，無非硝炭。而況俗尚釋老，合鄉禮斗，聯棚誦經，焚香燒燭，沿宵累旦。此風在當事尤宜禁革。又何一非致火者。

考《春秋》宋鄭火災，梓慎曰：「木即火也。宋太皞之墟，鄭祝融之墟，皆火房也。」夫太皞以木德王，祝融以火德王，而皆稱火房，則以木者實火之所由生也。是以震本木也，非火也，而一搆乎離？則以震雷生離火，而離反足以滅震。如晉獻嫁女于秦穆，而秦伯伐晉，反獲晉侯于韓原，當時晉史占之者謂歸妹之睽，以雷澤而變爲火澤，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以震本木質而具雷火之性，雖生火而反爲火滅，比晉雖嫁女，而反即以女而害其母家，蓋明言夫木之必當召火禍也。

是以治火之法，先計嚮邇，後計撲滅。嚮邇，謂嚮而近之也。撲滅者，撲使滅也。惟可嚮邇，然後可撲滅。否則，近且不能，

何有于撲。故盤庚遷殷，有云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謂原田草火，其勢卑小，雖不可近，猶可信手撲滅之。若房室炎上，則《五行志》云，及濫災既起，焚宗廟，燒宫室，雖興師動衆，不能救也。亦以宫室宗廟多用木飾，一經炎上，則木火難近，而必不能救。蓋諸火無威，而木火有威。冶工聚火而鑄，用木骸即炭。而不用木，則雖金鐵銷鑠，而執工者得近之，何則？以無威也。祝嘏焚明幣于庭，紙錢錫繦，皆可指撥，而及燬靈座，杭俗以木主藏木室，祀寢三年，謂之「靈座」，深合古禮「反主于寢」之義。爲木無幾，然而尋丈之外，各環向而不得前，何則？以威著也。今以木火而及屋，則威著已極，近且不能，而欲施手足之烈，難矣。

然且闤闠連綿，左房未燼而右室已爇，木中之火，以外熱而炙于其裏，往往火所未及而木先出烟，以外火與内火兩相煽也。如此，則爛熳無已時矣。故《春秋》有書災、有書火者，其書凌室災，則天災也。夫凌室本冰室，而猶有火，此其所爲天也。其書成周宣榭火，則人火也，夫有木曰榭，在《爾雅》已明言之。既稱有木，而猶欲其無火，得乎？此人爲之也。故《左傳》曰「天火」曰「災」，「人火」曰「火」，然則杭州之火，「人火」矣。

若夫鏄房則不然。古作室之工，多用陶埴甎甃以禦木，自棟樑榱桷以外，皆取瓴甋墁附之，《考工記》稱爲瓦屋，今稱爲鏄房。凡宫室之墻壁屏蔽，以及庭塗堂壂，無用木者。如《梓材》云，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謂合苫土以墁之，則外墻不用木。《儀禮》士適寢，居北墉下，註「土墻曰墉」，則内墻不用木。《莊子》「鑿坏而遁」，坏者，土壁

也，則房壁不用木。《毛詩》「中唐有甓」，謂甃中庭以塼也，則庭塗不用木。《廣雅》堂以墼，唐史，北廳以花甎甃地，謂堂址也，則堂壁不用木。《說文》屏障謂之坫，《禮記》反坫在兩楹之間，謂以塼作屏蔽，以土作楹臺也，則屏與楹總不用木。若《左傳》云，圬人以時塓館宫室，夫館與宫室，其宜時葺者何限？乃不戒木斲而戒圬塓，則土之勝木久矣。是以寢廟藏主，則并朾柱亦去之，《春秋》謂之「宗祏」，即石堂也。太史藏典籍，則并樑欐榱棟皆去之，《周禮序》謂之「巖屋」，即石室也。若夫《毛詩》之縮版以載，謂以版築土，非用版也。《秦風》之「在其板屋」，謂西戎地寒，瓦凍易裂，或以板代瓦，非謂中國之屋可以木板作墻壁也。

蓋中國屋製，四海一轍，北土南塼，俱足禦火。他不具論，即以予郡言之，凡造屋者，以複塼爲垣，單塼爲壁，厚塼爲墼，薄塼爲薦，一室之中，惟棟樑椽柱是木耳，他皆塼也。脱或不戒，則棟間于墻，柱間于壁，樑與椽各間于瓦薦，凡木火所向，甎灰瓦确皆足以抗之，而火不成勢，火不成勢，則救者可近，救者可近，則此屋之火不能爇彼屋之木，即任其自焚，亦不過數間止耳。古有云，雨衣易漏，易之以瓦則不漏。今木屋易火，易之以塼則不火，此非理之至明而事之易曉者乎？嘗記予里居竈門失火，俗以草代薪，原易蔓延，且司爨者又稚婢也，乃草燼而屋並無恙，則以竈門向屋隅，兩面正側皆塼，所燋爛者，獨椽柱耳。蓋塼房之可恃如此。

然而習俗相沿，其來已久，庸人狃于故常，而憚于更革。即一二有識者，或痛思改作，稍知求一勞永逸之計，而寡不敵衆，一

室之磚不能抗萬間之木。是必藉當事大力，留心民瘼，以一切之法嚴行之，其已成者勿論已，但新被災之地，則必大張示諭，并敕該圖里總，勸買甎塊，且立喚紹興工匠，使另爲製造，不得因仍舊習，私用竹木，違者以非法處之，并拆其所造屋，則以漸移易，庶幾有濟。夫開河大工，築萬雉而建二十臺城于其間，亦豈細役？乃前此趙大中丞毅然行之，而官不縻費，民不騷擾，兩河十門，臺高而水深，至今望之者曰「此趙公城」，泳之者曰「此趙公河」也。苟當事關心，深析利害，則一矢口間，無興作，無科斂，無徵發期會，祇假以威神，而澤之被已千秋，恩之浹且萬户矣，則亦何憚而不爲之！

乃阻之者有二説：一曰甎貴而竹木賤也。夫杭屋外垣純用土築，而舂基埋石，畚土蓋瓦，材費不貲，所絶無者獨甎耳，然且日聚多人，一唱三嘆，邪許聲連連，計物值工價，每縱横尋丈，約不下十金有餘。若丈墻之甎，則空斗複上，丈甎三百塊，不彀一金，而且土工一工可築數丈墻，其工價裁數分耳，以十金之墻，而以一金零數分當之，孰貴孰賤？若夫壁，則單甎側疊，尋丈之甎，必不敵尋丈之板之值，而苟舍板而用竹，則竹木土灰四者齊用，杭州土皆貴賣，而削築圬墁諸工並進，恐物值、工價未必有歉于甎也。夫以一焚而家貲千百盡付燼炭，則雖十倍之費，猶當痛自拔濯，改柯易葉，爲百年不拔之良策，而況工值計較，爲墻固甚省，而爲壁亦不費。即曰創始實難，採辦未給，或不能頓集諸物，而商估趨利如鶩，稍有微贏，則其物無脛而至，況甎埴瓦片多出之過江之湘湖，而嘉、湖二府，亦有

陶窑，苟能用之，則纂纂四來，將見草橋、螺螄、太平、艮山四門外堆垛如丘山。物盈則賤，豈止易辦而已乎？

一曰杭州寸金地，闤闠稠密，竹木占地少，而鏄則占地多也。是又不然。土墻高大者，約址占三四尺，否亦一二尺，鏄墻則高大者四五寸，否即三四寸也。板壁、鏄壁各以寸爲度，相去不遠。竹壁則用木杆，而編竹夾以墁之，合須一寸，土灰兩面合一寸，共二寸。鏄則以寸厚之塊，側累而上，但得寸而無加矣。然則不占地亦莫鏄若也。

是以被災之地，必易鏄房，然後積漸次第，徐圖一轍，必使滿城皆鏄而後已，此固救時良策，稍有識者必不以其言爲河漢也。然而未災之屋，亦當商所以救之之法。大抵杭人多賃屋而居，屋非己有，即屋中什器，亦所值無幾，脱不幸，即竄身已耳，以故不關痛癢。而間有住己屋者，又往往以因循忽之。故救之者，一曰狗火令。先立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户掄流爲首，每首值十日，每日早晚，則值者至各家呼曰請查火，俟其家查看一遍，答曰查訖，然後至第二家，亦如之。其法用牌一方，横列三十家，竪列三十日，縱横界之以作格，每查訖，則于某家格下，某日格中，覆以朱圈，以爲他日火罰之案焉。

乃不幸失火，則杭城多游手人，噪聚乘間，名爲救火，實搶火也。今且旂丁甚夥，馬蹄一蹴蹋，而其地已糜爛矣。故救之者，二曰斷火巷。每三十家中合置兩大木，先截其街巷之兩頭而横闌之，里總報附近官府，官府即差役樹兩牌于兩頭，第許内出，不許外入，外入者即坐曰搶火，許守闌者持大棍撲擊之，死傷此地者竟置勿論。至于

内出者，則各給籌一枝，驗其運帑，或有親鄰請入運帑者，許持籌者引之驗入。若有救火輩來，則預作標識，如鹽橋、仙林橋各坊義民，素有册籍，許標識其坊名書于燈，而稱竿以持之，并所攜鈎鐮繩索救火械仗，次第驗入，毋使溷亂，此要領也。

若其救法，則《春秋》原有備水器、蓄水潦諸事，而此地皆無所用。惟有「撤小屋，塗大屋」六字，則最爲切當。大抵木火難近，撲既不能，溝澮鮮少，澆又必不得，惟撤屋爲第一良法。量其火之大小，以定所撤之遠近，遠踰若干丈，近踰若干丈，須在官者預立程度，以一切行之，法在必撤，毋許阻擋，阻擋者以違法論，至事畢，則一里内保全之家，又量其遠近而合錢多寡，以償其所撤屋，無偏戾焉。若遇大屋，則以水泥塗之，以水衣布幔之，杭俗屋大則墻壁高峻，可以堵禦，否則，亦撤之以待，更爲無失。但大屋必屬大家，其合錢補償之事，可不必耳。則三曰撤火屋，而救法已無他矣。至于其四，則曰嚴火罰。從來起火之家，名曰火頭，其罰甚重。今既設狥令，則必查其起火者爲何牌何户，誰狥誰答，未狥耶，則罪在狥，既答而不戒，則罪在答。雖罪不致死，然必重創之，以懲其後來。考明季火頭之罰，以鋃鐺繫頸，游于十門，然後從縣解府、解道、解司，至撫院而止。每解衙門，必責二十箠以爲常，誠重之也。今罰宜仍舊與否，或不必然，然而嚴則必然耳。

西河文集卷十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初晴稿

揭子

奉辭徵檄揭子

月日帖子稱，本府上奉寧紹台分巡道憲照布政司來文，凜遵上諭，于康熙十七年月日，吏部咨開徵取博學鴻儒，以「文詞卓越，才藻瑰麗」者，召試擢用，備顧問著作之選，謬註甡名，徵名係原名奇齡。且令所下縣具文敦請。伏讀事理，不勝惶汗。

夫天下不崇實學，于今三百年矣。帖括一興，士之廁身進造者，率以此爲科第之階，空疎揣摩，習矣不察。今天子實心右學，旁求天下博學能文之士，以備顧問，以充著作，倣古制科例，隨所薦引，召試擢用，此非聰明天亶、首出群物，何以得此。此雖異世相聞，猶踴躍興起，以爲難得，況身當其時，將以親預其盛事，而猶趑趄不前，自甘窮老，必非人情，顧事有未可一概論者。

夫上以名求，下以實應，自然之理也。獎引過情，拔十得五，依違之識也。夫既求博學，則苟聰明不如應奉，博記不如張安世，一覽能通不如楊愔、陸倕、邢邵、夏侯榮，皆不可漫應是選，而況文章才藻堪備著作，誰則如潘、陸之榮茂，鄒、枚之敏麗，楊雄、司馬相如之閎達，賈誼、晁錯、董仲舒、康衡、劉向之昌明博大，而況其下之又下者。夫無潘、陸、馬、楊、賈、董、陸倕、邢邵、

應奉、夏侯之人，而以應其選，是罔上也。若以爲必無是人，而任舉一輩以當之，則又過自菲薄，非所以待天下士也。夫堯舜在上，夔禼不揚；孝武之世，難爲徐樂。今聖主賢臣，嘔喻滿朝，弓旌所至，吾必以爲有超世特達之資，殊尤絶蹟之士，可以當殿陛之諮諏，臨軒之揆策，方不惜使者封軺，郡縣勸駕，而漫蔑及甡，是使天下笑無人也，豈可也哉！

昔唐宋制科，原有「宏詞博學」、「茂才拔萃」諸名，而究其所以應之者，非疎淺庸劣，即荒昧寡學。夫是以重其名而未嘗不惜其實也。豈有皇皇大廷，特詔選士，而可仍蹈其轍者？且夫孔融之論孝章，恐其憂疾；韓康之薦隱之，俟其毀忘。甡貧困之久，嘗得心疾，偶經勞瘁，間日便發，雖曰駑駘下賤，苟足使伯樂一顧，可增價十倍。然病馬棄野，筋敝力耗，終無所用。甡草野學究，不知進退，冒昧辭謝，伏望詳察。謹此具揭，須至揭者。

再辭徵檄揭子

節奉院司道府諸臺憲檄，徵取博學鴻儒，以「文詞卓越，才藻瑰麗」者，列名在按，謬註及甡，徵名奇齡。已經扶服辭過，具結復去。今蒙駁照該縣原有博學鴻儒，速行延請，再及甡名。檄下之日，紙牌木帖，疊促經管，頓首頓首。

甡本無學，幼時讀賈誼疏數過，頗有記憶，而旬日忘之，家無藏書，借讀于邑之有書者，後且賣舊所貽書以給衣米，即《易經》、《左傳》、《漢書》、《楚詞》、戰國文諸書，俱不留一卷，間借讀他史及列代諸有名文

集，讀一過又不得再三讀，其胸中無學，亦已可知。若夫才之庸劣，則見諸撰述，不待問也。今諸臺謬獎及甡，不過謂甡平日曾作詩數章、雜文數十首，謂可以應明詔，當昭代盛典。夫文無妍醜，惟世所好。甡文不爲世所好，其好甡文者，則皆其暱甡者也。夫暱甡者，不足爲據。今諸臺雖未嘗暱甡者，而及甡，則必有暱甡者爲之道之。夫愛憎之言可稽乎？儻諸臺謂甡能爲文，而譏之者謂甡不能，何以解之？且才藻則實不足也。傳云：上臣以人事君。而《漢·蓋勳傳》謂選賢實所以報國。今聖天子聰明天亶，曠覽古今，而在廷諸臣，則又皆陸澄博覽、王彪多識之選。日者，明詔所及，曾答一在京故人下訊，中但及草野倨侮，祇堪曳尾已耳，尚未嘗以空疎得罪爲念。近聞皇上召問，精深奧博，難于對揚，甡生不見兩觀，足不納階陛，引首局步，業已心慴，又加之無學，揣腹記憶，展轉潰亂，萬一天顏咫尺，奏對失錯，此非細故也。夫有才不薦，猶狐白而反衣之也。薦非其才，是駑駘而題之以乘黄也。二者皆非所以報國。昔者山濤薦士，士無軼才，然猶有陸亮之誤，爲時所譏。吕正獻薦多名士，然猶以妄薦常秩，爲終身引過。何則？薦鶚百不容薦鶚一也。況乎茂才無行，張勃坐削；方正檠辟，何武受責。其有累舉主匪淺也。

昔者韓退之譏博學宏詞試文，謂「偶一誦之，即顏忸怩而心不寧者累月」。宋楊龜山嘗云，「宏詞之試，近乎以文字自炫者」。則是昔有是科，即有是弊，其舉不必當，當不必舉，已非一日，然但論文字得失已耳。夫文無可憑，退之之「忸怩」，安知非取之者之色喜者也？

獨是博學極難，即歐陽永叔善爲文章，猶有同時劉攽日調笑其不讀書者。諺曰：「寧薦布棊，勿薦盧醫。」蓋日者布棊，休咎未分，故雖謬爲薦引，而譴無所施。今之爲試文者，稍稍類是。若學，則如醫者之效疾，苟薦一不當，其譴立見。甡少丁貧困，中經流離，憂勞過度，心嘗怔忡。不特長大問學了無可稽，即少時記誦，明在心凹，每當疾發，便暗曶瞀貿，浹月累日，展轉恍惚，有似狂人。今則病且日作矣。《周官》稱「學古入官」。孫卿有云：「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且富。」夫儒術之有裨于國、有益于政事如是。甡雖不肖，豈真無志于國家政事之大？而遲暮錮疾，上之不能如仲尼之對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次之不能如邢邵讀書，積經史在前，限日讀竟而無所或遺；下之不能如陳烈先生，總無記性，猶能閉户静坐，自觀其身心，終不使疾痛稠雜之足以漫攖其智慮。乃徒以心悸魂擾惝惝翹首之餘，妄膺勸駕，是辱國舉也。

夫既非博學，何有鴻儒？況鮮才藻，兼多疾病，伏乞臺下，俯鑒微衷，轉文申覆，使甡無冒昧赴舉之嫌，諸上臺無舉非其人之辠。甡伏床把筆，荒亂無序，息喘待命，無任狼狽，敢再具揭，須至揭者。

三辭徵檄揭子

日奉縣帖，知諸臺檄徵，不容病辭，且不需府縣執結，案名會請，遽行照知，此非縣文轉覆所能達意，因敢冒昧頓首，直揭臺下。

凡臺下之所以堅持絞急不肯甡辭者，必以甡之辭爲謬漫不可信也。夫世亦誠有

欲得而故爲辭者，且夫下上貢身，不如避人，躁進之有失，反不若退讓者之有得，則辭者或即所以爲得之之地。故薛戎爲李衡所辟，三返始應，世每稱巧于用讓，而甡則不然。甡本汚下，依人乞食，曾無介行之可以自見。又此事雖奉明詔，旁求若渴，然究非山林聘召、安車束帛之比，即强顔固辭，無所明節。且拔茅連茹，薦引滿朝，旬日之間，動累十百，即四輩敦趨，仍不過一大科赴試舉子，其見擢與否，全未可定，恔然就之不爲多，拂衣去之不爲少，曹出曹入，何關進退。若以爲必辭而後得，則與甡同辭者皆業蒙見許，萬一甡同在許中，不幾已失。然則甡辭之必無虚假，亦可驗矣。

第甡辭如此，轉文如彼，然且臺下必持之如是其急者，得毋以甡爲果其人耶？甡幼受書義，頗閑帖括，其在前朝，即能以垂髫之年，與老師宿儒争長膠序，然而通不過一經，試不越七藝，窮年矻矻，無暇他及。又且稍爲媮惰，則其所爲一經者，茫然荒落，往往臨比，則第摘其文之可爲題者，口誦心記，是亦苦矣。迄於今，猶然漫無所成，而荏苒逮老。至若爲文，則偶效八家，間爲序記，徒以有類帖括，便于勦襲。初無博聞彊記之能、纘聖述明之技，可以窺遺書于壁中，效河汾之著作，乃欲上陳堯禹，下引龍畠，隨五聚之班，記三亡之篋。是欲驅失明者而使之觀策，無足者而使之走也。

夫幽蘭在谷，人有佩蘅。先施匿形，里多飾色。何則？專見者不察也。今里中鉅儒，未蒙見舉，有同舉者，反聽辭去。時同邑來給事以同舉聽辭。區區一甡，好醜誰辨。且臺下奬譽，喜于溢實。昔龐士元人倫海内，每所稱許，必令遠過其才。而謝朓推孔闓，

謂：「此人聲名未立，不嫌過譽。」凡此皆昔賢愛才好士，勤于長養之意，無所或怪。第以甡自揣，有萬萬不可應者。昔者漢武之世，文學濟濟，其時之應賢良詔者，每舉不下數百，然而今所傳者，一則江都，再則平津，其在二人之外，聞者漸罕。今朝廷方春趣舉，既秋召試，計所薦列，合不下二三百人。乃其間擢用，多至十一，少不過十一之半，則是進者之數，遠不及退者之衆。然且退之之中，其爲才與學，無一不十倍于甡者。況甡久困詘，無階于廷。其在京邑，足蹟所不到。在上無布衣之交，在下無迴車卻扇之雅。縱夜光相投，尚慮按劍，況本沙礫，其誰顧之？昔劉穆之爲丹陽尹，有所薦達，不納則不止。今獻納兩分，中外間隔，而甡之孱弱，又必有不足當丹陽之薦者，則其不必妄爲連類也明甚。又且貧無資用，此地去京師三千里，一出一入，欲如主父偃久留，不能，如買臣之自將計車，以匄口食，則又老不可得，展轉旁皇，必至流落。夫以專見之賢，當過情之奬，求之退多進少，萬不必一得之遇，而又泰山孤竹，無所依恃，裹衣褰裳，難還本土。恐臺下仁愛，定不出此。況達視其所舉，臺下縱不畏廣陵之罰，然舉不得當，有累賢達，不可不察也。

夫學不可以强求，病不可以强去。凡甡之所以兢兢致辭者，一則無學，一則有病。無學之人，諮車所不臨；多病之門，吉士所不顧。然且必兢兢如是者，誠恐一不見諒，則他日徵書之下，重多違復，必有以言之不早爲今日罪者。倘必不然，則封軺四出，捷者先登，朝廷縱愛賢，豈眞能載此支離偃蹇之物哉？聞之漢代方正之舉，有

以槃辟雅拜爲罪者。夫形模過度，步武過嚴，尚以爲罪，豈有抱釁床蓐，憧憧擾擾，啓手足則拜履爲艱，延視聽則聰明未辨，體執冰炭，心震霆雹，而可以趣治行，勸車駕，告無罪者也？要之，病于學，病于身，俱不可舉，縣文病結具在，惟藉慈察。

公請何孝子崇祀鄉賢揭子

某等謹以公請鄉賢事具揭臺下：竊見先朝弘治年間，有蕭山何御史舜賓之子何競，因恢復本邑湘湖水利，顯報父讎，其孝著于一身，其功則在闔邑，見今郡縣志書暨史館所存先朝實録，彰彰可驗，不謂鄉賢一事，尚未舉行。查先朝縣志，嘉靖三十六年，曾經祠祀，尚有宗師畢公、知縣魏公先後批詳，及諸生里老等執結存在，而其子孫衰微，仍就湮没。思得邑有先賢，而隱晦不彰，長吏之過也。既以彰顯，而仍就湮没，生其後者之責也。

竊見先王教孝，久著禮傳。復讎大義，已載《春秋》。故齊襄復九世之讎，宣聖不以爲非。梁悦、張瑝爲父報讎，朱子《綱目》特爲表出。今孝子遺蹟實存志傳，先朝朝議原附獎例，即《古今孝子集》，凡一百有六人。孝子名氏已紀其内，而鄉賢一事，至今未舉，何以教孝？且天下未有孝子而不得當于賢名者也。又况先王祀典，舊有明文，以死勤事，則祭于國；能捍大患，則享于社。孝子力復水利，父子身殉，在國爲死勤之祀，在民爲捍患之祀。竊見時俗祀事孔增，究其所由，實無足紀。徒以子孫通籍，稍膺寵賚，追功上德，力有可爲。或其家本無貴顯，第贏金錢，一經請謁，便蒙濫冒。

凡若此等，猶且優優洋洋，得以無何有之人，生無利于民，死無益于國，妄自侈大，歲時享獻，公然受之而不以爲過。豈有德關教化，功在人民，一邑萬族，日食其利，而鄉人尺木反不得預其列者？就使其子孫未衰，猶當比户比族共爲請乞，況子孫已亡也。

竊見臺下任持名教，力挈綱紀，凡讀書論世，闡微發幽，既已見之行事，竊以爲孝子祀事，實關大典，苟有籲請，宜不使弘功鉅德久抑地下。敢獻孝子事蹟書册，并此執揭，倘得採取芻蕘，即賜施行，澤及先進，教行後起，某等幸甚，通邑幸甚。

頃者，朝廷纂修《明史》，伏見聖諭煌煌，首重孝行；太常所載，亦尚功德。竊聞史舘諸賢，已經備搜孝子實蹟，闡題立傳，惟此崇祀一事，將與國是鄉評共垂不腐。爲此，鄉官士民等連名具揭，須至揭者。

請毁私築湖堤揭子

蕭山本澤國，而地墝易涸，因築湘湖以溉九鄉之田。其間開閉有時，蓄洩有候，刻石則水有尺有寸，奏之朝廷，著之律令，勒之碑版，赫赫如也。無如湖豪孫姓者，聚族而居，世爲湖患。在昔元明之間，孫、吴二氏佔湖爲田，而永樂間清之，隨有孫全者復行侵佔，魏文靖公以尚書致仕，親爲恢復。越至弘治間，孫全、吴瓚兩家對湖爲婚姻，共起填湖，爲陶窰之基。文靖門人湖廣道御史何公挺身争理，致孫、吴二姓以賄殺御史于路，其孝子何競，爲父復讎，始奏聞朝廷，置孫全于辟，清出佔田若干坵、地若干畝、瓦窰房屋無算，敕知縣楊鐸爲之勒石，

此事載弘治十九年《孝宗實録》并府縣志書甚詳。然猶怙惡不悛，又有孫肇五者，于正德年間復爲築堤，賴何御史門人張尚書公再爲擴清，然後得復如初。是一孫姓之豪佔，而歷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之訟，經魏、張吏工二尚書暨御史父子以及門生三世死生報復之力，始得稍清，然猶御史父子飲恨至今，其土豪之爲害如此。

及嘉靖年間，孫姓有爲中書者，忽造跨湖橋于湖中，以通孫、吴二姓往來。彼時鄉官懲御史之禍，不敢出言，且以此堤當上湖與下湖之中，駕言上湖洩水在南，下湖洩水在北，而橋爲界限，不甚爲害，一時聽之。實則上湖以淘土陶甓，湖窪而浸，下湖以葑草壅塞，湖淺而碻，而橋復爲之阻之故，至今湫口之水不及石巖，九鄉不均，未嘗不痛恨于孫氏爲橋之爲害也。

今孫氏以淘湖之利，合族巨富，而人丁又衆，圈水築塘，種荷蓄魚，甚且爲陶窯爲佛舍，漸漸興佔。向時令甲，凡湖中之土，以黄線爲界，而今則爲黄爲青，不可復問，此正當籲告伸理，大爲清復之際，而土豪怙惡，不告官，不謀衆，公然築堤而横截之，則横甚矣。所賴當事賢明，嚴敕正法，而奸詭百出，以一姓之族而駕爲九鄉，以孫氏所造之橋而詐稱先賢，以兩家相通之路而指爲通衢，以姻婭貨賂并墳墓風水之豪黨而妄名公舉之衆，仍不告縣，不謀族，公然謀議，以爲可行，可怪尤甚。第九鄉百姓，初無公詞，衹澇湖一鄉，蔣、陳二姓，先爲具控者，以則水有寸，大凡竹簿截水，則每一竹簿阻水三寸，土坊截水，則每一土坊阻水九寸。澇湖最磽，去水九寸，則此鄉絶水，沾溉不及，故切膚之呼，較衆獨先。然而衆不繼至

者，非觀望也，以爲當事賢明，既能敕法，則雖欲譊譊而可不必也。乃不意屢發公議，而隸不散帖，里不知會，陰陽生不到門，鄉官不集議，繆以已成不毀，朦朧姑且之辭，詩謾以覆。無論此堤之成，爲禍不淺，而即此行事詭祕，神奸百出，萬一稍遂其意，則前此跨湖之築，祇屬孫姓，猶且駕出多人，東支西飾，況儼奉批行，則自此以後，公然官築矣。將見種荷蓄魚之外，或圈或佃，爲房爲畝，誰得禁之？至于勢成，則雖兩尚書之挽回，御史父子之身殉，寧有效耶？國課安出？民命安救？以此思之，實爲寒心。況孫、吴二姓外，實有不肖黨惡爲風水貨賂起見者。近聞石巖定山，結黨窺伺，陰具畚鍤，以幾乘隙，其存毀之際，關係匪淺。

倘能徹底澄清，歷查舊志，規仿制度，一一開復，剗其埂，塞其穴，毀其所侵之窯與舍，凡夫種菱者、植芡者、堆草者、卅魚者，槩行禁絶，赦其已往之罪，而開以自新之途，則去惡務本，極爲長便。即不然，而毀其新築，加之以應得之罪，則小創大懲，亦足補救。如故爲輕縱，茅靡波委，養癰釀禍，邑雖乏賢哲，焉可謂魏、何之後必無其人？因于補議之餘，并爲此詞。至于應得罪名，則前朝天順間早有邊遠充軍之例，且限日勒令修復，如踰限不復，罪且加等。詳見《湘湖水利志》。某揭如右。

申請覃封俞太孺人旌表事狀揭子

某年月日，紹興府屬鄉官某等，敬以山陰縣覃恩敕封駱母俞太孺人事狀，申請題旌，具揭臺下。

竊惟坤儀效順，經授黃裳，陰教匡貞，史迴霜簡。故閨闈足法，西京詳子政之書；工德可師，東海習茂先之訓。況緯婺不恤，而髦特是求。在明廷金帛之賜，自昔有之；即高門表敕之條，於今爲烈。

伏見山陰縣覃恩敕封駱母俞太孺人者，生員駱元裕之配，原任三原縣知縣駱復旦之母。生於華胄，克秉淵心。長自名門，夙嫺禮範。少稱博士，嘗賡《柳絮》之吟；譽起尚書，不藉《葛覃》之解。是以伏生口授，罔媿朱脣；左妹鬌年，遂彰彤管。然而鳳凰既協，孔雀是占。十八于歸，以舅姑宦游，依之自出。高堂遠宦，無容珮帨承歡；入廟新嘉，那見羹湯伺色。倚渭陽之乘馬，偃丘園以讀書。隴頭曰冀，敬至攜鉏。廡下梁鴻，親爲舉案。洎乎鮑宣起挽車之思，樂羊成斷機之學，孺人曰：「大人在京，寧忘侍養乎？」辭雍歸省，勸過陽城，捨養入京，戒來歐子。於是脫簪就道，決意從親。斂衽趨庭，始稱有婦。雖間關萬里，朱顏黦馬足之塵；窈窕三河，緑絮藉烏啼之月。顧其志存定省，望斷長安；心念尊章，强投京洛。即其婦道之昭，豈非君子所罕？以單傳寡嗣，預爲內妾，正側並孕，各舉一子。爾迺徵蘭燕市，燕姞初來；饋鯉桑乾，桑弧纔設。東方憐三日之生，塗山啓四辰之泣。先生遘疾，刲臂罔效。痛《柏舟》之鼓棹，褰繐帷以垂絲。縱復封股和雷子之糜，解體效貞妃之木，猶且晨星自墮於幕中，白日不揮於戈下。況翁遭璫難，外補沛中。夫倚殯宮，獨留京邸。力請于翁，扶櫬還葬。營遠櫝之歸鄉，使靈芻之赴壠。鬻紃解珥，難以言傳；苦志窮神，豈可名狀。

迺先隨徐郡，繼返長蘆。誓撫孤兒，毅還鄉井。收先人之遺業，僦石池之數椽。潛

閉家園，課兒力學。紅燈夜半，書聲與織韻齊鳴；紫燕春回，曉夢共朝雲俱盡。控著簪於椎髻，繼髫爲膏；紐葛襁於斬裾，衣嬰作飾。及兒就外傅，漸博交友。孟氏截流黄之錦，陶公剉薦席於床。以故過江子弟，願識王恬；北地賓朋，雅知庾信。歸月旦於許子之評，定聲名於伯鶱之語。苟非朔婦之遺孤，那得西平之有子。時先生有弟争産，孺人付予不較。矧其推財行孝，曲合荊花；束緼調争，細全瓜蔓。凡居家之謹心，皆爲人所難受。故義方内著，士博五經；筆落中書，賦成三禮。三原君獻賦，初授司刑，尋改邑令。騁金臺之駿馬，授仙苑之飛凫。節推新授，改例攜琴；陛見初辭，特恩賜宴。池陽道遠，王陽猶叱馭來前；原上花繁，潘岳喜板輿同載。華池之清水可飲，太白之孤標是方。潯陽嚴闈教，不作封魚；京兆有慈親，自多平讞。不意科臣與撫臣互訐，間有詿誤，終致昭雪。即或時隣錯節，范母起行路之哀；究且事至完珠，王孫副倚閭之望。是則二十四歲未亡之艱，以迄三十八年育孤之力。雖共姜再出，遜此畸徽；鍾婦在前，讓茲茂範矣。

伏見臺下，士德儀刑，人倫坊表。俯念此賢名久著，早被榮封；苦節堪憐，宜旌華閾。某等人各有母，不匱是懷。友曰顯親，登堂均感。倘得采輿情於中闈，申茂舉於外臺，俾知大節之琬琰無私，至德之碑銘可恃，則高旌所被，日月同光，榮獎攸垂，上民皆慶也。爲此具揭，須至揭者。

西河文集卷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劄子一

史館劄子 奉總裁先生

劄具：日者搜討崇禎朝死事諸臣，因實録闕失，長編未成，慮其間定多湮滅不傳之人，許任意搜討，不拘分限題目，遂于某月日草得四川成都府郫縣知縣趙嘉煒死事一傳，已經録史生寫付收掌房，奉鑒在按久矣。

初按嘉煒係敝鄉紹興府山陰縣人，原以國子謁選，于崇禎十六年授四川成都府郫縣主簿。爾時獻賊寇成都，次年國變，實未審其赴官後作何等也。順治之末，其子麒尋父于郫，郫無一民存，相傳爲獻賊殺盡，而隣之灌縣有都江堰夫向應泰者，云嘉煒守堰，死于賊，其齒髮拋撇不可問矣，獨其地在堰傍，其子拾凷土懷之東歸，曾乞某爲誌，而瘞之先塋之傍。當時所據者，有董處士所撰行狀，成都府知府冀應熊所撰死事記，依其文書去，但怪嘉煒本簿郫，而死又在灌，且死事年月多不合。

及入史館，見四川所解新修《通志》，載趙嘉煒係浙江人，由監生于崇禎十七年知郫縣事。五月，賊陷成都，時嘉煒督修都江水堰，賊執之，不屈，乃投江死。遂踊躍爲作傳，翻以其子所詢爲不實，其云知郫縣事，則必簿郫後以寇亂故爲行間所授官，必

有依據，不妄，故授簿在十六年，而此云十七年知縣事，正當，遂草《死事傳》，載其知郫時視堰于灌，會寇至，巡按劉之渤、總兵官劉佳引，拒戰不勝，謀決都江水灌濠，而賊襲水堰，因于八月三日死堰間，此取《通志》暨《行狀》、《死事記》而雜採以成文者。

今相距匝歲，忽有人自成都來，道其子麒與作《通志》者有舊，妄以簿爲令，而其死事所在與月日俱謬，因復查新修《成都府志》，原載嘉煒係縣簿，守堰而投河以死，其狀記所載月日，仍參錯不合，且或沈于江，或射于堰，皆不可定。

竊念崇禎之末，記注未備，而四川又丁草殺（獻賊殺川民名草殺。）之後，民無孑遺，任所捏撰，無從批駁。儻不細爲之稽覈，則指白作黑，終成誣史。因再三研勘，凡爲令爲簿，在郫在灌，守堰決堰，未可懸揣；而寇薄成都，在十月四日，成都之破，在十月五日，若八月三日，則賊在重慶，未入成都之際，向于誌銘中亦疑及之。而近核諸書，究竟未合，因先爲檢舉，請駁原傳，以存疑闕。至若死事諸官，不問高庳簿，苟能死，何必縣令。或當予以傳略改成文，具善長之意；或但從闕疑，暫懸其事，以俟再考。總藉裁酌。月日。

奉史館總裁劄子

月日，在假纂修官某，劄奉史館總裁老先生（即中堂張先生。）閣下。

某以不材，承乏史事，曾經分題起草，爲紀傳大小二百餘篇，自啓、禎以前，凡已經屬擬草本，無不一一完繳在按。獨是先贈公柩舍，曾爲亡伯兄教諭仁和時，障土江

游，未返東浙，遂于康熙乙丑冬，援遷葬之例，乞假在籍。每思事竣還舘，而雙足痺發，跪居偃蹇，恐未能隨侍班次，遂匄地方官轉文到部，延療里閈者，迄今又三年矣。日蒙皇上巡浙，躬告禹穴，先遣侍衛馳問某西陵渡口，踰日回駕，復面承慰問，道傍犬馬，摇尾戀戀，即思强起殘廢，一策駑鈍，而旋立旋仆，扶服未決。因思史事垂竣，中間實有不愜于心，思一湔滌而未能者，誠恐還舘無期，一旦溘死朝露，賫志未達，抱此終疚，敢伏牀詮次，遠奉閣下。

竊某初聞鬮分傳題，在弘、正之間，爾時分得正德年大學士梁儲一題，私心自喜，以爲曾讀《通紀》、《藏書》諸野史，每愛其風采駿烈，不婞不激，善爲規諷，以引君于道，明代大臣，必儲稱首。因列其草制、齒劍、沮居守、斥護衛四大事，以爲柱欐，而次求其備，不意遍查史宬，按之《實録》暨一切記載，則知此四大事者，悉屬亡是。且不惟亡是，而往往反是。如「疏居守」反曰「沮居守」、「復護衛」反曰「斥護衛」者。爾時踟蹰再四，即欲不爲立傳，但當于帝紀一存其名，然細考其人，則曾于作《會典》時不附逆瑾，遷邊軍時不附江彬，其在政府，亦每有疏諫，多所補救，此原非黨濠倚宦與陸完等可以比似，因仍爲立傳，略載實事，起草付抄，已上之總裁，而不謂其説之不盡白也。一則上此文時，未經參駁，無容立辨；一則此時以《道學》一傳齟齬未定，遂置諸傳于不問；一則總裁去就如傳舍，然其文之得失可否，竟無從考訊。猶憶某在史舘，施侍講閏章謂某，何以草梁儲傳與舊史乖反，某曰：「所乖反者野史，非舊史也。」曰：「有説則可。」曰：「夫豈無説而謾爲之乎？」曰：

「雖然，當有以說之。」次日，朱檢討彝尊詢某于午門班次，曰：「梁儲爲秦府請地草敕一事，此大事也，聞君作傳，乃竟削之而不書，何居？」曰：「某敢削儲事哉？ 顧儲實無此事。 即此事故有之，顧在嘉靖三年，武宗大行，梁儲去位之後，而以爲儲事，冤乎？」曰：「有是哉？ 不當慎耶？ 雖然，盍辨諸。」迄于今，相距八九年，實不知是傳之取舍何等也。 特念千秋信史，所貴核實，故曰：不遺善，不諱惡。 又曰：勸善懲惡，比之賞罰。 況老先生以左、董自視，每見考析同異，剖決疑似，其謹聞見而較豪末，不遺餘力。 萬一狃于前文，因循怙改，不則好言長厚，下筆毋苛刻，毋毁成説；又不則謂此傳生色，恐去此則史文減觀，不如留此爲傳述之美。 凡此依違姑且調停之説，其于史皆有害。 因條列四事而妄爲辨釋如左。 伏惟主鑒。

據野史載儲草制一事，在正德十二年，云秦王惟焯奏請潼關以西，鳳翔以東，諸河堧牧馬地，謂高皇帝時，原以賜臣先王楔者，江彬、錢寧、張鋭皆受王賂，爲求上，上意許之，兵部科道執奏不得，上震怒，促草敕，廷和、冕稱疾，儲曰：「如皆引疾，若國事何？」遂承命上制草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無得益藩王地，非吝也。 藩王地廣，則士馬衆多，士馬衆多，則奸人相蠱誘，不利于宗社。 今以王請之勤，朕念親親，不忍拒，姑以畀于王，王得地後，宜益謹侯度，毋多養士馬，毋收聚奸人，以聽其蠱誘，是將不利于宗社。 不有高皇帝訓，當此之時，朕雖欲念親親，不能已。 王其慎之。」上覽制大驚，曰：「若是其可虞耶？ 亟已之。」遂抑勿與。 其載在《通紀·列卿録》梁儲本傳，以及《名山藏》、李氏《藏書》諸書甚詳。

雖語詞不一，而大略相等。嘗怪《大政記》不載其事，且編年年月則又各參錯不合，及細考《實録》，則由正德十二年間前後推查，以迄于徧，並無秦王請地之事。夫藩府請地，予奪必書，如晉府請屯田、徽王請莊地類，明明可按。況此時當寧藩請復護衛之際，關繫匪小，豈有已經兵部科道盈庭執奏，中堂草制，宸斷獨止之一大事，而《實録》不踊躍全載之者？及窮究其事，則其事在嘉靖三年，《實録》中有云：先是，秦王惟焯奏，始祖分封之國，欽蒙太祖高皇帝敕賜，潼關西，鳳翔東，沿河灘地牧馬，高原山坡牧羊，今被豪民劉仲玉等占種。已而仲玉等亦奏，祖額徵糧民地，被奸人捏作荒閒，投獻秦府。俱下户部議，移撫按查勘。原賜牧地，已有河灘，今秦府實欲侵奪民地，乃反稱舊賜。夫潼關西，鳳翔東，渭河兩岸，有華陰、岐山等一十七州縣，如王所奏，近河牧馬，近山牧羊，則一十七州縣之地盡屬秦府矣，而可乎？上曰：已之。此《實録》文也。則是野史所載儲事，正竊借此事而影射以成文者。其云「秦王惟焯」，即秦王惟焯也。其云「始祖分封之國」，即先王樉也。其云「欽蒙太祖高皇帝敕賜」，即在高皇帝時所原賜也。其云「潼關西、鳳翔東」，即潼關以西，鳳翔以東也。其云「沿河灘地牧馬」，即諸河堧牧馬地也。其云「兵部科道執奏」，即下户部議，移撫按查勘也。其云「已之」，即上曰「亟已之」也。祇以嘉靖之事，而移之正德，以居民所争中外大臣所勘之事，而移之梁儲，爲不可解耳。向使嘉靖一事，正德又一事，則嘉靖既載，正德何以不載？向使正德既請，嘉靖又復請，則撫按勘語且書，閣臣敕語何以不書？

且據書儲事在正德十二年，雖其年非實録，然自十二年至嘉靖三年，其間相距不遠，不過七八年已耳，既有前事，則互訐之詞，查勘之文，縱使史官失記，而公府詞頭，部司卷額，必不盡失，豈有彼此援據，絶不引及，以爲成案，反遠述高皇分封之詔，近遺大行特止之敕，世無是理。大抵請地只一事，嘉靖之請，即正德之請，正德未勘，至嘉靖始勘，蓋明季判事遲緩，每有延之數年暨數十年者，秦王之請，在正德之末，撫按之勘，在嘉靖之初，則記此去彼，書法如是，觀《實録》開語即云「先此」，則其請非嘉靖年間，公然可知。大抵彬、寧暗持，公斷不決，遂遷延時日，而至是始判。而黨儲者欲移爲儲事，以爲請在正德，可以假借，而不虞不與之判，《實録》直書之嘉靖年耳。嘗考儲生平，他無大過，惟復護衛、請居守二事，頗干公議，而當時爲儲傳、爲《通紀》諸君，如霍韜、陳建等，皆嶺南人，同鄉未免左袒，而韜與楊廷和則又以議禮齟齬，似欲抑廷和以揚儲，故造爲草制、草敕、阻居守、斥護衛四大事以張之，其造草制事，正以文復護衛之失，而不知國史具在，欲蓋彌彰者。若其阻居守，則儼然有請立儲一疏，載《實録》中，此與「勸草敕」而曰「争草敕」、「復護衛」而曰「斥護衛」正同，而好事之徒尚欲狃成説以怙悛改，以爲其事生色，不忍割去。夫煌煌信史，而但取文飾曰生色，真不解也。

據野史載儲伏劍一事，在正德十三年，云：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下内閣草敕甚亟，廷和稱疾，獨促儲，上坐左順門待之，儲固不草，召詰之，對曰：「敕者，君所以賜臣。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反草敕，得以臣而名其君，是逆也。」

臣是以不敢。」上怒，手劍立曰：「不草，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請曰：「臣即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敕，他日覺而怒，曰臣儲無禮，臣名君顯戮，臣罪不可赦。」上擲劍起，遂不令草敕。是行也，儲即家召客出，歸，對客殊不言齒劍事。按《實録》十三年七月八日，帝將幸宣大，令太監蕭敬傳旨，趣草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敕。是日，復召内閣大臣及九卿科道官，至左順門諭意，衆皆泣諫，不納。則是草敕一事，其在左順之召，不止内閣，凡九卿科道諸官咸在，固未嘗獨促儲也。且衆皆泣諫，則凡九卿科道諸官無一不諫，儲亦止在泣諫中，又未得獨伏地請齒劍也。若其云鎮國公敕，則在後此宣大回時，《實録》載，敕進威武大將軍公爵名鎮國公，且賞楊廷和、蔣冕、毛紀等，以爲運籌定議，協力成功，賞銀伍十兩，紵絲兩表裏，廕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户，廷和等疏諫，不納。是廷和亦在諫中，而曰廷和引疾，則不曉總兵之敕與鎮國之敕是各一時耳。至于廷和引疾，《實録》無考，惟廷和《視草録》則云：「七月八日，召文武百官集左順門，校尉十數輩至家宣唤，立作數往返。」且云：「即有疾，亦當往驗，終不應。」則是廷和引疾，其語不謬。但録又云：「命内閣即門上草敕，厚菴免冠辭，礪菴助之，至晚乃出。」則是儲先免冠，而冕即繼之。泣諫者，滿朝之事，草敕者，閣臣之事，故二臣獨免冠，其先以儲者，則廷和在告，次即儲耳。免冠非解衣，泣諫非伏鑕，二閣臣與衆朝臣俱在，非獨促儲，此時屢諫不納，故次日諸司禮及近侍三四人復至閣趣草敕，非不令草敕。若其云帝手劍，則荒唐極矣。但儲既泣諫，

既與冕免冠辭草敕，次日復争之于閣，則據事直書，亦何不可，而必揑作此烏有之事，此是何故？ 及反覆窮究，則儲初亦錚錚持不可，至揮戈難挽，後亦姑與爲依回，此雖不足爲大戾，而愛之者必諱之。 觀《視草録》又云：十四年正月，批馮清奏捷本内，亦令作獎厲威武大將軍語，廷和不肯，散本官張鋭力强之，不得，儲反受其本强廷和，且云每日文書房散本官送來，尚收之，我送本，反不收耶？ 廷和笑云：「惟公非散本官，故不收。」仍從儲手中取之還鋭去。 及南征時，又令草威武大將軍敕，廷和又不肯，而儲强之曰：「只寫敕與鎮巡也罷。」此閣中鑠屑，《實録》不載，而《視草録》則顯然行之于世。 然且其言有據，世不敢以其言爲非，而于是謾爲此事以飾之，而不知揑造之不可也。 揑造則何不可造也？ 揑造非史也。

高岱《鴻猷録》亦載儲争草敕事，《憲章録》形容尤苦，王氏《史料》俱駁之，且謂廷和以回話薦劉春事出閣，他日，遂有寫敕進者，此寧非梁公耶？ 又云大抵方、霍嶺南諸公，持論多左袒，而不察者遂附和成説，真誣史也。 其辨甚確。 但諸書所誣伏劍事，指十三年帝幸宣大時事，而《史料》所駁廷和以薦春回話出閣，則在十五年南征時事，不足以伏其説。 大抵數次草敕，皆屬其人，祇此十三年七月八日帝幸宣大之敕，既免冠辭，又争之于閣，似乎斷非儲草，然亦不得不屬儲者。 是日左順之諫，既書不納，則已不容不草矣。 次日復至閣趣草，爾時廷和既引疾，毛紀久在告，惟儲、冕二人在左順免冠泣諫，至晚才出，而次日冕發痰疾，亦註門籍，惟儲在閣，司禮諸監及内侍群閧至閣中逼草，而儲獨争之不得。 夫曰

不得，則已草之矣。曰獨争之不得，則惟儲草之，他無與矣。故九日草敕，而十三日帝即行，則以草敕之人而反曰争草敕，夫誰欺之？況後此草敕者，皆其人耶？

據野史所載阻立儲一事，云禮部尚書李遜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各有所主，儲厲聲沮之，曰：「奸人之謀，足聽耶？上春秋鼎盛，何患無子，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吾輩斧鑕矣。」遂寢。按此事《實録》不載，而《憲章録》《名山藏》諸書載之甚詳，《史料》極辨其無有，至詆爲三家子弟文飾之説，其言甚確。第《史料》云朱寧、張鋭或誣寧邸賂，而江彬則絶無之，乃黄佐所爲，儲傳反獨稱江彬，而不及寧、鋭，是同一小人，或有或無，不必深辨。第儲有必不可欺謾以罔世者。查《實録》十一年三月儲疏，以儲嗣未定，請擇宗藩近屬之賢者，置之左右，以豫爲根本之計，略云：「陛下樹子未定，宫坊尚虚宜早擇宗藩，以充甲觀。夫儲嗣者，天下之根本，而親賢者，朝廷之屏翰也。親賢可入侍，則宗社有憑，而覬覦以息，縱曰聖躬錫祚，主鬯自在，然盤維屬籍，在所不廢，則夫裕萬年之傳，而慰四海之望，宜莫先此。」不報。則是勸立儲者，儲也，親爲疏草，創之于先，而反曰「召外藩子，萬一有他」，則自詆自駁，豈有此理。惟勸立儲反爲沮立儲之説以蔽之，以爲可以掩衆人之口，翳天下之目，而不知手疏之昭昭在《實録》中也。然則爲此者亦苦矣。

據野史所載復護衛一事，云世宗入嗣，言官連疏劾儲黨逆濠，復濠所請護衛屯田，請召置獄正罪。儲曰：「予惟致仕而已。」終不辨。人曰：「是將罪公。」終不辨。攻

詆者縷縷，儲亦不校，遂致仕歸。久之，乃知與護衛者非儲，實廷和當制所爲，乃正德九年二月十九日也。按《實録》，正德九年四月初四日，復寧府原革護衛及屯田。初，寧府護衛，天順間以寧靖王不法，改爲南昌左衛，隸江西都司。宸濠曾賄瑾，矯詔復之，瑾誅，科道力言改正。至是，濠復上請，費宏執不可，而尚書陸完受濠賂，遂准與之。初五日，給事高淓、御史汪賜等奏：「護衛不可復，天下諸藩革護衛非止寧府，將來比例，何以處之？況寧府不法，已見副使胡世寧疏，縱本有護衛，亦宜革去，況可復乎？」下議，不覆。至初七日，南給事徐文溥又以不覆爲言，旨云：「復護衛屯田，已有成命，文溥妄言瀆奏，本當究治，姑貰之。」十三日，陸完覆奏，反謂科道論奏亦先事深慮，乞俯從群議。旨謂護衛及屯田業已斷給矣，毋復奏擾。六月初一日，濠請鑄護衛并經歷鎮撫司及千百户所印，凡五十有八，詔予之。此復護衛屯田之始末也。歷據《實録》，則當時争之者費宏，予之者陸完，而不言票之者何人，但票旨在閣，則在閣之臣自廷和、儲以至蔣冕、毛紀均有之。所超然物論者，獨費宏耳。乃當時言官所論，不在廷和，并不在冕、紀，而專專劾儲，則豈票之者真儲耶？若在廷和，則儲何難置喙？而曰「終不辨」。人以陸完視儲，而儲肯不辨，則竟以陸完自居矣。且言官已請置法，而儲之不辨者，反曰吾致仕而已，萬一可言官之奏，而竟置之法，則安從致仕？若果屬廷和，則黨濠大事也，不惟言官不肯舍廷和而劾儲，即舉朝亦不肯也。不惟舉朝不肯，即冕、紀與宏亦不肯也。此是何事，同在閣爲之，而使一人受劾去，豈

爲人情？ 不辨黨濠，較之不言齒劍事，相去甚遠，而欲以謹厚緘重之説前後文飾，則其所以文之者，正其所以實之者也。 且二月十九日，此時逆濠尚未請也，濠之上請，在夏四月四日，科道之參奏，在五日，南給事之劾覆奏，在七日，陸完之覆奏，在十二日，濠之請鑄印，在六月一日，而謂二月十九日廷和票旨，則焉有濠未上請而閣先票旨之理？ 故廷和自記有云：「寧府復護衛屯田，予與費鵝湖極力諫止，時權倖有賂主其事者，竟得請去。 後謀爲不軌，予與敬所、礪菴請遣官賫敕往諭獻還護衛，亦無及矣。 忌予者謂寧府本不反，因削護衛故反，何耶？」其云與費宏極力諫止，吾不敢信，若其與毛紀、蔣冕敕還護衛，則《實録》有之。 正德十四年五月，廷和用蕭淮奏，遂議削寧王護衛并屯田，令獻還舊敕，使至淮，而濠已反，則是廷和方削護衛，而必以票復護衛之旨歸之廷和，原屬疑案，況其所與削護衛者，但云蔣冕、毛紀，而並不及儲，豈廷和當時亦有致疑于儲者在耶？ 若《史料》辨《雙溪雜記》謂大璫獨請廷和入票旨，以爲讎口，固屬快論，但此不必爲廷和辨，衹就當日情事究之，請者逆濠，主者大璫，争者費宏，予者陸完，票之者廷和、儲、冕、紀等，而言者之劾之者惟儲，則瞭然耳。

右四事據聞攄見，未敢曲諱，考辨未的，尚藉駁正。 第其人則實有可傳者，去此四事，儘堪摭記，則又何必回護此四事矣。 如正德改元，儲以翰林學士進少詹事，遷吏部侍郎，因充纂修《會典》副總裁官，已轉左陞本部尚書，而以不附瑾，摘《會典》紕繆，降右侍郎，及瑾誅，而後枚卜，此大節也。 其在政府，則帝每微行，儲必疏諫。 時大起

營建，內官監請興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儲力請停止。上惑于邊將江彬，欲調邊軍入京，而以京軍補邊，儲固執不可。至太監劉允使烏思藏，賫送番供，議倣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三員，應付廪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動支長蘆兩淮鹽課七萬餘引，儲疏諫反覆，繼以危詞，雖言不見納，然意亦懇矣。至宣大之幸，七疏聯入，南征隨侍，繼以八奏。其在十四年冬，帝駐留都，預遣魏彬傳諭，將以明年正月即南京行郊祀禮，蓋欲借卜郊以緩振旅也，儲疏諫恫切，帝凡三諭，儲三疏上，遂寢其事。今録其首疏，略載于此。疏曰「南北郊儀不同，即以配位論，南則仁祖爲配，而太祖次之；北則太祖爲配，而太宗次之。夫仁祖配位，係太祖躬自奉安；太祖配位，係太宗躬自奉安。今欲移北而南之，則將以二祖一宗并配位乎？抑亦遷仁祖于北而奉太宗于南乎？臣聞國君遷都，然後移祀，此皆不得已之甚者。今忽議移祀，意涉不祥，況郊禮甚嚴，即帝牛之養，必三月滌，今其期未有及也。且大祀齋戒，首戒刑喪，況兵尤刑之大者，今興兵討逆，尚未班師，而欲乘兵凶以行大禮，臣未見其可也。若欲妄議增損，則祖宗成法，列在三重，是必裒集衆論，諭告多方，夫然後著信從而昭法則，而欲以倉皇搜討，則又誰敢」云云。則欲搜其實事以爲傳，未嘗闕也。

某自幼失學，拘牽文義，今又病廢，漸多偏見。即有猥瑣，思一宛轉通達，而未經面命，無由決釋。祇胸抱宿習，竊以爲文章重事，必不宜順情隨俗，聽其姑且，因不識進退，冒昧具劄，以勾裁擇，須至劄者。

西河文集卷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劄　子

又奉史館總裁劄子

月日，在假纂修官某，劄奉史館總裁老先生即中堂張先生。閣下：某幼攻八比，自十五爲諸生後，稍習經史，即遭逢鼎革之際，其于前代掌故，並未窺見。然在崇禎十七年，避兵南山，竊聞先仲氏錫齡與客論嘉靖年興獻禮議，嘆曰：「國朝養士數百年，尊之專之，非習八比，即目爲他途，抑勿令進，乃究無一讀書者。即明明典禮，見在六經，雖朝堂數語可以立決，而乃瞪目張口，東嚙西齧，驀若狂發，甚至鬨三市，撼九廟，號呼震天地，使祖宗社稷皆爲不安，以致帝主憤激，漸相決裂。議禮之儒，一變而爲權奸諂諛，專制國柄，以幾至于壞。試問當時執政者所讀何書，而遽令至此？」某嘗聞其言而記之。及康熙丙午，老先生典試浙江，曾疏明代禮議諸大事以策秀才，時某避讐江淮間，未之聞也。暨承乏史館，饟題再四，又不及嘉靖年事，雖曾以此諮之同館官，皆齟齬不接，一鬨而罷。今請假有年，並不知館議是否，判在何等。第思此禮頗大，前既貿貿百餘年，今當裁定。儻不於此時有所論說，則在老先生自有主見，確不可易，而史官多人，萬一有左右袒者，重起爭執，將自宋明以來貽誤至今者，而今復以此貽誤後

世。苟有識者起而正之，前則已矣，其以我輩爲何如人？因復于扶病之頃，伏牀疏次，以諮取舍，惟老先生材擇焉。

據《實録》，武宗無子，遺詔召興獻王子入繼大統，是年即命議入繼典禮，主之者，大學士楊廷和也。廷和據宋英宗故事，謂：「英宗以濮王之子入繼仁宗，司馬光、程頤輩議英宗稱仁宗爲皇父，稱濮王爲皇叔父，此已事也。今祭告上箋，亦當稱孝宗爲皇父，興獻王爲皇叔父。」而進士張璁非之，謂：「繼統與繼嗣不同，英宗爲仁宗預立之子，養之宮中，今皇上從安陸來，繼武宗爲君，未嘗繼孝宗爲子也。」當是時，有先從祖雲南布政使毛紹元者，將疏争之，其稿有云：「先皇帝彌留，遺詔徵皇上爲後，而爲之後者，甫陟大位，先皇帝之詔尚未寒也，先皇帝之廟祀尚未奉主𡍏而諦所親也，且尚未改元，先皇帝之教令猶得行于京國及四海也，乃以隔世之孝宗而忽議立後，以即世之先宗而反奪其爲後者而後前代，則將置武廟一世何地。」及見璁疏，曰得之矣，遂廢置不上。則是璁所言，在當時亦有知其爲近理者，而惜其人仍不學，雖主客交辨，此伸彼絀，而此無所據，反不如彼之得據司馬、程氏臆説之猶可藉口。夫是以漫天是否，雖易世而仍未決也。

夫禮無易倫之稱也，惟爲人君者，則雖無易倫之稱，而翻有易分之稱。其無易倫之稱者何也？商以前不可考矣。周制序昭穆，使工史書之，謂之世次，則自始祖以下，高曾祖禰、伯叔兄弟、幼子童孫皆一定不易，一準生倫之所序而稱名之。其在傳所稱「文之昭，武之穆，太王之昭，王季之穆」者，雖自后稷、公劉，至春秋之世，猶可

按次而稱之。故武王誥康叔爲司寇，以武王爲兄，康叔爲弟，則曰「朕其弟」；文王爲父，康叔爲子，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是也。此世次也。《國語》所云「工史書世」者，書此世也。其爲易分之稱者何也？夫君之於臣也，以分也，不以倫也。以倫，則兄長于弟，世父、從父皆長于從子，而一爲君臣，則并其倫次而盡略之。故雖伯叔兄弟，稱名不改，而一當有事，則概易而稱之爲臣。

惟繼位亦然。當高、曾、祖、禰，按世相禪，則皇祖、皇考，準倫而稱名，並可不易。而苟不幸而位次稍移，如平王之于桓王，以祖傳孫也；匡王之于定王，則以兄嬗弟也。又不幸而位次踰越，如孝之繼懿，以從父而繼從子；夷之繼孝，以從孫而繼從祖。則當孝王祭廟時，其禰廟姪也，祖廟兄也，將告禰而稱王姪乎？曰不可，此先王也。先王，君也，君不可稱姪也。抑將告祖廟而稱王兄乎？曰不可，此列祖也。列祖者，新宗之父也。新宗之父，祖父也，祖父又何可稱兄也。況儼告禰廟，當盡禰禮，顯祭祖廟，宜備祖物，推之而孫之繼祖、弟之繼兄皆然。于是宗祝有司其書昭穆者，限之以廟次之稱。夫高曾祖禰，其廟一定，乃以一定之廟，納之以不定之人，而概以一定之名稱之。假使以卑幼而繼尊長耶，則尊亦從卑，平之爲禰是也。平王太子洩父死，而桓王以孫繼之，是禰祖也，然而不得已也，以無子故也。若衛輒有父而繼靈公，則謂之不父其父而禰其祖，以尚有父也。尚有父，則祖可勿禰也。假使以尊長而繼卑幼耶，則卑亦從尊，魯閔公之爲祖是也。魯閔以弟先立，而僖兄繼之，則閔弟爲祖，僖兄爲

禰，若必先兄而後弟，則在《左傳》謂之「逆」，而在《公羊》別傳直謂之「叛」，以先禰而後祖也。此易分之稱名也。《國語》所云「宗祝書昭穆」者，則書此廟次之昭穆也。

今爲禮議者，如以倫稱，則興獻，父也；武宗，兄也；孝宗者，皇伯父也，不可易也。如以分稱，則興獻，父也，仍不易也。興獻而叔父，則臣矣，子不可臣父，此璁所已言者也。至于孝宗，則雖稱伯父，而有祖之分，璁以爲宜稱皇伯考，則又臣孝宗矣。璁第知子不可臣父，而不識後王之不可以臣先王，此說之所以不得伸也。若以爲父，則世宗有云「父母可移易乎」，此于古禮實無據也，且何必然也。

夫世宗入繼者，武宗也。毋論英宗稱仁宗爲父，實壞典禮，非先王之制，與夫子《春秋》及古經《周官》並相乖反，而即其繼武宗而父孝宗，大不可解。得無孝哀之入曾父孝元，英宗之繼曾父真宗乎？雖明代廟制，同堂異室，與三古稍異，而要之東西相向，其西第四室禰廟爲武宗，東第四室祖廟即孝宗也。孝宗在祖廟，而奉祠祭告以父稱之，是降祖爲禰也，是大逆也。若夫武宗，則于倫爲兄，而于分爲父。夫以兄繼弟，而目爲父子，不無太過？然《春秋》實有之。《春秋》以僖兄而繼閔弟，如以倫言，即非夏父弗忌，誰不曰兄宜先而弟宜後，而宗有司之據禮而爭者，有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直以弟爲父，以兄爲子，此豈真宗祝喪心，不識典禮，而故漫爲此逆倫叛紀之詖詞也哉！誠以閔弟君也，僖兄曾北面而事之矣，是臣子也。臣，即子也。杜預曰：「臣繼君，猶子繼父也。」閔弟，禰也；僖兄，曾奉邑而事禰矣。是考閔也，考即父

也。何休曰「閔于文猶祖」，以閔于僖猶考也。故自父子之言出，而咈之者即謂之逆，夫子之譏臧孫辰是也。臧孫之不知，縱逆祀也。從之者即謂之順，夫子之書從祀先公是也。定之八年，易閔、僖之祀而反其位，稱爲從祀。從祀者，順祀也。是以《公羊》有云「爲人後者爲之子」。夫爲人後者，豈一如近代無學所云易父而繼之者哉？亦正以重位相繼，禮稱爲後，故曰爲之子，以不必其子而爲之子也。

今武宗在位一十六年，而世宗以正德二年生于興國，則已一十五年也。以一十五年之臣弟，而入繼一十五年之君兄，其爲臣爲子，亦復何言。夫國君傳重，傳此大事，向亦惟大事乏人，故徵及王國之子，使之主鬯。今一旦新君即位，方將有事于新宗之廟，而問其所秉鬯者，非爲後之子而諸王之弟，則支庶也。支庶可奉祀乎？夫稱武宗爲皇兄，則臣先王也。臣先王，逆也。稱世宗爲皇弟，則支庶君也。支庶君，亦逆也。故先仲氏曰：「世有不易之稱，父子是也。」舜繼堯後，《虞書》稱父頑母嚚；禹繼舜後，《史記》稱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其不易之稱，與君臣同。古稱三綱，以夫婦亦然也。有必易之稱，皇伯考、皇兄是也。太甲繼外丙、仲壬，而其祠丙、壬，皆不稱叔父，而稱先王。漢宣繼昭帝，光武繼平帝，而其祀昭、平，並不稱皇叔祖、皇姪孫，而但稱孝昭皇帝、孝平皇帝，則以伯叔兄弟皆生倫之稱，而非其稱也。明代信王稱熹宗皇兄，雖是私稱，然亦明儒不識禮，故有此。而至若廟號，則可易而仍不必易。世果以爲桓王禰祖，改祖稱父，僖公禰弟，改兄稱子哉？夫土無二王，人無二父，大君教孝，又何可以二本之

説昭示天下？而生父如此，廟禰又如彼，自古迄今，仍並行而不悖者，此無他，父子有明稱，而廟之稱禰，則但以禮陰行之，而未嘗顯然稱名于其間也。

是以承事宗廟，古稱先王，今但稱某宗、某皇帝，而不稱某考；其所承事者，古稱孝孫、曾孫，今但稱孝子皇帝某，而不稱臣。此係明洪武年所著令。蓋子不必對父稱，而其義自備，猶之孫不必對祖稱，曾孫不必對曾祖稱，而其禮自該。故世宗入繼，則武宗無子而有子，亦不必繼爲子，且稱爲子，而爲人後者自爲之子，則本諸六經，考諸三禮，質諸夫子之《春秋》，并証之兩漢之近古者，而直斷之曰：世宗于興獻，父子也；于孝宗，則列祖與後王也；于武宗，先君、嗣君也。豈非確然無疑者與？

且夫古經無所謂繼嗣也。廷和不識古無繼嗣之例，而誤舉後世之繼嗣者以爲之據。璁亦止知「繼嗣」與「繼統」不同，而并不知古人之並無繼嗣，因主客反覆而仍不能解。殊不知古先王立後之説非繼絶也。先王所最重者，惟喪與祭，以爲喪與祭之不可以無所主也。故凡無主者，則爲立後以主之。初分嫡庶，以嫡子主祭，所謂「成父後」是也。無嫡則以支庶入主之，所謂「庶子爲父後」是也。有子者亦云爲後，則爲後非繼絶矣。故支庶不祭，非不祭也，不主祭也。及又無支庶，則然後擇所應後者，而使之主宗廟之祀，所謂「爲之後」，又曰「爲人後」者是也。惟喪亦然。《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謂喪原有無後者。然雖無後，亦必使立後以主其事，此則立後之本意也。

然而有不同者，惟天子諸侯及世卿大夫，則爲之後，而初爲大夫與士與庶，則皆

不與焉。苟無後，則聽之，雖貴貴乎，然其說則仍以親親之誼行乎其間，豈果謂天子諸侯，勢位尊顯，故絶則繼之，士庶微賤，一任其卒斬而不之顧哉？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百世不遷，故百世不可絶，而士庶一祭而已。一祭，則雖有後者，亦且一主，不再主，而況儼然無後者乎？故自天子、諸侯、世大夫外，惟天子之弟，諸侯之弟，另爲立宗者，則其祀亦百世不遷，亦百世必不可絶。萬一無子，亦必立後以繼之，《儀禮》所云「大宗不可絶」是也。若大宗諸弟分立小宗，則五世一遷，絶即不續，何休所云「小宗可絶」是也。是凡爲後者，無非爲主祀之故，故適子不爲後，以適子自有祀也。庶子不祭無後者，無後則祭于宗子之家，以宗子主祀，庶子不主祀也。故春秋大夫其云爲後者，則皆以主祀之說行之，而不以爵位爲辭。《論語》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左傳》鄭厲公云「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公羊傳》季友酖叔牙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飲此則無後于魯國」，是曷嘗無子而求爲後哉？踞邑授采，皆爲親親，則勢位之見泯，根本之計深，而干預爭執之意氣可以不作，故夫子矍相之射，有云「與爲人後者，斥勿使進」，與者，預也。正指夫爲人後者，必不使干進之徒可從此與之而得爲利也。至于主喪，則君卿大夫仍得爲後，而初爲大夫與士庶，則暫置而即去之。《雜記》云「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士也，不可爲大夫主喪，使大夫之子主之，而大夫無子，則爲置後。所謂「置後」者，謂請他大夫之子暫爲喪主，而喪畢即輟，非如君卿世大夫之得以長有後也。然則爲後之爲法，其嚴如此。

是以三代之制，君卿爲後，上庶不爲後，而即其爲後，亦必待既死而後繼之。《中庸》曰「繼絶世」，並無未絶預繼如今所云者。彼禮稱繼父，皆出母之父，非嗣父也。自漢後禮亡，孝成創預立之説，迎定陶恭王之子養之宫中，雖未嘗如宋人議禮改稱父子，而事屬創見，此不過趙后淫虐，伏殺帝嗣于宫中，懼其禍發，而帝舅王氏復思陰結後帝爲久長計，因創爲此説，實則全非古法。故議郎耿育引泰伯讓文爲言，已擬非其倫，而高昌侯董宏謂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華陽夫人子之，引以爲據，則夏氏、華陽同爲秦孝文夫人，此如戴嬀生衛桓，而莊姜以爲己子，又如明莊烈皇帝生于劉太后，而爲李選侍所養，非其比也。

故人主立儲，不在遲早，必欲引漢哀預立故事以爲金科，則早争國本，亦復何過？而争之不已，即漸流朋黨，而趨于敗亡。蓋天下無可恃之法，而有可恃之人。宋亦惟仁宗、英宗兩俱令主，故其説可行。而假使武宗前此早令立儲，則彬、寧主之，逆濠奸之，禍敗立至。是以司香太廟，爲正德年一大危事，而及其大漸迎立，則雖彬、寧尚在側，而無可爲患。猶之熹廟無嗣，未嘗預定，而信王受顧，即忠賢至横，亦且俯首聽之，而無如之何。則是預立不必得，而不預不必失，有如是也。

今武宗顧命，幸不如英宗預立來舉朝之争，然亦當一考古典，倣正而不體之例，取武宗從子輩可以爲武宗後者。憲宗十皇子，豈乏王孫？而乃議迎興國，棄置武宗于何有。然且曰兄終弟及。夫兄終弟及，謂夫孝宗之子，武宗之弟，繼兄而立，禮所謂體而不正，前所云「庶子爲父後」者是也。

蓋適子爲正體，庶子則體而不正，以爲皆先君一體而非其正也。漢孝文之繼孝惠，明莊烈之繼熹宗，皆是也。若諸宗入繼，則正而不體，謂先君既絶，然後取前王諸孫之適子繼之爲後。是適固爲正，而非先君之所生，即非其體。漢孝宣之繼孝昭，平帝之繼哀帝，皆是也。今以正而不體之王孫，而以當體而不正之庶子，可謂禮乎？乃既已誤立，又復誤據。夫今所議立，雖非兄終弟及之條，然亦可以當諸宗入繼之例。如前所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世宗自有父，興獻是也。然武宗非無子，新君是也。乃不幸而當時議禮者並鮮學問，而其所引以爲據，則又並無一通經之人。今之所執爲争柄者，不曰漢師丹，則曰宋司馬。夫漢、宋未嘗誤立也，特預立耳。即漢師丹亦未嘗建預立之策也，特出議以抑定陶耳。然而丹舉茂才，實係陋學。當哀帝欲爲父定陶王立廟京師，本屬正禮，而丹援經以止之。其所援以止之者，謂《儀禮》特重大宗爲特重天子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之祭。此實誤讀古經，大乖典禮。而郎中令冷褒、黄門郎段猶等，亦皆無學而聽之，以致濮王禮議，王珪、吕誨輩皆曰「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繼，隆小宗而絶大宗」。即歐陽修、曾鞏爲宋名儒，且顯與司馬光、王珪爲難，而其所爲議亦曰天子承大宗之重，又曰諸侯以别子爲大宗，天子以禘所自出爲大宗。致廷和父子亦曰皇上入繼大宗，即不得復顧小宗。其附之者，亦皆曰「以臣並君，亂天下之分；以小宗並大宗，壞天下之統」。一誤再誤，千載夢夢。

夫天子、諸侯，何嘗有宗。正惟天子、諸侯衹一祖一宗，而宗與族絶，故另立大小

二宗，以與天子、諸侯相分別。某向所謂皇兄、皇伯考，皆不得稱之于武宗與孝宗者，正宗法也。夫大宗者，天子、諸侯之弟也。先王以爲天子至尊，不得與同姓兄弟相爲族屬，故凡立一君，則必析其君之弟，使之自爲長幼，而不得親君。故《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謂諸王同姓，必私從大小二宗，合其族屬，而君無與焉。故又曰：「族人不敢以其戚戚君。」戚者，親也。謂不得親君也。蓋天子之弟必爲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諸侯之弟必爲大夫，大夫不敢祖諸侯。惟不敢祖，則于是自立爲祖，而繼之爲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別子者，人君之弟之名也。別者，分也。所以分于人君也。《穀梁傳》曰：「燕者，周之分子也。」宗者，大宗也。大宗，百世不遷者也。惟百世不遷，故不可絶，前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此其証也。至于宗子之子與宗子之弟，又爲分析，則又立長以統之，名爲小宗。小宗五世而一遷，五世可絶，前所謂「小宗可絶」者，此又其証也。然則大宗、小宗與天子、諸侯何與？即曰諸侯，亦有爲天子宗者。如周公爲武王母弟，立爲大宗，《孟子》、《左傳》皆稱魯國爲宗國是也。若然，則興獻爲孝宗弟，正屬大宗。謂世宗無宗，不當降而祀大宗則可；謂世宗大宗，不當降而祀小宗，則不可。況王者得祭所出，而大宗與庶子繼王，亦皆祭所出，故《大傳》與《小記》，皆三者連類言之。今欲據宗法，而反使入繼之王竟不得祭所自出，此何宗法也？且丹既無學，兼亦無術。班固有云：「哀帝尊定陶，其意有在。當帝少在王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内常邑邑。自即位之後，多欲有所匡正。故尊恭王，揚

丁傅，以奪王太后之權。」班氏史官，其言必重有所本。而丹乃爲莽所親，因受莽意指，遂與莽重抑定陶，力裁丁傅，名爲摧外戚，而究之政歸王氏，適以成外戚之禍。學術安在？

且天下未有子爲天子而父不稱爲皇者也。議興獻不稱皇立廟。漢高不皇父，則太公得擁彗而邀之，故孝宣稱史皇孫爲悼皇考，光武稱南頓君爲皇考，世未有過也。興獻爲天子之父，則自當稱爲皇考。《中庸》曰：「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是子爲天子，則必崇父以天子之祭。崇天子之祭，而不得稱所祭者爲皇父，吾未之聞。乃師丹無學，誤引《小記》，謂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而曾鞏作濮議，又復遵之。夫所云「尸服」者，謂祭時扮尸，各有所服，而未嘗及夫皇尸所服者之所稱名也。不窋失官，當服士服，而不害稱爲先公。王季未王，當服弁服，而不害稱爲先王。蓋祭以天子，所以追王。而謂子不可爵父，是讀禮而全未通也。但名必可言，言必可行。既稱爲皇，則必饗皇祭。既饗皇祭，則必立皇廟。蓋禮有公祭，又有私祭。宗廟之祭，公祭也。然而庶子爲父後，則私祭其母。《禮》云：爲人後者，于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于子祭，于孫否，謂繼嫡而爲人後，則私祭庶母，止于其身，身死，則孫不繼祭，恩有盡也。據此，是禮原有可私祭者。故《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夫庶子入王，並無有沮其祭所出者，亦並無有謂嫡王當祭所出，而立四親以配之，庶王不當祭所出，而不必立四親以配之者，則其所云

「如之」者，豈曰亦祭所出，亦祭四廟哉？禮未改革，不必比擬；廟未中毁，何必更建。故陳祥道解之曰：「禮爲人後者，雖受重于其所使，而終不廢其父母之期。」即公子爲後，雖受重于君母，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能廢所生祖考之祭哉？於是自立父廟，比之始受命之王祭所自出，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是以禘出之禮，周有姜嫄廟，在七廟之外。魯有文王廟，在五廟之外。而《春秋》稱文王爲出王，稱文王廟爲出王之廟，而庶子祀所自出，亦得以出王名之，另立一廟。然則支庶爲後，其得于公祭之餘，祀所出而爲之立廟，審矣。後光武别立四親廟，張純據此禮，宋陸佃亦引之爲此禮之証。光武事見後。今世宗以支庶入繼大統，不得不崇所生。既崇所生，則不得不祭。既祭，不得不立廟。則立廟京師，而私祭之。至穆宗以後，則遣官祭之。必不得已，或毁之，或如漢處悼皇考廟，聽其廢壞而不修之。此皆按之古，酌之今，質之典禮，準之人情，而無不合者。

乃廷和又云舜不崇瞽瞍，光武上繼元帝，並不追崇鉅鹿與南頓，以爲確據，此本司馬光所言而又大誤者。三代以前，無追王之典。其易稱與否，不可得聞。若其獨稱瞽瞍者，必以爲《國語》、《祭法》稱郊鯀郊稷，並已追崇，而舜獨缺，然《國語》稱「郊堯而宗舜」，《祭法》稱「祖顓頊而宗堯」，俱不及瞽瞍，故以爲言，而不知仍未是者。舜非不欲崇也，古追崇、郊禘，皆爲世有天下者言。舜繼堯而有天下，而即以己之所受者轉授之禹。則在舜一身，已不能崇，安能舉瞽瞍而追崇之？故夏后宗禹，商人宗湯，周人宗武王，皆身自爲宗，而後可因而崇

父。舜誰宗乎？是以《國語》云「郊堯而宗舜」，《祭法》易之曰「宗堯」，此正以無可追崇之故。而賈侍中强釋之，謂舜當生時，固宜宗堯，舜崩之後，則子孫自當宗舜。夫舜之子孫雖應宗舜，然不能郊堯而宗之，明矣。況商人禘舜，尤屬無理。舜與商何涉，而商之孫子忽禘嬀氏？是舜不追崇，《祭法》瞭然，未可逞臆見以亂經義也。若謂「光武上繼元帝而不追崇鉅鹿與南頓」，則大可駭者。光武未嘗繼元帝也。光武爲長沙定王之後，以世次言，則與成帝爲兄弟，而哀其從子，平則其從孫也。不解廟次者，妄謂從祖不當繼從孫，而讖緯適出，又復有赤九會昌之文，因謂漢自高至元適八世，而光武當九世之次，應繼元帝。其説見之《漢官儀》，而究竟不行。夫以光武當日，本中興而兼開代，固不當上繼元帝，然亦非後平帝者。雖仍祖高帝，而鉅鹿、南頓以上，直列四親于宗廟，一如明代之饗德祖、懿祖、熙祖、仁祖于廟室，而禘所自出，誰曰不然。而乃採張純、朱浮之議，與大司徒涉多方更定，嗣統前代，不私所生，反以元、成、哀、平立四親廟，而別立所出四親廟于春陵，以節侯爲高祖考廟，鬱林太守爲曾祖考廟，鉅鹿尉爲祖考廟，南頓令爲考廟，而皆加以「皇」字。其立元、成、哀、平爲四親者，以叔祖而禰從孫，以叔父而祖姪，以弟而曾兄，以姪而高叔父，一如前之所云禰武宗而祖孝宗也。其別立南頓以上四親廟者，以庶子入王而祭所自出，得私立四廟而私祭之，一如前所云立興獻廟于京師，名皇考廟，生則親祭之，死則遣官祭之也。

向使歐九善讀書，璁荀識禮，便當引此爲稱父、稱母、稱皇考與別立四廟之証。乃

歐陽不言而司馬言之，璁不言而廷和言之。東家之刃，西家執以殺東家，而東西兩家皆不知爲誰氏之刃。夫司馬進《稽古録》一書，名爲「通鑑」而不識漢史。廷和之子慎，自號博通，録雜物甚夥，而祇一《後漢書》而並不一閱，誣經，誣史，誣先王，誣當今帝主，誣後世，至于如此。在世宗初間，祇求不易父稱，勉録皇號，并立廟安陸，以稍伸追孝之情，而乃過爲裁抑，漫天激裂，不思所以處帝主孝饗之地，以致帝主大憤，反薄所繼，重摧兩宮，至于無禮。而張璁一人稍知義分，又不幸其時已死，致桂蕚、霍韜、豐坊、嚴嵩之徒，一起而盡反之。稱睿宗，入太廟，配天地，隄之過亟而至于大決，遂一往潰敗而不可復救，誰爲爲之？然則國有大事，其人官議制，必不可以不學問有如是矣。因稍閲諸疏，取其引據之大無理者，歷辨如右，以丐同館官共相証焉。

西河文集卷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行十九稿

館擬判

璸曰：西河于己未秋充明史館官，客有以唐判體擬製者，適貽至，遂與同館陳迦陵輩並取其題倣爲之，共十首。其稿不存久矣，今從迦陵遺篋中抄得六首。或云：西河以其題過褻，自删四首。西河嘗云：「予不工爲四六，獨故友陳迦陵婦死，索予爲四六誌墓，以迦陵極妙四六，故相屬。時予亦矜持應之，生平惟是篇足存。」觀此則其多遺製可知耳。

舊評曰：條名析法，不因商、管虛文，窮巧极妍，能使庾、徐失色。

棄履判

甲告婦夜半棄履，訴云觀燈雜蹋故。

春元列燭，士女皆行。夜半傳柑，細君何在？天津橋迥，星流火樹枝邊；安福門高，人在炬光影裏。因傍香輪之雜蹋，致令珠履之陰遺。在婦非失足長途，于甲則畏行多露。瓜田未納，何爲踏地歌來；蓮步相生，竟在凌波襪底。本異漳臺之賣，難爲楚國之搜。人非東郭，誰憐雪跡已盈街；夫而跣足，如皇甫之下士以捐屝。豈蔡琰之訴乎官刑，亦宜申夫閨訓。

巫樂被戲判

潁上東北廟，甲女樂神，懸趺于楯，陽幻欲墜，乙怖其真，引手援抱，女責其有戲心，不伏。

下蔡古縣，潁川舊封。人爲雞骨之占，俗尚牛王之祭。叢壇石上，二物斯陳；野廟欄邊，群巫進舞。將樂神以婆娑之態，因懸姬于絙索之間。騰身赴節，恍然濯燕銜花；撒帶盤空，往似晴蜺吸露。蹴紅繩而倏下，勾寸能留；粘素襪于高頭，履欹欲墮。故爲躍之而色顫，遂貽觀者以心憐。仗臨炫處，總教過目皆迷；人壓看場，竟爾迴身就抱。樓前驚墜粉，惟恐珠投；掌上把長裙，空愁仙去。睹曰招而不解，雖援手其何爲？但有愚情，慢從戲論。

争高粱粟稱名判

行唐婦嫁山陰縣農，勸夫種高粱，夫執是粟，至詬。

有女來歸，家在臙脂河上；乃夫肯播，耕于宛委山前。傍桑陰于秦氏之園，分杏粥于西施之里。烏犍初下坂，夕陽未墜好鋤藜；斑鳥乍呼林，春雨欲來堪浸穀。勸二農于有事，賴百種之均敷。青秧雖未發，而各有其名；黄甲俟將開，而早區其處。乃有鄉邦諢諺，粱粟殊呼；夫婦唱隨，北南異舉。求田非作宰，夫請秫而妻請秔；取婦豈尋兄，疑黍而再疑稷。但思質從已造，名任人加。僧院稱蘐花爲平慮，未使乖張；《詩》箋疏菉草爲王芻，何容詬厲。應誡稽唇之過，潛銷反目之釁。

孝廉略傴受毆辱判 舊題

得甲孝廉詣公車歸，遇乙故人于里門，乙便長揖，甲略傴去，乙起，顧不平，牽甲還故處，搤甲項，内胯騎之，使向後出，甲告乙毆辱。

甲幸上公車，徐歸鄉里。張憑作孝廉，了無新義；平津爲博士，便逢故人。由其胸次全卑，故爾睹瞻甚偉。車前盤辟，不思貧賤驕人；道左逢迎，妄謂將軍揖客。一命傴而再命僂，稽首誠難；爾佩委則我佩垂，折腰何用？身愧龐德公，亦使望塵下拜；豪豈任城子，居然捧手來前？自非鄙生之説成，必致灌夫之怒起。若夫乙雖稱鹵性，實快輿情。吏果强項，胡爲入我褌中？人苟直躬，奚難出之胯下？籧篨不善俯，且倒行而逆施之；尻尾亦能高，何前倨而後恭也。自侮人侮，毆之宜爾；悖出悖入，辱何足云？

蔡邕棄妻判 舊題

大昌縣令，係進士出身，斷部民棄妻，比擬蔡邕。吏告不可，令責吏，吏不伏。原稿無「係進士出身」五字，今從舊題補入。

維巫娥之近縣，嘆有女之仳離。挽車無幾日，「空留棗樹在家東；唾井有何顔，但採蘼蕪于山下。碎寶鑑于分奩之後，墜銀鉼于斷綆之間。野鶴孤飛，人方倚户；江魚雙躍，妻未還家。誠多鮑永之迂疏，當辯秋胡之輕薄。甲久通仕籍，早授文林。帖括可研摩，已成進士；簿書能省覽，不廢入官。但矜季路片言，幾壞中郎一世。拽當

場之傀儡，飽老無情；彈孤舘之琵琶，蔡邕不孝。致使功曹之坐嘯，反糾掾吏以行違。太白入東井，端爲渴耳；孟堅無選賦，豈其愚乎？吏既直前有詞，令當謙退自省。

井田判 舊題

得縣申，歲十月，八人里胥從婦人相從夜績，每月課四十五功，聽其歌詠，行人善之，狗于路，按察禁之，太師以失職致詞。

原夫閭師之任女事，比長之載婦功，井制已然，地官爲烈。故遒人狗木，不避宵分；籥掌吹豳，應勤夜作。乃涼風乍起，促織籬邊；縞月初生，索綯門外。陳人麻總，不曾持向三條；齊女燈光，嘗使留餘四壁。合同巷辟纑之侶，較斯鄉課績之丁。一里有程期，恐良辰之邁往；諸胥膺率作，遂永夕以徘徊。紅花染甲，擘去成紋；白苧盈筐，望來如雪。每限之以二十九晷，當計之以四十五功。然而陶家獨處，尚有哀歌；漆室相逢，寧無永歎？痛孤嫠之作苦，未敢援琴；悲寒女之善懷，因之輟杼。藉此窮櫩之宴笑，調兹長夜之歡娛。鄉中監正，原非竊聽狂夫；路上行人，即是采風使者。從歌詠而勸以勿壞，庶有善乎；謂燕樂而禁使不然，失其職矣。當念太師之鼓舞，勿援按察以紛紜。

西河文集卷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書一

與趙明府書

月日，甡白：曩者運會之季，曾束髮與吴越諸君子角逐藝林，争長篇帖。伊時便知禹航有趙我惟先生，其制舉文字爲鄉邑所誦稱，此足下之伯氏也。繼即聞足下名，見足下制舉文字，亦爲鄉邑所誦稱，詢之知者，曰此向者我惟先生之弟也。第艱于一見，邑壤隔矣。且向者甡未嘗能去里也，嗣則甡漸爲隟者所搆，重罹網罟，始輕棄走四方，然又不能明明停履屐訪知名上，且日與藝林篇什疎矣。皇皇者亦何有乎爾！

頃在湖西，稍稍聞足下道甡不置，初方疑之，既自慚也。甡當知足下，足下詎當知有甡矣？既復道足下好甡者踵至，且云暱甡之文，時時爲蒐羅，則更疑。夫毛嬙之口，不挂穢人；炤夜之光，豈容腐蚌？甡固何有，乃蒙見稱哉？且夫魏王賞田父之玉，而許其真；中郎愛丘亭之篠，而暢其美。然而雕工不見，非笛師無以誚者，何則？超世之資，有當乎絶倫之監也。甡寧有是哉！乃蹔歸鄉里，則真有道足下愛甡者。既而去他所，且復有能道足下好甡有徵。今而後，乃知足下果知甡乎！然而益慚已。

自幼丁亂離，役于衣食，暨長而不齒于

衆。近則忌甡者必至于殺甡而後已，幸愛甡者引手而救之。然自慚薄劣，原無伍胥復辜之心，而受吳光客禮之遇。遠媿越石縶絏之賢，遽申平仲知己之請。近鄙徐盧佻達之行，復膺胡謝拯援之德。何況乃復有足下者。臭不卻岑，味能茹蓼。傷仲宣之流離，念邠卿爲有學。此桓譚所爲惜遭時，虞翻因之感知己也。且甡之寡學，有爲爾。窮達雖明，何緣誦讀？四十之年，瓜副而盡。十年幼穉，十年困詘，十年甲兵，十年奔走。孔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斯之謂矣。故欲仰觀俯察，居平命世，出而有爲，吾斯能信。此夙志焉，而未逮也。若夫捃藝林之殘言，矜篇章之一得，庶所幾也；然而研精殫思，窮高極遠，又無時也。然且偶焉著記，本無嫌忌，攖彼有怒，逢諸孌溺，此則宿留有匿瘻，鉛刀反藏鈍矣。

且夫足下負非常之識，闡幽揚麗，就而言之，厥有其人。湖西施使君，理學儒者，然故有深情，其爲文，作者之雄也。杜陵蔣生，發言婉麗，歸于正則，向褒之善者也。乃其人栖栖道路，要爲可憐。甡里中友，有斐然備作述之林，而久已物化，使其人尚在，士衡、太冲之流不足難也。今尚存者，蔡仲光字大敬、張杉字南士，皆篤行君子。大敬近著論若干篇，成一家之書，要其鴻論偉裁，致足可傳也。足下知之乎？

友人有刻甡詩者，初名《夏歌集》。夏歌者，以晉時夏統入洛，能歌土風，不忘故也。夏統，甡里人也，故以名。然其義未著，恐多異解。或爲夏聲，或疑函夏，竟乃刊去。近復有爲甡選刻詩卷，此與前足下所見應復有異。昔左思賦《三都》，張華知

之，屬玄晏爲之序，❶他人不知也。足下知我，可無玄晏哉？敝郡拙選，久無覔理，昨貴宗棠溪公，甡受恩宥人也，云足下故亦需此，乃并緘至。臨當遠岐，因風附白，不盡有云。毛甡白。

金長真先生評曰：彷彿子長、子幼之情，遂超季重、休璉之作。

謝竺蘭上人書

月日，甡白：昨者秋首，吴江水清，有江東王彦字士方者，曾維舟長橋，妄投蘭若。依象教而隱形，感法幢之多庇。緬維高坐，諒能省憶。今上方辭後，不通一剳，而西河毛甡馳書報謝，將謂鑒形者不必聞聲，而聆音者未嘗接貌，此兩違之道也。倘謂辭者一人，而謝者又一人，高坐善聽，又不當有别識心也。

去時過定陶，以是地有范蠡湖，乃爲詩云「陶朱游子姓，毛遂野人名」，聞者怪之。此由謝彼容我者，不欲終自晦其所行，故微及耳。然彼容我者，逮今終貿然也。高坐聞此，莫謂此非非文殊乎。向造次之頃，又兼病瘧，非高坐護我，幾不能活。今又踉蹌走楚、豫間，轉入湖西，誠恐過此更遠，或不能通謝，遂于外生歸浙，道過茂倫，裁語敍思，一問高坐暨諸聖宣高足近年道狀，然自分負高坐甚深，不可道也。

僕素于内典涣無所稽，即經涉獵，亦遴大意，實不知此中有要妙可以爲身命所柢托也。避人以來，隨堂行住，不無有解，然

❶「玄」，原避清聖祖玄燁諱作「元」，今回改。下同，不再一一出校。

終以爲與吾少所學在嫌微之間。譬諸叔嫂遺問，帑藏拾芥，應手而卻。嚮入少林，若獻異夢，彷彿胡僧，探予以法，予告不知，飲予以水，復告不覺，僧乃擠之，謂當自省。醒而按行，循溪繞流，宛夜所見。然自分無道，置不更念。逮返敝鄉，仍違蹤跡。聆緒論于雲門，感天衣之妙旨。晨昏提闡，偶露隙照，然而隨啓隨閉，比之秋螢，翳戀餘腐，明與闇嬗，浮沉林薄，遞返于黑，此非薄要典爲不足爲，亦非果俗情錮滅，惛彼不知也。誠以少時所習，展轉未忘，亦猶孩提誦讀，雖既耄而難去于心；兒童把弄，雖漸長而不輟于御也。高坐亦憐之否乎?

先慈産甡時，似夢僧寄以牒者，既而惡之，祕絕不語。暨乙酉之冬，衣緇山中，而後喜而微語以所夢，謂從此其驗也。不寤今已後，乃復展轉相染，倘避人不已，當或有再造蘭若者。特求如向時清風戒秋，池藕初彫，高坐彈琴，有他鄉王彦者，扶病請聽，則彼一時耳。

嚮聆妙偈，未聽詠吟，近竊睹諸文選，有高坐與聖宣雜詩，殊過湯休，此最可喜。幅促有限，路局無窮，伏惟損慧，略鑒不悉。毛甡白。

之璜曰：西河山游時，蔡大敬先生送之，見壁間王烈名，因令名王彦字士方，故云。後渡河有詩寄大敬諸君，見詩七古卷，又有宿少林夢跋陀飲水詩，見五律卷。

與陸麗京書

甡白：昨者別臨江，意謂足下還豐城也，甡又遷住他所，故過豐城也。不意足下乃入黟山，從五衍游。相傳有沙門攔當引度之，想有此事。此際要當有脫絕處，甡要

亦同此也。特昨相見時，有蓄念欲仰決一段，逮見輒忘。如是者數，雖對有他歡，定無容及，然過則念之矣。恐從此不復頻見，獨念此事，又疑不得釋，遂臚之耳。

甡避人時，曾過東陽方記室家，其人亦高尚士，避甡邑，邑城南五十里後溪，記室曾僦居。溪民沈翁少婦出澣衣溪中，時梅雨後初晴，婦方體怠，不飲食，力疾出澣衣，衣復攘垢攔，遂無力，逮日將指午，溪草歊蒸，吻燥喉涸，行過上溪十步，掬上流飲之。歸而患喉痛，遂乃重舌。重舌者，舌本上有舌，下乃重也。行路粥醫者療以湯，婦頓嘔，隨所嘔，舌出，長二寸，厚一寸，薄兩脣外，不可録入，舉家驚惶，醫亦不解何等也。乃視其醫者，則去之矣。鄰人追而録醫者，不聽去。二日内，藉藉人來觀，既而漸煩。其人來觀者，婦羞，不令與觀，必自言能醫乃觀。或不審藥者求入觀，詐持杏茗屑，不爲害可傅食者，而後以觀。乃或以鉥撅其舌，微窺之，則舌本自能動，似與出舌不相屬。時記室往觀，揀篋中有許冰，妄云是吹藥，吹傅當愈，其所以如此者，實欲得紿觀也。其觀畢遽歸者，畏責效也。次日，遇所録醫者于道，醫遽下拜，云：「謝之乎！微君，吾不復脱矣。」遂叩之，云早食時仍欲嘔，嘔則出舌，已斷也。録視，如雞膍胵然，至于舌，猶故也。記室乃不知所爲，過翁家，翁方瘞斷舌溪上歸，手尚把鉏也。見即拜，呼婦亦出拜。婦方睡起，重漱盥出拜，拜後乃復索舌觀。婦羞不肯，記室乃故紿之曰：「本所以求復觀者，爲其孽本不即脱，有匿形也。即不肯，聽之而已，何足難者矣。」婦始懼，求觀。啓其舌，如平常也。

向嘗語記室，以爲詢足下必得其解，時有衣緇者同聽，愀然曰：「豈不詞舌之報乎？其人必前身多詞人也。」甡憶《搜神記》亦有漢選部郎張君有詞舌過，忽患舌腫，須臾，出舌于口外，大無度，遇一老翁九十餘，攜一少妻來，臠食之，病差，且云：「舌下懸好豚。」實亦不知何等病也。其詞報之說，或不果然；若其病，則非杭引毒熨所可逮也，豈不危哉！吾將求其說也，必若以爲舌報者。足下方隱于緇流，當又有說。不然，則足下聖儒耳，兼五音奇胲之術，恐從此不傳，其剖晳之也。甡白。

報周櫟園先生書

客有語甡者曰：「生不見鳳凰，見南方翠鳥，便以爲似。惑而就之，然終以爲與意中所擬見者不倫也。幸而見真鳳，又或以意中所擬太過。既見鳳，反不若未見鳳之意擬爲快。」甡初聞其言而笑之，今見櫟下先生，見真鳳矣。自此可不見他鳥，且自此更可不見鳳。何則？見止矣。

昨到汝南署，便過息縣，縣明府時時來周旋，且聞其幕中有人最賢，此亦客向所云「幸見真鳳」者也。特此中乃不寤有夏贊府其人者，與其治賢長者日飲酒往來，見甡而好之。其飲酒往來，乃遂逾于其平日。城之西有息夫人粧樓遺址，遷飲于其側。城南五里，渡淮有濮公山，是光山縣地，或云此濮公仙人之所居也。濮公，不知爲何代仙人。登其山，藉草飲酒，若有所思，如是者十日。初不知彼何所見乃若此，此雖不足爲先生道，然且爲先生道此者，以報先生游息事及之云爾。

日者，先生爲陳老蓮作別傳，以未備諸隱軼事，飲間詢甡，甡與老蓮損三十許歲，及見老蓮時已晚矣，故雖屬同郡，其交老蓮，乃反疎于先生。後在秣陵舘次，書數事付管記，都不甚晳。思先生表微闡軼，汲汲然不遺餘力，且必探捃其形實而後已，恐其中未晳，負先生意，願有以正之。退揀甡夙選越詩，亦有《女氏乞畫蓮》一絶句，其云「庚申三月岳墳前」者，正老蓮二十三歲時也。老蓮總角爲畫，便馳驟天下，特以好酒，尤好爲女子作畫，故女妓每載酒邀作畫。是詩，實録也。本詩：「桃花馬上董飛仙，自剪生綃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岳墳前。」又一詩，期以某時過敝里，而以年暮故畏死，先期來。其中云「老遲五十二年人」。本詩：「蕭山想絶舊時親，兼想湘湖雉尾蓴。明歲有期今歲往，老遲五十二年人。」「老遲」者，以甲申後更其名「悔遲」，故稱「老遲」，非「老蓮」之誤也。其「五十二年」者，觀其注，庚寅歲也。越二年遂死，然則老蓮以五十四死，壬辰歲矣。至其先人名與字，向因不詳，故不敢妄答。逮至汝南署，金長真使君，老蓮友也，問詢之，然亦不知其先人名字，且并不知其曾爲方伯也。適月餘，老蓮季子赴京師，道汝南，特詣之飲間，季子名無名，作而曰：「先君子號還冲，諱性學，爲萬曆丁丑進士，分藩嶺南。」時同座者若干人皆相顧嘆息。既罷，有客語甡曰：「嗟乎，老蓮，書生耳，畫亦藝事，然而出于扶桑，入于柳穀，疇不知之矣。其先人身爲方伯，名不見知于郡邑，聲不聞于通家子弟。然則人貴有樹耳。嚮使無可爲稱道者，雖富貴，猶埃壒也。又況乎賤貧，而汎汎以游，溘然而死于無何之鄉，藐焉真不足比數于人世。父母不必以爲子，

朋友不必以爲友。前不足與推，後不足與挽。貿貿然無所孤持，❶而欲其重有聞于斯世，此向者宣尼嘆執御、子車嗟荑稗也。所謂『樹椅桐不長，不如樹檄；畜鸞凰不生，不如畜鶩也』。」甡時聞此言，泫然而悲也。若老蓮爲待詔，則在南都後，其先止得爲舍人耳。以向時所答有牴牾，故復及此。甡頓首。

復朱朗詣書

僕選越詩，末及閨秀，此猶《文選》取班姬、《玉臺》載徐淑也。其稱祁中丞夫人爲商夫人者，夫人本家宰公女，名景蘭，字媚生。蔡大敬語僕，以爲夫人茂壼範，爲忠節名臣德配，其字艷，不足隆稱述，考古原有稱夫人例，遂妄列之曰「商夫人」，實不知其稱之有是否也。

甲向與僕書，辨僕選甚博，曾不及此一節，既聞以原書示人，遂增入，云：「祁中丞夫人而乃稱商，如中丞何矣？」僕無學，于古文都不能記憶，然嘗讀《漢書》，高帝戚夫人，文帝慎夫人，孝武王夫人、李夫人、邢夫人、尹夫人，皆以生爲氏者。他若三國吳謝夫人、潘夫人，晉諸葛夫人、謝夫人，其最著而以詩見傳，如今人所識閨秀。若隋時侯夫人，唐時樊夫人，歷代而下，不更僕也。甲縱不屑道史書，且或謂宮掖所稱與外有異，然《三國志》有説書家本，人人悉能道，而曹公、破虜、玄德雖自尊，未稱帝也，《演義》不云曹公丁夫人、卞夫人、劉夫人，孫破虜吳夫人，劉先主孫夫人、甘夫人、糜夫人

❶「孤持」，四庫本作「挾持」。

耶？晉王丞相婦曹夫人，謝大傅劉夫人，此彰彰者。

又謝太傅嫂王夫人，謝朗之母，太傅嘗曰「家嫂情詞慨忼，恨不令朝士見」者，不必深通淹貫，亦知之也。《晉史》王汝南娶郝普女，王司徒娶鍾徽女，《婦人集》曰：「鍾夫人有文才，其詞賦頌誄行于世。」《世説》曰：「東海家則郝夫人之法。」王右軍婦稱郗夫人。桓修欲襲玄，庾夫人曰：「不忍見行此事。」庾夫人，桓冲妻也。羊耽妻辛氏，有《辛夫人傳》。《顔氏家訓》曰：「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葛洪《神仙傳》曰：「樊夫人，劉綱之妻。」杜甫《丹青引》有云：「學書初學衛夫人。」註：「一名爲衛，一名爲櫟。」要之，晉汝陰太守李矩妻也，乃何故稱衛？若謝夫人，則王凝之妻，名道蘊，亦閨秀，諒所深曉，然《晉書》、《世説》並稱謝夫人，如云「桓南郡問謝夫人」，又云「謝夫人命婢肩輿，抽刀以出」，又曰「王江州爲孫恩所害，謝夫人嫠居」，又曰「王凝之謝夫人既適王氏」是也。若《世説》又稱「王夫人有林下風氣」，此對顧家婦稱，特變文耳。

夫陽之紹陽，合于所嬗，統陽也；陰之從陽，必著所自析，以陰也。故陽可統陰以傳，而陰必不得冒陽以著。至若世所習傳唐張夫人，閨秀也，有《拜新月》諸詩，然是吉中孚妻也，而稱「張夫人」，此吾所以例也。

唐時，婦人之貴無如苗夫人。苗，張延賞妻，然反無稱張夫人者。杜祁公婦稱相里夫人，相里，其姓矣。晉王李克用婦稱劉夫人，然不爲無晉王。韓魏公婦稱崔夫人，王荆公婦稱吴夫人。如云「韓魏公崔夫人亡」。又云「王荆公知制誥，吴夫人爲買

妾」。至宋、元，閨秀所最著者，則莫如孫夫人耳。孫爲秀州文學鄭文奎婦，今《詩餘》所稱，亦曾有稱鄭夫人否乎？夫《詩餘》所稱，與《詩選》所稱正同，此又可例也。若東坡婦王氏，則《志林》、《后山詩話》諸書皆稱王夫人。東坡頗知名，乃不稱蘇夫人，何也？或曰：「古以女别氏，如夏之姒，商之姺，譬之呰陬，漢之史皇孫，皆是也。」此不深論。若契母稱有娀，則高辛後娀氏也。稷母姜嫄，自非周姓。王季妃稱太任，《詩》曰「摯仲氏任」，任，姓也，以中女稱仲任，此如魯稱吳孟子，晉稱季隗，三國吳稱大喬、小喬者。他若《孔叢子》稱衛文子內子死，復者呼「皋媚女復」，而子思以爲婦人宜氏不宜字。又云：「婦人于夫氏，以姓氏稱。」此由誤認莊姜、棠姜等爲夫氏而以謚爲氏，故以云。此孔鮒臆説也，考之古文，俱不然。如《詩》稱「爰及姜女」，《左傳》稱「夫人姜氏如齊」，《公羊傳》稱「邾婁顔夫人有國色」，俱無及夫氏者，此亦不深論。至如近世所稱，何足爲據？晉韋逞母宋氏，封宣文君，此亦博通經藉，授生徒，如所云閨秀者，當時稱之曰「韋氏宋母」。使今人爲此，必以爲「韋母宋氏」之誤矣。

甲不深論古而好爲譏彈，必劉雉稱制，李曌議禮，然後行此也。聞尊選亦及閨秀，且聞尚未竣，足下淹雅，定不惑其説。然爲足下璅璅者，欲見時爲我道此也。何如？十一月四日。

答張梧書

月日信到。違離有年，東西南北，未審所在，忽獲良訊從長安來，且驚且喜。向聞

足下已去嶺表，年前復時有異聞遥接耳際，兩地回皇，四望紆鬱，今審無恙矣。

僕避人以來，曾走宣城，信宿良寓，足下豈知之？ 踰年，令嗣君還山陰，復遭僕避人，在令兄宅白魚潭上。夫幾年竄足，隨地易轍，而必無他人居止可因，此雖途之窮，然亦驗僕之所親，必無有踰於賢伯仲者也。凡此者，皆藏之中心，不能通謝。今奔走稍定，終以多所負累，難遽還里。汝南金使君，吾所依也。官舍爽塏，有似郗公；草堂之成，乃過裴冕。但當俟使君遷去，便應南還。顧竊自量，以有用之年消磨殫矣。生世有限，會合無期，是用痌痛。

乃反覆來訊，似汗漫天涯，瞻烏未定，室家流寓，棲雞有待。令兄南士，尚滯遠道，以情而言，共罹斯苦。夫三春紅藥，不能慰將離之思；中夜白烏，未足阻懷歸之志。何則？ 梓桑之陰，嚮晦不能冥；燕鳦之嘻，涼飈非所改也。是以陶令在官，尚有微辭；仲尼適陳，不無三嘆。

往者，僕嘗學操，雅慕楚妃，中道悲歌，比踪王豹。今且效莊舄之吟以自好，撫鍾儀之操以長思，是豈舍大雅而嗜纖音，尚哀彈者輟豫暢哉？ 誠以志有所在，指不能違；思之所臻，矢口有漸也。然則僕願足下亦唯聽越人之歌，操南人之音而已矣。

來訊委曲，因附白答，卑言無當，更須嗣好。某再拜白。

與王綱論勿正心書

夫考詞析句，無當至理，抽衷飾辨，非以成訓。僕少失談義，長鮮管見，背孔不敢，依釋亦未。

向謂正心須有專功，倘隨泛應，定罕精詣。譬如取燧於陽銅，而迎機於畫鵠，偶然移軼，前功皆虛，此實操存之大端，非復循情之眇議也。而論者謂閑騖求良必不得良，籠鶉止鬬未爲無鬬，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若可正，便爲助長，助長之病，便淪釋訓。夫儒以汎應爲功，而釋以專求爲學，僕滋惑焉。夫僕所謂正心者，豈真把血肉之藏梏神明之動哉？流水之直也，非手指所能揉而繩刀所能削也。然而嘗直者，絶其枝而已。火之炎上而無所於曲也，非能扶持之矯茀之也，定其摇之者而已。如謂燎火于風，而任水於濫，必無所回衺，而後爲儒者之動應，則是已縱馬而嫌其奔，既驅鸇而憎其飛也。

羲之正象也，先持其樞；匠之正木也，先端其矩；人之正心也，先操其功。必云「心本虛靈，不應有力」，則視藏於目，安所收視？聽冥于耳，無容返聽也。然而鄭、衛當前而奪之，青、黄雜出而炫之矣。且《大學》不云「正心」乎？孟氏不先云「必有事」乎？以爲心無所爲，自然而已。若有所爲，即目爲釋。則釋有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自然矣。釋無所操，而今謂儒無所操；釋爲自然，而今謂儒爲自然。吾不知孔子所謂「操存」者，必應物而後能操乎？抑亦有操之于未應物之際者也？如必應物而後操，則是不應物而不操也。如不應物而不操，則是心可有不操也。

且夫書詞之句讀亦異矣。「必有事焉而勿正」，趙岐句也，「心」屬「勿忘」，别爲一句。今乃并「正心」讀之，雖舊有是，然不可從耳。嘗憶少時讀《禮記》云「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躍然而起，疾告母

曰：「兒今知讀魯語矣。『夏禮吾能言』，但五字耳，其云『之杞不足徵』，蓋嘗往杞而無所驗也。」母叱之曰：「《中庸》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則何謂也？ 吾見子離經畔義，自此語始矣。」後聞人有授《孟子》者，有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或怪之，其人答云：「子不讀《楚詞》耶？《楚詞》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漢王叔師註之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朝歌，道窮困，遂鼓刀而屠。』」或乃噱云：「審如是，則孟子已訟之久矣。」其人曰：「何也？」曰：「不聞孟子之訟辭乎？雖無文王猶興，安必文興哉！」時聞者多人，各掩口去。 然則子之讀《孟子》，何以異是？

復沈九康臣書

累接來章，并諷紗句。知文衣在御，猶戀烏裘；炙轂争先，不遺窮轍。所恃子雲待詔，筆札是好；東方執戟，阻饑無恙。是爲慰耳。

昨者子長漫游長安，寓情賦物，登樓四望，雅似仲宣，研精十年，乃思玄宴。推其意旨，非謂藉此標榜，當有所過，祇以游子流離遠道，同兹顛沛，曲借遐訊，慰我淪落。乃自春徂秋，中間遷隔，偶悤裁敘，竟乖報諗，頃始因風，有所寫寄。陟接來示，乃知秣稜之書，未經棲目；山陽之笛，居然在耳。探懷袖之攸藏，痛音徽之未滅。而徐生所著，其文尚在。滕王餉序，至今未見。

夫以僕遭逢當此疙瘵，雖使故交通顯，

榮問日接。猶且過楊侯之丘，多所記憶；挹黃公之酒，不無浩嘆。況以知交零落之年，加之遠道棲遲之頃，自分顛頷，應先朝露，而斯人無故，隕爲秋草。則梁生之殯，異地堪憐；任咸之寡，同儕所念。又況乎覽長途而悲薛收之亡，睹遺文而悼孔璋之逝者哉！

曩時延陵貽劍，失之生前；今者西河贈篇，遲于身後。死而有知，古今同痛。茲丐足下焚前寄序，復誦是書。非敢云巨卿之信，能紹前期；庶幾效欒公之哭，猶爲反命而已。

沈康臣復書有云：「從前寄序，興似士衡；茲者來書，哀逾劉峻。故知慈恩得句，心在涼州；人日題詩，淚縈峽裏。」

與秦留仙翰林書

四月十二日，甡再拜白，留仙足下無恙。隔侍以來，書疏希闊。比聞東墅仍赴徵請，爾時車輂定應就道，然猶寄是者，恐緩去通德，或亦家人道達，不乏郵置，是用略展數言，以回一聽。

昨在高齋，酒深燭微，崇譚反幽。梁溪主人與婁東學士互泝前朝好言隱事，醉者振巾，醒者促舄，此時此景，雖踰年曠祀，當復不忘。然而雞號散車，就暗解笮。方遘東光，已越南洪。既乖前期，復謬後會。是豈心鄙清流，情甘淟跡哉！山猱去檻，見華楯而驚其心；野馬未羈，望垂旒而懾于色也。渡江之後，亦歷時地，然且徘徊潁上，紆徐濠右，或乃經旬尚沮，或至彌月不去。今在淮西，已三年矣。生平好狎，且喜音樂，偶聞啁哳，佇路有待，尋嘗邪許，蹋地生憶。往過浦口，豪客王生，年垂七旬，尚能爲縵聲長吟，隨之江樓，集諸所善，更唱

迭和，凡徹三宿。暨乎既去，猶復回諦。近所依者，淮西金使君耳。亟嘗留娛，每令聽歌，吴哀楚豔，不弛耳目。去冬雪夜，開堂設伎，層裀疊幕，標燈環炭。中有所演，年既妙令，意復優好，致極弄中，妍生爨外。賓朋悚詫，臧獲駭嘆。頑豔同思，娛憂均感。此固斯地創遇，亦或邇歲罕遘。乃訊所由來，家本大椒，少好謳彈。擅白雪之佳名，（其部本名白雪。）拊紅絃而自惜。爾乃初延韶譽，中丁淪落。小吏挾之而趨府，將軍刼之以還鎮。是故賞其有技，而哀其不逢。爲之拔起汙涂，説諸罟獲，暫厠他部，仍還故里。僕既淪落，與之相同，而歸來無日，於其行也，南望遷延，若有所恨。是時平橋雨過，樓前日薰。柳花飃園，芍藥墮地。眺汝水之回波，望平原之迷離。紅亭東去，白日將斜；青草西頭，紫騮猶住。乃徐起哀彈，更爲變曲，亦既窮極幻眇，備茲煩怨。乃復歌南浦之詞，詠東歸之什。新聲謬迷，繁縵綢雜。僕夫爲之睠顧，去馬于焉卻秣。游子望鄉而增欷，行人停車而雪涕。當此之時，雖使趙王歸里，東平返國，少女化文魚以還淵，太子視烏頭而出關。西河在望，吴起將旋；北闕巍然，梁生不去。就其所感，又誰不仰視南浮，俯憐東逝者也。

僕本不文，況當臨岐，造次裁付，言辭舛午，無足起予。但區區之意，重有轇轕。且恐其人歸後，仍致失所，是爲相聞，亦欲暇時一賞其技，且爲語同好，有所引也。其人唐姓，使君瀕别，乃有贈字。要之，猥瑣無理，全藉昭晳。因白，不備。

西河文集卷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書二

復沈耿巖編修論大學證文書

某復。某不量，作《大學證文》一書，非謂于古學有所窺見，祗以本文同異不無擬議，因並列其文，以俟後人之取擇。而書辨通博，多所發揮，且未嘗以尺寸見示，但于講學之日，密鏤其文，以爲與某論《證文》書，遍布同學，遲之遲之，然後以鏤文下寄，則似乎有意暴某過矣。但從來主客相難，必先通彼我之意，使客指瞭然，而後徐折以主說。今足下所難，似乎不通客意者。客意且未通，何有于辨？

如某論朱子補傳，正謂即事物可觀心性，而朱子二之，故某原文云：「使格物所補，或如程子云『格物者，莫若察之于身』，如朱子平日云『格物者，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極致』，則『反身』即修身爲本，『求本末』即知本知先，『求是非』即明理別欲，又何一非聖學要功，而以曰正事、曰去欲，一啓後儒之紛紛也哉！乃曰『天下之物』，曰『即凡天下之物』，不無稍汎，故曰世有即事物必觀心性，別無講事物以明心性者。」此正是鄙意，而足下乃以事物、心性不分兩截，嘵嘵致辨，則先昧客意矣。

且某列原文，極言格致，正以爲修齊治

平之事，原裕于格致誠正之時，故此時格物，必如宋儒黎立武，明儒王心齋、劉念臺輩，確言格物即格此心身家國天下之物，致知即致此誠正修齊治平先後之知，則直捷了當，並鮮疑義，惟其不然，所以咨嗟也。而足下仍以事物、心性籠統説去，既不會《大學》原本與朱子改本之殊，並不審朱子格物與諸儒格物毫釐千里之謬，但云事物、心性不分兩截。問其所以不分者，則曰「欽明文思」，堯之心性有然，而心性之實，曰「九族」、曰「百姓」、曰「萬邦」；「濬哲文明」，舜之心性有然，而心性之實，曰「五典」、曰「百揆」、曰「封山濬川，命官考績」。夫以事物爲心性之實，則心性根荄反在事物，固屬未合，然其云事物而及九族、五典諸條，則九族即家，百姓即國，萬邦即天下，愼徽即齊，時敘即治，昭明時雍與封濬命考即天下平。是仍以家國天下爲物，以修齊治平爲事，此正某所引元中子及心齋、蕺山諸説，而以此爲朱子致抵，則試問朱子格物是格本末之物，致知是致先後之知否？夫析理如擘肌，如櫛釐毫，如割原蠶之絲，貿者分之，蔓者理之，[1]蒙昧者櫟揃之，使言之有要，聞之有會，行之有捉搦，是所貴乎論也。如籠統，如鶻突，如不了當，如半明半暗，如似是而非，則彼我之情，原未了徹，諸家意指，全失審量，而欲以一言之下涣然冰釋，難矣！

且夫持守涵養，先儒原示爲《大學》首功，其不能責之小子者，非私言也。足下謂二童洒埽，其恪恭者，即爲持守，亦即爲涵養，而浮動者則否，則試問此持守者爲持守

[1]「蔓」，四庫本作「擾」。

洒埽乎？抑別有持守乎？如持守洒埽，則恪恭與浮動者但以勤惰分優劣耳，未嘗曰恪恭者洒埽，而浮動者即卻而去之也。至于涵養，則未聞習慣洒埽謂之涵養洒埽者。倘以爲洒埽習慣，則此中涵養自然可加，則又另一事矣。蓋論有頭緒，朱子謂小學中涵養純熟，則于大學格物時自能分別理欲，則竟以涵養用敬之功，責之洒埽應對之際，未免于學者功力有所難循，故以爲言。若仍如足下所云，則洒埽習慣便欲其分別理欲，則仍是孩提神聖囫圇鶻突之詞，而足下乃遍引胎教始生與稍長成童諸學，剌剌不休，則《少儀》幼學，自古有之，何嘗謂孩提不可教耶？凡論有鋒穎，必須相當，今人所謂對針也。夫孩提必須教，足下知之，某亦知之，某但曰孩提必須教，特非涵養耳，而足下仍曰孩提必須教，則驢頭馬嘴矣。

至于僕謂小學者，書計之學，非小子之學，亦歷考兩漢以後所記小學諸蹤蹟而後言之，非謂三代以上原無幼學。夫伏氏《書傳》所云，致仕之臣朝夕坐塾門而教出入之子弟，非幼學耶？特不名小學耳。蓋小學者，本天子、諸侯世子之學。故《大戴禮記》以小學爲太子所學之宮，而《王制》所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則諸侯世子之學，而士庶小子不得與焉。有謂天子之學，小學在外，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固已非義。而至于八歲入小學，亦惟天子之子有然，降而諸侯，則已十有三歲矣。伏氏《書傳》所謂十有三年而入小學，二十而入大學是也。則毋論諸侯而降士庶之子，並無小學，即有他學，如所稱里舍塾門者，亦未知其年齒何等，而槩曰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此是何

說？且未聞天子之世子與諸侯、大夫之元子，猶然執洒埽習應對者也。必曰小學之節，洒埽應對，至歷引經傳，以至于陳仲弓、陶元亮門生兒子將車舁籃諸事，非不該博，然而認朱作墨，指雄爲雌，未免失據。然且繙引匆忽，以譌亂真。夫《文王世子》未嘗有小學文也，疏義所引，特以東序爲大學而旁及之，而足下謂小學之名見于《王制》與《文王世子》，此必見註疏鏤本誤以「小樂正舞干」爲「小學正」，馬氏《通考》坊本誤以「小樂正詔之東序」爲「小學正」，而又誤之者也。

夫鄉縣鄙酇里社黨塾，皆有幼學，足下謂載籍所傳，除小學外，並無其地與其名，此由未深考。而至于漢明建四姓小侯之學，正諸侯之學。唐高祖建小學與宋寧宗置諸王宮學，則皆使皇族子姓與功臣子弟就學其中，此正天子諸侯之學。而漢唐以後，或因或革，不可蹤蹟，惟就《戴記》、《白虎通》與《漢書·藝文》、《食貨》二志考之，則小藝小節，端有定指，故《食貨》所志尚曰「五方六甲書計之事」，而《藝文》則專指習字，蓋以《三倉》、《爾雅》、《方言》、《枝甲》皆屬字詁，而宋立書學，則專習篆草三體文字，而兼及《説文》、《字說》及《爾雅》、《博雅》、《方言》五書，則《爾雅》、《博雅》、《五方》、《六甲》所謂書數方名者，皆統之以字學。蓋小學所用，本爲天子諸侯之學，而小學所習，則爲字學。故後魏江式所云「太子八歲始入小學，而保氏教以六書」者，此真截然之言，無所岐指，而世誦其文而不之察也。至謂後魏孝文曾立四門小學，引以爲抵，則亦知後魏立學，始于平城，爾時以書籍未備，專立之爲蓄書之地，故嘗改國學爲

中書學，則正與字學、書學相表裏，故孝文于遷洛陽後立四門小學，以大索天下遺書，而其後置小學博士員四十人，此正小學即書學之証，而足下漫引及之，則亦思當時博選天下儒士以實其中者，學士耶？ 抑兒童也？

論古須有本，亦須有識。某之淺陋，世所共知，祇以鄙意未明，必藉往復，故疎妄及之，尚匄高深益我未備，憑復悚息。

與王履菴進士辨樂字書

僕于字學，原無考索，間倣碑碣，徒黷書寫，曾未遑於四體六義有所研按。特如來旨，謂「樂」字句下，便乖字理，則不謂然。

樂具絲木，以云器也。然悅心曰「樂」，且用表姓，既不關器，何所需木？ 夫字之下曲者，楷書勢也。若以篆勢，則不特木不句下，凡字中直樹，亦安有下曲之槊如鉤趯者乎？ 今楷書類句下，此何説乎？ 假謂木根入土不宜曲，則水流至地獨宜句乎？ 且門具兩闔，未聞左樹而右槊也。同以契合，而旁引偏墜，罕有取正。此在王次仲、鍾元常輩初造楷者不一見及，而今人及之，亦可駭矣。且古、篆、隸、草四體判然，右軍論書，謂宜有八分、章草入楷字中，此論書寫形似則然，非謂于句畫波點中當從《説文》，如今人所云也。

前人制作，後無不易。四體既判，楷絕于篆。譬如黍已爲酒，無復黍情；布已更錢，寧備布象？ 今爲篆文者，不庸泥古；作草書者，未聞按楷。而獨于楷法推詳《説文》，律以原委，則試問大篆從衡，何不假古文之蟲跂鳥飛？ 草聖抑揚，何不假佐隸之

砥平繩直？是必裁網幘者象雞斯，製兀椅者法茵席，然後可也。

秦苻堅饗群臣賦詩，姜平子詩云：「丁字直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曲。且曲下不直之物，豈容上獻？」遂擢高第。明焦竑譏之，有云：「莊子云『丁子有尾』，若直不曲，乃古下字也，堅與平子正不識一丁者耳。」予謂焦竑學古不深，强解人事。夫謂「丁子有尾」者，非尾曲也，即以古篆、《說文》觀之，無丁子而檿尾者也。《禮記》解云「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則明下本從人，與丁尾别耳。且古下爲二，未聞爲丅。今人字學不如古人，而一檿之辨則必在王次仲、姜平子上，然則次仲之造字反不逮今人之得一檿？吾不解也。

再復王進士書

接復，甚具。且謂創者之略，不如述者之詳，語甚次第。且凡事有本，雲礽之本高曾，雖大懸遠，終有肖處。誠然誠然。然而天下有通方之識，不拘於墟者。如樂從絲木爲事，從白爲聲，源本瞭然，此通方之識也。謂樂之木不下曲，絲不右點，則拘墟之見也。篆鮮點矣，衛夫人、王逸少下皆耑心點畫。今樂備絲木，人但知木不下曲，而不曉絲不右點，抑何漏乎？

夫許慎撰《說文》，自爲篆體，王次仲造楷法，自爲楷體，體本兩截，勢非一致。且造楷所始，其同在東漢者，如師宜官、梁鵠、魏武、鍾繇輩皆是也。謂創建草昧而踵事增華，亦誠有之，然豈有作者反不知源本，

而數千年後獨能得所由來之理？無論漢魏所傳，迄于宋元，其鎔金鑿石，彰彰目睫，無一如《說文》所云，若今《洪武正韻》、《六書正譌》諸字書者。即以其自所深信如木之槩者言之，往往矛盾。如木不曲末，以爲根也。若杔之爲乇，則亦以草根入地，故象爲乇，然而曲末，何也？枝出爲柯，以其直也，故斧柯名柯，亦以其直，乃柯反下曲，至料之爲棵，《爾雅》云「下句爲料」，此亦何難于一曲，不曲何也？

夫楷之變古，不特句畫有殊，而繁簡全別，故衛恒《楷書勢》曰：「黜彼繁文，崇此簡易。」又曰：「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故游之爲斿，則逗草聖於中方；祕之爲秘，則借行書于示左。字偶從略，則損聲爲声，而不以爲減；字偶好冗，則增丽至麗，而不以爲侈。何則？楷體然矣。故古人作楷，不特臨文爲然，即偶然拆白，俱與今異。吴薛綜爲僕射，與蜀使拆字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吴」，《說文》吴下從夨音仄，而乃曰天。此與造楷時未甚遠也。至北魏孝文覆「習」字曰「二三横兩兩縱」，若以曳槩概之，則羽中複曳，皆左戾也。左戾非横，且習下從白，豈有見三横而遺一戾者乎？則豈孝文、甄琛、李彪、王勰俱不識字，必待之今之爲字書者乎？至若「羅」首爲「罔」，而隋帝以羅羅爲四維；恭下爲心，而晉童謡以王恭爲黄頭小人。他如梁何敬容，署名稍異，而陸倕譏之，有云「公家苟大，父亦大」，此以敬字大押左，容字大押腹，故云然耳。夫敬左從蓍，非苟也；容下爲谷，不聞爲父口也。而敬容書之、倕讀之，而兩無所過。且石晉與宋有避「敬」字諱，而至易「敬」姓爲「苟」姓，爲「文」姓者矣。使據《說文》，則敬左非

著，敬右并非文也。乃文彥博之氏文，敬易之矣。

世之遵《說文》者，徒以《正韻》所限，制舉攸繫，故用兢兢，而不知者遂以爲楷法宜然，因群起而咻之，甚至踵爲字書，增華不已，而不知楷法之亡，竟亡于此。天下之以制舉爲文，安有文？以制舉爲字，亦安有字也？再白。

葉天樂曰：「衛恒《楷書勢》云『隨事從宜，靡有常制』八字，是楷法宗旨，後之爲字書者，鑒是可矣。往陳章侯勒『東皐』章，欲自稱東皐老蓮，而陋者謂陳字從柬不從東，遂毀其章。王宗伯書《涼州詞》以黄河遠上白雲間作閒，按古删韻原備間、閒二字，□俗據六書者反以間爲俗字，遂併作一字，則唐人間、閒並用者爲不通矣。幸而《涼州詞》膾炙在人口耳，萬一認作閒暇之閒，不幾禍敗此詩句乎？此所係非小可者。予欲彙古金石文，輯其字之與篆異者，曰《楷法正書》，如間字從日不從月，陳字從東不從柬類，以救書法之壞。且輯漢唐以來印章與《說文》異者。如水傍可氵不拘巛，走傍可辶不拘辵類，以救印法之壞。惜蹉跎未遑。世有知予，豈無將我而爲之者？予望之矣。」

三復王進士書

三瀆甚矣，然而仍有不得已者。僕惟不潔觀今字書，且不必援金石點畫，自鍾、王以下，逐一左驗，以爲略引大抵，必得了了。而來旨墨守，仍據字書。且謂點畫小變，豪釐千里，便便可念。僕有喻于此：昔有見厝薑于木，遽悟薑木生也，争之稠人之中，至親驗斸土，而終不之信，其執所始見，一何固乎！

夫謂木朩已巳，分于杪末，偶一不辨，便入他字，此在字書則然，而僕必不以爲是者。己巳與已，一字三讀，初非于字有三形

也。已之闕左，巳之絀右，亦偶爲表識然耳，實則二字同音，亦并同義。《尚書傳》訓「异」作「异」，亦作「巳」。「人已」之「己」，原通作「已矣」之「已」，而劉熙《釋天》云：「巳，已也，言陽氣畢布已也。」《毛傳》亦謂：十二支之巳，以陽氣始于子而終于巳，「巳」即「已」也。故吳才老謂「辰巳」之「巳」，亦讀如「已矣」之「已」，則「巳」音同「已」。而《周頌》「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似」，則「已」音又同「巳」。然則二字之同義而同音如此，其形之不異，又無論也。至若木之與朩，吾不知朩爲何字，即以爲麻片爲朩，則讀書不識朩，未爲不可也。若謂木部有宋，此明明以篆文入楷，大無理矣。

書有古今，文有楷篆，體勢既殊，點畫遂判。故古以居爲尻，今楷既爲居，則尻督之尻，縱混于尻室之尻，而不可爲非。古以羔爲美，今楷既爲羔，則美惡之美，雖易之羙羊之羙，而不以爲誤。何則？字已變爲楷，猶之結繩已變爲字也。故囬者，面也。今以囘作囬，而目之爲訛，假以囬作靣，而不爲狂乎？丯者，害也。今以丯作丰，而題之爲繆，倘以丰作害，而不又爲怪乎？蓋古文簡略，每多借用，而今之爲字書者，值古借字，即指爲本始，而反以字之專見者爲後之所踵。如木部有未，未可借味，而反謂滋味之味爲增加。木部有朱，朱可借株，而反謂根株之株爲添設。則是讀《學記》「兑命」而反可廢《尚書·説命》之文，觀石鼓文「其魚佳可」，而反得改《毛詩》「其鈞維何」之句。此猶見胚殰之未成形，而遽思摩既生之毛髮；察根荄之無附莌，而反欲薙草木之枝柯。非愚夫即妄人也。且其所爲未與朱者，則又皆弇鄙無理之甚者也。按《史

記・律書》云：六月于十二支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今遂爲滋味之味，亦祇作午未之未，而當去其口，則《白虎通》云：「堯者，高也。」《風俗通》云：「巳也者，祉也。」豈「高」祇爲「堯」、「祉」亦祇爲「巳」乎？抑亦「祉」與「高」皆後起之字，而在所去乎？抑非然乎？夫六月爲未月，而《月令》亦即有其味辛，且《史記》云伊尹負鼎俎，以滋味説湯，未嘗去口也。若朱之有株，則《釋名》有株檽，張儀説秦王曰削株掘根，又未嘗去木也。第知「倉兄填兮」之爲「兄」，而以「怳」爲俗文，則《楚辭》「愴怳懭悢」，爲俗之首矣。第審「於乎小子」之爲「乎」，而遂以「呼」爲變製，則《周書》「嗚呼」，《大學》「於戲」，爲變之椒矣。故凡如來旨所謂豪釐千里者，大抵多見之部從之間，如云祇衹、苗笛者。

予謂楷法有異音而無異形，所謂通字是也。部有衣、示，而衹止一衹。故右軍書聖也，以禊爲稧，以筆爲華。夫禊從示也，若從禾，則禾稈也；華則俗所爲草木花者，而右軍通其部而不以爲過。何則？楷法如是也。故字書之鑿，所以備文；書法之通，所以正楷。若復墨守不下，便便自夸，以爲薑仍木生，非草生也，則僕亦得執字書草部以訐之矣。又白。不備。

西河文集卷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書二

復何毅庵論本生祖母不承重書

月日，書到，兼蒙下質，貴戚朱氏如贈君王夫人死，有疑于其孫承重之服，可否取決。某適對客，不能裁報。且生平最諱論禮，稍或轇轕，恐蹈三家叔孫之誚，故在館聚草，偶諮禮制，輒口噤不應，以爲禮無一定，且卑末何敢議也。乃明問殷切，必欲剖晰，以爲鄉巿一鬨之解，無已，則有說于此。

某嘗謂漢晉言禮，彼我樹訏。祭則七廟、五廟，喪則三月、二月，角立門户，累世莫解。而今人不然，第挾宋儒禮一册奉爲金科，前不必稽典籍，後不必問令甲，可謂安閒自得，大省謑詬，而不意閭門近事，復有此齟齬之舉，則請束緼爲一商之。

據來云王夫人爲已故運副朱君如君，曾生子孟君，而孟已早卒，今其孫則孟之子也，孟既卒，則孟不能爲母服，而其孫承之，孫當代其父爲所生母服，則因而承重，夫亦何疑？難之者曰：「朱元晦著《家禮》云：齊衰三年，嫡孫爲祖母承重，而不及庶祖母。其不宜服一。又云：齊衰不杖期，庶子之子爲父之母服，若承祖後，則不服。今運副無嫡，孟以庶長而爲嫡，則其孫當承祖後，而不承父後，其不宜服二。又朱《家禮》作妾爲家長族服圖，第爲子報服，而不爲孫

服。無報則無承，其不宜服云。」凡爲此説，其于嚴嫡庶之分，奠爲後之制，可謂極矣。獨不思嫡庶之嚴，爲後之重，凡以爲襲替地也。商周世爵禄，自天子代嬗以下，内而君卿大夫士，外而公侯伯子男，無一非世爵世禄。世爵世禄，則傳嫡不傳庶，立長不立幼。于是乎兢兢慎慎，審重于爲後不爲後之間，以爲襲替從此基也。今則天子而下，父卿子庶，父民子公，即有累世仕宦，祖孫父子並在朝宁，皆各爲進取，非關嫡長，何嘗謂爲後者官之，不爲後者民之，而斤斤鑿鑿，守爲牢不可破之成例？試思彼爲後者，何所後于祖若父？不爲後者，何所不後于祖若父？且亦安所爲後也？古禮而難通矣。庶人廟祭，不限五七；聚族而饗，不辨支庶。而獨于此喪服刻爲限制，必使之從短而不從長，從薄而不從厚？真不可解。

且朱子《家禮》，朱氏爲之，不能使他人之不改之也。今本朝之制，與明制同，而與朱氏禮則絶不同。朱氏斬衰三年，但服父而不服母。今則父服斬衰，母服亦斬衰也。即庶子爲生母服，亦斬衰也。朱氏承重斬衰，但及祖父，而不及祖母。今則祖父承重然，祖母承重亦然也。即庶孫之爲庶祖母承重，亦無不然也。

特是「承重」二字，禮文無有，吾但以爲父後、爲祖後者言之。夫子之後父，孫之後祖，孰有過于天子諸侯者耶？然而天子諸侯之爲祖後者，皆爲父所生母服三年喪。嘗考《春秋》十二公，惟莊公嫡子，其餘皆媵娣子也。母以子貴，其薨與其葬，無不稱夫人、稱小君，而其後父之子無不服三年喪者，然猶曰非爲祖後也。若文公爲僖公之

子，而僖之生母成風，則庶祖母也。成風適薨于文公之世，與朱孟之母卒于其孫之世者，亦適相合。乃成風之薨，書曰「夫人」；成風之葬，書曰「小君」；成風之訃，直告于天子與列國，而天王賵之、葬之，列國如秦人，亦弔且襚之。故晉祠部郎中徐廣議禮，謂：「父所生母，魯文爲之服三年之喪，體尊義重，非祖所得而厭也。」是以漢文所生母爲薄太后，亦以景帝二年始崩，而景帝以後祖之孫服三年喪，天子朝臣並居重服。即東晉安帝隆安四年，❶亦以太皇太后李氏之崩，尚書僕射何澄等議謂「既稱太后，禮宜從重」，安帝服齋衰三年，百僚悉服期，于西堂設菰廬，于神武門則又設凶門，而施栢歷焉。則是孫爲祖後者，其于父之所生母，皆三年也。故予謂挾朱氏禮一本，不如考《春秋》、三禮并列代儒臣之所議，直服三年，似于情于理庶幾允愜。而予則終有未安者，以爲承重爲後，皆封建時禮，而非今之所爲禮也。

古封建之時，則天子諸侯各以其爵而傳之子孫，謂之傳重，而子孫從而受之，即謂之受重。承重者，以傳重、受重而誤稱者也。故禮無父没爲祖三年之文，惟《喪服傳》則專爲天子諸侯言之，以爲天子諸侯之祖父皆君也，君喪敢不三年乎？今世非封建，家無傳爵，祖父非天子諸侯，而公然曰承重，曰爲後，曰服三年，是爲僭逆。獨不有祖父母應服之期乎？祖父母應服期，而爲繼祖母，爲父所生母，皆應服期，則服期，禮也。乃朱氏禮云「庶子爲祖後，則無服」，夫無服者，不惟三年，謂并其期服而亦無之

❶「隆安」，原作「崇安」，四庫本作「崇帝」，今正。

也。夫并無期服，則孟不幸爲庶長，既已降三年之服而爲杖期，然已不服而死矣。今其孫又承祖後，并其所爲不杖期之服而亦無之。是子既未服，孫又無服，視其仲庶、季庶各有生母者，皆各有三年之服，而獨此一母之子，不幸爲人後，而遂至爲子爲孫不得有苴蔴一片加之于身，其爲蔑恩害理，畔倫傷化，莫此爲甚。

而不特此也。夫制以情通，禮貴體驗。在朱子當日，斟酌輕重，豈盡荒忽？而特未嘗身爲體驗而通之于情。夫治喪所重，莫如喪主，《喪大記》所謂喪可無後，而必不可以無主。此其說，夫人而知之也。乃其所爲主者，則一以子若孫爲之，訃之所稱哀子、哀孫，祭之所稱孝子、孝孫者，亦夫人而知之也。今孫爲喪主，既已無服，而喪主之禮，則又一一而責之于身。假如喪主視含，視含者必號咷；喪主設幎，設幎者必擗踊；喪主奉饋、奉奠，奉饋、奉奠者必號咷哭泣、手擗足踊。夫以緦麻俱絶之人，而號咷擗踊，藉藁據苫，已爲怪誕，而至于書訃，此非他人訃而主是訃也。聞有爲遷就之説者，使他衆子之有服者書名于先，而帶書孫名于後，曰「率孫」，以既不稱哀，且又無服可稱，則不得不止稱曰「孫」，然以從父率從子而曰「率孫」，豈有此理？而至于書主，此非他人祀而主是祀也。書哀孫乎？不書哀孫乎？曰「不書哀孫」。如所謂率孫者。書孝孫乎？不書孝孫乎？曰「必書孝孫」。主仍署孝孫名，以他不得奉祀也。則是以無服之人而主訃，以無服之人而奉主，乃以主訃之人而不稱哀孫，且即此不書哀孫之人而又書孝孫，周章繆盭，跋左疐後，無一而可者也。且未聞開喪之家，喪主無服，而欲使吊人唁客披疏衣，盡偯噫者。朱子當日，或亦未嘗

通驗焉，而不知其不可，故至此。

《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今一王之制，赫然可考，儒説沿誤，不止此數，但就明問所及而瑣瑣如是。若謂妾于其孫無報服，而遂謂無服，則嫡祖母亦未嘗于庶孫有報服也。若謂嫡母爲子服三年，妾不然，則彼原云嫡子當爲後，庶子不當爲後也，此皆後儒之私禮也。夫後儒私禮，何足爲訓？某久思東渡，一承教言，而病卧未逮，使還率復，綿漫無次，援筆惶恐。

辯毛稚黄韻學通指書

頓首。鄉示《韻學通指》一書，以行橐褊小，十年途路，未經攜討，昨語次諮及，歸渡繙簡，義覈而博，舉例通約，留世書也。特其中有未能安者，思面受審定，而舉足榛棘，積闕成滯。又其義未敢以終隱，因假咫尺，一發冒昧。

據作《唐韻四聲表》，謂韻在收尾，而其所爲收尾者，則專在穿鼻、展輔、斂脣、抵齶、直喉、閉口六條。夫此六條，本周德清《中原音韻》，括一百七韻爲一十九韻，而後人探之爲歌訣者。毋論歌訣與韻義本不相屬，而即以是訣求之，亦惟穿鼻、抵齶、閉口三條，有合于宮商羽三聲之訣（喉、齶、舌、齒、脣，爲宮商角徵羽。穿鼻在喉，閉口在脣，故尚相合。）其他展輔、直喉、斂脣，則皆從前所未有者，毋論一百七韻中。其爲展輔諸條，全不必合，而即以東冬真文數部核之，既攝以穿鼻，而仍無當于東分于冬、庚分于青之數；攝以抵齶，而究無解於真不爲文、寒不爲删之説。則是通汎無紀，聽諸自然，而不可爲領要者。況隋韻甚繁，冬尚有鍾，陽尚有唐，

庚尚有耕、有清，蒸尚有登。則即一穿鼻，而宋韻有七，謂東冬江陽庚青蒸，皆穿鼻。隋韻且十有二也。加鍾唐耕清登。

且夫韻之分限，亦甚寬矣。蒸通東冬，而反謂不通于庚青，江通庚青，而反謂不通于陽唐，則穿鼻之説，既已不驗，而至於支微本通，則反以支爲詘舌，微爲噫尾，而判然二部，則是六條倘行，但利于三聲一十九韻之分合，而大不便于四聲一百七韻之通轉者，而以作《四聲韻表》，是以盜爲守也。且四聲有入，此通音也。《中原音韻》派入聲于三聲，原爲偏音，偏不可爲據，而穿鼻、抵齶諸條，仍無入聲，則仍是《中原音韻》三聲之偏音，而欲以領之四聲，得乎？且穿鼻、抵齶諸條，吴江沈氏爲度曲而設，非韻本也。即或韻尾所有，亦任之歌人，而無事考索。猶之古之爲詩者，但審商調羽調、清平善平之出入，而不求之遍序簇拍契注送聲之當否，何則？非所務也。故韻學要務，祇有喉、齶、舌、齒、脣五條，而並無穿鼻、斂脣、展輔等六條。喉齶舌齒脣者，正聲也。穿鼻、斂脣、展輔等者，聲之響也。聲不同而聲之響同，猶形不同而影同，薪與膏之火不同而光同也。求影者必於形，求光者必於火，求韻者必於聲，故三聲通響，可設六條，而四聲正聲，則必在喉舌之間。

東，宮也，喉音也。故宮入東韻，而四聲等韻亦即以公爲宮音。若冬江，則猶之東也，推而至于陽而庚而青而蒸，猶之東也，皆通喉而入于鼻也。真文元寒刪先，皆商音也，則皆抵齶者也。抵齶者，讀字畢而舌抵于齶。蓋作樂者以此爲歌音，作詩者亦以此爲字音。如《樂苑·思歸樂》，商調曲也，次章多舌音而謂之犯角。《如意娘》本角調，而

誤入商調，則爲變角，是也。魚虞蕭肴豪歌麻尤，以懸舌，而爲舌音，讀字畢，則舌懸于中。即角音也。支微齊佳灰，以就齒，而爲齒音，讀字畢，則舌齒相就。即徵音也。至侵覃鹽咸之闔脣，讀字畢，一合脣。而羽聲終焉。聲祇五音，韻祇五部，其爲反喉、抵齶諸條，不過如此。

信如《通指》，東冬之辨，以東韻爲開口，魚虞之辨，以魚韻爲縱脣。吾不知開口、縱脣之説，古有是否？即以陳暘《樂書》核之，暘本荒唐，然有曰「聲出於脾，而合口以通之爲宮；聲出於腎，而齒開吻聚爲羽」，則是開口縱脣正與合口聚吻相南北，而不之知也。且《中原音韻》二聲無入，而今以穿鼻六條攝之，猶無入也。至無入而强以入韻參屬之斂脣、展輔之條，藥既不可爲斂脣，物與月又不當爲展輔，而即其所分屬者，悉周章兀鶂，而不可爲據。

夫四聲之轉，宮韻貢穀，本秩秩也。四聲之序，東冬江真屋沃覺質，又甚次第也。以質爲支入，誤。故真之爲質，而文之爲物，元之爲月，寒曷删黠先屑陽藥與夫庚青蒸之在平，陌錫職之在入，其繩貫之序，又未嘗稍變也。至侵後四韻爲閉口，緝後四韻亦爲閉口，更無論已。故四聲等韻，在入無居驕交巾皆乖嘉鳩戈歌諸韻，而四聲所譜，亦無支微魚虞佳灰蕭肴豪歌麻尤一十三韻之入。故屋沃之轉角，猶東冬之轉江也。古韻原有通轉，因韻書誤載宋吳棫《韻補》以爲金科，遂至大謬。今由東冬江推之，支微齊佳灰魚虞尤蕭肴豪歌麻十三韻通轉處，從來不曉。悤轉讀蔥，角轉讀六是也。漢劉熙云：悤，聰也。魏張揖《廣雅》：竈悤謂之堗。隋曹憲《音釋》以悤音葱，則烟葱非俗音也。《通指》謂禮失求野，誤矣。若《漢書》角里先生，原不作用，不音

六，亦非叶音。物月之相通也，則文之轉通元也。《大雅》詩「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楚詞》「山曲坲，心淹留兮洞荒忽」，忽拂稍轉耳，非叶也。其又通七曷八黠九屑，則文元之轉通于寒删先也，《碩人》、《長發》皆是也。且物與迄有二部矣。《廣韻》獨用，而劉氏併爲一者，以平併文與殷，上併吻與隱，去併問與焮，皆獨用而皆併之故。然則明以物爲文之入，迄爲殷之入也。若藥之於陌，則陽之於庚也。《大學》「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之讀若轉而即得也。且藥轉陌而仍轉錫職，猶之陽轉庚而仍轉青蒸，此尤較然者。上去通轉，準平而得之，惟入稍異，故略指其概。其屋沃覺通于陌錫職質，物月通于曷黠屑，則又在四聲相承之外者耳。

若以屋韻有宿，宿又音秀，而遂謂屋承宥韻，陌韻有易，易又音異，而遂謂陌承寘韻，則沃韻有蓐，蓐亦音耨，沃何以不承宥？質韻有戌，戌亦音絮，質何以不承遇？且屋之暴，猶之號之暴，陌之莫，猶之遇之莫，而屋與陌不兼承號遇，何也？夫易音異，而陌不得爲寘，猶虹音降，而東不得爲絳，蜺音臬，而齊不得爲屑也。如曰沃字從夭，故沃韻承嘯，則質字從貝，質韻可承泰乎？如曰北人呼六爲溜，故屋爲宥之入，則北人呼屋爲烏，屋又爲虞之入乎？且古多通音，原非聲類，使以《中谷》詩「嘆其修矣，遇人之不淑矣」，修、淑相叶，爲宥、屋相承之證，則陸機賦云「妍蚩混而爲一兮，孰云識其所修，必眇世以遠覽兮，夫何殉以區區」，修、區相叶，虞之証又承宥矣。假以廉范謡云「不禁火，民安作」，作與火叶，爲遇藥相承之據，則陳琳《客難》云「太王築室，百堵皆作。西伯營臺，功不浹日」，

作與日叶，藥之據又承實矣。

且其以今所行一百七韻爲唐韻，爲禮部韻，爲陳州司馬孫愐韻，而以舊所傳二百六韻者爲沈約韻，且又以一百十四韻者亦爲愐韻，則俱不然。甡家無藏書，沈、孫二韻書實未能有，然憶在潁上，曾窺北平辛氏行笈，得古今韻書數卷，大約沈約原韻倣齊周顒《四聲韻略》而著爲《四聲譜》，祇一卷，今已亡矣。若二百六部之《廣韻》，則本隋時陸法言所撰《切韻》，而唐天寶中孫愐復爲刊正，更曰《唐韻》，然其書亦亡。宋祥符中，仍得法言舊本，參以他書，因被以《廣韻》之名，且仍稱唐韻，而實非唐韻，故晁无咎亦祇云：「《廣韻》爲法言所作，而愐加輯者。」《廣韻》目，上平多三鍾六脂七之十一模等一十三韻，下平多二仙四宵八戈十一唐等一十四韻，上多旨止等二十五韻，去多用至等三十韻，入多獨術等十七韻，即《切韻》分部也，宋禮部韻亦同。今韻冬鍾併爲一部，冬韻內鍾字後，即舊鍾韻也。其冬韻有與鍾同用四字，係唐人律韻作標識者，餘倣此。若以是爲約所傳韻，則全乖也。至若今所行一百七韻，則宋理宗朝，平水劉淵合併《廣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而今遵用之，此宋韻，非唐韻，劉韻非孫韻，亦宋禮部韻，非唐禮部韻也。大唐無所爲禮部韻也。若夫一百十四韻者，則明代江夏郭正域所爲《韻經》，而謬以歸之楊慎，千詬萬詈，則諸所引據，無非桃僵李代者，亦可怪矣。且夫二百六韻者，猶之二百七韻也。其云冬鍾灰咍，則仍止冬與灰也。韻有分標，而用同一部。故律詩有同用而無同韻，猶之古詩無通韻而有通用。劉氏祇就其同者併之已耳，故一百七韻，非今通之部，而二百六韻，亦非舊分之書。如據劉孝標「行行且游獵」篇，

陽唐合用，王昚「七夕」詩，歌戈合用，爲不用沈韻，則李白「蘭陵美酒」詩，陽唐合用，貫至「汎洞庭」詩，歌戈合用，亦爲不用唐韻也。

且《中原音韻》惟三聲，故參屬緝葉諸閉口於他韻，以掩其穿鼻、抵齶俱無入聲之弊，而《通指》張之，反謂元曲有曼聲，故無閉口，古曲無曼聲，故有閉口。則《書》曰「歌永言」，《禮記》曰「嘽緩慢易之音作，而民康樂」，《樂志》有緩歌，《列子》韓娥曼聲長歌，唐《郊壇聽雅樂》詩「韻長飄更遠」，白樂天《試樂》詩「慢拽歌詞唱渭城」，皆慢聲也。予謂古曲詞簡，則歌必長，今曲詞繁，則歌必促，此正古有曼聲，今無曼聲之辨，而《通指》誤以宋詞慢調爲慢聲，輒謂慢聲實始于宋，則是以詞之短長爲聲之短長矣。且古歌之曼有明據者，《清廟》登歌，一唱三嘆，四字作一闋，而《維清》十八字，爲象武之樂，晉清樂倚歌有《女兒子》，僅十四字，唐《霓裳羽衣曲》即婆羅門也，一絶句耳，有散序，有中序，有拍，有破，《桂華曲》「試問嫦娥更要無」，裁七字，而一字數轉，故白樂天《聽都子歌》有云「一聲格轉已堪聽，更聽唱到嫦娥字」，則其詞短而歌長，亦可驗矣。且歌促於北，而緩於南，南曲有閉口入聲而反緩，《中原音韻》無閉口入聲而反促，則是古曲曼聲，實亡於北聲之有變，實不繫於入聲之無閉口，而《通指》欲以是爲德清解嘲，豈可耶？且歌字有聲，未聞字甫出而詘然止爲閉口也。

諸此瑣屑，無關大雅，而立説所係，則似未可爲漫然者。況著書實難，甡垂盡之年，筋力耗弊，卒未能勒成一家，而五兄撰述等身，動比宿構，流聞接布，古人罕見，惟

慮細碎不撿，爲名山小隙，且欲自附于殷源籛問之列，因妄申臆計，以徼主客。儻或公羊不肯，耳目實短，冀少加慰喻，起所未逮。記疏甚悚。

西河文集卷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書四

答馮山公論戴烈婦書

乍損緘示，值腹下，卧起搶卒報去，既復繙閱，似足下有不釋于此者。僕少不戒口，壯罹大隙，老年鐍閉，遠過他日，特以足下謙己太過，示文勤懇，必欲指纇，因不揣狂昧，繆指三病，謂：輕于下筆一，貪于持論二，執一説便攻一説三。而足下遽謂「華陀抽割，創已立愈」，然猶云「鍼石之間，毫芒即乖」，是以僕爲誤投藥也。又云「意苟不盡，何有于病」，是以僕爲必不能盡言也。夫如是，則所謂華陀者，匪惟風之，抑愧之矣，又烏得不彊起一再告之？

向閱尊駁家會侯《戴烈婦傳》，以爲烈婦爲夫死，夫姓吳，宜稱吳烈婦，不宜稱戴，于是引《春秋》杞伯姬事爲証，辭嚴義切。故僕參數語，註之左方，謂婦無以夫氏者。或以謚，如莊姜、共姬是也；或以國，如杞伯姬、吳孟子是也，並無稱姒伯姬、姬孟子者。若《孔叢子》云婦人于夫氏，以姓字稱，謂婦無姓者，則以夫之姓字稱其婦，如黔婁妻、杞梁妻、僖負羈妻、柳下惠妻類。而後之遵其例者，即并婦之有姓者而亦稱之，如王霸妻、鮑宣妻、焦仲卿妻、樂羊子妻類，然亦並無舍夫名字而單冠以夫姓，如云某貞姬、某節婦者也。

向使足下謂戴烈婦當稱吳某妻，不當稱戴，則其所云不當稱戴者，固已非是，然欲稱吳某妻，亦無不可。而足下謂宜稱吳，不宜稱戴，則兩失之矣。故略爲註及，且猶恐戴烈婦之稱不明，故既引李節婦與清河崔氏爲証，而又引劉長卿妻桓氏，當時旌爲桓嫠與稱爲義桓者，爲戴比例。而足下乃又變其說，謂尋常稱謂與作傳詞例不同，稱謂從本姓，若特爲立傳，則未有不屬之某人妻者。于是取《後漢・列女傳》指爲定例，首引鮑妻桓氏爲証，而曰：「假曰桓少君者，渤海鮑宣妻也，古來有是史筆傳體否？」竊疑足下向引《春秋》，不及《後漢傳》，今乃以僕舉桓嫠係《後漢傳》文，故考及之，而不知執一攻一，正復坐此。

足下第知《列女傳》爲《後漢》所始，而不知始于西漢劉向。僕前所云秋胡妻、杞梁妻者，爲劉向《列女傳》言之也，所云王霸妻、樂羊子妻者，爲《後漢・列女傳》言之也，此僕所已言者也。僕第言古有是稱，不曾分別兩家《列女》，一是私傳，一是史傳，且不明言公私皆可稱，而足下遂謂私稱用本姓，史傳用夫姓，且謂史筆傳體，必無是稱，斷斷鑿鑿，此則下筆之最輕者。

晉劉孝標註《世說》趙母，不知何趙母也，引《列女傳》曰「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韙妻也，皇帝敬其才，詔入宮省，作《列女傳》註，號趙母註」。夫趙母所註《列女傳》，則劉向《列女傳》也，孝標所引《列女傳》，則當時魏晉間舊史傳也。以趙母之才、孝標之學，與舊史《列女傳》之古而可據，而明明使趙姬之姓先于虞韙，乃曰桓少君爲鮑宣妻則便非史筆，此是何說？ 況史傳原文，

其爲先婦姓而後夫姓者，蓋不知凡幾也。夫魯史、漢傳，記載不一，南北五代，閨闈闕講，然而伯姬之名，先宋共矣。驪女雖惡，有云「驪姬者，晉獻之夫人矣」。以至魯潔婦作秋胡之室，貞姬、貞姜爲楚王、白公之婦。三代所稱，比比而是。若夫後史，則西漢梁竦女者，樊調妻也。東晉孔羞，朱百年之配也。唐史河南竇烈婦者，朝邑令畢氏之內子也；楊烈婦者，李侃室也。宋則崔氏爲合肥包繶之妻，何氏爲吳人吳永年之婦。其列氏先後，班班可考。

夫天經地義，人人知之；名正言順，亦人人知之。然而詩稱仲壬，未傷經義；史稱有娀、有邰，不爲名不正而言不順。夫婦爲夫死，婦之賢也；夫有婦死節，夫之幸也。賢可旌，而幸不可旌，則夫可沫，而婦不可沫。有人于此，其惠于人者，則德者也；其爲人所惠者，則德之者也。德之者可忘，而德者必不可忘。然則烈婦之稱戴，亦有爲矣。

若云班昭曾稱曹大家，則史文無是也。史文稱大家者再，而必不加一曹字，范傳可考也。若云孟子之母稱孟母，嚴延年之母稱嚴媪，則大不然。毋論嚴媪與孟母皆無本姓，僕前已明言之，顧此以子稱，非夫例也。夫孟母者，猶言孟子之母也，猶之范滂之母稱滂母，陶侃之母稱陶母也。如謂陶母不姓陶，正是夫姓，則未聞滂母之夫姓滂也。如謂陶母姓湛，何不稱湛母，則正以母是陶侃母，非湛侃母也。至于嚴媪者，即五子萬石之媪也，一名萬石媪。夫嚴氏五子合萬石，稱萬石媪，猶之石氏五子合萬石，稱萬石君，則其以子稱而不以夫稱，又斷可識矣。足下又謂嚴媪不生于空桑，何以無

姓，則王陵母、王孫賈母皆不生空桑者也，何以無姓也？

至若龐娥親本趙氏女，而皇甫作傳不曰趙而曰龐，此亦爲子言之耳，猶之孟母與嚴媪耳。乃足下又曰：何不曰趙娥親，而曰龐娥親？夫娥親之夫，不知爲誰也，娥親之龐，以子不以夫也。足下不曾讀《晉書》乎？龐娥者，龐某母也，字娥。其又稱娥親者，正以爲龐某之母，故親之。大親以子，而可以他人親乎？他人不可親，而可以大親之乎？凡此皆一説之無可通者。

至于末一節，則并一説亦無之。足下謂僕舉劉妻刑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嫠」，可爲戴例，爲非是，特發明云：劉妻有無忝所生之心而爲之旌，故變常例稱「義桓」，猶《春秋》之特筆也云爾。此以義起，不可爲例。觀其告宗婦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故豫爲刑翦，以明我情」，于是沛相上之，其旌曰「義桓」，以是也。我故曰「此以義起，不可爲例」云云。此説初觀之猝不能解，既而曲揣尊意，似謂婦爲夫死，則當稱夫姓。今嫠遵先訓，而守夫節，此專爲其家者也。專爲其家，則當以其家之姓姓之，故曰特筆，曰以義起，曰本無忝之志，而就此推彼，則仍是烈婦爲吴死故當稱吴之本説也。此毋論其説非是，而即以其説還詰之，足下不甫言龐娥親乎。娥親殺父讎以報所生，與嫠之遵先訓而抱無忝，誰爲孝乎？則必曰俱孝。娥親痛父死而爲父報讎，與嫠之遵先訓而爲夫守志，誰爲爲其家者乎？則必曰娥親爲其家。是何也？則以嫠之

無忝尚爲夫，而娥親之無忝實爲父也。乃以婺之爲其夫而得蒙家姓，娥親之爲其父而反不得蒙家姓？所謂《春秋》之特筆安在？且以足下之善揆義例，一則曰此義非例，再則曰此義非例，而于婺則以本姓爲義，于娥親則反以夫姓爲義，而曰「奚不曰趙娥親而曰龐娥親」，以是杜口，則是所謂義者未必義，所謂非例者未必非例，而其所云烈婦爲吴當稱吴者，反託之彼此無據之臆說，而在義在例，兩無所主，則是自矛之而自盾之也。

且足下疑僕所引祇桓婺一事，必謂苟舍婺事，定無他據，故來章亦明云「辱賜書，祇桓婺一事」，殊不知引古務切不務多，此非僕之真寡昧也，僕以爲烈婦當旌，鮮有不署婦姓者，故特取旌門一節姑引及之，蓋惟恐俗有誤稱，記載荒略，偶失婦姓，則俗便以他氏加之，如鮑氏女宗，尚加夫氏，梁之高行，即冒以國號，其在當時，定無有以國號旌其門者。故凡僕所註，引而不發，平情以觀，原可類推。若必欲更指一二，則在史傳有封永壽鄉君者，則曰「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也」；有詔賜侍養存問終身者，則曰「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此非以義起可比例者。

至如堅貞節婦李氏，既旌其門，復改所居里名「節婦里」，此亦世稱李節婦者。乃史傳曰「堅貞節婦李者，鄭廉妻也」，此一李也。若夫斷臂李節婦，則虢州司户王凝妻也，此又一李也。皆可例也。至于廖節婦，爲臨江軍歐陽貢士之妻；王貞婦，爲臨江民家某氏之媳。凡稱貞稱節，無不從婦姓卻夫姓者。至前所引竇烈婦、楊烈婦，則正以烈稱，此真戴烈婦比例也。然而朝廷旌

之，史官傳之，其所製傳贊，如足下所云史筆傳體者，乃云「竇烈婦以身捍令」。又云「世皆稱楊烈婦」。又云「某州某妻某州某女，總不如楊烈婦之慷愾識大義」。一曰楊烈婦，再曰楊烈婦，其詞義斷斷，累稱不易，一若樂府之呼都護如此。❶

夫戴烈婦者，其所争祇一旌耳，即弔誄滿篋，亦祇爲他日受旌地耳。假使幸而旌，旌而至于登實録、列史傳，則明有成例，所謂宜稱戴不宜稱吴者，此在史傳與家傳應均有之，而尚何公私之足云？

僕年踰七十，衰老日增，身痺之未瘳，而何有人病？特來章過激，且必索盡言以當鍼石，故據牀彊起，復不憚喋喋如此，後即有所示，不敢再報。臨復增惕。

上宋大司馬論婚姻書

李丹壑庶常，内閣學士容齋公之子也。兒時曾聘公同年生王君女，未娶。會三藩兵變，王君仕西川，阻絶有年。丹壑年十六，于己未科成進士，館選，出宋大司馬廖天公門下，遂乞司馬公息女爲配，臨娶而王師收復滇南，西川先闢，王君已歸命還朝，籍奏兵部。于是始紛紛追道前事，司馬公大憾。前此成説時，蹇修有人，而吴俗行聘，必借諸親友爲之儐价。西河爲閣學門下士，與錢編修庸亭、陳檢討其年同往行聘。至是，司馬公并責備諸君，謂須知其事，故爲隱匿，且日夕聚議不決。西河乃上書自明，後亦究用西河書中語定長次焉。

某不肖，不能自立，循俗詭隨，于舊年春，寄居李閣學師宅時，會師爲世兄庶常通婚名族，備役蹇修，此事生平本未嘗有，徒

❶「呼」，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以潘揚世媾，無庸講求，且説情合好，俱已有人，祇吴中舊族，須煩親朋將幣，以爲飾恭，故忻然承任。初未嘗計及歸妹之象有殊扐也。及行聘既畢，驟聞他説，隨與同事諸君，合辭具牘，其從前茫然不諳之情，已荷見亮。頃紛紛之言，周章難定，不監緣曲，必謂儐价通導，定有情愫，偶一差池，百口莫辨。且此事何事，冒訛忍訽，省括不早，馳驅難宜，因敢略陳所見，以徼聰聽。

昔者韋放、張率，指腹作聘，范雲、江祏，被酒成説。然而韋、張不移，而江、范終棄者，何也？ 則以貴賤枯菀之形有相難也。今李師與王君，巾箱之剪，不返當年，黄鵠之棲，未移華盛，特因王君遠宦西川，干戈阻絶，右丞司户，曾未聞其從賊中來，而庶常年已成丁，單傳之子，旁鮮兄弟，太夫人在堂，遂殷然爲嗣續計，求匹高門，揆之于理，原未有過。

從來禮重著代，婚貴及時。以承祧言，則著代爲重；以授阼言，則失時可虞。且當時陷賊，未易料也。昔謝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而宋帝疑之，及敬兒獲罪，而超宗不免于難。王裒與管彦早訂婚姻，後裒以彦仕晉朝，死葬京邑，遂公然易婚。夫裒不仕晉，此爲私情；致身典午，則爲同量。然猶竟以此易婚。今陷賊未歸，出處何道？ 嫌畏之際，君子不居。揆之利害，則超宗可鑒也；審之義理，則王裒可思也。儻李師于今聘未行之前，西川未開之際，明告王氏，播言親黨，屬以遠隔遐陬，義當別娶。袁隗女自好，聽許令匹；鄭忽雖卻齊，齊女無惡。則堂堂取婦，夫孰云非？ 而惜乎見之遲而不發之于早也。今則西川既開，屬國無恙。楊信有歸來之期，王肅無棄婦之

理。踟躕審量，實有難安。如謂高門既配，彼可斷絶，是欲以禁臠之例施等倫也。夫子敬卻婚，至死猶憾，不應平世重見此事。如謂禮難顯拒，可以陰卻，此既他娶，彼當潛退，則欲以鵲巢百兩，風使自斷，萬一著簪敝席，不能相忘，顧協幼聘，六十不嫁，何以處之？假令兩大耦嫡，不妨並建，則尊卑不別，安豐久有遺議；左右夫人，賈充豈可爲法？假使公私中外，互爲長少，則李繁有姊，不肯暫降于亂離；毋丘異居，豈能抑之于別室？

夫卻婚不可，潛退不能，耦嫡既難以並行，互長又無以自決，勢惟有彼此皆娶，泯名嫡庶，特校先後，辨定正繼。夫正無貴賤，繼無賢不肖，夫人而知之也。然而先者當正，後者當繼，亦夫人而共曉之也。特是聘之先後，人所易明，娶之先後，則人所未解。昔者趙衰入翟，叔隗先婚；呂布未亂，鄭陳早配。故宣孟返而趙姬下之，徐州平而司空之妹公然居長。今庶常有聘，猶未婚也。王氏定名，其于庶常未嘗有一日之配也。夫禮重歸娶，貴在上堂，婦禮既成，始可授室。向使有聘無娶，則父母偶喪，尚當假辭以卻婚；享不成婦，則雖三月不幸，猶必歸而附女氏之黨。何則？重身先矣。茲者王雖初聘，六禮未具，干戈阻絶，未經奠摯，而我則雙輪既御于在途，祖醮將行之目下。趙姬已先婚，誰謂貴當下賤；陳群妹早配，自非後娶可上。則是荀凱之所爲先爲嫡而後爲繼者，惟此爲先；衛恒之所爲新可奪而舊不可奪者，亦惟此爲舊也。

夫事苟未決，可以引經；理所難通，宜據先典。今按經義既如此，揆諸掌故又如彼，何去何從？在下執必有定見，而悠悠

之口，必欲使決裂以行，甚至漫相争上，必無一説以處此。聚訟紛紛，盡成築室，徘徊兩端，無一而可。某學識荒謭，見事遲拙，《周官》媒氏，實慚調處。勢惟有緘口退避，不復相關，諸妄行事，都不敢預。豈曰立身無過，抑亦訕謗所叢，或可藉此徼末減耳。臨緘皇恐，仰匃垂鑒。某頓首死罪。

覆謝福建吴觀察薦舉書

車騎南行時，正值某吹箎海上，不能隨族躬餞，祗以奏記託姜京兆寄去。聞閩中壼榛漸廣，皆嚴助、朱翁子開拓之力，雖海濱尚設烽堠，顧長城在彼，定無足慮。特某奔走半生，了無可見，其爲四方君子遐棄，亦既多日，近絃績書來，驟傳閣下以新奏上諭，循求天下博學之士，謬薦及某，甚爲駭怖。

某久處困詘，甘心蓬草，如麋鹿在野，叵耐縶靮；猨猱入市，不可衣履。故生平奔逃，北極齊宋，而必不敢使誤步所至略近長安，何則？都會在前，足未涉而心已驚也。今無論宏才碩學，某實無有，而即欲一至長安，望入雲之闕，踐如霞之陛，目眩青規，心顫黄屋，使其不瞀亂狂走，鮮矣。禮曰：儒有可珍，必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今實無可舉可取之素，而謬膺進獻，則忠信不足，何況力行？

夫明月之珠暗投道路，尚虞有按劍相盼者，乃以蜣丸鳩彈之質，光彩不足，糞臭有餘，而使之横陳道左，則往來徒旅，且舉足而蹴棄之耳，此非按劍所可言也。人有縶駑馬于市者，終歲不售，孫陽見而偶顧之，初未嘗以其馬之非駑也，目睫所經，偶

一觸及，而市之踊其價者，陡至十倍。然而價則高矣，馬則終安所用矣。故駑馬被售，雖未嘗不感孫陽之一顧，而究不能不觳悚于將售之際，何則？以其原不可以售也。況博學之舉，實本制科。在漢初，天子親試，有先後而無得失，而其既有司行事，十取一二，故薦引雖多，而被録甚少。今則徵車滿天下矣。續食而入，萬不敵夫躡屩之出，他日將車不能，都養不可，一出一入，必至流落。且夫朝廷求賢，本屬盛典，中外薦舉，豈有干請？然以某所聞，名士競進，藉此營騖，多有挾門狀、候涓人，以祈得當者。某素乏知交，並鮮故舊，而偏于閣下，有生平之歡，致有此役。昔漢長安令楊興將薦匡衡，而以史高爲車騎將軍，薦引親屬，遂謂將軍以幕府之尊，天下仰重，而其所舉者，乃不過私門賓客，是有狐白裘而反衣之也。今中外徵車，多蹈此病，而閣下所薦，又復類是。某則已矣，天下其將謂閣下何？

蒙紘績來札，謂二月下旬，方能拜疏，徵書之下，當在仲夏，此時正可中沮。況濱海戒嚴，無暇及此，萬惟縝慎，幸勿爲徐淑所誤，而爲稽康所憎。踧踖不具。

寄張岱乞藏史書❶

居故鄉時少，但及壯歲，即亡名走四方，從未經摳衣得一登君子之堂，快讀異書。每中夜起憶，輒成恨事。今吾鄉老成，漸若晨星，而一代文獻如先生者，猶幸得履修容、亨耆齒，護此石紐，則夫天之厚屬先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生者，原有在矣。夫名山之藏，本待其人，久閟不發，必成物怪。方今聖明右文，慨念前史，開舘修輯，已幸多日，乃薦辟再三，究無實濟，翰音鼓妖，于今可見。

向聞先生著作之餘，歷紀三百年事蹟，饒有卷帙，即監國一時，亦多筆札。頃舘中諸君，俱以啓、禎二朝記誌缺略，史宬本未備，而涿州相公家以崇禎一十七年邸報全抄送舘編輯，名爲實録，實則罣一漏萬，全無把鼻。頃總裁啓奏，許以《莊烈皇帝本記》得附福王、魯王、唐王、桂王諸記于其末，而搜之書庫，惟南都一年，有泰興李映碧廷尉《南渡録》，西南建號，有馮再來少司寇《滇黔諸記》，稍備考索，至魯國、隆武，始終闕然。今總裁竟以是紀分屬某班，旋令起草，此正惇典殷獻之時也。不揣鄙陋，欲懇先生門下，慨發所著，彙付姜京兆宅，抄録寄舘，以成史書。

夫《漢書》藍本，肇于叔皮，然而遠勝他書者，以史官分歲，慮有得失，反不若茂才閉户之闓而公也。若夫歐陽《五代》，成于私著，然而宋直用之，而迥不及他史者，以匹士疎陋，三家言事，萬不若史局之審而核、博而通也。今以先生之學力，媲美茂才，然且家有賜書，遠過歐九，其苦心撰著，原不欲藏之井中，而一旦移入史乘，傳之其人，將先生忼慨亮節，必不欲入仕，而寧窮年矻矻，以究竟此一編者，發皇暢茂，致有今日。此固有明之祖宗臣庶，靈爽在天，所幾經保而護之，式而憑之者也。仲尼云：賢者識其大者。向使仲尼復生，亦當嘖嘖稱獻賢矣。

若其中忌諱，一概不禁，衹將本朝稱謂，一易便了，至其事，則正無可顧也。且

史成呈進，當詳列諸書所自，不敢蔑沫。況此書既付過史館，則此後正可示人，無庸再閟，尤爲朗快。書到即乞啓鑰，確付京兆宅抄付。悚惕不具。

寄曼殊禁方地下書

月日，寄曼殊。汝病時，患苦不可忍，予每思及，輒心悸齒噤，欲塞耳不可，掩目又不可，蹋足搯肌肉，不信天地間何以有此憯事，自非夙生有因，何至此？今汝以是病舍我去，思去我後能徼倖不發，如平時七八月間漸漸已，亦固天地間未必不有之事。萬一不然，則思昔病時雖患苦不可忍，猶有我在，有醫、有藥物、有軟兜帔，可闢舉行，有婢按摩之，有牽挽繩在清防間。譬救月然，奔馳奏鼓，雖無補于月，然其救之者自在也。今則誰爲之醫者、行者、牽且挽者！然則患苦何時是已，況不必不甚乎？夫不已，吾驚心不必不甚，則吾即以是刻驅吾神尋汝，天高地闊，吾能芒芒即汝，遇如當日否耶？

予思汝病時，亦曾療汝，但療而不效，不知汝之死，不療之故與？抑亦療之不以道而反致死也？且療亦殊苦，灸熨湯醴，皆不勝任，毋論療不效，即效亦非汝所願受，況以療致死，則其不宜療又瞭然者。

今有禁方于此，姜君肩吾所祕授也。不服藥，不灸、不熨、不受痛苦，即不效，亦必不致死。且萬無不效。姜君曾以此活人多矣。因悔生前不汝遇，不爲汝療，故急欲療汝，而以仙人所授方不惜授予，而使予轉爲汝療，予乃思一療法，將選療病日，就汝生平所傳留視圖再摹之于絹，而療于所患，

有符，有咒，意者汝既死，近于鬼神，則與仙人所授方相宜。譬之幻月然，蘆灰一畫，月暈頓闕，未可知也。萬一療之不如法，不效，我即書禁方燔之與汝，汝自療之，何如？某白。

西河文集卷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晚晴稿

書五

寄閻潛丘古文尚書冤詞書

接讀《四書釋地》一編，又經三年，淮上去此不遠，而郵寄甚艱。去夏，閩客屬一緘寄丘洗馬，至今未達。昨著《喪禮》一書，見《堯峰文鈔》内頗多論辨，然無一不誤，不止如前時所示數則，急欲奉質，不可得，因嘆當世果無一善讀書者。

近蠡吾李塨，字恕谷，康熙庚午舉人。爲李孝愨先生之子。其人學有根柢，曾游博陵顔習齋門，胸不安，有疑義，越三千里來証所學，固已度越儕輩矣。乃以寓居桐鄉之故，與桐之錢氏作《古文尚書》真僞之辨，列主客來問。某向亦不愜僞古文一説，宋人誕妄，最叵信，及惠教所著《古文尚書疏証》後，始怏怏，謂此事經讀書人道過，或不應謬，遂置不復理。今就兩家説重爲考訂，知《古文尚書》自漢武年出孔壁後，凡内府藏弆，與民間授受，相繼不絶，且歷新都篡殺、永嘉變亂，亦並無有遺失散亡之事。而梅賾在晉所上者，又但是《孔傳》，並非古文經文。其在《隋書·經籍志》開載甚明，外此，則又無他書可爲籍口，則其裏其底，瞭然于人，何得有假？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証，作《古文尚書定論》四卷，其中微及潛丘，并敝鄉姚立方所著攻古文者，兼相質

難。以爲學無兩可，祇有一是，苟或所見不謬，即當力持其說，以爲可定。雖自揣生平所學百不如潛丘，且相於數十年，誠不忍以言論牴牾，啓參差之端，祇謂聖經是非，所繫極大，非可以人情嫌畏，謬爲遜讓。況潛丘之學，萬萬勝予，亦必不敢謂能勝六經。大凡有學識人，定無我見，一聞真是，便當自舍其所非。

曩者，先仲氏觀陳宗伯所藏商彝，心疑其贋，而閟不敢言。及撤去，客有以千金請值者，始自悔其誤，而再請觀之，然不得矣。故先仲氏嘗曰：「觀古有所失，即悔且不及，何況不悔。」今六經之重，不止一鼎，古文爲二帝三王之書，又不止《毛詩》、《左氏》、《公》、《穀》、《周禮》、《儀禮》、《禮記》諸經之比，向亦惟衛經心切，誠恐僞之果足以亂真，故任此無何之言，而姑且耐之。一經指正，即悛除不暇。此如清君側之奸者，其稱兵直前，以爲君側有奸耳，君側無奸，則此兵向君矣，而可乎？

夫聖經無可非而非之，詖士也。君側無奸而忽指之爲有奸者，讒人也。爾乃辨之愈明，來攻者愈急，寧以兵向君，而必不敢向讒人。寧得罪聖經，而必不敢得罪此宋元間非聖毀經之詖士。此則何解？然且研經好學如立方者，亦復墨守不丁，曰各行所知，則生薑真樹生矣。某因削去「定論」名色，而改名「寃詞」，且增四卷爲八卷，而再加考訂。如孔疏之誣指鄭註二十三篇爲孔書二十三篇，漆書二十四篇爲張霸二十四篇，則當更校其篇數。明儒謂安國之卒先于太初，孔氏獻書不及巫蠱，則當更考其年月。賈逵、馬融援僞學以冒孔學，則授受當更清。衛宏、許慎據僞古文以亂真

古文，則字畫當更核。然不曰「釋冤」而曰「冤詞」，以不敢釋也。吾第列其冤而世釋之，釋不在我也。世不肯釋冤而必欲冤之，冤亦不在我也。如此，則可以告無罪矣。

拙著并《喪禮》十卷，統呈掌記，外《定論》原敘數頁，一併奉覽。竊謂潛丘所學，何處不見，原不藉毁經以爲能事。且胸藏該博，必有論辨所未及、考據所未備，以廣我庳隘。《冤詞》無定，潛丘定之，何如何如。某頓首。

答章宗之問東西房書

接問，知于東西房有蓄疑處。僕病後全無記憶，居平所識書欲舉似一句不得，又必不能就所按繙閱。

據《禮》註，鄭氏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則有東房無西房，此不見經文，原是謬註。而黄梨洲主其説，謂《士冠禮》冠者于牖西拜賓，而賓即于西序答拜，惟無西房，故西序與牖西近，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相距遠，難交拜矣。又昏禮醴婦，贊者于西階上北面拜送，而婦于牖間席西東面拜受，惟無西房，故階得與牖西相當，不礙授受，有西房，則西階在西房之下，婦與贊背面，難禮接矣。推其説，則竟以牖間之西，西序之東爲西房，將廟寢三間而以楹西之右一間當之，此非無西房，直無西廟寢，謬之謬矣。

顧廟制無明文可據，但就其所云冠禮推之，似東西房在廟寢三間之外别附一間，即《爾雅》所云「有東西廂曰廟」者。其近北一半，名曰夾室。近南一半，即謂之房。如冠禮，將冠，先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此東房

也，何也？ 以冠子于阼，在東階上也，然而曰西墉，則房西有墻矣。 此一墻與寢堂間隔，即《爾雅》所云「東西墻謂之序」者，其在墻西，謂之東序，在墻東，謂之西墉。 是東序在户東，而東房則又在東序之東。 西序在牖西，而西房則又在西序之西，與梨洲所言正反也。

故《尚書・顧命》，位次有在牖間南面者，此王朝位也。 在東序西面，則養老燕饗之位也。 西序東面，則聽政位也。 乃别有一坐，在西夾南面，爲親屬私宴之位。 則正是西房，以其夾一墻，故謂之夾，以其有夾，故親屬私宴得以掩蔽。 向使如梨洲所言，在西序東，則與牖間南面一位，兩坐並抗，既非儀法，且殿堂何地，其可以親昵燕私之乎？ 是以下文有「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語，孔氏謂西坐夾東，蓋只此一間，而北夾之坐居于正中，則南房所列當在東墉，此猶之冠者居東房之中，而冠服所陳當在西墉，可對証也。 但予謂大夫士亦有西房，與梨洲所言又反者。 以喪禮推之，按初喪襲斂，奉尸俠于堂，則男位尸東，女位尸西。 至殯于西階，則大夫緆地，士埋士，皆依西墻爲柩，堂西無地矣。 故男主位在殯東，而女主則不得不入于西房南面拜客，所謂不下堂者。 惟君夫人與女賓之尊行者至，夫然後下堂，而拜于階下，此則大夫士廟制明有西房之經証也。 況所証必不止此也。

又答章宗之問吉祭未配書

據問《士喪禮》「吉祭猶未配」語，按此是禫月易纖服時，倘遇烝嘗禘吉祭，則但以

新主入祖廟附食，而不以妣配，此極明了。甬東萬季野謂：「未配者，不以新主配食祖廟，非妣不配考也。」此是臆説，故嘗以問黄梨洲，不謂梨洲竟是之，且云：「新主雖在廟，不以配食。」是主客言禮，皆以配妣作配食解，恐太踈矣。

從來禮文，「配」字祇訓「陪對」，並無訓作「附食」者。《家語》「郊祀其祖以配天」，《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喪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皆「陪對」之義，故祖妣稱配，以配與妃通，《周語》註所云「配者，配先君也」。此與《雜記》「男子附王父則配，女子附王母則不配」釋義俱同。若附食，名祔，所云合食于祖者，並不稱配，故此當吉祭尚未配妣，若是配食，則卒哭而祔，在三月之後即已附祭，豈有二十七月而禫，而猶未祔者。若云新主雖在廟，仍未配食，則葬後祔廟，正爲此廟食耳。在廟三年，而曾不得食，餒也。若何？

復馮山公論太極圖説古文尚書寃詞書

數減垂訊，❶連接四短札，覺心地俋伏，入夏來煩紆，頃刻都息。生平喜聽人論學，至紙上有考辯，尤劇聳動，老年不能會心，目入反不若耳受之快，然大致了了。

舊説太極圖，但據一時所見，便爾草草如紀，顧諸名言，皆超雋有餘趣。自慚脱漏，不能遍舉，且有要領俱失處，不止于此。明知是圖本于二氏，然僅僅以希夷、壽涯當之。昨見黄山中洲和尚有太極本于禪宗説，其所爲太極圖，即唐僧圭峰之十重圖

❶「減」，四庫本作「屖」。

也。中二輪◎爲河梨耶識，❶左行爲◉爲覺，即圖之左☾，右行爲●爲不覺，即圖之右☽。此在陳摶授圖之前已行世者。是摶所爲圖，一本于道藏《真元品》，一本于圭峰《禪源詮集》，而總出于《參同契》，是真賍實據，鑿鑿要領。今第知《真元品》，而不知《禪源詮集》，是舉褸失襟，究竟脱漏。從來讀書，原不能盡，且又以二氏忽之，此即非真學問人，況既論此事，而于此事反有闕，豈可耶？若根字，則過于推求，竟忘《孟子》有「根心」之文，捕蟬彈雀，指出甚快，但行世已久，不能改矣。

至若《古文尚書》之冤，則凡能救正，即是聖人之徒，況直窮《隋志》，抉致誤之由，尤得要領。即所示《志》文屬讀，正闡發苦心，何容置喙。但僕舊所讀，正亦未嘗差誤者。《志》云，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梅賾，始上孔傳云云。初亦疑以「並亡伏生傳」作句，既而思歐陽、二夏侯《尚書》並無伏生傳在内，不得云亡伏生傳，且伏生傳即今《尚書大傳》也，在永嘉亂時，並不曾亡，又不得云所亡者是伏生之傳。蓋歐陽《尚書》出于歐陽高，爲伏生弟子和伯之孫，自有《歐陽章句》三十一卷，《歐陽説義》二篇。大小夏侯《尚書》，則一是夏侯勝，爲張生所傳，夏侯都尉之族子；一是夏侯建，即勝從兄子，從勝學者。大小各有《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合五十八卷，兼有大小夏侯《解故》即訓詁。二十九篇。是兩家俱自有傳，其所

❶「河」，毛奇齡《經問》卷十七（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作「阿」。

以兩書並名者，以武帝時先立歐陽《尚書》于學官，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而分作兩官，故並名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其云並亡，以永嘉之亂，兩書並亡也，《志》所云「今無有傳者」是也。若伏生《大傳》，原不曾有章句、訓詁，如歐陽、夏侯等，其言反怪誕。惟劉向父子所作《五行傳》，是伏生本法，而向、歆襲之。然又與經文乖戾，不可作《尚書》之傳，故梅氏以《孔傳》上之。如此屬讀，則始于劉向父子一段，方有着落。至于「並亡」作句，恐疑涉今文之亡，則明云歐陽、夏侯之《尚書》，學者留意，自知之，不足慮也。僕從來説經，極其審慎，必多所考據，並不執一以難一，故謬處差少。但限于方幅，不能博設，必俟質難始出之。故凡高明指摘，幸乘僕生前有口時，尚可商量，一當死後，則衆射之的，誰能辨之？況古文之冤，尤口衆者耶！至《洛誥》「命公後」文，則《公羊》「封魯」一段，僕《廣聽録》已載之。何日面受，率復不備。

與馮山公論論孟書

每發緘示，必益我未備，老年終日向暗處行，何幸有道不惜借四壁餘光，時相照映，祇恨彼此異處，良對少耳。

昨有客過寄亭，劇言海内無讀書人，幸研攻八比，惟《論》《孟》未荒落，餘茫然矣。予謂《論》《孟》亦何易明白，客俯首咄咄，似有不肯其語者，然亦不送難，竟去。因憶往冬大病時，通夜不寐，雞唱後，呼兄孫，論《孟子》「禹之聲」章，曷云「以追蠡」？曰「以用之者多也」。然則曷云「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曰「以用之者久也」。予謂以

城門一軌而當經涂衆軌之用，正用之者多，而曰「久」，何也？遂不能答。

今年春，陳緘菴編修家以母喪請予作題主陪事，坐客有問「公行子有子之喪」，喪子耶？抑喪親耶？衆俱未應。予曰：「僕亦有一問。滕文以然友反命，始定爲三年之喪，豈三年喪制定自《孟子》耶？」少頃，孝廉馬素菴曰：「以戰國久不行，而今行之，似更定也。」予曰：「不然。據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行』，是周公、伯禽不行也。『吾先君亦莫行』，是滕叔繡亦不行也。此明指周初，非戰國也。然且嗒嗒曰『至于子之身而反之』，曰『喪祭從先祖』，一似乎叛朝典，亂祖制者。豈狂言乎？」一堂十二席五十餘人，各嘿然如喑者。既而過倪魯玉中翰，觀其所著《神州古史考》，載泰山明堂甚析。予曰：「泰山明堂可解乎？以爲巡狩耶？則東巡燔柴，不事五室，且他岳無有也。以爲王者聽政之所？則鎬京共主，必每月東幸，以聽政于十二堂，謬矣，謬矣。」魯玉亦唯唯。後又至其所，説孟子述孔子見陽貨事，謂「大夫有賜于士，孟子直稱陽貨爲大夫，孔子爲士，而《集註》又從之，不置一辨」。時張叔明在坐，但曰：「權臣以大夫自居，而此第因之，以重其罪。」則世無稱新莽、桓温爲帝，而謂之罪者。且貨在當時並未敢以非禮自居，彼方納改玉之請，正僖、閔之逆，往往借禮法以助跋扈。況大夫士相見，承摯餽問，自有定禮。若果非大夫，則夫子何難以非禮拒之？觀記稱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亦非苟爲依違，肯無端而拜其門者，乃夫子亦竟以大夫禮事貨，而孟子則直據其禮而明稱之。此在孔安國、馬融、包咸

註《論語》，趙岐註《孟子》，皆若視爲固然事，而並不註及，此是何説？最後有問予三家之堂者，予第出《大小宗通繹》示之，便點首去，然《註疏》、《集註》亦全不能解。據《論語》一稱季氏，一稱三家之堂，似分似合，原不可訓。夫三家者，仲、叔、季也。三家同僭，不得獨坐季氏。若僭在季氏，則季僭已耳，兩家又安得並受惡名？且三家之祖非他，爲仲慶父，爲叔牙，爲季友也。兩祖以弑逆不得其死，此在祭典，不得立昭穆之尸，食昭穆之牲，而公然用天子禮樂，世無此理。且兩祖之死，皆季友一人所爲。季文、季武何人，肯以成季與共仲、僖叔並坐，而擬三天子？亦必無之事。又且大夫兄弟皆各有廟，孟、叔、季三孫，俱魯國正卿，豈有三祖、三大夫共一廟者？然則三家之堂，究竟何解？若其餘無解之語，櫛比皆是。予第就其已質者，重質左右。

嘗在道南書院説《論語》大旨，有以「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送難者，謂夫子重才而輕德，重有爲而輕有守。使不辱命與小才節文，似不得與孝弟言行、斷義利、死患難、忠臣信友，同類並稱，而乃反超而上之，斯已過矣。然且以言行信果爲小人，以正誼明道，節概赫然，六行五品無少闕者，爲今之成人。不惟降之，又從而鄙夷之。若是者，何也？學者不體會聖人立教精意，妄執臆見，甚至以行己有耻與節文禮樂鋪張盛大以壓勝之。夫行己，不過躬行耳。有耻，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兩耳。夫子本舉《春秋》極猥瑣者，爲人士榜樣，而學者必欲張大而壓勝之，則亦小人之腹矣。且此中自有一定意旨。試以是兩章合之兩《論》二十篇，與《孟子》，與《大

學》、《中庸》一一比觀，其爲學輕重，定有明証，不于此之求，而聖賢意旨，但以「不求甚解」四字置之，可乎？

凡此諸條，皆淺近道理，在童子學堂挾兔園冊時都皆知得，而老老大大，反不能了。況《大易》、《春秋》，迷山霧海。自兩漢迄今，歷二千餘年，皆臆猜卜度，如說夢話，何時得白？即僕在門者，不乏名下。每恐老死，欲擇一二可傳喪、祭二禮并五聲六律者，而必不可得。嗟乎，已矣！因于裁復之餘，附及璅璅，以爲眞讀書人當亦必有念及者。何如？不具。

與朱鹿田孝廉論論孟書

向以《論》《孟》數條索馮山公解去，遲久未答，即以其說間語所識，亦多不能了。故僕解六經，謂「自漢迄今，從來誤解者，十居其九；自漢迄今，從來不解者，十居其一」。但彼亦不自知其不解也，及偶一提醒，輒目釘口塞，數日不能答。即一《論》、《孟》，而治八比者，仍在夢夢。則八比何用矣。

昨座客謂「三家之堂不是一個廟，是各一個廟」，說見前篇。此不特無據，抑且無理。諸書未有言異廟者，此無據也。同廟，則成季一家，尚可行僭。若異廟，則慶父弑君時，哀姜與聞，尚殺之于齊，主不祔廟，至僖公八年，已歷三禘，而始有致廟之文見于《春秋》。豈有仲慶、叔牙得專廟，僭天子禮者？不惟魯人不肯，季氏亦不肯也。若慶父之子公孫敖者，則又得罪奔莒，請歸、請葬尚不許，豈許專廟？倘又降此，則將以天子禮祀孟獻子、莊子，誣罔極矣。

若謂「魯先君不行三年喪」是近代先

君，不是周公、伯禽。說見前篇。此本高頭講章之言。魯自春秋至戰國，無不行三年喪者。僖公三十三年薨，文公二年納幣，相距再期，猶然以喪娶譏之。成公三年喪畢，然後朝晉，晉叔向譏昭公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何嘗不行？且本文明曰「喪祭從先祖」。先祖者，始祖，非近代祖也。

若「樊遲請學稼」，即禾中孫肖夫、菰城江岷源輩亦驚，顧無一言，此實不可解者。遲既非沮溺，甘于石隱，亦定非真欲霑體塗足作農人者。若以爲粗鄙，則應告之以詩書禮樂之文；以爲瑣屑，則當啓之以大經大法、治己治人之道，乃徒以君民相感爲言，已難通矣。且其中言疊喚，一似遲欲招徠天下之民而不可得者，豈聖人之言而全然如大霧，至于如是？試問「焉用稼」，「用」字何解？

至「子使漆雕開仕」，則但云「可以仕」。夫「可以仕」，則必如「雍也，可使南面」，明下「可」字，豈有可仕而記者妄云「子使仕」者？是使求仕也，求仕不可也。至若「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則「無違」正對「孝」字，即《論語》幾諫章所云「不違」，《中庸》哀公章所云「順乎親」者。此下原不得增加一字，乃以恐涉從親之令，必增數字，則無違于理，「理」不是「禮」，然字音相同，又不得曰前所言是「條理」之「理」，今所言是「禮樂」之「禮」，究竟「無違」二字，在爾時作何口語，作何解說？至于宗國魯先君，謂宗聖人之國，聖人指誰？誰宗之？宗周公耶？抑宗孔子耶？若「城門之軌，兩馬之力」，則車多四馬，所云乘馬也？乃欲張大其力，而反減二馬，何解？凡此數條，請一一告我，候命不俟。

復與朱鹿田孝廉論論孟書

接札驚躍，所訊甫一昔，而《論》《孟》六條捷應如響。此在名下有學者，每遲遲未復，復亦不必得，而一昔了然，少年既夙悟，又且多學，此天生異才，使千聖絶學，于斯大顯。北有李恕谷，南有朱鹿田，德不孤矣。

昨貽札後，客有投予考文者，其中有兩考題不能解。一是縣季考題「冉有與之粟五秉」。以爲夫子之粟與？則夫子設教闕門，並無公廪，安得有宰財用之人可强請支給？且可任意出入者？以爲冉子私粟與？則夫子止與十六斗，而冉子竟五十倍之，與之八百斗，是冉子未仕，已自富于周公，無是理矣。且冉子不得私與粟也。欲私與，則不必請。既請而再請，則雖欲私與，亦不得多。衒富耶？市惠耶？抑矯夫子之吝耶？此其所失將不止「周急繼富」一節爲可議也。此非夫子之書也。一是新學使考題「秋陽以暴之」。夫道德無言潔白者，惟行誼分清濁，别有是名。故夫子稱丈人「欲潔其身」，孟子稱「西子蒙不潔」，又稱狷者爲「不屑不潔之士」，司馬遷稱屈原「其志潔」。大抵獨行自好者，始有高潔之目，此非聖德也。況白則從來無擬及者。惟夫子自云「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祗以不爲物污，與《屈原傳》之「皭然泥而不滓」正同，仍是高潔意。曾子擬夫子，反不若子貢之如天如日，宰我之超堯越舜，而僅云「潔白」，非其旨矣。況「潔白」二字，曾見之《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此但以物言，並不以德言也。

予因大爲憒憓，❶更從架上别覓時所投考文，則更有可駭嘆者。如「有父兄在」題，據問「聞斯行諸」，則必是義理矣。何則？子路有聞，未之能行，皆從義理解也。且必是可行，不待審别者矣。何則？以下文「聞斯行諸」，可以聞斯行之也。若然，則天下有聞義理而必禀父兄而後行者乎？曾子聞「一貫」，必請曾晳；仲弓聞「不欲勿施」，必請之騂剛之所生。此是笑話。乃講師不通，謂父兄長老之稱，則諺云「要好，問三老」，以作事言，學問無是也。縱曰欲抑其勇行，則但告之以徐徐已耳，安得以長老壓之？學問非長老所得主也。又有「夫子爲衛君乎」，豈有聖人助拒父者？解者曰：「衛人助公輒，故疑夫子亦助之。」夫君民相助，理所應有，夫子非是也。且衛人助君，與夫子助衛君，當必有實跡，有實據，非可泛然讀過，便撇卻也。至于「雖周亦助」與「盍徹乎」諸題，則在僕亦踟躕不得決。《集註》初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爲徹法，既又以鄉遂用貢、都鄙用助爲徹法。此于徹法，原不曾有定説，乃又加之以「雨公及私」一詩。在通力計畝，並無公私，而在都鄙用助，則助在徹中，此正是徹法，安得又有「雖周亦助」之解，此非夢書乎？若「年饑盍徹」，是以庶上而受國君之下詢，此老實經濟，足則真足，與則真與，反覆急決，本明白救飢之法，而解者以君民一體混塞之，則儒者真廢物矣。凡此皆藉即爲剖發，無所隱晦，即冬日飲湯，夏日飲水，耆秦炙，耆吾炙，凡兩可仁義、兩可内外者，亦須一爲斷定。蓋八比遵功令，必須照《集註》敷衍，此

❶「憓」，四庫本作「潓」。

大不得已之事，故偶以考文訊及，謂八比有礙經學，經學並不礙八比。今且解經而已。

又別有訊者，《論語》兩「子畏于匡」，從不知在何地，即漢宋儒者皆不能註，間嘗與學者論及，亦一鬨而散。或謂是宋地。孔安國據《莊子》，謂孔子如宋，游匡，遇匡人之難。或謂是衛地。《史記》夫子去衛，將適陳，然尚未出境，故使從者爲甯氏臣于衛，以解此難，以匡衛邑也。或謂是魯地。魯原有匡邑，舊稱句須爲匡宰者。《家語》陽貨曾暴匡，而子貌類虎，故見圍，則魯地矣。不然虎與衛風馬不及，何由得暴？然則在衛固可疑，而在魯，則又與「去衛過匡」、「去匡過蒲」蹤跡不合。若在宋，則直以桓魋之難誤匡人矣。是夫子一遘難所在，尚不能曉，何可？併及。

答李恕谷問琴絃正變書

來問，琴七絃，舊作五聲，與少宮少商，不及二變，然亦有二六爲變宮徵者，則以一絃爲宮，二絃即變宮，五絃爲徵，六絃即變徵。因以五小間作五清，四大間作四清，亦無不可。第五聲合二變，當有二戾聲，故謂之變。今七絃調和，無戾聲也。且其所爲調和者，則先以四五大小間安排七聲。夫清聲爲正聲之應，必先有正，而後有清。今七聲藉大小間而調，則大小間爲七聲之所自來，而謂大小間是七聲之應，似乎難通。況正清四清，皆有限數。今以七六五四三作正聲者，爲五小間；七六五四作正聲者，爲四小間。然亦有一二三四五正聲爲五小間，一二三四正聲爲四小間者。則七絃内

外皆可相應誰正誰清，此恐非四五所得限矣。故舊有七絃爲七律，十三徽爲十二律之説，皆按之不合。不如任其自然，隨聲正變爲得當。蓋絲屬人聲，不可爲準。古伶倫伐竹定聲，必以管爲之。故十二管即是十二律，他器皆無有也。曾在福州平遠臺飲次，有清客善彈，使之倚聲，遂以明代郊祀樂郊壇酹酒獻重玄句，用南音法曲彈之。其人信手散彈四四五三、七四三，使已成句，使彈北曲《新水令》，即須用左手作按捺聲矣。然則七絃正聲，原無七音，稍矯强，便不是耳。

答施愚山侍講問公山弗擾書

接問佛肸、公山二事，不得確據。佛肸雖見《史記》，然亦只就《論語》申言之。若公山弗擾，則與《春秋傳》全不合，即《家語》、《史記》，俱多牴牾，此原是一疑案。故前儒亦有謂此是瑯琊膠東所受《齊論》而雜入之《魯論》中者。然宋洪氏又祇以《季氏》十四章作《齊論》，而《陽貨》篇不之及。

僕嘗與先仲兄校論，深嘆孔安國舊註極其斟酌，而朱氏襲其文，祇改得一句，便是不妥。今足下欲依《史記》而又疑朱註「共執陽虎」四字，謂從《史記》致誤，則兩失之矣。朱註此四字不襲《史記》者，孔註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而召孔子，朱氏全襲其文，而改「而召孔子」四字爲「據邑以畔」，不知「共執桓子」四字雖可疑而尚有解，至「據邑以畔」，則無可解者。

考虎執桓子，在定五年，傳但曰「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並無公山不狃共事。然尚可解者，以虎之囚桓

子爲逐仲梁氏，而仲梁之見逐，實公山氏使之，則囚桓逐懷，皆公山氏所爲。左氏作傳，全得晉楚二策書，而于魯策書反失全册，故一往多混詞，此混詞也。

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費時，經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然後費宰公山不狃據費以畔，是時夫子已爲司寇，親命魯大夫申句須、樂頎伐不狃，逐之奔齊，而仲由則又身在帥師墮費中，焉得有召夫子與子路不悦之事？此真夢語也。故孔安國但據定五年執桓子事，在夫子未仕以前，其于以費畔，則不過以費宰畔，而不必據邑。蓋既執桓子，則共事亦畔，共謀亦畔，不必據邑始是畔也。惟不據邑，故一釋桓子，便可挾公同盟，陽虎、公山皆得仍居故位，以俟再舉。若是據邑，則一敗而即當出奔，焉有五年至十二年，相距七載，尚得安然在費者？是改此四字，不惟經乖，抑且事舛，《論語》與《春秋傳》諸書皆棼然也。

至若謂《史記》可據，則更不然。《史記》以定八年蒲圃謀弑，誤作定五年囚季之役，云執桓子，而桓子詐之得脱，已是悖謬。乃竟造一畔費事，在陽虎奔齊歸寶玉、大弓之後，則與五年之囚季，八年之順祀，十二年之墮費，並相牴牾。且此時爲定九年，而十年之夏，夫子已作司寇，即有會夾谷之事，然且十年以前，先爲中都宰，一年而後，由司空而進司寇，則在定九年，夫子已仕魯，而猶召夫子，謬又謬矣。

凡此皆就夙所見而附復若此。至考靖難事及傳稿較正，另俟陪乘再請，未備不又。

復陸雅坪編修問降一等書

連以乞疾減面，致同館不諒，競傳予于《鄉黨》篇有異義，而其言不實。每思洒暴不可得，今幸明問辱及，正可藉此一句審察，惟恐簡幅不足，因取他紙碌續，以憑曲鑒。

日與高遺山從中左歸，遺山對殿陛謂：禮文階級次第，當從上數下，上是一，下是盡。《鄉黨》「降一等」，註曰：「等者，階之級也。」當曰：「一等，階之第一級也。」「没階」，註曰：「没，盡也。」當曰：「没階，階之盡等也。」此在前儒禮註原有之，謂《士冠禮》受冠法，一加降一等，三加降三等，以至于地，皆自上數下，因以爲言。殊不知此非定限。《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然後升。《公食大夫禮》：授食者升一等，而後賓降等而受之。則又皆從下數上。觀《士冠禮》再加降二等時，亦有云「授冠者升一等」，則降是一等，升亦是一等。大抵下階則上一，上階則下一，無常稱也。「盡階」亦然。自上而降，則在地爲盡，《論語》「没階」是也。若自下而升，則在堂爲盡，《燕禮》君饗樂工，則笙人升階盡等，不升堂而受爵是也。特予謂降階一等，是殿陛相接，尊卑相禪，中外相通、大儀位，故《論語》于降階處著此位次，其言頗不謬，而聞者笑之，且有展轉傳問，必以盡等進言詞陳詰誠爲大非禮者。

夫闌階邀級，與堂上人通呼吸，已屬怪事，而況限之在降階一等之地，此非至愚亦必不信，而不謂禮文則實有此。嘗讀《鄉射禮》：卒射，則釋獲代相必升階盡等，不上

堂，而告于一等之間。初亦疑之，以爲相距止一級，何難登堂？而搶呼階次，以取倍戾。既而讀《既夕禮》：啓期，則祝者亦升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又既而讀《曾子問》告世子生，《聘禮》君薨告使者歸，無不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而告。則是降等之地，直進告之位，愚人之腹必不可以度聖賢之心。然且更有異者，《史記》世家載夫子夾谷之會，是時在壇坫，不在殿陛也。乃當齊人奏夷樂時，夫子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而言。其後奏宫中之樂，夫子又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而言。是豈司寇官卑，不敢上堂耶？抑亦兩君在階間，進告者必許此耶？然則門屏階等，各有儀位，《論語》之記，一出一入，正復于此地着一位次，與入門、過位、升堂、復位，標作五次，非汎汎升降可比，此非略知禮意者必不能爲此言，而愚山、其年亦復以此爲齟齬，真不解也。

若夫行禮儀位，則《冠禮》之降一等而受冠，《燕禮》之降一等而行酧，《大射禮》之降一等而媵爵，《公食禮》之降一等而辭幣授錦，《喪大記》之降一等而受汲受瀋，祇此尺級間，而行禮要會必集于此，所謂説禮到是處反似非禮，此須藉小暇口謂更悉。若等級之辨，則諸侯之堂七尺，一尺便是一等，其階七等，此不俟通經人俱得知者。設有異趣，幸更裁示勿吝。

西河文集卷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行十九稿

書六

答蘭溪唐廣文翼脩書

闕問雖日久，然猶在浙河首尾，每思覓蹤跡，不可得。舊夏，貴鄉李紫翔金澤公來，亟詢近狀，又以異縣，不甚悉。但先生年尚富，學問無盡境，某崦嵫之歲，又三經大病，癸未冬，感寒幾死，昨秋，又伏熱幾死，今則寒暖交煎，目不辨黑白，心數不能記一二，居然一廢人矣。惟懼首丘無地，急還蕭山，洗藥城東舊廬者，已及半年。乃遠荷書問，且貽我多物，四顧眙愕，瀫溪名紙，足佐我染板，已大費功力。況復載酒載肉，使老病匕筯爲之失措，且慙且感。

先生著書等身，向俱賜讀過。今從鐫板通讀，尤爲起敬，每所諄諄，皆身心切要之學。子弟效法，足以厚家；天下人效法，足以厚世。向謂聖道不沫，賴寶婺多儒者，今益信矣。第以先生之學，加之躬行，某方撫楷之不足，幸生平奉教，尚非偶合，德之不孤，全藉相長。而左右謙抑太過，稱謂乖錯，使人難任，豈以某不能捧摯，故逆施耶？夫以如是聞人，在身後所許，與當代何異，王虎文一傳，已足嬗世，顧以某之知愛，乘此餘齒，自必附一言以藉綴翼末，祗恐翠華將臨，刻下正西渡，謀所以迎駕之法，其報命之日，則未可預定耳。

外蒙垂問廟制二則，諸侯五廟，分昭穆，每廟不知是二層各三間否？某按七廟五廟三廟二廟，其外皆有繚垣環之，所謂都宮也。其中則每廟又各環以墉，所謂宮墻也。但門雖連墉，亦稱門墉，而自門而堂而室，必列三層，非二層也。門止三間，而堂與室必五間，自兩楹東西階外，又有東西房兩間，一名東西夾，與兩階之堂各隔一墻，謂之東西序。序者，墻也。室制亦然。《禮》所云「藏主西壁」與「尊于東房」者，皆室傍二夾爲之。是每廟之門皆止三間，而堂室必五間。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東西房，大夫士有東房而無西房，此屬異義，不足據也。

至又問大夫三廟，不分昭穆，則三層一直貫下矣。但不知每層是一間，是三間。則大夫士廟，皆分昭穆。某向論廟制，謂别子三廟，但有祖廟而無昭穆者，非謂不分昭穆也，謂有昭穆，而無昭穆之主以實其中也。蓋大夫三廟有二等。一是父祖合太祖爲三廟。《王制》所謂「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者，此是别子爲大夫一等。蓋别子是諸侯嫡弟之長者，分爲大宗，其初立一廟，止得立其父一廟，名太祖廟，亦名宗子所出廟，而祖與曾不與焉。《禮》云「大夫不敢祖諸侯」，焉得有祖曾二廟，上瀆先公？是必虛昭穆以俟後之身入之。如季友是魯桓别子，則身爲宗卿，但立桓廟，而昭穆虛主。至季文子爲宗卿，然後以季友入穆廟，武子爲宗卿，然後以文子入穆廟，季友入昭廟，而其既，則以次祧入太廟共祭，爲百世不遷之大宗。故曰立廟之始無昭穆焉。若凡爲大夫，則不立太廟，但列父祖曾而三。如夫子爲大夫，則鄹邑大夫以上惟防叔、伯

夏合作三廟。此如《祭法》所云「大夫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者，此又是一等。然三廟則一中一昭一穆，二廟則一昭一穆，無一直貫下者。即漢後同堂異室，亦横貫，非直貫也。若一間三間，則頃已明言矣。此禮頗煩瑣，不能備舉，容續寄以罄其說。

小兒、家姪原通籍仁和，此是先生舊學師門下，而反辱貽問，且小兒館杭州，家姪在京，不惟無報，將兼乏候答，惶悚極矣，統俟將來彙復耳。拙著《經集》四函，藉使呈教，諸俟另寄，不盡不盡。

答李恕谷問笙詩并樂節書

闊歲不達問，日濱于死。接書彊視，雖瞠目亦爲目汁所掩。一則自悲老去，一則何易接此口語。因隨所來訊，略盡欲答。

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耶？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耶？此問最善。從來辨笙詩，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詩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所謂笙詩有詩，謂笙詩之必可歌，非謂笙詩之必不可以笙也。

蓋笙與箾與籥與管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不歌而器，總必有詩。其歌而器，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即《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而器，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俱以管笙聲其詩，即《鄉飲酒禮》之笙入間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以《春秋傳》有

歌鐘，即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尚書》有笙鏞，《周禮》有鐘笙，即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即歌矣。此如漢橫吹，東西晉大角，皆用之軍中，並無歌工，而曲中有詞，如上之回思悲翁等，則豈有笙管而反無詞者？故往以不徒器折其無詞，謂不如步瑟調笙之憑虛作聲無字音耳，非謂其有字而不歌也。

若又問歌工上下多寡，經無明文，則漢後歌工多而授器少，古則授器多而歌工少。即如飲射一禮，或四工，則兩歌兩瑟；六工，則兩歌四瑟。而笙管之數不與焉。然而歌工必在上，即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群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皆然。舊註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笙管也。乃孔仲達誤註《鄉飲酒義》，謂上歌《關雎》，下笙《鵲巢》以應之，則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

來問所云：各詩各章，長短不齊，此明了之語，註經之儒于此不曉，宜乎六樂一經，歷萬古如長夜也。但世有過爲分別者，謂歌工必堂上，堂上之瑟必不如堂下之以器器詩。則又不然。射禮至命射時，歌工皆還堂下，而樂正命絃者曰奏《騶虞》，則瑟工亦不歌，而但瑟《騶虞》之詩以主鼓節，所云魯鼓、薛鼓者。是歌工亦居下，琴瑟亦器詩，上下有尊卑，八音無貴賤也。

至又問歌必在前，舞必在後。特不知舞曲與歌曲同終，抑舞曲之餘又有歌曲？則有以舞曲終者。《春秋傳》季札觀樂，見四代之舞，而即觀止是也。有以歌曲終者。

《仲尼燕居》序大饗之九節，以獻賓樂作爲一節，賓酢樂作爲二節，升堂歌《清廟》詩爲三節，下管《象》、《武》，即舞也，爲四節，至籥序興，謂以籥吹，又以籥舞也，爲五節，薦俎而樂，又作爲六節，將行歌《采齊》七節，賓出以《雍》，徹以《振鷺》，八節、九節，是歌後有舞，舞後又有歌。況《燕禮》有無算樂，將歌舞迭更，而無算數。即燕饗、禮且然，至于祭祀之徹饌、送尸，其歌《雍》、歌《夏》，皆在舞後，更無論也。

若琴色七絃分正清，向未即答，以病不及也。嗣後即有答書，而又不能寄。今見來書所録，備正清之説于七條十三扚之中，雖與僕説稍未合，然故不礙聲律，所謂汎濫言之，而五六皆見，斯已耳。舊答書并寄。餘來録，俟稍健細檢以復。不具。

答張鶴門論九宮書

昨説九宮法，不能罄析，蒙并示陳君蘊先所詢札，覺有未盡然者。

據云世所傳九宮之法，蓋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數，而依次遞數，以一居一，二居二，三居三，四居四，九宮皆各居本數者。考張衡九宮法，曰太一天神，下行八卦。一行坎，一原居正北也。二行坤，二原居西南也。三行震，三原居正東。四行巽，四原居東南也。由此而中宮，而乾，而兑，而艮，而離，皆依八卦方位順次數去。則于位于數，仍未曾解。

世亦知位與數何自始乎？《易繫》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大衍之數也。乃演其數者，則曰天

一生水于北，地二生火于南，天三生木于東，地四生金于西，天五生土于中，此正數也。然有生必有成，有四正必有四維，于是地六成水于西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于東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于西北，與天三并；天九成金于西南，與地四并；地十成土于中央，與天五并。而五生五成、四正四維之位數定焉。故曰天數五，地數五，此數也。又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則位也。然則位之必倚數明矣。乃繫于《説卦》，則直曰坎者，北方之卦也。離者，南方之卦也。震，東方也。兑，正秋，西方也。乾，西北。巽，東南也。艮者，西北也。坤者，致養，謂南方長養萬物，致盡則轉南而西，爲西南也。則是坎一、離二、震三、兑四、乾六、巽七、艮八、坤九，實以位倚數，以卦倚位，確不可易。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位者，位此數。合者，即合此數也。

今以坤爲二，而曰二行坤，謂之二居二。四爲巽，而曰四行巽，謂之四居四。推之而乾兑艮離，皆依八卦以順數，則以離二、兑四、巽七、坤九之定數，忽改作離九、兑七、巽四、坤二，其于大易大衍本來位數，俱差錯矣。試問以離爲九，可云地二生火乎？以兑爲七，可云地四生金乎？以巽爲四，不得云天七成火。以坤爲二，不得云天九成金。況六爲老陰，而乾反居六，九爲老陽，而坤反居九，以是爲乾坤互成、陰陽交濟之數，所謂相得有合，實本諸此，而乃曰坤數居二，離數居九，則乾交老陽，離互老陰。易卦之九六不是乾坤，而是乾離，其于八卦已大亂，何況九宫？所以相地諸師，每造《海角經》以誤人世，而世卒未之悟也。然且曰以一始，以九終，始于中男，終

于中女，縱横交互，皆成十五之數。夫始于坎，終于離，當是以一始以二終，以天生始，以地生終，以中男始，以中女終，並無以一始以九終之言。此固《易緯》九宫所未有也。

至于縱横交互皆成十五，則以九宫改位配之原數，方是十五。若以八卦配原數，則毋論其他，即在南一重，中離二數，左坤九數，右巽七數，共成十八，焉得成十五乎？且九宫不始《張衡傳》也。自黄帝創九宫法，而周公取其法以作明堂，此在《大戴·感德》篇早已有九字之訣，傳于西漢，至東京崇尚緯學，于是有《乾鑿度》、《坤鑿度》、《乾坤鑿度》三書，相傳爲鄭玄注者，中有太乙下九宫法，爲張衡所本。又有風角九宫，爲靈樞八風所占驗者，則世並不傳，此從舊註《大戴禮》、鄭註《乾鑿度》一考而即得者。

若云《河圖》爲體，《洛書》爲用，則圖屬八卦，書屬九宫，截然兩分，並不相爲體用。乃又云洛書祇于後天八卦中加一五數，則八卦原無先後天之説，藉有之，亦但減十數，並不加五數，何則？以《河圖》八卦有地十，《洛書》九宫無地十，《河圖》數五十有五，《洛書》數四十有五，直減十數，而以爲加五，則于陳、邵所傳僞《河圖》、僞《洛書》之數，尚未考見，而欲定卦數，不可也。

若云先天後天卦外，别無坤南、巽西、兑東南、離西南之卦，則此是九宫，非八卦也。九宫是九宫，八卦是八卦，豈有既改九宫，而仍以八卦行之，了無分别者？如此，則但稱八卦足矣，何云九宫乎？豈行九宫法者，但呼坎作白，呼離作赤，便足分别宫卦乎？古人造一法，必有一理。八卦之四

正四維，無不相尅。故周公造明堂九室，定爲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數，改巽離坤兑爲兑坤離巽，而四正四維，無不相生。如八卦南北水坎。火，離。東西金兑。木，震。東南西北水乾。火，巽。西南東北金坤。木，艮。皆彼我相尅，而明堂祇改四卦，而南北金坤。水，坎。東西木震。火，巽。東南西北金兑。水，乾。西南東北木艮。火，離。皆彼我相生。此正天地數位相得有合之轉變，與八卦全反，而欲以八卦核九宮，此方枘而圜鑿也。

至又云陰陽家稱坎山離向者，忽改而爲坎山坤向；稱震山兑向者，忽改而爲震山巽向。不無驚駭而去之。則地師相地，祇當以八卦方位一準舊説，斷不宜以九宮之説略溷其間。蓋曆本所載紫白，皆近世荒唐之言，非舊法也。必欲兼行其説，則倘相陽居，或遇三楹三重如九室者，或可以九宮法核之。倘相墓域，意者坎山離向，其離來所對有似金形，則坤向可相生矣。震山兑向，其兑來所對有似火形，則巽向可還生矣。相地固荒唐，且斷不宜用九宮，而杜撰求全，或出諸此。

要之，九宮、八卦原不並用，況紫白尤九宮法之邪説，古無是也。請以是質之知者，或不謬也。

答柴陛升論子貢弟子書

前論陳子禽，《集註》謂：「陳亢，孔子弟子，或曰子貢弟子。」其「或曰」一説無據。王草堂作《集註補》，直謂：「二千餘年，並無言陳子禽在端木門者，此朱子臆説也。」時閩中張孝廉在坐，便云：「朱子未必是造説，特引據稍鹵莽耳。」予曰：「何？」曰：

「嘗考註疏引鄭康成註『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朱子纔一見去，恰似『陳亢也子貢弟子』七字連屬，而遺卻『姓端木名賜』五字，故如此。」予深服孝廉善讀書有識，而坐客不然，謂從來讀書人豈有此讀法？予曰：「《漢書·地理志》云『錢唐，西部都尉治。武林山，武林水所出，東入海』，而晉劉道真作《錢唐志》，誤云『西部都尉治武林山』，亦是纔一見去，似『武林山』三字，與『西部都尉治』五字連屬，而遺卻『武林水所出』以下八字，至今顧夷吾、酈道元輩皆謂錢唐舊治在武林山，即今所稱靈隱寺山者。此千古笑話，客未聞耶？」各眙愕而罷。

今來訊及此，且以淮安閻氏作《毛朱詩說》爲疑，此正可與前說鹵莽相發明者。朱子稱《國風》爲淫風，亦是悮讀《論語》「鄭聲淫」爲「鄭詩淫」，詩實不淫也；亦悮「放鄭聲」爲「放鄭詩」，夫子三百篇並不曾放鄭詩也。而後儒王柏曰：「不然。鄭詩實淫，朱子實放鄭詩。夫子三百篇已燬于秦火久矣，今行世三百篇，是漢儒所僞造者，實是閭巷浮薄之詩，是淫詩，而世不曉也。」其說已載于《宋史·儒林傳》，而究竟無據。明儒程敏政乃改《漢書·劉歆傳》以附會其說。《劉歆傳》云，孝文帝時，《詩》始萌芽，凡諸家傳說，皆立學官。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當此之時，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而敏政云：「孝文時，《詩》始萌芽，至孝武時，頗有《詩》，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則三百篇明明是漢儒僞造。」而淮安閻氏則又引敏政此語，著爲《毛朱詩

說》一卷，公然雕刻以行世，實不知程、閻二君于「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間」十五字，果頑鈍失心，祗讀得三字，而不見十二字耶？ 抑亦效前儒鹵莽，剽裂竄取，但割此三字，而他文可不顧也？況爲雅爲頌，是高叟爲詩，伯魚爲《周南》、《召南》之爲，本說《詩》，非作《詩》也。 且朱子亦不敢稱淫雅頌也。

儒者强解「格物」爲「格致事物之理」，而實不能格，反毁斥六經，改竄典籍，其鹵莽習氣，亦有駭人聽聞者。 朱子闢《大禹謨》以後五十九篇爲僞《尚書》，未有據也。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者，出伏生屋壁而先上之者也。 至孝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以擴其居，然後古文《尚書》百篇出孔子壁中。其時孝武皇帝敕孔子之孫安國作《尚書傳》，而巫蠱事發，其《傳》不曾上而罷。 至東晉時，經永嘉之亂，前此伏生之徒歐陽、夏侯凡爲傳註者，其書皆亡，而古今《尚書》經文獨存于東晉祕府間，故豫章内史梅賾得安國之註而上之，此上《孔傳》，非上《尚書》也。 乃《隋書·經籍志》明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豫章内史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而朱子又鹵莽讀去，謂東晉梅賾始得上《古文尚書》，必是僞作，竟忘卻「安國之傳」四字，以致吳澄、趙孟頫輩竟斥爲僞《尚書》，將五帝三王舊文删之廢之。 凡六七百年，其禍烈至今未已。

然且附會之徒，各相沿以改襲舊文爲故事。 吳澄遵朱說，直廢《古文尚書》，但録今文二十九篇，名曰《尚書纂言》。 據其說，謂《漢書·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是今文，《古經》十六卷，是古文。 是班固原

斥古文爲經，而以今文爲《尚書》，古文不曾名《尚書》也。歸有光作《尚書考異序》，亦引《志》文，詆古文爲晚近雜亂之書。而萬曆己丑會試，主考許國、王弘誨以僞《尚書》策舉人，而焦竑對策，遂陽陽引據《志》文，請删去僞《尚書》一十六卷，而主者快之，竟以此冠會試本房，薦殿試第一，勒其文以爲法式。今考《藝文志》，則稱古文是《尚書》，今文是經，與吴、歸、焦三君所引據正相顛倒，則此三君者，亦各具心腑，各有面目，豈一齊俱喪心瞎眼，一樣顛倒，即欲附會朱子，或不憚毁斥先聖先賢之書，以自坐誣罔，然保無一人讀《漢書》者，而乃一誤再誤，致六七百年間，祇曉儒説，極溥天之下，朝野官民，並無一讀書人。設科取士，録文布式，皆天昏地黑，彼我顛狂，致于如此。此非細故也。此下缺二十三字。故來訊據草堂所論，謂《集註》于浩生不害認作告子，此緣誤讀趙岐註「告子，名不害」語。然趙註于「浩生不害」，明云浩生複姓，名不害，則顯屬兩人，澹臺子羽非顔子羽也。

若謂前人名氏，原有成註，雖鹵莽，不當有悮，則約略計之，亦殊有不可解者。如曾西是曾子之子，非曾子之孫。子西是鄭公孫夏，不是楚令尹子申。虞仲是仲雍曾孫，周章之弟仲，不是仲雍。孟之反是《春秋》孟之側，不是《莊子》孟子反。蘧伯玉不對放弒之謀，是甯殖之子甯喜，不是甯殖。公子糾是兄，不是弟，小白是弟，不是兄。左丘明是魯太史，不是古之聞人。公叔文子是公叔發，不是公孫枝。接輿與孔子下爲文，不是人名。孟施舍姓孟施，不姓孟。太宰或吴或陳，不是或宋。政逮四世是文、武、平、桓，不是武、悼、平、桓。曹交姓曹名

交，不是曹君之弟。太師摯即太師疵，不是師摯。南宮敬叔是孟懿子之弟，故稱叔，不是懿子之兄。南容是南宮适，即南宮縚，不是仲孫閱、南宮敬叔。是即人名一項，各有明據，然亦鹵莽多誤如此，真不可解。

足下有家學，且善讀書，能俯訊及此，此亦不孤有隣之一証。諸有未備，統俟過寓，更悉不具。

與沈思齋進士論薄后稱側室書

據鄭丹書致仁和謝明府札，謂嫡庶之嚴，第嚴于封建之世，以世國世官，防篡竊也。今有何立及，有何襲替，而尊嫡賤庶，婦等傅婢，子比厮養，澆風薄俗，悖禮孰甚。此一説原倡自僕，而丹書發明之。然僕二輩皆嫡出，不過論此以救世，非有私也。足下既疑其言，又不能據一典禮以駁正之，祇引漢文致南粤王書，謂自稱高皇帝側室之子，其爲名義，一何凜凜。僕嘗謂經學不明，不可論史。生平最恨宋儒史斷，與聖經大悖，急欲通論二十一史，而時不我與，將就木矣。即此一語，在數千年來，誰不嘖嘖。僕獨惡其喪心病狂，悖義害禮之甚。

夫薄姬入魏豹宫，轉輸織室，其爲微賤，誰不知之？但以名義論，則此時是母后，爲高帝皇后，史稱迎皇太后于代是也。夫既稱皇太后，則雖告天地祖宗，亦如此稱。觀其後光武中興，設郊壇洛陽，以高帝配天，薄后配地，直稱高皇帝后，其爲名義，凜凜如此。乃以所生之子，作繼世皇帝，告一反側畔亂之蠻夷君長，而造此穢稱，褻天地，薄宗廟，斥嫚尊親，虧辱國體，爲天下臣民所恥笑，而舉世嘖嘖，何也？曰：不讀

書也。《春秋》十二公，八爲庶子，然而其母薨葬，夫子必稱曰夫人，曰小君，人苟讀書，此即名義矣。且天下與母孰重？瞽瞍殺人，身罹國法，舜寧棄天下，必不使以絲毫辱親。今薄后無罪，皇帝賜書，不過一畔夷寇邊已耳，其于天下不必棄也。縱使此語一出，南徼盡平，蠻夷君長並繫頸而致之闕下，吾猶不以彼易此，況區區尉佗，謬去帝號，而仍稱于國，跋扈如故，何苦爲此！況薄后之崩，在景帝二年。景帝帥天下臣民行三年喪，亦以《春秋》僖母成風薨于魯宣之四年，夫子書喪葬、服喪與嫡子嫡孫無異。故儒臣據經而行此禮，歷見之晉儒何澄、徐廣之議。是苟讀書識名義，則薄后本事，亦尚有引據不能盡者。足下好論史，或亦于此一諦觀可耳。

西河文集卷二十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秋晴稿

書七

復蔣杜陵書 此係杜陵先生藏稿中録入。

惠寄二札，前後收到。宛陵、陽羨兩君，亦並致意去。因酬應稍煩，懭悅度日，友朋之懷，徒抱胸次。今則史館稠雜，除入直外，日就有書人家，懷餅就抄，又無力僱書史代勞，東塗西竊，每分傳一人，必幾許掇拾，幾許考覈，而後乃運斤削墨，僥倖成文。其處此亦苦矣。又況衣食之累，較之貧旅且十倍艱難者耶。

今同館諸公，分爲五班，自洪武至正德，作五截鬮分，某班秪分得弘、正兩朝紀傳，而志表則均未及焉。某于兩朝中又分得后妃六篇，名臣二十五篇，雜傳一篇，合三十篇。既又以盜賊、土司、后妃三大傳謬相推許，統屬某起草，在鬮分之外，雖此中尚有書可查，然訛舛極多。從前已刻，如《吾學》、《史料》諸編，比之大海一漚，百不十具。他若《通紀》、《定紀》、《法傳》、《從信》種種，則又純涉虛假，全不足憑。是以是非易決，真僞難審。此在弘、正以前尚然，況嘉、隆以還，則將何所依據也？

客冬，曾托董無菴彙徵越中諸先賢誌傳，而並不見寄。足下雖寓公，而居越最久，越中聲氣，皆願與杜陵呼噏，凡諸賢後人，無不在杜陵齒遇之末。今專以相託，

嘉、隆後八邑名賢，祈統爲彙徵寄某，使某得專任敝郡列傳，其中是非真僞，不妨杜陵指定相寄，則一郡一賢，皆杜陵所表章也。

朱少師傳，在陳大樽集中，尚有實事可録，但稍煩蕪耳。至吴大司馬三世，則不見狀誌。曩者，其曾孫雲章曾示一傳，是孫承宗作，不善碑版，了無可紀，今并此傳亦無有矣。且錦衣再襲，最饒名蹟，曾見莊烈皇帝有親筆東司房敕，而元素先生有救給諫姜埰及舉人祝淵諸大節，俱怳惚不明白，或向其從子伯憩抄一事實，伯憩不作字，即此附囑。若倪文正、祁忠敏諸公，則足下曾作傳，其稿本必具，幸悉緘示。他不能指名，悉藉搜討，其獨于吴司馬公諄諄者，以伯憩與杜陵晨夕易面及也。

及湯太守篤齋公開三江閘事，吕望如進士曾寄湯神傳一本，荒唐之極，太守雖祀越，趨蹌禱賽，然亦祭法功德之祀，而男婦感之，乃僅詩神異，而于山川阸塞，興築利弊諸領要，全不一及。曾記金華浦陽江爲《禹貢》三江之一，其下流由山陰西南入界，東注錢清江，而北入于海。越故稱澤國，又號暵壤，衆山水易瀦，而瀕于海而善下。瀦，即咽。下，即渫。加之以浦陽建瓴之水，而爲壑于此，稍暴漲，即瀰漫而渫，久而渴，其爲舄鹵也久矣。前此，太守戴公曾遏浦陽之枝流，使之通浙江，以殺其勢。至是，則鑿七堰而排浦陽而西之，且壩于麻溪，以截其西南之來，然後爲閘三江口，以瀦渫全越之水，咽即啓之，渴即閉之。其名三江閘者，以此地本浦陽江入海之處，襲故名也。但其詳不可得聞，其興築始末，又略無可考，遠求指示，此亦諮諏獻老之一端矣。

舊臘，中堂啓奏，原有舉隱逸名賢之意，而地震以後，但從赦詔中作一具文。❶又監脩入告，衹以脩史餘波相及，不成光景，且監脩亦驟爲之，不卜于衆，而足下則多以周之義士相目，疑沮者半，大敬則惟恐某有他意，急作書戒勉，彷佛山巨源之措詞者，總之神龍不見愈高也。

某原揣今年告歸，而益都老師過愛之切，爲聘一貧家女爲後嗣計，是以羈絆不果。頃聞越中有詩文之選，群推杜陵爲政，甚善。某雖戒詞句之學，然食指猶動，但此時宋元惡習盛行長安，某不憚直指其非，幸群公相讓，不敢抗爭。此事得杜陵一振興之，必有可觀。

特某遍游宇内，恨無一真讀書人。經學既已響絶，而禮、樂二字，開口便錯。偶與同館官論郊壇之禮，訛舛百出。即嘉靖議大禮一節，雖未分題，然倉卒語及，便一鬨而散。至館長以樂章配音樂下議，則雖淹雅如吴志伊，亦不能出一言相答。某年已漸衰，倘幸歸里，安思以殘年著禮、樂二書，以存一綫，若雜詩雜文，則筐篋尚多，斷不敢出一字相質，實薄之也。

來札少規語，惟「浮沉金馬」一言，爲好我之切。佩之紳帶，不敢暫忘。今朝廷甚愛儒臣，且聖學最博洽，稍有詞句，必加乙覽。頃西南告捷，同館皆獻平湖南、平蜀雅頌，而某無一言，其緘晦可知矣。令郎買宅于越，將來爲王謝後增一寓賢，吾越何幸，得此佳蹟。總之，杜陵與越人投分深耳。三日前，隨東海公游摩訶菴，至昨始歸。而真定司農公又以碑文二通屬某捉刀，因燈

❶ 「但」，四庫本作「復」。「具文」，四庫本作「條款」。

下草寄，雜亂無敘，總藉道鑒。

與吴廣文論國風男女書

足下以《國風》多言男女之事，且偏執「國風好色而不淫」一語，以爲朱子註淫詩，未必無意，此殊惑也。《國風》男女，大抵皆風人寓言，並非實事，且其事別有在，如《國風》好色，此寓言也，詞也，而不淫，則別有事也。幼時，亦惑于朱子之説，見《國風》無男女者亦似淫詩。如「十畝之間，桑者閑閑」，亦謂桑者是蠶婦。乃不幸而其言已行世，及其既悔之，而以觀《國風》，則凡「彼美人兮」、「有美一人」，皆君子人矣。

予避人至維揚，姜匯思侍御巡鹽兩淮，多結納名士。時武寧侯王君蹈海，門客高孝修跳身破産，扞侯故家事，而名久在刊章未落。侍御聞其來，預貯五百金待之。予深感其事，爲作《寄寇詩》，見七古卷。寓竚望之意，以撫寧侯家妓寇白門事頗相類也。山陰姜質甫見予詩，急向埂子問寇白門消息，直笑話矣。後予避湖東，籍捕幾及，旅主人之子鄧論秀匿予別室，且陰繼饔餐，幾至波累，予作《鄧老秀》一詩，見五絶卷，論老聲轉。託言憲禁客宿，而旅主人之婦鄧老秀違禁請留，以隱記其事，此亦「掩爾壺漿，勿令之露」之意也。而江都宗定九實爲《和鄧老秀》詩十章，此豈知予者？讀《國風》者，能于此通悟，則庶幾耳。

與閻潛丘論尚書疏証書

昨承示《尚書疏証》一書，此不過惑前人之説，誤以《尚書》爲僞書耳。其于朱陸

異同，則風馬不及，而忽詬金谿，並及姚江，則又借端作横枝矣。

《尚書》本聖經，前人妄有遺議者，亦但以出書早晚、立學先後爲疑，未嘗于經文有不足也。且人心道心，雖《荀子》有之，然亦《荀子》引經文，不是經文引《荀子》。況《荀子》明稱《道經》，則直前古遺文，即《易通卦驗》所云「燧人在伏羲以前，置刻《道經》，以開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又且正心誠意，本于《大學》，存心養性，見之《孟子》，並非金谿、姚江過信僞經始倡爲心學，斷可知矣。

今人于聖門忠恕，毫釐不講，而沾沾于德性問學，硬樹門户，此在孩提稚子，亦皆有一詆陸闢王之見存于胸中，以尊兄卓識而拾人牙慧，原不爲武。然且趨附之徒，借爲捷徑，今見有以此而覬進取者。尊兄雖處士，然猶出入于時賢時貴之門，萬一此說外聞，而不諒之徒藉爲口實，則以此而貽累于尊兄之生平者不少，吾願左右之闕之也。

至若學宫從祀，則從來荒謬，向與尊兄言廟學合一之陋，孔子先聖稱名之謬，極蒙許可。至從祀進退，則大不足憑。漢世大儒，如康成、子政輩，皆以神仙圖讖紛紛罷祀，乃有受華山之書，闡《參同》之祕，指太乙九宫爲《洛書》九類，而公然與聖經並傳者。是以王草堂作《聖賢儒史》一書，頗有訂証，而足下偏執程敏政無學之説，以爲金科，陋矣。

鄙意謂《尚書疏証》總屬難信，恐于堯、舜、孔子千聖相傳之學，不無有損，況外此枝節，更爲可已。何如？不具。

復高雲和尚書

高雲閉關，如龍歸大海，無可蹤蹟。僕又病，不能一顧，獨念荷擔挈鉢，未必無得力處，雖闔户静坐，吾儒多有此者，然究非聖功，此惟公家有此法耳。若來字謂三生石上夜夢與僕聯句，三生石，正此間葛洪嶺也。何不發關來一游之耶？

僕不識李源何許人，而高雲道力不減圓澤，相憶之切，或見夢寐。但僕生時，先慈張太君夢番僧以度牒見寄，醒而墮地，太君心惡之而不言，暨方、馬兵敗，僕髡首匿澤中，太君撫首而泣，始告以夢，曰驗矣。其後出走，至少室已辮矣。有關東賀凌臺先生之徒，見予于嵩山市，授予《大學》，則其人僧也。僕謂此授學之事，一生大節，先慈之夢，當以此時此事爲驗，他皆不然。

特予少論學，溺于儒説，而至此而聞誠意、去惡、絶私利之念，終身行恕，與佛氏之行善，與與人爲善，大意本劇殊，而末不甚悖，因與佛門知識，不大訣絶。而見者不諒，妄謂予再來，原有根柢，一如高雲之所云，此僕久自揣，南轅北轍，彼此正相反。儒之成己成物，本順出，佛之盡人盡己，恰逆入。僕之所僦在杭州，公在高雲葛洪嶺，非相見所也。第隔江日久，不無憶念。舊冬卧病，幾乎永訣，夢寐之勞，雖至人或不免耳。聞人居士望公久，春又過半，湖上風物，漸就暄暖，山中雖苦寒，想可解衲。何時惠來？珍重幷詢。

答福建林西仲問韓昌黎一女兩壻書

昨蒙下詢韓昌黎長女兩壻之説。據皇甫湜所爲《昌黎誌》云：「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壻左拾遺李漢，聟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是昌黎見存者三女，惟長女已嫁李漢，而次與三尚室女也。其有一壻爲樊校理，不無可疑，因有昌黎長女更嫁兩壻之説。而解之者爲曲釋之，謂《誌》文句讀不同，樊所取者，次女也。所許嫁陳氏者，乃三女也。其文以次女、三女爲讀，而以未笄二字屬之許嫁之三女，此亦尚論古人不厭忠厚之苦心。

第僕不謂然者。《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而《昏禮》與《公羊傳》亦皆謂許嫁始笄，獨《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則笄亦有不必待許嫁者。然是未許嫁而笄，並未有許嫁而稱未笄者，以古無幼婚，笄者，許嫁之節也。且昌黎三女並非許嫁陳氏者也。在昌黎死時，三女尚幼，無問名者，故稱曰未笄，而其後儼然有昌黎少壻見于太和、開成之間。考《唐書・蔣乂傳》載，乂子名系，官右補闕，爲權門所忌，斥之在外，並及其僚壻李漢。而系傳云，宰相李德裕惡李漢，以系友壻，出爲桂管觀察使，復坐李漢，貶唐州刺史。夫僚壻、友壻者，妻兄弟之夫稱也。系得與漢爲僚、友壻，則必以三女爲配，而因爲僚、友，此非許嫁陳氏者所能溷矣。是以長女壻李，次女壻陳，三女壻蔣，明有分屬。雖陳氏之壻無所聞見，他傳載當時朝官有欲改昌黎所作《順宗實録》者，礙其壻蔣系、李漢，得以不改，不及陳氏，然不得謂昌黎無陳氏一壻，此易

曉耳。

至于樊氏宗懿，亦以壻稱，則絶無可考。僕寓既無書，且其事隱，又無他書可以轉見，第就昌黎本集觀之。其輯之者，即漢也。集首有序，署隴西門人李漢所譔。而篇中有云「漢辱知于公，最厚且親」，且親者，以壻故也。是昌黎死後，漢方爲昌黎輯集，敦子壻之誼甚篤，而謂其死前乃生奪其妻而予樊氏，不然一也。即昌黎集中，載有中大大陝州司馬李公墓誌名郱者，即漢父也。昌黎爲壻父作銘，惟恐不著，故于子七人之後，不載他子婚娶，而獨于漢曰：「漢，韓氏壻也。故以屬予銘。」其文在長慶元年，是昌黎于壻父作銘，尚自敦舅禮如是，而甫越三載，及長慶四年，昌黎死，而即云有他壻，不然二也。即云此之易壻，本奪生妻，非嫠所改也。是必女有他故，而尊章遺之，其歉在李，不在韓，故女雖改適，而壻誼如故。則出妻大事，其在史傳家誌，並無李郱出婦、李漢改娶一語見于文間。且昌黎爲郱銘時，中及夫人，此宜有微言隱詞，略見大意，而亦未嘗有片言存見棄之跡，坦坦白白，其不然四也。且夫以人情之善移也，漢既親與韓絶，則雖與蔣系爲僚壻，而名實不浹，在旁人所窺伺者，自應以漸而殺，況漢歷仕宦升沉已久，其距昌黎死時，已不知閱幾何歲，而在人之忌昌黎與忌蔣系者，必甘心于漢，則其終始相膠漆，而絶無離異，公然可知。其不然五也。若謂改嫁之例，唐俗不嚴，故昌黎許之，宋即無是矣。則又不然。烈女不更二夫，此前人之言，不始自宋。假使女果被出，則出女改嫁，前固有之，又不始自唐。是以《顔氏家訓》載曾子出妻事，以爲蒸梨不熟，姑薄其過。所謂出

妻令可嫁。而《國策》有云，棄婦不出里閈，而人争取之者，良婦也。則出妻改嫁，古亦並無或阻之者。然而士大夫家必無其事，況唐去古遠，于伉儷頗重，而昌黎又斤斤于學術，焉見閨門雍肅不如宋人，其不然六也。

然而皇甫之爲文，則可疑孰甚。使無其事耶，則一女而箸兩壻，其文不通。使有其事而需諱耶，則又不必以兩壻複行，但領一壻字，而後所云次女、三女者。或略泯其數，誰得非之？且從來行文，無連箸兩壻而異其字者。皇甫爲昌黎門人，縱不善文，亦不必出此。僕揣其意，似昌黎有他女，或群從中外之子，撫而嫁之，所云撫女如已女者，然實非其女也，故于稱壻時，特殊其字以別之，而又以三女簡核其數，使知此壻爲他壻，以爲此紀實，非虚詞也。然乎？否乎？

按「聓」，即「壻」字，《昏義釋文》謂「壻」俗作「聟」，後又更作「聓」。楊雄《方言》「聓」謂之「倩」是也。但此是古俗字，故《東觀漢紀》、《風俗通》、《博物志》及《後漢書註》，始有此字。如光武與伯叔及姊聓鄧晨坐語，趙岐爲馬融妹聓類，皆非正經文字所用。然則雅俗並出，或亦故爲此區分以示異乎？此皆曲臆之不必然者。皇甫妄文，姑爲此妄解，何如？頓首。

答章泰占問方百里書

接札，閲近文五首，甚佳，此正時俗所稱第一流文，即此已足頡頏廬陵，且方駕曾、王而上之矣。但其極得力處，總是灌淪于宋人之宿習甚深，凡揣字絜句，造意取

息，一唾一吸、一行一站，總有一見成膜胚于其中，能破此而擺落之，便能出人一頭地，否則，猶是未侻衣一健蛹也。

向與足下相見少，但以爲精于舉業，早受世知，是當今高才生耳。今知留心經學，考辨得失，兼能着力作古雜文，此是吾黨一大干城，驟見此喜何等矣。第諸解經處，凡十八條，多以顧亭林、閻潛丘謬説雜釋，此悉前時所駁辨過者，但觀予從前説經諸録，便自了卻，此固不煩再爲喋喋。至爲「方百里」條，有「方百里者，萬里也」語，以未解來訊，則在前儒原未解此，即陳氏《禮書》，作圖繪指畫，仍是罔罔。今請以紙上解之。

方一里者，縱横一里也。縱横一里，衹一里者，以縱之一里，即横之一里，無二里也。若方十里，即百里矣。以方一里，而縱十之，衹十里耳，至横亦十之，則已十其十而爲百里，然猶十倍法也。若方百里，則前所云方十里者已百里矣，今又十其百而縱行之，非千里乎？且又十其千而横行之，非萬里乎？此非百倍法乎？故曰：百里之國有萬井，以方里一井也。萬井之國有八萬家，以一井有八家也。此易曉耳。或曰：信此則舊稱千八百國，勢必有一千八百萬里，無此土矣。且《尚書》「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先儒説此，衹以縱横相距各五千里以爲斷，此何以稱焉？殊不知此縱横相距，但分指縱横言耳。若以開方計之，則縱五千里，合之横之五千，當有二千五百萬里，以二千五百萬里而止分一千八百萬里以爲國，有賸里矣。況伯七十里，每國止須四千九百里，二諸侯之國。子男五十里，每國止須二千五百里，四諸侯之國。原有不必盈萬里者乎？故《王制》曰「其餘以爲附

庸間田」，非虛語也，惟審之。不具。

與黃梨洲論僞尚書書

日月不暫留，而道路不加近，何時是相見之日，思之悶絶。

前接來札，有議禮數則，草草復過，雖稍有商量，終以未能面請爲憾。若僕所著喪祭二禮，因急于成書，而又畏紙費，不能自盡所欲言，此非知禮如足下，不敢向之争得失也。

近保定李恕谷以問樂南來，寓桐鄉郭明府署中，因與桐之錢生曉城辨《古文尚書》真僞，并來取証。僕向雖蓄疑，然全不考及。今略按之，似朱文公與吴棫、吴澄、趙孟頫、歸有光、梅鷟、羅喻義輩，其指爲僞者，皆自坐失據，誤讀前人書，處處訛錯。誠不料諸公豪傑，且欲詆毁先聖先王之書，而竟出于此。聞足下向亦曾指之爲僞，不知别有考據，抑止此數也。

昨有老友謂，《尚書大序》稱武帝敕孔安國作傳，及傳成而安國遭巫蠱事，因不果上，此大可疑者。史遷《自序》謂《史記》成于太初之年，而安國之卒，則在《孔子世家》末已記及之。巫蠱起于征和年，距太初以後尚越天漢、太始兩號，而謂安國能遭之，非僞耶？僕謂此則《大序》僞，非《尚書》僞也。且此仍自坐失據之言也。大凡讀一書，當辨其書之得失在于何所。《史記》之失，全在年月。往往有一時，而紀傳與年表各異書，有一人一事，而紀傳與年表又各異時者。毋論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亂言，在《漢志》、《漢傳》、《荀紀》、《隋書》皆有之，不必深辨，即以《史記》論，謂其書終于太

初，並不當及征和後巫蠱事，則《史記·酈商傳》、《匈奴傳》及《衛將軍傳》後，公孫賀、公孫敖等，凡以巫蠱族滅者，皆征和後事，而皆載及之，何也？且《自序》既云「述黄帝以來，訖于太初」，乃又云「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夫麟止則元狩之號，又先于太初約二十年矣，此時安國不知死否？且此足據否？

人苦不讀書，及予其書，而又不善讀。足下聞此，定不以僕言爲可怪。且此頗關係，僕將確求實據，以一雪此案。尊府多藏書，祈不憚搜討，以示一二。何如？慎後。

與李恕谷論周禮書 此係孫肖夫録入

《尚書冤詞序説》中林覩疑《周禮》，來札欲易此語，似以《周禮》非聖經有礙耳。夫三禮名經，固自無辭。若謂聖經，則自不可。

今天下攻《周禮》者衆，總只「周公之書」四字害之。周秦以前，並無周公作《周禮》、《儀禮》一語見于群書，亦並無周秦以前群書，若孔、孟、老、荀、列、墨、管、韓諸百家及《禮記·大學》、《中庸》、《坊記》、《表記》、《孝經》所引經，有《儀禮》、《周禮》一字一句，則周公不作此書明矣。《周禮》非周公作，何害？《大學》、《中庸》不知何人作，其爲經自在也。必欲争《周禮》爲周公作，《大學》孔子作，則無據之言，人將無據以争之，事大壞矣。

天下是非，原有一定。《周禮》惟非周公作，非聖經。然周人所言「周禮」，即周之禮也。其中雖有與《春秋》諸禮不甚相合，然亦周禮也。如《公羊》言禮，全與《左氏》

策書不相合，然亦周人之書也。況周禮全亡，所藉此一書，稍爲周備，可爲言禮考據，若又排擊之，則無書矣。如此說《周禮》，方是妥當。若謂周公作，則雖始于鄭氏，而祖之而表章之者，王安石也。人將以安石目之矣。

近姚立方作僞《周禮》論註四本，桐鄉錢君舘于其家多日，及來謁，言語疎率，瞠目者久之，囁囁嚅嚅而退。然立方所著，亦不示我。但索其卷首總論觀之，直紹述宋儒所言，以爲劉歆作，予稍就其卷首及宋儒所言者略辨之。惜其書不全見，不能全辨，然亦見大概矣。若《儀禮》非周公作，且于三禮中倍加訛謬，則予喪禮中所駁士禮者甚夥，皆無理不足道，此更非《周禮》比也。

凡辨必有據，方爲無弊。僕所辨，亦無他人可語可商量，然幼時尚有父兄師友，偶相闡發，今已絶矣。僕記先仲兄嘗言，先王典禮俱無成書，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便目爲《周禮》，此果周禮乎？國家班禮法，祇于象魏懸條件，使里閭讀之已耳。刑法亦然。子産作刑書，反謂非法。即曆書一項，關係民用，先王所謂「敬授人時，與世共見」者，然亦只逐月頒布，並無成書如近代曆本，則他可知矣。是以夏禮、殷禮，夫子謂文獻不足，不特杞、宋原無文，即舊來傳書，亦祇得夏時坤乾，一如韓宣子之以《易象》、《春秋》當禮書者。如是，則《周禮》五卷，不必周公作，又是一證。且此所言，亦見讀書法。思之思之。

西河文集卷二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老晴又初晴稿

書八

復章泰占質經問書

復泰占足下，日以足下病遠道爲念，問至，亟解視，謂病安，頗慰。然以今年比期近，云不來赴比，則是病仍未安也。乃别示書册，令兒子遠宗檢看，是病中觀僕所著《經問》一十八卷，而藉之以較計者，如此則病方增長，焉能安矣。因别令檢核，合五十七條。質疑義者二十四，正訛字脱字二十一，刊誤三，其一辨時氣先後者已録出俟考，正《索解》者四，則答有别紙，餘各草草註來册付去。

乃不揣鄙陋，重申祝告，必徼降心以從者。造物不易生才，即生之，亦未易成就。然且所生之才各不同，生文人百，不及生讀書人一。大抵千萬人中，必得一文人，而至于讀書人，則有千百年不一遘者。是以文章之士，列代都有，而能通一經而稱爲儒，博通群經而稱爲大儒，則自漢迄今，惟西漢有孔安國、劉向，東漢有鄭玄，魏有王肅，晉有杜預，唐有賈公彦、孔穎達，合七人。而他如趙岐、包咸、何休、范甯之徒，皆無與焉。即或博綜典籍，胸有筐篋，如吴之韋昭，晉之郭璞，唐之李善、顔師古，宋之馬端臨、王應麟輩，並于經學無所預。降此而元明，則響絶矣。然且天生此七人，而六經得

失尚未參半。《詩》《書》得者十之五，三《禮》得者十之六，《左傳》得者十之八，而《易》，而《春秋》，而《樂》，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則全無得焉。則是二千年以來，冀遘一大儒，使古王六經，孔孟所傳之學術，全明于天下，亦不可得也。

僕七歲見隣家娶婦，不祖而配，既不告廟，謁廟，復不告父母、見父母，自爲婚姻，而解之者猶曰「不成婦，不廟見」。嘗問之先仲兄，而心竊痛之，即私禱先聖前，願此生得考註六經，刊正謬説，而至今未有遂也。

少好典籍，記憶亦不少。乃稍長避人，垂老還鄉井，而時不我與矣。然憶僕當年，尚遘數讀書人。家有胞兄先仲氏，亦學者也。鼎革後大病，不能著書。而上虞徐仲山多學，爲大司馬公之子。山陰張南士，則大三張後小三張君之一也。論經有定識，每能辟鄭、孔之謬，乃不幸偃蹇而死，死而其所著之書皆不得傳。是豈造物果忌才，且不欲使經學明天下耶？僕雖不才，門下尚多人，然皆文章士也。初得中州王引齋，喜其有經學，而遽已早世。垂老得朱生鹿田，則助我者也。詩禮質難，必多有啓發。第少年上公車，門不耐索米。近忽試仕邊缺，音耗都斷。而東陽李紫翔，則長于《春秋》。其作《春秋》諸紀傳，久已行世，今且爲潮陽令去。所幸遇三章子，雖劇恨見晚，顧猶賴同郡，且值僕東歸草堂，可晨夕主客，而一死一游關以西，三年不返。惟足下在家，年富有學，讀書最精密，敏而且審，其考覈各具專見，能發房開覆，闡前人所不及闡。僕雖垂死，猶賴生活，而乃患喀血，罹此大虐，棲遲白門多日矣。此非吾道之窮，

天之有意于厄之不至此。

自今以往，但當求卻病，不當讀書。何則？讀書者，致病之由也。且第求卻病，即是讀書。何則？病既卻，則讀書自有日也。故卻病所以順天，天非無意生我，而我可以病逆之乎？且亦惟卻病而後可以逆天。天不能使我不讀書，故但能使我病，而我能不受病，而使之仍可以讀書，天能禁之乎？

僕書在案頭，幸勿再觀。即觀，萬勿如所寄之煩而析，核而且刻。祇如古所云優游不迫，逌然以自得可也。至別詢治火一法，則在《春秋傳》宋災諸治法，亦既完具，聞賢伯氏都府公損其奉以多製械物，此正與宋法具綆缶、陳畚蕢諸事相合，即王君治火論，君與僕舊識其言，亦博通無可間。但火地不同，治之者必因地設法，始爲有濟。假如宋法，有令隧正納郊保之民使奔火所，此一語用之杭州，便爲大害。何則？杭之火災，半由游民劫火者所撰造也。故僕議治火，專用宋廣平刺廣州法，陶瓦甓以改茨竹，以杭屋皆竹墻也。且截火四衢，禁民救火，而但用正徒之司救者，授之符以驗出入，防劫火也。特其議已勒板，而杭人不能用。今且東歸，有闕板矣。蒙索，無兼本，俟謀另寄。頃平湖陸生刻《聖門釋非録》，成一册，奉去，并前項收到。七月既望日，距接問日越九日。

復王草堂四疑書

來書略云：先生天壽平格，主持聖教，每一言出，則天地局脊爲之一開。❶

❶「脊」，四庫本作「蹐」。

顧伏讀《經集》卷首，則可疑者四：一云夢番僧到門，寄以度牒；二云以頭陀居士林，骫壞名教；三云高笠僧授古本《大學》；四云以曾髡髮爲頭陀，獲罪功令，遺命不冠襪沐浴。竊意先生本聖賢再出，或星嶽所降有之，何至有番僧授牒之兆？雖高笠授受淵源難忘，顧不必僧也。若遺命不冠襪，則恐非正命矣。斯世多忮人，即象山、陽明以心性立教，猶然以禪宗目之。今以初生、避難、授道、遺言四則，皆歸之僧，後將若之何？先生偶未思及耶？

接劄，具見相念之切，且更拜裹言。昨命兒子讀訖，即惘然自失者累日，足下愛我備矣。顧此有遽難自解者。先慈所夢，明明告之大母，質之先贈君，先贈君即以此夢告廟命名，何敢淹沫。且非謂此見夢者爲所託之身，祇其所貽牒，闌以五虬，因取郭景純詩「奇齡邁五龍」句，名曰奇齡。此即他日高笠僧授學之先徵也。授學大事，番僧，即遼僧也。牒者，《大學》文也。

若僕之髡首，在崇禎甲申年。是時方、馬遺孽，統亂軍東奔。僕以一言爲方、馬所讎，將合江東軍執予殺之，因匿之山寺，屠去首髮，非如佛氏所云出家，且所云落染也。向使不去髮，則方、馬得執之。假欲辯髮，則江東劃守，人人皆方、馬矣。是以放廢之久，衣緇者八年。至順治辛卯，讎者尚以抗試首官，因有逆陀骫教之訟。夫然後養髮，遵功令候試，此實事，不必諱，然亦無可諱也。

往僕居舘中，吳都官請作封公壽文，僕郤之，而策馬至東便門，作《蛤菴和尚塔銘》，學人有疑之者，僕曰：「此豈僧耶？」

及僕爲蘗菴作丞相源塔院碑文，江西羅生創言曰：「使不得已而爲僧耶，髡首而已。若傳法，則非不得已矣。今蘗菴以不得已之故，假之爲僧，而忽而傳法，公然作臨濟宗師，是溺之，非假之也。假可以文，溺不可以文也。」曰：「然。」然吾亦不能辨其果溺之，果假之也，吾第以已事較之。蘗菴匪他，前朝諫官熊魚山也。魚山以諫罷官，又以諫受杖午門，因與同杖姜貞毅同戍江浙，而未達戍所而國已亡。貞毅留吳門，而魚山逃之阿迷。往者順治年，偏沅提塘掛過關號，報云：有僧熊開元從阿迷歸。（開元是諱。）貞毅聞報，長嘆曰：「魚山耶，吾媿之。」既而魚山傳法在靈巖山，靈巖距吳門與貞毅所居不遠，貞毅欲登山詣之，而每登輒止，曰：「吾終媿之。」若是者何也？

若高笠先生，則尤可憫者。高笠固賀凌臺先生之都講生也。關東創聖學以教生徒，惟賀黃門一人，世所稱醫閭先生者。其孫字凌臺，以不自揣量，與生員徐一寧請兵高麗，不可得，歸而伸螳臂抗順卒，死非命，此未嘗爲僧也。今其都講以亡命髡首，究不知爲何如人？何名？何氏？第以曾授一《大學》古本，而追稱之，然固僧也。舍僧何稱乎？且學貴記實，反記僞乎？且此亦何損于學耶？

至于僕之後命不冠襪、不含斂，則實以流離之故，不曾視先贈公楄柎，故痛以自責。且亦以一王之制不能早遵，而髡首八年，總屬罪譴，非敢效楊王孫任達、王休徵反經也。

乃若僕之學問，深媿不足，然自分拂閩洛，不拂洙泗，倖傳後世，則知我罪我一聽之。顧定無有言近佛者，以平日不喜言學，

第言，亦並未嘗有一字闌入佛氏。或爲浮屠作文字，得縱横言之，然爲彼家説，未嘗爲此問道也。此猶賦山者，儘言山，水不得而强坐之；咏物者，儘言物，人不得而妄認之也。

且世之闢佛者多矣，僕謂無用闢，且不必闢者。南朝好佛，佛不加增；北朝欲滅佛，佛不加減。儒者一口一手，闢之何用？且人惟不識學，故恐學有類于佛；亦惟不識佛，故恐佛有累于學。僕惟深知學，亦深知佛，因信儒之與佛，如水火，如枘鑿，如蒼黄黑白。水火不相入，枘鑿不相納，蒼黑與黄白不雜比，而相爲錯合。試以其精者言之，儒學善世，佛法亦善世；儒學利物，佛法亦利物。但儒之利物善世，必由身及世，由己及物，而佛則舍身以徇世，舍己以徇物，人從之乎？此必不從也。何也？人雖極愚，鮮有無己見者也。以粗者言之，則生人大欲，惟飲食男女居室而已，以無何之人，而欲其斷滋味，絶牝牡，去家園門巷，而置之槁喪絶滅之鄉，亦必不許。然而其教不絶者，此一等人，非聖賢豪傑，如蛤菴、蘗菴輩，慷慨託足，則必貧老孤幼，疾苦患難，若所云鰥寡孤獨，窮民而無告者，要皆不得已而出此者也。《周官》九職中，原有閒民，閒民無常事，亦且得食人之食，而遺人掌委積，則凡十里置廬，三十里置宿，皆得以待天下之去來而無主者。然且膠庠米廩，或養庶老，或養孤幼，自老及少，各有安設。而乃王政不作，不得已而盡納之佛教之中，此未必非曲爲補救一良法也。向使紛紛者，既無常事，又無常食，群萃而衆處，則其不可問，非自今矣。

僕生平嵩見如此，雖解四疑，未敢一

信。聞足下著《聖學防微》一書，專爲儒學之闌入二氏者立一大防。此是衛儒，非以闢佛。千秋絶業，正如望歲。俟書成早付一本，以杜流弊。并候。不備。

西河文集卷二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行十九稿

牘

一 寄劉勃安、蔡子搆、黄剡知諸子

韓王孫一漂母耳，猶千古慕之，吾淮陰滿城皆進食處也。昨去家園時，潛行蘆中，天星曉傾，自謂惻愴已過，然尚不若别離此地之慘，則此地踰家園遠矣。盧陵乍還，不能復道淮。他日天涯海角，願聞踪跡。仝好皆知我情。

二 與朱吏部

名士作吏部，惟公爲山公後一人。惜近世無薦引事，故念不及叔夜，然叔夜本非可薦引者。夙在山陽，走不擇地，然猶斤斤辨索食所由，屢返幸舍。第穿井貴中渴，過山陽者，不僅毛甡，而惟甡志感；過秋浦者，不止李白，而惟白見德。作吏部亦視此而已。長安故人無恙？聞碩人釋褐，西樵舉北闈，婁東、大宗、雲子俱訪友都下，想時相見，此悉係山陽舊游，故并詢及。諸嗣好是慰。

三 與故人

初意舟過若下，可得就近一涉江水，不

謂蹉跎轉深，今故園柳條又生矣。江北春無梅雨，差便旅眺，第日薰塵起，幛目若霧，且異地佳山水，終以非故園，不浹寢食。譬如易水種魚，難免圉困；換土栽根，枝葉轉顇。況其中有他乎！向隨王遠侯歸夏邑，遠侯以宦跡從江南來，甫涉淮揚，躐濠亳，視夏邑棗林榆隰女城茅屋，定謂有過，乃與其家人者夜飲，中酒，嘆曰：「吾遍游北南，似無如吾土之美者。」嗟乎，遠游者，可知已。

四 復汝寧金使君

使君，吾嚴中丞也。舊稱杜子不得于中丞，僕謂必無之，鄉使有之，要亦杜子中酒耳。今知果無是也。天下豈有真名人，不委曲諒一窮歸者哉！武孫來，復受尊記，徬徨如去家時，開而摺，摺而又開者無僕數，使君于我厚矣。向道養窮士如釋矢，決則邇之，釋則遠之。今知不然。譬如繳矢，近則欲其可遠，遠則欲其可近。僕雖寡情，豈能暫忘此一綫耶？賢季開藩中州，早知使君當引嫌，昨聞潭屬仍寓貴治，可稱田使君在郡，似一家人，第不審何時赴都，要當車下，把彗耳。淮西二碑稿，近始索得，段稿亦欠善本讎對，各多書一本，用備討擇，想當屬之後任者。不具。

五 寄丘學士

避人淮市，得與伯仲結獻紵之好。雖星紀屢易，口記心明，未嘗忘也。學士不歸館，分監武昌，比之東坡居士棲雪堂時。特滔滔江漢，將使遠勝蘄黃間，則別駕之功

耳。貴門生史君，擔簦造謁，正西門官柳遠繫人思之際。江東毛生，非生長在淮者，一言淮人士，輒如故鄉宗黨、父兄子弟之不可已。順風相詢，並無所事，賢季并諸仝志悉道此意。

六 復譚八開子

壚頭別樂工，偶爲不恬，豈有所溺？此猶衛洗馬渡江，王伯輿登茅山，不必不然耳。而從者以作達見嘲，豈知我者耶？《驪珠集》附去，第一卷中，錢牧老「芳草如當屐齒生」句最可念。譚八新詞佳處，亦正似此，作達者當如是耳。俟寄。

七 與開子

沈藕庵今之陽城，吾慕其服官，此君子也。詩亦在滄渾上。乃欲賜校名篇，與盲人論色，何可？希謝之。秋風又起，江東步兵想同有歸心，今尚如蝸蜒負廬，行與住俱，桃符一換，定無在趙之毛生矣。開子異姓兄弟，爾來又日親，不知他日何以分去，預爲念之。

八 答周廣文

昨歸已著曙，頗困，廣文先生喜作達，此是學問不任性處。第欲重過聽妓，則不能。古長安狹斜，大抵詠少年游俠一輩，以踽踽當此，甚覺不合。蠻人非不好食酪，恐

勉强咀唔，終無定味。況僕又抱中山之泣者耶。昨妓中稍長善盻者，是趙代佳人，惜技未盡善，然僕以爲只此一聽，已是了了。若再聽，反蛇足也。廣文先生能如張禹自畜妓樂，僕當效戴崇就觀，不然，吾南人學問，有牖中窺日而已。何如？

九　答姜生

兩年兩地，思不能隔，則不可隔矣。切靡道理，足慰遠旅。但來牘不泛，微及僕向時逃禪之説，即有未敢承者。儒佛水火明矣。縱歉儒行，亦豈有假途苾蒭，倖邀捷得之理？特愚以爲，今之學者，一意向外，惟恐循習之久，稍于本分不暇，有顧子失母之病，反不如荑稗之有秋，此亦憤言如是耳。不惟不敢立論，要亦幾曾按驗，作取路已經語，他日總須務此，今未敢謾也。然乎否與？此間理學，推孫徵君、張仲誠二人，大河南北，從若影附。其所著亦甚與姚學脗合，第未見蕺山所著，故徵君輯《道一録》，自先儒迨今，有蕺山名氏而無其書，能寄《學言》、《聖學宗要》，甚善。率付無緒。

十　回楊監郡

暑雨入郡，定謂與郡使君竿牘，使云買書，窮官客有閒錢耶？文稿全近八家，不棄蒭蕘，已妄加點註，豈謂過下，猶辱玄晏。人有羨毛嬙之貌者，自謂能益其妍。于是琢玫瓌之飾，割文錦之帔，濩脂薰木，過市而人争豔之，嬙乃歸謝，而不知其貌使然也。他日者，里婦起而效爲之，則卻走矣。尊文自佳，而欲加僕文以行，則里婦將竊笑

矣。願熟思而已。

十一 寄蔡子莊

去時見譚南村，彷彿道從在許下。後有人自滎陽來，云在睢州使君坐上。近又聞返陽翟，究莫得定耗。昨大敬書來，欲因僕蹤跡，并促南轅，不可得也。今促書又來矣。家人四目，盡懸北樹，足下自揣所遭，與僕全別，遊遨有興，興盡則返耳。況所至不越河南北，嵩汴箕潁，足跡已厭。又此地僕曾經過，春風不出谷，便塵土滿衣，游子何樂？而十年一息，漂然作忘歸之矢，此何見乎？天涯兄弟，各已老去。鄉壤雖僻，究爲魂魄樂思之地，僕惟未得食蕈耳。足下擔囊歸里，何所不得？仲御不專美于前矣。北平趙君，僕曾遇之張給事所。其人質有文采，聞與過容城講學，甚善。若韓君游俠，僕未親睹。足下喜暱頗雜，有似道廣，實則不然。總之，足下精醫學，定當審候，此時此疾，不在遠志，在當歸耳。何如？損鑒。

馬西樵曰：六行連作十轉，如疊浪之催，此戰國事語家奇文。

十二 寄復上蔡張先生

密邇講堂，尚不能一委摯。若非絶物，則其無志可知也。向夏明府去時，藉其便經，寄所屬題楣，不見再索，定知已到。但《大》、《中》二序，前所傳示，私謂已抵精蘊，今尚有參本，是何義理之無盡也。僕素失學，實不知此中節次何始何卒，即近年稍知讀古本《大學》，然尚以捉摩未定，觸手胡

突。頃讀爲學次第一書，知窮理力行之先，原有立志存養二節。江漢既導，而後可以疏沱潛；堂構既成，而後可以闢門户。宣聖之志立不惑，曾參之貞積該通，皆是義乎？行路唯起程一節最難，技學有頭緒，便可精藝。次第既得，聖學不墜矣。向在施湖西講次，有楚人楊恥庵者，單言立志，此是知止一節，先儒已道過，但繼之存養，則是定後得靜安耳。就正無日，若到得立志，自當直造廡下，以究指趨。憑紙扶服。

十三 回董子長

在淮不通一札，及遇敬止，知早在都下，裁欲寫問，已著曙將别矣。手記頃及，宛如當面。特怪伊鬱之情尚見行墨，燕臺不乏購馬者，且以陸生游公卿間，宜聲名藉甚，乃猶作趙壹哭泣，何也？意者丈夫磊塊，不可宜于人，必所至窮困，乃爲豪耳。新賦上儷漢魏，下掩晉宋，沈博絶麗，抑何妙也。珠玉在前，反屬糠粃。皇甫士安文，欲使相形見劣耶？西山諸詩領到，鄉人在長安者，煩道近狀。不莊。

十四 與曹受可、何景韓、王千之諸子

接教，以爲丞既有廳事耳，暨覆劄來，始知仍在賃所也。無廳事作《廳事記》，其愛夏公乃爾耶，即此意足傳矣。昨夏公瀕歸，僕詢其得復廳事狀，彼覆云，子不云賃事堂于邑居之民，遊于邑，而爲之賦詩乎？此僕爲夏公詩序語也，啓之爲作一笑。夏公即此道意，捉筆悵惘。

十五 回陳子

淮西官驛，于風雪中送上征軺，迄今匝歲矣。貽詩久未酬和。他鄉廖落，兼託食于人，何暇更及辭句。札示以作詩之法在性情，不在聲律，甚當。但聲律何一非性情？性情所至，即有聲無詞，尚能動物。幾見吹蘆噏管中，必一一作披肝瀝胆語耶？此甚明著者。近聞康臣别有論議，此君于此道頗了知，不致差别。僕偶承明問，因一及此，勿舉示人耳。詞一首奉懷，意欲酬「風雪滿征鞍」之句，幸勿少之。

十六 復杜陵生

聞有新安之遊，金使來，知又返兩水。第不曉今年企脚何所，僕倘相尋，當不出三江五湖外否？前接大敬書，知貧士蓽門，已非所有，故人一載不相見，輒如丁令還遼陽，所見俱别，況忘年之旅耶？僕在外無書閲，借書又不便，便亦不暇，每遇作文，輒倀倀，移時便置去。家中舊爲文，燬無一首，此事已矣。足下盛誇僕文賦，誘我耶？抑亦爲他人道與？或後有所試而譽之也。僕文賦僅免制舉氣耳，其于古人畛界滂洋無所窺。西人截竹一節，便誇得竹。及過會稽，見竹數百里，蓬蓯襹褷，拂雲霞，翳白日，始知向所得衹一節也。僕文不近是乎？假使僕得息肩一所，屏絶人事，讀書一二年，爾時得足下左右之，或有可觀耳。鄭世子《樂書》久無從覓，彭詩亦未見，嗣寄更悉所言。

十七　復沈九袐書

臨安西巷，與陸弟對門居者浹月，比見輒念令兄天上人，爾時便擬作《長安道》詩，及再遊淮蔡，則神思惘惘，幾欲半途過蘄黄遊方外去。今又兩年矣。頃尺一來，開展躊躇，且以足下所遇，猶嘆遲暮，有仕學兩淹語，視僕何如耶？垂盡之年，銷于索食，朝陽夜月，過如雅飛，其無所覬望明矣。吾鄉夏仲御買藥入洛，與洛中王公無布衣之好，賈公閭倚太尉貴，猶且就舡與語，各欲挽留之，而不可得。今長安不乏故人，宦遊名士，且遠過公閭，以僕應故人招，亦未必不遂勝仲御，然以仲御之名，洛王公之重挽留之，而終于必出，則何如本不入之爲愈乎？愛僕者念此可耳。賜詩沈著，迴過流輩，第難于擬和，長句非律法，惟繩準之。因白附悉，不遂繁詞。

十八　覆何户部

不見二十年，故人天上，榮問日增，非不能尺素道故，顧自視無好顏色，徒見勉强，不謂足下能念及也。向在豫章，遠蒙分俸，尚未報謝，數年之間，益復流浪。足下乃稱僕文有名，并慶得子。古來名必起都下，故以相如之才，尚屢赴長安，而後名聞于天子。僕裹足帝京，兼不好交近貴，論文則名日銷落。然使文不自振，即長安僕僕，亦安所用？慜皇帝使使徵張西銘，文能如相如乎？此僕深自揣者。至謂得子，則子虚之甚，益驗所傳皆訛也。僕東西無著，生子之人且不能得，安從得子。去年京兆書

來，傳足下誕罄，此實有之。從來福之隨人，如浪之隨水，層疊而至，故曰吉人無單福，以此反觀，則僕更可知耳。因覆不悉。

十九　答南士

以言感人，其術猶淺，況以言忤人耶。田叔都讓兄辟召，佯瘖，雖恐灼勿變也。後在田舍，夜雨，其友張子平者，假賊踰垣，持刃迫切，猶然喑不出一語，子平抱而泣，以爲真也。予初亦佯瘖，忽老母呼之，即應曰諾，乃知喑不出一語，亦大難也。予生二十九年矣。自三年不能言外，能言者，已二十六年。吾言亦久矣。家人憤吾言，并毀及吾所爲文與詩，而愛我者亦且同忌我者之必欲使予瘖瘂而後已。嗟乎，謂予無術，固甘也。不知者乃謂予言妄足賈禍，❶不如瘖瘂，則何與子平持刃者適相戾哉！南士，吾子平也，辱詢及，是以又言，總之，負負無可言者。餘左。

二十　復曾副使東末

駱崇仁猶崔秋浦者也，向朱吏部宰山陽時，視吾猶崇仁，然要皆牲友耳。若其他不乏晉接，總知牲者。惟定陶魏文學兄弟、湖東婦鄧老秀、此間黃吉，漠不識魏齊，而遂能解相印偕去，何以得此？

二十一　示楊生復修

趙尉稱胡法曹理學中人，向就語，但道

❶「禍」，原作「禂」，據四庫本改。

得「階級」兩字耳。學問如司馬君趨孟達，說不得到，忽得行到，吾願生勿計程，就步而已。

二十二 答友

是非本在人，而謂人能是非。夫身非鬼而欲瞯人室，非虫而欲蠱人之膈，能乎？足下行故無惡，而僕又不喜臧否人物，因亦不信人之有臧否，且人不得而臧否之也。足下自驗而已。故有謂盜可設燭者，害盜者也。謂嫫母之不得就鑑，此似愛而實非也。何也？形故不在鑑也。謂迴目不見尻，而凡言尻穢者之有所嫉，則瞎其所穢也。夫謂瞽者之可蔽，以其色，而青其藍朱其紫者，必欺瞽者也。謂人必欺瞽而并絕相瞽者之告，以色瞽自欺也。

二十三 寄揚州太守金使君

揚州佳勝地，得使君居上頭，元龍、永叔豈復有前徽也？中春遣使過，而阻于兵行，今則日尋山鞠窮矣。西陵道傍，從戈甲中送乾公赴天寧，因寫拾柿，當憑君傳語之意，其知之。乾公，今之惠勤，與永叔相見，自有投分，他日天寧卓錫水即六一泉矣。嗣君正夏爭勝。

三十四 與張文黼

頃惠我，甚謝，腿癱大事，不可出門，且需謹慎，囑切囑切。校正具見明敏，我近昏憒，而講堂諸人竟是寥寥，吾道能傳者，惟張子矣。諸處已凑字命改，再須仔細檢明

再改。若《魯頌》「奚斯作」，我亦想起，但不記出自何書，註疏無有，惟再示知，容面不一。

三十五 寄圭峯十重圖與張文藏

我辨《太極圖說》，秖以無極尊經爲道家一派，而未言本之禪宗，此全藉推發之以暢其說，是圖宜秘，不可失。

西河文集卷二十三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僧開稿

箋

雜箋

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未除。以登邳人屬淮，《禹貢》稱淮海，又稱海岱及淮，故云習氣未盡也，見舊淮誌。信此，則後稱湖海者疎矣。元龍，淮海之士，與徐寧郯人稱海岱清士一類。

二

宋板《萬首唐人絶句》，李白詩「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此迴」，此是《望天門山》詩，因梁山、博望夾峙江廣，水至此作一迴旋矣。時刻誤「此」爲「北」，既東又北，既北又迴，已乖句調，兼失義理，因爲記之。浴佛日記。

三

江上吴氏園小集，競舉疑義，或有舉《世説》「王子敬語王孝伯曰：『羊叔子故佳耳，然何與人事？故不如銅雀臺上妓』」，座中悉據王敬美評文，以爲子敬傷厚，則必是刺羊語，不然，亦微惜羊公清德過盛耳。

及觀孝標註有云「此正墮淚之言」，始悟其言之委曲也。大抵深美極讚，而無以自解，故爲翻激，乃有此句，此正指「墮淚」一節耳。若云公自佳，然與人何關？而墮淚如此，故不如「銅雀臺上妓，相向六尺床」得迸涕也。

四

《大學》「物有本末」，以物指明德諸條，究無引據。嘗讀《仲尼燕居》，哀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即天也，道也，則即明德諸條也。格物者，格此而已。又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

五

《子虛》、《上林》本一賦，而分立二名，古文多有之。《書·顧命》、《康王之誥》，魏武《薤露》、《蒿里》，宋玉《高唐》、《美人賦》，皆是也。《史記》直判爲兩時所作，至云帝令尚書給筆札作《上林賦》，則請思《子虛》篇首明列「子虛」、「烏有」、「亡是公」三人，而「亡是公」又三人之主也，兩客嗒嗒，懸詞以待，史之誕何至此？

六

用經中字，雖稍誤，不害。自漢以前，凡周秦間引經，有與本經不謬一字者否？行文自有機械，引彼就我，有不能不更置

者。而宋人必斷斷于一字一畫之間，豈有文章哉？

七

今人作詩，以廣輿爲行枕之祕，遂至僻縣孤壤，皆有標識。若指點略濶，翻嘗不切，不知古人所見者大，名山巨浸，汎絓人齒，如入吴不逢張子布，渡江不識王茂弘，雖切認無當也。嘗記予鄉雲門與禹穴距遠，而宋考功「雲門」詩「山圍伯禹廟」，靈隱與江亦距遠，而駱丞「靈隱」詩「門對浙江潮」，太湖與七里灘更遠，而喻鳧「泛太湖」詩「灘迴七里迷」，如此不可更僕。甚者，盧綸《憶崔汶》詩，因汶客江西也，故首云「夜問江西客」，而中云「晴日游瓜步」，則在揚州，「新年對漢陽」，在湖，「望嶺家何處？登山淚幾行」，在嶺，「閩中傳有雪，應且住南康」，又在閩。王維《同崔傅答賢弟》詩，爲弟客姑蘇也，故首云「洛陽才子姑蘇客」，而中云「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此九江與揚也；「揚州初發下江兵，蘭陵鎮前吹笛聲」，蘭陵，今常州；「夜火人歸富春郭，秋風鶴唳石頭城」，一秣陵，一嚴陵矣。「周郎陸弟爲儔侶，對舞前溪歌白紵」，前溪屬湖州地。「曲几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山陰墅」，山陰。❶

八

每欲造仙，而每厭其拙，他不具論。如「仙家日月長」即唐子西「日長如小年」一句

❶「山陰」句下有闕文，四庫本「陰」字下注「闕」字。

也。故前人詩「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只是日長耳。愚者悞會其意，撰爲王質觀棋、劉晨採藥諸說，反使仙家日月短于人世，拙之極矣。亂離晦冥、旦明幾時，則有中山飲酒、千日一醒之譬，謂不如急度耳，仙何憂患？而刺蹙如此。審然，則廣成安期，到今不越數歲，而有唐鍾離權八君，且生不彌月，欲誇以大椿，而反隣于朝菌，欲詖彭，而反爲殤，非拙如何也？

九

人爲天地所生，而能並天地，何也？天地能生物，天地不能生人也。其不能生人，何也？凡天地生物，則全予其生于物，而生人不然，必使其人自生之。物不裸而藉，不持而行，不扑灸灌熨而能免燥濕疵厲。人有生不抱持，生不襁褓，生不調水火陰陽而得挺然與物爲安全者乎？此非天爲之，而人爲之也。故萬物因天，人法天。因天者，榮落𧓍革，生死動蟄，與天爲轉旋已耳。乃若法天，天有晝夜，而吾法之爲顯晦。天有治亂，而吾法之爲進退。因之者，我無與計。法之者，人自爲功。故曰人爲貴。此聞之臨陽講次者。丁未二月。

十

杜弼與邢劭從東山共論名理，鋒角不竭，要只人死還生一義耳。予謂天能生人，人亦生人。古皇之生，天生人也。羊叔子生，從隣家兒，人生人也。譬之潦水初積，鱗影渴絕，而涵瀜稍發，噞喁可睹，水生魚也。託子蘋藻，爲鯤爲鮞，魚生魚也。故蟣

虱在體，有自生者，有抱蟣虱生者；草木之在地，有從土萌者，有從陳根宿核作甲坼者。

十一

禹州馬端肅家，有嵩陽道士，能爲越方，時少林無盡禪師在坐，木木無術。客謂：「古多神僧，而今影絶，豈西來之教非耶？」師曰：「吾之教，不能使吾有術，能使術不及我耳。」端肅曰：「如是，則神于術矣，請驗之。」道士遍採人衣袖花菓，而師無所有，既而推人入屋壁，人魚貫入，如壁燭之度影，而師推之不少動。端肅嘆曰：「老僧之不見不聞，真無窮也。」此史禹州爲予語。

十二

周櫟園侍郎云：金沙王伯陶孝廉，順治中上公車，至德州城下，响馬剽銀鉐去，塵尚未遠，解丁徬徨間，城隙二馬馱進香夫婦過，解丁熟視，驚前曰「此某捕也」，匍匐乞救。男子垂首應曰：「賊多許？」曰：「四。」曰：「吾病央，婦人可矣。」婦人搖手，男子轉向逼促，既而咄咄，婦人不得已，撤面紗去，交男子抱兒，束絡斂裙。男子曰：「須吾箭乎？」婦人曰：「彈可已。」已而到，呼曰：「吾某捕妻，索銀鉐者。」賊曰：「雄且誰何？豈況而牝也？」四矢並發，弰拂之落，而以丸摩一人鼻，不理，遽内其目，賊曰：「竟煩奶奶耶！」還之。德州守饗夫婦有勞。或曰：此即于七夥也，伊姓，婦人賣

解家女。于七後以叛案籍逮，不得所往。

十三

《小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註：「結，髻也。謂鄭衛妖女，工于服飾，髻之殊製，足激楚人，故令之先進。」此王逸本註，而朱子因之。假以此入艾子，有不冠拓纓絶乎？向閲《舞賦》云「激楚結風，陽阿之舞」，私謂「激楚」與「結」，俱舞曲耳。然二曲併合，猶可擬議。既觀《上林賦》「鄢郢繽紛，激楚結風」，註云「激楚，楚舞，可以結乎其風也」，則激楚即結風矣。然獨下「結」字，猶未安。後讀《淮南子》曰「揚鄭衛之淫樂，結激楚之遺風」，則「結」直解「舞」，言激楚之舞耳，結風亦舞風耳。文一字而三訂始合，世猶有以妄臆解古文者。

十四

丙申立秋日，宿横山草堂，夢石級遺一書，取視，則《西京雜記》也。中有云：「長卿入臨邛，臨邛女子皆驚曰：『此間有惡惡客。』」既醒，閲《記》中並無此言。

馬西樵曰：惡惡與好好並是妙辭。

十五

《淮陰侯傳》「漢王欲召信拜大將」，是使信拜，如拜郎、拜尉耳。俗以爲王拜信。江上監國軍拜鎮東將軍爲大將，設壇備儀註，時閣部督師張公國維代監國拜，近搬演矣。古命將出師，原有推轂授律之禮，特爾時不然。觀《傳》云「信拜禮畢」，則信自爲

拜，豈拜信乎？

十六

清師下浙東時，台州馮甦爲亂兵所殺，視同時見殺有未絶脰者，魂憑之甦，因名甦，字更生，別字再來。丁酉、戊戌聯中式，今見守永昌焉。山陰吴履泰太守女早死，越十五年，其僕女田氏未嫁，死而甦，則女也。太守疑田氏有詐，謂覬嫁奩耳，及詰故隱事，作書覓舊弄，歷歷券合。女故許配同邑祁氏，至是，祁亦斷姻，謀續之，女執不可，曰：「父疑我矣。」今見居果園爲尼，家人尚呼爲還魂小姑。或曰履泰向亦爲永昌守。于山人曰：「人死不復生，質耳，若其神明，則固有不然者。」特吴女久而能還，又何也？商雨臣内君爲吴女侄，予時質女事于雨臣所，故記此。然則世謂無返魂者，疑矣。

十七

明崇禎朝，宫中有位號者，止田禮妃、袁淑妃二人，餘幸從者，名新女子。又以嘗居乾清宫後房，名青霞室者，亦稱青霞女子。老宫云。

十八

有承乾老宫云：上稍寵禮妃，而后以大體抑之。妃嘗變製禮服，雜備五采，后遣褫去。又歲賀，妃翟車直入，后故阻之，止門外。須臾，一車入，則淑妃也。時雨雪凍甚，禮妃因泣搆，上以他事辱后于交泰殿，

既而悔之，特問后起居，厚賚，而傳旨令禮妃啓祥宮修省，凡三月。其後上御永和門，后請召妃。上不應，后遽令迎之。于是始還承乾，然尋病薨。其五皇子則薨于啓祥者。舊云：因册立皇太子日埽宮，驚禮妃，而妃言不孫，被斥。又云：上欲用廷臣，禮妃甫稱霍維華，而外之薦維華者適至，疑其通外，故斥。雖事皆有之，然修省則不因此耳。

十九

甲申之變，宮人費氏爲賊出于井，給曰：「我長公主也。」以獻自成，自成曰：「主何號耶？」曰：「昭仁耳。」「何名耶？」不應。驗之老宮，非是，賜帥羅甲。甲輿歸，將婚，費又給曰：「我雖宮人，實巨家女也，今幸事將軍，請召諸貴客爲嘉會，可乎？」甲大喜，召諸帥豪飲，及醉，費竊利刃，請甲入，舂其喉。出，請行酒，連刺二帥，始自剄死。瀕死，呼曰：「吾之不得殺自成，天也。」老宮云：費嘗給事昭仁宮，因次公主幼無封號，嘗以昭仁主名之，故費稱昭仁。若長公主，名徽娖，封長平公主，豈費時偶失記耶？

二十

張給諫言，崇禎末，汴梁大家多于映壁畫水，汪洋滿目。又有鏤板印趙州水尺幅粘墻，云以厭火甾。後闖賊與大司馬傅宗堯戰于朱仙鎮，宗堯死，遂薄汴城，圍兩月，百計攻不下，而城中食盡。推官黃澍與巡按御史謀決河灌賊，遂決堤三重，水大至，

賊徙營去，而城已浸矣。急取河北岸舟，得二十餘，渡人，然渡亦無幾，河遂瀦洗滎汴間，人皆謂前之晝水皆妖云。此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事。

二十一

康熙庚戌，淮揚水甾，高郵以下，湖決二口，各百丈許。舊制，修堤先椓杙水中，❶然後下竹箝橫闌之。竹箝者，以竹器裹石者也。忽水底浡發，若火之沸鼎者，所下杙與箝皆作灰燼，散浮水面，不得所解。

二十二

呂絃績云：岳州城下，有鐵囊頭五，沈水中，秋冬水涸即見。其製若井字，縱長橫短。其縱之四梢皆外張，長丈厚尺有咫，每具約重萬斤，圜竅當中，宛然囊頭，土人指爲洞庭君枷水怪者，然不可信也。一説前代用兵時作浮艦渡江，此纜艦之具，然亦殊迂，且不考何代？且亦何鑪冶爲此？

二十三

呂又云：臨清州村落有大姓祖塋，栝柏森密，集烏鴉萬餘，有年矣。忽過客仰之咨嗟，急詣主者，叩曰：可賣耶？主者怪其不誠，謾曰：可。客遽請值，主者復謾曰：非若干不可。客忻然解橐中金，如數予之，遂立券。主者一家大駭，隨往塋間視

❶「杙」，原作「栈」，據四庫本改。下一「杙」字同。

其所爲，見客出藥一握於塋隙，焚訖，揮手告別。次日，則樹無一鴉矣。姜凡谷云：河間某村亦有此事。其家自鴉去後亦無恙。

二十四

萊陽姜仲子出貞毅先生所藏東坡像示予，則儼予像也。腆頤賁嵿，黄白其色，鼻垂圜根細，而鬚朗然，或謂坡髯，仲子曰：「汪户部曰：『髯不必鬆，即關壯侯可驗也。』」史訥齋又稱，山陰朱嶙携徐天池像亦似予。予文不逮二公，而兩與相類，可謂顔厚，然乞則與文長差不遠耳。貞毅先生名埰，以諫戍宣州死。仲子名實節。

二十五

姜仲子僦吴門，藏管夫人硯，綠石，徑五寸，横半之，厚如横，池子與面若兩環互抱，而面侵于池，其蝕纐黝澤，往往四射，予嘖嘖久之。仲子遽邀予過隣家觀宣和紅絲硯，按《博物志》載天下名硯，四十有一，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而宣和尤紅絲之冠也。質瑩甚而朱紋隱起，上如紅羽，下如丹葉，故又名朱雀瓊花。仲子云：「初，吴門陸履長孝廉名坦者，其家得此硯時，以綵輿鼓吹迎歸。每歲時祠硯，帥子姓盥獻成禮，故彭城萬年少有《祠硯圖》，圖子姓男女長幼，傴僂歷歷。而婁東吴學士、雲間陳黄門，皆有詩歌記之。今已兩易主，適所藏者錢氏耳。」予

聞之愀然，嘗欲賦以詩，不得，因漫筆此。錢氏字我安，隱者也，亦字卧庵。時乙卯臘月初六日。

二十六

往見李少宗伯于豫章，酒酣，語崇禎末議南遷事，宗伯曰：「爾時主之者，惟李都憲與予二人，他無與焉。」予嘗面爭曰：「《易》言遷國，《書》誥遷民，唐世再遷而再興，宋室屢遷而屢復，諸君安諱遷哉？」時熹廟懿安后與周后亦稱遷便，懿安嘗曰：「南中我家尚可居。」惜政府無力持之者。一説懿安惡延儒言遷，在上前極詆毀之，則此時政府無延儒矣，記事之誤每如此。

二十七

《虞書》「帝不任鯀，而岳曰异哉」，《孔傳》訓巳止也，《説文》訓已舉也，《蔡傳》則從而兼收之，曰廢而復舉也。夫一「异」字而合「廢」、「舉」二義，通「巳」、「已」二音，世頗疑之。予謂「异」字上巳是止，下廾是舉，蓋廾者，舉手也，則宜兼二義矣。若「巳」音同「已」，「已」音同「巳」，則古文盡然，見予《答王履庵書》。

二十八

曾一日觀唐畫二，一王維畫，不知何圖，與世傳輞川筆墨差類。一大李將軍思訓畫，名《御苑龍舟圖》，又名《御苑採蓮》。

精細生動，人長分許，而意態具。衣粉凸厚，皆剝落，而夭冶轉見。其山水林木樓臺，略涉疎野，然工而彌逸，則其遠勝小李者也。或曰，唐畫當識絹。其絹如版松玉色，不辨絲縷。初視之，疑金粟山紙。張丑曰：「唐絹率熱湯細擣，練如銀版，其不能僞以此耳。」

二十九

平西額輔搆園亭于吳，即故拙政園址也。因舊爲之，凡長林修竹，陂塘隴坂，層樓複閣，雕坪曲圯，極崇閎靡漫之勝。予入觀時，方籍入毀拆，非盛時矣。然一步一境，移人性情。但記其一名楠木廳者，大槩九楹，皆楠木所搆，四嚮虛欄洞槅，軒敞高闓，中柱百餘，柱各有礎。其礎縱橫絜量，通約三尺，而高齊人臂，墨石如鑑，雕鏤之巧，龍盤鳳轉，錦卉錯雜。詢之，皆故秦晉楚豫諸王府物，而車徒輦載，所費不億，不足，則復取巨區石購工摹倣以補之，❶其奢麗皆此類。

三十

可參上人講《法華・普門品》「福不唐捐」，以「唐」訓「空」，言福不虛棄也，意《莊子》「求馬于唐肆」，義亦如此。小至日記。

三十一

越中閨秀，以祁湘君、徐昭華爲最，二

❶「巨」，四庫本作「具」。

人爲從母兄弟，其母夫人皆商太傅女，一祁中丞夫人，一徐大司馬子婦，皆閨秀也。湘君年長，倍于昭華，予曾于其初婚時，作《催粧》詩，今二十年矣。昭華年小，好讀予詩，因以師予。其人殆天授，過目成誦，落腕成句。二人才分固相埒，然昭華不可量也。予嘗貽杜陵生書曰：晚得一女弟子，能爲唐詩。近詩已能逮韓、劉間，過此非所料。杜陵得書，每每示人，以爲佳言。

回友箋

東林非黨也，有抗東林者，而黨始名。然而不敢顯居于抗之者也，于是甘于抗東林者，必文曰中立。夫使抗之者之不敢顯居于抗之，而乃曰中立，則東林尊矣。今之抗王、李之文者亦然。明明詆其文，而不敢顯居于詆之之列，必文曰都不觀某某兩家之書，則其文益尊矣。吾之抗王、李不如是。必極觀王、李之書，使彼肝肺顯然，一無所逃，而後乃坦坦白白而上之，斯足貴耳，不然，是欲以暗昧勝之也。暗昧勝之，非勝也。若來旨云「東林容有小人，抗東林者，必無君子」，文或稍異，是耳。

二

爭文者，要問其所爭爲何人，假所爭者爲班固，爲劉向，侃侃持議，亦孰誰敢非之？然班、劉則不爭耳，吾不能班、劉，而能班、劉之不爭，孟之反似君子，非與？

三

文貴百變，無容一是，狥固不得，何有于争？且争最叵用。第曰争，則行文便有如許不平之氣，久之，即不至争文，而其不平之氣猶在也。巖顏曰：「斬可耳，何爲怒也？」此最妙語。足下念此可已。

西河文集卷二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又字于稿

序一

西河集惟序最多，今所存十之二耳。若其他代人文字，則原無録稿，並鮮纂入。

快閣紀存序

士有所見重于世，即偶然游詠，世爭傳之。計然有湖，望諸君有村，下及楊雄、司馬相如輩，彈琴載酒，無所定適。後之人猶必按其蹟而歌詠其地，此猶龍見于淵，龍去而淵以名焉。然而傳之者與有效矣。

西昌有快閣，猶南昌有滕王閣也。滕王不足存是閣，而王勃以一序存之。若快閣，則有宋黄山谷先生所登臨也。前時沈太常實爲斯閣，而先生以試宰泰和，偶成一詩，其後和之者，日積歲累，遂群然以是閣歸之先生。夫文之能重地，久矣。當先生吟詩時，初不意後此能和之也。亦既和之，而祠祀碑碣，記載久遠，遂有輯之成書者，則又不止于和之已也，而惜乎闕軼不傳。

宣城施愚山少參，分司湖西，悉舉往蹟已廢者，次及快閣，且爲修祠記，書之石。蕭君孟昉者，邑人也，賢且好義，每襄所欲作。因復搜前書已闕者，重讐彙而續以新輯，名《快閣紀存》。予兩入西江，二登滕王閣，卒不得登所謂快閣者。曩者牲羈吉州，

蕭君屢馳書招予度歲春浮園，則其先太常公別業也。即欲于是時一登快閣，而雪深足寒，卒不果前。今其事已往矣，讀《快閣紀存》，輒浩然若登快閣者。然後知予之不得登快閣，不足憾也。

乃予則又有感矣。考先生之號涪翁也，以曾貶涪州也。其稱山谷也，則又以知舒州，而樂舒山之山谷，標所慕也。乃涪江有亭名「涪翁亭」，舒州亦有亭，不在涪江也，亦名「涪翁亭」。先生以愛山谷而易「涪翁」爲「山谷」，今人必重翁，而且標舒谷爲涪翁。然則斯世之必無所已于翁也，有如此亭矣。而舒亭、涪亭欲求如快閣之片言隻字，而了不可得，則夫後之傳之者之大有效于前人也，獨快閣也與！

雍丘張氏世德紀序

余友丁子葯園，自禮部典河南試，其所得士，有曰張君榮廷者，居雍丘，其制義爲一時選文家所稱。選文家例稱名，則嘗稱之曰張君榮廷。或曰：張君榮廷者，世德家也。考之張之先有授昭勇將軍、宣武衛指揮使，曾以明之弘治間，輸金二百鎰助邊。正德間，官軍勦流寇，過雍丘，又輸金若干。自正德逮嘉靖數十年間，歲凡四饑，四賑之。每賑，出粟千。其子亦以助賑故，授兵馬進指揮使，服三品服。自是以後，皆世有盛德，稱世德張氏。而首之者，宣武公也。宣武公名廷恩，字世榮，顧張君六世祖也。今張君名榮廷，人皆諱其祖，而張君獨不然，何與？

吾嘗觀李獻吉所爲宣武公碑，知公有用

世才，懷仁抱義，負彊幹，饒術智，而不得展也。以賢智如公，當國家多故，而阨于制舉，無所于起家也。寵之以爵，父子蒙國榮，而徒以虛位相長其鄉人，無實報也。因嘆國家用人，徒以制文進爲失制。而公以丈夫賷志韜德勿使彰，秉國之過也，抑亦其時使然與？然而蓄厚者，流必長，理也。是故張君曰：「吾非不知諱也。吾先人莘城公，慨世德之勿彰，而故襲前名以期大之也。」今張君稍顯矣。張君將厚其所施于時，而豫爲養潛，遲回公車。予溥游汴南，遇張君于潢河之濱。見其容貌者，恂恂也，而言論駿發，意氣犖犖然有似凌雲。且率其嗣子，令毋忘世德爲念。夫張君豈僅以文章顯哉！

張君出《世德紀》命予敘，予則述其德之可大者如是而已。李獻吉曰：「宣武公居西岡，嘗如杞，還，見路有野馬，奔而噬人，人遂駭，塞不得行。時公袖鐵錘，下馬直前，將擊之。馬張齒鼓鬣，懸蹄向公，公驟揮錘碎其顱，上馬而去。」夫有德者必有用。張氏之世有盛德，而不屑屑爲無用如此。

馮翼遠評曰：紀世德耳，首以叙事側入，中以論議反拓，末以徵引隱躍掉動，下筆愈實，取境愈空，《過秦論》通體排實而虛處，宛然非耶。

張孔繡適吴筆記序

張孔繡將適吴，記途之所行，由貝丘達渡河而迤南，凡朝暮行止，目之所逮，足跡意志之所周知，削木以藏，凡得若干板。及距淮，遇西河毛甡于千金亭，出示甡，讀之。甡乃曰：「人特重去其鄉耳。既已去之，而舟車房皇，惘然隨所往已矣，亦安知道路中乃復有山川風物，耳目睹記如此者也？孔

繡有心哉！」杜詩云：「經過老似休。」言將老，則所經不可再也，傷哉言乎！ 予避人有年，原其所經，本無所取適于心，又勢跼蹐，不能暢然極高下。 然且退休于床，思前時汗漫，蹶然興起，每欲目極而足追之，而怳不可得也。 則又恨當時不健捷，不即屬記憶，悲哉！ 覩孔繡所記，可以免矣。

孔繡世家子，代有文章。 其先大父曾相懷宗朝，有名。 先曾大父儀曹公，文絶似子長，其集爲三百年來行文家所罕見。 孔繡以有本之學，彊于記誌，宜其文之著也。 吾聞孔繡所居，在笠山之陰，孔繡自號爲笠山村叟，又别啓石谷藏樓焉。 夫其有得于游歷，雖家居，猶游也，況游哉！ 予友杜陵生，游人也，不見者有年。 讀記中有贈孔繡詩，知杜陵尚在齊也。 夫此之至齊，則猶孔繡之至此也。 孔繡且游吴，吾將游齊，與杜陵生相見于笠山之下，以待孔繡一削木矣。

俞右吉三述補序

俞子負用世才，而不用于世，乃亦不欲爲世用，然且讀用世書。 自朝廷典禮、文章、制度、品節，凡夫一切爲世用者，考據沿革，下逮臬絲醯醢、塼埴築削之舉廢，無不博極其始而殫晢其末，爲有用也。 予遇俞子于當湖者十五年，漸聞所著書，自詩歌、雜文外，更爲填詞，靡篇曼音，相習爲無用。 間嘗疑之。 既而遇于河，乃得遍觀所著書，且復出所爲《三述補》者，顧而曰：「予之爲無用，類如是也。」昔者弇州作《三述》，曰「盛事」、曰「異典」、曰「奇事」，彷彿唐人所傳卓異小記。 自洪武逮萬曆之初，凡二百餘年，而其後未能及也。 今俞子自萬曆以

來，終于南都，❶補其六十餘年間所未備者。

嗟乎，有明三百年，典禮、法制、文章、品節，昭然與古爲升降者，大抵選舉過苛，而品秩過密。過苛則無踰量之舉，過密則必無卓然尤異之觀，今所述猶烺烺也。昔者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司徒，《春秋》美之。故漢以三傳司隸、四世太尉爲極盛。而魏晉以後，則或如謝氏之代爲吏部、王氏之代爲御史中丞，皆盛也，而奇寓焉。顧晉宋重門閥，唐後雜聲望，代相襲也，明則無是矣。且夫儀典亦因時耳，初無一成之矩可畫守也。故漢文賢主也，尚以入粟者爲廷卿。而宋泰始初，捉車隸馬，盡授郎將。至齊主，用商閹爲開府儀同。唐宋以來，其于優人作將軍、内侍加太傅者，尤比比也。有明典制，每于曠軼之中，得守常之義，雖曰異典，然恒法因之。且其爲奇事，則初無一人而九選、一士而八科者也。宜乎尋常拘撿之必無可述，而可述者又若此。

在昔唐人記遺事，述開元、天寶曲江杏苑、探花題字諸猥瑣事，不過侈游觀宴飲、盛世娛樂之象，而聞之者，輒徘徊感動至于流涕。今所紀者，雖隣于無用，然以世家大族典文制禮，當時移事易、蕩然無復可存之際，而忽有人焉，鋪張其盛，而稱道其奇，津津焉不可止者，且從此可以得典禮、文章、品節、制度之遺意。嗟乎，其爲無用何等已！

存心堂藏書序❷

吾郡藏書，推梅市祁中丞家。往欲就

❶「南都」，四庫本作「甲申」。
❷此篇四庫本未收。

讀之，不能也。山陰沈秘書招予白門，偶有校覈，借書溫陵黃氏，得六萬卷，索予爲賦記之。梁谿顧修遠家多藏書。故錢宗伯曰：「言書府，則禾中項氏、梁谿顧氏、山陰祁氏、白門黃氏。」黃氏者，本溫陵而寄居于白門者也。外此則足蹟所至，篇袠罕焉。嘗于吉州覓《文選》不得。淮西太守謀勒段文昌所撰《淮西碑》，馳檄四出，僅能以韓愈文應，他可知矣。

予少時立讀書約，與友人互窺所有，不足，日匄貸寫記。方恨鄉人寡積聚，無投贄所。今持枵腹出游者，已若干年，所至河間杙下，未能留探。而逆旅荒落，即欲一質舊聞，宛如隔世。蕭炅之不學，豈無書致然乎！及觀何子靜子所藏書目，歎故鄉無書，猶有充積如是家者。然後知人茍閉户，即芸臺石室，未嘗非咫尺間也。貧家積錢不足，無遑積書，而富者輒笑爲無用。每見制舉家自八比外，不識一字，蹲鴟未聞，龍星可見，而進取科目。彼方自以爲得意，見何子靜子，有不欿欠若失乎！

倦游無賴，每有記憶，得削版相考質。臨平石鼓，其戛如響。世有以海内書府見諮者，予必以存心堂應之。惜予遲暮，不及執贄匄貸，且從而畫掌，爲可念也。

新刻銅圖石經序

《銅圖石經》者，宋天聖中禁方書也。範銅象人，分布腧穴于其身，而畫之、竅之，且製經三卷，播之石。案圖考經，其諸視夫藏絡也，亦猶視夫肌髮也。曁其後，而石已泐，銅已漫矣。明正統中，復命礱其石、範其銅，官醫守之，且加詳焉。今則銅再燬，

石再裂，醫院所守，已蔑略無有。

友有刻舊本《圖經》三卷授予敘者，喜而嘆曰：此得非長桑所遺者乎！人者生也，醫者衛生者也。軒轅甫火養天下，而即與素女、俞跗輩解難醫療，至今讀《内經》、《素問》諸書，未嘗不深嘆古皇之衛生遠也。顧古皇禁方，率皆去湯液醴灑，而或爲鑱石，或爲撟引，且砭且鍼，且燎且熨，因五臟之原，剥解微細，故急能生人。今且湯與爲蕩，丸與爲緩，悲哉醫乎！然而鑱之無其形，撟之無其義。形無與圖，義無與經，雖欲解其肌而爪其幕，其道無由。昔者扁鵲能視人五臟癥結，洞見祕奥，顧其脉絡猶在也。扁鵲能見人之裏，而吾則因象以見其裏；扁鵲能抉人之奥，而吾則因經以抉其奥。吾由圖經而進之，將以幾于見垣視臟無難，而又何爪解之瑮瑮也乎！雖然，銅圖石經者，勒石者也，銅則猶未也。今天下莫不好生，而湯液多方，至鍼燎常不得其法。吾勒之以傳世，豈無範銅而起者乎？長桑、俞跗不絶于是矣。

贈吴江顧徵君初度序

自古稱傳人，非功名即文章耳，富貴不與焉。雖然，微富貴，則亦安得有功名乎哉！乃吾觀許劭之遯平輿也，身居草茅，且能拔人市肆，擢人賓客；王澄在僻巷，四海人士皆經澄，即文又其次已。

予少時即知吴江有顧茂倫先生，移年而名聞益甚。大抵志氣邁往，身長七尺餘，妙擅經術，且能出入古今文章，其任事幾也，無所遺力，以故人士皆歸之。乃先生初入會稽，予以出游不能從。又移年，而予以

避人，易名氏投先生廬，先生以家人禮待之。又移年，從南昌還，值先生初度，復得以賣餅之餘，過從先生。特先生未老，白髮毿毿墳幧中。雖生人早衰，豈亦有不得意者存其間乎？夫達志氣者，道行也；經術明者，猷裕也。任今時之事，定古人之文，其神明遠也。今夫人身長七尺餘，俯仰慷慨，可謂能達，而又賢士無多，人聽其節目文章，足以傳後世，世稱長久，誰則過者？

吾即以許劭觀之：劭平輿徵士耳，其兄虔爲郡功曹，行烈可紀，而劭且過之，至使袁紹不敢以車服相見。嗟乎，劭何必不以功名顯哉！至若王澄，諸昆安豊太尉輩，卓卓人譽，然澄何減也。

芹沂何氏宗譜序

《何氏宗譜》，創之六世侍御公。侍御公慎考索，經世緯齒，詳近而略遠，推其例可以爲法，而特不能爲後來借也。

世之修譜者夥矣。名家著姓，類竊史傳爲記牒光，初亦似可聽信。究之遥遥相接，多所混冒，況通顔合閔，尤近習之壞乎！舊傳韓誤爲何，字音轉也。顧王符論興氏九則，不及雙聲。而嵇中散易「奚」爲「嵇」，亦一音而訛焉耳。考之堯時，有何侯隱蒼梧山，實始氏何。即或謂禹後有何，爲杞姒所分，然亦不必在六國韓後初得氏也。無亦遠者當略之而無詳者與？若夫近代昭穆，以紀以綱，表倣諸史，而宗合諸經，譜之可按，具在也。故何氏在蕭凡六世，而侍

御公始爲之譜，則前此已闕也。又六世而經察公續爲之譜，則後此又宜慎也。故何氏自浦江來遷，肇居西河。及其既而始遷芹沂，乃其間門閥相仍，入三臺者數世，列諸曹寺者又數世，然總曰「芹沂」，著有辨矣。

自史宬散亡，館録缺佚，啓、禎以來，固無與傳信。而隆、萬舊史，其最著如王元美者，猶且所在荒忽。即以侍御公論：十歲舉聖童，廷誦《大誥》，高祖嘉之，此爲蚤達；釋褐除監察御史，代巡浙江，如嚴助、朱買臣故事，此爲異數。而元美作史《二述》，凡異典盛事，自矜蒐採，其於公前後所遇，總未之及。是雖元美實陋，然亦足徵史傳之難據，而家乘之益不可以已也。

甡先運同公與侍御公同學，而先教授公則侍御公女孫夫也，既忝世誼，而何氏知名士則盡爲甡友。故因靜子所示譜而序之如此。若夫後此者之又有譜，則從此推之矣。

桐音集序

毛甡與姜桐音交，桐音蒙難，甡未之救也，山陰張南士爲之救之。及甡以避讎故，徘徊草澤，則桐音實藏之。日與張南士纓冠往來，以出之于阨。故予每讀桐音詩，愧生于心，非愧其詩，愧其人也。

雖然，桐音匪獨其人也。方桐音之未蒙難也，刻詩名《待删集》，流傳海内，予與張木弟實爲序焉。及既脱于阨，而又行其詩，名《詩鈔》也，則木弟爲之序。其詩精深，有非可一辭盡者。今木弟已死，南士者，木弟弟也。南士嘗論桐音詩云：「桐音

匪獨其爲詩也，桐音，故公子也。方桐音席世門緒，其先大人司農公，故爲粵藩伯。曩時，宦粵者多槖中金，而桐音食貧二十年，盎無贏糧，斯亦已矣。乃乘輪之裔，一旦行遯草野，頻處虞羅獸擭中，人不急其急而急人急乎。此與夫貴介自持者，旁人能何其意旨，而已并不識妻孥之有疴癢，其相去何啻百倍！」予嘗聞其言而感之。

今者甡藏桐音家，桐音輯甡詩，且亦自輯其所爲詩。甡讀之，起而嘆曰：使桐音公子也，無所交于甡，而甡善桐音詩，是爲希譽。桐音故甡友也，甡不能出桐音之阨，而桐音能出甡之阨，如是，而甡善桐音詩，是爲阿私。希譽不可，阿私又不可也。乃甡所歷亦多矣，讎甡者與愛甡者比比也，善無如桐音者。即歸而復見我閭里朋友，陰與爲周旋，弔甡累累，因而援甡者亦累累也。詩之善無如桐音者。則鄉使甡不與桐音交，桐音未嘗知甡，起而驟觀其所爲詩，亦必以爲此夫人非常人也。則鄉使桐音以貴介自持，不能下于人，亦不能爲好友緩急，起而誦其詩，亦必曰此其詩非夫人詩也。

惜也，木弟已死，不得與共序其詩。而予以困阨之餘，欲序其詩，而不能如南士之論之也，則予之并愧其詩者矣。

金子弢詩集序

韓愈云：「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談道家彼之，而予獨有旨乎其語者。聖如有姚，不工抑鴻，而崇伯之子以傳；伊、呂用師，與至鳩方，姬旦始修禮樂。豈其聖則有異哉？其性所近然也。是故挽彊者不能

使斲，扶輿者不能令箕。技各有之，而爲文何獨不然。

嘗論今人治詩以唐爲歸，而今之不能唐者，唐進士工詩，而今之求進舉者戒勿詩也。唐無詞曲，詩工；宋元有詞曲，詩不工。今之爲詞曲者不少也。故今能詩家，必概置帖括，不屑屑調詞念語，一切靡泥，始足臻神景開大，而近于子弢有未驗者。子弢爲制舉，制舉工；爲詞，詞工；進而爲文賦，則文賦無不工。若其詩則爲之有年矣，世皆知其工。是豈非其得于性者有獨近乎。屈平近騷，不能近典誥文。江都近對問。扶風班氏近史，又近賦。其他六季諸賢，或近俳辭，或近諷句，要有至不至耳。近即至，不近即不至。

子弢詞傳人間有年，向曾攜其詞篋中，有疑爲張先作者。今將合輯吾郡詞爲一集，而預以詩示世。世謂子弢得家學，其大父京兆公、外大父馬少參公，皆有文名。母太君靜因集名「遂閒」。今其舅氏馬子玉起詩類劉隨州，若弟子藏則所稱進士工詩者也。先後規橅，互相師取，學固有進，而但以所學之多，進窺其所得之近。時有豢奔鶉而畜擊鷙者，因性就學，不能兼良。而龍麟所生，變化莫測。然則昌黎所言者，以觀子弢，大概可覩也。

包呂和書畫册子序

呂和於畫無所不能，而尤長于畫墨竹。自喬夫人後，凡吳鎮顧安、文同、萬濟、李箕嶠、謝應芝輩，諸體蕃變，悉能追其崖略，而接其閫妙。當時謂之包家竹，專所名也。

先是，呂和初畫竹時，錢唐僧曉公者，

師元時上竺僧若芬墨竹，性嗜錢也，比畫限錢若干，擇其肉豐而好均者，幕且薄卻之。吕和受其技，往往渡江代曉公畫，入錢堆垛，悉歸曉公，而自爲畫不取一錢。既又以曉公畫踈劣，遂變曉公畫，游諸家間，人于是不稱曉公而稱吕和。

今吕和死若干年矣，其畫亦多不可見。予向與吕和之兄飲和爲忘年交，謂吕和畫易得，未嘗取索，及其死而悔之。然猶以爲其畫多在人間，苟購之，當不盡亡也。今飲和繼死，而予亦逮老，流離道路者若干年。吕和子公度忽持其父書畫册來，予捧之甚喜，吕和之畫猶有存焉若是者乎。即又甚疑，曩見吕和畫，其可珍者夥矣，兹豈其自逸者與？且其生平所畫竹猶渭川也，今竟無一節，何耶？急詢其故，則以是册爲他人所得，散漶脱落，而後乃購而歸之公度。則又甚慰，吕和有後，其能不忘其先人手澤，以有此册也。夫世家大族藏珍匿弄，舉凡遺軼者何可勝紀，雖天地神物，往爲冥冥所娼嫉，其傳與不傳固自有數，然亦子孫不能守，故至此。公度能嗣其世學，復能旁搜其所遺，以留爲勿替。吕和畫雖亡，其不亡者猶在也。公度勉之。

吕和詩與書法皆不減畫，且更有絶技，能挽五石射百步外，向就觀之，纍纍然若貫也。嗟乎！公度所述，其不在此册者固已多矣。

青嵓吟稿序

唐宋以來，吾郡能詩家，首推吾邑。故前人輯詩有自武、樂迄弘、正、嘉、隆，逮啓、禎者，既已遴爲兩集，鏤布海内。而迄于

今，六義之士罕能言之。甚矣，詩之難傳也！

青嵓先生工文章，自申酉以後往往爲詩。雖其始類有所託，而因情寄興，展轉益工。殆所稱「義起言中，境生象外」者與！論詩者謂詩如其人，青嵓性冲容，遇物無迕，宜其與「敦厚之教、和平之聽」兩相肖焉。顧青嵓不欲以詩示人，其趨庭善述，惟恐積久未章，先臚其什一以問于世。夫傳文之有賴于後人，久矣。青嵓代嬗家學，自原禮公後，逮其先子文林公，中間以詩著聲者比比而是，兩集所載可按也。今青嵓詩出，而前人之詩，青嵓悉有以承之。青嵓之爲趨庭者，即又有以繼之。詩固難傳，雖然，夫詩豈難傳也與！

鑑園詩序

王子懷從游于亡友北沙之門，與沈子孚先、傅子德孚争以藝文相雄長。自孚先早逝，北沙旋殞，德孚困于公車，獨子懷者猶且行吟鑑園，爲《鑑園詩》，則非感嘆不可也。

顧前古詩人，多達官貴公，上自誦獻，下逮贈復，其間宴飲游歷，寧無賤貧者相爲賡足。而唐自鹿門而外，明自四溟而外，傳者寥寥，豈非誦美不可忘，感嘆難以繼與？北沙狷介自持，其爲詩多孤憤之言。每偕其及門，互相激唱，以習爲隱深，然終不能出所學以見于世。子懷爲詩，若有日進于和平，而漸忘其鬱紆者。獨是予之選北沙詩，在癸巳歲，既已略見其概于越詩之中，

而予選乎先、德乎詩爲江園二子，在乙未歲。今江園二子，或存或歿，介于顯晦者已二十年。而予以出走之餘，乃復爲子懷序《鑑園詩》，詩雖和平，然欲不因爲感嘆，又豈可得哉！

來元成春秋志在序 舊刻一篇不同，今不載。

向時學《左氏春秋》，未學夫子之《春秋》也，既久而學《公羊氏》、《穀梁氏》焉，然不知夫子之學何等也。授《春秋》者曰：「《春秋》者，有按而後有斷也。夫子之《春秋》斷也，其諸家按也。故諸家之學尤不可以不亟也。」既久而學胡氏學，則胡氏亦斷也。然而授《春秋》者曰：「夫子之斷不可學，則退而學胡氏焉。彼胡氏則斷夫子之所斷者哉。」既而思曰：胡氏之《春秋》，豈夫子之《春秋》哉？國家以胡氏學立《春秋》學，而《春秋》亡。夫胡氏者，以私意而窺《春秋》之微者也，其意深，其詞激，其爲文有憂患，主于悟君而論世，以維持于所謂「名實」也者。循法起例，而《春秋》之旨蕩無存焉。然而學在是矣。故夫胡氏之所學亦《春秋》也。特夫子之所爲《春秋》，則終未學也。

然授者又曰：「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夫夫子豈有所爲《春秋》哉，志在焉耳。」故夫夫子之《春秋》，魯史也。《左氏》則左氏也。降而《公羊氏》、《穀梁氏》，則公羊、穀梁氏也。又降而賈逵、杜預、何休、范甯，則賈逵、杜預、何休、范甯。故夫後之有爲《春秋》者，亦即後之所爲《春秋》者也。惟夫子無《春秋》，則後人皆得以夫子之《春秋》爲《春秋》。惟夫子之《春秋》不預于左

氏、公羊、穀梁氏之《春秋》也，故夫後人皆得爲夫子之《春秋》，而不爲左、公、穀、賈逵、杜預、何休、范甯。

故夫來子曰：「吾志在也。」此以夫子之志爲志者也。故夫來子之《春秋》，亦即夫子之《春秋》也，而來子之爲《春秋》在焉。然而予嘗曰：「夫子之《春秋》，夫子之不得已也。使夫子當大用，安所取魯史而志之。夫來子亦豈欲取夫子之志而志之者哉？」然而授《春秋》者曰：「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予曰：「不然。使先王經世，不有其事而有其志，非先王志也。且使夫子有經世之志，而夫子徒有其志，而來子又徒有其志，非夫子之志也。」

遠公曰：元成先生刻《春秋志在》成，索西河序，得此篇，然無稿，而郵致者失之。復來索，則不可記矣。逮彊之再三，且疑西河之悋之也，不得已，方書一稿去。故舊刻在元成先生集中者，與此竟不同。最後則此稿出黃開平宅，正郵致時所遺者耳。

西河文集卷二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序二

重修西卓庵募序

西卓菴在清波門外，相傳成都覺悟師從西川來，卓錫于此，故以爲名。而其後有達言和尚得教外別傳于黃蘗老人，寄跡其間，遂建幡以告四遠，而化導興焉。

今元翁大師重來繼席，十方之勤行多依之。顧時值丁癸，物力稍匱，休請之士，恒不能以相周旋。然且剎桓久遠，殿堂朽落，失今不治，將有漸崩圮而不可知者。曩者，湖南勝地多在長橋萬松間，山亭露車應接不暇。今則取徑湖濱，由清波南迤，皆成僻壤，然而幽棲倍勝也。夫以湖南勝地加以幽棲，而西卓實當其奥。人稍有心，孰有不相顧而願興焉者？況大師積行久爲斯世所信從也！吾請世之樂善者，共聞此言。

容安詩草序

容安園有樓臺竹樹，而被以草花，主人日觴咏其中。是以予老戒爲詩，而每過容安，即不能無倡和諸作傳人間焉。

方今詩體累變，容安能不逐時好，自闢爲深微澹折之句，質而不詭，清而不靡，存詩三百首，不以多上人，人亦莫得而上之。

獨是詩從境生，曩時念湖山之勝，來僦杭州，而終以年近八十，歲不再三過，容安雖好，亦安能時時相從，然而眷戀之至，思憶生焉。比之良朋之契濶。讀其詩，而不能不想見其人也。然則予之讀容安之詩，即對容安矣。夫對容安而有不快然稱移情者哉！

集興福碑賸字序

唐人多集右軍書以爲碑刻，如攝山寺、建福寺三門及梁思楚、絳州夫子廟堂類皆是。興福，其一也。特興福碑，本吴將軍墓銘，不知何時折其半，闕不可讀。萬君授一離其賸字而韻而讀之，散珠成衣，雜轂合輻，神工之能事矣。集字始《千文》，限字輳詞，與攝山諸碑限詞輳字者不同。顧《千文》詞多謬合，如「磻溪伊尹」、「省躬譏誡」，不無倉卒。此于末幅，能隱其姓氏，如漢人離合法，尤出意外。或曰：「『昇舉埤留』莫是『昇舉俾留』否？」曰：不然，日以光上，書以附傳，古人製詞多似此。

訪吴金吾贈答詩序❶

西河毛甡偕山陰張杉、同里蔡仲光，過訪吴先生金吾于州山草堂，赴社事也。古有里社，春秋祈農報功，藉用集飲。而先生以黄冠歸故鄉，課蔬灌秫，同田間翁，因得彷社事侍几杖焉。

方先生起家勳衛，由故大司馬少保尚書任替錦衣，而其嚴君之提督東司房掌衛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事者尚在衛也，迨其後更以部試授北鎮撫司加堂上銜，是亦盛矣。且北鎮撫司非常司也，故事：錦衣冠武冠，統緹騎、刺奸，自掌衛下，皆得合司諸京邑豪彊不軌機密，謂之親軍。而緹騎、賊曹一切鉤發，及上所切齒，則必專責之。北鎮撫司雜治具牘，勿關諸曹，故北鎮撫司于掌衛司也，而任爲較重。乃先生由文儒起受斯任，每疏曰：「分別流品，揚清激汙，臣之能也。文致束急，溷鉏根禾，非臣所應也。」故嘗遇可出，必緩平之，第具輕牘上，勿爲猜深。或上有所恚，害下且死，亦且故遲之，必俟其恚解，而後具牘。然則先生之于詔獄，蓋如是其中且慎矣。

甡嘗慕義從諸君子後，猶記有求于先生者。當崇禎之末，蕺山先生以召對平臺而賜還歸也，祝孝廉淵者爲詣闕遮留，付之官旗。當是時，孝廉之疏，先有在臺者私定其辭，故上益切齒，令根株之。于是鄉之從蕺山游者，皆請之先生之子，願爲導地，故甡于此時一至州山，蓋惟恐先生之籍記之也。乃請未及入，而先生已預爲解反。凡一具牘，即三出之，公庭考獄捐于哀矜，上亦竟以此動心。至于今，司隸登舟得還鄉里，門生貫械，生出國門，誰爲之也？更有感者，謡詞之興，謀灾君子，蕺山、文正指爲沴氣。時姜司諫採牽裾殿上，遽欲以罔上之律靡爛詔獄。凡造先生之子者，東西步憂之，先生子獨曰：「幾見家公殺正人也？」先生詔獄，刑及其衣而已。雖大君有赫，兩授秘旨，先生仍曲文之，且故爲緩之，何上怒稍解，幸易前旨，始得以賜杖于廷。然而受杖之際，先生幾以此得罪，何則？以將杖而肢體具完，前時上牘所稱「搒掠備

至」者，皆虛語也。

夫錦衣之重，其爭相毛執久矣。弘、正以前，往芘天子，嘉、隆以還，始關權勢。故紀綱、門達惟朝廷之依，陸炳、顯純爲權門所用。先生文儒，且不芘天子若此。往者逆奄用事，先生之嚴君副顯純詔獄，顯純受奄指，欲盡殺諸正人，君力爲保護，縱舍四十餘人。錢宗伯曾贈序曰：「免而終逮者，楊、左及高忠獻是也，其終免者，李茂明與予是也。」

先生相繼詔獄，不愧世德，甡幸于里社之末，從諸子後訪先生田間，距先生歸來之歲已二十年。日移星遷，天地爲改，此與向過州山時，已不能無今昔之異。而且蕺山、文正久已死國，司諫、孝廉後先下世，即曩時慷慨請事諸君，亦俱零落無一存者。而獨先生以七十遺民尚在草野，嗟乎，可詠也已！于是訪先生者俱起爲賦詩，人各四韻，名之曰贈，所以誦先生也。時先生之子卿禎與先生季弟侍御公之子棠禎皆高才，有答詩。甡爲序。

東嘉夏廣秦詩集序

東嘉夏廣秦丞于息，而以能詩稱，則其不得志可知也。昔者予嘗遊息矣，息之治無丞官居，賃丞廳於邑居之民。廣秦一見予，則日邀予騎馬，去游于邑，而爲之賦詩，今《蓮渚續集》所稱「松齋游讌」詩是也。

當予之在淮南也，淮南諸名士往往爲予謀所居，予卒辭之去。及來淮西，則思歸時也，勢固無能採食于此土，賃邑居以棲其身。又是地無崇山、巨壑、陂池、丘園之勝，無聲色、貨財、珠玉、狗馬、驅馳之樂，無囊

昔戴憑、黃憲、陳蕃、周磐、袁閎諸名士往來標榜以因爲名高。然且逡巡不忍去，寢處於淮西之官居者兩閱歲。其議予者或曰：「其鄉人難與處也。」或曰：「淮西太守賢，相與爲因依而不忍舍也。」或曰：「無所歸也。」而不知其重有戀於廣秦。是豈廣秦之爲詩果有以重得於予也哉？然而戀戀如此者，必其人非常人，而不必僅見之能詩者也。

雖然，廣秦非好言能詩也。子思曰：「惡其文之著也。」惟惡其著，故廣秦誠不欲以文使天下見。而人之見廣秦之文者則親廣秦，猶之予之親廣秦者不以詩也。然而廣秦工詩，意者詩與文誠亦不得志者所見端而不可已與？抑亦戴憑、黃憲諸君非文章勿親與？顧予以文章親廣秦，而予與廣秦游，其爲文章者闕如也。廣秦則不然，自予至息時，策馬遊遨，浮浮冰雪中，讌飲招呼，無不臚列其人，而歌詠其事。迄于今，渡淮悠然，登城覽觀，凡夫結轡傳觴一往可喜者，歷歷然開卷而得之，所稱「松齋游讌」非與？是豈可及哉。則雖謂廣秦未嘗不得志亦可也。

長巷沈氏族譜序

黃、炎皆一姓之子，然別生分類，自大宗而外，以封以居，以字以官，各殊其氏，而其後始以一氏傳也。乃氏不異姓，而族不同氏。秦趙不異嬴，而馬服之馬或淆于司馬之馬。故唐志氏族，但稽氏始，而將來之族不與焉，自非善譜。族者歲紀而世較之，則長沙之陶判于潯陽，雁門之郭溷于汾水，其不致近瀆而遠遺，鮮矣。

邑之望族推長巷沈氏，其先由文昭食采于沈，而中遷吳興，蔓蔓葉葉。大抵自宋熙寧朝，其肇祖兵曹公以兄弟父子進士顯于時，擇慈孤岵市之傍，累傳元明，由武、樂迨今，凡登甲乙通仕籍者二十餘人。高曾雲礽，歷嬗勿替。其間群從共薦，伯仲聯解，從侍御公下，翼翼可數，衣冠競爽，門閥滋大，可謂盛矣！

乃沈氏族譜在明永樂間已輯其概，至成化中續修之，迄于今又若干年矣。度支郎振豪、文學以祉，輯其後來所未備者，導源而疏瀾，以傳以表，衡直如指人，後者不當如是乎！❶沈自聃季來，《春秋》無聞。楚有尹于沈者，其後爲葉，閩人避王審知諱，而南方之沈匿于他氏。此其爲族，雖各有異，然渙亦甚矣。今遠追吳興，而譜亭左右保無浸淫流漫者與？

自親親道衰，《角弓》興刺，杜甫以勿嫌示族孫濟，而泉明贈長沙從祖，至或嘆昭穆之遠爲路人者。夫本源之誼，隨地可見。今有得先人遺物手澤桮棬，必咨嗟涕洟而求之。及得之，即世守勿失，歲時啓視，以爲家藏之赤刀琬琰於是乎在，況其爲先人之肢骸所分而析之者乎？然則睹族譜而動本源之思，亦期使後人之歷嬗于勿墜已也。度支、文學修譜在壬子歲，越一年命序，謹序如右。

虞氏族譜序

虞仲與泰伯同姓，然虞不稱吳，或曰「虞」去「虍」爲「吳」，江寧吳氏之本爲虞也，

❶「當」，四庫本作「嘗」。

豈亦虞仲之裔與？ 虞氏肇祖爲元臨川學士伯生公，冉傳來遷，其子驃騎公以明靖難得罪，更虞爲吴，介于婺源之吴者若干年。迨弘治中，有孝子者估于湖，念所從來，始慨然復虞。 虞氏衣冠數世矣。

攷邾入于楚，去右存朱； 棗據因避讎而更爲棘； 束晳，踈廣之後也，其曾祖亡命，陰刑其左； 彭城劉氏奔元魏而改爲員氏。 此其子孫豈不能爲之驟復，而逡巡隱忍千秋萬世，僅以見之。 虞氏之孝子，毋亦哀其志，而不忍遽爲之復之也與？ 然則反所自始，所以教孝； 而仍存其跡，亦所以明節也。

古無不易氏者矣，然紀牒昭然，未之或貿。 今一姓相嬗，而反有陰篡于他氏者。宋時争尚譜族，相率爲僞，輯一姓所始，而彙其姓之前賢者，略其姓之前不賢者。 竊誌史乘，贋爲之貌，黄麻紫篆，玉軸而金籤，加之朱吕文謝序之贊之。 姓之著者皆是也。 此與奸生瀆類，冒他人族而以爲己族，相去有幾？ 而今人購之，奉爲世本，此不易氏而易氏也。 都閫修族譜而問予以言，都閫勉之，亦慎其可易而不可易則已矣！

太倉張慶餘詩集序

夫人相見不足喜，不見不足思，固無論已。 見即相得，一不見而思隨之，豈非于常人之中當有所過？ 而獨于古人未見而思，思而至于相得而後已，然後知夫不相見而能相思者，此其人必無與于今人之數者也。

太倉張慶餘未嘗見予也，而思予。 予友南士曾攜予詩游嶺外，慶餘見予詩，則益以予爲可思。 揀其所刻《張子近詩》與《張

子游草》二本寄予，且屬予序。予固思慶餘者，及見其詩，益念慶餘之可思如是也。乃南上既歸，而慶餘寓書南士，仍以予序爲諄諄。予乃嘆慶餘之不欲以今人視予矣。

慶餘詩經文以質，緯物以志，上雕瑶玉，下刻梓杞，能擅安仁輕敏、士衡矜卓之勝。往游淮西，輒攜其詩示人，人見之者，疑爲嘉、隆間作，則其詩豈難超于今人詩與？南士古人也，其稱吾宗名士，首指慶餘。予見太倉吴學士晚，記在梁溪，遇學士飲，偶品目人士，即語其鄉好學如慶餘者。今人自視必勝古人，及語以他人，即十倍于今，猶以爲去古遥甚，貴遠賤近，桓譚不言之乎？南士與學士不愧古人，而稱慶餘則過于今人。予雖不見慶餘，然其思慶餘，一如予之不見古人者思之。思而且至于相得，則雖欲不以慶餘之視予者視慶餘，又豈可焉？

何伯興北游瞻雲二草序

初伯興行三子詩，一徐君伯調，其一予也。予自悔鹵略，漫見醱蔑，贖所已行者不得，念輒汗下。伯調存毁半，而伯興詩逮今可觀，則是其才之尋丈也。今予避人久，漶游于時，而伯興亦寄晦行間，不以詩文酧酢者二十年。伯興乃北南其車，踟躕金臺。既歸，而徐弛其繻于烏聊白嶽之間，凡所感閱，輒爲歌詩。取而諷之，何境與時進乎！開、大以還，體周格變，縱才所到，不必增損。而就所夙成，驗諸新得，即有風氣之日遷者。予久負尋丈，而近較所詣，且瞠乎莫追也。伯興有丘園之樂，其諸子干立，悉皆才士。予方與其季名倬炎者作阿戎游，而

伯輿反驅馳南北，寄志篇什，似亦有不得已者。惜倬炎方學史，不暇韻語，而伯調已逝，乃不得共論其詩如疇昔者也。

淮陰蔡母徐太君八十壽序

淮陰蔡子搆，名士也。太夫人在堂，稱賢節蔡母。予嘗浮淮，拜蔡母堂下，人藉藉道蔡母與蔡母之子賢。夫母之賢以節也，子之賢以養母之善也。夫節必愛子，愛則生驕，驕即不能以事母。且蔡子季子也，冢君丘嫂相繼亡去。向使常情處此，得有子幸矣，有何必不愛，愛亦何必如蔡子之賢。而母之愛蔡子者，吾不知也。吾嘗見蔡子之養母，飲酒高會，必俯視日影，一如囑指動心者，踉蹌辭歸，而家之侍夕饍者在帷矣。每讌與歌，必歌曰：「枯魚御索，幾何不蠹。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予嘗聞而悲之。

今母以八十帨辰，予亦持一觴隨淮陰諸名士後，再拜以進。恍然曰：「是亦蔡子之所以養母者乎？」人第貴顯親耳，丁年負管樂之望，天下賢豪長者皆願爲拜母，而又一時品隲，歸我平子。以至河汾之受講、問字于玄亭者，今躡階而趨蹌，棼然盛也。

夫自長非增，自短非損，算由己也。風搖于千仞而巨羽載之，抒顥氣于浮游之波，而洪舟可以運，言利之予自天也。惟母之賢足以致壽，惟蔡子之孝足以壽親。而于此抑若有天全焉者。凡母之有此年，則皆母愛子之年也，而今爲蔡子養母之年，夫養母之年可幾乎？昔有願爲長子者，何也？曰：「以事親之日長也。」今蔡子季子耳，蔡子以季子而爲長子之事母，且蔡子以季子而爲長子之事母而長久，豈非天哉！夫曰

天則所以報施其賢者，豈有盡乎！ 雖然，人之稱「賢節蔡母」者，今已稱曰「壽母」云。

茅夫人生日序

《關雎》道婦人之德，史克頌魯僖而內本之于克配，一則令妻，再則壽母。必若《戴記》所云「內言不出」，迂哉詞也！

茅夫人者，朱子揆敘之配也。揆敘與予友，予知揆敘，因以知夫人之賢。顧私謂揆敘雖久仕，然齒髮鮮妍，裁盛年耳。迄今而夫人以四十告，然則揆敘之踰于强仕可知也。夫揆敘非生得貴者也，揆敘世家子，甲第烜赫，而少且食貧，夫人勤勞于其間。不特此也，揆敘負材蘊學，顧詘于進取，其泣牛衣亦屢矣。夫人慰勉之，使揆敘卒忘困頓，且發憤以成功名。夫慰則迪情，勉能勵志，夫人何如賢耶！

世之述閫德者，以爲容也，則曰蝤蠐、瓠犀之姿也；其以爲功也，則曰纂組之奇、機絲之巧也。且也吟柳絮以揚其才，諷雞鳴而鋪張其德，然往非其實。孰有如夫人之令儀嘉德，非之無可非，誦之得所誦乎！且夫揆敘孝弟人也，少而游學，長且游仕，其得往來自適，以無爲晨昏慮者，夫人孝也。揆敘孝母，夫人即孝姑；揆敘友弟，夫人即調于伯仲，以和于娣姒先後。予嘗在山陽官舍見夫人，米塩窺伺意旨，而家人不諒，每致咨嗟動色，如鄉田長幼，恬不爲怪。夫以世家子弟當閨房之秀，而又處之以官居蓬島之勢，其不忘嘻嗃如此。

今揆敘爲吏部矣。昔山濤布衣時，與其妻韓共食貧，故至今稱婦賢者必曰山妻。夫揆敘不愧濤，予不愧嵇、阮，夫人豈愧山

妻哉。特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而揆敘已先爲吏部，則四十已後，其爲服官者，又可知也。

吴母黄太君壽序

邑之稱賢母者，則推吴母黄太君云。今年夏，太君壽七十，顧太君賢也，又壽。少時，與太君嗣子西美訂杵臼交，拜其先大人鴻臚公于庭下，因得拜太君。私嘆太君者，其性婉娩，其貌融融，然事上以禮，御下以慈愛，即撫臧獲僮幼，皆有法度，賢矣哉！「地以柔致寧」，其謂是乎！

乃西美善事太君，毋論洗腆致厚，其奉養有素也。既已徘徊菽林，將覬有用，而乃從江革，負母山阿，暨從容歸鄉里，又不忍截袂去，迄于今。其季君國學，受公府辟，猶且留連北堂，兄與弟皆在側也。

吾聞李司隸，彊毅人也。其所敬者二君：定陵陳穉叔、潁陰荀淑、長社鍾皓，皆以醇謹聞。吴氏家世醇謹，衣冠族處百年矣。今夫木不能滋木而水能滋之，則滋以漸也；金不能鎔金而火能鎔之，則鎔之以積之著也。太君以賢佐忠厚之貽，而西美兄弟又能以退處承太君之志，滋之有漸，而又加之以積厚之勢，金躍于冶，木榮于庭矣。

夫人家聲闇沕，莫克自光大，即稍席前緒，又或時際兵革，未能安其和而享其裕。乃以帨之設于堂，陳漿餽饍，賓朋姻戚，走車轂如流水。觀者嘖嘖，轉相語曰：「安得如太君賢，即安得如太君壽，即又安得如太君之豐前而裕後於休哉！」惟賢故壽，惟壽故所享者全而所著者厚。然則賢者壽之本，而壽者賢之驗也。

甡生也晚，不能知太君百一，而能誦太君者，莫甡若也。故一時親朋咸列名於幃，而俾予書之。乃若賢母之盛，夙稱有宋。而尹和靖母願善養而不願祿養，太君有焉。顧太君諸孫已有超躍而興者，他日陳群、荀彧必以功名報太君，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新安王太君八十壽序

夫天予人以德，予人以名，又不惜予人以壽，非報之也。有德者非壽，則無以享此名；彼竊名者非壽，則又何以自別于有德者？故曰：「使周公但居東，而新莽不終攝，則周公爲小人，而新莽終元聖也。」

新安貞孝王太君者，張之母也，氏于王，適張而孀。方是時，居王者十九年，居張纔四年耳。更五十年，而祔姑于堂，撫繼于室。崇禎十六年，旌曰「貞孝」。迄于今，嗣子舉于鄉又十年餘矣。未亡人八十設帨于堂，持觴者在前，稱祝者在後，可謂幸矣。然而猶有惜之者，以爲太君之末易幾此年也。今夫卜夜游者厭朝雞，悲短景者哀寒螿，其情殊也。以八十年獨居之孀，當此八十年春秋代謝之久，《詩》曰「夏之日，冬之夜」，以言長也。太君亦不幸而予之貞，又予之年矣。然向使太君者，懷此大節，即下從君子，天下安知貞孝若太君者？即不然，而大節已明，不假以年歲，有德不旌，與旌之不久，亦安知以德得名，以名得壽，如太君之彰且顯者？夫周公誠聖，雖在東未還，不害爲聖。新莽誠僞，雖居攝不行，不掩其僞。而天必昭然使著之如是，作德者之必有徵也，而又何疑于太君之爲壽焉！

西河文集卷二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字于稿

序二

沈肯齋典試江南序

今天子十有一年，廷臣請定各省主鄉試官。天子念東閣制誥諸内史橐筆勞苦，當預簡命，而是年以諸内史纂修先皇帝實録有成效，於是慰賚之餘，例予分遣。沈子肯齋得予江南主試官，實異數也。

先是，受簡時拜命就道，既已引嫌，而交游親切，亦有供張投贈、歌詠其事者。肯齋概屏去，踉蹌乘傳，以故詒言絶少。既事竣，江南人士萃然驩呼，悉公悉明，咸爲天子稱得人慶。然後中外遠近遽起誦述，將以彙其文，而推予爲敘。

予思丈夫生不能爲宰執，得爲主文官，幸矣！手持衡尺，目眡寰海，取斯文而升降之，如鈇之程材而權之準物，斯已快矣！況江南人文所歸也，舂山搜玉，無非至良，且得失以實，一溉從前時數倒載迴黄反緑之説，何其能與。或曰：肯齋之致此非易易也。肯齋之王父，曾以故明萬曆丁酉從應天榜國子入解。而其外王父姜大宗伯，則萬曆甲子曾爲江南主文官。肯齋以爲先人所起家地，當益勤慎，而外王父且同爲此官，是必不負材擇，庶得後先相映，稱爲接踵。且夫鬼神所時有也，文運將啓，端有造物者行乎其間。一若啓牖其心胸，恢闊其

視聽。而吾獨于其生平有厚幸者，天下事豈偶然也哉。

昔劉真長爲丹陽尹，種柳廳事，而其孫瓛復來丹陽，袁粲指廳事前柳以爲重見清德，咨嗟嘆息。汲長孺與外孫司馬安同爲洗馬，嬗有亮節。肯齋何如乎？肯齋捆所録文還京師，將颺之大廷，用爲楷栻。而以王父祀棠邑，親渡江爲文灌祠下。姜司諫嘗謂予曰：「當先宗伯主文時，肯齋彌月，未命名也，宗伯名之，錫以銀鵝，且曰：『苟繼我而典文章者，人也。』」嗟乎先之矣！

送夏少尹遷西和令序

昔言游宰武城，交澹臺子羽，而人俗化；漢潁川守韓延壽召郡長老設酒饌，每與爲論説，而民爭愛之。士之仕于其地者，視其地之賢大夫士不與之蹠，其比户長年、子若婦不與爲怨怒，而政可知焉。

廣秦夏君以司刑來爲息少尹，其爲少尹不得已也。少尹無他事，而又加之以不得已，日與邑士大夫游飲足矣，安問爲政哉。乃廣秦固未嘗爲政也，而政成。邑所當興力興之，雖剜肉敝肌勿恤也。客至無酒酤，質衣而已。邑所當裁，有不關邑令可獨裁者，畢裁之，縱無利于己，猶裁之也。吾知民焉爾，吾勿計後來矣。

歲庚戌，計簡小吏有行名者，于是以廣秦爲能，遷鞏昌西和令。將行，邑賢士大夫與比户民咸出郭，供張于朝陽門外，擔缾挈榼，攀車而行，一若不忍其去者。予漫游汝南，送君于途，見諸士君子與其比户者皆在也，顧而曰：此即廣秦之所爲政乎！古名人達士衆矣，其出也，每不樂以守令居。故

凡出爲吏，率飲酒賦詩，登高臨下，以極其游娛之勝。雖所向不得意乎，然卒無廢事。如懷縣有詩，高陽有酒，降而武丘之伎，環滁之亭，皆是也。是則無故人之曠然于其懷者，必其不能復煩然于其事。事不煩故民和，民和故政清。此無論邑之賢士大夫，與其長年父老有識行者，悉有以資之。而即其浩浩落落，所至無滯，自足膺大事而不亂。廣秦以濶略之懷，處無事之地，而又有大夫賢士以爲之游，有淮門汝濮山林陂澤以助其勝，宜其政之成而民之和也。

今廣秦行矣，西和之山有仇池焉，羊腸盤互，數里一曲，氐羌之勝地也。下有飛龍峽，曩時杜甫所寄居也。予倦游之客，不能復踰秦隴，以丐築室。顧華渭之區豈無良民秀士從容游飲如此地者。他日政成而行焉，知其所爲供張者，不加于朝陽門外時也。

贈汝寧金太守補任揚州序

予去汝寧之明年，汝寧太守金君以滿俸例遷諸道副史，會其弟方伯補藩河南，君引嫌請辭，遂于次年十月補揚州太守，計其爲太守已十六年矣。太史公曰：「爲吏者長子孫。」此言繼世之優暇也。今則銓法遲滯，郡縣羅四裔，而遷次鱗積，無增秩之榮，又無高乘大蓋加金賜紫之異，其吹毛見瘢，務得汰去以稍疏其壅，所不致朝還而暮去，幸耳，遑問十六年之久乎！然且人之處斯久者，仍如傳舍，因陋就簡，爲旦夕補苴之計，其能務從容以冀長治，亦鮮矣。

吾不知君之守揚者若何也，第觀其守汝。汝故抏敝，而君以惠政休息之，家人其

民，稱天下長者。其自言曰：「爲政去太甚耳。」然而綱目之廢者舉之，不設城府谿谷而米塩淩雜，咨群屬以利害，掾曹從事有通達治理者，以次延問。嘗從夜分進窺其退食之堂，燭光縈窗，重簾自垂，君手較文簿，矻如也。或曰：墾廢土，招流亡，君政也。其建小學，則豢貧士有經術者授生徒其中。客投其治者如同舍然。一切陂梁城郛舘廨，日漸修築，又不設畚挶費。即故事宜入羨會璅屑，悉以罷不問。其見守汝政略者，裁什一耳。然則守汝十六年，而勵精如旦夕，有如是也。夫不忽于終者，不遺于始。補揚雖暫乎，其視旦夕有如此十六年矣。

昔者太守高第擢不以限，故能安久任。今毋論旦暮報罷，即遲久如君，量其所遷，祇諸道副史已耳，然猶然砥濯如此。揚州爲東南都會，古稱重鎮者莫過焉。今軍興旁午，嘗恐以盤錯之際，無俟休息。昔有爲汴州刺史，發河南諸道兵征寇河朔，而奮揚往來，仍不失撫字者。《記》不云乎，「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夫苟能弛而張之，則雖以天下長者轉而爲神明，何不可哉。

來氏論表策世業序

韓退之自言：「就禮部試，强顔爲文辭，類優俳者之所爲。」歐陽永叔與人書：「少舉進士，輒穿鑿經傳，移彼就此。」必其後多所更變，始能有立。以彼二公彊材奥思，率其所學，宜無不得于有司。顧屈情拂志，大貶其生平，以求一得當于所爲制舉也者，甚矣制舉之難爲也。雖然，必其上之不以所學求下，而下之亦不以所學應上，是故然耳。假使韓子爲有司，而歐陽子舉進士，

其兩無是語久矣。

予鄉來三峰先生，以家學起，自舉童子科以及解省，類無不以其所學應有司舉，而有司亦卒以其所學得之。余嘗退自思，當進舉時，未嘗不以己之所學爲可得也。乃曰：「是少諳練不足法。」或稍自簡摩，希得當矣。又曰：「亦甚阿移哉，何必然？」夫以此卻足者屢。三峰先生每爲文，無所顧忌。嗟乎，丈夫貴自得耳。董子不以天人自陳，其所傳者，《玉杯》爾已；司馬長卿不以見召時爲天子作賦，則《子虛》之言幾不自全。其一時應世之文，又曷嘗不爲生平所貴重哉。

今三峰先生其曾孫元成，亦以家學起舉于鄉，而以進士名天下。其得于有司稱其所學，而有司亦遂無有以其學失之者。將復彙先生制舉文，與己所著，共一家言，名「論表策世業」。而元成，予友也，故屬予敘。因念讀三峰先生文時，嘆韓子、歐陽子皆不幸不遇有司。及讀元成文，且謂自今後更無可容韓子與歐陽子所嘆。今已矣，棄制舉久矣。但嘗曰董子、司馬長卿其得自見于時者，此有得于制舉者之明效也。其爲韓子與歐陽子之所嘆者，此不得于制舉者之私懷也。天下事亦安所用吾私懷也哉！鄉先輩嘗云：先生舉諸生，得且復失，而其後亦竟以鄉進士老。元成幼偃蹇，進輒困有司，其得且失亦屢矣，乃卒堅忍以成其名。此其制舉何如也。

海寧呂覺我先生傳序

少受《四書訓解》，師曰：「此海寧呂先生之書也。」既長，習制義赴試，因得從家兄

受海寧呂雍時所録行卷。兄曰：「雍時者，呂覺我先生之曾孫也。且前此無行卷矣，坊刻止闈卷，合鄉試、禮部，而禮部參詳小試官，分簾二十，各録所選士平生爲文，名『二十房書』。先生彷其體，加之鄉試，名『行卷』。且録諸試卷，與闈卷彷，故今有試卷、有行卷，則先生之爲也。」

予初受《疏解》，謂先生必新安者流，及聞是言，更謂先生且兼有石簣、震川諸先生制義，進取甲乙，不謂先生之不然也。兄曰：「豈知之乎，李唐以六韻取士，猶八比也。然而工六韻者，李、杜、孟、王，其尤者也。唐以六韻取士，而獨失之孟與李、杜；今以八比取士，而反失之先生。是豈先生之八比猶未工，李杜之六韻猶未善哉，得失之數殊也。」故先生每試，冠邑無算，冠十邑者二，薦鄉試而復失之，膺使學聘，衡文諸直省，若南直隸、若楚、若豫、若豫章、若齊魯、若東西粵、若八閩，凡八，天下誦所録文，服其教。由隆、萬、啓、禎及今，爲年歲約五六十，乃卒艱一第。然且既艱一第，而天下之稱六韻者，首推李、杜，天下之誦八比者，仍首推先生，則又何與？則是得者不必不失，而失者又不必不得也。

癸丑冬，予遠游歸，距昔受書時已三十餘年，而雍時貽先生傳來，屬予爲序。夫雍時操鉛槧，繼先生起藝林，其爲制舉文亦何減先生，然猶賫志逮老，斤斤輯先生遺書，以補所不足。吾今而後然後知先生之宜得而不得者，蓋其常也。先生及門半天下，一時官浙者，自二臺使君，下迄守令，皆先生門下士。故傳文爲黃公石齋所作。石齋者，先生衡文八閩時首取士也。特先生自惜所著書，自《四書五經疏解》外，其所著書

不止《四書五經疏解》，然先生特留意《疏解》。傳曰：「先生没後，有方士許生受旌陽籙，扶乩降神，藏宫壇于紫微之山。先生憑焉，留其乩三年，自悔前所行《疏解》未當，藉番于乩，日改十餘番。」向所受《四書疏解》，則所改書也。胡匡嵩曰：「東坡稱杜甫嘗見夢，自釋其生平所爲詩。人苟能傳，不必以違時而祕其所爲，而人之傳其書者，亦不以其見違而諱之，而其人之神明乃遂與所傳之書相終始焉。」豈獨先生已。

榕臺集詩序

自宋人爲集句詩，取前人成語，抽三抵四，易以杼柚，而後之學步者比比焉。此猶構凌雲者，欂櫨欀桷，各有程材，乃按部就班，取之爲一家之用。司歐冶之冶者，買金于堇山，斵銅于耶溪，合陰陽燥濕之精氣，變化吁噏，而後發之爲蓮鉟花鍔之器。蓋以我敏給，取彼綜貫，難乎其言之矣。

榕臺李都官，詩與文往往而工，集句其一也。即以集句論，偶然感觸，有所記憶，雜組而成之，亦暫焉耳。榕臺集唐至千首，已可怪矣。又掇拾新巧，匹配精卓，雖使子瞻舉筆，而魯直、介甫從傍纂輯，無所過之。榕臺顧何以得此哉？或曰：「集詩有二道，一詩學，一詩心也。」榕臺學力之精，輓近未有。其于唐詩，猶哺之於食，而旦之于衣也，所謂學也。顧好學沉思，與心知其義者截然不同。不觀諸集乎，合經史與子而彙之爲文，或傳、或記、或銘、或誦，必貫乎心思而通乎志氣，是之謂集。且夫爲市者，閭闠懋遷，斷斷而訟耳，推之三條之術，五都之衢，四應八達，咸有條貫於其間，而後

估商翶翔，各出所贏財，變易熙熙，一若有王府關石爲之平準，至今北方人亦謂之集。然則集者，亦集其學之從心者而已矣。夫以榕臺之學與其心，即不爲詩若文，其爲詩若文，即不集詩，吾猶以爲編摩之巧。其操奇贏以爲游，未可量也，況其所集如是也。

王自牧集杜詩序

向予孤游，無所遣也，曾創爲翻詩之法。取前人詩一章，磔其字，押其字中之可爲韻者，平陂而就之，輻輳相程，已連者勿再連，已偶者勿再偶也。不然，則又取前人長律，劃句上下，上者吾與應，下者吾與呼也。顧卒未嘗爲集詩者，以從來善遣心者，多集前人詩，窮偶極儷，闔扇轆轤，各極其妙，不惟不能效也，即效之必不能與肩併，因屏絶勿爲。及讀自牧所集詩，則嘆從來集詩者遜之遠矣。

自牧遭逢類杜甫，故喜集杜甫詩。當其目有所接，意有所感，友朋有所況，臨山川、道塗、園林、樓臺有所覽觀，吾所欲言，杜甫已言之矣。特慮其言之單也，從而複之，其已複者，又從而更複之。就其意而得其句，句在意間；就其句而亦得其意，則意并在句外。豈無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者乎，不必時與地、與人、與往來眺望之相符，而以彼媲此，以此儷彼。不知者嘆杜陵該博，人所應有不必不有，而不知其纂裁之妙。譬之匠者，雜楩楠杞梓爲器，渥沐砥礲，不聞求器者之仍歸工于山與澤也。紅女倚繡床，抽青黄而妃紫緑，串纍而五組之間，或規矩圜方，紝圖織字，窮天地之能，極知慮之巧，而猶謂躬桑之婦之能經營、繭

繰之御之可以嬗譽，則非理也。

第自牧雖遠游，宜亦不必有所遺，而前人以遺心而爲之，今人不必有所遺而更上之。倘他日者，予所創翻詩諸法，幸傳人間，則世豈無相習更上如集詩者，然則予亦何遺矣。

中州吴孫庵詞集序

今人不必不勝古人。而今之人有言勝古人者，則姍笑之，不惟姍笑之而已，且從而誚之讓之。即幸而遇知之者，以爲是果能及古人者也，而人之視之，仍不啻如今之人。人無不以閭巷之人視予者，則知予之本不能逮古人也。而予之視今之人，亦未敢有踰于今人者，是豈予之識無以越于今人之卑卑者乎？ 抑亦天下果無人而無有當于古人之賢名也？ 若予見吴君則不然。

予初見吴君，常人耳，既而知爲非常人，又既而嘆爲可及古人。顧爲古人易，爲今人難。古人傳文一體耳，今則必具體；古人具體不具善也，今則必具體而善。古有詩無詞；唐有詩亦有詞，然如無詞者；宋則有詞而無詩。今有詩者必有詞，即不必具善乎，然亦未嘗不與善相期也。吴君善爲詩，復以其餘者爲詞，詞又善。因爲之序之，而記予之得遇古人者如此。若夫宋人以詞傳，若張先、若秦觀、若周、若柳、若晏同叔，皆不善他體。歐陽永叔、蘇子瞻，即善他體矣，歐詞不減張，而小孫于秦、蘇，則遂有起而誚之者。吴君雖爲其難與，然安見難者之必不勝于易者與？

雲間蔣曾策詩集序

昔之爲詩者，嘗有爲正變之説者矣，正居其一而變居其九，蓋紀治之音少，憂離之什長也。然則幽、平以下之爲詩多矣。乃説者又謂「自陳靈降而變風息」，夫定、哀之治不登于古，陳靈之亂有踰于昔，然而又無詩，何與？

昔天下之爲詩恒少矣。崇禎之末，言帖括者詩不工，然亦無正言詩者，華亭陳卧子先生遂與其同黨言詩。當是時，先生仕吾郡漳州，黃宗伯過之，偕吾郡士人登會稽山，顧座中賦詩無能者，即他日索之座之外，無能者。維時則竊觀先生座中，有所謂杜陵生者，先生每指之，稱能詩焉。乃不十年，而郡之以詩與人争短長高下詬訐攻辨者，斷斷如市。迄于今又不下十五年，而郡之言詩者仍少，即向之詬辨不已者，亦復稍稍謝不敏去。

蓋詩之爲言，始于志而發爲詞，無所于在心不可也，必怫鬱焉而不得已也，此如濕之蒸於錡而燎之抑于陶，夫然後發爲言詞。而又懼其遺于才也，不然懼其乖物也，不然其所枏者非其文，而其所形者非其義也，其所枏與所形，義以文生，文以義行矣。向之所爲不乖于物者，度物類事，無所譎計，而不足與風也。已足與風，錐角重刻，繩懸以綴，非溫平其教、容好其量也，夫如是則亦已矣，求之爲已過矣。又以爲未極于宮與徵也，其弦不可歌、其石不可和也，調之窳聲之訛也，由是而天下之能之者鮮矣。

予昔交杜陵，愛其言詩，然不相見者且十年也。今既見杜陵，而讀杜陵詩，稱善。

及其既也，又讀杜陵之子曾策詩，又稱善。夫天下之望治亦久矣，治極于亂而無詩，或亂進于治而又有詩，然以天下之所必不能者，而杜陵父子獨能之，是豈華亭文物固自有殊？抑陳先生之爲教有未渝？抑亦杜陵生家學原有得之于深者而使之然耶？

吾聞《離騷》之興，遠異風詩，乃說者又以爲變風之息，則《離騷》實繼之。其旨譎詭而情不淫，其文奇而其才可以怨。向者杜陵稱予詩，謂「情文流靡，有似《離騷》」，而吾亦謂杜陵父子其寄物肆志，大者得之正，則次亦不失王褒、劉向之徒。夫《離騷》變詩也，然變而不失其正。故正之變而《詩》亡，變之變而《離騷》亦亡。然則曾策亦持其不變者而已矣。

毛稚黄東苑詩鈔序

《東苑詩鈔》者，《稚黄集》中之一編也。稚黄編文不一時，復不一類，各見指趣。而此以苑名，識所居也。稚黄讀書東園矣，東園者，宋東苑也。東苑之詩有云「城東東苑潮鳴寺」者，其地風物蕭澹而人習朴，可以懷古，稚黄樂之。故其詩不盡賦東苑，然爲東苑所賦詩，即東苑名焉。稚黄達於詩而能工，「研辯風雅，覃析豪末，要其才分詄絶，足以神明其萬矱，而凌厲於法，故隨境所得，驅遣百有。雖體非一致，而情同可安。沈約稱王筠詩「彈丸脱手」，不爲過矣。

古文耐創始，不好沿襲，每有標寄，必緣物造情，因時設旨，不詭隨于人，而損益經心，使讀者得以進觀其志意之所存。特

前人多言苦吟，即偶爾著書，輒閉户深思，絶慶弔酬酢，雜置筆墨，究其所著，裁數篇耳。今稚黄卧病有年，歷盛夏，衣重裘，口語喑喑。而集中諸編分班列部，其爲朝成而暮遍者，且犁然也。今人不如古，彼亦嘗誦吾稚黄詩哉。

歷下張童子集序

予與張黼遇淮上，黼世家子也，其先相國有文名，黼述之，不愧世家子。然吾獨序黼所爲文耳，及讀黼子童子文，則黼又作之者也，童子又述之，益復不媿世家子。異哉，其相繼而能文若此！古有云「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豈其然乎。

予與杜陵生友善，其次子聖童也，今少長矣。予每憶其人，并欲詢其所爲文。而張子與杜陵友，張子之子亦即與杜陵之子友。予讀童子文，如見杜陵之子，即如見杜陵之子文，異哉，其友朋之相契而能文又若此！童子數月識之，無數歲屬對，近十餘歲而文集成，凡此者與杜陵之子同，繼此以往則不敢量矣。異哉，吾不能以量張子者量其子，吾又安敢以不能量杜陵之子者量童子乎！

西河文集卷二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序四

道墟十八圖詠序

舊圖詠刻序一篇，係門人邵允斯代先生作者，此從原稿存本改正。

予少時與章君含可同以小試受知于王雪于師，而予以鼎革之際爲怨家所搆，會順治辛卯，章君登賢書，遂于填親供時，爲予訟冤于部使軍門，一時聞者争頌之，曰「道墟君」、「道墟君」。暨予入史舘，草崇禎朝都給諫章格庵先生史傳，氣節凜然，嘆道墟地靈産奇士，爲東江冠，而惜乎繼起者不再聞焉。近得章泰占宗之，讀其詩，壯浪跳擲，擺落所拘管，而古今雜文則又矯矯成一家，不寄人藩籬以苟爲棲托，而至其爲人，抑何磊落超軼近也。

夫楩枏生于深山而舉世驚其名，騏驥産洼渥而人争致之，何則？物不以地限也。宗之謂「家有十人，地有十八境」。以人十而厠地十八，流連游息，而歌詠見乎其間，有所爲《道墟十八圖詠》者。予受而披之，紛紛綸綸，致佳哉。生平惡志書多稱八景，而舊爲天衣作《十一蹟詩》，❶爲汝寧西平作《九勝詩》，意有所感，則未嘗不爲應之。而今以老去，久絶倡和，讀其詩而知其

❶「衣」，四庫本作「依」。

盛也。然且十人之中有篛軒最少，實爲繪圖十八，以跨于右丞之所爲山莊圖者，然則道墟之地靈，豈自昔已。

趙都尉弟紀恩詩序

余舅氏大宗公舉鄉試第一，而驟丁陽九。外弟潤菴繼起，早露頭角，年未及終、賈，即以臚唱第三越虎闈而侍禁闥，可謂天馬無局步矣。乃予赴都時，值潤菴出鎮宣府，守畿輔右鑰。而今則立功海外，開幕于湘沅之濱，重以心懸魏闕，猶不能無浴殿西頭、罏烟扇影之思，因之作《紀恩詩》以見志，其忠愛矢報之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昔宋人作唐史，每從元長詩集中搜檢故實。今詩句雖鮮，然讀之可以見興朝掌故，并掖庭記註諸瑣事，即以之比張籍、王建諸詩，亦豈有歉與！

錢塘宋孝婦方氏記傳序

曹子衛公持錢塘宋孝婦方氏并其子《刲股記傳》示予，時兩浙督學使下及錢塘令君皆具驗實，四方爲文章詩歌相誦述者，彙之積漸成卷。或疑商周以來，罕傳其事，惟東漢畸節，往相標識。故鄠人之對，韓愈詬之。而有明令甲，至有斥詭異之行，題爲不孝，勿使濫列旌典者。

今方氏以姑以夫兩剔其臂，而四子感奮，亦遂展轉慕效，八臂並創，是豈典例不足法與？予以爲孝無平畸，亦惟其能行而已矣。《詩》曰：「孝子不匱。」又曰：「孝思惟則。」夫惟孝思無量，故極其所行，而皆可爲法。蓋有限者其則，而不匱者即其行也。

昔漢原涉吏二千石，以禮讓自修，而一行縱誕，流爲輕俠。其言有曰：「不觀家人寡婦者耶？亦思效伯姬、孝婦，而壹污盜賊，遂行淫失。」何則？所行使然也。晉周處感清河之言，一經更勵，遽成忠孝。今封股者，亦惟勿法而已，然孝則已行也。

有人於此，其素行未必純孝，其視父與姑未必盡如一體，而呼搶之際，偶然感動，創痛不恤，然而暫焉耳。及其後，家人傳之，鄉里稱之，雖已亦頻視所創，輒爲感奮，以爲人固有可至于純人孝子之事。而諸妄凡也所爲，亦且勉强顧畏，而不敢爲戾。曰：「幾有身創如是，而猶然爲悖逆者乎？不惟不悖逆而已，豈猶然未順者乎？」如是，而謂其行之有過焉，不可也。有人于此，其素行不必不純孝，其視夫與姑不必不如一體，而挾持中正，以爲傷生滅性，古人不爲；未幾，而不必傷生者，亦不爲之矣；豈惟不必傷生者，又未幾，而當爲者亦不爲之矣。一旦遇有危難，其能急君父而致身命者，無有也。豈其法則不善哉，行未力也。如是而謂之中正，不可也。然則人亦貴有行耳，人苟行孝，何惡于過。況其母行之，其子行之，其諸子之展轉慕效者皆能行之，吾將以風夫世之行孝者，而又何典例之是責焉。

坡山朱氏族譜序

自蘇明允講族譜于亭，而宋時之爲族譜者較今獨詳。《書》曰：「敦敘九族。」譜也者，敘之之謂也。顧先王授姓，期于別族；而後人敘譜，重于合宗。是以謝朓稱太傅必曰「宗衮」，杜甫贈杜位亦曰「吾宗」，

誠重之矣。

《坡山朱氏族譜》者，有宋之所創也。自宋張侍郎、文丞相下皆有紀序。而族姓攸肇，則自顓頊後可系按焉。特江右之族，由宋學士公出知洪州，而由洪之筠，由筠之坡，自學士公下，歷元迄明，凡德業、文藻、科甲、仕籍，屈指而數，不可蕞會。以故舊譜所誌屢經更易，猶必統其條貫，節其繁委，分之合之而後成。誠哉，茉聊之遠思，瓜瓞之永經矣。

朱玆受先生客游淮陰，往以種嬰男祕痘得禁方書，自漕部使下及于令丞，皆迎而師之，且將赴内廷親王諸大臣召。而予以家嬰之厄于痘而思救之也，謂先生以祕術生天下嬰，當蕃其族姓，以饗其報。而先生坡山宗也，出坡山族譜，屬予爲敘。予乃爲嘆曰：休哉，前王之授姓，則別而漸之于合也；今人之敘譜，則合而實成其別也。不觀木之有根荄、水之有源泉乎？始也以萌蘖，而條之枝之；以涓涓也，而于焉溝澮，于焉江淮。然而遠條之揚，無所于亂。江河之分，介于清濁，此無他，經者綸之始，合者理之端也。昔明允爲眉山大家，而族譜所紀，不及唐眉州刺史，則至洽而至精寓之。故黄渥可以宗婺州，而狄青不可以附梁國。方今天下合同，里版清晳，家之有譜，抑與國之有籍相表裏也。讀其書而知朱氏之盛，且因之可以得古人敦族授姓之義。則内合其情，外分其等，雖先生子姓，必由此更大其宗乎，是亦爲政也。

王甲庵周易圖註序

《易》，易也，變易而數起焉。《易》，易

也，亦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焉。故曩時學《易》者，大約分理、數二端。而主數者則曰：「《易》者，筮書也，言理過備，反失象數。」朱子學是也。然其敝也，麤而不精。主理者則曰：「理外幾有象乎，《乾》二之德，通于學問；《噬》初之道，進于仁義。」程子學是也。然其敝也，雜而不醇。蓋朱程二學各有由始。伊川之學，王氏之學也。王弼以費直爲宗而好言義理，伊川踵之。朱子之學，邵氏之學也。邵氏衍《皇極經世》之説，該理于數，而朱子乃陰承之。然而朱子言數既承其意，而又不竟乎其説，以爲卜筮本義，無關隱賾，而于是理與數兩不得矣。夫該理于數，亦謂數本具理，不必更立「理」名焉耳。今乃曰數在卜筮，而其言卜筮者，則又專屬之吉凶貞悔，隨所揲獲之語辭，將使數聖人俯仰觀察、後先探索，而究其本義，僅得與筮人、葦氏指可否也，有是理哉。且夫今所傳《易》，皆王氏之《易》也。費直以《彖》、《象》、《文言》參入卦末，而王弼則又分《彖》、《象》、《文言》，或冠于各卦之首，或附于各爻之中，名曰「古文《易》」，實今《易》也。朱子既不欲以理言《易》，而註《易》則又取言理之《易》，此何意乎？

王甲庵講《易》有年，其旨謂：「理外無數，數外無理，天地之理皆起于數，數即畫也。吾不學朱程之《易》，而學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且不學文王、周公、孔子之《易》，而學庖犧氏之《易》；且不學庖犧氏之《易》，而學天地自然之《易》。夫庖犧氏之《易》，無字句而有畫，畫即數也。至天地自然之《易》，則將并其畫而無之。夫至于無畫，而意言象數，不既悉于此而兆其端

乎！」故其爲書，先圖象百餘，各推其說，側見旁覬，並有至理焉周融其中。自天時、人事、世數、物候，以極之日月、水火、山川、燥濕、道德、風俗、動植、飛走，通變不測之數，皆有形狀。而後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爲內外編，合動静之交，通正互之體，參內外、虛實、存亡、進退之迹，凡分策、布指、列序、定位，咸極淵眇。而又旁及于四時、五行、兩游、八極、二十四氣、七十二候，干支循端，分至起例，因象得數，因數得理。大約遠推京房、焦贛、孟喜、梁丘賀諸儒所傳，而去其灾祥占讖之術；邇本邵氏所學，而更廣其天地闔闢、世數治亂之説，洋洋乎幾于無處非《易》矣。近世學《易》家爲予所及見者，自蕺山劉氏、上蔡張氏仲誠先生。而外，俱能各極指趣，自爲其説，然無以過也。即桐城方氏歷世學《易》，已括取諸家彙爲一乘，顧亦未能該是書也。

予嘗因甲庵之《易》而曠觀之，天地之《易》具在也。其名《周易》，一易耳。夏《易》首《艮》，而爲數用三十六策；商《易》首《坤》，名《歸藏》，則以《坤》爲萬物所歸載也，用十五策。原不俟《彖》、《象》、《十翼》、四十九策之《易》起而後有《易》學。且即有《彖》、《象》、「十翼」、四十九策之《易》起，而凡爲《易》者，猶復有漢《易》、《太玄》，定九九之數，以贊爲爻，以測爲象。唐《易》、《元包易》八純之列，有卦無爻，有孟仲而無老少。如今所傳者，則以《易》在天地，使必待庖犧而後有畫，待文王、周公、孔子、程、朱而後有理、有數，則前古聖人之道或幾乎息，而後此諸儒學道之説，且幾乎敝也。此則王子甲庵之所爲兢兢者矣。

史訥齋先生偕德配徐夫人雙壽序

往時爲人壽，每造侑申祝，娓娓泛濫爲厄詞。十年以來，所持匕道强飯、立侍嚌啐，皆先後等倫，在兄事之列，顧之驚心，即欲一爲阿好，以稍加諛謾，不得也，况訥齋先生，尤素所師資者乎！

今年冬，先生歲六十，夫先生則又已六十矣。當先生弱年，蜚聲文林，旦暮冠進賢，入長楊射熊之館，佇受筆札。既已，丁亂離，棄置彷彿。然且豪蕩驅遣，領袖東南壇坫間，凡人士讌會，有所譜記，不得先生名不就。特先生過簡亢，不善容接，四方造請者多落落去。然其事纔目前耳，不謂遂已逾歲月久遠，且不謂遂已六十，豈時果難恃與？亦曰「吾爲其可傳則已矣」。夫天下傳人有幾。先生擅家學，以父兄爲師友，嘗侍晉陵公談古今事。其兄曙寅公猶在也，每舉一事，必引根批原，分枝擘流，剖析其異同，而貫穿其初末。經文史語，歷歷成誦。偶或遺闕，則彼此補核，其于輓近事，猶是矣，此不幾似王彪之乎？晉陵公雖睦居家，先生每承之怡愉，不間嘻嗃，有似陳季方。把臂堪託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人炎熱，似童子鴻。嗜酒踈脱，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諸務不失簡則，有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鉤深致遠，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絶門舍，雖傾筐倒篋，隨叩隨應，猶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先生所乏者獨仕耳。今有通名籍、乘軒鑣、服朱紫青緑，洋洋坐政事堂，而名不接耳，行不衛足，學不能章身，教不可澤物，此亦何足比較于短長之數。且夫公孫弘六十爲博

士，卒至通侯，先生尚未艾也。

今先生門下凡八九十人，各執漿筐載肴榼，登堂薦罽。會先生德配徐夫人以偕老同齒，設兩坐于絳紗之内，再拜起立，分行滌爵，以次進侑，趨走蹌蹌，一似設饌于安昌而列樂于南郡者，此何如盛與！然則甲辰不爲雌，而戊子未可小也，乃予則有私誦焉。先生名閥廣遠，席南渡相公之後，族之軒冕，往來者各尚結納，而先生閉門卻埽，獨與予爲耐久朋。方予被謡諑，倉黄出走，交游第相視永嘆。先生驅馳之力，在間以爲予解釋。至今譚友誼者，尚得誦艱難懷友之句，其可傳而可誦如此。若夫夫人之淑慎，能賦《江汜》，以共事夫。子華封人不云乎，「多男多壽」，則早有祝之者矣。

姜侍御生日序

夫天之生人不易，而人之得自見於天下又甚難。故大人者，出則必揆其初度，紀之歲月。當其始生，曰「某生矣」，其長曰「某長矣」、「某若干年矣」，其遞進而有永也，曰「昔某甲，今又某甲矣」。世以人重，人以時傳，理固然者。

姜子侍御以甲第起家，讀中祕書，乃歷任臺省，綱紀鹽漕，其在今行馬者再矣。人之誦者必曰：「衣斧繡，冠駿鸃冠，懸豹尾于車，赫哉司隸。」而吾謂不特此也。夫周名「柱下」，漢名「蘭臺」，皆掌治文史，而後始行馬在外。故王僧虔以烏衣自喜，而控制南司，監紀北省，北魏崔、宋所繇相譏。公以中祕爲監察，一似復舊時柱下、蘭臺故

事。昔人云：「不爲簪筆臣，當服獬豸以御天下。」而君已兼之。且夫淮揚亦天下一都會也，襟江臂海，控制河洛，斥鹵數百里，積貯攸足，非大重臣不足當此任。吾聞古中丞之蒞中司也，曰：「轂下無所撓也。」其出督諸州也，曰：「整齊之也。」今君在内，則能劾大將軍，彈中書、兩省，以肅百僚，謂之獨步；其在外，則能使簪裾輻輳，作殷劉之議，而諸州咸震慴，算商権鹽，了無廢事，其重如此。

夫重其人，即重其人之所生。乃人之誦之皆曰：「御史若干年矣。」其在内與在外皆得計之，曰「御史某甲」。而我友祁子，且偕越中同人，共進爲壽。夫生年窮達有數，昔有爲監察御史，而拭鏡捫白，尚傷遲暮者。今君方四十，而留東堂者若干歲，入臺司者又若干歲，而故人暮齒，乃從衆人後，而數君之年。嗟乎，人之自見豈易也。

河南張公生日序

《詩》曰：「永錫難老。」夫難老而有錫之者，斯其權在天。而王元之作《壽域碑》，且復以修短之機予之王者，是不知壽之爲數，誠有是在己而不在人者，即天又其後已。

張公於河爲著姓，其先人名典禁兵、稱天子親軍者凡數世。夫衛侯累挂，其勢已渥。而又丁廢舉之餘，羅居百族，雖屢散其息於知友閭里，而目語頷瞬，尚有贏貲。公且崇約德而行闓澤，日與世之賢淳者游，于于粥粥然，和以沖，擴乎其有容，謂非得于己者，有獨異耶？且夫教子，其大端也。嗣君已膺薦，置容臺高等，能持祿以養其

親。抑嘗以書升受關中聘，高啓龍門于汧渭之間，時稱得人者，皆歸公焉。今其公姓已有接跡而起者。夫人遭逢，亦各有數，公獨際其亨嘉而履其最盛，迄于今，丈人張筵，少婦鼓瑟，倚歟休哉！其席世也，則然明之基、千秋之緒也；其有所繼也，則又伯饒開其前，公超嗣其後也。咸曰「似有天幸」，而吾謂公獨有以致之。今夫山本高而必扶之以林巒之密，則不傾；水本深而必資之以百川之下，則不渫。故淵泉産良珠，而高崗蘊名玉。此無他，誠積之者宏而培之者厚也。

公之生日，在河諸名士各屬予一言爲壽。予曰：不其然乎。夫敷德行惠，致之已也。承乎前而啓乎後者，積之匪一日也。是故德彌劭則年彌高，吾知所以壽公矣。匪然，而禮有「引年」之典，自漢唐以來，歲必舉賓筵、七饗以當憲乞。夫以我公之德，僅獲坐膠堂而饜酒醴，而時之頌公者，猶以爲公之所受，皆王者之功，則夫天之因材所稱大德必得者，其謂之何！

雙壽序 爲陳隣軒翁并于太君

漢沛公與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牛酒賀兩家；鍾瑾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世嘗誦之。況其爲夫婦之間乎！顧山濤與婦韓同顯，老萊與婦同隱，秦嘉與婦徐淑同爲文章，吳興太守沈君與婦同飲酒，至同生，則可賀極矣。居平相敬如賓，飲食起居各無所偃仰，容容坦坦，則夫婦而友道存焉。嘗嘆世之爲祈年者，大率以富貴相矜高。屏幛卷軸，必擇好文揄揚之，而時之爲文者備極獎飾，雖鋪陳渝溢而不以爲怍。故予于

序壽，一切屏棄，而獨于陳翁夫婦有異者。翁爲邑甲地，好讀書，博通群籍，摩兩王書法，嘗易金錢。且善爲人解紛立梗概，不專務榮利，以故人多歸之。至其婦之婉娩有禮，又性然也。自選舉法廢，聘名禮賢，視若弁髦。必致身科目，入膺大僚，始足夸耀里閈。而翁以東西曹掾糾彈稽違者數十年，既已徵爲録參，旋復棄去。天下聞翁名，争欲一拜庭下，相爲引重。鄉里之飲德而食利者，群倚翁若屏蔽。則是虞翻功曹尊于會稽，參軍孫邵見重北海，非異事也。

夫齒鄉不以爵，禮也。香山居士居家時，其所與游，皆長年不仕，世稱九老翁，非其數乎。若夫其婦之齊年，則《禮》有之。《禮》曰：「婦以夫之齒。」夫婦與夫不同生，尚得以其齒齒之，况爲同生者與！

王孝廉鄉居序 孝廉名日欽

向游汝南，過平輿城，欲求戴憑、許邵所居宅，而不可得也。喟然曰：「特無其人耳，有其人，吾將與之游，况所居哉。」既而與王孝廉游，則其人也。嘗過孝廉家，飲其堂，與諸著名字嘗往來者，日出入於其里門，且嘗拜其諸嗣子於庭下。于是陰記其所居坊曰何坊，其里曰是何里。迄於今越三年矣，猶能心憶而目識之，曰：「王孝廉所居如是也。」今孝廉已移于鄉，而當時與諸同游者，且貽書屬予爲敘。

予向固知孝廉家，今移之矣。向之所爲記憶而不得忘者，今且不及知其鄉田何畫，井榦何向，山林、沮澤、燥濕何度，庭堂、户閾、甃辟、甽霤何所規爲，則倘千載後，望

見孝廉不能得，亦僅如今日之思孝廉已也。而特是孝廉者，以彼其才，招致天下士大夫，車徒、冠蓋與其邑令丞以下，假搤掔通恭敬也。爲名高乎宜在邑，爲勢厚乎宜在邑，爲游談之誇而竿請之哆乎宜在邑。邑也者，俋也。凡皆名與勢與游談竿請之所俋聚焉也。邑者，挹也，可以挹取也。而孝廉悉撝之而勿之顧，則豈入商亳者必居莘，耕南岡而可許漢乎。夫龍之將見，以伏江河之溢，旱豬積而渟泓其勢。人之將發跡以有爲，必先遵晦于所行，而後可以速得志於其所有事。宜孝廉之舍乎彼而就乎此也。

乃孝廉則更有進者。昔者齊之市，晏子居之，而至今齊城之北有別宅焉。柱下史所居在瀨鄉，然譙之祠老氏無定也。世亦恃有人耳。古者在國之居名曰國宅，在井之居則曰田廬，國宅與田廬，一也。此地有袁本初，名士也。嘗從濮陽還，車騎賓從，焜然相望于道路，乃方入里門而盡撤之，以爲不當令許子將見。則使孝廉而邑居，亦必不能以烜赫之勢，有加孝廉如俋聚者也。雖然，以孝廉其人而所至可思，即何必以俋聚爲累。吾聞孝廉鄉居後，其嗣子之拜庭下者，已能博學舉茂才矣。則浸假又越數年，吾仍造孝廉之廬，安知其所爲交游者，不更有過於邑居時耶，然則非無挹取也。

西河文集卷二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字于稿

序五

送余鍊師居昇鉉觀序

菰城山水甲天下。武康計籌山，則春秋計倪所棲地也，相傳計大夫佐越禽吳，嘗籌畫此山。及句踐還越，范蠡出三江之口，浮海至齊，而計大夫亦歸棲山中。山有昇鉉觀，大夫嘗燒金云。其後二千餘年，觀毀屢矣，然巖岫曲岪，利于幽託。故前此葛稚川、杜道堅、趙文敏、姜白石輩皆遲回此山，山中人能道之。

臨安余鍊師自臯亭來，顧而樂斯，乃葺其廢墜，假之偃息，同人各爲詩贈行，而命予以序。夫鍊師修髯廣顙，身具仙骨，而又好讀古異書，闡經國謀野之學，雖譚衆玅如九術焉，殆章甫而黃冠者與？昔者計大夫年少，于物甚長，嘗因句踐之問，深明于治，歲至分陰陽、水火、甲乙、粢黍諸術，七年而伯功已成，可謂雄矣。然而言本于修身，道要于知幾，行見于居仁而利義，則使以嘉遯之姿，而察于祕計，挾道德之用，而不盡委之餐黃吮白之數，前籌未舉，穴處何時，宜其顧此山而憬然思也。

余嘗慕菰城之勝，思汎苕溪、霅水，以兼求古賢棲息之處，而奔走未逮，鍊師先我而遲回焉。世有審時交而諳知計者，燒金之事于是乎後矣。詩限四韻，概所貽也。

然而送行多越人，有似乎不忘計大夫者。若月日甡序。

送戴山人入道并募助衣裝序

予邑無工畫者。少時珍吳人戴鶴畫扇，日色薰炙，風氣炎薄，不敢出衣袖間。既而知其僦于邑也，近也忽之。又既而入吳，持其畫扇游東武丘，東武丘人見所畫扇，輒咨嗟曰：「此吾里戴山人畫也，其畫不可得矣。」予因問之，皆曰：「吳中畫數家，知師、叔平、道甫者，其一時同里，有陳遵、盧逸、周之冕、王中立，皆膺能名，山人其一也。今諸君盡亡，而山人遯矣。」予聞之，雖稍重山人，然并不料周、陳諸君如是近也，則并周、陳諸君忽之。夫人之貴遠而賤近甚矣。相如、子雲當時不信爲可傳，矧微伎乎。

向使山人不僦吾邑，即僦吾邑而去斯世稍遠，浸假得山人畫紙藏之，折枝鵩羽，其珍重保愛，未必不倍予疇昔，而若何其近也。今山人將入道矣。山人年七十，猶能爲人作寫生畫，玻瓈其目，手挂兩管，爲粒食計。既而嘆曰：「吾髡吾頂矣，誰爲助衣裝者耶？」毛甡曰：「山陰沈祕書有山人方弘者，追人師也。能截犀稍作脂榼，琢山莊圖，四圍豪末不滅，曾屬爲馬腦瑯當鏤十六兒。其人燕人也，髡頂，雲門祕書贈其凡所需者，滿車載去。此寧非近事乎。」

人近則易忽，然亦易感。夫以山人之畫，方之前人，其于陰陽向背、動靜榮落，曲盡隨類應物之致，當亦不讓五代貫休、北宋呂拙，而在休與拙，一則爲蜀王賜朱，一則爲太宗賜紫，其爲入道者可按也。遠即可

貴，不必加貴于蜀宋；近即可賤，何當竟令其出追師下也。豈無感祕書而興者矣。

張少尹七哀詩序

張少尹君曾隨其從祖憲副君宦京洛，交天下士大夫，予于是時得一遇少尹君。迨少尹君宦吾浙，復宦吾邑，則予游瀨上始矣。君以奉使馳燕豫，轉而甌粵，屢出而屢返者凡五年。會邑多故，七更邑令。又兵興驛騷，海上烽堠相接，君奉臺使檄督造征海樓舡于甬東界上，工費值大，徵限亟促。既已倉黄斂賦，復解運愆程，期材不給，督撫大將軍刻戳責之下邑，而邑之計徒庸、辦餱糧者，剥瘠狼狽，什百于他邑。君懼一致悮，而邑之引繩批根且萬家也。君乃拂邸壁賦《七哀詩》，飲歌于浮橋，飲訖，委身波濤，兩岸觀者不得救，呼搶投擲。或曰：「似跨紅木泅水中。」或曰：「有物者持之。」自浮橋至桃花渡凡三里，檄救得免，而樓船之役明賴之以稍緩云。

今其事雖已，而君之詩固在也。昔屈平沈湘，爲歌《九歌》；王粲滯荊州，因之有《七哀》之什。夫《七哀》猶《九歌》也，然而以「七」名者，哀止一情，而感哀有七。君內感于心，外感于身，其連累而生感者，則即此萬家之民。夫君爲萬家而感其哀，而欲使萬家之民讀是詩而不哀焉，不能也。君原有詩集名《赤遲集》，「赤遲」其字也，予序之。今附詩于集，而别爲一卷，復命予序，故序。

湘谿集序

《湘谿集》者，蛤公和尚所爲詩也。蛤

公生江陵，長參諸方，驅錫燕、齊、吳、楚之間。其既也，從平陽受信器，應分寧席。而第以初時避地在永興也，永興有湘湖，因名湘谿。顧予永興人也，聞蛤公海內名，而不疑其在永興。蛤公知予永興人，而以予避地不得從永興致予一見，及得見而予已暮矣。

蛤公聞道早，其于道，猶渴之于漿而寒之于罽與布也。當其參費堂頭時，髮腐齒落，絕智計之能，即轉而入報恩之枯木堂，猶且形如槁梧，股不横衽者將十年，彼其時豈嘗有文章之念在其中哉。暨乎從大覺老人再赴京師，設難于帝主王公之前，平陽慕其奇，未經接受，而遽以臨濟之金縷、僧伽、黎衣先大覺而爭付之，可謂偉矣。乃以不立文字者而轉爲文字，其於終身把鉛槧、沾沾自矜而逡巡以至于暮者，即以文觀，且超乎上之也。昔湯休、沸大、廣宣、寶月、皎然、栖一諸公未嘗聞道，而初祖以來若大鑒、若潙山、若石頭，守清南嶽，俱無文章。蛤公直指本心，証阿育菩提，而第以其餘爲詩，縱使歷下伸紙，而太倉把筆，猶不能踰其所得，而進其所以至也。則夫以潙山而兼杜陵、佛氏之盛，倘亦生民所未有者與！獨是予以避地餘生，不能舉安丘、吳市一一而標識之，而湘谿之名，其不忘所寄如此。

予選蛤公詩兼付剞劂，而重述予言以爲之敘。世有誚予以能選文不能選道者，蛤公有言曰：「詩非道則道非道乎，鴉鳴雀噪非道乎。」吾得而應之矣。

樂生會序

自履道九君爲尚齒之會，而其後踵之者，唯睢陽、洛陽爲極盛。然率皆登朝建

名，致所學于民，而功成不居，退而與里社交游，垂老道故，故其生可樂。今也生逢不辰，丁年亂離，視歲月所趨本不甚惜，而乃合里中群材年與相比者，藉飲酒以爲歡娱，題曰「樂生」，得毋我生之靡樂與？

人有各寄百鏹于其藏者，一除而用之，一則除而置之無用之地。夫猶是百鏹，而一用一舍，不可謂非錢之有幸不幸，而要之錢以有用而易盡，以無用而反不覺其頓盡者，是無故。彼流泉如駑，出入蜂午，初何容早計夫鉆篅之有限，而逮乎將盡，而後憬然于九府之未可恃也。是惟無所用之，而阿堵當前，致可把翫。則是同此百歲而用之而促，反不若不用之而得舒也，可樂也。且耆英尚齒，必垂老明農，而後可以與斯會。今皆得而早計之，又可樂也。故《記》曰：「樂，樂其所自生。」生不自樂，歲月其除矣。不然，五十非大年也，且有不及五十而亦與焉者。《記》不又云乎，「生日不樂」，吾亦何爲勸鼓瑟焉。

金母壽序

夫淳鈞之鋭不絀于切靡，凌厲之蹤不困于偃蹇。故南金勁而百鍊不得虧其真，栝柏堅而霜雪不能移其質。何則？其神全矣。神全者壽，故昔所稱久長者，皆其能持之一日者也，能持一日，則百年可知矣。

金母蔡夫人，雷甲族也。會稽金君九洲，當明崇禎間，隨其從父宦于雷。鼎革之際，從父殉國，則金君家焉，因娶母，生丈夫子一。而金君且歸思理其故廬，乃迎母也。順治戊子，西南兵大起，震動嶺表，凡滇黔猺獠溪峒諸寇所在蠭發。母初避新城，既

避舊城，既又避擊雷之諸山，既又避海。蹈火得免，溺于水得免，漂潮上下得免，遇哮虎得免，圍城免，餐粃饜土屑、桐桂、桄榔、椰梨，不火食者月餘，得免。最甚者，偕其從母避南山時，勢不均全，必欲隨無良者爲婾生計。金君去雷六千餘里，問久絕，兵革且未艾也。勸與迫者衆，母仰天曰：「所不自裁者，此兒耳。」攜兒潛奔，卒得遇其父蔡翁，而究竟免。是母之堅持不詘，百靡不可磷者，已十餘年也。今五嶺已平，諸墺已息，金君已更娶，而後迎母歸，已二十餘年。丈夫子已承家能有立，母已老矣。

癸丑夏，謀所以設母帨者。或曰：「勩哉，母之歷嶮巇以得有是也，母之艱也！」或曰：「賢矣，鬻子之閔，恩勤拮据，卒能越五嶺以還歸故廬，雖室有逼處，如兄弟然，可不謂賢！」或又曰：「母之賢，母之節也，今之所矢靡他者，即向之預歌不隳者也。母賢在終身，而母之節則定之三十年之前，而總之合以成母之壽。」夫操力嚴者匪旦暮之所能搖，葆神深者匪春秋之所可量。和羹以辛苦，而益安于醇；盤根因屈曲，而愈貞其久。則是立斷之器無假沉間，高飛之姿勿庸烏鵲，綿綿之神不需仙曆。賢以樹之，節以持之，艱以藝之，則荊南之木也。世之願誦母壽者，何以渝此。

張將軍七十序 將軍字亦明，文蘊伯祖。

少時從家兄游，見家兄所友者，輒心識之，是時早知有張將軍云。顧君與家兄友時，未爲將軍也。爲文章不可一世，思以此致身，而所至數奇，棄去。膺兩浙觀察辟，命爲諸曹掾，糾愆彈違。既承藉有令譽，乃

復綱紀大端，簡置文法，使觀察坐嘯以爲能，于是復薦之京師，進觀上選，此故明崇禎間事也。當是時，天下多故，君私負才地，考圖察象，工騎射，知攻取要略，而仲弟爲文章有名，方謂分道進取，可以得志，不當爲參幕限也。乃獻寇重躪襄陽，❶軍需旁午，復棄考選去，杖策説都閫沈君維烈戲下，出守鳩茲、姑孰間，所在有功。清師下江南，鎮軍盡潰，而寧南侯以犯順之兵戈，船方下，君迎之。皖城既已克捷，將控其上游，以次進掩，而潰兵且貫至也，遂以中軍游擊將軍歸命，爲興朝行營擢用，舉二弟自隨。論者謂將軍從此可得大用，乃又復棄去，還歸舊廬，迄于今墻東之居，其爲避世者已有年也。

歲三月，將軍年七十，予適返里門，拜君于堂，已非復嚮時從伯兄所見文章几席，與其壯年杖策時説元戎于抵掌之間，然且矍鑠走趨，周旋顧盼，意揚揚也。少好書射，今不復射也，乃把丈箠書丈餘字。君身材頗短，字倍于身，隱身其中以爲樂。邑中事無大小，悉以諮君，君調之去。西江水溢，邑取利病，吏薦君臺使，恃君隄築以慰民命。

君近逃浮屠，有修廬山舊社者，耆英友也，將爲序壽君，而以其文屬之毛甡。甡曰：「君初薄文學不爲，既薄參幕不爲，既又薄將軍不爲，是君惟不爲以延此年也。然而臺使之聞君名者，榜君耆碩，而君受之。今天子龍飛之年，首推郡縣有隱德者，舉鄉飲酒禮，吏以君應，坐君于西北，嚌啐禮備，尊之曰賓，而君復安之。然則以無用爲有用，以不爲爲有爲，呼將軍則應以將軍，呼耆碩、

❶「獻」，原作「憲」，據四庫本改。

呼賓則應以耆碩、以賓，此皆莊生之所爲長生者也，君得之矣。若夫五福稱富，二祝稱多男，君固可致，然豈足爲君道哉！」

募修北京西山高井村觀音寺序

燕都以西山爲名勝地，四方游仕者車騎往來，曩時紀帝京風物，恒首載之。山之麓曰高井村，距城西四十里，古刹相望，其爲摩騰、爲浄居者無算也。萬曆中，有御馬監中貴何公相村之福地，創觀音寺，門堂數層，金釭玉礖，叢草灌樹，與前後諸名刹互相輝映，每爲游覽者所憩。而歲月久遠，巋然棟宇，未免漂揺于風雨鼠雀之間，住持守心者惄然憂之，將丐予文，而以遍告諸遠近之檀那者也。

夫天下興廢多矣，廢而能興，自昔所難。惟釋則因無造有往，能就初地而恢之劫灰之後。故成梁除道，王政之經，今悉舉而歸之釋氏，誠以概多益寡，累十得百，其爲力不專，而爲功易遍，博施之義，實于王政有重賴焉。況興廢未有已也。聞之經曰：「某國舍人欲興古寺，以金錢不足，入海得貝，而寺卒以興。」此雖寓言，然亦以人果有爲，則神將效焉。故釋迦説四梵餘福，而以補理故寺爲一梵之福。夫誠閔寺將廢而共爲補理，則福臻一梵亦又多乎，則又安必曰「君子不期福也」。

餘姚諸耿衣六十序

十年前爲文壽耿衣，又十年而仍以予文爲耿衣壽，然則予之無已于耿衣也。雖然，當予知耿衣時，耿衣方盛年，懷抱宏略，

交游滿天下，天下人争先知耿衣，或得爲耿衣知尤幸。而予以總丱之末，亦且窺其所著文，遥申慕私。安知耿衣志氣猶然詘處如今日哉，且安知三十年以來，予尚浮湛爲文章相餉哉，安知避世哉！

乃當斯鼎革久矣，其出者固已無論，同爲行遜，或當時原無所表建，藉以掩隟，或方洋自廢，過爲儻蕩，或乃更遁于緇衣羽服之間，或貧病代謝，迄于今，其卓然可見鮮矣。耿衣藉忠定之後，世擅氣節。又理齋先生以理學開纘，凡夫文章節概、學問經術，俱已小用于棲遲十畝之間，鹿門夫婦已從容相敬愛有禮，諸子擊鮮，良日數過，擇善田養秫，揃剥湛熾，足假啣啐，而餘苑雜植，流觀娛豫，小婦挾瑟上堂，日暮嫵婉，自友朋雞黍外，復能使衣褐投止者匿處田舍。則憶疇昔避世時，亦安知其至此。

世固有得不必慶，不得不必慮者。耿衣六十年爾，其閲視深，其領袖群賢者久，其詘處田間又非一日，然甫當耆年，其從此而進者無已也。乃曩時交游，其願附壇坫者，或大用于朝，或小試于雜宦，後先貴顯、熏轑震世者纍纍也。三十年來，亦且寥落罕存在者。則是得失之難分，而用不用之未可限也。且予十年之間，其流離也甚矣，然亦尚能爲文章相餉，況進此也。

嶺南屈翁山詩集序[1]

予之見翁山，則自翁山遊東海時始也。先是翁山游塞外，北抵粟末，過挹婁、朶顔諸處，訪生平故人，浪蕩而返。夫粟末去内

[1] 此篇四庫本未收。

地若千里，遷流者就道，扳輪挽紲，如不欲生，乃獨從容往還若房闥間，斯已奇矣。且其人生嶺南，凡嶺南諸山水，無不畢至。既已觀東海，即又轉之關西，登蓮華之巔，題詩百韻。爲代州驃騎將軍邀爲贅婿，伉儷國色，圍繞珠玉錦繡，睥睨驅斥。宜其爲詩廓然于天地之間，獨抒顥氣，濩濩落落焉，一切齷與齪不以間也。乃翁山還嶺南，貧約如故，獨見毛甡詩以爲可念。會張杉游嶺南，屬寄其生平所爲詩，命甡爲敘。且謂杉曰：「凡甡所爲詩，吾能爲之；即有未爲者，吾皆能爲之。」及予讀翁山詩，則惜予之未能爲翁山之詩也。❶

夫忼慨任氣，歷落使才，豈非甚奇。而情不極貌，不能寫物；辭不窮力，不能追新。故相如多工形似，而二班簡貴，但以情理爲託，論者即不能無升降所分。況乎溫柔者六義之宗，而聲律與物象，又爲八體所推求者乎。獨是作者甚衆，詣入極難。自非趣昭意廣，興高采烈，具汗漫以極周通，吾未見其有得也。予見翁山時，予固未能從翁山游。即不得已，已出游而遲回卻曲，未能坦然行萬里道。雖所遭不同，然才分亦殊焉。胸無特達，志鮮激越，即終身道路，其爲踽踽者猶故也。世有以予詩與翁山詩並稱者，予曰：「翁山詩超然獨行，當世罕儔，予且不能從翁山游，又安能爲翁山詩！」然而有說于此：翁山游滿天下，其所不足者，非天下之人也。翁山以相如之才，得進而隨其後，則予亦第以予之不能爲翁山者，爲翁山而已矣。

❶「翁」，原作「翕」，今據前文改。

西河文集卷二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序六

諸暨邑侯朱公治行録序

浙東二暨，爲秦時所分邑，而漢魏以還，惟予邑餘暨屢更其名，而諸暨之稱至今不易。則其邑之重巋然自立，不與斯世爲推移，概可知矣。

邑侯朱公由名進士起家，作天子命吏，出宰是邑，人之望公如望歲，其責備周詳，有非他邑可比擬者。乃不一載，而多士誦之，庶民謳之，覺從來惠化之速，無過于此。然且郵亭父老編輯所爲詞，不遠百里，各不以予爲不當，而踵門而告予以序。其故有二：一則二暨不相隔也；一則鄉官居左塾，教導里門，可以周知列國之政與治也；一則以予年滿八十，其言可信也。

顧予則重有感者。當予避人時，出走維揚，維揚人藉藉稱直崖朱先生爲昭代名賢，能以經術超于人，而其趨鯉庭而習《詩》、《禮》者，即公也。暨予入史館，同館官丘君洗馬、喬君侍讀亟推公人倫南國，克領褎群彦，將以學古入官，舒攬轡澄清之志，而逮今，而卜仕百里，以治行聞。夫功德之録，類乎從諛，疑非士君子所宜爲。況朞月政成，似蛾子待化，不無過神。而乃証乎昔而驗乎今，因其已然，而進觀其所未至，則其言有徵，不翅如塾師耄年，可高譚

得失，如前所云者然。且二暨雖同封，而究爲兩地。夫編户之民，九親八口，皆隸其分蔀，其因而加譽，或亦應有。而予則垂老隣界，闔户不言事，何求于長官而以詞爲佞？亦又何利？則其言之公，雖微父老請，亦必謂無可渝者。又況輿人有誦，古則採之，入鄉校而議執政之善否，古則書之。然則今兹之録，亦猶行古之道也。雖以之牢天下，有如此録已。衆曰：「善。」遂書其言以爲敘。

駱叔夜詩集序

叔夜以詩古文辭會天下豪俊，天下豪俊翕然歸叔夜，南極吴楚，北極燕代，皆稱與叔夜合神契，四方上下相追逐。故其爲詩多忼慨任氣，負才具，鄙視一切。觀其赴都時，辭友感激，作五言詩，憤恨慘楔，情奮乎詞，他可知也。

顧《記》云詩教敦厚，而劉勰論造詩必情爲文經，而詞爲理緯。故情不足以導詞，理不足以敷文，即縟旨星雜，繁詞若綺，無以揚經緯而被文質。而浸假懽愉已甚，愁苦未聞，中鮮鬱紆之情，外無憂讒畏譏、觸類長志之概，又何以抒情擿物，激越其心思而暴揚其志氣。然則情由境發，而理從遇生，道固然乎。方叔夜爲詩，豪蕩振拔，心存乎事物之微，志極乎天地之大，方自謂翺翔馳騁，可以致遠。而惜乎既也上無太常之徵，爲之稱祖功而誦宗德，明堂、郊廟藉爲雅音，次之無叔孫、河間之薦，使《桂華》、《赤雁》、《秋風》、《天馬》諸曲庶得借才情而節靡曼。萬石之鐘，撞以寸莛，用相盭矣。然吾讀叔夜之詩，自對策大廷，賜酺光禄，

以至驅車河渭之間、種柳華池之曲，其間宴飲臨觀、行農芟社而外，紀述漸減，暨雄鳩怒飛，搆者旁午，而後詩工可知也。

韓子曰：「物不得其平則鳴。」歐陽子曰：「非詩能窮人，而窮而後工。」吾聞叔夜在北寺時，其所治署有老親，嚙指悲哀，誠恐晨夕不繼見，爲倚閭憂，其爲詞痛心，難以盡聞。及再令崇仁，重罹網罟，則子長縲絏，幾陷不測，生平交游，多至有掉臂去者。而叔夜獨坐請室，爲雜體詩，彷彿阮籍、陶潛諸作，其綣戀友朋，懷思鄉故，離憂悽愴。予久蒙念訊，往欲以書報少卿而未能也。乃崇仁父老扳豻呼號，舊時三原子弟，至有懷白金數觔，自關以西走豫章獄，歷四千餘里，涕泣跪餉，然則天下有至情感人如叔夜者乎！吾即謂其嬴于才而詘於理不得已。

王文叔嵩峯樓稿序

世惡吾言，吾復以言爲世罪。胠其篋，焚其書辭，知與不知者，咸誡且詘，以爲今而後當勿復令是家爲文。而文叔坦然示《嵩峰樓稿》，以較以敘。予方自畏，今而後予且畏文叔也。雖然，文叔固無可畏者，文叔朝夕言，言必有道，其爲文不怨尤人物，涵瀜而清深，予自愧其淺也。即以持示天下人無所憾，即示予，予第自畏，亦何庸畏文叔焉。而事有不盡然者。今夫窮愁而著書，人之常也。是故非窮愁之所言，則不疾而唔也。窮愁之所言而不得盡，則病而隱且忍也。人方窮愁，不得不爲窮愁之所言，而凡達身而悅心者惡之，是非惡窮愁之所言也，惡窮愁耳。夫惡窮愁而因惡窮愁之

所言，是何論言之盡與言之不盡。而吾言之盡而爲世罪，文叔言之不盡而遂得爲世好乎！

文叔，徐徵君門下士也。徵君嘗曰：「言非其時，夙昔所戒。」夫橫議之發，而後竟至于黨人，故蘇子亦有云：「憂患雖已過，尚宜慎口以安晚節。」予方師其言，文叔固熟聽而稔記者，而予反爲文叔道。予悲世已惡窮愁，而文叔之窮愁而著書方未已也。語云：「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憎其人及其所畜徒。」予畏文章爲畜徒也。是以序其篇而爲之告焉。

春秋自得編序

《春秋》爲經世之書，而意旨通微，義例龐賾，隨所解會，悉得以觸類達志，竊見大略，而究其指趨，則初無確然之見，可葆不易。故漢初四家，互爲抵擠，而最後《左氏傳》出，則各守師説，而迄不相下。雖至劉駿通經、趙匡闢傳，猶不足以發墨守而起錮疾，宜乎胡子文定一舉而盡袪其説也。顧文定是書，道在乎匡經，而志存乎悟主，以彼其時南北勢成，往可與周之東西相比發者，故一偏之旨，原不無有傳無傳並有傳無經之慮。而後之爲《春秋》者，既飾傳作經，復裂經就傳，而《春秋》亡矣。

嚮與甲庵論《春秋》，每喜其發凡新穎，起義開闢，嘗以爲能出儕識，必其能發祕義者。今讀其書，知其得之深而見之大也。甲庵據程氏所言「《春秋》者，猶法律之有斷例」，又引邵子云「《春秋》，夫子之刑書也」，因謂「《春秋》者，有貶而無褒，有非而無是，有懲罰而無勸賞」，間固疑之。暨觀其大

旨，則以《春秋》首五伯，而五伯爲三王罪人，經所見者罪焉耳。故齊桓稱人，與衆分之，殺其罪也。晉侯則甚矣，正譎之辨，較之甚明。而其他列國名卿大夫，苟爲聖人所稱許，經勿及焉。管子之才、子産之賢，詎無一事可記述與，且命卿其任政固久也。平仲與聖人交，伯玉爲聖人所夙好，臼犯以仁親見稱，又伯功也，柳下季秉直受黜，爲後世惜。凡若而人，寧難假義例相及，而是書泯泯焉，必其人無與于閱實之數者也。

乃吾則又有進者。甲庵所據者，程、邵語耳。然而程氏作《傳》，兩列功罪，即程氏之先，杜預「五例」，亦以第五爲懲勸，即范甯註《穀梁》，猶曰「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而甲庵盡反之。吾讀《孟子》矣，《孟子》有以《春秋》爲比例者，晉《乘》、楚《檮杌》是也。夫晉《乘》不可考矣，檮杌，惡獸也，故前古以目不才，而楚史是名，則必其書本飭惡者。故或曰乘者，治也，治罪之書也。《春秋》固一例也。有以《春秋》爲比義者，抑洪水與戮飛廉、驅猛獸是也。洪水之割，固無不惡其洚洞者也。幾見虎、豹、犀、象驅而遠之爲褒賞者乎？《春秋》猶是也。夫古稱疾惡者莫如孟子，其稱善讀《春秋》者亦莫如孟子。乃以孔子之懲惡而見之于經，以孟子之疾惡而見之于讀《春秋》，以甲庵之爲善去惡而見之于學《孟子》與作《春秋》之註，此其自得爲何如也乎！況其句解而字釋者非依倚者也。

文犀櫝院本序

往從吴人話《文犀櫝》事，且云有院本甚善。踰年至廣陵，得其本讀之，始知爲吾

鄉張陸舟先生作也。先生好遠游，朝帆暮車，然所習至者，則尤在秣陵、廣陵、吴閶之間，所至坊曲争相迎，藉先生爲懽，其于娼樂屢矣。暇時爲詩歌，且雜爲填詞、小令諸體，又爲傳奇、院本、雜劇、散弄，合不下數十本。《文犀櫃》其一也。或曰先生滑稽，依隱以玩世，其爲文放浪嘲謔，不可爲法。而予曰不然。稷下士爲雕龍、炙轂之談，而東方先生不嘗騁諧文作《據地歌》乎？夫不得乎世，而至以文詞玩世，則必爲世所不敢道者，而世于是乎略其寓言而師其正旨。然則先生之爲世法久矣。不然，當先生出門時，披緇負笠，與鄉里故人拱手告别，其中懷隱深浩然長往之概，亦可哀矣。然猶流連狹斜，娱意歌曲，倘亦有不安于心者在耶？《文犀櫃》，實事也。先生文雖奇，然先生豈櫃中人哉！

送李懷岵西征序

李子不得志于時，思西走襄武，北抵雍岐關隴之間。道遠苦舂糧也，計無可如何，於是託爲星辰家以自前。惜哉，李子之爲星辰家也。雖然，李子固無事爲星辰家者。李子先世居臺端，門十乘車，其去李子才二世耳，李子固不宜貧，假此事即不得已。既已貧，必欲假此，則亦非專家者流也。璣璿眇芒，偶託而爲之，必不精。乃每發輒中，談者成市，皆相顧眙愕去，譬就質之射疏，而見藏之發覆也。昔者李生虚中以日辰支干斟酌休咎，此即今代星辰家所自昉者。故昌黎韓子亦口藉藉道虚中不衰，李子曷嘗攻虚中術乎！以彼其才，偶有託且窮神達渺，以臻至極，浸假他日者，使得遭逢良

時，其經紀大事，豈有量哉！吾知李子將不終以星辰行也。

雖然，李子自言曰：「吾非欲爲是者，吾欲以四端求天下士而不得也。必求文章如馬、楊，學問如荀、孟者。即不然，則亦抱荆、聶之肝膽，具原、嘗之意氣者。」又曰：「文章期實不期虛靡，學問期真不期該博。」吾初謂李子星辰家也，託日辰支干以相士，其相士爲宿舂計耳。不期其復得求士；即既求士，亦日辰支干求士耳，不期其復得以文章、學問、肝膽、意氣求士。然則李子之所必託者馬、楊、荀、孟、原、嘗、荆、聶，而其所不必不託者星辰也。

雖然，李子貧，李子終不能不爲宿舂計矣。己亥冬，竭來蕭山，至庚子之春，而又有行也，屬予爲序以送之。吾悲李子之爲星辰家，而告其將不終以星辰行也。乃李子則遂以星辰家行。

贈周先生九十壽序秋駕尊人也

予二十年來，頗以詩文見天下，天下之以生日屬予爲詩文衆矣。顧獨自四十逮七十往往而是，八十即僅矣，至若九十，則有十年罕一遘者。向曾爲海昌沈徵君王父作九十詩。見七律卷。去年客商城，有少時所受知兩浙開府中丞熊公，年已登九十，思爲詩頌之，究以事去。迄于今，始有以周先生九十屬爲文者，然則九十之不易也。

先生生望族，其嗣子皆能以禄養。曩時，次君迎先生養和州，值先生年八十，板輿就道，親朋祖賀，觀者嘖嘖。今次君不幸，而長君宦嶺表，不能從，季君文學，則久棄舉子業，歷隨諸兄爲記室。先生囑之去

嶺表心安，故遥承色笑，留諸婦事滫瀡。而先生九十矍鑠，臨眖趨蹌，未嘗手杖，其不令諸子在側以是也，而先生之壽則從此可識矣。

今人相詡者動曰百歲，夫百歲可限乎？鄉使造化者予人以有限，微獨不百歲也，即果百歲，人之當之，亦且指詘心計，嚮前期而多所綣戀，眵眵盼盼，惟曰不足，何則？有限故也。亦惟不可爲限，斯楊烏、姬晉，皆得心安于一日。故德以無所概而德成，年以無所量而年裕。先生之年，豈猶歲月所得量乎！不然，先生已九十，其視百歲直十年耳。惟其非是，故從此以往，遥乎未有盡也。予之所以頌先生者如此。然則予之頌百歲，亦豈有異焉。

陳序生曰：近情之文。

峽流詞序

《經解》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夫詩尚温柔，而況其餘乎。《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夫詩尚綺靡，而況其餘乎。然則「詩餘」者，温柔綺靡之餘焉者也。其言卮匜，其音曼俞，馳情于華滋臒飾，而寄旨于閨幃窈窱之間，似組紃纂繢，壯夫不爲。而自昔才人如龍標、輞川、青蓮、香山輩，猶且争倡新聲，互爲標的。則以詩餘者，其流爲曲，而其源直本于《國風》、《離騷》。故《離騷》名辭，詩餘亦名辭。自非沿波討源，滌流郤會，道天淵而濯下泉，孰能使涓涓細流，一歸浩蕩。故稽水高唐，漸觀百里，流使然也。

王子丹麓，擅掞天之才，華文四發，自

著記、撰述外，多爲詩歌雅騷，凡比聲切律、調商按徵，無不啓其扃鐍而開其幼眇，乃復以餘者溢而爲詞。予受讀之，一何情之厚而辭之綺如是也！ 夫温柔綺靡固始于《詩》，而以準其餘，如岷流然。齊梁樂府，羊膊之源也。緣崖數百，猶未濫觴，王維、李白，則已湔堋而下矣。瀺嵓灂石，淫淫溶滴，歷峽已盡也。相其勢可以到海，逮大晟以後，逡巡元明間，汩焉而已。丹麓，其峽流之際乎。唐詞肇李白，而白詩有云「詞源倒流三峽水」，以爲「倒流」，但言其滂洋莫御焉爾，然其源可睹也。予讀盛弘之《荆州記》云：「自峽七百里中，春冬之時，素湍淥潭，迴清倒影，備極嬙妮。」而宋玉賦高唐更有「姣姬揚袂」之喻。以較之詞，其温柔綺麗具在也。讀《峽流詞》，吾將徘徊于黄牛朝暮之間矣。

徐氏印譜序

開基以毫書之暇間爲鐵書，巖巖乎肆其彊幹博奥之才，而一準于法。説者謂徐氏有兩傳書，毫書者熊瑞，鐵書者開基云。予嘗聞隰西萬年少論鐵書，大抵晉有楷，漢有篆。晉以楷法易六義，點畫增損，雖倉頡弗顧也。漢以篆銅易鼎漆，勾曲變换，雖姬公旦弗得預也。以故鐵書宗漢銅，猶之毫書法晉帖，凡《説文》六書均無用之，而其間填朱琢白，若正變、偏滿、益減、争讓諸法，確有程量，唐宋以後無聞焉。今開基于古法無所不解，而往往自見其才，譬于虞、褚臨右軍，形橅廓填，而兩家之意居然見也。前見開基篆，謂其才過于學，而今則見才于學。予悲年少已死，不及見開基篆譜。而

又惜熊瑞先開基生，竟不得使鐵書與毫書並傳世焉。

施愚山詩集序

予過湖西，與愚山論次當代能詩可嬗後者，合得一十二人，愚山居一焉。因較愚山詩，竟五日，起而嘆曰：「傳人哉。」今人所難言者情耳，情有七，而哀好分之。好能歌，哀能嘆也。歌之有聲，嘆乃復有淚也。外即就裁耳，接其中淵乎微也。雖然，嗜辛者忘辛，習勤者安勤焉，猶懼予之習之而嗜之也，乃復竟一日，若從甌居者之視汧洒也，若千百世後，言遠人湮，追而闞其凡也。鄉所較者，其無有成説已矣，其有成説還求之，若少汎書傳，既長且更探也。乃益復嘆曰：「傳人哉，傳人哉。」毋論愚山所傳者有學、有術、有名實、有行止如是，即使愚山如宋玉之輕浮，司馬長卿之薄劣，陳琳、阮瑀輩離流遷就，漫無足道，猶必傳之。如宋、如陳劉、如司馬成都，不可謂非文章之林囿也，況以愚山之學、之術、之名實行止如是者哉。

愚山刻《谷音》二卷，序之者江右陳士業也。其言曰：「唐人以詩爲詩，宋人不以詩爲詩。」又曰：「仁義忠孝，何惡于高、岑、王、孟，而爲高、岑、王、孟者必諱之。假如屈平、杜甫者皆忠孝中人也，而屈道齊桓、述帝嚳，今杜詩所稱者，可按而得也。」夫洵如士業言也，則必屈之歌、杜之詩，皆誠明性教文也。乃屈以帝妃、簡狄爲淫泆之辭，杜以仲尼、原憲作抵排之語，而讀者終不以爲非，何則？其旨微也。今之爲高、岑、王、孟者，安知其所爲者詩也，而其旨不又

有在也，乃必曰「言誠則誠，言明則明」，則固之乎爲詩也。是不特平若甫也，上之姬旦、召奭，其爲仁義忠孝者，有逾于屈與杜，而旦爲南風，彼其誦后妃何如哉！鄉使爲仁義忠孝之言，則必曰德之四、從之三，而公不然也。愚山爲仁義忠孝之人，亦且爲仁義忠孝之言，而其言仁義忠孝者，不過如此。假曰不以詩爲詩而詩傳，則何不曰不以仁爲仁而仁傳也。世之爲此言者多于士業，而其高語仁義忠孝者且過于愚山。予故論愚山之詩，而舉士業之語以衡之。世之較愚山之詩者，可以觀矣。

景文沙門詩集序

景文斷乳爲沙門，未嘗誦儒者書也，而能詩。夫詩亦有道，不讀書不工。如築繭然，布蛾子于箔簿，豈能遽邀其啣絲被縷摇首而經營者哉，是必譬枝嘱葉，仰之蟄之，而後時之至而于以化也。故桑不關繭而繭以成，學不關詩而詩以著。今景文未習書也，即習書亦藉記字形而已，未嘗導其藩、引其曲、揚其通變，乃矢口爲詩而詩成。或曰前身無相翁，後身無着童子，此其人宿生人也。故其着筆若秀草、若散香木、若文錦毳段，雖撚髭嘔心、夙擅妙句，無以過之。予謂景文之不宜爲詩，猶予之不宜爲禪也。予幼習儒書，長爲詩，其爲詩宜無所取疚，而抑嘗一懺悔爲口過，而急爲捨去。景文方學禪，何宜遽及于麗詞綺語，以自取支離者哉！顧予學禪而終不能禪，景文不學詩而能詩，景文之才之倍于恒人如是。則向使景文轉而爲禪，其精鋭進取，當有十倍于予之習儒書而爲詩者，則欲不懺其爲詩不

得也。

景文，平陽孫，本師破堂。今來參湘谿。湘谿者，破堂之弟，今能詩家所稱蛤公和上者也。

會稽縣志總論序

《會稽縣志》，前此典修者爲山陰張宮諭君，君屬徐渭編摩之，因載徐諸論卷端，未有易也。

康熙壬子再修志，會守令遷革不以時，典之者異首目，一時博雅孰掌故諸弟子，各游散滯四方，遂不得一與較覈。暨稍歸而志成，既已無可如何。第卷端分門發凡，各有論統紀，而語頗襲故，且未備也。會稽令君遂以諸論屬俞子賡之，因文施易，剗剔其成版而補錄之。且別彙一帙，彷彿徐集中所載者。繙而讀之，何典制已甚也！山川、形勝、户賦、徭役，詳于治術，而議必開始，語具裁略崖岸，而波潏類七國時所傳文。雖限于方幅，而翻覆委蛇，論述之能事矣。賡之以跅弛之才，出會稽令君門下，垂薦復罷，因濩落受督學使聘，躑躅于苴蘭葉榆之間，胸有幅員，可承頞而得也。

予浪游十年，所至乏耳目心志，即詢以丘原、浸灌、丁男、包篚之數，瞶瞶然未有記者。而予邑志于諸邑最劣，益修而益劣，幸而無能計及于補苴之者也，設或計及，敢望有論著如徐、俞鮮矣。

西河文集卷三十

蕭山毛奇齡一名甡一字于稿

序七

曆法天在序

夫物生有象，而數已備焉，矧天日垂象于前，而目不可得而視，心不可得而較稽，幸而藉口曰：「吾儒生也。」向使集博士衣冠于清臺之下，使之考五紀而定六歷，鉤較細績，安所賴之？ 昔者觀天家大率分見竄穴，占隱物怪，與臯、唐、甘、石凌屑米鹽者略等。故迄于天地多故，即仰覘彗茀，糾察抱珥，自許有得；而苟及孟陬渝次、攝提乖方，悉莫能究，故仍留其事于司歷。而凡大法大章，有可以紀出入、察擾正者，翹首暗暗，欠申而已。夫象之不明，觀者之失也。機旋道行之不可以爲法，則九會之數或未講也。

朱先生少參分守吾郡，留心于天文家言，其所論著者，曰坤乾，曰陰陽，曰奇門太乙，皆有成書，而尤于分天轉歷之術，稱爲至精。蓋其得之于家之所傳，與其往來游歷之所探索，殫且備矣。予并觀有年，不辨早晚，而先生不以予固陋，馳書使束册載幣，立取予一言爲序。

予嘗窺舊曆，與郡之士大夫追論三五，皆云西曆最良。元時西域有《萬年曆》，早行朔方，而郭守敬《授時》，私取其說，庶幾邃密。故其儀象謂地輿圓轉，竟與相合。

而明初靈臺亦有《回回曆》，與《大統》參伍。今《保章》、《時憲》，即西洋也。先生論著雖半爲先世指授，而隨在參訂，不遺一得。三統多取之儒，五部多取之史，合散盈縮多取之博士所傳，伏見、存亡、短長、先後，多取之司天者。而至于圖象之奇、推步之密、裒正濶狹之異同、發斂清濁之得失，則多取之西曆之舊傳，與鈞臺之《時憲》，名曰「天在」。蒼蒼者自有在矣！

顧予有疑者。古曆簡易而西曆煩重。夫賓日在卯，餞日在酉，時次同也。今則不于其所出之時，而于其所見之時，不于其所出之次，而于其所見之次，以爲燕齊吴楚，出有不同。則向使經峽中者，亭午見日，可謂日出于午乎？則何不别穴處之地，而曰此日不所出之鄉與？且日入亦殊，而曆又不載，何耶？若夫候氣之至，必穿土達石，無間厚薄，而以爲隨地各至，迂已！儒生不習曆，而先王協時，首在正日，且西曆所布，較于日出候至，有倍詳者，因爲讀《天在》而敢爲質之若是。

錢唐吴元符游仙録序

予與元符遇姜京兆坐中，元符知予，予不知元符也。方是時，予避人潛歸，舍京兆之尊人工部君者，而元符試禮部，出京兆門下，躬渡江爲工部君壽，因得一見元符。顧私念元符者，姿形濯濯如臨冰壺，有道人也。既而知與宗友稚黄同巷居，益知元符有道，工爲文章，砥行不負向一見。若他人累稱元符善制義，則未嘗見也，且制義豈得稱文章哉。及予再歸，而遇元符之弟琛符，猶元符也。然元符已死，又念以元符之文

若行，堂堂具天人色，其不幸於年如此。形固不足恃，文與行且安據也。

曁予止里門，而瑹符録其兄《游仙記傳》，且彙所贈文詒予爲敘。予按其狀，大略元符曾降神于鍊室，書方療疾，并道趨避，其言質而可信。且縛竹畫灰，蹤蹟左合，其對鄉人故舊，問無恙外，多得隱券，因傳其秘，若有所爲三華一元諸署掌者。予往游二氏，而特疑于老。以爲鼎湖燒藥、崆峒受書，求不得驗，而求而至死，則漸有託之髮脱形卸、目光不隳爲解去者。故輔嗣朽骨，談玄冢中，稽康離體，援琴海上，久無足信。而近聞海昌吕先生鬼能著書，吴江葉瓊章倚乩成詩，稱瑶宫侍書女，則意顔氏子爲修文郎，宋康王舍人作水官騎魚，不必皆亡是者與？

夫人之難于爲仙者，謂其背群遺黨、衣風吸雲，修黄鵠之舉，而終不離于壤虫之蟄，故不屑也。乃若飭其言行，而自有以底于道，則雖曰爲仙，而實不異于爲人。吾向見元符，而第不知其爲仙也。向使吾見元符時知其爲仙，則私幸一見，或有甚于當日者。然借使元符能爲仙，元符不死，其見吾，元符仍無加于其一言一行而止。則是元符雖爲仙，吾仍見吾元符之爲人已也。瑹符工文章，其《游仙啓》，瑹符作。某序。

贈陳别駕還淮安司馬序

自古有郡守即有郡贊，所以貳守典兵，謂之上佐。顧歷代建置有通名而無異秩，凡治中、别駕、長史、司馬一也，既則分司馬、别駕爲二，而以司馬爲六百石，位别駕上，要其贊亦少異焉。

三韓陳君由典奏起家，爲淮西别駕，其稱上佐有年矣。今年秋，天子特簡諸守贊有政績者，念淮西别駕能，遷淮陰郡司馬，以典兵贊郡，兼籌海防，開牙于射陽鹽瀆之間。淮西守以下暨諸邑長，供張于郡東門外，而索予一言以爲贈。

夫郡之有守贊，亦猶地之有江淮也，淮于四瀆爲南條之一，江漢既合，而淮乃鍾之，暨東江漸東，而淮亦因之，獨入于海。君初贊淮西，既贊淮陰，雖猶是贊也，而始終在淮，抑何與朝宗上下有相須者耶？且夫贊亦未易視也。郡守承王化以敷宣于外，而其副之者惟贊也。故守以牧民，而贊以佐守。郡以按縣，而贊反足以監郡。《禮》曰：「四瀆視諸侯。」侯者，守也，以贊侯而參于侯，則夫以贊瀆而列于瀆，其理同也。乃當君行時有執瓚而揚于前者，郡守也；有捧罇罍而傴僂于後者，諸邑長也；有持錢挾食提抱而扶服于左與右者，民也。民之言曰：「君功在贊郡而德在民，民之思君德，即郡之紀君功也。」然而君之功不勝紀也。

夫以君之皦皦著高望也，則流品于以澄也；以君之公忠勤慎能合衆也，則邦國不空也；以君之廉清而無所于奢也，則所謂襆被能自將也；以君之撕煩而剸劇剛克有濟也，則又遇事能斷者也。澄而能勤，清廉而能斷，鑒流品、合邦國而能務凛于出入機事，淮西如此，淮陰可知矣。君伯仲皆仕顯，其仲氏掌樞曹，司校多所建立。而君方以贊淮爲推移，他日移所贊贊國，贊名雖同，而其贊又異。則夫三公五嶽，其爲相視更上者，又豈僅區區淮海間哉！

丁大聲迂吟二刻序

大聲爲《迂吟》，迂且吟也。既而墨然不一吟，蓋號呼躑躅之餘，總咿唔豈能成聲哉！去年三月，灌園于西郊，始出向時所爲《迂吟》者，視之泪浪浪，少吟之輒悲哀動人。且鉏鍤之暇，仰首落日，亦遂多所惋嘆。因復俯仰出篋中筑衣，故時所衣仍坐上坐。

予私喜得大聲一言，而時之思大聲者，亦願一再見大聲詩，此《迂吟二集》之所爲刻與？夫言詩者紛綸于人，然近世言詩仍推大聲，猶恨今所言者，不盡如吾大聲所言。大聲曰：「詩本六義，續以八體。」又曰：「詩以善變爲上，拘限次之，沿襲最下。」蓋大聲所言直本風人，近未及也。昔有疑《迂吟》爲不迂者矣，憂時憤疾，多激楚之音，其于優柔靡曼、和平嘽緩之節，可謂曰殊。然而邅迴于刺促之間，瞻顧于敏皇之際，以人之可爲，而第因文以見志；以事之必不可爲，而故爲沈吟輾轉，紆徐以風之。而且時有難言，猶盤辟其詞，一似言在是而意不在于是者，凡此者所謂迂也。今以能言之流，而泄泄好退，一若遲回卻曲之，必不可已，而後杳然而間亦以所欲語，此非從容閑誕濶遠而不切于事情者，必不至此。吾故曰大聲之《迂吟》，以迂而爲吟者也；其又迂，則以其吟也。然而大聲于此，將復有墨然不吟者，何也？

閨秀王玉映留篋集序

萃山林川澤之氣以生才，才固未易言

也，歷塊而一逢，閲十百年而間一二覯，況閨房也者。夫惟天能愛才，故亦不急于生才，乃生之而人反棄焉，山林川澤，其不如人意久矣。

吾鄉之有閨秀，自謝道藴始，然謝在當時未離梱域，獨王江州以孫恩見害，而謝亦抽刀挾婢登車殺賊，及乎嫠居，則間隱幔與士大夫談義已矣。今吾鄉閨秀十倍于昔，然早見稱者，王玉映也。玉映爲季重先生少女，先生制文傳海内，而玉映繼之，中郎有女，可慰孰甚！乃七八年前，予亦得讀所爲《吟紅集》者。時先生尚在，通家子弟争相傳道，暨乎後而稍衰矣，遭家仳離，即夙昔倚聲聞者，猶以予選越詩時登玉映作，且群起詬厲，在有辭説。今玉映以凍餓輕去其鄉，隨其外人丁君者牽車出門，將棲遲道路，而自衒其書畫筆札以爲活。記去秋鄉田燒自山陰道江，凡一百里，渠腹龜拆，結袂而蒙暵，未及税而風雨驟發，邑市衢巷皆漲，牛馬暴涑。予既聞其事，值有客抱三絃者托屋下，其哀彈與風雨迸出。予乃作長句，既悲閨中之在道，而又自託于箜篌作諷，中無渡之意，其詞至今在也。見《瀨中集·七古》卷。

今渡江已久，丁君且攜玉映詩示予爲序。夫玉映固季重先生之女，而丁君非他，其尊人文忠公所稱以詞官而死于魏監，非耶？文忠爲東林祭尊，復能見概節，其于王、謝兩家，正復無憾。而丁君以三衢法曹，所在乞食，而玉映且不得復爲隱幔之懽，於人意何如也。《吟紅集》詩文多激切，而《留篋》反之，《留篋》獨有詩，然其詩已及劉禹錫、韓翃，閨秀莫及焉。《留篋》者，予爲之名也。

杜詩分韻序

輯詩家有分時、分體、分類、分韻四則。杜詩本分時者，近有刻分體名「杜詩通」，而至于分類、分韻，逮今無之，此西樵《分韻》之所爲作也。古文無盡韻者，有之，《易》是也；《詩》無無盡韻者，有之，《頌》之《桓》與《般》是也。是故漢以前文，間雜韻句，而東方先生作《據地歌》、後漢靈帝中平中京都謡辭，即詩而反無韻焉。自魏李左較始著《聲類》，齊中郎周顒作《四聲韻譜》，而其後沈約、陸法言、孫愐輩各起爲韻學，而詩準於韻。故三唐用韻較昔尤備，況甫精聲律，其爲押合，尤爲三唐前後所觀而憮之者乎。西樵，沈、陸之良者也。其書法工擅一時，凡六書、四體已極根柢，而韻則起收、呼噏、變化、通轉，輒能析豪系而定幼眇，故與其及門黄大宗者判甫集而聲區之。

嘗曰：「韻本嚴也，而甫能以博爲嚴；韻本肆也，而甫能以拘爲肆。」旨哉言乎！獨予有未辯者。今之爲韻不既分「佳」與「麻」耶，「佳」無「嘉」音，而唐劉禹錫《送蘄州李郎中赴任詩》以「佳」間「麻」，而公乘億《賦得秋菊有佳色》則「佳」倡而「麻」隨之。今少陵《柴門》一章，其爲「佳」「麻」者且五組也，是豈「佳」即同「嘉」？抑唐韻本「佳」「麻」通與？且唐韻「真」、「文」與「殷」分有三韻，而今即併「殷」于「文」，夫不併則已爾，併即「殷」韻當在「真」，而不當在「文」，是何也？則以唐人之系「殷」于「真」者，李山甫《賦秋》、戴叔倫《詠江干》、陸魯望《懷潤卿博士》諸律皆是也。少陵雖無律，而于《崔氏東山草堂拗體》與《贈王二十四侍御

長律》，亦且雜「斤」之與「勤」，則是「真」、「文」二韻，在今與唐韻絕然不同，而第習視之而不之察也。至若「東」韻原與「蒸」通，故「翹翹車乘」之詩，「弓」、「朋」一押，而後乃不然。然而「東」轉爲「屋」，「蒸」轉爲「職」，皆入韻也。今未知「東」之與「蒸」在唐韻能通與否？而集中《別贊上人》詩以「職」通「屋」，《二川觀水漲》詩以「屋」通「職」，其他若《南池》，若《客堂》，若《天邊行》、《桃竹杖引》，其通「屋」與「職」不更僕也。

韻之可疑者甚夥，而吾之欲質于是集者不止此數。而以吾所疑質甫所是，西樵大宗必有起而剖晳之者，吾敢以細莛撞洪鐘哉！

任千之行稿序

古者取士先行其文，而後乃授之甲乙。故李華《戰場》、杜牧《阿房》久行世也，而一日爲主者稱，則取之。故省試諸體，行在解先。古云「不得時則蓬蔂而行」，亦以明蓬蔂之猶有行也。今則行文專屬之解者，苟鄉舉有名，莫不挾一卷相問，謂之「行卷」。而其落解者則目爲藏義而擯不行。嗟乎，行不行未可知也！

千之當垂髫時，即梓其所著行世，世笑之，及今而乃得以《行稿》稱。夫千之驚才異姿，少小嶄頭角，入里塾，驚里中兒，偶舉于社，則社之先生輒不敢即與之較短論長。與予同學于予兄之門，而予詘之，予至今猶怖心也。乃千之甚窮，當鼎革之際，不苟隨

世，披榛拾橡于山澤者有年。轉而學古學，避人爲詩歌、古文又有年。即降心從舉子業，猶且蕭條寂莫，歷風雨、霜露、明晦、燥濕之異，杳然謝人世，人世亦相與忘之。而後一舉而辨紆曲，再舉而瞭圜方。向使千之《行稿》不以其已行時示人，人必曰：「是跼跼不可行者。」即不然，見爲可行，亦且心隱之曰：「是當有幾微與行殊者。」乃以不行之文而不終于不行，以不能不行者而不必即見其可行，則向之所爲不行者，安知非即今之所爲能行者也。

寶應王孫晉南游詩序

與王生遇淮市，翩翩者，王謝家子也。既而見王生彈碁擊鞠，馳騁射獵，幽并兒也。又既而與秉燭對榻，縱談古今學術，靡曼披離，搖筆作詩，遽能效少陵驚人之句，才士也。天下有難測如王生者哉！顧王生與予游，好予詩，迴健筆效予，而予亦好其健筆詩。兩人者詠歌于淮市，淮市見者皆笑之。天下之知予者莫如王生，而其知王生者予也。然予卒難知其好射獵而善博擊。夫王生非獨王謝家子也，王生隨其尊大人宦七閩，已而其尊大人死，則寄居于故舊之宦甌粵者，孤且貧也。間游于軍麾，或溷市肆，其徘徊忼愾，不得已而出入于俠游子弟之間。至今讀其詩，又未嘗不惜其數之奇而遇之坎也。夫王生之以才士而至，所至縱橫，漸且與伎戲之流呈能角藝，此有故矣。人有以難測疑王生者，吾請與之讀《南游》之詩。

淮陰馬西樵詩集序

詩無分地也。而齊、秦、唐、鄭，風以國殊，遂謂吳音靡夸，楚音接捷，非也。淮南王招八公作流淫之章，枚皋生淮，不嘗與梁園諸君作麗賦乎。

西樵主淮陰風雅者幾二十年，其詩雅詩也。乃問作歌行，殊有似乎楚騷者。騷亦雅也，曾謂雅騷而竟限之以楚乎？夫詩分時，不分地也，其分時何也？古以琱爲樸，譬之器，追琢繁重，先彝也。今以俚爲質，譬之冕，儉純者時也。維文亦然。先古文多飾，謂之「爾雅」；今文多質，則嘗爲「爾雅」之釋。夫「爾雅」飾文也，釋「爾雅」者質文也。飾既爲雅飾，易之以質，而不爲俚乎，則尚爲古乎。

吾見人之知言古而不知言雅也。西樵雅好古，其爲人、爲文、爲詩無一不古，其古也，以其樸也。然而吾愛其能雅，則未嘗不以其雅也。所謂古器者，琱之樸也，若其聲律風格之變化，則固有主之者也。予知西樵有年矣，今見西樵于枚皋之里，澹如也。且其家亦貧，然且酒湑我而鼓鼓我。夫西樵貧上，而鼓鍾簠簋，不幾樸也，而雅焉也乎。方今吳楚一家，聲氣無間。吾將舉西樵之詩以爲東南唱，而西樵與楚人西之並稱「二西」，何必西哉！南朝有宮體徐氏詩也，而與北庾爲「庾徐」；江南之黼推江總矣，然與彼傖道衡齊名「江薛」。此雖靡夸乎，顧亦何須不爲南也。

南士七律序

少與南士習爲詩，時天下之爲詩者，百千家也。亦既二十餘年，後之爲詩者未減于前，而前此之爲詩家，求其卓然可稱名者，百不一焉，然則後此者之猶前此矣。

南士弟畜予者，阿其所喜，每攜予詩游萬里外，雖西極雁門、南抵儋耳，獨身挾持，冰蟲不去。而予鮮阿私，見南士詩無以異于見諸家詩也。然嘗于高會中，稱南士爲詩，度越前人，高者岑參，卑者劉長卿也。乃聞者若若，各得響應。是豈天下之知南士，竟無以異于予之知之也與！南士將北游，客有刻南士七律者，予曰：「『四始』、『五際』，各有攸嬗，譬諸四序，得候者謝。漢魏無四言，而五言之盛迄于六季；唐無五言古，而七言之盛，則由宋迄今未有殺也。今亦莫甚于七字耳。人有觀五字古詩，不辨良楛；偶見七律，即未經卒讀，而淄澠驟分，如劃刀者。」蓋振體明靡，無取壯駭，驅詞昭儷，非假孤出。就其興情之所至，而蘊文極貌。苟有標格，即截去瑣繪。自非調音如輾，稍跆躗而即于泥者，雖曰一體，實衆體之趨也。

夫南士詩未易盡也。予嘗出游，南士思予，必尋之走四方。當其逆旅靡悶，闔户聯句，或緣境附物，動無留礙；或比聲切實，相觸争上。予每度一韻，輒爲之姤不及。迄于今，其偶然見傳、爲世口實者，其視七律猶十百也。天下之知南士者即多于予，然以予言而幸垂之後，其于後之爲詩者，苟得稱名，安知不又以予言爲響應哉。

傅生行稿序

山陰傅德孚與沈子孚先同以詩文行天下，稱「江園二子」云。當二子居江園時，好言大節，每曰：「慕義如皇甫規，文章如賈誼，亦可矣。」故兩人者皆兢兢好學力行，行文去雕飾，一時自好之士皆歸之。予嘗題之曰：「兩龍躍雲津，雙珠生浦源。」豈有誣乎！惜乎孚先之死也。今德孚見舉矣，德孚以年少之才遭逢良時，當必立受主知如賈生者。第德孚甫就解，歌《鹿鳴》已，即貽書問予，索予爲孚先誌銘，其不忘孚先如此。鄉使孚先尚在，觀德孚之見舉，較德孚之文，踊躍懽忭，其什倍於予，當何如者。予初與叔夜、武孫較孚先、德孚社義，既與茂倫、麗京、世臣、朗詣、木弟較孚先、德孚詩。今獨較德孚文，予知德孚必有不怡于心者在也，於其行文也，而序及之。

西河文集卷三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序八

樂天堂集説序

孔子作《易傳》，以旁行不流爲樂天之實。夫旁行者，曲成也。士君子讀書談藝，本期出所學以道濟天下，而勢有難爲，則必旁行之以曲成其意，蓋天道固如是矣。

崔子遺山以文章名世，而連不得志，遂漫遊人間，往往以純任自娱，而乃顔其堂曰「樂天」，一似借安居以俟命也者，而余曰不然。古者游仕人國，多藉友教士大夫爲乘韋之先，故東漢諸賢去古稍遠，然猶受郡國徵聘，一展裁畫。今遺山久擅文賦，兼饒經濟，偶一舉足，即縞紵四達，真不減潁川當日羔雁填門巷者，❶從容談笑，治術犂然，此正旁行不流、道濟天下之正説也。不然，「樂天知命」與「安土敦仁」亦殊途矣。以志在四方假浮家汎宅爲漫遊計，而反與安土者同其歌詠，意固何爲？予耄矣，行權救時，有志未逮，能假歲月，尚思登其堂而與之樂之。

童煒行稿序

古無傳經墨義者，故世謂制科所作與

❶「潁」原作「頴」，今據四庫本改。

古文辭異。信爾，則是平津、江都之策，不傳于今也。然而遽謂帖括章句之即爲古文辭乎，則詩又不當異賦，賦又不當異策與論也。特世之攻制舉者，習燕烏揣摩之説，以爲舍墨義必相戒，勿復涉一字，即二三場策與論與表判，尚不得與墨義同觀，況其他乎。是必得一研精古學者出而雪其語。

童煒自甲午公車以來，縱觀二十一史并他所藏書，人見之輒掩口去。己亥，既已魁禮闈，以誤字仍斥落，復于康熙庚戌冠庖經房對策。歸里，與邂后于淮西客舍，出其所爲文讀之，然後知向之所期兼古學而得爲經義帖括一雪其語者，煒是也。煒爲文不廢揣摩，引繩削墨，而要自有其渾淪之氣充斥其間，譬之以長沙、江都，詘而爲李程之賦，五色依然，一元具舉，何其壯也！

人苦無才，有才矣苦無學，有學矣苦無時，乃亦有有時而反無才與學者。吾不知無才與學者之得比于無時否也，而特是以不愧逢年者爲煒喜，即以振興制義爲天下慶。《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然則天下之待理，吾于煒卜之。程子曰：「詞麗而旨誇者，應世之文也；編詩書而不愧，措天地而不疑，傳世之文也。」然則經墨義之能傳，吾于煒卜之。

傅生時義一刻序

予隨兄大千讀書于傅元升之草堂，裁弱冠耳。元升每讌會，輒抱子出，偶旅歌古人詩，予見之，私曰：「嶷嶷者後來之秀耶！」然不料其能從游如今日也。自變遷以來，予焚棄筆墨者已八九年，夙昔攻舉子業已矣。即郡邑爲舉子業者，亦曰：「是家

已放廢，不復甘爲時義，爲時義亦不當。」予每遇元升讌會，見其髮漸白，然且勞苦道平生歡。彼退雖語人：「兒能文，當從大可游。」予聞之心驚，是當日讌飲出拜客歌詩者耶？然又自歎，故人知我，我恐以不能爲時義者負故人也。

今年春，以鄉里多故，避之橫山，乃復入元升草堂，視舊時桃李梨栗、園魚池竹都有存者，元升乃率兒拜予堂下。予起視之，喟然曰：嚮使予弱冠時，或謂兒聰明，他日者將從予游，予必且恨，以爲安得此久處者也。即既已久處，無所覬望，然一聞是語，猶且恨予安得七八年後，猶然抑鬱無他懷也。今何如矣。子前此所從游者，史憲臣也。予不能時義，而憲臣能爲時義；予不能時義，而憲臣且能以己之時義，使子亦能爲時義。憲臣爲昌黎，予爲籍，子爲湜，互持其教，亦復何恨。予所恨者，故人子弟日就長大，予倘久詘處，予恐七八年後，其所爲拜客謳吟者，且不知其又何等也。

傅生時義二刻序

夫車工造車，而得以車名，則必其車可見于天下，而後閉門爲有餘。假使輪無可眡，輻無可驗，輈轢輢較，無可顧眄，吾見其躓也。曩時爲高文者，率能出其文使天下見，故方其未行，即世已得指之曰：「此某君文。」及既行，而果無所謬，夫而後始得以專家目之。今之爲之者不求可見，躧舄視不出閤，若以爲晻昧無可示者。而一時塾師里朋，率無容以問學相勸勉，銷晦隱抑，命曰「揣摹」。其未行也，墨墨然；其既行也，墨墨然。自號爲車工，而究不使輪輻之

可見于天下，終生之肆業，一技勿就，嗟乎惜哉！夫猶之貪天之工以爲倖獲，而有所挾以徼，與無所挾以徼，相去何等。不持直而就博，博之雖勝，與無博同。然且曰：「吾將逢時。」夫果秭鴃不見滜于春而知春，廩霜不見下于秋而知秋，是使散榎不逢夏，散楸不逢秋，無不可也。

吾生十七年，而與傅子元升讀書于橫山草堂。又十七年，而又與元升之子四如讀書其中。白石既盱，朱顏已遲，乃復幪首塗面，選科舉子業。既以四如一集序之行世，更累其近作，次爲續集。夫以終生造車，削衡規輻，合二十餘年，無一顧者，而又令其徒挾持自好，此與夫世之隱閉掩抑、墨墨以幾者，得毋有間。夫春華未發，幽蘭自芬，秋潦既縮，原泉始見。吾不務爲可行而務爲可驗，即使造車者終日閉門，而其學自見于門外。必欲進前而問曰：「閉門乎造車，其行止也何如？」吾勿告也。

傅生時義三刻序

射無所爲羿也，貴能彀耳；御無所爲王良與造父也，貴能乘耳；文無所爲王、唐、瞿、薛、歸、胡、許、湯也，貴能行耳。必曰文章佳惡多與遇違，豈通論與！然而色之美者必辨於目，聲之善者必解于耳。惟文無聲色，是以不能有所視聽，或青黃不分，洪纖瞀然。向使色與聲亦皆有命，則未必青之不淆而爲黃，洪之不變而爲纖也。故曰物之憑乎人，則物之不能自有其天也。文章有其天，故雖人事，而亦實若有天焉主之。

予與四如讀書溪山草堂，已二年矣。

其前一年，則皆攻苦之旦暮也，自盥水啜食而外，必質疑問奇，窮極微渺，凡時之人有持之以得富貴而卒不能稍得于字畫行墨間者，吾皆有以使之得之。其後一年，則飲酒譚義，以文爲嬉。而其叔氏者，揣摩家也，每出其奇搆，與之相角夫是以優悠春秋，修游止半，然而未嘗不自得也。當其相對角藝時，兩人者顧之而噱，輒使池魚夜踊，林鳥駭散，近村之民，且有纓冠而至者。乃逡巡渡江，相帥就別，此何爲與？

今年冬，予既辭草堂，將還故廬，而四如咨嗟，惟恐以薛譚學謳，未窮青技，因乞選其文兼爲之序。予思文雖有命，然技至而命立，人盡而天見，故杜少陵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夫惟文在千古，故文之得失心知之，而命之得失文亦知之。向使王良執綏，遇顏泰父而乘之，當亦必無趙簡之殷勤，與嬖人之斥落。而伯昏無人立層崖之上，俯千仞之淵，從容決拾，裂眦霄漢，則禦寇雖善射，亦必匍匐而不前，搶地而若失。文亦患不精耳，苟進乎技，則王、唐雖遥，接踵可至，又何患乎射之不入彀、御之不就範哉。

朱母史太君七十壽序

夫稱愛民者必曰慈母，顧慈不自己始也。子有善上之其親，況杜詩稱母，而東海家則郝夫人之法，反稱女師，豈非其慈可傚與？

朱子揆敘爲宰楚州三年矣，太夫人史太君在官舍，年邁七十，楚州民各起爲壽。予思太君名族也，門閥之盛，踰于崔、盧，凡其自歸嬪以至纘婦，其間克媚克順，均勿具

論。獨念撰敘以天下才試爲良吏，豈無在庭之教爲之先者？且撰敘之蜚聲非一日矣，方其北堂甫離，而南游未返，其勉强剔厲，太君之成子之名者，無既也。洎乎捧檄來前，乘板輿以就釜鐘，其成撰敘之治者，又未可悉數也。夫人之稱壽親者，第能養耳，農賈車牛，止用洗腆。而一命自膺，僅得藉冠簪洽比，饋餉薰炙，孰有如撰敘之以善事其親者，况其帥楚州萬户而稱觴舞綵，又從來孝養所未有者乎。

夫撰敘之愛民，則皆太君之爲之也，今撰敘已報政矣。向使當報政，而馭民之無方，養士之無術，明刑弼教之未有其源，撫字催科之各無所效，以至城郭、溝洫、水旱、盜賊皆不足以順天時而靖民俗，于是而稱曰「母慈」，無當也。乃若休民而民安，曰「惟吾母」；養士而士奮，曰「惟吾母」；粟征力役之寬平有制，曰「惟吾母」；獄訟刑宥之輕重有法，曰「惟吾母」；以至蟲鳥時若，邦郊無壘，萑苻戢伏而猰貐不作，曰「惟吾母」。于是而猶曰杜母之慈非其母之慈，則吾亦不信也。

撰敘方强仕年，能事母即能愛民，而太君七十，且以慈子者令其子慈，吾知太君之年與撰敘之善政，俱無盡已。楚州民屬予祝辭，而時方報政，遂有採輿情以當饗獻者，予因用其説而書之于幛。

兗州趙司理生日序

自後唐以兩使節推分屬諸路，而其後有諸州推官，然大抵糾察吏治，審達抑滯，如判官録事已耳。今則專省刑獄，而彈違糾慝，一寄其權于外臺，故獄訟瑣屑，衆致

煩刻。今天下刑平，孰有不先之司理者哉。堇溪之銅，加以新硎，我知其割也。

乃趙君之理兖也，不特其政能也，乃其操則玉壺也，其直則朱絲繩也，其胸有冰鏡凜凜然芙蓉之淬于塘也，其與物喜怒，春風之在堂，而夏日之在牖也。予嘗游河，一觀其政而思之。今兖人以君生日製幃壽君，不憚涉千里請予文以爲君祝。夫祝亦何嘗但期其所未至已耳，予不期以未至，而思其所至。兖人舊誦君政，今其來也，又書其政于版。夫以提綱肅紀之地，而濟之以矯矯風厲之資，時之坐爲委蛇者，非其操持之不足，必其劑割之未當耳。匪然，則又但加之刻覈，而綜理無緒，鍥然多鑱思耳。又不然，或其五過之來，誠未足與爲更革焉耳。有如是之湛以清、惠以平也，矯然以有成，豁然以明明也。豈非時與脂韋，我獨爲峻潔耶？時與爲達，我獨與爲立耶？夫登琴臺者，思父事之風；過于公之門者，思平刑之報。今兖州名賢不止不齊于公也，二十七州邑之所及，其政蹟可紀，不啻家有碑、縣有譜也。人之仰君臺而大君門者，衆矣。

予辱與君知，而兖人與君，則實有愛戴之懽。於來請也，予亦馳一觴告兖人曰：「人孰無情，他日趙君之引年，則其政爲之也。今日之壽趙君，則情爲之也。政在人情，情感其賢而願爲之祝，則祝之安焉。」若有請予爲期者，夫兖固河濟間一都會也，不見夫濟之清而河之長乎？

付雪詞第二刻序

東海何良俊序《草堂詞》，謂詞爲樂府

之餘，而不爲詩餘。初亦疑之，及詳其説，則以漢樂府郊廟歌詞及晉樂所奏「相和」、「清平」諸調，皆隸樂録，有近乎《大晟》所定，而漢魏後五言，即高如蘇、枚，亦不聞領于樂官，故云然耳。予則謂樂府詩詞本一致，而歌有不同。使以詞按歌，則詞不限聲，三百章句故差池也；以歌按詞，則詞且限詞，念誦一限，唱嘆又一限也。故張衡《四愁》，張載限之；徐陵《長相思》，蕭淳限之。悉依句綴字，宛宛廓填。而梁簡文《春情曲》，似《瑞鷓鴣》；陳陸瓊《飲酒樂》、後周王襃《高句麗曲》，似《破陣子》，他如迎客送客、夜飲朝眠，其似填詞者，不可更僕。則是以歌按詞，故樂府類詞；以詞按歌，故詞不類詩，其大凡也。且夫詩無成名矣，《關雎》之後，不名《關雎》。而樂府所奏，則《鐃歌》、《横吹》、《雉子》、《蛺蝶》，各有名字，限爲歌例，此不與《調笑》、《鬱輪》相等埒乎，又大凡也。

陸子蓋思爲樂府歌詞，方駕齊梁，其爲曲子，則縱横元明間。宜其爲詞，上掩温、韋，下超歐、柳，合《尊前》、《草堂》而一之，從來爲詞家不以過也。特吾謂詞爲詩餘，不必更爲樂府餘者，蓋思以詩文雄長海内者數十年，其爲詩體古今，窮極工妙，而後乃爲詞。及爲詞，而初顔「巢青」，繼題「付雪」，今則《付雪》又二刻也。夫蓋思但窮極工妙爲詩，而詞之渢渢乎不可迫遏有如此。然則爲樂府、爲詞，皆其餘耳，漢魏樂府，不後于三百篇乎。若以爲詞在能歌，則題曰「付雪」，必雪兒歌之久矣。❶

❶「漢魏樂府」至「歌之久矣」，四庫本無。

賴古堂文集序❶

櫟園先生以少司農出爲督糧使，使江淮間，四方之士慕之者，争願見先生，舟車輻輳，道路爲隘。予向亦願見先生，不可得，聞四方之士如此，乃益自媿，且益重有慕於先生，謂先生何以得此于四方人，則間取先生文讀之，然未多讀也。及予避人走江介，思入見，又不即入，去而之西江，逮其既也，又以乞食將遠行。手把先生所寄書，徘徊摩挲，誠恐溘死道路，或從此漸遠，終不得見，乃始幡然見先生，且得盡讀先生所爲文，作而曰：有是哉！夫人以情相往來，思心冥冥，匪獨血氣所沁屬，眇焉以通，即生植、走飛、蚍蜉、埃壒之罔所知者，蠕蠕焉動而生其誠，此無他，所感者然也。

方先生之爲文也，塊然乎其情，窅乎淵泉，灝乎若沆瀣之浮于天。然後舉古今事物興喪之故，與夫一時名類之顯然于前者，從而頌之，又從而刻覈鋟割之，必得其形也。得其形矣，必致其思也。致其思矣，必求其興之鬱于初與神之濫于末也。而于是讀之者目開而心驚，指爪欲作，而膚膜之不仁者，皆逡巡癢接，而不自禁。有嘆者，有深長善懷者，有歌且咢者，有起舞者，有從而泣者，如是而先生之爲情深矣。昔者先生嘗治閩矣，閩之人以情愛先生。即微獨閩也，天下之感先生情者，當先生所至，而必車與綏相隨。即又微獨其平時也，當先生或不得志于人，天下之賦「飄風」之詩者，惟懼以跋疐之勞有傷赤舄，攘攘焉，盼望而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欲前情也。且夫予之乞食于世者，非偶然也，或投安丘，或依瀨上女，或游匿于酒人，或從王成賣卜河上。天下之憐而招之者，與本不知予而願得予一顧者，皆卻足不往，而獨懷思願見于未及一見之先生，何則？其情深也。夫情深者文必明。今之爲文者，動曰師古，滮青而繢白，而情亡焉。望古人而走，趨于其門，能決其樊，幸矣，能窺其居乎？不能窺其居，能見其人乎？不能見其人，能得其人而與之頌內外、較短長乎？蓋鑒形者遺神，而忘情者寡要也。

予生也賤，所交多窮巷蓆門之夫，懸瓢棲壺，日委朝露。往欲播諸文詞，使略可表見，雖言微不足重乎，然意亦耗矣。彼王公者而語寒賤，則意指之所略也。先生寫按螢之枯，甚于繪龍，彼夫抱甕以死，終身焉將不齒于衆者，而先生討論瑣屑，抉微搜隱，必欲極其愉快而後止。且予邁閔有年矣，其吏相詒誤族黨之餘，漸暨友朋，心非不念之而難言也。先生敷腎腸而爲言詞，口血瀾淒，雖使塗之人聞之，亦莫不愍然泣而翕然感者，此何如情乎！夫文生于情，吾于其文之明而益知其情之深，天下未有情深而不動者也。

昔者姬公居東，東人願見之，而且反慮公之將西歸。至有形之詠歌而期以我覯者，向固不信，迨今而知之。然則謂今人不如古，亦何其輕視人也。若夫情深而文明，既已得之于心，宛轉愷發，浩然而行于方幅之間，而猶謂龍門之文，曾師短長，則輕視文也。

畫賦序

會稽董子長薄游京師，以不恰于時，著《畫賦》自娱。上自庖犧，下逮今兹，窮搜極探，旁及無象。其按部繁而譬類賾，遺言多遷，而寄旨斯約，該舉咸有，歸于一致。於是四望房皇，寓書于河西客子亡名瀨中之毛甡而爲之序。

若乃飾志微芒，興情幼眇，多所思而未達，欲追叩而若失，其跡羇乎形容，而神縈乎廖廓。即有耳所不及聞，目所不及見，得之於體按，而遇之於怳惚，于是略悉索之考求，工攬披之頤悦，斯亦書圖之所必稽、丹黝之所咸藉者矣。夫蹠實之輩，鏤目爲虛；抱景之流，畫空非智。故駭蒼龍而不御者，子高之浮情也；斥毛嬙而不睹者，世主之庸見也。故蕭屏以一顧而生華，浮雲因偶視而成色，何則？三漏之形未嘗驗司空，九苞之羽無能諦翔鳳也。是故志有攸辟，可使西施爲無鹽；會有攸乘，可令駑馬爲良驥。非有定也，故曰按圖而相馬，君子謂之不識馬；按圖而觀兵，君子謂之不知兵。何者？飾形審象，無當于昭曠之理也。故霍光觀負扆而味於復辟，崇伯相九疇而遺于治水，秦王審督亢而忽于機變，漢臣瞻太丘而闇于功德。況乎經營象先，不逮前古，規摹意起，失之輓近。力殫於毫毛，而神疲於方幅。以義而言，烏睹其可。然且緣情昭宣，體物瀏亮，遠揆比興，軌于大通。假耳目爲非真，方物章於有幻，儷揖讓于黼黻之施，等辯訟于玄黄之色。雖復騁千目之精，調五指之運，揚八彩之華文，窮萬形之殊狀，而不爲過也。

不見宋人之爲畫者乎，儃儃焉而進，而蘊其巧也；施施而退，而逞其神明也。非衣冠之儼而贏袒之適，非趨速坐作之勤而從容俯仰之爲，得由斯以觀，進乎技矣。又況於進幾微而以簡澹爲歸，會形神而玅轉移之用乎哉。然則精六法者，不必泥三祖之稱；拂一毫者，未嘗祛百家之目。鄙博望之難名，笑東方之傲世，許丘壑之可過，謂雲霞之未蔽。易寒暑于瞻望之間，幻晝夜于晦明之際。比辭類情，觸物長志。是雖謁展、鄭之工巧，屈偃、通之才思，畢顧、陸之玅悟，殫曹、吳之絶技，烏能擬其精靈，通其變化者矣。

會稽倪孝子記傳序

會稽富盛，倪孝子仙溪君曾覓木心石療母心疾，于是同里王大參、陶侍讀、趙文學輩爭爲之記傳，而世之聞之者，尚莫得其概也。按概，孝子仙溪君有母沈，心疾心毒，而剜呼不可能，乃以母氏痛湛于子心，孝子若于是魂精幽越，耳目泄敗，似有見也。當此之時，有鹿幘丈夫能診視五色，造門望氣，告言維木心石可療時厄耳。而木心石者，木感月英，孕而成魄，木之灌灌，世不能得也。于是孝子思鋭力蹶，耳營目馳，窮冬春，歷山谿，而後得之中林之伐樸者也，夫而後母疾以夷。其概有如是者。

山陰駱子叔夜者，倪氏倩也。曾示予記傳，謂予宜序，而予未應也。予避人巴山，值叔夜爲巴山令，孝子之孫赤子者，亦以訪巴山令，故先予赴巴山，驟見予，即重謂予序，予終以未應故，于送赤子歸時，爲詩導其情，徘徊悽愴，亦略見以概，然卒未

應也。今則駱子以爲令得罪，將罹不測。予計無能救駱子，思駱子又無罪，橫被口語，萬一罹不測，予則無以報駱子命。而駱子孝子也，事母俞賢節同于孝子之事母沈，其爲賢節母飾誌幽窀，思欲以誦母德者，世不止大參、侍讀輩也。則凡與孝子言孝必有可傳，而駱子之言孝子，予不傳，世無得知者。則甚矣駱子之言之當思，而予之不可以不爲之序也。

駱子謂予曰：前此無木心石也，孝子之心慦于永疚，其爲方士者，思以解孝子之疚也，而告之。然而咨嗟之聲，浸淫于耳。何則？心也者，以爲神君而正位于火德者也，火當炎上，賁于太陵，熱結氣會，而中腕不平。夫攻腠理以湯熨，而攻藏會以金石，此精論也。拌陰陽水火之齊，而陰齊石柔，陽齊石剛，即又已然之要也。予聞毒之深者不能効湯液，疚之盡者不足濟卉葉，惟時孝子者淚若灌霤，汎與睫接。夫五石之強達于五輸，酒酪瀟灑，金鐵朴擊，草木辛臭，血肉轇轕，方之五石，斯爲薄劣。故爪膚不能，割幕不及，匪揚石英，何其啜泣。故石者，木華之盤桓，而土氣之噓噏也。凝爲砂礫，散爲礬汞，根雲作母，升氣戍蝀。其乳化鹵變，柔而得剛；星霣雷墮，靜而能動。子不觀月華乎，月爲水精，濫而生華。木也者，火之母也。火母爞質，乃感水精，火水既媾，陰陽成焉。陰陽不成，大寶不生，故木胚在水，石孕在木，木石含腠，其體斯覿。故外含黃色，而內融真白，中得水而爲水之母，外泄火而又爲火之子也。其味不毒，而其氣不爊。火得水而爲和，火成土而又爲甘也。以甘味攻毒鬱，以和氣而澹其爊土，以洩烈而水以沉焦，心之疚也于是乎瘳。

今夫珠玉之生于山海，皆必有所感而見其神明，故明蟾映蛤而珠以生，接水木之潤而謚者爲玉，何則？芬華之所積也。故海漚壅草葉而成石，得水木之際，故水木之際多成石。由此觀之，豈不昭然者與？乃孝子躍然以興，復泫然以思者，此又何故？夫鄧林之木，不必其能感也，即或感之，目不徹其理，視不達其窬也。身之所經不能周伐材之工，足之所至不足窮析薪之峰也。而木感以石，子感以心，感木則淺，而感神則深。夫是以木心之石端在乎心，而不在乎伐樸之中林。駱子之言有如是者。

西河文集卷三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行十九稿

序九

畫人傳序❶

予過龍江，見櫟下先生，值先生作《畫人傳》。畫人或存或亡，凡百年以内爲先生所及見者，率記其梗概，詳簡任意，一若傳以阿堵，譬畫人之寫生然。今相距七八年，畫人存者若梅村、虞山、浮廬一輩，又相繼亡去，而先生亦逝矣。方先生未逝時，忽捃所爲文付之樵蘇，既而悔之。雪客承先人遺志，重輯先生集，而是傳稍闕，且有虛臚其名者。予再過龍江，訪雪客于遥連之舊堂，得重讀是傳，而命予以序。

夫烟雲木石，非一定之情，蟲獸禽魚，悉冥頑所示。然而含黄把炭，衣解盤礴，極天下賁命之氣、選蠕之狀，悉見之毫端，而形于肘下。何則？其生然也。先生以寫生之筆，使畫人各有以得其生。猶憶先生傳老蓮，既已徵事及予，復就予考晰，以辨其實，令片言所至，畢睹其毛髮而後已。今予集亦傳蓮，而當時報先生書具在也。夫先生之嘘枯發匿何如哉！乃先生已逝，而親見先生寫生者，終不得寫先生生如先生之寫畫人，則其撫遺文而泫然者耶。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硯隣偶存序

韓退之陳言務去，而柳州于龍門文題之曰「潔」，夫龍門文亦繁矣，而僅以「潔」稱，文豈在侈言哉。

西昌蕭孟昉以豪詄自喜，其意氣卓犖，交游滿天下，較有似乎四君者之所爲。且披閱萬家，日録先人所祕書，續續行世。疑其爲文，必恢奇汗漫，潰然于羈繩檢栝之外，乃蕭條高寄，峻削而清巖，若惟恐點墨之或累我者，一何潔也！ 予交孟昉有年矣，當予見孟昉于廬陵講堂，相顧忼慨，天下事亦何一足當吾所爲。 今距十餘年，而沉淪往來，重合柴車于長干雨花之間，慰勞無恙，又若天下事皆非吾所得爲者。 夫天下之去煩難而就簡濇者，豈少也哉！ 雲霞燦然歸于太虛，百川下渫根本自見。 孟昉家有別業，其先奉常著書處，則春浮園也，亭臺花竹，甲于江表，乃蕩無一存。 而孟昉于通德舊門別爲營構，名曰「硯隣」。 今《硯隣偶存》則所爲文也。 天下大矣，四裔渺漫，望之無際，而一身所當，不過萬里。 然且萬里所致，極車馬紛紜、驅騁揮斥之稠沓，而究所棲止，仍在一室，若所稱硯隣，非與？ 夫以天下之大，四裔之廣，極驅騁揮斥之稠沓，而所存者止硯隣，然則硯隣之所存之文，抑可知已。

姜勉中評曰：即從硯隣摩盪迸出潔字，此本地風光也。 然其意氣之充斥、辭旨之汎濫，如排山相傾、疊浪相逐，尺幅中具如許境地，非熟于腐史蒙叟文，焉能到此。

青門文稿序

向從蘭陵文選中讀邵青門文，嘆其豪上雋永，昱昱有氣累串其所學，而意旨龐厚，薈然發乎詞，超然乎近之所爲文者。今年秋，避人吴市，則遥題其所寄像，所稱「青門五真圖」者，其貌有五，其人蓋可得而見也。既則吕子紘績攜其稿來，曰：「此青門君之文也，盍序之。」

夫青門者，非即其先人邵平所隱居而種瓜者耶？天下爲文家不少矣，方其操觚特達，與世抑揚，必爭相容銜，以求得當乎其時。及其既而文與時會，大者能見于朝廟，小亦得播之鄉國閭巷之間，使觀者有以考其詞而論其世，此所貴乎文也。自非然者，必文不足以乘運，或有文矣，而運會偶不足以達之，斯善藏已耳，焉有少習鉛槧，既已重有聲于人，而藐焉棄去，遊遨乎四遠，返而遁于圃人以自託，夫所爲青門也者。

吾方讀其文，而哀其情之有難通焉。乃人亦有言曰：「豐乎遇者嗇乎詞，文有所達，則時有所違。」是故同一文也，而應世者目文爲時，不應世者不目文爲時。然且習時既久，即未嘗應世，而亦若有時焉移其中者。此無他，誠以今之爲古文者，即皆今之爲時文者也。夫文無成法，隨在可見，而時則以成法糾畫其間，不予文以文，而予文以法，然且曰：「入乎此則是，出乎此則否。」夫必立意以造喙，析股以建體，吁嗡其初終，而曳銜乎首尾者，此他文之所通，而帖括之所守也。故行文百變，帖括居一，而乘時之家，耑守一得。即拘文

牽義，撿行攝墨，第恃其孱胸而已，可自附于古昔大家之列。此宜超世肆志者之所不爲，而世争稱之。邵子之青門自居，其有遺世之思乎。

夫天下無難爲之時，有不爲之志。邵子方丁盛年，時際可爲。即以其才其學出而應世，雖南説甌蠻，北平大夏，亦何難急于自見？而掉臂勿屑，宜其時之塞而文之通也。乃人有言曰：「文之有法，猶文之有體也。」文不能舍傳記銘誦以爲體，則亦不能舍規橅萬度以爲法，顧亦有法與體之未可限者。《周書》「誥」通乎「誓」，史遷傳序似短長家言。張衡《思玄賦》即《離騷》也，阮嗣宗奏記與箋啓何異。任昉爲王文憲集序，或以爲傳，或以爲誌；韓退之作《諍臣論》，彷佛乎答難解嘲；而東坡賦赤壁，微近于記。蓋合歌行引曲吟嘆篇誦謠辭鹽詠，而要之皆古詩；合傳記銘誦漢魏唐宋縱横出入，要之皆古文也。夫圃無疆理，而溝塍以分；瓜不飾青黄，而五色以判。人不必有兩形，而屢貌之而屢肖以像。青門之文，其隨地可見如此。

友勝集序

《兑》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夫兑爲麗澤，不其文與？然而所藉在講習，則是朋友之助之不可已也。顧君子之友，先謀後游；小人之友，先游後謀。蓋合志同術，並立互下，必相稽以賢，相觀以善，而後同心之言可以布華文而成麗澤。否則種木不擇地，徒蔓焉爾。

予少慕結納，甫束髮即願友天下善士爾。時承啓、禎後門户餘習，每一高會，百

千成群，甚或召集十五國有聲應者，按籍而勒名，舟車氳合，山澨皆滿，所至飲酒食肉，累丘墳壑。而分塲而列幔者，其考鐘伐鼓之聲，震慴遠邇。要其初本以求友，而浸淫汎濫，物盛而衰。迄于今，天下之蒙禁令而受錮禍者，且二十年也。夫切靡利鈍，本無多人，在昔四友、七賢、三君、八達，其數可稽。而推而極之，梁園鄴下綠池素蓋，自誇盛大，究其所稱，連榻而止耳。夫博交者馳虛，而審友者責實，夫人而知之矣。

今何生卓人輩讀書論文，雅有同好，將欲合里閈交游，爲他山之攻，抽詞比牘，月有較，時有會，礲礪真切，不涉浮薄。蓋一雪從前社事，而更爲斯集。子嘗曰「會友以文」，而他日謂門弟子曰：「賜也，好友其勝己者。」吾聞諸子之所會，則皆論文之事也，其所集者，則又擇取其勝者也。向者西園之彦，不名爲社，而名集。今豐狐之腋，集以成勝。邴原友盧植、陳蕃而德彰，郭林宗友王憲、符偉明而名著，王元之友寇萊公、王文正、馬公樞密而譽問以顯，諸子非其遺乎！若夫黨人之餘，垂老放廢，其諸游處者，已不能無時過難攀之感，而乃復爲諸子輩序兹勝會，即欲不笑于善士，而豈可得也。

余澹心娥江吟卷序

澹心游越時，予方入蔡。澹心之扶杖命檝，登高臨深，與越人相遇于盤盂鼓鐘之間，予不得而知也。及其後予讀澹心詩，而乃知之，信然。則予之入蔡，嘿無一言，後之人其能知予之出入廣柳，食飲于羊圈牛蹄，與淮蔡人亡名一相見哉，然則無言之必

不勝于有言也。人有汎江海而來歸者，詢其江海之所見，無有也。其行也，拳攣樓櫹，目不接瀺灂，即接之，第演演而已，夫是以終無所言。而或者過之，憑陵感興，歷記其山川雲物之奇，古今事蹟之異，與夫鰍蟲、蠏魚、黿鼉、兕騂之汸洋變幻，然後知向之不言之非也。

澹心所至輒有詩，累詩以萬，而區其所至，各爲篇帙，讀之而得考見其所游與所詠也。乃澹心入越，不及與予同爲詩。洎予入吳，而始屬予序其所爲詩，越人序越詩，亦復何辭。第予之入吳，仍不能如澹心之入越。祇讀其爲詩，光明轢落，能隱人千百，恢乎其中而游刃乎外。則向使予入蔡時縱有詩，能如澹心哉。詠江海者，見木華郭璞之賦而悔之，以爲雖有言亦猶之無言。夫有言猶之無言，而況於無言也。娥江，越之一名也。

王憲隣游草序

與憲隣相別有年，聞其東來，惟恐顛毛乍改，相見不識。既窺照自審，而又轉憶其言笑顧盼、宿昔慰勞之狀，然後操舟一從之。至其詩文之來前，則暗中能索，不待辨也。及予見憲隣，而形容粹然，仍如城北徐公者。獨新詩之美，較勝疇昔，驟讀之，幾至不辨。則假使予未見憲隣時僅見其詩，不幾反失吾憲隣也哉！夫憲隣之爲詩久矣。方予以避人渡淮，而憲隣勞之，惟時賣餅淮市，未遑出而偕憲隣倡且和也。及其後漸聞憲隣詩流傳東南間，窺其所貽什，意旨厚矣，其詞抑宛麗有法。私嘆淮里自枚生以來，代嬗藻才，予所見憲隣其一耳。

今憲隣來越，予復渡江。而憲隣東西劉覽，不能忘其地，而爲之賦詩。予向不嘗渡淮也哉，江畔壺漿歷掩匆露，而由江溯淮，淮人士之哀予窮而進食者踵相接也。憲隣漫游于吳山越水之間，予不能相從，適館授餐，一切有闕，而僅僅以山川清虛供其盼睞，可謂薄矣。然且勝地無幾，盼睞有窮，而流連不舍，重假諸題咏以藉之生色，大憲隣之有厚於斯地如此。則即使予不見憲隣詩，僅見憲隣，而憲隣之詩，其爲進形容而稱勝者，豈有既哉。

淮陰戴龍質詩稿序

予以避人之淮陰，淮陰友人争邀致其家而進以食。予嘗有札致友云：「韓王孫一漂母耳，而予之爲漂母者無算。」正指是也。特不見者十年，幸得一見，感生於神明，喜達于色。景大夫見宋玉曰：「不虞復見故人，不虞復見楚山之碧。」予亦曰：「不虞復見我龍質，且不虞復見我龍質之詩之美。」蓋懽忻之極，急不能傳，則悉舉而委之，無如何焉。

雖然，語有之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予愛龍質，即宜愛其詩，不問其詩之當與不當，而一以愛之。而予于龍質，則反有推求而不能已者，曰：「此其所以爲愛之者也。」懸黎之美者罕矣，當其占美，必追摩拂拭，若惟恐砆與碈之得見攙者。而初求其瑕，繼指其纇，夫而後乎信特達，一出而天下之英瑶孫焉。今天下孰不好指人之詩，而求之于無可指，而後人之好與不好亦且一見，而中其所喜，夫乃見其美也。

龍質不自好其詩，然爲詩已久，今所存

者出游詩耳。當予在淮時，龍質好予詩，嘗編予所爲詩，課其子弟。暨予去淮，而龍質索予書一卷，置之懷袖，且貽札曰：「日誦毛詩，宛如對面。」其好予詩如此。然則予之好龍質之詩，豈以云報哉。夫予食漂母之食，而至今無以報也，而謂能報其詩乎！

東昌倪天章遺集序

方予避讎時，鼓篋渡淮，淮之君子爭裹飯飯之。而其載之車而藏之壁者，則天章也。天章以東昌名士，亦不得志而居淮，驚翔之鳥，同集于瀨，其意氣相得，豈顧問哉，獨未嘗以文章之事相切礲也。昔趙太常避安丘，註《孟子》七篇，其自爲詩，約三十二章，而安丘孫生了無所見，顧兩人俱傳。今予之在淮，本不能有所著明，而天章贈予數詩耳。千秋萬世後，其誰知予與天章意氣相得，有能如昔之太常與安丘者乎。乃天章以不得于家人還歸東昌，既而又徙之彭城，憂死于雲龍蜿蜒之間。予在途聞之，徬徨哀哭，以爲天章既客死，生平意氣盡矣。且家產散落，詘然身後，其無所留遺，抑可知也。第恨其常時所爲文，不能早爲之撰定，使可傳世。而淮安劉勃安者，君子也。其交天章先于予，而意氣相得即與予同。當予在淮時，與之飲于天章之亭，亭前薜荔墻高裁數仞，霜棲而葉紅，每飲必酹曰：「吾敢忘此薜荔墻哉！」其後天章以居居勃安，予作詩思之，而未有寄也。今勃安輯天章集，而貽予屬序。夫勃安之爲天章，則得矣。而予饗其成，而加之以序，然敢無序耶。

蓋文有以序顯者，王仲寶遺文若干，加

以所撰述《七志》諸書，而至今所誦者，惟彥升之序，則文之有賴于序也。序有以文顯者，滕王輯子山之集，親爲作序，故《子山集》中有所爲《謝滕王集序啓》者，而當時不傳其序，而傳其所序之集，則序之有賴乎文也。天章豈藉序以顯文者哉。獨是前賢感恩，既報之當時，而身死千年，尚惟恐書史之遺其名，而託諸夢寐。而予以貧賤之身，溘然逮死，不能爲良友所藉，而又無文章以爲之傳述，則其把筆心痛者也。

戒定寺乞米飯僧疏簿序

戒定寺僧玄公既已修復戒定寺，功成，乃持鉢之四方乞米飯僧，矢以滿千石爲願。或者疑之，夫僧者生也，以無生爲能生，故資生之具，一概不設，而第以禪爲滋味。故佛初入山，僅食一麻一菽，無所丐施。而經云：「僧家雖飲食，而味在禪悅。」今朝嘗晚餐，春募夏饗，是以食爲累也。且儒者不云乎，「不耕而食」，此釋氏之所以見祛于道也。而公方乞食，有説則可。公曰：「不然。僧之必耕而食，固也，然有寺田則耕，無寺田則乞，寺亦惟無田，以有此乞也。是故僧之食于人，亦猶人之食于農也。且吾嘗見有得食而自私者矣，終歲勤動，力田而逢年，初未嘗不自食其食。然而內不惠于親，外不漑于人，近不逮于寡婦，而遠亦不顧大道饑而死者，則亦何賴乎有是食矣。有如高言，大共衣博而游，曷嘗不藉人之食。然而取之不刻，與之不割，拾鼠壤之餘粒，給鼯腹之有數，而且以其所得者，即隨手而散之他人，既不竭人力，而又不自私其有，有人如此，此毋論乞食。迦葉太子已

行，循城托鉢，阿難不免，而猶之不耕而食。乃第貰大官之禄，擇其六百石以上、二千石以下可以脂身而拳槖者，而瓜以濟人，是亦秀民之善者也。」予笑曰：「辯哉！」玄公將之吴，而吴有故人可與告斯語者，因書之簿以爲勸。若夫儒者之乞食，則饑來我驅。吾嘗乞食于瀨中，而未敢道也。

甘露亭募序

西陵臨漸江之東，長波湝淹，往有驚飈，謝惠連詩所云「西陵阻風」是也。顧其地西通錢唐，海水兩接，圻坼之或壞而或汩者，彼此相嬗。聞之梁開平中，錢氏武肅曾築捍塘于候潮通江之門，潮汐東首咸奔西陵。幼時父老言，八月十八日觀濤于望京門樓，水之跳者能沾衣裾。今則平沙斥鹵，彌望無極。夫地遼則間以亭，使夫往來輪蹄可藉託足，此即古長亭短亭之遺製也。乃官程負弩，估騎導節，典制所略，而浮屠以利人之念，起而承之。彼長江澔瀚，風雨四來，操舟之阨于洶涌者，與提壺牽車之顛連于褰裳與望崖者，非茅茨覆蓋，何以克濟。然則亭者，崇伯之九仞，而大夫之一輿也。

然而名「甘露」，何也？今夫施飲者，利人之一也。昔有苦吴飲而名爲「水厄」者矣。夫同一飲人，而當其急則爲甘露，不當其急則爲水厄。今之翼然而高峙者，豈少也耶？登臨未已，輒棄去勿顧，而獨于是亭徘徊焉。非秋霖戒塗，則春江難涉；非乘障欲留，日曦在地，則升亭四望，浪高于山。其去其所苦，中其所急，一亭之憩，誠不啻喝之于蔭而渴之于飲也。則夫「甘露」

之名，亦殊有甚利焉者，況其爲夏水冬湯者耶？予止是亭，浮屠清源者請予書幛，爲行路勸。予願行路者之思其急以成其利，遂書。某月日。

楊園藝菊詩序

古菊無異色。《月令》稱菊有黃花，而《周官》載王后六服有曰「鞠衣」，即黃衣也，色紫者名馬蘭耳，陶隱居謂「白菊治眩」，而抱璞丹法亦用白菊，然大抵甘菊入藥，與今之菊種異焉。惟唐人作《白菊詩》，其摹畫纖麗有似今種。而宋人爲《菊譜》，則云：「有以香得名者，麝菊是也；有以色得名者，錦菊也；以像得名，如所云『孩兒菊』者是也；或以葉得名，即金絲菊也。」故洛陽劉氏譜菊得三十五種，而吳門、范村、東陽諸圃各誇所植，約得七十餘種，而漸而廣推至百種，備矣。

今楊子雲士好藝菊，其爲種不越數十，而擇其株好而色殊者，且區蒔得法，漱溉摘掇，歲勞而日瘁。涼秋花發，葦茸滿堂。觀者數百里爭造其下，一至再至，悉流連把玩而不能去。于是有貽其詠吟以志勝者，久之成集，而命予序首。

夫詠菊亦難矣。體物瀏亮，古人所重。而今則習汎設之詞，鮮形似之語。試與觀楊氏之園，叢葩若屏，攢卉過錦，雙紋百鐸，高下層疊。毋論菊種稠雜，難以遍擬，而即此以觀，雖使元亮抽思，安仁結體，猶恐未能窮形似之妙，而第令詠菊之煩多于藝菊，則亦有菊者之勝也。或曰菊等蘭杜，不伍凡草。雲士所種，蓋以自況，故種不貴多而貴佳。予每欲區別其種之與俗異者，續爲

之譜，而系之以詩，然而難之。

茹大來詩序

山陰二茹子皆以古今文詩詞名能于人。予嘗與小茹子游，亟稱其兄大來今文爲己所未及。夫小茹子以今文取科第久矣，然猶謂不及大來，則豈非大來之文，其所詘者猶優乎，況其爲優焉者也。先施不以不嫁而無容也，況美心爲窈，美粧爲窕，不止作青廬之飾。而匠人入山相木，手無成鐻，雖隱深未衒，或不蒙見者所許，而中心悠然，養其神氣，而足以自見，然後削爲鐻，而驚之如神。

吾未知大來之文其能加于人者何等也。而即以其詩觀之，「四始」、「六義」，洽之有素，乃思心窅冥，恍棲息于義得言忘之地，若善刀不試而解中窾會，隨所觸而圜轉四應，登臨酹酢，皆成詠歌。是豈大來之詩不欲急見其所長，而所長卒莫過與！予嘗泝大江，道潯陽、蠡浦，思西上灩預，南窺昭潭，一抒生平所欲觀。而徘徊中道，遂致兵戈滿前，竟不能達。大來訪友瀏陽，迴舟夏口，其間賦大隄而弔蒼梧，所稱青蘋、紫蘭者，寓目興懷，諷嘆成帙。則以視小茹子宦游儋耳，行吟海上，其及與不及，又未知公輸墨生其果能彼攻而此卻否也。

陳德宣山堂近體詩序

邑能詩家蹟于郡，然自唐賀監後，無傳人焉。即初明諸君子，若任處士、張助教、魏尚書輩，先後間出，各擅時譽，顧欲與高、張、何、李方幅齒遇而不可得，況其他與？

予少時得讀曹文學體升詩，私謂其五七律當頡頏宋之問、孫逖、王維之間，而究其集無兼本，後人不能存。司馬長卿即有書，空居而已。至若包淳博、沈七與予同時争上爲著作，相繼徂謝。今人間不傳一詩，詩亦豈易言乎。

德宣與何卓人游，卓人亟稱德宣才不可及。方有事制舉，而以詩爲餘事，然已率能如郎士元、劉禹錫輩。予覽之嘆曰：「良然哉！」夫明月之璧獲于魏野，驛魚之駕取之在坰。然而求馬于魯郊，搜玉于大梁，而世不再見，何也？以生材之本無定也。故神物之生，隨地可見，必謂苧蘿皆美婦，而惡溪無潛魚，豈理也與！邑故乏傳人，然當多才繼起之際，豈無奇文特出，超越前進若賀監以上者。倘假予以年，吾見德宣之能名也。德宣好賈山《至言》，故以「至言」名，而山其堂，然則山堂不僅以詩也。

許君生日序❶

晉高陽許詢以魏中領軍後，自甘放逸，即司徒辟掾，皆不潔就。當其時，所與齊名者，孫子荆也。子荆以文著，玄度何難出所有與之並駕，而乃茹華斂英，徒然以都講相問訊哉。志各有所向，而不暇同也。山陰王子懷稱其鄉許君爲玄度後，玄度寓予邑，而時徘徊于會稽王所，且好與支王輩論辨名理。故其宅在蕭，而其遺裔嘗見之南塘上下之間。乃子懷道君高蹈，孤處林下，厭與物接，掃密室，啓牖燔蕭爇蒳，往不習二氏家説，而逍遥閒澹，一似重有避者。然而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相其才力，讀書談道，豈不足與當世賢豪比長絜大。而甘心寂處，夫亦其志有難言者與？

今君年七十，鄉人咸製幛爲壽，而屬予以文。予曰：「予之不能爲玄度，勢也。然而願爲玄度者，志也。予志在玄度，而不能爲玄度。君能爲玄度，而又有不必爲子荆之志。夫天下有寧爲子荆，而斷斷不潔于今之所爲者，豈少也哉。君不爲子荆，然則天下之不足當君之爲者，亦已多也。」予久居北幹，嘗求當日之所爲北幹園者，俯仰踟躕，庶幾見蕭條遺跡，而君以南塘數武當之。予居南塘，予居北幹，君毋以玄度自視，而以子荆者視予，則幾矣。予懷又言，君名溢于鄉，鄉人將推君舉鄉飲酒禮，爲鄉表率。夫三老、五更，自三代以後厥有常尊，且縣官揚觶，立伺饗晬，與州府辟召者本自有異。第吾聞許掾出都時與劉尹數語，聽者謂其無隱心，而以我緘藏。當君憲乞，天下有執爵而受教者乎，其果巢、由之言之不同于稷、禼與？

西河文集卷三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序十

重修萬壽等慈禪寺募序

山陰等慈寺創于石晉天福間，賜名「天長」。至宋真宗朝，改建其寺于相墅之西，遂更「天長」爲「萬壽等慈」，聞于廷而賜今額焉。其後熙寧、淳熙代有興廢，逮元季天曆，寺亡于菑，慈室不修者有年。明之洪武初，始得藉檀衛之工，竭勸緣之力，而重還舊觀，今又漂搖矣。吾聞釋氏兼愛，自王公貴卿，下逮輿皁，無不煦嫗然合萬若一，謂之等慈。今山陰縣西凡百餘里間所云「天樂相墅」者，其受慈悲之汎護，非一日也。佛等其愛而我平其施，合萬若一，以此報佛，其可乎！況宋明以來，其爲勸緣正等也。衆曰善，遂書之爲序。

王草堂詩序

春秋上相見，必稱古詩爲贈答，而其後浸衰。然猶有中郎之因訪友而詠《招隱》，殷東陽送甥而誦曹顔遠之爲詩者。今則非己詩不贈。爵里未通，輒投以一卷，古今長短毋論，木李瓊玖，軒輊有等，而第從輕車出敖，必有填車篋而來歸者。故予于近詩概不暇讀，而獨于草堂有降心焉，則豈予之有私于草堂也哉。

夫草堂固修處士之行而擅大夫之才者也。天下尚結納久矣，雲間日下未嘗相見，而縞紵往來，凡知草堂與不知草堂者，皆欲得草堂爲賦詠。故草堂家居足不出闔，而側身四望，其爲贈英瑶而報錯刀者，以詩言之，不啻「零露」之爲歌、「草蟲」之以誦也。予嘗浪游人間，嘆今世無諸侯王虚己下士、得追古稷下碣石故事，而草堂以崑穴之子，致賢王忘分，每以詩文相傾倒，横槊之餘，從容倡和。夫淮南八公，至今不得其姓氏，而梁園賓客，鄒陽以傳，臨川門下，明遠特著。人苟自立，則青雲在前，當有相附益顯者。夫草堂豈僅爲河間誦詩者耶！

田子相詩序

往餞胡東崑之汾陽，料其贈行詩，得田子相七律，驚爲嘉、隆間詩人。既從予邑王子文叔見子相所刻方幅，則居然唐詩也。惜予見子相時少，不能盡識其生平所作，爲之甲乙。今子相自輯其詩，次第編摘，將以示于人，而畀予以序。

夫詩之爲思也，窮神幼渺期于中度，故流連咏嘆，而未嘗無止則焉存乎其間。特夫矜情太多，則超詣反少。蓋詩有氣調，氣揚則調振。自非葭灰相發，元氣具舉，其能調音聲而播律吕，鮮矣。夫子相之詩之臻乎嘉、隆，而未進乎唐，則以矜卓之未忘也。然而遂有進也，則以意氣之能開、興情之日上也。故少陵爲詩衰于晚節，其興減矣。予避人有年，而文詞不得揚，氣未充矣。

向在姜京兆許見子相尊人驃騎君，抵掌俠烈，能縱譚天下時事，比之陳同父之見幼安，意思勃發，致京兆以持重緘嘿之資，

互相激越。暨予見子相于蠡城之龍山，飛揚跋扈，四坐爲詘。其在今驃騎戈船南下，銜斥于甌餘姑蔑之間，横槊慷慨賦詩而卻敵，其意氣之有效如是。則夫子相以終軍之年，抱請纓之志，而又加之以雄悍博達慷慨激越之意氣，豈獨示人以詩句而已。

朱斯珮五律遺稿序

予詣斯珮，斯珮出五字律一百餘首示予。時盛暑，設床坐林下，索予點定其詩，逮晡而別。別數日而斯珮死。今斯珮所著書無一存者，而獨是詩以予所點定，特爲編摘，乃得存。則是斯珮所著皆可以傳，而惜予之不盡爲點定之也。斯珮初不喜爲詩，其爲詩也近歲耳，而與予論詩，則在今歲一二月間。予漫游多年，逮歸而親朋在者，已無幾矣。其爲詩與文，或十年或二十年，向之所爲同唱和共吟嘆者，今或存或亡，皆不可考。而數月之内，其爲存亡之痛、生死之感，亦復如是。又况乎四海之大，友朋之衆之遥遥而莫可指記者哉。

予痛斯珮死，而蹉跎車過，無輓無誄無虞殯無哀詞無銘狀誌述，而獨斯一編，爲二人手跡，開卷而親娓娓焉，悲夫！嘗謂天下無全文，近之爲古文者，皆非吾所爲古文者也。惟詩則欲各取其所長，合爲一集。往欲得樂府如大敬，擬梁陳以後詩如吳漢槎，七字詩如梅村，七律如菂園、禹峯、南士，五字長律如杜陵生者，以爲善本，而皆未有定。斯珮詩倘幸而終存，是亦五言之選也。至于斯珮之篤行，則予方效之，非敢以斯序爲傳述也。輯其詩者何？自銘也。

倬炎曰：西河與施愚山先生謀選近詩，約得十餘

人，終不果選，見序四《愚山詩序》及《題辭》、《阮亭詩序》中。

蔡子珮詩序

夫爲詩與爲帖括同一無用，然而寧爲詩者，豈非以詩本于志，內之可以見性情，外之亦可以覘問學哉。第今之爲詩，大率單心帖括，而賈其餘才，比辭摘句，其于詩，固未知精神之依憑而典墳之有效也。

蔡子子珮具絕人之姿，不恃攻苦，輒能爲文章詞賦歌詠論議，即下及書數、繪畫、博塞、游娛之細，無不意志所至，手目畢達。而特其所爲詩，則若有冥心求通、博觀取勝，不甘以才分自限者。夫審時候氣，初亦何與于宮懸，而穿域蹋鞠，超乘投距，其于橫行轉戰之事，相去甚遠。然而吹銅布瑄，輕齎絕幕，樂人每藉之正律，而當時行軍制陳，反有借斯戲爲訓諫者。此無他，理有相因，則先事所從起也。故種樹非製衣而衣由之成，啣龜非築城而城于以備。必謂調情者爲虛器而旁蒐者非雅材，豈通人之論哉。

夫詩畏言性，懼其誕罔；詩忌使事，惡其拘牽。而有如得之中而資之外，在心爲志而發言爲詞。子珮多才，吾卜其思之成、學之固矣。子珮舊爲詩頗學茂秦，而近詩有進。或曰：「茂秦詩有性情，然亦寡學。」或曰：「性情吾所自有，若夫學，則老子不云乎，『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人亦惟不好學耳，人苟好學，則亦安往而不爲資焉。」

胡氏東岡瑣言序

昔《漢藝文志》載雜説家爲書千餘，今並無一存。即世所傳《齊諧》、《洞冥》、《搜神》、《博物》、《西京》、《越絶》諸記，悉後之人襲其名而僞爲之。故記中所載，並與史傳所徵及他書記註所引據者了不相合。是何雜説之難傳也。然而唐宋元明以來，人有外集，集有别記，篇帙之多，至比之山毛海涬，而厭不欲觀，則又何與？

胡光禄著書東岡，有《東岡瑣言》，自六經九家以迄之街談巷議，書凡幾卷，卷凡幾部。乾象五行、《書》、《詩》、《禮》、《樂》、竺乾柱下、神蛇鬼冢，一一臚列，不啻匱石之探而冢土之汲，紛紛乎雜説之弘覽矣。世每稱雜説家不可爲，其説有二：一則恐妨于大文而養其力也；一則恐殺于大事而不可爲要也。夫文之大小固無論已。若夫雜説家好辨舊文，其載藉字句，考論得失，所繫猶淺，惟是捃摭遺軼，往往取人間所傳而顛倒之，指記混殽，是非莫辨。夫予宵小以平反，借名覈實，此固不害爲廣大；而有時以端人正士纖微無纇者，或間摘數事，爲之點染。嘗讀宋人小記，至范公文正暨歐陽文忠諸隱軼事，未嘗不惜夫野稗之漫傳、而立説之當慎也。

今《瑣言》所及，但有通記，並無偏駁，其聞必取真，而見必貴確。他日者史館有人，當必求是書以備搜採，豈曰補衲是資而已乎！ 初予避兵時，曾記明季遺事，凡四卷。以示沈七，七善其爲文而疑于其事。既而示大敬，大敬曰：「矢人有參訂而成一矢，訂之不詳，雖挽彊其可追耶？」予乃悟

其義而焚其書，《瑣言》無是耳。

張遹可曰：雜説家文序得有關係。雖具讀書論世之識，然非貫穿諸雜説家，焉能博達正大如是。

采山堂詩二集序

予與康臣爲詩時，同之者爲伯調、木弟、桐音、奕喜四人。木弟早世無集，而兹四人者各有刻集行人間。其集以堂名，伯調名「歲星」，桐音名「芳樹齋」，奕喜名「東書」，而「采山」則康臣所居堂也。特康臣刻《采山詩》時，值予以籍捕，夜走吴下，無暇爲較讎，而康臣屢屬予序，亦不能應。暨康臣赴都，遇諸淮而後讀其詩，而相對泪垂。今集中絶句有云「濕盡征衫」者，蓋指是也。乃康臣第進士對策，以稱旨擢高等，白事閣下，入筦中秘書。其爲詩，滌然自喜卻脂藥，檢括不及。嘗寄予書云：「吾方與同舍郎汪君同爲詩，吾憚其伉烈，力追之。吾將以此易天下，而不知者必謂予兩人爲宋人，揚波效滄浪、宛陵、清江所爲，何哉？」其後招予于白門，盡出其十年來所爲詩，屬予點定。私喜五古雄博，雖峭巉不類具茨。七古有開闔，縱一意倜儻，汎軌軼步，猶不足涉都官長史之藩。而近體蕭踈，非歐、黄比也。此猶居明堂者，厭耑見之數，而雜啓左右，移易向背，雖西盪東澹，合宫重屋，逐步爲轉變，而要之不離乎殿陛之間。此猶先施悦衣、毛嬙滌黛，而意密體疏、神光離合，無所或二。蓋絢爛之極，則平澹生焉。而惜乎康臣死而其説不早見于世也。

今康臣遺集，其同舍郎汪君爲之較讎，而以不忘舊，仍名「采山」，且屬予爲敘。夫詩實難傳。康臣幸與同舍偶，汪、沈之名已

行人間。而伯調亡後，其《歲星》二集，世多瑕瑜。芳樹之後人，貧不能鬻紙染板。而東書少年戍死塞外，其毀其所爲，惟恐不盡。獨予以一身當五人共逝之後，復取《采山詩》而爲之序之，即欲相對泪垂如在淮時，亦豈可得乎。

俞石眉詩序

《詩》爲六經之一，而謂窮經者不言《詩》，是何淺之乎爲詩哉。第窮經實難，孩提入塾，長而游于師，廣稽博習，尚不足窺其藩墻。而咄明詠露，露未晞而詩已成，此非詩之易，蓋必窮經有年，而後能矢歌于一日。故夫風人者，學士之爲也。

胡子東嵩亟稱石眉爲仲高小阮，工爲詩文。去年遇會城，觀其舉義，嘆八家傳文不廢試論，技良者無棄藝也。既而讀其詩，風旨警上，梗概多氣，雖縱橫睥睨，倚天拔地，然要歸于《大雅》。東嵩非欺予者。特石眉年富，方窮經術，究其所蓄，已足搘人頤而折人角。乃降爲韻語，名動衣冠，人遂有疑詩句之不韌學者。夫儒術誠行，即天下之大，尚無窶業，況言詞詠嘆，隳于問學。能殖田而圃可鉏，能削札而絣可組也。人有操瑟而不爲鞞者，世共謂其不能鞞，及改絃布革，按度中律，試爲之，而竟以鞞名。夫鞞且能名，況乎其瑟也哉。

懷許堂續集序

《懷許堂續集詩》者，蔡子聞似祖之所爲名也。子聞之祖青蓮君曾爲詩，名《懷許堂集》，以東晉許掾嘗寓玆土，因以懷之。

夫許掾無文，往爲孫楚所見譏，而史尚隱逸，不傳元度，此亦何足繫人懷，而以顔其詩？倘亦「蕭條」是好之意與？許掾詩「蕭條北幹園」。乃子聞痛祖德之云亡，思覲前烈，復以「懷許」名而謂之續。夫孫無續祖集者，續之自子聞始，然而其志可念矣。昔陸機以揚祖駿德，姚珽以紹祖訓義，爲世所稱。子聞有其志，無論其詩之妍蚩，足繫紹述。而第使芟落華膴，獨存高致，若許掾者，當亦不負中領軍後，況乎甫之詩之有似于審言者與。

子聞爲制舉，擅聲于時，將特見所著爲用世計，玄度之續，非其本懷。予獨惜作述之難，自漢史藝文暨唐世書庫所載名目，今罕有傳者。子聞曾大父爲司刑時，曾改撰《册府元龜》諸書，傕胥史抄録，凡若干卷。而大父所著，不止《懷許》。嘗讀其誌狀，尚有《左氏薈》、《周禮鈔》、《百子蕺語》、《尚書射覆》、《四書摹空》、《翠樓稿》、《聊爾集》、《三一言》、《石室籌》、《黽堵唫》、《甘龐而二解》、《醒嗑言》、《忘身堇》、《無無説》、《蠙衣偶占》、《清影軒雜俎》，凡十六名。今兵燹之餘，猶能有存焉否也，而謂子聞之可無以續之也。

王紫凝幹山集序

予隨群公作舉文，社高會于洛思山之耆闍，時摇筆者不下一二百人，予爲甲其三：一選郎朱君，一滎陽丞章君，一紫凝也。乃朱君爲選郎，歷文選、考功、稽勳諸司，掌選者屢矣，而貧不能飾；蓋履丞被謫，幾死；紫凝三十年衣麻，不得卸去。然則舉文之無關于富與貴也。雖然，亦惟舉

文爲能致富貴之具，故富貴反得而詘之。浸假文之得無繫貴顯，文之不得亦無與淪落，則雖慶封、宣孟，日臨吾前，其得而操吾文事之善敗哉。

乃由今思昔，其所爲一二百人者，或隱或顯，而要之能爲詩爲古文者，又不逮三四人。紫凝以爲吾既無所見于世，則必有所挾以自見。芍藥之花不生于禁省之中、訏水之外，則退而藏之，別出其材，以合之于蘭桂，調之于豶豨，于以成五味而和五臟。横江之鱣鯨，不能薦寢廟，具饗禮，則枯腊無庸，所當逞其餘技，以鱗飾刀，以目飾珥，以鬐鬣脬膜飾袜韐旂弁、車巾矢服之用，蓋挾持固有在也。第紫凝爲詩，傑寡自得，每不潔潔于規橅，而情深致長，抽牘即合。故隨其所寓，各以名篇，若所稱《螺峰》與《浮峰》，與今之《幹山集》而二也。夫遍紀所游，而仍不離乎桑梓如是。聞之章丞好爲詩，自筮仕山左，繼謫中州，而近且從征乎荆門、夏口之間。其爲集當不止是也，然而其幽愁憂思，有過人者。然則文人之窮達，又安可定哉！

吴應辰詩序

應辰工舉義。舊習舉義者，戒勿爲詩，而爲詩者，謂爲舉義家必不工。應辰同時工舉義者，若張遠、陳至言輩，已能擅長律比，考功盈川，而應辰驟爲之，争相馳驅。故自應辰詩出，而習舉義者不得妄戒爲詩。即窮年爲詩、自誇有得者，不得傲舉義以所不能才人之絶技也。昔人稱詩有難至，如轆轤交往，未易駢媲。而元稹作《工部誌》，謂工部獨絶一時，在排比、聲韻、屬對、律

切。蓋三唐取士，悉用排體，而散詩自鮑、謝後，漸趨于偶。故能律即能詩，而能長律則然後能律。然而宿儒老師窮年矻矻而不必能者，而一旦能之，如顏光禄忽聽張鏡與客語，如魯肅就吕子明談議，如石季倫作豆糜咳人，吁噏猝辦，如孟達聞司馬公兵至城下，不意千二百里，八日而到。才之大者，無所不通，應辰可驗也。如謂工舉義之不必即工詩也，世固有已通籍而未能詩者。夫通籍者則必其工舉義也，夫通籍而何必工舉義也哉！

王鴻資客中雜咏序

今之爲詩者，大率兵興之後掣去制舉，無所挾揓，而後乃寄之于詩。惟鴻資不然，少爲詩數百，自書之，而與之雕工。人之讀其詩，兼摩其書，以爲兩絶。予入塾時猶珍之。暨鴻資漫游四方，值天下初亂，中州群盜大起。鴻資獨杖劍挾策，思一得當以展所學，而卒不可得，歸而梓其詩，則皆壯游時發憤怫鬱不得已而仍寄之咏嘆以圖一快者也。

今老矣，凡所爲詩，則皆以奔走衣食，寄諸侯幕下，爲他人摇筆草檄，馳箋驛奏，勞心敝力之餘，暫一偃息，而意氣感發，亦復爲之。故爲之不多，即多亦散去不收拾，乃亦録其賸者于篇。蓋曩時所爲書記者，有位而無事。士君子未至通顯，則先就辟召，而後乃呈身庶僚。故陳琳、鮑照、崔融、高適皆以記室起家，而實則文章箋奏，未嘗責乎其人也。今則位與事午，凡幕下詞章，一以相委，顧追隨屬車，無所聞于外。不惟無位，兼無名焉。

乃鴻資凡三爲詩，一揣摹帖括而旁及之，一挾策求有用而藉以興懷，至于今則皆食苹傾醑之歲月也，然而其爲詩，一若劌心鉥神、窮幽達眇而爲之，沈雄老健，不遺餘力。畫家無所得，即使五日一山，十日一水，經營彳亍，而一丘一壑，望之而盡。而假使輞川龍眠，適意磅礴，雖偶然下筆，疾若風雨，而指未到而氣已舉，房皇流濫，皆可觀也。鴻資詩不猶是乎。若予之三讀其詩而三好之，是雖讀之時之或有異乎，然亦何嘗無同嗜焉。

募裝韋馱金身序

祇洹無金湯之險、兵革之衛，所藉以維護者，韋馱也。無論韋馱所始以七世童真，用堅固毅力作佛干城，而即其岸然强立，歷劫不去，是亦弱門之錚錚者與！

天寧寺韋馱未裝金身，既已戴胄摩杵，雄峙殿堂，而髹漆不施，追琢未竟。雖使黄金布地，一往照曜，而丈八之間，黯然無色，縱曰像教，猶勿像焉。顧裝金實難，雖一身有限，而所費不訾，計追師鏤綴填灰墁布，約有千工。佛以韋馱爲垣墉，而韋馱以檀越爲篋笥，故韋馱稱護法，檀越亦稱護法。第韋馱護法遠在三洲，而檀越以一身而不爲之保護，非護也。況韋馱幻形，何所事飾，彼以像飾教，夫亦飾生人之瞻視者耶？募者索予序爲施捨勸，因序之。若夫以一人助一身與以千百人助一身，其大小寡多原無限量，亦視其一身之能助者助之而已。

募裝北嶺王天君減像序

北嶺崇真道院，爲吾邑福地之一，以其地在北，故祠玄武，恊方神也。乃祠玄武者，必先火德，取水火相濟之義。而火德最神，道家稱之爲靈官。或曰：道書曰靈官本王氏名善，即王天君者，能驅邪燭奸，開冤析罔，其以善治不善，而不枉于善，乃以名善。于是世之發憤怨抑無所告訴者，得借其神爲証明，故時俗訟神者多于訟官，而其如神之猝于奔命，何也？向使神爲生身，金鐵不壞，猶且遲久賢勞，思用歇息。況以香塵和泥屑爲之，外加綵繪，雖披甲冑，土梗而已。住院道某憫神之碌碌，將以減像代增灰礲漆剜，務使嚴重，勿輕令舁輿得離其位，此亦敬神去慢之微意與？人有訟官而反褻官者，官必加怒。而假使尊其等威，張其容色，就訟堂而申辯質，此亦聽訟之欣然者也。靈官果靈，福必有在，吾願世之重其神以集其福，而遂爲是言。

西河文集卷三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春莊稿

序十一

徐西崖詩集序

天下之爲詩者衆矣，苟任搦管，無不挾一編以吟以諷，而究之嶄然見姓氏于人，千百之中不過一二。然且此一二人者，與世相見，未必如甘蠅、飛衛，抵矢于道中而不之下也。

予知西崖有年矣，前此過西崖，見其詩，未見其全也，今則得見其全詩。自搦管以來以逮今日，合古今諸體，録其可與世相見者，爲一集，爲二集。夫西崖年不過三十，而其以詩爲當世指名，則近在十年之間，然而其十年以前之所爲詩，即已菶菶蓯蓯。其見于是集者，比類以觀，一如唐之有韋、劉，明之有邊、徐也。則夫西崖之名，其在十年間者，豈有過哉。人有慕毛嬙、先施之貌者，向習見者而詢其人，而習見者妄以爲毛嬙、先施則必以其名焉耳，人不見其貌而已得其名，名不在貌也。夫安見毛嬙、先施之貌之必于是也。于是飾東家以出，濩脣堊頰，而使毛嬙、先施者反蓬首垢項，控壁竊視，然而人之見之，且争舍東家而向西壁，何則？名固不可假也。方西崖少時，席先世門閥，遭時中落，艱苦倍嘗。暨長而裒衣須捷，落托于江湖之間。以彼其時，曷嘗有勢位以結時榮，有禄米以望人腹，謂可

邀譽問而致名高哉。然而一鄉稱之，一國稱之，迄于今，其在東西之廣、南北之運，讀其詩，見其志，而悲其遇之于以窮也。

夫材藝能神，各不相下。即以飛衛之技，一出而可以自殊于世，然猶二年三年，臥牽挺之下，目承纖鏃，迨至懸氂貫虱，操弧以起，而後飛蟲蟄而冥鴻下也。西崖負英異之姿，挾三寸管，即能與當世賢豪度長絜大，況過此以往，未之或限。則試以其技而射于中途，豈無挾棘刺之端，扞之不得而卻而走之者矣。

賁黃理承閒堂集序

陽羨陳其年每推如皋賁黃理爲詩中之豪，予因介其年一見黃理于慈仁寺中。時雜坐之頃，得讀其《望摩訶山詩》，以爲善也。既而宗臣輔國將軍則又介其年與予邀黃理一見，而黃理方以赴太原之招，踉蹌謝去。爾時送黃理，因得與其年共讀黃理所爲詩，又以爲善。今則黃理從太原還，出其游太原所作，予善之一如前此與其年讀其詩，而其年已死。夫即期年之間，而居者游者、生者死者、來而往往而來者，其爲不可恃如是也。

夫詩之在人，譬之烟雲之在眼，一時短長工拙，互相爭上而不肯少息者，而待之數十年後，其爲不可恃者，亦復何限！黃理游未竟，其爲詩亦未竟。吾烏知他日爲詩，不更有加于今日？而就今所見，予見凡數頃，而其所爲善則一也。然則黃理之爲詩，其在數十年後，亦一如今茲之所見者而已矣。黃理詩未刻甚富，其所刻《承閒堂》則正予所見者，尚有詞若干首附卷末。

蒼崖詩序❶

《國風》以方異，而自文、武、宣、平，以迄于陳靈，則又以時異。時有正變，而方無正變，然而「四始」、「六義」之説無與焉。予幼時頗喜爲異人之詩。既而華亭陳先生司李吾郡，則嘗以二雅正變之説爲之論辨，以爲正可爲而變不可爲。而及其既也，則翕然而群歸于正者且三十年。今其變又伊始矣。朝廷崇儒右文，徵天下稽古好學之士與之揚扢，然且試其文而示以式，以爲時之所準者，端在乎是。宜乎詩與文之一歸于正。而乃群然倡和，彼此牴牾，且有遯而之于變者。推其故，大抵皆惑于虞山錢氏之説，揚宋而抑明，進韓、盧而卻李、杜。而其間才智之士方有先入而導揚者，其説有二：一則厭常而喜新也；一則好矯異以騁絶俗也；一則有歉乎其正，而于正不足，庶幾于變有餘也。

蒼崖姜生善爲詩，然未嘗爲詩，其爲詩也必以正。惟不爲詩，故常無所厭，而爲必以正，則不必絶俗以明矯異。而獨是風雅之資，本乎性成，既不怯乎正，而亦未常不足以盡變。嘗曰夔鼓、明磬、雅筲、頌竹，其製雖平，而能精其數，則合神人而和物變，不必金槽、鐵撥、王笙、张缶之過爲新聲。而珍膳櫝食，但取和滋，則鴨肝能芳，鵝脖可豢，又何必膾鮮于西海，臛黿于江東，而後謂之爲阿衡之煎、易牙之饗。蓋至常之極，至變生焉。是以正爲變，而非以變爲變也。是以正變爲無與于「四始」與「六義」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也。是何其與華亭之説相似也。蒼崖與杜陵蔣先生游，杜陵者，華亭人也。

介和堂詩鈔序

少與待庵誦賈長沙疏，一過能記，及旬日而予忘之，而待庵不忘，人嘗以此定優劣焉。暨予罹兵革，稍爲詩歌，而待庵著《權書》十篇示有用。嘗戲爲《璿璣詩》曰：「吾但爲一詩，而千百詩具是焉。詩何用斤斤爲哉。」顧人有言曰：「居眎篇袠，出眎簿書。」待庵自升賢以洎通籍，中間閒暇日多，然究不爲詩。即爲詩，窮極工麗，擅庾、鮑之勝，然猶且棄去不存。及試仕海上，而後于蟠錯之暇而偶一爲之。若所稱「介和堂」者，則官舍名也。

吾聞未仕則所志在仕，既仕則所志在學。待庵之未仕而不爲詩，其志在仕；即既仕而反爲詩，其志當在學。而獨是詩之爲道，務其大者，不遺其細者。夫大既當務，而細復不遺，不幾兩貿？然嘗觀絲人製錦，唯經緯既立，而後八紃、五組可以隨在而罄其所施。詩亦唯不觀其大耳，苟觀其大，則意閑手敏，雖纂績而不傷于靡，琱刻而不漓于巧。今夫爲政，猶製錦也。吾嘗過海上，觀待庵吏治，優游鎮靜，得字人之大。而基宇澄邃，嘗有過於南金之爲礪、荆玉之爲潔者。然且一絲一縷，唯恐傷民；杯水束薪，不以累物。其得全吾大以復全吾細如此。

每見讀書譚道，自誇有用，及其出而悖之。待庵能不負所學，則雖所學者本不在詩，而即以詩觀，八體相宣，五色俱備，以儗其工，抑亦眉山之遺書、長沙之賸議也。吾

故選其詩，而爲之序之。

王枚臣西臺雜吟序

初與枚臣同爲詩，每見而避之，畏其湛深。而枚臣亦中道棄去，口不言詩者數十年。暨枚臣成進士，授西臺舍人，始效謝監吟「紅藥當階」之詩，於是畜所吟，遲久成集。

鄉先進嘗曰「詩與文異，雜文與舉文又異」，故爲舉文者，相戒勿爲詩、爲雜文。而昔之以詩與雜文傳者，皆從舉文有得之後，棄舉文不事，獨事詩若文。如昔信陽、濟南暨近代陳黄門、吴詹事輩皆是也。第枚臣論詩，又與濟南、黄門輩多所不合，嘗選列代詩，自漢東西始，下及魏、晉、六朝、唐、五代、宋、遼、金、元、明，凡二十代，裒詩若干首，合若干部。矻矻歷寒暑，晝夜取置摘摶，數變易籤帙。前一年夏，曾持宋名家詩過予論較，取滄浪、宛陵、眉山、涪翁諸集，上下甲乙。慨然謂有明諸君閎閥過峻，第恢其一門，而凡三衢九術、縱横汗衍、千蹄萬輻之不可紀極者，悉閼抑勿通，是使隘也。夫青黄殊色而齊晻于目，竽笙異音而同調于耳。河水多廣流不廢支漯，鄧林有奇材不翳榛莽。必欲執一元之筦以定中聲，据二南之詩以概篇什，豈通人之事哉！其論如此。故其爲詩，不沾沾于唐之開大、明之弘正，而時之爲開大弘正者莫過焉。其思沈雄，其氣博達，其情辭高騫，而意旨通儁。雖不涉滄浪、宛陵之藩，而較之嘉、隆之際約繩束轍者，稍有變通。

予向謂枚臣能自致，今第吟藥，究推其所到，必能進賦休成，述聖德之詩，奏文始

五行之曲，以佐制氏，豈虛諛與。獨念予與枚臣暨任君待庵、韓君燕克，同硯有年，而三君皆前後通籍，策名于時，然後各出所爲詩，爲世指名。而予第爲詩、爲雜文，究之不得成一名，而即其所爲詩與文者，亦將浮沉滅没而與歲俱盡。此則鄉先進之所爲可戒者也。

龐檢討家庭紀懷五律序

雪崖未嘗以五字律見長也。嘗讀其五七字古詩，蒼芒豪旰，如楷林之結根於秋原，攢柯裊葉，一往挾刺天之勢。人之遇之，率興懷憤恨，浩浩然披襟而前，崔錯焉而不能行。然且調調刁刁，各中音聲，與世之徒歌徒咢者異焉。嚮使雪崖者當故國孝武之間，與信陽、北地相課後先，奇不逮空同，即從容條易，當亦不遽出康、徐以下。此其間參互必有可觀，而惜乎知之者之鮮也。古云「詩言志」，又云「在心爲志，發之爲詩」。雪崖惟原本心志，故言多根柢，比之擢本之木，入地千尋，即拔地亦千尋，所謂凡學貴有本，固如是也。乃雪崖於一本之地尤三致意焉。

往讀故史，歎吾邑魏文靖公以敦倫著稱，仁宗賜之以「五倫」之書。今是書無有也，嘗擬其書大畧，輯古人人倫之事，與夫詩與文之紀人倫者。雪崖詩故多，今先出其《家庭紀懷》諸五字律，梓以問世。此非故匿其所長也，以爲詩自有本，本在是，詩亦在是，而吾即推之爲人倫之書。其前乎此者，則安仁敘家風、康樂述祖德、王融懷叔、陸景寄兄、秦嘉贈婦、左思鮑照贈妹、陶泉明哭從姪、韋應物念弟、杜甫憶諸弟與

妹，王彔、柳玭、陶潛、杜甫、盧仝、韓愈，或喻兒或訓子，往往也，吾得而並觀之矣。

兩水亭餘稿序

定庵不屑以詩名，自内廷應制、掖門贈答而外，感時賦事，皆是物也。乃二十年不存一稿，人以詩叩之即不應。至鄉游有年，予始强其録近所爲詩，屢見屢强，乃又遲之遲之，至於今，而始以《兩水亭稿》付之録事，然而餘矣。

人有求道者，于此視眇若博，窺微知著。初未嘗爲朔蓬燕角之用，然而張弓挾矢，雖甘蠅之射，無以過之。何則？本懋者餘自裕也。故魏舒善射，必至幕府狎習，卒未有知其能射，而後一射而發無不中。方定庵兩入諫闈，其忠言讜論，每藉筆札，又何嘗以文章之事爲緒事哉。惟夫經國之言餘于詞翰，是故「永興五絶」每有置詞翰而不道者。間嘗考定庵家乘，自太僕公下光禄宗伯，歷嬗文譽，凡其詩與書，即片紙賸字，争爲世人所寶惜，而列代以後，家無藏文。定庵之遲久不録，夫亦有所受也。

夫夜光之珠，篋笥莫掩；雞斯之乘，不示蹤跡。向疑謝榛題李北地爲詩人，而近代婁東學士反囑其弟子以詩人見稱。是雖自視欿然，然或偶見夫詩句之外，若無庸以自見者。定庵可見者多，而即以詩論詩亦不少，乃題之曰「餘」，餘者，餘也。然而定庵曰：「吾即此已餘矣。」又多乎哉。

家副使秦中詩序

賦詩以事復以地。《采薇》不作，士大

夫多横槊而吟，倣王燦《從軍》、杜甫《出塞》諸作，而録詩者遂記之爲本事之一，然流連興嘆，各有其地。向使烏蘭、上郡地近五原，即軍容不臨，羽檄未至，當其感寄所及，猶且相望咨嗟，起爲憑弔。而苟非其地，則雖淮蔡澤潞，日尋干戈，顧賦詠不與焉。

吾家菉園以金門之才，司馬平涼。夫平涼即古之蕭關地也，其地近邊塞，曩時往往稱第一城者。會王師西征，討涇原叛帥，菉園本司馬駐師高平。乃日捧羽檄，北抵賀蘭，南喻關隴，然猶入撫降卒、出督轉餉，于劍門、棧閣之間，慷慨馳驅，一何壯也！夫菉園文章，本足獻廟堂而光典册，而乃致身行間，徒以摩盾銘銅之技，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則其感寄所及，發爲詩歌，何足怪乎。

今菉園以文事顯矣，身爲望郎，天子特簡之校文黔南。甫竣事，而即復有滇南學使之命。文章衡鑒，震卓遠近。乃于瀕行之際，輯舊所爲詩而次第之。悲涼磊落，骯髒拔俗。儻所稱子美《出塞》，作傳讀之，能使壯情鬱發，軍士感激，非耶？夫滇南亦用兵地也，昆彌萬里新受王命。而菉園以長卿賦才傳諭之餘，加以教化。則冉駹、僰笮吏有詠歌爲本事詩者。泉明重宗誼，吾將進而諷長沙之章矣。

張賓門游西山記序

記遊之習有三：形摩險窄，過于璅屑，類稗官家一；貪敘故實，雜以沿革，類方輿家二；自翻起居，猥陋齷齪，類簡札記簿家三。故白傅過洞庭無詩，而韓愈登華山未嘗爲記，非無故也。

京師以西山爲名勝地，四方來京師者，必以遊西山爲愉快。當車輪馬蹄搵撲塵埃中，得山青水碧，耳目開滌，誠亦甚善。第前此無佳文，志名勝，而遊其地者，不過吟詩數章，便稱能事。即偶有紀遊，亦第如前之所爲簡札記簿者，猥陋齷齪，不可名狀。予嘗出東華，杖馬箠西望，輒恨不一至其地。即至，亦必不能有文章相傳述，塵襟膩縞，自分隔絶。讀賓門紀遊，一何所至朗豁，輒引人入勝，一至此也。

予與賓門遇申江之濱，詩文唱酬。每嘆賓門以山川寥廓，開拓襟宇，故爲詩爲文皆極遐曠，能自闢畛囿，與世之寄廡下隨車後有辨，宜其遇勝地而興情生矣。顧賓門遊時，曾上避警蹕于途，親承聖天子訊問慰勞于千乘萬騎、風發雷動之際，踉蹌扶服，遷延引去。夫相如、揚雄未嘗見天子，先讀其文而後知其人。賓門負作賦之才，驟然見天子，天子已見其人，而未嘗知其爲文。夫猶是其人其文，而見文與見人之不同如此。獨惜身爲侍從，不能周旋橐筆、陳詞作頌，徘徊于射熊、甘泉之間，又不能隨時薦賢，效直宿郎監，使聖天子顯然見相如、揚雄之爲人與文。而徒以未遊西山之故，竊誦其記，以當遊覽，則其猥陋齷齪，有甚于世之爲簡札與記簿者，而又何文章之足云。

資治文字序

自文字起而載籍興，文字者，載籍之先事也。毋論典謨、誓誥、詩史、銘頌所藉不淺，即文簿、板册、札牘、券契，以逮農估、輿隸、竺人、丹師之流嬗記注，有不資文字者乎？向使古無文字，則自今以前，有若夢

寐，又何知孰爲虞周，孰爲漢唐，孰爲聖愚賢不肖，以及天時、人事、古今運會、興喪得失之紛紜也者。然則文字之資治，所固然也。

第古來字書不一，而要其指歸，大抵不越形、聲兩端。原造字之始，先聲後形，傳字之後，先形後聲。故先儒謂形母聲子、聲母形子皆不必辨，要之六書所稱象形、諧聲略見之矣。獨是古文、今文既殊其形，辭賦歌謳復異其韻。在昔揚雄采篆籀諸文，著爲《訓纂》，而東京許慎因之有《説文》之作。暨梁顧野王增爲《玉篇》，輯偏傍所同，悉以類聚。而其後在唐有李陽冰者，修正《説文》。宋初徐鉉取陸詞《切韻》，增入翻切。至金章宗朝，王氏與祕據《説文》、《玉篇》二書，集爲《篇海》，而從前《省篇》、《川篇》、《類篇》諸書，俱爲之廢。此則字形相嬗之大較也。至若字聲所著，則自魏左較令李登創爲《聲類》，齊中郎周顒作《四聲韻略》，梁沈約因之，于是有《韻譜》一卷。其後隋開皇間，陸法言與劉臻等同造《切韻》，唐陳州司法孫愐略爲訂正，更立爲《唐韻》之名。逮宋祥符間，增爲《廣韻》，景祐間，復增爲《集韻》。至理宗朝有平水劉淵者，始括二百六韻爲一百七韻，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則至今用之，而從前《韻英》、《韻集》、《禮部韻略》諸書又爲之廢，則又字聲相嬗之大較也。顧夫記形者必兼聲，而記聲者亦必兼形。故較《玉篇》者必增音切，較《廣韻》者復限畫段。至金韓允中合爲《篇韻》，則兼形聲二書，而取《説文》之筆畫、《唐韻》之五音、《韻會》之七音、荆璞之三十六母，彙成一編，然而義行其中。明初大校字學，復因襲金元之舊，變易前文，別爲改併，名曰《洪武正韻》，則形義未覈，而韻學亦失。

至萬曆中，宣城梅氏集成《字彙》，則又兼攝形聲，統該義理，世之所爲金科玉律者，莫以過矣。

吾友徐氏仲山，洞精字學，其于《三蒼》、《爾雅》諸書，自李程以下，正變沿革，源流轑然。且又博極墳典，恣所考核。乃遍覽字書，而惻焉憂之，以爲安有千百年以來，著書相嬗，踵事不替，而譌謬荒落如是者乎！不特從前《篇韻》偏而不全，而即《字彙》之綜其成者，猶且乖舛回午，千創百隟，雖有增訂，仍復繆盭。間嘗與仲山論字，仲山每一字必戈波點畫，縱横曳戾，豪釐具析。而予則不問古今，任意增減。嘗極訾《正韻》及吴江趙氏所著《長箋》之説之陋，以爲楷書當具楷法，不當泥古法。曾作《答王進士辨字》三書，頗傳于世。而與仲山談，不自知其語之詘也。仲山于古文篆隸無不殫晢，而不以篆律楷，不以古責今，以爲覈古字者所以見本，輯今書者所以考變。

嘗爲繙其編部，觀其發凡，大約有「正字」、「正音」、「正誼」三端。正字者，正所爲字形者也。夫殳支異用，以義分形；雔隹相隨，以形合母。故牽放稍疎，雖絲縷而得尋丈之判。自夫四體相循，導源疏派，則必先定其規畫，而後以代而降，漸就沿變。如允久之析，必及允粇，而《易》文以明；鉞鐵之辨，極之鑯噦，而《詩》句始白。至如正音，則即前所爲字聲者。蓋本音、轉音、通音、借音原有區別，世以借作轉，以轉作正，往往而是。且譚談終合，清青轉分，其中正變各有所受。況夫宫宫徵徵，字隨聲造，而律以韻母，則宫角徵商反爲亂音。而是書則特嚴正借轉、慎翻切，其于見溪諸母，則第因《集韻》徒作標識，而不襲其説。然而

字從義生，而由字求義，則天地、人物、姓氏、州縣、草木、鳥蟲、日用、事類各有至義。苟一字數解，則以正爲尸，以兼爲從，以通借爲更端，以辨駁爲附著。即至龠合數殊，睍睆説異，亦必窮其參差，而定其是否，其于義之不苟如此。至于依韻分部，部下分畫，畫下分母，前正後俗，始古終今，其訂証之確，引據之博，始而經史子集，既而九流百氏，又既而稗官小説，搜輯窮荒，貫穿山海，洋洋乎天地間一巨觀也。

嘗考其載事所由，自幼時從其尊人大司馬公受《洪武正韻》，甫受即能指摘其紕繆。其後觀《説文》而好之，既而有悟，見人物體貌皆成字形。至甲申後捐去舉子業，講姚江之學，研練經術，擬著理學、經濟合一一書。筮之得《屯》之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❶遂單心字學，明晦不輟，凡幾易冰雪，始脱稿合若干卷，名之曰「資治文字」。蓋將以獻之朝廷，佐一代同文之治，豈僅爲載籍之先資已哉。然予又聞之，仲山爲是書雖本學力，顧實有夙悟。其太君俞夫人以識字稍魯，發願惜字，匃鬻一善識字兒。自未歸逮老，見剩字必拾出入嬴筐，後習拾之久，遇隟地字影，目過即省，既拾澣而爁之，囊其灰投之清流。暨生仲山，斂其彌月贈餉之貲，僱拾剩字。仲山生甫歲餘即識字，時柱聯中蝕，兩傍存波戾蹤跡，太君抱仲山指訊，應聲而射，即得其字。稍長，學書法，輒能自爲起止，學篆亦然。其夙悟如此。然則以李、程之資，擴沈、顧之業，古學倘行，吾必以是書爲百川之歸矣。

❶「貞」，原作「屯」，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三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僧開稿

序十二

西湖三太守詩序

杭之爲守者衆矣，而獨白與蘇並傳，豈非以兩人並能詩哉。顧樂天在唐，當元和、長慶之間，距宋東坡時已二百四十餘年，其間沙陀邢涿易姓者六，而後兩人始以傳，一若肩之比而踵之接者。甚矣，能詩之未易也。

予僦居西湖，值在園劉君以括倉良守，借箸茲土，西江聶晉人曾選在園詩，而予爲校之，嘗曰：「若在園者，可以爲西湖長矣。」既而蒼石魏君來，則予友也。蒼石以《石屋》、《丹崖》諸集屬予簒定，而晉人適至，遂列其兩集于百家詩鈔之間，且于去官後和東坡守杭時詩以寄意。會舊黄守蘇君小眉代蒼石，予曰：「此真坡也。」當其命字時，則既已坡居之矣，乃適守茲郡。相傳小眉詩提筆千首，雖紙竭墨渴，而筆尚未輟。晉人居湖久，將行，還顧曰：「吾無已於湖，吾當爲湖留佳話去。」因遴三君詩並列之，名《西湖三太守詩》。

夫自有杭來即有此湖，亦即有此守。即守之能詩者，亦未嘗間絶于世，而相遇甚罕。今一時而適逢其盛，彙後先三守于兩年之間。而聶君晉人即又能歷取其詩而爲之選之。遂使曩時蘇白閱五百年僅一見

者，而今且車連袂結于滄浪之濱，此不可謂非千秋極勝。而予以僦居一老，亦躬承其際，而觀其賦詩，何厚幸也！

來子心聲序

《來子心聲》者，來子哭母之所爲作也。夫來子之所哭不一矣，有哭其猶子者，有哭子者，而總以哭母之哭哭之。夫哭母而何以文？曰：此其所以爲心聲者乎。蓋哀感有七，唯心無飾。故或以義哀，或以情哀，或耳目聞見而哀，或口嘆而哀，而心之所至，則百哀具焉。是以《烏啼》七章，過于《九嘆》，而祭姪、悼兒，較有類于昌黎之爲文。顧況之爲詩者，誠哉靈臺之叫號矣。

少從倘湖先生游，嘆先生以懇摯之性，流爲文章，真所謂淳意發高文者。而趨庭嗣興，復能以孝友天性，形諸哀嘆，而不必以文爲文，而其文如此。聞之來子好老氏，放情任達，置身于逍遥之外。凡一切感心觸性，稍有眷戀，急舉而聽之無何有之地，以爲緣神感動，恐傷自然。而獨于天倫迫切，若將身殉焉而不之顧。且夫撿心者吾得以達心解之，泥情者吾可以釋情喻之。乃以來子之放情任達，置身蕭散，而迫切所至，究且轇結繚戾而至于如是。夫如是，則雖欲寬之以原氏之歌，慰之以曾點之瑟，又豈可得哉。

龍眠風雅序

自昔邦賢國獻，多得之雍、豫、燕、齊諸境，而吴、楚以南，傳者漸少。顧其所爲可見者，即一言一行，致足稱述，又何嘗定以

文章爲是邦耆舊高賢傳哉。故七國文儒、東漢名士，原無爵履官閥可資撰引，然且澤不被于人，詞不彰于世，而其名其氏，誦之赫然。今則非文不足以傳人，而史館文庬，無能軒輊。非其人所自爲文足以嬗後，則雖言行之間，原有可見，而其人不傳。然而今之吳、楚，猶之昔之燕、齊、雍、豫，而高賢耆舊，往往不逮，致觀者有古今升降之感。此非其文不足傳，而其文之可傳者，或不能傳之使天下見也。

皖城爲七國楚地，而樅陽入漢即爲名縣。其間高賢耆舊，代不乏人。且晚近以來名士輩出，凡言行文章致足稱述者，前後挽推，互相暉映，可謂盛矣。乃潘子木厓復慨然念宋元以降，自武、樂、洪、宣，下逮今日，有其人其文久傳人間，而風雨兵革，侵蝕流散，漸至泅蔑而不可考者，將先輯其詩爲集。因博採國誌，旁蒐家乘，凡夫故老之遺聞、閭閻之狎識，務必祛其可疑而徵其可信，不汎不偪，以該以審，命之曰《龍眠風雅》。且不以予爲不文，屬爲敘次。

予思江左言詩，首推雲間；近代聞見，頗稱錢氏。當夫黄門崛興，與海内争雄，一灑啓、禎之末駟猶餘習。而其時齊驅而偶馳者，龍眠也，故雲、龍之名，彼此並峙。若錢氏習故，其于江介諸先正歷歷稱舉，皆有倫有等，可備譜牒。然而明詩一選，稍軼皖上，至《列朝詩集》，則若有詳于彼而略于此者，此生其後者所由輯遺詩而憤然興也。夫里門必式，梓桑必敬，此在鄉之人固然。矧文章大事，宜辯方域。昔有見羊酪而誇蓴羹、覩水嬉而歌河女者，其私其所處，而矜其所祕，即偶然給捷，世且詫之爲盛事，況乎南音之當操，而土風之可播與！木厓

著書等身，其所爲詩久爲海内所誦揚，然猶兢兢乎不忘先烈，而具爲搜討。今之所爲後，即後之所爲先也。

予生爲越人，僻處海隅，邑之文獻固無能與寓内頡頏。然嘗考遺載，亦有鄉先生詩共若干卷，自有明迄今，判爲二集，既鏤版行遠近，而數百年間，眇無一存，即故家收藏、兼本副録，亦罕有見者。大抵世近則相形者多忌嫉，而代遠則因循忽略，易致軼落。予往欲輯之而難之也。賦吴都者，矜灌注之能，揚藪囿之廣，荒陬詭譎，旁魄而算，自以爲竭智計詞説，有裨吾土。而忽有人焉，控引滏滹，襲歷坱圠，聚鮫鯔而集厭蔓，舉他人之所憑虚而談、睟容而詰者，而皆有以著其實。則夫按「緑竹」之詩以求衛産，誦「板屋」之章以驗秦風，而猶謂未足攄懷舊之念、發思古之情不可已。

大山稿序

予與滬上二朱子游，未嘗僅以文章也。顧伯氏周望少時用制文冠《毛詩》北闈，其文久爲遠近所稱。而季子大山復以《娱清樓詩》傳之人間，然則其文章且若是矣。大山之言曰：「予欲樂府如參軍，五字詩如陳思、仲宣，律體高藻如考功、工部一輩，而久不可得。」故爲詩，不愜心輒置去，其不得置者，獨其游西江前後諸詩已耳。予薄游滬上，主周望家，因得竊讀大山所存稿。嘆大山前所自期，具能有之，其樂府且足當古三調詞，五字詩追建安以前，律體有微近隨州與嘉州者。第其稿所存止十之三，而予復汰去其半，似乎過約。然予見舊時鄉先達名士，襲隆、萬間遺習，裒然卷帙，自許博

大。即彼此互贈，必曰「著等身書」，而身殁而書不傳。雖藏書家偶用備數，或子姓善守護其板，使不斷爛已矣。其于存毁之數，固未可知者。朱氏自九世前後，其所傳集凡十有四，今鏤板尚存，故志書稱鄉先達名士有文集者，莫盛于雲間朱氏。而要其所傳者，僅如静庵公《麒麟頌》、邦憲公《江南感事詩》數册而止。則夫後之繼先達而傳文者，顧在多與！

柯亭詞序

嚮與蒼崖作集字詩，平陂單複，頃刻裁押。予早知其能填詞，及其游大梁，作《大梁竹枝》若干首，愿雅而雋狎，得填詞家遺法。「竹枝」者，填詞中一體也。蓋蒼崖才多，其于學無所不窺，然且未嘗習爲之，略涉即得。故其爲詞，固未嘗知其爲詞，而其詞工焉。況履中得乙，予已早見其能工者哉。特詞爲語詞，使必效隋唐餘習，刻意組就，將以別于元慶之庸便、嘉隆之佻滑，而其失也，錐而不利。詞爲詞氣，必欲蓄志以蘊氣，使氣不横洩，比之詩歌，庶幾免于蘇黄之孱劣、辛蔣之頑誕，然其失也，宛而不舒。蒼崖甫涉筆而二弊免焉。蓋詞如衣然，稱身而裁，不減不浮，而後越布單衣，皆得目之爲佳士。氣如筦然，依聲高下，而不伉不墜，然後街談巷謠，亦且播之爲雅音，而無所或二。柯亭之詞，不如是乎！中郎見竹而知其材。予見其爲他詩，而知其爲詞雅有同量。若夫學仕者之亦爲詞，古有以君子而爲詞者，晦翁也。晦翁且爲詞，而況其他也。有以大人而爲詞者，希文也。希文且爲詞，而況其他也。有以命世之才

而爲詞者，蘄王與鄂王也。蘄王與鄂王且爲詞，而況其他也？

王西園偶言集序

往者雲間與東鄉論文，援《大易》修辭之旨，自六經、諸子下及漢、魏、晉、宋、齊、梁諸爲文者，各示體要，與以正的，東鄉不能難，而雲間之説遂行天下。既則吴中耆舊自相操戈，第推廬陵爲鼻祖，而濂溪、震川諸先輩宗分派接，以次礿祔。一時制舉家便之，即使能爲漢魏，猶不足與今之制舉家爭衡百一，況六季乎。雖然，亦唯六季爲非是焉耳。浸假庾、徐、沈、鮑，仍行人間，則廬陵、南豐，未必不望而卻足。曾是區區者，而敢與之絜寡多、較細大哉。然則今之不爲六季者，非爲之者少，而爲之而能者之少也。

予與西園王子游，嘆其所爲詩詞，工麗絶俗，以爲雲間遺響，庶幾未墜。近讀其爲文，駢情儷句，具極高勝，猶且轆轤盤辟，能使新裁別杼，往往摇掞乎其間。自非掞天之才爲之摛詞，又安見連珠繁露縈迴錯互有如是者。是得毋所稱庾、徐、沈、鮑者，非與？自初唐諸子工于詩律，雖文仍偶體，而格調全卑。今則名爲四六，究其堆垛，實表判爛段已耳。夫以制舉表判而名爲六季，宜六季之不振也。夫史遷、班固不廢俳詞，昌黎、柳州多有絜字。今毋論包犧一畫，必藉偶成，鍾呂間生，娶妃而得。試觀天地之間，日月、寒炎、動静、往復，凡夫花葉之駢生，鳥禽之媲翼，以逮人事周旋，冠緌扉屨，又何一非奇偶之環爲體者。而西園以文筆之巧，奪造物之能，敏心慧指，纂

組成勢。雖使嫘女縈絲，天孫製錦，猶不能擅其文而易其藻與彩也。人即欲誇八家而抑六季，而必謂絲麻之不如管蒯，珠玉之不如砂磑，夫亦孰得而眯之。

募建天衣乾公骨塔疏序

向避人，天衣乾公引予至大悲閣前，鳴鐘轑燭，命予皈法，予約以年歲而未償也。既則送乾公住靈隱。又既則送乾公住揚之天寧。時兵戈滿前，植錫于西陵之路傍，從容告別。不謂別一年而乾公死，死而歸其骨于天衣者，又一年矣。當公未死時，嘗相天衣前大塢名「茶園」者，指而曰：「吾茶毗後當龕骨于是。」而龕久未建。法嗣寄庵爲行脚告募，屬予敘事。

昔孔子有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聞道早暮，初亦何與于死生，而至謂可死，夫亦慮年歲之不姑待以幸有是也。今乾公聞道久，久而可以死，死而可以樹塔于茶園而不之愧。獨予以瀕死之人歸投于公，初謂從此力學，可旦暮計耳。曾幾何時，而公住靈隱，又住天寧，即又死而仍歸之天衣，而予猶然以茫茫之身，爲公敘事。嗟乎，人之生死可待哉！公爲天童之第四世，蓋三峰之孫，而靈隱之子也。靈隱嘗曰：「自五宗淪後，必如公者，始能繼三峰之學。」丁巳秋月，將有事建塔，爰敘募簿，且告世之能助者。

錢唐吴清來詩序

予讀《翦霞詞》，如嫩篁乍調，生絲繫桐，金膍兒女子爲帉帨家人語言，而鸞雛未

翔，巇巇于銅屏之隟，意其人必韶年而雋于言情者也。則又慮其人或才高意闊，興會英上，昵于窈窕而曠于交游，況乎以留離之子，當之翠尾之曳而赤霄之阻，其不足副其婉孌之思也，明甚。

乃吾未嘗見其人也，讀其詞，兼讀其所寓書，抑抑乎藹乎若可親者。又既而讀其詩，且讀其和予之詩，則然後知其愛予之深，交予之摯也。古不有誦讀而相思者乎？予讀《翦霞詞》而思清來，清來讀予詩而思予，其彼此神契，亦又何異。顧予久失志，其詩本不欲傳于人間。而疇昔在淮，有王孫晉者，能迴筆傚予作雜體詩。而近則始寧徐媛好予長句，遂展轉摩似，世所傳徐氏《昭華詩》者，則師予作也。予方戒予言，而人不以予言爲不祥，則緘祕之餘，尚當伉慨一吐，出胸中之蘊。況清來高才，其爲詩詞，又予之所遜爲未逮者乎。

今清來詩超越凡近，雖直抒所見，不假容飾，而意態橫溢，駸駸乎有神駒拓落之致。其和予詩不下十百餘首，顧皆非原詩所得髣髴。惜予逮老，不能與之相唱和，揚風扢雅，以成其所謂誦讀而相思者也。而第以垂髫之年，傳言情之句，則進此以往，其爲情深而文明者，益復何限。吾未見情深而愬然于君父之際者也，而況乎忘年交友，愛好必篤。讀翦霞之詞，而猶恐于赤霄往來，有相疑而無相契者也，曷不取其所爲詩而誦之。

丁少君四十壽序

禮尚記年，自三十伊始，推至期頤，每十年而更名，顧獨不及閒閤。豈非以閨閤

無稱，君子之稱即其稱與？我友任君待庵，以初仕爲上海令。會夫人丁少君年躋四十，當君子强仕之歲。夫以君子試仕方在强毅，而夫人以行年副之，亦可慶矣。乃在庭賢嗣，纍纍稱觴就列，屬予一言爲嚌酒歡。

予因思夫人少席門閥，其尊人樞曹君名滿天下，雖不竟厥用，然意氣亢逸，務爲豪上。況夫人尤所愛也，珠襴繡褓，嬌處阿閣，年時姻戚走車，轂如流水。而待庵以名家子，當破産從戎之後，長卿壁立，慮難爲歡。乃夫人處之泰然，復能拮据中閫，仰事俯接，周旋于妯娌先後之間，可不謂賢乎。且夫貴盛難久處也，一人加蔮，望者在户。夫人自初歸以迄今日，其間歷境變易，如鮑宣就辟、秦嘉上計，在族里中外得失懸殊，自不無愉戚相形之感。在待庵閲久彌盛者，而夫人一意謙抑，平平居之者數十年。即今劇邑之治，與有佐理，而夫人不以是自矜。向非淑慎作德，婉娩成性，則《葛覃》儉勤、《采蘋》知禮，吾未見其能兼也。

夫閨中之年，修短難計。今無論夫人静好宜享長久，而即以記年推之，自三十伊始，晨昏笄總，猶在子舍耳。曾幾何時而趨庭衆多，歲月易邁，一若當年之誦休洗紅者。然則自强仕服官以逮傳政，其將由君子而進年者，可勝計與。予與待庵束髮定交，争欲以藝文雄長天下，而爲龍爲蛇，相逢官舍。則夫回鹿門之筆，爲輞川中外揚徽誦懿，雖欲過加以諛詞而不敢也。

張二先生八十序

夫人之躋大年者綦少，而或有其年而

不能享受。即致身通顯，席履封厚，猶然刺促，日暮竭心膂餘力，急公營私，求其優游自怡，衎衎于日用之間，不可得。況下此者而欲其遭逢泰然，終其身譽處，難矣。故《詩》曰「既多受祉」，蓋言受之之未易也。

予少入黌序，即知張二先生以齒長于庠，凡後學始進者，急從之習矩武，稱爲祭尊。而予以舊戚黄小，敘行輩倍親且敬。今予亦老大，而先生之子亦復以學行見重黌序，人之見先生之子者，一如昔之見先生。而先生以今年仲春爲八十懸弧，姻戚中外各捧巵列幨爲先生壽。

考邑之張氏，凡有數族，皆能以門閥甲第啓大于時。而先生之先自曲江來遷，歷安成，而新淦，而永興，代有達人。先生由儒術起，少習孔氏，咿唔相嬗數世矣。乃先生性朴略，洞無邊幅，坦坦以遇物。自少逮老，喜節嗇自將，不事文繪雕飾裘馬盤匜。嘗擲杖行市中，禹步嶽立挺挺然，迄于今八十矣，猶聰聽明視，善起居，矍鑠有如少年。故吾謂先生之壽，厥有數端。夫壽曰全真，以其無可飾也，而先生以任真之性葆其天良，壽一；《老子》曰：「事天治人莫如嗇。」嗇則早服，嗇則重積德，今先生以節嗇自將，是閟之者固而無所于耗也，壽二；《丹經》指太和爲一元之氣，先生之與物無忤和也，而以得于元，壽三；且夫壽也者，常久之道也，故《詩》曰「日升月恒」，言有永也，而先生自少逮老，常久不渝，壽四；人亦有言，松栢之姿，經霜彌茂，世有如先生之體彊而質堅，而謂非松栢之爾承者乎，壽五。

第人之爲壽，茹荼習蓼，未必皆適意之歲。而先生進退無害，翱翔于里門者八十年，市廿而披温。其在庭賢嗣，又能以孝饗

洗腆，穿園池灌花爲娱老計，其享受也如此。夫治世之民多和樂，亂世之民多愁苦，夫人而知之矣。先生生神廟太平之日，衢巷清晏，城扉不夜闔，父老垂白，目不見介馬馳騖。而其後驟當鼎革，距錢塘十里，兵如蝟毛，鄉人之仳離于戰鬭者，不可勝數。其在今承平漸啓，壟耕户織，然猶有甌閩烽火之未盡靖者。先生卒能全其年以處之如一，不可謂非所遭之有幸也。夫生年七十謂之古稀，八十則益稀矣。乃以稀有之年當難全之遇，而從此益進，則其享大年而受多祉者，又豈僅八十已哉。

葉氏分書詩韻序

《葉氏分書詩韻》者，慈谿葉天樂以八分書而書近世所習用之詩韻也。昔者葉此君先生擅八分，凡郡縣碑碣、榜闐、屏几，與夫鎔金、琢玉、范土、摩寵、雕梨、剜棗之事，皆請先生爲之書。今天樂以先生嗣人，既能讀其所遺書，然且紹爲書法，謀集字之專見不複襲者，《千文》而外，莫如詩韻，因書《詩韻》五卷，計一萬一千三百五十八字。大書其韻，而註以小楷，間有字形互異者，則又小書一字于註字之左，且偶芟今韻之不可用，而增正韻之可用者，名曰《分書詩韻》。信乎，偃波之神觀也！夫王氏父子以書並稱，即唐時大小歐陽，亦嘗以字學相禪，謂之善繼。天樂于先人所遺，即一節之美，不忘紹述，則凡奕世以來，其文章名節有重需繼體之追蹤者，衣聞鑾接，亦復何限。

獨是書法與詩韻相表裏，書即字形，韻即字聲也。字形至近代而一變，明明楷隸，

悉律以篆籀之法，戈波損益，必准《説文》。而天樂以篆隸之間行之，使知篆隸分體，不得雜出。況乎韻學之衰，自周、沈創譜，渺焉遼絶，即隋唐詩韻所稱《切韻》、《唐韻》諸書，亦概不可見，而祇以宋人所限《禮部試韻》傳之至今。且即宋《禮部韻》，亦并非咸平、景祐所定韻本，而僅僅得之南渡以後壬子刊併之殘本，而公然行之三四百年，而莫之能辨。天樂之書此，其亦有考古之心乎。天樂曰：「吾姑書此爲濫觴，他日能重訂其書，加以論辨，吾尚當更書一本，以示有進。」蓋字形、字聲，所宜參互而推求者，未有盡也。若夫書勢之妙，則蛟龍蟠拏，鸞鷩鵲跱，星之羅而雲之布。舉凡先生之遺法，彷無餘力。謂歐陽險勁，定非藐孤所能及也，其誰信之！

西河文集卷三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春遲稿

序十二

彭海翼蕭間堂集序

古今文不相襲，非謂其去書而學劍也。能爲楚詞者，不必仍《九思》、《七諫》諸名也，然當其作歌郢中，則吳歈會吟，不得而亂之矣。即善爲楚舞者，未嘗蹈陽阿轉激楚也，然而子爲我楚舞，則巾槃鞞鐸，不得而易其技矣。今之爲文者不然。不能爲「白雪」，曰：「『白雪』不足學，吾學『折楊』焉。」不能爲書，曰：「書不足學，吾學劍焉。」亦坐見其不足而已。

予少時讀南陽彭先生詩，嘆先生七字四韻，能手闢六幕，跆蹋萬類，一如拔華于青天而渫河于滄海者。其意象羅絡星辰之麗空，而聲震氣達，雖播之簴籥而有未盡者。此謂古有其人，則古亦安有，然不可謂非古人之詩也，今其詩不可再矣。先生之後人有能爲先生詩者，予遇之京師。會京師當朝元之際，明堂、辟雝，車書輻輳，賁鼓、大鏞考其左，僸佅、兜離舞其右。予方賦元會，往欲擬似其象而必不可得，而先生後人，其爲詩輒能似之。讀《蕭間堂集》，一何神之雄而氣之博也！其在先生詩或不必有，而在古人即不必不有。

南陽多傑士，初不盡以文章顯，然而文章其尤傑也。當先生建節南服，開府於泮

柯、夜郎之間，曾遇賊靖州，乘夜上馬殺賊，暨歸而斗柄入地，飲酒袒膊以爲快。然而徘徊戎馬，出入苴蘭、葉榆者且二十年，而封爵未加，勒銘有待，嘗形之詩歌，以當浩歎。今先生之子年逾三十，車前無八騶，閒房無炫服千人。父爲九州伯，子且不得爲五湖長也。然且含英咀華，未嘗以拊髀心棘、厭薄毛錐子爲不足爲，而謳吟發越。其在父若子，各能以其詩自立于古人之間，若此世之望古勿及而甘心于輓近何矣。

范熊巖雜集總序

宋張芸叟自署所著書曰「畫墁」之篇，而李泰伯題其集名「常語」。以彼其人，既已優游撰述，可以自見，亦何庸過爲是纖微猥渫之目，徒取相下？曰：「志有在而非所侈也。」方范子熊巖之未仕也，惘然以文章自命，亦既登著作之壇，日以汙陶集天下豪俊，似舍文若友無事事者。暨乎著仕江右，即以節推入南康軍，佐惠文糾察，赫然稱能。既又以信州司馬多植名蹟。乃歸田未幾，歷記其生平、友朋、政事之樂，及出處、進退，襞積成說，曰《譫述》、曰《事記》、曰《枕語》，抑何辭之高而名之下與！

當予與熊巖游時，熊巖方盛年，意氣忼慨。東南爲高會者，摐金伐鼓，捧敦盤來前，千里百里必以熊巖爲祭尊。熊巖雖挾所爲文爲之請召，然取以會友，而非以自衒。其所論列，吾嘗樂得而次第之。乃予以避人之四方，雖三過西江，然終未能造南康，詣餘汗諸治，以觀其所爲政與事者，其政與事，吾不得而知也。然吾聞鄱陽上下，往往稱熊巖神于讞獄，諸妄出入不能干以

私。即讞獄外，尚有平漕、履畝、升賢、講學諸績，藉藉人口。此其爲政，亦安有大小之不可紀者。今熊巖春秋高，結廬柳下，猶且感念生平，回憶故舊，慨然于兩生去就之間，取當年遺事可與政事友朋相問發者，每述之而念其志之歎也。

夫官制之不同久矣。考之節推之制，古無其官，而自宋以後，則歷明迄今皆爲要職。故蔡忠惠送劉總之甌江，即有曰「司理之權重于太守」。而至如郡贊，則自昔輕之，故白傅記江州廳壁，且有等司馬之職于部從事者。今則不然，節推之重既已汰去，而司馬轉二千石，于徑爲迅。熊巖除節推于未汰之前，轉司馬于將遷之際，居津梯要，適逢其盛，然猶毅然拂衣，斤斤以執板爲恥，而棄如敝屣如是，如是而欲其自侈焉，非其志也。故曰其言之不多，而命爲「諳」，歎也；政也而曰「事」，又歎也；摭諸生平之遺軼，而南榴之咨，亦又歎也。不然，世豈無皇甫，乃不以予爲不文，而顧使予合其書，而重爲之序，非歎而何。

公餞益都夫子于萬柳堂賦別倡和詩序

《王制》曰：「大夫七十而致仕。」故韋賢爲漢丞相，七十還政，而宋趙魏公以七十告老，世稱其賢。益都先生當七十時已三上書請致仕，會閩粵初定，聖天子方召天下文學之士試之殿前，一時文教武備，重煩揆畫。

天子親遣滿大臣就家慰留，而予亦得于先生既留之頃，投板一再見。當是時，城東有萬柳堂者，本先生別業，嘗倖從賓客後厠游其中，因得于讌飲之次，攀柳枝而爲之

賦之。迄于今又四年矣。先生引年書七上，天子賜馳驛，遣行人送至家，親御瀛臺，賦五字詩，與先生告別。乃賚金章一，鏤以「適志東山」四字，命中人扶先生游西苑，隨諸秩閣肴榼，每坐定，引三爵復行。游畢，中人扶之出。一時朝士及三市、九陌觀者，咸嘖嘖謂隆古未有，則考之長孺之賜宅、趙魏公之賜璽書，皆不逮此。

嘗與朝士及門者志其私感，謀所以留先生，曰：「今之留先生孰如朝廷，然而朝廷不能留也。」無已，則謀所以送先生者。然而今之送先生，亦孰如朝廷，夫朝廷之所以送先生者已如是，其無以加也。因思舊時執政謝事，即垂老杜門，亦必在都下闢宅搆別業，以游居其中，未嘗還里閈。先生以故鄉爲歸，已搆一園于薫治之上。今京師之所爲萬柳堂，則前時請沐地也。雖先生曠懷，過而不存，原以公諸同游，如予向時賦中所云「顧召奭去相，人有指其所樹堂以爲感者；裴令居午橋，莊洛使每問其松雲嶺樹成長何若」。今皇上賜詩，首以平泉、緑野爲念，御賜詩中有：「海宇銷兵日，賢臣樂致年。草堂開緑野，別墅厰平泉。」而先生別萬柳堂詩，摩娑攀援，重感搖落。

夫草木之微、根荄之細，未免有情，亦遂有流連故舊，徘徊眷戀，而不能驟去諸懷，況乎百歲樹人。今兹門下，皆先生之所栽而植之、灌而溉之者也，因倣在昔都門供帳，集朝士之及門者于萬柳堂，請先生上坐，歌舞進酒以爲兹堂別，而繫之以詩。先生唱四韻一首，及門和成之，蕭山門人某謹再拜爲之序。時康熙二十一年八月五日。

志壑堂集序

漢唐無理學之文，惟韓愈有之，所傳《諫迎佛骨表》、《原道》、《諍臣論》皆是也。夫愈生平以文章自豪，其居官也，所至無大功，然且立言與立德交歸之，則文之所繫重矣。往讀淄川唐先生疏，其責諫官者較切于愈之責諍臣。而當時以内院史官敕修雜乘，如所稱《真武化書》及《姑藏索盧》、《占刺小記》，未嘗與佛骨之迎同年相稽，乃期不奉詔，必折以「三兆」「十易」，占先聖王修身治天下之道何其正也。及予從益都夫子游，竊讀其《志壑堂集》，嘆先生儒術醇粹，幡然一破諸俗學之陋，則比之愈之《原道》，竊謂過之。

自聖教不作，宋人以理道自尊，日出其意見，毀一切古册所傳，梁、孟之《易》，申、韋之《詩》，以及小大戴、杜、黄、李、賈諸《禮》，而斷以臆説。甚有謂《孝經》不經，《爾雅》不雅，《春秋》非孔氏之書，《尚書》爲後儒所篡，《大學》殘舛，《國風》淫失，一逞諸宋人作文習氣，如所云「趙穿不弑君」、「李陵無報書」者。而世之不學者附之，保殘守闕，侮嫚前言。在當時以讀書譚理、博稽好古，謬稱格物致知之徒，而其既反便于弇鄙以自文者。迄于今，嚶嚶呫嗶諸儒，其據今兹而訕古昔，往往也。初不過私所便安，僅狃其故常，而艱于一創，而竟至以封脊之駝，爲腫背之馬，而恬然不知爲怪。故以宋人之文而言學，學必不精；以宋人之學而言文，文必不稱。何則？以其有類于今之爲經生者也。

昔先生嘗至越矣，見蕺山之學，而論其

得失，其于本體功用，燎然有得。惜予以避人故，徘徊他方，不能親承之而見其所爲學也。乃予入舘中，忝居後進，間取其所著而以步以趨，憬然念今人中，亦遂有言德兼至如先生者，則又私自喜，同舘後先，與有光暎。方思所以推挽之，而先生慨然授以全集，合已刻未刻詩詞雜文，而彙爲大通，皓皓旰旰，凡理道之言、經方之學、治吾身以治斯世者，無不備之于其書，斯誠先達之表式，後學所罕覯也。

昌黎而後，其諫迎佛者猶有新建。先生之學，本與新建相表裏，而其文則合昌黎、新建而均有之。所不足者，其功耳。新建以抗疏大節，幾死荒服，所賴當事引汲，卒能于坎壈之餘，隱忍焉以成功名。先生志在丘壑，而心存民物，乃羈遲有年，卒未聞有束緼之請過而問之者，豈其時爲之乎？宋前無理學，即以昌黎當之而有餘。宋後多理學，即以文成恢大之，而猶慮其難盡。必如經生家言，新建學術微近二氏，則其疏具在，吾未聞韓愈諫迎佛，而猶視爲佛書也。

孝經廣訓序

《孝經》者，十三經之一也。相傳夫子作《春秋》之後，即著《孝經》，故何休述夫子語有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而其後焚書律興，秦人顔芝者藏之衣間，暨漢始獻之，於是立學置博士，歷晉、梁、唐、宋不替，而宋相安石忽疑之，而廢其學者已數百年也。夫聖作賢述，何所致疑，明王孝治，千古不沫。獨是經文具在，傳註未一。先是顔本初出，謂之今文，而孔壁之出于後

者，翻謂之古文，合古今二文，而參差見焉。雖今文宗鄭註，古文宗孔註，然或疑鄭註與康成不類，孔註非安國舊本。即唐時在廷，互相質難，而究莫可定。其他自后蒼、翼奉後，爲註者七十餘家，或傳或葴，踳駁煩蕪，甚至作《神經錯緯圖義》、《傳贊》、《正義》、《衍義》諸書，紜紜雜出，而愈求愈遠。甚矣，訓故之難爲也！

北平雷徵君，力學人也，其立身有原本，而又博于文，所著填籯溢篋，未經示世。司馬金公幼師之，將出其所著書爲之表厲，而金公孝者也，因先取《孝經廣訓》一書，訂正鋟板。予嘗考其例，大約分章解節，不襲古文，而又非今文一十八章之舊，且盡鏟唐時所增篇題，凡夫析經分傳，移易顛倒，一準朱子所更定者。又附以雜述，暨羅氏近溪所著《宗旨》，導揚未盡，抑何註之詳、據之約耶！姜子武孫每言金公純孝，雖顯貴不廢孺慕。幼時入子舍，效萬石氏親潔厠牏。嘗遘篤疾，竊籲天刲臂和饍，徼延瞬息。雖其事頗祕，不欲示人，然即以是而推，毋論其所致揚名顯親躬秉要道，既能以愛敬佐聖天子孝治天下，立君親之義，而即此見其書而不忍舍去，思以揚義類而廣論説，如孩幼之承歡而展色笑者，恐亦今呫嗶家所難到也。若夫諸家異同，必求一是，則聖天子親事兩宮，上述祖德，覃恩孝治，將必有立學定經義者，而又何異同之與有。

周亦韓愛蓮堂詩序

良金之在冶也，未嘗自言曰：「吾爲器，吾爲幣也。」其爲器爲幣也，又不必先試之曰：「若者爲龍鈞，若者則褭蹏也。」然而

世之爲利兵、爲國梟者交資之。故馬必教駣而後千里，則駑下矣；鳳必先引翼而始備六德，則雞雌矣。

予方爲周子愚亭敘其詩，嘆其負良材，不局于學，所謂名幹無軼支者。而不踰時，而周子亦韓即又以《愛蓮堂詩》屬予爲敘。夫亦韓以舉文鳴海内，少負鉛槧，提抱入選塲，見者卻步。出遇文轍，轣其車而先。年未越，子奇即以覃恩拔士薦公車門下。周氏雖多才，中郎阿大，吾必以亦韓爲之冠。乃其所爲詩亦復琳瑯馳驟，上之窺文經理緯之能，下亦不失爲宫商遞宣、廣謡咸通之概，是何雞斯之乘不名一家，莊山之金隨所流寫，有如是也。詩不必備體，試地以轂車，亡有餘工，然而其製全矣。御史大夫者，亦韓伯氏行也，掌蘭臺詞翰，爲予前游，其進所未逮而勉之于成，固自有在。獨自聖天子文華首出，開闢景運，爲星雲縵爛之觀。天下之應運而興者不止一二，而以亦韓之才而厠于其間，其爲對揚而進者，豈獨詩已。

高仲友進士新房稿序

康熙乙丑，予以領房官分試南省，得張編修卷，爲本房之冠。越三年，編修亦即以戊辰分南省試，其首所得士，則仲友也。仲友貧且年少，念在堂已垂白，不俟放榜遽歸覲，不知座主爲何如人。故事：後唐馬相于清泰二年爲南省主文官，纔放榜後，即引諸生詣座主宅，時座主裴皞示詩，有「門生門下見門生」之句，世遂相傳，以引見爲盛事。

仲友既南還，而予亦病假未解，乃忽挾

刺從若下來，執禮甚猝，詢之，則以知舉之水木遠溯所由。予晉接間，乃嘆其惇本爲不可及也。人爲親所生，而進身伊始，即爲君成之所階，故生之成之，兩者交重。然而截裾而出者，不必即嚙指而返，其能戮宣子之僕者，必其不能推陳平之封者也。爾乃庭闈戀戀，不計得失，即春官門下，未嘗爲舉主修謁，而一聞所自，即不問崇庳，不較出處，過田間而講淵源之好，是非惇本者而有是乎！

今仲友以前進之英，將與後來期集者，入而膺臨軒之對，其文章華國，應自有在。乃復以臨埸舊藝，未盡其蘊，重輯三年所爲文，以代爲詞業。夫世固未有有本之學，而春華秋實不並著者，況其掉鞅于藝術之塲，而房文闈卷，久膾人口。江河動而風雲生，筆札所及，渢渢如也。從來達視所舉，而是科舉主，皆一代鉅公，致聖天子以李杜文章目之，戊辰主考，上賜以「光焰萬丈」四字。曩時所謂嘉祐進士，與至和以前端有異者。皇上秉如神之鑒，親預衡尺，而一時公卿大夫，皆能以高眡餘資，爭爲獻納，將見景星甫出，而有目者並睹之。然則文章之知己，僅張編修哉！

杭州太守魏使君生日序

益都相公每入館，亟稱給事閣下溧陽魏君，今之正人，獨立無所依，于時舍取不苟，能儉于飾身而優于事親，然而臨事健決巖重無所貰，一如古之所稱三語箴者。時榜今皇帝御書「清慎勤」三語于堂，公指而告之。嗣是憶公語，嘗坐東朝房，辨明宮鴉噪于門，見有趨左闕端步而入不踰分刻者，

必君也。各悚而起立，俟君入闕盡，始就坐。當是時，有願識君者，于大會日使之認，曰：「得之矣。」曰：「何哉？」曰：「鵠立建禮門，衣薄不鮮，自視若卑下，非耶？」迄于今十年餘矣。

予歸甫四年，而君先一年改登州司馬。登州遠，其政蹟在人雖藉藉，不得而知也。顧登人猶能言使君清德，捲握之物不以汙其家。每賦詩，踞望海臺，慨然具澄清天下之志。相海運，訪膠萊故道，市舶至者不以擾，濁吏斂手。夫生貴有用，内之作宰相判官，知軍國重事，外之左右諸大郡，使得于監理之餘，參畫庶務。古所稱忠正直亮，可入掌書命，出爲郡股肱，庶幾無愧。乃一旦進膺帝簡，爲浙藩首府外臺，千里專于所寄。予嘗與友約，謂當事峻潔，不宜謏以詞，即使君亦非能受人謏者。乃閭閻以使君生日，遠近稱觴者，屬予書幛爲先生壽。

予思夫生使君爲此邦長，其生也不可不知；人詘指使君之歲，第願其久居此邦，其生年多寡，亦不可不悉。顧使君受任無幾時，而即以目前所見者思其將來，則實有捧觴言之不能盡者。夫使君以折轅之車，單轡到郡，遽與民更始，推心置腹，和易不謾物，物亦不得而謾之。顧府隸行省多上官，易以承伺爲宣布，而使君不激不阿，遇事當將順，每不憚接若流水，而苟其不可，則冉三封拒，不以婞妮誤公事。雖都會多豪猾，胥隸相因緣爲奸，而發伏破匿，嚴而不殘，即民有冤抑者，寅受而卯聽，案無稽詞，然未嘗以矜喜之心，流于察察。而會城五達，闤闠棊列。凡駔儈之互爲市者，悉斟酌損益，令滿願去。至于遇士大夫之有禮，又無論也。間嘗傚隘巷，販傭踞門，門壞方

仰鏝，而使君手鬭隣牖，越竇而訪之，一時觀者如堵墻，嘖嘖稱使君賢，能下士而平交。書疏以儉無記室，必手自裁，復至有對簿時據案寫駢體啓事，以授使去者。然則使君甫下車，而其爲治事已然也。然則予之爲此言，非諛也。然則以使君之年，行使君之事，年無已，治事亦無已。浸假予病痊，復入史舘，當爲使君紀成事，以付之籍氏。然則予之壽使君，請從此始矣。

汝南曹氏世賢録序

汝南曹淮湄先生爲儀曹郎時，曾以其贈公在崇禎之末率民徒拒寇而死于城下，既已上之臺而未旌也。其後先生以居太君喪，哭泣而死。于是先生之子郡司馬君以贈公之忠、先生之孝，合請而旌之，且爲輯贈公與先生遺事，攟摭撰述，兼附諸所爲題旌者，勒成一書，曰「世賢録」。嗟乎，曹氏真可謂世賢矣！

昔漢張堪謂「忠者，禮義之所宗」，而《呂氏春秋》又以爲「生人務本，莫逾于孝」。蓋執一善，而凡所爲善，蔑勿備焉。則是希賢者，亦惟於忠孝是視焉耳。況乎父子相嬗，作之承之，於以布朝廷而風閭里，近古以來，未數見也。夫標大節於當時者，大人之行；揚令聞于無窮者，後來之事。贈公以忠唱後人，而後人以孝承之，乃先生之子即又將以後人之孝傳前人之孝，則是世賢之録，方將傳之世世而未有已也。顧予則更有進者。聞之家居者用孝掩忠，而贈公以忠傳；立朝者用忠掩孝，而儀曹君反得以孝傳。則是尋常所居，凡恒理之所難致，而惟懼其相掩者，而贈公與先生則皆有以

致之，而皆不能掩，況其可致而不必掩者，當何如也。故曰賢也。若夫先生之子則正所謂象賢者。《詩》曰：「世德作求。」夫其作求者，匪一世矣。

李勺亭摹印譜序

古作書以板、以竹、以刀、以筆，刀者劂，筆者漆也。今則易板竹而爲楮、爲穀、爲繭、爲簾、爲幣，而刀與漆不用焉。于是以刀者皆施之刻符摹印諸作，與世之所爲墨書者絶異。蓋墨書隸書也，即楷書也，而能爲墨書者，或間出摹印以爲戲。勺亭先生能爲詩、爲文、爲墨書，而出其賸事偶爲摹印。至于今其不爲此狡獪伎倆久矣，乃搜諸篋笥，復有染以朱而印之紙者。古才人皆有藝，藝之最下，當莫如鍛與蠟屐，而亦嘗爲之，他何慮焉。所慮者摹印另有體，篆與隸與摹印，各具一體，爲八書之一，而今以篆體爲之，動稱《説文》，吾所不解也。摹印各有質，或金、或玉、或晶、或石、或木、或牙角骨骼，各具形橅，則各有其質。而今祇一石，而曰仿骨、仿角、仿金玉晶木，吾所不解也。

西河文集卷三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春遲稿

序十四

吳冠五游上黨詩序

予聞烏聊白嶽間有吳子冠五，其爲人爲詩，爲天下人所推重，而予求其詩而未之見也。姜子武孫謂予曰：「冠五于人詩，每少所可，而獨不能已于君之詩，嘗曰：『天下有爲詩如毛生者哉！』」而予則疑之。夫予詩不爲人見，見即不必憎于人，顧未嘗有稱予詩如冠五者也。是必冠五之詩偶與予近，近則悦，悦則稱之有溢口。而冠五不然。冠五嘗游上黨矣，去而輯其詩來京師。夫上黨介秦趙之間，壺關虒祁，本河朔勝地。予方傳綏盜，嘆前代名將若曹文詔、張道濬輩，曾提甲卒殺賊，驅騁狄潞，旁若無人。予思游其地，而惜予詩不能奇，無足爲雄憤生氣，綸膩狎褻，無能鏤魂鑿影，使神鬼咤嗏。而讀冠五詩，一何琱冥漠而刜虛無如是也。然後知冠五之好予詩，非如當世之苟同，而附己則悦、異己則非者也，然後知武孫之知冠五，猶之冠五之知予也，然後知冠五之爲詩也。不然，好竽而棄瑟，襲青而斥白，便宫徵而毁商角，天下亦安有爲詩如冠五者矣。若夫冠五之爲人，則第就其爲詩觀之，而其人何難知焉。

桐城左仲子暝樵詩集序

少聞左忠毅公死璫事，恨生晚不及見忠毅。會忠毅介弟于崇禎之末以御史代巡兩浙，特渡江詣臺，望見御史顏面，咨嗟太息。指語于衆中，以爲此即忠毅公介弟也。況忠毅諸子曾預籍逮，尤素所願見而不可必得者哉。

去年冬，公仲子暝樵先生來游永興，距向望公介弟時已三十餘年。予與先生相對，各已老大，然猶幸于流離未殞之際，得納履一相見，惜乎去之遽也。乃又距一年，而貽書問訊，兼寄生平所爲詩，屬爲序首。夫先生家世氣節，不藉文章，即文章自命，亦必出入經術，期於有用，不必屑屑以卮詞悦語争英角綺。乃我聞忠毅在北寺時，鼎鑊刀鋸，刴肌爇肉，即魂夢吁嗆，未嘗少爲之偃息，然且含毫搦竹，與魏公忠節、楊公忠烈、周公忠介輩謳吟唱和，爲七字長句，融金叶石，情文俱備，此非故示整暇，誠以意旨激越，呼天搶地之頃，不能無所發洩，則反舉而寄之於詩。今先生遭逢，未必皆順俓也，羈遲俛仰，形諸浩嘆，亦固恒事。況先生所存多歷游詩，往嘗訪弟司刑公於嶺外，早有南游刻卷行世。而今則合諸所游爲一集，寄跡棲棲，不廢嘯詠，倘亦文章忠孝之所必及者乎。先生詩氣惇而詞雄，不假雕飾，洋洋多負道之色，而剴摯刻實，則直欲抉肺腸相向，無優游瞻顧可自解免，蓋天性然也。

予不及見忠毅，見忠毅之子，且得見忠毅之子之所爲詩，幸藉一言以掛名於其間，則以視三十年前渡江竊視其介弟時，不可

謂非今茲之厚幸也。況乎後之讀其詩而興起者與！

琴溪合稿序 丁克揚別字琴溪。

向與琴溪之伯氏論詩城西，琴溪方以舉進士，走長安道上，未暇及也。暨琴溪筮仕，懷印之下雋，始得竊讀其所爲《楚中吟》者。夫以爲吏之牘，當下雋之邑之敝，宜板稽簿責，惟日不給，而反從容焉而爲之賦詩，則其地之不足與有爲，奚待計哉。第伯氏論詩雅好刻覈，非備極幽拗，略一過不省，即未嘗動色稱嘆。而琴溪坦然獨行，澔澔然若決陂之灌河，曠然無所芥蒂于其詞，是豈履道之所爲，務爲可曉者與？乃琴溪爲邑，與民休息，終以不善事督郵，投劾竟去。會兩湖用兵，荆岳之劃江而相抵者，合巴東上下，疆弩百萬，烽火照夜不徹。而琴溪以解組未歸，棲遲于武昌楊柳之間，目極晴川，喟焉嘆興。而又時時還下雋，與父老子弟山川城郭重道故舊，其流連賦詠，哀與怨併，讀其詩而見其志與其所以遇也。今琴溪歸里，思彙其所著，若所稱《前後楚吟》與《秋夢》、《旅愁》、《消夏》諸編合爲一集，而命予以敘。

夫履道任達，本無宦情，而感時觸事，隤然自放，嘗見之投閒置散之間。琴溪遇不及履道，而情文曠遠，往往相近。自夫論詩者好言初、盛，遂致貞元、元和以後，棄置不問。而昔有終身爲詩，始悟《長慶集》之不易爲者。夫從容游娱，易事雕飾，而有如造次當前，痌瘝未解，非大聲疾呼，即徑情自訴而不諒者，猶欲以研練之詞責之。彼夫不病而呻者，謂之樂憂；病而不呻，而故

爲巧言令語以達之，謂之飾喜。樂憂與飾喜，同一不倫。則向使伯氏而在，猶必以爲琴溪所言，當有不出于履道而不可者，而況乎情之有相近耶！

蛤庵和尚語録序

蛤師參諸方，自謂有得。及參報恩老人，如捨仙經見十六觀，盡悔諸宿習。穿跏入地者凡十年，遂舉西來所傳直指心印印之報恩，報恩亟許之，而未有付也。既而隨報恩來京，入萬善殿，世祖章皇帝每訊以法，因有所舉似于章皇帝前。會平陽老人相繼應詔，聞師名，急覓見師，而師已南下，遂于其還平陽時，出大鑒以來正法眼藏，馳而授之報恩。嘗曰：「吾芻象十年，而衣纓者在禁門，然豈不足示天下觀哉。」

寧州龍安之兆率，古名刹也。越千里啓請，值賊犯兩湖，官兵從武昌下者，道蒲圻、下雋，而出入於龍安之間。師凡兩往，振已廢之跡而經始之，雖荆榛屢塞，未能闢招提舊境，一還故觀，然而鐘鼓興焉。嗣此則時游三吴，吴中人士每有所啓請，皆不之卻，録中所稱「吴江羅漢」者，其一也。歲甲子，任黄門招師渡湖，會師發願將朝臺，遇于京師，和碩安親王延師于西山隆恩，建幢設鉢，遠近聞者皆宗之。居無何，翠華幸潭柘，召師行在，令賦詩，訊五宗始末，授齋賜含桃，灑以宸翰。時天下大定，闢國日出入之表，皇上大闡治道，自堯湯至文，見知聞知，皆有獨契。因舉心學相質難，至謂佛家之見性，即儒者之明德，直揭千古所授受而明示之。師幸于親承之下，特拈宗教，附以頌揚，一何盛也！

夫佛無與于治道，而言治道者不之廢。然且曇摩、釋安、玄奘、宗泐，雖出入禁廷，未嘗遇堯湯之主，而師以彌天絶學，直取西方古德不化而自行、不言而自信者，上與聖天子參證同異，其道法心印爲何如者！ 少林無文字，維摩與文殊相對，乃至無有言説，龍安羅漢豈饒舌哉。 則謂是書爲《三洞經》、爲菩提流支十六觀文、爲《大學》明德所傳北海之註、衡州之疏，無不可也。

聽松樓讌集序

聽松樓者，蕭山吴氏别業也，其樓在蕭之北幹山下，山故有松，而築重屋以聽之，因名「聽松」。 會吴子征吉偕錢唐許子莘野選文其中，嘗有《聽松樓文選》行世，故雖在錢唐，亦以是樓名所居，蓋其爲友朋高會久矣。 康熙己巳，淮陰張子毅文、杜子湘草，與吴門俞子犀月、顧子迂客、俠君兄弟同來明湖，適睦州方子渭仁、家季、會侯寄湖之南屏，而越州吴子應辰、王子六皆、張子星陳、金子以賓皆前後至，因偕丁子葯園輩若干人，高會于莘野之草堂，而以楊先生以齋爲之祭酒，仍題之曰《聽松樓讌集》，統所名也。

少時作蘭亭大會，合郡之八邑人士而集于倪文正公之園，維時三吴諸名士各舉文會，與東江相應，顧東林諸賢實主之。 曾幾何時而風流歇絶，至有假應求爲結納，藉聲氣之階爲奔趨地者。 此西園之勝所由漸流爲甘陵之禁，而無如何也。 聽松諸子久以文章名于人，而大江南北、浙水東西，其文人豪士偶相契合，遂若磁石之粘鍼，與琥珀之受芥，流連詠歌，延爲高會，此固三十

來所僅見者。吾既悲斯事之久荒，而深慶友朋相遭、良辰勝地，爲未易遘也。若夫敦盤在前，聲伎間作，諒亦從來良讌所自有者。是集也，各爲文一、賦一、詩二。予老且醉，不能承管硯，越日竣事，因復藉授簡之末，而僭爲之序。

倘湖樵書序

幼時讀《野客叢書》而好之，遂效之作《說麻》十二卷，以未能博晢棄去。既又爲《雜記》，記其耳目所見聞者，亦不就。時傭書長河間，嘗詣元成先生，聽先生譚議，每舉一事，必批根導源，窮詰流末，然後以漸互引依類比見，合古事與今事而串穿之，爲之指其異同而折其是否。然且宛轉觸發，左右旁及，條條然如說家人事，如按驗官府文牘，如自訴肌膜所疴癢，如數壯貝，每聽之輒爲之爽然者累日。而惜乎舍之游而不能盡聞其語者，且二十年也。

今年夏從海上還里，私讀先生所爲文，竊疑先生以如是之學，何難舉所聞所識而編之誌之。乃未幾而果以所著名《樵書》貽予論敘。予受而讀之，一如當日所談議者。書凡若干編，編若干卷，不分部類門目，而任取一類之中、一目之内，臚其事之可相發者，鱗次櫛比。凡夫黽毛、龍鮓、隼矢、牛鐸，畢列其相干而推于盡變，使讀之者時而頤解，時而首肯，時而心開而意釋，時而舌撟然不能下，時而低眉決眥、抶手躅足。夫作衹百行，讀有千卷。故張華讀書遍三十車，而其後作《博物志》，僅存十卷。左思窮搜討之力，遨遊十稔，而其所爲文，不過二賦。先生弆書重屋二，充牣上下，凡繙閱數

過，加之以時賢之論述、近事之睹記，參互緯繣，合成斯編。《記》所稱「博學無方」，又曰「儒有博學而不窮」，殆謂是與。

考之稗官著作，原有二家，一則集事以資用，一則考義以資辨。故《黄覽》、《類苑》而後，❶在唐時名臣集《群書》、《北堂》，作使事資，而白傅列陶家缾于書楹，區分門目，集所記以資六科試帖之用，名曰《六帖》，此皆集事資用所自始。而王仲壬作《論衡》則實創爲考覈駁辨之文，以助談議。故後之爲稗官家者，雜記之外，復有論説，如「筆談」、「叢書」、「隨筆」、「友議」諸書，每可爲談議所藉，如所稱考義資辨者。而是書兼而有之，類事而無方，比義以廣異，此誠伐山之能事，折竹所未逮也。予邑夙推多識者三人，一包二淳博，一蔡五十一子伯，其一則先生也。予兄事包、蔡，而先生以倍年之長，忘分下交，將自厠載酒問字之列，乃蹉跎就老。包二且久逝，今巋然者獨先生與伯耳。

今天子方嚮文章，昭回飾物，徵天下博聞强識之士以充著作，既已敦趣先生，璧帛到門，而先生以年老謝去。予方幸先生之謝，可藉之仍聆談議，而獨是宵燭餘光，既膺照曜，庶幾如曩時之著雜説，而筋力耗頓，又不可得。夫睹是編而不恨十年之不讀書者，寡矣。

徐昭華詩集序

閨中傳詩，自三百始。顧三百多采藍、伐肄、執殳、弋鷹之婦，而其後班、蔡、鮑、

❶「黄」，疑當作「皇」。

謝，下及管、李，非名門巨閥，傳詩頗鮮。蓋閭閻夫婦，操作不暇，何暇與之言文章之事哉。獨是金閨窈窕，易於作僞。故世傳李都御史妻陳懿遺詩，半屬贋成，而近年女士黄皆令游于諸家。知閨中所作，類有藉于補鏝者，則夫閨詩之未易工也。

始寧徐昭華以詩傳人間者有年，其人慧生而産于世家，父仲山君席大司馬公遺業，著書等身，而其母商太君則爲冢宰公愛女，稱工詩者。然則昭華之能詩，豈待詢哉。第昭華嬌穉，不屑就女傅，即隨兄弄文史，亦未嘗斤斤爲學，乃驟然搦筆。相傳元夕隨諸娣觀燈曲廊，向月獨吟，遂有詩，今集中絶句所爲《看燈》者是也。乃昭華特好予詩，凡繡枰、鍼管、脂盂、黛鬲，偶有着筆，即漫寫予詩以當散氿，故其後謬呼予師。而予得藉是數數課題，面試以驗其誠僞，嘗窺其落筆時頃刻簇簌，如弱羽之翻窠，而新花之生樹，雖使鄒陽子建强顔伸腕，猶不得與之争新鬬捷，矧詠蒲吟絮，何足相上。予故曰如昭華者，可令班昭爲後先，古稱妯娌爲先後。蘇蘭爲姊姒，非諛語也。

特工詩實難，雖曰閨房之文易于見傳，顧亦視其工何如耳。考風詩有名字者，唯《緑衣》、《燕燕》、《白華》、《河廣》諸篇，其他有其詩而亡其名。至若漢唐以後，凡史乘所載宫闈書目，自班姬、左嬪、道藴、令嫺以下合若干人，皆各有集名存于目中，多者十卷，少亦不下三四卷，乃數傳以降，殘章斷竹，或存或没，甚至通集遺軼，有其名而亡其詩。即或統爲選輯，若顔竣、殷淳諸君所爲婦人集若干卷者，今藏書之家，亦並罕有。而《團扇》一詩千古不蔑，則非閨詩之易傳，而閨詩而工者之能傳也。昭華亦勉

爲其能傳者而已矣。

山陰陳母馬太君八十壽序

《禮》稱「百年爲期」，亦曰「百年者庶幾可期致焉耳」。而禱頌之詞不曰「於萬斯年」，即曰「萬有千歲」，似乎凡爲禱頌，率淪乎具文而不可爲据，況揚徽飾熾，非誣則諛，而亦有不盡然者。予與山陰陳電章游久，念電章居子舍養事素著，嘗于登堂進拜時，窺其瀡腆備矣。今年余月，爲我母馬太君八十辰，懸帨北堂，族黨姻戚朋友咸起，薦束帛、列笙瑟、設苞苴、筐篚、車馬冠蓋，相望于路。夫以陳氏門閥盛大，加之太君之賢，電章兄弟之友之廣，何難乞言通顯，飾致華膴，爲屏幛耳目光悦。而乃以稱觴念詞，問之居無宿給之毛甡，曰：「此其所爲，非具文者也。」夫事不求諛則質，詞非具文則能實。

方太君在閨中時，扶風本右族，其尊人星寰公與電章伯王父毅庵公同以萬曆甲午膺浙江鄉薦，相擇年家子弟可爲耦者，于是始歸公。乃公以文章名當世，爲藝林遠近推重，卻于内顧。而太君井井家畫，以婦道禔其身，捍于其家。然且于于睢睢，不假言笑，絶方幅畛畇，而務飲以和。以故事舅姑能孝，相夫子能順，御娌妯藏獲能睦能愛，此可謂非得于天者真、而盡于人者摯與？大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自昔稱賢。而太君幼席寵緒，且隨星寰公宦江右，家世方隆隆起，乃豐積裕施於儉勤之餘。凡閭黨有求，又能以贏遺相及，使滿願去。及其教子也，躬親課誦，久爲虛詞，唯太君幼知書，通《論語》、《孝經》，自爲訓詁，故電章兄弟未入塾

時，即共以講論誦讀稱于人間，稍長而聲施藉甚，迄于今，天下之聞電章兄弟名而願爲友者，且比比也。

吾聞名材以樸遨而能貞，良玉以質方而能大。故長久之道，唯在積之者不郛，而後傳之者有永。今太君春秋高，既逮鯢齒，而電章亦正當服官之侯方，將入就選造，膺歲獻于天子，爲事親計，乃其心則嘗以祿養之遲爲憾。《禮》曰：「八十者一子不從政。」電章之弟早已試仕嶺表，驅車于高涼、羅麗之間，獨電章在膝下，則是承歡之切過于祿仕，况祿仕已近也。嘗讀《漢史》至《萬石君傳》，嘆萬石君父子以質行聞于朝廷，致天子以下皆動色，贊誦莫及。然要其大略，則祇以垂老入官，克就子舍。電章尊人伯仲有四，皆嘗夫婦負華髮，爲王父母扶鳩祝噎，後先不替。即在今，群從各已垂白，而電章甫家杖，依然衣綵衣，帥孫曾若若賀太君，羅拜堂下，其久于養事如此。夫享年之長與事親之久同一難致，而今幸致之，則自今以往，雖曰千秋萬歲，從此可得，何爲不可哉！

重刻北斗元靈經序

《北斗元靈經》者，道書之一也。其書敘設教之原，旁及功行，姑假道于生死因應之説以爲世誡，而註釋興其間焉。

予嘗論道家之雜過于他氏，自柱下以五千開基，初不過自示其慈儉、不先，守爲道要，而繼而繹之，爲遺有涉無之論，滉洋瀰漫，然猶是老生之嘗譚也。既乃一變爲養生家言，吞金咽髓，相事爲七還、爲九轉，而由是而降，漸至流鈴噀酒、畫水叱石，趨

近狡獪，而于是五符、六甲之術因之以生。是書所載，亦固以步虛履煞爲能事，而其言質慤，一似唐宋以來白厭其學，因欲援儒以入之，兼亦自冥其三景參錯、每變愈下之況，故首以定静心齋，微示祕旨，繼乃翻覆于轉輪往來，六害八難，有似乎釋氏所言者。世嘗以禍福憂患爲釋氏詆，毋論惠迪之語始于吾徒，釋氏爲教，全不在是。而即以是論，匹夫匹婦不畏官刑，而獨于冥冥之間，施報赫然，至有生儒日誦經傳、習聞聖賢之訓，而瞢焉罔焉，得一《感應篇》以爲寶祕，何功何過，遂有實見諸行事而不敢替者。然則聖人復起，亦必不以其言爲可廢矣。

特是書所始，相傳爲東漢永壽，而元時徐道齡爲之註之，然苦無兼本。其刻之者，則奉化州判官沈道宗也。延至明永樂間，其書漸毀。道録徐氏得其本于朝天宮道士，因再刻之。惜流布未廣，終致湮没。至英宗朝有太監鄭和者，得自宮中，而福建都轉運使司知司事者爲懷柔王氏，素受斗籙，見其書悦之，乃繪諸斗像，合爲鏤版，迄今二百年，而存已寡也。吾友沈士超，有道人也。合同志剞劂，重爲流布，將以公世之好道者。非曰「道如是也」，亦曰「世固有言道焉如是者爾」。因爲應其請而序之如此，某序。

西河文集卷三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序十五

東園沈庵志圓尼師抄化齋糧功德簿序

東園多尼居，緑塍相接。其在民家好佛如洛陽女子，上請卻髮，率連房以棲，而至于故家遺閥，宦姬貴妹，往往自爲畦稜，結廬而居于其中。志圓尼師中年去家，伐茅而編欐，獨以俗姓本沈氏，築名「沈庵」，有日矣。康熙辛未，將勸緣于城，自持化簿膜拜予，而請予以序。

夫閨中耽澹浄，自昔所難。況以朱門華屋之子，餐金拖繡，乃一旦托跡于此，汰其膏而毀其飾，猶復以齋薪供粥經營樵粒，毋乃太苦。予嘗爲家太保題墓門之碑，疏所自出，嘆其舅氏京兆公爲明熹宗朝名臣，當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爲最，其後嗣君輩起，皆相繼仕宦，而第五郎君曾以舉人爲蒼梧令者，則尼之夫也。世事之如幻也久矣，長林高岸，已爲陂池。即數十年來，其間家國之興亡、城隍之圮復，與夫閭閻貧富，宦游荒落，凡夫盛而衰、衰而盛者，亦復何限！夫虹生電過，倏忽遷變，海樓山市，到眼而沫。而當其盛時，炙顔攬手。及其衰而悲之，乃以解脱之情，銷其愛憎。舉凡人世遭逢，或忻或戚者，而一舉而返之空虚，所謂以六如袪六觸，非乎？則夫愛金錢而吝施捨，猶未達也。夫斯世所乏，不獨金

錢，而閫中施予，較外人更吝。乃志圓所請，不欲以身之所需，乞之官人，而第倣長安老尼，出入汾陽、臨淮諸閨闥，以匄所有。夫人之可愛者，莫如家室；女子之身，其所甚愛者，尤莫如首髮。而以家之盛若此而棄之，身與髮之所甚愛若此而捨之卻之，由是而思天下之可愛而不可戀，有如是乎，況金錢已。

張編修文稿序

乙丑之役，聖天子親定十人，而《春秋》居二，其一即編修張生也。暨廷對三人，亦既登《春秋》之二，而編修又復次臚句首。故天子謂是科《春秋》佳，特命掌院擇詞臣工《春秋》者彙註傳義，而惜予以還葬歸也。其後編修遽橐筆入起居注、日講，爲侍從親臣，漸以高文典册稱於人。然而每科舉義必有一二特出者，爲運會主持，微聞天下遴文家往往以編修爲是科公孫僑云。今鄉試典解推及吾浙，禮臣據例，謂編修曾以康熙廿七年分考會闈，不當復開列。天子顧所開，槩置不問，獨破例標編修名，使主浙試，是何大聖人知人之哲一至是也。編修居官住編檢廳，既而遷會館，客座傍列土銼、瓦甂，隔以蓬屏。出入無舉轎，徒行遇朝官舉轎，過避之。其同鄉大僚嘗謀合贏錢以佐月進，編修量可揞，即卻勿受，若他部寺事座偶言及，輒左右視曰：「吾詞臣爾，敢聞是也哉。」其介如此。天子知其文，又知其人，兼以南巡故，稔知浙人文之盛，必得是人搜羅之，極公且明，庶士以成，是聖天子大造吾浙人以有此舉也。編修文行世已久，坊人復遴其要者而佐以新篇，因爲應其

請而序之如右。

雞園詞序

詩餘者，繼詩之樂章也。前此歌詩矣。歌詩之法，取五七字詩，押其平陂高卑，而被之以律，曰宮、曰調，此其法如歌曲，然有拍、有散、有序、有遍，而第其引伸之間限于字數，五字必二拉，七字必四拉，排而摙引，伸而不能變。嘗得唐人所遺五調曲，就其笛色而按之以歌，亦既抑揚句矩，來往盡致。而第以五字之故尋分覓刌，猶不若孤兒婦病，得以散聲而抶掉，以成其曲，此詞句短長所由繼五七字而起也。

湯君鳴友作《雞園詞》，夫詞名「填詞」，則以詞也，然而名「倚聲」，則又以聲也。往予與華亭蔣生搜討唐詞，謂小詞者，實詞所

自始，而或曰否，夫詞以具體，第曰詞，則曼體不可少也。夫是故《花間》、《草堂》，各不相掩。其後迦陵陳君偏欲取南渡以後、元明以前，與竹垞朱君作《樂府補遺》諸倡和，而詞體遂變。若夫聲，則雖萬君紅友著《詞律》廿卷，其于句讀平陂則得矣，然而與律呂何當焉。鳴友詞隳唐宋，自供奉以迄辛、柳，皆有其體，嘗自言曰：「事至則情生，意遠則品軼。」此爲得之。而至于聲，吾不知其何以諷之而善也。長吟之而以散以拍，殊有會也。被之絃鞉而度以管曼，聲以逐之，而抑揚句矩，未嘗有拗戾于其間也。迦陵，紅友君鄉人也，鄉人皆善詞，而君復能以其詞而進之于聲如此。若夫三臺紅藥，集有三臺吊曼殊詞，開句云「是盈盈一朵芍藥」。詞本傷心，假使爲歌，將必有哽咽而不能終者，然豈聲病哉。

馮氏壎篪集序

予在京時，與紫燦禮部同邸居，每連茵並馬，輒言其家友悌，諸子在南，並邕好爲樂，而益都師相累稱其族自畢公高後，在晉宋間南遷者，多以文章孝友顯于時，今錢唐馮氏是也。予謂禮部君以經學起家，而一門群從，皆丁年勸禄之際，斯世洮洮，誰解文行，乃就其恒言，以質之益都師相之所稱，中心慕效，以爲世安有古道如是者，脱有之，吾舍此安歸矣。

及予請假還，急訪馮君屺章于有斐之堂，見其與弟重韓輩，闔門怡懌，日夕出入，忘人而悦天，一似三古之于于然者，而披衿示客，不問合志與同術，而相觀而善，並以無猜之義共爲心期，且歉乎自退，抑抑乎多自損者。會國恤下頒，兩浙開府，闢延賓之館，聘術序有學之士，賦詩作頌，以紀聖孝，而屺章、重韓與同學蘇君子傳、沈君方舟、李君弘載、徐君紫凝輩，所爲胥山諸子者，一時並入，爲西園上客，抽毫摛牘。中丞擁篲前，長跽請教，予然後知文章行誼，其生平稱許爲不可誣也。

昔阮嵇以中原耆舊與王渾爲友，而既而見其子戎，輒忘年而與之交，《世説》所謂「與卿談不如與阿戎談」者，今林下七人，則戎儼在也。予締交于禮部君，遠過王渾，而視屺章與重韓之年，則與濬沖不相及，然齊契從此始矣。屺章兄弟與胥山諸子共集爲詩，而屺章與弟不忍分行，因合而輯之，名「壎篪集」。《詩》云「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友愛也。屺章之友愛，則于此猶見之。若夫李義山兄弟皆以文名，嘗合輯其詩，名

「李氏花萼之集」，則但以華詞自誇門户，其于塤箎之義何有焉。

陳山堂五七律詩序

少時爲詩，惑於楚人之説詩者，而同曹不平，各私其邦賢，始以徐渭爲越君子軍，不足則又張之以渭南之師，曰「陸游吾越中人也」，久而知皆不足恃，夫然後轉而爲信陽、爲北地、爲初明諸家，又遲之遲之而始進而爲三唐，蓋幾折旋于其間矣。

山堂爲詩則不然，方學四韻，即能以藍田孟亭之勝，紫其腕間。時邑之稱工詩者二人，一張子邇可，一山堂。邇可中年始學詩，山堂以小年，雖時各不同，顧其爲驟工則一也。人有效斲者於此，引繩削墨，久而傷其指，而工倕試操斤，即已刻木爲龍鸞之形。有尋聲者於此，析鐘律，辨銖黍，歌工易其器而不知，而師子野生，不見絙桑，目不睹嶰竹，而偶聞人聲，即審其形之短長與色之黑白，此無他，其才使然也。予與邇可同爲詩，驚而遜之爲才子。暨予赴召應昭代制科，四方之士咸集轂下，然所見不必皆可驚，即同時爲詩，亦不必盡爲我遜。而山堂每寄詩至，則移情累日，不能自已，是豈予之有私於邦賢也與。張子邇可近在都，予欲以邇可、山堂爲吾越張，而山堂方刻詩示世，予喜而序之如此。

或有謂山堂之詩興長而賦短者，張邇可曰：「人不識六義，漫曰賦者賦其事，遂以在前所感者爲興，而以其時所行者爲賦。夫必賦其事而後爲賦，則《叔田》必當補克鄢，《擊鼓》何以無伐鄭也。」若其止刻「五七律詩」者，則以山堂爲唐詩，「五七律」者，唐

人之詩也。

城山大拙禪師語録序

蕭山城山爲越王保棲之地，舊名越王城，以山椒有墻蜿蜒如沿盂，因名「城山」。曩時爲比丘所居，築椽蓋茆，而祠句踐于其中，蓋不知幾何年矣。康熙戊申，冷堂老人從雪竇來，相山川形勝而卓錫焉，舉四遊未開、六幕未布之事，而偕其從人，闡導于巖阿之間，不數年而三涂廓然。即將如來所傳僧迦金縷，擕手而付之乘門之長所稱大拙禪師者，使之奉佛衣而授僧法，一何謐也。夫粲阿寸土，不宅龍象。當大師參諸方時，發源天童，歷棲真、能仁，而聆獅音于羯磨念誦殿堂回向之際，師夢中聞羯磨戒，回向念誦有省。且復由奉川跋踄淼漫，而後倚嵓扃而居，則斯山狹阸，亦何足以闢神天之門、容泜洹千百之衆，雖亭雲磵水頓非舊觀，而泝所從來，得毋寄跡虚空、截然雲水者，非與？乃師以象王之尊，大踞獅座，獨拈拄杖者，二十餘年。邇女墻數仞，翻之爲大千之界，舉凡石凹、舂甕、雲頭、曬衲者，不計晨暮。然且朝參夕矚，拈古証今，寄喝聲捧影于管硯之間，而録以示世。我聞於越謀吴，當夫椒之敗，戢翼歸來，縮長河浩氣，而暫企之斗城之陰，卒至吞吴震楚，稱伯萬里。而英雄未遇，方且拾芒繩而仰以絷也。然則城山雖小，其爲鍛鍊英雄與鉗錘龍象者，一而已矣。

周春坊新簡兩浙提督學院賀屏序

古惟天子得試士，制科是也。嗣此則

試之禮部，又試之門下，所稱明經、進士諸科，隋唐以降，代有沿革。顧諸州解士、聽之州吏，從未有專遣京朝官主試事者。自明增鄉舉之科，入解者毋論得當與否，而先以舉人爲之階，因之立學養士，士之入學者皆有成數，于是設鄉舉主文及比年視學之使，重試事也。第明制鄉舉主文多遣詞臣及省曹以下，惟視學一使，則例以諸曹郎出行諸道，與觀察相長少。獨京師首善地，居重而馭輕，别遣南臺有才望者主之，名「督學侍御史」。惟時江南本留都，與京師等，他無與焉。清興，司列重文學，改侍御史爲詞臣，專行直隸。而聖天子復廑念南浙，謂江左人文夸于他省，宜破例陞道爲院，已授專勑，開轅於兩臺之間。會予同年生周君主文山左，升書最第一，甫竣事，即有視學兩浙之命。

夫知人則哲，前賢所難，況登明選公，尤出司試事者之所僅有也。在昔廬陵爲嘉祐主文，不厭士論，幾不能再參御試。而近且摇脣懷甓，相繼成習。矧山左係鄒魯材藪，累科稱得士極盛者，較難爲繼。而君于井亭葉落之餘，鑠門躑躅，時出其鈞石衡量敁敠諸才士，諸才士翕然受程，一似辨響于謰謱而收金於麩稱。即受裁諸族，無或仰星辰而怨蠶蟻，一何盛也！從來諸州入解，必投業門下，詳審得失，而後過解之賢否以定。今天子明鑒萬里，書論乍升，即立察勤廡，坐析明眯，舉一時得人之賞遲久後酬者，而使之再試于有效之際。吾聞百鍊之銅，不憚屢照，原泉在山，累綆不竭，言其蓄之者裕也。曩者制科之興，實縶曠典，然亦漢唐以後故科目耳。乃君以賈傅之年，應天子召試，拔居高等。夫制科莫盛于唐，

然以昌黎之聞望，累赴不售，雖既舉禮部，尤以未登其科爲憾。至宋則東坡兄弟並登制科，然而夷考當時，東坡所登止三等耳，子由且四之。而君且裒然舉首，與郄詵、李郃相頡頏。及天南蕩平，大廷獻頌，人競進詞賦，君獨稡擷六經，攟摭其成文，纂爲百韻詩，而集儷句于其前以爲序，東堂學士動容咨嗟，以爲僅見。至其高文典册，橐筆綸閣，與夫金鐀石室之搜討，所謂擅三長而卻五難者，又其餘也。

夫人少年入學，讀當世之書，原思以文章見天下。暨乎稍稍自見，門巷有車轍爵里之投，各不相下，遇偶有欲懷者揖而問字，即誇以示人，以爲流芬餘瀋，庶幾不匱。而君能出其所學，分廳草制，巋然登著作之林，且復于論秀之餘，復膺是選。夫兩浙本多才，而君以文章宗主，進之退之，毋論江表顧陸、山陰王謝，皆令出我門下。古之以學被世，而復爲斯世興教，以大所學，意在斯乎！故事，學使君至，凡在受治，分應進一言爲賀，因應諸君請而序之如此。

北山無門洞誌序

當予羈丱赴臨安考解，❶在崇禎之末。爾時寓錢湖北山有所謂蕭家莊者，日攜屐追趁，大抵在葛嶺以西，棲霞以北，扳巢而貫穴，初不記其企足在何地也。及予浪游歸，而四顧滌然，曩時叢岡灌嶺，重樓疊榭，悉袒膊裸背，一望而腓腓。而暨乎還山，則遥憶向時所歷，一若記南宋他時事焉。

菊逸大師以《無門洞誌》見示，并謁以

❶「羈丱」，原作「覊弗」，據四庫本改。

序。予展卷嘆曰：「北山勝地，猶有倖存焉如是者乎。」夫「無門」非他，宋慧開大師字也。師曾説法于龍興之山，而龍隨以歸，乃藏龍山間，劃泉而居之，以其色黄，名「黄龍潭」，且闢洞以棲身，其傍因有無門洞在黄龍院中，宋時禱雨者多就之。相傳寶慶中，以歲大災，天子特開選德殿，延師説法。暨淳祐七年，又復以旱故，遣丞相就洞禱祀，丞相吴潛、少保孟珙偕至。因賜師紫伽黎衣，給以平江官田三千餘畝，錫號「佛眼」，并爵龍以侯而祠之。封靈濟侯。今相距五百年矣。大天下山川因革，經時而變，即以錢湖之勝，歷唐宋元明，相嬗勿替。而當予一身，相距五十年，即已如高陵深谷、浮雲滄海之不可復記。況南朝多寺，寧無灰刼，而無門一山尚能恢其遺業，而授之以誌，自非師之功不至此。

夫天下之思其舊而悵然感者，不獨予也，其不得其舊而思藉誌記以想見夫當日，則又不止此一山也。今入湖者，有能談宋明遺事，而不慨然生懷古之思者乎？乃區區一山，而佛眼興之，香林貞吉繼之，宋時帝主開其前，明之卿大夫各護持其後，而師以太白高僧，巋然説法，復能統餘緒而從容作誌，以傳之無窮。《誌》不云乎：「香林從經行之隙，得佛眼金身于沙礫之中。」而近年杭州禱雨，則黄龍之神儼然示現，蓋洞中丈八之軀，與澄潭故侯，未嘗亡也。則雖所見有時改，而又何患焉。

包氏族譜序

族譜之設，創自蘇洵，其時軾與轍尚未仕也。蘇氏之貴，當自唐蘇味道始，然而譜

不之及者，亦曰「親盡則略」爾。今之爲譜者異于是，必賢如子騫，貴如梁公，則雖遠必載。而如其不然，即高曾至邇，猶且記誌惡縮，以爲此何足以光吾譜者。甚矣，譜義之非古也。

包氏始自安陸，代有顯者。乃由南渡後上泝所自，獨以合肥孝肅公爲斷，其相距不越十世，以統以系。而由合肥而山陰而蕭山，則又以蕭山爲近祖。蓋自南渡仕甌越，或分或聚，而蕭山最大，其相距亦不越十世，而爲譜者宗之。蓋其世當元明間，賢哲代起，一時父子兄弟若松坡、東皋輩，皆以明經進士顯于時，凡海內聞人爭先結納，若所傳河東張翥、金華黃溍、宣州貢斯泰、南陽迺賢、臨川危大樸、東陽王禕、餘干董朝宗、青田劉基、上元楊融、西江揭傒斯、廣平程鉅夫、東嘉高明，不下數十輩，皆當代名臣偉儒，能不遠千里，並過蕭山與之遊，車轂所至，使市橋左右廬舍皆滿。噫，亦盛矣！夫譜貴親親，由身而推，祇詳所自出，而上本姓生，下聯族屬，未嘗有聲稱官閥之見生于其間，而其貴而且賢若此。

予少時與即山遊，拜其尊大人于堂，降而與即山、呂和、銓平結爲兄弟。惟時同游者皆海內聞人，渡江造請，各以古學相切礲，其一時賢俊，亦不讓河東張潞公、金華黃文獻以下。乃驟當鼎革，相顧伏匿，明清之際，較之昔元明之間，出處頓反。而即山、呂和且相繼賫志，迄于今，墓有宿草者已三十年矣。予乞假還里，值銓平修族譜成，屬予爲序。予思氏族之盛莫如包氏，少時登其堂，景其先賢懿行，往往起敬起慕，徘徊勿釋。而今則觸目悲哀，不忍過其廬、造其門巷，睹見其遺文賸字，況明明世乘，

儼然載即山、呂和于其册，而其忍序之。然而譜也者，嬗後者也，今之所作，後之所述也。夫以予異姓之子，束髮與交，垂老而不忍棄去，偶一見其家之所爲，即感生于心。況爲其子若姓者，睹先人遺譜，而不遵之如經，守之若國史，非人情也。譜創于即山，而銓平與呂和之子續成之。前二年，銓平示予譜，予不忍讀，受而藏之衣箱之間。既而曰：「予與銓平皆垂老，倘一旦不測，其何以應？」遂出而書此。銓平，予老友，尚居墻東，此包氏家獻也。呂和之子公度，善文似呂和，吾見包氏之繩繩矣。

史村曹氏宗譜序

宗譜與世族譜不同，唐時岑文本、令狐德棻奉詔輯天下茂族，❶合九百二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餘家，而分之爲譜。凡一姓之中，第取其賢而顯忠、雋而有材望者著于篇，而他不之及，名曰「世族」，猶史稱「世家」、孟子所稱「世臣」也。若宗譜則創于趙宋蘇氏，但以一姓爲九宗，上自高祖，下逮元孫，毋論仕不仕，賢智愚不肖，而各予以系。而其後所宗過長，其所及亦過遠，然且進貴絀賤，右賢退不肖，至有冒他族名達、遥遥華胄爲世取誚者。則宗譜也，而與唐之譜世族無以異焉。

曹氏爲蕭山茂族，少時見木上先生以第一人舉于鄉，名冠兩浙，嘗追陪游讌，每嘆其器宇沈湛森然，若淵泉之在望，叩其鐍，抒之不匱，猶繭絲焉。方是時有爲九江司理者，有爲望江令者。予生也晚，不及一

❶「棻」，原作「藥」，據四庫本改。

一而見其形與其事也。然而名賢輩出，在曹氏一門群從，譽望藉藉。如浴雅先生以詩名于時，時得其片詞賸字，輒規之橅之，轉相傳寫，以奉爲祕寶。迄于今，郄紹之書，其爲法盛之所行，正不少也。而文虎爲文，予嘗私效之，而嘆爲莫及。夫以邑之爲詩、爲文、爲書法、爲理學、政事，而皆于是家取之，此其家真世家矣。

予與其裔孫國學名顯宗者遊，每言其家茂才名錫爵者修宗譜甚具，顯宗將捐槖謀付之梓，而屬予以序。予因諦觀之，簡而覈精，詳而有要，不附混元，不冒巫趙，所云「以族譜而兼史乘」者，是書有之。若其泒武惠王彬者，始之也，繼越州判官，追其所自來也，又繼而判官之子丞，則自越而蕭，所云「占籍于桃源之下鄧村」者是也。而于是以學諭承之，則以遷史村自學諭始也。

史村者，今曹氏居里名也。

西河文集卷三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序十六

新刻聖訓演説序

古鄰長、遂師各舉其方之戒令，以時宣里門，而漢唐行政多尚名法，❶然猶有以講讀教授爲治理者，暨叔世而浸衰矣。

我皇上躬親教化，首重訓迪，謂大猷之世，必先事化導，而後可以維至治於不替。因於康熙九年特頒上諭一十六條，相率董勸。而兩浙中丞陳公即又作爲《演説》一書，總講分講，使顓蒙愚稚，皆可通曉。已奉旨頒行撫司及府州縣衛所官吏，凡月吉歲正，各集耆老於城鄉公所，依式講授者約二十年。會總制興公、開府張公、學院鄭公再三申飭，且附諸律令，以倣古讀法之制，鄉禁國書相爲表裏。第司其事者，祇責其成於長吏，兼殿最勤窳，而司鐸者不與焉。餘杭訓導王君獨慨然興曰："此亦學校事也。"夫孝弟禮讓皆本明倫，而崇正學以端士習，則條教之中，儼然載之。間嘗追隨講肆，目擊諸父老攜持負戴，側耳傾聽，若惟恐語言之有盡而誥誡之難遍及者，因損俸鏤版，流布廣遠，使煌煌帝訓，昭如日星，甚盛典也！

昔者文翁興學，僅傳經義，而蘇湖之

❶ 「行政」二字，四庫本無。

教，則又以治事立業爲實學有用，然且千古相傳，遂爲莫及。有如是之上承聖謨，下廣憲法，毋論載籍所嬗可蓋經學，而即此一講授間，長幼造聽，咨嗟感激。凡夫有動於心而不能言，欲發於口而不能記憶，即欲歸而互相傳道，使父告其子，兄告其弟，以之展轉於比鄰閭族之間，而不能達者，而一日開卷而暸然，此不可謂非當今宣教之一助也。

西江唱和詩序

自《國風》有予汝唱和之詞，而春秋晉、鄭大夫往往于所會之地彼賦此答，此即履道聯吟、松陵互和之所自昉也。

信安馮使君有事洪都，偕吴子志上、徐子紫凝高會于章江之濱，遂邀之同舟，而歸于信安，因之有西江唱和之作。夫使君才士，其爲詩下掩王維，上追庾信，而一行作吏，中道捐棄。予嘗謂使君裁弱冠，爲文爲吏，皆得以拔擢流俗，超然直上，浸假趁其時年，專事壹志，其所到亦寧有量。而使君仍兼爲之，而兼臻其妙，才士之叵測如是。若夫紫凝、志上，虎視臨安，予每僦其地，而與之觴詠，其風流儁上，固無論已。

向在京時，嘗追陪益都師相，高會諸竺壇經廠，互相唱和，以當休沐。及從大雪游善果歸，酒鎗燭樹，合毯于東堂之右，間使一人唱韻，一人把筆，每一韻落，則筆隨韻絶，唱者未既，而和者已就。今予集格詩猶存其題，可驗也。乃歸田有年，兀坐眭眭，不成一字。而使君爲吏，猶能與二三友朋，踵太傅高致，刻燭擊鉢，以嬗其休風于勿替，則夫讀其詩而寧無感乎！

田子相詩賦合集序

向從胡氏東嵓、王氏文叔見子相於吴山之岑，爾時子相未弱冠也，然往往爲五七字詩，登臨詠吟，一時見者多稱之，予嘗題其篇而思其爲人。暨予以應詔入都，而子相方隨其尊人宦游江南者數年。迄於今，予請急里門又二稔矣。錢唐馮屺章兄弟，亟稱子相詩文爲胥山之冠。夫欲知其人者視其友，向時文叔、東嵓爲予良友，而近居錢唐，方與屺章兄弟爲忘年交，乃諸公所推，先後若一，則夫子相之爲人，固無容問矣。

獨是子相少工詩，爲古爲今，一如唐人之所稱格詩、律詩者，未聞工他體也。惟夫《詩》有六義，其一曰「賦」，故賦者古詩之流。而登高能賦，大夫是期。方今聖天子好文，首重賦體。作者林立，少能有當睿鑒。大抵高之爲長卿、子雲之流，失之蕪詭；而卑之即降爲試文，遂使李程、王起互起爭勝，體裁之雜，莫過今日。而子相以鄒、枚之能，抒庾、鮑之製，高不浮靡，卑不檢劣，隨所結撰，而良材麗搆，一往流曳，體物精而狀意顯，若所謂氣若駢珠、詞如繁露者，子相真賦才之雄也。我皇上經天大文，偶爲儷語，巡行賦物，微示法則，而世無敢爲對揚者。子相進而備承明之選，尚書給札，賢王授簡，其摛文掞藻，必有可以舒國華者，而尚有待也。若夫景運初開，詩當初盛，而流俗卑污，方且競變爲佻涼弇鄙之音。則子相所爲詩前後具在，其力追正始而挽隤趨，端在何等，夫子相非流俗人也。

家明府文山兄七十壽序

予氏無二族。自周王第九子冄肇封于毛，遂表之爲氏，而其後南陽、平丘代有令哲。逮靖康以還，扈蹕南徙，嘗散處于閩越之間，故浙之姚江、新安，閩之玉融，所在顯著，即嘉隆後，猶尚有新安司寇、姚江殿翰與閩之起曹觀察，後先齒序，藉藉通往來，其爲譜記可考而知也。

予于康熙乙卯游閩之晉安，遇文山於道山亭下，彼我慕悦，相持不能别，顧不得譜記，不詳其行輩，但以容髮度長少，第爲伯仲，實不知其幾何年也。既而浙中丞請召至幕，值予滯姚江，不得一見。又既而其門下士何君爲湘陰令，迎之至湘陰，道浙見過，而予以買藥他出，仍不得一見。今年春，從中州還，遘予于錢湖，謂曰：「予七十年矣，歲之首秋則懸弧時也，子可無一言爲贈詞地乎？」予聞而憬然，視其容，轉而自視，私念齒將脱，髮禿種種，膚之皴者多瘅瘃，而文山齞完肌薄，儼塗髹漆于鬚鬢之隙，行立顧眄矍矍然，而反長于予，然後知老少之不足憑，而向之度容髮而謬予長者之甚可笑也。

昔楚丘丈人年七十，自謂能出詞以應對諸侯，決嫌疑以定猶豫，遂負壯衒奇，以爲莫及。而文山强且過之。方文山少舉於鄉，以文章名世。越廿年而筮仕營山，嘗考其在營時，優于吏治，按察宋君舉良吏第一，凡隣縣有闕，皆藉文山兼其官。夫營固瘠邑，又其地蜀漢相接，當巴渝萬山之間，曩時流寇所出入，瘡痍難復。而文山每坐理之，然且興起文學，其分簾取士，多得名

才，所稱湘陰令其一也。乃既經薦剡，川湖開府已上其治行于朝，天子嘉其能，下部取召，而騾丁兵革，拂衣歸里，其在今又幾何年矣。

夫楚丘帶索不出閭里，老萊荷畚徒事畎疆。而文山於歸田之暇，過都歷塊，交游遍天下，即偶然詘處一室，而户外屨滿，凡夫質疑問難、造其廬而諮以事者，比比也，倘所稱身居丘壑，而經術滿寰宇，非歟？至于心思之敏鋭，每當著筆，一若迅雷之及物而江河之行地，汪洋翕忽，不可名狀。憶予在京時，從益都師相作《擊鉢詩》，互相倡和，必倡韻未絶而和韻隨之以爲快。今兀坐摇筆，終日顧盼，不得一字，蓋年爲之矣。而文山著書等身，老而倍進，今世所傳《菜根集》是也。夫容色之粹、材力之强、心思之敏，皆足以壽，而文山兼之，則其難老，豈區區長予爲可怪也哉。

高詹事天禄識餘序

劉宗正父子領校天禄，當時有《説苑》、《雜記》諸書散行于世，而後之爲雜説者宗之，如班令史之侍讀禁中而作《白虎通》，蔡邕之校漢典而作《獨斷》是也。嗣此則唐宋諸家短裁促筆，不必盡出自祕府，致長安舉人浄坊佛厰，争相寫記，爲銷夏之舉，謂之「夏課」。而元明以來，山人園客，又往往作稗官野乘，以誇詡聞見。故説者謂談議之盛，至唐後始備，而不知《漢書·藝文》已早有雜説千家見諸書目，特其文不傳耳。

江村宫詹以驚才絶學供奉内廷，其所讀祕書，真有非外人所能見者。嘗笑儒臣進身，偶職詞翰，便自誇禁近，足不涉苑籞，

身未嘗一踐闈闥，兩目不經接内府圖書及金匱石室之祕，入直三館，持帔卻足，即宫門侍班，亦不過暫立銅獸傍，以互見其睫。而宫詹日侍至尊，掌禁中文史，充櫳負欐，皆得而典校之。其中偶有兼本爲皇上所賜，即拜命捧出，故私第賜書，即有爲長安貴人諸藏書家所未備者。是天禄領校，惟宫詹爲能職其盛。顧時奉起居，晨入夜出，負星而趁暝，亦何嘗有頃刻之暇可涉筆札。而乃無書不睹，一若陸倕之豎橱而世南之行笈，隨所記録，皆成卷帙，何其神也。

夫雜説有二，一則騁聞見以討遺軼，即《説苑》、《雜記》所自昉也，若此者慮其誕妄。一則誇記憶以肆駁辨，即《論衡》、《獨斷》所由著也，若此者又慮其寡陋。宫詹自侍從以暨退食，所在有記，若《松亭行記》、《塞北小抄》與夫《東西扈蹕》、《金鰲退食》諸書，既已謹聞見而袪誕妄，有成事矣。今以耳目之餘，廣爲記憶，其中搜微剔隱，註疏考室，有駁有辨，而皆于天禄乎得之，因顔之曰「天禄識餘」。則短裁促筆，雖曰供奉之餘，然孰非經國大文、對揚奏記之餘事。而且學山藝海，非容齋、伯厚、弇州、升庵之所能及者，是焉得以識小者而忽之也，而況其大焉者有在也。

重修平陽寺大殿募疏序

平陽即平原也，相傳其地在平水之北，以水北曰陽，故名「平陽」，越王句踐嘗都之。明崇禎間，山陰祁中丞購之爲別業，而藏書其中。其後中丞殉國難，山賊據爲寨，別業頓毁。清興，弘覺大師者受世祖章皇帝之詔，卓錫平陽，構御書樓于上方，而恢

大其基，名「平陽寺」，迄于今已三傳矣。嗣席者以琳宮被甾，重爲修復，而堊土刻木，乏稻粒以給口食，因擊板于途，遍句行路。

吾聞薪盡火傳者，老氏之教也，而釋亦有之。當句踐都居稱霸，東南之會，不知其盛何等，而千年以來，僅見中丞之營建，比之平泉，乃忽爲化城，龍藏象宿，亦云極盛。曾幾何時，而興而燬，燬而又興，薪有盡而火無窮也。人之施捨猶是矣。聞之嗣席者爲天岳大師，師有《直木堂集》行人間。今之以文字入三禪者，人或未信，其覆以予言質之。

霞舉堂集序

王子木庵自第其所爲集，自辭賦、記傳、銘誄、書疏以及雜志、野乘、偶體、諧説與夫論辨、記述之自爲義者，合三十五卷，名「霞舉堂集」，以屬予序。

予受而讀之，曰：文有名家、有當家、有作者家。夫名家秖如書畫家之有標格爾；而金元詞曲，每以平行協時族者爲當家；至于作者家，則毋論當行與及格，而必有作者之意存乎其間。故漢魏六朝文不求盡，凡散題閒牘，皆足自存。而汴宋以後，即文體鉅細、事類多寡，必無所不具，而苟其製有短長、門有枯菀，每零楞孑屑而不成集，自非作者家經營部署，羅絡而不遺，求其以函册示世，難矣。木庵即不然。其植物也閎，其斂材也覈，其功積也千至，而流效也四應而五達。故其質皦晳，其文青黃，其爲幹擭擢，而其聲其色，即雲興于樊，而噫散于壑，即之爲無垠，而放之爲可到，真作者也。

宋後集多而傳者少，初以闕石程紙數，而既而銖兩無有。古史藝文之所載，必撕播四訖，歷數代嬗習而後得以存其名，然不可考也。今其書甫出，而塾文不擇詞，國書不弃其文，金匱石室之所藏，未嘗編載其卷目，而人之見之者，皆寶閟珍惜而不可釋，此非傳書乎！

予與木庵游約四十年，每歲過湖墅，必詣木庵，詣必有新纂一卷出而相示。及其讀《禮》也，宣州施少參君方抵杭，與予約曰：「今當詣木庵，寧得有撰著如平時者耶？」予曰：「有之。」及至，甫就坐，而木庵出《孤子唫》見示，乃相視笑。暨予官京師，當會朝日，少宰李公傳木庵書，至發其槭，則所撰《今世説》也。時賢在朝者争起問訊繙閲午門外，各相歎異以爲榮，今諸所存者十之三也。嘗曰生人爲文，得親爲按第，置諸几席，食訖而繙之，一如千百世後，偶得前人集而爲之品騭，亦一快也。予歸田五年，自視舊文，如三伏之綿，提起輒置，而木庵《霞舉堂集》，軒軒如也，然則傳固有數矣。

劉氏水澄傳詠序

自史漢有敘傳之詞，檃括諸本事，押韻成文。而更生作《列女傳》，遂贊頌而諷揚之，此即水澄《傳詠》之所由昉也。

顧水澄《傳詠》原始家乘，而家乘之體，大抵襲廬陵、眉州，編年紀世，取其明晳。而水澄舊譜獨詳列記傳，旁及志表，有似乎扶風龍門之爲史者。今乃以史而爲詩，善善惡惡之幾，間出以微言風物之旨，使孝子順孫讀之，而油然以興、翕然以感，是豈非

敦倫敘族實有見之于性情間者，所謂以情馭法、以恩掩義，非乎！

蓋臣天才縱橫，睥睨一切，每下筆滔滔，目無前人，而敘事嚴簡，矢歌春容，特于纂討呻吟之際，兢兢業業，可謂慎重。獨怪水澄閥閱甲于吾郡，自其先司馬公創譜以迄于今，增修續修，不知凡幾。而蓋臣以韻文一二槩括之，使知劉氏所始，六族、五忠著于前代，而由元迄今，尚有名臣傑士忠孝俠烈可歌而可詠者，其爲保世亢宗之無已、有如是也。

聽松樓近體詩序

隋唐以詩賦取士，而殷璠選詩，由梁陳以及唐初，則適當詩法極盛之際，然猶云「自大同至于天寶，把筆雖多，而灼然可見者十無其二」。甚矣，工詩之未易也！今習尚經義，而鉛槧之餘，偶押聲律，即自以爲駕王、盧而邁江、薛，豈古以詩求而詩反難，今不以詩求而詩反易哉？亦曰工則難，不工則易耳？

吳生征吉工經義，其以經義冠試士屢矣，一日以揣摩之久，舍而爲詩。會吳生以《聽松樓文選》行于時，四方過問者車轂輻輳，乃大起文會，與江南北士公讌于吳山之麓，生對客揮毫，一時倡和者皆辟易去，則吳生工詩既有成事。是何古之以工見難者，今以易而反見工與！

聖天子右文興學，一時好古之士爭獻于廷。吳生將挾其所學以遊京師，而先出其近體詩以問世。予取而誦之，近體之難工久矣，毋論精深灝博，咫尺難量。而第就風裁以証《大雅》，一如《談藝諸録》所云「簡

練以爲思，頡頏以爲韻，圜皦以爲辭，混沌以爲質」者，而吴生皆足以幾之，其以進于唐人不難也。或曰詩以近爲難，不工近詩者，則必不能爲古詩。故凡觀古詩而不得其優劣者也，觀近詩而瞭然。猶之爲文者不工時文，必不能爲古文，故觀古文而不得其通與僿也，觀時文而瞭然。然則吴生之工古文，吾嘗于試文見之，其工古詩，則亦觀近詩而知之。

東南輿誦録序

自子産誰嗣之誦興，而漢晉以還，若漁陽、魏郡、潁川、廣漢，率皆以輿歌巷諺流布史册。故王祥太保而海沂之謡早著徐泗，姚元之爲開元賢相，乃吴陵頌稱悉紀于石。誠以民情至公，感則籲而悦則噂，非有誣也。

金大中丞由綸扉起家，槐堂章制，早已知頗、牧在禁中，乃稡擷經史。嘗佩水蒼玉爲天下宗師，百僚長庶，無一不就教恐後。旋復以諳練經術，仍出參觀察，特錫袋帶揚鑣，而分路爲行省中書者約十年。天子嘉其能，徵典樞要，佐七兵九伐之事，兼使詰禁。當是時，六師張皇，樓船之南下者，藉軍司馬上卿轉餫行間，供調百萬億，收復昆彌。廷臣上功者，方擬以五都伯長專弓矢鈇鉞之權，令宣布德意。會七閩初定，議應遣重臣填撫其地，遂命公往。乃海外蠻荒若高華、彭湖，從來不臣其國者，悉版籍而耕犁之。重以兩浙介在甌粤，爲神州奥區，天南半壁，尤不可無揞柱者，以厚其任，曰「惟公賢」。則是公之歇歷，固已閱中外，備艱大，以迄有是也。乃公甫入境，須江水

發，水之逆防上騰者，溢溢洶洶，浮天日而下。爾時公未受事也，即捐金拯溺，賑卹諸昏墊，而後以入告。其于樹柵堰、防離崋、築西江諸塘以修復水利，又其餘也。夫爲民去害而治可以興，顧去害必先其大者。浙右轉漕多，閒左窟穴，因緣爲奸，而關榷譏訶，比之漢之大，誰使然。且方樞庇之，翼虎而藪狼，比比也。公先剔漕弊而清榷税，使橐時陋轍，一切報罷，乃整躬率屬，激揚風紀。凡刑獄賦税，務爲減損，以與民休息。至于教化尤所急。嘗賓興入貢，在闈與在浙，兩主其事。先設立講院養貧士，其中月廩日餼，飭紳士之老成者董之，暇則率僚屬講訓讀法。至于棘闈之底飭，修塗鏝屋，嚴朱牘而寬黈乙，以迄供億之精，科辦之簡，奸胥不得赴，行户無所派，以一事而兼百惠，多有也。

夫民惡貪，而公砥以清；民不樂惰窳，而公礪以勤。民所願輸，公故緩之；民苦于侵蠹，而公則譴之。民田有時乾，公跣祈之；民之室不戒于火，公拜而馳之。夫民患惟盜，而公是飭；民所畏者兵，而惟公是戢。是民好惟好，民惡惟惡，如是而猶謂民之不能歌思而讙噂也，情乎！夫民實有心，謳吟之來，不能强其所不欲；如必楔其齒而防其口，是猶障風之吹而遏其響也，然則後之紀績視此矣。予忝舘職，爲公之後進，敢述所聞而臚之爲序。若夫公之功德，仍在輿誦，予又何能多爲贅焉。

西河文集卷四十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莊稿

序十七

送汪翰林奉使琉球册封中山王公餞詩序

王者撫存萬國，爰有使問，故《傳》曰：「《皇華》，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故遠而有光也。」而魏武著《選舉令》，每曰「使于四方，古人慎擇」，蓋張旌奉珪，馳四乘之傳，以達之萬里之外，期當于是選難矣。

今天下車書一家，薄海來享，凡蠻邦遠處、日出日入之所，德廣所及，去俗效義。而皇帝聖文神武，柔遠能近，諸所動作，悉合天意。既已東征西討，盡驅諸不庭之族，倭泥再闢，雕題盡來。惟是四裔之外，如南夷君長、番禺太子，無不延頸舉踵，想望爲臣妾，雖道里遼絶，阻以人力，猶不能强抑其自致之情。況琉球處東海中，早稱外藩，自王公妃妾以及陪臣長幼，咸願署名負版，拜天朝一命以爲煌寵，是固開國以來所垂袂而臣之者也。康熙二十一年，命册中山王世子爲嗣王，國議遣近臣任使者，捧天子詔敕及金册玉圭以往。按海中屬國開自隋唐，唐遣使官如新羅、日東諸處，悉簡御史中丞負人地者啣命拜節。而琉球爲明初所開，其正副二使，率給事門下及行人爲之。今廷議鄭重，正用翰林官副以中書，僉曰：「檢討汪君能受命不辱，諭國威信，其文章特達，秉志皦皦，已足取驗海外，而儀度秀

卓，揚言如鏗金。」翹然上殿，天子以爲可，遂賜一品服，繡以麒麟，而加之尚書之尊，中臺八座。自國門升車，旌旗獵獵，前導闢亭負弩者，踵相望于路。上既慰勞出，而在朝諸臣並爲之供張，贈以詩歌，而屬予爲序。

夫居平誦讀，忼慨自期，非爲九州伯統十萬師横行邊庭間，即出使萬里，折衝樽俎，爲國家建堂堂之節足矣。乃以一儒臣夙抱弱翰，給札牘爲文賦，而一旦朱軒緋驂，奉天子威德，陽陽持節，至日出之所，頒布明命，使屬國君臣崩首蹶角，以致其父子同賜，懷抱匹帛之意，是則陸賈之語所不傳，而相如之諭所未逮也。若夫「波濤澒洞，戒我前綏」，則唐臣使海猶尚有受命不私，履險如夷之頌。詩不云乎，「忠信涉波濤」，夫世有信使如汪君者哉！贈詩不限體，從所志也。副使林君同有餞，而各爲贈詩，重其事也。予拙不能賦，僅成五字四韻詩凡如干首，而書其序于端。汪君名楫，字舟次，揚州人。

送張毅文檢討歸郁洲山序

予以入館之七年，請假歸里，未能乞官湖爲棲息地也。同官張毅文以言事去職，自言家海東有郁洲山，即《山海經》所稱郁山者。山周八百里，而四環于海，林洞掩薄，中多良田。先考功思結廬其中而未逮也，予將長往焉。

竊思毅文無言責，其所以謇謇直陳，撞九閽之鐶而不自顧者，夫亦以鄉里蕩析，人將爲魚，思稍籲其災，拯滔淫而出之于溺，因不憚越職言事。乃聖朝既行其言，而徒

以封題細故，少就裁抑，反輕去其鄉，悻悻蹈海，以自置于波濤出没之中，豈真謂此邦難與居與？ 毅文本良史，職司記註，其纂前代事，慷慨落筆。即厭承明，亦當自抱經術，棲遲槐市間，時毅文宜補助教。以出與朝士相周旋。而乃木石是居，下同鹿豕，何其憊也。吾聞郁洲從鬱林飛來，又名「鬱洲」，其山中所植，尚多竻荔柑蕉之屬。曩時，崔季珪遇仙人而悦之。夫以入世之難測，升沉反覆，眇不可定，則睹兹山之變幻，而彷彿與仙人者游。或者陸績之石有時而移，淮流澶漫有時而渫，豈亦依約翫世之微情也乎。

予隨考功先生父子登曲江樓，飲酒賦詩，辟易千百人。越二十年，而考功先生仍然就安車，應建元之詔，率毅文與予同上金馬門，予因得與毅文並授館職。不十年，而考功已厭世，曲江樓傾廢，不可復問，而予與毅文又復于編纂之餘，相繼言去。嗟乎，雖欲不爲棲息地，而何可得焉！

慎餘堂詩文集序

古者傳世之文與問世之文無異也。司馬文園以游梁之賦受帝主知，公孫犀首揣摩短長，終以此見用列國，然三篇之目，則依然具藝文也。今則稍異矣。帖括之精，無預博洽，故有皓首章句，而不涉一韻語、不及一短長言者，況一行作吏，棄如敝屣，百城之相擁，則萬卷所從廢矣。

廬陵劉君試仕來新息，其爲舉文，亦既藉藉傳人間矣，乃抱牘未幾，復以所著詩古文相質。昔者八家之傳，三在江右，而廬陵歐陽且推爲八家之宗。即入明以

來，其以舉文稱雄者，代不乏人，然卒皆以經術之氣，兼行之帖括之中。故當時特標爲「西江派」，迄于今不衰。是豈地使然與？抑亦傳世與問世兼資，如所稱司馬之賦、公孫之文與？抑亦歐陽、南豐、荆川諸家有以開之于前，而奕葉以後，遂相嬗不之替與？何劉君之能以舉文見，復能以詩古文見也！予寄居搶卒，不能與劉君論古學，而第披其集，視其詩若文，淵淵乎如大禹之吹筠，而平陽之擊石，含吐性靈，抑揚詞氣，與時之摭葩拾藻者殊矣。且其文汪洋縱恣，不可方限，宜以爲江河之目。而乃顔其集曰「慎餘」，則其不事誇靡，務求弢檢，謹言行而爲世用者，不槩可知乎。

虎跑定慧禪寺志序

虎跑在西湖之南，凡由湖越江者，必穿山以通，而寺當兩通之間。相傳唐元和中，有性空師者從南嶽來還，而苦于無泉，陡見虎跑，地即泉生，而南嶽故居所稱「童子泉」者，則頓于是日枯焉，遂以此泉爲南嶽移來，因名「虎跑」，又名「虎移」，蘇子瞻詩所云「虎移泉眼趁行脚」是也。

特虎跑名泉而不名寺。曩時，大中、乾符各有敕建，而以山得名者，謂之「大慈」；以塔得名，則謂之「定慧」。大抵自元和而後，歷宋、元及明，建置非一，要必有人焉爲之主之。故開山以來，代有嬗受，凡寶洲規爲、慈室營造，與夫帝王之頒錫、檀那之供養，齋田、薪嵁、經壇、幡硅，各爲記載之，以

傳于不壞。而明代諸志，僅附之西湖之末，闕焉不詳，雖欲考按焉而不可得也。本然禪師以彌天龍象受大鑒大法，繼席此山，其力行化導、振興遺緒，已非一日。乃于説法之餘，惟恐山川灰刼，久而澌泐，急搜諸賓蹟，參之聞見，以証以核，以爲之志。其分門立部，所爲建置、沿革、法傳、世護、佃布、樵採，無不抽其端而析其委，自此虎跑有眉毫矣。

夫名山之興，關乎運會。前此大中、乾符，京師遼濶，帝王頒錫，皆未嘗親至其地。即降而吴越，錢氏世王此邦，顧記載泂鬱，不知其施賚何等。而當今皇上于南巡之頃，親幸泉亭，掬流而飲之，睿音稱讚間，泉爲之沸，即井榦所刻金龍，伸爪奮鬣，日光動盪，與聖顔照映，同其晃曜。則祇此一泉，而神虎跑于前，天龍現于後，不可謂非重興之一會。又況兜率化身，久持法海，于以迴髮字而成貝書。即以是爲龍藏之經函，所以助道生法，安之論説，何不可也。

清化廣利寺志序

當予讀書横山時，每渡浦陽江，見江流半青，巋然高出者，氣佳哉，鬱鬱葱葱，此清化山也。顧欲一至其地，不可得。暨予避人歸，或有以清化三十二景屬題者，予以焚硯辭之去。當其時，相傳清化山中有普慈師者，實始興廣利舊剎，一復晉宋以來雙嵓七宇之盛，凡梵室之中落者，則于斯復振焉。康熙己巳，予以歸田之暇杜足江村，而普慈後人乃挾《清化廣利志》渡江再請，願得數言敘其事。

予思名山福地，必有聖僧覺士揞拄其

間，所謂山川之精與辟支之力相附而顯。顧慈室易壞，珠藏金乘，不無循日月爲興廢者。考之廣利所始，創于宋大中祥符之間，而歷元及明，毁者再矣。普師以禪德之長，入山有年，一旦出其願力，使久淹淨土，頓還舊觀，不可謂非名山之幸，顧興廢未可料也。住持宗標丐其鄉居士輯爲寺志，歷載開山嗣法諸源流，而附以旃檀、捐助、山塲、田蕩之劵，冀傳永久，其爲意非不甚善。獨不聞清化之所由名乎？夫「清化」，非山名也，在昔龍湫石室本名「靈峰」，自五代晉時，有純一國師者，曾建院于廬陵之安福，賜名「清化」。及師還越州，而吳越文穆王錫師紫衣，因闢靈峰山創爲道塲，而師乃即以安福清化之名名其所居。然則清化山者，本安福舊名，而以之重名其寺者也。夫世有以山名寺，無以寺名山者。今清化之名實始于寺，然而人之稱之者，但知有山，而不知有寺，如予疇昔所稱清化山者，極至山久無寺，而清化之名猶是也。夫至山無寺而尚名其山，而謂山能無寺，謬矣。他日儻能至其地，三十二景當在也。予雖老，尚能題之。

同音字解序

字學有二，一以形學，一以聲學。其在形學者，自許慎、徐鍇以後，悉以篆隸爲根氏，而降而宋、元，拘牽波點，其失古楷體之舊，久矣。若聲學，則自唐迄今，皆夢夢焉。予嘗于修史之暇，著《通韻》一書進之御前，其義明指確，已經宣行，而惜未能家爲喻而户爲説也。錢唐沈君取梁周興嗣所著《千文》，而輯其同音之字，以類分聚，謂之《同

音字解》，乃復以每字四隅分註四聲，使里門兒童，讀一字而字類之仄音皆備具焉。

考之兩漢以前，以均爲韻，所以均聲之不齊。而同聲之字古無其書。至左校李氏首創聲類，而後字聲之相同者彙爲一家。逮齊梁之間，中書周顒、少傅沈約始造爲《四聲類譜》，實非三古以後、漢魏以前所舊有也。然而聲類既開，則于是有「東」、「冬」之部，就其聲音之同者而反從分之，四聲既開，于是有有入、無入之辨，就其有入十七部、無入十三部，而或爲之界，或爲之合。乃沈君所訂，則聲同音異，不拘東冬、有入無入，通合兩界，一若李周諸學，原非古法，不屑與之較是非、絜短長，而第從小學之習字者而參稽之。古者天子世子、公卿適子學于宮闈，而保氏教之以六書之法，謂之小學，今其說不明久矣。誠使入里門者，開卷誦讀，即由是以得夫保氏之教，不必遠稽《說文》，近襲《廣韻》，第隨舉一字，而凡爲齒齶之齊與喉舌之轉，皆有以周知其數，而推類以盡其餘，是亦興復小學之一端也，又何患形聲之不畫一焉。

俞可庵文集序

順治辛卯，浙三舉秋試，是科解文往，以第四人爲一鄉之冠，謂其文峻警拔恒等。選本一出，家模而户程之，一似風發于青蘋，而須臾而遍大塊，詢其人，則可庵俞先生也。既而先生成進士，予嘗于文會中得一再見，然于舉文外，不見有所爲他文者。又既而先生之子復與予從子同舉于鄉，每謂先生有詩集數卷藏于家，已托予從子屬予點定，而予以出遊去，未之應也。暨予官

長安，距當時屬予時已八九年，逮歸而先生之子然後捧先生集至，齎咨相示，則儼然遺文焉。

夫以先生之舉文風發霆應，亟行于當時，而獨于詩、于古文詞孑孑焉，若艱于示人，而遲之遲之，一似栖棬之餘澤，而必待孝子之摉剔以傳于身後，似乎贏于彼而詘于此，何哉？顧人亦有言。方先生爲諸生時，日殫心古學，講求漢魏以來樂府歌詞，或勸之止，以爲與舉文有礙，而先生不顧，且曰：「舉文所以闡名理，無根之言則名理所棄也。所以孜孜于古人者，爲有本爾。」則夫先生之舉文，皆原本古學而出之，豈有本詘而末反伸者。夫先生以爲古學實難，非得畢生之功力不能庶幾，而又惡世之淺嘗而輒以爲有得，故每爲之鄭重不輕就，即就不甚存，即存之亦任其流散不甚惜。迄于今，非得後人之孝思，力爲蒐輯，則幾不能以嬗世。所謂超世之珍，以求全而反見希，非欲贏而故詘也。夫詩文自漢魏以還，代有流轉，然並無畸衺之習竄處其間。而今則啓、禎至今，凡爲數變，始流于竟陵，而今則漸欲以南渡卑薾上拒漢唐。獨先生詩文則適當兩變之間，前可爲鍾譚，而後亦足爲宋元所惑。乃其詩其文一歸于正，則豈非先生之學，以矜慎而不詭隨，以遲重而不即爲流俗所轉變哉。

若夫學有原本，則皆足傳後。夫先生舉文，則趨庭繼起，亦既承之，而蚤有效矣。至于爲詩，聞之謝氏閒庭能吟柳絮，即康成家婢，亦偶有起而詠「泥中」者，夫東山北海之間，多傳人矣。

楊母九十壽詩文集序

昔陽城爲國子司業，詢諸生之有親者，使之歸養。夫人各有親，方其群居講舍，亦何嘗謂賢聖之業可以坐致，其窮年揣摩，初不過爲勸禄之具，而乃有親莫顧，必以待夫他人之遺之，而況躬膺膴仕，利禄在前，其不至截裾，亦僅矣。

予于康熙己酉從淮西歸，同人競爲詩爲介璜先生母太君壽，是時先生宰府谷未還也。予謂太君年七十，在先生當迎養，不則或乞養以歸，不宜在府谷。而或曰：不然。先生甫赴宰，即迎太君至官舍，凡三年，而以苦寒而返也。府谷將報最，庸詎知所移之必府谷而不爲待之？暨乎遷晉陽司馬，而後踉蹌而辭去，以爲五原寒坂，必不能置養堂于其地。而其後八十之觴，則先生親舞侑焉。今則太君年九十矣，然而先生亦皤然以老，家居二十載，剔黄揃白，而躬披斑斕，尚日以承歡爲事。即其子長幼皆已筮仕，且有佐郡于滇者，而先生鎮居子舍以爲樂。

夫捧檄色喜，入院乞官，爲禄仕也。壽親于京朝，而迎母于軍屯者，以仕養也。先生初爲禄仕，而既不能以仕養，則華膴在前，棄如敝屣。當其歸時，即慨然以子舍終矣。向使乞養之際，逆料後此之歲月甚長，則稍待時日，亦未爲晚。即使孝思懇切，不能姑緩，而太君强飯，則稍爲逡巡，豈必盡歷之苦寒之地，而先生不爾也。先生有是志，必得太夫人之年始足慰先生之心；而先生既有其心，則必天予太夫人之年，而後足以彰先生之孝。則是太夫人之年，皆先

生之壽致之；而先生之孝，則必藉太夫人之高年成之。然則太君之壽何既矣。人生九十不易逢，而先生以垂白之年，稱觴膝下，更不易遘。先生輯詩若文而以之承歡，夫詩若文，則安能誦百一哉。

忠義録序

《傳》曰：「忠爲令德。」又曰：「忠者下臣之高行。」而夷齊餓首陽、王蠋死青，皆稱義士。故人亦有言：「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之者，忠與義也。」顔杲卿赴洛陽，自謂「我世唐臣，守忠義」，然則忠義亦重矣。顧經載比干，傳紀荀息、仇牧，而自漢以後，累誌龔、鮑、巡、遠，曁王琪、温序輩，赫然史乘，終未聞有會萃成一書者。❶

雲間朱先生者，義士也，而工于文。嘗讀《漢書》，作《釋義》，力表其程法，課諸後進。而印手掣筆，往往近龍門之爲文，振踔鼓盪，一似雲蒸于前而海潰于後。即生人已亡，骨肉漫漶，既已溷塵土，音容歇絶，而揮灑所至，能使衣裳鬚髮奕奕若睹。生當啓、禎間，目擊夫國家之故，北南喪亂，有相繼而死其事者。每憶而書之，久之成帙，遂題其編曰「忠義録」。

間嘗厠史舘，編纂前代史文，奉天子明命，無嫌無忌，因得遠丐先生所爲書，爲之藍本。而同舘前輩，且有延先生于家者。嘗述先生苦心，殫歲累月，將以藏名山而傳其人，而煌煌國史，業經採擇，則千秋已定。而先生猶兢兢慎慎，出其稿相示，先後檢覈。一篇之中，兼行並竄，甚或塗乙至溢格

❶「聞」，原作「開」，今據四庫本改。

者，曰：「是何事而可以姑忽爲也！」則是是書之成，雖諸公靈爽實式憑之，然其文亦皦然矣。昔人稱忠臣義士，在天爲日星，在地爲河嶽。而先生以皦然之文，與爲不朽，前賢雖往，可進而與之爲接踵也。日倍明于上，河倍廣于下也。意象髣髴，毛髮動而精英生也。人有慕比干之心、戀常山之舌而不得其形與似者，進而觀是書，其庶幾已。

沈又京行稿序

庚午之役，兩浙舉鄉試，上命編修張君偕民部尚書郎同時主文，而先之者編修君也。君爲予乙丑省試《春秋》房首得士。故事，凡榜放而名次適符者，比之佛氏之嬗衣鉢，若一經相同，而又同爲一經冠，則雖名次不相符，而泝淵源者，亦必以是爲衣鉢焉。

沈子又京以第三人舉於鄉，而其所冠經，則《春秋》也。居恒讀又京文，嘆又京名下，凡比年小試，必冠多士，其文爲遠近所矜式，以之當曹溪衣鉢，庶幾不負。乃從來知舉難厭，士多起擲甓之習，每一榜發，必椰揄訾謷，吹煸索隟，甚至標帖衢巷，以快其憒懣不平之意。而獨是榜發，見又京名，無不唯唯稱得人者。

今又京行稿，又紙貴矣。三年揣摩，去軋茁之陋，而一軌於淳，而世即奉之爲科律，且以袪累科積習爲文害者。特後唐清泰，當戊馬倥傯之會，知貢舉者，猶能於放榜之後，即引諸生詣座主宅以泝淵源。而予以歸田之人，于文明盛開之日，亦得藉重門眇末，以相爲周旋，所爲吟裴皥之詩，而

深有歉也。

東皐詩集序

崇禎己卯之秋，予以童年應臨安鄉試，稔知臨安多名士，其最稱于人，張先生也。當斯時，東南以社事相争高，自太倉金壇開其端，浸淫遍海内，而究以臨安爲極盛。予嘗讀先生《社義》，嘆先生以排比小技，造高而窮深，當爲二百年來所未有。而惜乎驟丁亂離，灌園、東皐間，向之所爲人倫長庶各競其華文以爲雄長者，後且閟而藏之，一若銷亡刊落之唯恐不盡。嗟乎，先生之文，其不輕見於世也久矣！

予向赴召入都時，同邑徐徵君與何子毅庵扶杖過予，送予于官亭。予時左右顧，謂老成無幾，且不審後來復何幾相見。暨歸，而故交蕩然，四顧無所嚮。獨先生年踰八十，尚能與顧君侍御、丁君禮部輩講德論道，學者宗之爲東皐先生，然且出其所爲詩屬予點定。夫予以故鄉牢落，將僦居臨安，與少時之就試而藉之以爲應求者，相去有間。況以先生之文，深自弢晦，而偶以行吟之所賸，漫示學人。則今日之誦先生詩，與當日之讀先生文較之，其盛衰今昔，亦復不等。顧予聞王通在隋，著書河汾間，當鼎革之際，刻意自藏，而門徒仕唐，若鉅鹿、河南、京兆、代郡，皆能以一代相業，盡發其師文以爲典則。況先生之學，久而益顯，其在門生兒子輩，自能交相傳述，以不致阨塞。而獨予以七十之年，徘徊故鄉，魏文所謂「鄴宫舊游，零落殆盡」者，而予猶得以遲暮歸來，從容爲高年老友親受其詩，而訂之序之，則其把筆悵然者也。

周千仞八十壽序

予與千仞先生戚也而爲友，少試于杭，每千仞其兄而平山其弟。《記》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予之兄先生與平山之兄予，皆以是也。乃十年以前，予爲其尊大人稱期頤之觴。爾時先生宦高要也，予自視既非盛年，而高要君以杖國之歲，棲遲嶺表，往往于稱觴之次，拜而思之。今予請假歸，而先生巋然以八十大耋，張弧于庭。在昔香山居士作九老之會，東都故人無復存者；司馬溫國會耆英于洛，則但敘官閥，而故人未仕者又不得與。予年近七十，舊交尚在，梓里諸賢，幸不以出處相間，而尚齒之會，至今未逮。先生與平山伯仲把臂入林，早已與邑中耆德，時會于幹山之麓，以樂贏年，然則其年可量乎！予將持一觴以自厠于諸賢之間矣。

西河文集卷四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序十八

張御史奏疏稿序

三韓張御史以言事得罪，出爲杭州府録事參軍，杭之人自達官長者下及士庶，無不以御史稱之。乃御史深自貶抑，居官極拘檢，甘處卑下，每相見言論，卒未嘗有骯髒之氣見于容色，第公家事了，私取生平入告者，閉閤思過。而其嗣君孝思，竊次第其稿，且過予而請予爲序。

古者言官焚諫草，今臺垣去職，必鏤疏一本，以誇其平日嘉謨之告，類乎自衒。況御史以科目起家，蒙世祖皇帝厠之侍衛，更歷曹員。而今皇上則又加之以非常之日，拔擢之而置之南牀之首。此其入告，當必有大異于今之喁喁者。而乃編次殘文，下同庸衆，此何說哉？曰：此則御史之所爲補過者也。御史以爲聖朝無闕，在乘輿左右，曾何足容吾拜揚，則己所至，無可諱之言。況前代疏出懷袖，不聞近侍。而今則每一疏下，即發諸科，抄以遍示海内。吾即不言，天下未嘗不知也。且也歷代人主厭親章奏，即五日一御宮門，不過令女官輪直，一唱念詞頭已耳，就其中揀擇驗黄，百不一二。而皇上日且負扆，甲納而乙出，大小詞摺，悉經睿覽，然且日左右詢，若成誦者，則亦何一不由宸斷，而尚容以出納嫌疑

過爲祕謐。不惟是也，凡御史之所以再三毀棄不敢示人者，亦曰有得罪之言在也。夫善則歸君，惡擅美也。過則歸己，慮委咎也。向之袖奏焚草，兢兢是飭者，惟恐從容入告，不能順外，即有內降，亦曰非我莫能爲耳。若夫得罪之言，正其過也，過當歸己。而御史不諱其過，以存其言，其嗣君即又不諱父之言，以善承其過。則是此一稿，而御史補過之忠，與御史之子幹父之過之孝，盡在乎是，而又何時俗之可比視焉！

戴隱居九十壽序

間嘗應世爲雜文，諸體什二，而序什之八；即他序什二，而壽序什之八。故當未赴都時，禁勿爲序，而予假以來，則尤禁勿爲壽序。然而壽序雖多，大抵在六十七十之間，八十亦罕矣，至九十則生平詘指無幾。故每因罕見而稽之古人，則自衛武、伏勝而外無聞焉。

隱居戴翁以新安名族來居武林，其門閥之大、簪裾之富，不待言也。獨是翁生舊朝，正丁神宗極盛之時，每以英齡睥睨士林，雖屐席當下人，而意氣直上。其說經談禮，往往登大傅之堂，而奪侍中之坐，當其時稱少成者必推之。乃閱歷數朝，驟經鼎革，以逵顒之才，而務爲高隱，植林開磵、弄孫課子者，亦復多年，而逮今以九十聞。夫生年滿百，但指大概，而壽奇者不以限。故既臻耄耋，則來日未嘗短，而去日實長。榮啓期曰：「生有不見日月者，而吾臻九十，豈非樂哉。」乃以翁遭逢，子姓繞膝，姻婭滿門，其捧賜絜而上珍饈者，皆不足引爲翁慶。而惟是稱觴之頃，迴想誰昔，凡夫所歷

之山川、城郭、朝野、風物，因革興廢，一如麻姑所云「揚塵于蓬萊而藝桑于滄海」者，卿卮扶几，從容而道之，此亦主人之一大快也。朝廷重高年之典，尊崇憲乞，將必聆其名而諮以政者，几杖之錫于是乎始矣。

抑又聞之，大年在躬，必多問學，故獻也，而文因之。考之武公，九十力學成聖，而伏勝以九十授《尚書》于太子家令。翁擁書萬卷，手自纂輯，往往稽稗野，釋掌故，宵燭尺寸《尚書》，作毫端細字爲之評隲，而《家訓》之餘，益復著《格言》、《勸善》諸録以爲世儆，其問學何如也。

予生平序壽，上壽最鮮，而頃爲楊郡丞慈親作九十序，今又以壽翁，即一月間而得兩序大壽，以附文于末，何其幸乎，況百年從此臻與。

平臺灣記序

從來不世之功，必藉大文以傳之，虎之詩、長舅之銘、韓吏部之碑，皆是也。

獨是循蜚以還，不臣海邦幅員雖長，漸被有限。而本朝于四征之餘，凡衣廱滄兒雕膺畫纇之族，無不臣伏，衹此海中孤島，從古未經奉耕犁者，而戈船所届，即驅除而版籍之，然且逋逃四世，由明季迄今，僭妄自大。舉前代孫盧、陳彭鼂興暮蔑者，且偷安因循至七八十年之間。乃一旦破彭湖，擣臺灣，由銅山花嶼抵將軍大嶼，乘潮而入，斬將奪棚，燔其井而瀦其穴，海外一方，重申吊伐，自辰至戌，揮數世積逋之寇，而平于七日之內，何其捷也。然則廟算之神與師武臣之力，其所宜鋪張而誦揚者，豈顧

問哉。

惟是壬戌春，奏凱京師，天子親御端門，受俘獻馘。其時侍班諸臣，徒橐筆立左右，不能歌咏其事，以嬗于將來，但記諸起居，爲聖朝實録採擇。而倪君殿侯親歷行間，目睹旌竿之所及，辟易潮汐，且身當礮石，復能摩厓吮矢，以誌其始末。今讀其文，不啻陳琳之草檄，而韋皐之紀功也。則是廟謨雖大，有載事而德益彰；版宇雖寬，得頌言而績彌顯。斯文果傳，其有裨于聖世者，豈淺鮮也。殿侯既以其文上之，將軍將勒石海濱，而復録其兼本以示世，因次其篇帙而屬予爲序，謹序。

西湖倡和詩序

康熙廿八年二月，吴門顧迂客伯仲偕依園諸子來西湖，時隄水初漲，樹與草皆改新葉，山容之開閉于雨晴之間者日再易。會張太史毅文自淮至，家明府會侯自睦州至，迂客故好客，早已偕錢唐諸子若吴君寶崖、許君莘野輩爲文酒會，至是豪飲，窮山水之勝，凡飲十晝夜不輟。夫以良時如晚春，勝地如湖，高朋佳客相遇如迂客諸子，豪飲不可已如此晝夜，凡有一于是，皆宜有詩，而兹且兼之，其彼唱此和而裒然成集，固其宜也。

獨是迂客非酒人，其家有名園，今人所稱「依園」者，其花竹丘澗甲于吴，會其伯仲以才名致天下士，車轍滿户外，而獨于此地且一再至，流連文酒間，往來送迎，豈此鄉人士獨與迂客有殊契與？曩時十郡大會當章皇帝時，考鐘伐鼓，極交游之盛，今歘絶不可再矣。所幸翠華省方，駐蹕此湖，凡

樓觀之望幸、草石之被顧者，稍有生色，或可以助登臨之興。而予復卧病，乃不得一與良會，以自厠于負囊挈榼之末。然且讀其詩而爲之序之，寧無媿與？

鄭彦升棣蕚樓詞序

唐宋樂府本于隋時分宫調者，大概以二十四調之律增減爲法，故詩餘舊譜原有稱黄鐘宫、黄鐘商者，不止小令、長調分部曲名也。然而詩餘初起，在中晚唐之間，其時樂工正盛，尚能按歌。而《大晟樂》録自秦周以前，多中聲律，故其詞雅馴。南渡以後，詞人争爲拗劣、偃蹇、兀奡、璅屑、扢抐以爲奇，然而樂府徵歌則從此多澗絶焉。

鄭子彦升與其伯仲並馳聲藝林，既以詩古文辭争長海内，復出其餘技，爲《棣蕚樓詞》。嘗展誦之，芳妍秀綺，沖瀜涵雅，如赤城之披霞，與蜀江之濯錦，即比之竇群之聯珠、義山之花蕚，鮮有遜者。予夙諳聲律，近從先大夫遺志，著爲《樂録》，正將按五聲、二變、七始、九宫、十二管之法，編釋成書，而細繹兹詞，正與聲律幼眇，互相闡揚，則謂《棣蕚樓詞》直接《大晟》而上之，其亦可也。

王明府季試文序

朝廷設科取士，三載論秀，以簡于春官，然後策試而用之。要其初，則黨庠酇遂其載事也。曩時文翁興教，原以吏治兼學術，而其後政教攸分，各有專典。然猶郡縣較季，與司教課月、督學考歲相表裏。蓋鑒迪精良，進升有藉，學臣之責也。比按其生

平，時揣而月染之，郡縣長人者之事也。

衡麓王君以楚黄名宿出宰仁和，明庭固非百里才，然且行省煩賾，凡夫簿書之紛紜，獄市之稠雜，户版稽覈徵調去留之糾錯，與夫上官客使、都亭廨舍、芻茭畜牧、監燎監濯之猥瑣，即朝暮刓劃，矻矻不暇給。而乃車茵乍暖，即屢進邑之賢良文學而諮詢之，以爲臨安都會，本人才輻輳之地，菻林華府，争長海内。當此聖天子右文之世，而不以文治，何以善政。于是出其冰鑑，搜網剔抉，覺明珠在淵，有似手拾崑山之石，不揚而剖。第就其所已録者而諦觀之，一若樽俎之陳筵，而楩柟之列肆，雖風會不齊，而度量所及，歸于醇一。即或起昌黎而祛繁縟，出廬陵以斥軋茁，不是過也。

夫丘壤師山，百川學海。凡事有本，故仲路爲政，告之身先。况文章模楷，必有宗工爲範圍。而君以兩湖名魁，其經書墨義，海内争誦之，爲舉文之式，迄于今若干年矣。鞅掌所及，尚能洋洋澔澔，筆落而章成，比之注水之穿錢，彈丸之脱手，極下帷穴硯之工，而悉莫之及。以之榘鑊多士，而多士宗之，未見虎魄受腐芥、磁石收惡鍼也。所謂有本者如是也，然則君之爲政可推已。

高學士花源草堂圖序

宫詹學士高君以侍從入直禁廷者十餘年，會天子觀河南巡，躬禱禹廟，學士仍得叨扈從之班，託之陪乘，以暫還故鄉。皇上乃于問俗之隙，命減羽騎，幸學士山莊，俗所稱河渚間者。上顧忻悦，乃親灑宸翰，書「竹牕」二字以賜之，真異數也。

前此學士先贈公曾授生徒，講學河渚間。而其先數世有菊礀公者，以林湖巨室著書于葛嶺之陽，與河渚近。學士少習其地，猶能記童時往來游釣之所，而有懷靡及。嘗扈從松亭，上命學士登盤山之巔，任其幽探，以慰其丘壑之念。學士因爲記記之，其流連慨慷，未嘗不嘆夫遂初之可懷，而君恩之難遽釋也。今供奉日久，毋論里桑社井榮枯匪昔，而即其河渚往來登臨劉覽之跡，略無可驗。徒以丘樊未改，稍理其竹間數楹，留以爲他日休沐之地，植花種魚，猶尚有待。而萬乘之尊早已幸臨而惠睨之，固屬非分。然且乘輿既還，追憶前事，其所賜詩復有「花源路幾重」句，拜賡之下，詠嘆感激。夫以河渚之間，梅花十里，其間長汀枉渚，一往迤邐，真不啻有武陵桃源之日。乃睿題所及，覺山川草木爛然生色。因供宸翰于其堂，而復取「花源」二字爲斯堂名，兼購畫工爲之圖，以傳之不朽。

吾聞草堂居士營陝河之東，竹樹泉石稍有可觀，而宋宗還祀汾陰，召見不出，詔圖所居以寵之。今學士身居禁近，日在蓬山瑶島間，烟霞錮癖，未嘗或間，所謂「夔龍在側，無異巢由」者。而聖情眷戀，猶且幸其地而爲之詠歌。嗟乎，以視彼巖居圖畫者何等也！

王君慎齋詩集序

人之爲詩，比之大樂之吹籥、工師之斲宋杙，大抵深心厚謀，往往竭蹶于褆躬治世之所爲，❶偶出其餘技以爲詠言。亦或殫心

❶「褆」，原作「禔」，今據四庫本改。

著作，高文典册連累乎筆札，間爲短章雜什以簡括其志意。故詩者弛也，弛其所有事也。詩者貫也，貫其散者而使之專、貫其煩者而使之簡也。顧人而不爲詩也，人而爲詩，則好見其技，一；篇短幅促，易以示世，二；夫謳吟諷嘆，初亦何足以自異，而大事未就，則姑出此以爲可見之具，三。是故人之爲詩者不爲不多，而人之自鏤其詩以求衒于世，即不必不少。

王君不然。王君以文章自命，其考求經學，裒然稱著作之林，自馬融、盧植以下，代有模楷。然且才力敏練，急出其學問之氣，以與世相周旋。凡國家大事，兵農禮樂，以及錢刀醯醢之細，無不經營貫串，洞析源委，然後轉見諸行事。自對策大廷，驅車江表，綰銅結綬，以致身于社稷民人之間，于楚于豫，皆是也。然則其爲詩特偶然耳。然而詩之工，舂容雋永，功圜而思健，往往語隨興驅，而勢逐情起，所謂「茂先得其清，景陽振其雅」者，是亦何難出其緒餘以遽見于世。而乃藏之篋笥，顔曰「詩存」。蓋以爲凡吾所見，有大于此者，而不在此區區之間也。

今慎齋以居官逝矣。予歸田有年，一時孝子有刻其先公遺集而屬予序者兩人，一俞君友薇，一王君孝先也。夫友薇先公早年以文章經術縱横藝林，其試仕百里，稍展驥足，與慎齋等，而賫志以歿。乃兩家孝子皆能舉于鄉，以繼夫先人之業。而孝先復能搜討遺文，與友薇相繼，以後先嬗世，似乎澤栝棬之不可釋者。夫孝先孝思固不可及，然而慎齋之不弛其事亦可驗矣。夫慎齋豈甘以文章自貫者耶！

凌生詩序

當明崇禎間，訪友來杭，杭人士坌坌多以藝文相往來，每通刺後，必出所鐫文，互相質詢，顧未嘗及於詩也。即偶以詩及之，必謝去，然而其詩工焉。既則棄舉文習爲歌詩，西泠詩遂行人間，然其詩猶工。今則爲舉文與爲詩者相半，間或爲舉文不利，益復爲詩歌，以攄其不甘之心，於是詩之數每多於文，而詩反不工，何也？夫詩弗易爲也。唐以詩進士，猶舉文也，然而工者少，即山人、木客、尊師、上人，終身絕仕進，刻意爲此，而自唐迄今，傳者罕有。夫生人才質有限，即工力歲月亦復有素，而以舉文之餘汲汲爲此，縱使講求巖峻，望而卻足，猶恐以慢易爲之。而近之爲詩者，便於荒陋，可以不才、不力、不汲汲歲月，即日習舉文而可以餘工爲詩，以爲詩固有時。近之爲時者如是焉爾，而於是爲詩者愈多而詩愈亡。

凌生繼滄有家學，其尊人鑑含君，以舉文解京師有名。繼滄繼之，不獨舉文佳勝，早能以試事爭長藝林，即爲詩亦輒矜慎，不輕於下字。嘗持詩過余，反復裁酌，若有不超於輓近不止者。其爲詩豈可量也。凌生將以詩封木，而索予爲序。因序之，而并論其詩之不易爲也有若此。

李使君修復郡治城郭壇廟舘廨麗譙諸碑記序

古者以京朝爲右，凡内舉不得，皆謂之一麾之出。而其後位重親民，往往擇京

朝偉仕爲名都主，因有以相國之尊乞居外郡者，世所謂千里之師、一州之表，任甚重也。

三韓李使君以從龍世胄暫紆邦紱，其在先朝，曾有以寧前巨鎮，作萬里長城，彪炳史册。而奕葉以後，其以元勳受帶礪之盟者，亦復不少。使君以三省儀同之子，束髮入仕，即以尚書郎受知天子，簡畀斯任，宜其驕貴自暇，不習民艱。而使君自下車以來，飲冰齕蓼，晨蓋而晦轍，程石計簿，瞬息而斷，惟日以小民疾苦，經營胸臆。雖世濟之裔，原有中外治譜，相嬗勿替，然非使君之神明智計，實有以周知之不至此。夫郡事之骫廢久矣，自居官者以所歷爲傳舍，而一二因循之長，又復市名飾貌，動不關心，誰則墜是修而骫是飭。而使君則懃懃諮詢，孰者當舉，孰者當廢，迄于今，其爲振興而可紀者比比也。夫妥神祇、祠賢哲、惠賓客、謹候望，興學、砥材、平庭、息獄，以至觀雲、察物、立防、通堰，此皆爲政所尤重，而使君皆有以舉之。然且自抒其意，布之詞而勒之石，百年因革，班班如也。至其誌記之詳明，情文之闓切，懋于行者粹于言，又無論已。

今夫賈父治洛，刻石伊闕，記其事也。羊公之碑，過峴而泣，則又思其恩也。使君之治行實不勝書，而愛民之情，每有超于記之外者。近以八州澤國，痌念水災　，于救卹捍禦之餘，見洪流湯湯，仰天而泣。夫秦越肥瘠，誰爲膚受，而觸目而憬于心，則其極力拯援者，何所不至。然則使君之可紀，豈惟是矣。

趙管亭涉波詩序

管亭詩褰英擥秀，時露騷屑。故其任潭州司馬，當《橘頌》之地，京師同志，咸謂其才與地值，應必有涉江憑吊諸作。而政紀瑟密，悉志時事，間爲嶽麓諸誌，與邦賢登臨詠嘯，屢見篇帙，他不漫及。蓋其胸蘊經術，務期有用，一旦見諸實事，遂紛綸揮霍，盡其解剥，而後微言以見意。此載石既行，所以有《涉波》之作與？施侍讀嘗言越人爲詩，能不囿于俗，謂明不襲文長，宋不襲務觀，與世之惑輓近之説者有别。今管亭千騎，將臨雲間，此地爲文章林囿，當二吴靡然，每趨逾下之際，而此地靈光巋然獨存。雖他時政事，其煩賾必百倍疇昔，而公家事了，出與諸越布佳人，談議風雅，振起隤俗，詎不甚快。然則《涉波》亦先聲也。

重修笑隱庵募簿序

笑隱庵在清波門外，相傳古法喜院地，而與學士港爲隣。居人每種花港間，西湖十景所稱「花港觀魚」者，即此地也。鼎革之際，已廢院爲錢氏湖莊。而陳君太堇以禱嗣而購復之，仍名「笑隱」，有年矣。

康熙丁卯，予歸田之後，訪奕公和尚于其中，見殿堂水閣，四顧軒豁，頗足棲息，而牕户脱落，欄楯款缺，不無鳥鼠風雨之憾。因嘆是地修復，本有時數，乃不轉瞬間而遽至于是，劫灰咫尺可念也。及再過三過，則綢繆不早，將有不可措拄者。奕公憂之，思重加整葺，而謁予以疏。予思斯世多眚，四民俱乏財，孰能舍其所無餘而急人之所不

足。顧爲事在人，事果可爲，則必有一二人焉起而任之。當順治之末，戎馬甫靖，瘡割尚未復，陳君合鄉之善信朳爲是業。而院無宿糧，薪蘇顆粒，皆給之于外。奕公以太白宗傳，息居此地，未嘗以鉼鉢乞假道路，而姚君斐成爲之力營供養，等之月進，迄于今，其運以蒭而繼以粟者縷縷也。世不乏善信，豈無嗣兩君而興者。夫陵谷之難問久矣，湖山如故，而興廢相尋。曩時清波、湧金二門皆予郡名園，若所稱祁中丞、商太傅別業，燈火笙歌，不絶晝夜。而今已盡爲馬塍菜隴，披離烟水間。天下事成之難而毁之易，祇此區區笑隱，聊以存湖山萬劫之一，而猶忍坐視其廢而不之救，吾恐有心斯世者必不出此。❶

❶ 此篇於序卷三十《陆軼南南游詩序》篇之下重出，文全同，惟末「出此」作「然矣」。今刪序卷三十重出之篇。

西河文集卷四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序十九

彙刻南巡記頌録總序

古巡狩無頌辭，《孟子》載「夏諺」，而頌辭興焉。我皇上德被寰海，一巡而頌辭滿東南，再巡而頌聲滿天下。當其始也，省方念切，惟恐小民痌瘝不一周知，而山川土俗，且相隔而不之浹。而其既，則觀河祀禹，遍顧閭閻，而咨以疾苦。其間省軍減從，凡太馭、掌較、司賓、職會，未嘗有鑾鈴鼓櫜之設，因之羃鼎不張，帷宮不御，田更市販，趨走如故。則夫王通所言「虞帝一歲四巡而國不費、民不勞」者，于斯有焉。然而東漢光武巡行南陽，特召父老吏人，與之飲食，兼復其租賦，他未嘗有。皇上羽騎所至，輒有犒卹，東南大省盡捐賦税，是車駕經行，而民受大賚，真所謂「不游何休、不豫何助」者。謳頌之興即起，帝告、虞舜、夏禹、周成，而一一記之，未有若今日之盛者也。

草臣聶先託跡吴門，親見夫萬户歌思，兆人慨慕，攀鑾留仗，向天號泣，而臣民之陳謳獻頌者，萬紙盈集。皇上慮涉鋪張，屏卻勿納，然而民志殷焉。臣聶先隨遇所見，彙録一帙，不務摟剔，庶存大旨，于以鼓休明而歌太平，不無有助。因爲敷揚之，而題之于篇。

李廣寧課慎初集序

開國之初，天必生勘亂諸賢以拓疆土。❶而繼世稍定，即爲天地闢經緯之資，垩飾民物。故揆文奮武，往往相倚。而當其王氣所鍾，則参墟豐邑，每萃其材于一區，將《易》所謂「嚮離以佐治」，而動爲甲兵，即静爲文明，義取此矣。

我國家從龍之彦，盡出遼海。青山李氏，尤以大勳在王室，勒旂常、銘帶礪，父子兄弟皆仗旄負纛，功名蓋天下。迄于今，即以游仕涖九州牧伯，不一而足。乃廣寧先生獨擅文譽，比之東吴之有平原、江左之有康樂。自通籍以至課績，所至燕、齊、吴、楚，山川風物，舉凡賓客之往來、政治之得失，悉有以見諸篇章而形之賦詠，渢渢乎文章之能事，稱極備焉。往予在京師，序廣寧所爲詩，猗猗雋永，趣昭而辭壯，韻流鋒發，嘆爲近代詩人所未曾有。今則體裁既徧，卷帙更博，自《南津》、《楚游》數詩而外，益以《耕露》、《元對》諸草，高文典册合爲一集，庶幾哉滄海之洪觀矣。

《易》以山嶽之尊，下于坤輿，名之爲「謙」，而夫子誦其「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顧往往以語言概之，故「謙」本從言，而繫以德言、禮言，驗其恭謹。今先生以「課慎」名集，已極卑牧，乃復由渤海專城、東方千騎，不憚越數千里，惠示兼本，索一言以題其篇，何善下也。夫物薄而用重者，則謂之慎；功大而語下者，則謂之謙。故勞謙撓過，每至贊《易》者並提而論，而先生之集

❶「拓」，原作「指」，據四庫本改。

有以兼之。讀先生之集，而不嘆爲德言之先資、高文之厚藉，豈人情矣。

顧溪翁拈頌序

嘗與張杉寓天衣，嫚侮知識，戲拈《梁山牧牛頌》以試之，各口占數語，而雜以諸方語録，非知識所素曉者。知識分別是否，乃句割而字析之，如肉之剔骨而白之判黑。張杉始愕然，因而信之，且好之。而予則至今未有省也。會予官京師，天子召知識圜公，令居萬善殿，而圜公以病辭。先涅槃十日，預定行期，爲疏謝至尊，兼作書以别所知者。當是時，其所記莂者，顧溪翁也。

吾聞溪翁居長安，口不言佛，日與公卿大夫抵掌論時政得失，溪翁氣故豪，抑且多學，將游于選人，以見諸行事，不知其所記莂者，抑又何等，得毋以世法當佛法與？乃溪翁歷參諸方，多有拈頌，其先後圜公而願授以法王法者，且比比焉。予請急歸里，而溪翁南來，復得讀舊時所拈頌，茫然不省，一如前之拈《梁山頌》者，予方悔相從之晚。而張杉已物化，假使杉尚在，得見是頌，不知以視當時之所拈又何等也。若其附《棹歌》諸詩，則船子倡和，别有解會歌苦者，非通州司馬詩也。

兩浙提督學政春坊鄭公新任序

自昔三年一比士，每遣使巡視諸學。而宋崇寧間，遂有提舉學事之制，令專興學政，歲巡所部，此即提學之所由昉也。我國家設官分職，一循舊制，獨於學使諸路，天子念東南文盛，特遣江浙兩省，比之直隸，

既改道爲院，而以曩時直隸用侍御史者，今史以詞臣爲之。非曰蘭臺、柱下舊本相通，祇向以史舘權輕，惟臺省知雜，可以杜怨望而斥鄙薄。而今則堂堂使臣，無敢褻越，第出槐廳學士子，手秉衡尺，以之坐鎮而有餘。則夫向之用御史者，所以重事權，而今之用詞臣者，抑所以崇文教矣。

春坊鄭公由青宮近臣視學吾浙，其生平藝文，固足以上副主知、下慰人望。獨是學習稍弛，以冰清之府而視爲羶薌，雖伯夷仲子之操，皭然不滓，猶必以潢汙目之。在他人之覬覦而干進者，固亦不乏，而屬垣闞室，其將緣窺伺而思以中之，日三至焉。世亦知先生之高行固何如者耶？夫致身通顯，貴乎早成，故有志特達者，往往詘指年歲，競以二年執政、五年持槖爲盛事。而先生垂髫登第，方以丁年爲十九人中之冠，將進此而黑頭入侍，控馬長吟，所爲其年不可及者，而乃棲遲閒閻，踟躕子舍者，越二十年。即戀闕情深，猶且偃仰東園，從容就道，其甘心寧澹爲何如者。天下未有薄於世榮，而猶可干以所私者也。況貴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取。先生方鄉游，日與諸同志飲酒賦詩、登山臨水，遇遠道客至，必典衣治具爲交游歡。其高談性命，諮諏治術，每有口道榮利以爲恥者。甚至當事見重，有邀以請託、藉之作舟車僕賃之貲，而傲然不屑，卻之如浼。非高懷峻潔，皦然若冰壺之湛於胸，何以得此。且夫先生之得人非今日始也。在昔西南甫闢、昆明乍收，朝廷以揆文爲奮武之畧，特命先生驅車萬里，主文其地。一時文教焕然，麟麟炳炳，即至弢弓擐甲之徒，亦復詘躬揺筆，聽《鹿鳴》而賡論秀，一何盛也。

夫銅街備官亦既多日，其同藉諸賢，已有進持橐而至執政者，而先生方庶幾服官之年，出典文柄。倣之故事，原有下車迎慶之典，況初度甫值，則又擧觴所必及者。竊思文昌六星在魁前，炳燿介於諸府，故天之六府，皆稱文昌。而先生以司命該六府之盛，此與弧南之壽正復相埒。且《詩》不云乎：「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夫文王以官人稱矣，奉璋髦士，無非良材，濟濟烝徒，昭于雲漢，其官人之功，何關年歲。然而誦其詞者不曰「萬壽無疆」，則曰「祈爾壽考」，然則文王之壽以官人傳，先生之年以作人進。在前迎慶，原以朝廷之得人爲吾浙賀，在後擧觴，即又以先生之作人爲天下賀也。因合誌其辭而爲之序。

沈母陳太君壽序 師尹、又宗尊人也。

古閨中無頌禱之詞。近世尚生齒，凡閨闈內外、懸弧懸帨，槩有頌詞。故予自弱冠，即爲親朋閭里行文寫幛，閱五十餘年，其爲文不知凡幾，大率金泥鼎篆，爲屏幛光悦已耳。其文置勿弆，即弆亦百不得一二，而乃有不盡然者。

沈母陳太君以潁川名族而歸于吳興，少時工織紝，婉娩姆訓，且席王父方伯公後，知書嫺禮讓。不幸而兩失怙恃，相依中表間，然且剔臂和糜，以報其鞠子之勞。暨乎歸而相君受室，餽祀獻饗，仍然以不逮事尊章，屏巾卻御，比之桓少之從夫、樂羊之事親，較有類者。獨是予與太君之子游，在十年之間。其尊人文學公早年有聲，予嘗

與其家司法，褐衣席帽，應崇禎己卯鄉試，已知文學公頭角嶄然。暨同遭國故，見公與太君負鍤偕隱，然猶竊誦其所爲文，以爲難及。至若一門群從，都官詞翰，其爲聯丹陛而惇世好者，又無論也。

乃師尹、又宗兄弟，但讀父遺書，以祗服母訓。自予歸田後，而與予益親，若以予爲江左老成，可以備冠冕本源之問，不憚載酒造廬以相爲周旋。夫以師尹兄弟之才，當青陽壯齒，出其所學，何難驟見諸施爲。乃獨蒔花藝竹，經營湖山泉石間，日侍太君膝前以娛其志意。然且定交有道，藉其語言，于以壽其親于勿替，此其孝思爲何如者。今夫鳳凰爲羽族之長，翱翔丹山，負仁義而苞德業，其于靈祥四應，可謂極備，然必雙雛羅其前，九子繞其後，然後足以昭六象之華。喬松結根于山阿，上拂浮雲，下凌巨壑，含星辰而麗日月，其于蹇藪紛綸、蔦蘿轇轕，可謂極盛，然必五釵之枝附其旁，三鬣之萠挺于下，然後可以成千仞之勢。何則？其所孕育者大也。

方予少年俠游，雅尚氣節，不事家人歡。暨稍長，而儉德避難，益復無所顧戀。今且暮矣，然當斯之世，出處進退無一不可，而特不能優游于門户之間，若太丘之子所稱閨門雍睦者。而師尹兄弟皆能之，毋論他日致身，厚邀揚顯。而即此娛親膝前，茂枝葉以芘本根，有非尋常羽翼所能及者，是則可慶而可頌也已。

仁和邑明府王公治行録序

周制以縣正掌縣政令，而秦漢分國，因之設百里之寄，雖猶仍縣名，而南面方幅與

列侯等。故白太傅曰：「今之縣令，即古之子男也，其位與后王君公，有大小而無軒輊，凡一縣之事皆得專制。」故西晉以後，縣有治邑，❶即報以大郡，非歷宰名行，❷即不得入爲臺郎。而宋淳熙中，每用京朝官出署縣事，此其爲任亦重矣。夫以綦重之權，加之以專一之制，稍有偏側，即成畸致，豪氂而千鈞，跬步而尋丈生焉。

衡麓王公知其然，其宰仁和也，務爲坦坦，不務爲矯矯，曰：「爲政去太甚而已。」乃不數年而政成。凡顯義詘惡、舉利斥害，自講律讀法而外，諸如農錢、獄市、都里、術序、水旱、盜賊，凡諸當爲事，無不一一經畫，予以各得。而民已便之，爲之謳其功、誦其德，歌咏其教澤。所謂「所在無赫赫名，而令人可思」，公之謂乎。

生平讀《大學》，怪其所言皆天下國家之事，其所肄業，率皆后王、君公、名卿、秀士之輩，而其言好惡，一歸于平。孟子譏國僑乘輿濟人，而其所救正之者，第曰「君子平其政」。夫以民好民惡，爲民父母者，而惟以至平之政行之。故《洪範》曰「無有作好」，又曰「無有作惡」。夫猶是好惡，而作之非平，平即非作，此遵王之路，所以一本于王道之平平也。

我國家首嚴治外，每慎簡百里以爲激揚。故三年試士，自詞官外，悉起家邑宰，以覘諳練。而方州伯長，即又廉法自持，倡率諸屬，則亦何得有咈志違道，下干民譽，而有意圖治，或未免蹈賢智之過，公無慮也。蓋爲政得失，關乎學問。公西陽名宿，

❶「邑」字，四庫本作「行」。

❷「行」字，四庫本作「邑」。

舉進士者若干年，文章遍海内，其于學無所不窺，即盤根錯節，宰會城首邑，日持衣出入，倥偬不暇給，而一出以學問之氣，從容就理，倘所稱左手畫圓、右手圖方者耶？倘所稱韋抗能理繁，尹賞堪治劇者耶？倘所稱試宰大邑，内可爲臺郎，即外可報大郡者耶？

夫一邑之長與一國之君相等也，一邑之民與天下之民無以異也。一民歌之，衆民和之，天下之民皆應之。然則公之宰天下，有如此録矣。

重修慈濟禪院募序

慈濟禪院者，敕建寺也。其寺在杭州花市中，相傳元至正間，有牧牛孝公者遵母遺命，改其宅爲寺。會其時住僧有以國師爲元主所賜名，所稱「弘慈普濟」者，而節取二字以名寺，謂之「慈濟」，郡志皆載之，而歲久而瀕于毁也。

夫古刹之難復久矣，以將湮之蹟，當不貲之工，加之以金錢匱之際，欲程株集土，建標飾幹，以力求興復，誠亦甚難。獨不曰「人各有親」乎？昔有過王祥之里而式其廬，入田真兄弟之鄉而願觀其宅與其樹者。今區區一寺，而昔以孝興，今坐視其廢，而不思其孝，必非人情。況金錢雖匱，不必有過于牧牛；倫行雖衰，不必即遜于牧牛之行孝；住僧雖無緣，不必驟幾于弘慈普濟之動帝王而錫名號。則一念及親，而重爲之感激而慷慨焉，未爲無是也。因應寺僧請，而告善信以是言。

聖賢儒史序

《聖賢儒史》者，王子草堂爲學宮祀典作也。夫學宮祀典，而何以謂之「聖賢儒史」也哉？古者有學而無廟，凡釋菜、釋奠皆設位爲之，而其所爲設位者，則一聖數師，而賢與儒不與焉。一聖者，先聖也。數師者，先師如書師、禮師、干戈羽籥諸師，皆是也。故唐虞夏商，其爲聖、爲師皆不可考。而自周以後，則周公爲聖，而孔子參之。若夫師，則《詩》祀毛萇，《書》祀伏勝，《樂》祀制氏，《禮》祀高堂生。即生其時爲學宮教授，《周官》所稱「師氏」者，而死亦祀以爲師。蓋聖重于師，久矣。兩漢六季，猶學與廟異，故高帝、光武皆以太牢祀孔子，則皆在魯廟。而魏晉以降，如咸康、泰始，講經釋奠，則皆在學宮。自唐代以周公爲聖、孔子爲師，詔立廟于學，此廟學所由始。既而以孔子爲聖，顏淵爲師，而然後徐及于諸賢。又既則以向之所爲師者，若毛萇、若伏勝、若制氏、若高堂生輩，復祀于諸賢之下，而于是始又及于儒。則是聖與賢與儒，皆後世遞增之名，而非其舊也。

夫聖與師非溷稱也。在昔，孔子周時已稱先聖，與周公並尊，所謂在周以周公爲先聖，在魯以孔子爲先聖者。即在唐以後，偶詘孔子爲先師，而即已改正，則既裁封號，亦宜獨加以先聖之名。而以諸賢、諸儒可以當五經、六藝之師者，則爲先師。乃明代寡學，以嘉靖議禮之臣而妄改祀典，忽易之以至聖先師之名，而後遂遵之而莫敢易焉。古註「師」，官名，即學宮之官，故《周禮》學宮稱師氏，鄉學稱遂師、族師、鄙師、閭師。故後漢朱浮曰：「天下

宗師皆博士之官。」故汎稱，夫子可稱師，如《孟子》「百世之師，孔子」，廟廷可稱師，如韓愈《孔子廟碑》「匹夫而爲天下師」類。而獨于學宮不可。蓋古凡生爲學師，死即祀于學，亦稱先師，見鄭康成註。則先師即學官也。若以師爲無位之稱，則不然。相傳夏商以後，多以堯舜爲先聖，后夔、伯夷、工倕輩爲先師，則皆有位者。且師、保、傅皆官名，亦皆主教訓之官，左右王者。又師，工也，如宗工、宗匠類，以爲一曲皆有師耳。但世有工師、樂師，而無工聖、樂聖，則何如分先師之名，而獨稱先聖爲確當也。夫合師于聖，邈而不尊；附聖于師，轉見輶褻。然且賢儒錯列，前後紊序。舊所列儒，若鄭玄、盧植、服虔、范甯輩，翻以學未顯著，明末罷祀。而乃越級升降，如宋徽宗之陟王安石于顏淵之下，明莊烈皇帝之躋周、邵、程、朱于漢儒之上，而于是爲賢爲儒，皆不可問矣。

且夫學也者，非廟之謂也。今既立廟于學，而上有追祀，下有配食，前以饗先聖之先，而後且逮于邦賢國大夫之報祀，則已煌煌然爲孔氏廟庭。而至于負墻面水、圜橋半池之制，則盡設之于廟廷之前。假使春誦夏弦，詔樂講射，憲老而合語，饗賓而上尊，以及文則授經于堂，武則獻馘于陛，皆行之几筵俎豆之傍，則瀆亂猥褻，不可爲訓。于是不得不別搆一堂以當學宮，如今所稱明倫堂者。而楬然一楹，無墻以依之，無圜橋以進之，無泮林、泮水以周旋之，可謂學乎？今議禮者當于孔子廟庭外或傍，別設學宮，而移櫺星門内圜橋、頖水之制于學宮前爲是。則夫今之爲學宮記、爲祀典誌者，皆非其實也。曰：「吾第以爲聖、爲賢、爲儒者之史而已矣。」然而爲聖、爲賢、爲儒者之史，而列傳一百，列贊三百，自表序譜誌以後，凡山川里巷、封爵年齒、制度名物、禮樂文章，以及諸儒之黜陟、配位之升降，釐正訛謬，辨析毫髮，纂若干時，成若干卷，煌煌乎孔林之

巨觀，聖門之盛事也。

草堂幼尚實學，長爲人師，其祖、其父皆以孝友婣睦稱于鄉。予嘗登其堂，聆其教，而敬之重之。草堂本其世學，履方居正，曾于和碩康親王南征之際，獻以正學，有云：「王之富貴，非今之所謂富貴也。蓋聞富莫大乎蓄道德，貴莫大于爲聖賢。」親王聞其言，而式廬賜蟒，呼爲醇儒。予嘗讀其所著書，嘆其于朱陸同異之際，多所昌明，使後儒顓隅之見，盡爲冰釋。嘗以爲儒林千載，有如此人。而今爲是書，其有功于爲聖、爲賢、爲儒，而以爲史也，其明于禮也夫，其不悖于古也夫。

佳山堂二集序 馮相公詩集也。

夫子致政將東歸，予時爲史官，不能從，然心實依之。于其餞也，走馬出長安門外，望後車既遠，猶立大柳下，流淚而返。既而夫子貽書來招予，云：「鄉林雖遥，然有田可畊，有書可讀，城中佳山堂與城外冶湖相望，可往來游從。」于是爲五字詩招之。今集中詩有所爲《寄大可者》是也。予時約小妻曼殊並車往，無何，曼殊死。予嘗過萬柳堂，見夫子所種柳，徘徊思之。嗣是予請急，迂道謁夫子于佳山堂，留連三日，然其于從游之志，終不果去。其迨今，夫子之子爲予郡司馬，以歲薦遷信安太守，瀕行，始出夫子所爲詩，命予較訂。

《書》曰：「詩言志。」子夏曰：「在心爲志，發之爲詩。」當夫子致政時，本期以明農之志，乞還東山。而天子賜詩曰「元臣樂志年」，且復鋟文石爲印記以贈行，有云「東山適志」者。夫人惟心閒故意適，性定故情

樂，而皆于志乎見之。志適則無往不適，志樂則無往不樂。故人謂夫子之詩，一隨乎遇，而不知志之所在，詩即因之，毋論薦荷被茇、優游畎畝，其志悠然。而即其槐堂判事，身勞而志適。綸闈參政，所憂者在民，而所樂者仍在志，亦安往而不自得矣。

《佳山堂詩集》録自庚申，閱二年而後致政。今之二集，則半猶壬戌以前詩也。自庚申以後、戊辰以前，同一適志，亦同一樂志。所謂夫子之詩，不以出處殊，不以顯晦異，不以勞逸歧，不以安危變，猶造化然。獨是予壬戌歲隨諸朝士餞夫子東歸，閱四年而始請急，過謁通德，又三年而餞夫子之子，椎輪卧轍，始得讀夫子二集，較讎之而附以一言。然猶未得決從游而遂以志也。若夫佳山堂，則已別名爲「適志堂」云。

西河文集卷四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序二十

兩浙張中丞監臨庚午科鄉試舉人放榜謁謝公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九年，禮臣舉賓興故事，次及兩浙，分別監臨提調監試考試諸官，而以大中丞張公爲諸使長，監臨全闈，昭舊典也。

前此東南用兵，師武策力，能以克詰方行，[1]樹揆文奮武之略，遂致東南禮治甲于天下。我皇上巡方來浙，特廣文教，進諸生而諭以文章經術之本。士子之渢渢興起于黌序者，三物、六行，互相比較，惟恐以浮文虛夸致妨德藝，往往簡練揣摩，必欲使偶然摸索，皆名副其實，而言見乎行，始不負國家求賢至意。故公丁闢闈之始，上下劼毖，綱紀肅然，而一經鏁院，遂晨夕戒儆，坊衛周密，使中外官僚參詳校理，無不矢公矢慎，底于有成，公之于監臨可謂勞矣。

聞之宋之嘉祐，以廬陵歐陽專主貢舉，與端明韓君、龍圖梅君輩互相倡和，嬗爲勝事。今之監臨，即古之知貢舉也，然而監塲視卷，今昔不同。夫程材無方，升求有數，則限于材地；風簾官燭，刻日迫促，則艱于審視；參詳分牘，各執意見，則難于合併。

[1]「方」，四庫本作「戎」。

而公皆有以調劑之，未嘗爲苛細之行，而合同融化，以前簾而統中簾之務。相傳草榜已定，公遍閱其所取者，爲之甲乙；暨放榜後，尚能記其詞句，而指其瑕瑜。自非至公亡私，以得人爲己任者，焉能至此。

昔者武成榜發，姓稀名闇，即爲時譏。而今則知名之士，前後絡繹，單寒陋巷，皆蒙進取。即間有閥閱子弟，世濟家襲，亦必少見頭角，曾稱藝林，並無衣冠襁褓之藉爲口實。道路之人，不歸之主文之明，而歸之監臨之公；不歸之參詳小試之能謹，而歸之監臨之飭之嚴而倡之毖。則豈非方州大臣，實能以求賢進士爲致主之先資也哉。

公詞臣起家，分闈者再，皆以得人膺冰玉之鑒。而觀風浙河，日省月試，裒然舉首者多登賢書，其惠我譽髦如是。歲在庚午，識者謂庚者更新之象，而午爲文明，離光正中，必有大人焉起而持其運會者，公其是矣。榜發之後，舉人若干人謁公于軍門，例有饗謝，因請予爲文，而序之如此。

蒼源文集序

吾越自陸佃、陸游而後，無文人焉，若徐渭則丘邑之長，豈可與中原伯叔較先後哉。然而概視之天下，與吾越同。間嘗北極燕齊，南抵甌越，東西歷江漢河濟，求若雲間日下，相見如素，渺不可得。即或聞名而思通文詞，以致慕效，亦百不得一二。然後知吾越雖乏才，仍未嘗少遜于天下。人亦有言：「一隅者，四表之則也；九有者，一方之積也。」當予出遊時，有稱諸暨馮蒼源氏爲吾越著作之雄，予嘗思其人而未之見也。暨予歸里，竊觀蒼源氏所著，有《叢筍》

一卷，其目列「叢説」、「叢記」、「叢問」、「叢對」諸條，彷彿古諸子家言，而不假連類，不藉影響，直抒諸所見，而精警刻核，語無旁貸，鍥鍥乎論難之能也。越數年，而介予及門，示以生平所著書，兼屬予序。

人有學文不成者，去而學藝而藝成，曰文與藝等也。學文之家不必減于學藝之衆也，然而十人學藝而十藝名，十人學文而文不得一名，豈真藝人羸于才，而行文之家率鑱心鉥智，曠百世而不一覯哉。夫操斤滿前，不可謂工倕也；把筆者滿家，不可謂屈、宋與賈、晁也。藝事易習而難精，文易爲而難以名。然則其所謂無文人者，非無文人也，謂無文人而如農師、如務觀者也。蒼源之詩別于文長，而文則直與農師相頡頏，吾越之人，斯居其一矣。

特予與蒼源相隔衹百里耳，其年齒相去亦不過七八歲以下，而示我所著，則予年七十，蒼源幾八十，然尚未相見而寄題其篇。則猶是四海之大，九州之廣，所謂聞名而思，見所著而起慕效者，而又何一方之足云。

齊母張太君九十壽序 齊欽齋徵士尊人也。

予與徵士齊君游，其母張太君以大節受旌。爾時有司即以「賢壽」題其門，以爲母年七十，世所罕也。及予爲母作《節壽録》，已届八十，齊君嘗拜予，且喜且懼，以爲世安有長繩可繫如此日者。乃予宦京師以迄予告，中間相距又十年，而母尚無恙，齊君因寓書及予，重以九十之觴，謂予稱祝，予然後知我母之難老正未既也。

夫母不嘗以賢壽稱耶？夫以賢致節，

以節致壽，賢與節有定，而壽則無定。向之稱壽，亦徒以七十古稀，未必後來之有進于此，而即此以頌，已云罕覯，乃不意進而八十，又進而九十。則夫向之所爲壽者，在當時以爲頌，而以今觀之，則祇爲祈也；在當時以爲祝其所已至，而以今觀之，則祇祈其所未至也。夫至祈其所未至，而千秋百歲，亦祇于未至間概之已矣。且夫節母之年未易也，冰霜短景，私顧難度，每詘指一歲，可抵十歲。而人之求節母者，常恐以靡他之義，久而生變，每詘指一歲，可抵數十歲。則夫自矢志以至受旌，已不啻百年之享，而況受旌以來，進而加倍。則夫期頤耄耋，豈足復爲我母賀。況從來賢節之稱，多得之身後，幾見榮名大典，及身享受至數十年者，則是所至皆千秋也。

齊君書至，云：「吾母教子之切，垂老不輟，而爲之子者，與故人相隔十年，貧窶如故，是安足以慰母心。」則《節壽録》不云乎，「齊氏自觀察公後，幾墮儒術，而吾母于先公賫志之後，撫藐諸孤，而授一經以爲斯世經術之冠」。此真所謂以善養，不以禄養者，雖絀處何憾焉。

默堂詩鈔序

古者試有甲乙科，而鄉試無之，以鄉第解之南省已耳，未嘗設科也。今則鄉、會試並皆設科，亦並有甲乙。而近反去會試之乙科，而獨存鄉試，故會試無副榜。即殿試三等，皆謂之甲。惟鄉試則但取入解者解禮部，而以其副者貢之成均，即乙科也。

康熙庚午，上命編修張君、尚書郎王君司浙鄉試，而以沈君武抑中乙科。或謂有

司明，能知武抑。或曰不然，武抑豈僅中乙科者。予知武抑久，三吳推指名士，首絀指武抑。其先人四世皆中甲科，由父而上，其爲中外執法者三世矣。以視武抑，誠不無慙卿慙長之目，區區是科，誠何足爲武抑重，然而武抑之重是科，何夥也。毋論武抑舉文久爲世誦習，而即觀其詩，體撰閎闊，舉纂紃雕繪而悉返之神明之間。然且質不傷雅，樸不涉鄙，追六義之遺，而一袪近習之陋。嘗謂浙詩頓降，始于康熙甲乙間，而武抑早有以振之。

予初從武康二章君問訊武抑，在三十年前。越二十年而與陳君興公論文長安，是時武抑居塘西，往往對其友，而未嘗不願見其爲人也。今武抑以主文編修君出予門下，見予于湖濱，時興公、二章已墓有宿草，而予始得與武抑慷慨論詩。雖知之有素，然亦私幸有是舉以得一見也。然則武抑入長安，其得藉是舉以見其詩，并見其人，猶是矣。予故序其詩，并述其所遇，以志予相見之有幸焉。

借山詩序

前一年折指戒爲文，間或彊勉，偶一及雜體，而于序則戒之盡，以爲生平皆酬應文字，而序居什八，詩序尤甚。人有以詩序請者，必鑿坯閉閤，拒不容息，而獨于借山則不然。借山謂予曰：「凡子之相戒序詩者，亦以絶夫庸妄干進之徒，謬邀虛譽，以馳騖于聲利之場，言不足高，祇以取憎，而有如澹然泊然，絶塵離坱，以偶然與風水相遭，而不能出一詞加之，豈古人贈言意哉。」曰：「不然，夫序詩者，序其詩耳，其詩佳，

雖非馳騖可也；❶其詩不佳，雖澹泊不可也。」

往予讀借山《蘭亭》一詩，亟求其人而不得，書其詩扇間。既而遇旡休，則旡休几前亦有其人所贈詩，其佳與《蘭亭》等。夫山臞之作，不習繭帯，必求其高文典册，飛書馳檄，固爲非分。乃若六朝白湯休以下，中晚唐皎然、靈一以下，方外佳詩，其所至超而至名者，究無踰此二詩而止。則夫借山之爲詩亦可見矣。乃既交借山，嘆借山聞道之早，二十而卻染，不十年間，即已受大鑒大法于平陽門下。夫平陽不二之旨，昭然人間。既已披僧伽黎衣，其于語言文字，宜一如土苴水沫，匪惟戒之，抑從而唾棄之。而借山落筆，儻然有如白毫之自生而丹輪之日見者。

予序釋氏詩二人，一蛤庵，一借山也。蛤庵與借山，皆出自平陽之門，雖蛤庵聞道較借山稍晚，而其爲詩則一也。方蛤庵游五臺，企脚京師，爲天子所知，已召之留天龍，而以病謝去。借山承其師之旨，將以祖庭未了事，託之汗漫，其與世往來，必能紹平陽之蹟，過于蛤庵。

而吾第以詩論，今之言詩者有門庭矣。詩無宗教，禪無南北，而第舉心之所得，言之于人，而人亦即以其言之有得者而得之于心，書之扇，書之几案，皆是也。此所謂聞道者也，此非門庭也。夫如是，而何勿序之有。

嘉定李氏功行録序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

❶「非」，四庫本作「或」。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即桑門因果之説之所自昉也。顧禍福因應，吾儒有其理而無其事。故禹稷得天、有窮被殪，仲尼每置之勿論。而史傳伯夷，且有顔氏早殞、盜蹠考終之疑。而其後桑門立教，著爲果報，遂致《法苑》、《珠林》諸録竟與《楞嚴》、《法華》並垂佛藏。

予束髮時，或有授予《立命編》者，時崇禎之季，袁氏所著，方盛行於人。考其爲説，大抵昌言禍福因應，而以己事實之，然止袁氏一事已耳。其後數年，漸有條列其事于其書後者。又數年，當鼎革之初，則又變而爲《感應篇》，取道家《太上感應》一書而句釋之，且疏事其下。而於是吾儒與道，亦皆各有因果之録，先後行世。夫吾儒爲善不必得福，爲惡不必得禍。而老氏無爲，原以上德不德爲道德之要。即桑門上乘，亦何嘗有善惡兩途可墮因果，而其理其事，則未必非奬善絀惡者之所見端也。

練川李九蘭，負君子行，少時以藝文雄于鄉，既而避草澤，闔户不出。今老矣，自思獨行無可爲及人者，乃著《功行録》四卷。分「出」、「處」、「方外」、「閨闈」四則，每則又分若干格，格若干條。其爲格甚具，而爲條頗煩，至每條則又列言論于前，而紀事實于後。蓋合理與事而一之，使讀之者見聞雜出，理事並著，按而行之，瞭若指掌。

夫生人不古久矣，聖王教令不行于世，而國家律法刑政，桁楊刀鋸，顯然在人，以爲入此則生，出此則死，然猶有閔然蹈死不少畏者。夫人畏名義而爲善者十不得一，畏刑法而不爲不善者十不得二，而有如導之以淺近之言，示之以時俗之行，成敗禍福，歷歷不爽，則雖才識過人、素稱特達者，

猶然相顧咨嗟，惕焉感興。而況夫婦知能，其譬于昭昭而警于冥冥者，閭巷相觀，蓋往往而是也。彼夫章句之子，守理過拘，惟恐稍涉禍福，即有類于佛氏之所爲，以爲正誼明道，不計功利，盍亦取是書而誦之，可乎？

龍眠方又申游稿序

江左能詩家，舊推雲間龍眠，而方氏則尤擅龍眠之勝，故啓、禎之際，有稱「雲龍」與「方陳」者，陳則黃門，方者，指諸方也。顧予與方氏交頗習，而獨于宫詹父子兄弟未嘗委摯，一被容接。前歲從長干得見侍御，預衲席之好。今則三孝廉君慨然游越，而季子又申特將車以來，承顏受詞，不啻覲安琰而遇莊朏焉。又申固貴游之能賢者哉。

乃又申甫出游，即爲詩、爲詞，紀其劉覽往復山川、里道、車騎、盤盂之概，措語清遥，搆旨激越。吾讀之而知其情之深與才之廣也。夫家襲韋平，身被文譽，在又申固屬本事，無所或異。獨是又申丁門祚極盛之餘，橫被謠諑，一若胥、原、欒、郤，❶平傾驟接，雖欲道志事，而難爲情者。而又申于通家舊故周旋樽酒之際，輒流漣慷慨，形諸咏嘆。是即王氏之念銅川、庾信之悲江表，亦罕有過，而又何諸方之詩之不能繼焉。

燕臺醫按序

倉公受扁鵲之書于公乘陽慶，逮其家

❶「郤」，原作「却」，今據四庫本改。

居，漢帝嘗問其治病所驗者，記之于册，此後人醫按所自始也。顧治十得九，世難其人。浸假得失平參，世必好舉其所失而略其所得。況浮湛湯液，因循取驗，其得失原無成形，安能歷考其所得而爲之記之。

雲間顧先生獨不然。先生以經義治四門學，作選人京師，京師藉藉聞先生善醫。其家居時，每醫人有成績，稱聖儒，其爲聲在崔長史、李慶嗣上，姑請召之，而先生亦復以邸舍岑寂，即應召往。顧京師多官私醫，萃天下之能醫者，而僦于其間，自給事內廷，以至踟跦幸舍者，比比而是。即有詔召問按驗，亦別有給事在左右者，而先生非其人也。然而所至輒起，亦且有醫藥已病之狀，書之成帙。

大上醫醫國，其次醫人，夫人而知之矣。生平讀書講道，治舉子之學，原不能抉陰陽之精，調燮補助。而即其試仕方州，驟膺民物，其張弛激揚，亦何能展我欲爲。而有如噓吸之閒，就人之死生轉旋俄頃，以與造物者爭其權度，此亦吾儒施濟一快事也。若夫其按可驗，則予之家人已列其一，如所爲薄憂女子者，而又何怪焉。

張弘軒文集序❶

雲間才士每多于三吳，而其所最上而最名者二人，徐西崖、湯賓門也。然而二人者皆游于弘軒之門，然則弘軒之爲文可知矣。在昔崇禎之末，主持文教者首推雲間，自虞山錢氏之說起，而陋者襲之。言詩于宋，則渭南、宛陵；言文于明，則濂溪、震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川。弘軒與諸及門者，袪其鄉舊習，而又不惑于時人所趨。譬之春秋代謝，燠寒相爭，而具四時之氣者，歷冬毛夏莞而不爲之易，何則？題鴃善潩，不能變秋秋之音，烏階易生，無與于九九之數也。

當予游上海時，讀西崖、賓門之文，已嘆其難及，顧未嘗讀弘軒之文也。然嘗登弘軒之堂，見其家庭雍穆，能合族以禮，而里門式序，用相表率。終未聞以逢時不偶，早年解組，露難平之色。日與林下諸賢締方外善士，稱情往來，有類乎泉明之居潯陽、白傅之歸履道者。予嘗推雲間多豪賢，而以弘軒當人倫第一，夫豈或過。乃間與倡和，驚才絶麗，下筆若流水，雖至行不得而掩如是也。今予游長安，每愧竊厠中祕，日給筆札，方恨無漢庭司馬可與言高文典册之事。而弘軒不忘故舊，越千里而寓以詩與文也。予乃爲伍校而參訂之，深嘆弘軒生黄門内史主持文教之後，而又接畛吴門，親與錢氏宗伯抗手論議，乃蓮脱濁淖，皭然自抒其可見，其不惑于所趨若此。則又嘆弘軒素心，顯晦若一，雖踰時越陌，而其爲相惜欵欵，猶一堂也。夫善居時者忘燠寒，善與人者忘旦暮，文亦猶是矣。

予向曾序西崖詩，其在長安則又爲賓門序《西山游記》，而今復讀弘軒詩，而序以是也。以爲雲間之文，所可主持文教者，猶庶乎其可見焉。

蘇子傳胥山詩序

西泠古才地，于文争六季，于詩争漢魏三唐以上。曩者順治之末，會十郡名士于檇李之東塔寺，惟時太倉吴學士尚在坐也，

榜文式于墻，並推西泠之詩與雲間陳黄門、李舍人，功出禹上，蓋惟恐六義之指之有墮于畸衺矣。

今西泠耆舊渺無存者，而胥山諸子起而踵其盛。會開府好士，闢館設醴，躬請胥山諸同志，按名授簡，並以蘇子子傳爲之冠，而子傳以畄目辭也。予因從馮子屺章私讀其詩，清雄博達，語警而氣軼，古格今律，各極其致，此與啓、禎諸賢格漢魏而律三唐者，又豈有異。純鈞在土，光氣燭于上，無問遠近，卬首交睫而得之，不必斸其涂，破其匱，淬厲其鉥華，而後始揚其美也。然而毀壁而飛，翀漢而出者，必有之。特是西泠爲詩，向能式靡，挽之于鍾、譚。既行之後，與黄門舍人争相後先。而近習畸衺，間有流爲打油、爲嘔賣而不可底者。胥山諸子之大有造于西泠也，吾將以子傳爲揮戈之先矣。

家文山菜根堂全集序

天之生物何限，丹砂、黄金、瑶琨、銀鏤，不知其幾何也；辰之砂、拘彌之珠、扶南之剛金、林邑之貝，不知其若何所也。其或産于辰者，亦産于宜；出于拘彌者，亦出于大秦。以至硨渠、馬腦、琅干、瑇瑁，自南番、西竺、東胡、北貉，所在皆有，未詳其得于此得于彼也。惟生才即不然。左顧溟渤，右顧流沙，自日出日入，以及南至北至之際，其一時所生，可以指詘而枚計，如視地、如手探缻、如坐關樓數過馬，未嘗有纖悉之遺、幾微之不可辨也。然而多不過十人，少不下七八人，然且此十人與七八人中，求其能嬗後如前人之赫然者，則不得一

二焉。

閩之有文山，即閩之一人也。前此周侍郎櫟園每稱文山爲五言，長城宛平王文貞之五言古詩、太倉吳學士之歌行、中原彭禹峰方伯之七言律，與文山五律可以頡頏。間嘗讀侍郎所摘文山五字句而慕之。今文山合輯其序、記、賦、頌，彙爲一集。夫文山之文亦豪矣。予遇文山晚，甫一再見，而予與文山皆已老。計夙昔所爲詩文，亦既止此，欲求其更進，不可得。然而予忝才盡，而文山之可傳者遂復不少。東南多瓌寶，曩時重海中紅刺爲帝子冠衣之飾，相傳其名有所爲「紅亞姑」、「青亞姑」者，皆石也。而閩之名山，其新產文石，率五色陸離，光芒璀璨，相其聲價，有遠出「亞姑」上者，此東南之寶之可驗者也。以當文山，其亦間生之一矣。若夫予兩人族誼，則文山方七十，予於他序中及之，而此何贅焉。

胡寅公詩序

工舉文而復工詩者二人，姜子武孫、胡子寅公是也。二人舉文行天下，而顧艱于一遇。武孫垂老舉于鄉，寅公至今日始就試天安門外，除温州教授。夫以其所專工者而知之甚艱，猶俟之遲久之後，况偶然爲詩，安望其驟致聲名，爲當世諷詠家所推重。而寅公出《薊門雜詩》，自計車道路，以及天街馳驟，載刺投贈之作，長安公卿無愚智，皆藉藉道寅公詩工，則豈非龍阿不能藏，夜光無可掩與！

往伯氏大千爲仁和教諭，論文之暇，間亦論詩。第其説以聲律爲主，世無不審聲、不協律，而可以稱風人作韻文者。人初怪

其説之異，及按之古人，則往與説合。大抵律與絶，其爲聲爲律，皆易調劑。而至于五七字古詩，則宫商相宜，律吕相應，一推一挽，皆如弦鞉家之有關捩存乎其間，自非明于永言者，其乖舛立見。而寅公豪蕩激越，噌吰鞺鞳，一唱三嘆，居然宫商律吕，互爲宣布，是豈諷詠家所易致哉，宜其並舉文而稱工矣。

西河文集卷四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序二十

淮陰張儀部農部二鄉賢祖孫合祀録序

自唐貞觀中詔以左丘明、伏勝、毛萇、鄭衆等配孔子廟庭，而其後遂推廣諸儒，以次增入，然第取其有裨于學校者耳。唯明以名宦、鄉賢並厠澤宮，分置兩祠於靈星門外，則興秩之餘，旁有祭啐。顧其始猶不失邦賢祭社之義，而其後浸濫而不可問也。予游淮陰，值儀部郎張公與其孫農部主事同時舉鄉賢。自巡漕開府暨督學使君以下，皆藉藉稱兩先生宜附廟祀，敕郡縣吏及學校經師，各執結給鼓吹，迎主以入。凡鄉官坊騎、三舍子弟，咸衣冠捧輿，由圜橋升，令春秋二獻宫竣事，得以例分啐左右，繼諸先儒左丘明之下之後。猗歟盛哉！今相距二十年，予被徵來京師。而農部之子吏部公偕嗣上舍，亦父子同時膺聘幣赴都投牒之次，見予于選堂之牗間，重以予游淮之舊，握手道故。予方念吏部公父子聘幣一時稱勝事，而公則復以其先人合祀一録，令諸同舉者各爲詩歌，而屬予爲序。予乃嘆張氏一門之盛爲未易幾也。夫生莫重乎以名徵，死莫大乎以神饗。故樽俎在堂，羔雁在户，世所難及，而張氏一門兼之。然且祖孫咸秩，父子並摯，數世之間，懿美疊見。嗟乎！其于學校何如也！夫居官能方，

有政可紀，是之謂賢；邁蹟顯揚，克誦駿烈，是之謂孝。夫儀部與農部公賢以開之，而在吏部公與上舍，則又孝以繼之，是皆不可以無詠。予宿昔在淮，曾與吏部公父子讌飲、賦詩，至今相傳，有所爲曲江之園、雲起之閣者。曾幾何時，而吏部公安車來京，將仍返故廬。而予亦老病，庶幸徼放歸之例。獨上舍君與諸同舉者，以纂修前史，入承明著作之庭。倘他日上張之傳，成之文孫與同舉諸君，則今日同舉諸君之爲詩歌、爲文，又安知不即爲他日國史所嚆矢與？

介和堂續集序

戊午之秋，朝廷詔丞相御史二千石，舉內外府州縣官暨草澤有學行者，策試殿廷，而待庵與予同在舉中。會天子詰武事，收復西川，不即較六論，留公車門。待庵日爲詩，與長安舊游酹酢往來。今詩集中所爲《帝京》、《湯泉》諸詩，皆是也。夫待庵少爲詩，暨通籍而截然不爲，自筮仕以來則間一爲之。至是而意氣坌涌，搖筆如擢枝。既已大具詞業，呈門下兩省，就試殿前，而其後以取數限也。吾聞漢重經學，輶固被黜；唐尚文賦，韓愈受裁。從來得失之數，原未有定。獨是習俗耳受，必謂簿書親切，載籍或遠，幾見狎主善而工六義者？夫天下生才無盡，作者間出，雖摛詞逞韻，家叶戶嘵，而求其能當于是者，亦復有幾？乃自負名下，裒然藝林，而疏鄙庸劣，茫然不解比興爲何物。即間有識者，亦復浸淫流漫，不能拘正始之舊。而日數蒯緱，手弄錢刀，能自爲篇幅，出短長雜詠，而悉有以軌于法，誰謂懷縣非詩人也？

蘇潭張氏族譜序

古者君子行禮以敘宗族，族之所敘，則禮從生焉。故因孝以推之，因睦以合之，初未嘗不惇本卹末，而其後稍相遠也。嘗按之族服之制，四世而緦，至六世而服已絕，則親亦已盡，是毋論棄德曠宗、塞源拔本者，固于斯有淪遺之感，而即以服推其因禮降而情殺者，亦復何限？然則族譜之設，雖肇自有宋，倘亦先王惇宗敘族之遺意也與？今世家舊閥多著譜牒，而時移代易，廢棄多有。苟非爲其後者有以修之，則三眷之親同于九等，吾未見其能禪後也。

蘇潭張氏，自宋時廉訪公來遷蕭山，遂族于斯，歷元、明數百年，代有賢哲，已見之邑乘。而曩時有譜，創于元季廉訪曾孫。暨明永樂間，則郡丞公重修之。自是以後，闕焉罔載者越數百年。裔孫純白由泰州教授歸里，毅然以修譜爲己任。自隋唐以來，方城、曲江、吉水、新淦，各爲疏覈。凡世系前後稍有同異，必親至其地，咨諏詳較，務求殫晳而後已。而乃越二十餘年，而其書始成。夫隋唐宋明，爲世已遠，其爲親幹族屬亦已長久，根株之大，茂木莽莽，乃得收其涣散，聯其乏絕，使弈世衣裘臂指，時地、爵齒皆已彙存之數簡之間。其竭數十年之精力，不爲不勞。而成書以後，予滯京邸，亦復不遠數千里，遣其子孝廉君持書至京，索予爲序。夫上下千載，縱横萬里，其勢本同，而前考之數千年而不以爲遥，近索之數千里之外而不以爲遠，則自是以後，其爲久長計，而不得以因循苟且之端，任其漓涣焉，可知也。

益都相公佳山堂詩集序

士有一言而足爲天下重者，宰相是也。夫宰相不言則已，言則必爲天下重，則所言不既難乎？曰：言當乎理而言難，以理爲言而言即不難。惟詩亦然。方其溯四始，案六義，博求名物，旁及鐘律，初亦殊覺其漫漶。而源本既得，循行習坎，隨其勢之所自至，如通波赴壑，備極洄演，皆足以見其根之所存。

予誦益都師相之爲詩久矣。方予誦師相詩時，每嘆其言大而旨博，義深而見遠，絪緼闔闢，渾括萬有，渢渢乎大人之言也！曁予以應召來京師，會天子蓄時機，無暇親策制舉，得倣舊例，先具詞業繳丞相府，予因獲隨儕衆謁府門下。適單馬從閣中出，揭剌倒屣，延入爲賓客。當其時，先予居門下，設食授室，粲然成列者，已不啻昭王之館，平津之第也。乃予以受教之久，時執經侍側，見其所爲大文者，代言應制，端坐而卓筆，儼治絲然，繅緒及而緵縕成。而即其氾氾酬酢，日或十往返，彼唱此和，印符取照，莫此之速。則當誦師相詩時，望洋浩嘆，冥兆俱絕，又安知其如此？嘗大雪中請沐歸，取門下從游所爲詩，句繁而韻僻。張燈伸帋，師相口授，門生筆追，形之不逮，聲且尋丈也。文猶風也，風發而嚻嘘飂飂，力能載物。夫然後垂天之翼，挾而萬里。文猶水也，水盛而天吳所舉，極魚蟲物怪、吞舟撼嶽之奇，包幕不失。蓋至言若桴鼓，而大文無方幅，理固然也。今師相之詩，自樂府古體以迄兩韻，分班定部，類有成書。其間上紹三百，下及八代，就其裁製，皆足

統源流而窮正變，乃嶒崆博大，動無細響。上之爲登歌拊詠之音，次之亦不失三調、五聲、出納、治忽之數。自非義藴于中，氣流于外，涵容槖籥，而羅絡紛賾于無盡，則玉臺太一形于樸斵，吾見其敝也。在昔文教之興，每與運會相終始。故三代初闢，渾渾灝灝；漢唐開國，猶不失扶輿之氣。今聖天子大啓文明，賢宰相、百執各展其經緯，以鬱爲國華。習俗偶岐，易成頗僻，而師相重有以正之。《卷阿》、《七月》，豈止張蘇論撰已與？明世相國甚尊，無三省之分，又無取旨降敕、覆奏施行之異。其爲政事堂，雖尚書、門下，莫敢參預。獨内廷傳奉，多假之中貴之手。而今則録白、書黃，委之門下，施行、封駁，移于六曹。惟是君臣之間，一德一心，諮諏善敗，往往出一言以爲天下蒼生之幸，其獻納所禆，有過于前代什伯者。況乎文章喉舌，同在司命，豈無讀師相之詩，而愾然思、蹶然而興于道者？然則敦厚之教，風人不廢焉，知師相之矢歌，不即爲師相之所爲坐論者也。

姜武孫七十壽序

唐白少傅居東都，作尚齒之會。其時少傅裁七十，而其所與者，若懷州司馬輩，皆晚年相結，並非宿昔往來之舊。故少傅于履道坊懷諸舊游，往往舉微之、夢得、子厚諸君形諸詠嘆，而九老之數，一不及焉。甚矣，得年之難也！

予弱冠與武孫先生爲文友。其同時鬱起，能以古今文争長海内者，累累也，然必推先生爲祭酒。間嘗舉高會，少長畢集，設賁鼓于壇圻之左，其首執銅盤而啐血以釁

盟者，必先生也。曾幾何時，而疇昔之累累者，或散或偶，往往游仕之四方，迄于今其在者鮮矣。先生年已踰杖鄉，而膂力如方剛者。古云：「松柏之姿，經霜彌茂。」非與？吾聞[illegible]墳之生物，本異鹵碣，而穤秴之下，其種易成；江河之渫水，殊于涔汋，而能蘊其道，則勢易行。方先生席世閥閱，比之漢之韋、平，晉之王、謝，自光祿、太僕以下，司農、宗伯，各有表建，爲列代名臣。而其家之先後世濟，內而卿貳，外而丞令，不絕也。先生獨晚成，舉文試義傳，譽滿海內，尚艱一售。至趨庭之賢，先售南宮，而先生始以京闈舉也。雖曰喬木久蔭，必無改柯，而先生終以至德持之。世嘗稱才人輕薄，最易怙勢，故古有多才鮮終之嘆。而先生初專責己，既期利物，又既而根理氏性，直極之知天之學，將近世之所爲以釋詁爲講德者，而先生一反之，其善席寵厚如此。夫自古無祈年之法，而中庸栽培，壽可必得。雖富貴所自有然，而年亦彌劭焉。

去年秋，先生之德配史孺人，以貳膳之歲，親朋爲舉觴壽孺人，并及先生，重齊眉也。今先生臻貳膳，嗣子內史君就選人，將之長安，而以予爲故交也，屬予爲文，書之幛。予思尚齒之會，少傅雖爲政，而以年甫七十羸，則之座末。降此而耆英、而至道、而真率，在有宋累舉洛中者，長不過七十，次裁六十羸耳。予以六十餘年之交，得與斯會，不可謂僭。而獨是當時故交，如夢得、子厚，無一在者，雖欲舉尚齒之觴，不得也。然則當斯時而得年如先生巋然七十，不可謂易事也。則夫由履道而至道而耆英而真率，雖屢舉可也。

李丹壑進士館選庶吉士賀屏序

宋人作《春明退朝録》，多記早達。而弁州繼之，遂將近代早達者譜入「二述」，謂之盛事。然大抵成童以前，率皆童科膺薦，如蕭何草律，以太史試學童，補史書令史。而魏晉相仍，所稱童子郎者是也。獨是科目之設，隣于發覆，雖年如子淵，齒如項槖，何所別識？以故早齡通籍，代不乏人，而求其十六成進士者，則自明三百年來，所傳祗王庶子一人，而他無聞焉。國家崇儒右文，景運日隆。加之聖天子興復古學，一時摛文掞藻之士，翩翩蔚起，意必有聖童畸質，可爲當代標人瑞者。而學士李公，其令嗣丹壑，以十五歲舉于鄉，十六成進士。時康熙己未，春官列名，赴殿廷對策，擢高等，遂得召問，改翰林院庶吉士，使讀書中祕，以補館學生三十人之列。一時聞之者，無不嘖嘖稱嘆，以爲極盛。吾聞越睒之生，蘭筋宿成，雖紐紲未賒，居然有蔺雲掣電之勢。鸑鷟産丹穴，體備六象，質負五采，初未嘗巢阿舞庭，而長離所燭，菡萏興而文章見。蓋瑞應昌隆，固神物所自鍾也。然而崑丘良木，滋以靈露；威鳳雖奇，宜畜嘉德。曩者任咸、黄琬，皆以夙悟力學，卒成大器，故唐宋分十齋教諭，專朂異才。而明時茶陵少師，亦以十七成進士，讀書中祕。究之黽勉奮發，肆情藝苑，以致入參大政，多所建白，至于今鴻文鉅業，追溯前事者，尚藉藉稱茶陵不衰。今之授館學，即公輔儲材之地也。深嚴親近，必用經術有學者，上備顧問。兼之册府鄭重，並以大詞掌書命。則凡經緯黼黻，儲偫以須，莫不預于是

時勗之。蓋年少力學，勉在青陽，雖曰揣摩所由終，而實則淬厲之所由始也。夫居寵不驚，履榮不銜，達人之識。而苟其居高而益進于高，席厚而益期于厚，則雖恢台日盛，而卒無日中則昃之慮。今學士致身祕閣，稡擷經史，既已躋玉堂之長，然且周旋入直，勞勩謙抑，未嘗少縱。即晨入暮出，東第稍閒，遽與天下賢俊，傾筐倒篋，談千秋之業。而丹壑于趨庭之餘，觀橅有素。他日爲天子親臣，繼志述事，恐茶陵闓望，定無以過。予故于彈冠之頃，不爲頌而爲勉如此。不然，父子同朝，世掌綸綍，池上鳳毛，古人所羨。即以弇州「三述」觀之，其爲父子翰苑者，亦復有幾？吾又何爲不嘖嘖焉？

星槎詩序

予過上海，與徐君西崖爲忘年交，西崖真才人也。既而友西崖之友，得星槎金君所投贈詩，予愛之不減西崖。顧西崖爲此鄉領袖，而其所與游，悉能文有學之士。其爲詩與詞，尚得追曩時黃門舍人遺響，不與世移易。故其惑錢氏之說，甘入宋元洿下，坎窞汩涼，而不得復濯之清滄之淵者，惟此鄉爲最晚。夫近世之爲詩甚矣，又爬刮刷，猪楦鴨蒸，零糟蔵溲，瀰漫紙上。而調必轆轤，不曉轉變；語必起伏，不識對待。袒膊張齒以相習，爲噱嗄咧喇之音，譬諸京師之販傭，終日叫街，而全不解鐘呂宮徵爲何等，則又宋元人所不屑道者，直市儈事耳。吾不意堂堂文苑，爲詞翰標指，而反出于

是。乃星槎爲詩即不然。風流涵泳，詞洽而氣清，句必有聲，字必有色，寧爲澹宕，毋入褊棘。此如吳中人士，越布單衣而自足，以據高流之上。世不乏傖人，不與較也。予向許星槎詩，謂爲文房夢得，可當進步。而星槎近入長安，詩體容肆，方超超乎凌厲而上。而復以長安塵鞅，難以久處，將隨官浮梁者爲西江游。夫廬嶽之高，鄱陽之廣，其爲詩境當復有進于是者，慎毋謂茅靡之習，倡自首善，遂謂廣大不足法也。星槎將行，以近詩屬序。予告之以此，并告西崖，夫西崖則已知之矣。

寄贈周平山游嶺表序 平山原名玉輪，字秋駕。

吾邑多隱君子。夫隱君子者，非以其好晦而惡通也，又非以用于昔而不用于今也，必其才可爲而不爲，德可見而不見，身可以用世而世不必爲身用，斯足尚矣。今天下不出者，則其才不足用耳，德不可以見諸時耳。非然，則亦身世不相副，彼以是求而我不必即以是應耳。非然，則鮮有能隱者矣。今聖天子旁招文學，以地震求治，思舉山林高隱之士，即已下其諭于郡國守牧與御史大夫以下，而宰相復屬意吾邑，趣邑令按名敦請，使上應詔旨。而邑之君子悉杜門闔壁，謝去若避。惟平山周先生以先在嶺表得免，而其事亦遂已。

予嘗讀子伯、南士《送平山序》，知平山去時，邑君子多以文贈。而予值赴都，不能出一言相別。意謂平山者必厭予垢賦蹤躋，隨計吏舉制科，公車門下徼幸入侍，以自比于公孫弘、東方、楊雄之列，可恥孰甚。而乃託諸故人貽書，從嶺表數千里詢問無

恙，予乃知平山之意氣真而性情遠也。夫訾利者，慕利者也。平山胸中無利，故見利而不以爲利。且夫平山固未嘗晦也。平山少以文章顯，今復以經術知于時，不能自閟，往往爲人入幕以展其才抱，然則金馬門猶是矣。故吾謂平山才德可以見而不見，斯謂之隱。世嘗比平山之德有似陽城。昔者陽城以兄弟友愛，不能暫離，各不忍娶婦。而平山則既娶而從其尊大人游。其繼也，復隨其兩兄以祿仕走四方。所至獨身從，合食共寢，各留其婦于其家，凡數十年。而平山無子，而婦以死也。今其兄歸里，而平山以再娶，復別其婦，作嶺徼行。蓋以隨其兄時官貧，或不能計晨夕，則又間出其才技，爲友人入幕，藉其貲以養。而其後主賓相得，則一如兄弟之相愛而不忍舍也。夫平山于友朋之間，則又如是矣。人惟性情遠則所見者曠，不責過不及，道廣能容。而亦惟意氣真，則友朋兄弟所在親切。方予初友平山時，裁總丱耳，今相距四十年，中間別多而會少。惟恐形跡之間，將復疎遠少親切，而回思予故人，向之所爲親切者，今復散盡，而獨平山與子伯、徽之、南士數人，僅稱白首。而南士又死于路，則雖書問千里，諮詢無恙，亦猶然疎遠不切，而況出處之間與？平山曰：「盍贈我以言？」因寄之，且以示子伯、徽之之家居者焉。

送登封令江南張君赴任序

洛邑爲天下之中，而陽城又爲洛邑之中。夫陽城即登封地也。在昔姬公卜宅，既已食洛攻位，定爲東京，而又封表太室，

端圭于陽城上下之間，定其標而爲之則之，臺觀巋然，使夫土中之實之必有所在。此曷故哉？ 誠以爲陰陽之和、道里之均必有其端焉，而不可溷也。 今天下居重之勢，久在東北，縱不必如漢晉隋唐中畫其地。 顧古亦有云：「欲萬四方，先規中央。」夫以天地之中而爲之宰者，百里南面，深其溝而隆其堵，料土中之民而井伍區畫，亦重事矣。

予向時曾游二室，藉隣州使君假我車騎，遍求夫古之所謂步影與測象者，浩然感興。蓋仰觀俯察，人事以起。 特未嘗過邑宰而驗其治政之何如也。 今相距若干年，予至京師，會江南張君以謁選得登封宰。或謂張君才大，登封瘠，不足以展攄其才。或謂登封雖土中，然故非形勢所在，邑且荒僻非要害，張君無可爲吏治地。 而吾不謂然。夫以邑長之尊，寄一方民社之重，銅符軒綏，朱丹其車，豈不惟材幹彊力是視？ 而宿昔美爲政者，其在前古則稱單父，以揮絃操縵爲能事；而近稱河陽，則居然灌花蒔卉，任娛日快志而略不爲愧。 此豈真不足于政事而爲是泄泄也哉？ 蓋和平者有功，而彊毅者多割也。 今天下皆尚名法，凡租庸獄訟、進才絀不肖，皆一以簡覈白效，毋論庸庸者淟涊卻足。 而即其勵精鍥志，偶一過當，皆足爲病，有如舉一事焉，在張君長材遠思，豈無一往奮發之概？ 而徐而思之，凡天下之可以益官者，未必無少損于民；其可以邀譽于百姓者，未必不少夷于政。 治而由是，以酌于中，抑有爲以補不及，借調劑之術，以行其催科撫字兩兩難全之意，是即姬公所願聞，而宓子之所相視而歡然者也。 若夫白服土中，古有其說，則先之以喜怒之和，繼之以競絿之節，張弛損

益，各得其宜，陰陽調而水旱時，遵其道路，而可以幾無偏無陂之治。此豈張君所難爲？然而未敢驟已。

張君將行，京師善詩者各爲詩送之，而請予序之如此。或謂登封，古封禪地，今天子方召文學，將欲登封喬嶽，躋七十二君之盛。他日者翠華臨幸，驗縣令之治，必當同律準度，爲肆覲者所稱首。夫政果能調，又何患天子不見知哉？

西河文集卷四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稿

序二十二

李廣寧司馬詩集序

十歲見楊盈川詩，初未嘗知爲詩也，而誦而好之，以爲斯文中固有如是其可娛者。人有以《東野夫子集》問伯兄，伯兄稱其佳，而竊爲不然。伯兄曰：「汝何知？汝他日當知之。」迄于今越四十年，而其所爲不然者猶故也。文之在人，猶雲霞在天，一望而軒然而翼然，雖有他物，不得而掩之；必再顧三顧而後知其爲美者，非真美者也。予讀廣寧詩，日之所接，口之所誦，皆豁達于心。有口所不能道、心所不能發者，而廣寧能道之發之。其思深，其意廣，其語奇調高而一準于法。意向之所爲一見而知其美者，其在斯與？廣寧爲人雅恬，而卑以自牧。其接物恂恂，一如有豈摯之氣行乎其間，宜其詩之溫柔而親切有如是矣！或言廣寧治鬲津，政聲藉藉，然不廢吟詠，有《鬲津集》行世。其後游楚，有《楚游集》。今將以魯國司馬特遣開牙于淮沂之間，褰帷而行。予謂爲政與爲詩表裏，政閒故心閒，心閒故爲詩亦閒。他日過魯，必有以魯國風詩采之入奏者，豈僅靈光一賦已哉？

王舍人選刻宋元詩序

昔昭明選文，謂文有變，本不相仍襲。譬之椎輪爲大輅所始，而大輅不必爲椎輪；增冰爲積水所加，而增冰不必皆積水。審如是，則漢魏、六季升降甚懸，然猶不能存漢魏而去六季，而欲以三唐之詩，一舉夫宋金元五六百年之所作而盡去之，豈理也哉！ 夫唐之必爲宋金元者，水之爲冰也，然而猶爲唐，則冰之仍可爲水也。 宋金元之大異于唐者，鉛之爲丹也，然而不必爲唐者，丹即不爲鉛，而亦未嘗非鉛也。 曩時嘉、隆間論詩太嚴，過于傾宋元，而竟至于亡宋元。 夫宋元必不能亡，而欲亡宋元，遂致竟陵、公安競相簒處，勢不至于傾唐不止。 今之爲宋元之説者，過于重宋元而抑明。 夫明必不可抑，而過于抑明而重宋元，其勢亦不至于傾宋元不止。

舍人王君惟恐以今之爲宋元者如昔之爲唐，而仍蹈其弊，于是搜討遴録，遍輯宋金元之詩，而以揀以料，揚其粃而汰其礫，取夫宋金元之近唐者而存之。 夫丹固亦可爇之，而仍爲鉛也。 今無論宋時詩人，如《渭南》、《滄浪》、《眉山》、《涪川》諸集，其見諸編者，去唐未遠。 而即取金元之在選者而試誦之，夫不見虚中、好問之近韓、韋，師拓、麻革之近郊、島，趙承旨、虞學士之近錢、劉，鮮于機、薩都剌之近温、李，揭奚斯、太不花之近張籍、王建，迺賢、郭奎、張憲、兀顔子敬之近方羅、近滄渾哉？

理學備考序

聖門無不一之理，而有不一之學。惟無不一之理，故堯、禹、湯、文，皋、夔、伊、散，所行不同，而同歸于理。惟有不一之學，故雖聖人之門同一授受，而四科而外，漆雕氏、南宮子容以退爲進，曾皙、琴子開以無爲爲宗，❶端木、公孫子龍以説辨相矜多，仲子路、澹臺滅明以游俠顯，卜商、商瞿、馯臂子弓以論著討求置身于傳述之列。然而殊途同歸，合源異流，卒不以此開分别之途。若是何也？則以此理之本無異也。故理同則學同，學不同而理愈無不同。逮趙宋繼起，雖其同時言理學者肇于周子，而二程而邵而張，稍有區别外，至涑水、崇安，漸涉疎曠，然猶一理相學，不分彼我。及金溪、紫陽偶相質難，而學者遂以此爲齟齬之端，設立門户，區分畛畍。是欲使呂尚《陰符》黜于《皋謨》，卜氏《詩序》殊于商《易》也，而可乎？夫列聖之不同，列聖之行也，其無不同者，則其理也。理在天爲天，在人爲性，在天與人之所行爲道。故儒者以理爲天，又曰性即理也，又當乎理之謂道，而合性與天與道總之爲學。蓋學以學此而已，雖所學不同，亦學此而已。譬之至都者以舟以車，以趾以蹄，以東西朔南，陰陽向背，而究之至都而止。故日月不並行，而皆麗乎天；江河不同流，而皆見于地；陰陽寒燠燥濕不同候，而皆合乎天與地之氣；所謂衆致者一致之歸，故貴乎學也。今之學者吾惑焉，守支離者訾金溪，崇易簡者鄙紫

❶「皙」，原作「晳」，今據四庫本改。

陽。而沿其流弊，遂移之爲河津、姚江、餘干、新會，紛紛牴牾。夫朱、陸尚無異同，而欲以朱、陸之同異移之他人，不亦怪乎？

彪西先生爲河東夙儒，考道有年，乃復以理學相傳恐有闕略，或致是非同異相持不決，因輯諸儒語録，爲《理學備考》一書。夫不哀不減，不贏不匱，備之謂也。備則無偏陂之見存乎其中，備則無罣漏之形見乎其外。而就其學以溯其理，洋洋海若不知南極與北極也。星漢入其中，日月出其裏，陰陽寒燠燥濕皆與爲往來，而藉以消長。理學雖繁，欲舍此而更爲異同，不得也。

顧吾有進者。先生與河津同里，崑崙可溯，百川俱會，定無守一曲以爲獨得。而其書倘行，聖天子經筵進講，時及理學，且諄諄以消朋黨、化同異爲諭。果能進其書以邀乙覽，縱語録纖微，然安知不即與卜《詩》商《易》稱極備哉？

丁孝子身後芳名册子序

《身後芳名册子》者，故明丁東臯先生之孝蹟也。先生爲嘉靖國子生，曾侍父雙槐公疾。將革，百醫不能療。值歲除，先生徒跣禱城隍祠，歸而闔户以泣，既則詣竈詣家廟，衆不知何所爲也。詰旦元日，雙槐公回而謂先生曰：「吾不能再逢此元矣。子孝，舁我至前庭。加衣冠其身，將一謝天地祖父而後別。」即舁第出。先生率諸子姓群從，拜天地祖父畢，焚紙幣，出袖中片牘雜幣中。雙槐公卧視，見若有神物攫幣去者，驚而謂先生。先生唯唯，私喜曰：「事得濟矣。」越五日，先生不疾死，死一日而雙槐公愈。越數月，公與先生子撿先生書室，收諸

留遺，見篋中有《讓年算以代父死疏》稾，筆畫儼然。公執稾而泣，始悟元旦焚幣時，其雜投之牘即是也，且又悟神物之攫之者，亦以是故。乃告諸親族。既而外之人亦漸漸有言其事者，府縣長吏爭爲題而榜於其門，而好事者復圖繪而歌詠之。于是同邑内史孫公爲書其册首曰：「身後芳名。」今其事已往矣。其五世孫進士文龍，以謁選來京師，重裝潢素册，彷舊圖而書先生遺疏于其上，以乞夫京師之善歌詠者。予思孝者天德，人孰不樂道？況世遠代易，而爲之子孫者，復能誦揚先德以彰夫駿烈，則是先生之孝其不匱者可知也。且此亦身後事也。予在故鄉時已題前卷，今復記其始末而序之如此，世之詠歌者可以觀焉。

張澹民詩序

少時與澹民之弟公授爲詩，未嘗見澹民詩也。既而見澹民之詩，則澹民詩實勝公授。顧公授以客游不歸，而澹民亦日走四方，在故鄉時少。故予極愛其爲詩而求與倡和之，則什不得一焉。今予來京師，而澹民適遠遊過闕，寓于其家人爲都官郎者，因得卒讀其近年所爲詩。夫澹民爲詩不多，而寄託隱深，于古詩得子建法，其近體詩則蕭散閒雋，多自得之句，顧賦寫饒實境，今爲詩者不及矣。予少好宋元人詩，既而隨俗觀鍾伯敬選詩，又既而悉棄去，效嘉、隆間王、李、吴、謝、邊、徐諸詩，則正與公授爲詩時也。今距二十年，海内爲詩家又加于昔，而變易百出，復有竄而之宋元

者。而澹民之詩則猶從嘉、隆而進之于唐，其不爲習誘若此。獨是澹民以世家子能襲其家學。詩本小道，尚足繼其先人宮諭公，下及累代名集，究其所得，當不止詩一節。而澹民生長豪奢，自幼迄壯，悉得修服食玩好、宮臺圃榭之美，及圖書典籍、什器刀劍、金銅鎡石、漆沐雕鎪、追琢冶鑄之巧，以追席大先世遺緒、朱輪華裀之盛者，三十年來猶未之有改也。而公授客死，澹民則驟丁貧困，至道路瑣尾，具饑人之色，乃猶然泄泄洋洋，下筆爲詩文，慷慨磊落，毫無牢愁憤嘆及局脊踽窮之見于詞句。此予之掩卷而興思者乎！

館擬甲子科湖廣鄉試録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三年，值元會初開、干支初闢之始。禮臣以賓興大典，恪遵成例，開列諸臣應任選者。仰荷睿鑒，特命臣偕臣典試三楚。伏念天下當蕩平之際，東漸西被，海波不揚。而三楚介在南服，自荆門以南，遠至五嶺，中間數千餘里，前代萑苻踣藉，不遺尺寸。賴世祖皇帝方行克詰，耆定武功，江漢之間，幸有寧宇。而潢池盜兵，又適當黔巫之衝，浸淫衡嶽。凡鋪敦師旅，悉集之襄樊、穀、鄧以下，與湖湘爲控馭。卒之六師張皇，皆藉我皇上聖文神武，裒荆罙入，持玉斧而劈之，瀾滄之外，洞庭上下，重見天日。迄于今，文德振興，賢書進獻者，又三年矣。古者生聚教訓，必須時日。而皇上以存神過化，與斯民更始，如風之刁嘹，而萬竅齊發。不數年間，巖居谷處，悉受披拂。臣雖駑劣，亦何致以文命覃敷，不加宣布？獨是三物六行，互相比較。

惟恐以浮文虛夸，致妨德藝，是必于程硃較墨之間，使言行相副，始不負我皇上求賢至意，用是惴惴惟謹。乃署雨宵晨，既底其地，即與二三臣工，載厲厥事。惟時監臨巡撫，中外劼毖，綱紀肅然。而提調則布政、參政經理精詳，監試則參議、僉事防衛周悉。爰集同考試官，決題發策，進提學僉事所取士而三試之。垂簾于堂，合衆視而通以一心，一若心入重淵而目營四海。積若干日，得若干人，以覃恩廣額，增若干人，并取乙卷貢成均者附若干人，而録文若干首以獻。臣謹拜手稽首，颺言簡端。

臣惟國家致治，莫先用人；用人之要，在乎言行。故三代立賢，必以言揚行舉爲旁求之則。而成周三載選士，必大比其德行，考詢其話言，而後升諸宅俊，以貯爲世用。此無他，言者行之表，德者言之本也。自西京取士有舉有試，而分德與言爲二，然且試士之日，猶尚躬行，如所稱賢良方正、孝弟力田者，簡拔之中，仍不失砥礪之旨，故兩漢得人，較後爲盛。暨隋唐以還，廣立科目，但以天子親試者謂之制科，而別立秀才、進士、明經諸科，爲有司所試。舍此以外，別無他途爲進身之地。而于是以行求言而言見，以言求行而行不可必見。夫立言者既欲借言以表其所得，而求言者亦即欲因言以定其生平，則疏其辭矣必瞯其情也，瞯其情矣必覈其義也，覈其義矣必覘其情之何以通與義之何以立也。夫如是，而衡文之難也甚矣。

曩者漢庭制策，首重儒術，然晁錯內習申韓，外應文學，雖孝文之明，猶不能辨其醇雜。宋代啓高文，闢詭習，顧劉輝私製新體，而應試則謬爲方正之語，以嘗有司，則

雖歐陽之聰，亦且爲其所蒙昧，而絶不之覺。況今人之文不逮晁錯，有司之識遠遜歐陽，而欲以尺幅之間燭照數計，坐見其敗也。乃者兢兢業業，殫精敝思，自謂可以告鬼神，而終不能少釋于寤寐者，以爲因言以求人，仍不若因言以求言。蓋言有偉肆而非夸者，終不若醇謹而不流于固；言有綺麗而非靡者，終不若清真而不隣于薄；言有勃窣而非僻者，終不若簡易而不淪于一望而易盡。則文字雖微，亦即爲維持氣運、變易風俗之大道，而況高文華國，正聖天子啓迪文教所有事哉？

夫文體不同，要歸一致。前代取士多途，總皆以登選之一意行之，雖明經、明法不一其科，三年、二年不一其候，兩省、禮部不一其地，帖括、經義不一其業，然其爲求賢之旨則一也。況今者家共一書，人共一藝，上以是求而下以是應，閉門造車，出户而合，登明選公，夫豈有二？姑無論其他，即楚材晉用，起自春秋，而其後三楚人物，漢唐輩出。諸如黄香、孟宗以孝行著，易雄、李芾以忠義見，黄瓊、郭翻之方正，胥偃、鄭獬之氣節，龐德公、劉凝之之高尚，孟浩然、皮日休之曠達，以至幹辦如龐統、向寵，品量如孟嘉、羅友，力學如車胤、潘京，該博如黄琬、李善，詞翰如李邕、歐陽詢，文章如羅含、習鑿齒、王延壽、杜審言輩，何一非生其後者所當法式？而其各不一以歸于至一，有如是也。然則言行雖殊，求之惟一，而至于文體之變，猶次焉者矣。臣之所自勉以勉多士者如此。若夫有事茲役，有吏臣若若，例得並書。

王文仲六十序

予與文仲爲禊洛之會，正始諸賢，未有少于予與文仲者也。既而與文仲之子作河朔游，則河朔諸賢，仍未有少于文仲之子者。夫以阮籍之才，曠視一世，猶然與長原安豐父子前後友好，況以予之愚而幸友文仲，又幸友文仲之子，豈不甚快！獨是以夙昔所齒序者，而其子繼起，乃復與之講友朋之好，則其歲月之所經，亦已多矣。予中年避人，不知文仲之所以處壯者如何也，第觀其少時，意氣蔪然擴乎，其神明皦焉若初日之升于林，其爭衡藝文，卓立壇坫，又何嘗不以用行之事爲己任哉？曾幾何時，而三豆之觴即已在鄉曲間也。夫汝潁之士，流離世故，猶有託身天宇之感，而柴桑心悼遠役，尚官百里。文仲以麟龍之姿，處約味道，凡生平取與，過爲降薄，毋論世味。冲子即其自奉之歉，茹蔬斷肉，雜甕瓿几桉，服食頓領，誠有生人之所不能甘者。予嘗服其行，高其誼，而未嘗不悲其資世之遇淡也。今年秋，以六十生日屬予爲文。夫櫟确無才，棄置能久，此物情之恒。惟是楩梓、珠玉，亦以寡用爲久長。人固各有志耳。李愬以西平之子建功淮蔡，而愿歸盤谷，兄弟異趣。文仲自處隱閎，而有兄在朝，領殿中執法之選，爲天子親臣。人之志量，各自有在。獨予固文仲友也，避人有年，復能偕其子之友，一觴寄祝。天下有耐久如予者，可以爲頌矣。

劉櫟夫詩序

予每誦雲間之爲詩，輒念黃門當日以古學翦辟蓁薉，奪楚人邪説而歸于正，何其雄也！ 今則宛陵、涪川篡行于世，毋論其所宗者櫟錢氏褻敗，不足深據，而即以難易觀之，夫才人嘗爲其所難，以千百人爲王、岑，必不得者，而一二人爲聖俞、山谷，而即已大噪于時。 然則其所尚者，止藏瘢、庾慝、當逋逃之數，而非丈夫抒才見學之能事也。

劉子櫟夫來長安，予重讀其詩，嘆曰：「此非當時與黃門同事者乎？」乃以當世非笑雲間之日，而櫟夫仍攜雲間詩以遊于世。且其詩則向時遊秦之作也。 秦風剛勁，爲三百變體，而櫟夫以正行之，凡涇南渭北，蕭關瓦亭之間，詠歌笑傲，而仍不失四始六義之正。 嗟乎！ 此何如者耶！ 今天子好文，取天下爲詩文者試之，昭示天下。 而間在舉中，猶且習氣未除，半趣弇鄙。 向非册府大臣力持文教，申敕再四，幾不能使昌明張大之業行于開闢。 然則櫟夫之爲詩，譬諸松柏，本後時之凋，而今且復爲先時之榮，不亦怪哉？

何生洛仙北游集序

人能爲唐詩而後可以爲宋元之詩，如衣冠然，攣手局步，隣于桊械，而後稍稍爲開襟偃裼之狀，差足鳴快。 而不然者，則裂冠毀冕而已。 顧能爲唐詩者必不爲宋元之詩，如琴瑟然，搏拊詠嘆，已通神明，而欲偶降爲街衢巷陌之音以爲娛樂，則流汗被地。

而世人不知，則以爲弦匏無異聲，鐘釜無異鳴而已。

吾鄉爲詩者不數家，特地僻而風略，時習沿染，皆所不及，故其爲詩皆一以三唐爲斷。而一入長安，反驚心于時之所爲宋元詩者，以爲長安首善之地，時人文萃集，爲國家啓教化，而流俗蠱壞，反至于此。遂手楮梧以與時之波靡者爭。而近則東方漸啓，爝火頓熄。乃吾里爲詩如何生洛仙者，先予入長安，且流連于燕齊趙代之間者至久且遠，獨其所爲詩，廣大和平，不爲時誘，是何其錚錚者與！予門下何生卓人爲洛仙大阮，其爲詩矯然獨立。予方欲馳書示之，使之知郊廟、明堂之音，黄鐘、大吕之調。而洛仙在上國觀光，最近以此倡和南北，吾知四始六義不難復也。此集係一時遊覽所作，然已能見大概。于其過也，遂序而告之。

張芍房摩青集序

日見千百人，不足當所見也。其足當所見者，或數年之間不見一人，或一日見一二人。然且所見不一，有一二見者，有一見不再見者。夫至所願見之人，而一見而不復再見。甚矣！所見之可思也。

予與張子芍房見于汝南之南亭，致相好也，顧嗣此不復再見。康熙乙丑，其猶子舉人偕計車來京，距向相見時一十八年，始接其書問，且間見其近日所爲詩若詞，而其人終未見也。古人能任意，不詘于事，且不爲境遇所稽滯，故每一思及，千里命駕。而予以一官升斗，棲遲京邸，不即歸也。即歸亦覓食鄉里，不得挾餱糧徒步訪友，則其相

見，有終未可必者。毋已，則第見之于其詩與詞。而其詩與詞，抑何四顧磊落，忼慨沈摯，其聲情相屬，一若芍房之在前而與告語也。

夫良朋契濶既久，其間陰陽寒煖亦已遞變，即生人齒髮精力亦漸減薄，而其爲文如故也。然則今之視後來，亦猶是矣。芍房有從父廣文君，予見之息縣，與見芍房者同時。而猶子舉人則見之今之京師，其繼此相見與否，俱未可知。聞芍房搆園居，名曰「陟園」，取陟岵、陟屺之義。而中建傑閣，以「摩青」名，則即李白登華時所稱「頂摩青穹」者是也。夫陟園思親，已不再得，而登高四望，有懷遠道，則芍房亦第于君父朋友間，相思願見。而登愈高，則見愈遠，因不憚抵蒼拂昊以求快其志，則其所相思而願見者，安知不即于恒山北望間加之意焉？

西河文集卷四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大可稿

序二十二

馮司寇見聞隨筆序

《見聞隨筆》者，司寇馮先生所著書也，一名《兩渠傳》，大抵紀闖、獻始末，自起迄敗，以爲凡有國者所鑒戒。而二賊分列，較尤詳于獻賊入蜀暨夔東割據以後。蓋是時神州陸沉，天下之能言其事者寡矣。

會天子開館，修前代史書，詔徵獻賢所記識者。在京朝大小了無一應，獨先生所著裒然捆載，爲一時所未有。夫西南之變亂極矣，自茶陵喪師，蠶叢失守，夔南萬里喋血者數十年。而先生歷仕，適當其地，由推官以至巡撫，中間所歷瀾滄路賧，山川風物，傍及古今興喪得失之故，無不摭其前聞而驗所近見。即記載附會，必從考覈辨定，以取傳信。故先生之書，其爲前史所取資者，叢薈無算，而是書其一也。予承乏史職，闔題給札，適得《土司》、《盜賊》諸傳，因獲盡讀先生所著書，知先生留心國事，所在詳審，諸凡廟算曲直、戎律修短、地勢平陂、技擊疏覈、征繕堅隳、傳發紆促，軒軒乎瞭若指掌。❶至若野稗之訛舛，評隲之偏頗，抑何其考析不憚煩也！

自漢唐迄明，代有盜賊。初不過販鹽

❶「瞭」，原作「轑」，據四庫本改。

撤豆、呼狐盜驢，如刁子都、瓜田儀、許生、吕母，以逮青犢、白騎、長垣、冤句之輩，究至竊地僭號，貽禍數世，亦云已劇。然未有琢喪人國，痛毒萬姓，櫟揃血肉，屠殰胎卵，如禽獮草薙、焚山竭澤似此甚者。此本循蜚以來，一大混沌。而巖廊乏策，閫帥失制，一切簡稽搢挺、號矢搖奮，不早爲扑滅，坐致此極。而中外大小合一時八比之士，日暮以門户齮齕，狺狺嗷嗷，以至于敗亡；而徒使有志君子，把筆流連，咨嗟感嘆，而究無如之何也。後之讀之者，可以觀矣。

張邇可蕉園詩序

隋唐舉士，合經問、詩賦爲一。自宋熙寧間議罷詩賦，祇以經問大義舉試，而後詩賦、經義劃然爲兩，然猶有二場詩賦，四場子史之旁及於經義論策之外，而不謂明制盡去之也。蘇軾嘗曰：「楊億以詩賦入官。使億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孫復、石介通經學，而迂濶誕漫，不可爲訓。夫自唐迄今，其以詩賦爲名臣者，比比是也。詩賦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去之？」旨哉言乎！

予與張子邇可以經義投契者二十年。邇可爲經義，輒踞高勝，眇然無倫輩。其試文行天下，天下人慕而傚之。予嘗謂使仲尼以經義設科，則邇可入室當不在顔、閔、曾、仲下，而進取尚有待也。今邇可忽迴筆爲詩賦，取唐人詩一册遍觀之，既而復遍觀宋元明之詩，落筆爲五七律，爲古詩，汗漫酬應，皆入微妙。同室居者不知其能比聲，能押韻，而同學二十年爲文章，並未見其有謳吟諷嘆形于筆墨。而一日信情揮斥，裒然成集，鄉之老師夙儒，皆瞠乎其後，拱手

甘讓邇可。而邇可直溯吾鄉先哲若秦系、若張繼者，而踞乎其上。邇可其文之梟雄者也！

邇可曰：「吾早歲食餼，雖限年，亦將貢于廷矣。吾不能仍以經義與諸子問長短，明年待我于公車門下。子盍論我詩且序之？」予思明經、進士，同以文售，或詘此伸彼，各有時數，然總爲經義已耳，今則止此二途矣。若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舉不可再。邇可安于一途，何莫非文章之驗？顧邇可之意，則以爲經義品目，恒不如詩賦之通。則以經義之品目在內，詩賦之品目在外；經義之品目在一人，詩賦之品目在衆人。夫品目在衆人則公，在一人則不公；在外則公，在内則不公。邇可之舍經義而爲詩賦，亦將以求諸公也。乃邇則欲向京師以行其詩。夫京師爲文章之藪，非明經進士，則制科人也。予赴制科時，邇可爲詩送予，重以「茂陵多病、莫須子虛」爲囑。夫予本弇鄙，不能爲賢哲導揚。即使能爲導揚，而既經制舉，則詩賦、經義去取一例，豈無金玉在前，兩日有異賞，賢能在朝，八統多畸視者？又豈無雞斯之馬，其來有時，襄陽之詩，其稱有數者？又豈無衆人之仍如一人，在外之、如在內者？邇可亦惟信之于天下之通與後世之傳之者而已矣。

江上吹簫閣集序

《江上吹簫閣集》者，爲真州汪君學先作也。學先名家子，弱年以文字爲贄，得麗人揚州，綺羅珠玉，兩相晃曜。四方過之者，則于是有投贈之什，今集中所載是也。

特是麗人、才士未易解后，即解后，亦定有造物焉爲之媢之，況千金買笑，價重時年，成都貰酒，無俟典裘爲歡娛。此其適願有異于尋常什佰者，則因而賦之，固所宜有，顧其事已往矣。

學先來明湖，重出其集，以謂予序。予視學先年甚妙，方照映巾飾，而其事已在十餘年前，即集中所載多老友，半已彫謝，展卷一過，不覺三嘆。況予在長安，亦曾以豐臺芍藥泣綵雲之散。今頹然就老，驟得觀斯集，以觸撿于懷。此如霧中看園花，積雨後見初日之出于林。病起汎舟，老人相對，說年少時事，盛夏焠熱中，望長林鬱鬱于清泉之上，雖欲不見獵而心動焉，不得也。

何氏宗譜序

蕭山兩何氏，一居芹泥橋，一居城西崇化里。兩家皆廬江之後，而源同派別。其在明代，則皆有御史臺世其門，而俗稱「何御史家」，則惟城西何氏當之。予從祖教諭公爲芹泥何氏贅婿，而予大母則城西御史公女孫也。少時，大母嘗爲予言御史公復湖事，感激流涕。暨予稍長，作《蕭山三先生傳》，則御史公之子孝子公居其一焉。第其家式微，丁衰祚涼，乘輪之後，降爲草衣。予歸田以來，偶以訪舊過其家，詢從前衍系，悉漫漶不可考，❶悵然而返。今其裔孫長仁搜先代遺譜，力爲修復，較其闕軼，而

❶「漶」，原作「漶」，據四庫本改。

補其未備，裒然成一集，以請予爲序。

予思城西何氏自宋南渡後，歷紹聖、咸淳諸朝，顯仕六世，皆以科名、爵秩榮于時。即在元代，猶有以禄養爲世稱者。乃入明三世，而御史公父子即又以非常名蹟，振踔鄉里。爾乃繼述寥寥，遽至中落。予初避人歸，早已爲孝子争鄉賢之祀，直揭臺使，送主入學宫，以爲盛事。暨入史館，即又採《孝宗實録》，討其所記孝子事，爲之立傳。頃吾邑無賴仍跨湖塘以圖侵佔，而予以景行御史公事挺身争辨，得復舊蹟。雖曰何氏者予世所自出，然亦以邑有前賢，則生其後者當觀摩其行而表章其蹟，故如是也。況爲之子孫而聽其沈泯而不之顧，豈情也乎？後之爲譜者，其亦視此焉可已。

李侍讀卧象山人集序

往予來京時，慕諸城李漁村之爲人。既而從李學士師宅誦漁村所著《卧象山人詩》，愛之。又既天子試郡國所舉文學，漁村在選中，因得于是時交漁村，且得與漁村同受舘職，且同入柱下爲史官。乃嘆漁村非常人，今之人未有如漁村者也。其爲人慷慨，厭世苟薄，以龐達自居。其與人交，不沾激戀戀，多布衣驢。其視得一官如贅肬之附于身，而獨以文章與山水爲終生簿領。嘗思卧象山不得見，對酒躅足曰：「吾鄉人卧象，視如室房，每出一步，數顧若辭家人然。今羈此有年，惘惘然使我爲無家之客，何哉？」昔元稹在長慶中與白傅齊名，其爲文無以大加于時人，而當時推之，

上自王公以下逮妾婦牛走，無不誦習其所爲，甚有假其文以賣于市者。漁村文過人，人亦以此知漁村。然而相顧豪許，卒無能拔擢出衆中，申其特達以超于恒見之外，是豈今人之善嫉與？毋亦燕見習處，狃視而忽之？實不知其文之果可以禪後于今何等也。

吾聞臥象山爲諸城勝地，分九仙之派，而別爲岑扈，與瑯琊諸山相表裏。然而洪荒以來，未經翳剔，而漁村實開之，一似巨靈之所劈而五丁之所鑿者，其自題爲臥象山人，以是也。夫山水久在天地，孱顏相望，與人境未嘗少隔，而荒忽幼眇，歷百千萬刦，未之或開，而忽爲開之若此，文何獨不然？猶是文賦之末，方幅揣量，別無能軼其寓度。而漁村縱横倜儻，以尋常而得啓闢之，致詩歌婉附，具風人風文，激亢不可下。而至于記事，絶去回隱，言覈而指直。然而文采爛然，如巨估操良金，廢舉五都，而龍海蠻窟之藏畢陳目前。古所稱記載之文須通五志者，其于史文猶是也。是豈尋常所易及耶？

大文之有境界，猶山之有岡巒也。文以通見稱，猶山之以奇見名也。請觀臥象，其自賓日門以至元潭，中間所歷，若雷軌、太極、閣霖柱、三天井與夫扶雲瓏塔，凡丘澗迢遞，峰嶂層疊，指未可詘。至有東山如烟，築石若榦，道陀崒之水，使之夾闕以拗其濕瀑之勢。其奇也如此。幾見山澤嶙峭，産物布氣，具神變之略，而猶得以鴻濛掩之也，觀文者可知矣。

沈客子詩集序

予評客子詩，目爲才子，且期其所到當

在王維、錢起之間。而蹉跎契濶，不相見而者約十年。當予識客子時，其先子西平公治西平有名。而予以蔡州之客與西平君遥相往來，亦嘗讀西平君詩，疑其驚才絶豔，不類循良吏，而西平君則竟以勞于吏治而死于官。予喜客子能繼武其文章行誼，足世家學，因以交西平者交客子。蓋予之所以期客子者，别有在也。今客子在京師，會其婦翁與予爲同年生。客子寓其寓，而仍與予通往來，道平生歡。予急索其詩讀之，疑其詩小變，似回北樓之筆而爲宫體，詘輞川之製而辦西崑者。夫美人無凡飾，良馬無劣步。李丞相斯即偶然與師宜、次仲相爲戈波，頗、牧老成，或降而與韋虎、吕姥周旋戎行，亦安至使豎子、庸下得以藉口？獨客子以不世之才，膺繼述之重，所期誠奢，而所造誠大，第區區詩律一端，原不足較長絜短。而即以詩論，西平君亦曾以妍詞麗句争雄藝林，乃考其治蹟，方實沈守躬尚坐廳事，收民間束麻、擔草，以代二税，親較量贏縮，若傭販然。與婦子兒童嘈嘈几案間，猶且課麻授績，刲草備秣，以充之典臬，置驛之所用，使西平數百年荒殘破壞之邑，而漸致生聚。夫世有不必讀《春陵行》而亦可以寄元者，西平是也。客子可以思已。

趙象九先生德配金太君賢孝册子徵詩文序

自劉向作《列女傳》，范氏倣之，爲史傳之一，嗣後作史者沿以爲例。今天子敕修前史，開東華之館，命詞臣編纂遺事。予每惜明史官記事不足，其載列女祇採摭題旌諸名，而列朝爲實録者又各異其體。順、

成、弘、正間，間書事蹟，而嘉、隆以下，則但具名數，且有具名而亡數，具數而并亡名者。嗟乎，其爲闕軼何等也！

予少時早聞山陰趙先生名，嘆先生以文章行世，而不得志于時。家有老親，思勾升斗爲禄養，入伏成均，習四門書業。而京闈秋試，誤以《禮經》中乙科之首，遂拂鬱死都下。明副榜爲乙科，今以舉人稱乙榜，誤也。當是時，先生同舉者皆東林後進，與先生肩隨爲文社，爭鳴一時，而皆以是科取中。今通籍中所稱姜侍御匯思、何吏部昭侯、金觀察幼鑣、姜京兆二濱、葉清豐蕃鮮，皆是也。夫生人惟儒生最艱，當其力學，本欲籍進取爲壯行之地，乃垂白在堂，枯魚銜索，旦夕靡念，亦既已指名于時。而一旦斥落，其同時爭雄者，皆先我颺去，不幸而冒犯霜露，身羇逆旅，去家鄉又遠，將自此冥冥，永不得就子舍。縱孩幼在抱，未知能成立與否。此時之望婦而不能得之于婦者，而苟其得之，則雖誦之爲姜詩之養親，蘇武之守節，程嬰、公孫杵臼之存孤，皆未有過也。

乃金太君以名家弱息爲先生婦，備極勞苦，其奉事二親，較謹于先生在時，而加之以和。雖其家教本嚴，不假嚬笑，而下氣怡色，必欲曲得其歡心而後已，曰惟恐其念亡人也。其育子之閔，自呱呱以迄就傅，中間婉戀畢至。而其既則督課極嚴，必欲其誦讀繼先業，嘗泣曰：「汝先人所賫志者何事，而可泄泄耶！」會閩海初定，朝廷方命將詰戎，張皇撻伐。太君遽遣其次君又裕從軍海上，稍效其所學，以慰先志于地下。卒之甌粵恢復，武功耆定，而又裕得身拜一命，早通籍，以無負所遺。至太君之操作組紝，經營饋食，抑搔寢疾，刲股投糜，以及含

斂之誠信，哺乳之艱辛，又不待言也。

夫斷臂戳鼻，閨中之變，而尋常貞志，養親教子，則又平平無奇，卒不得自比于女宗庸行之列。而以觀太君，雖卒于近年，原無庸載在前史。而本朝旌典，亦復以郡國彙舉，尚逡巡有待，然其蹟則可槩睹也。孝子又裕恐母烈不彰，來史闕軼，因屬予序之，而以匄當世之能詩文者，歌詠記載，以爲傳述。嗟乎，太君與先生俱不死矣！

當先生易簀時，曾見夢于太君曰：「吾病矣，來與子訣。」因相視涕泣，無一言。太君醒而疑之，逮一月而訃果至，是先生之不能忘于身後也。夫不能忘于身後而望之太君，然且望之太君而迄無一言，以俟太君之自悟若是乎？太君之承先生者，如是其不可道也。若太君者，可以當列女矣。先生字象九，代有顯仕，爲宋理宗後，詳見太君行實及誌傳。

淮安周母靳太君七十壽序

淮上多名士，其最著者莫如周左台先生。予以游淮晚，不及見也，然猶及見先生之子喬嶽，與之定交而拜其母。夫庾袞兄弟不肯登陳準之堂，❶以爲拜母同子，其義甚大。而至于隣人褚德，閉門養親，袞每造拜之而不少歉，何則？以其賢也。喬嶽兄弟比之伯仁、仲智，而母則比之伯仁、仲智之母。予嘗謂喬嶽者，匪獨其父賢也，乃其母亦賢母也。迄于今已二十年矣，問嘗爲人誦母賢，必稱善教，其稱善教者必曰知

❶「袞」，原作「衷」，據四庫本改。「準」，原作「淮」，據四庫本改。

書，然徒虛語耳。惟周母者七歲誦《孝經》，八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與其兄茶坡先生學爲文。茶坡先生者，淮名士，與先生並稱，當時所爲靳周二子是也。

第先生設教，多就人延請，嘗留諸子于其家，使受母教。故母之教子，則實能授詞訓義，與人師同，而諸子之受母教，一如人人之受教于其師。此其事，當予游淮時而已知之。顧予自游淮迄今，其所交游者雖甚簡慎，亦不下一二十輩，中間升沈得喪，不無互異，而喬嶽兄弟則日以文章行誼名于人。夫人能事親，兄弟友愛，雖閉門養濳如褚德者，猶足來庾衮之拜，況文章爛然，足以嬗後，其聲名足以震世，江左高流，必詘指伯仲第一，則天下誰不想望風采？以爲是母是子所願見惟恐後者，況母齒無恙也？予嘗數淮上君子，孝友醇謹，吾不如二丘；瓌瑋卓犖，吾不如楊簡霖；嶽嶽饒經術，風流四襲，吾不如蔡子子搆。而諸君皆出自先生之門，登堂受母教，至今猶能道先生在時，與母講藝文，互相發明，使諸子與門人各述敘其說，以爲程法，其爲教如此。

今年首冬爲母七十辰，親朋皆稱觴爲壽，而大丘學士爲廷尉在京，小丘即予同年生，與蔡子子搆皆馳書屬予一言。予嘗登堂拜母，辱厠之同子之列者也。聞之淮上君子廉母之賢，將欲以韋母絳帳故事聞之于廷，著閭闔之範，而學使胡君則又預從而榜之里門。明年，喬嶽當詣公車，使得設養堂京師，令丞相如王茂弘者，望而下拜，則予之修庾衮之好者，固三十年前事也，而進此而三十年猶是也，況乎其受母教者？

瑜珈皈戒放生儀序

皈戒、放生二儀者，柏亭法師所撰儀也。其儀，一爲祀先并度孤，而一爲放生，大抵本瑜珈教法，以密部真言爲利生之精，幽可接鬼神，而明得達于蟲羸，因之使神天魔羅，下及怨鬼，皆得依三皈、五戒以受我普度，而胎卵脂膏並被解脱。此賢首立法，所謂以自證爲利他者。顧前此無其儀，且其教亦中絶久矣。

慈雲柏亭本參不二門，而既而咈然，謂阿難、迦葉同受師教，而少室以不立文字直嗣迦葉，致白馬繙譯棄之若遺屣之約，惟恐不斷。所恃隋唐以還，賢首、澄觀以華嚴宗旨遍設儀疏，稍得繼馬鳴、龍樹諸法，有所云五教十六觀者，今何如矣？乃歷抽諸藏日記十萬言，堞群經于輪而旋觀之，且加義疏于其間，越十年工成。嘗以《易》太極之説，詢後秦僧肇所論，而隨扣隨應。自晉唐以後，趙宋以前，凡華嚴疏義略及儒書字句者，無不洵口成誦，如數珠串，斯已奇矣。至瑜珈密諦，其語株離如婁蘇訶喇，本非梵譯所通者。一經訛錯，莫可指証。而師能一一正之，考微析眇，以之召神明而通幽讃，非毗盧化身，何以有此？

先教諭同錢君向若倡立仁社，原有祀聖、掩骸、施藥、放生、拾字、贖難、薦祖、度孤諸條。而予以歸田之暇，重請師主其事，師特爲予撰二儀而創爲斯篇。嘗考唐師澄觀爲華嚴四祖，生開寶之初，歷九朝七帝，皆爲國師。及貞元之末，上遣河東節度使迎之來京，開罽賓般若三藏，句之翻譯烏茶國所進《華嚴》梵夾，此與師之譯真言亦無

以異。乃澄觀長年當長慶、寶曆間，爲相國齊抗著《華嚴綱要》，爲南康王韋皋著《法界觀》，爲僕射高崇文著《燈鑑説文》，爲節度使薛華、拾遺白居易著《七處九會華藏界圖心鑑》。而師不逢時，不能遇帝王、師相、名人、學士，如唐七帝及韋皋、齊抗、白居易輩，而僅僅爲予撰瑜珈二儀，此則予之每見稱愧者已。

儀凡二卷，仁社諸子如錢君向若、徐君聖修、沈君輝東、周君雲子、魯君民懷，皆重師所撰，合錢而梓之，以屬予序，因直據其事而序之如此。

西河文集卷四十七

蕭山毛奇齡一名甡字初晴稿

序二十四

送潛丘閻徵君歸淮安序

予避讐之淮安，與淮之上下無不交，閻君潛丘在其中。暨之梁，之宋，不能前，復歸淮安，則稍稍有言潛丘君年損而學多者。于是躬詣之，與之登城東程將軍塚，題名而去。顧予變姓名，獨于淮有識予毛生者，予漫應之曰「毛甡」，于是有毛甡與潛丘君游墓之題。當是時，淮、徐之間能言江東毛生事，此其一也。及予還舊鄉，會天子開制科，舉天下彊才有學之士，徵車四出。其在淮則潛丘君首應之，予得相見于京師。觀其所著書，夥頤哉！言洋洋乎，而乃不見用而罷。值司寇徐公承命修天下志書，未成，聘潛丘君掌其局，多所論著，而既而謝去。出其所辨《尚書》二十五篇，廣其文約數十卷，挾之游錢唐。時潛丘亦垂老，毛髮種種。而予則歸田有年，越七十衰矣，乃取所爲文讀之，謂之曰：「吾不知於漢北海君相去何等，若唐之孔仲遠、趙宋之深寧叟，則出之遠矣。」潛丘曰：「知予哉！盍爲我言之？」

予思元明以來無學人，學人之絕蓋于斯三百年矣。生爲舉子文，志下矣，識亦并陋，前無師承，後復鮮讐駁者。幼合四友學古學，予文中每及之，所稱沈七、包先生、蔡

子子伯者，其二早死。而包先生號書簏，雜著四十卷，今其子不能守，索之無有也。子伯以文多禁語，匿不示世。予則年未壯而避讎人，閒越四十而歸，其不能爲閉户生明矣。且性魯，又不能閱市肆，有所記憶，而以觀世之爲學者，枕藉焉，漁獵焉，其能飛一羽而穴五甲、劚腹而透脢，視肌理而驗臟結者，亦復安有？而潛丘疏其容，復極其裏。自竹木番頁以迄金石、甃甓、浮圖、欐礎，無不蒐刻。于天，識其行；于地，見其理；于人，自疏仡以還，可得其容貌詞氣；于時日，判其晷景；于倫族，無遠近，必析其毋妻子姓傳婢厮養；于篇帙，備列其編摘分合、字畫戈波之數。嘗謂予固不學人也，即以求附于學人，而其失有二，其得有一。好大而苦煩，一失也；見其一則不耐，又徵其一，二失也。若夫得，則他之博而不通者，吾不博而通他之學；而或無識者，吾不學而有識，如是而已。潛丘無二失而饒一得。世每言北人之學，如顯處見月，雖大而未晰也；南人之學，比之牖中之窺日，見其細而無不燭也。潛丘乃兼之。禮堂寫定，傳與其人。予雖非桓譚，且見潛丘之能傳矣。于其歸也，遂序其言以送之，亦欲使淮、徐之間其知江東毛生所與潛丘論文者，又如是也。

浙江鄉試鏁院中秋倡和詩序

康熙癸酉，浙江舉鄉試，巡撫御史張公監視院事。舊例，八月十五夜，席舍給燭，監臨偕提調、監試五公座設饌于明遠樓上，綴席醮月。公乃循故實，與同事諸公啣茗具槃榼。雖樓已改製，減去重屋，猶且雁齒坐敞欄下，口占三律，諸公疊成之。即簾外

諸司薪膳封録，多有和者。暨撤簾，而主文兩公亦依韻得三首，合并授梓，名「倡和詩」。嘗讀唐人詩話，載知舉賦詩，秖得《井亭梧葉》一篇，他並無有。惟宋嘉祐間，歐陽學士偕同知貢舉者鏁院五十日，得詩如干，名「嘉祐倡和詩」，顧皆主文、參詳官爲之，非監院也。今則鏁院日促且卷繁，主文、小試官各給手目之不足，何暇及詠唫事？而監臨公座于蒞事之頃，從容賦詩，一雪前人所云「三條燭盡，擁枕高卧」者，此又增聖世鏁院中一盛事也。因爲通讀之，而敬題其端。在籍史官某頓首。

張禹臣詩集序

詩有性情，非謂其言之真也，又非謂其多愬述、少賦寫也。當爲詩時，必有緣感焉投乎其間，而中無意緒即不能發，則于是興會生焉。乃興會所至，抽思接慮，多所經畫，夫然後詠嘆而出之。當其時，諷之而悠然，念誦之而翕翕然。凡此者，皆性情也。

張君禹臣少爲詩。予嘗與陳老蓮游，酒酣頹然，必誦禹臣所贈詩，歘然泪下，今「五律」卷中有《贈章侯題》是也。暨予遠遊歸，每見禹臣詩，人有比之羅昭諫者。而禹臣方攻舉文，予亦北去，不相見。會予以年過七十，老且病，就醫會城。則禹臣亦逮老，髮齒俱改，乃不以予爲不學，出其詩請序。

予讀之，詩凡十卷，卷若干首。其中樂府古今體，昭晳清潤，動合槼則，即恭言詄貌，多所縱變，而皆有性情行乎其間，若所云「情爲文經，詞作理緯」者。乃禹臣自言，作詩無他，貧無所事事，觸處生慨，遲暮棄

諸生，不得志，胸壘壘矣。又役于他技，爲人相陰陽，延翰之術勞苦，且闕後目前無可爲撫弄者。夫如是，則不得不藉詩以忘之，以陶寫其心。夫以遭逢如是，貧且老如是，困苦如是，而能慨于心，發于言，陶寫于中，而嗒喪于外，則性情爲之矣。世無詩人，謂唐舉詩而能詩，今世舉經文而不能爲詩。觀唐無經解，而今能以經爲文可驗也，夫以經爲文，而尚得謂之解經也乎？唐舉詩而能詩，今不舉詩而猶能詩者，則猶是性情之故，而世顧不察，因于序禹臣之詩而遂及之。

慈雲寺新翻大悲准提二梵咒解序

釋書有顯、密，顯者其經，密者其咒也。自少林傳印不立文字，則并顯者而密之。以爲阿難説法，究歸耳宗，必返之迦葉心度之密，而于是一指之示勝十六觀焉。少時搜佛藏，見《瑜伽儀法》，不得音註，即諸經梵咒，亦並無釋義行乎其間，妄謂密部無解，解則不神，遂致彼傳此受，展轉訛錯。梵音無定字，而既則并其音而移之，口語株離，其了無證明久矣。

伯亭法師通四道大藏，修馬鳴以來法海諸觀，儼日月燈之現于口目，凡顯密各部，無不洞其原而究其裏。方闡《燄口施食儀》，開千古聾聵，解釋之餘并及諸咒。會司天鶴亭邵君歸田有年，曩時得西僧祕授，博通四譯，間與師考晢論辨，廣所未備，每得之名義諸集之外，因以大悲、准提二咒爲世所習誦者，先爲解註。聞之大悲者，觀音之心體也，准提即諸佛覺性也。大悲之咒譯于尊法，而准提則龍樹所集。二咒奥義，從未翻解，而今忽解之，得毋祕旨之洩爲且

明忌？而予不謂然。夫瑜伽通四法，咒字具四悉，夫人而知之矣，然而一指之禪未嘗不洩，觀經日誦未嘗不祕。今所謂密，徒字音字形耳。堯語舜云：「允執其中。」夫執中語字，何嘗不顯？然而舜受之，禹亦受之，他人勿受也。古德云：「諸佛密語，惟聖乃知。」今茲所翻，雖曰一切乘境行果，莫不相應，仙陁溲名鹽器水馬，則莫不稱契，然而其旨深焉。則使誦其文而當前了悟，固所願望。即不然，而憬然于心，犂然于耳目，縱未及其裏，而從此有省疑義生而信心起，何爲不可哉？

馮使君錢湖倡和詩序 使君即馮躬暨世兄也。

嘗讀西江倡和詩，嘆使君以郡國之長，鞅掌文簿，尚能與坐客賢豪競出其清新之句，以互相贈答。予歸田有年，在籍閒人，出而與使君主賓相見不一，然且所至無一字，讀而媿之。今使君去郡，未補擔囊，來錢湖重與二三友朋歛盤酒榼，敘疇昔之好。往來雜遝，因復有倡和之什傳于人間。夫以使君之才，當二三友朋賢豪之舊，即微居錢湖，其爲登臨詠歌者，自必抽新摘穎，争出所未有，則其詩之工不減西江，固無論也。獨予僦錢唐，與湖隄相去不越數里，亦且偕酒人相謁，執手慰勞，然仍無一字可以相餉，徒把此一卷爲之吟詠，愧乃滋甚。聞之古友朋會合，多所贈答，如鄭僑、晉肸輩見于《春秋》，顧未嘗爲詩也，誦人詩耳。即良時高讌，賓朋滿前，有若庾公在武昌歡飲達旦，然祇稱理詠。理詠者，誦詩也。予雖老去，才盡而齒存，心力衰而口尚健，縱未能詩，讀群公之詩而一如己出。口之所至，

心以爲善，則請誦諸詩以當賦詠，寧有異焉？

三韓張氏家譜序

夫輯族之法，先分而後合。其先分者何也？分姓爲氏，分氏又爲族也。國君禪一姓，而卿大夫下則各受以氏而判以族。而後合何也？一姓合諸氏，一氏又合諸族也。國君以一姓統宗，而大宗小宗則又一統氏而一統族，故《禮·大傳》曰：「國君有合族之道。」又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其或分或合，各具條理，而要必有人焉立書册而稽覈之。《國語》所云「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胥視此矣。自封建不作，氏族不分，而後之爲世系者，第合古之一氏者，而不辨所始，嶓其源，岷亦其源也。或析今之別流者而不知所收，潛不知有江，沱亦不知有江也。

三韓張侍御以科目起家，徧歷三曹、尚書郎，從征滇南，佐王師撻伐有功，隨以言事故遷幕杭州，其滯録參有年矣。生平孝友惇睦，每念及所生，期于無忝。教子弟以詩書之澤，乃復續輯其家乘，而謁予以序。

予思遼左諸族，皆從龍之胄，世甲地大，巋然當豐沛宛鄧之鄉，其通侯代興，冠金貂而錫履陛者，不可勝數。而侍御家聲爛然，獨慨念先烈，上溯之千里之侯，百里之長，以著所自來。而所輯家規，則又以砥行、飭法、勤學、務業爲兢兢，是何席寵而思遥，履貴盛而重本根，一至是也。夫圖系傳述，仿之史氏，以爲家國雖殊，記載則一。而近爲譜者，第準之唐之氏誌與宋之族譜，著爲科律，而不知支派分合，當遵古法。夫

清河曲江，代顯閥閱，凡連天之姓，誰不視之若崑崙？ 而侍御悉屏卻之，而第肇基于醫巫之丘，是分者不輕合也。 然而萊子之國，東近營州，明時遷青齊巨族，以實遼海，四郡雖大，究以膠萊爲涓涓之地，是合者終不可分也。 然則工史之書世，與宗祝之書昭穆，悉視此矣。

大侍御以用世之才，不竟用之國，而區區經書，僅見之家門之内，固爲可惜。 然而工祝之所書，較之太常之所紀，未有歉也。則即此一書而頒之國門，永爲凡有家者所取法，何爲不可乎？

梅中詩存序

世無甘蠅，非謂辭金僕而卻銑珧也；又非謂河中無弓人，而封父無繁弱也。 方其家居，懸蟣虱于牀桅之間，閟其耳目而忘其筋骸，初亦何敢謂天下之射必無過是？ 及一出，而朔蓬之抵所向無敵，然後知射者之絶人遠矣。 惟詩亦然。 挾《平水》一本，購《劍南》、《石湖》一二卷，意氣溢溢，搖筆滿天下，出以之爲摯，而處以之爲徵名傲物之具。 人之望之者，亦且辟易卻顧，莫之敢抗。 然而十餘年間，自都市以至陬僻，指詘心計，求其得當于是者，率刺促恝屑而眎若無有。 是豈操觚果無人而倡酬絶于世哉？ 其所爲詩者非詩，而所爲射者非射也。

予久知蔣子梅中與其兄嵩臣各能以詩文名人間，每見其投贈而思之，既而得其所纂爲《律韻》一書，嘆其深于詩而并及夫詩之所爲押。 四始雖絶，當必有起而續之者。 今讀梅中詩作，而曰：「甘蠅哉！ 世無射者，而今忽有之。 世已無詩人，而今乃得而

一見之。斯時也而有斯人，詩之幸也。斯詩也而見于斯時，則又斯時之幸也。」江河而日下矣，袒膊以爲容，詬誶以爲言，溲膝糞壤以爲所居與所處。而梅中以爾雅之才，展揮戈之技，去哆而進史，去駁而進醇，去蕺臭而進薌馨，去其近今而進于前古。言格，格精；言律，律妙。是非有鉏之彊力所幾也，是非吳太史之神臂所能至也。世雖多詩人，吾必以爲叔田之後無飲酒矣。詩名「存」，言可存也，然吾以爲所存者，不止是也。

倚玉詞序

詞成于宋，舍宋無所爲詞也。然而人好宋詩，不以宋之爲詞者爲詞，而以宋之爲詩者爲詞，而于是宋無詩亦并無詞。夫詞雖宋體，然自唐後，樂府減四十八調爲二十四調，而後詩餘曲子由大晟以迄金元，其所爲九宮十三調者，皆二十四調之遺。則上自齊梁，下逮金元，無不以是爲宮懸、戛擊之端，原非北宋一代所得而限也。故予鄉曩時有創爲西蜀、南唐之音者，華亭蔣大鴻也，其法宗「花間」。而人之爲「草堂」者，卻而不進。有創爲德祐、景炎之音者，禾中朱竹垞也。竹垞客予郡，覓予郡之景炎處士，所稱菊山唐珏、蘋洲周密、後村仇遠輩，而效其倡和，相率爲愬急偪剌之詞，而人卒局步而不敢前。

迄于今又三十年矣，杜陵梅中以風雅之宗領袖篇什，乃出予鄉《倚玉詞》屬予一言。夫《倚玉詞》，許君又文之所爲作也。鄉人爲詞者夙稱古舫，而又文接踵而興，標新領雋，萃草堂之精，而一軌于正，有近晚

唐者，亦有類德祐、景炎者。要之，皆大晟之聲也。越中乏詞宗，而前有華亭，後有禾中，今得梅中而三之，宋人之詞，于是有真面目矣。予老去，不能爲詞，居錢湖之濱，而日聆西陵所謂「青驄油壁」者，皆惘惘若隔世矣。觀又文之詞「細犢車回小鑾人去」，雖逮老，猶想見之。

長生殿院本序

才人不得志于時，所至詘抑，往往借鼓子調笑爲放遣之音。原其初，本不過自攄其性情，並未嘗怨尤于人。而人之嫉之者，目爲不平，或反因其詞而加詘抑焉，然而其詞則往往藉之以傳。

洪君昉思好爲詞，以四門弟子遨遊京師。初爲《西蜀吟》，既而爲大晟樂府，又既而爲金元間人曲子，自散套、雜劇以至院本，每用之作長安往來歌詠酬贈之具。嘗以不得事父母，作《天涯泪》劇，以寓其思親之旨。予方哀其志而爲之序之。暨予出國門，相傳應莊親王世子之請，取唐人《長恨歌》事，作《長生殿》院本，一時勾欄多演之。越一年，有言日下新聞者，謂長安邸第每以演《長生殿》曲，爲見者所惡。會國恤止樂，其在京朝官大紅、小紅已浹日，而纖練未除，言官謂遏密讀曲大不敬。賴聖明寬之，第褫其四門之員，而不予以罪，然而京朝諸官則從此有罷去者。或曰：「牛生《周秦行》，其自取也。」或曰：「滄浪無過惡子美，意不在子美也。」今其事又六七年矣。

康熙乙亥，予醫痺杭州，遇昉思于錢湖之濱，道無恙外，即出其院本，固請予序。曰：「予敢序哉？雖然，在聖明固宥之

矣。」予少時選越人詩，而越人惡之，訟予于官。捕者執器就予家，捆予所爲詩，爨毀之。姜黄門贈予序曰：「膏以明自煎，所煎者固在膏也。然而象有齒以焚其身，未聞并其齒而盡焚之也。」昉思之齒未焚矣。唐人好小説，争爲烏有，而史官無學，率摭而入之正史。獨是詞不然，誣罔穢褻，概屏之而勿之及，與世之所爲淫詞豔曲者，大不相類。惟是世好新聞，因其詞以及其事，亦遂因其事而并求其詞，則其詞雖幸存，而或妍或否，任人好惡，予又安得而豫爲定之？

左季折衷序

《左季折衷》者，時賢之書也。明嘉靖間，山陰季本字彭山作駁《左傳》書，名曰《私考》。而生其後者又駁之，取左氏之文與季氏之駁，兩相較辨，名之曰《左季折衷》。然不知何人作也。其書本雜論經史之可疑者，倣王仲壬《論衡》、徐偉長《中論》，而雜是篇于其中。顧行文寬博，使才氣，微涉宋人論辨諸習，然而其議工焉。今其書已亡，不可考矣。

亡友徐伯調之孫，文士也，謂予曰：「故祖歲星堂所藏書，有抄集六本，云得之祁氏東書樓藏書中者，忽何有之人攫去。越十年，聞其書已刻他氏名。又五年，聞刻書者已死，又聞死時其人每寢，有丈夫者據寢門，百遣不去。既而死，逮死不得証其書爲何人作。且其書無兼本，罔所據。又踰年，歲星堂移居，遷故祖書，得《左季折衷》十二篇于廢帙間。是竊刻中所有者，且係祖手書，非從刻後抄得之。是宜可據，而不署名氏，雖欲刊正焉，而仍不得其所爲人。

抑者先生冠以序，幸存之以俟他日之自省，何如？」予曰：「有是哉！ 晉向秀註《莊》，而郭象據爲己有；南史郗紹著《晉中興書》，何法盛欺其無兼本也，竊而署己名。二事聞者深恨之。 然而秀與紹其爲名，未嘗亡也，今乃盜其文，而其人遂滅。」東陽盧元夫嘗言，著書者集他人之説而不署其名，比之盜人。 蓋諸儒老死，著書亦欲有所傳于人。而後之爲儒者，述其語而不著其名與氏，千秋萬世後，又孰知某説爲某所云者？ 雖以盜比之，而不爲過，況果盜哉？ 或曰盜書與盜財異等，況非剽人賊，而索之抵死，已踰量矣，尚何憾之有？ 而曰：不然。今夫居計者，生平積汗血以收錙銖，而一旦攻剽胠篋，奪其所有，然且戕其人，滅其口，子姓不得知，隣里不及與聞，易氏禪代，而終不得其存亡起居。 人必曰忍人哉，雖抵之，亦何足償？ 而乃有劚其心，鉥其骨，刳其腎腸，銷亡其年歲寒暑、精力魂魄，忻戚歡宴之所忘，飲食男女之所不給，陽陽攫之，而其人亦遂窅冥歇絶，如蠛蠓影響之不可復睹。此在旁人聞之，猶震心慘耳，而況其受之者也？ 鬼神有知，將必重罰之而重還之矣。吾故書之，以俟夫後之罰之而還之者。

其所抄目，曰「左季折衷説」，曰「亂臣賊子辨」，曰「編年辨」，曰「三傳學官辨」，曰「晉文公」，曰「隱公」，曰「秦穆公」，曰「衛成公」，曰「公子叔牙」，曰「首止之會」，曰「王子虎」，曰「趙盾」，曰「武子來求賻」。

道源田氏族譜序

道源田氏稱蕭山右族，其里踞東南近郊，水環其樊，分庖而同涂，前坊後廬，無二

眷之殊，無承相、司空益宅減宅之弊。予每于歲時行禮，一過其家，輒東西眺視，不能去云。暨鼎革以還，世家大族率相顧淪落，曩時所謂太傅之澤，尚不能庇及五畝，況其他乎？顧宗事亦稍曠焉。

姊子三上，係中憲公嫡派，凡數傳，而服屬未絶，慨然以因睦合族爲己任，謂族大以禮，禮合以序，譬諸衣裳，別之以冠純，而望之而儀生焉；譬諸宮室棟宇，標之以門閎，分之以閥閱，而就之而黨以辨焉。于是倣有宋諸譜，勒爲一書，追溯其本源而條其枝流，有表有序有譜有傳。往來稽核，閱若于稔而工成，可謂勞矣。

夫邑有世族則邑重，族有聞人則族愈重。吾蕭在晉朝尚有望計、望孝諸族，與會稽埒。而唐宗檢正世譜，合九百二十三姓，則吾邑夏、郭二氏公然居右。今户版衰減，門望寥闃，❶而爲人後者尚能述其先澤，以下聯族屬，此非克家所有事與？嘗簡邑乘，係前朝嘉、隆間東源先生與芝亭張君、龍泓錢君所共編者。東源先生即中憲公也。中憲在前朝以文章顯。及啓、禎之末，予方垂髫，尚得見中憲諸孫，衣冠方幅，若所稱楚府典儀、上林監正、内殿中書以及明經歲薦、司教司訓者，不絶于時，曰：「此田氏聞人也。」無何，轉瞬間已相距五十年，老成典型，並栲然無一存者。而姊子以諸生繼起，卒能繼志述事，以承先人所未逮如此。嗟乎，吾見田氏之嗣興矣！

❶「闃」，原作「闐」，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四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序二十五

重刻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序

六藝家史家失傳久矣。皇上搜經學之在章句外者，侍衛成君應詔，梓經解數十百卷，而隋唐以前抄括無有，祇一《子夏易傳》，而侍衛原序尚三嘆爲宋元間人僞書，則他可知矣。襄平蔣蘿邨、梅中兄弟嗟史學之闕，謂自典午後，八書南北合成十史，而五後十國五十餘年間，寥寥數策，僅傳歐陽氏。家居馮億之所爲得一失伯，悵悵然若游之無何之鄉，將取扈氏、盧氏梁、漢、周三史所未傳者，合之十國編年諸書，以備五後。因之先梓馬令、陸游二《南唐書》行世，而以爲未足，復溯自二《漢紀》、《舊唐》，以迄宋遼金元逸史之全，將循次編補，匯成大觀，而惜乎以他事沮也。

余嘗就蘿邨、梅中聆其談議，謂兩漢二書，皦若日月，迥非二《紀》之可比，顧各有相發。荀豫《前紀》作於漢初平、興平之間，已習見班氏成書，而應詔減省，創立五志，以補「春秋考紀」所未備。若袁虎《後紀》，則先於范氏所作五十餘年，其中多范氏所删取而不盡録者。二《紀》之當具，比之《易》之有荀九家，《禮》之有熊氏、皇氏，所應重標其書，爲逸史倡，故不憚亟爲梓之如此。

至其所讎校，則初購善本於吳門宋開府署，得明嘉靖間姬水黄氏所勒本，續得宋版《前紀》於項侍郎宅，又續得明南監本《後紀》於吳宫允宅，互相參對，補其漏而更其譌，疑即闕之，不妄填一字。起自乙亥冬十一月，訖於丙子夏六月。會其尊大人由兩浙行省左移參知，從杭州寄居吳門，中間多曠月，凡八閲月工竣。

自古學淪失，士子習一經，競爲舉文，茫然不解典籍爲何物。即一二知名之士，槖筆載牘，日以文賦相矜高，而巾箱五經，匿爲珍秘，一遇史事，即司馬光《稽古録》，無不張口款款，不能略辯。而蘿邨、梅中年不踰終、賈，胸懷萬卷，其能網古今而羅百氏如是，是非古學將興，有應運而先開者邪？吾願天之假以時，而得盡踵其所爲志也。

五雲唱和篇序

《易》曰：「方以類聚。」《詩系》曰：「才人當叔伯，而予汝以興。」故白傅守杭，元九爲越州觀察，始製詩筒。而濟翁與眉山則各以著作爲丹禁詞官，因之有蘇黄唱和之作。蓋吹律用同，而躍劍當合，理固然也。

浣廬彭君爲襄平異才，當未通籍時，即能讀等身之書，出其所爲詩，與京門賢豪爭長藝壇有年矣。顧往往取法最上，擷漢魏晉唐而踞其高步，睥睨宋元，下如蛙鳴鴟哨，唾棄不屑。予嘗聞其人，而思一見之。乃筮仕縉雲，寄蹟山僻，因知龐公非百里任。然且一行作吏，文簿鞅掌，雖才大不擇，而種花種林，究之與鄰宮酬唱之事稍有

分別。顧下車未幾，而刑清訟簡，仍然以詠歌風雅當揮絃之理。會吾友蕉園，擁皐斯地，珪聯璧合，叔伯予汝，因爲唱和詩而録以行世。

吾聞東甌山水以括蒼爲勝，而括蒼山水則又以仙都蓬萊擅全郡之勝，道書所稱一十八洞天，此其一也。地所鍾靈，必産人傑。乃計之前代，自趙宋王伯厚後終鮮文學，而近則劉君在園以括州刺史名過北海君，復得以縉雲之長超李陽冰而上之，而蕉園尾櫂山後並厠不朽，覺一時名士共集其間，不可謂非山川之勝事。而予以七十四叟，寄數言以題其端。延津飛劍，千里必合，世之見之，豈止占類聚之爻、諷《擇兮》之什已乎？

雪園集序

予與昌其比隣居，兒時同學于塾師沈四先生之門。予九歲爲文，十歲出赴試應童子科。而昌其小予二歲，甫九歲而即應試，嘗曰：「吾無以過君，然先君作舉文者，穀一熟矣。」既而丁國變，燕京不守，留都之建號者，相繼潰。西陵烽火達甌粤，里中奔逃。予方避南山，與沈七、包二先生、蔡五十一子伯爲四隱，闢土室，列藏書室中，刻日遍讀。而昌其方竄處山陰之馬社，不相聞也。及王師東略地，風鶴稍定，予出爲文社，考鏞伐鼓，號召諸名士，始得偕昌其領東江之會，飲酒歌呼，流涕道故舊。然而昌其已就試，每試輒第一，聲名藉藉，雄長諸試者。諸試者見之，輒相下呼爲先生。當

是時，昌其間爲詩，曾以一卷示子伯，刻之問世，世多稱之，然實未見其全詩也。暨予避人去，周流淮蔡，不相見者越十年，而昌其已厭世，不得赴。嘗謂昌其賫志歿，恨無表見，舉文不可驗，而生平詠吟且無所聞于時也。乃予請假歸，杜門十年。而昌其令子能發其先人所藏，較讎篇什，搜簡諸闕軼，付之梓，而屬予爲敍。

方予與昌其游時，沈七早殞，而子伯與包二先生則各有詩文數十卷，藏之子舍。乃數年以前，沈七所遺子折而無嗣。而今年八月，則子伯之子不幸，已娶婦而夭祝之，其所遺集且不知棄于何所。祇包二先生孫枝已成長，其别集中有所爲《蟲弋編》者，約三十餘卷。予囑之早刻，而其孫不戒，爲無賴子弟竊數卷去。而昌其之子獨能保愛父書，遍收其瀋澤而使之嬗後。夫昌其之過人者，不止舉文穀一熟矣。

袁春坊試浙紀程詩序

當在史館時，與袁子杜少分廳起草。每牕紙日落，必撤筆，相對吟一詩，然後騎馬出東華門。計長安聚首，及今相别，南北各異地，掄指約十五六年。會丙子大比，皇帝從撻伐還，允撫臣所請，擴鄉試額。而杜少以青宫近臣，奉天子簡命，主文吾浙，因得于榜發之後，循例謁謝。見杜少官亭把袖，如不相識，其毛髮容齒，皆大減于昔，知其以終養復入官，勞苦久矣，然猶四顧轢落，意氣慷慨如平時。自道無恙外，剏言中簾燭短，晝日閲試卷，無暇與參房賦詩，倣嘉祐時事。惟是乘軺南來，津亭記程，合得絶句若干首，以問吾子。

予受誦之。其風骨峻上，覺與當日相對時不甚相遠。而乃身踐修途，心懸魏闕，就其所經，無不以承詔品目，偶佚繩簡爲兢兢。未剖蚌而愁得珠，宜乎青嬰滿車篋也。夫罔象入水，不辨龍魚，況以漆室探鈇金而稱量璨屑，錙銖不爽，此豈易事？杜少自言曰：「予甫入公舍，而撫軍以廣額見咨，遂喜爲口號，以附之紀程之末。而揀所爲詩，適得七十一，與撫咨廣額之數合。」其通于神明如此。

特予則重有感焉。昔有謂長安之月明于鄉縣，洛陽之花燦過他谷者，非花月之有殊，而所見之地異也。今杜少卿使異于曩時，而予則歸田有年，遠不逮騎馬紅墻、相對詠歌諸舊事，而杜少爲詩，與予觀杜少之詩，前後若一。夫杜少千秋，豈復以頃刻爲今曩者哉？然則繼此相思，其觀杜少之爲詩，亦猶是已。

重刻楊椒山集序

少讀《王章傳》，涕泗被面，驟出對客不能飾，客訝問故，曰：「吾讀《王仲卿傳》故也。」既而讀楊椒山自著年譜，驚曰：「此非仲卿乎？」仲卿學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卧被，入牛衣中，與椒山讀書無卧被同。仲卿爲諫大夫，進左曹，訐宦官石顯，免其官，與椒山爲南部員外、進北部，劾咸寧侯鸞、降典史同。仲卿起司隸校尉，進京兆尹，遽劾帝舅大將軍輔政王鳳，下廷尉獄，既而死，與椒山起刑部員外，遷兵部武選司，遽劾相嵩、下詔獄辟死又同。然且仲卿之封事以日食，椒山入奏亦以日食；仲卿之得罪以指斥張美人故，椒山之得罪亦以

扳援二王故。所不同者，兩人之妻皆沮其上書，而椒山張夫人乞代夫死，仲卿未有也。然當仲卿下獄時，妻女皆同時收繫。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平時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先死者必君也。」及旦，而仲卿果死。妻女徙合浦，則是其妻之罹慘較有甚于椒山者。

予嘗入史館，詢《椒山傳》。同館官曰：「未闌也。」曰：「此一代有數人物，當特爲起草，而俟闌分乎？」同館官不答。既而微聞同館有進劄子者曰：「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謂「夫儒者言事，但當以迂全，不以激猷。東林之爭，每始于意氣，而終于朋黨。此皆嘉、隆間戇直諸習有以開之。」蓋暗指椒山言也。予曰：「然則如漢王章者，非君子耶？」曰：「章不識輕重，亢言殺身，何有乎君子？子不讀胡氏致堂諸史論乎？其于兩漢人物，率詆之不直一錢。是以朱氏傳王荆公爲名臣，而稱秦會之太師爲致有骨力，何則？不輕舉也。夫以岳忠武之死，而猶譏其横，刺其直，向前斯殺而無所于變也，他可知矣。」予氣塞而罷。然而歸邸撿舊史，見趙宋兩朝當君國之慘死事者，不下十百，而《宋史·忠義傳》並無一講學之徒厠身其間，然後知薄事功并薄氣節，皆宋學之陋，而非恒情也。今予去史館又十年餘矣。

康熙丁丑，同邑章子鈺有感于椒山之爲人，取椒山所傳年譜與其生平詩若文，合上下卷，將刻以示世，而屬予爲敘。予讀之，泪滴滴下，一如疇昔讀《王章傳》時。雖不講學，不汩其本心。而章子以藝林之豪攻經生家，年不及賈生，獨能發奮忼愾，閗椒山之風而興起焉。且復輯其遺文，惟恐

其不傳于後，而汲汲示世，此非君子所用心乎？夫椒山文士，其于聖學未知其有當與否，然而讀其疏而知君臣焉，讀其諭兒文而知父子焉，讀張夫人代夫疏而知其夫若婦焉，讀王繼津書與弇州王氏所爲狀而知朋友之交焉，至于兄弟，則年譜所記彰彰也。近之言學者，動輒輕事功而賤氣節，至有訐陽明之學以明得意者。夫陽明事功固所宜薄，然而氣節者，君子之梗概也。椒山不幸與王章同，兩漢儒術久爲宋學所不許。而陽明又不幸，而龍場以前同于椒山。道學既難言，而兩人氣節又百不如權相之骨力。然而猶尚有讀其書，感其爲人，惟恐其不傳于後而汲汲示世如章子者，則是人心之未亡，而君子之猶可爲也。世有見斯集而興者乎？其亦以予之讀《仲卿傳》者讀之可矣。

郭總制觀風集序

古總制方州之任，雖宰相遥領，而雄藩鉅鎮實專武事。惟幕府辟士，其聘舉之盛，每與公府置吏、王國命官相表裏。而今則文武並憲，三載論秀，首列其銜于貢版。即下車伊始，亦得課士文而驗士習之善否，謂之觀風。此典自開國至今，彪炳久矣。汾陽郭公膺天子寵任，由直隸中丞總制閩浙。甫朞月間，即能揚清激濁，振肅綱紀，使官吏望風知所取法，循良者相勸，而貪墨詰誡，灑滌自效。父老謳思，謂公駐閩疆，旌門間隔，但願一見公顔色，捧公衣若履，瞻公眉展頤揭、嚬笑叱咤不可得。而多士何幸，遂得邀公試，奉公教誨，受公簡拔而拂拭，則是四民之所先，莫如士也。乃士亦感

激軍門頒賚，即藉之以梓其文，傳播遠邇。且復以予職詞翰，屬記事以弁其首。

夫文事升降，關乎氣運。至治將開，則其文昌明博大，並歸雅正。浙地雖多才，而一經指授，文教丕變，固不待言。特予聞去秋北征，皇上從黑魯命還，念公勞苦，命畫苑從臣，繪關山堠望圖于扇，并手書御製凱旋詩一章，勞賜之，且諭以閩地濕熱，解以清風。雖君臣相悅，情愛實深，然亦見聖治無偏，其于武備稍間，即不忘文治如此。今小醜蕩平，要荒來王，邊關數萬里皆我輿服，六師奏凱，正普天歡慶、仰賀昇平之日。而公以試義一編，敷揚文治，且即以此當歌詠黼黻之具，則是録雖微，似亦報清風之論之所自始也。吾知文武憲邦之誦，將從此進矣。因于編輯之次，謹搢筆抃舞而附以是言。

彙刻小試文卷序

唐宋赴試舉子，先以詞業進所司。詞業者，舉子生平所爲文也。明即不然。士當應舉，即自閟其文，不令與所司相通。而居常肄業，往往群連類集，創社于枌榆之間。載筆無幾何，輒板其文以行世，較之鄉舉之行稿、禮部之房牘，倍爲張大。苟非社業有名字，即見舉禮部，仍不得預館局侍從之選。而今又不然。士子不創社，不板文出其詞業，不得與行稿、房牘並行藝林。然而行稿、房牘之爲文，則皆其文也，禮部無房本，而鄉闈撤簾後行卷不齊，坊選搜未售之文，僞爲舉業，而見舉者亦復遍假諸他人以自文其陋。雖未行，然行過畢焉。

徐子二吉偕同人爲文，聲應氣求，未嘗

挾敦槃贊牲醴，鼓鐘燕飲，徼盟會之習，而聲氣所感，群焉以興，其文早播諸遠邇。其應試而見舉以去者，不可指絀，乃不假詞業，不需社文，簡生平小試諸牘板之行世。夫試牘與闈牘一也。試于鄉，試于禮部，與試于州縣，亦一也。見舉者既得挾二試以行于時，而已舉未舉，亦各得因諸小試以自見其技。九鼎在門，無異于在廟，而太阿有神，可以剸兕虎，即可以揮晉鄭之兵之衆。則雖小試文卷，自當與兩闈朱墨並行于世，又何有于唐宋詞業、有明社義之紛紛者爲？

吴司教偕許太夫人八十雙壽序

庚午之秋，吴子介臣以第一人領是科解首，而予兒次之。故事，同榜者敘年録，録其井里、氏族與二親之存若否，而以兩存者題爲「具慶」。時開卷得具慶二，人羨之。顧予杖鄉久，而兒以類我，未免懷本生之嗟。惟介臣承歡在堂，白首無間言。予嘗讀《孟子》，疑君子三樂，上及父母，中及俯仰，下及教育，而獨不得于一身出處之間分別顯晦，豈薄仕進哉？以爲仕進者用以樂親，而非吾所爲樂之之具也。乃介臣自言曰：「吾敢以父母之年徼榮顯哉？夫父母何年耶？幸而兩附計車去，不登于禮部，猶得以負米歸來，着煸爛之衣。萬一通籍而致身，則此身君身也，其將乞此身以事親，難矣。」于是端居子舍者又六年。會天子從北伐還，偃武修文，仍然以鄉比當解士之歲。而介臣尊人先生年七十有九，明年方杖國，而太夫人許太君則正八十時也。親朋謀所以爲壽者，而乞言于予。

予聞先生籍婺源，族甲地大。兒時親見其祖伯以太常卿抗疏劾魏璫，救楊忠烈，直聲震天下。而先生弱冠受四門博士，貢留都，相爭上進，以不負門閥。乃鼎革以來，僅得充分水教諭，即以孟安人在堂，乞養歸里。而太君少貴，本中丞女孫，而鞠育于世父大參公家。其時一門濟美，方遭鼎盛。而太君之兄由副使分守蘄黃，爲寇賊所脇，不屈被害。雖已經贈卹進太僕卿，而終以一身許國之故，家世中落。太君每言之，而疚然于心。故先生平時讀書訓子，未嘗不汲汲仕進。而其終生拮据者，專以奉養孟安人爲兢兢。是以兵革甫定，連值歲歉，而太君以珠玉錦繡之身，爲貧家操作，不少懈怠。然且以先生當幼子，不能晚歲承一親爲歉。今先生暮强，耳目聰明，骨緊而筋堅，手無所攜持，而足能潤達。衣冠方幅，率士子談道娓娓，終日不少休。予嘗欲舉耆英之會，追隨步後塵，而尚有待也。太君盛母儀，諸通家子拜堂下者，摳衣問起居，畫冠緑髮，步履飲食如平常。凡此皆人子之所願望而未易幾者。

夫年登八十，一難也；齊齒，二難也；身其康强而不爲歲月所耗蠹，三難也。況乎以稱觴之年，當解士之歲，介臣與諸士同登建禮，使仍首兩試耶，則入官禁近，當築養堂于京師。而苟其從槐廳學人選入東館，則邸舍迎養，亦正不廢，是三樂之外，抑別有所以樂親者。

而吾即于是而進忠之。初歸田時，厭爲壽辭，擇其年之高者，八十、九十，間一應之。而近則概不一應，以爲年踰七十，安可以番番之老，捉筆媚人？以故繡屏錦幛，皆任人爲辭，而署名其間。獨于先

生與太君，忻然橐筆，此豈以予兒同籍之故，阿所好哉，夫亦以推之古今而未易覯者，則泚筆其間而深有幸也，而況家人之當此者也。

龍山祝矜刪詩序

予自乙丑歸田後，年踰六十，老且病，不能爲文辭。過有親知作慶弔屏幛、鑄石及詩文集序，聽其自爲文，署年月名字與印記去。且有僞爲予手書以付碑版者，予見之，俯首稱不敏，不敢直，如此者又十年矣。祝子矜刪偶出其近詩，屬予爲序。予愛而留之，不辭又不使自爲，然又急切不能應，弆之案左者越半年。自忖古書畫家見名人蹤蹟，眷戀不釋，然又不能弁其前而蹵其後，點次其佳好，則但爲署一名曰「某觀」。予之讀矜刪之詩，可無署一名以厠其間與？近世爲詩者好談二宋，而今則又當小變之際。明時郛廓既已灑滌，而二宋佻嗲諸習，亦復去之恐或後，則迄今以往，自宜有獨闢意境、推陳出新者爲之更始，而矜刪先之，予觀而知之。然則觀之無以異于序之也。夫以矜刪之才之學，其爲古文今文，無不超然獨得，一往多上人，而予皆得以觀之而知之也，而況于詩已！

胡飛九詩詞集序

學者乏兼才，伸于彼者或絀于此。張平子無五字佳詩，而使梅都官與柳屯田易地相觀，則詩詞闕然，況近代舉文別爲一科，又復方圜、黝堊，必不能相通者乎？以予觀胡子飛九即不然。飛九，名家子，席其

世學。甫結髮，即出與藝壇長者相爲雄雌。嘗自號「潛九」，又號「飛九」，雄鳴雌伏，吾不能測其飛潛之所至。然與之相對，如泰華奇峰，陡立千尺，而沕然穆然，與之偕忘于無言之天。至感時賦事，偶爾觸發，即指爪飛揚，興會勃勃。然且匠心紬折，比于纂組機織之巧利青黄藻米，抑何神也！去年冬，飛九以小品詩詞文草示予，予留諸几案，不能舍去。惜年老無賴，每言念舊交，愁然傷懷。而飛九集中諸贈答，皆當時耆舊，四十餘年所離別、生死契濶而不得一見者，而皆于是乎見之，即此間名下若宇台、景宣、秦亭、野君諸老友，洛濱禊飲，相對慷忼，猶宛宛若昨日事，而況其他乎？然則飛九之詩文與詞，其久爲耆舊所稱許，有如是也。

吴中書廬墓序

古倚廬在中門之外，苟無故而夜居于外，則見者弔之，是以《禮》曰：「父爲衆子則不次于外。」凡以明廬次之必在外也。今門不設廬，庭以外不設堊室，有就墓堂寢枕者，輒以爲廬墓非孝道。然則未卒哭而反于寢，始爲孝與？夫古之不廬于墓者，非謂墓不可廬也，亦曰死徙無出鄉，凡葬親者，必不出井里之間。而古之葬法，不令妨田，縱去棺有咫，猶且起而蕪菑之。夫是以不壤不樹，雖欲辟苫塊之地，而無所容也。

今吴子以宰相判官上其母一品夫人，塋之空山而廬于其傍，人以爲怪，予聞而善之。夫斯禮不行于今，幾三百年矣。幼時聞先君守墓，駕言種桐，而借宿于墓，隣盛

氏之門。而司空張崀且復以愛楓爲名，自號楓丘，因徘徊楓間以寄慕思，何則？恐驚聽也。今天子純孝，當太皇太后賓天之年，曾具巾葦，廬居于乾清門外。而臣工化之，相公李公遂歸廬，即廬江。而廬之北門之岡，而予友祭酒汪君，就西湖壠間而堊室焉，乃吴子復相繼起。是數百年來，今始知廬墓之無所否有如是也。夫里門厭居，即山陬海澨，猶思張幬幙而寢處其間，而況先人之樂丘，朝斯夕斯，其與夫望都亭而馳哨堠者，且有過也，然則此亦安閒矣。世有謂此爲不孝者，且讀《論語》註，有曰：「人性止有仁耳，曷嘗有孝弟？」予久深惡之，而無所發，因題其篇云。[1]

[1] 「題」，原脱，據四庫本補。

西河文集卷四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序二十六

重修族譜序

予族以魏尚書僕射孝先公爲遠祖，南渡直言敢諫科進士侍御史叔度公爲兩浙之祖，元初處士貴誠公爲餘姚祖，明贈朝議大夫福建都轉運鹽使司同知坦然公爲蕭山祖，衣冠逮予十世矣。自明正統、景泰後迄今康熙，凡一百五十年間，其登仕版者世世有之。而在姚則丁多而族繁，在蕭則丁匱而族復不充。鼎革以後，譜牒荒焉。

幼時聞族祖禮部公云，寧七府君墳在餘姚師姑嶠冬青樹傍。當石阡公征苗時，值餘姚參政公爲貴州提學副使，兄弟行也，同時仕貴州，歸而墓祭于師姑嶠，樹旌竿嶠中。暨榜眼公以嘉靖己未官翰林編修，相墓者曰：「師姑嶠墳在後六十年，亦當有以鼎甲官翰林者。」及萬曆四十七年，又值己未，而其言不驗。至康熙己未，予乃以制科應召，凡取中者，倣宋制科例，悉以上卷官翰林，一如鼎甲之不必由庶常而授編檢者。然則墳墓之所蔭，其歷久不隔如此。

今族既散處，惟藉譜記，而譜又闕落，予弟大觀乃力任而增修之。予告之曰：「古貴分宗，姓分而爲氏，氏分而爲族是也；今貴合族，族合仍爲氏，氏合仍爲姓，蕭之五大房即一房，姚之三大支即一支是

也。合則如磐石，牙齶相互。合則如葛藟，如瓜瓞，根株與枝葉相轇轕，而多所倚附。僕射雖遠，昭假如在矣。」於其成也，因舉蕭之與姚，其祖宗墳墓雖歷久而不隔者，書之于端。

合肥相公千首詩序

合肥夫子自汰其詩一萬首爲一千首，曰：「吾家多文相，然自深之明遠後，所傳詩率不滿千首。」蓋世無萬首詩相公集也。某嘗謂夫子三不朽，德與事功早見諸天下，至于言，聖人曰：「其代予言久矣。」然則此言戔戔耳，大言行則小言可省，而亦有不然者。

當夫子以侍從槀筆爲天子所知，日草千百言，每計年枝幹而編其詩，比年必編詩千首，或贏或絀，如是者約十許年。某于請急時，乞録夫子詩南歸，名「還町雜録」，今所存尚千有贏也。往處門下，見夫子以學士參知入政事堂，中夜呵門出，雞未鳴也，至日仄而始還第。故事，參判詞頭伺日上鴟吻，刷廐馬行傍。已而散，間有中入而西出者，崔相所謂「薄暮出端門，上馬詠詩」是也。今必駕以夜而税以晝，然且由元月以迄除月，略無闕日，無輪辰，知印無二日五日，坐磚位，無兼旬註門字。自左右相至六事府三府皆然。而夫子皆歷周之乃復，所至優暇。方侻巾小寢之後，門館閑閑，白日明静，取韻牌集字以當茗博。遇有酬唱，則押紙疾書，連篇而累什不計也。夫應事拙速，不關勞軼。夫子處性沈嘿，而抽思朗捷，既熟于朝，常晨夕待顧問，無所檢點，而所押群務即踰時越歲，偶一詢及，無不響隨

莛鐘而應若桴鼓。以故心閒而思敏，發奮泉湧，雖欲過簡之而無可簡也。

嘗考三公宰相，舊多兼官，而不必實親其職。周公以太宰兼太師，江左置政府作司徒官，唐以三省長官爲左右丞相，皆屬兼官。而身歷其任，則山巨源閱吏部、司徒兩府之政，杜佑以檢校司空入中書門下平章政事，世每加稱。而夫子歷四部尚書，由冢宰以入東閣，雖主知實隆，然其卓捷爲何如者！占曰黑頭，曰其年不可及。鄉使夫子以逮今之年，留意聲律，猶能以度越前進，跨常侍而上，而夫子不爲也。

夫子曰：「詩有以相掩者，李德裕是也。德裕處慶、曆之間，以文章名，而其後不傳其詩而傳其人。相有以詩見者，張說是也。燕公踵姚、宋之後，足可繼軌，而當時不稱其人而祇稱其詩，然則詩亦可省矣。」某從在籍之末，竊夫子所爲，百務簡簡，而天亦即以簡德報之。方太夫人歸葬時，天子奠以酒，題曰「貞松」，而不奪其情。然而三公不備，台司闕其位以待之三年。甫服闋，而就家起之，其爲天下重輕如此。乃喪車渡譙，水乾膠舟，所至省民徒，而家無伍伯，相國綰雉繩前行，不移跬步。既而譙西水漫漫，初不知其所自來也。某嘗赴義，躬詣墓林，見夫子廬居，棲舊茨三楹，卑且陋也。第治司馬公泉臺，經營高廠，念無可爲環蔭地者，橫岡百里外無夭喬焉，乃姑移前山枿蘖，略具左蔽，而釵粒駢茂，鬱然成修林。墓左宜園，司馬公讀書堂也，稍稍理之，作饗祭之室。不蓄蔬菓，不安禽鳥，而方春而白燕來巢，未既而復有南方翡翠重棲于丘樊，謂非簡儉之格天，有如是者乎？

夫萬，盈數也，夫子去盈而就歉，而歉亦滋大。《漢志》曰「大于千」，故千人之長曰仟，田與錢則皆以阡計，大焉。集文者以千字爲率，《史記·貨殖傳》凡棗橘薪茜羊魚醯醬，準以千爲數，曰千亦足矣。則是相公之詩之千也，蓋去盈而就歉也，然而詩之大亦見于此。

孫繡姑表貞録序

《國風》首邶、鄘，而邶、鄘之首則又以兩《柏舟》，詠婦人志行之不可奪，然則婦人之關于民俗久矣。獨是表勵之責，曩時率歸諸監察御史，以故巡方，每歲必上所聞見孝友、廉節，覈實以題旌。而今則悉聽之開府儀同，彙請事行之合例者，三歲一上，而他不及焉。

以予所聞，錢塘孫繡姑有絶異者。繡姑十五，一稺女耳，毁齒作人婦，以貧家而爲樣婚，少小過門。雖與家人合屋居，而笄簪未加，則又一室子耳。乃其舅其婿販笠他鄉，而與狂夫爲比隣。杭俗，貧巷多連房界，一壁以分兩家，而朝夕厮唤，男女不能避。狂夫每侵女，女拒不受。至是以溽暑闔户湢浴，而狂夫穴壁而撓其足。女詬，姑訴之隣人。狂夫素自豪，往往以盛氣凌四隣，于是率黨來咆哮。隣有老者謂之曰：「何必然？杯水可以謝百過。過在君，何難寫杯水謝之？」狂夫手杯前，名爲謝過，而實借以爲調笑。女乃擲杯，中其面，面血。狂夫率黨排闥入，將捽辱之，隣人解而罷。然詬詈不已，其語有不可聞者。女乃紩其衣，撮鹽而滷之。侵晨進羹于姑，聞詬聲，泣，而曰：「不幸而遭此，能事姑乎？」

既而狂夫詬至門，女仰滷氣絶。隣人聚衆首之官，會開府張君甫勵治，以興教化、正民俗爲己任，聞其事，覈實，乃破格入告，而先置狂夫于理。或言女柳劣且豁，不蟲不穢，青蠅四飛，無近者。開府爲置棺，複而畫之，重爲文，遣中軍致祭。而布政使趙君、少參李君、按察司副使卞君，皆前後爲弔詞，懸之棺傍。里老爲蓆舍覆之。凡郵亭、鄉官、士大夫之家居者，及郡縣學博士，相率爲詩歌文賦，粘之蓆舍。而里巷謡諺紛紛四起，好事者作搊彈唱本，譜其事爲韻語，使盲婦負絃而唱于市，聽之者人一錢。時康熙戊寅六月二十六日，越數月而李子完車、何子漢霞輯諸詞而授之梓。予自傷老去，不能爲一詞，綴蓆舍末，而猶幸開府諸君其能砥民俗以繼採風有如是也，因應其所請，而力疾書之。

顔母朱太宜人八十壽序

《易》以兑承坎爲節，而其所謂安節與甘節者，反不在兑悦之二三，而在坎險之四五，何也？則以遇險而能安，遘窞陷而能甘之，夫然後坎險去而節以著焉。獨是安節者，甘于節也。甘于節，則雖節也而安矣。

予官京師，值顔先生澹園以編修領袖史館，而予追隨之，因得于橐筆之次，竊聞顔母朱太君者，爲兖州鎮國將軍息女，歸之贈公考功郎。當前朝崇禎間，河北大饑，山東、畿南皆被兵，贈公父河間太守以嬰城死官。而家居魯東，兵之環城者潰而入，悉俘其閭左而疾驅之，且云緩者剸以刃，急即免。時太君在俘間，故不行，曰：「此生須

臾耳，何緩急爲？」遂到之城下，而幸未殊也。越數日，家人有救之而歸之者。方是時，贈公家已破，然猶狼倉走河間，奔赴請卹，大司農倪公卹詞所云「忠孝節烈，萃于一門」者是也。予嘗聞其事，而爲詩記之。

暨先生母弟修來君入爲天官考功郎，則太君次子也，幼負才譽，好以文章爲交游，東曹邸舍，車連而轡接。予嘗隨衆赴請，召茆蒩、嬴醯，出其故鄉所進盧酒者，而飲酣咨嗟，必與編修兄弟謀造養堂于京師，以迎太君，謂太君春秋高，人壽幾何，每以兩官奉庳薄，深惻惻焉。今予方歸田，而太君三子世稱學山先生者，復由檢討充兩浙主文官，其所得士率一時名下。而予兄之子忝冠一經，遂藉同館兼通家往來。及書上，天子嘉其能。會功令督學院使暫禁坊局，參以貳卿諸重臣，而先生獨以史局官破例，特簡爲兩浙宗師，建茄鼓，開牙禾中，乃忻然迎養太君。張幃設幔，躬帥門下士扶侍後堂，而太君已八十矣。

丙子五月，值太君生日，予既合鄉之搢紳，彙爲詩册。而門下舉人偕予猶子輩，復製幛爲壽。予曰：「此即前史館所稱朱太君也，即編修、考功所共謀迎養而未得者也。夫當太君未行時，其自視此生祇須臾耳，距今五十年，而已臻八十，是須臾而千秋矣。」夫以前須臾言之，不可爲不險；以今八十年觀之，則又不可謂不安，夫太君固甘于節者也。而今以節而得甘，又安于節者也。而今反以節而重得安，是節固坎也，而一變即爲艮。坎者，險也，百川之至也。艮也者，貞也，安也，既如岡又如陵也，而統于節乎該之。今夫天無節則不成歲，地無節則不成理，草木無節則不能發榮華而致

盛大。第觀夫百丈之松，結根山阿，凡勃窣、輪囷、喬然不拔者，皆恃有節目以釐乎其間，則是險者安之基，而節者壽之本也。

孫氏族譜序

周制，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每以同姓所系，載其世次于簡册，以合之宗廟昭穆之列。故雖别生分族，姓氏屢易，而終不失其本源所自，何則？有所以記之也。

吾邑孫氏，肇基于樂安，而大于富春。其自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以來，歷居吳陵有年矣。暨趙宋南徙，仍還江上，相邑之湘湖而僦居其中。至明世宗朝，有禮部春溪公以文章爲世指名，而其弟東莞公登嘉靖甲辰進士，當時榜之爲湖中雙鳳，比之雲間之兩龍而不爲過。予嘗過湖濱，慨然慕思，嘆前哲風徽未嘗或沫，而惜其族之無可詢也。今吾友爾猷，誦揚先烈，以康熙辛酉登鄉書，赴公車門還，隨彙其族人，溯本星宿而派之胡蘇馬頰之末，不佚不濫，仿工史所記而葺爲族譜，使煩有所總，散有所紀，遠而疏者皆有統彙，而孫氏之工史成焉。

予每見時俗之薄，不親之至流于不遜，見族人不問，問亦不記，間有詢其服屬者，輒曰：「工史書世，爲天子諸侯言之也，庶人何足當此數而簿之籍之？」而予謂不然。不見《論語》之「式負版者」乎？夫民家口率何與至治？而《周官》司書每以邦中之版籍記諸名數，而少宰聽事，即又取其所稽版以驗其是否，《論語》所稱敬民數是也。則是天子至尊，猶得取下民之數而周知之，況同宗已？

兩浙布政司使蔣使君民懷集序

昔姚元崇去荆州時，民遮擁馬前，百計思所以留之者，雖折鞭截鐙、塡門塞巷不可得，于是爲謳歌以送之。今行省蔣公之將去浙也，士子叩幕府，慷慨陳辭，農輟耕于野，商人罷市三日，咸裹糒躡草屩，將詣呼闕下，願還我公。會皇上親統六師，征遠塞之不庭者，無暇啓九關以延清問。然後民之懷思者相率爲詩歌，以志其不忘之意。此其事與姚相之去荆門等，然而何以得此？

吾聞公以從龍起家，由官閥名員出佐巖郡，卒之以行軍司馬竭蹶效力，于東甌再闢之際，亦已多年。會戈船出海，南擴溟渤，舉彭湖、高華從來不臣其地者，悉舉而爲我郡縣。念非偉略素著，足以撫綏其地者，未易勘此鉅任。而公膺天子特簡，軒車露冕，爲海外長城。其間軫民隱而恤民瘼，不爲不久，顧與浙人何預焉？暨公以西江觀察分路揚鑣，賜朱旗繡袋以榮其身，遂得以參知政事行省此邦。然而承流宣化，不過兼總大綱，與斯民相倚賴，舉凡政刑瑣屑、獄訟煩賾，悉委之諸屬，而己不與。惟是舉賢升秀，底慎財賦，以攬其户版之成，未嘗家餔人餧，與爲咻噢。而民之愛之戴之，不忍頃刻而暫離之，若疾痛之聯膚而甘苦之共咽者，此曷故哉？則以至誠之相通，而剴摯之忱實有沁浹于心而不可已也。

夫民可虐而不可欺也久矣。驩虞之治，未嘗不足以動人，而肌膚未浹，神髓未濡，往往農人野婦忘長吏之尊，對若家人。然且鄉鐺夏楚不忍相加，哀矜涕泗以轇結

其情，而究之所居有名，及既去，而茫無可思。蓋違道干譽，徒邀民聽，而民終背而去之。有如是之愛之深、思之切，無所爲而爲，無所强而終致之，比之孺子之慕其母，呼于途，號于里門，雖其母以得罪去，猶不禁其子之期年而猶哭也。《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題曰「民懷」，紀其實也，然而何以得此？

安郡王詩集序

曩游梁時，值大雪，過孝王園，嘆寒士寥落，不能入平臺曼館，槖筆爲文詞，而棲遲道傍，所稱鄒、枚安在耶？ 因下馬長思久之。暨應詔赴制科，濫厠親近，劇聞桂山蘭坂間多維城之英，龍種諸孫，率能以多學仿周家分子，賦詩睦族，兼與賢俊相介接，而又以身爲朝士，不敢越典例。 一登其門，然後知遭逢有數，人非鄒、枚，雖日伺東邸，而無所用也。今請急歸里，已踰十年，乞閑下士，不妨入日華之館，校論古者。 而長安相去三千餘里，痺軀曲足，何能自前？ 即當時休沐，曾與王孫博公者唱酬主客，已喈喈成往事，不可紀矣。獨念出都時，客有書安親王世子一詩，登之障面，其題爲「秋江夜月」，用十四寒韻。 某愛而和之。 其詩至今存集中，然實未嘗令世子知也。乃數年以來，大江以南藉藉稱古香主人詩，禮堂書牖輒能寫其句入鏝壁間，識者指之曰：「此即安親王世子安郡王也。」詩本之温厚而出入風澤，辭輯而氣懌，一闢長安俗好、南宋俚慢之習，似與景運有重繫者。

丁丑嘉平，某醫痺杭州，僦居仁和義同

里。忽有客從長安來，扣門而入，出所攜書，授之曰：「此古香主人教令也。主人以近所爲詩抄謄一卷，令校次而敘論之。」某卯首捧讀，作而曰：此非景運弘開之一太元會乎？ 皇上以神聖之資，大啓武功，使薄海内外，咸入版籍，而文教則誕敷久也。從來功成樂作，必以四始六義爲五聲八音之本，是以中和丹陛，皇上曾釐定樂章，播之歌詠，且復昭示群臣以生聲製律之法。某嘗對揚之，作《皇言定聲》、《聖諭樂本》二書，而未有進也。今諸王大臣皆能起而昌明之，長吟短句，一唱三嘆，可以鼓休和而曜文德，何其盛與！ 昔楚元王好詩，因自次所學爲元王之詩，而漢代文始之樂于斯以備。即其後河間獻詩，入對三雍，説者以爲此天人協應之助。今主人所學，亦猶是也。某雖不才，猶得于鄉居之次，奉揚聖教，爲一代文運所始。即使皋陶颺言，后夔典命，亦未有過，而又何鄒、枚之足云？

索太僕晴雲集序

詩有性情，初非質言之爲性，實怨之爲情也。當其情之所發，根于至性，始之兆朕于無何之鄉，探之難明，即之而無形。既已刺刺焉不可自已，而稍渝而遽失之。而于是見之爲言，有漠然不解其所自來者。而人之見之，怵焉而驚，罨焉而感，嘿焉而神傷，以爲疇昔曾有是而阸不能言，即或偶言之，而不能委晳焉如是之悉，而此能言之，且一若爲我言之而悉之。夫乃所謂情矣。是以作者于此，鉤不爲深，灑不爲淺，琱鎪鍥刮焉而不失其靡煩怨亂之節。屬詞比事，觸物而連類，此在《九辨》、《懷忠》、《四

愁》、《怨友》諸作，時時有之，而不知者動以玉臺、西崑相比方，豈通論與？

猶子季蓮以偕計赴都，與太僕索君飲酒賦詩，把臂金臺間，攜其所著無題詩若干篇，歸以示人。人見之輒慕效，以爲天下詩有如是其可思者，吾何爲不爲之？乃爲之，而倍見其不可能。有匿者，有自慚形穢者，有爽然失者。猶子爲集其見存者若干人，人若干篇，彙作一卷，將以質之長安之言詩者，既已付之梓而載板以行。予因于是時附一詩焉，而惜其死于途而不能達也。

今予僦錢湖，而太僕乃遠貽以詩，緘其所藏稿而屬題其端。予乃發其册，再三讀之，益嘆太僕之不可及也。太僕席台司之裔，年幾終、賈，早能以其詩上膺主知，應制之作，哀然冠諸篇。且復唱酧雜沓，藝塲、文圃皆遍寫其詩，粘之屏幛。而不遠數千里向請急老人，而揚風扢雅，一何善下。予自歸田後，往往訊日下近聞，皆云長安高髻，頃刻變幻；車轂名士，一時相尚爲謎謱之音，反脣爲歡。而太僕獨眇不一顧，專以胏腸爲纏綿，人多稱之。惜予老去，未能藉美人所貽，特爲酬報。而疇昔和篇，乃不意隨衆人無賴，亦謬附一詩，寄思君之意，一若冥冥感通，有無端而啓其機者，是亦言情者之所未解矣。

柳烟詞序

少年讀人詞，如聞清歌，如衛洗馬渡江，如從王伯與登茅山，心思靡煩，覺白日莽莽，而不知此身之何歸。逮老而幽巖涼潦，不接朝旭，壞衣無暴色，散痺肢而沃之湯泉之間，苛癢不復闕，寒煖不得相知，雖

日讀新詞，何益？而鄭君丹書以詞示予，且請予言序其詞。予思魏公文靖年八十餘，尚示門人何穆之曰：「晚來讀《離騷》，殊動人思。大宋詞者，唐詩之餘也。齊梁清商曲詞、吳聲歌詞者，漢魏詩之餘也。楚詞者，《三百》之餘也。」文靖讀詩餘而思生矣。不觀柳烟乎？春雲冪歷結初黃，而曼布之長條細縷，芊綿而可愛。而至于秋潦，至于冬烈，武昌官渡樠梢都盡，而朝暮黤黮，猶尚有霏霏之色舒卷其際。詩之餘不猶是乎？然則讀詩餘而以爲可思，老少無二時，宋人與楚人無二詞矣。丹書以「柳烟」名詞而意有在也，吾故敘其詞而告以是言。

始寧陳璞菴言志集序

詩無成法，祇自言其志而歌詠出之，故曰「詩言志」，又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是詩者，志之所發。而往往得志之士，其文不彰。《詩》三百篇，大抵賢人君子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

陳子璞菴以始寧名閥，寄居杭州，其爲人忼愾卓犖，不詭隨流俗，而與世之漠漠者游。嘗過其所居，席門蓽牖，庭外多軌轍，而高堂熙愉，家室雍睦，間與一二友朋商古今得失，予嘗聆其言而敬之。今觀其爲詩，情能緯物，文足被質，散辭觸事，取之爲歌咏之資。雖古今殊體，而各極其致，非所稱風雅兼行，短長並見者與？又非所謂心體明密，故出言而能通；居己端誠，故輕浮之盡迸者與？或曰：「陳子失志而詩自得，即有時得志，而詩亦無所不得，志之無與于詩也。」而予曰不然。陳子自號璞菴矣。始而見刖，不爲璞傷；終而見收，亦不爲璞

幸。曰：「吾志有在，失者志，不失者亦志也。」又嘗以摽梅自居矣。松竹勁節，雖歲寒樠檝，而榮瘁不形。惟梅有枯菀，而芳華之時，不厭摽落。曰：「吾志在是，得者志，不得者亦志也。」然則陳子之爲詩，一陳子之志爲之也，而他何與焉？

西河文集卷五十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晚晴稿

序二十七

新纂蘭亭孤山二志序

康熙丙子，皇上萬幾之暇，偶書《蘭亭序》及《舞鶴賦》二通。而廷臣有請之者，謂蘭亭本王右軍修禊所記，當奉御書勒石于紹興山陰之蘭亭；而以《舞鶴賦》勒石杭州孤山間，以宋林處士曾有放鶴亭故址在孤山麓也。當是時，蘭亭、孤山諸名蹟久已沍塞，而宸翰忽及，山川煥發，觀之者皆有登臨慷慨之思焉。予友王君草堂目睹兹勝，因之作《蘭亭》、《孤山》二志，以備稽考。其費編摩成一書，已三年矣。

歲在己卯，恭逢聖駕觀河南巡，駐蹕杭州。于三月二十五日，諸在籍臣工朝行在。畢會，各有進獻賦頌册子，敕黄門收入。而草堂以草莽臣，亦得將二志抄謄，逐隊呈進。此真異數，爲古今史册所罕覯者。乃越二日，而掌較官屬索草堂名甚急，遲久不至。值予詣扈壘，大學士張公宣予至行在朝門，傳諭奬勞，兼出草堂所進書，敕其改行，謂既名爲志，自當先事蹟而後題詠，況兩人之集，祇應附後，非本志也，遂付予轉授傳諭改去。其諭之宛委昭晰，至于如此。夫草莽微言，上邀天睹，斯已奇矣，乃褒嘉之餘，重以訓迪。陋巷窮士，一日被都俞之盛，儼若嚴父師之教弟子。此在後世聞之，

猶感慕嚮往，以爲難得，而況躬逢其際者也！草堂從此可自慰矣。方予捧册還草堂時，微問其故。草堂曰：「予纂一志時，欲倣常璩作《劉先主志》，因以兩人世系文字列之在前。而既而更名『蘭亭』、『孤山』，而仍不之正。睿鑒如電霆，早已燭及，敢不稽首改正，以報明詔？」

曩者東甌初闢，和碩康親王還師江干，廉草堂文行之卓，蒙賜蟒衣。草堂謹閟之篋笥，不事焜燿。而今復爲天子所見知，特賜嘉與，將成其所著以嬗于不壞，一何慶幸！嘗觀草堂所著書，尚有《四書疏解》、《聖賢儒史》、《朱陸異同》，并《大學》、《孝經》諸辨證，皆有關儒術，可以嬗後，安得盡獻諸當宁而爲之正之？

李生試文序

李生白山抱卜夏之痛，效楚人作《哀子詞》。而讀而善之，請與之游，因見其人狀貌非凡，發言多驚人。而尚困有司，阻下士之試，每見必訝然，意者長于古文未必不詘于今文也與？及觀其試卷，然後知伯樂之難逢，而鹽車之下之所由泣也。文教而日衰矣。主者寄其目于人而以肥自利，間或借名採訪，下及寒俊，往往濫被之輿臺皂隸、公乘姑布之子，而欒、郤之後必不一顧，亦安知世間有錦心繡腸，下筆如繙花，而龍沉蠖屈，猶偃蹇有待如白山者耶？

白山，名家子，世嬗學海。其王祖我存先生，以太僕卿爲啓、禎名臣，著書數百卷，所傳乾象、輿地、禮樂、算數諸册，爲天下宗

法。而王父工部公早登建禮，其闈房諸牘，衣被海內。今白山起而承之，陸平原即不入洛，亦安敢謂世德駿烈，必無誦揚？況春郊不終蟄也？

錢先生者，白山之九方也，憐其才，惜其遇，梓其所試文以問世。然則天下亦尚有知己如先生者矣，於其成，喜而序之。

李白山續刻試草序

向白山刻試草成，愛而序之，且以不遇知己爲憾。乃未幾，而都運李公知之，二試其文于籌商之堂，拔取第一。又未幾，而上其名于學使者，學使者又知之，取民籍第一。未已也，取商籍又第一。夫都運公本侍從名臣，初以第一人解南宮，而學使對策，爲臚唱第一。以衣鉢言，則白山之第一，或不僅止此小試，而即此小試觀之，蘇氏子謂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於市者，市不知也。伯樂驟見而顧之，其價十倍。」今不既見伯樂乎？然則價亦何可量哉？續刻成，喜而又序之。

盧樹侯詩集序

三古詩與文並傳。漢制科無詩，而三唐兼之。宋初遵唐制，而既而去詩，當時爭之者，如蘇子瞻輩僅曰：「唐以詩取士，而賢人君子未嘗乏也。」其爲言止此而已，然猶有文也。至明則不惟去詩，乃於文之外又別有所謂文者，而於是詩與文皆亡。夫使詩可亡，則詩不宜列一經，且不宜以此立學官取士。夫既以詩立學官取士，而謂士不得爲詩，可乎？惜當時議貢舉者言不及

此。若夫文，則上自朝廟，下逮閭巷，凡鐘石、旌常、碑板、竹册以至移告、質券、柬札、簿牒之細，皆末之學。於是通籍以後，悉請召記室，明明僱賃而不以爲愧，曰：「吾所學無是而已。」

盧子樹侯恥其然，自趨庭受書以迄出郭負笈，爲今文，爲詩，爲賦，爲古文，爲雜文，無不探其郛而入其奥。不爲詭隨，不任朴畧，不好務通侻而趨一切，其寄託深長而譬類廣遠，燦燦乎質有其文焉！予入館時，日步趨西寧先生以爲楷橅，嘗謂高文典册，能爲國家職紀載之事者，惟先生一人，而樹侯繼起如是。漢人以詩傳，韋氏是也；唐之以詩兼文者，張蘇父子是也。進而三古，則不可量矣。夫樹侯之必不止以今文爲世稱，可知也。吾縱不敢以宋後詩文目吾樹侯也，然又安敢以漢唐所傳者爲樹侯限哉？

重修北渡橋募序

北渡，要津也，扼南北之隘以導其往來。其諸舟車之恃有橋也，猶之腹與口之賴有吭也，今吭亦稍哽矣。從來國有大役，則必邦大夫主之，邦賢佐之，井里小民群起而趨之走之。今邑有賢父母爲政，而薦紳先生復相助爲理，亦何患大役之不驟底于成？而猶有進者。曩者泉州瀕海，城東洛陽江漂没行路，太守蔡襄爲建大橋以渡之，後所稱洛陽橋者是也。其時奏請水衡，并捐月進，又且合平海諸邑而共爲匡濟，然猶官錢居其半，募錢居其半。今其橋砫尚勒僧衆名，以示奬勸，記載可睹也。然則茲役之重，有藉于募之也，夫復何言？

西泠唱和詩序

老不能詩，況能讀人詩哉？ 顧唱和詩即不然。唱和有興會唱和，則于詞于韻皆可比絜焉，而見其短長。夫老年寂寞，遇有興會事，即趣之，況短長品隲，尤予生平所願聞者乎？ 司成汪先生同官同籍，向與之唱和，而畏而避之。今暫稽鄉邑，門庭清疎，日與其門生兒子作唱和詩。予受而讀之，既而掩卷不敢讀，其故有二：一則唱和之體始于中晚，而靡漫于宋，今世不争爲宋人詩乎？ 吾懼其以皮、陸之濫觴而及蘇、黄也；一則短長比絜，踟躕未決。吾既已避司成矣，顧其所與唱和者匪他人，露湑、山俞，皆當世名下士，而趨庭二子，詩復争上。嘗見楊公侍郎和其所和《十寒》詩，而嘆爲莫及萬一，短長之間仍稱司成在，知我者謂我爲暱，而不知我者即謂我爲諂。夫暱與諂，予則何敢？ 而既讀其詩，一何超中晚而更上之也，一何相顧寡短長也。子不必恭父，弟不必讓于師也。時而棊置，上與下若一也；時而入平林，長松與短栝無參差也。幸而老去，不能詩。不然，其爲畏避者何多也！

嗣音軒詩集序

古來談閨門之盛，無過班、謝兩家。然而班昭續父兄之史，而其夫曹壽全無文章；即隨其子穀作陳留長，曾賦《東征》，而爲之子者並無一字傳于人間。謝道韞與群從唱和，及其婚江州，則天壤王郎，世嘗惜之。然則班、謝之所爲盛，固班、謝之盛，而

非昭與道藴之所爲盛也。人莫大乎有家庭之樂，而家庭之樂尤莫大乎父母、舅姑、夫妻、子婦之相歡。故《内則》講扶侍之節，其在飲食，則臐、膮、醢、炙必求其精；在衣服枕簟，則衿纓、縏袠、牀杝、衾襡之必求其備。甚至樂府歌三婦，或美容飾，或工織作，或援箏操瑟以娱于丈人之前，卒未有起而談藝文者。而苟其北堂几按，長幃短榻，抽書而授牘，承頤接欬，以與寢饍相周旋，則雖三婦、三息綰銀黄而拖紱紫，亦何以過？故吾謂班氏一家以叔皮爲父，孟堅爲子，而又得惠姬、道緼輩以爲之姑婦，則其爲一家之文，必更有異，而惜其不然也。

予向讀柴季嫺詩，嘆季爲沈君漢嘉之配，秦徐夫婦，鬱乎可觀。既而與其子方舟君游，則已輯爲沈氏一家文，凡門庭内外，裒然成集，而柴夫人詩則儼在其中焉。又既而讀《繡帙餘吟》一卷，則朱順成之詩也。順成爲方舟之配，與柴夫人爲姑婦，前後暉映。予曰「太姒嗣徽音」，此其是乎？又既而果以《嗣音軒詩集》屬予爲序。

人有好友能文詞，即望衡對宇，不厭屢從。而苟或兩地相隔，則聞聲相憶，雖復千里命駕，不爲過。而乃近處之房室之間，以朝夕相規摩，則其爲友朋之樂，已越尋丈，而況夫妻、子婦之聚于一堂？此亦生人所希覯之事，而沈氏有之。予年近八十，友朋凋盡，偶有質難，出門復入門，茫茫安之？聞沈氏當日中之際，不無稍仄，柴夫人已厭世。漢嘉居窮巷，忽兩目不見物，而方舟夫婦每侍坐談義，遇漢嘉欲有讀，輒夫婦遞讀，以當目及。即漢嘉性耽書，日願十百讀，而子婦之侍坐者，亦十百讀無厭，此亦家庭一盛事矣。若夫順成之詩，則詞質而

意達，有似乎杜甫之言情者。柴夫人詩多淩厲，有似太白，與順成之婉而摯，各有所到。予門有徐昭華者，會稽女都講也，頗工詩，是集成，當貽一本示之。

胡國期詩序

能詩者不必能文，而能文者必能詩。李、杜無文，而昌黎、眉山，其詩並爲世所稱。蓋銘頌賦誄，以詞爲文，故古善文者，往往著有韻之語于散文之間，況舉文八比，尤以偶對爲章程者乎？

胡子國期從予游，每見其舉文劌心鉥腎，❶託其身于眇漠無朕之鄉，而乃由窈冥以達高明，淺者深之，直者曲之，疏通者假羃麗以彌縵之，使尋常畦徑爲之一開。以是而爲詩，其大者入于杜陵之奥，而偶然結撰，亦動以盱眙、昌谷爲法，鉤隱剔密，而不屑屑于任華、彭伉之末。嘗爲長律百十韻，推挽頓挫，世之舍單行而窮比步者，莫敢先也。昔有操瑟過齊門，而門者叱之，謂：「王好者竽，子操者瑟，雖工，非所好也。」而其人亦即趦趄卻步，而懷瑟以退。予謂亦其瑟未工耳，苟工瑟，則洞庭張絃，通于嶰谷。夫猶是五均、七始、九歌、十二管之各以類應，而舍嶧山之桐，吹雲門之竹，亦必有鳥驚魚駭、感神人而和上下者。夫聽師曠之彈而尚疑其有遺器，必非知音；則讀國期之文而尚疑其有遺詩，可謂之知文者乎？曰未也。

❶「鉥」，原作「鉢」，據四庫本改。

讀書堂詩集序

初僦杭州時，辨論《禮經》，與汪司成君主客于錢湖之濱。其時，汪次公無已每有質難，厠其間，以司成君廬墓讀禮，而爲其子者亦復就廬講習，以抒其晨昏之情，皆孝思也。今司成服闋還京，其長公無亢扶侍邸舍，而無已獨留家門，如所稱讀書堂者，則凡克家與持門，其爲任較重于昔。而乃應舉之餘，復出其所爲詩，以示予取正，曰：「詩與禮，總讀書所有事也。」

予聞夫子教伯魚曰學《詩》、學禮，夫亦以讀書所重，首在《詩》、禮。顧學有不同。學禮惟講習而已，無自爲禮者，而詩則可自爲之，故夫子亦曰：「女爲《周南》，爲《召南》。」吾不知今之爲詩與古之所爲，有合與否，然而爲二南，爲三百，爲漢魏六代，爲三唐宋元明，其時固殊，而其所爲之不同亦已久矣。三十年前，予選越人詩，而杭人爲詩者不一家，其時重標榜，赫然于人，然且守雲間、歷下諸脈膜，定爲成法，謂入此則是，出乎此則不是。向使以今所爲詩，使昔人觀之，必瞠目撟舌，駭爲異事，觀者遂以定今昔之優劣。然使在昔佳詩，陡出之以示今人，亦必嗛嗛然相顧以起，何則？氣志未通，則脈膜不相接也。外氏謂生人自少至老，形貌有殊而中心不殊。故善爲詩者，毋問在前與在後，而讀其詩，而作者之心宛宛相屬。則雖起王子安讀《琵琶行》，必以爲善；而使履道坊人各仰首而讀《滕王閣詩》，誰敢不俯首稱莫敵者？

初讀司成詩而動于心，今讀無已詩而又動于心，此其爲詩必有不與世進退者。

《記》曰：「無體之禮，氣志不違。」夫以氣志爲禮與以氣志爲詩，其胚膜不同，而心則一也。無亢、無己，南北各處，而不違于孝。前時學禮，今學詩，而不違乎學。司成父子各自爲詩，而不違乎氣志之合，讀書而已矣。雖然，讀書者匪直詩也，然詩可觀也。

嘯隱偶吟録序

奕公以息慈之年受平陽記莂，爲乘門高足弟子。予羡其聞道之早，每以聖門之子淵目之。乃平陽所期，極其遠大，嘗招之繼天童之席，垂手東方，演彌天大業。而奕公多方辭去，棲遲于錢湖之嘯隱者，凡若干年。予就醫會城，往往造其室，見所居穹如，即敗椽改葺，楮柱歲月，依然廓落無四壁，安見所爲一塢白雲、三間茆屋者？而奕公處之泰然。然且閉户不出，致絶粒啖柏如休糧僧，而饑癯不形，貌澤而神融，宛宛有太虚之在吾躬，浩浩乎，空空乎，豈非吾儒之所云戰勝而能肥者與？自少林以不二法門直指心印，將從來十六觀禪一切埽盡，以爲一真不立，何況文字？而平陽狡獪，往往以神通游戲，偶拈句子，而從之者效之，遂或以湯休之業唐突圭峰者，不可勝數。乃奕公視一切所有，總若塵土，而偏欲實諸所無，亦以文字爲游戲。

夫以奕公之才，向使讀儒書，智高于身而力多于髮，以之爲學事、爲世業、爲儒門經術計藝，未知與鄭玄、盧植輩相去何等。然且勤息于彼而屏跡于此，猶能出其餘資于不二法門之外，回偈爲詩，回梵字作師宜小楷，世之爲詩爲小楷者，無以過也。然則奕公之所到，豈有量矣？奕公居嘯隱，録

《偶吟》一卷見示，凡詩若干首，佛家所謂大海之一滴者。奕公請序之，因序。

西湖蹋燈詞序

往作《京師蹋燈詞》，而京師無燈，惟廊房百餘家各燃燈兩櫚間，並無山棚露欄并棘盆綵竿之見于街陌，而九門喧然，蹋終夜不徹。好事者遂各爲之詞，以紀勝事。今杭州燈市不減曩昔，獨西湖無燈。馬君逸千乃作《西湖蹋燈詞》六十首，傳于人間，豈亦京師蹋燈之意乎？孔子告子夏有無體之詩，無聲之樂，以爲心存禮樂，則不藉聲容之發而皆得其意。西湖固勝地，又值燈節，則凡樓頭紅燭，塔心佛火，與夫漁炊崗竈、船星隄月之相爲照映，皆足當九枝百炬。而逸千一一而摩畫之，東棖西觸，情思滿前，此豈南渡以來，上元紀事之可相彷佛者？幼時宿湖濱，三門不閉，笙歌燈火，中外相接，今不可得矣。迺者聖駕南幸，宮車先後從三竺還蘇白二隄，皆籠燈樹間，晃朗如晝，雖京師安福門觀燈迎仗，無以過此。此則西湖之所當蹋歌者也，逸千亦進而補之乎。

何氏二童子擬應制詩序

何氏二童子者，何曾園東部之季子也。東部擅世學，其長君慎言既以藝文噪于時，而晚得二子，先後競爽，觀者謂其有三珠之瑞焉。特東部宰桂東時，攜二子從，予嘗聞其名，而未之見也。康熙己卯，上觀河南巡，駐蹕杭州。會東部君以內召需次已，攜二子還江干。迎駕之餘，朝賀行在，二子因

得隨父老往觀，擬應制詩若干首，將懷之進獻，而以年幼未能上，趦趄而罷。予乃過二子，出詩讀之，一何高文典册超等倫也！杜甫有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場。」讀者每嘆其夙悟。而既復有詩又云：「憶昔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犢走復來。」則未有童心而能以翰墨爲馳騁者，得毋所言非實録與？今弦石年十五，韋江年十四，實能挈筆伸紙，揮灑顧盼于座客之前，湯湯涌涌。然且大篇短章，皆成榘矱，羽翼成而文彩備，此非健犢往來所能到也。在昔天子巡狩，賜高年粟帛，而童聖兒哲亦得間引爲鵷雛鸑鷟，表人國之瑞。惜二子趦趄，未能有先之而使上聞者。然而夜光之珠，終不可掩，杜甫不云乎：「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微休！」吾將拈其詞，爲二子贈，豈有過焉？

就正篇序

猶子遠公偕計車行者十七年，兩爲南省首拔上，而詭得復失，遂操筆爲歌曲，遊于酒人，出入王門間，幾不得歸。暨歸而悔之，乃復俯首爲舉文，鉥其心，劌其腑腸，必幾經頓挫而後快然而出之，故文窅然以深，復曠然以解，世之謀篇者莫過焉。夫繳鳥者得鳥而棄繳，意不在繳也。柴魚者既取魚而漂其柴而不之顧，何則？以所求不在柴也。今以入林臨淵之暇，進無所得，退而修器，猶復就傍人而較器之利鈍，一似沾沾乎繳與柴而不忍釋者。夫亦以矰繳雖細，傍觀極清，蓋必魚鳥之見親，而後傍觀之利鈍于以出也，結網者，忘筌之前事也。

丹井山房詩集序

予以殘年住杭州，思得宿好者與居，因僦竹竿巷，與老友顧侍御君爲比隣。而侍御君辭我去已七年矣。吾早知侍御君有後，杭人無大小，皆能稱顧十八郎，第甚弱，不得而與游也。間過其所居，見其户外屨日益滿，其先人所藏書日益增多，榻按問瓦漆銅竹諸器物日益完且好，其吟篇寫軸日益富。七年之間仍得安居竹竿巷以游娱其中，非東隣有人不至此。昔人謂阮嗣宗與王涼州游，既而與其子安豐爲文酒之友，世所稱林下諸賢有阿戎者，十八郎非其倫與？ 今年秋，以文戰得勝，將攜其文游長安，而以所著《丹井山房詩》示予點定。

予廿年不爲詩，故亦不能閱人詩，然而好與惡，心所知也。少時出游，必載己所爲詩與世相唱酬，比歸，必捆載盈車篋而後返。爾時心儀者，豈伊乏人？ 然而五十年間，傳者益少。雖詩固難傳，然其跡亦陳矣。丹井詩上追初唐，而以中晚爲門户，雖資州、棗强、松陵、東野，亦復窺其樊而闖其奥。然且推陳出新，若惟恐塵言之弊其筆者。予嘗謂文章千古事，原不宜妄逐時好，而性每喜新。老年減滋味，雞猪魚羊日溷，乃公可厭。聞明季白門有盒子會，每月節勳坊貴官以鮮味相餉，有沙菘、土藕、銀餅、法鯽諸物。每一念及，輒饞然朵頤，思厠身其間而不忍去。何則？ 以其新也。吾讀《丹井山房詩》，而喜其新而不可厭也，因漫取其篇而爲之書之。丹井山房者，侍御別業，在葛洪井傍，非竹竿巷居也。

鐵庵詩序

古文無言時與景者，日記游覽記皆漢後之作也；亦無言情者，寓書贈答序皆近代製也。其專言時與景與情者，在三古以旋，惟詩耳。然則賦詩而能静領節候，體會境地，終其日閒觀性情，以與世往來，宜在釋氏。而自唐迄今，傳者多有，顧求其顯著一時，與李、杜、王、岑争先後者，卒亦罕有，則以寫景搶卒便涉疏俚，造情唼朴反成鄙弇也。鐵庵和尚爲平陽付法子弟，而下筆爲詩，如湯休，如靈一，如賈浪仙，辭致結屬，韻句纍貫，就其體撰，而皆得其言情言景之趣。劉夢得有云「片言可以明百類，坐地可以役萬景」，此其是與？鐵公住平陽，與越人游，越人無言宋詩者。今將歸淮南，行脚道路亦定無有以弇鄙、疏俚之習汚我念誦。惟是淮南舊游地，且多勝景，而其中人士亦往往與予有疇昔之好，他日能憶我，未免有情，當復記其所游覽，而示予讀之。

日南和尚增釋感應篇序

無所爲而爲善，不必有所爲而不爲不善，世有幾人？下此則第以有爲之學分别善否。雖夫子不答南宫括，佛氏言因果即是下乘，而要之福善、禍淫與三緣、五覺之説，彼此並行，惟道教言太上者則不及焉。自趙宋理學祖述老氏，濂洛大儒皆以華山道士爲之宗。于是談道教者小變其習，諱爲我之學而講大同，因之有《感應》一篇流傳人間，而《宋史》之輯《藝文志》者，遂編入之。迄于今，天下之舍因果而談感應者非

一日矣。

越州日南和尚繼弁山之席，闡導諸方，將以不二法門絶一切因緣，而乃較論《感應篇》以示世，世遂疑西來心印降而爲道士無賴，變言禍福之所爲。而予不謂然。少時聞二氏之學，輒起攻訐，而既而悔之。三教本不同，而同歸于善。雖道之所謂善或非吾之所爲善，而其爲感應之善則無勿同也。《易》不云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爲陰陽言之也，性也，繼之者善也。《中庸》不云乎：「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爲至誠言之也，道也，明善所以誠身也。《伊訓》不云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爲凡爲君者言之也，治也，合天下而同歸于善也。然則三教無異同，道術無大小，以此見性，以此誠身，即以此治世。善之爲用亦大矣。

日南自作百善圖，以爲修一善心破百種惡，修百善則惡亡矣。夫以有善無惡之性，修爲善去惡之身，進而治盡善無不善之天下，吾未見以善爲事之爲禍事也。吾未見以善爲言而猶曰非吉人之言也，然則道書何害焉？

西河文集卷五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大可稿

序二十八

盛元白詩序❶

越自康樂侯以五字作六朝之倡，而三唐以來，遂寥寥焉。今海內宗虞山教言，于南渡推放翁，于明推天池生。雖皆張越軍，爭雄海邦，而要之三唐之步，仍卻而不前。少時與木汀徐緘、梅市祁班孫、白魚潭張杉、南城沈九胤範、姜十七廷梧，作五七字會，思一破夙習，庶得間出于三唐六朝之間，以雪吾越人掩抑之氣。而班孫戍塞，胤範死于官，張、姜與徐皆相繼亡去，所藏遺集曾不得與務觀爭先，何況康樂？今則嚮絕者又三十年矣。

元白以經生之業從事八比，偶然吟咏，即能倣古今雜體，自蘇李五字、《燕歌》七言以及漢魏長短句，無不就其題以賦其事，鉛槧之隙，卷袠成焉。夫以予垂老之年，江郎才盡，又當此文章嚮絕之際，入空谷者聽足音而喜，即稍稍表見，亦足以慰我願望，而況元白之日嚮乎上，駸駸乎有超世遺俗之概，豈非快事？

方今讀書人少，海內可指者並無幾人。而且草野疏畣，好爲嘲嗲，一當朝廟大文，輒相顧眙愕而不敢近。加之經學晦蝕，六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藝凋喪，即禮樂名法，《春秋》、《易象》，猶且錮蔽乎時俗，而訛舛相承，莫或訂正。是豈無豪傑間興，一舉而盡規于道者？元白有志，自當從此而進求焉，毋徒以五字七言爲斯世指名，其亦可也。

勤郡王詩集序

詩者，文之一體也。世雖好文，必不能按體而具爲之，而獨于詩，則爲者什九，豈篇短易成，抑亦好者多而趨之衆哉？夫亦以詩能達衷，無問身所值，身所不值，而皆得見之。詩能移意，不必思有所及與思有所不及，而諷詠焉，而皆有以遇之。且夫生人之遭逢亦大殊矣，或悲而離，或歡而併，舉凡登臨游讌，感寄觸發，其爲事不一，而其爲情也屢遷，而乃一展卷而無不得，夫乃嘆夫詩之不可已矣。

予歸田以來，老不能詩，日有事于《書》、于《易》、于《春秋》、于《禮》、于樂，其視門外事，偃然若泉壤之相間隔。乃忽有客從長安來，賜我以紅蘭主人之詩，拜而讀之，一若瞍而明，充耳而復聰，喑啞而剪剪然，諞諞然，景所不值者值之，意思所不能通者通之，彷彿置我于二山之間，平臺之側，西園冠蓋之地。嗟乎，何其快也！夫予之思主人者，匪直今矣，紅蘭之名遍于寓內，然卒無能覯其休而睹其盛。少時以避人，奔走道路，勞瘁之餘，每思及長安，輒以爲天上人間，迥不可到。即登朝以來，密邇禁近，居然入蓬山瀛島之間。而一落江湖，陡絕夢寐。而乃使崦嵫匿影，重登扶桑，非筆墨有神，焉能至此？今夫友朋往來，偶不相值，初以爲雲散雨歇，而忽通一介，越

數千里道而授以片言，猶必感奮流連，視爲難得。而況以天潢之裔，桂山蘭坂之英，攜天上人語，而振之蠮螉呦嚶之穴，有不喟焉長思慷慨焉而嘆興者乎？ 方今聖人御宇，文教滿海外，天章雲漢，昭然在人。予雖老去，固有誦揚之恐後者。獨是丁儀之文，陳思所定，而庾蘭成集，則滕王實爲之序。予少嬗文賦，垂老棄置，乃卒不能定其集以邀主人之一顧。讀主人之詩，而媿可知也。

静念堂稿序

曩者猶子驥聯謁建禮，歸自言游諸王之門，平臺曼舘，往往曳裾于其間，嘆長安風雅，總歸帝室，舊所稱好學賢宗、爲世指名者，不一而足。予深感其言，自傷老去，即欲如當日朝回，過積善坊邊，偶一駐馬，而不可得也。

今猶子物化，予亦倍老，華胥之夢，自分永不能再作，而靜念主人倏貽近年所著詩，而屬予校定。予思《國風》與二《雅》不同，皆以時地所居處，而于焉分之，王朝爲雅，列國爲風，此非好爲是區殊也，誠以風雅有體。詩雖言志，而崇庳之體即現乎其際。今有談京國行事，而不要之以大體也乎？ 高文典册，廟堂自別，而況《鹿鳴》、《四牡》、《皇華》、《杕杜》，無非介弟姬旦、分子召奭之所作。如所云「因一事以紀一詩，其目二十有二」者，此非閭巷老人所能道也。乃靜念主人抽思迪慮，隨心之所之，而指顧裁通，辭采畢發，第出乎性情而止于禮義，遂使閭巷所不能道者而道之，而中人之私，開人之隱，此不止如前人論詩，徒以時地分正變已也。

十年以來不能作詩，而祇能讀詩，今并讀亦不能矣。予受主人之詩而深有感也，因爲校其篇而序之如此。若夫五王宅畔，候問歇絶，縱徼冠蓋，亦定無能出一詞以紀其盛者，而又何風人之足云？

沈方舟詩集序❶

世鮮實學，取其易簡者而爲詩。而爲詩又鮮實學，取其尤易簡者而爲今人之詩。是以今人爲詩者什倍疇昔，而愈多而愈形其不足。非謂卷帙疎而篇什寡也，蓋《詩》、《書》之氣減矣。

往者予來杭州，每與陸君景宣、丁君藥園主客論詩。其時持論太峻，尚墨守嘉隆間人「不讀唐以後書」之説。而既而于役海内，則時局大變，陰襲虞山宗伯之指，反唐爲宋，而陽飾之以元和、長慶之體，曰：「吾唐人也。」向使有學者爲之，則涪江、眉山亦各有時，熙寧、元豐何遽不即如元和、長慶？而苟曰詩有别腸，非關學問，則不如墨守八代之爲愈矣。予遲暮還里，以醫痺來杭，而故交凋喪，景宣已行遁，而藥園先我而逝，四顧無復可論詩者。而方舟繼起，爲胥山詩社之長，稟風酌雅，以領袖群彦。予每見其詩，雖不能測其所學何等，而祇覺諷詠之餘，不必言盡于此而意殫于彼，未嘗矯爲卒搶之音，而詞旨容衍，不鍥薄以爲深，不務坦暴而能自形其所得，此其中有物焉。方舟席京兆世學，其太夫人與其内君皆有詩集傳人間，先代遺書，家人共讀，此非今人爲詩者可比方也。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夫必讀詩而後可爲詩，則學箕者必以箕，學裘者必以裘，俗士之拘墟也。然而任所讀書而皆有以得乎詩，則飼蠶以桑而能嘔絲，食南方之獸以丹砂而能唾黃金而噴紫鏐。通儒之善用也，吾亦第觀其所嘔與所唾者，而其所食者可知矣。蔣静山、陳亦昭者，方舟之讀書友也，其附以詩，比之元之附白，涪江之附眉山。而静山明悦，亦昭豪碭而多靚色，各有所到，因序方舟詩而并及之。

臆言序

俗儒習八比，不通一經，其能稍窺六學者，尚猶難之，若躬行之士，則千室一鍾矣。且聖教衰歇，行方萬正，斂手足以敦踐履，遂稱罕有。苟求之身心性命之際，而能道所見，則萬室不一逢矣。吾不知吴子殷書其爲人端在何等，而乃介所知而投我以書曰《臆言》。大抵上闡「三易」，原本象數，雖珠林玉闕，多所旁及，而究歸于陳、邵之學，好學人也。既而推之言行之間，日用出入，教家治世，皆有繩檢，且慇于勵俗而急于勸物，篤行人也。而至于原始，至于原性，則實實言之，一若有所見于中者。予童年講學，稍長棄去，暨游嵩少，而得受聖教于醫閭先生之後。顧追隨影響，每欲自疏其所見，而究不可得，而《臆言》能言之，此非豪傑之士乎？

或曰：「無極太極，先生之所疑也。《道德》五千文，先生所麾而外之者也。陳摶、邵雍之學，雖新安所遵，而先生則歷辨之而未之許也。今一舉而盡反是。」曰：「不觀夫鬻脂者乎？盜蹠鬻之爲濩樞也，

而曾參鬻之以養老；粢醍麯蘖，妹邦用之爲長夜之歡，而文王用之可以備洗腆而供饋祀：道一而已。」

映雪堂賸篇序

西河自言曰：「吾生平有三幸：一不爲繼子，一行文無宋人論體，一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夫宋人論體，則亦何害于行文，而惡之若是？以爲好翹人過，吹毛索瘢，有害心術；故翻成案，變亂黑白，有害是非；摇脣鼓舌，抵掌言事，有害文筆。自三唐以前，並無此體，而宋人倡爲之，而害不可道。人有以論文見示者，隨手還謝曰：「非所好也。」乃一見元襄先生文而怪之，三復三嘆，曰：「此非天地至文矣乎？議不骫于正而中人之綮，浮薄者既非所道，而迂儒繩檢，率膩縞而不敢近，出其知見，實可以上下千百年史事。」而惜其書之不盡傳也。

先生在明季，試必領衆，早已食下士之禄，吳越間士，望而歸之者如影響。而終以避人之故，隱居當湖，遂不屑以文自見。今幸與先生之子游，急搜其文，而全卷已亡，即賸論一體，亦復零散而不具如是。予既悔前言之過，而深嘆名山大篇，其滅没于斯時，而不可考者將不止是文已也。因爲鏤其篇而又序之。

沈瑶岑集千家詩序

自集詩法興，而繼之者集古，集唐，集三百篇，集陶詩、杜詩，集樂府、詩餘長短句，而獨無有集宋人詩者，則以宋人詩之記

之者之少也。蓋不記則不能集，不記則讀之者亦不以爲集之者之巧，是以集詩萬首，莫如泗上施助教。然除所記外，漠漠而已，如此則與自作何異焉？

今人好宋詩，而皆不能記蘇、黃、楊、陸，掩卷茫然。予嘗取《千家詩》示之曰：「一團茅草亂蓬蓬」，此宋詩也。沈子瑶岑乃取是詩而集之。驟讀之而驚，既而頤解，又既而心曠神豁，拍桌叫快事，猶是孩豎所誦，諳于心而熟于口。而乃曳白妃黑，移子而換午，耳目變幻一至于此。今人好刀，大食、百辟，豈有畸製？乃雜取莊山之銅，歷山之金，冶百以爲一，涣然若冰釋，爛然若芙蓉之出于塘。今人亦好裘，剸豹以爲襜，刲貍首以爲袪，綴千羊之皮，以爲三英五紽，而浮光集翠，千純百結之名，其價什倍。然則集詩雖小道，其亦足以見其裘、見其冶有如是也。

張介眉八十序

當湖有蒹葭圍，聚家而棲于水鄉之中，菰蒲茭茨，四嚮而環之以鬱，爲名人高士之所都居。詩人所謂「蒹葭蒼蒼，在水一方」者，一若爲斯鄉詠焉。第是詩本招隱之篇，而序詩者謂秦襄繼霸，不能取岐西之地，以復周業，因慨然以「道阻且長」，藉之興懷舊之思，豈其然與？

介眉張君爲當湖望族，而舉家居圍。圍之中亦多他望族居之，而張氏之居圍則甲于湖。雅坪學士曰：「吾家南陸世與張氏爲婚姻，介眉吾親家，其子子益，吾婿也。而蒹葭蒼蒼，每欲溯洄焉，而不可得，即間一至之，而媿其爲人。」夫以雅坪賢君子，出

處不苟，生平多大節，其于世無一可愧，而猶抱嗛嗛，則必其瑰行異軌，大過乎恒人，而乃詘體焉而居于是，夫是以每溯洄而嘆莫從也。

今介眉年八十矣。當七十時，學士贈以文，載雅坪集中。不十年，而學士乃先我反真。予以七十八年之友，未能溯洄一相從者，而亦贈以文。嘗嘆久爲人作壽序，而自檢其篇，八十者裁八人，九十四人，百歲者一人耳，上壽之難也如此。學士文有云：「張氏之世，幾百歲者二人，踰九十者二人，幾九十者二人。」夫向之幾百歲與踰九十者，今百歲餘矣，即幾九十亦幾百歲矣。此無論其皆存與否，而上壽之易則又如彼。是豈隱者多壽？抑亦身居之蒹葭之間，而逍遥溶瀹，天即以仙人之日月授其人與？

夫文獻之重也久矣，老成典型，當鼎革之後，易于放佚。而介眉以肥遯之軀，閲世長久，舉年時所見所聞，興廢得失，皆足鑒往昔而儆後來。加之多識大小前朝之掌故，嘿識胸臆，此在聖天子下省高年，猶當造門而憲乞之，而況子姓登朝，其爲賜鳩賜玉者，方未艾乎？少時聞里有長年，每就之聽百年間事，往有聞神廟太平貴家往來諸遺蹟，以爲咨嗟。而今則啓、禎之間，能言者鮮矣。夫鼎鼐、簠簋、奩匜、舟刀，苟雕陶冶漆，在宣、成、靖、慶所製，即什襲拂拭，尊爲寶祕。況人惟求舊，誠有如《蒹葭》之詩所稱懷故都而嘆興焉者，則以老成之尚在，而稱觴百里，相繼恐後，夫豈異事？而苟曰十年以後，誰爲贈文，則又予之詠溯洄而茫然者也。

高雲和尚四居詩序

佛家有偈而無詩。偈也者，揭也，揭其旨而已，非爲詩也。自中峰以詩爲偈，而偈乃一變，然而所揭之旨仍在焉。高雲工爲詩，及受法爲平陽弟子，則棄詩爲偈。而既而居山、居水、居市廛、居舟楫，則又重仿中峰《四居詩》，而以詩爲偈。夫爲詩爲偈，是亦何所于分别？而以予視之，以爲四始六義，靡一不備者。而明眼者見之，則又曰三門八正，無少欠焉。夫釋無文字久矣。天童直指，一傳至三峰，而旁及言語。然而平陽與三峰則竟以江漢目之，雖同宗于海，而岷嶓之見未嘗亡也。今平陽一傳，而文字之盛遂爲古今所未有。予不會佛法，而老年註經，遂厭文賦爲宿孽。而高雲寓書于予，謂葛洪井畔當邀予話三生事，蓋夙契也。夫予不爲坡，而高雲應現，實有如源澤之悟三身而得化身，則其慧業結習，固有疇昔之難忘者，予讀《四居詩》，而并爲及之。

魯緗城詩序

予避人還真州，值山陰沈九康臣以丞相判官主文江南，藏予秦淮之複壁間。其時潤州司馬魯君謙菴造戈船江濱，與康臣同學且同官，每以文酒相唱酬，而不敢與也。暨予還里閈，遇謙菴杭州，相見慰勞。而康臣以都官郎赴玉樓去，予方悲故交淪落，鄉里後進，無復擅詞業如曩時藝苑，與謙菴三嘆。而既而江東同志無不藉藉稱謙菴諸子有學，而次君緗城尤工詞賦，往以五七言長城爭雄于時。時之唱和者率相顧咨

嗟，以爲莫及，是何平陵之裔多才士也。夫世家名閥，豈乏賢儁？ 然挾其所到，多以仕進相矜高，求其一二有學者，卒亦甚罕。今謙菴以粵西觀察進參知行省，開藩于五嶺之南，而緗城赴覲，與諸同學登臨感慨，合離分併，往來之頃，饒有篇什。

予年七十後已不能操筆爲詩，其故有三：一則江淹才盡，筆豪脱落；一則楊子雲方草《太玄》，悔實學不早，概從廢置；一則鍾期既逝，雖高山如故，而聲音歇絶。康臣亡後，便不能無黄公壚下之感。而近觀緗城諸詩，有不禁酒傭之技癢者。第崦嵫迫促，仍如避人複壁中，雖欲爲唱和，而仍不能也。

蕭山令鄭侯生日序

越浙而東出者曰蕭山，其地丁句餘、甌海之衝，土瘠民貧。尹之者非具管、樂之才，秉夷、叔之操，皆相率謝去，開府憂之。會天子南巡，簡供億之官，蘭溪令鄭侯以能名，徵之，掌太馭鈴鑾扈軍前較之除道者，設帳于衢數十里，刻日而辦，不費民一錢，開府註其勞。值蕭山闕員，東曹上選格已有人矣。開府曰：「此地繁，非是君不勝任。」破例請調侯蕭山，部臣厄于例，格不下。天子見侯名，特降中旨曰：「可。」命至浙，蕭山諸郵亭、鄉官齊渡江謝開府軍門。而蘭溪民大怨，集父老子弟數千人，譁曰：「何爲奪我官？」撾鼓兩轅間。開府初勞之，既而出上諭曰：「敢抗耶？」蘭溪民不得已，咸悻悻去，阻江扼官渡，百計謀所以留侯者不得，乃以數百人送侯至蕭山，脱侯袍韡，號于途而返。

侯自奉調後，詢民疾苦，先去其害馬

者，大抵以行所無事爲休息根本。除催科之外，訟堂晝闔，獄市不得作。而究之官無廢事，民便之。然而過于砥操，絶苞苴，屏餽問，辭饗謝宴，並不受鄉官以下一蔬一菓，而薪米出入，官值卭于民。是地無閒田羸賦，可陰資日用。而一切耗羨，杜無遺隙，幾幾有枵蟬槁蚓之患。士民聞者，無不惻然其念之，顧無可如何。至于重文禮賢，恭敬而下士，其于試事無所苟，又其餘也。

夫四民者，士民與工商也。四民並重，而士與商居其二，宜無所軒輊其間。而輓近之弊，重農而抑士，且重士農工而抑商，名爲損末，而實于本無所益。蕭山本産鹽之鄉，牢盆煮海，而盜販充斥，害國禍商，并累司事之考成，而漠不相關者，尚復以紆繆之説故爲撓挫。而侯力持之，其于四民之輕重，無偏畸焉。

歲之秋仲，邑人以侯之生日製幛稱祝，而乞予文書幛間。予曰：《中庸》推至誠，每以不已不息爲悠遠博厚之徵，謂夫誠民有基，即久安長治所自始也。然而上之得君，下之治民，中之信友，必要乎誠身而極乎明善，以爲發乎邇而見乎遠，功建于此而效成于彼，可久之業，端有由致。而君之治民，既已所在有成事矣，爾乃上自天子，次之開府儀同及參知行省、提刑觀察以下，而無所不獲。然且塾門之老所稱郵亭、鄉官者，即朋友也。朋友雖甚疎，而偶爲賓僎，即備言其事，一往可信，此豈旦夕間事哉！千秋百歲，于是乎徵矣。特所慮者，侯資俸已深，在黼座既知其名，而使相以下，又必以明試之蹟有所薦引，祇恐黄麻之下，即欲集父老子弟，一如蘭溪之留侯，又豈可得哉！

西河文集卷五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序二十九

唐人試帖序

當予出走時，從顧茂倫家得唐人試帖一本，攜之以隨，每旅悶，輒效爲之，或邀人共爲之。今予詩卷中猶存試律及諸聯句詩皆是也。暨歸田十年，日研經得失，桑榆迫矣，尚何暇及聲律事？客有以詩卷請教者，力卻之。康熙庚辰，士子下第後相矜爲詩，曰：「吾獨不得于試事已矣，安見外此之無足以見吾志者？」必欲就聲律諮詢可否，不得已，出向所攜唐試帖一本，汰去其半，授同儕之有學者，稍與之相訂，而間以示人。

夫詩有由始。今之詩非風雅頌也，非漢魏六朝所謂樂府與古詩也，律也。律則專爲試而設。唐以前詩幾有所謂四韻、六韻、八韻者，而試始有之。唐以前詩又何曾限以三聲、四聲、三十部、一百七部之官韻？而試始限之。是今之所爲詩，律也，試詩也。乃人日爲律，日限官韻，而試問以唐之試詩，則茫然不曉，是詩且不知，何論聲律？且世亦知試文八比之何所昉乎？漢武以經義對策，而江都、平津、太子家令並起而應之，此試文所自始也，然而皆散文也。天下無散文，而複其句，重其語，兩疊其話言作對待者。惟唐制試士，改漢魏散詩，而限以比語，有破題，有承題，有頷比、

頸比、腹比、後比，而然後以結收之。六韻之首尾即起結也，其中四韻即八比也，然則試文之八比視此矣。今日爲試文亦日爲八比，而試問八比之所自始，則茫然不曉，是試文且不知，何論爲詩？

夫含齒戴髮而不知其爲生人，不可也；知爲生人而不知生人之有心，尤不可也。夫爲詩爲文，亦何一非心所爲？而乃有其心而不審所用。詩有性情，人實不解，而至于八比，則敷詞貼字，而並不得有心思行乎其間。今毋論試詩緊嚴，有制題之法，有押韻之法，有起承開合頷頸腹尾之法，而即以用心論，窮神于無何之鄉，措思窅渺，雖備極工幻，具冥搜之勝，而見之而頤解目觸，一若有會心之處遇于當前，夫乃所謂詩也。則是一爲詩而飽食終日，無事他求；即道路憂患，猶將藉之以抒懷，況文心霏霏，又烏能已？

舊本雜列無倫次，且科年爵里多不可考。會先教諭兄有唐人試題寫本，略見次第，因依其所列而周臚之，并分其帖爲四卷，而附途次所擬者，綴諸詩後。

家會侯選本詩序

會侯以舉文爲世楷模。世有甲乙舉文於會侯之前，會侯不讓也，古文亦然，而獨于詩則世之楷模猶是，而會侯反嗛嗛焉。予往與會侯同被召京師，唱和邸里。嘗謂君詩高警而劃滌，上之無故朝郛廓之習，而下之與時俗卑弁，卻之恐浼，非嬗世何爲？而惜予之未讀其全詩也。及予歸田後，老不能詩。而會侯亦汎汎置之，人有以詩請者，偶應去，亦不大屬意。間詢其舊作，則

曰亡于火畄者久矣。

康熙四十年，客有請刻會侯詩，不得，無已，取其舊時被選者，一鄧孝威《詩觀》，一王景州《離珠集》，合收其選刻而併作一卷，屬予裁定。夫選詩未易事。夫子定《三百》，尚失《貍首》、《新宫》諸什，而昭明太子録建安詩，後多有議其饒軼美者。兩家選本，又安足甲乙吾會侯全詩？而乃以亡篇之後，搜討舊章，如覩真《越絶》于群書註中，輯伏生、夏侯建逸傳于《洪範五行》、《春秋》一類之内，較全詩所見，倍爲矜惜。而且好其詩者將必由此而倍思其全詩，則雖謂全詩不亡，可也。

壽昌禪堂刻周鄮山文集募簿序

甬東周鄮山以能文稱，海寧查孝廉嘗爲予言之。予時求其文，不可得。既而予出走四方，不相見而歿，實不知其人之學之果何等也。壽昌菊禪師與鄮山舊，將勸緣于人，而鋟其集以行于世。夫釋門空空，每欲損所有以益所無，然不過以虛化執，以福利化仁，謂佛家緣業如是耳，從未有爲儒門作檀那者。夫吾儒爲文，嘔出心血，原與釋氏之攻苦、鉗錘、爐烙相去不遠。而乃篇殘簡脱，輒共燎草爲灰滅，則雖慈海相息者，亦且並生其悲憫之心，而況居同方而行同倫？其爲鄮山所生平，當不止查氏一孝廉已也。菊師居壽昌，曾得天童開山塔而重爲新之，其作佛門之旌幢者，已非一日，今復爲是舉，吾方慶吾學之窮有旃檀海矣。

重修示農亭合賦册序

示農亭者，戒示農事之所也。故事，孟春祈穀，遂大布農事，而戒而示之，于是乎有亭。蕭山出東門數十步，舊有亭三楹，合門房兩重，佐以夾室。每先春一日，迎句芒之神暨土牛駐于亭間，然後邑長帥僚屬，吉服盛樂鹵綵仗，就亭迎之，給春花東聽，俗所稱東營房者。而反而宴于縣東之東司，翼日則勸農于亭，而申以訓戒，加勞酒焉，謂之示農。則是前王制是亭以重農，故其爲邑要廨，已不待問矣。況亭之爲用，每不止此。吾邑當東浙之衝，上官往來者絡繹于路，嘗設亭餐，頒亭燎坐上官中楹，而休伍伯于門之兩傍，因呼亭前水階曰「東馬埠」，門左勒一石，曰「輿隸息肩」。是其爲迎春、爲示農止一二日，而其爲郵驛之用，日三接焉，如是其不可已也。

鼎革以來，亭傾者屢矣，民間既多侵蝕，而縣長惜費，修廨乏帑錢，其于迎春儀節又崇尚簡略，且視勸農爲贅事，遂漫置不理。而至于上官送迎，則又以謙謹太過，謂馬埠逼城，每越至百步以外之武安廟前，而其亭遂圮。然其基壓猶在也。自修志者不肖，受侵蝕貨賂，其于官廨志中陰削去其名，以漫滅之。而于是告朔一禮，無有司羊矣。

康熙四十年，邑長鄭君蒞吾縣，多舉廢事。城東士民謂廢之當舉，莫如斯亭，因合詞議復，而縣上其議。太守宋君急許之，移檄到縣。士民首事者踊躍趨辦，先立一册書，而謂予以序。予曰：「嗟乎！不圖行年七十九，尚得見斯舉，以迄于瞑也。」

往者城郭、廬舍皆繫官築，而今則國家多事，諸有興作，第責之民間，而民又不足。當此十室九空之際，雖好任事，鮮有克集于成者。考之古築室之法，惟賦、力二者。賦者斂財，力者任役也。是以《召誥》營洛，周公必賦功屬役，以爲之書。此即《左傳》命役賦于諸侯之法。而力役所任，必先賦斂，非豫斂其賦，必不能任其力以致有用。況今所謂力必當合力，今所謂賦必當合賦。合者，衆擎之謂也。夫示農公事，非東城之所能私，而東城士民既爲之倡，則以句夫同邑士民合其賦而共成之，毋論公家大事，多寡惟命；而即以寡論，能輸一金，以視夫修志之徒，僅婪一金而甘削舊章以滅其跡者，其賢不肖何如也？首事者誰？四門國子莫時萼諸君也。

淮安袁監州七十壽序

自六十歸田後，悔經學未攄，杜門闡《書》、《易》、《論語》、《大學》及三《禮》、《春秋》。曰晚矣，惟懼不卒業，日暮途遠，卻筆札疇酢。客有以詩文造請者，直再拜謝不敏。以故碑版銘誄及諸屏幛所有詞，率人自爲文而署予以銜，雖詞有好惡，勿計也。而獨于淮陰故交，則思之憬然，語及之而惺然。有道淮人事于予前者，則心目俱瞿瞿然，雖醉亦醒，夢亦覺。即倉黄造次，亦必徐理其說而後已。而況徒委我以文，其但曰文惡不足重，不如不文斯已耳，其敢曰無文哉？

兒子遠宗從淮歸，道監州袁君年六十九矣，明年丁七十。戴子西洮、劉子嵩藩輩

謀所以壽監州者，而遠屬一言。予方卧疾，把《素問》一卷，急起，憶監州當日相遇何所，往來何歲月，其爲予較計者何事，其鬚髮何等。惜相别之久，而垂老之容未及見也，然而意念深矣。夫天涯萍梗，其所會合亦偶然事耳。而身當憂患之日，則望人倍切，乃監州當日一似重有切于己者。夫切于己者仁也，切于己而厚遇之，則不薄也。夫嘉木以厚實成仁，而石薄則磷。是以《論語》曰「仁者壽」，而《中庸》言誠，則每以博厚而進于悠久。乃以監州之厚予在三十年前，則其臻斯年也，予必以爲此積厚之效。顧此三十年中，其爲厚于物而應食效者，又不知凡幾也。

劉勃安先生者，予老友也，十年前爲監州作序，其言曰：「翁歷落人也，矜于取舍，而竊鄙夫澆漓之習，不苟且然諾。其于人也，必使得于情而遠于不情。且夫財賄羶逐、權力敓張之世，止見金耳，翁特于義利之際辨之甚晰，寧利物而不以自利。以故興于身，發于後人。譬之梓材，翁塈茨，而其子且丹雘焉，所謂久也。」則是予文不足重，而勃安之文其爲可傳也如此。

予嘗憶淮陰故交，每引領不可見。其幸同朝而追隨有年者，爲李君太常、丘君洗馬、張君檢討、吴君中允，以至劉氏兄弟，如吏部選郎、山東督學使，無不聯轡長衢，講疇昔之好。而勃安、昭華，則僅僅把臂于天安門下，觀其對策，而既而别去。迄于今又十年餘矣，勃安年八十，而予亦七十有八。雖不能追隨耆英，附至道之會，而老人一星，彼此同照。然而尚有扶杖相憶如監州者，則浸假十年以後，予倘幸存在，能挈筆，猶願與勃安先生先後致詞，而況于

今也？

鐵庵游黄山詩序

生平乏濟勝之具，過岱匆前，望匡山而不能登，即已陟太室，而中道旋返，未嘗越數峰而上，宜乎藉觀覽以代游歷，而乃篋無《山經》，且曾謂人曰：「僕最不喜觀近人游記。」人遂有誚予無登陟情者。顧少時讀《漢官儀》而驚心，偶閲謝客入康王谷詩，輒把卷，惟懼其盡，則是能言山水者，亦未始不好之矣。

鐵公居焦山數年，而後入黄山，既窮其勝，抑復退居雲谷寺，作黄山主人，因之有《游黄山詩》，越千里相示。夫鐵公，有道者也。曩者于無何之中不知何所見，而太白山人以爲見道而許之，使如來無象者，而忽著之爲有象。而況山容儼然，極人世變幻之形，視之如指螺掌壑，當下可信。而且見之真而言之切，舉所見示人，而人必不以爲不可見之事。則雖謂謝客之詩、應劭之記畢陳于吾前，當亦未有非之者，而乃以予不善游，將并世之言游者而盡屏之，豈其然與？

經義考序

《經義考》者，諸儒説經之書目也。古經定于六，春秋以前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六名見於《經解》。而其時夫子傳《易》，子夏序《詩》，虞卿論《春秋》，各有經説行乎其間。即至燔書以後，尚有《古五子》十八篇，《周官傳》四篇列《漢志》中。而嗣此諸儒之説經者，遂紛紛焉。

自宋人倡爲論曰「秦人焚經而經存，漢人窮經而經亡」，而後之僞爲《文中子》者，直伸其語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衰。」于是談經之徒各大掃儒說，而經學不可問矣。考漢武倡制科，以經義爲對策之首。而漢後說經之文，皆稱經義，今貢舉家猶以經義名舉文可驗也。獨是予之爲經，必以經解經，而不自爲說。苟說經而坐與經忤，則雖合漢唐宋諸儒並爲其說，而予所不許，是必以此經質彼經，而兩無可解，夫然後旁及儒說。然且儒說之中，漢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左漢而右宋也，漢儒信經，必以經爲義，凡所立說，惟恐其義之稍違乎經，而宋人不然。《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可信乎？吾所信者義而已。第先立一義，而使諸經之爲說者，悉以就義，合則是，不合即非，是雖名爲經義，而不以經爲義。有疑《文言》非《十翼》文者，有疑《顧命》非周公所制禮者，有疑《春秋》非夫子作者，有疑《春秋傳》非左丘氏書者，有疑《孝經》爲六代後增改、非七十子所舊傳者，而至于《士禮》則廢之，《周官經》則明斥之，《王制》、《月令》、《明堂位》諸篇則直祛之詘之。然且有誤讀《隋書·經籍志》，而謂《尚書》爲僞書，誤讀劉歆《讓博士書》，而謂今所傳《國風》爲僞詩者，是無經也。無經，焉得有義？予大聲疾呼以救經，并救經義，而不諒者遂謂予遵漢而惡宋，豈不甚冤？

然而儒不說經，不知書之有經也。經說不備，則并不知說之以經爲義、不以經爲義也。朱子竹垞知其然，先定其爲經，從前人所增七經、十經、十三經外，而更廣一《大戴禮》，曰此皆經也。定其爲經，而凡以經

爲義，不以經爲義者，而既已有説，則并從而共臚之，曰此亦義也。有説而義明，有非其義者，而其義倍明。予方慮世之埽儒説者，駕言窮經，而故蔑其義以圖自便，而又何暇乎左右而取舍之？于是竭搜討之力，出家所藏書八萬餘卷，輯其儒説之可據者，署其經名而分繫其下，有存佚而無是非，使窮經之士一覽而知所考焉，洋洋乎大觀哉！

嘗按《周禮·春官》，以外史掌五帝三皇之書而志其書名，此列代史志所自昉也。乃漢武藏書名之曰策，而成帝求書天下，命總其群籍，而合爲縱略，其在經義，則所云「六藝略」者是也。至後漢以「四部」立名，而以經部爲甲部，歷魏晉六朝，或稱「新簿」，或稱「舊簿」，而要之皆部記之名，此趙宋三館所以直稱爲「書目」而無有他也。然而在官輯者，如劉歆奏經略，班固著經部，王儉撰經典志，唐儒鄭覃輩之修經書四庫。而自爲輯者，則如謝康樂之編經目，阮孝緒之分經典録，各有機軸。

竹垞曾館内庭，爲天子典祕書。會其時方用兵，滇黔再闢，固未暇檢校而籤帙之也。其後下徵書之詔，敕天下經義之在學官外者，皆得盡入祕府，而説經之書于斯爲盛，然而未經甲乙也。今竹垞于歸田之餘，乃始據疇昔所見聞，合古今部記而著爲斯編，曰《經義考》。此真所謂古文舊書，外内相應者。乃其所分部，則敕撰一卷，尊王也；十四經爲經義者共二百六十三卷，廣經學也；逸經三卷，惟恐經之稍有遺，而一字一句必收之也；毖緯五卷，緯雖闊，説經者也，夫緯尚不廢，而何況于經？擬經十二卷，此則不惟自爲義，并自爲經者，然而

見似可瞿也，其與經合耶，是象人而用之也，否則罔也；又有師承三卷，則録其經義之各有自者；廣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版、著録各一卷；通説四卷，此皆與經學有微繫者，然而非博極群籍不能有此；家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卷；共三百五卷。書成示予。

予曰：「嗟乎！少研經學，老未能就，不及見諸書，而年已七十九矣。《孟子》曰：『觀于海者難爲水，游于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荀子》有云：『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聞聖人之言，將不知學問之大。』今經學大著，聖人之言畢見于斯世，而生其後者復從此而有所考鑒，則既寶其書，爲盛朝慶，而又喜天下後世之知有經，并知有義也。」因卒讀而謹爲之序。

張中丞勸雨録序

歲六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中丞張公偕行省觀察以下暨郡縣諸司，並起禱祀。雖雩壇多處所，而要以城隍爲之歸，以爲城隍者，實五方五示所分主也。乃自六月既望至七月合朔，亦既見霡霂，而禱祀不輟。當是時，予方病瘰痢，僵卧西溪僧舍間，未之知也。暨七月望後，天愈燥，禱祀者愈切，一日兩詣壇，卻輿蓋，屏左右伍伯，閉訟停獄市，禁戒魚獸諸屠殺。予既病轉劇，不能從。而坊民愛公者，各出丁迎土龍，十門諠然，以爲公從此可息肩也。乃公翻止之曰：「此我事，何爲廢民業？且徒衆雩請無費耶？」諭坊民令歸，而民乃散去。其曲恤民隱又如此。既而公留壇，謝師巫里老，

謂：「吾生平呼吸通帝庭，頗受神答，今若此。」乃爲奏書曰：「寧損年，無無年。」奏訖，卜之，報曰：「天書有成矣，犬豕日當有雨。」既而壬戌、癸亥日果雨。於是鄉官偕士民營壇於城隍之祠，爲公祝釐者三日，且有願減年以還公年者。乃合著爲《勤雨録》，而附之以詩，蓋有取乎魯僖勤雨之義也。

夫甘霖立沛，往屬諛詞，御史隨車，襲爲故事。矧以里門鄉官而頌當塗之賢勞，非誣則讇。而獨於公則實心實意，格乎天而感乎人。此在爲編氓者，雖合兩浙千萬户，鉥心劌腎，亦安足以酢公德！徒藉區區齒舌間，以言詞誦公，爲誼已薄，而況明明口碑，因避嫌而翻諱之，則人各有心，必不出此。

壺山草堂詩集序

予僦杭州，凡詩人文士無不把臂，修往來之好，而獨于吴君介庵，生未嘗相親，迨屏世，而始以《壺山草堂詩集》屬予弁詞。叩其故，則以愛吴趨之勝，築草堂居之，十年以來，未嘗返樟林舊桁，以故蹤蹟太稀，聲問不相聞。夫以錢江柳浦，日搜探不暇，而乃舍而之吴，且相樂丘于東武之側，一似子真之居吴市、童子鴻之請墓于要離塚傍者，斯其人固已殊矣。乃披其詩，則登覽十二，贈答十三，讌飲酬酢與感寄觸攙者十四，而鯉庭倡和之作，反十居一焉。然且直抒其所得，落落自好，不詭隨于人，幾不知世之有唐宋與元明者。夫人席朱輪之裔，服食翫好，悉狃于便安，未能拔擢以超于

人，況儼然爲是邦名士，文譽翔藝林，而乃黽解蟬蛻，舍榆枋之控，而一壺自適，文詞爛然，逡巡與在庭之賢，鶴鳴子和，此其曠懷何如也！其猶子尺鳧，吾小友也，攜其詩來，因率爲題此，而且以告之。

朱氏易章序

舉世皆言《易》而《易》亡，然惟《易》可以舉世言之。倘舍《易》而言《詩》，則邶、鄘、唐、檜至今尚莫解其名。舍而言《禮》，則祇「爲人後」一節，而定陶、濮國積爲千六百年必不可釋之寃獄，況其他乎？第《易》雖廣大，任人可言，而《易》之爲《易》，卒亦未有言及者。予嘗謂言《易》有三，一則《易》辭有着落，一則與《左氏》史占相合，一則包犧氏、文王、孔子同一《易》而無兩《易》。而世之言《易》者皆不然，名爲言《易》，而實自言其《易》；不惟自言《易》，而且自爲作《易》。《易林》之自爲爻辭，司馬《潛虚》、阮氏《洞極》之自爲卦畫，楊子《太闤》、衛元嵩《元包》、蔡沈《洪範皇極》之自爲策數、爲蓍數、爲揲扐之數，可謂《易》乎？如是而欲《易》之不亡，何待已？

朱子贊皇作《易章》，不必言《易》也，亦自言其《易》已耳，而《易》可以見；亦未嘗于《易》外自爲《易》也，亦就《易》言《易》已耳，而其自爲《易》亦可以見。贊皇嘗與予講伶州鳩七律之學，汎濫不竭，其好學善辨，有非尋常涯涘可窺見者。今此言《易》，其洸洋猶是也。而口可得道，指可得畫，舉《易》之廣大，而悉歸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中。生平搜祕藏，每恨史蘇《靈臺》、無名氏《翠羽玉闕》諸書之不著于世，以爲《易》

學雖煩，亦饒缺落，何可當世有此書而不急覯之？

湖州府志序

天下不可信者三：一道經，記黄帝君臣；一姑布子家，談人相有休咎；一天下志書，所載山川疆域、人物居處。斯三者皆不可信。而或者疑之，《周官》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并辨其人民、財賦、獸畜之數，爲作志書所自昉，縱或未具，亦安至如方術形法，同類併斥？而實有不然者。小藝荒略，無足取信，斯已耳。公然作訓方形國之書，則凡疆場⿰亻瓜離、道里阨塞，皆有居馭之勢繫乎其間，而況風土之記誦、四方之傳道，其爲王朝所採摭者，觀物新舊，並關掌故，于此而叵信，則天下無信書矣。

曩時考吾浙諸志，嘆其紕謬。即職方首載九州東南，其隸吾地者，一會稽巨鎮，而不知所在；一三江大川，而于浙東浙西並不識分屬何所，遑問二男五女、獸畜、穀稻之瑣瑣者哉？是以疇昔記載，如顧夷吾之記山川，劉道真之記錢唐，酈元註《水經》，孔靈符著地志，以及唐元和郡縣之記、宋淳祐咸淳臨安之志，皆誤讀《禹貢》、《史記》及兩漢地理、郡國諸書。以秦始東渡爲取道餘杭，以漢西部都尉治在武林山，以晉咸寧中開臨平湖爲浦陽以西、錢江以東，以劉宋泰始間從海寧進軍趨蕭山同浦，爲從海鹽進軍趨錢唐同浦。予在蕭作《蕭志刊誤》，在杭作《杭志刊誤》，亦何嘗不歷歷置辨？而無如驊駁之極，不可以條件爭也。《湖志》亦然。湖之地始著于秦漢，而大顯于南北六季之間，自三國以後，人物之盛甲

于西浙，而其中記載失實，則自明萬曆以迄于今，作志者不乏，而訛脱謬誤，前後一轍。

鄭子芷畦者，博雅士也，胸有書卷，曾讀廿一史而隱括之，而出其餘技，輯湖人之著于史者。自序、紀、列傳以至表、考，分其門部，兼别其義類。先合仕寓土處諸人物，而彙以成編，夫然後遍及象緯、山川、郡縣、田賦、户口、徭役，以至食貨之煩，穀畜之細。圖記十二，表八，考八，列傳十五，藝文十二，共一百二十卷。夫志莫難于人物，而山川次之，其餘又次之。予向受寧紹分巡之聘，請修吾越人物志，而辭之不得，至鑿坏而遁，何則？人物去取，恩怨之府也。今湖中人物什倍于越，而當前世家大族，其卓然名氏無容甲乙者，亦什倍于越。雖芷畦受郡使君之屬，再四諄切，乃不憚一身肩之，殫心於新舊碑版之間，會萃以成，而三代直道，皦然不渝，則其才力之敏贍，志意之峻潔，亦可見矣。至于山川户口，興廢沿革，則又精于考核，不復可疑，如前所云者。獨是故明《一統志》肇乎洪武，而成于景泰，其間歷文臣學士，共相纂輯，而仍不可信。今國家文治大啓，已敕諸儒臣開館，撰一代之志，賜名「一統」，此必有大異于前者。會王師北伐，未集于成。倘進芷畦之書而參稽之，則以信徵信，定鮮擬議，其即以爲天下可信之事自志書始，未嘗不可也。

隖里張氏族譜序

宋人立族譜，稍合於先王收族之誼，故世每遵之。特是作者初意，務在詳近，惟恐惇敘有關，因之造譜亭，以會生人。而踵其事者，誇氏族之盛，祇彙一姓之名，且顯者

記其官閥而考其事蹟，不問九河與九洛，各有流派，祇繪圖立系，以冠之卷首，而于是遥遥華胄之譏，所不免焉。

吾邑張姓皆名族，而源委不一，隝里之派冠簪者累世，越宋元迄今而詩書不替，可謂盛矣。顧歷世久遠，難以考據。即其先有神人，當汴宋初年爲工官，捍江以死勤事，一如《祭法》所云「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列代援報功之典，列在祀版。此亦吾邑一大人物，而即縣誌乘不載始末，不注爵里，甚至有諱而無字，有使銜而無授秩，史書、家紀兩茫茫焉。裔孫二監，搜元時所著族譜，得殘策數簡，力任修葺，偕其弟南服，仿所見所聞之例，合遠近而增損之。顧遠不加詳，近不過畧，傳信而闕疑，不檢不濫，即其顯著如神祖，亦且斟酌擬議，不加杜撰于其間，何其慎也！

予老，不捉筆，不作序頌，而譜像紛投，尤不敢漫附一字，而獨于張氏是譜有諄諄者。世鮮才士，以二監兄弟之才，將必有文章大顯于時。後人立言，正當與前人立功有相需者。此在吾邑且嘉賴之，豈止鄭穆七族之有公孫、羊舌十一族之有叔譽氏與？

東陽杜雍玉詩序

當世有文人而無學人，而今則并文人亦無之。自避人山中，曩時四方枉訊者，多以五七字當乘韋之藉，近且寥寥焉。顧殘年相對，由同里舊游外，獨與東陽學人王虎文父子暨盧子遠輩，間以學術相往復。而子遠競推其鄉人杜君雍玉爲文章之雄。予嘗爲其先人杜見山先生作《悔言録序》，嘆

是家有學，其後必有繼起者。而雍玉果以文名，且出其所著《楓莊詩》，遠屬論定。

夫詩之升降，非一日矣。漢魏不作，降而三唐，既而漸降爲宋元，每況愈下，而世争趨之，何也？以其便于不學也。初尚謂詩有别情，非關學力，而今翻以學爲累，曰抒意而已，致使市肆袒裸，争相齗齗。而雍玉以學行之，上自六義之三，原本風雅，而下逮兩京安世，三朝相和，與夫黄門鼓吹、軍中短簫諸樂録，皆能就其詞以彷彿其概。然且古排律絶，各有攸歸，日與二三同志唱和予汝，内飭其情文而外循其體製，吟咏之間，秩秩如也。或曰：「子研經有年，客以文序相屬者，必瞑目摇手，曰：『吾研經，安暇？』而于斯獨娓娓焉。」曰：「子亦知斯文中之有學人乎？」

西河文集卷五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秋晴稿

序二十

陸孝山詩集序

當予避人湖西時，以滯久難安，將投嶺表，依故人之官韶州者，而故人不欲。值孝山爲南雄太守，招之曰：「來南雄，亦可居。」時予既已赴崇仁之招，雖不果往，而聞而壯之曰：「孝山哉！大哉！」既而予與其弟義山同官京師，距向招予時已一十三年。而孝山以補思州太守，重來會京邸。予每會，必與義山相咨嗟，謂思州難行。而孝山慨然就道，曰：「不聞王尊之過九折坂乎？」予揮手而別，歸而嘆曰：「大哉！孝山哉！」迄于今，義山爲東閣學士，以參知軍國還田而逝，而孝山竟卒于官。義山所著《雅坤集》，久已行世，而孝山之子乃始持其所爲詩，屬予點定。

夫以孝山兄弟席世家之遺，競讀父書，各能致身通顯，以功名與文章互相爭勝。而孝山復饒于憂民恤俗之辭，自之官蒞治，詢方諮土而外，流連今昔，無非爲斯民請命。而即其水旱禜雩，吁嗟而咏嘆，哀于言而怒于氣。讀者知其爲志切九閽，情通萬里。此其政治之足傳與文詞之足録，固不待言矣。

特予少爲詩，必力排基壓，先擴其所爲地步者，而後論裁搆之法。格取其高，

卻諠卑也；氣取其壯，絶繭弱也；調取其噌吰，斥嘤咿也；律取其渾涵而周謐，去纖以弛也；意取其刻覈，而旨又取其有餘慮，思維之易竦而諷嘆之又易竭也。至若詞取其雅，韻取其和平，則將使誦者不愧于口，歌者不跲于響。向使起田吏而著三豳，則學士必口噁；進株離而講五均之法，則工歌者必張口而不能闔，夫人而知之矣。乃不學之徒厭常喜新，一變而爲京師叫賣之音，村言市詞，動以褻嫚相往來。而既而厭之，就其形之弇嗇者，而拭其脣，拂其眉宇，易如山如河之貌，而假以修容；即其言之謱謱者，而巧之俊之，改黄鐘而爲瓦釜，何其細也！今夫生世爲丈夫，必當有昂藏七尺之概行乎其間，故相如追琢，楊雄纂組，猶以爲壯夫不爲，而況研衣膠鬌，收貨郎把翫以爲寶祕，似非士君子所宜爲者。而以視孝山，則正當累變之際，乃獨堂堂坦坦，直抒其所言，而不詭不隨，皇然爲正始之音。其調之高而氣之博，雄沉廣大，詞雖簡而意甚長，其浩然自得，爲何如者！夫不爲時移，夫也！自抒所言而高明爽闓，昂然自立于天地之間，又夫也！若孝山者，豈非文章政事大丈夫哉！

嗟乎！孝山與予年不相上下，而予以晻溘未入，猶靦然敘其所爲詩。而特是齒衰意耗，四顧滄茫。孝山能招予，而予于蓄哀之後，距孝山死時又若十年，即欲向西南荒徼作招魂之詞，而不得也。冥冥之中，吾負此良友久矣。孝山諸子皆相繼有文章名，故既敘其詩而并爲告之。

江皋草堂應試文序

予避人以前，曾授徒于會稽姜京兆宅一年，凡七人，而售者五，曰希輅，（丁巳。）曰兆熊，（癸酉。）曰兆驊，（丙子。）曰之琦，（壬子、壬戌。）曰公銓，（丁巳。）皆姜姓也。其明年，授徒于蕭山，裁八閱月耳，凡九人，而售者亦五，曰張燧，（丁卯、庚辰。）曰李日燿、曰焜，（壬子。）曰遠宗，（丁巳。）曰文，（戊午。）則兄子與孫也。驟言之，豈不甚盛？然而不以予爲功，何則？非當年也。夫苟非當年，則蒙師鄉塾中，豈無售者？敢謂其售由蒙師哉？

江皋草堂即不然。草堂一先生而聚生徒于其中，堂雖寬，多不過十許人耳，然而當年應童試，其在辰年拔三人，而在巳年則拔至七人。然且諸生録第一，與夫督撫、藩臬、府縣之會課，其拔前茅者無算也。夫小試實難。會城學徒以萬計，其學舍如草堂者應以千計。至于童試，則未經定籍，四方纂纂來焉，能以一草堂與衆學争上而拔擢如是，則其學之精，督之勤，先生之啓誘與學徒之鼓舞，有不可量者。或曰：先生善課文，每課如考校，必鬮坐而躬臨之，榜以甲乙，故知所懲勸。而憶予總丱，從予伯氏于任氏山莊，時學者多人，擊鐘會食，亦以課文比考校，題名中堂。而是年爲崇禎丁丑，祇予一人取童試，而他皆不得。然則先生之教有異矣。故曰河汾之門多開國名臣，蘇湖學徒皆出之爲經術醇儒。悉後此之事，而非當年也，草堂非是也。草堂諸生若干人，名具試帖，予不得而指數之也。先生爲誰？仁和何泗音也。

翠柏集序

《翠柏集》者，許夫子之子巨山先生所爲詩也。夫子負蓋代之才，以副相行省開藩中州，而竟卒于官。當是時，嗣夫子者有人，相距寥廓，未知傳夫子之學在何等也。既而予歸里，四方來至者，藉藉稱巨山文章超于時，得夫子一節。而予以年老僦杭州，聞其言甚喜，顧四望茫茫，不能一相見，悵然久之。

康熙辛巳，予以秋節渡江，省西陵墓田。有以爵里刺見投者，驚曰：「巨山耶？」急返棹來杭，謁巨山旅亭，昂昂若駿馬之出于林，意氣轢落，慷慨道先烈，儼然吾夫子在前，咳唾顧盼，不自知其泪之垂而膝之下也。夫人生感恩何限？避地多歲月，其受人衣食、承人色笑者，必倍于衆，然未有如吾夫子之感予深者。顧瞻覲幾何，而匆匆一訣，倏忽已二十餘年，詘指巨山于是時不過在童丱之際。浸假予年不長，則没齒冥冥，焉得親見吾巨山，相對話舊如今日者！然則大德雖不報，而尚有人焉，口能道之，不可謂深恩之不在人矣。

乃巨山瀕行，出其近年所爲詩，屬予論定。夫論詩有二：一則長安貴交，千里馳示，必假溢美以張之。夫貴交孰如吾巨山者？一則心所愛好，無由申致，必藉獎譽以阿之。夫宜阿所好，亦孰有如吾巨山者？而進論其詩，不惟不阿不溢，即刻核以求，而裁搆之高，學植之富，意指之精淳而博大，顯盪感激，一袪夫宋元近習之陋，而不爲苟趨，不爲捷附，即此數篇，而知得吾夫子之學深也。嗟乎！賢者必有後，夫

子可謂有後矣。

第其題以「翠柏」者，夫子無家，往以官爲家，亦何曾有一枝之可名？ 而巨山遠述祖德，其在前朝有從高皇奮興者，以軍功授遼陽左衛，世襲都指揮使，從五河東遷，遂爲遼左之巨閥。而鼎革以來，又復從龍繼起，南開百蠻，保世且滋大矣。因不忘故鄉，仍以「翠柏」名其篇，蓋故舊之不可忘本如是也。翠柏，先人所居山也。

東皋二圖序

錢唐有名士而寓于醫者三人：陸景宣、沈謙，其一東皋徐君也。景宣以東林都講賣藥長安市，不知所終。謙家故業醫，顧國初詩人有稱錢唐十子者，謙其一也。東皋席名臣之裔，豪于藝林，與兄西泠、弟北溟稱徐氏三珠樹。而西泠試仕昭陽，東皋脱青衿，隱居養母，間採藥療母疾，遂以其餘伎療人，取贏錢爲負米資。相傳入山中，遇異人，授公乘陽慶之術，以醫仙名。康熙庚辰夏六月，不雨。至秋七月，民間苦疫癘，東皋車所至，隨步而解。時中丞張君招予禱雨，而予以疾辭。中丞寓書曰：「使欲得太倉醫耶，則隨地有之。必欲得蘇耽耶，非東皋，誰屬焉？」蓋不知予之爲東皋友也，然而已仙之矣。

昔者左思丁典午之初，厭王侯齷齪，而慕許由之爲人，謂由能冲修好道，學于齧缺，得仙術，因爲詩曰：「被褐出閶闔，高步懷許由。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雖名「詠史」，實游仙也。東皋好其句，間嘗爲之圖而置身其間。顧其時猶少年也，朱顏青鬢，投足滄浪，似先除垢而後可以超于世

人。此即洗髓先伐毛之一端也。乃越若干年，而後作振衣之圖，躡崇岡而攬雲物，其形容先後，邈不相識。然且交游衆多，題詩滿幅，展卷而存亡今昔之感生焉。

吾向者友景宣在崇禎之季，兵戈亂離。而既而與沈生游，亦復倉黄避人，歷十二諸侯舊都，終不能與韓康偕隱。及還鄉，而予已老矣。太冲慕許由，而東皐效之。天子聞東皐名，召見行在，欲處之丹臺紫庭之間，而東皐力辭，此非真許由乎？予見真許由且與之友，而年滿八十，筋弛力衰，思學仙而不能成，乃徒取游仙二圖，覥焉爲題，今而後媿可知也。

馮氏永思集序

《呂氏春秋》稱孝爲五帝三王之本務，而漢詔賢良，亦曰凡賢以孝爲首，則孝故重矣。馮氏復鐸以孝稱，所著《永思集》，率哭母詩，而乃持其集介于予所親者，❶而請予一言。夫學重力行。予方恨俗學之多論議，而思舉一躬行者以爲之砥礪，馮氏非其人乎？大言爲心聲，文爲行表。假有哭母者于此，其聲甚哀。而欲舉其聲而辨其音節，以審定其哭之可與否，必非人情，則夫《永思集》者，不問工拙，而知其詩之可傳者也。乃吾復有説于此。昔者，楊忠愍以諫諍死，哀之者僞爲「王勃然變乎色」文以表其忠。今復鐸赴試，實以「父母在不遠遊」題，爲有司所賞，豈天之欲著其孝而故表之乎？或曰：「事親不以文。哭母有詩，其情已疏，況百首耶？」予曰：「《蓼莪》、《陟

❶「于」，原作「所」，據四庫本改。

岵》，自古有之，特百首則太過耳。屈平忠而過，復鐸孝而過，過亦可已。」

陸軼南南游詩序

軼南有家學，其爲文爲賦，單詞複句，皆能慷慨作一家言。而至于詩，則工于排比，淪漣往復，尤爲時流所卻步焉。獨是此數詩者，皆春朝出門，稽遲途路之所爲作也。夫以軼南茂閥，承副相之後，將訪其先公所欽友，南游晉安。而乃中道旋返，三閱月而不能前，則其遇之奇與世事之不可問，概可見矣。予方欲爲之賦五交之詩，歌行路難之什，以慰其骯髒，而軼南詠吟自得，登臨酬酢，了無幾微之見于詞句。是則和平溫厚曠于心而達于事，不止詩教爲可法也。夫彥升龍門，不止公叔，古道在人，豈無讀其詩而感興焉者？吾又何能重爲贅之。

唐七律選序

前此入史館時，值長安詞客高談宋詩之際。宣城侍讀施君與揚州汪主事論詩不合，自選唐人長句律一百首，以示指趨，題曰「館選」。其祇選長句律者，以時尚長句也。其曰「館選」者，以明代論詩尊主事而薄館翰，故特標舉之以寫其事也。既而侍讀死，其手寫選本，同邑高檢討受而藏之，增入百餘首，仍曰「館選」。當是時，同館諸官有爭先爲宋詩者，檢討嘗曰：「侍讀作《館選》，非館閣也。貧不能受邸，假宣城會館而翹居之。會館所選，其敢借館閣爲昭文地哉？」康熙廿五年，予請急南歸，將選古今文作《還町雜録》。檢討瀕行，寫一本

授予，曰：「此侍讀志也。」其逮今已十六年矣。予歸，懼年促經術未立，日研經不暇，即古今文録亦棄置不復道。客有請間以詩者，悉謝之恐後。然而世尚遷變，向之舍唐而爲宋、爲南渡者，今復改而爲元、爲初明。會予方老去，作《春秋傳》畢，意敗力歇，不能事經學。客堂同志重有以詩諮請者。

予謂詩本小文，其得失升降，亦何足關繫？且夫沿變所時有也，漢魏無《三百》，晉後六代無漢魏樂詞，唐人無六代俳比古詩。而欲今之爲詩者必墨守三唐以爲金科，何不達？夫事有由始，詩律始于唐而流于宋元，則循流溯源，將必選唐律以定指趨，誠亦無過。而特是隨時遷轉，勢所必至。春之不能不夏，猶之初盛之不能不中晚，三唐之不能不宋元明也。今但就其隨流者而自爲砥止，減高髻爲五寸，而恢蜾蠃之細腰，而易以杵把，則後人抖擻，未必不可駕前人之轍，而委勢隨下，焉能自振？

嘗校唐七律，原有升降。其在神、景，大抵鋪練嚴謐，偶儷精切。而開、寶以後，即故爲壯浪跳擲，每擺脱拘管以變之。然而聲勢虛擴，或所不免。因之上元、大曆之際，更爲修染之習，改鉅爲細，改廓爲瘠，改豪蕩而爲璅屑。而元和、長慶則又去彼飾結，易以通悦，卻壇坫揖遜而轉爲里巷俳諧之態。雖吟寫性情，流連光景，三唐並同，而其形橅之不齊有如是也。是以宋襲長慶，元襲大曆，嘉、隆襲開、寶，皆欲遞反舊習，而自趨流弊，翻就汚下。彼不讀書者，每稱吾爲宋元，不爲三唐，則極爲趨步，其言不足道。而即矯枉之徒，蘇、陸、虞、趙、高、楊、張、徐，原深論唐詩，必欲張元、白以表宋元，揚王、杜以祖何、

李，皆不必然之事也。夫團扇之擯，以時器也；松筠之不壞，以不與物候相轉環也。昔有擇嫁者，東家富，西家貧，然而西家美婿也。問女何擇，則曰：「吾願東家食而西家宿。」是以夏商不同治，而講治道者則必曰夏取其時，商取其輅。今三唐諸律亦何一不可取擇？葠苓固足藥，而牛溲馬渤，古人嘗用以和劑。世之不自爲詩者襲其形樵，則遷流不一。而苟自爲詩，則性情光景，由神龍以至天裕，皆通觀也。

因就侍讀所選本而大爲增損，約録若干首，去「舘選」之名，而題之曰「選」，既不必與主事校，而同舘出入，并無得失，侍讀、檢討，抑亦可以自慰矣。初擬倩同輯者作釋事註于行間，而既以卷促，且亦本明了，無事多贅，觀者諒之。

一等公皇太舅佟公六十壽序

自昔軒者御世，必有五雲四山之佐，爲之長保其治。今天子富于春秋，在廷諸賢豈乏壽耇？惟是去留有數，❶其以親臣兼世臣之誼，得與國家蕃翰同久遠者，則非貴戚之卿莫與焉。

我皇太舅上公佟先生，以鼎司之重領中外朝參有年，此即《詩》所稱「王之元舅，文武是憲」者。而乃深自抑損，折節好學。從來文臣以八比起家，鮮有以聖賢之業自期待者。即一二儒生縱談濂洛，亦徒託空言已耳，曾何補于理道？而先生爲業，必曰聖賢何在，五百年見知聞知何等，無務夸

❶「惟」，原作「推」，據四庫本改。

詞，第躬求實，得以應名世之運。凡工虞禮樂，必根柢六籍，佐以諸史，窮源而竟委，不特學古入官，賴之底治，而即此焦心恤事，自强以維國，此豈尋常小成可絜量與？夫經營天物，代執膚功，從勘亂以及昇平，其爲綏定者何限？然且忠貞世篤，往往致身疆埸，仗不二之節，非止服勞王家，得以奉揚鉅烈者。

今先生位極人臣，以太后仲弟，加之先皇后中宮所自出，金根玉輅，歷正坤極。近復英姚相繼以元妃爵九品之一，掌掖庭璽綬。而文孫又且尚主，進之爲彤街副馬。其餘子姓登屬籍與試授詞翰者，比比而是。則以恒情論，其爲周京尹姞，亦豈有歉？而先生自視欿然，嘗曰：「世祿之家，而墻不學，蒼頭綠耩，乘堅而驅良，欲求内里皆賢家，難矣。吾將一挽其習以正之。」生平讀《郭子儀傳》，輒掩卷太息，以爲世嬗休戚，豈無遺逢肺腑，前後相類者？然而恩澤有之，勳名則未也，君子處此，要當立勳名以居恩澤。一若燕譽白處，全不知從龍師保，建成績以紀太常，有過于汾陽十百者。其謙退如此，此豈旦夕之業也哉！《書》有之：「天壽平格。」史亦有之：「視日則增輝，方山則並長。」

歲在壬午，值先生周甲之辰，同館諸君謀所以壽先生者，而書以當祝。若夫先生理學，爲時賢領袖。某雖衰老，而志尚未敗，儻桑榆可待，其願捧一經爲受教地者，於以視斯世事功孰輕孰重，當必有説以處此。

新都太守盧舜公詩集序

文章何與于政事？而《書》曰：「學古

入官。」《論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一似非此不足以致治者。景陵盧舜公累世以詞翰起家，而舜公繼之。一出而交河治，再進而清苑無廢事。又進而皇畿西路，鮮探丸伏莽之子。又進而六師輂輦，三關餫饟，方行塞外者，不闕于供。又進而符守煩郡，尊之如神明，而愛之若慈父母，使名都千里，盡成化國。然且天子褒之，庶民誦之，太史書之，中外大臣各手剡而交薦之，若是者何也？則以文章之澤，概被之政治而無不足也。

是故行文不一。而即以詩論，前此爲貢舉議者，有曰唐以詩取士，而韋皋、裴度以功顯，段秀實、顏杲卿以節顯，陽城元結、何易于、韋景駿以循良顯，詩亦何負于國哉？舜公爲詩，不襲舊，不詭隨于時，其家景陵而無竟陵之習。自京國出守，值宋元弇劣草竊橫行之際，而日游其中而不爲所動。上追漢魏，下法三唐，取材博而攄思遠，此真古所云「在內無遺情，在外無軼象」者。是以皇上每嘉其能，且稱其騎射，而大臣所薦，不曰撫字清勤，即曰轉運勞苦。夫「我任我輦」、「王事鞅掌」，《小雅》之所歌也。「民之父母」、「慘慘劬勞」，詩人之所由慨而誦也。召伯以乘其四騏爲能事，而衛武賓筵，必以張弓挾矢作百禮壬林之慶。蓋學詩成效，有先事矣。

當予入館時，其尊人亨[illegible]先生，予前游也，曾侍之講杜陵之詩，娓娓數千言，予拜而受之。而先生特膺主知，開府湖南，即以說詩之法行之，撫治至今。浣花之說與峴首之碑，共勒之湘山蠡水之間，未有斁也。特念予受教當日，舜公方總丱，坐先生膝前。曾幾何時，而予已病廢歸老，舜公乃隆

隆由良二千石取治行第一，即其詩亦超軼儕輩，多卷帙至于如此。則他日再進，其出其家學，以發其治譜，吾又焉得而量之！

西河文集卷五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晚晴稿

序三十一

重修橫河張氏族譜序

原夫世繫之説，惟天子諸侯氏族未分，則工史必録其所屬之牒，以備參稽，因之禪代生卒具見乎書。而外此而庶姓庶官，即夫子之祖弗父何儼然宋卿，猶不得定爲何公之子，其父鄹邑大夫竟不記葬所，況下此乎？自宋人大作氏譜，遍及庶姓，衡門曲户皆得張其譜于亭，其于睦屬大義，可謂周悉。而獨是家無工史，記多斷續，倡于前者或不能嗣之于後。所藉世家巨閥，代有聞人，然後可繼起而纂修之。蓋作之重有賴于述之也久矣。

橫河張氏席門第之舊，其在前烈以兩廣都府進之爲司空尚書，加以簪纓前後，遲久勿替，其爲國史邑乘所表志者何限？予嘗作尚書公傳，久已行世。而既入史館，則又以同里先賢謬屬起草，❶其間搜採實録，旁及野稗，真有爲家藏狀述所未備者。此其與工史所載，寧復有歉，而無如後此多闕略也。今其裔孫式玉，由文安邑宰受聖天子隆眷，❷擢霸州守，將以大用。而憂服歸里，既擴尚書舊府，闢爲宗祠，乃復受先所

❶「屬」，四庫本作「爲」。

❷「邑宰受」，原脱，據四庫本補。

遺譜而親承纂修。從向時牒記已後世數未具者，悉爲補入，覈舊損而訂新益。諸凡志傳詳略，圖表同異，與夫男女出處，功德祧殤之是否，旁行曲上，勾繩縷絡，必誠而必信，非孝子順孫，而何以有此？予嘗嘆繼志實難。考是譜緣起，在嘉靖五年，司空公任留都時，實手倡圖稿，而未成也。至隆慶庚午，相去四十餘年，而族孫衡川公乃始受而成之，然而祗寫本，而剞劂未聞。暨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又越五十年而始付梓也。

今式玉以康熙辛巳隨修隨梓，較之向之越數世而始成而始梓，可謂勤敏，然其距向授梓時又八十餘年矣。夫以一氏之譜，經名臣巨公手創而手畫之，然猶八十餘年而後梓，又八十餘年而後修，作之難，述之果不易也。後之觀譜者，亦第思其難而勉爲其不易焉，可已。

徐寶名詩集序

往者見寶名于姜侍御座間。會侍御創詩體，祛風雅舊習而易爲漫言，一如刊宋人語錄而假以韻者，此即後此學宋者所嚆矢也。座客爭效嚬，以强寶名，寶名曰：「吾自有詩，吾能壞吾顏以逐人矧哉？」當是時，固已知寶名之詩不詭隨矣。及與予同舉制科，長安言詩者大抵拾侍御餘唾，而自稱宋詩詆膠焉，詬明而詆唐，物有迂夸不入市者，輒以唐人詩呼之。時赴舉諸賢各以詞業投相公幕下，予從高陽、益都兩相公許讀寶名詩，怪其違時而孤行，見而詢之。曰：「吾違時乎哉？」時有恔厭，而舉廢憑乎其間。厭端委者文其身，厭倮而綷縩其衣，就時之理也。今時方倭倮，而吾特盛吾

衣裳以待之。天下有舍建寅之時，而可云知時者哉！」予嘗是其言佩之。

暨予歸田後，僦居杭州，其在疇昔同方講藝文者，皆老死無復存在。而寶名巋然，往往相見，道故舊外，自傷年及桑榆，經學之不明，又何暇及藝文事？而寶名之詩則正當厭倮求衣、厭市門字語而改爲莊言之際，自稱爲元、爲初明，一如曩時之所云「盛衣裳而服綷縩」者。而其詩遂裒然爲學者所宗。蓋詩自景、隆以還，擺落拘管，而上元、寶應相率爲研練親切之音以持之，隨州與播州是也。至長慶諸君，始漸降通俛，而俳諧興矣。寶名上不附郢郭，下不流弇鄙，倡乎招摇，而遂爲叶蟄、倉門之所不能動，豈非主乎時而不與斯時爲低仰者與？

寶名抱長才，重與時違，而四方羔雁不絶于門，聲名播寰寓，其作述之盛何止聲律？嘗爲貴陽使君作《龍番》諸志，其書出，而西南鴻濛爲之一闢。惜先我而逝，徒以遺詩數卷拭泪眼。而爲之校讐，則又車未過而腹痛者也。

中洲和尚黄山賦序

向過無可大師于青原，見其以轉輪皮經而鏇觀之，詢曰：「大師尚繙經耶？」曰：「達磨嘗使之讀書。」夫以大師舊史官，胸藏萬餘卷，其所著《通雅》諸書見有成事，然且學佛爲宗師，乃猶出于是。暨予請急歸，爲亡友俍亭公作塔誌銘，誌其所著儒佛書一百餘品，合爲卷二百三十有四，公然入佛藏，夥頤哉！此非吾儒之讀書者乎？夫聖學不可問矣。五穀之不熟，不如佛氏。惟是讀書能作文，必藉儒服者爲之。乃生

斯世者閲八十年，其間足跡亦幾半天下，獨同時數友頗稱讀書，然亦未見其能成，而求之後來，寥寥無有。合肥相公嘗言古學一也，而隋唐以後分而爲二。小司馬無文，而燕許巨筆不足辨記注，劉攽、洪邁無篇帙可傳述，而歐陽九實不讀書。今予厭詞業，恨經學不明于世，欲求一言《禮》通五教，言《樂》得四清、二變、七音、十二管之本，言《易象》、《春秋》知二史筮法與二百四十年記事之在簡而不在策，在經而不在傳者，署于門曰：「能以是來教，當長跽受命。」而佇望勿及，日之夕矣。

康熙三十九年，居杭州，客有言黄山中公善文賦者。予謂中公受福嚴記莂，儒者也，而入于佛，其工文賦，本事耳。且以道法兼文字，在平陽多有之，此習氣也。其明年上巳，禊飲于杭州之東園，四方至止者二十人。晉江郭河九攜中公《黄山賦》來，讀而驚曰：「佛不立文字，而今兼之，然而文與學仍兩事也。佛門無博學者，中公是賦極博矣，何以致此？」時予欲題數語于其上，以搶卒舍去。

又明年，中公乃寄一本，介吴山道士黄方城投予屬題。曰：「吾素志也。」急起而應之。夫以黄山之奇，登之而賦之者遍天下，八十年來寓目者，亦何翅十百，曾無足爲黄山重。而中公出生平所學，集成句而爲之賦，其爲纂組薈萃，誠不知其如何也，乃就而觀之。自賦額以迄頌末，上取六經，下及百氏，前之爲《七略》、《七録》之所遺，而後之爲四部、十二庫之所未備。長詞短句，樛攢而車輳。凡夫駢聯轤轆，疏謐單複，宜均而均，宜助而助，一若涌化城于中天，散青嬰于平地，所謂神爲輸、鬼爲運者。

往者，太常周君曾集四書五經作《瀛臺賦》，爲至尊所賞，究之取資有限，易于爲功。若近代狡獪家，徒集唐詩，以爲詩不過挹彼注此，移易方幅，而一經對仗，動多乖反。誰則能連蜷偶儷、坱莽無盡至于如是？然則黄山藉是賦傳矣。

予衰老，不能濟勝，又不能千里命駕，親見有道，猶得于八十之年快覩斯文，以一雪夫前此難兼之恨，可謂厚幸。獨是中公，吾儒也，而入于佛。吾溯三賢，吾所由三嘆息也。

浄慈寺舜瞿禪師語録序

佛不立文字，而阿難以教傳；維摩詰屏絶語言，亦不二法門，而馬鳴、龍樹偏以語言爲之教。即蕭梁以後，初祖已西入中國，倡直指之宗，而唐僧澄觀尚有闡三量、五教、七處、九會、十覺、十六觀以代佛説者。此豈真能秀殊途，南與北有異量哉？天下有不言而言存，即言之而仍如不言者。此不惟教有言，即直指亦有言。不惟教有文字，即直指亦有文字。吾嘗爲禪德序語録久矣。生平過方丈，問其所得，比之詢暗者以食，其飽饑甘苦，豈不自悉？而必不能爲我道。暨撤席以後，則言詞堆垛，輯一時答問而會萃之，名之曰「語録」，一似占寃于訟庭，折閲于市肆，盈庭既不關，而過市而仍不之辨，曰爰書而已，貨簿而已。

浄慈舜公紹大鑒遺業，從婺州來開席者三十餘年，不言而躬行。其嗣法諸公，累請録法語以導諸方，而公力卻之。及示寂，而始以《寶林》、《浄慈》兩語録請予爲序。予讀之，嘆曰：此豈文字哉？夫經有密、

顯。密者咒也，顯者則佛説也。然而密未嘗不顯，何則？菩提吾知其爲性，薩埵吾知其爲情也。至于佛説，則雖顯而未嘗不密。天下有誦諸經幡《華嚴觀》數十萬言，而遽能蹴蹋之如穅秕者乎？此如儒書然。其曰「予欲無言」者，密也；然而無言而時行，而物生，則猶之顯也，所謂無行而不與是也。其曰「吾道一以貫之」，則顯也；然而夫子言之，曾子知之，及門者未之知也，即推之而至于今，其不知者如故也，則猶是密也。是以佛度東土，不廢馱經，禪德化導，仍立文字，此其間蓋有故矣。方其引手入室，必斷絶往來，如鎔金錮關，纖颸不通，而竹篦榔栗，又並無筍芽木甲可微度消息。其間漆室受毒，真有同居不相聞，偶坐不得見者。而及其登鐘樓，撞鼓閣，一吼而天下萬衆皆知之。此非有真實文字可以告人，則一指一喝，焉知非籠統之形？而乃既用乳藥，復加腹擁，時而挈導，又時而揮散，或語或嘿，覺千百言不爲多，而不言而不爲少者，自非具神天之力，振出世之功，大呼入鄘，而一闠之市終歸寂静，不能到此。

昔人云舉一不得舉二，夫既已舉一，焉得無二？讀斯録者，亦惟知萬舉而仍無一焉，其亦可矣。

偶存序

詩易存乎？唐以詩取士，而檢其試帖，合之登科録所載姓氏夥夥，而求其詩與名並存者，竟亦無幾。幼時倡詩社，各録所爲詩，越國争勝，以爲致足嬗後，而迄于今寥寥焉。是以金谿耆舊作江西派文，不以詩名，亦第衡論諸名物，如短長家言。然而

自定所爲文，名曰「留書」，蓋亦幾夫姑留之而姑存之也。

方子伯陽藉乘輪之後，世其家學，早以今古文指名于時，而出其餘技，偶然爲詩，因題曰《偶存》，以爲是所存者偶焉爾。夫文無久暫，終日爲文，或不得佳篇。而都堂臨宇，風雨頃刻，忽定爲數百年必不可易之程式，惟詩亦然。拈髭嘔血，不必過于人，而偶當良時勝地，感寄所或及，而六義成焉。是伯陽存此，無關久暫。而即其所云《偶存》者，吾反覆讀之，而斷其必存，何也？蓋詩之下也久矣。明嘉、隆諸子假爲唐詩，而不得三唐用意之法，徒襲其外象，有郛郭而無鍵鑰，顧其形模厭厭而已，然而軌度猶是也。自陋者倡爲趙宋之習，爭趨弇鄙，每以農喭當《良耜》之詩，而市脣儈吻率相矜爲《貨殖傳》，不數年來而遽已厭去，非棄如骨餘，即嘔若糞薉，其爲長安之高髻且安在也？乃補救之徒重加鏝臒，飾細詞而操瑮字，舍宋而元，舍元而初明，以爲元長以後，光咸以前，原自如此。夫高山大河，不磷而不渫，以質具也。含齒戴髮，昂然自立于天地之間，以體全也。今體質俱微，才氣亦盡，上之爲口脂、面藥、熨衣、膠髩之態，而下之竟如門攤貨郎、勾欄子弟之不可名狀，舜息未安，何有存在？

伯陽之詩，格莊而旨純，律之高而調之逸，極三唐用意之法，而體質、才氣無不具足，亦既歷諸遷變之時而不爲所動，閲江河之下而傲然得以自立。此真疾風勁草，獨存本性者，是非偶然而已也。

杭州慈雲講寺志序

釋寺之有志，仿于洛陽之記伽藍，而世之爲郡國志者必採之，則亦重矣，顧從來郡國諸志大不足據。而釋寺紛賾，即又無所于稽核，靈隱許現墓訛爲許由，此易正也；江寺爲江總所捨宅，而訛爲江淹，則雖知書者，亦鮮有不爲其所惑者也。惟慈雲之志不然，作志者爲灌頂法師。師本達心，其于儒者書無所不通，下筆朗朗然，而又習不誑之教，其言可信。且其地開山未遠，創于五代周顯德，而大于南渡，其間沿革興廢，未甚泅滅。即前朝宗教互傳，兩兩遞代，而世系一綫如曆數相禪，一望而聯若旒絡。然且先冠門部，有褄有褷，彷佛三句法門之可以分三，又可以合一者。條條哉，真殊觀也！

予與師論難久矣。杭寺多講律，而今統于宗。自師出，而慈雲之教爲衆宗師所皈仰，似乎龍樹再生，反一祖直指，而仍通之阿難之所傳，鳩摩羅什之所繙譯。慈雲雖小，其繫于門庭豈細故與？予嘗觀《高麗寺志》，知慈雲晉水曾以説經雨雪花于高麗國中，其雪中片片有「晉水」字，因之使世子入侍，兼受教慈雲，而建寺居之，今湖南高麗講寺是也。灌頂開講于江傍古崇壽院，會浙潮日上奔揚，澙瀑壞錢塘二十餘里，而師所講處，潮卻而過。此則慈雲之志所未及者，予因序志首而并及之。

周允開文稿序

允開詩文無不備，俱足嬗世，而吾尤愛

其爲文。大抵遇時涉事，無問登陟、游讌、離合、酬酢，莫不有至性行乎其間，慷慨俯仰，便成文章。然且意興所屬，緣情而綺靡，其于時序遷移、山川興廢之際，未嘗不流離三致意也。予僦杭州，四顧無可語者，幸與允開對門居。自傷老敗，不敢窺户牖。而允開閒居自喜，日守其先人老屋，巡櫚涉徑，與花塍菜稜相盤旋。當斜陽在牕，竈烟生壁，予偶過之，先生把卷自得也。嗟乎，可以知其文已！

兩浙江南都轉運鹽司使高公治行録序

聖天子念東南鹽政重大，特用外臺請，以岑溪高公由井陘令遷補兩浙鹽運使司鹽運使，重其任也。先是鹽政之設，以經商銷鹽，紀商銷引。而引有年額，即或銷不及額，亦必先報滿銷，而後追課以填之。以故前後接任，每逋課至十餘萬，而壅引山積，血杖無如何。夫以未銷之引而報銷，是欺上也。引且未銷而血杖以追其課，是虐下也。公至，大驚，曰：「安可使吾任而有欺上虐下之政？」乃力爲根柢立。提塲官之闕，煎巡官之縱私，與夫地方官之容捕蒯而不力緝者，各加申飭。然後寬其追填，特設一良法，使各折其引，而令銷鹽之商多其鹽以帶銷之。然且堅持其事，雖衆商阻撓，不爲動，而于是十餘萬逋課之引，爲之一空。

予嘗以貧故，僦居杭州，賃引六百餘，藉以謀食。而私販充斥，縣官不行銷，每以饑僕應課比，股無完膚，而傍觀之不諒者，且曰窮民販私救饑耳，古王重本而抑末，何必左商？而不知商亦民也。窮民銷官引，

祇每筋加數文錢耳，從不害民。而一經販私，則害國課，害商筴，害鹽司大政，欺上虐下。而且擔負横行，結合數百輩，弓戈操殺，戕官兵，劫行旅。以窮民而縱之爲寇爲盜，前之黄巢、朱温，後之錢鏐、董昌、張士誠、方谷珍，皆是也。予遭逢賢使君，得免斯累，釋逋課千餘而還其貨，比之拔虎口，逃烈燄，脱然事外，豈不甚快！夫居其中而言此，謂之妬口；脱然事外，傍觀若秦越，而猶爲此言，則謂之公情。予公情也。特惜予之言公者，祇此一事。而公之爲政不半載，而商人歌之，庶民謳之，士大夫之傍觀而睥睨者，皆誦之詠之。此其治行必有大過于前所云者，而特予事外之人，終不能一一而指數之也。

夫不知後效，嘗觀前事。方三藩弄兵、西南震警時，公祇孱然一書生耳。土官攫縣印，乘間竊發，而賊將之侵東粤者，且埋竈岑溪，越疆據險。公無尺寸籍，并非附地爲左官，而舉幡倡義，驅市人而使之鬬，先迸土獠，後斬賊將，懸竿聚欑，以待王師之至，止斯已奇矣。暨王師既屆，遂憑其伍符，不俟請纓而執戈以從，一斬賊渠于藤縣，再擒賊帥于封川。及鐔江兵撤，岑溪再失守，而土官再據，公再恢復之。然且容岑之破，賊圖報怨，盡殺公鄉里親戚，思以脅公，而公稍不爲動也。夫上馬殺賊，下馬草檄，丈夫之能事也。累至而行明，難至而節見者，忠臣之極則也。公逆順早定，九死靡悔。即其聲罪致討，發爲文章，真有抽誠瀝膽，理直氣揚，出言如秋霜，而敷詞若烈日者。又況料敵成敗，宛如指掌，幾幾郭嘉之料江東、韓究之料汴賊，平滇三策，昭然人間，此不止決勝千里已也。夫以殺賊之勳，

守死之節，重之以文誥，加之以謀畫，是亦何負于家國？而策功課實，僅僅以攝官承乏，爲都講代庖。甚且不識獎例，給門旌以了故事。即其後量授百里，銅章墨綬，曾何足以酬忠貞十一？而皇上明聰四達，驟舉而加諸高位，爲外臺垣翰所表率，則治行多端，又豈無註彤屏而紀奉常者？此非傍觀所能道也。

姚母楊夫人節壽録序

世之誦閨房之年者，多稱節壽。夫節有甘苦，宜與長享不相合。而稱觴介祝，好舉生平不愜事，以爲祈年有方，必本乎婦德，而後可以徵久長。節之言賢，壽之言年也，然而幾此者鮮矣。

節壽楊安人者，姚子音上之配也。其父介璜公，由晉陽司馬解組，事母以孝聞，予嘗爲文亟稱之。安人爲人婦，不幸早寡，守女貞之行，鬻子成立。長君舜揚即呱呱所撫，次君卧子則腹遺也。今二子俱力學，標名藝林，而安人已五十矣。在本朝典例，自五十以上，行將表懿行于廷，建坊里門。而舜揚、卧子亦即以安人大節，請鄉邦之有聲者，著爲詩文，以鋪張其事，顔曰「節壽」。夫孝事之則，人各不同。貧者以力養其親，釜漿豆肉，再拜承歡。而有餘之家不難設珠玉錦繡、鐘鼓管絃，列長筵而烝大鼎，賓朋傴于前，姻戚僂于後，行觴進斝，爲閭巷光。而乃慇慇勤懇，必得諸佳言以志不朽，今而後吾乃知二子之孝，而安人義方爲不可及也。

今人論孝養者，但曰力養、色養。力養者，前所言者是也。色養，則《論語》曰「色

難」、《禮記》曰「愉色」、「惋容」，不一而足，然而皆孝子所得爲也。惟孟子曰志養，則其志在親而不能自達，必俟善承者爲之達之。夫安人之所志者，節也。匹夫有善，必歸之親，況在堂大節？此即母所自爲善，而乃初昜爲志，繼見爲事。而爲之子者忍湮没而勿使彰，謂之賫志。然而欲伸其志，則其窮年累月，請謁于名人學士之門者，夫豈易得？夫拾薪負米，拮据于筋力之細者，庶人之行也。摭微攈隱，表式于簡篇之大者，士君子之槩也。《孝經》曰：「夫孝始立身，而終于揚名，以顯親後世。」母年秪五十，而志在千秋，無疆之壽莫大乎是矣。吾故誦安人之年，而并嘉二子之孝行如此。若夫安人之大節，則人能言之，吾無贅焉。

胡奐庭紉蒞集序

奐庭負異人之姿，而善與人交。座客滿前，往往勒詩箋以當珮璲，故彙其全詩，題曰《紉蒞》，誌攬結也。昔者卜氏作《詩序》有云：「在心爲志，發之爲詞。」夫人各有志，任其生平所遭，而偶當感觸，則慷慨寄之，是以諷其篇什，即可以得其中懷之所存。今奐庭志在友朋，則《雞鳴》、《風雨》無非佳詩。天下有誦淇南之《瓊瑶》，詠泰東之《金錯》，而不爽然興贈問之思者乎？特是好尚不齊，長安高髻，時有更易。而奐庭自行其志，不以習俗爲變遷。人有問奐庭之詩爲何如詩，予曰：「『矯菌桂以紉蕙兮，非世俗之所服。』《紉蒞》之謂與？」

西河文集卷五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晚晴又二晴稿

序三十二

湯潛菴先生全集序

予避人睢川，值潛菴先生以關西參政請十旬假，就之論知本之學，與關東賀淩臺先生知本說合，因留睢半月，且屬予記其太夫人殉節事去。既而舉制科，與先生作同年生，且同入史館，遂得辨前代得失，并古今來禮教名法。知先生裕經術，外擴而中堅，體用咸備，真所謂應元運而興者。會天子重其學，進青宮保傅兼領參知，入東閣作宰相判事，遂以春官侍郎開府江南，使敭歷中外，❶爲聖朝儒術之冠。予乞疾南還，過其境，見闕門坦坦然，農安畝而估習市，武吏與暴客刷跡而徙。閭樓夜鳴瑟，游媚貴富，皆嚮晦闔外巷。予顧之嘆曰：「儒術之效如此耶！」乃未幾還院，補冬官尚書，而驟遭棟折，先生且騎鯨矣。

其在今距先生捐館舍將二十年，而京朝先後思之者如昨日。江南之民「若服稅服，雖相隔多歲月，而偶然斂衽，必哭泣。因有慕其人、稽其事、願讀其所遺書者。閒河撫閻君曾爲梓其集，而未備也。王子孝先者，先生門下士也，家世習理學，

❶「敭」，原作「剔」，據四庫本改。

早歲見知，而授受親切，其視扶風之于北海，不啻有過。然且筮仕吳城，正值先生所屬地，遂輯舊集所遺軼，購其全，捐奉而付之剞人。而以予爲先生友，并具書幣，屬其同門生沈子昭嗣踵予寓，而請予以序。

夫世之所謂三立者，謂夫德與功與言也，而實則一立而無所不立。古未有聖賢而闕事功者，況文章乎？即宣尼抱至德，每傷世之不我用，而退而著書。然而書既成，而聖德愈顯。且有讀其書而謂功在萬世，雖堯舜莫能過。則是文章之無間于德與功也。先生踐履篤實，務爲善去惡，以求慎獨。而出而應世，則入參宰執，出領方州，明明有實效見諸成事。此其功德爲何如者！而即以文論，與子言孝，與臣言忠，不必飾講席之跡，而發言中道，不偏亦不矯。其爲群儒之所取正者何限？然且言議慷慨，周旋政事堂，多所建白。而至于外臺入告，則請賑請蠲，尤極剴切，嘗曰：「吾受天子命，以出爲民吏，目擊痌瘝，即過爲激鍥。寧得罪死官下，亦何敢緘默，負天子命？」而天子神聖，亦即以是優容之。然則先生之言，其有繫于世如此。若其高文典册，揚廟堂之盛，則綸扉判詞，槐廳起草，舉凡應制應試之作，往往而是。夫既已舉于春官，橐筆三館，而復登制科，膺鴻儒博學之選，則文可知已。孝先輯其書，復爲編類，曰語録，曰奏疏，曰序，曰記，曰書牘，曰賦頌論辨，曰碑版文，曰雜文，曰告諭，曰詩詞，而總附年譜、誌狀于其末。嗟乎！世之求先生書者，可以觀焉。

兩浙行省石公從祀杭州名宦録序❶

自古名臣奉使，必以民間報功覘所建之節，故周公作邑，先簡從王之臣，記其功之尊顯者，而定爲元祀，謂之功宗。暨其後禮廢，而欒公之社與巴郡之廟，聽其私祀于里巷，而官家之典無與焉。逮夫郡縣立學，而報功之祀與鄉先生之可祭社者，一舉而歸之學宫。《春秋傳》所云「觀于學校而可以知執政之善否」，概謂是也。然而能幾此者鮮矣。

三韓石公由從龍起家，其先忠勇公以一等伯爵兼青宫太保。公襲授佐領，進之爲尚書正郎。既已奉使作山東觀察，并提刑江南久矣，乃忽改江浙都轉運鹽使司，轉兩浙行省。當是時，予承乏史館，歷聞其治行，而未之悉也。及予請急歸，而公已開府江夏，移鎮滇池，進兩廣都督儀同，且以勤王事殉于官矣。此在元勳陟降，宜上配廟社，以紀膚功，即所在報饗，亦應專有祠祀。而獨是兩浙民懷在轉運行省時，實有成績，因仿古祭法，法施勞國之典，上諸臺使。諸臺使下其事，祀於兩浙首府杭州之學宫，禮也。

夫鹽法至今日壞矣，牢盆熠水，本配商課，而今貯之爲私販之用，官紙日積，悉商人補闕，而公力挽之，使官販得行。且夫行省大藩也，以參知副相經理版籍。當甌越用兵之後，十一州斂穫半入荆棘。而又且行營初撤，其芻茭竹木軍需與供億，未嘗屏絶。甚至户口逃亡，以民版而隸尺籍者，所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在莫辨，而公以贍幹之材，復饒明察，兵民既不溷，而餔甌徐施，垣堵漸復。即其時衢巖水甾，但捐奉以賑，而飢不爲害。此非實具郇召之烈不至此。予聞公守襄樊時，能親貫甲冑，越嶮岨以發戍莽。而至其啓幕兩粵，開疆百蠻，則一征徭蛋，再搗黎岐。而連陽之役，則竟以全師深入瘴洞，歷寒暑不去，其勞也如此。然則公之所在享祀，比之漢王堂之祀巴東，宋張忠定之祀西蜀，應復有過。而學宮置主，抑亦功宗之嚆矢耳矣。

公之猶子刺史公適守杭州，其家有治譜。而吾浙之世被其澤者，又復目覩新政，而心懷舊績，不禁其思之長而呼之遠也。因于籲請之餘，復序其事隨諸賢後。

東臯詩集序 宗藩輔國將軍博問亭稱東臯主人。

詩有高其格，閑其辭，蘊其氣，依約其意旨而均調其音聲，在三古謂之雅，在兩京謂之休成，在魏晉六朝以後即謂之清和，謂之善平，謂之登歌上詞。此即都尉、屬國降之逮晉唐作者，猶自歉難能，而東臯主人優爲之。嘗從施侍讀愚山、汪編修鈍翁、陳檢討其年輩，與東臯主人唱和。每唱輒自愧不及，不敢和，録其詩而歸。迄于今越三十年，天下誰不知東臯詩者？然而見其詩，恍旅舍對千頃陂，恍過江市人逢衛洗馬，恍長安安樂坊觀海外玉樹。即偶然觸及，亦覺私顧形穢。而東臯示我渢渢然，吾何以測其涯涘也乎？文章五百年一興。皇上以經天緯地之作，彪炳萬古。而諸王龍種

皆能各攄其所長，以互相映發，光天之下斯文且爛然矣。獨是長安高髻，時多異尚，高文典册，往往間雜以句欄小曲，私誇新樣。而東皐獨軒軒自得，每彷御製《豫和》，以滌諸佻㒓纖，翕振之作清廟、明堂之盛。大海蕩蕩水所歸，吾無間焉。惜予年八十有一，生平論文者，百無一存，即愚山、鈍翁、其年輩皆先我而逝。而每憶東皐，比之膠之結于腸，長庚之遠附于陽烏。即中夜念及，亦若隨之在後先，而不踰寸步。是非深有感于心，而何以至此？

蕭山史氏世譜序

予與咄菴、覺菴兄弟訂同硯交，因得拜其尊大人兩世于堂，而其子其姓即又從此而齒遇之，迄于今往來不絶如家人。此猶之親親之典，由一而三，由三而五，以一身而得與五族相周旋，況乎四親在壥，其當前可見，有非一三五九所得而概量者乎！是以宋世造譜，最重生人，往往懸譜而録其可見者于亭，名「族譜亭」。而其既漸溯所自，一如氏族志之統諸著姓，以力搜往昔，于是有非所自而自者，而譜法變矣。

今天下氏族之盛，無過史氏。往者吾郡司刑從溧陽來訪咄菴兄弟，而序爲雁行。而鼎革之際，有東閣部堂開幕揚州者，以摯幣聘覺菴，稱曰宗仲，而覺菴辭之。當是時，文章聲氣遠近無不通，而凡氏史者，則又以同宗故時相訪求。其在明州與姚州，則原屬本支，公之讓而私之燕，東西相從，不待言也。

咄菴嘗謂予：「予家世譜詳今而畧昔，詳于是邦而畧于異地，顧四方之遠居者仍

呼吸不隔，而惜譜不修，世系之闕畧有難稽矣。」今其孫吉先承祖父志，合遠近而並修之。肇自成周受姓以來，當漢孝宣時杜陵侯以帝戚開基，傳襲五世。及東京而溧陽侯繼之，遂以家于封而世滋大焉。至南渡以後，則忠定越王與忠獻衛王兩世知政事，散處東鄉，其在蕭山，則忠獻五世孫也。乃自漢至今，歷年一千七百有奇，歷世五十有七。而自元明迄今，由明州以至蕭山，亦歷年三百三十有奇，歷世一十有八。然且有參知行省開藩于河南、山西若蕭之第五世者，其自茲以往，被簪紱而長方州，且不乏也。

夫往昔難稽，而譜之序之者，前後無闕，若夏之繼春，而甲之授乙，當前可見。而譜之記之者，生卒不爽，一似太史之載策書，而宗祝之判昭穆。且復區畫有方，詳畧有法，分之合之，以不失列代相傳敦宗睦族之意。向使吾友尚在，亦必以是譜爲不刊之則，而況乎後此之繼之者也？然則譜法雖變，其不變者猶是已。

丁茜園賦集序

賦者，古詩之流也，惟原本古詩，故在六義之中，與比興同列，而實則源遠流長，自爲一體。班生《藝文志》于歌詩之外，載賦日千篇，而惜其文之不盡傳也。乃嗣是而降，孫卿以規，宋大夫以辨，王褒、楊雄之徒，或以諷，或以頌，要不失六義之準。即六季佻侻，猶然以緣情體物之意行之。至隋唐取士，改詩爲律，亦改賦爲律，而賦亡矣。登高大夫降之爲學僮摹律之具，算事比句，範聲而印字，襞其詞而畫其韻，既無

忼慨獨往之能，而稱名取類，就言詞以達志氣，亦復掩卷殆盡。❶本之亡矣，流于何有？

丁子茜園，胸有卷帙，其于載籍根柢，多所究竟。故爲詩爲賦，皆一往奮發，有自得之致。循其流而溯其源，滔滔盪盪，因之取賦體一卷，屬予論定。予嘆世之學者畏難喜利，寧謝隆古，必守輓近。不惟詩不知古，舍格爲律，而即其爲律之中，猶且闢景、開而習和、慶，而況乎賦才特上，煒爍縱橫，誰則能上備援稽、下工攄寫者？而茜園揮手而成之，鋪文揚質，以方之矜宋元之詩、襲試塲之賦者何如也？吾故曰：「賦者，古詩之流。」世之見之，慎毋以詩律律詩，并毋以世之言賦者律是賦可也。

弘道録序

孔子曰：「人能弘道。」謂夫大其道之在乎人也。而特是道之爲名，言人人殊。惟《中庸》以率性爲道，則始以天下達道，屬五常之性。而孔子答哀公，即又以司徒五教稱五達道。是必合五性五教，而道乃立于其間。是以向溯五教，祇有父母兄弟子，而無君臣夫婦朋友，有天合而無人合。而孟子則直以君臣五者當之，曰「人之有道也」。向辨五性，或以一恩二理三節四權表明倫之則，或以元善、嘉禮、利義、貞信著盡性之要，而孟子直舉五性而歸之五教，曰：「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以人性合仁類

❶「復」，原作「後」，據四庫本改。

而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是道之爲道，已如白日之昭于天下。而無如拘牽輩起，刻舟以求。門内多掩恩，而門外義合，有理無志，致使親義序别，多泥于一節而不能周通。至道在人，其不能弘也久矣。

弘齋邵先生，儒者也。由八比起家，而以弘道爲己任。方其入解，即以赴部舉人上武宗皇帝疏，約二千言。及成進士，而世宗入繼，又復上《陳八事》及《中興保治》諸疏。然後授冬官主事，使榷荆州。當是時，朝廷甫議大禮，廷和與璁、萼各持異端，致撼門哭廟，天地皆震動。而先生方拘于官，無一言也。暨再補都官員外郎，則正值璁、萼被劾去而復留之際，先生乃于十月日食，假災變言事，直斥璁、萼，兼有「禮守可變，禮成可毁」諸語，攖世宗之怒，遽下詔獄，發邊遠充軍，不復賜環者越三十年，其于道也亦幾矣。先生以爲既不能行道以弘道，亦當立言以弘之，乃著《三弘集》，曰弘道，曰弘藝，曰弘簡。藝者文也，簡者事之册也，而總以弘道爲要襋。蓋其録五教，有鑒于明倫大典之誤，而亟亟以道正之，使教之與性互爲經緯。或以性該教，則以一經包衆緯而有餘。或以教配性，即以一緯分衆經而亦無不足。取説于六經，而實之以二十一史之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乃文孫戒山先生，亦以八比起家，既已成進士，讀中秘書，出之爲江介宗師，抑復以力學舉制科，重侍講筵，作東朝保傅，于以揚世德之駿，誦先人之芬，豈復有媿？乃校《弘藝》、《弘簡》録而續其未備。而至于《弘道》，則踵事增華，隨類加訂。其引據既該博，而考辨論析，往往折群書之奥，執

兩用一，必至精至當，以補前人所未盡。此固古今上下，闡明性教一大録也。會天子念河功未成，特簡先生理南河。于負薪之餘，重爲檢校，既已成一家之書，而復刊行之，爲天下後世所矜式，此其于道爲何如者！

夫道之藉人也甚矣。曩者孔子言道，《中庸》闡之，然祇以性、教言道已耳。其後七十子之徒各祖前説。或推五教爲十倫，而隨舉一倫輒曰仁者仁此，義者宜此，禮者履此，貞者信此，則已一倫而得備五性。或廣五性爲十義，而祇舉一性即曰父義、子義、兄義、弟義、夫義、婦義、君義、臣義，則又以一義而得具五教。是《弘道》一書，固祖七十子之徒以爲説，而前聖啓之，後賢擴之，顯祖作于前，文孫述于後。夫弘道之在乎人，有如是矣！

擬元兩劇序

蕭山王叔盧，曾譜唐人事，擬元詞兩劇。吴江沈長康見之，謂不合宫調，令其改作。及改之，而仍不合，乃亟商之予，謀再改，而叔盧死。予時哀其志，私爲更定其詞，藏之城東之草堂，未行世也。會白頭兵起，掠予廬而胠予篋去，遂失稿所在，若干年矣。嘗夜卧嵩山上室，夢叔盧來曰：「予詞寄君所，藉君竄定，而稿未見還，不能忘。」醒而泫然，謂才人習氣，自愛其所製，雖魂魄，猶戀戀。顧無以報之，如之何？康熙三十年，予歸舊廬，聞鄉人有得其稿者，急遣人購至，故紙儼然，獨闕首一二頁。時予痛經學晦蝕，日疏衍不暇。且悔幼嘗爲詞，損正學，思壞所刻，雖亡友叮嚀擬亟

行，而尚有待也。暨四十一年，遘大疾，幾死。死時仍夢叔盧來，相對咨嗟，且曰：「脱不幸，奈何？」似慮予死則其詞偕亡，有不及待者。因中夜坐起，重爲檢校，且補綴前頁，而梓行之。

予思曲子仿于金而盛于元，本一代文章，致足嬗世。而明初作《元史》者，竟滅没其跡，並不載及，祇以仁宗帝改造八比，爲元代取士之法，以爲崇經義而斥詞章，可以維世，而不知記事失實，已非信史。且經不嘗録《國風》乎？男女相悦，或不盡如朱子所云，而懷思贈答，温柔宛變，以之陳忠信之道，通君父之情，不必二南即是，十五國即非也。況樂府科例，不盡輕薄，以後人譜前人事，豈皆淫濫？聞叔盧作此，一傷蓮勺之棄故劍，一慨武成主者並不識司空氏族，皆有爲而發，原非汎汎。即其間優游按演，動中窾會，前儒所云言情深而寓旨切，忠愛悱惻，兩皆有之。然且下筆高卓，摛文浩蕩，于以方前此爲詞，未敢謂龍笛長、鼓子短也。夫文章之事，難言之矣。曩者靈均作《涉江》、《懷沙》，慮其遺亡，乃于晉咸安之季，白晝見形，向吴人顧珏自爲誦之。夫才人之愛其詞，獨叔盧也與？

徐沛師詩序

昔嵇、阮與王濬沖父子同時入林，後之以名士而訂世交者，率稱林下。而予與世臣先生訂交，在崇禎之季，其時趨庭者尚有待也。乃既而與武令交，又既而與沛師交，皆相嗣以文章往來，較之安豐末坐徒以談義相把臂，似乎有過。然而交武令，而武令早世。及交沛師，則又以予還山晚，在沛師

亦非盛年，而予竟頽然老去。屈指崇禎己卯，與先生角試場文，真隔世事也。

乃先生高蹈，早隱墻東。而沛師亦復以歷試偃蹇，有睥睨一世之意，遨遊四遠，藉登臨贈答，作詩古文詞，而間以示予。夫徐氏有家學。曩時，鄴宫諸賢稱偉長之文爲一家言，而士秀父子又以駢詞擅世濟之盛。先生自棄試文後，著書數百卷，媲美前哲。予嘗銘其墓，而嘆其似續之弘且大也。沛師讀父書，其于辭賦諸雜文無所不工。而即觀其詩，蓬蓯燁煜，奮筆而直前，所在辟易，世之以習俗爲轉圜者，其敢與之争衡也乎？特是歲月易駛，向之論文于崇禎之年，自己卯至甲申，往來主客。而今又復遭其際，星紀一周，存亡兩世。雖欲不爲之興感，而豈可得焉。

韓邑侯生日序

嘗讀《豳風・七月》之詩，嘆豳公以儉德治民，爲八百開基，猶且羔羊朋酒，公堂躋饗，受介眉之祝，以爲父母于民，其饋食之節所不廢也。邑侯韓公自下車以來，廉于於陵，日啜蕭山一勺水以度朝昏，即一蔬一菜，必不苟入之官廚。以故四民引領，祇盼公生辰，以稍伸饋食之私。而公于是日亦始怡然舉一觴以爲歡。則是民之懸懸此一日，非易事矣。獨是稱祝之頃，必有致詞，而予以齒長于衆，必請予一言，爲捧觴之藉。

予惟古稱三壽：上壽壽國，其次壽民，其次壽身。以故前儒作壽域碑，謂大宇熙熙，四衢坦蕩，舉生人子婦而盡登之春臺之

間，風雨不能蝕，矢石不能壞。夫然後身享永久，無拮足瘏口之患。今公于四民寧袵席而長養之，庇以閈閎而授之扃鑰，民之域之，衹覺化日之倍長而恩年之倍永也。夫上施以德，下報以心，心不能達，則口以達之，未有上施如是而民心如石，不能報之以口者。是以尊之呼嚴君，親之呼慈母，而未已也。蓋民生多端，生以食而道不饑，生以衣而嘆不寒，生以煦咻而始無鞭笞獄訟之嗟，生以捍護而然後無水旱、盜賊、兵刑、水火之告。故仲尼至聖，亦有歌詞；子産大賢，不廢輿誦：以爲報也。

今則何以報之哉？吾仍考之《豳風》之詩。夫千百爲期，人世罕有，而豳詩之頌之者且曰「萬壽」，誠以心之所至，口即隨之，心願其永久，則不覺其詞之迂而語之過。蓋施報相等，古人所以云「報稱」也。施者不訾，而其所以報之者衹一言語間，而尚或有吝，則豈斯民之本心也哉！他日公年果高，民年亦進，京朝需人，必將以公爲天壽平格之選，則即此壽民之盡，下以壽國且有餘，而況于身與？

盛玉符詩序

少選越詩，越無多詩人也。既而作《越州二子》詩，二子之外，往來倡和者，仍寥寥也。及避人吴中，吴中人藉藉稱玉符盛子所爲詩，予亟索觀，不可得。曁乎赴都，同館沈學士道玉符詩佳，時老友西疇在坐，實其狀。予于始歸田時，作《還町雜録》，覓得其詩。會玉符以禄仕司鐸大雷，不數數相見。顧以數十年相憶之人，經南北諸名下耆舊嘖嘖之久，而朱顔茂齒，年尚在彊仕服

官之間，然後知玉符之知名早也。

獨是詩至今日，爭以南渡陋習加三唐之上，庸劣俚鄙，自以爲能。夫以前人所品目，阮生優緩，猶病簡率；劉楨錐角，便訾割曳；陳思勢隨情減，伯喈意盡行間。彼其聲望卓犖，偶有所見，已空絶前後。徒以檢校偶偏之故，遂多優劣，何況今日之紜紜者？而玉符獨慷慨任氣，磊落使才，挾清潤之姿，而行昭晳之致。結體撰詞，全歸風雅，此豈時流所得媲與？玉符家有别業，等于蓬瀛，而近復啓教于方城、華頂之間，擁臯授經，望若神仙。則自此以往，其爲槐堂所頌獻者，又豈止學士稱嘆已乎！

西河文集卷五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晚晴稿

序三十三

萬壽册序

皇帝御極之五十年，溥天下臣民爭呼萬歲。臣奇齡在籍，即已率家人北面叩首，仰祝高天，俯祝厚地。而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臣郎廷極恭彙近屬臣民禱頌諸詞，裝成一册，將抃舞以進，猥以臣齒長，居臣民引年之首，謬屬臣序次其事。

臣竊惟聖人之壽，自與天地相終始，原無一年一慶、十年再慶之典。故自循蜚以來，黄帝、少昊、帝嚳皆百十餘歲，不必有誦揚之文傳于人間。即三多之祝進自華封，而帝堯辭之。召虎以萬年詠周宣，而其詩不列于《頌》。縱或君臣相悅，稱觴上壽，亦未嘗以誕彌之辰立常度者。惟唐宗以生日建千秋節，❶而有宋倣之，因之有天申、瑞慶諸節，略見章表。是聖誕拜揚，曾何足爲我皇重？而無如臣民之心之不能已也。夫大衍之期，即天地之數也。天五地五，必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亦元會運世一初基也。彼夫一年一慶者，天一之始；十年再慶者，地十之積。則是五十年而稱大慶，正合天始與地積，而共成一元，其在臣民之肝膈，並未有過。獨是從來頌禱，定多浮詞。而

❶「宗」，四庫本作「明皇」。

惟我皇萬壽，則刺人之骨，沁人之心，探諸懷而出諸口，有千百言不爲多，而一二言不爲少者，蓋五十年之恩深矣。

曩者史臣頌堯，首曰「欽明」。我皇上敬天尊祖，燔祼必親；即端居宸極，亦時時以嚴恭寅畏，凛諸咫尺，豈非欽乎？且夫庶政亦殷繁矣，天下臣民亦衆矣，大君耳目，焉能一一而周知之？而皇上萬幾具舉，百務秩然，即中外臣工，亦孰有不親別其妍蚩而灼知其良楛者，一何明也！乃考伯益之贊舜，則又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夫以我皇上之濬哲，何所不通？毋論大經大法，洞徹微眇，即軒帝三墳、倉頡六書，亦且窮源竟委，動爲世則，而至于日明，則並由精一以進于中，是聖且神也。然且天威不假，撻伐四出，既已南平葉榆，東埽溟渤。又復親犁北庭，以大拓屬國于流沙萬里之外。而究之文命誕敷，聲教四訖，出經天緯地之學，躬秉天文，然後觀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既武又且文也。臣民雖愚，其敢須臾忘聖神哉？又豈敢有一時之不仰文謨、不承武烈哉？乃若《夏書》之「敷土奠川」，即我皇之軫念河淮，殫力疏濬也。《商書》之「克寬克仁」，即我皇之三驅舍逆，四網解慜也。《周書》之「上下勤恤」，即我皇之巡視方岳，吏治日以修；圖繪耕織，民事日以奮也。夫三代無侮聖之君，而今則尊崇闕里，倍于疇昔。古王饒興賢之治，而今則闢科廣學，優于前時。雖斯世不乏矜寡，而我則從而惠鮮之；即民間亦多老弱，而我則因而懷保之。捐租賑荒之詔，每歲必下；而且罪疑惟輕，災告斯赦，省刑薄罰，以全其好生之心。是禹湯文武，凡有一于是，已足稱揚史乘。而我皇且兼之，然則我

皇固兼堯舜禹湯文武而合爲一人也。大兼堯舜禹湯文武而合爲一人，則我皇之壽，將必兼唐虞三代之年而合爲一人之年，斷可知矣。

臣年八十一，幸覯昇平，雖夏蟲不當語冰，蜉蝣不能知春秋，而逡巡里閭，猶得仰化日悠長，以私慰瞻戀，慶孰甚焉。因于兩浙臣民祝頌之末，謹臚其次第，而序之如此。別有頌一篇，亦附卷後。臣奇齡臨序，不勝踊躍歡抃之至。

佟國舅一等公周易註序

《易傳》有辭、象、變、占四義，而後儒說《易》，每以此定五易之準。故東京建學，首以施、孟、梁丘并京房四家分立學官。大抵施氏、梁丘氏同出于田王孫之門，以小章句起家，專主《易》辭。而孟喜、京房則別以卦候、五行、陰陽、災異刻劃夫象、變以訖于占。而其後賈直說行，❶梁丘與施氏並亡西晉，而孟、京諸書僅採入漢《五行志》，畧見百一，而世之爲師承者，于此絕焉。顧費氏說辭，猶尚有古義存乎其間，是以鄭元、王肅輩習費氏，學者彪蒙豶互，其爲舊辭之詁訓，未嘗乏也。王弼起而盡掃之，不特象、占亡，即辭亦無一存矣。宋學代起，并四義而分之爲二，曰理，曰數。以爲辭者理也，象與變與占數也。❷程子言理過于王孫，而邵氏堯夫且復著圖象于孟京之外，而漢易四學爲之一新。予嘗謂學有遞趨，而難于驟返。經師授受，但當就近儒所說以徐通

❶「賈」當作「費」。
❷「與」，原作「無」，據四庫本改。

指歸。漢易殘闕，自不如宋易之備而可徵，而無如後此者之仍紛紛也。

皇舅佟公，闡精一之秘，世嫥理學。因謂三古先聖奕代相傳之道，莫逾於《易》，乃博討群書，溯源竟委，上自儀象以下逮名物，無不周知其義。而又妙簡于諸儒所學，專以程氏之理、邵氏之數，定爲指歸，謂非親見三聖，特摽大五易，而能若是乎？我皇上遠紹羲農，合墳典丘索之書而萃于一身，開運會以衍《連山》，擴地軸以繼《歸藏》，統天地、民物、家國、政治以隱胳乎乾、坤、坎、離、咸、恒、既、未之《易》。而爲之輔者，復能發明理數，剔抉幽微，表兩經十傳爲天下後世法則，此真循蜚以來一啓闢也。

朝廷下搜書之令，凡天下鰥生家有裨經學者，皆得獻之禮官，進充祕府。大聖人出世，自有圖書。四庫既開，吾必以是書爲河洛之先事也已。

來木菴詩賦集序

夫良材不琢，非謂人工之無可施也，以爲此固有天焉，而不可强也。予少時與來紫垣游，見其爲舉文，不費刓劃，毫管裁脱戴，而信手搖掞，輒文采爛然，此可謂非天乎？顧早歲成進士，由判事東閣，出之作萊州司馬。而乃以武人狂瘈，怨學使之軋己也，懷刃闇向之，而誤中紫垣。予嘗嘆文人無命，即巖墻之立而不能避。名爲得天，而亦安所得乎天！每欲呼天以問之，而無可如何。

乃其子木菴痛父之亡，寄居城南桃源村，自稱桃源旅人。雖已升俊入四門學，而以王父吏部公當崇禎之季，曾罣誤編管，與

其父兩世俱以舉文顯于時，而皆遭不幸，遂絶意進取，卻試塲若犴狴，第爲詩爲詞賦，而不爲舉文。顧天才横絶，不砥而平，不濾而清，不翦刻暴染而進乎菁英。予每誦其賦，讀其詞，覩其五七字諸詩，必以六季三唐許之，然不自信也。嘗過予杭州，故遺其稿去，且易書，不知爲誰作也。長夏卧簟，拾而展其編，曰：「此非木菴詞賦乎？」投珠于市，雜毛嫱、先施于藩姑井婦之間，而終不可掩。在木菴過自韜晦，傷先人不幸而不欲自見其所長，揣其情，亦固有大不得已于其際者。然而今文與古文不必同工，而同于不學而工。雲霞在天，朝披而夕攬焉。東滕雜花與南園毨毳，初未嘗有所檢點，而春秋遞代，時既至而文自見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孫肖夫詩序

詩有沿革。革四字而沿五字、七字，革律之六韻而沿四韻。而人必從沿而不從革，此易解也。顧詩有升降，升厚而降庳，升雅而降俚，升博大而降纖靡。而人亦必從所降而不從所升，此不可解也。

肖夫詩質本大雅，不屑俚諺，而意境空濶，所至無局步。且復浸淫于黄鐘大吕之音，未嘗慽慽與瓦釜爭響。以故作五字、七字，雖仍沿舊物，而隨所遇而得詠嘆，鮮升降焉。往謂肖夫有家學，其尊人元襄先生豪于藝文，向嘗見其遺稿，祇論、序數篇，而學術之洽，器識之廣，上下千古之充斥，無一不備。今肖夫工雜文，兼長于詩賦諸體。而第以詩論，亦似有卷帙之氣溢乎言間。

人有擁巨貲而閟其閈，周其藩，掩蓋其曁茨，初若不足于所觀，而中藏擴然，仰之而卻步，以爲此未易窺也。過門攤市肆，而青黄雕琢，絢然在人目，而求之而一往而盡。然後知所降之必不逮夫所升也，而從之何也？

平澹人德配陶夫人七十序

予束髮與澹人游，在五十年前。維時郡城好結社，每社譜出，予與澹人必聯名，有若榜帖。以故予至郡，必主其家，因之能道其家人事，顧未悉也。逮予避所嫌，藏澹人複壁，越十日而後出門。當是時，丘嫂陶夫人主晨夕餐飯，凡粢醴涼煖、脯糒乾濕，皆一一口受而心記之，至于今不能忘。乃予年八十有一，回顧曩時所游者，百無一存，即澹人已先我去，而夫人則竟以七十聞。

予嘗疏夫人生平。以賢門弱媛，年少婉孌，歸之我友之名下，其于伉儷間亦又何歉？而獨于夫人有難言者。澹人雖世積，兄弟鼎盛，而其所後者，世父也。在堂餘老嫜與所生舅姑，孝養兼責。每歲時伏臘，轝轎舟楫，東西至如流水，而夫人以一身周旋其間。雖劇易不齊，必得其標理而後已。況群從滿前，多望之長伯，遠游饒結納，而姻婭戚族，槃匜饋餉，又雜遝無歉日。加之家室多故，叔隗尚未絶，而戴、厲相續勤于下。逮其爲佩刀之遞授與衣絮之咸被，于以費經營而煩剞劃，蓋不知凡幾也。而夫人一以敬順將之，謙沖其中，而和愉其外。在本性鮮嫉媢，而孝先慈後，畧無墮闕。自持門至翕幞，并絶佻倪陜輸之習。世嘗稱

石簣家學，歷產賢哲。而夫人以閨閣善承其後，以故八荀三薛，前後相繼，即門楣宅相，亦且競秀如他日。今而後乃始知夫人之教澤長也。

夫歲月幾何，榮落有限。曩時結社諸大家，或贏或絀，往有蔥蘢若丘山，而數十年來頓夷爲培塿而不可止者。予與澹人訂交時，即自忖所至，亦不輒料其止此。乃一轉瞬間而相顧倏忽，夫人且已老矣。予力憊，不能身入郡城，親捧錦帨，爲夫人壽。然意念所及，高門閥閱恢大于舊，而膝前奮起，各能以文章馳譽遠邇。然且友朋踵至，所云拜母庭下者，多于疇昔，不翅名姻貴戚、酒漿筐篚之接跡于道，則異日在廷之褒，遲久不厭。夫人達人，當必有曠然于其際者，予故馳一觴而獻以是言。

地理心書序

《地理心書》者，張子禹臣所著書也。《周官》族師氏有相墓之說，謂古有葬式，須視其封交以合軌度，非謂此中有吉凶當審擇也。自陶侃、羊祜相傳有陰陽家言，指亡人坎埳以爲生者休咎之驗，因之地理一門肇于東晉，而盛行于宋之南渡以後。蓋嗣是而在庭楄柎，欲早安窀穸，難矣。

張子禹臣知其然，謂撥沙表竹，言人人殊，景純、仲祥動多荒誕，亦顧其心何如耳。于是著地理數卷，而顏曰「心書」。蓋心有二義。一則俗師冥頑，心本不靈，焉能覘土？禹臣以博通之懷，精于名理，豈區區阪險而猶不能直抉其徑與遂者。一則心乃仁術，苟巧于依違，則外而狥人，内而狥己，

皆足自壞其本心。而禹臣一以至誠行之。故吾謂《心書》者，禹臣之達心與其心術相附而成焉者也。然則讀是書而倘有會焉，亦會之以心而已矣。

寧晉邑侯去思碑記序

古之爲吏者自通籍後，比年觀政，三年而報績。其善者，留其屐而懸之縣門；不善者，唾其輿，譟而驅之。今稍不然，居官長子孫，動輒十年，毋論善與不善，初立長生牌，而繼即爲祠而填牌其中。及其去也，詛者詬者，怨憤而譁者，咸集祠下，甚至焚其牌，毁其所爲祠，而後愉快。是曷故哉？則以民心之難欺，而愛與戴之不可以勢力取也。

邵君二峰之宰寧晉也，吾壹不知其居官何等也。其治行在人，人能言之，吾不能壹壹而疏布之也。乃計其受事之日，裁數稔耳，自下車以至乞疾，裁轉轂間耳。迄于今相距已七年矣，邑之人尚能思其人，念其平生，詠嘆其所行，糾錢買石，❶思樹之五達。而邑之士大夫即又起而件計之，礱之勒之，彙諸所詠歌，合爲之文，以傳於不壞。人皆曰寧晉民良，能不忘舊官。又曰官毋虐視士大夫，士大夫尚能以遲久之言相於有成。而吾謂此皆君之有以感之。夫懷鎛之俗，今所同也；挽攸推謝之謠，不必寧晉士大夫始能言也。況恩久必息，思遠則忘；變轂改燧，不待來復。而乃感愈積而澤愈長，日彌遠而思彌切。夫驩虞之術，可以暫而不可以久，假借之恩，可以頃刻而不

❶ 糾」，原作「紏」，據四庫本改。

可以終年。彼苛政無論已，間有假以小惠者，初與民噢咻，遇卓衣芒戴之族，言語煦呴，涕泗相慰勞。而乃陰料其貧富而利其財，每事爲氏印，貧者軒之，富者輕之。其始也，貧者多快心，可肆忮害，而究之人匱財竭，而同底于盡。甚或摧抑士大夫以悦愚昧，而等威、喪，强者暴者率能自恃其憑陵以加寡弱，而其爲禍反不在士大夫，而在百姓，此害馬之政也。此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

君居官坦然，行所無事，而四民安之。邑有瀝城，即滹沱水也，周環數百里，一望洋洋，饒蒲葦、魚鱉、菱芡、茭菰之利，男婦日游居其中而相與爲樂，嘗指之曰：「吾侯澤淠然，有如此城。」此非涓滴沾濡之所能邀矣。《漢史》之頌循良者有曰：「所至無赫赫名，去後嘗令人思。」邑之思君，其得之去後如此。吾故樂題其請，以爲世之爲吏者勸焉。

吴母章太君壽序

嘗讀《易》，至節之六四，嘆節以一陰當水澤之交，互相推移，而惟六四爲不易，是以身處艮中，雖震動未已，臨以坎陷，而安于互艮而止而不遷。君子以是卜其能安貞焉。予年老，不喜作壽序，第遇七十以上則偶然應之。以爲年老杜門，庶幾説長年舊事，猶得置身童稚間，强爲笑樂。而獨于吴母章太君，則重有感者。

太君爲吾郡都掌諫章公愛女，方公忤權相，編管均州，正值崇禎之季，國事大壞。雖莊烈皇帝究已用吴太常請，令復公故職，而倉卒不逮。當是時，公荷戈渡江，叩浙撫

軍門，興師勤王，太君牽衣不爲動。而既而遯于四荒，太君偕其兄尋父不得，彷徨墟墓間。則在太君家居時，已歷坎矣。且太君所配非他，即宫允吴公之次子也。公與宫允公本同年同館，且同爲黨人，因訂婚姻。而鼎革以後，宫允公亦披緇入山。大兵屯杭者且圈其居而伺其出入。以故太君來歸時，年祇十五，而公子之親迎者，且御輪草草，不止桓氏挽鹿車焉。乃公子弱冠，即與其兄星叟皆以文章爲東南領袖。而群小叵測，往往窺兩家踪跡，陰相恫喝，以致發憤鬱結，驟赴玉樓者又三十四年。

夫以世家門第，煌煌鼎盛，鄉里望之若崇墉峻闔，而一旦夷于草萊，席門窮巷已不堪矣，况覆巢危卵，幾至不保。而又仰黄鵠而誦單栖，遺孤孑然，迄有成立。此其憂患爲何如者？彼大水澤汗然，亦云坎險。太君以艮止當之，既承上道，復昌後來。然且嗣君大賢，能令坎離震兑，各馭時序，《彖》所謂「天地節而四時成」是也。夫節者，賢也。以一節而成四時，則賢也而進于壽矣。歲之載陽爲太君誕辰，戚里飾漆屏，虚其右，以待雕琢于其上，乃執一觴，就其請而慨然應之。

吴静及詩序

吾越當鼎革之際，曾作《越郡詩選》若干卷，遍搜越人之爲詩者而選之。而杭州不然，限人數于十，名爲西泠，而外此勿録。以故予來杭祇與十人作倡酬往來，一似舍此無詩人者。今其事往矣，名才相望，各出其咏吟以摯于人，雖牋版數行，亦復相遺若束帛，况篇聯卷接者乎！

吴子静及好爲詩，所至題郵畫壁，散作方幅。嘗介友人示予，并請予序。而予以剖析經學，弃之篋中已久矣。長夏卧床，始得卒讀其爲詩，而附以數語。向過杭州，與所識者論詩，其言畫一，雖十人而仍如一人，了無出入進退于其間。而今則離奇錯雜，極唐宋元明，平陂、正側、雅俗、濃淡之各有所到，以大體言之，不無過隤，然而四時雖殊，寒燠則一。今試過鄉縣，蕭條閭巷，千里一色；而一過都會，則臺城參差，車轂紛出。要其爲四民之所居，則無勿同也。静及力趨大雅，本不爲時好所逐。即偶然遺放，亦復去故就新，歸于正則。是雖十人相遇，亦未嘗不忻然把臂，而况予之不立選格者矣。

錢姚三子獻萬壽頌序

西林多軼才，其所爲詩古文詞，甲于他郡。會皇上萬壽，行省徵治屬工文賦者，多爲祝詞，合書册以進。予嘗竊觀，至二姚子作一賦一詩，嘆其工麗饒體會，可稱才士。而既而得錢子集唐三十首，依《平水》所併上下平兩十五韻，淪漣詄蕩，對精而屬切，以爲聲律之極事，莫過于此。顧其册以彙進，稍闕畧，未入獻也。乃皇上以觀河之亟，星言至浙。群臣在途，多獻頌者。三子亦循例録所著，捧之至鳳山門側。蒙駐蹕垂問，歷訊其官銜版籍。且乙覽移刻，命其親賫，向行在投入，已異數矣。及投訖，而傳旨侍衛，引見于中堂張公，且同仁和王錫等五人，一體獎勞，抑何至尊之優視文士一

至此也！

予嘗嘆桓榮被服，誇稽古之力，而經生年少，即親承咫尺，面受温言，爲高文典册生色，此其于稽古寧有歉與？予垂老僦杭，衹閉户窮經，無暇及詩文一字，而錢子升巖、姚子立方，皆數以經學與之往來。今錢子景舒，正升巖之子，而魯思、彦暉，即立方猶子也。二子有家學，且同巷居，古皇見佳賦，喜與同時。他日以同學而同進公朝，其爲同時而獻賦，又豈相遠焉。

邵時來先生七十序

人生以百年爲期，而十臻其七，已稱稀有，況閨闈合德，中外齊齒，而又有名父以居其前，有順子賢孫以隨于其後，此雖孟子三樂、周詩九如，亦于此遜不逮，而先生實躬逢之。友朋姻婭其屬予一言以稱慶者，屨且滿矣。

予嘗從其嗣君在掫，觀所輯《邵氏世譜》，嘆閥閲盛大，爲東江望族之冠，而先生父子皆以多學爲藝文領袖，乃高蹈不出。先生且嘗游京洛，爲王公鉅卿所敬禮，爭相館饗，而終以歸養之故，辭之南還，其德配孫太孺人則又以南臺之後，世席贏餘，舍珠玉錦繡，而挽鹿來歸，第日主中饋，佐先生洗腆。然且束髮與難兄孝廉君同硯，稱詩説禮，迄于今其膝前奮發，早能以文章娱事二世，皆太孺人教也。夫先生七十，不敢言老。而上有忘年之耆英，岸然在堂，下有不可不知年之嗣子，且獻觴庭下。是毋論親朋姻婭稱祝無既，而即此一堂雍容，合三世中外，以爲吾先生稀有之慶，慶孰有大于此矣。因就所爲幛而并書之。

西河文集卷五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秋晴又晚晴稿

序三十四

兩浙開府中丞張公生日賀屏序 爲武科新榜舉人作。

當宋元豐間，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值司徒富韓公治第洛陽，乃集洛公卿爲耆英之會，一時慕效者咸趨之。是必世際昇平，而又有天子重臣以出綏外藩。人之詘指而相慶者，曰：「天下誠寧，于今若干年。其長茲土而爲萬室所取安、八州所取則者，其人若干歲。」蓋深幸夫是人之年富而致足以有爲也。又況善人百年，王者必世，其所致治，又天下之所月較而歲計者乎？

平州張公，由行省儀同開府兩浙，東南十道往往倚毗爲長城者，方五千里。父老子弟于行部之頃，咸相望而手額曰：「相公盛年迄于今，相公之涖吾土者，穀已三稔。蒼龍之東轉而揆皋覽絓綵弧者，已三授籌矣。」獨是三載，論秀列國，獻賢能之書而升之禮部。其間賓興三物，續食上計，皆方州使相之事。而今則監臨鏁院，比之宗伯之知貢舉。凡主文閱卷，第總其成效，而不侵其細。惟是占節使之制，分麾授律，設壇而拜職，以仰受天子之寵命，謂之軍門。雖文武並憲，而方行海寓，以克詰戎兵，則尤開府所專司也。是以翹關車騎立期門之選，三班入試，自行營校射以及摩盾獻策、圖上

方略，皆目給而面勘之。以故武科榜發，兩浙之讙呼而相慶者，咸集榜下，曰：「頗、牧皆入彀矣。」又曰：「衡量一何精！遴選一何公！自非天地之無私，日月之無蔽，中羅星辰而外苞萬有，何以得此？」歲之夾鐘，門下之給牒而赴夏官者，咸感恩投地，願稱一觴爲公壽。

予曰：「公之壽豈惟是也？古聖人之開壽域也，非土木爲版築，而不湯而池，不金而城。晝不設鐍鑰而闢市以清，夜不俟聚櫜而四裔以寧。山嶽不加高，溟渤不加深，而雉堞、溝隍藉之以安平。故能上之體聖主無爲之治，而下之即予十一州七十五城以無事之化。其日坐政事堂以發號施令，而闃寂寧靜，邈若無有。苟非旌門大闢，笳吹鏗鍧于梐枑之側，❶幾不知有中丞公之居其中而填撫其地者。《論語》曰：『仁者靜。』又曰：『仁者壽。』蓋惟靜故壽，此固我公之自壽，以並壽此兩浙民，不待言也。乃即以取士論，《詩》不云『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乎？夫文王以知人之明，倬若雲漢，使之爲章于天地而照曜四海，其得人之盛，爲有商數百年以來未有之事，然亦何與于壽考？而以是爲祝，誠以十歲樹木，百歲樹人，周王樹多士，以爲王國之楨，而濟濟多士，即能報成周以百年之治，所謂壽也。然則公之自壽以壽人，亦以是矣。」特是曩時留守，創耆英之會，凡鄉官在籍者悉携鼓樂，就軍門行觴。而好事者致圖畫像于資聖寺院，爲後來觀法。即司馬溫公改爲真率五行酒食，亦必彙鄉老同餐，以爲盛事。而今則軍門鞅掌，無暇飲讌。且司涓

❶「笳」，原作「茄」，據四庫本改。

清絶，矢不受鄉官一飲一勺，致予以近耋之年，猶不能預真率之會，以追陪一觴，此又時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遠宗曰：先生戒屏序，以幅蹟字多，故每辭之曰：「吾不能生駢指，塗漆版間。」故不作屏文。藉作之，亦必不存。此文早刻之張公《北歸録》中，且爲諸武科門下所請，故留之。

東陽李紫翔詩集序

今世有文人，而無學人。夫文人者，非謂習延祐舉業，能挈筆作應試體也，將以摛辭賦詩，并發之爲碑版、札牘諸雜體文字，則雖千百之中，偶一有之，亦屬倖事。而况經學茫昧，誰則能開扃發覆，探五學之精，窮六籍之奥，使《易象》、《春秋》、《詩》、《書》、《禮》、《樂》悉曉然于天地間，如七十子者乎？

予早知東陽有李子紫翔以舉文見知于時，時之誦其文者咸稱之，而予獨謂其有古學。嘗竊觀其論《春秋》策書，按時度物，其于三家之是非，多所考駁，即妄附謬説如予者，亦且一一正定之。此不可謂非當今有學之一人。乃相見投贄，衹以所著詩篇若干卷示予。予讀而嘆之：「此非學人乎！」昔論詩者云：「詩有别才，非關學術。」此非知詩者之言。夫詩肇于漢，沿于六季，盛于唐，而衰于宋，夫人而知之。而今之詩人必且舍盛而趨衰，何也？不學故也。天下惟雅須學，而俗不必學；惟典則須學，而鄙與弇不必學；惟高其萬步、擴其耳目，出入乎黄鐘大吕之音須學，而裸裎袒裼、蚓呻而釜戛即不必學。則是今之爲宋人詩者，不過藉文人之名，以自掩其不學之實，非有

他也。

紫翔以學爲文，即以學爲詩。温柔敦厚，一本經術以出之，而風雅翩翩，上追漢魏而下不失乎三唐之法。即其主客盤桓，倡和予汝，擬蘇李之遺，而情旨親切。于以篤厚誼而厲薄俗，無非以《三百》至意行乎其間。此豈與世之文人争肩併耶？夫四海雖遥，風聲不隔；文人雖鮮，有必識之。譬之瞻華于河，拔干霄之木于鄧林，遘僑如兄弟于侏儒之鄉，雖千百必不失一。而獨于學人，則終恨罕見，乃及今而一見之，則是予之所望于大山、喬木與出群之人，當不止詩篇數卷而已。

會稽章晉雲壽言録序

唐以前無祈年之文，而今則世尚浮詞，每十年一周，輒預飾屏幛，而書祝贈之言于其中。予初鄙之，即有求者，不之應。而或曰此亦爲人子者之用心也。彼人子者以爲父母之年日臻老大，雖鼎烹在前，子姓戴觴，每無可以娱其意志，而祇此贈言數行，則忻然承之。而特恐言之者之或不得其人也。

予與章子泰占游，深信泰占之爲人，博通經術而工于操持，其作古今文，久爲斯世所矜式，而尤兢兢于家人之行。此非有得于義方不至此。乃聞其尊人晉雲先生，席世閥之餘，高蹈自喜。早年以孝友著于宗族，而既而婣睦任恤，爲鄉里嘖嘖。雖鼎革以後，不好進取，而或以棲遁目之，則嗛然道不敢，曰：「人亦各有志耳。曾市門皆墻東君，而畎畝之間，無非南陽躬耕者哉！」以故北走燕臺，南游吴楚間，第

遨遊不輟，而不爲浮名所逐。嘗念先人北渠公砥礪名節，爲蕺山劉先生表誌其墓。而祖仰渠公兄弟則又以效丁蘭刻木事，陶半村先生爲之立傳，間書兩文于其堂，令子姓觀之。

今年八月，先生方六十，泰占思乞言以慰親心，而羇遲白門，屆期始得歸。乃人之知其年者，在故鄉，則親朋遠邇預爲詩歌，以致其禱頌之情；而在江以南，凡與泰占游者，聞先生之風，各願出一言以誌其盛。夫人亦自愛其文，凡金錢粟帛可以推予，而必不肯爲不情之詞，妄相附和，以自貽慙懣。而乃盈篇累幅，知與不知，皆願附一言以相籍爲名高，此非先生之賢與泰占之名均有以致之不得也。嚮使唐以前早有是風，則庾信摛詞、杜甫握筆，亦必有以傳其贈言如今日者也。然則世之以屏幛娛耳目者，請以觀其詩何如也。

素園試文序

昔曆、禎間，社業與房書並行。而今則房選行牘，率皆坊人僞爲之，而社刻無有，惟取學使以下及諸司考校文版行坊間，則猶存社業之遺意焉。金子素亭久以舉文名于人，而友教日衆，乃與趨庭都講輩各出生平見知文，彙以示世。因人之重素亭者名所居園爲「素園」，遂稱其文爲「素園」之文。夫以素亭多才，其于古今文何所不得，廟堂無樑欐，而但取廊房之欂櫨以爲美奐，寧無餘憾？然而高文自在也。間嘗選唐人試帖，嘆都堂試士外，其爲國子京兆及州縣所解帖無算也。夫隋唐試法，惟舉省試爲最重，得即爲士，否則仍爲途之人，無舉人、諸

生名目可以託足，無行書社業爲四方行估所藉手。而試帖之傳，大小畢備，曾是知詩者而僅僅于「行不由徑」、「湘靈鼓瑟」間爭得失哉？

金華杜見山悔言録序

幼時講學龍山，見劉忠端《證人社譜》，疑「黑白兩的」出之《禪源詮集》。而蔡子伯曰：「豈惟是哉？周茂叔牕草不除，何異乎庭前柏樹子也？程子謂顔子所樂何事，則衲子下句什麽是受用處也。朱文公論太極，以一陰一陽爲形下之器，則即心即物；及註《論語》，則又云洒掃應對便有个入神事，則即物即心也。世但以禪學歸陽明，而不知有宋學者實有以啓之。聖道之可疑于天下，非一日矣。」

東陽多名儒，而舊所推者爲杜見山先生。相傳松崖盧子講學五峯，先生乍聞而驚曰：「有是乎？」遂從之，相依不歸者閲四年。既而還故里，人事間隔，自恨放廢之久，日書所不足，曰《悔言録》。大抵生平得力，惟主静立極，直本濂溪。而自抒要旨，則又以良知爲本體，致良知爲工夫，與陽明當日天泉授受者正相表裏。見者因遂以近禪疑之。予嘗游嵩陽，得賀凌臺先生知本之教，謂聖學切實，祇一誠意，而意之得誠，祇止善以去不善，並無「窮物理」與「致良知」兩途可以抄變于其間。然而「良知」二字，出自《孟子》，「致」之一字加于陽明，即不必以此參釋《大學》。而第就二字徐思之，夫所謂「致良知」者，非謂推虚靈之識以進于覺也，謂夫知能之良，可推之以進于無不良也。蓋知則莫良于孩提之知愛親、知

敬長矣。先生以愛親敬長爲教，而後人之繼起者，即以是愛親敬長承之。聞杜君雍玉素以孝稱，乃憫其先録之亡，力搜其殘編，細爲較輯，而重授之梓，使先人所學復傳于世，則即此良知之致，不必佛説四恩，舉父母之親與方丈國王爭先後也。世之讀是録者，但以親長求聖學，而又何疑焉。

甘州行省朝勿齋先生松岑集序

《松岑集》者，朝勿齋先生所著詩也。先生詩早行海內。予嘗序東陽李紫翔集，每見先生唱和詩，而心儀久之。乃先生以三輔分刺兼督理河務，爲天子所嘉賴，遂由參知行省出巡邊衛，開牙于酒泉、張掖之間。而家弟之子甘州軍司馬，其屬官也，因出所著詩，不遠萬里使驛予，而命之以序。

予三復之，嘆先生勤勞王事，自行役盡瘁外，大抵皆屬車扈從，賜衣賜膳賜什器珍琢，并聖篇御藻，種種班賚。而先生亦深感刺骨，往往紀其事而播之以詩，一如唐人之所稱應制體者。夫詩學之流移久矣。長安高髻，不計尺寸，而世儒無學，方且以草野哩唷之習，易我高文典册，以白掩其劣。而先生一以廟堂之體製出之，就正大以合雅頌，其爲華國之文章，力挽狂瀾，固其所也。

特念喬松之名，皇上嘗以賜大臣，以爲天壽平格，貞松似之。昔者聖主賢臣之頌，有云「萬年之久，過于喬松」是也。今皇上書「松岑」二字賜之先生，而先生即奉之以名其集，不特徂徠千仞，萃我高岑；而疾風勁草之志，于此驗之。蓋亭亭山上，厥有本性，盡瘁之節也。心懸魏闕，高枝西靡，懷君之忠也。有臣如此，其于聖主得賢臣，亦

復何媿？ 然則先生雖盛年，甫探一毛，而他日壽考之稱與夫詩篇之久傳而不可沬，不即于是名均見之哉！

奇姓類考序

黃、炎本一姓，而父子兄弟各不相襲，誠不知當時之仍其姓者限于何等。暨中古以降，則惟有地之君得以仍之，而他皆易姓。是以天子諸侯必析其弟爲大宗，而分氏別族，爲姓不一。然且易姓之法，以官、以賜、以字、以謚、以居、以采、以伯仲、以長幼倫序、以所聞所睹所齒遇遘，併隨意立氏。故曰姓分而爲族，族分而爲氏，氏又分而爲庶姓、爲庶族。自天子諸侯而外，人各有姓，不啻萬也。自開闢生物以來，生人造事以還，及古皇立文字置書學以後，凡物凡事凡字，皆可爲姓，又不啻若干門若干部也。

曩者予友蔡子伯，將輯古今氏族譜，已有成說，聞予言而遽止之。今吳門徐子南沙取其姓之奇者，編爲類而分以門部，題曰「類考」。世不盡姓，姓不盡人，窮搜極討，而總限于類見者，開卷而耳目所接，似乎豁然一改觀者，此非異書乎？ 夫讀書深者，所言多怪。即以氏譜論，《公羊傳》云：「古以王父之字爲氏。」予嘗非其言，而人多怪之。是不特魯之季孟、鄭之罕駟，皆以身之字與父之字爲氏，並無孫氏王父字者。自此言出，而東門襄仲三世皆以子作孫、以兄作父，一門倫序，全受禍烈。此非細故也。乃朱子論氏，又但知「王父之字可爲氏」一語，而不識謚亦可氏，反曰「謚焉可爲氏」，「此必誤讀王父之字，『字』字爲『謚』字，而

因以謚氏」，則不特桓莊武穆顯見經傳者，俱不之識，而即其註《論語》、《孟子》，豈不知三桓爲魯桓之謚、戴不勝爲宋戴之謚？而以爲謚不可爲氏，無怪乎《論》、《孟》姓氏十餘處，無不錯註，此又非細故也。

重修祇園寺募序

祇園寺在縣治之西，實不知創于何時。相傳晉咸和中，高陽許詢客居永興界，因捨其寓宅爲寺，載在誌書，然不可考也。唯是明代盛時，實爲江南第一山，五字係當時扁額。周環若干畝，寶坊嵬然。凡官家大慶賀，如萬壽、元旦諸節，縣之令丞輩率于此習禮合樂，勒爲令典。而四方至止者，舟車甫稅，即蜂臺鷲室，往往以是爲游觀之所，一何盛與！自江東不守，戎馬蹂躪，而後彼黍離離，且六十年矣。國家休暇，闢補陀後山爲祝聖之場，敕禪師便菴開堂其間。而其徒止公，則嗣法者也，見祇園之圮而憫之，遂發願修復，簿其募而謁予以序。

予思物有興廢，本循環之理，況珠藏金乘，神實護之，此固無慮其久堙者。獨是彈丸三里，四業艱難，似乎時尚有待。而幸值天子神聖，宰官賢仁，井邑蔥蔥然，覺有起色。以芥粒之施而成丘山之業，想亦通邑老稺所相顧而忻然者乎！城有三古刹：一竹林，一覺苑，一祇園也。竹林喜久復，而覺苑甫興，勢必以祇園繼之。是天時人事與宰官耆闍，輻輳而來，不可謂非此山鼎新之一會也，因爲然其請而勸以是言。

先正小題選序

從來應舉之文，始于制策，而既而詞賦，又既而經義，帖括止矣。自元仁宗朝實創爲八比之法，改去帖括，首以四書文取士，更名書義，而别立體製，曰「破題」、曰「接題」、曰「小講」、曰「官題」、曰「中比」、「後比」、曰「原經」、曰「結尾」。而于是書契以來，遂有八比一法在人世間焉。然且主者命題，多下小籤。相傳延祐解士題用「子曰」二字，其首解破題襲韓愈文「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以爲能事，其在明初，載之《元文矜式》間，曩時老成人能道之也。乃選家無學，稱八比文爲制藝。夫制科取士，皆天子親試于庭，八比試有司，並非制也。又以爲八比始于宋，僞造爲王荆公、曾子固、蘇子瞻、子由諸文，以誣惑斯世。夫八比矜式，元實始之，宋時書義尚未行，焉所得八比而預用之也，人日循墻而不知爲序久矣。

予友高介石先生，博學彊才，少年主藝林，即以舉文雄于時。近方選古文行世，而間及書義，因遴取先正小題爲之嚆矢。念斯世書義屢變，學人倀倀靡所適從。而先生胸有準的，考八比所由，溯諸《矜式》。且以歷搜夫成、弘、正、嘉、慶、曆、啓、禎諸遺文，而究其根抵。閲之博而遴之精，不輕加月日，不濫施點黈甲乙，使學者一望而繩槼儼然。此非近代之矜式矣乎？先正多小題，一仍元延佑遺法。而先生亦以小籤先之，雖曰以便學課，亦以見元明以來汚抔載事有餘意焉。

應和堂試文序

予僦杭州，學使補諸生何泗音江臯草堂，從學者十人，而補其七，以爲盛也，匄予序其文行之。今予歸城東，而比鄰數武，補之者三人，曰莫東怡，曰張南服，其一則予宗來初也。三人同有聲，試必同列，且同出于莫子蕙先與英仲應和堂之門。而東怡爲英仲子，且冠軍焉。《易》曰：「同聲相應。」《詩》曰：「倡予和汝。」言相孚也。莫氏兄弟以文章領袖群彦，而一時應和合門生兒子而萃于一堂。竹箭不異苞，而冀野馬群千里同卓，此相孚之盛，亦何足怪？獨恨予老去，不能減年以追隨，而尚有吾宗一人得附其列，即不可謂非幸事也。因復披其文，而爲之序之。

石艇詩集序

天下幾人負重名，比之睹恒星于天，數享山大浸于輿圖，千不得一，顧亦未嘗失一也。然而生年有限，予年僅八十，而四顧茫然。回憶同時得名者，或年長于予，年少于予，卒無不先我而逝，而惟石艇李先生減予四五歲，而巋然獨存。予嘗謂良朋千里，宛若一室，顧見面實難。生平避人走四方，足跡汗漫，縱南至閩海，未能車過東陽，一訪所謂石艇堰者，而先生又高蹈不出。即謀通姓氏，而日暮途遠，每恐還山不相識，爲猨鶴所誚。而先生之子亦當世名士，今所謂東陽李鳳雛者，遇予講《春秋》，因得詢先生所著書。而先生竟不以予爲不肖，寄《石艇詩》來屬予論定。予卒讀之，然後知先生

之過人遠也。

先生以文苑豪傑，世紹家學，一旦丁喪亂，閉門卻物。其所居本山水之間，而性好咏吟，往往矢口即成句。昔人謂山人之詩多于山葉，不待言也。獨惜生平苦易度，而山中日月反長繩繫之，猶是晨與暮，而朝曦夕暉雜之，冬夏之早晚，而光景遷變，誰能一一傳寫之？況山川長在，風物無恙。賦詠匪一朝，而隨所感觸，千態萬象，一似雲霞有性情，而峰巒有面目。縱同此，即事有前後，若異地焉者。人嘗謂輞川、杜陵工于抒寫，千年以後必無其二，亦嘗讀先生詩乎？予老，還故鄉，研經不暇，屏一切詞句。雖敗箱之中尚饒殘帙，而必不敢示一字，則即詩以觀，而其有愧于先生者，不既多與！

西河文集卷五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引

《兼本雜録》列引在序跋後，今另分一卷。

迴文集引

迴文者，詩中一別體也。幼時製雙帶子，喜遷鶯詞，故作迴文體，以示狡獪，而既而悔之。然而才人伎倆，何所不有？璿璣雖不可再，而五七字間偶一顛倒，是亦文心縱變所有事矣。張子東亭每以是體爲倡酬，動輒盈卷。聞舊刻已付鬱攸，而近復合格律一詩幷樂府絶句，總彙之爲一家言。才人豈可量乎？山陰閨秀張楚纕工于是體，曾過始寧徐大司馬傳是齋中，把筆作迴文古詩。而予門徐昭華者，即司馬公女孫也，爲題其篇曰：「曲江比下筆，流水作迴文。」書十字訖，便輟筆。時傍觀者訝之曰：「是底言？何爲不置可否？」蓋不疑其亦迴文也。予恨老去，不能復作詞如幼小時事，而題筆又艱，未遑猝應，祇遠述舊聞，以留此集中作一佳話，傍觀者或亦諒之。

陶篕指頭書畫引

本稿無此篇，此從《陶小差集》録入。

凡書畫以指而必有具。古用刀，今用

筆，皆具也。自心書意畫之説起，有畫腹者，有壁掃作字者，有用指戴爲虎爪文者，有以頭濡墨寫草書者，有脚蹴手捫成潑墨畫者，而具亡矣。陶篚曰：「吾安用具哉？得魚亡筌，行千里者棄其行縢。吾請以指頭行之。」天下有擴工倕之削、折逄門氏之弓，與之相遇于中原，而以爪觸垩，以飛蓬相抵擲，而猶有藉者，此非一指頭禪乎？吾見之喜，而爲之書。

徐克家涉江草引

毛甡游江表，不得已也。徐子亦不得已而游江表，乃以十年來所不能逄之故國者，而日相遇于荆關楚水之間，登臨唱酬，積其所爲詩，名曰「涉江」。徐子其有繼騷之心乎？當徐子居越時，鷹揚藝林，與薄海賢豪爭雄長。假使魏太子仍開鄴園，徐子非徐幹哉？越二十餘年而不遇太子，冠切雲之冠，紆遲南荒。《涉江》云：「淹回水而凝滯兮。」豈非其凝滯有足悲者與？建安諸君子並起辭藻，嘗自謂能比蹤騷雅，而既而中落，致令孔璋擬相如而不得也，所傳者偉長一家言耳。毛甡當勞憂之餘，損其所爲心，惟恐思煩情敝，驟致隕落，故于其感興而輒棄去。此如醉裏聽蠅聲，波間翫花色，嗒然而已矣。徐子獨流連興會，于情之所至而文隨之，雖猶是偉長論世之思乎？然以之繼騷，有何憾焉？

季跪小品制文引

韓愈爲《毛穎傳》，人皆笑之，獨柳州刺史嘆爲奇文，此則《梓人》、《橐駞》之所由昉

也。第今之爲文者，好持大體，動以語句之偏全而分爲鉅細。彼其心思質木，搏折無象，遇危言正舉，猶且趦趄囁嚅，格格不下。苟一旦頰頤將承，齒牙未盡，足欲步而過卻，日方馳而若留，涓涓初下，江河具來，鱗爪未全，風雲頓起。則雖素稱哲匠，窮極窈渺，孰不相顧咨嗟，拱手謝去？然則文之有大小，亦猶心之有敏鈍也。季跪爲大文，久已行世，而間亦降爲小品。嘗見其座中譚義鋒發，齊諧多變，私嘆爲莊生、淳于骨稽之雄。及進而窺其所著，則一往譎譎，至今讀《西遊續記》，猶舌撟然不下也。技之小者非大匠勿任，文之小者非巨才勿精。向使季跪所作，非四子書題，爲時所習，亦但若向之所爲續《西遊》者，則安知世無見毛穎而笑者矣？

重修息縣協天祠右廂觀音閣募引

息之治東南有協天祠，古也。祠側樹碣，志明萬曆間重修，而不詳所始。及搜廡下斷石，得宋元祐辛卯雷跡碑記，雷車之文剥蝕隱隱，然後知其從來遠也。但祠舊有左右廂，而中丁兵灾，左廂則先成三楹，右廂闕然，觀之者左右臂不齊，如偏痺焉。住持開悟者，戒僧也，禱之協天前，謀廂其右，且因而層之，下祠火神，而以其上爲觀音閣。火神以戒觀音者，所以感與？息連歲不登，地蕪穢未治。居民良而苦瘠，雖好施乎，將曷居諸？然而語有云：「累黍而成尺，累土而成室。」當明萬曆間，有長史鄭君者，實爲率修，而士大夫和成之。今之長兹土與士大夫之居是邦者，毋論善作者善感，

睹茲偏痺，有不興鍼灼之思者乎？則爲累黍而累土焉，必也。予游息，與息之士大夫交，遂以交息之長吏，知皆賢好施者。且假寓茲祠凡二十日，知住持亦賢可施，予因應住持請，而爲之告之如此。

懷山書言引

懷山相對時，若深山道流，絶無音聲。及其發之也，而洋洋然傚晉代清談，能作數十萬言。懷山口授，僧開手書，不自知其手之狎而板之續也。往見懷山有《書言録》，既而得見其歷游所記，布棊測象議若濆捍。又既而窺其裝，則遥篇曼册，穴紙而編焉。于是懷山彙其秩，請爲之敘。予嘗疑步兵、中散，既淪鑒埋昭，以嘿成爲道，似不得寓詞託諷，致與物忤。及觀其夜中不寐，起坐彈琴，流連于安樂利貞之間，忼慨于代謝差馳之故，寄言蓬池，眷念山阿，然後知其情深也。懷山志懷天下事，其所可語者語之，其不可語者手劃而心開已耳。爾乃踦跦道路，一發其情于談天指目之間，是即不必與物忤乎？然何致所在謇塞，竟與廟中之金狄共銘背者哉！

聞人山人印章譜引

杜預作峴山碑，一樹之巔，一湛之淵，惟恐其不傳也。故山雞見影而喜，緱山之雉必留其跡而後去。同道人過巴陵，使巴陵市人圖其形容。蓋工其工者遺其斲，理固然矣。聞人山人工印章，自鼎鐘秦漢以逮唐宋，皆能心憶而手追之。且復譜所勒以傳于世，如古人之編韻而集氏焉者，何

珍惜已甚乎！世人好古文，每欲變殳隸而雜以篆籀，予甚疑之。山人皆慷慨魚睨，棄置勿道。至其把鐵如柱，號呼礧磚，恍前有岣嶁，後有石鼓，極離奇譎怪，而不舛于法。以彼其技宜隨所摩畫，當無所不得于世，而復乞予言以爲之引，亦曰非予言，或不足以動巴陵市上人也。

黄大宗曰：任地有機括。

合置社頭張十一郎官二祀田引

《月令》擇日命社，所以祈也。而《良耜》之詩，秋而報功。今社無祈報矣。比社則第遴歲之良日，不分春若秋，設爲社祀。而吾邑首社，則猶在元夕之旦，吹笙設燔，婆娑而饗之，此豈元辰擇社之遺與？顧八蜡與社表裏，而田坊、水庸則嘗列之六、七之數。今無蜡并無坊、水庸也。邑瀕海近魚，禾稼是憂。考邑有護堤侯張十一郎官者，在吴越王時，其父亮爲刑部尚書，而侯以任子起家。宋景祐間，錢唐水淫，侯由工部郎統捍江五指揮使，護堤有功。因侯而没乃祠之，今俗稱張六五侯，則十一之互文也。夫祀典能捍大患即祀之，況侯死而所在能神，則生其後者殷其禮，亦以明報。而社祀在首春之十五日，侯祀在末春之六日，里中人有秩其文、奠其典例而預合其錢以爲祀田者。夫猶之通報于祈，而在春則暇而可行，在秋冬則不暇而不可行。而以司穀抵社，以侯之護堤抵八蜡之二，但舉夫春祈而若竟忘其秋報之意，夫亦神惠廣廣，丐其所施，而不敢自名其何以答也。則夫合兩祀而置以田，豈無義焉？

姜武孫曰：隨敘隨議，以一氣轉合爲能事。

何孝子傳奇引

人不識申包而識伍胥，不識京兆三王而識包待制，不識孫賓石、王成而識公孫杵臼，則以爨演之易傳也。古來正史所未詳者，多藉之稗官。而稗官又闕，辭人騷士咏嘆以傳之，所稱鼓子詞非耶？今其詞又不可得。而傳奇、雜劇登場爨演，較之咏嘆之播揚感發尤捷。故予每欲以近代軼事或有裨于世而不盡傳者，皆假是法以傳之，而未之逮也。鄉之先有何孝子者，其事已見于故明孝廟實録及府縣志。而惟恐新史未採，浸久失實，予向已爲傳傳之，復擬作長短歌句，編記其本末，若謠若諺，彷彿古《焦仲卿妻》，以當夫調笑鼓子諸詞。而近觀謝氏所爲傳奇，且有先我而爲此者。人雖不欲以孝子爲伍胥，以曹大理爲包待制，以王鼎參政爲公孫杵臼，不可得也。夫爨演之感人甚矣。今有家不悦于親，出不順于朋友，冠裾回慝，秉性忮害，似非保惠、誥誡所能引激。而一旦過勾欄，見忠孝節義遺事，目觸而心悲，初絢于眶，既而溢于睫，又既而涕唾垂頦霑前襟。而觀口訟心怨，一若身處其地而必欲爲之較量而不可已者。豈其人則善變哉？誠觸之者有殊，而感之者有異也。時之爲傳奇者，第極合離，而正史所載則又懼以演義失實，致掩本事，有如此之愷覈而詳明者乎？昔元詞以十二科取士，原有忠臣烈士、孝義廉節諸條，不盡崔徽麗情也。讀《孝子傳奇》而不知其有裨于世也，則請過勾欄而觀之可已。

任千之曰：寫觀劇一節動人。

修建十種功德募引

佛乘多名目，四流、五衍、六度、八正，不可稱數。而其近人情而可舉行者，則惟十種功德爲良云。夫功德以十計，合之則已細，而分之又甚煩。然而九功三德，先王已先佛言之，故空門非空，而功德所建則空也。而實行焉，如曰行不捨之檀，唱無緣之財，可以資萬有而利百物，是匱守也。

恒公，空門之賢者也，以十種功德發願修建。予按其目：福國，報本也；修圮橋修路，則除道與成梁也；接行旅者，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也；放生不殺蟄，不殀夭也；施老孤，先無告也；飯獄者，恤獄也；賑饑、濟渴、藥疾，一則懲荒，一則救暍，其一則掌醫政令以治六癘也；設槥而掩骼，除其骴而給其器也。凡此，何一非王政之大者？而王者不行而佛氏行之。佛氏不必行，而恒公以佛氏之意果行之。人不知佛，獨不知王者乎？夫大功不獨成，大德不獨舉。學士好言大同，而王政之行必操之自上。惟佛家求助，即使卓地得水，開盂指米，猶將藉之給孤之施與波斯之捨。則夫君子恥獨爲九功三德，何難各分之而載半去與？

東亭文稿選引

叔氏御先與予讀書于城東之東亭，初未嘗不思有用，既而俱不用。乃予以亡名，棄筆墨如敝屣。而叔氏避人山阿，不忍以不用之故盡捐其技，于是輯其平時所爲文，選爲一卷。予受而悲之。古有不必用而預爲有用地者，伊、呂是也。彼其視

天下之事一如己事，初何嘗有用舍之可分？而用而行之，一不用而摩厲以須。此其人即獨處一室，猶然家國之是謀、而君民之是計也，是亦何藝文之可自遣者，而不敢儆也。乃亦有不用而即自甘于無用，嵇與阮是也。以彼輕世肆志，惟恐文之有耀於其身，而務爲緘嘿以終流年，盱盱墨墨，舍雕而刊華，所稱達生，非耶？然又非吾所欲處也。夫田父以作勞而談往事，學士以無用而弄筆墨。譬之獵鳥禽者，材官蹶張，既無所從施，而又不忍自棄其翹關之用，于是拈絲繳矢，徘徊于林莽，以仰飛鴻而左右射。此即在旁人見之，猶不能無沉淪之感與牢落之思，而況其與俱而與棄者也？然則世之妬其技而不早爲用之者，亦獨何矣？

殉難録引 崇禎甲申年。

石介云：「人有死，物有盡。其氣烈烈然，亘萬古而長在。」非殉難諸公之謂耶？死者澌也，人孰不死？死而即于散。獨諸公炯然在天地，焄蒿悽愴，雖僅竹册所記述，相對奕奕，即欲與天地同其開闔，與日月同其顯晦，與江河同其通塞，不可得也。少時與兩徐子游，每聽口道諸殉難事，輒心驚。今二十年來，失足濁淖汙泥中，中陷者屢矣。讀小徐子所輯録，得再聆曩時所稱諸君子者，槭然動于心。嗟乎，諸君子不朽矣！小徐子亦不朽。石介不云乎：「在晉爲董史筆，在漢成帝朝爲朱雲檻，在唐爲段太尉擊朱泚笏，爲韓愈《論佛骨上表》。予謂在宋爲文丞相《正氣歌》，在今爲小徐子

《殉難録》而已矣。小徐子勉之。竹册所紀述，神靈憑焉，慎勿輕，予以增損而務爲傳信可也。

重修文昌祠引

自文昌一星位天樞上，躋三階而排太一，宣布經緯，而後之行文家必稱曰文章主云。然嘗攷他書，蜀之梓潼有神名北郭生，實掌文昌職貢舉司禄事，故更名文昌曰梓潼君。而《文昌化録》又稱張氏孝仲張弓挾彈，彷彿古高禖氏者。而彈音同誕，誕子者，禱之要其神，即文昌也。然則文昌之爲神舊矣。

城東有文昌祠，舊在漢前將軍祠右，以世之祠將軍者必偶以文。而道家每稱將軍受帝命監試闈事，與文昌典桂籍，實相左右。以故士之膺鄉舉里選以文進身者，嘗並祀焉。而其後以兵燬也。夫鼎革以來，時移事易，凡夫所見所聞，均非其舊。而第當高臺既傾、曲池既平之後，猶復有神祠廟貌，幸還故觀，即其際已不能無流連今昔之思，況祠禖祈禄，尤生人之所不能暫已者與！祠舊榜梓潼，而梓潼當西蜀亡時，無所因依，遂神游崆峒，飄飄不歸。今蕭山雖褊，而神來最靈，崆峒遼遠，非神所安也。且文昌位天樞上，雖天街焕然，明星仰首可接，又何如攝衣而親承之爲愈矣。邑人修祠者已立簿書，而屬予爲引，某月日某引。

何伯興曰：筋節全在中一段，以感舊立論，甚正大且妙，是重修意。後層層收拾，似莊似諧，與鄉人言恰如此，極有地步。

百步寺募齋板引

埭之南有山曰筆峯，其椒之陰有紺宮嶐嵸，曰百步寺，寺所始不可按也。僧曰舊藏寺谷間，而其後中廢，而遷道左，去故址焉。鼎革以後，復建其寺于故處，而聚其徒以居。又曰：「吾故處安在哉？吾可徒處此而坐，使面壁之學同于面墻？」因鍵白板，獨鍊五門而闔之，迄于今三年矣。夫寒嵒幽邃，本已寂歷，而又闔之以玄關獨叩之地，其有所得，吾不得而知也。第其事方圓而其願已滿，則因功証功，固將闡八正以究三乘。而假使摩竭啓室，大集其徒而利導之，而香積之飯不施，伊蒲之餐不設，縱有般若，其何以濟？昔者祇陀舊林，如來受供，凡無漏以下悉得食。波斯施飯而阿難無分，遂有沿城托鉢之憾。今其徒坌集，未必皆無漏也，持鉢來前，得毋有無分而興悲者乎？予嘗寓埭上，一詣其寺，知其僧類有道者。而居士黄君則又有金剛講會，曾請予序之，而今以募齋而重爲請也，故既爲引端，且書其板。

弁　首

姜尚父行書續刻弁首

尚父再挾策隨計車走魯及齊，宿清泉之浦。爲文若干篇，心思要眇，穿土達石。就其所到，可使清浮下陵而風飈上舉，制義之絶事也。往時尚父闈牘并行書爲天下所稱，其受《尚書》一經者，則又私相傾倒，以爲秘本。予念其生平，每嘆文章貴獨行耳，

揣摩無爲也。揣摩而遇，不失楚人量權測情之旨；其不遇，裘敝而已矣。尚父文非其驗耶？今尚父逡巡計車，乃益復倔强，爲此續刻。古云：「啾發投曲，徒感耳之聲；因勢合變，徒偶時之技。」夫宮商善徙，時數遷而不易其音；審飭易更，工屢移而不渝其器。豈非黄門之佳弄、英雄之奇技哉？

王阮亭詩集弁首

往在湖西，與施君少參論輯天下諸名家詩，指所[illegible]折爲新城王阮亭。既已購阮亭所刻集，闔石溪佛寺畫五日程，遴録標置，略當就緒，會以他事去湖西，遂不果決。暨予暫還臨安，重與丁儀曹論踵其事，而未得也。今年春，從汝南還，道經吴江，訪顧子茂倫于維舟之頃，因得重讀阮亭所爲詩。蓋茂倫方輯山左四家集，而以阮亭詩示予，掎引者也。

予往讀阮亭詩時，嘆阮亭詩軼氣凌上，曠情絶物，環彪被炳，雲族霧散，擷枚、馬之麗藻，抒曹、王之風流，亦既上擬安初，下陵開寶，當代詞場罕有其匹。今乃知其鬱于情者深，萃于文者備也。夫世所謂情逾于文者，謂其披質無華，導思寡藴，經露之色刊諸賦詠，探幽微于一隙，揮萬有爲無事，自恃筋力，鮮章程矣。其或文不逮情，則必修詞靡曼，無當體要；哀豔兼工，難于中曲；今往烈之有餘，飾今思之未至；徒逞妍文，坐得躓理。豈有才高意略，舉體流美，情深婉約，而詞旨疏亮，兼怨雅之能，極崇庳之致，猶謂潘、陸並美，無尚平原，顔、謝同稱，勿推康樂？未敢出也。夫茂倫者，

人倫之雅鑒，品日之善裁也。其評阮亭詩，猶夫翰林之于士衡，上人之于客兒也。使他日者從山左諸家而廣推之，當復標置新城，鋪揚海內。夫譜詩于江西者，非江西詩也。

吹香詞弁首

屈平、宋玉不爲散文也，假爲散文，必能爲子長之史、賈誼之策；平原與康樂不爲詞也，假爲詞，必能爲溫韋之小曲、周秦之曼調。蓋才不必其兼通，而亦無所於偏致，東不責之西，方不棄以規也。今天下多畸尚矣。習散文者斥儷辭，好詩歌者憎曲調。已即不足而嘗訾人之有餘，猶之饜辛椒之烈者，翻嫌芎欒不善和；襲蕢蔴之疏者，必謂纂組無所用：有是理乎？

吳子伯憩工儷辭，既已克揚壯采，頡頏雕龍繡虎間，乃復遺其弱采，爲喁喁之音。壯弱不同，同準于豔。此真挽鑿山爲琢脂，傾陸海而流膏者與！唐時溫、韋稱才子，而韓、柳、李、杜反不與焉，以其獨能豔也。伯憩掞華披藻，豔才特絕。世或以喁喁少之，予謂伯憩所歉者，非是也。伯憩世嬪勳爵，志在有爲。平原以不嗣遜抗爲憾，康樂以祖德未述致慨，其生平紆鬱，應自有在。若夫棄柔情而譚正，則非謝、陸所難也。閨房粉黛，賢豪寄感，夫不有望暮雲而動京國之思、詠瓊樓而起宮闈之嘆者乎？

西河文集卷五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題

西河出游時所題，尚載一二。若都下作，則並無一存。

此本空□日抄。

舊與題詞合一卷，在弁首後。

題王文叔詩頁子

文叔身隱，而文遨遊吳楚諸侯間。吳楚諸侯爭欲傳其詩，因刻詩。人見之者，以爲近于襄陽云。少與文叔共鉛槧，長各游散，不相倡酬者已二十年。襄陽少七律，而文叔偶然以七律示世，非有殊也。向選文叔詩，世人爭誦其排律百韻。近文叔製《樂辭》一卷，陵轢漢魏。文叔不乏他體，猶襄陽不必少七律也，夫文叔豈僅擬安陽城樓詩哉？

題宋搨聖教序帖

宋搨《聖教碑》，海內能藏家差少，大抵小斷便佳耳。此本鉤畫清穎，風骨朗然，真神物也。使君爲北平趙君所贈，趙君云嘗得之劉帥幕府，帥平豫章金虎符軍，全活兩儒，儒懷之以報，蓋用此效生者。儒不與俱没于軍，帥不使終溺于幕，皆有神助。乙巳二月日。

題雞山諸子五言詩卷

《越絶書》載，雞山爲句踐飼雞、豢士、謀伐吴處。徐生正我、王生子懷偕二童君讀書其中，因作詩，有所感也。正我爲故友伯調長君，子懷曾從游故友來君北沙門下，童在公明府駿止進士，每稱其族人二童君工詩，其詩之妍好，無足疑者。近上相見，比取詩文爲將摯，全詩卷繁，即先録五律，當紵縞之用。第昔人謂五古不可有律詩氣，五律亦不當有古氣，此妄語耳。五字昉于漢魏，漸趨三唐，雖曰律詩，實古詩之歸也。能爲五律詩，他詩可知也。某月日書。

題雞山諸子七言詩卷

七字律詩自唐神、景迄開、大，有如晨星，中晚稍具矣，宋稱極備，逮明而勸醻贈復，非是勿作，豈時會使然乎？然而昔以少見工，今以多見拙，又何也？然則多固未可恃矣。雞山諸子既出其五律問世，復取七字詩彙爲斯帙。雖偶然故不得多，然而其工存焉。吾友沈子先揀弇州七字律，憎其浮雜，曰：「安用是夥夥者？」既後閲《贈戚將軍作》，始嘆曰：「能如此，即少亦何害？」則夫讀諸子詩，亦安患少哉！

題周子鉉所藏董尚書臨聖教帖

《聖教》終是唐人字畫，第于右軍清真

大意，如咀鹽見滷，妙有尋味。若董尚書臨《聖教》，則又如下豉見鹽，轉本轉脱，然要其不爲法縛，不爲跡窘，自具名馬軼步、好女卸頭之致，則亦能矣。往晁美叔謂黄涪翁學右軍書，僅取其韻，至如戈波點畫，殊不相似，尚書有之。予見尚書臨《聖教》凡四本，唯嵩山廟市所見與此本差似。此本幼見之黄刺史家，今復爲子鉉所有。子鉉妙書法，得此，恍右軍之洛得梁鵠書，欲令書法不精進不得已。某觀并題。

題吴夫人評閲明史卷首

陳何亟稱吴夫人善文，且饒腹笥。予與商生游十年，而不知其内家有是，雖善匿，抑亦稱者過耶？丁未春，其閫左有牡丹一本。向當予寄席至是，雖邇閫，但花時仍假一觀。逮觀則臨軒覆茵，圖書燦然。就中《明史》半部，丹黄初下，夫人筆也。其評隲前後，具見秤量；書法婉麗，類衛櫟。夫以有明人物言議概節，久未論定，而夫人以閨中較觀，可感已。夫人名芝楨，其兄卿楨，弟棠楨，俱有文，世襲司馬、勳衛，如遜、抗之有機、雲也。閲一歲，予内陳何假史觀，因題之。何知狀。

題身後芳名卷子

《身後芳名卷》者，丁孝子東皐君死孝録也。萬曆辛巳臘，孝子之父病肺喘，已中死法。孝子禱于除，請身代之。歲朝又禱，匿其文紙幣中。俗，歲朝謁神焚紙幣。時孝子之父分必死，顧不欲失謁禮，輿而前，見紙幣中紙，掣讀，怒曰：「欲我依孤孫

耶？」投之别火。越十五日上元，又禱如故。距禱之十日，越二十四日而孝子病。孝子初未嘗病胇也，至是病胇喘，中死法，凡五日死。當是時，孝子凡三禱，禱之文皆不可得而見也。及乎小祥，孝子之父敕諸孫收父書，撿故札中得禱文稿一，廣尺，詞旨哀酸，字如大菽。而書疾，旁有點竄，則至今存焉。

予傳節孝衆矣。去秋，程孝廉以節母狀來，稱母刲臂肉啖姑，而先禱于夫之木，請延姑三年，其後果三年而姑始死也。夫古禱無必信者，而今且一信于節母，一信于孝子。曰非信則無以别夫世之爲禱者也，且勿使自便者得藉口無用。

萬曆癸未，山陰朱太常既爲之傳，而一時名公鉅卿争爲文以誄、以弔、以頌、以述，凡若干篇。邑禮部郎孫公爲之題「身後芳名」四字，合一卷。越百年而歷世相嬗，幾燹矣。裔孫日宣者攫于火，重爲裝潢。今紙尾有焦，則燹之爲也。夫止一稿也，而初不盡焚于紙幣，今復不揃于火，天之信孝子何如耶！康熙乙卯，遇日宣會城，語其事，又一年而以卷屬題。牲盥手卒讀，并題如前。

題三孝卷

孝無成名，而有成性。士君子既鮮克厲，而一二閭巷椎樸之夫，知本不慮，任其性而爲之，雖未盡合，然亦未可非者。予久聞金閶有沙孝子，其先子升曾于先朝天啓間，擊魏璫所遺緹騎，被逮幾死，以末減，僅存其軀者若干年。姚孝廉爲《沙仲昌傳》，謂仲昌善娱親，有似養志。蓋沙氏聲名數

起矣。今沙氏二孝子復能剔臂和糜，築廬守隧，以各見其志，豈亦感子升大義、仲吕孝養而接踵而興者與？當先朝輯會典時，世無敢以畸創之行仰干功令，故廬墓刲股，皆目爲非法，抑勿使上。然而居廬倚壙，刺肝鈹骨者，所在都有。夫上不以是旌，而下之爲之者衆。上必以是置法，而下之爲之者必不以是而少有所卻，則是不求旌不畏法而爲之也。夫不求旌不畏法而爲之者，性也。孝子見性矣。予寓金閶，客有携《三孝卷》屬題，因題此。世之狥孝名者可監耳。

題皃亭曇廬鳴和篇首

予渡淮，交皃亭、曇廬父子最晚，然而最親。嗟乎，吾能忘皃亭與曇廬也哉？皃亭踞東湖之勝，傍亭而廬，即曇廬。予寓一漚亭，與相隔也。顧予過亭廬，必留詠，亭廬過亭，亦必爲間歌。《易》云：「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詩》云：「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夫亭廬爲鳴和，亭廬與亭而敢忘唱和焉？

題湘溪唱和詩

昔北來道人與支公、竺法深集瓦官寺，各有談義。當其時，則長樂在焉。今放公卓錫淨土，而蛤公從兜率還湘谿，會諸路道人，各以瞻平陽靈骨。于是道場兀公、中嵒節公俱間道造訪，一時天龍咸集斯地，能無吟乎？諸道人嗣法平陽，東土偶會，真不減會稽遺事，獨予不能從。而諸公懷予，且録予和詩以附卷末。嗟乎，諸公之不忘長

樂如此！

題秉鑑圖

予游巴城，戲爲駱明府夫人作麻姑圖。閻公過明府，私臨之歸。閻公筆墨秀人間，而乃爲是，可惑甚矣。予同武孫公叔訪閻公于碧峰寺，彊予畫，予辭不能。出所臨畫揶揄之，因大慚，便復作此。閻公方登文選樓，且夙善藻鑑，爲秉鑑志贈也。十日前，適爲櫟下老人戲墨題曰：「生平無繪學，戲爲者，裁第三程耳。」此又四矣。戊申十月日。

題止園詩方

止園踞東湖之勝，幽清渺漫。予向思賦之，未能也。大宗居其中，其爲詩如輞川、杜曲，優游日涉，遂領佳要，諸如「嵓根瀉瀨」、「浦口迴橋」、「卧内山光」、「空廊人語」諸句，此中人語言矣。大宗嗣兵曹家學，從西樵游，所往來多高人軼士，是詩之傳亦欲得和詩如裴秀才者，可共題之。某題。

題雪中游勝果續詩

石公避地于城東之東園，天大雨雪，四顧而興生，負蓑渡江，登鳳凰山絶巔。逮晚，止宿勝果。因勝果有詩，故續詩。石公謂予云：「勝果果勝。其通天、望月諸巖，率皆有前人詩句鐫之巖間，雪中洗觀之，滌滌然。」予曰：「可以續前人矣。」短至日。

題客詠

予與天章遇于驛亭，時朝雨初過，負弩者訶之，予方徬徨起，而天章吟不輟也。既而與游于春申祠下，同游者悉困升陟，而天章搖筆，思至腕落，天章何如才矣！謝客兒有游覽詩，讀者謂宜于作客，故名客。然則予之不宜客也久矣。雖然，獨不宜讀客詩耶？

題汴梁竹枝詞

「竹枝」爲巴東折竹之音，北人勿宜也。自鐵崖倡「西湖竹枝」，而後之詠方土者輒效之，于是有《汴梁竹枝詞》。予數經汴城，見輪蹄轣轆，攘攘都會，往欲諷隋唐以來汴州東京諸勝，而蹤蹟泯然，杳不可得。讀蒼崖諸詞，抑何渢渢有餘思也。南人好捉搦，生爲吴聲，每欲效變吟作幽并馬客，以爲豪快。風之自南而侵于北也，聞竹枝而有不廢然返者乎？

題淮陰郭氏有筠亭詩卷子

郭子錦伯以「有筠」名亭。甲辰十月，毛甡登其亭而觴之。雜坐若干人，乃接風日于筠中，風閑日流，郭子顧同游而爲之賦詩。夫淮南招隱之地，深林叢薄，自昔所推，而今已望之而曠若無有，區區「有筠」亦何足致人詠思？而吾不謂然。吾嘗勞于其塗矣。車遥遥以長征，或僵或喝，不必珍囿之在前，而平臺之在側也，但得都亭而止之，猶宛然袵席。今淮流雖夷曠，第當淮市殨卑、北南轣轆之際，而偶登斯亭，其不動

山中之思而願爲淹留，鮮矣。夫錦伯者，楚人之材也。「余處幽篁」者，招隱之句也；「路險難而後來」者，游子之悲也。以楚人之材當招隱之地，而又厠之以路險後來之子，即欲不賦詩其中而爲之題之，奚可焉？

舒漢雯曰：勞人易憩，意拈出精到，然要是其閱歷深處。

題羅坤所藏呂潛山水册子

壬子秋，遇羅坤蔣侯祠下，屈指揖別東呂坊五年矣。新詩已能到劉河間，平視近代邊徐一輩。獨其文大率紀所游，雖小品，顧善摩畫，每讀一首，如展畫一幀。及飲酣後，探得橐中所攜呂潛畫，則居然似也。呂畫妙人間，不能名其所自來，坤藏之如藏其文者。坤曰：「吾與別東呂坊後，南經苕霅，北過燕代，見多山水，始知名畫之妙，一如司馬之爲文，必多所閱歷，始得精到。」然則其文猶是耳。

題　詞

托園集題詞

自律文興而古文絶，書義興而小品之文亦絶。王氏矜式其不能下殷源之籤久矣。托園盛君以書義起家，每試高等，食下上之禄。而特以司成薦《早策對天安門》，遽爲擁皐比而服介幘，遷轉槐廳者越二十年。乃所至慷慨，落筆成文章，而尤傾情于小品。昔所稱「長篇固自佳，短篇尤超然」者，非耶？庚肩吾箋奏數行，過于駢麗。而眉山雜文，即又不能無坦率之誚。能緣

情體物，不事轆轤，而句鏤字劚，仍渢渢若御風行，則雖托園數畝地，而謂就之有千巖萬壑之勝，誰曰不然？

孫天驥試文題詞

天子以大賚選天下士，貢公車門。孫子天驥考仁和第一，領選，將由長安出其所試文以質于人，予讀而善之。夫以天驥少知名，曾作五經七藝，補博士弟子，隨試高等，食下士之祿。其席先世御史臺，後嗣龍山十洲諸公之業，猶惟日不足，則亦何有于是選？而正不然者。天驥孝于親，友于兄弟，其惇誠慈愍，篤于同師同序，而見信于比長閭尹之良者，下里而澆澆矣。朝廷重實學，六德之獎必先行之京師首善之地，而天驥得遊其間。吾知見其人者，即未見其文，猶且起而模楷之，況見其文也與？

江園二子詩集題詞

自春秋《詩》亡而雅頌已衰，洎陳靈而變風息，然尚有賦比興可尋求也。故《離騷》，賦也，而近于比。《子虛》，比也，而近于賦。枚叔之《發》，東方之《答》，賦也，而雜出于比興。故都尉辛苦之作，婕妤哀怨之音，莫不原本風騷，咸歸六義。彼搖蕩性情，形諸舞歌，指事造形，窮神寫物，非因情喻志，無以見端。寓言書思，何以竟體？故夫鍾嶸之品初古猶曰：「建安以後，元嘉以前，弘斯三義，酌而用之。使耑用比興，患在意深。但用賦體，患在意浮。」而殷璠之選近今亦曰：「自大同至于天寶，理則不足，言嘗有餘。都無比興，但

貴輕豔。」蓋比興賦者，意之所生，而理之所立也。意生則文明，理立則調起。庸音雜體棄于高聽，挈缾膚受終涉平流，良繇情文散煩，六義未舉。故曰賦比興者，風詩之則也。

江園二子以終、賈之年，賦班、揚之質，經緯文質，遺思粹雅，前古迄今，各擅標勝。譬之歌者依永而就班，舞者循聲而蹈節。爾乃託言體物，比晰連類。玄覽者無直情，耽思者無傾訊。抱景光而彈寂，懷聲響而招鮮。嘉會等諸南皮，懷人優于栗里。望遠擬霜閨之作，將離賦纍臣之辭。流連世故，朔客吹哀，感慨亂亡，衰伶淚盡。已足比蹤楚謠，接跡夏咏。斯誠感寄之殊軌，興觀之能事矣。

夫江園者，二子之所居也。二子言同簠簋，行並車轍，友朋之樂，渝溢伯仲。其高言嘆興，懷憤所至，亦或應如拾芥，契于合竹。故其所著言，偶爾鱗輯，已若二龍蜿蜒于雲間，雙珠隱約于合浦。吾言雖輕，定亦不謬。若夫纔能定辭，遽許入奥，我睹淪平，彼觀警策，揮萬有爲已麗，置六義於未服，竊資遺沫，轉相矜詡，口衆我寡，孰能奠之？記室所謂「膏腴子弟，淄澠並泛」，殷璠所謂「勢要賄賂，輕薄相取」。此固品目所羞稱，掄録所不道也。

黄皆令越游草題詞

吴門黄皆令以女士來明湖有年，既而入越，有《越游詩》。其外人楊子云：「皆令渡江時，西陵雨來，沙流溫汾。顧之不見斜領，乃踟躕于驛亭之間，書奩緗帙，半棄之傍舍中。當斯時，雖欲效扶風槖筆撰述《東征》，不可

得矣。迨入越而舉止稍定，始慨然懷悲，去故就新，喟情自違，酌酒弛念，於是有《遺懷》諸詩。顧唱醻贈答，十八九也。」予曰：「予鄉閶秀，梅市其最也，以客居之美，千里比肩，迭相賡颺，此甚盛事。當別録梅市倡和爲一集，而存其所餘，乃爲斯卷。」大越游者，游越者也。越多名山水，雲門若耶，以皆令當之，應必有異。乃用貧流離，不得已而寄跡于書畫之間。既已善疾，藥鐺澌然，減良諷也，益復爲名家閨闥，譚讌廢日。鄉使皆令居明湖有年，往來吴越，不以委瑣攖其心，得怡情物感，放志玄覽。嗟乎，其所撰述，吾安知「永初之有七」，非黄氏賦矣！

續本事詩題詞

自《折招》止王，左丘誌始；《墓門》負子，屈氏更端。于是韓嬰有記實之文，劉向得徵情之序，此即後人本事之所自昉矣。顧漢魏以來，代有踪蹟，而旁引曲述，迄無成本。都尉録別，附見史文；郡掾贈言，彰于《詩品》。晉樂載《桃葉》之詞，吴調列《明君》之曲，從未有彙所見聞裒爲一集，如唐孟啓所傳者。蓋唐人爲詩，猶近風諷，有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者，有題鮮緣情而文實多寄旨者。自非晰所從來，用爲標識，則《緣珠》之篇無與左司，息嬀之吟但詠楚事，幾何不倫于《白華》之疑、《采唐》之訟也？夫切類指事，所以附理；起物擬議，所以植情。故詩爲樂體，事爲詩志。無疾而呻吟，聽者謂其不能吟；無指而怨刺，識者謂其非所刺。蓋物觸者理通，而事形者志起也。特録事之文藏于篇什，本始遺軼，徒具諷嘆。而近且大雅不作，載述未聞。

吴江徐子電發因有《續本事詩》之選，所以備輯題序，媲諸記事。予惟是近代以來，時移物更，景與會遷，其間閱歷遭逢，感概都有。南皮酣飲，不廢盤桓；西塞流離，自傷羈紲。王粲起登樓之製，陳琳成記室之言。塞姑昨日，都護難歸；驛騎明朝，逐臣將去。然且世際因革，遇有興喪，就其上聲言聞變調，豈無帆開牛渚，歌用莎持？人在彭城，道逢播掿。絶弦聲苦，猶懷五日當年；破鑑光分，虚過上元子夜。又況才人淪落，意氣忼慨，高逸未就，怨憤斯作。《汾陰》無西顧之悲，《明河》增北門之誚。簾前燭影，歲月依然，北闕書成，故人休上。天下有事故流易、坐丁憂嘆如今日者，即微斯編，亦必以爲序傳之當興、向嬰可與嗣矣。

刻姜左翊文稿題詞

夫絶節高唱，凡耳勿悲；端綺芳華，庸目勿善。哲者隱心于鉤曲，愚者飾情于曈曨。譬之仰翔禽于千仞，緒晰毫芒；俯泳鱗于三涔，坐遺泃沫。端木得其平林，顔氏遊其深谷，所繇來矣。然而眇志瘁深，漸臻娱樂。抱景者拊形而嬉，懷響者循聲而逝。始躑躅于樊墻，終翺翔于寥廓。桃花既盡，忽睹桑麻；蓮葉乍舒，遂通箭栝。鑿龍門于天上，開鳥道于雲間，使夫耳目攸窮，心神欲絶。匠氏運斤而不知，屠者藏刀而若失。過行雲之譎詭，宛御風而逍遥。此雖窮年皓首，竭智殫精，楊雲思絶于攡玄，周子韻成而戴白，猶然七襄未報于牽牛，五桼難調于乘馬。

左翊以絶代之才，爲遺時之製。左圓右方，不煩餘指。中紺外素，罔襲前裘。啓巴蜀于行間，汎蓬萊于紙上。峙東頭之屋，比跡士龍；押西京之書，追蹤司馬。枚皋辭賦並古爲雄，叔寶風流于今不墜。黄絹勒曹娥之字，朱花開江令之辭。故偶然而製筆，亦飄飄以成文。斯固謝家之鳳羽，王氏之龍驤也。自恥學殘，況當才盡。已興減于南皮，復心慙乎北海。竽笙濫耳，驚聞嶰谷之吹；絺綌爲膚，羞睹錦江之濯。爾乃妄希珠玉，漫倚蒹葭。乍捧新編，頓生夙感。猶夫魯門雜縣，聽鐘鼓而悲摧；洛水魴鱮，藉風雲以起勢。得毋拜手于嫏嬛、遊神于板桐者乎？

阿蓮瓊枝集題詞

乃若蘋生調緩，不如《折楊》。《苓落》聲亡，原非續竹。因之房中起送遠之音，封内識歸來之怨。雖南朝學士雜稱曼辭，洛陽宫人踏歌新體，猶且普通變聲于五引，海山嬗調于八闋。則亦風會之攸趨，淫靡之漸逮矣。夫翰林憶秦，司馬思汴，六季餘也；故主呈詩，相公遺曲，三唐軼也。洎乎大晟增諸宫而體弛，政和翻新譜而節變。溯其沿革，厥有升降。大諷嘆所及，限于宫調。歌詠既成，辨在絃筦。曩者漢宫近調，編諸府丞；秦樓舊詞，填之河卒。故柳綿以婢響增哀，松菊唯童歌是樂。自夫順郎失葉底之傳，樂世亡桂株之唱。江南花落，不復逢君；塞下霜繁，徒憐送客。然而舍

伊羊之可叶，藉句字以争新，偶然抒感，自具章繩。凡屬推懷，豈無填綴？

且夫按節調宮，疏絲滌筦，樂人之成也；究體崇庳，觀風正變，學士之功也。當其美人既往，荔草興思；孝子將歸，稷苗生感。鬱孤臺下，多江流不盡之悲；長樂宮前，作春去人間之痛。亦復有情，誰能自遣？爾乃按崇庳以定體，依正變以成聲。假玉樹之哀情，傳金荃之靡韻。晴郊挾殘酒，用斥酸詞；太液有翻波，袪其險字。摩訶鶩緺水之風，沙際重回潮之夢。豈無瓊樓玉宇，感諸内庭；桂子秋香，懷來異地？則夫身慚大阮，誰得當微雲佳婿之稱？爾過潘尼，何必減花影郎中之譽？

陸藎思新曲題詞

夫新聲乍起，僅有《黄華》；餘懽未亡，始歌《白紵》。故議郎有協律之思，主簿起定情之則。《三洲》將變，《阿子》空聞。一曲相迎，就姑無恙。此非情有固然，誰能思而不已？間嘗誦南粤之新語，想雲間之麗材。東吳名勝，首指横雲；入洛風流，群推如海。是以《甘泉》未賦，《緜竹》誦成；梁甫長唫，分桃念少。抱臨邛之瑰質，懷沅浦之離憂。雖聞歌輒唤，王子堪憐；顧曲多情，周郎自妙。然尚以巴東之激訐爲濫耳，江南之調弄爲變聲。内人舁出，不復《霓裳》；弟子部中，誰工《阿鵲》？因復寄指尋橦，編情舞柘。

夫擣麋香減，紀摩支之散辭；折竹音

傳，倣紇那之閒韻。秦川一半，獨想夫憐；江上三臺，總言客到。自古聲律攸通，原關至性；謳唫相嬗，雅稱才子。故魚家舊譜，呰其點拍纔成；都子新歌，每道典刑猶在。況五言一遍，調韻頗遒；幾疊六么，管絃斯急。其中因革屢殊，短長互掩。乃以我眇思，細繙宮徵。豈獨龜年新樂，傳李白之宮詞；何勘舊人，誦王維之絕句而已。

姜肩吾倣金元樂府題詞

且夫大晟既變，遂肇昇平。爨舞相仍，比之欲段。此雖科泥拽棒，別有當家；然而按徵調宮，總歸作者。故樂府繼《康衢》之遥，葉兒爲梨園之散。摸魚戀蝶，爰作俑聲；白馬王睢，争先創體。若夫解元失絃鞿之譜，花郎亡板沓之傳。大都、甌海，尚多戾辭，宣城、臨川，豈無劣調？姜子肩吾思緩聲之當續，假麗唱以相宣。《鬱輪袍》不作，縱耻王維；《醉蓬萊》未傳，亦懷柳七。顧乃聽風聽水，識所由來；序散序中，詳其沿革。長卿多別製，都是高文；奉倩有深懷，原非妄想。倣感甄之能賦，幾慕宓之可詒。熊湘張樂，將寄洞庭青草之思；帝渚吹笙，願發澧浦紅蘭之詠。遂使空舲峽内，兩度聞歌；嶽麓山前，一時詭語。夫羈臣善諷，引唱巴人，明審聲矣；嫠婦沉冤，急呼都護，揚妙節矣。惟公瑾之諒曲多方，故李煜之製樂有本。肩吾辨定鐘律，別有成書；釐晰宮調，盡破習論。解趙人之牛鐸以諧鐘，取蜀中之魚桐而擊鼓。宜其尋聲按節，窮極微渺。況乎學滿辭山，才通曲海。邊城畫李益之詩，宮掖繡元稹之句。機邊紅錦，久藉鮫人；酒肆烏衣，已隨龍

女。則其高唐薦枕，何必假房中太傅之名；玉笥爲歌，詎得進曲子相公之目？固已聘星渚之幽懽，攬妃巖而咸嫮矣。

題　端

爲吴君卿楨合諸君集滕王閣賦詠題端

若夫登臨抽好古之思，羇旅發將歸之什。則黄陵峽下，極望生哀；白岸亭邊，詠歌自好。況南州高士，已詣陳蕃；北去孝廉，往留陶尉。此豈猶六軍駐節，偶賦層樓；九日開筵，故誇勝會？宜其俯章江而懷愁，感滕王而興嘆。

爲諸君秋日登北山懷友寄答題端

乃時當九秋，集兹多士，登臨騁望，觸搥增懷。淮南慕類，援叢樹以淹留；江畔懷人，把芳椒而太息。劉遺遷白社，當時傳雲靄二章；應璩去西園，何處見月明千里？

爲張驃騎君朔游贈復題端

一江新雨，時懷渌波南浦之詞；萬里長征，遂有胡馬北風之詠。夫丁年作別，半在干戈。馬上相逢，難憑紙筆。在昔河橋日暮，故人各執策以贈言；只今塞北春還，游子復聞笳而流涕。則夫射上林之雁，應有書來；啼白下之烏，寧無腸斷？

爲商景徽閨秀詩題端景徽字嗣音，商太宰季女，徐大司馬次君咸清配也。

是以纂繡床之五采，着處能文；掃黛椀之餘青，畫來成字。才名踰謝女，不羨因風柳絮之辭；夫婿是劉臻，自傳元日《椒花》之賦。西河有詩序，已亡。

西河文集卷六十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一字于稿

跋

史訥齋曰：西河諸跋，要是不着意矜鍊，而鍊極而後得之。故雖信意掣掉，波瀾洴然。

新刻五浮山人詩卷跋

歐陽永叔讀班氏《藝文志》暨有唐《四庫書目》，計其所列，謂秦漢以來迨今，其著書不傳，磨滅散濾而不可稽較。文之不足恃，言之無能爲久長也。予曰：「亦賴有傳之者耳。鄉使漢不志藝文，唐不爲四庫藏書輯目，亦焉知古人有著書若是者乎？是故司馬長卿無書，黄憲不著書，《相如傳》：長卿已死，家無書。黄憲《天禄閣外史》，明正、嘉間吴人作。然而世能誦長卿文，至今思叔度者，謂如子淵，是豈千秋萬世，前可授以口，後可接以耳哉？以文傳德，以文傳功，亦以文傳文也。」文之不能傳者衆矣。吴江鈕皛溪先生，生明正、嘉間，隱于湖，與山人孫太初者爲吟嘆游，號「五浮山人」。所著有《五浮山人詩》，今其詩泯矣。其孫孝廉君曾于萬曆中刻其遺稿，[1]而未甚著也。四世孫斯來謀之顧子茂倫，會茂倫撰《明詩乘》，遂以《五浮山人詩》當乘詩之一，且輯諸記載、評隲以引其簡。嗟乎，茂倫其傳之者乎！世不

[1] 「稿」，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乏以文傳文如茂倫者，獨是前人幽光，子孫揚之。予固未能讀先世書，然豈無先人遺集如山人詩，可得當茂倫所傳者也？ 聞斯來而媿可知已。

史書巖猶奕堂詩跋

山居苦藿食，嚼嘘非時。一行作吏，便倉黃簿書，口絶吟歎。書巖尚能爲四五七言詩耶？ 雖然，書巖有摯性，爲親捧檄。即迢遥祿養，猶自抱歐陽閩人之恨，故嘗發諸辭。而一時甌蠡、貯穀、甌人、澤地而外，潘枝陶柳，皆獻歌也。心閒故政暇，政暇故文富，不猶奕乎？ 游歌自安，勝所用心，其謙之矣。問嘗慕全齊之區，謂一登泰岱，下俯歷下，可瞰今所謂白雪樓者，輒藿食不逮。書巖雖視己所歷猶奕然，然既吏齊地，則進此而翺翔六宇。即一唱三歎，但呻吟黄金、白雪之句，亦豈有量哉！

相溪外集跋

相溪參公演法于湘湖之沚，人共聽其法。予初過而惜之，法何庸演與？ 暨公辭湘湖，携所著《山居別記》并《古本大學一貫》諸書，丐予爲敘。予以公爲不二門，不宜立文字。即立文字，亦不宜遽及吾儒格致并聖門曾氏子一貫之學。此與夫唱演教法更復有異，而公且津津而不能已。公嘗爲儒矣，少家于苕之相溪。相溪文章爲天下稱。而一旦以兵革之後，去家捨飾，即就証無上菩提，受寶壽師法。則是公之爲學，其以繪而返於素，非夫以素繪者也。夫以繪爲素而欲其繪之不稍存焉，得與？ 則夫

公之居不二而僅爲演法，其猶非公之心。夫集本名「寶壽外録」，其名「相溪」，予更之。

何伯興曰：以繪返素，猶存繪影。要是至理，然拈出解頤。

韓燦璇璣圖跋

璇璣規運也，方則扞矣。自蘇蕙以錦方行世，而五代迄今，僅有僞爲規圖，以爲西來所傳者。燦復多其字數，極盡其致，然則燦其繼蕙而興者與？蕙錦若干字，得詩若干首，以有扞未盡讀也。燦圖若干字，詩若干首，讀而盡之。其字數繁簡，讀句通塞，則規簡矩繁，規通矩塞，理固然者。予嘗謂蕙不遇滔，其遇滔也，亦無不得志于滔，則不能有斯錦。向使燦不遭詘抑，雖鬼神實好事，亦不能藉燦有斯圖矣。

何歸三贈遺草跋

唐人以詩制舉，然流覽眺望，贈寄簡答，皆是物也。文即不然。窮年矻矻，雖獨居一室，猶若有刮磨勘覈者伺其旁，況往來贈答，何所用之？嗟乎！使杜陵必以省試體傳，而昌黎諸公必以禮部諸試文示之天下，則三唐無文久矣。予讀歸三文，自愧莫及。即匪獨予也，天下之人偶見所作，亦孰不三嘆稱勿逮者？蓋其爲文，譬則錢體成圜，鈎形作曲，總心機之妙，而形爲蒸變。以故置思若連絲，摛詞似繁露。近之可代縞紵，而遠之將託爲英瑤金錯之用。文雖非詩，有詩情焉。今世爲詩者必歸杜陵，爲文者必歸昌黎。而窮年矻矻，乃不知昌黎、杜陵之制舉有如是者。詩

云：「將以遺遠道。」吾欲取之爲歸[illegible]誦也。

簫雲集跋

簫雲文類有道者也。其爲言，神氣散上，入理泓然，不習于世，亦不喜爲世習，世莫得而名之。予聞簫雲居吳門時，曾問字于文文起先生之門。一時名士若管園雪、楊維斗輩，皆後先爭雄。今諸君久謝去，而簫雲猶棲遲人間，布袍繩屝，意興盡矣。顧簫雲少時，曾以稗官家作齊諧小說，盛行當時。及其既而悔之，盡捐棄夙習，一變其風雲抵掌之技，故其文孤高自行，鮮有近者。夫以譚天滑稽自喜，而至一進于蕭蓧閒澹。游俠少年不事家生產，轉而爲置貯，候時出物，逐什一之利，此其爲利亦豈有過之者哉？

陽坡詩跋

陽坡詩游覽居多焉，似非詩勿游者，亦其習也。顧予游湖西無詩，小至夜與陽坡集湖西幕，陽坡刻燭授簡，比之梁園之有鄒陽游，非詩亦勿豪能者，豈嘗域于習耶？昔者戰國多游人，擔簦伏軾。而是時詩亡，學士皆挾辯以行。然而孟軻、孫卿道古稱先，雖習辯，勿習于辯焉。陽坡，汪文節公後，兄弟舉進士。陽坡者，宣州治中勝地也。

寄庵詩跋

道人無所住著，睎世皆寄，與張子生寄意同，況其爲詩乎？故詩則寄之尤寄者

也。雖然，道人啓不二門，耻立文字。雖曰寄，不宜寄於詩，何爲拈五七字而吟之諷之？曰：「子不觀草枝之寄於缾甒者乎？徑寸枯菀，陶笵者不問也。」慧公詩不滅休上人。予向與之遇天衣，今寓靈隱，頃讀其詩，其爲蹈丘山而汎江海者，無盡也。題曰「寄庵」，然則慧公之所寄可知矣。

陳老蓮詩跋

古有畫詩，無題畫詩。顏真卿贈張志和詩五首，志和依其詩作人物、舟檝、烟波、鳥魚以答之。唐人謂李十郎詩畫，人爭爲畫是也。元後多題畫者。沈隱居另有題畫詩，爲一集。老蓮畫多不題，間有題者，付之去，亦無稿本。姜綺季，老蓮老友也，與晨夕處，遇有題，輒記之，久得若干首，彙爲一卷。老蓮見之，喜而爲之序。自予選越詩付此稿來，今二十年矣，老蓮死二十二年。綺季與予各出游，亦不減十四五年。友人有請刻老蓮詩者，仍付之去。世但知老蓮畫，不知其詩。顧陸雖無詩亦傳，況有詩乎？惜予與老蓮交晚，見老蓮五年而老蓮死，乃不及爲詩令老蓮畫之，如志和也。

姜价人文稿跋

歲九月，與姜生渡江。姜生出所製文稿，請予弁首。予視之，清空瀏然，一何與「秋之爲氣」殆相似也！憶予在暮春修禊山陰，與姜生詠歌，朝夕致懽且樂也，其文亦率多是時所作。今廩秋變衰，登山臨水，而文亦對之有寒色。予所爲文，大約多得之歲寒道路之餘，他日起凍僵而呵之。匪風揭車，

或得變觀如春陽大道，天下事豈可料哉！

朱參藩文集跋

自古文章以專家名者，大抵無所倚藉，自樹櫨構。故亦有門户區分之論，實則體雖殊而旨無二也。昔人稱漢文如矩，唐文如規，大概或然。嚮使詘賈、晁爲游覽自足，記西山姑姆有餘，而起昌黎、柳州日備顧問，安見不足疏積貯、陳兵事哉？介庵朱先生分藩吾郡，于受事之暇，間爲詩歌。其于古無所倣，而動與古合。爲文亦然。予嘗誦之，宛如日月之麗天，而江河之行地，燦乎其離也，浩浩乎無所區畫，而坎以達也。浸令先生者日侍承明，其因時論議，當必與西京諸子争課後先。即不然，著書天禄、石渠之間，龍門、扶風或轉爲稷下。而乃直指西北，埋輪東南，登車攬轡，與天下蒼生謀治安事，是豈事功之奇，將與文章分位置哉！夫事功、文章倫不同而理同，漢魏與唐宋文不同而文之旨同。先生以事功兼文章，其不爲古文而自爲古文，亦曰兵事、積貯姑待之以俟自見耳。夫先生豈于賈、晁有歉耶！

文社跋

文之有社，以文社也，而世之社者不以文。鄴下冠蓋，梁苑讌集，佚游已爾。夫文社非古也。國有六鄉，鄉有五社，所以興行也。今易行誼爲文章，既已非古，而況行誼而文章，文章而佚游，江河滔滔，其有既乎？然考之《周禮》司徒之職，族師春秋祭酺，書其孝弟婣睦與有文者。夫

文社雖非古，然以族師敦社事而至以文藝與孝弟婣睦同類並舉，則文雖非行，猶興行也。以之名社，亦猶行古之道與？里有以八子爲社而字以文者，予既繹其義，而并記以言。

秋唫跋

江園二子詩既行海内，其一沈君，則大遠先生之猶子也，曩從冠山寺壁間讀先生詩，時小阮已噪于人。至是始嘆爲先生家學相嬗有素。詩雖小道，不授受不工也，則又嘆先生懷才，于文章無所不備，而猶自惎于行世。今年秋，乃輯其爲詩，因請予序。予曰：此即先生之志也。王褒曰：「蟋蟀俟秋唫。」夫方春載陽，不能以時鳴，及乎秋而啁哳西堂，聽者每自深惆悵之私焉。先生以有用之才，乃不能乘時進爲世用，而秋而變衰，當其時能無唫耶？且先生授猶子以爲詩，而乃使猶子先行其詩，豈非有所俟耶？《秋唫》本二集，今合行之。月日某跋。

西寺語録跋

居石頭多年，而不知其路滑者衆矣，況復得不滑耶？世傳道林在西寺時，王、許決論，嘗至相苦，而道林從容解之，因得不屈。今至公所居，正西寺也。至公語比之林公，天空爛然，聚花而雨，亦安有苟子、元度之不可解者？惜世無王、許諸子，因不得不語。然亦幸世無王、許，雖有語，亦不致相苦如當日西寺時事。然則予雖好辯，聽師語一如聽無語。語與嘿同，并不知嘿。

石頭路不滑，師曰滑，予終謂不滑可也。

北牕詩跋

避世而行歌與避曝同，故蔣生爲詩，名《北牕詩》，有所避也。昔祖士少企脚北牕，得天際真人之想。蔣生非真好閑澹者。予與蔣生交有年，見蔣生時少，知蔣生浪游人間，能睥睨一切王侯貴人，宜假其未盡之才，得馳書巴蜀，奏語南粤，而兩未之見。獨挾其窮巷寂莫，咿嚘北牕之什，豈真違時寄志者與？生平慕班仲升不專讀父兄之書，而乃微馳驟之功以爲名。當此世而不急于馳驟，徘徊行歌，寧爲固毋爲超。吾知其有所避已。若夫詩之工，則新思幼眇，紬繹清則，外似簡刻而中懷融暢，近世好言詩當知之已。

皖游詩跋

予訪梁溪錢徵君，徵君亦訪友未還也。其門有吴州程爚者，嘗往守其廬。予過之，見程生焉。夫徵君訪友北行，去其廬凡若干年矣。程生嘗往守，不忍去，則夫程生之爲人亦可知矣。昔者吴州程棅者，予友也，予每思見之。暨予走瀨上亡名，凡三過吴州，不一留。即或留，曰：「我王彦也。」是以卒不見。是無論不見也，第見亦卒不得道名氏，不知爲何人。而爚者，棅猶子也。今予得自道其名氏，顯然游于世，而不見徵君也，然而見徵君之弟子；不見棅，然見棅猶子。是一見程生而且見徵君并見棅也。程生年少，負殊才，嘗往來訪友，所著詩滿筐篋。今其來守徵君廬，自皖江也，乃輯其近詩，名《皖游

詩》。夫程生亦訪友，浮沈往來，而其不忘徵君廬如此。《傳》曰：「温柔敦厚，《詩》教也。」又曰：「《詩》以導性情。」夫不忘舊，厚也。夫厚，性情也。夫厚有性情，程生惟勿詩已耳，詩可知矣。西河出游時，大敬指壁問王烈名曰：子名王彦，字上方。他日天涯相問訊者，王上方耳。

馬生詩跋

詩者，藝文之一體也，然能當于是鮮矣。《三百篇》無越風，而漢魏以降，惟謝客傳詩至今，他無聞焉。馬生詩與謝客不類，而忼慨激昂，磊磊多氣，其猶烏鳶、採蕺之遺乎？予避讎乞食，方思走莊浪、嘉峪之間，蹙蹙不得達。馬生尊大人挾奇策歸河西軍，凡燉煌幕府、開邊略地，必下馬草檄。而馬生以少年趨庭萬里，往來如平平，此在强有力者所難爲，而馬生能之，則其爲詩，豈猶然尋常掇拾者乎？

梵公書輯跋

古今無相襲者，不第書法也，而書法亦然。王不襲鍾，鍾不襲中郎，即王不襲王也，《蘭亭》、《曹娥》迥然已。顔公《家廟碑》與麻姑壇、恒山蹤蹟判絶。即草書家若懷素上人，幾見《千文》、《自序》諸書，有因仍者乎？予嘗惜董宗伯書似不能轉變，各出形模而合萬若一。至其臨舊書，又何强也！夫鷹化爲鳩，不爲鳩也。樂人抵掌而效楚相，又不似楚相也。夫弦匏以不移成拙，而染夏以失染見棄，兩無得焉。臨清倪之煌曰：「昔無合手書。宋人《淳化帖》贋成焉耳，不如考金石而集之爲當。」予嘗疑

其言，今信之也。梵公輯近書而有合乎其旨也，故于其輯成而記之于端。

蘋書第三集跋

少年與元公讀書溪山草堂，爾時元公便爲詩，予方習和之未就也。及甲申以後，予乃廢舉子業，稍效爲呻吟。然恨不能與杜甫同時，親見其爲詩。今又稍棄去矣。而元公方自示其所爲詩，且俾予敘，然後知向時溪山讀書之未易得也。向不嘗爲溪山吟耶？泳魚于前池，深林鳥鳴，當雜花初生、碧草環橋之際，每爲嘽緩慢易之音，互相唱歌。今茲所吟，抑何噍于聲而殺于氣也！杜甫好言愁，摹畫悱惻，而元公以甫之詩爲其詩。予見元公，親見杜甫矣。曰「蘋書」，言寄如蘋也。元公遠游與予同，而爲文過之。

周秋駕閩游咏跋

求詩于山水而不得也，求山水于詩而得之。得山水易，得詩難也。求山水于詩而得山水，求山水于山水而不得山水。得詩難，得山水又難也。予故曰：「隴人生隴上，不知所謂隴上曲也。即征行者過之，隴水流離，覩之生悲，顧欲求其記一辭而不得也。」夫世之見山水者多矣，惟不得山水，故終無詩。然或有詩，而人之見之，反不得山水焉。周子游閩還，著《閩游咏》。予見之，得閩山水也。而周子則先以得閩山水者得此詩。不然，極東南皆閩人也，世之游閩者又衆也。

來式如易占跋

貧者賣漿值天涼，讀書數十年而值亂離，其情同也。當斯時，欲覆漿而不可也，然欲衒于市而又不得也，故其所言損損然不見條理，蓋亦昧所去就矣。然嘗見前人有卜居者，心煩情潡，不得自決，是以極盡辭說。而後之人讀其辭、索其趣，則其所去所就仍亦瞭然不失尺寸。式如當亂世，避兵野祠。而野祠之人有來占者，爲解說與之占之，以其占之爲易解也，名《易占》。原其始由，失所去就，昏亂則肆言。其生平所盡見人情物貌，佹僪錯雜而與裔裔焉。而自世人觀之，則吉凶得失，其分明在言辭間。其以是爲去就者之所歸從矣。《易占》初成，合百章，既成，續二十八。以六十有四推而偶，備内外也。自跋一，合一百二十有九。時順治丙戌，越二年始來示，則曰跋之。己丑五月日跋。

顧侍御合集跋

漢陽顧西巘先生言滿天下，天下之推詩古文家者，必推顧先生。先生以其學進之蘭臺，嘗冠豸冠，按廣漢矣，今又按吾浙。白筆之外，詩卷存焉，予因較之。巘巘者，先生之《涉園集》耶，《椅書》耶；滄然以深者，《山中吟》耶；繆然者，《以寫》耶；營營而後平，《既戒草》耶；摐金伐革，峩峩然應制矣，其《燕臺》、《手鈔》耶；揮絃于浮山橫水之間，其清涇然，先生《探梅》耶；愛以健，《鵑城詠》耶；燭燭乎承明之庭内，《徵草》耶；諭卭筰以華文，驅碧雞之膠膠，則《入

蜀詩》、《出蜀詩》耶；宮闈省闥，山亭驛店，搜殘掇賸，《録遺》耶。喟然曰：「嗟乎！吾今而乃知顧先生也。」先生襟懷若白雪。峨嵋蕭疎，而意氣之發，蜀江春水，流灕四來。雖簪筆臺端，鋪張宏象，而殷勤補獻之思勿釋焉。故其遇于物，如條風之瀏瀏于青蘋而放乎海谷，觸物感會，宏且多也。古之論詩者，莫如舜之告后夔，其曰「詩言志」，則性情者也；曰「歌永言」，則聲與調與氣與格也。今之言性情者，每遺氣與調與格；而言格與調者，則曰性情刁嘹耳。先生豈其然耶？昔有以雍州參軍爲侍御史者，曰：「御史供奉亦墀下，接武夔龍。」先生以武夔之職繼夔稱詩。嗟乎，盛哉！先生謂予曰：「不可居吾部而不一敘吾全詩也。」因重爲之跋。月日某跋。

嚴中丞集跋

天下無名山水而不奇者也。且無神物不奇者。顧亦無大文章不奇。故山奇于華，水奇于河，人奇于神禹，文章奇于墳典以下。然以奇遘奇，則奇益生，如神禹導山水、作金簡玉字是也。中丞，襄之奇士也，少有奇行。聞其撫贛南也，有奇蹟。今既歸東陵，又復有奇節。懷奇如是，故遘奇山水，遇奇人，而奇文生焉。古云：「奇文共忻賞。」又云：「語不驚人不肯休。」則夫奇文者，忻在是，驚亦在是。中丞之文，得毋同我者見之而賞、異我者即見之而驚乎？而遇賞勿加喜，受驚勿加恐，則中丞之爲人也。集刻「人」作「文」，誤。少時讀《漢中記》，記鴻都坂之奇，謂「峻崿千重，躡萬尋之壁。」

既已拔峰而登矣。私意當必超隴過華，而復瞻前嶺，即又倍過之。」是真能言奇者。吾讀《中丞集》，而有懷是言。

修栢葉橋募簿跋

《春秋傳》曰：「水涸而成橋，王政也。」而釋氏以修橋爲八福田之一。故宋蔡忠惠造萬安渡橋，矜爲奇功。而其間勒石記名，即浮屠與焉，下此可知已。崇仁之有栢葉橋，舊也。南自豐淦，北達閩粵，以梯以彴。而乃建于昔而隳于今，輜車躊躇，褰裳不前。夫使黿鼉不能架，而烏鵲飛飛，啣尾而無用，則雖周穆不足以涉荆。而天孫至巧，其技安施？此釋氏之子所爲顧斯橋而憂從生與？夫釋氏之所以異於吾儒者，亦徒以禍福之説有殊焉耳。夫禍福無恒，而釋氏徼福于未然，儒者見禍于已然。是無論除道成橋，在先王之政固然。而即以福田之説推之，吾未見坦坦之非福，而傾偃之反爲福也。况往來車徒，繩牽木負，利害甚析，而瀕于害而不瀕于利。古先王福善禍淫之説倘行于時，吾必以是爲溢禍之波沲也已。崇仁縣令，儒者也，好言王道。栢葉之修，令實爲政焉，故于敘募簿而爲之告之。世之養福者，共傳此文。

重修鎮潢橋跋

光州兩城跨潢，而北南貫以石橋，曰「鎮潢」，蓋隘津也。戊申之夏，淮西水災，潢河隘而馳，橋壞于水。先是橋本比舟笮以濟，名爲「浮橋」，費繁而濟緩，且不測也。有明萬曆年間，守是州者始更爲甃石。而

今兹之壞，守州者實咨之。夫兩城之有藉于斯橋久矣。民以城爲蔽，城以橋爲貫。而橋傾城隔，筋骸不通。且古王不嘗云設險乎，前者流寇之來，實合兩城爲守禦，恃以無恐。今未雨勿戒，而烽臺相望，臨河而岐，萬一廢弛未復，遇一旦有梗，倉皇瞻顧，何以濟之？此非秦皇所能鞭而公孫所得據也。第昔之守州者創之于豐豫之年，而今之守州者將恢之甾荒之際，則修艱于造，斯亦攻築者所宜念耳。守既捐俸倡，而監州以下暨紳士助之，於是載簿書將以記事，而屬予以跋。跋如右。

任王俌詩集跋

王俌有三絶：詩一，書一，其一則鋟摩之技也。能扼三寸鐵畫石作八體，書勢精良而結捷，雖李、程以下莫過焉。然而王俌往匿其所能，自甲申後，間示書法，莫見其所爲詩者。而至于鋟摩之技，則折鐵詘指而閟不傳。予從臨川還，王俌忽貽詩屬序。予得之喜，曰：「此又一絶乎？」及予繙較，則見有所爲「漫憶」者，出游詩也。其詩多得之荆山、笠澤之間，以憶而得之，故名「憶」。有所爲「愁吟」者，東園詩也。王俌居東園，幽愁憂思，積晨夕所感而鬱爲吟，則名「愁吟」。今而後吾始知王俌之不欲見其絶，有以也。予出游無詩，暨還舊廬，其愁有過于王俌者。王俌東園在郭東，去予廬百步爾。其半在野，垣之隤于耕者久矣。中有陂塘，雜花覆楹間。予倘久處此，當日從咏吟其中，王俌肯盡示其技乎？吾將買一石，使書是文，鋟之摩之，以與是詩而三焉。

浦東詩跋

嘗讀《唐人選唐詩》，自《極玄》、《又玄》以外，私歎今人稱李杜以爲極則，而唐不爾也。唐人且不必神、景與開、大也。然則世之必神景開大、必李杜也，愧矣。浦東全likes之爲詩也，爲唐詩者也。爲唐詩而不必爲神、景、開、大之詩，故其詩清而遠，雋永而多致，有似于《極玄》、《又玄》之爲詩焉。雖然，《極玄》、《又玄》之爲詩，則中晚人之爲詩也。中晚之爲詩，夫是故遠乎神、景，遠乎開、大也。夫中晚爲詩而遂遠乎神景開大，則生乎中晚千百年後，而必爲神景、爲開大也，愧矣！

建大悲閣募跋

佛家以乞物爲行惠之功，故以物予物而物無不利。向使如來拄偏袒不施一錢，欲以建祇洹精舍，開利生之門，不其難哉？吴淞庭柏渡胥江來，年已六十矣，生平弘願，祇期建大悲閣，禮懺其中。而遲久不就，因丐予一言，以爲善信勸。予思大悲懺者，乞福并乞慧也，今檀那之金錢，而各報之以福慧。雖愚且貧，宜無不踊躍恐後者。况以富益富、以智益智。人但知乞物，而不知物之有乞于大悲。吾未見有求而不應者也，而况所求止金錢也哉！不然，庭柏年已老，縱得建閣，其爲居幾何？而謂庭柏爲利己而爲之乎？是何所見之不慧與！

書何氏册子自跋

予不善書，然似善書者，以予能言古之爲書者也，且識今之以書名者。癸巳寓何氏，何氏自銘索予書，乃復出佳紙良墨，且索且壽。予曰：「使以予之書爲堪此者也，韋仲將曰：『得伯英筆，得臣墨，又得臣手，始可大龍蜿而細蠅鑾。』予則無以手也。使以壽予書，蘇子瞻猶謂魯直不良不工書，而得人之精紙良墨，以藏錦袋，必攫取之，況于予乎？予其舍予書而貸今之善書者以償，其謂之何？」曰：「雖然，其跋之。」予曰：「予方舍予書，而又俾予書之。雖然，予懼夫他人書之而有類于洮之與汰之也。」遂書。

周雪山集跋

夫登高山者，穹隆轇葛，上之而慄，一何其艱！而及其習也，遂遂然以御風行，俯眎岞崿，猶波濤之洄澓于平地者也，覺其瀰洽，不覺其岨峿。習夷者忘庳，習高者忘危而已。周子雪山爲古文辭，率攢蘙磧硌，一顧萬里。雖捫地欲就，而雲關在望，頓絕凌歷。乃三休倒景，驟接夷曠，浩然若長風之信行，羽翼之生肘，遂遂然。其爲文雖自闢其境，而盲左以下、腐史以上，時時就之，左撫屹崪，右絕澒湧。此譬之登天台者，冥觀萬象，同體于自然。昔人云：「皎皎之子自獨立。」雪山之謂乎！予夙慕天台，雖相去止三四百里，然未嘗一登，故亦不欲言天台之奇。及讀孫興公賦，知興公作永嘉守

時，初亦未嘗登台也，圖台狀而爲之賦台。予然後嘆曰：「倘世人之知天台，無過予者。」方予至海陵時，未見雪山也，雖相去止六七百里，究未嘗一過。然讀《雪山集》，則又嘆曰：「倘夫人之知雪山，亦無過予者。」故人或詢雪山何似，予必曰：「幽迴冥奥，似荒忽不可近。」故興公亦云：「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然而釋域中之戀，暢超然之情，既契誠于幽昧，履重險而逾平。天台雖奇，不同體自然矣哉。此則予之知雪山者也。

王石庵墨園小草跋

苧蘿佳山水，居其地者率能比詞儷句，咏唫自娱，石庵其一也。石庵與予友來北沙游。北沙嘗指苧蘿，謂此叢块者，幽鮮競爽如石庵詩。今讀《墨園草》，北沙豈欺予哉？作者滿天下，源流蕩然，能循流溯源，雖涓滴未絶，而不壅于波瀾，石庵之以微而見之于其著也。「小草」，歉文耳。就其歉而極觀之，苧蘿其緜緜之網矣。

采山堂古樂府跋

魏後擬漢《鐃歌》者，皆易其義類，更其詞，轉變其音聲，所仍者獨名耳。今則襲其義，而比其文短長而橅之，故迄今無樂府。即有之，以古樂府爲樂府，無樂府焉。夫詩爲樂心，聲爲樂體。達心者，君子也，徵聲爲工。故苟能達心，則言之而促而舒，皆能成聲。必曰平陂有度，三七有節，是曲于阿工，而反棄置吾達心之辭。使漢唐以後樂府一變而爲填詞，不可嘅乎？且夫樂府之

變爲填詞也，猶曰此變者也。今直稱樂府，仍填詞焉。《樂録》云：「《鐃歌》數曲，其文相雜，不復可分也。」今必并其雜而故擬之。向使晉人札牘必如今板碣之所摩，則此以札往，彼必不解，此猶然結繩之世也。夫樂府本于《騷》，《騷》本于《詩》。《詩》之義情阿曲而文昭晳，蓋必有所遇于中而假以達之。故其旨長，其辭磥砢，播之聲而聲成焉。漢工能歌長短，魏工不能歌。三與七乎？采山，沈舍人所居名也。舍人爲樂府，與予説有契也，故於其屬予跋也跋之。

楊童子稿跋

維則以童子隨二親遊四方，其嚴親好結客，車裝所稅，即户屨滿焉。而其慈親則又以書畫歌詠，應購不給。微論童子失學，幼未入塾，繼不接于序，即欲于都亭稍間，紆徐執經而不可得也。乃童子爲詩，駢娟好麗，有慈親風，而又時發其年少争上之氣，趯趯儁勇。間爲賦，爲七，爲歌辭，爲記，爲序，隨所抒弄，皆成章焉。夫古無不學而能者，而童子實能之，童子其夙悟者乎！漢曹世叔妻隨其子穀爲陳留長，因賦《東征》，而其子之文至今不著。今童子之母即黄皆令也。皆令能文，童子又能文，見之者謂童子過陳留長矣。夫以童子之才未嘗學問，但加以年歲，即以其文章、詠歌遨遊四方，宜無不足以自見。彼四方之人習見童子未嘗攻苦爲誦讀，率能以文章家名世。世固有純任天質而可以有成者，質之不可以自棄如是也，而况乎學之也。

九蓮山彌陀寺募造佛像疏跋

金刹者，佛之所居也，是故五金布而像教生焉。鄉使青蓮下承，藻井啣之，而中無華鬘之形容，得乎？山陰天樂鄉舊有九蓮山彌陀古寺，中湮者久矣。一聞師起而恢其刹，紺宮梵殿、鐘鼓鈴鐸，重尋故常。而如來之像闕如，爰復爲募之。或曰：「佛豈在像耶？且何處非佛，而必于是？」予曰：「否。昔西竺佛生，身長丈六尺，而黃金色。故後漢明帝夢金人丈六者，飛至殿庭，而然後迎佛。則夫佛之入中國，本以像也。此如日在天，然天下何地非日之所照？而人構宮室，必穿户鑿牖，使各得其光，以爲吾室中之日如是。且夫人有日見日，而若不見有日者，豈其日則不可見哉？亦曰生乎心者觸乎目，見固不在目也。夫生于心而可觸乎目，則觸乎目而不愈生于心乎？」一聞，行僧也，其專心像教，似亦可信。且其侶靜修與予游，故乞予言之。若九蓮山山川之美，群山萬壑必有弘忍鏡臺生乎其間。倘能略其跡而見其心乎，則吾何必執像教以教之矣。

西河文集卷六十一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一字于稿

書後

書張司獄卷册子後沈舍人請作

古者敬獄。周公曰：「其不誤于庶獄。」獄不重乎！顧重獄者，謂夫都官作士，明刑司法，可爲平亭簡閱焉耳。至司獄眇矣，職闤扉啓閉，灾瘐死生，以逮箠輿搒掠之數，日譏而月較之，平反不可，啓占而參豫之不可。然且世重焉者，豈非以獄吏之尊，爲位易傷，其爲勢又易虐也哉！然則欲其不誤，難矣。江寧張司獄，世傳其有隱德。自方侍御、吳學士、魏督學、季司諫以下，皆藉其給事御史臺時，多所周旋，侍御、學士皆爲文記之。予至江寧，江寧人傳其近事云：康熙辛亥，江寧郡灾，勢已延獄。君料囚，别囚無死法者，釋之令歸。繙死囚如干，呼與坐共飲，身具衣冠，把酒望火，嘆曰：「嗟矣！釋囚死，火囚亦死，寧釋之，勿火也。死法死，死火亦死，寧火之，勿法也。」既而火滅，君與死囚俱不死，而前釋之者不可還矣。于是復詣獄撿舉，請死于法。自卯逮酉，所釋囚穰穰先後奔至，且有中道返不至家者。及料之，少一人，則其爲君獄訟臺者也。君曰：「公等何爲矣？豈吾釋公等時中其心耶？」皆叩頭，曰：「非也。方君之釋之也，雖好生耶，詎無臨難懼變之情爲之先乎？且囚東西走耳，假

使以釋去之故，偶然動心，縱或來歸，寧能一一約無遺哉？夫吾等之所以如此者，誠不忍公之生平哀矜惻怛，一旦且爲我死也。」君曰：「善！」張君彙贈言爲册子，索予書，遂書之。且告世之典獄者。

書任叔連遺墨後

此叔連君遺墨也。幼時聞叔連名，以生晚，不及陪几席言笑。聞其書法最精，亦不及見。康熙癸丑，予還舊廬。其猶子青巖君拾其遺墨數番，則平時所書《南華》兩篇及《試界》、歌，皆取閩中竹楮，任意抄録。書法清真，具有氣韻，而藏穎身中，運神象表，似乎倣元常而進王氏者，眞楷書之雄矣。昔人評字學，謂金注不如瓦注。散手振刷，矜卓都盡，故偶然標寫，生平蘊奥藉之流形，意不在書也。顧青巖謂予云：「《南華》本全抄，遺軼流散，僅得是番。」則其勤績于書法又若此。唐武后向王方慶家索王氏遺蹟，方慶以九代三從伯祖諸書紙進之，青巖可以觀矣。毛甡記。

任氏家藏劉誠意札記卷子書後

予從澹生孝廉觀其所藏先人元禮公與故明劉誠意往來寓復幷誠意投贈卷子，深嘆元禮公以處士被元明諸路辟召，掉臂不出，矯然超于物；乃獨偕天下豪俊，一時應運從龍之彥，周旋起居，意氣縝密，此其聲實必有大超于倫類在也。抑又嘆前人所貽，後人守之爲不易，而是家獨完葆之，甚善。迄觀青嵓所藏卷，則益驗元禮公之賢與後人之能世守，均可念矣。卷列青田札

記及學士蘇伯衡、助教張經諸跋。按其語，微與史忭，似青田當至正癸巳，本以行軍參謀，應江浙行省左丞鐵里帖木爾之辟，征海喪師，遂自投劾，奉其太夫人避越，止元禮廬。是札其既去之謝也。又一札有「奉別兩載，山寇漸平」諸語，則又在至正丙申，青田復受江浙丞相達識鐵木而之聘，諭其鄉青田、遂昌、縉雲諸寇，遲久未效，而是年樞密諸使將加之兵，故云云。則意古來命世者，當未遇時，其初無一定，而與物浮沈若此，況乎以庸才而當季世之艱難者乎？然則時未可爲而責處者以有爲，不可也。聞任氏尚藏《山堂記》稿，今《青田集》所載《蕭山任氏山堂記》是也。又有《送元禮東歸序》稿，似從龍後招元禮京師，將予之官，而元禮復掉臂歸。其卷有高啓、王偉諸公送詩，予鄉時曾見之。至乎畫《長江風雨圖》，題其端以贈元禮，則予未見也。名家卷軸，守有三難：兵革燥濕，攟摭不預，一；友朋愛好，傳觀漫漶，二；彼我分拆，漸至零落，三。以前二難，則任氏所知也。至于三難，則一家數藏，恐或不免。爲語孝廉，其亦合併而傳于勿替可矣。同里後學毛甡謹記。

史訥齋曰：史稱方谷珍用賄徼降，而青田議勦，遂以專擅坐罪，未嘗言喪師也。至平括寇，則撫討悉歸。青田與此迴別。且兩辟都事，一遷院判，亦微不合。伯衡爲同時史官，其可信必有過于後來者。此亦有識論世之一會也。

書朱指庵詩集後

指庵故詩豪，其言雜謿謔調笑、懷人慰藉。遇酒徒，晝夜飲，爲憤奮不羈之詞。雞禽啁唶乎其前，市井讕謱乎其側。賓從指

斥，侍姬婉孌。❶中感外觸，咸能調其語字而飾以音聲。夫如是，雖欲不稱爲詩豪，不得矣。或曰指庵非豪也。指庵故丞相後，世嬗華麗。一旦以離亂之故，遭逢困頓，其慷慨任達，辭旨縱誕，較有似于豪焉者。當其情深渺瀰，一往而遥，憂思哀悲，急不得解，他人當之，木然不仁，獨爲心通乎詞，思隱乎句。爲詩，詩深；爲詞，詞哀。嗟乎，指庵豈豪人已哉！論詩者謂内有意，外有象。論文者曰情深而文明，情思所至，文采焕發。賈子弔屈平，鬱爲文章，不事琱飾。王叔師擬楚人詞，揚雄作《反騷》，無所于懷，徒文焉耳，指庵幾有是乎？指庵念姜綺季客大同，從里門策馬，浮渡河訪之。值綺季從大同來，遇之澠池。綺季故將還轅已南也，復卻之，反走過大同。兩人者豪飲于定襄、雁門之間，晝夜不已，閱十旬日始返。以此誦其詩，詩可知矣。

梅市倡和詩抄稿書後

《梅市倡和詩抄稿》者，閨秀黄皆令女君所抄稿也。皆令自梅市還歸明湖，過予室人阿何于城東里居。其外人楊子命予選皆令詩，而别録皆令與梅市所倡和者爲一集，因有斯稿，蓋順治十五年也。既而李子兼汝已刻《梅市倡和詩》，復命予序。則此稿遂不取去，遺簏中久矣。康熙己酉，予暫還城東里居，偶揀廢簏，則斯稿在焉。距向遺此稿時約若十年，皆令女君已亡于京師也，兼汝與梅市祁子奕喜又同時戍塞外，予亦棄家去，不復得至梅市。而其稿中所列如胡夫人，已物故，其爲詩

❶「孌」，原作「婪」，據四庫本改。

最工。若修嫣者，爲王子舍人內君，聞死前歲，以視向序此稿時若何矣。陳何知狀。

書來度詩後

不幸丁亂離，委棄年歲，有若骨餘，不知春陽之在道也。如彼窮嫠坐深闥者，朝暮組紝，日覺衣重。及見乳燕飛，而後心驚，則已暮矣。來子之情毋乃類是？故往多慷慨，其言詞錯見無緒。雖良辰勝游，高朋快會，笑語之頃，其愁若有餘者。雖然，來子有大節。其大兄爲國死，予曾讀其臨刑詩，而私爲傷之。今來子辱交善也。來子天下士，其爲人流離感憤，其撫時傷逝外，更有壯烈。某月日。

書李匡詩後

李子詩似李賀，人謂之小李賀，然賀勿似也。賀鑿多恒理，不喜用事，而李子反之，李子遂異賀。李子嘗自言曰：「作詩時，似有物入其室者。雖長夏白日，亦若霜雪撲落傳屋柱間。」故其詩陰峭多儉氣，雖使事亦不覺。嘗怪鍾記室云：「若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似乎使事者悉中才所爲，然其中自有善敗，不可同也。李子自言曰：「予非好使事也，予第厭世作者，雖募兒歉腹，亦皆抱東野意氣。」爲此言庶幾近之。

書張司空傳後

予既應張君請，作《張司空傳》。凡有互異，已爲參擇。文獻不足，存其可徵，復恐見者之不量也。且予所謂慎言餘者，復攄其所見，漫書若左。

公初爲刑部郎，時隆平無嗣，有争襲而賄逆瑾者，公拒不許。暨正德戊辰，出守興化，瑾又欲奪戴君妻，而妻以弟之女也，公復拒之，遂誣以他事罷歸。此郡縣志傳同一辭者。及覈公歸狀，則仍摭隆平一事，無他事也。瑾以正德丙寅改元始入司禮，擅大奸，而誅于庚午，裁五年耳。隆平事在弘治乙丑，時瑾尚未横，故第啣公不得發，而頓發于此。此猶民部覆李東陽疏，但及糧餉，而瑾撟旨，忽并責韓文、謝遷一例耳。

至公爲江西左藩，與逆濠相忤。史載數事，皆與行狀、志傳參差互見。獨創陽春書院于城東南隅，壓天子氣，則在八年癸酉四月。而公以八年七月始自南雄守遷江西右藩，此時公未至江西也。年譜既列其事，而費文憲爲行狀，復不審覈，有曰：「濠欲拓府居以擬大内，創陽春書院以招逆黨，奪官池以賂謀主，公皆拒之。」則誤矣。丙子秋，公出自棘闈，濠遣承奉饋四菓，公啓視之，則棗梨薑芥也。公曰：「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此史載甚明。而其家傳則又曰：「濠謀害公。其妃婁氏者憂之，饋公夫人戴以四菓，蓋隱令公去也。」此稍齟齬，然未審孰是。至公去任，則史載暨郡縣志、諸傳皆曰濠懼妨己，賂陞南京光禄卿以遠之，則大不然。公屢考第一，至爲江西右藩時，期年之間，朝廷復加之旌異，遣使勞問，此已非

望。及其轉左，再考第一，且賜宴首班，先諸方面，則超遷決矣。濠始大懼，恐要擢妨己，然後賂錢寧，囑吏部遷南京光禄卿散地以抑之。此因公已居上考，當大用，勢已無可奈何，故賂置閒散耳。此亦揮戈之挽矣，豈有惡其人而反賂之使陞之理？不然，濠所拂意者，如胡世寧、范輅輩，若何摧排，而此獨賄之陞耶？

若其進副都，巡撫保定，與彬、寧相抗，復罷去。及彬、寧伏誅，然後復起公右都，總督兩廣。則公之再起，實由彬、寧伏誅故也。而行狀則耑記南京巡江都憲劉玉疏薦，而不及彬、寧之誅。其他志傳則記誅彬、寧，而仍及疏薦。按劉玉之疏在己卯歲，公之起官在辛巳歲，此正彬、寧伏誅歲也，中間相距亦已三年。是己卯一疏，武宗漫不之省。而傳者必以是爲起官之由，此何也？

若公任兩廣，則勦上思州土官黄鏐時，公密疏田州太守岑猛之惡。猛聞大懟，遂日伺公隟，思中之。及猛叛伏誅，兵部疏公功，特賜銀幣，已推公總制三邊。而公頓致仕，則猛黨之譖入之矣。且以公功德不秉樞要，以公爵望不賜易名，此皆有説。則猛黨行間，正公事興廢一關鍵也，而記傳未之詳載。

及考史料重地，開府大臣表序云：「正德中，韓雍以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于梧州，開設總府。正德十一年，改總督爲提督。至隆慶四年，詔改復總督兩廣。」❶則公在正德辛巳夏起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許便宜行事。此在十一年以

❶「詔」，原作「詒」，據四庫本改。

後者。家乘既多未覈，而儼名爲史，復後先謬戾而無可據，則又何也？至公知上饒六年，而行狀、縣志皆稱三年。公以三十三歲知上饒，而行狀稱己酉，爲三十二歲。公以丁亥允致仕，而年譜稱七十歲乞休不允。此又謬戾之已甚者。世無信史，誰與闕文？吾作《司空傳》，而有感于後之記事者也，因書之。己酉書。

越絶書書後

《越絶春秋》，亡名氏書也。辭文高上，紀志荒衍，近先秦間所爲文。自篇首隱其所爲人，而故爲推求，以爲子貢作，又以爲伍胥作。故自漢迄今，皆莫得所爲人焉。嘗讀末篇，篇中皆隱語，有云：「紀陳厥説，署有其人，以去爲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來東征，死葬其疆。」蓋會稽袁康者也。又曰：「文屬辭定，自于邦賢。以口爲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其屬辭者，蓋同邑吴平者也。昔王充有云：「會稽吴君高。」又有云：「君高之《越紐録》。」則豈君高者平字也？越紐故越絶也，則前人亦偶有指平者矣。逮明楊愼跋其書，推袁、吴名，矜爲獨得。蓋自漢迄今，貿貿者且千餘年于兹矣。徐受之注《吴越春秋》，前後引據，反覆于是書，猶且猶豫，必得升庵始解之，誠亦甚怪。然升庵猶未審，似于其中文未遍觀也。升庵云：「東漢之末，好作隱語。黄絹碑其著者也。又孔融作離合詩，以隱辭見郡氏。而魏伯陽作《參同契》，亦隱其名。是必其人與同時者。」抑知其末篇則明云：「句踐以來至于更始之元五百餘年。」又《記吴地傳》云：

「句踐徙瑯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十七年。」則東漢初書也。而以爲東漢之末，猶近鹵略。因特補出之。

三輔黃圖書後

《三輔黃圖》，不知何人作，著書家多引之爲據。嘗讀《漢書》至《元帝紀》，稱元帝「好度曲，被歌聲」，私嘆曰：「是天子者，而有技若此。漢之衰于元、成間也，信也。」及觀《三輔黃圖》，則且曰：「宣帝亦能度曲。曰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嘗于此度曲，是故名。」則又私嘆曰：「元帝之技，宣實啓之。」漢之昭、宣間極盛矣，其天子皆有技，若梁陳五代時，豈漢之衰不在哀、平而在元、成，抑又在昭與宣也？則又恨《漢書》不詳，《宣帝紀》不載宣帝能度曲事，班史多缺失，失史官體。一言而漢數世君臣書史俱有闕。及又讀《漢書》，然後知《黃圖》之説之謬也。《漢書·東方朔傳》有云：「武帝嘗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矣。」則又云：「長楊、五柞、萯陽、宣曲尤幸矣。」且又有長水宣曲校尉，在《百官表》矣。不幸而「宣曲」二字偶合于孝宣之謚，求其曲而不得，則私曰：「元帝曾度曲，豈其有技也？而宣實啓之。」遂以漢先世所建之宮室而加之後人，以子技而上之父，以二字之私，而遂誣古君臣書史父子數世之惑。嗚呼，讀書者可不慎也！

三輔黃圖書後二

予既書《三輔黃圖》宣曲宮事，以示凡著書者以一二字而重誣古人者不可爲，著

書者不可不儆，讀書者宜益慎，不可以不有所辨。故既已書之，而《黃圖》之誤不勝書也。予嘗爲客道，而客不信也，乃復舉一焉。客嘗曰：「細柳營何在也？」今按《黃圖》曰：「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云：「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于細柳是也。」若然，則是以長安西北之細柳觀爲細柳營矣。予嘗聞之，漢有三細柳在長安西，而兩在西北，一在西南。其在西北者，則細柳觀與細柳倉也。其在西南者，則細柳營，而與西北之細柳觀實異地焉。嘗攷細柳觀，即古徼也，在長安西北，即所謂渭水北者。而細柳倉在古徼西。獨細柳營者名柳市，在長安西南。《漢書·漢文紀》顏師古註與張揖註同，皆云在昆明南，而昆明則長安西南也。西南之不可得同于西北，亦明矣。且夫《上林賦》不有云「登龍臺，掩細柳」乎？此則細柳觀與細柳倉也，此西北之細柳也。《西京賦》云：「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此西南之細柳也，此細柳營也。嘗讀《漢書》矣，《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灞上。」夫曰長安西細柳耳，復曰渭北之棘門、灞上，向使細柳仍在渭北，則細柳固與棘門、灞上軍並軍也，《漢書》何得以渭北別之？棘門、灞上得並于渭北之細柳觀與細柳倉，而亞夫之細柳必不得並于棘門、灞上，亦可知矣。天下讀書者如客之求細柳營者不少。書之註細柳營者，不獨《黃圖》。使不讀《漢書》，皆疑漢是時長安西南何以獨無軍，有以議漢世用兵之不詳也。又書之。

三輔黃圖書後三

天下有事本纖微，說之似無關大體。其說之是與否，抑不足當論世之一得。而好古者每顧之而不忍釋，則無如《黃圖》矣。予辯《黃圖》再，而客復請進，以爲書之是與否，非三復不足定也。且夫人著書，垂千百年，而欲以一言而非其書，非偶然也。

《三輔黃圖》云：「建章有神明臺，上有承露盤，有銅仙人，舒掌捧銅盤玉杯，以承雲表之露。魏文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曰：「此又非也。」按《漢晉春秋》曰：「明帝徙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此魏明帝事也。故《魏略》亦云：「明帝景初元年，徙漢長安諸銅人，至灞城，遂留之。」而唐李賀作《金銅仙人辭漢歌》，其敘云：「魏明帝青龍元年，取長安捧露盤并仙人，載之灞壘。仙人臨載，乃潸潸淚下。」夫魏明帝始徙漢銅盤矣，魏文焉得先徙之乎？客曰：「予今而知子言之不足徵也。子亦知漢有兩銅盤乎？」曰：「然。昔者漢宮有兩銅盤，一在建章神明臺。按《廟記》曰：『神明臺有銅仙人，舒掌以承雲表之露。』此即明帝所徙盤也。一在甘泉通天臺。班固《漢武故事》云：『築通天臺于甘泉，去地百餘丈，望雲雨，悉在其下。上有承露盤，仙人舒掌擎玉杯以承露。元鳳間一旦無故自毀，椽桷悉化爲龍鳳，從風雨飛去。』夫惟建章銅盤始得傳之魏，而爲魏明所徙也。若甘泉銅盤，則在漢時已亡也。夫魏明徙其一，漢時已亡其一，而謂魏文徙銅盤，是二盤也。」客曰：「然則魏文不嘗徙銅人乎？」曰：「魏文固嘗徙銅人也，何也？昔者長安所徙者，

一則始皇銅人也，一則漢武銅盤，一銅馬物也。應邵稱漢明徙長安銅馬物，置西門外，此銅馬物也。《魏略》稱明帝徙長安銅人，至灞城留之，此漢武銅人。《水經注》注灞水云：『魏文帝黄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遂留灞城。』秦銅人也。」「夫魏文徙秦銅人矣，而徙謂是銅人乎？則徙之乎？」曰：「殆非也。今夫魏文之徙金狄，秦金狄也。」「然而《水經注》亦曰：『魏明徙金狄。』夫金狄可兩徙，銅盤獨不得兩徙乎？」曰：「魏明徙金狄，非秦金狄也。金狄焉得兩徙乎？夫魏明之徙金狄，即魏明之徙銅盤也。金狄而銅人，混名也。」曰：「然則何以知魏明之必不徙金狄也？」曰：「以金狄之數知之。昔者始皇二十一年，長狄十二見于臨洮，因作十二金人像之，坐朝宫前，此金狄也。然而漢之董卓已毁其八人作錢，其得留之及魏者，祇三人耳。然而其三人者，魏文欲盡徙洛陽，以重故，留之灞城，此魏文事也。故曰『魏文徙金狄』。若夫後趙石虎，復遷二人還長安，毁作錢，而以一人沉陝城河中，則又後乎魏明之爲也。然而十二金人之爲數，則固已盡也。故夫金狄之爲所徙者，概可知也。假使魏文徙三人，而魏明復得徙一人，是十三人也。」

書歐陽永叔秋聲賦後

歐陽子作《秋聲賦》，中情悽愴，感與時興。貧士夜讀之，則飲泣；旅婦朝歌之，則謝去。歐陽子得意文也。客曰：「是文特未善，理其辭，似乎賦秋風者。」予初疑其言，既得其説，似有當，因記之。其言曰：

曾讀《風賦》，與是賦同可指計者。《風賦》云：「飄忽淜滂，激揚熛怒。」則所云「淅瀝蕭颯，奔騰砰湃」者也。《風賦》云：「鼓千尺之濤瀾，襄百仞之陵谷。」則所云「波濤夜驚，風雨驟至」者也。《風賦》云：「送夕鼓而傳音，帰晨鐘而付響。」則所云「鏦鏦錚錚，金鐵皆鳴」者也。《風賦》云：「憯悽惏慄，清涼增欷。耾耾雷聲，迴穴錯迕。」則所云「淒淒切切，呼號奮發」者也。《風賦》云：「列萬馬而並騖，會千車而爭逐。類鉅鹿之戰，似昆陽之役。」則所云「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者也。《風賦》云：「飄玉蘂之濃草，零圭葉于衰桐。捎桂樹之間，獵芙蓉之精。離蕙草，披秦蘅。」則所云「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者也。凡其所言，無、非賦風者，而以爲賦秋聲，則謬甚也。且夫言聲者，不必其果有所聽也，亦不必彼之砰磅鍧鎗之果有以入吾耳也。故凡言秋聲，則白日微薄，涼夜遙永，徘徊閒庭，展轉華省，皆能有聲。如必哀鴻晨鳴，鵾雞夜咏，梧桐蕭條，觱栗啕哽，然後舉耳聽之，斯已晚矣。譬之望登高者向而指，若得其笑言，故未聞其響也。尊者目動而舉頤，蓑然得其所使，然未嘗使也。縣琴者嘗有清泠之音，畜利刃者若吼。夫聽瀑于廬山之顛，既去而神色不定，猶砯砿而心徬徨，斯其時則已遠矣。聞雁鳴者既滅没，而猶在于耳。所云有聲者無聲之止，無聲者有聲之始，此貴乎賦聲也。且夫聲之所在，無往不得，噓咻噏叶隨物而起。故賦秋聲者，即如劉夢得所云「驚綺疏之曉吹，墮碧砌之涼月。動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屑」，是亦聲矣。吾意歐陽子所居，不

在山，必在水；不在闤闠，必在田野。外有籬落，内有井榦。床壁機杼，缾罍筐籚，蟣蚻畜牧，渢渢如也。獨曰「聲在樹間」，非風而何？

田伯瀛曰：辯賦有賦情。

書圖繪寶鑑後

《圖繪寶鑑》合四卷，元吴興夏文彦著。文彦字士良，即雲間義門夏氏，蓋其先吴興人也。其書譜列代能畫名，自前古迄元，固無所裨于問學，而説者備焉。昔王弇州撰《陶九仍傳》云：「又籍古之善書畫者而紀之，曰『書史會要』，曰『圖繪寶鑑』。」嘗疑是書固陶九仍著者。然考孫作所撰《南村先生本傳》有云：「其所著書，時所傳《説郛》一百卷、《輟畊録》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曾無《圖繪寶鑑》之目。蓋嘗簡是書所敘，則楊君維楨敘也。敘云：「吴興夏氏集是書成，介其友天台陶君九仍持之示余。」則是書固夏氏所作，而曾介九仍，以乞楊爲一敘之。弇州不識是書與九仍展轉，而不考夏氏，遂爲九仍所著書也。事不深考，誣所從來，乃無作者久矣。且夫爲人傳，抑不可以無實録。丁未書。

西河文集卷六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行十九稿

碑　記

息縣雷跡碑記

息縣市東祠有雷跡碑，宋元祐所立碑也。碑在祠東廡，高三尺，石裂而剜，字剥泐不可誦。大略：元祐七年辛卯夏六月巨旱，燒禾數百里，驟得大風雨三日，淮北岸舟人張乂者操舟前聞雷聲，見雷焰焰從東北來，出舟，墜于地，火氣燿烈，轉旋猶車輪，久之，似有物舁而去者，既視其地，短草被灼如烙馬毛，烙跡入泥，寸圜爲輪，輪納八輻，輻杪各兩歧，凡八而倍。是日，弋陽有震人，則是雷之爲也。記者張其姓而名漫滅，不知何爲人，且其文亦不具，然而事奇矣。

予游息寓祠下，祠僧引予拂其石，且就其漶字而索其義，將重爲之記，記諸陰。予因慨然曰：雷也者，先王象之以作樂，崇德者也。然而亦嘗用之以辟惡，是故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萬物始動。故《繫》曰「動萬物者莫捷于雷」。今天下有聞殷雷而不惕然動心者哉？動則奮，奮則熠然若有見。故智者不見鈇鉞而得所畏焉，愚者畏威而如見鈇鉞焉。故夫孔子聞迅雷必變，非迂也。故雷奮而識崇德之象，夫崇德有象，雷跡是也，然則雷跡之不宜泯也久矣。

昔者稗官家記雷車事，涉乎誕罔。而李肇補國史，至謂雷州有雷楔，每雷即得之

田間，佩之者用以辟惡，此猶近鑿。若夫元祐之爲雷，則似非偶然也。聞之，建中靖國間，樹元祐奸黨碑于宣和殿前，他日者，雷怒而碎其石。夫以德爲邪而至攖雷怒，然則雷之必欲爲崇德而不爲長惡固也。然則元祐之早爲此碑，有爲也。然則天下之見雷跡而知感者，不獨元祐矣。或曰數之以八，則陰所由成也，雷于天地爲長子，故少陽而陰成焉。其又歧，則推之而盡也。自太極歧，而極之無勿歧者，歧德不專，故用以生物，而即以殺物。故曰軒轅爲雷雨之神而卦以生，豈無義也。

重建賞祊戒定寺址碑記

自後梁開平間大興古刹，修律戒而習禪定，于是越州城西多戒定禪寺，賞祊其一矣。嘗考賞祊戒定較諸戒定爲最雄，而往多興廢。當梁時有賞祊善士仝君允忠捨宅恢寺，別名「從善」，顧「戒定」名猶故也。允忠以象教裝金，自明淨宮，命道人邵良操持其中。迨宋至道中，而允忠之玄孫仲修出爲南昌府教授，與其女夫南昌府太守徐儼之子踵置寺田，將以弘祖德而闡玄義，遂以天聖六年重請于朝，勑賜加額，更號「積慶」，命僧人趙文廣住持之，然猶且立「戒定」名。傳至景祐，則徐踵全事，有稱昊一主簿者，重捨田蕩，始創寺譜。而昊一之孫九明爲後軍都督府都督，其夫人仝，則理宗皇帝太后娣也，夫人親賚奏乞皇帝降勑。淳祐八年，皇帝親降勑爲御書，而太后請加之璽，標額并軸，寶藏諸寺，而于是「積慶」之名掩「戒定」焉。迨明崇禎間，城西戒定

各燬于兵火，其在賞祊者，址猶可考也，❶而寺田及譜蕩不復存。

按元至正時，寺燬于兵，有僧會椿者收御軸及譜，藏之族家。逡巡至弘治，仍復戒定，而徐氏之後尚有揀獲原譜以歸之寺者，因有嘉靖十八年勒石之誌，而惜乎其湮也。釋子玄潤名海印，矢志恢復，植香于釋迦之前，將布金故地，復梁戒定，而以曩時徐與全之不能再也，乃告諸全、徐之後，并告善信，以徒杯而募四方，上下桐陵苕水間，砂積而黍畜之。會苦歲，自順治十一年至康熙元年，募甫合。先立寺址界，增寸闢尺，于是攻位。凡若門若坪若殿若房，共若干畝，東至若西至若南至若北至若。位成，僧衆將勒石，而以記告之蕭山毛甡。

毛甡曰：有是哉，是由梁而五代而宋元明以傳之于今日者也，是刺史之請，後軍之復，帝主后妃之勑名，僧檀那之維護，而興而廢，廢而復興者也，是屢易其名者也。夫以帝主、宰官、檀那合興之于前，而不能免于廢；以一僧人徒募于後，而即幾于興，然則何記乎？亦記夫興之者之可繼而已矣。衆曰善，遂臚其説以爲記。

旌表徐節婦貞節里碑記

蕭山貞節里者，明旌表徐節婦所居里也。里在儒學左而北旋，户沿流居爲縣西，舊名西河里，曩時稱甲科家里相望，節婦居其中。

傳節婦者曰：節婦故李姓，閩縣儒學教諭徐公黼繼妻也。公筮泉州晉江縣訓

❶「址猶」，原作「猶址」，據四庫本改。

導，故有妻氏周死晉江。弘治元年，月日無考。再娶泉州永寧衛李指揮女，則節婦也，節婦年十八。逮明年，公遷閩縣諭，領符，忽遘重疾，傳誌稱二年六月。時距娶節婦時尚未及朞也。公先有一子，係周出，非節婦生者。至是，指其子謂節婦曰：「蕭山去泉州三千里，吾即不還者，如是何矣？」節婦曰：「事君未及朞，然事君矣，其不即先君死者，爲三千里君與是也，何不還者矣。」公時已疾亟，乃復强起，拜節婦蓐間，節婦坐饗之。

先是，節婦父母之許節婦時，逆公必家閩，故以許。至是，怨失望。迨公卒，節婦慮父母不聽歸也，先公訃一日，潛遣齋生長丁儀者告之縣，封識其篋笥，歸縣以鑰，而後訃父母。父母既偵節婦意，大恨，計誘之，復不可奪。乃置酒，集宗黨紿節婦，別而錮諸室，節婦起自絞，父母不得已，始聽之。乃復集宗黨姑姊妹數十人送之上道，故爲放聲哭，牽衣而行，如是者十餘里，欲動節婦，節婦稍服臆，縈泪于睞，不少動。既而舟抵暮，各泊以處，節婦乃始仰天連呼曰：「天乎，吾豈不知父母別我悲耶，獨念悲則行阻耳，且不可使他日得憶我矣。」于是遽犒操舟者，乘夜潛發，不令送者覺，遂扶二櫬攜一孤歸蕭。時兵部尚書錢塘洪君爲閩布政使，廉其事，移檄蕭山，令恤之。節婦乃營壙，掩公及周。葺故廬，白寒食省墓外，足不躡籬木。日治紡績，比篝燈績，罷甚，始就寢，覺即遽起，篝燈績如故。或問之，曰：「勞則寡所思也。」盛夏不單衣，衣必重袛。所居置一閣，比浴必攜盤內閣間，登閣去其階，階兩竿級也。後所撫子亡，遺二孫在襁褓，撫之。既而孫婦亡，遺

曾孫襁褓，又撫之。

正德丙子，知縣伍希周上其事，監司獎其門。嘉靖庚寅，郡司馬孔君攝縣事，上諸臺，時節婦年六十。嘉靖十年辛卯，知縣張選踵前事，請于臺使者，于是臺使者請于朝，命下，詔旌其門。會張以遷去知縣，蕭敬德踵而奉行之，給禮部勘合，世復其家，勑縣爲摩石立碑。又倣魏孝烈勘合，優子孫，免人田四丁。後大司馬趙君故爲侍御史，按浙，勑有司月給米、冬夏布帛各有差，終身。至嘉靖四十三年，年八十八，距公死六十九年，卒。邑御史致仕翁君五倫爲誌銘，山陰工部郎黄君猷吉傳之。自《浙江通志》以下，至郡縣學志皆有載。至崇禎二年，知縣陳振豪始名其里爲「貞節里」，豎碑于儒學左三元樓側。時節婦五世孫晉台公明徵舉于鄉。又十五年，而邑人毛甡與節婦六世孫芳聲、芳烈友善，乃爲之記。

毛甡曰：吾見邑之游于學者衆矣，讀孔氏之書，修明堯湯伊吕之道，教以百行，而不能以一行名。且夫里居者，皆曩時甲科家也，門閥相望，致足伐施其鄉人，逮死而不能稱于巷，里草陳根，歲爲衰菀，呼其里者，無變也。嗟乎，可以興矣。或曰：《周書》云「表厥宅里」，旌其門而綽楔之，表其宅也；碑而名其鄉，表里也。三代後無表里例，且其事亦偶不多見，漢時稱「鄭公鄉」，非典例也，然亦且私不得濫，其爲時慎重如此。蕭山又有夏孝鄉，爲晉夏孝子里居也，在城南，與節婦貞節里俱載志中。

永興道藏櫝碑記

嘗考《周官》蜡氏掌除骴者，遇客死道

路則埋之，而置楬于其傍，大書歲月，且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俟其人。而漢制潤略，亦復有給櫝還鄉之令。自世之漸降，重生輕死，于是有暴骼不藏者，有徙櫝不得歸、棄不及埋、捐不能恤其災者。王政之多亡，亦仁情之不備也。

永興道多往來暴櫝，自望京門樓以達江滸，平沙斥略而蜒蜿道左，其爲無主者纍纍焉。嘗念此木中人亦即夫道之驂驔車轂人也，行營出户，每多疾病，一旦之事，而黃口牽衣、白首倚閭者，仰視滄浪天，未知死生。乃復骨肉墮地，漸漬草木，衣裳絞襪悉化爲塵埃野馬。其幸而就木，猶且見棄斯土，寒風野火，寧無怨傷。夫道多疵癘，天之行也，殣于其地而不使之有所歸，邑大夫以下之責也。長河來孝廉，義士也，捐貲百金，將聚諸櫝爲藏俟之計，而邑侯黃公割俸成之，但其事須次第舉也。畫地坦衍，覆上而填下，區以五楹，累令辟若梁周四楹，中置楬櫝其上而鱗次之，中供大士，募僧者守焉，大略已成。然而啓閉畜發，或以時修撤，且爲蓋藏，而油燎漆木，旁及錢鈸，日遼而月長，皆有費也。夫邑大夫創之于始，而鄉縉紳士民各承之于後，情也。

昔者文王作靈臺，掘得陳骨，王命瘞之，而六州以誦。唐節度使劉昌瘞涇原將士，奏之于庭，給衣賜塚，夜夢將士者各謝焉。邑大夫有地之官，或不應求報，而報之自至，人不得辭。夫濟人者得福，神道也。鬼則近神矣，能濟鬼，不更得福乎。夫王政何嘗予仁以全，而以餘者予福報，無不可也。因合具二石，磨其一以俟登士民之第，月與日車守之，而以稍任其諸所費者。乃爲頌，頌曰：

維永興之道，有露其櫝。藏之俟之，以均載爾福。

白龜圃記

中州講理學者二，其在河南，則爲上蔡張先生。先生與徵君孫鍾元交，徵君家信都，而講學于故衛之凡城，在河北。予往欲渡河訪之，未逮也。歲己酉，避人之淮西，會淮西守金公者飾書幣，躬除故所，搆天中書院，張帷設燎，將卜迎先生于蔡，予幸于此時當得一見所爲河南張先生者。而部使按故藩廢采，巡視汝南、南陽間，車蹄訝導，不絕于路，既館所除書院去，予亦適南下，遂不得委摯一見。越明年，復來淮，則西和夏令曾令蔡，適將過蔡，造先生廬，予謀與偕前，而夏令不能待也。夏令還告曰：「先生方讀《易》于家，搆圃而椽焉，題曰『白龜』，請記之。」

吾聞先生家蓍臺，則包犧氏畫卦地也。昔者包犧畫卦時，有縞龜曳河傍生禱蓍，故後題其臺曰「蓍臺」，而三代職方，至表其邦以爲蔡。先生方取義于畫，而攡文于象，非物之神，孰與爲識？故六龜之掌，或雷或獵，各以其方色辨定物名，而雷者白也，于名爲瞰，于方爲西。夫先天之西不云坎乎，文明之生兆于天一；後天之西不云兑乎，生成廣大迄于少女。故翕闢既備兆于白，而亦迄于白。蓋華文者繼起之象也，然而亦先物而去其跡。故貞白之守尊于玄也，原始反終，要于無終，此或先生讀《易》之微義矣乎。孫徵君曰：「先生自言曰：吾眼前地，固見有不得讓堯舜者。」然則先生之爲包犧久矣。予嚮以避人湖西，得三入湖西講堂，以質予曩時所聞于姚江、蕺山之學。

今復以避人故，獲爲先生作圃記，倘避人不已，將必造先生于圃，且渡河去，一質之徵君，以肆求先生所爲讀《易》也者。

爲辭曰：

天户之闢，是名包犧。察民興物，神明以齋。觀鳥獸文，與其地宜。蓍苞于陸，蔡浮于河。越千百年，神靈閟之。相彼玄文，尚汩其辭。誰是縞介，而游之波。離火爲物，屬復爲雷。表水成澤，生成之資。隨時轉應，章于神蓍。惟我先生，乃生蓍臺。嗣犧而起，當逢其期。編韋既續，樊圃是居。觀象觀法，白龜還來。

吳西美曰：上蔡蓍臺舊有白龜廟，仲誠居近之。仲誠所著，有《道一録》、《大中説略》諸書，爲時所宗。若《龜圃易説》、《圖書秘典》，正圃中所成也。「吾眼前地，實見有不得讓堯舜在」，本孫鐘元序中語。

重建息縣儒學大成殿碑記

《禮》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吾未知三代以前其所爲先師者何人也，嗣此者則祠孔子。故曩時稱孔子廟庭，又或爵孔子爲文宣王，稱文宣王廟，既久而始更爲大成殿、爲先師殿焉。

息之有學，前此可誌者，始之宋之慶曆間，以是時天子方好文，始從范仲淹建學議也。若先師殿五間，則重創自元至元二十五年。而逡巡歷明三百年，以迄于我興朝開國建學之始，增修者八，改修者四，庶幾相延補葺，不致墮壞，而不謂其即于圮也。康熙七年夏，大霖潦，横流之不由道者，夾城而奔，殿頹及廡，捧神藏而廬居之，欂栌瓦确散不可拾。春秋興秩，舍菜明禋，趨蹌

者負星行事。邑宰劉君、丞夏君、尉章君、學博張君于行事之次，相顧咨嗟，謀所以恢是殿者。會弟子員差擇與祭有行名者皆在列，于是何子朝宗、王子復旦、全子嘉胤、黃子錫珍輩起，矢志休復，用書量事，程材慮功，約費若干金。劉捐若干金爲倡，而丞夏君者願盡捐歷年以來所食俸，合得若干金，且任爲相役。凡學博以及薦紳諸生，各捐費有差。始康熙八年五月，迄九年六月，凡一年，工告成。自殿庭及廡、及門、及屏，遞相標揭木巧之飾，層欒浮柱，瓴翔榱翬，堿平闔扇，文墫雕臒，啓庠側出，戟門兩張，檽星東西，增樹雙闕，翼翼延延。揆之以日，將妥神告虔，駿奔其中，而先爲飾石，用誌其初終，以備載事。

《春秋傳》曰：「鄭人游于學，而可以議執政之善否。」夫執政善否，何與于學？顧吾聞之漢文翁時，私置學宮于成都市中，此非遵漢令也。宋胡瑗自爲齋舍，時亦未經行文正之議。建郡縣學，而兩公倡爲之，而朝廷方且下其式于郡與縣，至著爲令。今學宮之立雖準前代，終以天下初定，未遑修舉。故一旦有廢，博士不必白于師，師氏不必以諮于邑長，邑長不必告于臺，臺使者亦不必以聞之朝廷。而邑長以下乃不憚咨嗟成之，上不耗國，下不朘民，斯已難矣。況興廢所時有也。古不云乎：「論堂有廷，接于圃草。」三舘之門猶之論堂，曾不踰年而休復如故。獨不聞學耶，進修之業，勿綢而弛；振起之功，不植將落。嚮之增修者，則日新之資也；今之創興者，則震動之藉也。然則優游之未可爲功，而風雨之反不足爲厲也。繼此可觀矣。殿南面淮水，前當南城之龍門，唐列樹栢四，北負湖。舊有明倫

堂五間，尊經閣三間，倉廒、射圃、齋房各三間，敬一亭三間，皆久廢未復，在殿後，以俟後之繼此者。

蕭山毛甡爲文曰：

翳惟三代，首建學宮。九房八闥，逮之男邦。大昕入奏，先師是崇。漢唐而暨，惟尼山宗。發蒙振習，如日之曈。報諸裸瓚，饗之鐘鏞。諸生以時，習禮其中。日月既積，風雨攸降。震此梁木，漂于湍瀧。誰其興之？長贊之功。又誰成之？師儒以共。鴻材博植，以匠以工。既勤拔擢，乃資垣墉。櫨丹桷赤，山雕木礱。翠錢結牖，黄金爲釭。堯文禹樂，顔和曾恭。九筵七筵，周袤有容。長吏以逮，束修其躬。諸生奕奕，將爲蛟龍。朱干可執，蒼珉可攻。布之後來，以昭明臨。❶

洞神宫記

會稽馮經以制舉争雄齊郡者二十年，不得志也，去而游嵩洛。其同邑章貞者謫滎陽，貽予書曰：「有仙源君來，將以洞神宫屬子爲文。」予未審仙源君者何人也，既而知爲經。念經居齊郡者久，嘗七登岱矣，或者天孫之區足以棲神，覆其壇而宫之。經曰：「不然。會稽山者，東南之福地也。昔者大禹藏會計之圖，謂之『苗龍』。而周職方氏以楊州之鎮封于其山，此其山有神。山之前曰鑪峰，其傍曰陽明洞，折而宛衍有泉潸然。洞，神之所基也。」

余怪經以制舉争雄，將出其文章以馳

❶「明臨」，四庫本作「無窮」。

騁天下。而忽爲是蹈虛蹠遠之舉，是必有說。而經曰：「吾嘗觀趵突泉矣，趵突泉者，齊郡七十二泉之一泉也。其上祠呂仙，呂仙者，純陽也，世恒禱而夢卜焉。予方潔躬告于掌夢。當是時，將欲急見其文于當世，而以不即見決所趣也。有物挾而奔掠之，瀾汗四顧，瀇瀇然若匒匌而鼓作焉者，其勢湍湱，聞如驚雷。驟見神人于連延之坪而舍之，語之新訣，命棄其故，于是急變其名字而許以身，從今所稱『仙源』是也。」

夫游物外者，輕去其鄉。仙源以出應制科遨遊青齊者二十年，一旦以失志之故，游心翀舉，乃反趣還之故山之麓，而重與之謀息陰撰辰之所，倘所稱歸來，何期與物終始，非耶？然則予之好遠遊而誦《涉江》，聞仙源之言而後感可知也。

宮在鎮宮左，禹井之陰。祕殿橫崖凌臺而張，枌栱奕奕，鏤其英而追其華，瑤壇墳然，樹以芳草。旁有丹竈，將俟燔鍊貌仙于其中，以報其所夢，題之曰「洞神」，仙源者從之。然予聞仙源又言：「嘗從少室還，遇苾蒭于道，授之丹經。」私臆苾蒭者，仙所幻也，則似仙亦所在有之，無定所。若月日。

山陰上方山長生庵碑記

長生庵者，在山陰上方山之麓，比丘尼慈修之所創也。尼故名家子，年十八而亡其雄，又無嗣也。家以其無嗣謀奪之，不可，鍵室辟纑者凡八年。一日，忽哭辭其粟，自翦首髮，偏體弛足而矢爲尼。或問之，曰：「吾痛我生也。」然義無入他阿藍理，又其勢不得復家處，因出所辟纑，贏錢

搆、椽居。當是時，其家之欲奪其志者則稍息焉。又十年，尼乃言曰：「吾生十七年，事人一年，辟纑者八年，尼十年，合三十六年，吾生亦長矣。」乃就所搆居廓而大之，堊壁塗戺，稍稍翦闢，養佛母其中，傍築、楹棲其身，前後厨房、圊舍、圃場、林麓各有差，名「長生庵」。乃遣女奴越百里，介其所戚，踵西河之門，而請爲記。且曰：「凡所爲記，將以摧夫人之欲虐之而奪之者也。」

吾聞尼故名家子也，所歸又名族。夫以名家之子歸名族爲婦，宜無所樂乎爲尼。然且爲尼無厭心，是豈花氏之城果可悟道，空明在前，則女身得度乎？ 良以禪定而心一，則心不奪；尼定而志一，則志不奪。然則尼惟無所奪，以有此生也。且尼所生亦幸耳，以十八年未死之嫠，又十八年而不意其尚未死也。則自今以後，亦嘗如此十八年中已耳。彼釋氏之教，必極無生而後乃至于生生，尼非其人乎。且夫生之爲言姓也，爲所生者即爲之姓，尼且無姓矣。《阿含經》云：「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入釋乃無姓氏。」夫以尼故名家子，又名家婦，而至所至以尼名，歷三十六年所生之久，而終不得以存其姓氏，則是尼之必無限於所生也。夫既無限于所生，而凡有姓者又安得挾所生而非十之矣。乃爲記，記曰：

翳碧麓，開金田。有遺嫠，爲女禪。飯黄蘗，栖紅蓮。憑未亡，留餘年。以短景，當長生。生如何，惟永貞。

讀畫樓藏畫記

好文必好畫，畫猶文也。司馬子長稱寫生家，而長卿《子虛》直欲以何有之人摹

意爲賦，此非畫乎？顧好畫不甚耳。

今之好畫之甚者曰周先生。先生積心好畫者凡若干年。持購走四方，其有善畫者招來之，海內無遺畫者，汗牛而充車，歲得若干箱，箱得若干綑。易歲則損其與心迕者若干，乃爲之甲乙，或降若干乙、升若干甲。于是裝潢成帙，凡若干帙。其未成帙者若干紙、若干絹。其善畫有名，自隆、萬以後到今若干年，合得若干人。或其無畫名而能文，爲薦紳大夫、爲隱君子，顧爲先生偶然畫入妙者若干。所畫山川、雲物、人馬、花樹、竹石、鳥禽、虫魚以逮吹噓榮落、冬春淒皎之若有若無者若干境。其爲倣古、爲摹舊，爲唐、爲宋元，爲倪、黄，爲荆關，董巨，爲范寬、李成、夏珪、馬遠，爲文待詔，爲董宗伯，爲法若干，爲規模若干。而凡題之者，或楷或行，或鉅若指，或細若毫毛，或填上下方，或書左右，或詩歌記序，或藻品，又凡若干則，則若干字。合并而藏之一樓，名「讀畫樓」，畫猶文也，先生曰：「吾以文爲畫而讀名焉。」

戊申秋，予從江上謁先生，先生出畫册命讀。予讀之，栩然若游板桐焉，翼翼然若翱翔于廖天而徘徊于九環與十洲焉。予避人出走，所至名山水，間覽登之，然處壁中時多也。嚮使趙岐在壁中十年，得是畫讀之，其所著書，當不僅釋《孟子》七篇。而予也栖栖廡下，早得藏讀畫樓，讀先生畫册，必不至胸胃結轖、焚焦項槁、車曳其踵而豚圈其衣若今日者也。然則讀畫之感心蓋如是，其不可已也。或曰：「先生當蒙難時，出陳待詔畫凡若干幀貽之友人，乃爲兩題于其側，睠戀悲愴，如判所私者，如剜其肝腎、析其指爪，顧望痌痛而不能恝者。」夫先

生之蒙難亦甚矣，虎眎于前，狼疐于後，❶舉赤肉而投之鑊湯之中，在彊無畏者，亦且瞻首顧末、傍徨躑躅之不暇，而先生獨沾沾焉留心于斡皴、渲染、丹堊、繢黝之鎖屑而不之置，然則先生之爲文何如也。先生號櫟園，名亮工，大梁人，當世能文家之所推爲櫟下先生者也。所畫人冗冗不詳其名字。先生曰：「記之。」毛甡記。

息縣丞廳壁勒石記

予游息，聞息丞名，懷刺入縣門，求所謂丞廳事者，無有也。市之東，僦居喧卑，門僅容馬，馬首接于庭，不能旋。撤所凴桉，❷下饌饗賓。既而娛之以搏摘投擲之具，闐方雜遝，即又撤所下饌去。他日又過之，則不然，或移饌置榻前，揖讓飲食。他日又過之，則又不然，或拉登馬，遍飲諸名士往來家，日一易其處，如是者累月而罷。先是，丞本有廳事在縣堂東，歲久就圮。丞具狀願復向所謂廳事者，郡已下其狀，顧視諸帑藏無羸官錢，賦民錢又不可，遂寢其狀。會廷議析海澄軍由七閩以還，屯之汝南、南陽間，任地墾草，官給房與居，乃樹垣、椽杙、陶土、瓮井。丞請爲監工，思欲以此時録其餘材，庶幾復廳事于舊址中，卒不可得。

庚戌秋，予再游汝南，息名士曹子鑄、王子復日各遺書來請爲丞作廳事記，予喜曰：「丞已得復有廳事乎？是何月日？何藉而得有此？在何所？」則索其所復

❶「疐」，原作「疌」，據四庫本改。
❷「桉」，原作「按」，據四庫本改。

狀。越五日，復遺書曰：噫乎，是即向所謂撤桉下饌者也，即所謂恒徙食者也。今夫有道之長出而休于樹，此偶然耳。人之謂斯樹也者，一若爲之終居之，曰「此公舍也」。且夫人登山四顧，悄然傷于心，初非有擇乎其地，而後之望其山者，仰淚雨面，以爲此公之所游之山，況處其中有年乎。丞愛民也切，與民日嬉游于庭；慕士也篤，與士日吟諷于房；好賓客也摯，與賓客日飲饌于其中。而不可忘丞之德在心、丞之風流在此堂也。丞雖去，猶或將祠丞于此，而謂非丞之廳事不可也。且丞亦何事之有？向之丞無所不承，今之丞承糧而已；向之丞承糧而親糧，今之丞承糧而不親糧。然則丞至今日雖有廳，亦無聽事者。則即無廳事，而或謂之有廳事，寧或過乎，且將以此風乎後之有廳事者也。予曰然，請記之石，嵌于壁。

君夏姓，名聲，字廣秦，浙之東嘉人也。由司理左補爲今官，性好飲，工詩，所著有《前後蓮渚詩集》，曾攝令上蔡，上蔡人德之，爲勒石。

西河文集卷六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春莊稿

碑　記二

越王峥創置寺田碑記

越王峥者，越王保棲會稽地也，其地在山陰東偏。元至正間，有甌兜禪師從錢唐來，其師雪庭授以橙，囑之曰：「當向月行。」既渡江，聞越峥名，曰：「師命我矣。」遂結茅于峥之巔，而遺其蜕焉。暨明萬曆十六年，鹽官鶯窠頂僧有寶峰者，與其徒慈舟開山伐石，架木而繚以周樊，爲精廬若干，前祠越王，而飾甌兜遺蜕于其中，且請《大藏》諸經，設寶坊弆之，而再傳而衰。會年飢，行僧過堂者日繁，而餐流啖栢，比之休糧。遠明禪師乃募諸檀那，創置寺田若干畝，補捨施之乏。夫化僧禮佛作大香，積慮成虚願。而儒家拒佛，則必以不耕而食爲伊蒲罪案，有如依山穡稙，事家人産，不必累攜缾鉢，而福田常滿，則亦桑門檀海所共當世守者也。因于其衆請而誌之于石，其田畝字數與化主姓氏例列如左。

琴室勒石記

崧高多穴居者。土埴不石，鑿土而横穿之，宛轉連空，如堂如房，就其横際而竅以光明，俗名「土竉」是也。顧其傍，不藉瓴

甓，崖覆土薄，裁尺許耳。上有鋤植，而下無榱承，居之者鮮疵癘焉。崇禎壬午，土賊李濟宇拒闖于洛，據少室南名「御寨」者，而誘殺少室僧，遍發崧高左右冢宅，遂于同泰北發得二穴，相連如環，中無祕器，表裏側折，合以埏門，門石刻「琴室」二字，然實無琴也。相傳賊于室中得銅盎二，一實開元天寶銅錢五枚，而一貯淺水，撓之無物，遽捨之去。康熙四年，潁川戴尊師經久居崧陽，得是穴而移就之，傍啓一牖，以當長松，引小水到門，設几鬬竈，斲二石琴藏其中。予游少室，遇尊師于少林後院，因邀予過室，使誌其事。予讀《水經注》，載潁上葛陵北有楚王瑟城，瑟者琴也，楚人謂冢爲琴，而六安大冢舊名「公琴」，即皐陶冢也。則意室之名爲琴，或室本近冢，如古者墓樓者與？抑亦有象于冢者而爲之名也？經曰：「夫既名琴，則因而藏琴，何過焉？」乃命經鼓琴，甡爲詞。詞曰：

穴乎吟者，有石其音。泠泠乎翳，戴逵之琴。

埂頭茶亭勒石記

會稽二十八都曰「埂頭」，剡川路經焉。崇禎間，商君周翩創茶亭路傍，樊以竹埸，延僧日濩茶其中，以餉行人。乃商君以國事死也，人哀商君之死，且悲亭之廢，思興是亭。而亭址故版，藏之商君之僚壻傅氏者越二十年。今商君之配胡願續前志，遂謀諸女弟，仍清故址，延僧人心空復爲構亭，而惟恐後來之有所侵也，請記之石。雖然，天下之能死國事好善如商君，其不忘前志，善成事，能遂施予如商君

之配，其見其所遺，誰不思復，而其忍侵之？月日勒石。

志雪堂記

周子鉉讀書西村，名所居之堂曰「志雪堂」，實古今書史圖畫于其中。繚縢爲樊，間以立垣，窓虚延光，軒平接陰，沐檻移塵，積瓦飾漏。修鱗躍于池，候禽翔于山，時有新卉，停紅上下，四時雜植，沃緑若灑。于是周子相顧而嘆，且曰：「吾獨不得毛甡爲記耳。」會毛甡歸里，過飲于堂，中酒把筆若有所感。

昔者孔融《薦禰衡表》有云：「忠果正直，志懷霜雪。」夫以周子之質，粹然嚮道，何難以孔孟遺行砥礪其志。而乃因情標旨，僅同狂生，是豈韓公之堂，不廢醉白，諸葛未逢，且言微管哉！夫亦有所取也。生人之不潔也甚矣。淟涊被乎其形容，垢薉未涓諸行事，亦何物焉可以藉之爲漑汰者？吾聞謝生作《雪賦》，託枚叔爲歌詞，至謂「白羽」、「白玉」無所比方，陰凝以霏，不昧其潔。韓愈赴裴尚書宴，座中指雪，忼慨獻詩，亦云：「自下何曾汙，比心明可燭。」然則天下惟雪之無所于累也，志此而已矣。周子方少年，席其門緒，其家之人承明掌綸綍者，方將策功良時，爲風爲雲，而周子翻是之志。或曰：「何幼則高尚自喜，不屑驃騎，然第五之名已遠矣。袁夏甫累世公輔，築室蔽體，而彭城之業藉以不墜。周子豈真與正平争好尚哉。」《雪賦》曰：「縱心浩然，何慮何營。」韓愈云：「隱匿瑕纇，增高未危。」志雪之謂也。

特旌誥贈湯母趙恭人崇祀祠記

予過睢陽，問昔所稱欒羊子妻遺跡，無有也。既而還江介，睢州湯斌以其母恭人崇祀事狀過示予，且屬予爲文。予讀而嘆曰：「嗟乎，何必欒羊矣！」

恭人姓趙氏，故明崇禎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李自成陷睢州，恭人義不辱，死之。順治五年，睢人上其事，河南提學僉事李震成命知睢州事房星建祠于故居之東。十二年，其子斌由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遷陝西按察司副使，整飭潼關兵備，兼分巡關內道，贈恭人。十七年，巡按御史李粹然請于朝，建坊旌其門。是年，知睢州事戴斌以故祠湫隘，乃改今祠。

予昔過睢，睢人亦有言恭人死賊事者。賊入城，恭人絞衿房間，其族不諒者解之。入井，井燥。會賊大至，環而驅之，恭人叱咤不聽行，手捃什器提賊，且曰：「爲國之赤子而作賊乎？勿謂吾弱，爲鬼當健耳，吾見汝樸絶矣。」賊大怒，遮迫以刃，遂事刃。方城未陷時，先二日，賊破開封之西華，破陳州，又破太康。太康去睢九十里。其子幼嘗從母學，夜作共蘗脂讀。至是，遣從從父學城北。逮歸而城閉，父登陴哭，恭人擗而曰：「事在闔睫，不即爲姑謀，而爲是穉子哭乎！且賊所向城耳，去城必得免，此易解也。吾向者遣兒學城北，而不爲君子誦其意也。」撝之去之龍塘，而其子得免。及其既也，恭人乃立紉襁褟，促夫負其姑藏葦中，斂旨蓄爲鴟囊。葦蔽淺泄，度不能俱全，請夫奉姑，而己居留，好言辭姑，且

謂賊勢方薦處，宜不久住，食三日糒可免也。後三日，賊徙寧陵去，果免。予聞是言，嘗謂恭人者是不獨能死也，乃亦賢有智者也。今讀其事狀，知恭人讀書通大義，由來舊矣。婁東吳偉業、容城孫奇逢各爲之傳，茲不具記，獨記其死節者。睢人又有言，當恭人之死，賊攻開封不能下，開封守者決河水灌賊，河大徙，洪流湯湯潰城郭廬舍，恭人殯堂汩于水。每歲禁日，其子號水傍，水興，陰雲寒雨四面來集，中有旦明，隨波頫濘，震怛晝夜。睢人逢是日闔户悽愴，比之罷社，其神如此。

康熙七年，蕭山毛甡感母事，再拜稽首而記以詩。其詩曰：

不見穀丘樂羊子，其妻養姑擷甘旨，一旦乃爲賊所死。予嘗過之雙淚流，欲弔其地悲無由，居人爲指今睢州。翰林有母曾死節，皎與樂羊比風烈，葵丘之石作碑碣。書其懿蹟螭首崇，勑賜建祠祠里東，年年寒食梨花紅。擔漿灑醴嘗恐後，當日睢陽潰流寇，隔城子母不相就。阿母入闥方雉經，救之出井智井平，賊至叱賊賊傾驚。長刀夾耳落如雪，濯錦池頭洗寒血，翰林呼親夜不輟。顧念在堂有嚴君，願爲穀養兼報恩，以此大節能上聞。只今予告湯翰林，曾使關内蕃嶺陰，拂衣歸省全初心。我思翰林不得見，忽遇江南泪如霰，自言母饑鬻釵鈿。獻姑修瀡私饜糠，滅燭授兒誦古章，中原苦兵先苦荒。遂使賢母成永訣，我聞此言亦流血，小人有親賢且哲。教兒不成走道路，日盼西陵舊墳墓，可憐孝子能自樹。爲親作祀祀孔林，哀思何必援鳴琴，不見睢州湯翰林。

徐徽之曰：未以詩代銘頌，宋文多有之。故詩亦

故爲隤唐，與銘頌別，文之變化有法如此。

范督師祠記

范司馬以督師失事死于法。其中軍將軍左府都督同知陳君之驤瑩以木丹朱其名，私祠于家廟之別楹，感故恩也。

當督師之失事也，人怨其重衂展轉不復，于是有引兵鄉導、縱上焚鹵之謗。是不獨武德有揭，撫按有疏，給事吴履中輩有彈糾已也。特予嘗從吴祭酒飲，祭酒能言故國事，嘗謂督師才過中上，而僨于好用。當其戰界嶺也，憑城以确軍，纔數千耳，從臺頭左右環繞分截，勢更單瘠，而補苴抵掎，指撝馳驟，一似擁數萬軍者。暨開平之戰，縱軍横截，思東扞灤永，西保豐玉，遂以見卻，然猶能救敝。以鼓鐲爲縱止，礮石紛拏，縱止不亂。故莫府馳聞，尚有全疆勵師之敕。及其後衆寡相軋，殺傷過當，遂不支耳，要其心豈有他也。且天下未有兵食不給而可言轉戰者也。合烏爲募，既即駴散，車輜徒頓，難可言食。以虚枵之旅而輕承謾用，夸不自量，我知其壞也。且夫引兵鄉導者，即有之矣。斗入之師，一則遮之，一則距之，此節制也。遮爲當前，督范以之；距爲遏後，督趙以之。趙光忭也。天下又豈有當前而不爲之先焉者乎？名爲先人，實以自卻。然而先之者固官軍也，官軍所至，必開闔撤塹以待軍入，乃甫入而轢者至矣。城不逮闔，兵不逮走，官不得爲備，民不得爲守，倉皇轉引，所在迅埽，然則向之先之者，乃其所以爲導之者也。故德州之守，則武德兵備，雷演祚也。閉城不内，而城賴以全。然而武德之訟，遂有不能爲督師解者。

蓋兵備登陴，伏弩中脅，環軍露宿，攖城而譁，則齮齕所由生矣。

嘗按督師爲民曹時，軍興饋餉，先後莫措，司農侯君侯恂也。急謀諸司，而督師無軍興之責，毅然身任，及其後卒以無失。暨其爲關内道也，修垣繕堡，著戰守攻拒之策，且屯田疏渠，廣任地力。至鎮城兵譟，則宣示威信，令攝之去。則是督師非妄爲而好僨事者，卒之以敢爲而遇難焉，以赴事而致隕事，一經喪師，殺身以報。將軍之祠，毋亦有痌心于其間與？督師善駕馭，凡所爲用，輒能盡其才以收其效，故一往知感。將軍入嶺表，身禦炮火，爇其半身，半尚無恙。

順治七年八月日，刱督師祠，并祠督師標諸將舊死事者：左將軍李君輔明，癸未九月，前屯失陷，戰歿；前將軍黄君斐，以南京總督疏調備邊，乙酉六月殉九江難；監記軍前兵部職方郎中蘇君觀生，丙戌，死粤中。乃爲之記，記曰：

事有得喪，功有成敗。勢不可爲，死亦何害。李廣責簿，亞夫縲紲。死鬭死辯，總爲執節。裨將散立，偏校翩起。龍頷煇渠，合騎陟軹。三仁一心，死即不同，彼殪駿者，乃真鬼雄。

觀音閣種柳記

汝南城南有觀音閣，故明崇莊王奉敕之所建也。閣前曰南湖，湖坦而抱閣之凸出者，如璧之環好。下有龍潭通汝流，而陰爲坊以閟之。相傳莊王曾禱雨于潭，見好女者屣波來，故建閣。或曰：不獨閣也，當莊王建閣時，在嘉靖二十四年，其時太平

久，爭以奢靡相矜誇，亦既奉敕建閣，厰博閎麗。而莊王世子于萬曆甲申歲重爲請敕，得太皇太后懿旨，增恢阿藍，頒賚金銅器物并珠旛畫像等，周羅其中。其前後宮臺房廡之擁衛，與夫桫欏菩提之環樹者，曾不止是閣已也。而迄于今，唯是閣巋然獨存。

北平雪公自南嶽來，卓錫于閣中，朝夕披衣從閣觀。凡所爲高明之象，遠與天併，游波間呈，茭菁被水，其諸流怡者無過也。而特四顧拔起，兀焉軒峙于層臺之上，朝陽薄其東，夕陽薄其西，神明蔭樾，于斯減焉。閣東西有廣畮若干，幅員周折，緑塘爲坪，曩時雜植之所棲也。雪公曰：「吾將被以柳。」乃咒萬黍，結萬人緣，每人施一柳，合萬人而萬柳成。彌望曖靆，混水漂碧，高不踰閣，而芊眠于蒙蔓之野，新飈微曳，柔條毿毿，遥山帶映，遞相變色，含暉浮彩，以鬱雲氣，盼睞之間，飃然凌物。遂練良日，邀予與客登閣啜茗，坐而樂之。雪公曰：「客亦知予種柳之説哉？」客曰：「以柳之易長而易爲涼也。」予曰：「不然，柳者留也，析其揚而留其莖，遠不翳日，近可衛足也。夫遠不翳日則眺踈，近可衛足則臺不孤。」而雪公曰：「豈爲是與？客亦知莊王之建閣者乎？方莊王之禱于潭也，旱方蟲蟲，見屣波女，疑爲神降，許覆以楝，雨滂于陂。既夢丈夫，惡其忘之，首胄而杵，責王所許。于是建閣，而閣有神。夫神之所應王者，雨也；其所垂者，潤也。執柳而灑之，可以潤物，是故種柳以爲髣髴。況夫覽河柳之豐茂，既蕭槮以奮揚；緬人情之感舊，乃于焉而增傷。廓落崇臺之步，思麗藍之故處，吾見攀條者之多延佇也。」記曰：

惟此有取，以勿折此柳。

陸蓋思評曰：風華流奕，雜叙雜議，六朝詩藻，西京賦情，兼而有之，嘗欲覘柳州一記頡頏之，不可得也。

又曰：不□橅八家，故是善爲八家者。

郡太守平賊碑記

此崇禎末西河爲王使君所作碑記，今有竊移其詞爲他碑者，故不載使君姓氏，文亦與舊稍異。

浙之東藩，披江帶海，負山以薅。饑年之後，民多逋逃。既逋于江，復援于山，移剽江濱，潛以山蔽，顛越所至，爰留兵鐵。太守憂之，乃舉前古版甲之令、團練之法。會東浙苦旱，自永興達鄞四百餘里，河竭以路，苗草燒熱，荒萌乘之，稂竊蔓附，遂日以大。案之太守之職，惟典治民，此秦制也。晉永嘉中，東南郡守皆稱將軍，後加持節，節諸軍事。而今不然，太守論課勸功已矣。外臺分守，建置旗鼓，稍假節制，太守不與焉。

時太守以攝理分守寧紹台道，可兼領武冠，用統軍行。于是公曰：「此邦恢恢，左轂于會，良民秀甿，何使逋厲。」乃具告警狀，上之大中丞，大中丞即檄之分守，且遣中軍裨將等令與公會，公拜檄行。若日禡馬。若日案沈村。又若日絶中嶺，踵軍漁山。又若日隃大塢。初，賊伏沈村以下，聞官兵來，走暨。若日，毆至暨。乃分三隊蹈陶姚，公宵夜行。天明，賊以五隊來，公先衆殺之，遁。是時，暨地皆先受公命團練，遂遣團練追捕，鹵僞監軍等。若日斬飛虎大將軍等。若日躡漁裹。若日中軍等會大橋。時暨之團練又捕鹵僞先鋒等。又若日

而山陰西鄉復偵錢清江，賊大來，蓋賊之枝遁，而荒萌之乘而和之者也，若日復度錢清江。又若日返臨浦。乃遣前軍守備把總等歷駱家沙與中軍會而捕賊，燒其砦，轢其關門，躪其滾石擂木，若日鹵僞左軍都督等。

自若日至若日凡四十四日，鹵僞監軍一、左軍都督一、先鋒一、兵三百六十二；陳斬僞飛虎大將軍一、總兵官二、首級六十四，獲大將軍印一、馬五、驢十、牛羊豕五百八十、犬三、大旗六、令旗九、藤牌十七、弓二十、箭千六百一十五、長鎗五十七、刀七百、子炮十三、眼鎗二、馬釵、钂釵、鐵釵、苗鎗等共十四、黃蓋一；燒砦二；降僞中營總兵官等百四十，賊平。

先是，公行時，父老皆攀援曰：「公毋往。」及其旋也，而父老讙呼，且有逆拜于郊者，齊曰：「非公領武冠，焉至此？」或曰：「公返臨浦時，降者日至，公悉遣歸里，間有願留者，始籍記之。」又曰：「公敏于行略，方賊之敗螺山也，次日，公謂中軍曰：『徐家閘，賊歸路也，盍守之乎。』及其既也，則果有賊從閘來，其略如此。」若日，郡屬吏并諸父老請爲碑記之，繫之以頌，其辭曰：

越之瀕海，徹海于山，是芽山蘖。況今三江，與五湖關，具區壤接。古魏都會，宜以荀良，爲魏太守。浙東熊熊，誰其能疆，稱諸郡首。郡公之來，既餘仁教，又修禮樂。蠢茲小盜，何能鷙鶩，復用如昨。銅虎符五，竹箭五枝，時刺史職。何幸九伯，攝是總師，布司隸檄。天假我公，釋耑袪悍，并畀外臺。我公慨然，神武乾健，真撥亂才。曩者渤海，亦遺寇盜，賣刀買犢。賢哉太守，少卿之教，比及蕭育。治其南郡，受策殿中，盜用絕跡。何必涼州，畏見我公，

然後喙息。漁山之傍，雞嶺之下，會食以進。挾絮相温，傾醪相瀉，士卒亮信。蒙霧戴月，身先甲盾，誰敢或後。兼褌經術，保甲是問，鄉練壯茂。三旬之餘，無用逆命，此公之德。愚民投戈，逖視邇聽，半藉來格。殺伐立威，太守之武，襁負争趨。太守之仁，願受安撫，相顧而嘘。寧忍棄置，誅其不伏，赦其歸降。是以克勝，拔諸渠毒，餘者散亡。昔公初行，父老愛戀，祝公有濟。今公之旋，子婦歡嘆，助公樂凱。公功在史，銘厥旂常，升爾廟坐。惟是微文，聊布土方，以告來者。

西河文集卷六十四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行十九稿

碑記三

新建東來禪院碑記

城東便飲庵，不知剏于何時。相傳明萬曆間，結團瓢路傍，覆路以茨，而施飲其中，其後稍門焉，而爲之堂，易茨用瓦，作亭桓三間，內祠武安，今俗稱「關王廟」者，蓋其舊也。桑門慈公自六歲薙染，即已隨其度師蓮臺住持此庵，曁天啓乙丑，創觀音大殿于故祠之後，公實首募。逮崇禎建元之一十有三，而武安祠圮，則公改建之，公之繼蹟亦勞矣。

乃祠本北嚮，臨渠而衝。鼎革以後，官兵征海者絡繹蹴踏，梵井不潔。公乃割祠亭，堵以甃甓，轉觀音大殿，使負祠，別爲三重，南其門，由門而入，而地藏，而大雄，其一即觀音也。堂殿清肅，法象映曜，佐以廊廡、寮舍、井厨、樊圂之屬。自順治乙未爲大雄，至康熙癸卯而地藏殿成。猶憶創斯殿時，先君子太君早爲信施，而其後始合募也。乃落成之後，更名「禪院」，顏以「東來」。按初祖以東入中國稱西來矣，今院剏于東，而其來有自，彼以西而來，則其所來者不在東與？且夫往來安有定也。

公名某，字慈光，郡之餘姚人，精嚴戒行，嘗從法師受諸法，高坐演說。且勤于院事，自創建外，歷置常住田若干畝、燈油田

若干畝、桑園、静室各一，其徒衆林立，皆有名號，是可銘。銘曰：

惟師繼蹟，實惟蓮臺。乃以東土，紹彼西來。祇園既啓，寶坊以開。開山者誰？尚其傳之。

重建隆興寺碑記

自漢明于東都門外剏精舍以處摩騰，而世之爲伽藍因之。顧開山卓錫，多據勝地，而其後歷刼不毁。至有毁而旋興者，豈亦有神物持其間與？

隆興寺在金泉井東，去城西一里，負蕭山之麓，而前撫支渠。舊傳晉隆吉將軍所建，歷唐宋而元而明，興與廢互矣。然嘗考將軍無「隆吉」銜，而南陽隆姓至今不絶，則意將軍本氏隆，而以表寺者。乃其後更名「接待」，募田飯衆。而在宋乾道，且有力請于朝，使仍還舊額。則夫初事之難沬，豈待問哉！特寺廢于元，復興于明，其自至正以逮永樂，中間年歲相距不遠，而永樂以後，不知又廢于何時，而逡巡變易，漸至經數主而不之正也。

德師明然從婺州來，由西吴渡江，處于湘溪者數十年。既已，修復浄土西方諸院，巾幢相映，鐘鼓遞荅，乃復慨然以隆興再興爲念。會其地爲丁氏别業，丁君大聲者，夙嗜苾蒭，且與師爲方外交，因師請次，遂盡捐故址，半爲信施，而師亦稍償以募金之半。順治十六年預訂信約，至康熙建元有六，度地立程，簡材陶辟，凡舊時亭檻細宗纖杙翳于荒埒者，概從徙置。而近城居民，獻力薦貨，稍稍應募。遂于無射之月，陳梁立棟，爰豎寶坊。自後院始工，由漸而前，

衛之廊廡，且礲且沐，以漬于成。然後丁君手勒捨牘，付嬗不朽，大抵繚垣中外圃埸竹木皆爲寺有。則丁君履道之施，固不可忘，而師以繼蹟爲開山之業，非元度再來，未能肩也。

師初過別業，夜夢五丈夫者胥而前，交以所住，曰：「爲汝守若干年矣。」師猶豫，五丈夫曰：「此本公故居，而寧忘之耶？」後果如其言。師東陽人，八歲薙染，既長，歷參知識，文句蟬脱，自處尊勝。或欲授信拂，而師不受。其所度弟子多披伽黎，湘溪蛤庵，其一也。

記曰：

蕭山之麓，湘湖之濱。舊有招提，奕葉以湮。考其攸始，晉之將軍。紺城初建，蓮峰肇新。既更接待，漸就荆榛。何幸大師，重開祇園。因方丈地，竪不二門。青山白社，中還璇宮。雖其所守，不無鬼神；亦緣長者，有如珣珉。黄金布地，白象承輪。凡所繼蹟，等諸開山。歷刦有盡，弘功難泯。後嗣興者，視此碑存。

甘露亭施茶版記

佛家以布施爲功德，茶其一也。夫德貴相忘，茶之餉，予者不見惠，受者不見感，然而心脾之沁莫過焉。望京門内舊有禪院，名「茶亭」，以檥舟去門近，路縮飲少。今則數里增一亭，臨江之亭所藉最亟，風雨昏暮，假以延憩，飲者尤衆。比丘清源既募以建亭，復發弘願，爲施茶募，冬湯夏水，相嬗不絶。夫醍醐甘露，稱爲至味，故曾史謂「甘露，仁澤也」，又名「天酒」。今一茶之餉，比之甘露，其澤溥矣。而善信以隨手成

之，則是未央之降不足奇，而楊枝之灑爲已勞也。亭成，于諸當事大護，另有載石。此專記施茶姓氏，以次臚後，爲永永勸。某日記。

吴江宿蘆庵碑記

夫初地有二：一曰精舍，如祇園之布以黄金是也，若是者助衆居之。一曰淨居，如古德之賁飾于草茨是也，若是者自得者處之。松陵惺公少而落染，歷參諸方者二十年，既已浩然有得矣。乃好爲獨處，不欲受大鑒以來諸宗記莂，還歸北麻，結庵于鬼水之南，一時善信共成之。始自乙未，終于己亥，迄于今又二十年矣。其間治絢飾墁，增團改標，匯畜水虫爲放生會，各有建制。而獨其命名有曰「宿蘆」，若類乎《蒹葭》之詠在中者。及詢其所自，則以公參諸方時，凡報恩、平陽各欲授公以信具，而平陽過金粟已示衣拂，公便遯去，故平陽贈公，拈舊案云「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遂以名庵。則是公之爲古德而不必爲助衆，有若是也。夫比丘好修，非云自足。故入廛隨手，原欲以入世行出世之學，而公獨夷然去之若浼，一似甘心于草茨以守其所爲廣巖家風者。夫同一出世，而自得之處，仍不同于助衆之出，則即一出世，而出處分焉。陸佃云：「蘆即葭也，高者爲蒹，宿蘆之避法，不猶之蒹葭之避世哉。」湘溪蛤公從麻來砥石索記，蛤公爲予言：「當公從楊山落染時，摩頂者五人，四受記莂，而公終堅不肯受。」公志可知矣。記曰：

誰謂道人，而有其家？吾爲之詠，《詩》之《蒹葭》。或曰不然，如彼玄沙。但

持瓢笠，不着袈裟。焉知所處，南麻北麻。三間茅屋，一片蘆花。

崇祀何太守義愛祠版記

何公治郡之明年，民愛之，僉曰：「何公愛予，夫予所不得于天地父母者，而得之于公。」如潦之下澤，如徂暑之啓向，如勞者之就息于桓東林樾之間，渴之趨水，提抱者之于煦嫗，蠛蠓蠁蝗之于靄然以潦。于是天有愆時，曰「公能回之」；人有不得意，曰「公能慰之」；國家兵刑甾祓、繇斂征尅、馬牛韭豉之日濆于其境，曰「公實能捍衛而保護之」。會公遭大故，將去越。田父輟耒，工估罷市，肆女下機織，讀者散編摘而卻術序，爭趨督撫，號跣請留，自會城泝江，匍匐金衢戈戟之間。督撫憐之，簡古四制，獲門外之治，斷義以權。且郡方用兵，得倣三代弁冕服金革遺事，而公故辭之而不之受也。于是民愛益切，謀祀公義愛舊祠，貌公像而勒版其側。

夫爲民師率，無過守令，顧令親而守尊，故居高遠睞，俯而摘發，唯神采激越是尚。而從來吏治循良必推兩漢，以彼其時，凡英君偉輔盈廷卓犖，何難取爲吏，而矜張之而咨嗟獎勸，一則曰「長者」，再則曰「長者」哉！誠以吏在親民，慈惠者多功，而操切者寡要也。公治本至誠，其愛民，如己子，興實利去實害，剖悉情隱，煦煦然無訶諄諄，惟恐傷民意，而丁寧告戒，即弗悟不忍遽絕。其愛民如此，此豈古之所稱「長者」非與？夫公實愛民，而民之愛之有何疑焉？若其臨大事，忼慨不回。其御彊兵

鶩吏，必振掣不少借。下至會羨、緡算、城梁、館廨、郵置、坊築諸妄璅屑，必不容干以非分。以惠愛若此，嚴毅若彼，世所傳勸農、興學、簡訟、卹獄、戢兵、弭盜、招流、贖鹵、卻縑、辭肉，皆公之緒事，而非所記也。

按吾郡循吏自漢劉公後，在宋推范文正公，故祠名「義愛」，實愛祀二公，而民以爲義，今且得我公而參之。嘗嘆守令勒銘，多用民諛，而我聞在昔以閣臣二十人分典大郡，宜無所不得于民，而其後還閣，惟二人政績得記之石，然則貞珉之未易冒矣。公諱源濬，淮安人，由建寧府別乘入覲，值甌閩兵變，遂留京，改爲今官。嘗謂公曰：「覲君免亂，痛父去職，此忠孝兩全之道也。」今且驗其能得民。因爲頌，頌曰：

相彼錢江，曰惟祖榮。亦越清白，文正以名。於赫我公，遠用嗣興。若耶之水，倍爲清泠。蒞郡無幾，愛如所生。耿純卻任，山公直情。銘勒有盡，義愛未央。庶幾永祀，以昭德馨。

曼倩曰：此文代余侍御作。西河代文不入稿，此獨存者，因何公好西河文，囑郡人曰：「倘有記事，須借西河爲之。」因郡人勒石，復有更易，故重用西河名，爲之勒版，而録入于此。且公之名蹟，不可無是文傳之耳。

重置掩骼公田碑記

宋元豐間，陳向以朝官爲開封界使者，請斥官地葬無主稽骸八萬餘具，每二千爲一坎，環以溝洫，什伍其坎而圖表之，畫地之一區，蓋寺貌佛，令住僧一人掌其籍，此即漏澤之制之所由昉也。今其制不行，而漏澤故址浸圮于佃，兵燹之餘，其爲暴露者多矣。

明崇禎間，郡南郊有擊竹庵，守者恒鑒

白之道使者鄭公，爲掩骼會，大抵醵錢作社，集枯藏朽，而一時邦賢若都御史劉公、司農倪公、開府祁公、左庶子周公共成其事，而其後稍替也。今恒鑒弟子圓行愍先業之隳，募諸善信，遂合虞君咨牧、吴君飛羽、金君自昭、劉君孟雄、姜君汝臯輩，同爲信施，置公田如干畝，就城闉山麓，塈其坎而覆以龕。坎如干骨，地如干坎。歲給工役畚鍤，四向捃拾道路之不藏者，穴龕以下，畝鍾所息，出入惟記，如是有年。康熙甲寅，剡川上下山寇竊發，延燎不揃，遂至薄郭。時官兵驅殺，多所俘鹵，而城南居民有在鹵中者二十餘人。圓行傷之，嘆曰：「埋死與救生一也。」遽鬻田請贖。而是時驅殺之餘，血肉糜漫，然既鬻田去，知已無可如何。山陰何君調之爲鹽運司判官，算商于揚，圓行匄姜京兆書，持鉢竟往，謁君于真州，而告其事。君慨然予金如干，且握其手曰：「師當再來。」歸復置田如干畝，重爲掩骼，而請記之石。

昔都御史劉公爲京兆時，值崇禎初，畿輔方不戒于兵，督師崇煥敗績，洎罷而公瘞陣亡將士，自德勝、盧溝諸處，埋骨二萬。蓋戰争之際，瘞掩尤亟，故後魏汲郡、賀蘭、荆州皆以戰鬭謀藏骨法。而宋汴多事，所由元豐之制，較詳于後來者也。今太平有年，而東南用兵遂已及此，此豈可視諸君之助爲細行而委之釋氏，而不一思復漏澤之制？某記。

修復福清禪院碑記

向予觀梅西溪時，已從徐氏莊直抵安樂，將欲過福清而不能也。或曰：「福清在

安樂山之陰，右接永興，❶其地環九龍而負層崖，當西溪之勝，故游西溪者必過福清。」而其後從秦亭還，仍不一過。今年秋，周子子鉉攜西溪僧來謁予爲記，曰：「予方游福清，而福清院主介香城院主以記文請。」因詢其所遇及所知見，然後知福清之從來遠也。

按院創自唐貞觀建元，以「竹院」名。而僖宗中和間，有禪師性空者居之，改名「傳教」，種竹萬餘竿，遂爲勝場。歷傳至元、天曆，復豎殿堂于萬竹中，間以雜梅，一時游者多爲詩鐫其堂。逮明萬曆之末，則尚書陸公、太史馮公以及了凡袁先生、訒公嚴先生、德園虞先生輩共爲護持，虔請禪師桂峯駐錫其中，重開淨居，恢復舊業。而以師從天台來福庭，清涼與之相埒，遂易今名。若其竹則未知其與舊何等，而不謂數十年間之興廢已疊至也。

今律僧自慧偕其徒濟生竭蹶勾募，仍還故觀，凡殿堂、寮舍、趺蓮、承藻、魚贏、鐘杵、巾盂、幢幕，燦然一新，而梅花而竹仍獨擅西溪之勝。且其地四界，自兵火後，半爲有力者占佃，而師盡復之。夫佳山佳水，原足係人之流連，況儼然初地，歷唐、宋、元、明，累刼不毀，而又加之以十里之梅、萬竿之竹，當西溪之地之勝。向非慧公師弟力爲修復，其爲天下所懷思而不得見者，蓋不知凡幾也。然則師之功可少哉！吾他日乘興，尚當入西溪，重抵安樂，以窮其所謂福清之勝者，而記之以是。

❶「右」，四庫本作「左」。

傳是齋受業記

予避人時，以詩傳人間，人争誦之，愛予者至爲予鏤板，使行遠。會七閩兵變，閩中造紙番者槽廠俱廢，板爲之枯，人之誦予詩，思得一印本傳觀，日貽牘走使，取索不應。

予友徐仲山曾得予印本藏之家，其女昭華者好之，請于父曰：「吾讀唐後詩不恰于心，獨是詩者憪然若有會，吾思以學之，而不知其爲何如人也？」父曰：「嗟乎，此吾友西河者也，其人窮于時，流離他方，吾方欲爲文招之。而若好其詩，他日歸，吾請爲若師。」女曰：「諾。」其後予歸里，而仲山貽予昭華詩，予讀其七絶，大驚，以爲吾向學唐人詩時，偶有得，庶幾類于是，今不能矣，而若人能之，吾不信閨閣中果有是。仲山曰：「是人已師子，故詩頗類子，而子翻未之知耶？且安見閨閣中必無是也？」未幾，越中果有疑昭華詩非己作者，聞于昭華，昭華怒，乞其父招予，請自試。予時以他往，不赴，貽試題二：一《擬劉孝標妹贈夫詩》，一《賦得拈花如自生》，則摘范靖妻詠步摇句也。時昭華未嘗爲古詩，學爲之，其製效原體，而下句妍婉與原詩埒，蓋昭華天才也。乃仲山復貽書曰：「以試題遥示，是豈吾父子意哉？夫閨閣亦人耳，少苟誦讀，與男兒何異？而必謂閨閣中當有僞，向使吾家無此女，將不得復張吾門緒乎哉！顧事有實然不可謾也，他日倘入郡，尚俟子過我，了此一案。」

又一年，予入郡，過傳是齋。傳是齋者，仲山尊人大司馬公所居齋，而司農倪

公贈名者也。其上爲青未閣，昭華向居之，與其母商太傅女名景徽者曾爲《青未閣十景詩》，流傳人間。予嘗和其二，而未竟也。今齋與閣皆爲仲山著書處，而予過是齋，昭華出受業，謁予爲師。既罷，仲山復請試以詩。時予方就飲，甬東仇石濤在坐，會昭華爲其祖從母范郡丞夫人作畫幛，予喜其畫蝶，遂命題畫蝶五絶，而以坐有甬東客，限以東韻。語未絶而詩至，誦之，一座稱嘆，予喜而和之，且爲二絶句記其事。

夫天下閨閣多矣，貧寒者既鮮誦讀，而大家帷幙易于掩翳。且嬌稚好閟，自女師保傅外，鮮肯執學，即或執學，而非女齒卑幼與通家世好如予者，則亦不足爲女師。夫是以粉飾者多，而湮没者亦復不少。顧吾聞在昔，唯伏生之女以傳經爲鼂家令師；而班氏居東觀，朝士各請受《漢書》閣下；衛夫人授王逸少書法；若韋氏宋母，則以絳幔授生徒封宣文君者。而閨中受業，千古未有。唯予以老大陋劣爲昭華師，然則予藉昭華以傳矣。昭華有夙悟，始寧山川，唯徐氏門閥代踵偉望，而昭華尤獨擅山川之秀。仲山曰：「昭華幼不喜針刺。及問名後，其家名族也。姑遺喻昭華習女紅，略習，輒去。曁歸，而小姑攜繡床令繡，曰：『不習也，無已，請小姑繡，吾學之可乎？』及成，以所學繡與小姑繡共呈其姑，令辨之，姑指昭華繡曰：『是最善。』」其慧如此。予暮齒無嗣，流離還里門，其詩文荒落不足傳。而昭華枉師予，昭華必有以傳予。若夫受業，則昭華已能詩多才，予敢有所加于昭華哉！昭華兄曼倩、外君駱子佳采皆侍予，執猶子禮。其所試數詩曁予詩

已載别篇。

附《畫蝶詩》：蛺蝶翻飛去，翩韆綵筆中。雖然圖畫裏，渾似覓花叢。餘見《詩話》卷。

何使君九日龍山張别記

何使君以外訃至去官，人之留之者，湛舟塞路，呼告于兩臺使君，兩臺使君憐之，許題請起復，而使君從甬東還走辭。過曹娥江，痛娥以弱女能殉父死，而身爲刺史，乃不能以終制去，慟哭，書哀詞一篇投之江，徒跣遂行。于是兩臺使君諭止之，隨例報憂。

先是，郡署有亭在龍山之顛，其亭當郡臺而敞，可四瞭，名曰「越望」，即唐時望海亭故址也。今傾廢有年，而使君方修復之，會九日將落成，僚佐咸集。而民之呼留不得者，請得于此日一見使君，作張别狀。時使君以候代，既爲位納印後，尚棲郡署，乃應父老子弟請，慨然登亭，與之告别。自亭以下，每一坡置酒一盎，施以杓而佐之以蔬。時集者數萬人，蔽山填壑。使君拱手持盃，及脣而不釂。初與僚佐語建亭事，坐中嘈嘈，及從容言别，民皆翹首屏息，耳察蠮螉。已而慰勞父老子弟，争持盃再拜，呼聲遍山麓，及其既而各請垂訓，伏地流涕，至不能仰，山下遠近望見，皆太息，有泣去者。

予時以外邑不能赴，聞其事，輒恨以爲千百年無此事，而今偶有之，然又不得親見。越數日，而人之傳之者，藉藉若睹。夫人居平隴畝，比户相對，初亦不覺其可親，及其背而思之。即或偶然邂逅，相視嚄唶，未嘗有金錢相留遺、酒食相厭飫，而傾蓋而

親。既久而相憶，又久而執手咨嗟，不能相別，即別而終其身記念，不能相忘者，比比也。況乎深上下之情，而浹肌膚之愛者哉！昔鄧攸去吳興，與父老子弟連舟並行，話別三日。而白傅去蘇與杭，則張之武丘之路、湖水之濱，其一時流連之情，皆形諸詠歌而見之記載。今吾郡太守與父老子弟相告別者，前有劉祖榮，今有何使君，然則龍山之張別，其可已哉。一錢之江與九日之亭爭先後矣。郡人士各有詩歌及賦序傳之，而屬予以記，因記。使君名源濬，即淮之梅莊先生，今治郡以慈，郡人又有稱何母者。

西河文集卷六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春莊稿

碑記四

重修雙關廟碑記

雙關廟在京城四并園南，祠漢壯侯前楹，而兩侯並席如聯璧。然相傳其一從城南來，丙夜據此，而城南之祠虛焉。其後二楹養大士像，則比丘尼静元者實爲之。静元，故前朝宮人。相傳萬曆間，當福邸出藩之際，有尚寢局掌設女官，送之城西，見道傍小女姣而皙，擲以金罍，遽抱之入宮，即静元也。其後隸坤寧答應凡若干年，而以嗣君清禁侍隨例番出，則捨飾養佛，庶幾宮人入道之遺焉。迄于今老矣，積向所賜金搆椽習誦，而猶懼爲勢所奪也。在昔，洛陽伽藍半屬尼寺，而何充以大家婦女祝髮者夥，因捨所居宅以安尼衆。今静元自飾所居，未嘗藉長安貴人爲之化主，而丈室自安，一巾一盂無與人事。然且上陽白髮，老入空門，即廬江捨宅，猶恐棲息之不足，而尚忍奪之。壯侯有神，神倍則呵護亦倍也。静元徒不住介隣嫗之有道者，稽首請書石，遂書此。月日。

紹興府太守今遷兵巡道許公見思碑記

守視古侯伯。而《周官》建侯，不越百里，郡所轄地，封堠壺檯，每千里而一闢，其

間生牧教訓、錢貨獄市，歲會課甲乙，煩不能紀。況乎頒銅領節，凡當帥兵鎮團練所有事者，規模宏且遠矣。然讀《漢循吏傳》，往稱吏米鹽靡密，得民驩心，故所去見思，何與？公守吾郡者滿一歲，察廉，爲寧紹兵巡副使，民思之，自郡逮各邑鄉官郵亭，爭勒石紀功德。而吾邑所標石，在西城之郛，因砥碓摩鋭，屬載其事。

邑於郡爲八邑之衝，右翼全會，遮莽而負濕，軍輿往來，所被最棘。公下車甫數月，會撤藩兵變，近郡之響答而影傳者，南闌甌江，東越句章、章安之間，烽火接海涘、導邑界，饑寒無厲，揭棘矜，冑茆介襏，赤其腓而馳，所至蟻附螽擁，麾臂長嘯，漲山谷如毫毛。遂於鎮兵失利之次，追奔薄郡城，城閉。先是，公已戒閭左民徒户，設油燎、給木械，至是慰之，而戢鎮兵之以奔還者。城中估販無朝夕儲，穀驟貴，諸豪家乘急闞其贏，民無所得食，皆張拳洶洶，公急捐帑藏賑民，民定。然圍者益急，門兵突出，如刀劃水，城端礮石逮盡，勢已無可如何。公登城諭之，皆呼曰：「吾良民也，官兵不禦寇而寇我，吾何爲哉？雖然，吾不忍負許公。許公子我，願得一見許公面，請死。」公露其頰于堞間，衆驚，認曰：「公耶！」皆投刃，相顧泣曰：「安敢負公？」遽散去，而邑藉以安。既而會城兵大至貫邑，而東邑子婦走避者如鳥獸散。公發帑犒，遣乞毋驚民，而身請入山撫賊。賊見公至，皆曰：「無負公。」自山陰至諸暨至虞至嵊，占業若干，其以籍降者若干，而邑又藉以安。

迄于今，公辭郡事始矣。當甫辭事時，台衢用兵方未已，邑車騎徵發，以及軍儲餽餉，轉芻秣兵間，間關險阻，悉責之邑之里

畝之民。公私驛騷。嘗解台餉至郡，恐勒里解，甘給解費，乞郡亭轉運，遂于餉額之外，羨輸若干。公立督解發，而還邑所羨，且著爲令，令勿以輸輓煩邑民。邑民受羨，散斗斛于衢，每給一户，輒大聲一頌公，至百千乃已。公嘗曰：「守所以子吾民也。吾嘗乘高車，訶途而驅，施施坐政事堂。而傴僂偃伏、鳩形而鵠面者，皆子姓也。今有子姓饑餒，或衣帔藍裂，出不耀于人，長者輒引爲己羞。況弄干戈、蹈不測，彼豈嘗甘爲之哉？而身爲長吏，而不急爲之救拯，子民之謂何？且政務濶略，第去其已甚。而至于爲民之際，雖一絲一粟，必得使鄉部書言可爲之區處而後可已。曾見長者治家，不爲子姓計纖微者乎？況積微轉成鉅也。」故其爲政類如此。

公賦性恬澹，而見事最敏，因閒于治理，嘗手植桃李郡署彌山被畝間，造一小舟，載書其中，每行部，則卧舟以行。嘗至蘭亭，慨然思右軍故跡，修其亭去。

公名弘勳，由世爵恩廕爲今官，今現遷副使。當公遷時，督撫嘉公能，請遷行間副使以覘其功，民聞之，争渡江乞留。自親王、部堂、督撫以下，各匍匐入呼曰：「願還許公。」親王以下皆動心，因仍留寧紹兵巡以慰民志。雖所去，見思如未去者。毛甡爲記。記曰：

見公之碣，以知公之事，亦惟民思之，以至于是。

兩浙開府中丞陳公轉運碑記

兩浙開府中丞陳公，由藩方特簡加授節鉞，不數月稱治。夫開府之制，合治兵

民，而其後督理軍、撫理民也。今則東南用兵，天子重撫，任使統軍，容顓誅殺，一復古節鉞舊事。于是公得便宜置開府僚屬，招募壯勇，刺以爲廂軍，遂設行幕，樹六纛于兩牙之間，論者謂安撫之尊加于九牧，公寔始之。

乃公則有以撫軍爲撫民者。自夫諸道驃兵咸集斯會，白晝張弓刀行掠入市，或挺劍欓撞門，剽私室蓋藏。公令捕至，遽戎服立表下，各以軍法狥諸道軍，諸道軍咸慴去。由是檄金巖流移，諭使來附。修城堡，穀繕甲械，作攻守法，凡門下諸生有能言扞衛事者，禮之。一切硝炭、葦棧、筋膠、芻束，勿煩估辦。且密廉行間有陣鹵僮婦，悉贖之以給主者。公之撫治如是也。

獨是諸道安撫與諸路轉運，相爲表裏，曩時軍興往來，特重糧道。而唐宋以後，未免以用兵稍劇，別設諸路轉運，而于兵行之處，則更置都部隨軍諸使，然要之皆在官也。今台州兵餉分委各郡，而郡人轉輸，有運米一石而給運至十餘金者，有七八金者，且有斃于礮石、死于險阻者。古稱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粟。而漢武輓輸，動至萬人，率十餘鍾致一石。以今觀昔，得毋有同情者與！乃公勒官解，不令擾民，至有私派里役者，嚴爲檄禁，且給買平值，分別水陸，以限僱運，大揭榜示于郡縣，俾絕其壓派里役、給買失值、强勒長僱、蒙上剥下之弊，是何恤民已至與！父老苦兵久矣，累卵之勢不搖而傾，況綰徒負輂，衆有慼色，能如是之槩以官，而民力緩。然則轉運祇一端，而其爲治者且十百也。

公名某，由恩選起家，歷任大使。爲今官，嘗舉尤異。廷賜袍帽以嘉其功，今復考

第一。爰爲頌，頌曰：

惟公授鉞，控制雄關。開牙建纛，在吳越間。平輯百辟，俯循諸蠻。分寄在閫，就拜于壇。啓兹幢幕，總其師干。神旆鶡羽，琱戈虎鞶。編蒲藉民，仗節詰奸。亦越陽九，章安兵起。賴公常武，鎮斯浙水。馳鶻伺敵，秣馬厲士。諸道響應，爰集其所。戢兵用威，馭衆以禮。其惠愛民，逾于父母。至若師行，首重督餫。三軍負樵，千里餽餕。曩者輓輸，使有常分。中都給粟，外鄙行陣。是以元凱，引漕于晉。河內軍需，責在寇恂。今則輸發，下于諸郡。但僱官夫，不擾民畯。費無畝鐘，饑鮮道殣。舟車連營，徒輦繩峻。猶懼下吏，蒙昧不問。飭諸鄉亭，榜示以狥。憶昔羊怙，開藩襄陽。衆爲立碑，峴山之岡。望者涕泣，觀而徬徨。唐有行儉，鎮之西荒。將吏勒石，于碎葉傍。君曰文武，民是乂康。我公嗣興，與之相望。礱堅抵銳，民志乃章。庶其拭之，思公之功。

張推官勒石記

自昔推官之建，理軍事也。今即官以刑，雖稱佐獄，猶專官焉。紹興，衝壤也，民之良者與莠頑雜居，加之甌越用兵，獄市四起。張君自中州來，興剔利弊，達幽散滯，嚴出入之科，苞苴者不得行，請謁無自，甫朞年而獄市息。人皆曰：「張君哉！張君哉！」又曰：「張乎出我以生乎，吾氏張矣。」又曰：「人亦會有遇耳，吾獨不得。當今日而覯祥刑之治乎，君不見張君哉。」于是父老感激，謀勒之石。夫是石也，尋丈耳，使以紀君之功耶，則煩不勝

紀也。且君之隱德，能名言乎。使汎爲誦耶，則又未可厭父老情也。吾乃舉其略，爲父老告。

夫推官非第諸州察推也，以內臺刑讞寄之外臺，而外臺又寄之諸郡推官，是推官臺史也。是故以爲省讞，則爲臺使者慎庶獄也；其在郡，則爲小民撤冤情也。然而民情之冤，孰有如誣命者耶？殺人抵命，律也。而越俗善誣，謂之誣命。誣者，始用檄，繼用蔓。檄者，決也，決則情棘而驚決以起；蔓，慢也，慢則緩結證而延繆以致于斃。夫以刑官之尊，而又加之臺臬之嚴重，緩急相煎，烈濡等也。君則拯檄以緩，陰鞫其真，而不急予之勘驗；其救蔓也，即以檄，或抵或坐，片言折焉，無使滋蔓，而誣詐者以屏焉。何其能乎！且夫刑之逮人，或名勾提，其法用殷著者主之，爲勾頭而從以無厲，伺事之鉅細，而夤諸吏，所以買勾。然且一提出而無厲諸勾從之，以薰、以灑、以詬、以慰，每下縣，而縣之添勾者，搆其間設科圈錢，曰見面、曰常例、曰船飯、曰偏手，故理刑爪士酷于虎衛，而越爲尤甚。君易以勾牒，緩名風，而急名雷，編紙而飛提，即不能，而第責之縣之上，不親勾也，又其能也。獄訟非一方也，裹糧候讞，荒其耨，弛其估，任胥之利便，而先後庚甲，尅簿不必理，懸版不必序。君則隨訟而隨以讞之，庭無宿版，案無宿簿，又其能也。

獄訟當已讞已得生矣。然讞必有刑，刑必有贖，是雖數鍰以上，必囚縶以候于盡。夫獄吏之尊，可攖乎？罪止金作無死法，而得死刑，冤與？君則輕者捐鍰，重者押外，且有立起解赴者。未也，追賕之根株而無以給也，擇犯者所親可代償者而脅以

抵之，枝其所枝，乇其所乇，君每斥不行。未也，夫察推爲外臺行察，察郡中豪彊爲厲者而上之臺，臺未嘗鞫得其情也，法之已原其初，即察推亦未嘗果行察也，胥以爲察之。已懦也而彊之，多藏也而目爲得罪，人情乎？而君輒禁之。未也，臺讞駁覈動輒再三，奸胥藉之以爲利，而請謁所至，兼有朝定而晡更者，已讞也驟而覆讞，求其剛正不阿，守成而不詘，難矣。而君每讞定，屹如山立，雖百參駁，不少動。

夫息奸誣，知也；慎行察，仁也；戢役胥，勇也；減贖鍰，撤監候，惠也；速結讞，絶株累，斷吏反，明也，又武也。既仁又知，既知又勇，既知仁且勇，而又進之明與惠與武，君足傳矣。君名某，由進士起家爲今官。

神告記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估魏內貿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主人宿醉卧，風雨大作，失槖所藏金三百兩盡。先是，旅主人俞甲相槖金估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屬其季俞乙守舍。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出，謂乙盜金。乙不知所爲，經于梁，出舌，力救得甦。

上海令任君素善讞，至是疑之。方庭鞫時，卧一垂死人簀間，刑無所施。而估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獨念此二人者，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析骨肉以求實。即得實，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踟蹰久之，命舁去。

獨詣城隍廟，禱于神，請以實告。而留捕隨往者，使待命于神寢宮。俗神祠得置寢宮殿後，羅列帷幔、樺梔、巾盂、屏几，如生而虛其位。時十九日，捕夢伏寢宮下，私念此位中當得神至，而久不至。少選，有幼婦出，呼曰：「神已詣縣去矣，留衣賜汝。」遂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君。君是夜亦夢神，幞頭緋衣，前戟手，云：「已得賊，而君未知耶？」其云「神詣縣」者，正以神來告是語也。質明則估又入報，夜分時，賊已還金一百兩，投旅舍去。君是時方疑乙慮罪，或姑還金。至得捕語，則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豈有裴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問左有裴愛，無厲，不事家人產，其人僦旅舍傍，而得出入于其舍，即欲得裴姓，此當是。」君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爲裴愛，無可疑者。雖然，吾懼以私臆入人罪。」使蹤跡之，無實。復命捕詣神，再候命。既則捕復夢伏寢宮下，見一吏呼曰：「神至矣。」至則實其所虛位。已而復入，見前婦出，持敗裈與捕，而以米筐遺少僕隨老僕攜去。乃復告所夢于君，君曰：「是已。仍與裈者，果非衣也；敗者，已露也；米則八十有八。禮，凡出，老者先之，今少者繼出，意者賊當敗，續出金八十八兩。」遂收裴拷之，得實。其狀云：「風雨夜，先入舍，匿，盜金。至十九日，夢神勅還金，因先投舍金一百兩。今續存八十八兩在泮中，餘各有所。」遂泅泮，得金，定招伏，而追給餘金所未全者。

邑人張錫懌曰：「《晉史》載成都令察奸如神，唐順陽劉君神于摘發，而李果宰洛陽，獨曰『古今正人能達鬼神』，則又何與？君秉性正直，往合神聽，且誠于格禱，祇以一念好生之隱，委曲求實，致鬼神聰明，亦委曲覈實以告之。若其解斷明哲，能抉《周官》掌夢之祕。雖君實多學，然亦君清潔寡嗜慾，神啓其智，有如是也。」當君初蒞時，爲七月二十五日。越三日，而火燔民居，是日，大風作，燎如揚箕。君竊念：「甫下車而菑及吾民，豈吾實不德耶？」徒步拜火所，泥御于衣。時正焚輪間，風不息而火息。嗟乎，神已！君名辰旦，字待庵，蕭山人，由丁未進士爲今官。

蔡大敬曰：待庵有異政，不減古中牟、廣昌諸君。

西河嘗稱：「近同志就仕者，惟待庵不負所學。」作謾詞也。張弘軒刺史爲其邑文獻，故其文曾署弘軒名行世，然與代作有別，因録存之。

觀音庵送子記

上海城南有觀音庵，邑人祈子處也。朱公子簪原曾禱庵，歸夢丈夫子冠裾來前。生一子，慧甚，易朞而死。復過禱，則夢甲士排户入，擁一兒至，曰：「送官哥來。」及兒，則前兒也。既而果有娠，將彌矣。

丁巳三月十二日，予過上海，主簪原家，因予與其尊大人司刑公有舊故也。甫入門，即聞内讙譁聲，怪之。既而，主人出迎予于堂，熟視錯愕，亟詢其故，則曰：「内人適産兒耳。」于是起賀，然未知其錯愕者何等也。越數日，作湯餅會，酒酣，簪原始語予：「夙昔祈子時，所夢丈夫子者，其鬚眉軀幹暨冠服，儼然如君，然已死。及再祈

再娠，則居然前兒也。然而君入門而兒生，豈君實有神，能化身爲人？抑亦大士者重君，姑假君以示信耶？」予思古有愛其人而願爲子者，自註：唐白樂天愛李義山詩，願爲其子。予愛司刑，則爲其子姓，固亦無怪，然予儼然生人也。昔予避人時，曾寄居法華山中，許大士捨飾而未償也。迄于今，易十五年，其証明乾公已死維楊。而予忽病痁，見大士呼予前，出紅紙三寸，令讀，讀竟怖甚，以爲已死。逮寤，而紙中字眛如漆室，獨記口語云：「許捨飾而久逋之，何也？」今又一年，而湘溪蛤公命予誦法華普門品，以延其願，然則予之神爲大士所役久矣。

世固有飲食日用而離奇變幻如平平者，大士欲示神，且假生人以示神，其幽明相通，本屬可信。況仲春祠高禖爲祈子始事，而《詩》言寢夢，《史記》載呑鳦躡跡，其爲奇誕有過于此者。吾感大士之神，而告夫世之供大士而祈子者之當有驗也。因從簪原請，而爲之記之。康熙十六年五月日記。

西河文集卷六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名甡稿

碑記五

陳氏家廟碑記

古廟祀之禮，自天子九廟外，諸侯、大夫以漸而降，而士庶則或二、或一、或祭于寢。大夫一廟止禰，即已不得及其祖，而況無廟而祭之于寢，則祭禰之外，更有何及？然則高曾之祭，惟諸侯大夫有之，而況由高曾而上者也。今則諸侯、大夫、士皆不立廟，其立廟則皆族屬衆多者合金錢爲之，若鄉社。然而其所與祭之數，則無分祖禰、高曾，爲神、爲鬼，凡始祖以下，祖禰以上，族有死者皆入焉。吾聞漢無廟制，自魏晉及唐，亦漸以官階差次爲世數升降之等，彷彿乎古之立廟然者，而其後不可考也。夫族之大者，亦原有子姓通籍，可等于諸侯大夫及士官師，其立廟，亦不爲僭。而獨是三代以前，世爵世禄，故立廟以世。而今則父爲大夫，子忽爲士；子爲官師，孫忽爲大夫，則朝而增焉，夕而減焉，時而廢墜，即時而修舉，楹桷成毁，既不勝其煩難，而盻蠁出入，亦茫然無所依據。吾故曰：「禮由義起，制以情通。」在宋諸儒亦早有「祭禰必及祖、祭曾必及高」之説。則合祠比祀，夫亦孝子仁人之用心然也。

山陰陳氏，其先世自石晉時爲朝太尉，再傳宣教郎，三傳至記室參軍，實始居山陰北塘之下方橋。而遷延入宋，有登進士科

爲樞密直學士者，將立家廟于寢側，而以制未定，因捨所居書院爲下方禪寺。乃終宋之世，至紹興、嘉泰、嘉定諸年，則每爲秦太師、韓平原郡王、史丞相輩歷請立廟，而士大夫無朝命不得私建，且恥踵其事，于是立廟之制，遂至今無仍焉。鼎革以來，其二十五世孫有仰南君者，曾捐金五伯兩爲立廟記，而逡巡未逮。暨二十六世孫子修君，于己未春復捐金五伯兩，以踵其事。而于是諸子群從共起襄之，上爲妥侑，下爲惇敘，以次昭穆，以合族姓。其規制一彷于昔，自堂而室而房而兩翼而廡而門而齋坊庖廚，及省牲展饌視滌贊盥之所，皆已備舉，且釐定祭器，壺、樽、鉶、鼎、豆、籩、筐、篚、勺、羃諸物皆有繩檢。將以是年嘉平奉神板于堂，而乞予以記。嗟乎，夫孝子仁人之用心如是已！乃爲之銘，其詞曰：

皇皇饗廟，惟神攸棲。執膰縮醴，代展孝思。古者祀數，限于尊卑。以故廟祀，親盡則遺。今合先後，分帷同粢。千秋萬禩，永勿替斯。

吴江泊蘆菴碑記

吴江當太湖之委，烟波四暨，其中多隱君子者，遺世負俗，不得已而遯于緇黃之間，假水草自蔽，結瓢鏝堵以自安其身，若所稱泊蘆菴，其一也。

顧泊蘆之建，肇自前紀。而千仞太師承先人遺蹟，恢宏舊觀，自乙未、丙申以迄壬子，凡五年而工成。自祠殿塲宇下及寮宿，以至芳廚、蕆坎之屬，各有位置，蓮莖、鷲羽、華瓔覆之，其六時盂餅之扣食者，聲徹水裔，豈非浄居之優游者與！乃師自求

法以來，操履上輩，曾質所見于福巖老人，福巖老人亟可之，將舉大鑒迄今所秘而不與者，而與之于師，則意爲師者，當演法出席，據祇陀自尊，即不然，而出其所學，漫游中土，亦得如道安毗耶之可以自見于斯世。而乃棄去不屑，獨歸而與斯地謀折鐺焉，此曷故哉？ 吾聞泊蘆在兩麻之間，界東西草蕩，人有至者，非舟檝莫渡，其所處亦僻矣。然而蒹葭在前，鳧鷺日來，凴軒而觀，則菰茨菱芡垂手可探，儼然世之爲隱居者，每望之，而愛其心之閒與志之有所在也。

丁巳秋，介吾兜率師謁予爲記，而予以事未應。 至戊子春，遇兜率弟子于申浦之上，遂書稿去。 予思泊蘆者，泊于蘆也。 昔者大覺世尊以旅泊三界，爲度世因緣，惟所處無着，遂謂之泊。 然而以虛附實，以動附靜，故舟可附岸，而岸不可以附舟。 今乃舉所處而盡泊之，則是虛實之難齊，而動靜之罔據也。 夫人生世上，爲渥爲泊，又豈有定哉！ 其地有宿蘆，予嘗爲文記之，而泊蘆與隣。 他日予從海上歸，當特過兩蘆，且以視其泊之者何如也，是爲記。 記曰：

松陵之濆，麻水之濱。 禪宮獨啓，離于諸塵。 有師處之，如祇陀園。 方師力學，能杜五門。 辭彼授受，絶諸聲聞。 飄然避地，作旅泊因。 以斯自度，有如世尊。 樹兹棟宇，環爲丘樊。 户牖所向，烟波是隣。 蓮蒂坐象，菱舟渡人。 我欲折蘆，宿蘆之根。 蘆碕有盡，斯文無諼。

半樓記

王子鴻資挾其文以遨遊天下，自燕、齊、代、隴，以暨荆、鄧、甌粵、嶺海之外，率

驅柴擔簦，坦坦如衡術者，凡四十年。曾歸而築小樓于隘巷，名曰「卧游」，而卒之舍而去也。予嘗作《卧游樓詩》以留之。暨其後從五嶺歸，慨然念故里不可去，乃復買宅于沂川之間，環沂舍傍築層樓其中。前可瞰城南諸山，而北幹一峰，適當北牖，且隣園之蘙薈而翳蔚者，松楸木莽，晻映左右。于是判樓而分受之，顔之曰「半」，而人或疑焉。夫以鴻資之足跡幾遍天下，其目之所通，耳之所接，心思意旨之所周知，固將以二室爲奥居，百原爲行唐，蓬丘滄江爲洿池林囿，而乃局局于櫺軒之末、櫋幔之細，是必有説。顧吾聞逍遥萬里，不越搶榆。當其肆志寥廓，游心浩蕩，可以窮天地之大，斥萬類之廣；而及其退藏一室，飲食偃仰，不過肘之所布與趾之所量而止。夫鴻資風塵在衣，顧之將澣，豈真好窮大而忘歸者哉。今鴻資薄游海濱，而予以訪舊之餘，與之晨夕，蓋嘗飲予酒，而告予以將返而居是樓也，遂述其撰事而乞予以記。

夫暍者望叢社以傾心，勞者睹橐砧而思憩，何則？情固有所安也。今夫人身居廣厦、層臺、累榭，尚以爲隘，而苟當蹻屩之爲勞，驅車之已瘁，見楝宇而願安焉，此亦何暇問其地之或廣或陋，而況時事紛糾，未能百全。吾游于天下，而知天下事之未可以意量盡也。鴻資雖所至特達，然秦、趙、越、貊，行或未遍，山川雲物，覽有未備，詩文溢寰宇而多所散去，黄金滿行橐而不盡收拾，然則天下事之不能全者，有如此半矣。若夫一枝之棲，可以娱老；一椽之遺，可以裕後。則斯樓雖褊，是亦得半之道也。鴻資曰：「善，請飲君是樓，勒其文而嵌之于壁。」

滿聽樓記

予至宣城，偕張公荀仲訪東渚先生不得，觀張公所畫東渚草堂圖而思之。夫宣城山水甲天下，既已登敬亭，溯雙溪，觀柏梘麻姑之勝，亦既快心娛目而顧伀伀焉，重有懷于東渚之一圖，亦可怪矣。既而先生築樓于草堂之傍，顔曰「滿聽」。相傳樓成時，有鶖黄栖于梁，緜蠻而啼。同里施侍讀爲之題之，而其家舉人淵公復爲之繪圖，傳來京師，京師好事者且爲之歌詠其事。

予少游倪文正園，有庭軒然，以其樠爽之在楹也，風生刁調，經耳而滿，名「滿聽軒」。今相距四十年矣，先生是樓之名，適與相合，豈釃酒伐木與鳥鳴求友，其情有同然者與？方先生從沈徵君游，正值徵君與文正同時頡頏，相與持黨人之事，而先生以高弟子周旋其間。迄于今，讀先生序徵君遺集，未嘗不嘆先生之吡輔巖而步趨正也。夫聽亦何常，目不睹鄧林之柯，足不踐板桐之陰，而瀏莅卉歙，求之而條然，又求之而飀然，情之所之，一似風起于青蘋，而河放于泬漻者。況間關嚶嘶，因時而更，故有聆燕竽之音而以爲齊笙者矣。世不遇文正，世不識先生之效文正，而見草堂之圖而思之，聞滿聽之名而歌之記之。他日聞聲而起，相爲應求，安知後之倚音者，不猶之今日之傾聽者也。吾耳屬之矣。

重建仁賢祠碑記

仁賢祠者，鄉人爲先吏部作也。古無鄉人立祠祠鄉賢者。嘗考漢朱邑爲桐鄉

吏，暨拜司農，天子賜黄金百斤，使家置祀。而邑以爲「家人祀我，不如桐鄉民」，蓋自信桐鄉之有得于己也。今則官祠皆故事，上以是哃，而下以是諂，其不足取信明矣。獨鄉人稍公難以勢奪，亦難以利誘。然而自漢迄今，雖更里名如王烈閒師，爭畫像如陳實父子，卒未聞立祠而爲之祀之。蓋鄉人易與，易與則多求；鄉人又易形，易形則多媢。故有高車駟馬歸馳里中，里中人忌之，至相與共事，則往往苛求而極于怨望。

吾不知遂之人何以得于先吏部，先吏部亦何以得之于遂人，而合錢于鉦，合材于涂，合筋骸手足于閭左子弟，而構以祠，飾以貌，于嘏于祝，題之曰「仁賢」，做惇宗殷禮，而載在祀典。雖曰公之德著之里甲，凡邦比版籍、出入租役，一切輕重高下，律之官府之八成而未有稽者，而公力清之。祀法有功德于民，固當祀。然非公之生平實有以感人之心而中人之隱，亦安能致此。迄于今，祠稍圮矣，公之孫會侯爲祥符令，已經取召，而忌者中之。所稱祥符民思之如桐鄉民者，慨然念祖德而重爲建之。夫祀典有二：祠于功德，所以勸善也；祠于祖考，所以廣孝也。今仁賢之祠，在鄉人創之爲勸善，在後人建之爲廣孝，均得之矣。

族孫奇齡拜祠下，而系之以歌，乃爲系曰：公諱一瓚，遂安人，官吏部文選司郎中。歌曰：

婺之山兮幽幽，公之出兮駕雲虬。婺之水兮差差，公之來兮滶然以思。爲公作廟兮建華榱，靈旗上下兮山風四吹。惟公疇昔兮感鄉閭，鄉人戴公兮願爲尸之。陶土甓兮築堂簃，孫爲祖役兮子爲父來。紅粱兮烏黍，風飄飄兮神靈雨。爲採明粢兮

薦筐筥，春祈秋賽兮長此終古。嘏稱降福兮祝告以虔，釁蕭四達兮年又年。蒸禋如故兮昭事不僭，几筵重飭兮貌廟鮮。宗功可述兮祖德以宣，吹簫擊鼓兮彈神絃。苾芬孝祀兮通後先，執籩捧豆兮有如鄉人。婺之山兮婺之水，碧雲如衣兮白石如髓。惟公駿德兮堪與之比，山水可移兮德不可以徙。廟有蓋兮石有底，勒嘉名兮昭萬祀。

寧州龍安山兜率寺重興碑記

佛書載兜率夜摩宮殿在諸天以上，璀璨弘麗，可居能仁，故名山法地有所創建，每借之以顔其刹，如梓潼、分寧皆有兜率是也。顧分寧兜率創于隋開皇之末，山名「龍安」。其地由豫章西山而西去豫章遠，而龍安委迤，反與鄂之下雋之畛相爲犬牙，則又去分寧遠，蓋山之興廢，其不可按者亦久矣。

湘溪蛤菴禪師本楚産，而遊于越，會吴越用兵，師乃傚浮屠奉親故事，披緇負母，避于湘湖之麓者若干年。後累遷上輩，自福巖、報恩、平陽諸宿歷伺勘驗究之，平陽、報恩交欲傳法，而卒受傳于平陽。撫期之雄，出而振錫，有何足怪。獨是師久在越，毋論浮杯四達，非所依戀，而即其兩赴京師，隨大覺老人説法御前，幾欲留内庭薦福，若所傳萬善殿者，而猶然卻足，惟以湘湖之一曲爲念，則其不輕于應物如是也。乃其初，以越中故人出宰下雋，延師于下雋之鳳山寺，而下雋去龍安較近。惟時有兜率之僧名師亮者，承隱賢静師之後，稍葺元明以來兜率之既廢而漸復者，建堂五楹，奉鬘華而藏貝葉，將以次翦闢，冀還舊觀，而

詘于時之未有合也。

康熙十二年癸丑二月，住僧師亮同龍安護法匡君鼎、雄君奇，遇萬君正瑛、陳君欽鼐等，白諸當事，共賫禮幣，迎師于鳳山，擇日入院，乃大建旛幢，漸興工役。當斯時，兜率之既復而稍合者已駸駸乎有其基焉。會兩湖用兵，諸旗張皇四出，悉駐荆岳。而下雋當平江臨湘之間，爲荆岳衝。龍安近下雋，烽火相接，戰守所必争。適師省平陽，負錫東渡，暨還，而前途梗塞不可通，乃往來湘湖，自稱「湘溪道人」者又若干年。雖其間三吴巨刹各來迎師，師亦曾一應吴江黎里之請，然非其意也。丁巳之秋，龍安兵稍解，其住僧檀越堅請師往，將驟完舊緒，一光前席。其勸駕之篤倍于肇事，而師亦久念寶地之當急復，遂于榛莽之餘，毅然許往。于是增視延袤，就其高下，庀徒量材，遂事有日。乃使謁文于予，爲紀石用。

予三入西江，未嘗一過龍安，不能詳兜率遺蹟。又記誌荒略，亦無從考覈故實，以備因革。然嘗聞兜率初興，有司馬頭陀者來相是山，預記若干年後，必當有聖僧先後相繼開演。故自隋、唐、五代，代有德士。而延至趙宋，則臨濟、雲門兩兩分見。其在慈明之後者，則曰無證、曰志恩、曰從悟，而在匡真之後者，則曰擇梧、曰景常、曰維顯，前後記驗，歷歷不爽，及其既亦少替矣。今師之重來曠世接跡，雖曰人事，然孰非山川爽睿，實有以啓之也哉！蓋祖庭興復，端藉大力，自非挽綷日月，開揭天地，具鑒道之能而擴劫摩之會者，未易勝任。故師念湘溪，而今以當日之念湘溪者轉念兜率，夫亦以兵革之際，興復倍難，遂不憚矯願力屈事任，以有此役也。考之宋宣和之末，兵興

旁午，中外戒備，而朝士張君商英尚有追謚兜率悅師之請，以其運漕隆興時，曾從兜率座下一言有悟故也。今師之道法不減從悅，而兵革之連，且異曩昔，法寶當興，豈無商英其人踵其事者，吾于兜率有厚期矣。寺址訖，各具畛域，前後殿堂、門廡、寮舍各具規晝，程功、餱稾、民物、人力、簿書、歲月，各具計數，例書之碑負而綴以銘。銘曰：

惟此神宮，名兜率陀。招提象之，以安騰摩。有如祇園，對此恒河。庭生苾草，座成蓮花。乃者龍安，亦有斯寺。闌茲五衍，開自六季。白馬遷經，黃金布地。彷佛曹溪，掬水嘗味。云俟時日，當出化導。爲天人師，弘佛祖教。是以數世，能攝衆妙。相繼說法，具大辯才。星羅寶殿，雲滿香臺。鷲羽旦拂，優羅夜開。領其中趣，比之西來。無如象教，稍墮後葉。道岸傾崖，慈航失楫。曠然前期，丁此浩劫。何幸大師，早授弘法。迦葉一嬗，大鑒再宗。遠恢臨濟，近嗣天童。日月並德，山河比功。馴象騎素，傳衣賜紅。初住湘湖，中棲黎里。曾隨大覺，入見天子。辯晰八正，在醮園裏。爰請法駕，整是道席。將邀舍衛，興我兜率。寶樹牽身，金花捧足。復太子園，修利王國。不悟詰武，兵來洞庭。龍安烽燧，間于荆衡。湘溪一曲，雖署師名。終還初地，言完化城。增累疏浮，薙蕪崇槁。旛爲風生，圭作影表。丹甃蟠螭，赤桷飛鳥。矛戟戈鋋，棄之如掃。修水東流，夏汭西折。祝融堆霞，彭蠡泛雪。鶴不争山，龍請避穴。縱復兵行，江漢有截。安以金輪，鎮之寶杵。普濟禽虫，廣喻徒旅。門闔四流，燈燃一炬。珉石堅貞，永樹其所。

家貞女墮樓記

家貞女者，祥符知縣會侯女也。貞女已成婦三日而猶稱女，或曰：「昔荀爽之女爲陰瑜妻，雖既死而稱荀氏女。」或曰：「祥符民父母會侯曾上貞女事于臺，以父母故女之。」

貞女許字方翰林渭仁之子奕昭，方、毛故世婚，比之羊、鄧。而會侯與渭仁又以文章相親好，其訂爲婚婣，故無所負，獨是奕昭久病瘵。當會侯以被召來京師，予見奕昭于會侯之寓，疑其肌清而損，容澤不外著，恐不年。而會侯再任祥符，其明年夏，奕昭就婚祥符官舍，則負病往。自京師達祥符千餘里，鞍轡道路，病愈劇。會侯初難之，然既已至此，無還理，乃遂于病中强爲脱襦，甫脱即就外舍。當是時，其病中之扶侍起居、嘗藥和歠、雪垢擱薉，其重有累于貞女者不待言也。至病革，奕昭泣曰：「吾此來百悔，亦何及矣。雖然，吾敢以三日誤汝終身哉！」女曰：「子不讀《芣苢》之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三日耶！」既而易簀，女不食，父强之，始食。初，女少時以食蒸羊致病中死法，久斷不食，至是忽食之，以爲得速死也。

會會侯以卓異再被召，將赴考選，而謡諑適至。會侯居平頗鬱鬱。女伺父不懌，陽爲好容，施施然如尋常。初欲自材，有二傅婢同卧起，及是稍懈，嘗坐私室，淚縱横被面。母至，强拭曰：「不謂小寒，遂嚏唾。」至此時二月，易冬服，女僮請擇其擱澣者，曰：「吾能再御此耶？」女僮怪問之，隨亂以他語。康熙二十年三月六日，日暝登

樓，呼女僮執燭隨後，示不疑行。至牕欄將閉牕，委身而墮。樓去地二丈許，下甃以石，摟擲之將必靡碎，而肢體不壞，惟口嘔鬬血，眸子黑白溷數日，一若有鬼神維護之者。噫，異矣！

祥符鄉三老感會侯者，爲會侯勒石頌去思，而并上其事于臺表之。雖女年尚少，未當旌，然而靡他可知矣。祥符紳士皆有詩，而予爲記之如此，且以告夫後此之爲詩若文者。

五賢崇祀鄉賢祠記

古者祀邦賢于社，韓退之曰「鄉先生歿而可祭于社」是也。其後社禮廢，而州縣祀社，不及鄉里，且亦無復有祔祀者。惟明制建學，自成均以下，遍及州縣，較前代之建置無常格者最爲周悉。于是哲配遞降，由廊廡以外，特設名宦、鄉賢二祠于宮門左右，當欒公鄭鄉之祀。原其始非不鄭重，而其後稍冒濫也。夫惇宗大典，要在事功，然或祔于廟，或享于大烝。而鄉祠以賢，賢則無問出與處。而惟賢之祠，不特事功當在所略，即顯晦仕止，亦何足爲邦賢較。而明代中葉，多取宦達者填于其中，既則漸及于贈君、于封翁，又既而貲豪者皆得以夤緣而篡入之，故以至重之典，而輕于鴻毛。相傳啓、禎之間，長洲陳太史請別搆一祠，祠言游、季札，而禾中魏給諫，至有捧其先人主矯然而出于祠者。

武林有五賢，皆明季隱君子也。隱君子而何難于祠？顧非賢之難，而祠之爲難。彼隱君子者，勢分不足以動有位，家貧不足以將禮幣，其子姓將必達，顧猶未達，

不足以致往來請問之好。然而一鄉賢之，一國賢之，天下後世均賢之。自會城一府二縣三學，舉人沈佳及貢監生陸寅、三學生員王丹林等合二百二十人各發憤蹶起，毅然以古道自任，懷公揭上之學使。會學使王君由翰林春坊來，改道爲院，出徵尚，惘然念時俗之有非，思一反其習，遽以其揭下府縣取給取事實，即同巡撫趙君敕府縣官迎主入祠。于是五賢者同時爲神木，府縣官敦請到門，五家子弟各捧主鼓吹迎于途，城之士大夫各冠衣詣祠下再拜，自院使以下各致祭。于是好事者競爲詩、爲歌、爲圖畫，爲五賢誌傳記其事，以爲此近代二百年來所僅見。而五家子弟復不以予爲不文，而屬爲之記。

當予見五賢，在崇禎之末，維時己卯、庚辰間，修里社之廢，而集鄉之文人學士以爲社。在五賢立社，則有所爲登樓與攬雲者，其人尚氣節，以東漢諸儒爲宗，而其爲文，則精深奧博，破陋學之藩，而一歸于古。予時以總角附敦盤之末，同應鄉舉，因得交于五先生，五先生視予則少長而肩隨之。乃驟丁國變，五賢皆盛年而遺落世事，闔土室以儉德避難，間有寄于釋、屏于山林、託跡于交游之幕以爲生者。獨予以亡名走四方，不相見，即見，偶然相值道故舊，序坐頃刻。不謂入都裁幾年，而五先生者即已騎鯨上升，與鄉先達周旋于黌序之間如是也。夫予見五先生于崇禎之末，不謂其至此也。向使五先生者不即遭世變，不處出而用于世，不祀于社，當必祀于廟，享于大烝，必不止于是。雖然，以視予出者何也？五賢者，一汪渢，一陳廷會，一柴紹炳，一沈昀，一孫治也。

思硯齋記

予少時聞父老言，合肥許中丞守吾郡時，臨去郡，別父老于錢清江，指所攜硯齋咨曰：「嗟乎！此吾守此郡以來所得物也，吾不能有裨於此郡，而乃攜此去，吾媿焉。」是言也，吾嘗聞而感之。暨予入京，距前事若十年，讀施侍講所爲《思硯齋詩》，輒掩卷曰：「是物已失之耶。」即又嘆廉吏之所遺，不能下逮于子孫，一物且然。及見公文孫今户部君生洲先生，每道其尊大人思硯事，且屬予爲記，然後知公之廉、贈君之孝思與户部君之表揚駿烈，俱不可及也。

公嘗夢東坡于郡亭手授一硯。亭枕種山麓，種山者，則越大夫文種所瘗山也。東坡曾守杭，去此百里，或往來游居，俱不可考。惟是夜甫見夢，未及明，而即得一硯于蒯隸之手，以爲曉受公命，種竹亭下、巖穸之間，應鍤而出。公取辨之，則儼然勒坡像于背，一如夢中所親見者，蓋公之去郡而不忍釋，以此也。乃公歿而硯已亡矣。孝子思之，作思硯齋，晨夕居齋中，以誌不忘。夫思其所嗜，思其所好，事親固然。然而在前之人，無故而忽授其所好者于漠漠之中，而後之受之者，亦復于漠漠之中，忽若適還其所好而去，古人之投報，類如是矣。乃東坡當日受硯之切，求劍灘之石，誤以爲鳳山妙材，價過龍尾，而其後復求龍尾于方君彦德，則又甘爲作詩，自懺其失。其愛好如此，然猶不能守而棄之種山之麓，而況公之偶然而得之，而欲即傳之世世，不無甚惑。顧其子思之，其孫又從而記之，比之手澤、栝棬、弘琰、赤刀，觸之于目，藏之于心，瞿

然惻然，歷數世而不可解，此其孝思何如也！夫廉于官、友于古人，與孝子順孫之慕其親，而展轉揚顯以求傳之于後者，皆可記。公諱如蘭，前朝中丞，初爲漵郡守。生洲先生諱孫荃，曾授翰林庶吉士，于予爲同館前輩，今視漕通州，所稱户部君者。

西河文集卷六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初晴稿

碑　記六

兩浙巡撫金公重修西江塘碑記

浙江爲三江之一，自姑蔑導坎歷婺州、睦州以迄章安，而陡作一折，謂之浙江。蕭山西南偏則折流之衝也，其水北注，澔溔抵所衝，而詘而之西，于是築塘以捍之，以其地之在縣西也，名西江塘。明正統間，魏公文靖躬修之。歷一百餘年，逮天啓改元，秋，潦水暴漲，決塘而奔，民之骴衣漂漂者相望千里，顧隨決隨築，不致大壞。今則五年之間且兩決矣。先是，二十一年，決二百餘丈，山、會、蕭三縣盡成澤國，鄉官姚總制捐貲修之。至二十六年，決二十餘丈，急畚壅間，復決三十餘丈。非前此墇堅而今墇疏也，又非墇之者不力也。前此北注渚渚，以漸而殺，其折也，勾而不矩。勾而不矩則水少力，水少力則增防易固。今則折流之西抱者，有沙生脇間，水之循沙而折者，沙轉出則水轉猛，水轉猛則向之挽彊以西者，今徑矢而東，而于是承之者，以橫亘尺土當長江徑矢之衝。初如撞闠，繼如擣匼，下穴而上積，欲其墇之久，難矣。

大中丞開府金公視猶己溺，一日檄三下，舉三縣民生嘻嘻處堂者，而公悉驚爲灼體剖膚之痛。先審料形勢，若潭頭、若張家堰、若上落埠、若諸暨瀆、若於池、若大小門

曰，歷求其受患之故，且務極根柢，必以築老塘，勿僅築備塘爲斷。曰：「不見夫塞河者乎，河之患未有減于江。然而先之以石菑，石菑者，石臿也。繼以楗，楗，杙也，下淇園之竹以爲楗是也。而後加之以篛，篛者，擴木而横之者也。而後填之以竹落，竹落者，河隄使者刳大竹爲落，實以石，夾船而沈之是也。夫如是，而工亦幾矣。徒以老塘柢深，虛擲民間金，僅築備塘，此黄葉止啼耳，且棄民田、棄廬舍，何益？自今伊始，毋怙舊，毋憚煩，毋補苴目前而隳棄永久。」牘十上十反，甚至集官民里老共議可否，必各使心伏，令畫押上。乃衆議嚐然，反謂築備塘便，何也？以爲河隄無正衝者，旁決易補而正衝難塞，一也。且河身高于隄，其決也隄耳。此則江深而隄高，隄亘于地，抵衝者以地不以隄，故當其衝時，先齧其隄地，而後隄隨之以傾。方春水發，隄地如蟂潭，不特捧土難塞，即填以巨舟，投以篩石，隨濤而捲，等于飄蓬。故菑楗之設，但施于隄而不施于築隄之地，所謂不與水争地，其説二也。且水能決隄，不能決地，地藉隄以禦漲水耳。能遜地于水，地不即潰，則隄不即壞，其説三。夫江流有定，而沙之遷徙有定乎？沙徙西則西衝，徙東則東衝，築一定之塘，不能抵數徙之衝，保無東向之沙，不仍徙而之西乎？其説四。要之皆非公意也。是何也？則以公意在久遠，而順民之情，則仍近于補苴也。乃塘工所需，有云「得利民田者民利之，民自築之」。蕭山得利田計十六萬畝，而山、會二縣計一百萬畝有奇，則其利六倍于蕭。然且蕭山地高而山、會地下，傾盪之害，亦復不啻數倍。天下未有利多而功慳、禍重而

救反輕者。考之嘉靖間，三縣通修曾無氐卬，今則山、會合金，僅足抵蕭山之一，似乎畸重。乃公復如傷爲念，惟恐民力之或不足，既已議輸四千金，蕭山半之，山、會二縣共半之，而公特倡率司道捐金二千，卻三縣之半，計程立簿。猶恐董之非人，則其工不固，且或來中飽之患，復簡屬吏之廉能而勤慎者，共推郡司馬馮君。會馮君以清軍兼攝水利，遂董其事。塘距水五丈，底七丈，額二丈，高一丈五尺，長二百一十丈有奇，餘悉增庳培簿，内桓而外殺，礱之椽之，諒工役勤惰而親爲之犒。計樋若干，❶土若干，篰與石若干。自二十五年十月至二十六年三月，凡六閲月，工成。

夫方州大臣興利除害，固屬本分，然往往視爲故事，遇修翰所關，一委之都水，聽其便宜，從未有己溺己飢如公者。且民利民築，嚮有成例，而公以冰清之操，卻苞絶匭，然且惟恐民力之或竭，爲之割膃而剖腊，以資于成，繼此者可風已。

公諱鋐，字冶公，別字悚存。壬辰進士，由内翰林起家，改祭酒，歷按察、布政二司使，進兵部侍郎，巡撫福建，調繁爲今官。頌曰：

於越同利，有如三江。北流而折，在餘曁傍。馮修匒匌，江婔洄湟。縵地逆防，民爲鯉魴。我公仁愛，宛如身創。負土作埭，捐金捍防。前者策堰，龜山仲房。我公嗣興，以頡以頏。公之功德，煌煌版章。祇此澤闓，一何汪洋。沙漫可泐，江積可擋。公恩蕩蕩，千秋勿忘。

❶「干」，原作「千」，據四庫本改。

重建宗慧堂記

法相寺在西湖南高峰下，五代時長耳和尚舊道場也。其傍有宗慧堂，相傳趙宋時所建，而今亡矣。

嘗考法相所始，不得其實。或曰：「法相即長耳院，又名宗慧禪院，實即定光佛寺也。」夫定光與宗慧、長耳何與？及按舊跡，得宋翰林侍講范楷所撰碑文，而碑燬于元，即文亦闕失不甚備。惟明嘉靖中，有蘇州太守徐節所樹一碑，尚存西楹，其文爲翰林庶吉士王穀祥所譔，拂讀之，彷彿其槩，而惜其時月多未協也。考師泉南人，生于唐昭宗景福之元，其母夢吞日而生師，生則兩耳垂及肩，名長耳兒。長耳兒七歲不言，忽一僧謂曰：「何鈍置耶？」師答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當是時，人早知其爲應化身矣。其後游方外，祝髮金陵瓦棺寺，而歷參諸方。至後唐同光二年，始至杭，見西湖南山而樂焉，依石築室，以乏水，咒而得水，今名「卓錫泉」是也。自同光二年居此，閱二十六年，至後漢乾祐三年十一月二日。永明禪師者，聖僧也，居淨慈寺。吳越王生日，飯僧，問永明有真僧乎？曰：「有，南山長耳和尚，則定光佛應化身也。」王趣駕至山，禮師，直呼定光佛，師不答，但曰：「永明可信乎！」趺坐而化。則是法相之建，或在此時，或過此已往。而碑云「石晉時建」，則石晉二主共十一年，正當師所居二十六年之中，是時未嘗知師也。且即此二十六年中，石晉多事，大梁去此遠，毋論不知師，即知師，必不能賜院至吳越境。即或賜院至吳越境，或吳越王自知師，當石晉時，王自賜院，

不必出石晉敕建。則長耳之名，已著南山，何必待永明而後聞也。且夫宗慧之建何自也？舊以爲是寺所始，本名長耳，而宋始更名法相，且賜長耳爲宗慧大師，則是宗慧名堂，必始于宋，第不知在宋何代。而碑云：「師遺蜕不壞，膚革津澤，月必三净其爪髮。而金人侵境，刃所傷處，皆流白血。因于崇寧三年，應僧司之請，然後覆以髹漆，而錫以今名。」夫崇寧者，徽宗年也，其時天下稍安，燕閒所至，表錫及此，固未可知。然而當其時，金人未嘗侵境也，即謂金人侵境，後此之事，是時但賜號，則又不得謂僧師上其事而後得之，蓋上即上其侵境事矣。予謂是寺所始，必始于五代之漢，宋僅易名耳。若堂所由建，必在南宋，而世誤以崇寧實之。事當因革，即基構見存，尚多倪伉，而爲文不慎，致有以已成之記爲謬誤者，此興復之所當亟，而爲之文者，倍不可不爲之審也。予重詣法相寺，求所爲宗慧堂者而不得，因考其故碑而重爲辨定若此。

若夫師之應化，所在皆有，天台文殊、囊山之辟支佛、池之金地藏、鶴林之布袋和尚、靈巖之智積菩薩，皆有顯跡。而師在生時，杭人以水旱疾疫及禱生求嗣，曳其長耳，無不立應。今遺蜕巋然，尚能趨四方之士。碑不云乎，蘇州徐使君以禱而生，所爲三致意而報以碣也，世之有事于堂者可知已。康熙己巳，住僧方謀興復，因丐斯文爲勸緣之舉。越一年堂成，寺僧請書碑，乃即書其文于石。某月日。

兩浙提督學政右春坊王公試士碑文

自昔無學使之制。明始出曹郎爲提督

學政，分隸諸道，而以兩京爲首善地，特遣侍御有聲者陞爲院使，賜茄鼓，開轅建纛，設丞令官屬，視諸三巡，特未嘗舉詞臣而懋其選也。清興，專以直隸用院使，而盛京則但令京兆兼之。乃敕詞臣自講讀以下、編檢以上，充直隸督學院官，而盛京及他道使皆不與焉。

歲乙丑，天子念學使任重，非詞臣莫承，而江南兩浙，人文蔚興，宜破格陞道爲院，群臣循例，列銜者紛紛上，天子獨慎簡先生，謂先生品譽高，當拔諸方局，越資俸，使任兩浙，凡一切幕府行事，與直隸埒，可謂重矣。乃自乙丑至丁卯，三年之間，一歲一類，合八十郡縣，文人學士甲乙而差次之，無不頫觀仰息，狂讙劇譁，謂稱量之精、去取之公，真國朝四十餘年所未有事。嗟乎，亦何道而得此！夫士人生平，攻苦力學，祇期得當乎主文。而一旦出我所學，斥拔人類，極一時英俊皆得厠我門下，斯已快矣。乃甄鎔搜剔，必欲使璠璵金錫並收之筐篚而後已。故有謂國家旁求鏁廳之得人百，不如案學之造士爲有要，而先生皆有以幾之。嘗觀其兩試吾越，每一榜出，士人爭來觀轍，群相指曰「某貧士」、「某名士」、「某遲暮士」，始而驚，繼而慶，又繼而咨嗟感嘆，且有至涕泣而不止者。自兵戈相仍，誦讀少，又户口多薄瘠，功令嚴限入學，歲無幾，志灰敗，漸有舍此改他業者。其一二學究不得志，課塾爲生計，自視無色。而有司狃習俗，更有相因爲請託者，夫是以特達者罕。今一旦反是，皆曰：「世亦有至公如是者，事固未可料也。」則又曰：「人亦患不學爾，學則得之。今此可驗也。」則又曰：「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此非有年乎！雖然，

吾懼其不易逢也。」于是吾越之士，進三字以頌先生，曰「窮通翁」。窮通翁何也？曰：「先生所取皆窮士也，然而皆通人。夫文至今日而變甚矣，縱橫之家紛紛競起，而先生一以槼錯繩之，涵溶雋永，悉準乎度，豈非通乎？然而齒亦稍進焉。夫日暮途遠，將老死牖下，日與乾螢枯蠹相爲因緣，而先生驟起而祓濯之，如顛蘖之生而蟄蟲之振，矍鑠哉翁乎！」夫天下未有窮而不通者也，夫能通，雖翁猶通也，夫至翁而公至矣。翁者公也，因而天下之人，亦稍稍相傳爲「窮通翁」者。

予承乏史館，忝與先生爲先後進，而請急歸里，則正值先生試士時也。邑之人士謀勒石頌德，而謁予以文，因爲書所見而應之如此。先生名掞，字藻儒，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奉使爲今官。世爲江南太倉人，自曾祖文肅後，歷世顯仕，三傳至先生，皆以文章名蹟稱于時。

創建羊山石佛寺大悲殿碑記

越有二石佛，一柯山，一羊山也。二山産石，石工取石者，割剥壘凷，周刳其四圍，而留砫于中，就其形撫坳凸而刻之爲佛，高五丈六尺。相傳隋開皇間，有石工發願爲此，畢生石不成，以禪之子，子復禪孫，凡三世訖工。或曰石工死而生，生而死，死而又生，以願力之堅而假胚此鄉者三世矣。乃就其石窞而衺延之，以甍以築，名石佛寺。康熙二十三年，大樹禪師從京師還，卓錫于其寺，募金造大悲大殿于舊寺之側，址之樹之，上陶而下甓，減木增漆，貌大悲像而索

予爲記。予乃拱筆作偈，且誦之曰：

如此大慈悲，無處無祇陀。乃假憩于此，以與壘凷俱。是爲大悲力，千手千眼目。照鑒此一方，無福不翔備。我今作慶讚，勸此十方衆。惟是石龍龕，石幢石鐘磬。鑿石與鏤木，妙相無有二。謂石爲大悲，謂大悲即石。是殿是石龕，籍此大悲力。

馮太傅適志堂記

太傅引年時，天子念元臣復辟，無以命寧于其行也，御製五字詩，灑之宸翰。中有「元臣適志」之句。維時同頒者有螭領文石，復鋟「適志東山」四篩篆于上。太傅感焉，遂于歸田之暇，築室藏弆，即以「適志」二字顏其堂，且屬宮詹學士沈君爲之書，紀聖恩也。

人各有志，當其入居槐廳時，志在致君；即其統宅百揆，平章軍國，出與斯世建平成之業，志在安民；而今則杜門卻謁，逍遥桑苧，日與匏瓢薦芰者優游出入，以自明其志。此其間有何一之不自適，而事有不盡然者。夫居優總方，第爲所得爲已矣。乃或中有未靖，在當日機務緯繣，未之或覺，迨習靜思之，而無以自安。又或朱組繡裳，徒取尊榮，一旦退居晏閒，則晃日之目，難于爥幽。鄉人有市歸而緘然若自失者，何則？寂擾之勢殊也。且夫人境未有盡也。富貴已至，當復進冀所未至者，餐芝茹蘂，不能即效，則復轉而覬人世之寵。或造廬特存，或起家再入，未免元纁白璧、安車蒲輪之想，皆足以擾，而太傅均不爾也。

太傅嘗自敘矣，七十老人，生平無不可

自示之心，然且澹泊寧静，出處一轍。聖天子既以明農許之，而優游歲月，皆足自適。浩浩乎，蓋樂天知命，先憂後樂，志有在焉，境固不得而限也。故蕭條高寄，往往于執政之時，每寓其意于東田西塞之間。致聖天子賜詩，猶以平泉緑野爲辭，而太傅自若也。太傅之所適者，此一堂而已矣。堂五楹，倍之而十，凡兩層，旁無挾廡，每以左右兩楹爲藏書之所，而左則别爲重屋如書樓。然堂除廣甃，皆以文磚相亞次，高敞燥潔，可坐千人。高軒過者，碻碻然，欲一投止而不得也，有當事掃門，拒勿入。太傅曰：「盍記之。」謹記。

重建宣城徐烈婦祠碑記

宣城徐烈婦，生而許字其同鄉兒施氏。稍長，邑豪湯一泰者豔其色，倚從子官翰林烜赫，謀之徐之無賴者而委之禽，烈婦父拒之勿受，然慮有變，立趣施娶女去，豪大怒。湯族居洪林，獨翰林以貴故郡居。會翰林從郡還，呵于途，湯族傳豪者佯聞而唾之曰：「止，家有婦而不能庇，而第呵族人，何耶？」翰林初不解，及詢知，亦怒，使訟之郡。郡太守張君直施，則復訟之臺使者，使下郡覆讞。當是時，兩造各詣縣解，豪張甚，麾僕捽擊施、徐之在解者，血胾濩落，甚至篡取其媒氏匿之，勿令解。及解，而施之父諸生也，諸生有不平者譁而起，各執詞詣郡亭，豪亦賂諸生相持。太守見諸生者各有直，然未分也，令曰：「諸生直施者居墀左，直湯者右。」則多居左者。豪益怒，麾僕伺郡亭擊居左者。烈婦時就解，既已怖甚，至是泣曰：「湯横如此，吾不終爲施婦矣，

萬一暴篡之，如之何？」其姑聞其言不省。夜同祖母寢，逮曙，忽失烈婦所，時四月晦日雨後，跡之，則遺一履在青魚塘傍，既明，出其屍以告太守。太守方坐廳事，聞之，仰而曰：「有是哉！賢乎，得死所矣！」趣駕親驗，則自領巾而袓而襦而縑袜，連紉不解，太守與觀者數百人皆掩泣。既而謀所以停棺者，近塘有張睢陽祠，衆欲殯于祠，而祝不可，請卜之神。卜襲吉，祝猶難之。衆曰：「然則惟祝卜之耳。」俗卜，剖篿以取向背，其象衡，拂神則縱。祝擲之，篿縱，於是衆鬨然蠭擁而入。

萬曆二十七年，郡太守張君德明請于督學御史陳君子貞操、❶江都御史耿君定力旌之，建烈女祠。未幾，督學御史熊君廷弼者，翰林門下士也，其按宣城，則盡反前事，毀祠，褫諸生之左施、徐者而箠之，人凡六易箠，漢制，箠令即今之竹板也，當箠者箠臀，每箠五數爲一易。箠竟內之獄，有瘐死者。既而督學御史賈君繼善踵至，則又反前事，旌瘐死者，題以官而給廩餼于諸生之未死者，使得按年貢，其按年自被害日始。崇禎元年，巡按御史田君惟嘉聞于廷，復祠，名「不泯香名」祠，在迎春巷東。至康熙二十年，侍讀施君閏章屬某爲記。記曰：

予至宣城，宣城人多能言烈婦事者。云烈婦名領姑，其父子仁與諸生施大德者同里閈，相愛不能已，遂爲婚姻。湯故名閥，然施、徐亦不相下，時徐尚有司寇君名元太者鄉居。當烈婦之死，盛暑，桐棺如苴而蠅不敢近，衆奇之。弔之者搽其香路傍，如丘山。司寇君亦冠大布受弔祠下，時以

❶「操」字疑衍。

爲榮。然且湯、徐之争，其勢力不敵如此，祠此者可鑒矣。重爲詞曰：

惟此祠，以烈名，豈與勢，争毁成。祠再成，名不毁。祠此者，以世世。

剏建古越鄉祠碑記

古難于出鄉，非謂五土異宜，遷于地而弗能良也。夫既各君其國，則百里内外亦遂有分疆别族之思，況傳餐委積，建亭築館，皆君國者事，而下此無有。今則天下一家，溝涂四達，民之梯航而至止者，所在輻輳。然而上無贈勞，下罕餐給，即至往來揭櫝，猶且盱盱倀倀，徘徊乎中衢，其能振顛踣而收暴棄，鮮矣。

予居京師，竊怪諸州入仕，皆設會館爲棲沐之地，獨吾鄉闕然，每思倡興之，而未有便也。人有從大梁來者，告予以汴渠之陰，鄉祠落成，將書事于石，而謁予以文。夫大梁固畿輔以南，都會也，鄉人之萃斯土者，京朝而外，以此爲最，其爲之鳩度而周居之，亦固其所，顧誰則載事而浸至于是。前此，姚江王君爲中州觀察記室，其同邑余君曾挾長桑術以懸壺市門，而溘焉長逝，其婦寡且貧，復無嗣也，然而矢志不可二。王君憐之，爲之立募簿，募于吾鄉之宦是邦者。約得若干金，將以設官舍置園田，而并以處于婷嫠之以鞠而以居者也。乃垂成，而嫠辭之，以爲衆惠多寵，非嫠所受，稠房雜閣，嫠不以息。王君嘉其志，分嫠别居，使自食其力。而以所既募之金自捐若干，悉置爲鄉祠義田，且旁及瘞貍之地。按簿而稽，自别駕、大尹，以及丞簿尉幕，無不列其名而紀其數，即他省宦此與夫肇牽遠

服之操贏者，皆合細成鉅，各有記載。遂于東城外割畝頃之半而中廬之，曠可掩骼，而于城中濟瀆廟街購宅之有廳事者，凡三楹，祠鄉神其中。然後增屏門、置廊房，可以居鄉人之至止者。夫以王君之好義，厚于鄉人而樂于成善，而婷嫠之矢志者，復能堅持苦節，不受寵恤以迫成其事，皆可感也。遂因鄉人請而記之如此。王君名安夫，字復古，餘姚人，余君婦胡氏，與之同邑。

曼殊回生記

曼殊以壬戌十月十一日死，死而有息，顧僵噤不内藥，眼鼻血迸出，醫者謂中死法不治。會十五日入朝，同朝官藉藉稱高郵葛先生國工，在孫黄門家，盍診之。既診，曰：「是氣壓也，肝衝以逆，極憤不得洩，擁周身之涎與血而填之肺俞之間，故氣不下接，竅不上關，❶五藏八會皆結轄而不得其通，是非湯液所能攻也。然而何以致此？」

先是，予來京，相國馮公，予師也，憐予無子，擇取曼殊爲小妻。及予室南至，以屋窄徙居曼殊右安門，而馮公憐之，惟恐曼殊終失所，囑予遣曼殊，而迎曼殊至其家，親勸之去，曼殊執不可。座有旗下婦辮髮，曉譬甚至，曼殊謝之，泣，公亦泣。既而公乃推按起曰：「賢哉！請月致米石薪蔬銀五金以佐不給。」曼殊歸，詘兩膝踞地，句勿遣，予慰之。既而予戚媪有居京者，假予言遣之，不信，重强之，且曰：「汝之去就何足關，而堅拗乃爾！」曼殊聞其言，大憤，且誤以爲果予意，號咷曰：「命至此耶！」攫身

❶「竅」，原作「覈」，據四庫本改。

而擲之，其婢持救之，不得。躑躅氣絶，曼殊之死以是也。葛先生曰：「有是哉！有人如此而吾不爲之急救，吾負吾術矣。」乃治匜鉢，理錡鬲，湔木熁石，手研而指調之，先以物刷眉間，絞桑皮蘸末探鼻竅中，焚石炭于盎，澆以醯，用巾覆首，接盎沿，使臭沸而騰入于鼻。初不爲動，而遲久而眉小皺，又既而齀嚏。曰：「可治矣。」乃以酢梅刷其齒，撟錐齒間，研丸子噍之，不內，再噍之，且撏雞翎之翹者探喉間，忽涎涌如泄，乃擭藥注之，涎盡，然血尚未下。當是時，病者拳手拆，目稍開動，而日已逾午，葛先生飢，乃就隣人買不托食之。于是和齊市衆香雜煮令噍，時日已墜地，曰：「吾去，但煮渣食，當能言，預貯茗汁和他丸待之。」聞隣廟鐘聲，若有唏噓在床者，急取火視，大哭，已而服臆，果能言。

初曼殊善病，嘗夢奶奶喚之去，不肯，曰：「俟汝三年。」奶奶者，大士稱也。至是復見奶奶至，曰：「吾憐汝，飲汝葛婆水。」一啜而醒。葛婆者，疑葛陂之訛也。然而先生果葛姓。方予下朝時，上前門武安王祠，其卜詞有「碧玉生來」字，❶碧玉者，小妻也。生來，生之也。又曰「正是人間第一仙」，則在武安已呼先生爲仙矣。嘗讀《倉公傳》，嘆古有聖儒，能起死人令之生，今無是矣，葛先生非耶！先生名天麐，國子生，淑承，其字也。父寅谷，以醫仙去。十月二十記。

❶「詞」，原作「祠」，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六十八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莊稿

碑　記七

萊陽姜忠肅祠堂碑記

萊陽兩姜公既已建祠于虎丘，其明年，學者將推所自出，立兩公之父忠肅公主于祠之諺房。會商丘宋君開藩來吴，元旦謁祠下，謂祠隘諺祀不敬，乃重爲擻搁，别搆一祠于兩公祠右，相望百餘步，顔之曰「忠肅公祠」，從學者請也。

先是，兩公之祀，中丞湯君實主之，以爲貞毅廷諍得罪，戍宣州，乃甫出都而國亡，宣州亂未達也，不得已退居吴中。而其弟貞文即又以黨人難發，亡命于句章、章安之間，歸而謀其兄，奉母來吴，因之授生徒講學，學者思之，殁而祀其地，宜也。若忠肅者，見危授命，然故萊人也，足不出城市，生平未嘗來吴，車轍不及于雞陂、鶴市之間，然且前朝卹典既賜祠祀，而乃復綫俎于此，吾亦疑之。間嘗細想，當日貞毅下詔獄，濱死旦夕，而忠肅以城亡不詘，闔門殉難者二十餘人。方是時，臺省交章請釋貞毅歸奔喪，而貞文上書，乞以身代獄，使兄得東歸一拾骸骨，而朝廷未之許也。其後貞毅以杖戍分無還理，而貞文即復以故鄉難居，奉母東西馳。夫生死之際，人所難堪，況一門罹難，以瘖痪拳械之身箯掤就道，而家之血肉漫漶、漬草涂地者，且不能

歸一省視，猶且國亡君喪，不得效季生反命之哭，埋骨戍所。推其情，豈不欲丘首哉？自詔獄聞訃，以迄于死，豈不念父哉？即貞文豈不欲偕兄歸哉？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不可以歸者，或可以來；不得已而不能以一見父者，父或可以使之一見。則夫崇祀于此，夫亦曰神明往來惝怳者，將在是矣，生相離，死仍可相聚矣。故曰忠肅之祀，凡所以慰孝思也，祠忠肅猶之祠兩公也。且夫至德亦難繼矣。人第知兩公大節皦皦在人，而不知忠肅實有以啓之，忠孝廉節，萃于一門，非作之在前，何以嬗後。況忠烈之氣，充塞天地，下之爲河嶽，而上之爲日與星，凡有血氣，皆得而瞻之事之。夫忠肅豈萊之人哉，祀于萊，祀于吳，雖祀于天下可也。若夫學人之意，則將以祀子淵者祀顏無繇，祀貴推本，夫豈無義哉。祠三楹，中祀忠肅。而以其誃祀蘗庵和尚，蘗庵和尚者，前朝行人熊開元也。行人與貞毅同入諫，同戍，而無子，附于此，曰「貞烈之友」也，亦慰之也。後有諫草樓，則正貞毅所依憑者。若傍有房曰「思敬」，貞毅之仲子曰：「此吾齋居也，過廟思敬，《記》固有之，且吾敢一日忘敬亭山哉！」敬亭山在宣州，貞毅葬于此。

康熙二十四年，祠成。越三年，貞毅之仲子疏所載事，而屬奇齡爲之記。記曰：公諱瀉里，謚忠肅，萊陽人，以崇禎十六年清師破城死。是年，登萊巡撫曾化龍疏于朝，贈光祿寺卿，賜祭葬，賜祠。兩姜公者，公之子，一禮科給事中埰，一行人垓也。公尚有二子，幼者從公死，長者被創後亦死。乃爲詞曰：

維四嶽，實封齊。族世衍，大于萊。公

之生，以嶽基。亦曰宿，當張箕。砥忠孝，傳禮詩。有經教，無籯遺。仲子廉，作諫司。碎首血，塗龍墀。以爲戇，將死之。弟大行，觸蚰虬。名已列，奸黨碑。天地裂，梁棟頹。公秉節，值數奇。城既破，樊不支。口鏉啣，胸刃剸。家耆死，二十餘。爲鬼雄，真人師。司諫戍，宣州治。搶厚土，扳長離。徒招魂，將焉歸。嗟有弟，奉母馳。同授學，東武陲，身葬戍，魂祀斯。推所自，爲公祠。以教孝，并立義。瞻仰問，深人思，陳修肴，薦明粢。風此世，垂後來。

重建碧山禪院并刱置食田碑記

姚城西北陬有點碧山，修巘碧色，望之如點，因名「點碧」。相傳晉龍驤武士逐孫恩至此，點兵山下，因以名山。碧之爲兵，俗傳之訛也。予族居姚者綿亘十里，而散其爨火于諸村之間，合名之曰十里毛村，點碧，其一也。曩時族人有託蹟釋氏，改號石愚，造庵于山間，名碧山庵，以爲村人祝福游憩之地，而址偏宇隘，道廩不給，時興時圮。泉州慈勝師曾以募緣從平陽來，族叔經一、大功等共十二人，迎師山間，爲修復計，而師力承之。越三年，拓地恢宇，繚垣結閣，爲堂爲房，爲厨爲坎，且爲鏤佛而止客，建幢設鼓，一切具足。舊有食田八畝，自耕自穫。今續置四十畝而贏，雖旃檀化主不可暫忘，然師力亦瘁矣。

儒者闢佛，謂：「不蓋而處，不耕而食，不力而娛游以嬉。」師自誅茅辟土，以及塼埴釫鏝而外，皆任其手足胼跰胝拆。即致所助田甽，亦必水火銍刈，以自爲作息，然且發願利濟，將以食夫遠方之至止者，而村

人士女，並得以歲時伏臘相羊焉，以遊于其地，其以視夫漫居而苟食以自安于娛嬉者，何似已。因爲記，記曰：

一點微碧，百丈精藍。彌天可致，量地自安。師主化導，旋開浖洹。獅音可誦，烏稼以餐。塹予焚魚，未歸碧山。緬想屹崃，宛然躋攀。黄雲數頃，青螺一彎。高風克繼，千秋難刊。

重修得勝壩天妃宫碑記

古以得勝、厭北字京之門，京師北門名得勝門。北關之壩皆是也。特京門迤北直抵塞垣，故舟車絶少。而此則臨安以北，通潞以南，水陸並發，然且水倍于陸。相傳明洪武間，祠水神于壩，以爲官艚估舶禱賽之所，意甚善也。乃未幾而稍圮矣。成化辛丑，鎮守浙江司設監，太監張君實始捐貲恢拓，高其殿欐而擴其垣廡，使當日之捧觴獻豆、灌薦拮据者，坦然可效駿奔于其側。然猶須神立碬，按簿勒石，令列朝鎮巡以下，凡仕其地，皆得補葺焉，以傳于勿替，而後且陵夷而莫之顧也。

夫捍患之祀，急于祀功。今天下河防爲甾，耗内府金錢不減疇昔。至官軺往來，若册封、贈吊、通使，溟漲者日蹴波蹈坎，出入澒洞，以濱于不測，此非神保不爲功。況商船峨峨，其爲越三江而跨九河，未有量也。曩時經理之費仰之在官，故順而易就。今大吏小僚，率皆躬勵廉潔，朝不謀夕，而踴躍好事，曾無多金如中官者，以爲之領袖，則苟且補苴，非合并群力，曷其有濟。因具疏設募，各爲小效，使微塵秒末，積爲銖兩，是修是葺，以稍還故觀，不可謂非衆

擎之有埤也。

若夫神名天妃，舊傳秦時李丞相斯于登封之頃出玉女于岱山之巔，至今祀之，所稱神州老姆是也。特以地祇主陰，故妃之，而以所司河海爲職土之雄。逮宋元祐中，俗稱莆田女子契玄典而爲水神，此則後人所附會者。康熙甲子，同官汪君曾爲册立，使封琉球中山，馳波傾檣，幾于不免，乃禱天妃再，而舟竟以渡，其神如此。因于其饗祀而續爲之歌，歌曰：

翠羽帔兮雞翹，駕靈虬兮渡洪潮。青山作幛兮碧烟爲旓，神之來兮雲旗飄。吹簫兮擊鼓，南塘風來兮北湖雨。明粢在豆兮殽在俎，靈巫酌酒兮醉代神語。舳艫兮相催，官艚既濟兮商船後來。沙蟲遠避兮黿鼉迴，負檣啣檝兮鳴鉦以隨。浪不使漰濤兮風不使喧與。豗鴉不噪兮人不畱，神降嘏兮福孔偕。

修復平山堂記

平山堂踞維揚之勝，岡巒竹木，蔭映四野。相傳六一守揚時，公事之暇，率賓朋讌集歌詠其内，是以逡巡數世，皆歷歷可紀，而其後不能繼也。夫天下興廢多矣。考之六一去揚，其距建堂時相去未遠。然當婺川劉公來，而六一送之，其繾綣故蹟，屈指年歲，戀戀于所爲庭前手植，而叮嚀浩嘆，一若彈指之頃，早有古今盛衰之感生乎其間。暨東坡再來，三過平山，乃復徘徊憑弔，託諸夢寐，猶後此者也。蓋物盛則衰隨，事興而廢踵，理所固然。而第當循環遞至，則湮廢已久，將必有人焉爲之興復；而方其極盛，亦遂有起而持其後者。乃堂介

浮屠左右蔽虧，始未嘗不相爲倚恃。而其後堂既毁，而浮屠獨存，然且故址昭然，遲久未復，予嘗過其地而悲之。

今太守金君自汝南來遷，重守是邦。計之有宋慶曆間，相去甚遠，且治揚甫匝歲，即復遷江南副使，倉卒引去。又其時適當六師張皇、禁旅四出之際，揚之疲于奔命、往來芻秣者，日不暇給，乃登臨感慨，毅然修復于所謂平山堂者，是豈僅爲是游觀地哉！蓋亦有感于前人之所爲，而興而廢，廢而復興，汲汲以成之，惟恐後也。予鄉蘭亭自永和修禊，傳之迄今，數千年間，廢日多而興日少。當君守汝時，汝無名蹟，然猶考淮西舊碑，勒段韓兩文于碑之陰陽，而覆之以亭。蓋古今賢哲，風流相映，非偶然者。第堂成命酒，賓朋歌詠，已非一日。而予以訪舊之餘，續游其地，不朞月間，一若賓主去留，後先頓異者，昔人所爲登斯堂而重有感也。堂以某年某月成，越一年乃始飲于堂，而屬予爲記。

葛山石幢勒石記

清化廣利僧買葛氏之山與田而葬親，其中復畫其塍地，盡捐之爲僧俗義壠，而以甃以甓，道其坎而覆以石，名爲「石幢」。考之儒者之惡佛，動謂佛氏無父母，不可訓。間嘗窺佛藏，怪目犍連以慈室之長穿地求母，而經載四恩，其所矢報者，首惟父母，其次第在傳法師長與國王、施主之上，是佛未嘗遺父母以爲教也。今僧以暴親之故，買山負土，以躬承凶事，藁梩掩蓋，凡期年而葬以成，可不謂孝焉？乃掩骼埋胔，王政攸重，儒者以古王不作，往往置義壠爲補救

之術。而僧復自親親而推之以及于衆，捐其地以瘞夫無主之骸之委于道者，此利濟之心，倘亦親親及物之意與？佛氏以比丘爲乞士，乞慧養性，乞食養身，一身之内無所不乞。而今以石幢工煩，益復乞錢以成之，則是孝于親澤於衆，復不憚以身之所乞者兼爲人乞。而欲以高語孝弟、空言博濟之徒，利人之所乞，而以乞爲奪不得也。地在天樂鄉四十二都，所謂葛氏山者，連山碪與田共若干畝，值共若干兩。康熙年月，僧交值葬母，自母墓外皆義壠。僧名德揚，字宗標，廣利寺住持也。後凡繼此者視此石。

通玄觀崔府君祠禱嗣記

丁禮部以六十七歲舉一子。其前一年，亦既舉子矣，而未育也。泣曰：「吾已六十六年矣，今而後能再舉哉？」夜夢轝轎行，由巷而門，拾級登，覿神于中庭而列炬焉，詢之，曰：「崔府君祠也。」拜且起，見槃舉一兒，置神按間。私念此兒儻抱與，誰則受之，頃之有盛服而拜于下者，小妻也，喜而醒。以問左右，左右曰：「有之，此間崔家巷有崔府君祠，當是也。」及至巷，不是；入其門，不是；登其庭，不是；見庭所須神，俱不是，再拜而出。居無何，以他事至通玄觀，觀傍有神祠，則崔府君也。自入巷至觀，目甫接而心記之。而由觀而門而庭而神，則歷歷皆昔所見者，即按舉一槃，尚坐一兒于槃間，遂禱之而歸，而婦有身，及彌月而生一兒，所謂「六十七歲舉一子」是也。乃予甫歸沐，亦六十六年矣。其前一年，生一女而育之，年老難再舉。禮部曰：「崔府君神，可禱也。」因告以夢，且曰：「府君以

壬子日禱之，當應，雖然，宜有以酬之。」予曰：「吾將爲文記此事以代酬，可乎？」曰：「可。」因禱之，而彌月而亦舉一子，恍神授者。

予思古祈子詞，原有「釋老降生、宣尼抱送」之說。顧三代所祀，動稱高禖，予不知高禖爲何如神。而嗣此或祠子母，唐皇甫觀察祠九子魔母，爲生一男是也；或祠神嫗，齊張敬兒拜三公，爲妾祈子于新林廟嫗是也。母與嫗職孕，則祠之宜。府君何如神，而所司在是？按府君諱珏，彭城人，唐磁州刺史也。少曾舉孝廉，爲淇縣令，能捍水災，以生有異政，死而爲神。相傳安史之滅，神實祐之，故在唐世，已早有護國威靈之封，祠之河濱。暨宋高南遷，禱宿祠下，而神助以馬，俗所稱「泥馬渡康王」者是也。故宋祠府君，一建顯應神觀在西湖傍，一建白馬廟于吴山之麓，以爲白馬、顯應，當兩祠之名勝之地以答之，杭之有府君祠，實自此始。若夫崔府君巷，則展轉分祠，雖至以巷名，而非其舊也。然而禱嗣何也？考《通玄觀志》，府君之父諱讓者，五十無子，禱嗣于北嶽，夢上帝賜之雙玉，因名府君珏，而字以子玉，實隋開皇三年六月六日事也。神以是日生。暨南渡祠此，則高宗張后夢府君饋羊，而孝宗以丁未年生，因以府君爲列朝祈子之神，累封護國顯應昭惠王。逮元嗣統，復封齊聖廣佑王，敕遍祠天下，視之五嶽。暨明代，錢唐少宰李旻亦五十無子，禱于府君，夢賜之綦，因生子名綦，乃厚德府君而別祠之，今通玄之祠是也。祠近白馬廟，而觀地高敞可饗神。少宰李君白之杭太守滁州孫君，太守孫君又白之參政蔡君，乃于嘉靖壬子，搆祠三楹于觀之東

偏。而大鴻臚錢唐張君亦以禱嗣故，親刻神像而供于其中。然則禱嗣而應，固神所從來。而禮部所云「禱以壬子」，則以壬子所搆祠，而不于他祠于通玄者，則又以通玄之祠爲禱嗣設，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府君之有神，豈獨禮部矣，自宋明迄今，凡禱祀者無不應。康熙庚午五月日記。

重修卧龍山越望亭記

越望亭在龍山之岑，相傳前守湯君曾于明嘉靖間修復此亭，因名「越望」。歷八十餘年，暨崇禎之末，海風颭然，遂發砫而櫋以傾，迄于今又三十年矣。山陽何公于守越之明年，登山四觀，隱見瓴辟于叢棘間，遂從井儀右拾級而上，❶得識亭故址，重思修復。而郡值多事，四隣之露鶻而震境者，日再三告，且山澤逋萑苻飢萌，思因緣伏莽，方陰爲解散，而民力未固，恐興作滋擾擾，逡巡又久。兵之往來而鴟義者敉之，民之無告者慰之。乃割俸經始，子來之衆不事鼛鼓，合工而程材，遽仍舊貫，築基于垣間，而補其罄，榰柱牙角，累重櫩而翼之，亭成。乃集僚屬飲之酒，酒半，言曰：「而亦知夫修亭之意乎？昔越臣范伯以生聚教訓，撫國都而建樓窺吴，顔曰『飛翼』，彼固有所用耳。然而漢唐以後，元明以前，其爲因革，亦既非一，而時毁時復，彼豈真飾游娱、恣眺聽哉！大仰觀雲物，俯察土方，意固有之，而非其實也。間嘗于聽事之暇，一登其亭，慨然興居高臨下之思焉。況山川風物，終古猶在，而官居若奇，欲以一時

❶「級」，原作「汲」，據四庫本改。

之跡，可以紹往昔而待來茲，此昔者羊公所由登峴山而泫然悲乎。且吾聞種山居中，其上應南斗，而下臨井垣，凡閭閻之廣、闤闠之賾，皆一攬可盡。今試遠觀四郊，近視五達，其或臺城宫室，烟火相接，雞狗鳴吠，並徹于遠邇，則熙熙攘攘，望之色喜。而苟其愁嘆之聲聞于上，顛連之色見于下，則憑欄愁然，百端咸生，是亦有官者之所當爲考鑒者也。若夫亭之爲名，以代更易，昔有稱『飛翼』，爲望海者矣。唐時觀察率賦詩是亭，皆名『望海』。而入宋而更名『五桂』，則或以植桂得名，而其既亭廢，而桂亦亡。于是有建樓而仍稱『飛翼』者矣，嘉定之汪綱是也。有建亭而仍稱『望海』者矣，嘉祐之刁約是也。前守興廢經歷凡幾，而後乃『越望』以傳。蓋是亭爲一郡所望，而守是邦者，即于焉望越，是毋論望之而或得或失，如前所云，而即以湯君觀之，彼治行相傳，其有造于越爲何如者。而登其亭而思其名，是亦景行之一端也。」衆曰：「善，請書之石。」是爲記。

嚴禁開燔郡南諸山碑記

古建邦立社必審察地道，以爲經營卜食之本，如宅洛者瞻伊闕，都渭者料太乙。况吾越爲計倪、范蠡所相度者，其陰陽向背，必重爲可信，明矣。相傳郡治爲勾踐建國之所，其地祖鵞鼻、宗朱華，乃由陳伽嶺穿茅陽、殷假諸山而蜿蜒盤湲，分條舒幹，踵爲斯治。其間羽飛介伏，迴翔偃護，有似真龍，故以「卧龍」名其山，載之誌書。凡府廳縣署、城隍祠廟，以逮薦紳之第宅、士民之居廬，實憑且賴，以故越中宦蹟邦賢，較

勝他郡，非無故也。

明季崇禎間，居民無厲者開鑿陳伽嶺山，燔其石而燼收之，以灰以堊，民多灾傷。郡守王君與推官陳君立爲禁絶，復恐山籍奸民耆利再鑿，隨將籍之薗字自十二號始，至二十六止，凡若干號，捐帑估贖，追由在官，以杜姦慝，其先事豫防，可謂密矣。至鼎革之初，舊禁稍弛，徒以修葺禹廟之故，偶假開燔。而一時道府廳縣，相繼解綬，土寇之延蔓而伏莽者，頓起剽殺，村市爲虚，其徵咎之不爽如此。乃奸民乘機發鑿于前，而土豪之射利者遂大開于後，燎原不揃，幾至燬室。按本朝申禁，一在順治十一年，爾時盜偶開鑿，而當事發覺，遽行敕止；一在康熙十年，爾時以公作所需，致薦紳士民同起請命，不數月間旋已報罷。今則盤踞焙烈，不由公作，夫竊據官山爲己利盜也。椎埋剽攻，發蓋藏，毀道隧，大憝也。今以大盜爲大憝，而其所爲民賊者，又非止一家一室之爲禍，乃猶相視施施，不加嚴剔。夫鈹木之幹而欲延其英，刳人之項背而欲其負府藏以生，無是理也。況盜官擅利，比之鑄山，其爲官刑方大耶。

文學某等以其事白之邑，邑白之府，府白之道使君，道使君命勒石永禁，垂久遠，且以告後之守此土者。石凡二：一植府治，一植盛塘之上埠。邑令高君、郡太守何君、道使許君皆有名氏，勒禁末。

張水部雷琴記

琴者，樂器之一也。特琴德甚尊，其器不盡列于樂官。故自三絃至九絃，大樂雖備，而師延拊一絃之琴，京房製十三絃琴以

定七均，則但藏内府，而考擊之數不及焉。

幼時謁明代諸王于杭州，見潞王北徙，出莊烈皇帝所賜琴，付北使去。其衣琴爛然，有若雷錦，潞王泣指曰：「是雷琴，故宮人以雷文刺衣，而惜當時之未及啓視之也。」水部張君得琴燕市中，其上暉下準、齦頟長短，悉中古法，池有宣和印，嘗疑爲汴京故物。及膠敗木豁，姑蘇琴工爲析其肌理而窺其中，則鏤款于臟，曰「大唐雷氏製」，而其下即附以「宣和養正」之記。然後知水部所得，實唐時雷琴，而宣和之印，則收藏家所爲款也。

夫神物顯晦，亦各有數，顧非其人勿歸。水部古情，則古器歸之，風雲之從蟉，抑又何怪。獨是雷氏爲琴時，覓琴材于蜀山松雪之中，經營心苦，而後斲之以成器，而傳之宣和。五六百年間，其中什襲珍重，不知何等，乃或存或殁，迄于今，又五六百年。一爲天子之所不能私，諸王之所不能保者，而 爲水部有之。此其遇合，豈細故與！古以琴倚歌，如紘輓然，《虞書》所謂「搏拊琴瑟以詠」是也。雖學士操縵，不用唱嘆，然皆自爲歌，如舜歌《南風》、仲尼歌《龜山》、《猗蘭》，皆無若近代尊師，端坐揮手，但以有聲無字爲絶調者。水部雷琴詩已遍人間，浸假取其詩而播之琴，一人長歌，一人揮絃，並如紘輓之倚曲，而有聲有詞，彼此相應，則斯琴有神焉。知不能發古音如堂上器者，則雖謂雷氏琴即樂官琴，亦可也。琴者樂器也。

西河文集卷六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碑記八

兩浙布政使司政事堂歌咏勒石記

政事堂者，布政使司堂也。其使用宰相之副爲之，謂之使相。俗稱方伯連帥，❶非是。前代無其官，明初設中書行省，而以參知政事領其職，即元時所稱中書參知政事行省者。唐以中書監令爲宰相，而以參知政事同平章事副之。明洪武初設中書行省，出參知政事爲大使，至九年始改布政使司布政使。故名路曰省，名堂曰紫薇，而名其官曰參知政事。即後改布政，而其名省、名堂、名參政如故焉。今司官仍有參政名，下大使一等。第漢制外郡自刺史止以爲親民之官，當久于其職，使上下渝浹，然後覘積勤以資不次，不宜朝遷晡擢，等之傳舍，故刺史以上別無他使，致有進刺史而爲三公者。自隋唐以降，封軺四出，凡廉訪、轉運諸使皆得加大府之上，而其後提刑、觀察比于外鎮。及元設行省，明改布政，而使官之尊極矣。故自大府至行省，猶之刺史之進三公，而其階迂，其陟緩，其受事反不得久，而獨于吾浙有不然者。

上郡馬公從尚書郎來使榷杭州，至一麾而復守其地。會天子南巡，旌其才，使提刑全浙，分外鎮赤幢曲，蓋以宣布使指，復

❶「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未幾而進浙行省，析圭擁節，爲外臺長，有似乎刺史之進三公者。乃仍歷諸使以登于副相，其階迂，其陟緩，其受事仍未爲久。而乃躐大府以臻大臬，不爲不徑；數年之間，而由分部以進乎全轄，不爲不速；自使権行軺尋至斯土，歷方州大臣而尚不離乎其地，不爲不久。是豈天之巧于愛公，而位彌紆、陟彌迅與？是豈皇上之曲于衛民，而名爲遷移，實久于撫治與？是豈此方之民別與我公有冥漠之私，而由父而祖，戴帲幪而長子孫，一似藩鎮之分封其地，而君斯國，子斯民與？夫名郡之主進爲都君，其間親民惠物，不一其事。即間爲提刑，皦然清白，坐赤棘于五都之會，其爲安族而悦衆者，亦復何限？而皆于我公得之。如是而欲禁民之愛戴而歌咏焉，不得也。

夫大府有政，政可歌也；大臬亦有政，政可歌也。今巋然敷政媲于開府，其内躋執政而外掌儀同，特跬步間耳，乃四民歌之，百城歌之，諸州萬户俱歌之，凡飭綱陳紀、舉善絀惡、敷言輯瑞、賓興論秀、水旱災荒、關梁獄市、租調版籍、陂塘亭障、觀風造士、延師正樂、質契平價、育嬰保赤、卻請拒餽、掩骼埋胔種種也。《書》曰：「爾有成績，紀于太常。」嗟乎，太常之紀績，從此始矣。是爲記。康熙辛未十月日。

趙使君補山閣勒石記

管亭趙使君以良二千石守松江，還里，築閣于宅之西偏。方落成時，其湘潭門人陳君鵬年登而樂之，因拾宋人「又補青山入座來」之句，顔曰「補山」，紀所見也。

夫以管亭所居，在山水之間，柯亭當其

前，瓜渚環其左。未有閣時，山未嘗少減，及建閣而山不加多，而乃曰補之。蕭山毛生曰：凡所爲補，所以補使君之不逮者也。夫使君非不足于山與水也，弱冠卻柔翰杖策，出門值東甌用兵、賢王入粵之際，摩盾戎馬間，遂以試仕啓東南之治。暨遷潭州司馬，則又當滇南初定，車徒轉餫，不絶于路。予嘗謂管亭賦才，官靈均頌橘之鄉，而迫于公事，逮之官而後有詞，正謂是也。及守吳淞，會國家嚴吏治，方州大臣率餐疏衣瀫，寅作而酉息，程文簿以鈞石。其間勸德絀惡、觀農升俊，讀法于里門，而平爭于聽事，日不暇給。是其生平所自歉者，祇此拄頰觀山之興，而今後而得補之。是閣中之所見猶是，而使君之所見者有獨加也。夫時有不足，端賴于補；人亦自思其生平所不足，而有待于補救者，亦復何限。而使君所補，惟是，可以思矣。

康熙壬申，予與同館查君庶常前後登閣，庶常曰：「《傳》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使君今日之事也。然《詩》又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則又後此者所當勉也。」予曰：「善。」遂用其言以爲記，且乞庶常書之石，以示後之登斯閣者。

笑隱庵碑記

笑隱庵者，笑和尚所隱庵也。其址在杭州清波門外，舊名「法喜院」，而中丁毁廢。大砦陳氏購復之，以開住者爲照福笑魯和尚，而笑近于喜，因以「笑隱」名其庵。

康熙二十二年，奕是和尚從平陽來，會靈巖翼庵將退院，而以奕公曾落染此庵，遂合檀越及僧衆，啓請願爲奕公量笏地，而奕

公應之，今十法臘矣。吾聞釋氏以退晦爲名，雖持燭破暗，而未嘗自炫，即或勤于精進，而究之無所于先，若此者所云隱也。幾有釋氏而猶未隱者，而未可概也。人有絶人世而仍不得稱爲處士者矣。生平挾持，原無可恃爲世用，即不見物，物亦安用爲見之。此如田吏市傭，其爲袒膊而箕肱者，傲物也與哉？禮不足耳。惟我固自有繁飾之具，而以爲無益，「躬化謂何」而去之，夫然後可埤堄曰「安用是拘拘者爲」。今天下沙門千百，槁項黄馘，其東投西騖，何關出處。惟夫禪法之雄，爲龍爲象，既已披僧伽黎衣，高睎人世，將出其所學，樹之大寶幢，以告四遠，而仍然詘處如面壁然，此可謂隱矣。

公少通儒書，一出而參諸方，即付以大鑒之法，年未及子淵，而早聞大道，宜乎高坐名山，岸然揮麈，以進退夫三皈之衆，而乃退居一室，詠歌以自娱。吾嘗讀其詩，觀其所爲書，而深慕乎公之才與公之道之廣也。夫可以用而不用，斯之謂才；可以不及而無所不及，斯之謂道之廣；可以不處于此而猶處于此，斯之謂隱。公非其人乎！若夫笑者，舊所名，而今復仍之，曰：「吾以知靈山之笑之別有在也。」公笑曰：「記之。」遂爲記。

兩浙公建育嬰堂碑記

王者有慈少之文，而順時行惠，則春育幼穉與秋養衰老，往往並布之《明堂》、《月令》之間，此後世漏澤之制所由養無告而先以孤也。顧曩時育孤，大抵在保抱以後，如《孟子》所云「幼而無父者」。而至于胎娩之餘，甫離苞絡，則前此並未及焉。

自鼎革以來，京師丁兵燹之後，道多遺

嬰，益都相公曾啓之章皇帝前，開育嬰堂于崇文門外。幾南數百里車攜擔負、口哺手綳者，日踵踵至。及益都致政還里，而宛平相公復繼之，其式遂遍于天下。吾浙育嬰舊堂在吴山之麓，地偏而棟陋，所輸貲糧，嘗不足以給日用，乳婦各散處，無所稽攝。巡撫張公顧而恤之，于公家之暇，往往咨及。而布政使馬公遂力任其事。會方城五達有皇華舊驛，本駐使節，而鞠爲茂草久矣。乃址而堵之，闢堂三楹，而列甲乙舍于其傍，分坏別牖，設牀而鋪墊，冬罏夏翣。料居乳婦于舍間，有夫者共棲之，使之忘內顧之憂。凡竹車絮藉，所以供兒之坐卧者，無勿周具，且延醫師之良者以護其疾。其于保字之用心，可謂極矣。然又恐遲久不繼，買田數百畝爲儲峙需，而立首事鄉官，月稽而日核之。嘗讀《周書·康誥》，以武王之聖、康叔之賢，治妹邦之地之大，而當時分封伊始，所諄諄告誡者，曰「如保赤子」。夫民猶嬰也，寒煖燥濕、饑渴勞佚、口所不能言、心所不能達，而爲之上者，以己意而宣之達之，予所好而去所惡，有如嬰然。則是合帝王保大之心，而後可以養一嬰；極都伯重臣上下經營之全力，而後可以保一赤。推之萬姓，何異矣。

康熙壬申之三月甫載事，而五月工竣。當事者請爲文以布之石，使他日繼此者有所視。因爲之記。某日某記。

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遷江西巡撫都察院政蹟碑記

今天子御極之三十一年，上郡熊公由兩浙使相進秩大中丞，開府西江，爲外臺垣

翰之長，建牙樹纛，設茄鼓節鉞，一時士大夫咸拱手爲天子稱得人慶。而下民哀號，謂奪我公去，扳車卧轍，不得已，乃歷數公政蹟凡若干條，琢石雕朱于行省之門，仰睎流涕，一如羊開府之在襄陽者，誠曠世事也。

夫善政在得民，得民在獲上，夫人而知之矣。然而二者嘗不能兼。京朝左右，日親近幃幄，而澤不下逮。其在專城制閫，去君門萬里，即曰御屏多記注，徒虚語耳。獨我公由一軺使榷，早合輿誦。至皇上南巡，駐蹕兹土，親見公趨事勤敏，所向無稽業，而民之愛戴者，衢巷歌呼，無不曰「我公賢、我公賢」。以故公凡三進秩，皆不出兹土，以慰民望。而終遷峻省，重之都府，以彰我懋簡，從來方州大臣，未有得君得民若我公者。然則遷之者君之恩，而思之者則民之情也。

考之三代封建，設官不同，而郡縣相仍，大率以兩漢官制遞爲沿革，漢法最尊者莫如宰相、執法暨郡國相守，故凡有大舉，則必以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爲之領袖。今之大府即二千石也。上而布政使司，布政使即丞相之副，後所稱參知政事者也。又上而巡撫都御史，則御史大夫也。漢以丞相、御史隸之京朝，而歷代重使臣，則往往以京朝大僚出之爲垣翰之長，故使至執法，則使之極事矣。公自大府而觀察而行省而御史中丞，以一身備諸使，而且得久于其地，其獲上之事與得民之深如此。第民心惟一，而其類有四，其在官屬，即上類也；凡承流宣化、整綱肅紀，與夫飭法明計、杜貪絶請諸條，此所謂「勵官常以儆師士」者。至于士，則講讀考課而外，爰有監

鄉闈、建義學諸條。而農長諸民，諸如舉孝獎廉、粥孤養老、恤菑捍患、調争減役，以及耗羨之除、常平之置皆是也。若夫工估，則凡鳌漕平關、築隍濬畎與夫行户所必裁、承應所必捐、牙埠所必格、輕減子錢、均平物價，比比而是。因件其實蹟，疏爲若干，而但存其目于左，以俾後之莅此者有所取法。且曰：「此民志也。」若夫公之德，則槩以政見，且有非斯石所能記者。

皇華使館瞻御書記

康熙三十五年，皇帝遣刑部員外臣宋駿業手捧御書，將至紹興山陰之蘭亭。車過杭州，在籍兵部左侍郎臣楊雍建、詹事府少詹事臣邵遠平、國子監祭酒臣汪霦、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翰林院編修臣凌紹雯、中書科中書臣顧之璿等詣皇華之館，叩頭問皇帝起居，畢，跪復請勾御書瞻仰。駿業不可，曰：「此非臣等所敢擅也，皇上未嘗有旨令汝等觀也，且亦未嘗以書法教天下臣也。」皇上以爲自昔巡幸，皆有祀古帝王賢臣之典，載在史册，故漢帝祠黄帝橋山、祭魏信陵君、封樂毅後；而東漢建初，且有祠本朝臣桓譚冢者。朕觀河南巡，東祀神禹，而獨不得一訪問先代賢臣之在其地者，朕深憾焉！因于萬幾之暇，曾憶晉臣蘭亭舊蹟在禹井東西，湮沫不彰，遂手書《蘭亭記》一通，將以張諸石而補祠其地。汝等誤以爲皇上文武神聖，乃區區與右軍將軍較書法乎？」臣雍建等俱伏地曰：「何敢然！何敢然！第聖人御世，動無過舉。在國家行之爲典禮，而在臣民見之，即爲法式。此如天然，在蒼蒼祇以自舒其陰陽之功，而在

天下人即仰之爲金輪、爲玉波、爲露翹華蓋，不可名狀。今有景星慶雲出于天，而薄海內外，不爭先願睹者乎！有醴泉生于山、甘露降于林，而鄉城老幼，不扶杖襁負，願少須臾毋死以冀得一見者乎！今皇上加惠東浙，龍文遠頒，臣等身居浙西，方私相怨望以爲獨後，而瞻天仰聖，尚闕抑不前，恐亦皇華所未忍也。」駿業乃仰而告、俯而祝曰：「惟皇上惠之。」敕設几，行叩頭禮畢，甫展軸，而天氣清朗，日色相照耀，庭前草木雞犬，皆爛然有光色，彷彿見黃帝垂衣，倉頡布象，龍跳虎躍，鸞鶩而鵠峙，滿庭皆踊躍歡抃，觸首呼萬歲不能起。「臣伏見三古之世，極重書學，故《中庸》曰『書同文』，又曰『非天子不考文』。蓋古凡入學，則天子頒其書法于學官，使天子胄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習其書，是以《大戴·保傅篇》諄諄記書學之事，而《漢志》有云『《周官》八歲入學，保氏即教以六書』，是書之爲重于天下久矣。今皇上書法前掩千古，後掩萬年，雖神禹手書岣嶁、武王親銘几杖，皆莫之及。自宜頒其書于天下，使後世臣民永爲法式，今日之瞻，則百代規摩所自始也」。衆皆曰：「然。」遂以臣奇齡原職史氏，當備載其事，以俟採擇，因略敘始末而記之如右。臣奇齡稽首頓首，謹記。

趙開府六事圖記

兩浙巡撫中丞趙公開府杭州，予與同鄉官出餞之朝陽門外。暨予請假歸，而公已移鎮江南，尋且還臺遷部堂去，其撫浙之政，值在京不得而知也。然杭之人每思公，

其有得于心，必曰：「此公澤也。」其或不得于心，必曰：「公何在耶？」又曰：「向使公在，不至此。」以故范公貌劓公治行，以廟以碣，其在今已十年所矣。猶有繪公六事圖屬予記者，曰開河，曰築十觀臺，曰刑奸，曰代民還營錢，曰講道學，曰移鎮。公事不止六，且「移鎮」非事實，祇以紀朝廷倚重并浙人留公之意，然而大者具焉。

夫開府無細事，官其地當使山增高而水增深。杭昔苦堙塞，前哲鑿八井不足，其穿城水關，有渠而堙。公開中河十餘里，西小河十里，南自慶封關，北達清湖，尅期而工成。乃築城十門觀臺，高廣若干丈，墻樓參差，且增坏諸障隧，令城中士女偕觀，撫埤堄，循墻而游，如是者三日，今所繪城端纍纍是也。夫東南四民生于逐末，賣漿負飴者，貸營錢爲餌，旬日倍子母還之，而風雨疾病，或不幸不售，縲係敲朴，鬻妻孥逮死，比比也。公代民償責累巨萬，而禁其將來。至于土豪作奸者，詰殺之，曰：「吾去其害馬者而已。」念無可與士大夫往來請益，于是借講堂論議得失，以予觀世之爲政者。高其牙、盛其伍伯，日與下吏候門者，罄折問詢，相對移日晷，而士大夫之車轍若冬雷焉。民之暴亂非法者，矜之以爲恩。遇有大事大役，即惴惴不敢任，聽其脞廢，曰清靜，曰以不治治。或百不得已，任之而動輒箕斂，曰設法，以至重農驅惰，抑奢崇儉，不務識大勢，而概以祛末之見，任意摧割。雖賢如湯斌，其治吴閶不免也。有如是六事，而猶謂不足以砥世也乎！吾記之，猶思之矣。

海竺庵食田碑記

海竺庵者，吾族蜜修之所也。從來四恩報主，各稱檀海。今以海濱隟地建旛量笏，爲衆生修覺之埸，則雖小莽，而海以名焉。前此族弟尹儔與其婦周俾雅好施濟，曾築室數椽，濩茶歇暍有年矣。今尹儔夫婦垂老無嗣，遂拓之爲庵，且以此爲他時樂丘，使翦茅其前，培龕其後。生時焚且誦，而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固鐘鳴漏寂，劃然猛省一大機也。因族叔遐伯、從弟鎮還夫婦皆有同志，則自此而推，將必有踵其事而增其華者。故特延禪僧高修爲之住持，作開山之師，而以尹儔夫婦爲之山主，乃爲述其事而記之如此。庵坐落祖宅之南，相距一里許，後有田如干畝，即尹儔夫婦歸藏地也。別有田如干畝，爲常住食田，皆尹儔、周俾身施之，族之人毋許佔者。某月日。

祁夫人易服記

姜桐音先生以疾死，其配祁夫人服三年喪畢，不易服。先是，先生易簀時，其諸子環列，先生指謂夫人曰：「以累子。」以故諸子無長少，皆夫人教之。至是諸子請易服，不許。家人請于祠，不許。少京兆定庵先生，其猶子行也，拜于庭，爲陳大義，謂非先王法，且先人亦莫之行，反覆論說，終不許。

會鼎革既久，郡之以世家保家門者日隆隆起，而先生席列卿後，獨家食不出。于是諸子有乞試者，屬京兆君爲之請，而夫人許之。康熙辛酉，次君貢于鄉。及癸酉，長

君登賢書。方是時，距先生之死已一十六年，榜帖至，家人仍有以易服請者，邀予至其家，語之夫人，夫人怫然曰：「謂此區區者，遂足以易我心乎！」而予曰：「不然。方予之與先生交也，約四十年矣，始爲患難遊，既而以文章爲伯仲，又既而音容閴絶，莽莽若隔世。而夫人非他，巡撫蘇松殉難、贈太傅、謚忠敏公之長女也。予少至東書堂，時夫人從母商夫人學詩，而以予通家子，每出諸閨中詩屬予點定，以故每讀夫人詩，而爲之賞之，其後與先生倡和，更名《静好集》者是也。今商夫人已即世，東書堂已毀，當時所點定詩已俱散失，《静好集》已殉棺去。即夫人所授《四子書》及經義，諸子售後，已厭晦，將抵之牀下，天下亦何事不從遷變？高門華屋改爲蓬茅，滄海之波移而爲塊壤，而祇此絲蒯之縷縷而不之易？且未聞易服而即可以易心者也。世可易，心不可易也。」夫人乃忻然税服，而曰：「可易矣。」遂詮次其語而屬爲之記。

雖然，《離騷》云：「進不入以罹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夫進不罹尤，退不修服，君子之過也。初服安在？吾作《易服記》而重爲思之。

重修臨安縣學明倫堂碑記

明倫堂者，學宫之一堂也。古學與廟二，釋奠先聖，每設主帛以行事。而學宫甚廣，由垣而門而堂而室房而館舍而圃林，凡讀書養老、興師貢士，以及上功上齒、序飲序射，皆集于其中，而名之曰「學」。自隋唐以還，間立周公、孔子廟于學中，而元明更制，遂以孔子廟爲學，而别立一堂，題之曰「明

倫」。無米廩、無瞽宗、無論庭射圃，二館三舍，祗一圜橋、一泮林，亦列之廟前，而堂無與焉。則此一堂者，固合全學所有事而存焉者也，使此堂而尚任其圮，則全學廢矣。

郇陽郭侯存齋舉鄉試第一，以揀選知臨安縣事。其蒞任也，見聖廟巋然，而啓聖宫壞，捐俸修之，未竣也。及集多士于明倫堂，將習講誦，而堂本五楹，而墮其三，棟欹而壂礫，慨然傷之。念邑爲西吴奥區，代産偉人，即今衣冠濟濟，科名相繼起，而顧令本源之地，荒蔑若此。古不云乎，「學始于不足，而成于克奮」，苟能奮興，雖經費不足，何害？因敕諸生鄒偉元等，使先竣啓聖宫功，而徐議堂事。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望日，侯首捐月進，不足，請輸于紳士，又不足，則以贖鍰佐之。凡陶土、刻木、負繩、運槼，一切任材效力，聽擇所便，不苛亦不濫。乃請練事紳士如許君、胡君、駱君、盛君，典司出入，而縣尉任君董視之。越五月工成。侯因會諸生于堂而課以文，且舉鄉飲酒禮，并讀法焉。值侯將引疾，未暇記事。又二年，而諸生礱碣，請爲記。夫學之賴修成久矣。《君陳》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學記》曰：「凡入學者，七年而小成，九年而大成。」向使廢墜不修，毋論是堂無幾，即漢唐國學，往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餘室，而諸館之門，墾爲菜畦，即初授廣文一職，有雨淋屋塌而不可入者，況官居相嬗，等之郵驛。計侯之蒞治才五年耳，初衣之遂，本諸夙抱，祗此數年間，何難膚膜置之。而多方經畫，以集于成，然且瀕行頃刻，尚不忘斯舉，而就許、胡諸貢士而三致意焉，其不令或闕如是也。聖天子崇儒右文，其將稽士成以稽官成，胥視此矣。乃爲文曰：文缺。

西河文集卷七十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初晴稿

碑　記九

兩浙提督學政翰林院檢討顏君試士碑記

國家三載一論秀，而三載之內，必一歲一類，取民間俊秀而塡之學中，故曩時科目有所稱秀才科者。而塡學之士，即假以是名以爲俊秀者，即論秀之所自始也。但從來試例，四民之子，不露名籍，貧者固無容自白，而高訾厚稸，亦並無可爲物色之地。以故每一試出，縱令至公，亦定有一二紈袴居于其間，❶凡樹碑五達、乞貴官諛文，雕朱鑱素，較易爲力，試而頌之，再試再頌之。

今學使顏君，吾不知所鑑何等，其在杭已兩試，計所得士，兩縣三學已不減百十有餘。而乃衣卉而食藿，一若漆室揀火，吹纖塵而揚大秦，舉高訾厚稸之子而盡卻之，囊無一金，通衢大涂，不能購一石。乃相與群聚而咨嗟曰：「猗嗟，我公欲頌，何從頌乎？公乎能瞢瞢乎？」于是一人四銖，合兩人而成一錙，三人十二銖，合六人而成一兩，計若干人，得若干兩，糾工琢塊，將樹之明倫之堂，而屬予爲文，曰「惟公文之足以嬗後來也」。

予嘗考明制，學使悉用監司，惟兩京首善之地，始以南臺長官兼董其任。監司，道

❶「袴」，原作「褲」，據四庫本改。

也，而臺則以院名焉。今天子以兩浙文盛，改道爲院，使東南一區，得厠之三輔之後，斯已幸矣！顧院使新開，初但以坊局之能者充之，謂中贊以上，講讀以下，堪荷斯職。而皇上崇文右學，惟恐狃于成習，即不足以大非常之典，因故爲不測，内而尚書副貳，外而樞臺使相，開府儀同，皆一時互相擢用。而獨于君則侍從臣也，檢校秘書與討論國史，尚將有事于草制之班、記事之列，而聖眷優渥，即與中臺侍郎同參其選。夫上以非常遇我，即當以非常報之。此時君之報主知，不啻如士子之報君。然且簡畀稠疊，今兹之使學，即昨歲之主文也。癸酉之役，君主文，兩浙實爲得人，因之甲戌首春，即以是任當先茅之奬。三載升秀，與兩試課俊，並舉而萃之一身，是在朝所必不能已于君者，而草茅在野，安能以心所難已而反已之。且夫士風而日下矣，從來清論是非，出于學校，故《左傳》有云「鄭人入學，而執政善否于是乎定」。今則旌揚贊誦，視爲故事，士子進身，即以此爲諛人之藉，銘功紀德，不可信矣。有如此之慷愾踴躍，吹浡而賦海，把箠士而頌丘山，此非尋常碑碣所可例也。明倫堂者，公學之堂也。

兩浙布政使司布政使蔣君左遷去任碑記

王者建邦辨治，設諸道以領庶吏，無非爲斯民通上下之情。是以卿長率屬，每建行省于諸道使上，初不過飭綱紀整官方，升賢舉才，編織户版，以統諸筦鑰之要，一若居高處尊，不必與民間子婦披瀝情愫，而民率呼吸歸之。況兩浙爲東南要區，賢能財賦甲天下，民之望大吏如望歲焉。

襄平蔣君，由西江觀察開藩杭州者越五年，亦已綱舉而目張，官不即于衺，户口生齒已溢于圖版，二年論書者已得良士，歲月舉倉庾會要，而任土作貢已倍他日，四方軍需及一概坑冶錢幣薪奉頒賚之典，俱已權衡度量，各得其理，而偶以庶司關移檢校稍疎之故，捲囊而去。民之聞之者，男廢耕耒，女罷蠶績，商估闔市門，士子撤學損課讀，百計思所以留之，不得，乃相率爲畫像、爲倪屨、爲立祀版、爲謳唫哀思，而終之勒石以紀其事。

予思蚩蚩之俗，祇趣膻附煖，往往長吏遷官，則樹碑以應故事，未有拂衣以行，而復爲之疏往昔戴恩膏者。夫虚公之言，其言可信；不謟之辭，其辭足録，夫人而知之矣。乃較君生平，以行軍司馬開闢東甌，會天子威行海外，舉溟渤而耕犂之，復簡君爲長城之寄，龍鱗馬齒，井畫其地。則自兹以往，豈無天風之動，築其禾而起其木者。況前事者後事之規也，民聽者天聽之本也。夫以尚書僕射兼門下中書，兩相之任，推爲行省，古所稱左右丞相開政事堂者，縱有蹉跌，進可爲開府儀同，退之仍不失爲大小參知之職。而苟其規前事以策後效，即民心以覘天意，白石在前，不必伸桐鄉之思、下峴山之泪也。吾是以應民請而樂爲之記。

長山心庵自置食田碑記

長山心庵者，新建之庵也，其義以新舊得名，而住持者曰：「吾將以求吾心焉。」顧地近海塘，前此山界于海，潮汐抵山麓，桑田萬頃在洪波中。而今則延衺百里，皆良園美蕩，茭葦之外，間産竹木。故傍塘而

居，好善者歸之。乃住僧凡白嘗爲我言，「開山者非他，予法弟慧彰師也」。彰與白皆長山人，且同師落染，而彰長于白，徒以桑門次第先入爲兄，故白弟視彰，而實則開山大事，皆彰主而白輔之。乃彰本氏富，白本氏金，彰俗猶子，有兄弟三人，實捨得分地以爲庵基，因于康熙甲寅冬十一月，彰與白同刱此庵，閱今二十有四年，而彰已逝矣。特庵有食産，皆兩人自置，不佈施，不經讖，各攄其力，積銖粒而賈買之，播植藝穫，量所入以給僧衆，終歲之用，皆于兩族無與焉。夫捐金布地，不還所捐，募錢以造像，不復翦蓮片以作錢用。況釋已捨姓，一切身受，非本姓所有，豈有給孤餘地，自耕自食，而人猶得以覬覦之者。夫茫茫滄海，已爲桑田，而欲其遽就刼灰，不得也。夫心庵者，心不可壞也。凡白名某，自置沙田如干畝，沙地如干畝，後有再置者列此末。

重修蕭山縣儒學文廟碑記

漢制，諸侯王相及郡縣長吏之官，必先赴廟謁而後從政。至隋唐定例，往往以春秋二仲釋奠責之州縣。而惟宋及明，則又增之以朔望行香之禮。是廟學之設，創自朝廷，而其仰承之以延其制，則實州縣所有事也。第居官遞代等之傳舍，典禮十廢難于一舉。況三征九賦惟正不足，必欲統會計以戒功事，則秦瘠而越視之矣。國家建學垂五十年，釐定典制，整飭廟貌，而皇上復臨雍講經，親理帟羃，其于崇儒右文之意，可謂備至。乃郡縣學宫每易傾圮，大抵殿宇崇閎，成艱毀易，加之官府工作輕于審辨，諸凡輂銅、合土、脂膠、圬鏝，所至以一

切從事，故子鑄而丑三釁焉。

桐城姚侯涖吾蕭有年，自廟謁以迄釋奠、釋菜，其爲屈折盡禮者已非一日，而獨于棲神之地尤廑俯仰，蓋十年以來凡數修矣。今遷官在即，而瀕行之頃，猶不無徘徊而警未雨者，乃首捐月奉經營載事，損廉入而考出之，稽器倚具，皆有程法，自殿庭兩廡以及戟門垣墻，凡刻桐、畫梓、笵金、飾木，皆量其疏密以辨工濫，上眂櫚楹，下審坪城，朱丹而髹堊，次第塗濩，一若橋增其圜而池益其潔，計長功中功，閱兩更朔而告成。予乃于餕奠之後，拜觶言曰：「不觀學乎，學貴有補修之者，所以補也；學貴有繼重修者，凡以爲繼也。」顧其説尤有進者。夫天下之以因循而隳吾學者，豈少也哉！事當可爲，其始未嘗不欲其急行，而既而逡巡，又既而以爲此非吾事，可俟之將來，而于是退諉之情生矣。向使侯當政成，其視此未雨之事可姑待也。且夫春秋遞嬗，成功相推，吾第從容焉留此成效以俟後之繼此者，夫亦孰得而非之。而乃奮焉勉焉，不假瞻顧而興焉，夫然後知當仁之不讓與見義之必爲，固有在也。他日任國事有如此廟矣。因爲記其事而復爲之詞，其詞曰：

惟昔闕廟，在魯觀右。兩漢幸學，別作妥侑。唐改廟祀，于州縣學。澤宮巋然，上有榱桷。從此聖宇，較殿陛隆。几筵籩豆，乃實其中。特因嚴事，饗薦有時。銅槽瀏晚，金鋪啓遲。邑設學在，文明門內。璧水東環，筆峰南峙。幾千百年，勿詠茂草。鳥鼠既去，風雨殊抝。獨其嵬聳，長藉修築。比之藝業，不殖將落。我侯戾止，胡然念之。彼高坐者，實惟吾師。雖當政成，早賴神祐。敢廢蘘墻，以自貽咎。乃滌范釜，用

飾顔廬。天宇方澄，地軸載舒。從來頌禱，矢棘翬革。試觀櫚楹，如萬斯翼。礲碢砥砫，綺欐香檫。自茲泮林，有梅無鴞。在學言學，不教而教。業無推諉，此是領要。式瞻既往，言規將來。斯文無僣，庶嬗勿衰。

湘湖水利永禁私築勒石記

此文縣申藩、臬二司敕勒石者，縣復以不便于己，假他紳、文刻縣志中，後改正。

蕭山湘湖，宋邑令楊公所開湖也。公據熙寧、大觀間縣民殷氏等，有請築湘湖之奏，而下議未決，公決議成之，遂開此湖，用以灌九鄉田一十四萬六千八百餘畝。歷南渡高、孝兩朝，邑令顧公諱冲者，以九鄉爭水，度地勢高下，定諸鄉放水之則，算毫釐、酌多寡，勒石縣門，因有劃堤斷臂、穴水鈇趾之令。而其後郭公淵明于嘉定之末來宰斯邑，則益加疏濬，凡湖傍山足，尺寸皆湖，所謂以金線爲界者，謂山足黄土外皆湖水也。自明弘治間，湖豪孫全等漸起侵佔，鄉官致仕，尚書文靖魏公力爲恢復，而御史何公舜賓繼之，不幸御史被害，孝子伏闕。孝宗皇帝親遣給事李舉、郎中李時、大理寺曹廉同外鎮巡官反覆審理，置孫全于辟，敕邑令楊公鐸勒石湖口，毋侵、毋佃、毋私築、毋蝕水涘、毋倚圩傍岸以漁以草以栽以畜，犯則重者辟，輕者釘，發遼東衛永遠充軍，載在《實録》，播諸誌傳，彰彰也。

今康熙二十八年，距向勒石時幾一百八十餘載，恪遵舊制，無敢越者。乃忽以秋暵湖涸，湖豪孫凱臣等糾集畚鍤，一麾而千人，不鳴官、不暴衆，築堤數里，自湖西至東，兩山之間，橫跨湖面而攔截之。邑令劉

君據水利衙報文申請，而無如阻之者之衆也。夫湖職蓄洩，不職行走，況兩山阸塞，從非五達，揣其用心，不過爲風水計耳。夫兩山墳墓下有闢沙，可以動勢家巨族相助之心，而實則倚圩而栽，匯巖而漁，正曩時侵佔所由禁也。夫湖分爲三，其于上湖下湖不無偏曲，然且放水早晚，限有時刻，堤截水緩，則于限刻最少者，每有水未出提而即行閘止之患，然而九鄉泄泄，獨滂湖蔣棫等争先控告。會郡伯李君初下車，時惑于阻撓，屢敕集議，而卒之用予末議，始敕令剗削，榜杻示衆，而豪黨多力，抗拒官法，府復據縣申之藩、臬二憲司，藩、臬二憲司仍下之府縣，剗削按律，且爲之永禁，以勒之石。

夫創始之難不如守成，開之者一時，而争而守之者乃在萬世。第宋代敕法，皆當事主之，故洪武祀功，尚有楊、趙、顧、郭之祠建于湖濱。而入明以來，則藉鄉官爲力持，故弘治賜祠，特敕名「德惠」，以祀楊、魏，而其後何氏父子得祔其傍。今鄉人委蛇，動多退諉，築堤變制，無一人爲之争執，而一二州縣守令，儻惑于豪强，而動多變法，此則生斯土者之一大患事也。夫以宋世侵牟，雖郡王之尊、招討之貴，一丞尹持之而有餘。而孫氏一佔，即極之尚書、御史門生數世之恢復而猶不足。今遺孽復興，幾壞大事。及此不戒，將何底止，因爲布諸石而禁之如右。❶若其禁條，則具見宋淳熙十一年、嘉定六年、明正統五年、景泰四年、弘治十三年、正德十五年、今大清康熙二十八年禁罰各例，載《湘湖水利志》中。

❶「因」，原作「囚」，據四庫本改。

沈氏放生池碑記

沈氏放生池在大芝巷沈氏宅前，池方五百步，廣長于袤，其西角通他陂，而平橋鏁之，有長林、修竹横其南，當宅門之屏，凡過其門者，停車而觀，如登濠梁焉。崇禎七年，沈澤民先生捨其池爲放生池，而曰：「此池非他，吾母袁宜人陪嫁産也。先大夫痛宜人之早世也，而思歸袁氏，既而袁氏絶，無可歸矣。吾何忍據此傷父母心，請捐爲衆有，以長存此池。」當是時，先生手書「放生池」三字，并書《金光明經》「流水長者子」一卷，又請李次公爲之圖畫，共勒石池上。且曰：「後之人有食此魚者如食吾肉，取此值若析吾骨。」而不謂甫易世而不能守也。沈八公者，先生之季子也。與客飲于池而醉，而流涕，客詢之，而告以故。客曰：「傷哉，顧質值幾何？」則以十五緡錢質貴門矣。客慨然曰：「豈有沈八公無十五友者！」友各賚一緡贖之。康熙三十七年，重標其池，曰「放生池」，復書《金光明經》及圖畫爲卷册，而大書十五友于其上，曰胡氏，曰朱氏，曰鄭氏，曰三王氏，曰馬氏、杜氏，曰又胡氏，曰陳氏、張氏、羅氏、兩劉氏，曰沈氏。

其明年，將勒石垂久，而請予爲記。予曰：「世之能垂久者，莫如佛氏。天下名山，其自晉唐迄于今，豈或暫易，而亦有不然者。夫惟其爲名山也，名山而城市則覬之者衆矣。向者先生亦知佛法不可守，而動以孝思，曰人孰無父母，而世不顧也。乃以輓近衰薄、友朋凋喪之際，而尚有人焉慷慨好義，以善全此兩世之孝，此在他人聞

之，猶逌然感興，而況沈氏之子之親承其後者也！ 然則是池也，將與孝與義並存，而安用守矣。」衆曰：「善。」遂書其説以爲記。

方示神應記 示音祁

古有方示，今之城隍是也；有土示，今之土穀是也。 顧土示之祠遍于里民，而方示則官祠之，然且行省郡縣每以上下分氏邛，故都會城隍較郡縣加等。 況吴山嵯峨，左江右湖，尤神所依憑爲昭昭者乎。

康熙三十九年六月不雨，大中丞平州張公帥諸官屬暨師巫、里老登山而雩，初卻車自山麓，既而斷腥從軍門，徒步歷戊夜以至高舂，吁嗟以祈之，如是有日。 公慨然曰：「吾從來索雨，三日而驗，今如干日矣，豈德日下耶？ 抑亦索之不以誠而徒具文也？」乃立册書，請減年以救燋灼。 翼日，師巫大言曰：「爲我謝軍門，今年夏甲雨，當爍地千里，玆者鑒公誠，且降雨矣。」公遣官籤問降雨何日，籤有「天書」、「豬犬」字。籤曰：「連年久暗漸分明，所用天書自有成，從此出門無阻滯，相逢豬犬辨枯榮。」時七月二十七日，越四日辛酉，值八月合朔，二日旁死魄，壬戌，犬日也，晚而雨。 三日癸亥即豬日，則大雨傾晝夜，東自鄞鄮，南自新安、江西，北訖浙所有地悉霶霈，溝澮皆滿。 杭人讙謳頌公恩，公曰：「此神惠也，我何有乎！」爾乃手題大榜，曰「有感必應」，懸諸祠以旌其神云。

先是，仁和學諸生袁樞，貧士也，有黄冠草衣者到門，請偕之海濱，耳飀飀行，生掙揣曰：「吾有親，吾何能從君！」言畢，棄之塘西之市間，已去家五十里矣，然而口喑不能言，苦之。 仁和令君廉其事，以告公，

公爲召生，使具狀立爲文，據狀檄真人府切責之，覆以印，護以官簽，驛之至江西取覆狀來，真人不敢辭。且有別牒令生賫詣城隍祠，焚之。生夢城隍神告曰：「是非妖也，願軍門毋怒詰，旦當以予言告軍門。」生如言詣轅，已能言矣，遂以言告公，公久神其事而未啓也，然杭人早知之。

至是索雨應，杭人比户傳其事，且一闐至予門，曰：「此實公至誠有以感之，然神應不可沬，是非君文不足以傳此。」予曰：「《書》曰『至誠感神』，此言公誠能感神也。又曰『天壽平格』，此言公之平居有以感乎神，則天必壽之，不惟還其年，且益其年也。然而《中庸》曰『神之格思』，又曰『夫微之顯』，此不言鬼神之來格，又如是顯乎！」吾多公之誠，而併嘆夫神之應之能相與有成而不可揜也，因應杭人請而書之爲記。時八月十九日。

都轉運鹽司運使李公賜御書記

古天子賜大臣，多用彤弓、盧矢、圭瓚、秬鬯，然必先之以文命。如周宣錫召虎圭瓚，《詩》稱「肇敏」；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弓矢，《尚書》稱「惠康」是也。

司鹽李公由詞臣起家，破例爲臨江太守，考清廉第一，因擢兩浙江南都轉運鹽司運使，以牢盆煮海，積骫難治，且亦以徵其廉也。會天子南巡，嘉其成績，遂賜宸翰榜于堂。予趨覲行在，急過瞻仰，私謂以我公介節，將必表之以清忠，作百司倡，而乃書「惠愛」二字填綾榜以賜，一似親民之官了無所用吾心計者，夫乃嘆聖人之用意深而垂訓遠也。夫世治亦日踈矣，擊斷者以毛

舉爲能，而撟枉之徒又復尚農田而抑商市。夫四民皆民也，自不學者爲政，祇以農爲民，而士工商不與焉，初視商政爲膚膜，既爲贅疣。以農與士校則士絀，以士工而與商校則商又絀。甚至學校、鹽法與親民有司分立門户，一應文咨簿質，各相爲左右，不止如漢庭鹽鐵使大夫、文學剖判低昂于論議之間。而公鑒其弊，每揮戈而倒挽之，煦咻滋養，使四民同情無所畸蹠，其恤商之苦，甚于自恤其肌肉，此何如惠愛乎！嘗讀《月令》云「行慶施惠」、《論語》云「節用而愛人」，夫惠澤所施關于財用，惜財者即愛人所由生也。不觀鄭公孫僑乎，鄭以小國而供强晉之歲賦，所定車甲，每加于魯衛六七百乘之外，而僑以節嗇而裕丘甸，夫子一則曰「惠人」，一則曰「古之遺愛」，蓋惠愛之厚繫于理財，有如是也。大哉王言，其鑒于此矣！

康熙三十九年，公礲丹于石，搨諸紙而裝爲卷軸。因得于重瞻之次，謹記之而書之卷末，且以告後之繼此者。

慈雲灌頂法師開堂碑記

嘗避地少林，繙三藏文，知釋有三學，原具禪與教與律三家。而近崇禪學，第守臨濟、棒喝，而教與律無傳人焉。考之摩騰入中國，馱經以隨。而八代高坐如鳩魔羅什輩，皆以闡繹文字爲唱導宗師。即西來面壁後，亦復有圭峰論學，舍天龍一指而修《十六觀經》者。然則三學之必有藉于教也審矣。是以兩浙名山，三宗悉備，如靈隱爲禪、上竺爲講、靈芝爲律類，所在比比。而至于慈雲舊刹，則初祖大休觀公應李鄰

侯相國之請，以講宗爲開山一代。而次祖寰中空公，則白傅爲刺史時實延繼之，蓋禪宗也。洎三祖普濟覺公則律宗，而爲吴越國王所師，迎住此山。是慈雲三祖實三宗相嬗，迤邐次第，而灌頂法師以三藏真印起而統承之。予嘗辨儒佛異同，與師相質難，歷舉從來經論與吾學相離合者，娓娓數萬言，如燎飈之發與決河之瀉，聞者皆屏息撟舌而不能前，非深于三學而得有是與！

康熙庚戌，杭州紳士請師入慈雲講堂。越九年戊午，順天府丞戴公請師于本寺講諸經論，遂開雕師所著《五教儀勢》，至鈔《五祖記》，并會《起信論疏記》。越八年乙丑，應興福之請，講《楞伽經》。戊辰，赴戒壇演《法華》。明年己巳，宫詹學士邵公請師主上竺，開十期講，遠方來聽者舟車不絶。會聖駕幸講堂，褒之。時毘盧閣告成，上竺之舊燼者，師爲之一新。越四年壬申，聖果請講《報恩盂蘭盆經》。工部侍郎徐公請師復還院，開戒三壇。他若仁社諸君請説瑜伽皈戒、西資皈戒、崇壽説諸經、潮音説《般若經》、曹源説《法華》、蓮居説戒。且著《瑜伽儀》、《施食儀》、《疏餤口經解》及《萬佛懺彌陀經註》，凡三藏三學，圓通顯密，無不周其外而徹其裏，于以爲僧林佛苑之冠，其繼觀、空、覺三祖有光矣。

師諱續法，字伯亭，别字灌頂，仁和亭溪人也。少習經書，能文章。年十九好禪，忽入淨慈，參豁堂和尚，有悟。其時兼律學，進具大戒，豁堂深契之。既而辭去，過城山聽講，悵然謂「一指昆侖，吾習阿難教，以進于如來，迺然也」。康熙五年，德水大師以師性相兩通，遂付衣法，而師復精進，更以三學研練，入三藏之奥，而三宗門庭統

爲之闢。三藏者，經、律、論；三宗者，戒、定、慧也。

重興崇壽院碑記

崇壽院者，唐至德中慧因法師所建院也。其地在龍山之北、鳳凰山之南，舊名龍崗崇壽院。以師曾説法于此，崇無量壽佛得名。而歷後唐長興、石晉天福，則嘗有教觀諸師繼席其間。是以吴越國王特迎志通居崇壽，與净慈、永明同爲國師。而趙宋熙寧間，則道鴻通辨，實爲杭州僉判蘇軾迎住此山。遷延至明初，而法師慧炬并開大之。當是時，崇壽之名甲于諸方，前庭海日樓巋然江濆，佐之以紫竹之林、放光之井，而山後石竇，則珍珠泉出其中焉。相傳「泉石間」三字，東坡之所題也。院有八景，則杭州太守王興福所爲詩也。迨其後而蕩然矣。

康熙甲辰，有僧照然者募，其兄何氏捐貲復之，俗名何庵。越一十九年，而旭如法師卓錫于兹，請灌頂大師講《般若經》、演《盂蘭盆》于其中，以址隘于昔，購項氏山地益之。會仁社錢生迎灌公説瑜伽皈戒，并溥施法食五壇，遂裝金、刻木、煏土築基壓，而社中諸君則又各施以金錢。丁丑開功，韋馱殿告成。明年，闡《金剛經》一期，建彌勒殿，重開山門，雜置客堂、法厨、僧房，而繚以藩垣。工部侍郎徐公飯僧衆于院，會者千人。又明年，復辟朱龕，裝竹林三大士像，重講《華嚴行願品》、《法華普門品》及《彌陀尊經》。乃以宋雍熙年晤恩開法，曾改崇壽爲仁壽，而今合仁社諸君重興此山，則崇壽、仁壽可間稱焉。

聞之梵刹之興，雖有因緣，然亦惟修持克實者得以致之。考古德有云：祛邪皈正爲治心之實，識果明因爲操履之實，弘大道接方來爲住持之實。至于親賢之實，則必察古今以定可否，用人之實則必合短長以均利鈍。而以觀旭公受法于慈雲，親仁實也；傳戒于資福，正心實也；隱開佛說于衆中，操履實也；恢金乘之廢墮，住持實也；程材量能，隨所應而各盡其義，用人實也。夫以丁癸之年，加之東南財匱之際，不事勸緣，未嘗有齋板募簿傳之于人，而千年舊業，不三載而底于成，自非躬修之克實不至此，旭如超于人矣。又有異者，當明洪武初，海潮壞堤，慧炬法師爲說三皈戒咒，水所滴堤住而不壞。今江門不扃，洪濤澒洞砰訇蕩山麓，而每當灌公說法之日，則澶演而退，其前後之一轍如此。因應諸檀請而并記及之。

西河文集卷七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碑　記十

兩浙開府中丞張公去思碑記

古使相之職，原以參知重任加開府儀同，合外臺垣翰而統轄之，其受轄多者，初不乏五州防禦、四路招討諸名，而要其最重，則莫如以一使而遍歷數圻。如李西平之六遷大鎮、柳仲郢父子之九易名藩，爲千秋盛事。蓋地大者恩多，而遍歷則澤廣也。

大中丞張公以詞翰起家，更御史執法、提刑觀察，進爲江南行省者十餘年，乃以文臣領節鉞，析圭建纛，開幕于閩海之間，朞月大治。天子念兩浙巖疆，必藉公一綏理之，遽于三十九年之冬移鎮杭州，一時十郡七十五州縣無不靡然嚮化，浙東西數百萬户，悉登之春臺而安于樂囿。天子嘉之，謂治有成效。惟是西江地瘠，不得填撫如公者，不足以勝茲任，因復使駐節南昌。此其倚公之功、徼公之德，可謂深至，而不謂民情之未諒也。夫下之從上，原無向背，祇以遠近爲親疏。故曩時方州分牧，但以梁州遷漢陽，而兩地爭之，魏民之留伯長者願其在秦，即不願其在晉。雖天閽萬里未能呼吅，顧其爲何武之去思、謝公之遺愛，則固所優也。乃十郡父老咸礱板琢石，號呼集軍門，願有所以紀公者。而公辭之，謂「我何功德而煩紀爲」。曰不然，今夫父母之于

子也，鞠鬻焉，顧復焉，雖欲報而罔極焉，而苟其頌之者，必枚舉而件計之，曰某時一衣、某日一食，是滄海而涓涘之也。且夫皇天后土，朝夕履戴，未嘗有朝露之可稱、春風之可誦也，又未嘗有土膏之思、地澤之感也，然而履戴如是矣。況乎公務克己，不期衒外，其絶苞苴、卻簠簋、呵流飲冰，而人不必知也。其朝而輟沐、夕而廢寢，日孳孳勤政，而人或未之覺也。然而民安于甽，估安于市，吏端而儒良，農錢漕粟既斥其贏餘，而防兵關隸又別無攔索橫征之害，以致貪墨解綬，駔獪絶而姦民散，待化之速何其神也。他不具論，即以捍患一節言之，浙潮之潰洞其來舊矣，今且江門不扃，集皓旰之水而奔之城臺之坳，撞闉擣匽，將曩時華功曹所築數千年之塘一旦傾毀欲盡。而公力措之，月費斗金，刲肌肉所有，運薪轉石，闕即補而圮即築，不費官錢，不藉民力，不設立護堤一軍、捍江一使，而期年之間安全無恙，誰之力也？然則公之不言而躬行，均視此矣。聖天子鑒公之勞，將欲播公功而大公績，必使天南鉅省皆遍歷之而後已，是豈無瞻言而遽出于此。故曰輿人之誦，而太常之紀因之，勿謂峴山一石爲無所憑也。

公諱志棟，號青樵，山東濰縣人。康熙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授監察御史，巡視兩淮，分守冀寧道，遷福建按察司使、江南江蘇布政司使，進福建巡撫，移任爲今官。

客堂冬夜説經記

康熙丁丑，卧病杭州之客堂。適日將南至，長夜如歲，每升牀，苦魂夢易醒，撐兩目達旦。侍者謂昏時略飲酒，邀客語數頃，

人更而瞑，或可幾一覺。會兒子遠宗、兄子文輝下第從京師還，而文輝子詩以十歲通經，適過江，在坐因呼詩前，使說經。

予曰：「『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何以言之，曰：以追蠡』，何謂也？」曰：「謂夫禹之聲，其鐘懸之追有若蠡也，用之者多也。」「『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何謂也？」曰：「涂軌淺而門軌深，非門馬獨多力也，用之者久也。」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夫涂軌之淺，馬力少也；門軌之獨深者，馬力多也。 夫以三門而合九軌之馬以爲力，則真兼人之撞莛矣。 故同在一日之間，而九軌行一，門軌三之，九軌行三，門軌九之。 文王得其十一，禹得其十九，誰謂禹之聲不足尚文王聲乎？ 夫以禹時而較之文時，相距者越八百年，其亦久蹔之極致矣，而乃舉[illegible]同時而同行者爲之比擬，然且曰用之者久。 夫門軌則何以得久也？ 夫匠人營國，方爲三門，即爲九涂，城門之軌與經涂之軌，未嘗一日有先後也。即行車之頃，國馬繕關，公馬給賦，兩馬行涂畢，即行城門，其相接受轍，又未嘗頃刻有參錯也，而一深如此，一淺如彼。 高子之言得此倍顯，儒者可謂不善說經矣。」遠宗、文輝各訝然，曰：「有是哉，夫子之于經也，儒者日有說而日夢夢也。」遠宗曰：詳[illegible]語，孟子第解追蠡非考擊所致，猶之城門之軌非馬力所造，使徐悟年深積久之意，並未比及九軌較用多少。略[illegible]比及，則門軌用多，九軌用少，高子之言得矣。 予曰：「雖然，經第示以意，而不明言其久與蹔也。 儒說雖不善，抑亦經本，非切喻也。 古人示學，有宛諷、有罕譬。 罕譬者，切喻也。 經言第宛諷，而吾輩切喻以明之，可乎。」皆曰：「善。」少頃，遠宗曰：「舊穀先腐，舂抌之多

與？」又頃之，文輝曰：「夙霤早泐，滴瀝之倍與？」既而予曰：「故井易竭，綆缶之奢與？」時已入更後，因命孫詩合書之。次日遠宗臚其説，遂爲之記。

重造餘姚縣學文昌樓碑記

《隋志》以文昌天府爲選舉之所自出，故凡科目家多祀文昌。而特是幽禜所享，端必假重欄複屋，俾幽也而致于顯，況魁南第四，尤爲文命所昭融者乎。吾姚學宮在縣治東偏，曩時巽方原有文昌一樓超于宮墻，以爲故城卑隘，是必翹然拔起，足以標文巒之秀，然後新城在前，無所壅蔽，而惜乎址之跼而瀕乎圮也。今韓君、邵君輩擬擴故壂，架以重樓，而祠司命于其巔，使文光四射，曠遠無礙，凡都講以下同隸學籍者，各自捐膏火之資，以共成炳烈，豈非勝事！或謂文昌宮星，未列祀典，且非頖宮官祭所必及。然而《周禮》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而《王制》、《祭法》皆以司命爲五祀之一。夫五祀，則士大夫所有事也。不讀《九歌》乎，「登九天兮爲民正」，夫欲藉登進以啓崇巎，而不于司命九天之登加之意焉，非所聞矣。因于落成之際，書其事而記諸石。

行在東朝並賜御書睿筆記

康熙四十二年，上南狩至浙，駐蹕杭州。予以在籍鄉官，隨制撫諸臣候安于行在朝門，謬蒙至尊垂問，曲賜慰勞，兼敕予與侍講學士徐倬、誥封侍讀學士陳之闇三人年老，令起立奏對，予謝不敢，并命在傍同館官掖予以起。是日，諸當事并在籍臣

求御書者，競開一摺子啓奏，予獨無有。上遣侍衛出諭毛奇齡應一體賜書，着伺候。而既而日昃，各退朝去，未頒也。明起趨候，侍衛先捧御書一道，呼奇齡拜。賜訖，然後齊出昨所開摺子諸有名者，御書十餘道，一一頒賚。會皇太子隨行在東禁，亦召徐倬、陳之闇并予三人入，慰問良久，且不令行禮，各賜睿筆一道，屏聯二條，拜捧趨出，此則專賚予三人，凡内外大小臣工俱不及者。

夫御書、睿筆，人世罕有，奇齡何幸，以衰老之年，得遭逢聖明，濫承異數，此固應寶之，世世瞻仰無斁，不待言矣。特是予别有感者，生平以避人流離道路，遇晴霽則喜，滂翳則戚。至暮年衰落，日近陰霾，則望晴尤甚，故乍歸田時，自號「初晴」。既而曰「嗟乎，予晚矣」，更之曰「晚晴」。凡碑版、屏幛、書册、箋牘，應署名處，往往以二晴雜署其間。然而世人知之，皇上與東朝未知之也。今展讀宸翰，爲初夏登樓所製，中有「處處晴花風拂起」句，既已有「初晴」二字，而東朝對聯則儼曰：「晴香邀步澗花發，晚影逼簾溪鳥迴。」公然以「晚晴」二字題之聯端，一似筆下有神，隱鑒乎臣衷之所願望。而一聖一睿，其賜字所及，偏能於無意之中，暗相脗合，此豈偶然之孚契也哉！然則予之大病不死，得苟延以見晴光，天錫之已！因拜手稽首，而謹紀殊恩，以垂不朽。翰林院檢討臣某記。

新建黄山雲谷寺蘗菴和尚塔院碑記

蘗菴和尚塔院者，前朝熊魚山先生埋骨所也。先生名開元，湖廣人，中天啓五年

進士，由知縣行取考授吏科給事中，以疏劾權相罷官。歸九年，崇禎壬午，詔求直言敢諫者，起先生，官改行人司司副，召對中左門。重以劾權相下錦衣獄，杖午門一百，不死，因于次年之八月，謫戍杭州。當是時，賊騎入都門，先生甫至戍所，而國已亡，遂北向號哭，竄之匡山之東林寺，聞其已爲僧而未審也。越數年，相傳西南有僭號者，待先生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而先生辭去，走之阿迷，提塘官掛號，忽于某月日，叩偏沅軍門，有僧熊開元，行脚從阿迷歸，報以聞。于是湖人藉藉稱先生已落髮，歸其鄉，住祝融峰云。既而蘇州靈巖山有作務頭陀苦行，備極楚毒，自順治癸巳至康熙癸卯，凡歷十穀熟。而中忽有省三峰繼公者勘驗之，遂伐鼓告衆，授以衣盂，即先生也。或曰：「先生爲僧，本有託而逃，非其實。」或曰：「先生性誠篤，每爲一事必務究根柢，不肯姑試，故其進倍速。」若此者吾不得而知也。

乃先生既開法，以素行頗苦，自號蘗菴。蘗菴居吳中，曾受丞相源雲谷監院之請，住之三年，吳中屢邀之，不忍去，且令築石函其地，指之曰：「蘗菴埋此足矣。」已而卒于吳，歸骨于三峰之左山，而黄山學人争之，謂師有成命，安得悔，且石函具在也，虚此何故。移詞至吳中，吳中人無以應。先是師居黄山時，金太史子駿，師友也，有女道超，以童身來學，已得法去。至是，挺身前，密具資糧，跋涉數千里，以航以車，迎舍利來歸藏于舊所築石函，而碣其前，已廿四年矣。康熙己卯，平陽鐵夫大師從焦孝然山來，建旛兹刹，見蘗師塔而咨嗟，謂石幢巋然露立烟雲間，不棟不茆，急顧監院等

吉、等慧、正悦、正受，謀所以覆蓋之，而逡巡未果。越明年，鐵師乃發願，旋爲開工，相木石所須，琢于山而陶于墼，植屋三間，中蓋所藏，而養師像于左楹，并聚生平所遺箋奏、語録合罌瓢錫杖而雜實其中，面懸琉璃燈，晝夜燋灼，舊所稱光明幢者，設司香行者執司之。肇其事于辛巳春，至壬午之冬始落成，而謁予以文。

予惟蘗師爲三峰法孫，鐵師爲平陽喆嗣，要之皆天童第四輩也。其相接住持，互爲輝映，雖先後而實伯仲。然且道法巃嵷，各出其鱗爪，爲斯山建開大之業，一燈遞照，可謂難遘。獨是予修《明史》時，深痛蘗師與萊陽姜貞毅公同忤權相，且同杖、同戍，而一戍宣州，一戍杭州。貞毅葬宣州敬亭，而予居杭州，不能奪蘗師之骨而葬之杭州之吳山，雖予輩之弱，然亦地靈之有幸有不幸，不可强也。乃蘗師言事，捐軀殉國，在前朝壬午而迄于癸未。而逮今而塔院之成仍在此年，是雖忘情如予者，猶不能不相顧興懷。而況山川陵谷，轉眼變易，即此六十年間，而前爲魚山，後爲蘗菴，此中所藏，其爲宰官與僧伽，洫乎其未有分也，然則歸然雲谷，何異杭州。蘗師有靈，抑亦可以自慰矣。時康熙四十二年癸未五月日，蕭山毛某謹拜手記。

西河文集卷七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晩晴又春晴稿

碑　記十

浙東三郡望幸圖記

　古者天子巡守，每一歲而周行四岳，于以朝諸侯而考制度，凡班圭輯瑞、明禮飭法，皆在是焉，以爲建方弼服，多所分晝，非藉是以振攝之，則無以綜事權、昭大統也。今則天下一家，車書會同，三載一肆覲，協律、準量、審權、謹度，並無參互于其際。而聖天子復厲精圖治，名爲垂裳，而實則萬幾躬親，周知吏治之賢否，如燭照數計，凡一黜一陟必有明斷。其所巡幸，不過省方問俗，因之以慰勞疾苦，原不必周行四岳，一歲畢徧。即或彼或此，惟其所指，而乃東行西怨，南征北盼，山陬海澨，無不願見屬車之塵坱，以爲祓濯，民之望君，如望歲焉。

　嘗考周官底治，軼不忘勞，往往以戎兵之詰撫視九有，若所云「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者。我皇上恢疆闢土，南開葉榆，東擴溟渤，合日出日入之所而歸我版籍，皆願以新藩之土，仰邀怙冒。曩者彭島初收，高華竄跡，鑾輿東狩，登苗山而望蓬海，凡兵行之所，咸駢首引領，惟恐攝提所指，不至其地。近則西羌屬國，偶弄戈甲，七校親發，絕大幕以北，犁其庭而罄埽之。勒銘于伊吾、望鄉之間，夫然後罕東、哈密以次篳迎，而三秦且捧蹕焉。今三苗乍服，洞庭再靖，

凡馬王、魚復諸鄉軍民宣慰，皆與之更治，因之荆門以南、夜郎以北，旋有「山海諧諧，徯我后來」之謡，播于民間，甚盛事也！ 然而望幸者從此起矣。

考之帝告東封，不辭里禾；虞廷四巡，僅班執玉。 即禹征有苗，東巡會稽，自治水之外，復循其轍跡而徧行寰寓，《夏書》所云「東漸西被，朔南暨訖」者是也。 然亦未嘗有捐珠賚布記于史氏。 及讀《孟子》，則夏后遺諺，公然以耕斂補助爲世法則，所云「不游不休，何豫何助」者，然後知古王出游，不乏恩澤，而記事者或失之也。 我皇上車駕所届，勞民疾苦，觀風俗厚薄，相寒燠以較豐儉，歸市不止，耕芸不變，父老扶杖來觀者，加以咻噢，高年者賜粟帛，在籍去職官咸復其職，然且捐租之詔屢下，至于再，至于三。 兩浙已被賚，而玆復特攤額課，于四十四年正供，槩賜蠲免。 此較之古王豫助之盛，不無太過！ 夫以天子之尊，加父母之親，原以天下爲一家，以六合八荒爲一闉之帟，朝夕出入，使老稚男婦，得時時望見顔色，懽忻踴躍，豈非甚快！ 亦何必有所推予，始著闓澤。 況我皇神聖，所過之地，山增高而水增深，雨暘以時，雞犬不爲甾，禾稼豐熟，闤門之懋遷者較倍于昔，其有惠于民爲何如者。

前此駕臨東浙，神魚上江門，麒麟夜見于鄮山民家，鳳凰山南甘露降草木，如冰凌之綴于瓴，日出而斂，是天亦欲我皇之涖止以爲慶矣。 玆者恩詔初下，兩浙七十二州縣皆歌詠載道，作迎鑾賦頌。 而浙東三郡父老子弟，悉銜尾叩縣門，拜聖恩訖，乃復出西陵渡口，北望舞抃，希顧復以當乳哺，因有繪爲圖以傳觀者。 臣謹進曰：「古王

以事行，則謂之巡，巡者事之則也。今主以恩行，則謂之幸，幸者恩之著也。巡尊而幸親，巡嚴而幸寬，幸可望而巡不可望。今幸矣，可以望矣，恩之至亦望之至矣。」因題曰「望幸圖」，而并爲之記。臣奇齡誠懽誠忭，稽首頓首謹記。

新開吳淞閘碑記

昔周《職方氏》以具區爲東南之浸，而《夏書》禹治震澤，先導三江，則是三吳之水，雖曰具區能瀦之，實則三江能下之也。第三江在昔，分滬下洚，爭相入海，而今則東江已湮，唯婁江、淞江尚存古蹟。然且婁之爲劉，僅存一綫，而吳淞自宋慶曆後，堙閼者屢焉。夫瀦之受水卑于習坎，而江之入海亢于久閼。以習坎之卑當久閼之亢，則入之者如建瓴，而出之者如拉釜，其爲震盪，固不待言。又況吳淞一江，尤爲蘇常以南、嘉杭以北六郡之水之所灌注而靡遺者哉。

今天子御極之十年，三吳水甾，臺使上請開吳淞故道，發水衡十萬，由五渡迄上海，亦畚亦鍤，凡七十餘里。飢民之廩役以丐活者，萬有千計，不期月而告成。其六郡圩田，變漸鹵就土膏，耜之趾之，已有漸矣。然而朝潮夕汐，胥沙而奔，擔水斗泥，遲久易壅。曩者范公文正創謀，立閘設坊于江海之會，板障之，使濾濁而後入；「板」字下疑有「以」字。門以餞之，使挾滓以並出，猶且僱捺缺一字。之夫，造鐵帚之櫓，是以終宋之世未嘗全閼。暨入明以來，夏公忠靖開濬于前，海公忠介疏瀹于後，初未嘗不殫心修復，而閘制未講，旋啓旋塞，因復建閘于上

海縣北之黄龍口，横截海浦，而無如海波之撞搪，而易爲圮也。十五年秋，大中丞慕公開幕斯地，睹兹閘而惄焉憂之。前此議葺者，僉倣治河之法，用柳簎斷流，戽水使涸，然後楗木石而爲之坊。計柳簎若干，每一簎約費至四五十緡，合計不貲。而役夫戽水，日需千人，且爲日未易限也。又役在農隙，時當寒沍，民艱羸躬以入水，而朔風吹波，衝簎瀵石，窅蕩叵測。公向令錢唐，聞浙地多水坊，匠氏先範石陸地，記其甲乙，而次第縋水，善泅者從而理之，一如陸範所置，力省而功倍，且耐經久。會上海任令浙人，敏于相事，立募浙匠之能者，用其法，先壘而作埂，横亘閘址，如拾級然，加板而縱覆其上，則水無留行而易下。而又楗木于埂末，使免塌瀉，然後樹三門而梁之，廣左右護堤，束水就道，令不得汎。具牒申約，悉照規畫以從事。始乙卯之臘，迄丙辰陽月，工竣，民不知役，帑不知費，胥史不按籍而派夫里，工估不踰疆而運薪石，三吴平土，得籍耕耨；六州黎庶，並被沾溉。于是此郡人士請勒石以記其事。

夫本國家之咸和，播民見士，于以急公而奉令，不可謂非諸有司之力。獨是疆域大事，難于倡始，既已計工按法，扼持其要，而迄于潰成，猶且度支委輸，必上省國課，下惜民力，使晝夜經畫，期于百全而後已。其灑濬鴻功，于以慰聖天子南顧之勞，與夫三吴數千里經久之計，較之文正、忠靖諸前烈，又豈有媿！夫以宋元明迄今，或行或止，歷數世而必不能興復者，而一旦徐起而興之，其亦偉矣！後有興者，庶亦有鑒于斯文。

重脩蕭山縣學碑記

古興作必書，春秋二百餘年間，凡城郭、宮廟、門臺、廐囿，其或興或作，無不歷書之于册，而獨不及于學校。然且《子衿》一詩，刺學校之廢，以爲膠庠不修，學者所恥。則是立學之重，等于立國，原不必以類書册，而一當有間，則必飭化以葺之。蓋作之有藉于修也，明矣。是以唐宋之記學，記立學也，以其時里塾未定，廟饗未合，夫固有倡之者也。今此之記學，則記修學也，以成廟而合成學，但修之而事已畢也。顧作易而脩難，作簡而修賾，作在一日而修之者在百年。古云「力學貴自修」，豈虛語與！

邑之脩學在二十年前，其時縣侯姚君以記文屬予，貽書京師，而予爲應之。今予甫還里，而文廟榱桷，聞有闕于蝕齧者，兩廡且瓦豁，仰見星日，類之環門者，如田坊圜橋于陸已久矣。完石徐先生與昌亭謝先生秉鐸于兹，力能以文教啓迪才士。一時才士爲都講者，各發憤趨事，以材以力，稽器而考度，任其物而就其功，闕者補之，什者植之，抑閼者疏而通之，自殿而堂而廡而門而池而祔祠，凡宦蹟邦賢，與聖所自出，皆一一整理，而各依于法。會學使按部已歲除矣，故事，暮冬興役，不妨農政。而特以日偪短景，由亥月以迄寅月，謂之下功。乃即此下功末旬，甫班程簿，而不日告成，屆二月上丁，而即可祼瓚以從事。自非兩師率作，諸都講咸和以協勞，不至此。然則是脩亦力矣！

第司事多人，不能備載，而較其尤著，則吴子升、金子書、何子西堰、王子錫晉、趙

子昂發、來子賡虞、孫子曰發、家從孫端，皆都講能任事者。

山陽畢家溝勒石記

山陽城南五十里曰畢家溝，衡漕而枝，而西接高堰、洪澤諸湖之水，然猶之漕也。漕故北南行，而溝抱西湖，而北與漕合，曰新漕。故一溝也，東受漕，西受諸湖水，中則沿漕堤而捍湖田，雖田坊實繫之，然故與漕渠相始終焉。

康熙四年夏，恒暘之後，繼以恒雨，凡浹五晝夜，諸水暴漲。漕與湖憒溢，抵諸溝而決堤而奔。漕使以他故不暇視，急檄山陽令朱君禹錫使治事。君蓐食行，傕諸庸水者，臨潰堤杙之，水濫不能下，又杙之，躬先負薪，輿隸各畚諸土石，戴漏踏坎，砥其蕩而艮其植，凡閱五晝夜，築堤二，一故堤，一護堤也，堤凡三十有九丈，護差之。堤成，君告衆曰：「爾亦知都府之所以急是者乎？淮之有漕也，漕之有溝也，溝之有堤也，雖尺土而全漕與田坊均繫之矣。都府汲汲于衛漕，乃不暇選擇而使予，予雖不職于水庸，然終以此爲坊田之事，故不自量其不能，而急受都府之使而不之辭。《詩》曰：『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吾願後之治此者，幸勿以事庶多推阻也。」衆曰：「善。」因記其言，書之石。

西河文集卷七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行十九稿

傳一　一名蕭山三先生傳

明南京吏部尚書進階一品榮祿大夫謚文靖魏公傳

公名驥，字仲房，蕭山人也。先爲光之固始人。五世祖文昌爲宋江淮總制司制幹，扈蹕臨安，因家焉。高祖有聲，宋承直郎，常德路判官。曾祖應，元臨平務副使。祖毅，元廣東鹽課司提舉，以公貴贈正議大夫、資治尹、南京吏部左侍郎。父希哲，明承事郎，上高縣知縣。自文昌至毅，五世皆居臨安，獨希哲以蕭山俗厚，洪武庚戌由臨安遷居之。公其仲子也。先是，希哲有兄伯雅，在元時爲録事判官，入明徵辟，累官寶鈔提舉司都監，今贈同毅者，卒于官，無嗣，而希哲哀思之也。希哲長子騏宜後伯雅，因愛公，遂舍長子騏而後公焉。

公生而端重，嗜學，九歲居生母李喪，能哭踊如成人。弱冠通五經，初試於鄉，聞父病，不徹棘回。公生七歲而伯雅死，此父，生父也。永樂甲申，其兄騏中甲科，已授翰林院庶吉士。騏以庶吉士遷刑部主事，縣志失載，誤。而公以次年乙酉舉于鄉，丙戌會試中乙科，甲乙科皆進士科，《文集》稱「乙科進士」是也。是年爲永樂四年，府縣志以鄉舉爲乙科，遂稱永樂三年，誤。授松江學訓導。公至學，以真知實踐爲訓，課諸生夜誦，非諸生畢寢不就寢。比甲夜聞誦，給茶

一器，丙夜又聞誦，給粥一器。與諸生遇，雖丙夜，未嘗不冠也。既而召修《永樂大典》。甲午，江右同考。縣志作「典試」，誤。以明年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請留。時仁宗監國，命留三年。丁酉，江右同考。十七年己亥，《簽宰紀要》作十四年，誤。用吏部尚書師逵薦，遷太常寺博士，陛見，太宗謂曰：一作「謂逵曰」，誤。「劉履節爲御史九年，高皇帝方授是官，勿卑之也。」是年，隨侍皇太子北上，留行在太常署事。次年，營建畢工，始行郊壇、宗廟諸大典禮，並充公導駕官，累賜金繒。甲辰，從征至榆木川，會太宗上賓，預議喪儀。仁宗改元，召公至御前，諭曰：「久不見卿，思卿，朕將作弘文館，必卿與楊溥共任之。」賜太乙金丹六錠，御書封識，曰：「魏仲房收用。」其見重如此。公善書法，至是復遣修撰曹曼齡賫手敕曰：「書『澹然』二字付曼齡來，用東宮圖書覆其上。」宣宗嗣位，稍遷吏部考功員外郎。宣德二年丁未，同考會試，留行在吏部署考功事。次年，持節充副使，赴寧夏，册封慶王府安化、真寧二王并妃，賜金銀、綵段、表裏、鞍馬、裘帶、貂狐等物無算，不受。及返道，又追賜常衣、銀相、鏤花、銀帶、鞍馬并詩三章，不受，受其詩。復命，上以不受親王賜，特殊賜白金、綵段、表裏、光禄、酒饌。庚戌，同考會試。越二年，遷太常少卿。縣志作「爲少卿時修《永樂大典》」，誤。正統元年丙辰，同考會試。越二年戊午，此正統三年也，《藏書》、《獻徵録》皆作「宣德」，誤。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孜孜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踰年爲真，時進士有未終制來欲爲考功者，同官許之，公毅然曰：「選法不可欺其親，況欺上邪！」庚申，持節充正使，往代府行册封禮，其賜

予不受如前時。壬戌，畿甸蝗，奉敕巡視，問民苦疾。凡公所至地，蝗爲之息。于是杜淫祀、崇正典，復漢漁陽循吏祠，重立洪武望祭北鎮碑，昌平修狄梁公祠。癸亥，以老辭，不允，調禮部，巡視如故。已而請老益篤。先是，公在吏部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公卿以下皆斂輿避道。公與遇于崇文門，不顧，振啣之，《通志》、《府志》、《塵談》、《言行》、《賢奕》諸録此下有「譖于上」三字。衆爲公危。後上以問公，公具實對，且慷慨曰：「臣不才，備位六卿，如臣犬馬不足惜，奈何朝廷。」上溫旨慰勞。至是又辭，乃特改南京吏部，以優視之。公豫爲斂具，所屬郎中殷時暴亡，即日往弔，大暑，即贈以豫所爲棺。乙丑，滿六載，復以老辭，弗允。間命讞獄，時大旱，當減刑。有王剛惡逆當刑，或憫其年少，謀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耳，『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決而雨。十三年戊辰，滿九載，詣闕上章，乞致仕，弗允。遷南京吏部尚書，賜《五倫書》、《五經》、《四書》、《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明年，寇犯順，公寢不去衣，時率諸生條安攘策，凡三上。景泰元年秋，寇退，始以南京吏部尚書資善大夫致仕，時年七十有七。縣志七十三，誤。

先是，公以尚書進表，大學士陳循，公同考江西首取士也，來謁請曰：「公雖位冢宰壙尊，未嘗立朝，願待之事，在循輩而已。」公正色曰：「君爲輔臣，應爲天下進賢才，而乃欲私一校文主耶？」循大慙。公爲人端慎簡飭，清苦自勵，嘗貽書戒其子完曰：「端重祗慎、簡嘿廉勤，此吾生平得力處也。」好別流品，辨君子小人不遺餘力。嘗曰：「《孟子》有云，『無是非之心，非人

也』。」同列後進有過，必面折之，❶怨誹不恤。所至崇正抑邪，務持大體，山川壇獲雙白兔，圻内升瑞麥，皆卻勿奏。雖羸不勝衣，嘿不出言，而峻望素著。驕若王振，亦雅重之，呼爲先生，贈振用帕一方，振不爲怪。顧性鮮猜物，嘗奉使南察，攜一僕行，留貯歷年所積俸，付同鄉同年子爲刑曹郎者，其人請封鐍，公曰：「是何待前輩薄乎。」刑曹郎舍人《維風編》作「子婿」，《畜德録》作「家僕」。范僞易之，公揀俸，疑部司所爲，及揀柴薪銀，又然。范工曰：「有某曹舍人嘗爲此物，幾是也。」公曰：「止，是安足知之。」已而，刑曹郎遷辰州守，瀕行，請誨，公曰：「以君才，何郡之足爲，特親近纖密，所當閑矣。」辰州佩其語而未審也。暨舍人以他事露，并及前事，辰州感之，急攜俸來償，公不受，曰：「銀具在耳。」其厚如此。公事兄騏如父，騏嘗以謫戍還，還泰寧，諭過南京時，公爲侍郎，年七十一，迎騏于塗，涕泗交頤，然趨承恭謹，時方隆冬，汗浹紗幞。公遇鄉人言家事，遇有官者言官事，悉木樸實。自歸田後，履芒戴笠，布衣糲食，其所日奉，人或難之，與野畯處，不少崖異。是時杭州太僕卿王榮、布政司夏時葷，倡恩榮會，郡守胡濬亦與焉。公先塋在杭，將伺公渡江埽塋，邀以入會，伺之不得，以公行無輿從也。公詣闕歸，嘗乘小舟，阨于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是乎。」嘗過杭，野服舁籃，遇錢唐主簿于朝天門，急不及避，簿遣隸追訶之，公曰：「蕭山魏驥者也。」簿曰：「蕭山會稽，何耶？」公曰：「蕭山致仕魏驥者也。」簿惶懼不知所爲，匍匐

❶「面」，原作「而」，今據四庫本改。

請責，公急爲引咎，扶之去。天順八年甲申正月，憲宗嗣位，是年未改元，故碑誌皆稱「天順甲申」，而《筝宰紀要》、《藏書》諸書俱稱「裕陵復位」，誤矣。若《先德録》竟稱「成化元年」，亦誤。詔進階一品榮禄大夫，仍令有司給食米、羊酒、綵段如數。

成化七年辛卯，監察御史梁昉上言曰：「臣先任浙江紹興府蕭山縣知縣，有本縣致仕南京吏部尚書臣魏驥，歸老居里，與里人裯處，帥子孫耕且讀，務本。及民間旱澇，剔心區畫，增堤淘湖，弭辟鄉患，如或作「始」，誤。其身創。於凡所行動合禮法，爲彀爲矩。嘗説理學以勗後景，知務正經。雖在家閒，有補宇治。原其在任之時，如訓導四考成材，有祭酒陳詢、編修楊珙等；考試五科取人，有學士陳循、劉定之、周收、尚書何文淵、祭酒蕭鎡、翰林尹鳳岐等。兩入太常，祀事備飭；再任吏部，銓選公平。其餘事蹟，悉載朝史。年過七十，凡五乞休，仕經五廷，無一有害。竊惟本官生平學行醇篤，心術正大，且暗于世事，轑即瞭明也。于國體。臣在蕭山之時，以爲師法，即今致仕二十餘年，見年九十八歲。四方印德，有如卿雲，誤作「鄉靈」，改正。百年化育，滋此人瑞。臣讀前史，有以歸老賜禄畢身者，有尊養一老五更者，有安車蒲輪召者，有賜延年杖封公爵者，上齒德也。本官齒德有餘，爵亦不纖，以曾、孟語，可稱達尊。洪惟聖朝垂憲，如蒙乞敕該部，損益前代故事，奏請施行。或下安車之召，諮以治道；或遣存問之使，慰其養躬，此盛事也。」奉旨禮部會多官議，皆言自洪武以來終今，猶言反今也。臣居重任，德望遐壽，如臣驥者，實所罕有。惟是期年，難以召致，殊恩自上，未敢擅材。八月戊辰，上御奉天門，召尚書鄒榦、右侍郎

劉吉、雷復等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深嘉悦。」其寫敕遣行人存問，并賜賚如數。九月丁丑，遣行人張和存問，敕曰：「卿以醇篤之資、正大之學，歷仕累朝，官登八座，歸安田里，壽届百齡，進退從容，體履康裕，緬惟風采，嘉嘆不忘。特遣行人存問，并賜羊酒，仍令所司月給米三石，贍之終身，卿宜倍加調攝，益隆壽祉，佇聞讜論，得慰殷思，卿其體朕至懷。」敕甫臨浙，公以是月己丑卒于里第，是年爲成化七年辛卯，《獻徵録》作「八年」，誤。時年九十有八。

公少過相者，凡三過，既而相者褰簾曰：「爲我語向來人，勿需相也，貴與壽無度矣。」詰之，曰：「吾見其屢來，屐不改跡，坐不移袵，以是知之。」及將卒，齒髮不變如嘗時。先卒五日，悉揀親朋所請卷軸，題識酧答，預書囑其子辭朝野祭葬、啥襚、賻贈。先一日，夜有大星隕于其隣王文政家。質明，盥漱，就枕，逮午有紅光熊熊自寢闥出，衆驚爲延燎也，就視無驗。既逝，復起坐，舉手加額若答謝狀，連言曰「無以報朝廷」。或曰「此預爲存問謝」云。邑人聞訃皆哭，他郡縣知不知皆爲嗟嘆，松江人士爲位而哭，有赴義者。學士錢溥合舊門下士及庠序師生，咨諸當路，如胡安定故事，以少牢祀公于學宫。明年正月，上聞悼惜，遣官諭祭二埏，并賜營葬。既而其子鴻臚寺序班完，以公遺言，詣闕請辭營葬，并乞以有司所存工價銀一千七百兩轉濟饑民。上憮然曰：「老臣清德乃爾邪，死尚然乎！」許之。是年，蕭山縣知縣李翬請謚，賜謚「文靖」。又明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奏曰：「有已故鄉官、致仕吏部尚書臣驥，歸農建績，千百爲民。邑地瀕海，苦于傾潗，

上流易蕩，下游易槁，蕩則堰閼，槁即瀦牐。宋令楊時創有遺制，以蓄以洩，既而浸湮。本官力尋舊踪，著書勸導，清復侵占，身爲怨椒。其所奏攻，有西江塘、北海塘、湘湖塘、徐家閘、螺山閘、石巖閘、股堰、大堰、畢公堰、麻溪、瓜瀝諸處，皆設法提蔽，昭著永遠。湖利以沛，江患可捍，祠稿原有開湖、築塘二事，今縣志、府志僅指修湖，又以修湘湖爲防水患，誤。以兹旱潦皆能有備。前此壬申年，大雨霪霖，圩岸隤倒，水如奔馬，人將愁魚，本官身共畚土，家供楗竹，至丁丑年亦然。今藉臨命遺言，辭免營葬，匄其工價，以救大殺，生啣巨澤，死溉其漏；不有享祭，何以報德？乞請降敕賜祠，與宋縣令楊時久久合祀。」可之，敕合祀德惠祠。

公長于詩文，四方求購者不絕于路，山刊木刻，幾徧天下。且好談理學，所著有《南齋集》、《素履集》、《理學正義》、《水利切要》諸書。公初號梅居，又號南齋。其不由翰林而得謚「文」，崇理學也。後孫尚書貞出鎮兩浙，取「君奭平格」之義，尊稱之曰「平齋先生」。何静子曰：「《文集》稱門人何御史爲之，孫作記。」

毛甡曰：予嘗謁公像，見公和以熙，詘然如不勝衣。及讀史載，至爲少宰時，慷慨殿前，不避權倖，何壯也！王元美疑《墓誌》不載其事，且謂振雅重公，當或無諧公理。不知振之重公者，憚公嚴耳，彼豈嘗有愛于公耶？且公召見即請老，先幾自危，而時亦遂以公請。初調祠部，繼出留都，名爲優禮，實以踈之。葉文莊爲誌，偶舉大略，不務摭實，而論者遂以是爲齟齬，誤矣。嘗搜公家乘，得商文毅所爲《神道碑》、葉文莊《誌銘》、王文端、姚文敏所爲《像贊》。若

其子寧國君《記事》，有云「詳見年譜」、《碑誌》有云「禮部尚書鄒君榦所述《行狀》」，今無有也。公七世孫振宗懼記載散漶，終就軼落，且曩時爲郡縣志者，皆畫于方幅，記事繆忽，因遍考記載而屬予爲傳。若其記載之廣，自《通紀史料》、《藏書》、《吾學編》、《法傳録》、《從信録》、《一統郡縣通志》而外，其一言一行，彼此毫舉而不可極者，《名臣》、《獻徵》、《大事》、《言行》、《維風》、《憲章》、《筌宰》、《畜德》、《先進》、《古穰》、《塵談》、《紀録》、《治世》諸書，叢叢也！嗚呼盛矣！

何孝子傳

孝子名競，蕭山人。父舜賓，成化己丑進士，擢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嘗理畿甸渠道，與權有力忤，謫戍廣西慶遠衛，遵赦還里。邑有湘湖，宋縣令楊時爲溉田作也，歲久浸湮。前此，魏文靖驥已經擴復，而豪家不法仍肆牟食。舜賓，故文靖門下士也，至是慨然曰：「吾不能治渠，吾當治湖。」遂發湖民私占者，揭縣具奏。當塗鄒魯以御史謫宰蕭山，弘治九年，從寧羌衛經歷遷此。湖民憾者，爭賂魯謀變其事。舜賓語侵魯，魯恨，誣以「盜署事官印妄奏，不經由署事官；且身絓戍逃，無遇赦牒，冒濫冠帶，應押解原衛廉理。」《古今孝子集》作「舜賓長子棘忤逆，以赦文盜與魯」。揭下所司治，所司不可。魯念舜賓終害己，且宿驕悍，惡舜賓敢枝柱；《紀録彙編》載魯白號蕭然逐客，改牧民堂爲寄豸堂，舜賓譏之，成仇。又詷舜賓陰具實封，將入奏。會舜賓門下士、憂居訓導童君顯章知魯陰事，魯陷以他罪，有掘冢、佔倉等。論絞。獄上，憲司

疑之，更下府覆驗。道舜賓家，魯嗾解人押顯章過舜賓，《實録》作「顯章入謀」，誤，今據招詞改正。隨遣里老、皁隸、蒯捕等五百餘人尾而進，執器圍其家，曰：「舜賓篡取重囚。」毀門而入，剽所具實封，并成化二十三年原給赦牒，及緣例冠帶、憑照，縛舜賓、顯章去，各箠以八人。每箠五爲一人。下顯章獄，立爲文解舜賓原衛廉理，不俟詳覈，搴械舜賓，狼狽督蒯捕、任觀等十一人執器押就道。魯必欲置之死，續遣田敏、胡紀等十三人，諭意追之三衢，屏去服食，驅侵之。過玉山，屏舟，押之步至餘干，宿昌國寺，反禿袖蒙面，氣絶，乃故爲白官相視，楬置而歸。一作「厝上荒坪，魯押其子棘載歸」。此弘治十一年戊午七月日也。

先是舜賓就道時，魯捕其家人者四出。孝子方患癰，力疾負母朱，提其妻虞，入夜伏莽中。凡三夜，達其女兄夫福建僉事縣長山富玹家。既而捕者危及之，孝子仰天者再。念其父爲御史時，有同年友嘗熟王鼎，爲南京刑曹郎，相親重，嘗于廣坐中指語人曰：「吾生平交滿天下，所可託妻孥、寄死生者，吾元勳一人而已。」元勳，鼎字也。至是已爲廣東布政司參政，歸里。孝子念父語，以手搤臂曰：「吾可投止者，其是乎？」由龕山渡江，凡五日，達王鼎家。諸志傳皆稱餘干凶問後孝子奔吴，此據墓誌改正。方是時，孝子思安置母妻，跳身扞父，及餘干問至，孝子乃擗踊頓絶。鼎號泣而讓之曰：「兢，爾即死，如狗豕耳，誰爲汝復讐者邪？」孝子甦。既而孝子跽辭曰：「請歸復讐。」鼎曰：「孺子何言之易也？方翼虎而思批其爪，大難！且爾非其人也。」居久之，察孝子騺可用。孝子晝侍母坦坦，夜閉

一室，繞床周遭行。枕匏甖蘆，雖就寢未嘗寐；第寐，從外呼之，未嘗不應。如是者數月。一日，孝子曰：「如競者，斯可以報讐矣乎？」鼎曰：「殆可也，顧有母在；爾兄懦，存亡未可知，壁中婦雖有娠，尚未分也，念誰爲何氏後者？且聖天子方在上，庸詎無國法乎？待之！」既而魯遷山西按察司僉事，鼎乃曰：「可矣。」顧孝子曰：「交友之讐，視從父昆弟，吾當執兵以從爾，顧爾能不煩吾行也。」餞于庭，豫爲圜緋骰，投之，得六緋，遂行。

弘治十二年四月二日，魯既已禪印，詣省取憑，藩輿而西。孝子先一日歸，匿族父何寧家，假族父命，召故人親暱飲之酒。酒行，謂曰：「魯酒將行，而御史獨飲恨未泄，邦植孝子字，縣志作直，誤。流落，報酬無所，奈何？」皆曰：「豈無共酬之者乎？」因相顧泣。再行，又曰：「酒至則令行，脱邦植在，必欲甘心，此魯酒，將誰應之？」皆曰：「有令而爲之應，誰辭？」三行，主者出席跪，衆皆跪。遍釂以觴。既坐，又曰：「事急矣，吾與諸公決，脱邦植果在，云何？」曰：「在，即從之。」孝子躍出，叩頭曰：「競在也！」于是除二室，請曰：「願從者左，否者右，幸勿歸！」皆左。至是，魯出，伏道傍園。在盛家港陳習園内。導盡，將過輿，孝子手鐵尺直前，衆二十人白衣手杖皆前，騶從分散馳，掀魯仆輿，羸之，杖一齊下，呼號震天地，矐其目，剔其鬚髮，相更溺之，取食檦，盛溲灌中，偃簁登舟。孝子拔佩刀呼曰：「殺吾父者，賊耶？」斫其左股。衆止之。抵渡，用鹹水濯其血。孝子與魯並項鏁，預令族父何澤二負黃袱赴闕訟冤。度出關，鼓鳴，控按察司。時鎮守司設監中監、巡按

御史及布政分守諸司咸聞變，眙愕不知所爲。而按察司判狀發分巡僉事蕭翀簡閱。翀故黨魯，至是，乃刑孝子，令其誣服。孝子不堪，蹶起，大言曰：「必欲殺競，競固非畏死者也。顧人孰無父母耶！且競既已訟于朝，恐非爾所得擅殺者。」噬臂肉擲案上。魯引手摩案，若將厭肉。孝子乃大呼，含血噀翀面，一堂皆驚，翀亦拂拭動容，顧念魯已盲廢，絕助者望，而孝子氣直不可詘，乃視魯曰：「是肉非爾所能食矣。」遽起。于是鎮監御史各委司道等會質，孝子與魯各執詞不相下，審者不得決。獨布政司楊峻一作岐。慨然具由，略曰：「伏讀律例，部民毆本屬長官，杖且徒，傷而後流，折傷而後絞；若毆非本管，則二品以上，傷者徒，折傷而後絞；其五品以上，減一等矣。今鄒魯久禪印，何競之毆乃遲之給憑之際，此非本管也。且魯聞遷後，競母及競各出籲詞籲守巡所，特未理耳，則兩造而已，此非平人毆五品以上官也。所争者，施讐之由耳。」時鎮巡以下聞者慫動，然終忌之，日參論，齗齗不已。

而何澤一訟闕下者，《實録》作「魯遁去，孝子走闕下訟冤」。今據奏疏改正。遣郎中李時、給事中李舉會巡按治之。審者既各持兩端。而胡紀等亦私念罪重，隱其實，乃擬：「魯故屏人服食，至死。競部民，毆本屬長官篤疾。俱絞。」孝子不伏。其母朱赴鼓院撾鼓，復命大理寺寺正曹廉會巡按覆治，廉曰：「爾奈何毆縣官？」孝子曰：「競知父讐，不知縣官，況去任者也，但恨毆之，勿殺之耳！」相傳有「奈何毆縣官，曰『印不在手』」，奈何毆僉事，曰『憑不在手』」諸語，以記載不詳，不敢入。言畢，涕淚俱下。廉爲之惻然。乃曰：「獨念致

死無所從，音踪，義同，又如字，由也。如何？」遣杭州前衛指揮僉事同本縣知縣就楬櫝驗。孝子故疑櫝有詐，將易棺，已具斂具。至是啓櫝，孝子號呼，嚙指血瀝骨，驗其真。觀者皆哭。然後耤仵易衣斂，報傷。而解人任觀慷慨撿實，具言其狀，且出舜賓臨命所付血書若干字，于是衆皆伏。左驗無異。乃改擬：「魯造意謀殺人，斬。競毆傷五品以上官，加凡人二等，徒三年。田敏、胡紀，絞，其助魯爲惡。及競親黨當充軍者十人，擺站六人，贖徒杖及枷號五十人。餘所逮二百餘人，准徒贖杖有差。」獄上。上令法司議。刑部尚書閔珪等議：「魯罪當，獨競宜倣唐孝子梁悦例，充軍。《實録》作「宜坐聚衆持兇器傷人，徒以上例」。其前審官舉、時等審勘不詳，各罰俸。」准擬。于是辟魯，戍孝子福建福寧衛。或曰：「凡孝子所爲，一禀王鼎，如素定者。」正德改元，赦歸。又九年，甲戌卒。孝子自復讐至是，凡十六年，服衰終其身。

先是，舉、時出勘時，已改正湘湖，奏請勒石，其略曰：「湘湖八十餘里，宋令楊文靖草建瀦水，勒有舊石。本朝成化中，魏公致仕，加意恢復，著有成書。今鄉官何舜賓重爲廓清。原于弘治八年白縣上聞，已遣布政司分守參政勘驗明實。清出湖民孫全等侵占田一千三百二十七坵，堰池九十六口，地二十六片，瓦窑房屋無算。因委本府經歷到縣追理，并設耆民等八名，專一譏攝，而挾持污貨未之匡改。今幸藉明命，一復其舊，棄害就利，前緒有績，但當預監夙昔，杜之後來，其命知縣楊鐸據案勒石。」嗣後遂無有敢占者。後張尚書復清占，但力較易耳，張即御史門下士。

毛甡曰：翁文曰：「邑之有湖，創于龜山，復于文靖，而終以其身爲廓清者，御史也。龜山、文靖兩得祠祀，而公以身殉，顧不獲與一席之享，人固有幸不幸與！」予按故實，得嘉靖二十六年，鄉人請名宦蘇琳及孝子鄉賢祠祀，各有執結，自督學使下業具覈實，有提學畢、知縣魏詳結。而祠典未載，何耶？孝子事已登《孝廟實録》，在弘治十四年。暨諸志傳，《通志》、府縣志皆有傳，府志傳係湯篤齋太守作，又福寧州有《復讐編成傳》。而疇昔鄉人且有遺孝子并御史傳者。嘗讀孝子之子世復揭詞，哀其志，并録之。世復字景襄，邑諸生，孝子避讐時，生于王參政家，參政命名，所謂「齊襄復九世之讐」是也。嘉靖二十三年，世復揭曰：「故父何競，邑諸生也。故祖御史，以清復湘湖水利，爲縣令鄒魯阨絶道路，湖恢本境，身沈異鄉。故父力爲報讎，置魯重辟，百年史録已載實事，三修志書均爲立傳。今蒙本縣重勒縣志，而妄者陰肆刊落，至于湘湖之下，則書曰『弘治十二年，邑人奏聞』云云。夫復祖之死，死湖也。父之訟，即訟湖也。此湖之所以復也，不潔書父名，而改曰邑人，則用心刻矣。且夫復讎者，雖人子所不願聞，然君子立教，即嘗以此爲激勸，亦曰獎忠臣所以教忠矣，獎孝子所以教孝矣。故李唐張瑝、張琇、梁悦爲父報讎，《綱目》書之；魏邑人朱恭明父爲烏傷長陳頵所殺，而刺殺頵子，史册不去。凡以爲人理所在，不可泯也。彼獨無人理耶？原其設心，但以爲迕長吏耳，殊不知《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是以楚平王，君也，子胥鞭其屍，而後世不以爲非；趙師韞，縣尉也，元慶刃其首，而先儒以爲得禮。若父之與魯，以禮爲不共

之讎，以律爲謀故造意首論之惡。況魯已去任，非本管也；父執其讎，非推刃也，豈以毆長吏而非之哉！夫不忘讎，仁也；能報讎，義也；居心積慮以剸讎人之胸，勇也；束身歸罪而不奸擅殺之律，智也。一舉而四德備焉，父誠君子所許者。故大理評之爲報讎，司寇題之爲孝子。藉曰不然，則使伊人者身處其地，將忘親以事讎乎？抑猶未乎？夫論在千載，書不足重，不書不足輕，特人子爲親，「不容緘也。」郡下牒縣學，訓導楊鋭等執結：故御史何舜賓，恢復湘湖，一人殺身，九鄉受惠。故生員何競，爲父報讎，洒恨已往，垂名將來，允合補傳，無忝竹册。隆慶二年，一作「嘉靖三十六年」，俟考。世復揭曰：「故祖何舜賓，監察御史，久入縣志，屢修不刊。而賕官罷閑，妄以其父冒濫攙入，思名臣行數方幅有限，遂刊去復祖，益入伊父。殊不知伊父以貪暴去官，計典昭然，未可溷也。若復祖爲諸生時，卻補餼廩；及登科甲，兩辭坊銀。其爲行人，則著聲蜀府，曾建皇華清節亭于成都；其爲御史，則抗節京畿，復樹南臺風憲碑于白下。徒以迕勳戚而致謫，攖豪吏以殺身。豈嘗有纖微之跡，可爲國法簡稽者耶！是以屈平沉而楚户哀思，范滂死而漢人隕涕。且其所爲殺身者，非無利于邑人者也。百室享其利，而一行不使存其跡，以情而言，固爲刻焅。若夫是君者，又名教所難容也。父既叢訾，子復貸惡。昔者狄梁公爲魏州刺史，人已立祠，及其子景暉作魏州參軍，稍行污虐，而梁公之祠頓爲人毁。今其父之行羞比梁公，是君之惡浮于景暉，縱有故載，亦應芟薙，況本無是也。《孟子》云：『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於此緘嘿，非

人子矣。痛予孝之不終，每顧名而思義，復名具在，尚其鑒之。」縣學公議，諸生毛瑚等、由化一等、都里老孫實等皆執結，直其揭，仍去是人傳，立御史傳。御史字穆之，號醒庵，自高祖以上五世皆仕宋有名，三世祖爲端平進士，四世祖宗可、道可兄弟舉咸淳鄉薦，登進士。御史在時，有家藏宋試印，曆見家乘。

張大司空傳

張大司空嶔，字時峻。俗通籍者易其字。公成化癸卯膺鄉薦，丁未第進士，歷官南京兵曹郎，耻易字也。無何，以艱歸，弘治庚申，丁中外艱。日省墓，墓傍有楓，攀楓悲號。比歸，徘徊楓間，不忍行，因別字楓丘，以志不忘。或曰其所著書有《楓丘子對》云。予初傳魏公文靖，繼傳孝子，考其系皆自杭遷蕭。公先世家錢唐，元提領興甫徙居蕭之横河里，爲蕭山人，凡六世。今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清及孔殷，其祖、父也。

公初知上饒縣，奏績考天下第一，取擢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遷本司員外郎，歷遷刑部貴州司郎中，考第一。正德三年，以外轉出守興化，明年罷歸。當公遷車駕時，南京內守備太監故例，部司進謁，長跪。公至，揖不跪。太監怒，詰以故例，公曰：「此何例也？如以例，則請不跪自嶔始，以是爲例，可乎？」監怒甚，中一人私謂曰：「此故上饒令也，予鎮江藩時知其人，容之。」例內降至留都，主事手録，呈內守備。公置不録，尚書趣之，公曰：「主事豈史胥而任録爲？」後遂爲例。及爲刑部郎，隆平侯張佑

卒，無嗣，爭襲，賄瑾，瑾囑公，不聽。暨公守興化，瑾遣使巡省郡，假以盤府貯財物，遍索貨賂，預致公手記，饋以金顔，香名，一作金香。公不報。會興化進士戴大賓及第第一人，弱冠，瑾欲奪其妻，妻劉傑女，年譜作瑾姪女。公復執不可。瑾大怒，遂摭隆平奪爵事，罷公職。或曰：「初公上考，得外轉，皆瑾爲之。」

庚午，瑾伏誅。起公守南雄，既遷江西右參政。時逆濠張甚，聞公名，預遣其黨王泰、郭宇私要之，使附己，公拒之去。濠不悦，出公領饒州兵事，以饒寇方横故糺公。公請之鎮撫，親統官軍，勦獲萬年賊首王重七，上猶賊首龔福全等，散其衆，旬日復鎮撫，鎮撫奇之。會左布政使以述職赴都，撫命公署布政使事。是年冬，司災，濠乘間劾公，且賂權豎錢寧、張雄謀罷之。大學士費宏素賢公，執不可，處以過誤，勿問。甲戌，考第一，遂遷本司右布政使。遣使旌異，賜綵段、羊酒，破例彰其尤，自開國以來所未行者。時左布政使鄭岳以不附濠，誣受賕賣寇，羈候別署，寮屬過者莫敢視。公至，入敘故。及三堂會勘，公白其誣，得減罪。濠怒，授以意，使公去。公初求去，既而曰：「此地陸沈久矣，錚錚者行殆盡，吾不可復去，使一往淪陷。」乃任事益力。濠脅三學生徒保己孝行，諷公具勘。公卻之曰：「豈能舉孝子，不能舉孝王也。」此正德九年事，後十三年舉孝行，公已去任。會遣造内用紙劄，公領其役。故例，督内造紙劄，槽户償料，而以官價錢盡輸之。濠揀濾收裝，復多尅索。公親舍玉山，給估辦料，予槽户工廪如法，監造得羨錢數千緡，儲爲司災、營建之費。濠怒，密令鎮守太監黎安劾紙番敝

劣，尅給自盜，而以餘番盡入之己。先具稿呈司禮監太監蕭敬，敬曰：「張君故彊項，然中外頗廉之。此勿行也，且事無爲已甚者。」還其奏。明年，轉左。校尉戌信家有母彘生象，獻諸濠。濠以爲瑞，其黨白全等賦詩頌之，擇吉開宴，諷鎮巡以下諸司郡縣同日進賀。既集，公毅然曰：「以爲瑞耶，當賀于政府，不當賀于王府；以爲妖耶，省之不足，何賀之有？」衆爲悚然。既又曰：「安禄山化猪爲龍，猶禍不旋踵，況豕象乎！且豕，亥也；象則十二位皆屬者也。以一陰而生十二位，細不讋鉅，害立至矣。」遽止。丙子開生員援例監，濠令引禮丁瓚者，捧金如干，從甬道躧入，爲其内戚徐生大才援納，且稱有旨。公曰：「何旨耶？」瓚以故對。公曰：「以納例而犯廳事，以引禮而闌甬道，可謂旨乎？」將參之。濠令長史入謝過，乃已。然終不與例。三月，史作「九月」，誤。濠將踞官湖，史作「池」。賂其謀主李自實，徐以語公，公曰：「侍郎自實侍郎致仕。能占王土耶？此非嵩所得聞也。如其不然，則嵩無敢以官湖私侍郎理。」濠色變。公出，濠大詈曰：「張風囚，吾固知其不足語也！」或曰「風囚」者，即「楓丘」之變音云。五月，濠以故府隘，欲四拓其地，擬之大内，將撤民居、壘府居，群情洶洶。公憂之，直入爭曰：「故府有舊制，必拓之，非制也。且江西民窮甚矣，盜賊蠭起。殿下身爲藩主，休戚與同，今府居七八重，繚垣十餘里，猶欲廣之，撤民居一丈不足一楹，而小民八口之椽廢矣。此令一行，男女流散。殿下縱不念百姓，獨不念朝廷乎？且殿下即欲自大夸于諸藩，又何藉此尺寸土爲？」辭旨愷切，便便不已。濠屢麾之出，不顧。

會營建災司，司址王府右。故例司府高比埒。濠加司已倍，至是增司十五尺，與府略等。濠知拓地必不得，乃抵曰：「司何得與王府等？必厺此地。司何得以高于舊事？且此何制？」公曰：「以殿下爲争衺狹耳，乃争此崇庳也耶？謹受令矣！」趨而出，遽割司五尺。而濠怒不徹，陰詷公他事，且鉤索營建出入之數。八月，公例監鄉試，已入棘，濠遣官校二十人破司後廨出，夫人戴并童婢等列廳事，盤撿帑畜，得衣冠、文書數竹箱、無鐍鑰，錢數緡、日用薪米而已。濠計無所施，恚曰：「勿再言風内，徒擾我心，遣去之已耳。」公出棘，乃遣承奉劉吉餽以菓，公啓視，則棗一、梨一、薑一、芥一，公呼吉曰：「我知之矣，是欲我早離江西界也。夫臣子受命于君，行止豈人所能預哉！」是冬入覲吏部，考第一。賜宴内府，位列天下方面官上，朝野傾動。濠大懼，恐膺要擢益妨己，急賂錢寧等，謀置散地。遂遷南京光禄寺卿。《明史紀事》及郡縣志皆稱賂陞光禄卿，誤。衆議囂然，有論薦者。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敕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本年罷歸。

前是，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誇，誘狩宣府。至是，就宣府建鎮國府第，復誘西狩，所至省郡縣索金璧、裘馬、婦女等，名曰供應。公所統轄無供應，張忠責之。公曰：「故制巡幸，恐無以金錢子女爲饗獻者。且此間地瘠，不産他物，民貧不保夕，婦女皆民妻室。必欲供應，則嶺實不職，嶺請歸。」忠曰：「都府公欲歸耶，歸已耳，請之何有！」矯旨令歸。明年己卯，濠伏誅南京。巡江都御史劉玉奏曰：「逆藩蓄異，戕害撫司，原其不臣，本非一日。今幸蒙顯

戮，則開沈理抑，在所宜亟。先任巡撫都御史今致仕林俊、先任布政使今致仕張嵿，此則抑其非分、見諸行事者也；先任副使今充軍胡世寧、先任御史今降職范輅，此則糾其不法、見諸章奏者也。既鑒前節，當策後用。」不報。明年，浙江巡撫都御史許光庭復疏薦之，不報。行狀稱「以薦起」，誤。辛巳，彬、寧伏誅，乃起公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切便宜從事。年譜又云是年赴任，又以盤榷鹽廠題准先斬後奏事例。

兩廣自成、弘以來，蠻寇飈起，屢勦不靖，至是益甚。凡陽峒、柳慶、藤峽、南詔諸處，叢篁菁棘，歷狃險阻。且廣西土官田州、太守岑猛，累藉世緒，繕器穀介，驕蹇莫制。從前進勦，自韓雍、李承勳諸督，多藉犄角，故益自負。而公羈縻之，不令借援，得邀功伐。預于嘉靖元年壬午密疏其惡，思以漸揃滅，而嚴勒將較，陰別營伍，盤鹽課椒，以充糧儲，于是設奇四出。是年三月，平廣西融縣賊周克亮。六月，平廣西上思州逆賊土官黃鏐。敕遣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十月，進階資政大夫。二年四月，平福建賊江小、范四，江廣賊梁八尺、黃萬山、賴廉。十月，平廣東新寧賊嚴阮、蔡猛三，拔寨二百所，斬獲二萬餘衆。敕遣賞鈔萬貫，紵絲二表裏。三年三月，平廣東賊李文積。公以疾辭，旨曰「卿望老成，總督重任，正藉委託」，不允所辭。九月，考滿，廕一子入監。是月，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公又以疾辭，旨曰「卿歷有所勞，方借南臺觀風紀耳」，不允。公又辭，旨曰：「老成年力未衰，委任方切，留臺掌握，正東南重寄，願占讜節。」七月，仁壽宮災，公復以消異請辭，旨曰：「咎當朕躬，詎在多哲。」十月，進

南京工部尚書。明年丙戌，詔賞先事疏惡功，以廣西田州逆賊土官岑猛征勦克捷，及照先任總督張嵿曾于嘉靖元年疏猛逆惡，宜先事預防，功亦難免，兵部以聞。敕賞銀一十兩、紵絲一表裏。時三邊缺總制，給事中管律論曰：「今之總制，即古之大將也，國家安危、藩鎮得喪，皆于是繫，詎可藐哉？臣訪得尚書張嵿、孟鳳、侍郎孟春、都御史姚謨、陳九疇，此五臣者，允協斯任。」刻上會猛黨廣東通番官陶鳳儀、郭昇，并掌南察，時所黜巡江都御史譚魯、都指揮陳璠、內守備舍人曹顯等，各以宿懟賂言者，誣公輸官賕爲己有，糺之。上素知公廉，得急白，然寢其薦。丁亥四月，公引疾力辭，乞以資政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致仕，許之。年譜作「不允辭」，誤。明年，詔進一品階榮禄大夫，遣有司賚綵段、羊酒問勞。越二年辛卯，用廷臣薦，將起用。正月十八日卒，年七十四。

浙江巡撫都御史胡璉、巡按御史李佶，各以訃疏：「故大司空張嵿初聲邑長，嗣表曹郎，節勵藩方，功成開府，晚著輯寧之略。時亡將相之人，欲報忠良，宜崇優恤。」奉旨：吏部文選考功，并兵部職方，歷勘累任上考及撫督軍功賞賚，與奏畢合，照例行翰林院、工部依級祭葬，兼行浙司備物遣祭。時禮部尚書兼學士夏言題請賜謚，于是遣工部主事羅餘慶營葬事，布政司參政党以平參議姜儀，諭祭一壇。或曰：公遺言曰：「吾得以楓丘易名字，足矣。」其子遵公命，勿復請謚。而是時行孝廟典例，謚由內裁，故遲久不發，蓋中有沮之者云。公罷興化歸，饔飧不繼，其夫人每食，必故曰：「清官食粥糜。」及爲江西左藩，時逆濠盤撿無所

有，公歸語夫人曰：「此非清官之效乎！」後督兩廣，有獻珠母海青嬰珠者，公取大珠三貽夫人，曰：「所以酬粥糜也。」公歷任多政蹟，上饒立社倉，裁浮驛，清漁畝，造舟梁，濬瀦捍陂以防暵霪。興化疏行估，禁漂市，鉏暴剔弊。南雄罷賽祀，節夫里，修復庾嶺張文獻祠，改郡縣兩學，《武宗實録》載郡縣二學共一文廟，故改建他所。以盤鹽榷椒代民虛賦。其去嶺也，民送至嶺，遂祠嶺。又勒石學宫，解元李昕爲記。南京開金城溝。其從巡撫保定歸，清復鄉民吴瓚等占佃湖田如干畝。居鄉不乘輿。西江塘、北海塘、毛山閘圮，修之。公師孝子之父御史，御史師文靖，自文靖以下，師生三世相繼復湖。或曰：「有所受也。」文靖忤王振，御史忤鄒魯，公忤内守備太監、忤瑾、忤濠、忤彬寧、忤岑猛，其剛正相似如此。公有集，亡。初，公第進士，以文名。簡公纂《憲廟實録》，又奉勅往蘇松諸郡採纂政務、民風、人物，期年復命，始筮仕。

贊曰：公兩以開幕出督軍務，而不得樞要。其時爲之與？抑亦有所掎也？千鎔之鏐，歷試不折，忠果正直，志在霜雪，公實有之。顧累公功德，尚靳易名，豈易字有志，不欲更掩其稱與？公誌傳俱闕，其族孫廷弼、弼成，各以公譜狀示予屬傳。因旁搜他乘，述其載事可徵信者。惟是邦賢之望，亦魏、何與張耳，皆用至剛。雖文靖善全，御史不臧，互有得失，然得公乃章矣！

西河文集卷七十四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左稿

傳二 一名越州先賢傳

呂訓導傳

訓導名不用，初名必用，字則行，紹興新昌人也。十三歲應元至正鄉舉，未午而出院，主文者奇之，索其次場文，不得，既而知其不終試。時不用講學，念己宋忠臣億後，不當仕元世，因改必用爲不用，字則晦。每以疾居石鼓山，未聾也，曰「吾聾」，遂自號石鼓山聾。學者宗之，皆稱爲山聾先生及山聾子云。

不用傳孔孟之學，而故以文豪，嘗與天台陳東之、會稽王宗成、廬陵曾伯曼、金華宋濂、青田劉基爲文友。會基以青田寇起，奉其母避蕭山包與善家，不用與之游。時基罷參謀，征海已喪師，乃復將應達識帖木爾之聘。時人漸薄基，謂：「基何人？先生乃相結若此！」不用笑而頷之。洪武初，基首薦不用，不用辭之，曰：「吾已不用矣。」既而再薦，不得已，姑以明經行修辟授本縣訓導。時兵革初靖，士不識文藝。不用疏六緯、四籍、諸史之學授生徒，且身爲率先，一時芔然嚮化。是時居珠浦之里，遂稱其里爲善政鄉。鄉人嘗相語曰：「即有不平，叶蒲姜切。莫入善政鄉。」後引疾解官，累辟不復起。乃以遷居東穽山，改稱曰穽西牧。所著有《牧坡稿》、《得月稿》、《力田

集》行于世。

論曰：不用精理學，新昌、餘姚、山陰、會稽、蕭山多能言心性，自不用始。若其文則汪洋乎李杜，渢渢乎翺翔班楊之林。景泰中，祭酒蕭鎡曾頌之，而惜乎不用。雖然，已用之矣。

明左僉都御史恭惠楊公傳

公信民，本名誠，以字行，新昌人。中永樂十三年鄉試，授工科給事中，使江西，疏諫五事。正統八年，遷廣東左參議。高、雷、廉諸府盜起，信民親統兵進勦，斬其渠，盜平。按察使郭智行不法，信民劾罷之。既而，黄瀚代其任，其不法乃甚于智，信民復具劾，而瀚受智指，還訐同詔獄，既而直信民坐瀚罪去。當是時，廣民赴闕爲信民奏辯者凡萬人。無何，英宗北狩，詔以信民守白羊口有功。黄蕭養之寇廣東也，圍廣州數月，守土官不能禦賊，但閉城毋出入，鄉民既無所逃匿，而城中民出覓食輒爲賊殺，民苦之，群思信民在不致是。會賊下令毋殺楊參議家口，有縋城者，必詢曰：「非楊參議家耶？」以故廣民在京者伏闕乞信民，上乃遷信民左僉都御史，往撫之。信民晝夜馳，及至，從賊營中藩輿前呵之，曰：「舊參議楊公來。」賊驚愕，環輿願得一親見公面驗其真，信民乃撤藩坐露車，賊見，羅拜泣下曰：「是也，公在，奴何敢爾？今請伏椹質，聽公所爲。」信民撝賊卻十里外，開城發庾廩給民，佩木牌縱使出入，賊見牌曰：「此楊大人所給也，不敢犯。」既而遣吏齎檄入賊營撫諭，賊大喜，簪花設宴，約曰請聽撫。信民復單騎出城，遍慰諸民之逃

匿者。賊衆見信民，皆倒旗伏地，各泣下訴狀，信民坐諭之。是日，降者數萬人。未幾，信民將題請議安插，驟病，死。廣民縞素，號哭不知所爲，賊亦統衆入哭祭，而于是廣州復圍。其後董興討平之，上乃思信民，諭祭，謚恭惠。

論曰：二正賊多以撫誤。信民故能殺賊者，至是獨用撫，其信之者深也。勦撫貴務本。董興以勦勝，究之根株未靖，賊禍延蔓者且二十年。廣人思信民，奏請立祠，宜哉！

家忠襄公傳

公諱吉，字宗吉，餘姚人。少舉生員，教官以贄薄扑之，公不平，起碎所衣衫，辭先師出。乃以儒士中正統九年鄉試。故事，中式不由生員者，謂之儒士入場。

既而中景泰五年進士，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例，十三司分理在京諸司刑獄，惟廣東司則并治錦衣衛卒。錦衣故虓橫，而是時衛長門達尤縱惡，日陰持司事卒付司，司好遣之，無敢以怒容加者。公獨治所犯如他犯，卒大憾，至詈公曰：「毛葛刺。」公嘗遇門達西街，諸官避馬去，公過之，以一手舉鞭，達愕然，顧左右曰：「此非刑部毛葛刺耶？」於是百計求公過，無有。會公以病誤朝，參下衛，衛卒聞之，譁且走，報其長曰：「毛葛刺至矣。」掄巨杖及彊有力者待公，公至，杖不過十五，骨見。適有僧同繫，傳以良藥，得不死。

既而例復職，循次陞廣東按察司僉事。時嶺外多流賊，而公以分巡嶺東，督戰守，陰除其奸宄可爲患者。嶺東民仗之，於其

將去，嗚鼓控撫按，萬首拄地，願借公一年。先是，程鄉民有羅劉寧者倡亂，爲官軍所滅。其黨楊輝逃贛之安遠，陰集餘寇于江廣之界，會官軍征廣西，不及勦，公不得已招之。暨公去，而輝等復聚，張幟肆剽殺，雖急借公返題留，而賊勢已成。方是時，輝據上下寶龍峒，其黨曾玉、謝瑩者，據龍歸，據石坑。次第寇安遠，并福建、上杭，破之。于是將尅期攻程鄉。公還任，立召縣官，料民壯，并檄旁近官軍，得七百人。裹糗倍道行，即日越三站而舍。度去石坑近，辯明掩至。坑賊有負米入坑者，覺之，出三千人陳山下，官軍見賊衆，驚卻。公乃呼譟，抽刃先官軍行，官軍涌而進。公連斬二人，力戰，自辰至午，賊敗走，追之，生擒曾玉及其徒二十餘人，斬首三百級。既而乘勝連破龍歸及寶龍諸峒，獲謝瑩。前後擒斬計一千四百有餘，而公士卒無一傷者。狀聞，未報。會高、雷、廉三府苦賊殺，請公往。往則數百里間無民居，分守都指揮官嬰城，賊或十許人，或三五十人，驅脅子女百千過城下，無敢問者。時海康知縣王騏能殺賊，爲衆所嫉。公至雷，賊劫大體村，移都指揮出擊之，不應。再檄，再不應。公即督騏領民壯躬戰賊所，賊敗，斬首數百級，奪回被擄子女無算。既而賊分三支來攻吳川縣，公諜知其一近河，即命騏乘小舟出賊不意，破之，斬賊首六十餘級，而二支已遁。至是，朝廷嘉公勞，陞本司副使，降勑獎諭，委以全廣軍務，使便宜調度。而騏亦得陞本府通判。

成化元年，賊從惠至韶，寇翁源。公被新命，遂帥官軍二千人兼程進，斬獲百餘級，賊西奔。既而新會復告警，時王騏已戰

死。公召都指揮焦用、指揮孫璧帥官軍三千人、民兵倍之，至火嶝，與賊戰。賊走，斬獲二十餘級，乘勝追至雲岫山，去賊營十里而舍。時二鼓，召諸將曰：「賊營前畈而後箐，敗必入箐，明當分兩哨，陰據箐後，而我以精鋭衝畈前，可盡殪也。」遂期曰：「雞鳴蓐食當進兵。」是夜，雲霾無月星，後期。不得已，三哨並進，賊果敗入箐。公命潘百户者帥精壯千人據賊營，而賊多遺財狼戾，官軍争取之。賊俯瞭見官軍争且譁，以爲可圖，遂擁衆馳下刺潘。官軍亂，争營門出，賊迫之。右哨指揮閻華者力戰，公命他指揮援，他指揮不從。華馬蹪被刺，諸哨潰竄。公勒馬持刃呼遮之，不止。從吏廖振請公走，公叱曰：「事至此，走將安之？且予可先衆去乎！」且毆且戰，賊合力趨公，公猶斬數人，刃折，遂遇害。先是，嶺表無殺賊者，惟公與王騏協力。騏大理人，正統貢士，由胄監出知海康縣。至官，即日以忠義激其民，遇賊輒擊，民賴以安，獨守將惡之，乃以力戰先公死。至是，有司聞公事及騏，贈公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謚忠襄，而騏亦得贈本府同知。

初公出師時，布政以犒銀千兩委懷遠驛丞余文者携之軍中，自出師至是，已約用十之三矣。文憫公之死，貧無以喪，密以餘銀七百兩付公僕歸。是夜，僕之婦忽出廳事據席，舉止如公狀，呼左右曰：「請夏憲長來。」夏憲長者，按察使夏塤也。家人驚走，告左廨經歷。時僉事胡榮急來視，婦瞪目拱手曰：「非也。」頃之，塤至，乃起揖，言曰：「吉以身死事，無憾。獨是吉生平清白，公所知也。今吉死，而余文以所羨官銀七百兩密付吉家，是欲使生前清白之身，而

反含垢入地也，而可乎？願亟還官銀，無污我！」言畢，仆地甦。明日，其子科具詞捧銀還官。而文坐監守自盜，以原情免罪。知縣陶魯、巡按御史葛萱上其事，且請祠祀。大學士丘濬等核之，予祠。子科由廕監生登成化十四年進士，歷官雲南按察使。其捧銀還官時年十二。

奇齡曰：順成之盜，盛于南服，然皆守撫養成之。嚮非弘正儒臣爲之掃除，則蔓草難圖，何翅綏寇？然則公之忠勇，其亦先守仁而興者與！《論語》曰：「德必有隣。」王騏從吉討賊，先公而死，其于臨難致命之節，有同契焉。世傳卻金事以爲怪異，而致忘伍胥、杜伯之有前烈，則亦未入宣室哉！

附録　忠襄事載諸書甚備，然總無異同。惟浙按察使曾蒙簡所爲墓誌不得見，所見者《丘濬傳》、《柯潛墓表》、《方獻夫祠記》，及其子科所述《優免帖文》耳。若《帖文》又云：丘濬、楊守陳、劉定之皆有文記其事，則亦未見。

忠襄死于雲岫山賊營，諸傳皆然，獨墓表云：賊黨二萬餘自他所至，遮官軍歸路，前鋒閻華戰死，公被害。而《優免帖文》又云：兵科抄出廣東監察御史涂斐據新會申文，某統官軍與賊對敵，斬開賊排柵，放火燒毀賊巢，烟起不見，賊伏四面起，當陣殺死副使某等。因各有不同，今從《丘濬傳》。

《分省人物考》云，「楊輝、程鄉據上下寶龍峒」，似程鄉亦賊名矣。楊輝本程鄉賊耳。又墓志有平海寇李斌一事，今以不見墓志，不敢載。

僕婦請夏憲長時，傳稱吴希仁來視，而《優免帖文》稱胡榮，今從《帖文》。

祠敕有「生前盡節，死後卻金」諸語，見《建祠公議》，因不見全敕，故不録入。

忠襄官止嶺東而勦賊在全省者，以天順八年所降敕中，原有：「凡廣東所屬各府州縣地方，但有流賊上賊，即便同總兵、巡撫、三司等官，設策督調官民人等，相機勦捕。其領軍官員不聽調遣者，逕自參奏拏問，治以重罪。凡勦賊良策，隨便施行。」則其權已重于巡撫

矣。以一人之力而勦全省之寇，以伍伯之少而禦萬千之衆，位微任重，寧無敗乎！

予承乏史館，分題偶得先公名，即以此文點竄付録史生，故有附録數條，今并記此。

明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文正謝公傳

公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十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殿試復第一，遂由修撰陞右諭德充經筵講官。二十三年，孝宗嗣位，以官僚恩陞左庶子兼侍讀。御馬監少監郭鏞請豫選女子入宮或諸王館中，習禮誦書，爲册封諸妃地。遷疏争曰：「伏聞陛下用内官言，欲預選后宮以廣儲嗣，誠善。但山陵未畢，諒陰可哀，陛下富春秋，中宮得人，則其餘嬪御以貫魚進，未晚也。臣聞九經之義，遠色爲先。陛下嗣服伊始，

奈何以宮闈細故爲首德累？」帝善之。時帝方嚮學，遷務積誠以開聖聽，每進講，必先期習誦如在侍，及講，從容詳警，甚稱帝意。弘治四年，加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憂去。八年，詔以本官入閣辦事，時尚未終制，辭之。服除，始拜命。十一年，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賜章服。十六年，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孝肅太后崩，禮官舊擬與孝莊太后並祔太廟，至是遷請別祠，如周祀姜嫄禮，立奉慈殿祀之。時承平日久，政令漸弛，内官驕縱成習。遷思豫遏之，故于皇太子出閣首疏，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爲皇太子勸。且裁抑諸内官，立科設禁，將以是廓清近倖，而勢未逮也。帝大漸，召遷至御榻，執遷手受命。武宗嗣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遷于是時即乞去，薦吴寬、王鏊自

代，詞甚切摯。正德元年，逆瑾等八閹號八虎亂政，言官劾下閣，遷與閣臣健堅持必殺瑾等。會尚書韓文帥百官伏闕，論約遷等，中持語泄，事遂敗，遷等連疏爭，不允，遂乞去。

先是，遷力抑近倖，凡瑾所欲爲，皆遏勿與。時内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各司内侍，多作奸集賄，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軍不隸本兵，空名給食。遷既已條奏請禁，復勅曹司搜覈開覆，必逐事布飭而後已。瑾等銜之。至是，憾甚，下遷疏，令去。然猶以顧命臣，尚頒敕給驛月廩歲隸，臨行賜金幣、衣履如故。及既去，而吏部尚書焦芳繼入閣，嘗憾遷舉寬、鏊自代而不及己。瑾又以閣議時遷嘗訾謷，刺刺切齒，欲甘心于遷，遣偵四出，伺遷事，無有。會詔舉懷才抱德，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應詔，同試吏部，中有文用恭顯語者。瑾大怒，詔獄榜掠剟刺械之，戍鎮番。而以四人者遷鄉人，其草薦舉詔，則健爲之，矯旨黜健、遷爲民，而逐遷弟兵部員外郎迪，子編修丕削籍榜，禁餘姚人並毋得爲京朝官。

五年瑾誅，詔復職，致仕。至世宗入嗣，言官始連薦，遣存問，起弟迪參議，子丕復翰林官。遷乃遣子正入謝，疏曰：「臣猥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思圖報稱，乃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自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填，得覯聖明，如臣衰朽，亦荷軫恤，不加之負國之誅，反錫以優老之典，顧茲恩厚，效死何時！惟有一言，少資獻納。仰惟聖性睿哲，本屬生知，而聖德成就，當加問學。是必謹一暴十寒之失，而後可積以日就月將之功。夫一日萬幾，未易周通，而

一心萬化，惟在知要。若夫軍民利病、政治得失，則所司者能言之矣。」疏聞，帝温旨慰勞，蔭子正中書舍人。嘉靖二年，復令有司存問。五年，用楊一清薦起于家，進少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然遷以老疾即求去，嘗在舟中繕二疏，不上。而帝待遷厚，每天寒，免朝參，除夕賜御製詩，以郊祀賜織錦大帶，及以病告，則太醫賜藥餌，并給酒米。而遷竟以疾辭去。十年卒，年八十三，謚文正，諭賜祭葬。

遷器量弘達，而處事敏決，每中機要。火篩寇大同，遷爲決策驅去，而部計以邊警加鑲，每議增南折銀三分之二，遷力沮之，然警亦尋息。荆襄流民激變，遷撰旨區置，急令附籍，附籍則流者自止。時編户約三十萬，會有阻其事者，忽中止，而餘衆遂叛。其審要如此。遷爲晉謝太傅後，致仕時居東山第四門，著《東山誌》。子丕亦以解元登進士及第，歷官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世其家。

論曰：弘、正間多名臣，而遷不務爲赫赫，自處方幅，衆莫之撓，故忠誠敦慤，始終不渝。此當時誥詞所稱「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者與！遷在内閣，與劉健、李東陽同官，顧健敢任事，而資遷之謀斷；東陽善文曲，而遜遷之亮直。出處可否，不激不阿。夫其抑昂于二君之間者，槩可睹已！

附録　諸書載謝文正會試薦第一，因本房是兵部主事趙瑶，名位輕，故抑置第三，而墓志稱主考丘文莊賞之，拔置第三，則矛盾矣。世但以文正兩踞第一，而會試稍抑，故爲此説耳。然文正子亦解元、探花，而會試第四，亦是僅事。

餘姚薦舉人試文，用蕭傳恭顯語刺瑾，故瑾怒，下詔獄謫戍。而史料云：四人上疏求用。天下無未試求用者。況止求用，則瑾何必一怒至此！

兵部侍郎呂公傳

公獻，字丕文，浙江新昌人。成化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孝宗登極，擇可使交趾者，賜獻一品服，應詔。獻至交趾，頒誥諭，宣朝廷德意，交趾悦。濱行，相率爲餽餉，至捧珠貝填橐中，獻不受，人未知也。龍川土官趙源者，索交趾金錢，使者上其事曰：「天使回，禮有餽遺，猶峻拒不受，趙源何人，乃黷貨無厭一至此。」上聞其言，訊之，然後知獻卻餽狀，而宣之于廷。太監李廣擅選富兒爲駙馬，受賂，廷臣莫敢發，獻劾罷之。時京師雨雹，日食，東南諸省皆大疫，又孝陵灾，獻抗疏陳闕失。會壽寧侯張鶴齡兄弟倚宮掖，勢熛灼，每游宴後庭，出入無禁忌。前後李夢陽、羅玘皆得罪去，廷臣久嘿嘿。獻乃反覆極論，上怒，詔杖三十，下鎮撫獄。既而以言直釋之。遷禮科，轉應天府丞，復改順天。武宗耕籍，獻爲執事官，率保介趨蹌，儀甚備。上顧之曰：「是官善行禮，寧不可作禮尚書耶？」時瑾用事，獻無賂，不調，雖上諭，置不問。久之進爲尹，又久之進南京兵部右侍郎。劉六寇江介，凡三過南京，以獻有武備，不敢入。既而致仕。

論曰：史嘗謂「清畏人知，然未嘗不知」，獻則有之。獻歷官三十年，無贏財，止搆一室，榜之曰「清白」。

贈太僕少卿原雲南道御史狷齋謝公傳

公愉，字如卿，上虞人。嘉靖進士，授浦城知縣，行取擢南御史。武定侯郭勛奏請復天下鎮監，愉劾勛妄奏，勿議復，天下

快之。尋使雲貴，疏論兵部尚書張瓚、刑部尚書周期雍、大學士翟鑾，皆相繼罷去。獨論嚴嵩最激切，上不用，然亦不罪愉。時嵩爲禮部尚書，值其自陳時，愉以大臣巧辨誣罔痛責之。且言：「兵部尚書張瓚貪而優柔，以本兵而壞天下之兵；禮部尚書嚴嵩貪而狡狠，以掌禮而壞天下之禮。二臣雖不同，其欺君誤國則一也，宜其莫逃聖鑒。而任用不衰，必陛下真知其智識足以集事，取其才而略其德耳。乃嵩以貪墨非聖主所惡，而日益污濫，一時臣工，亦復以廉靜非聖主所尚，而競爲貪婪。風俗下趨，歲異而月變，欲望世太平，難矣。今夫郡縣小官犯贓，或三五錢，或數十貫，必繩以峻法，而大臣狼藉鉅萬，置不以聞，真所謂縱豺狼而搏雉兔也。」疏凡數千言，嵩見而憚之。會愉自雲貴還臺，一時稱古之遺直，薦留雲南道。嵩亦百計要結，且啖以美官，愉不顧。既而按四川，聞邊警，遂上疏曰：「堯舜誅四凶，而蠻芳率俾。今之四凶則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陛下已誅其二矣，何難盡屏之，以全堯舜之功哉！」不報。會愉以母老乞歸，未允。嵩乃乘京察除愉名。愉歸奉母，所居室最隘，名狷齋。世宗崩，詔録前言官，未拜命，卒。

御史周弘祖爲特請于朝，贈太僕少卿。其疏有曰：「臣嘗輯録嘉靖以來章奏，見原任監察御史謝愉所論武定侯郭勛及禮部尚書嚴嵩，皆人所不敢言者，乃爲逆蕃父子切齒中傷。退閒之後，且不知存亡，下落未識。彼省撫按亦曾舉及本官否？夫如此忠藎，際此明聖，而使與草木同腐朽，而不得被一命之榮，殊可惜也！」

論曰：誰毁誰譽，三代之直道而行，不

其然與？愉之劾嵩、弘祖之薦愉，皆古遺直。而愉自名狷，惟直故狷。朝有如此臣而不能用，嘉靖之業可問耶！

張中丞傳

中丞名元冲，山陰人。以嘉靖進士授吏科給事中，拜命而泣。或問之，曰：「吾祖爲是官，曾以直諫萬貴妃擅寵，賜杖。吾父逢禁日必出血衣陳祀之，且涕洟曰：『子姓有爲是官者，其毋忘此血衣哉！』吾今爲是官，是以泣。」蓋其祖以弘本科都，其父景琦則以部郎知桂林者也。時嵩初入閣，元冲首疏嵩心術不光，不宜在帝左右，不報。先是，九廟災，上刻意營建，曾以木工郭文英有技，愛之，加工部帶俸右侍郎。至是，工成，廕其子文思院副使，而文英嗛嗛復請辭已所受俸，改廕兄子，乃復以其兄子爲鴻臚序班。元冲疏争之，謂文英賤工，本以繩墨斧斤之能奔走冬官，忽遭逢廟建，致濫名器，以無何厮役而帶俸竊銜，其爲非分已甚矣！今復冒叨恩廕，在文英者，宜慚悚引咎不暇，乃復敢狎恩抗求，自處非法。小人之貪肆，一至於此！且文思院非他，文英出身之所也。工技必各安其業，而後有濟。今文英既已踰越，而復不使其子弟安于其業，此何意乎？上怒，不納。會織染太監以上用羊羢未給，請尚衣孟忠齎敕儹造。而元冲復争之，謂嘉靖元年既已停罷中使儹造，歷至二十年間，始遣尚衣李鉞偶一督辦，然即已徵還。此在神聖愛民，其爲防微杜漸者如是其至。而小人罔上，重溷聖聽，其罪可殺。且内官之出，必有京師巨黠投充家人名色，于其奏帶常數外，增一二十

輩，依附撥置，需索騷擾，甚至輘轢司府，箠縛官吏，此所係匪細也。上益怒，不納。然卒以其言直，轉外爲江西參政，既而進廣東按察使。巡海，擒海賊徐碧溪、何亞八，敘功賜白金。大計考天下監司第一。補江右布政轉左，尋以右副都巡撫江西。時閩廣流賊犯境，元冲疏請便宜統參議趙鏘、副使陳柯暨指揮屠埧、杜喬、廣東都司孫敖、浙直冠帶千户龔綸等，各領兵堵勦，日有斬獲，遂驅賊出境。而其渠犯贛者，殺官吏、劫倉廩、焚掠，贛撫得罪。内官與政府憚元冲直，畏其入用，并囓之，勒回籍。

元冲少從王守仁游，與同里錢德洪、王畿、徐珊共闡明良知之學，而元冲尤以氣節自勵，曰：「人之生也直。」守仁嘗稱曰：「吾門不乏上知之士，至于忠信質諒，無如叔謙。」叔謙，元冲字也。又元冲嘗讀書浮峰山寺，守仁顧而登其巔，嘆曰：「此山卓絶不群，叔謙似之。」爲題「浮峰書屋」而去。嗣後學者遂稱元冲爲浮峰先生。

論曰：元冲祖、父皆名臣，以弘以建言得罪，而景琦爲郎忤中官，謫判始知桂林。元冲其繼志而興者與！姚江之門有二，一以領會，一以踐履。元冲與畿、珊同學，而元冲冲然已！

西河文集卷七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又初晴稿

傳三 一名越州先賢傳

明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吴公傳 世職、孟明、邦輔附

公兑，字君澤，少倜儻。本紹興籍，以例入北監，中嘉靖三十八年會試，授兵部主事，越十五年陞爲郎。莊皇帝即位，内監乞門廕，持例不可。司禮責部易兑疏，兑怒，將奏之，司禮惶恐，謝。會北部入塞，掠榆林、太原，議徵宣大兵入衛。兑獨抗言勿徵宣大兵，寇當退，不過灤一步，邊兵擊其歸，可得志。而廷議已決，寇果去，無邀之者。

隆慶三年，轉湖廣參議。值大征古田，將調麻陽兵制其奔軼，兑直遣土司遏之。明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霸州，立保甲法，塹涂布壘，亘木斷道以捕盜。是時北部新附，諸邊覘叛服以定嚮背。總督王崇古應代，廷議難其人，咸推兑，即于是年擢僉都撫，治宣府。乃先減屯額，墾荒土，繕垣繚臺，别築外十二家。邊起滴水崖，訖于黑漢嶺烽堠，屯墉咸甓而崇之。昌平陵園無捍蔽，護陵軍駐山南，其東北挺出塞外，單弱。兑拓其城障，北自龍門所，東至靖胡堡，横絶北地三百里，遷嘉靖間所納史車諸部屯實之。時北部多寡，黠嫚漢吏，而俺答弟把都兒、子黄台吉尤梟悍，喜鬭薄市賞心，非父兄所爲。每貢，俺答以己馬代進，得賜物，抵地不肯受。兑于市日值俺答與

諸子弟獵百里外，窺其營近塞，與我軍相望。兑率五騎出，導二旂直趨其營，北部錯愕，咸控弦。導者呵之曰：「軍門來北部。」咸拜跽問狀，曰：「按爾軍且行犒耳。」北部乃獻酪行禮，請遍觀其軍，薄暮返。王崇古聞之，大駭，遺書規之。兑報言：「是行有三利，審料虛實，一；推心置腹，二；彼常輕中朝無人，吾以隻身入虎穴，指揮十萬衆，示以無恐，使彼知所畏，三。若夫意外之變，則其酋在遠，請命無及，擅謀妄動，又非彼中法，吾豈不籌之哉。」初，黃台吉娶婦，生扯力克，無寵。又妻大成台吉之母，生五路台吉，色衰，復棄之，盡奪其所部萬騎與他庶孽。乃復東掠史車，就婚于朶顏。值扯力克請賞，兑叱曰：「爾父反，不畏誅，更乞賞爲？」對曰：「父棄吾母，吾無如何矣，能止父反乎？」兑召前，語曰：「聞爾兄弟皆失職，吾取爾部騎歸爾，爾能報我忠朝廷乎？」泣而對曰：「能。」曰：「爾父腹心惟革布耳，布誅奪爾部騎依姑多羅，而五路兄弟亦奪故騎，合大成台吉。彼二家者，素與爾父郄，力足抗也。」扯力克唯唯。遂殺革布，而約擺腰兀慎，盡奪父部騎，而于是台吉頓衰。兑又使其將邀把都兒，酖之。其子青把都怒，請絕貢，擁兵至塞，要以十二事。兑召前爲開譬禍福，曰：「汝能貢，仍賚汝。否則，試聽吾礟聲可耳。」言畢，千礟並震，人馬皆辟易，乃乞貢去。貢市初起，無制度，兑始定番部貢儀與通使之禮。我使用白衣，至北庭隆重，北使入遇，參游于途，避馬下立，言事則跪，置譯舘，以五鋭士夾一使，加扃鍵焉。每市阻酋長墻外，按部犒給，所市馬良者，予直七兩，七軍共領之，遞而殺至三兩三軍而止，其法最密，後來惟謹

守繩度而已。番部習侵盜，雖款塞，亦且誶于市。或潛盜所鬻馬以去，兑使挾棓伺擊之，曰：「孰令汝爲市而盜乎！」哈不慎盜馬，擒三人，哈獻馬請釋，不與，哈奪之去。兑閉關停市，告諸部命發兵討哈，諸部懼，共追還所奪，以哈馬九九謝死罪，乃舍之。打刺名安執關民要貨，兑聲罪諸酋，共收其畜千獻之。表聞，詔以賜諸部，諸部愧服。

兑居上谷久，威信素著，且嘗以不測賞結諸部心。東貴者，青把都女也，嫁東部。隨父入貢，與邊吏言稱己貧。兑諭貴昆弟，每一馬取紬一畀貴，貴得紬二千，感泣去。後東部入寇，命兑偵之，諜從東貴帳中來，具知土蠻生于亥，避太歲不寇。其弟莊免兒病，不能騎，今掠岔河以東者，特零騎數千耳。始遼帥恐敵用衆，且未知所向，軍廣寧以待之。及得報，亟以兵趨西堡，擊其歸，斬數百級，賜兑金幣。朶顔操蠻以其姊妻黄台吉，挾賞寇邊，攻毁鴉鶻寨，殺一將。薊督奉詔責，問策于兑，兑報曰：「上策悞之以形，姑解之以驕其志，俟其弛備而擊之，上；中策奪之以聲，薊門先出師，以明必討，而又料軍于宣雲，若合擊者，乃示意台吉，俾得禽獻以自贖，中。」上令從中策。果縛阿都赤等十七人，梟鴉鶻寨。先是，宣府屯粮溢，故額至二十一萬，軍多積逋。兑疏請赦逋罷汰，令流人歸業者原其負，給以牛種。由是耕者雲集，穀賤于中土。兑善制火器，造將軍砲百、滅鹵砲千、三眼銃萬。舊砲重，難轉，兑創雙輪車，隨營轉向。舊砲楔木，多震死，兑易以乾土，氣完不震。北部嘗笑砲如雷，然災者當之，能再擊耶。器成，引北使觀之，砲舉若連珠，移時不絶，乃囓指去。

萬曆元年，陞右副都兵部右侍郎，四年遷左，七年以原官總督宣大。俺答佞佛，將西謁番僧，寄帑于兑，留旗箭表信而去。道出西涼塞，諸邊震聳，兑使繞賀蘭背行，勿近邊。第恐既西，必以兵力併瓦剌。陰求得瓦剌爲俺答俘者，勞遣之，授以計，令好迎俺答，而陰襲其後，俺答大挫，至西部不歸。將與爲婚，兑聞大驚曰：「果爾，且續其斷臂矣。」復密遣人厚遺西部，令絶婚。時俺答以契召諸部兵，將釋憾瓦剌，諸部不應。兑乃發金幣，修書遣通事金鳳、彝使羊羔兒賜俺答，勸之東歸，俺答大喜。而舊使珊瑚、戈陶等監俺答西行，亦皆斤斤爲俺答信，俺答乃歸。遣海大首領扯兒克上表稱謝，獻黃駝、白駝、刀甲、氊氇。而番僧滿頓失禮，亦附貢銅佛、舍利、車渠、海螺。兑爲之進。當是時，兑經紀有法，縮軍費、節客饟，積幾五十萬，屯穀二百萬。省太倉太僕銀歲輸邊皆百萬。凡儲偫穀勵，足以控制諸部，故諸部愈畏之。先是，俺答以長女啞不害之女三娘子美，自娶之。而其子黃台吉鄙而淫，每奪諸彝婦過百人，而聽其索食外奔。獨憾三娘子擅富厚，詛詈三娘子，每入貢，宿兑營愬其事，兑思以結之。兒視三娘子，賞賜宴犒無所吝，嘗以番王哈屯視中國夫人，于貢日親賜八寶冠、百鳳雲衣、紅骨朶雲裙，感之，指其心誓以必報。而黃台吉諸婦如五蘭比妓、且沁比妓、威兀慎比妓，以饑餒歲盜葛峪堡小軍盔甲、牛羊，必罰不赦。其後黃台吉、扯力克子孫襲王，皆妻三娘子，三世修貢不絶，封忠順夫人。

九年，以原官回部，扈從上大閱進陣圖兵略。十年，復以右都總督薊遼。瀕行，執政詢邊事，對曰：「速把亥爲害久矣，其滅

此朝食固也。第五路統于一酋，可款以修備。東部紛雜，各自爲主，利用戰以制款。」于是首議固險。前此塞垣取弦直，突則割之，又山長多障，可騎而登。兑令依山爲壁，復曾家寨之割棄者五十里，以犄古北。乃遣薊帥逐朶顔趕免，碎其帳，俘其軍馬，及所被掠者合數百人。其明年，遼帥禦速把亥于鎮彝堡爲覆待之，伏發，斬大酋八，亥死焉，生得額孫兒，斬首百級。于是亥弟炒花、侄老撒卜兒，悉遠伏不敢近。乃進兑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廕一子，世襲錦衣千户。逞加、仰加攻海西，虎兒罕阿台應之，兑遣遼帥截勦，敗于曹家峪，斬首三千餘級，鹵獲無算。其年入掌本部事，乞骸骨，疏七上，報可。

兑負氣任達，嘗曰：「行文以氣勝。」當其居幕府，軍書旁午，必張壁酣睡，意飽乃起，而後據案汎應無不當，其氣全也。爲諸生時，倭寇至，所調狼兵數剽掠，人莫敢忤。兑獨聚衆守戒，曰：「第勿殺，聽吾呼皆呼。」大譟震天，兵果走。然後追執一二人，以告主者，狥之，其識略如此。子有孚襲錦衣世職，陞都指揮同知，進南鎮撫司，轉總兵，死。孫孟明襲，有名。

孟明字文徵，鄉試擬第一副榜，再試，再副榜，遂棄去，承襲錦衣正千户。天啓初，忠賢用事，掌司許顯純其黨也。孟明進北司理刑。中書汪文言以事詔獄，忠賢欲假文言獄羅織，顯純承其意，設五毒勒文言蔓引，已書高攀龍、楊漣、左光斗二十六人爲一通。孟明接視之，叱曰：「囚不畏死耶？諸人安肯與汝通？而希以株連圖巧卸乎？裂之！」文言連呼曰：「誠然，獨冀緩死耳，安有是也！」顯純亦語塞。遂指孟

明匿亡命，矯旨下孟明本司拷訊。會田爾耕亦閹黨，適掌衛事，惜本衛邊幅，遣削籍去。崇禎改元，起原官，進掌衛事，提督東司房，卒。子邦輔襲，邦輔字元素，亦以正千户進北司理刑。崇禎末，給事中姜埰以言事詔獄，而行人司副熊開元因面劾延儒，同日收拷。當是時，上怒甚，密旨促具牘速上，蓋意欲置死地也，邦輔故緩牘待之。既而上怒稍解，令刑訊，然必欲根柢開元所主使。時都掌劉宗周、僉都金光宸俱以此得罪，朝議洶洶。邦輔念其冤，故爲開導，記口語，刑及其衣，即具牘出之。上猶怒不已，予杖各百，臨杖膚體完具，無刑訊狀。杖者大訝，舉朝爲邦輔危。既而杖者亦念二人者無罪，邦輔心無他，予杖畢，竟不及邦輔而罷。後舉人祝淵以疏留宗周詔獄，邦輔復全之，在《宗周傳》。

論曰：款事初起，疑信未一，檻虎縶猨，保無終駭。語曰：「始非難，終之實難。」向非兑者，則猶是俺答，萬曆之保關，安見非嘉靖之市塞也。邊臣以鎮重爲功，而機變翕忽，所在控制，卒能使保關市塞皆能有成。自此以後，歷三四十年不爲邊患，是雖李魏之守雲中、韓范之鎮西塞，何以加焉？宜其閱數世而猶烈已。

姜光禄公傳

公名鏡，字永明，餘姚人也。萬曆十年，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行人，陞禮部主事，進主客員外郎。哱拜據寧夏，而兵圍之三月不克。寧夏城環湖，湖四高，廷議決湖水以灌其城。鏡方爲主客，職四裔事，慮其事不就，兼有害也，遂上書

曰：「諸將計水攻，必謂寧夏城卑下，在西北隅，與金波湖近，在東南隅，與觀音湖、新渠、紅花渠近，如釜底然。將遶城築堤以灌之，如智氏之灌晉陽，策非不善。顧寧夏城中百萬户，不盡賊也，即不得已與賊處，不必從賊作薦居也，一時爲所篡，無路可奔，而使之一朝盡爲魚鱉，於皇上如天好生之至意，得無有惻然者乎？孫武書深明五間，古之名將多用間以成大功。前哱拜因劉東陽、土文秀並起逆謀，雖同惡相濟，而反叛之人各懷叵測，始則相倚，終則相猜，近聞東陽殺文秀，隙已見矣。今哱酋與許朝、東陽二叛鼎立，必有不相下之勢。若遣權譎之士入城招降，而乘機搆會，以離其腹心，使之自相疑貳，然後重兵以臨之，三叛之俘，不當獻之闕下哉！」書奏，上頗偉其言，不即行，旋陞本部精膳司郎中。既而堤成，賊劓之，水泄功不就。然後用跛者李登懷蠟書，三入城説哱拜，而間以書携東陽與朝，承恩果殺東陽、朝，而三叛就殲。兵部敘鏡功，題准以京堂員缺推用。

萬曆二十年，皇長子年十一，未建儲。貴妃與司禮田義潛蓄異謀，宰輔莫敢言，廷臣亦未有言者。鏡上疏劾奏，其略曰：「祖制建儲，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聖聖相傳，無異議也。皇長子春秋十有一矣，當璧之徵久已表著。而主器有待，凡出閣、講讀、選婚、加冠、册立諸大禮，未經舉行，此必有左右爲之沮者。竊聞司禮監太監田義希附皇貴妃意旨，往往妄測神聖有所轉移，微陳兩可之端，潛施蠱惑。凡内官中與義合者，共進密謀；而其不合者，每巧激聖怒，啓皇上嚴刑峻罰，用以箝攝左右，絶中外之議。種種邪謀，如鬼如蜮。臣以爲田義一日在側，

則國本一日未定，社稷一日未安。內閣大臣既畏義權威，首鼠兩端。而廷臣宴處，亦未有能救正者。皇上大奮乾斷，立斥田義，庶陰霾消散，天日自開，國是正，主器定矣。」疏上，義大怒，條旨杖午門外。上以其言直，改票革職。時鏡年三十有八。越十五年，而太子始定儲位，乃推册立恩，予鏡冠帶，閒住。又越十二年，卒于家。又二年而光宗即位，追直諫功，特贈光禄卿。以子逢元貴，累贈資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

論曰：鏡禮部，未有言責，乃于寧夏則密進奇謀，于國本則首申讜論，有引裾折檻之風焉。先是，鏡曾祖榮以工部劾逆瑾，貶外；父子羔以忤相嵩父子，罷歸；及子逢元以修《三朝要典》忤魏璫，見屏。姜氏世以直節聞，而鏡尤卓卓云。

明吏科右給事中周公傳

公洪謨，字宗稷，山陰人。中萬曆進士，授福建延平府推官。時福州推官周順昌負清名，洪謨與之埒，稱二周。會福建鹽運使司委掣鹽，懲墨吏骫法，使洪謨、順昌司掣事。嘗曰：「自二周掣鹽，而鹽政以清。」

天啓二年，舉卓異第一，行取補户科。明年辦事，忠賢以傳奉杖死屯田郎中萬燝於午門外，而捕御史林汝翥於葉向高第，破闥入，捽汝翥予杖。中官王體乾附忠賢，每疏至，必鈐以片紙，條其意略，而閣臣廣微遵行之。洪謨到科，即疏曰：「臣自家抵都，見一路災荒備矣。夫吴淞澤國也，而加之霪霖；青徐槁壤也，而重以旱魃。臣嘗

疑上天恩威，每多偏任，何所感召，而竟至於是！ 及見我皇上，震霆迅雷，非不擊斷，而乃重施之失勢之言官；溢寵濫恩，非不優渥，而乃盡被之浸淫之内侍。 是豈春霖不足施，夏日果可畏哉？ 燥濕之勢殊也。今萬熺已死，汝翥幾斃，而向高毅然請去。猶幸執政柄用方新諸臣，九死不折。 萬一不幸，而拂衣者旋踵，畏威者結舌，將明旨所謂孤立者，不在内侍，在近臣也。 皇上誠能回惠威之施，一生殺之柄，納大小諸臣之諫，詰萬熺之何以死，究汝翥之何以杖，察首輔向高之何以即去，立斥忠賢，毋使以媪相之權，成騎虎之勢。 然後大張祖訓，并勅王體乾等，勿開市交之門，參票擬之柄，違干政典兵之禁，如此而天變不回，人心不固，社稷不安，請治臣以妄言之罪。」不報。

會璫事雠斂，叨憒者思媚不止，意欲重困東浙人，曰：「越猶吴也，壤比粟均，舟習水次便，應詔東浙税畝粟若干斛，如蘇淞例。」主漕者已行，單徵發東浙人，比户惴惴，若中風狂走，顧莫敢訟言。 洪謨曰：「此吾事也，幸覆疏未至浙撫，第疏來，吾當死生争之。」及疏至，洪謨駁抄曰：「越浙鹵，仰給他郡縣，東北環海，而又有三江之阻，義雖當輸，顧安所得粟？ 且蹴舟踰險，涉錢塘，越風濤，種種不便。」時印在掌科，洪謨用白頭抄參以上。 人爲洪謨危，顧詞直，終莫能奪，議遂止。 是年十二月註籍。至明年二月始一出侍班，而周順昌被逮至。洪謨乃嘆曰：「二周不獨全矣。」自劾去。先是，洪謨論熊楊失律、廣微失禮事，詞義凜凜，久已觸璫怒，會洪謨同鄉有勸璫收洪謨爲己用，故璫姑銜之。 洪謨嘗笑曰：「吾豈不欲爲官乎？ 顧何以爲人？」至是自劾

入，廣微陽謝曰：「毋我故。」而瑺竟加以久依門户之旨，勒令閒住。

崇禎改元，起吏科右給事中，陛見，首薦劉宗周可大用。時吏部尚書王永光變亂銓法，洪謨疏參之。其疏留中不下十餘日。無何，上御經筵，諭講官云：「周洪謨言是。」發閣票旨百餘言。明年，陞兵科右給事中。皇太子生，充御書使者，歷潞、周、趙三藩。又明年，御書差竣。時政府屢易，用事多新進。洪謨乞身去，將行，註山東試差，洪謨曰：「已告病矣，復膺差，謾也。」遂去。洪謨在户科時，以新餉缺乏，曾疏言：「不得已之取贏有八：曰鼓鑄、鹽法、屯田出之於地，稅契、典舖、散官取之於民，冗役、郵傳節之於官。至於多方裁省，責之三方督師之臣。使司農之所輸者，以飽猛士，不以供闒茸；以勵鋭師，不以供坐客。凡兵馬器械，一若貧家之拮据。絲粒皆期實濟，而後國計爲有裨也。」上亦是其言，而終不能用。

論曰：李應昇劾楊熊失律而死，魏大中劾魏廣微失禮而又死，洪謨兩劾之，豈復有生死之見存於心與？媚瑺者思擇彊項士以張瑺勢，而致黜以官。洪謨二十舉於鄉，念父通城令年老而留事之，至五十而成進士。彼其不屑屑於一官者，寧一日矣。

明特進左柱國少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貴湖川雲廣五省軍務兼巡撫貴州朱公傳

公燮元，字懋和，浙之山陰人。萬曆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遷寺正。慮囚山西，土豪殺七人，輦金京師，屬貴人爲請寄，燮元

論殺之。出守蘇州，蘇州治。遷廣東提學副使。御史以巡按至，自貴倨，於所録士外，自取二十人，檄布政司填册與鄉試。燮元不肯，曰：「侵官非法。」立壞其册而榜爲首者於市。御史恨刺骨，誣指他事。朝論直燮元，而以劣罷御史，勒令去。燮元乃請養，家居十年，起爲陝西按察使，分巡隴西。越二年，遷四川右布政使。先是，朝廷以營建殿門，採川木，令右使董其事。凡大木生絶險遠，州郡吏督工徒入山，覓得之，報官，報已，斬伐之，斬伐已，運之，置大壑中，候暴漲，然後得出，集於涪州。然而吏因緣爲奸，類言不中程，如是者二十年，費水衡數十萬，官吏坐繫至沈命不可數。燮元疑其事，立趨駕至涪，第其上下而簡料之。凡五日竣事，得大木一千七百餘章，盡釋諸纍囚，而以不及選者給高貲，商算其直，由江淮達京師，官無資焉。乃復清川田漏籍若干畝，歲抵川新餉七萬五千有奇，川人德之。

天啓元年，奢氏反。奢故猓種，世居藺，爲川外徼，與黔徼安氏爲界，皆爵宣慰，而世相仇殺。奢崇明襲爵，猜鷙蓄不軌。聞遼左有警，自請援遼，陰藉之治兵械，遣其黨樊龍等出兵重慶，陽以餉弗給激其衆，殺撫道以下官吏，據重慶城反。時燮元以左使入覲，方就道，蜀王率士民遮道留燮元。燮元頓還，立遣使持符發石砫、羅綱、龍安、松潘、威茂、建昌諸道兵入援，下令募民徒繕城，斂米粟薪芻之在城外者，穀甲煅器，凡兵械所需，若金鐵、麻枲、油燎，遍督所産于州縣。如是二十日，而賊已至，所過州縣下三十有七。前所遣將屯守諸險隘悉潰敗。燮元誓衆，率民徒登陴，賊百計仰

攻，不得志。乘賊懈，直闖賊營，斬馘千餘，生擒賊目數人。乃遣人決都江堰水灌濠，濠滿，賊治橋，藉其少息，急清在城民之與賊通者，前後疏捕得三百人，誅之，出示賊。賊氣大沮，乃更集諸猓，疊爲雲樓、爲旱船、爲陽橋，以瞰城中。大抵駕竿爲屋，而施懸梯于其背，雲樓如樓，旱船如船，陽橋如橋。高比麗譙而出女墻丈，城中人望見大怖。燮元覘其機所運如牛車，然用牛數百頭牽之，乃爇砲，擊牛，牛奔，竿折而屋傾，矢石雜集，守門軍殺而出，大敗賊衆于城下。會援兵至，賊增屯而守，相持無退意，如是三月。羅乾象者，賊梟也。諸生有陷賊營者，乾象遣之歸，輸意燮元招之。乾象來，燮元與之飲。乾象雄猜，左右顧，燮元示以易。傾酒數斗，啖炙彘肩一，酣然假寐，鼾齁如轟雷，不解胄，不辟刀劍。乾象伏地曰：「公天人也。」縋而出。自此，凡賊營舉動無不悉。賊大疑，待左右束濕，衆心倍攜。燮元復使牙將周斯盛僞爲書，約内應以誤之。賊以名馬餽斯盛，斯盛乃潛出與之盟，而設伏以待。崇明果自至，甫懸、人上松潘，守兵不知爲誘也，大噪，崇明驚走。伏起，獲其從者數人。城中氣百倍，力戰，燒其旱船并攻具。而援兵益集，乃造水牌百，投錦江順流下，令所過州縣嚴兵截賊歸路。夜半，乾象等内變，賊營火起，崇明父子策馬走，乾象等來歸，餘賊奔潰。時已擢燮元都御史，撫川。朝命甫下，乘勝逐北，定敘州，復重慶城，斬其梟將樊龍，賊渡瀘水去。

而其時有水西之變。水西本安氏，與奢氏世仇殺。宣慰安位幼弱，安邦彦佐之，聞崇明反，亦乘間竊發，解奢氏仇，相約爲脣齒，起兵水西。燮元既已復瀘州，進兵部

侍郎，總督三省。乃復整兵入永寧，破藺州，燒其九鳳樓，蕩平其巢，開疆千餘里。遂上奏以外四里膏腴之壤歸永寧衛，隸敘州；內四里深險墝瘠，分給降將，各守其土，爲天子保塞。當是時，水西賊鋭甚，方覆官兵于大方，殺巡撫王三善，貴州大震。奢寅遽返藺，借水西爲聲援，招餘蘖抗戰如故。燮元乃重購降苗拍登等，令所部阿友佯爲叛，歸居賊營，輸賊情實。寅初不之疑，既而覺之，縛阿友，搒掠備五毒，以刃穿友足一晝夜。友不伏，寅意不自得，痛飲。友乃乘寅醉，呼其衆殺寅，焚其屍，以首來獻。先是，朝廷以水西事急，加燮元兵部尚書，賜尚方劍，督貴州。至是寅誅，燮元移鎮渝，部集分兵，一意討水西，而以父喪歸。

莊烈皇帝即位，録平藺功，加少保，蔭一子錦衣衛指揮使，世襲。是年秋，敕總督貴、湖、雲、川、廣五省軍務，仍巡撫貴州。燮元即上狀，大簡諸將，更易署置，一反前督所爲。乃檄滇兵下烏撒，杜安邊。助逆路蜀兵出永寧，抵赤水，扼四裔要害。而親移師駐六廣，逼大方。鬼師莫德説邦彥曰：「安邊在烏撒，滇人不敢南下，永赤之兵牽制我後，我當先破之，取永寧以畀奢氏，取建武六縣以畀法舍，然後挾烏鎮以臨遵義并黔及滇，大事可圖也。」邦彥從之，以歹費等防六廣，小阿烏謎等防遵義，阿鮓怯等守鴨池。三岔各自號元帥，而邦彥號四裔大長老，崇明稱大梁王，先抵赤水。燮元諜知之，密令守將許成名佯敗，拔營走永寧，且戰且走，誘賊深入。薄永寧城，乃令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六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聞王師四集，恚甚，恃其勇，欲旦夕先破永赤兵，還拒諸王師，急索

戰成名，與永將侯良柱、鄧玘等約夾攻。賊玘等兵始交，成名與羅乾象繞出其背，奮擊之，賊大潰，自相蹂跆，死者數萬計。遂斬崇明、邦彦等將，乘勝勦捕安位及餘賊。而蜀將以争級拔營先歸，餘賊稍稍遁。乃移檄安位，諭以内附，許自新。位不能決，其群目復集兵，迫脇諸餘孽號二十萬以抗王師。燮元會諸將，且誡之曰：「水西地險，谿谷多霧瘴，莫辨昏日，箐林悉蝮蛇猛獸，即不戰鬭，而兵易疲。前督陷賊中，率以此敗。困獸之噬，未可輕也，是必扼險以斃之。」於是焚蒙翳、剔巖穴，屯兵近地，相持百餘日，稍稍出游兵引戰，而漸促以進。焚其窖粟，斷其樵採，賊且饑且困。別將劉養鯤又密遣人入大方，燒其宫室。安位大恐，乞降，公弗許，要以四事：一貶爵，二削水外六目之地歸朝廷，三獻殺故撫王三善者，四開通畢節等驛路，而位皆唯唯。遂率四十八目出降，誓不敢叛。

而黔人自軍興來，歲食餉百萬，不樂罷，殺其使，奪其所獻馬。燮元斬數人始定，乃遂上善後疏曰：「臣惟邊徼，雖安不可忘戰，制苗之法，必先固本。水西自河外六目、九司之地，亦頗廣衍，今已悉入版圖。沿河要害，臣築城二十六所，近者控扼苗地，制出入，遠者聯滇蜀、通商賈，皆立郵舍，繕郵亭，建倉廪，使不敢卒入爲寇。鴨池安莊計河旁可耕之士通溝洫者，不下二千頃。事定之後，無慮，常屯萬人，人賦水田十二畝、旱田六畝，稍益之，使自贍，❶鹽酪芻茭出其中。諸將士皆身經數百戰，披草萊、立城郭，咸願得尺寸以長子孫，即割

❶「贍」，原作「瞻」，據四庫本改。

新疆授之，使知所勸。謹條便宜九事：不設郡縣，置軍衛，不易其俗，苗漢相安，一也；地益墾闢，聚落日繁，經界既正，苗不得以民不耕地漸侵軼，二也；黔地險瘠，仰食於外，今自食其土，省轉輸之勞，三也；國用方匱，出太府金幣以勞諸將，不足，以爵酬之，爵轉輕，不若以地，於國無損，四也；既許世其土，各自立家計，經久遠永爲折衝，五也；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無事易以安，有事易以使，六也；春夏治農，秋冬治兵，耀旗河上，揚威武使，苗日備我，七也；從兵民之便，願耕者給之，且耕且戍，衛所自實，無勾軍之累，八也；軍耕抵餉，民耕輸粮，以屯課耕，不拘其籍，以耕聚人，不世其伍，使各樂其業，九也。」疏聞，詔可。

崇禎五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七年加少師，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八年，一品再考滿，加左柱國。九年，詔出師，誅擺金、兩江、巴香、狼壩、火烘五洞叛苗，悉平之。乃又通上下六衛并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商賈露處，道不拾遺。滇中沐氏土舍普名聲作亂，朝廷命討之，名聲伏誅。龍塲壩者，水西地也，水、藺相仇殺爭此地，時屬藺，時屬水，其後二姓盟以其地假藺。其地抵大方七十里，去永寧且六百里，山箐峻險，不産五穀，蜀人欲爲設官屯兵以自廣。而故帥侯良柱貪橫，燮元劾其罪，良柱修怨，借拓界以責燮元。燮元疏曰：「臣惟禦苗之法，治以不治。今水西既納款，藺殘孽安敢負固？夫守邊者，但聞扼險，不聞入險。此地陡臨苗穴，四面孤懸，而中限以水，必築城守渡，則轉運煩費，多所未便。然且內激藺苗必死之鬬，而外挑水西以扼吭之嫌，

兵端一開，未易卒止，非疆埸福也。」書上，下詔詰責之，燮元持其說，上無以難。及安位死，無嗣，朝議必用兵郡縣之。燮元復上疏曰：「水西各苗恃其險固，向阻聲教。今安位殄絶，踈族遠條紛然争立。臣奉明詔，一切禁止，聖威遠暢，有苗來賓，納土獻印，相繼於道。臣惟水西有宣慰之土，有各目之土。宣慰公土，宜還朝廷。各目私土，宜畀分守，籍其户口，徵其賦税，殊俗内嚮，同於編氓。大方、西溪、谷里、比那，要害之地，築城戍兵，亦足以丕振國威，永銷反側矣。夫西南之境，皆荒服也。楊氏反播、奢氏反藺、安氏反水西，獨滇之定番，彈丸小州，爲長官司者十有七，二三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苗之好叛逆，而定番之獨忠順也，地大者跋扈之資，勢弱者保世之策也。今臣分水西之壤，授諸苗長及有功漢人，咸俾世守，凡苗俗虐政苛斂，一切除之，使參用漢法，可爲長久計。」制曰：「可。」

十一年春，燮元卒。天子震悼，賜祭葬。燮元軀幹宏偉，年七十飲噉如少年，室無姬媵，性介潔不苟取，所至人服其介。鎮川貴垂二十年，軍資贖鍰不下數十萬，皆籍之於朝。居處節約，儼韋布士焉。其爲人明敏而有度量，雖矢石之下，軍書旁午，從容應之各有理。居軍中未嘗置記室，知人善任，人樂爲用。其禦苗，以恩信，不妄殺一人，故所在親附。既殁，皆罷市，巷哭不輟。内江有牟康民者，隱士也，佯狂。當兵未起時，嘗語人曰：「蜀且有變平之者，朱公也。」及亂召之，不肯至，凡有軍事，或咨之，悉中。後不知所往。子兆寧襲錦衣衛指揮使，次兆宜襲錦衣衛指揮使陞南鎮撫司僉書管事，次兆憲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次

兆宣後軍都督府都事。

論曰：劉宗周曰：「燮元沉毅如魏公，忠誠如汾陽，練達如文饒，廉正如孝肅，而將略大類趙營平。」陳子龍曰：「夫自漢以來，通西南徼者，大率疲所恃以事無用。燮元不侈言功名，而力抗郡縣之議，有嘉折首，不窮兵威，偉哉！」或曰：「天啓之季，政在閹寺，燮元不歸功闈闥，而以是失侯。嗟乎，何必侯矣！」燮元建石城三十五：曰省會北關、曰開州、曰龍塲、曰虎塲、曰鎮西衛、曰猙狼、曰息烽所、曰劄佐土司、曰九莊、曰詰戎所、曰陸廣、曰乾溝、曰簸箕隴、曰鴨池、曰樂平、曰鐵王旗、曰廣順州、曰雞塲、曰青崇、曰馬塲堡、曰烏江、曰連雲、曰有嘉、曰板橋、曰恬波、曰馬塲、曰亦資孔、曰清豐、曰定頭、曰尾洒、曰石基、曰小龍塲、曰黄絲、曰楊老、曰涼傘、曰廣興鎮、曰隴落堡、曰巴香。修舊城十二：曰普定衛、曰安莊衛、曰新興站、曰查城驛、曰普安州、曰甕安縣、曰施秉縣、曰烏撒衛、曰赤水衛、曰永寧衛、曰普市、曰摩泥、曰平壩。

姜尚書傳

公逢元，字仲訒，會稽人，萬曆進士。父鏡，光禄卿，臨卒遺言曰：「立朝勿植黨。」時逢元已官翰林，進中允，而其弟一洪亦成進士，二子佩其言。故當崔、魏時，逢元、一洪皆自言非黨人。既而逢元進國子司業，充講官。科臣楊所修建言，宜纂定要典，倣世宗朝《明倫大典》故事。而呈秀矯旨開館，敕大學士顧秉謙以下二十三人分總裁、纂修、謄録、收掌。而以逢元非黨人，可用，列逢元副總裁官。例總裁官入館，據

上座，舉筆判諸館務。逢元舉筆忽長嘆，衆愕然問故，逢元視所舉筆示衆曰：「吾持此有年矣，今欲用之而有違于心，吾敢違吾心以强持此哉！」遂閣筆出。先是，逢元爲講官，講《虞書》「退有後言」，大聲曰：「『後言』非他，謂既退而小人間之，則大臣有言，言小人之得持其後也。」御史趙南星曾用其語入疏中，忠賢銜之。至是矯旨，謂呈身門户，革職。

崇禎元年，起詹事，仍充經筵日講官，尋自禮部侍郎進禮部尚書。凡九枚卜，不用。後上親御門，出諸章奏，召廷臣給筆札，各試票擬。次日，傳逢元及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以下九人，吏部録年貌履歷上之，上已用逢元，而内侍曰：「孰有講官如逢元者？」復止。至九年，致仕。逢元少時夢斗魁贈詩，中有「金殿簪花」字，自謂殿試必第一，既而不驗。至是，將去，會皇太子行冠禮，充逢元三加官，簪花殿中。逢元乃嘆曰：「然則吾之終此官，豈人事哉！」

論曰：逢元在禮部時，唐王弑從父，越關入都，都人洶洶，群以宗藩事責之逢元，逢元啓閣密處之，而人不之覺，何縝敏也。顧逢元以閹去官，而逮乎既用，則仍爲閹沮。主有明闇，煬竈則一，異哉！若夫西州豪傑自言爲黨人，今自言非黨人，嗟乎，可以論世已！

西河文集卷七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傳四　一名五忠傳

周文忠公傳

公名鳳翔，字儀伯，山陰人。以大興籍爲督學左光斗取生員第一。崇禎改元，登進士。歷官司業。許士柔者，祭酒也。爲翰林時，曾撰故左都高攀龍誥文，有年矣。至是謂失當，降其官，調之。鳳翔曰：「臣故翰林也，例翰林撰詞苟不當，則閣臣竟裁之，否則駁回使另撰。❶而士柔于十年前，初擬之詞，未聞駁回使改撰也。今忽曰失當，是以閣臣之罪罪士柔也。且誥詞非不當也。當崔、魏肆餤，❷臣節幾盡，含血負肉，誰不畏死樂生。而攀龍首以身殉，皇上既憐而褒之，中外相望以爲褒忠獎烈，不知宜如何鼓厲。今徒以中書科先人寶簿，及其子世學不諳事理之故，反指摘誥文，遲其贈卹。夫褒謚之典久奉于王言，而綸綍之詞未頒于尚璽。使泉壤悲殊恩之久稽，而輿情咎載筆之有失，則是以世學而累士柔，以士柔而累攀龍，恐非陛下褒忠奬烈之盛心也。」不報。

既而遷諭德，充東宮講官。是時賊勢迫，召對平臺，問滅寇之策，言論伉慨，上爲流涕。會軍需告急，議稅民間間架錢。鳳

❶「否」，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❷「餤」，原作「飲」，今據四庫本改。

翔曰：「事至此，是宜收拾人心時也，尚可括民財以摇國勢耶？昔賢謂民心一失不可復收，國勢一傾不可復振，正謂是也。」尚書倪元璐亟持其言。亡何，京師陷，有傳駕出狩者。鳳翔思扈蹕，倉皇奔探，見賊據殿坐，而魏藻德、陳演、侯恂、宋企郊等各帥百官入朝賀。鳳翔至殿前視之，大哭，急從左掖門趨出，百官皆驚怖，不知所爲，而賊第顧之不爲問。庶吉士張家玉者，鳳翔會試所取士也。抵賊書詬賊，賊縛之，夾兩刃脇降，不屈，且其言辯愈侃侃。賊怒甚，曰：「是何物子，急取其父母來，刳其腸觀之！」家玉心動，乃陽爲好言謝賊，賊舍去。歸而詢鳳翔，鳳翔拒之，曰：「安有此事！而問我者，吾父母猶在也夫！吾不能爲二親生矣！」家玉出，鳳翔作書辭二親，其詞甚哀，書畢，再拜慟哭，自經死。其題壁詩有曰「白頭二老哭忠魂」，蓋痛之焉。南都僭號，謚文節，贈禮部侍郎，祭葬、封贈三代如其官。大清順治九年，追卹前朝殉難官，贈禮部侍郎，祭，謚文忠。

初鳳翔爲司業時，監進溢米，則諸生廩也。鳳翔獨不受，儲之，得數千石，賑飢民。靈璧侯家奴辱諸生，鳳翔撰封事，侯徒跣，拜大成廟伏罪，不聽，必捕其家奴付刑部乃已。其清峻如此。其後張家玉起兵廣州抗王師，累破龍川、博羅、連平、長寧諸縣，退屯增城，轉戰凡一年，力屈死。

明少傅兵部尚書前巡撫蘇松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祁公傳

公彪佳，浙江山陰人也，字幼文，年十七舉于鄉，中天啓二年進士，授興化推官。

瀕行，跪其父故參政承燦請教，承燦不答。或問之，曰：「不見夫誨泅者乎？執壺而扶甕，人藉以肘，終其身不能泅。一旦挾諸清泠之淵，翻壺卻甕，擲其身入水，而泅成矣。今者入官，則翻壺卻甕之時也。」彪佳去，果以賢能稱。嘗出撫亂兵，斬其渠徇于軍門。崇禎四年考選，擢御史。時京營操兵，遣七太監主兵政，彪佳激切諫。久之，巡按蘇松，預以十革、十四申、九詢檄下屬。革者，革其弊也；申者，申其所當行也；詢者，詢其何者可行、何者在所革也。乃據屬所答，覈之定黜陟。會蘇州無厲名「打行」，廉其稔惡可殺者四人，械于衢，集鄉三老詢之，曰：「是可殺否？」鄉三老曰：「可。」即又詢諸觀者，曰：「是可殺否？」觀者曰：「可。」于是掄大箠，箠末量五寸，積一寸半，每箠十易操箠一，箠至死，驗之，陳其屍。而宜興鄉官陳一教奴客播虐，怨家刑牲焚其廬，劫肆其屍墳。彪佳先捕諸奴客正法，平衆心。且盡追還所佔掠男女田產，而奏奪陳氏父子官，然後治諸怨家之爲亂者。時彪佳回道，居上考。而舊輔延儒與陳氏僚壻，怨彪佳執法，陰嗾中官駁彪佳，下其等降級。上親索筆，改罰俸。當是時，人憾彪佳冤，而猶幸上之知彪佳云。

彪佳爲人，修長潔白，風度奕然，而遇事敏斷。時乞病家居，猶立賑災法賑東南飢，寧、紹、台三府十九縣皆倣行之。乃以病假過八年自劾，請照過五年閒住限例。而詔起掌察，召對，賜茶餅。會吏部吴昌時破計典，任意出入。彪佳遇于朝，面折之，叱昌時陰陽攬權要骩法。疏參昌時，昌時故叵測。而彪佳是時又以疏留掌院劉宗周，爲上所忌。至是疏入，恐從此重得罪，

人人爲彪佳危，而上疑昌時，謂彪佳言是。既而昌時敗，彪佳循差例刷南京卷。國變，諸臣援宋高故事，擬以福王爲兵馬元帥，彪佳曰：「監國，本朝故典也，何遠引爲？」議遂定。未幾，有傳正大位者，彪佳抗言曰：「甫監國而遽登極，何可？ 且群帥勸表未至，即有忠如陶侃者，尚以不預定策爲耻，况其他乎！」然是時邀功者，駕言本兵史可法有二心，可法懼，雖是彪佳言，不敢持，遂以蘇民變謂彪佳素德蘇，出彪佳安撫蘇州。彪佳所至，設先帝位，率衆哭，即諭以大義。且言中原已無賊，國有長君，使人心得安。乃揭榜于路，曰：「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斬丹陽亂民三人以狥。

先是，蘇民以鄉官項煜從賊剽其家，而嘗熟亂民遂借討叛名焚鄉官時敏宅，燬其棺之未葬者，而暴其陳人。彪佳至，捕其爲首者，斬之。而嘉定華生家奴客爲亂，合他姓奴客同時起，縛主杖之，踞坐索身券，所至數萬人。彪佳盡捕之，斬數人，餘悉掩獄，令曰：「有爲原主所保者，貰其死。」於是諸奴客家皆膝行搏顙，匄原主赦免。遂募士爲蒼頭軍，親教戰。適興平兵攫丹陽市錢，浙兵勤王者不平，鬭而傷。軍民大譟，城閉。彪佳率蒼頭馳治，斬興平兵。興平伯傑夙憚彪佳名，至是忌之，揚言且移兵丹陽，以哃彪佳，彪佳卻以牒，復約會傑于大觀樓。時傑踞瓜步，大觀者，瓜步樓也，傑謂彪佳必不至。至期風作，傑笑曰：「祁撫不至，有辭矣。」頃之，隔江帆起破浪，頃刻達岸，傳呼曰：「祁都堂至矣！」撾鼓入。傑聞之，大駭，衷甲出迎。及門，見彪佳角巾單衣，攜胥隷各一人，又

大喜，手揮部士去，勞且拜，坐語久之，起指江誓曰：「公鉅人也，公在，傑敢越尺寸以溷公者，有如此江！」乃屠宰饗彪佳，彪佳一舉箸而別。

既而士英憾彪佳。適劉宗周劾士英，阮大鋮謂彪佳同爲之，嗾其黨張孫振劾彪佳二心，阻監國正位，爲潞王地。彪佳不與辨，祇疏辭定策功所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竟去。大兵下江南，貝勒以書幣聘宗周、彪佳，彪佳沉水死。死時，别家人，駕言應聘，將渡江。宿所搆山園，夜開牖望南山，笑曰：「山川人物，皆幻形也，今山川如故，而人生已一世矣。」詰旦，家人失彪佳所在，見柳陌淺水露巾角，曰是耶，蓋入水端坐云。後唐王僭號，贈少傅兵部尚書，謚忠敏。

俞御史傳

公志虞，字際華，浙之新昌人。登崇禎七年進士，授四川順慶府推官。故事，推官爲巡按耳目，卑而要，每新到官，奸胥于此覘夷險，即甚簡易，亦先爲煩苛，令可畏憚。而志虞平平，且曰：「此地當奢氏之亂獼薙，民苦兵久矣，誰謂治蜀必嚴者？」乃大發滯囚，釋積繫，開司獄放去，獄爲之空。無何，流賊入成都，道經順慶，鄉官請集民堵禦，而志虞不可，曰：「寇之深入，必有大兵追躡之，以民迎敵，徒棄民耳。吾堅城以待，正恐追軍之尾此，當不遠也。」已。而果然。會重慶闕推官，調志虞往。民哀留不得，乃令志虞兼攝之。十五年，行取召對平臺，親策安邊、弭盜數事，條對稱旨，授貴州

道御史。乃復上輯盜、練兵、選將、任賢、屯田十餘疏。遂奉使巡山海、居庸兩關。故事，先東巡山海，巡畢，報命。然後復西巡居庸。而志虞于十六年十月東巡已竣，乃于十七年三月赴都將西出。而闖賊警至，吏請志虞行，曰：「官出使則無與他事，即使前途有梗者，可假此避也。」志虞叱之曰：「人臣不爲王事死，而借王事以生乎？」不行。十九日城陷，志虞自縊。其子泣救之，曰：「未知聖駕在何所，探而後殉，未晚也。」志虞不得已，姑唯唯。然已不食，坐露地，不入室處。二十三日，賊出梓宮于東華門，志虞匍匐往，撫宮而慟。賊詢之，曰：「此闖院也。」舍之去。入夜，遂縊于新昌會館。衣有紙，云：「死固吾分，吾不死于院，而死于此者，吾已在巡，且耻院中有此官也。」南都尚書張捷請贈卹，贈太僕少卿，謚節愍。而以其在巡，比之身死封疆者，復與衛景瑗、朱之馮三人同賜祠祀。

明左都御史蕺山劉先生傳

先生名宗周，未生而其父秦臺公亡，念之，號念臺。起東，其字也。少無衣綿，外家爲之製緼袍，拓落如襏，長猶衣之。嘗從外舅學壽昌，走烈日百里，攣一足。萬曆辛丑成進士，授行人。故事，舉人入國子，始預謁選。宗周急禄養，冀以舉人得早授，就國子試，乃釋褐，而太夫人逝。服闋，以薦起原官。疏東林學，不報，因告歸。先是，宗周於服闋之隙，曾講學東林書院。東林者，宋楊文靖祠，而顧選郎與高大行講學其中，後所稱「東林黨」是也。時選郎已死，朝

士從大行游，務持清論，別流品，而小人不便，攻之。宗周負清望，政府之銜東林者思借以引重，且擬處宗周選部，以奪其志。及疏入而攻者四至。時宗周以行人告歸，御史韓浚糾其後，且欲中以考功法。考功郎趙士諤訟之，免。熹宗初政，盡起廢籍諸君子，諫官惠世揚薦宗周，而大理卿鄒元標繼之，起禮部主事。自二十四歲釋褐，至是已四十四歲，始一遷，凡二十一年。

時客、魏將亂政，諫官言者相繼去。宗周起九日，拜封事，糾魏進忠、客氏。進忠，忠賢也。時多言客氏，而進忠之糾自宗周始。進忠銜甚，然終以勢未橫，傳旨杖六十，輔臣葉向高力救，改罰俸。於是遷宗周光祿寺丞，未幾，遷尚寶少卿，又未幾遷太僕寺少卿。宗周以一歲三遷，未安，且客、魏勢轉盛，疏辭，三上，不報，以病行。故事，三品以下無辭官禮，宗周獨辭之。太宰趙南星重宗周，起宗周通政。會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忠賢怒，盡逐東林諸君子。宗周甫疏辭即革職，奪其誥命。於是大興鉤黨獄，緹騎遍天下。御史惠世揚被逮，辭連宗周，王侍御業浩救之，乃止。崇禎改元，忠賢誅，給削籍官誥，起順天尹。宗周集諸師儒，示聖賢爲學之要。諮三老嗇夫，興利剔弊。所屬奸胥有乾没帑金狀，論如律，動戚家人及豪强不法，抑之，絶中貴請謁。盡驅伎童、優女，焚權家所畜戲仗、炫服。武清伯奴客争道毆諸生，直入武清第捕得之，搒掠加三木，示長安街。

會清師大入，邊所屬老少奔都城。乃請撤九門諸税，發内帑賑給平糶，立保甲法。其法十户爲甲，甲有長；十甲爲保，保有帥；十保爲鄉，鄉有伯。由鄉而坊而城

而畿，各以五爲數，而攝以官。一户容奸，九户舉之；一甲容奸，九甲舉之，不舉者坐。適遵化失守，而近輔之流移者日千百至，廷臣慮藏奸，議勿納。宗周曰：「此京兆事耳。」遣屬籍姓氏居業，記以篆符，宗周驗符，入分插之，而聯于保甲，發贖鍰設粥，僵者使就火室，道殣給槁，其閭左單户，令富民互相賑。時清師攻德勝門，督師袁崇焕抵之，不勝。上不視朝，而中旨辦布囊八百，内官進馬騾。宗周曰：「是必有以遷幸之説欺上者。夫與斯土爲存亡者，京兆也。」疏請臨御，自卯至酉，跪午門不去，諭遣之。乃集京兆官屬暨鄉大夫士、父老子弟于城隍廟，設于忠肅公位，哭而祭之，布死守之誓，衆皆哭。清師退，宗周瘞戰亡將士，自德勝門、涼水、蘆溝諸處，瘞骨三萬，標以柳榆。乃復陳善後之策，曰：「選有司，撫流亡，聯保甲，練民勇。」已下部，而宗周於保甲之法尤加申飭，曰籍、曰政、曰教、曰禮、曰養、曰備、曰禁，輯書以獻。乃復裁京兆冗費一萬六千餘金，而大興、宛平費額尤甚，悉裁以舊籍，權貴無敢難者。於是陳祈天永命之要，爲更化之端，其旨在除詔獄、捐新餉，而要歸于化門户意見，語侵輔臣。時上方持法切責黨人無財賦以佐軍興，而宗周所言，適中之怒，曰：「必捐新餉，則軍需何措？着奏。」宗周覆奏，謂：「遼左額兵、額餉原自相副，若緣邊州縣，各選土兵，自三百以上，至千而止，量給食械爲兵餉，給爲農餉懸，何至如新餉五百餘萬之多哉？且京兆裁冗萬六千金，抵之續派萬二千三百金而有餘，推諸天下猶是也。且陛下修德，廷臣孰敢私其利者？」上終以爲迂，責之。宗周疏乞歸。

越五年，上以體仁在閣久，專務刑斂，致民窮盜起。且念前此置相不得人，乃大破資格，進大小臣工，親試之，且推在籍堪任者。廷臣推禮部尚書孫慎行、侍郎林釬并宗周。而慎行道死。陛見有日，承旨范仁誤傳令宗周先見，上不悦，論仁城旦。及見，而宗周以修德、舞干爲禦敵計，上顧體仁曰：「滿桂之敗，宗周在朝也，此時能舞干羽耶？」因相釬，改宗周工部左侍郎。宗周乃直陳時政，思轉亂爲治，其要在抑宦侍，不使侵政，去市井言事若陳啓新者，而下尺一以招流亡。上怒甚，輔臣因爭指其隙，上反改顏曰：「宗周直臣，不度勢量時。夫盜賊遍天下，而欲以尺一勦除，何也？」會推閣員，三推皆不報。上意在宗周，而究以迂濶，且謂宗周學有餘而不足於用，遂止。既而體仁修黨人隙，擠文震孟諸公去，循吏如成德、申紹芳輩皆得罪。宗周復請告。自起用至是，凡百日。瀕行，貽體仁書數之。會清師再入，宗周在道，聞復用中官監軍，馳疏諫，中官恚甚，群詬之。而體仁復指以爲黨，革職。

越六年，復起吏部左侍郎。甫就道，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召對文華殿，退集御史于庭，嚴飭之，臺中肅然。乃申巡城職掌，察九門官吏不法，設鄉三老，揚高皇帝大訓。即以鄉老行保甲法，咨五城御史，著爲令。無何，上惡諫官姜埰言，已下吏議，而行人熊開元糾輔臣延儒，縛開元并埰付詔獄。宗周思救之，時上方召對，或傳中旨斃二人獄，宗周昌言曰：「刑人于市，禮也。焉得私斃諫官？此不可不諫。」衆許諾。及對竟，户部尚書傅淑訓頓首請釋埰、開元，上不納，餘無言者。宗周直前爭之，且

曰：「言官可用即用之，不用即置之，縱或得罪，亦當敕法司擬議。而遽下詔獄，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怒曰：「司衛皆朕刑官，何公何私？且朕不得自問一在廷官乎？」宗周爭不止，上大怒，乃曰：「吾固知開元疏有主使也。」宗周免冠，廷臣爲宗周謝，僉都御史金光辰特申救之。上怒甚，目爲朋黨，敕革宗周職，而光辰亦降調外。次日，有舉人祝淵赴公車，疏留宗周。上益怒，坐淵妄言朝政，下吏議，而宗周以掌憲六十日去。

甲申之變，宗周荷戈號跣呼督撫討賊，而南都新建，以原官起。至丹陽，劾輔臣馬士英，責其不討賊而變亂新政，士英怒。會浙撫黃鳴俊提卒入覲，抵京口，與防江兵爭道鬨，事聞朝廷。士英遽指宗周與鳴俊懷異，將入清君側，爲廢立計。宗周入朝，不聽見。士英乃修黨人隙，特薦逆案阮大鋮知兵，既而起大鋮兵部右侍郎。宗周糾大鋮，不報。拊膺曰：「吾不可復居此矣。」遽歸。清師入浙，將軍孛羅遣書徵宗周，會宗周絶食死。死前一日，門人王毓蓍自沉柳橋，上宗周書曰：「毓蓍已得死所矣，先生早自決，幸毋爲王炎午所弔。」宗周得書，呼其字嘆曰：「元趾，吾講學數十年，得子隨之，足矣！」

宗周幼學外大父南洲章公。既而師事許孚遠，分別理欲。遂與同籍劉永澄詣高大行攀龍受古本《大學》。及歸，魏給諫大中造講。既而同總憲鄒元標講首善書院。至避璫難，輯《皇明道統録》，始遂志，終陽明、涇野，大抵所學由刻厲而漸就涵養。嘗曰：「吾今而知主静之要也。」崇禎辛卯，由京兆請告，立證人社，同郡祁彪佳受學。是

時弟子日衆，乃著《第一義》等説九篇，輯《聖學宗要》，以濂、洛、關、閩、姚江爲合一學。及爲少司空，每於在官頃記所獨得，曰《獨證篇》。于是辯太極之誤，闡《大學》誠意、《中庸》未發之旨。大抵一中和，兼動静，合本體工夫，而要歸于立誠。晚年著《讀易經説》，著《易鈔》。既又著《經籍考》，遍輯十三經、諸子、史傳之有裨于教者。其言逾博而旨逾謐，夫道一而已矣。宗周家會稽蕺山，稱蕺山長。居貧，食不兼蔬。入官，寓朝房。嘗起少宰，道乏食，臨朐令以十金餉，受之。至前途，得故人所遺金，趣遣還令。及罷總憲歸，不能行，朝士斂贐餽之，不受。其後赴南都，以冠服久敝，假冠于從子之宦者，歸而還之，笑曰：「吾不可掛他人冠也。」其介如此。

明吏科都給事中章公傳❶

公正宸，會稽人，字羽侯。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以鄉、會試俱冠經有名，體仁私招之，不往，出爲禮科給事中。王應熊與田戚畹通，降中旨入閣，不出廷推，廷臣莫敢言。正宸疏諫曰：「豈有枚卜下傳奉者！在皇上出此，必謂特用易感恩，卻衆議則衆絶窺伺。顧天下未有不順人情而可以有濟者也。夫應熊亦唯非人情，故不可用。夫狗情與順情，名同而實異；振作與操作，事近而用殊。今廷臣縱乏人，奈何使傲狠之夫，贊平成之治哉？」上大怒，詔獄，鎮撫曰：「新進妄言耳，無他肺腸。」正宸仰

❶ 此篇四庫本未收。

而曰：「新進直言則有之，未妄也。」時詞臣馬世奇為解于應熊，應熊遽離坐，擲茗椀去。會科臣莊鼇獻等力疏救，革職。既而應熊敗，起戶科。先是，正宸未起時，賊犯鳳陽陵，應熊以曲庇鳳撫為上所怒，廷臣遽有薦正宸者，體仁抑之，至是起廢。體仁囑吏部條上至百餘員，不及正宸，上曰：「中何以無正宸名？」親筆取一十二人，而乙名其間。當是時，體仁務刻深，結曹、王諸內侍，毛舉苛細，至軍國大事，概置不問。科道官箝嘿，每諛曰：「聖朝無闕。」正宸並以此責望輔臣。甫復官，拜疏瀝謝，痛言左右葺闒，宰執上下皆惜身家，保祿位，與內侍相關通，名為線索，其言不可聞。上親標其疏，付閣票旨，令通行嚴飭。而于是閣臣內官皆切齒。值襄陽告警，遂充襄藩冊封使，事竣復命。

是年體仁出閣去，引國觀自代。而楊嗣昌通中人，會熒惑人心，火藥局災，嗣昌託妖祥搖鼿中宮，引漢立馬后為言。而科臣何楷駁之，謂心為明堂，前后星皆太子之屬，恐奸人借此為東朝危。正宸大不平，乃上疏直劾閣臣。以為：「火于五德為禮，禮者，別宜而從地，臣象也，臣失職則禮教不修，禮教不修則致災。今臣之無禮于君也，甚矣！夫陛下未嘗以沽名市德疑大臣也，而大臣以揭救鄭三俊、錢謙益，則先為是言以嘗陛下，是無禮也；史堃被劾，而曰『時局』，夫在唐虞為唐虞之時，在桀紂為桀紂之時，今在上何如主，而偶不遂意，而動稱曰『時』，是又無禮也；在官無私營，以計處之，張樫芳徑欲借城工以復銓職，藉非陳啓新早為參白，則天下疑考功大法可金錢賣也，是又無禮也；磨勘試卷，該科職掌，今

閣臣即舊科臣也，有批抹而無糾參，是骫法也，骫法亦無禮也。古今災異疊見，僉人無狀，竟謂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日。而甚者即欲借端媒孽，妄有指斥，其爲無禮，孰大乎是？」諸正宸所劾，皆直指嗣昌、國觀。而上方嚮意嗣昌，因諭曰：「輔臣不必苛求。」然終韙其言。

西廠者，累朝弊政也，屢革屢設。崇禎中，中官專權，伺臣下長短，羅織收捕，公卿以下仰鼻息，倖苟免，所刺舉無論枉直，皆糜爛。京師無厲子弟，竄身籍末，白靴帶刀攫市井，相與邀求金錢，每一指大符下，幾輔州縣無不滅門者。正宸憤然曰：「弊有大于此者乎！」急具疏上。上覽疏心動，以紅勒西廠字，付閣票旨。而閣臣范復粹擬，正宸不合，上發閣改擬，仍擬如舊。上不得已，仍令發改，而密召大璫戒之。語稍稍聞外，乃始改票，着廠監回奏，罷廠。于是外所倚藉廠焰者，一夕散。時正宸已再遷禮科左給事中。

正宸生伉厲，不苟言笑，雙眉隱起，如着霜雪。所至鮮詘意，屢蹈不測，賴上維持之，而閣臣中官，其窺伺者日益至。正宸鄉試主考爲閣臣姚明恭，其未入閣時，囑正宸因緣其鄉人長吏部者，而正宸卻之。明恭援時昌以入，而主之者國觀也。國觀、嗣昌、明恭皆修憾正宸，曾以他事奪正宸級。及國觀敗，明恭亦乞去。故輔周延儒家居，則正宸會試主考也。時議起延儒，正宸曰：「不聞處爲遠志乎？」延儒聞，大憾。會吏科都給事中缺，群推正宸。正宸嘗謂臣職當隨在盡力，其視太倉銀庫及催趲漕務，上喜其辦事，已復原級。而是時方督餉江南，事未竣，命下，力辭之。不許，乃遂掌

吏科，而延儒適入。十五年元日上朝賀畢，宣閣臣延儒上殿，東嚮長揖稱先生，曰：「先生其輔朕，朕將端冕以求之。」正宸聞之，遂歡呼入頌聖德，且責延儒以報稱，累數千言。上深加嘆賞，稱「漢子」。而延儒見疏，大驚曰：「是劾我也。」嘗過正宸，執其手嘆曰：「朝廷事，大家可爲，何必執意見以與物忤？」正宸悚然曰：「正宸亦唯視爲大家事，故不敢狥以私耳。」延儒色變。既而欲復舊輔馮銓以冠帶。銓，延儒姻家也。正宸復争之，延儒大怒，曰：「吾固無師生已矣，而欲我無姻親耶？」會推舉閣員，延儒迎上意，欲驟用修撰魏藻德，而難其議。召對中左門，語不合，延儒譖上謂「正宸與尚書李日宣等把持枚卜，罪不赦」。次日，復召對平臺，賜酒食。上服青袍，率皇太子、皇子左右侍，群臣各奏名，叩頭起立。上大呼正宸及尚書李日宣、左都御史房可壯、侍郎宋玫、大理卿張三謨、河南道御史張瑄至前，大詬曰：「枚卜重典也，而把持之，何耶？」立叱駕前衛士捽頭褫衣冠，縛出午門候處分。夜一鼓，緹騎傳呼，送法司拷訊。而中官修憾者，捕家奴橐饘爲詗察獄情，切責法司。于是闔扉扃鐍，白日倍急。或曰非上意，閣臣實爲之。或曰上意有所屬，而壓于清議不得伸，故發憤爲此。顧意祕不得而知也。既而具牘擬杖贖。中旨加正宸、日宣、暄遣戍，正宸乃編管均州。

十七年二月，太常吳麟徵以掌科內遷，薦正宸自代。命甫下而京師陷。正宸同左都劉宗周縗絰哭杭州，責浙撫黃鳴俊起兵勤王，而以丁艱歸廬墓。凡一年，大哭三日，別墓。髠其首爲僧去，不知所終。

西河文集卷七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傳五　一名分纂同郡循吏孝子節婦雜傳

紹興府知府湯公傳

公紹恩，安岳人。生時夢神捧兒至，而拜之曰：「吾紹興城隍神也。」既生，峨嵋僧過門，施之飯，請名。僧以指詘計曰：「當以紹名。他日東方有承其恩者，其在紹乎。」因名紹恩，字汝承。嘉靖五年登進士。釋褐衣越布，覆以父官參政時所遺絲袍，終其身不之易。十四年，以郎中出知德安府，旋改紹興。甫到，謁禹廟，周視其樽櫨，若故識者。

先是，紹苦地浙，《春秋》所稱「澤國」也。水濫，地在浸中，水驟下而龜其腹。山陰縣東南有浦陽江者，爲三江之一。韋昭有云：「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浦陽江上接金華、浦江諸水，北流百餘里至諸暨，與東江合。北過峽山，東匯山陰之麻溪，然後盡注錢清江，而入之于海。當是時，浦陽已通浙，第口隘。浙當高時，水反入浦陽而灌麻溪，而錢清之入海者勢若建瓴，則又傾渫而不可復止。其所以既苦潦又苦暵者，槩爲是也。紹恩至，相浦陽上流，恢前守戴琥所開績堰，使浦陽之通浙者坦而易洩，而乃塞麻溪以遏其來，不使浦陽之水得復入山陰東南。而於是相其尾閭，凡在紹諸水，濫則易浙、渫則易竭者，爲水坊海濱，將以伺瀦瀉而定啓閉，而無如海波

之須洞，而難爲坊也。初，錢清下流原有二閘，歲久湮廢。紹恩相下流，仍得之三江之口，其地夾兩山，爲浦陽入海故道。下有石峽，橫亘數十丈，泅水者得之。乃伐石于山，依峽建閘。石牝牡相銜，烹秫和炭以膠之。石之激水者即剡其首，使不得與水爭。下有檻而上有梁，施橫坊其中，刻平水之則于柱石間而啓閉之。兩隄築土冶鐵而澆其根。閘凡二十八，應二十八宿。隄數百丈，而大閘之内又置備閘數重，曰經溇、曰撞塘、曰平水。閱一年工成。共得良田一百萬畝，漁鹽、斥鹵、桑竹、塲畷亦不下八十萬畝。而紹興於是稱大府，沃野千里，紹恩之力也。

初，紹恩築隄，隄潰，有豚魚千頭乘潮而上。衆驚告紹恩，紹恩曰：「此隄成之兆也。在《易》之《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吾以誠信格豚魚，尚患涉乎？」立令入水築，人多怨讟。又其時潮大至，見者洶洶。紹恩堅不顧，且請禱于海，潮忽下，望隄而卻，以爲神云。後以次遷去，歷官布政使，年九十八卒。

論曰：漢後言水利者，率水工穿渠，注填閼之流，以漕以溉，用能稍入餘稅，濟少府錢。未有鍾大利久遠、惠一方民若紹恩者也。循吏稍有益于民，民得吏治一二年，稍蘇息，猶藉藉稱惠政，以爲罕見。得紹恩是治，而有不尸祝之世世也乎？宜紹興祠之爲湯君神矣。

明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道殉節前紹興府知府王公傳

公名孫蘭，字畹仲，無錫人，中崇禎四年二甲進士。故事，二甲授户、工二部主

事。時太監張彝憲奉新命總理二部，其尊視尚書，諸司郎以下皆叩頭行屬禮。孫蘭羞之，請改授他部，遂以刑部主事出決江北獄。進員外郎，考選，擢四川成都知府。成都自奢氏亂後凋瘵，又宗藩錯趾居，宦豎往往索民錢，激變，嘗聚衆劫蜀府。內江王叫譟，將殺之，孫蘭亟馳救。衆見孫蘭至，環擁雜訴，孫蘭遽掖王同車，曲諭揮衆散，然後請擇宦豎之橫者與亂首同正法。

無何，艱歸，至十三年補紹興。會紹興飢，御史祁彪佳鄉居，孫蘭與彪佳定賑救法。預爲分區，使鄉官分主之，籍記飢民之受賑者，合萬九千六百零口，立廠二百七十六所，設散米、給錢、粥廠、移粥、藥局、病坊、官糴、民糴、官積、民積諸事，共二十六則。浙東三府十九縣皆行其法，所全活以千萬計。彪佳遂著爲《救荒全書》，合一十八卷，可歲行之。如官積，先闢廒，于秋收時征米，每畝征升，以時直給契登廒，次年官出如舊直，謂之官積。民積，計民田積米，凡三十以上，畝積五升，六十以上，畝積七升，百以上，畝積斗，二百以上遞增，而米藏其家，不俟官驗。明年計畝，以時直糴米于本圖，謂之民積。其法如此。

尋陞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南韶。下車勦連州猺，連，故分巡轄也。猺久爲寇，至是愈橫，縱焚掠。孫蘭統官軍進勦，破三栅，降之。御史柳寅東以聞，上喜，將大用。而獻賊狎至。韶故與湖南接壤，獻賊寇宜彬，逼樂昌、乳源，而蘄楚諸王以避賊踰庾嶺。孔兵譟而南，南韶大震，城不守。其所轄連州守將楊守諫據州城叛，降賊，將導賊至。先是，孫蘭聞警，誓死守。即率府縣官爲文告城隍廟，以舊所用連州

兵破猺寇者不足，募民兵七百人，鎔所束金帶爲軍貲，奉撫檄監軍，欲以嬰城。至是，連州叛，所募民兵已調去，而樂昌、曲江所在設僞官，行牌公座。韶民驚逃，手劍當門不可止。飛檄請督府援兵，不應。孫蘭乃嘆曰：「連州、曲江，吾屬也。吾屬失守，守將叛，而兵備監軍泄泄然，既不能守，復不能救，將俟此爲迎降計乎？」遂北面稱拜，自經死。臨死有勸之者，曰：「賊尚未至，縱連州失守，猶可圖存，何自苦如此？」曰：「吾知死封疆而已。」南都建國御史祁彪佳、禮部管紹寧題請卹録，予祭廕。

論曰：君死社稷，則臣必有死官守者。孫蘭真攀髯之先與！當孫蘭巡廣南韶時，本以兵名官，且加監軍而分巡，則又當五嶺之衝。其爲兵官者，不能守其官，而使其屬連州、曲江守將叛陷。即欲緩須臾之死，得乎？雖然，使其稍瞻戀，顧影徘徊，其不致留此姑待，以藉口于將有所用之者，其亦鮮矣。彪佳疏曰：「獻賊逼臨，援兵不至，連州失守，樂、乳告危，能爲社稷之臣請殉封疆之守。」諒哉是言！

吕孝子傳

孝子名升，字德升，浙之新昌人。少以孝稱，顧性介。當元世將亂，奉父與後母避地，居沃州山，躬耕，非其力所致不以養。逮後母死，父老在堂，人無婦，且多病，出入起居必賴升扶侍，猶蛩距然。旦日盥櫛，奉匕箸，乾瀡鮮滑以次第進，時時相衣裏增損。行則承以肘，即所卧處過傍舍纔三四武，非升在不往。升偶離側，必呼升如嬰兒。當是時，升非盛年，而父復享上壽，將

百歲，稱百歲翁。以故升雖垂老，猶日抱父雙足卧，終其身不入寢室。父嘗得瀝洌疾，夜必八九起，自蹲圊雪惡以及澣腧，其間詘伸、擱灑、搔抓、按抑，竟以升體爲其體，如是有年。方國珍據台州、新昌亂，升負父避鸕鶿山，出覘賊，爲賊所得。知其爲孝子也，留賊中與之飲，不飲，坐而泣，賊哀憐之，請升歌。升乃爲青天歌、浩浩歌，賊聞之感動，送之歸。升園有杏，父嗜之，隣之豪者奪杏去。值杏熟，升乃市他杏以進，父辨非已杏，不食。已而升轉就隣市，隣復不與，升不得已呼于天。隣忽病，疽背，其婦夢神曰：「以杏還孝子則已。」旦則其婦請還杏。其感神如此。洪武十三年，詔舉賢良孝弟科，升再辭，不得，乃曰：「臣老矣，請以布衣返。」遂命布衣使山西，稱旨，强授職，升辭疾歸。二十三年，詔選老成。有學者復舉升，升至，復辭。乃教授一室，曰小小齋、曰半村癯、曰沃州畊者。手著《六經箋註》及《小小齋稿》。與從子不用歌詠倡和。士大夫東西行，必問小小齋，至輒留信宿，酌酒論文然後去。不用别有傳。

論曰：史稱賊不殺孝子，又稱棲烏躍鯉能動鬼神，良然哉！顧孝有難易，閔損、伯奇爲其易者，此爲其難者，説在公孫杵臼之語程嬰已。升子珮亦孝，其先世曰蒙、曰琰，以孝旌，人稱爲吕氏四孝。蓋孝亦有教云。

劉孝子遂安公傳

公名謹，山陰人。洪武中，父坐市民充吏法成邊，已赴貴州烏撒衛。法，府縣吏投充，但許鄉井力田者，而禁市民，世稱吏農

民是也。時謹方六歲，問家人貴州何在，家人以西南天指之，謹望西南天拜且哭，朝夕不輟。已而年十四，矍然曰：「西南天雖遠，吾有身猶可至也，天下豈有無父之身哉？」遂辭家人行。會烏羅開思南鎮遠，由烏撒以通邛蜀，道路匈匈，家人勸沮之，不聽。閱六月抵貴州，踰月遇父於烏撒亭站。父病痺，謹泣告官，請身替父戍。法，戍邊者，年十六以上嫡長男，許以身替。時謹未成丁，且伯兄謙早以督運死京師。謹，次子也，非例。於是歸携兄子往，顧兄子亦幼，謹請以身與兄子共替，不許，則又歸。於是悉鬻其家産什器，竭所有三往，百計謀所以歸父者。雖其所以歸之者，事秘不得而知也，然而竟奉其父歸。及歸，家貧甚，謹力辦甘旨，晨昏必進酒，供笑樂。嘗曰：「吾今而遂安親之志矣。」自號遂安。提學張倬上其事。

論曰：孝子必遂事，向使三往不父歸，其能安乎？遂安所以志也。他書載孝子事甚備，此即史館所傳稿，諸誌同。

詔祠孟貞女傳

貞女名蘊，字所温。其先爲鄒縣孟氏，入宋有封信安郡王者，判紹興府事，家諸暨，爲諸暨人。蘊父鋋爲明初生員，嘗夢女官送雲冠、繡裳于庭，遂生蘊，絶慧，讀書過目不暫忘。會同里蔣文旭者，年十七，膺洪武二十九年鄉貢，授河南道監察御史，性耿介，與方孝孺遊，孝孺重之，作《味菜軒記》以贈，名大起。時巡按湖廣，以未娶託媒氏聘蘊，而請歸親迎。值陳時政十二事，中有暱戚殺平人一條，忤旨，賜死。蘊聞訃，大

慟，請于父曰：「大人昭信，踐蹇修之言，問吉以通。是蘊爲蔣氏婦矣，文旭之不幸，即妾之不幸也，願得一履蔣氏庭，奉侍舅姑，他日可以見文旭地下。」父母未許。蘊私念文旭柩歸必過己門，乃密爲衷麻而蒙以絲，俟柩過，從門間躍出，裂所蒙服，長號扶柩去。終其喪三年。既而文旭父母死，無嗣。蘊服除後，乏食，分餓死。蘊父始憐之，迎蘊歸。擇宅後嵩間，搆柏爲樓，令蘊處其中，曰《柏舟》之意也。聚書百餘卷，供晨夕觀玩，足不越梯一步。歲時兄弟姪姒皆一至樓前問候去。嘗見樓後嵩石間老梅盛開，賦《老梅詩》一百首見志。

宣德六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玉華、翰林院侍讀黃文瑩等疏曰：「竊惟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蔣文旭妻孟蘊，未婚守志，經三十三年，今已五十有二矣。臣等思叔世之婦，甫諧伉儷，遽誓白首，乃一旦夫死，而改絃易轍者往往而是。即或終始不渝，亦必激于夫情，眷戀子女，家世榮盛，原可依倚。未有夫存未面，煢然一身，家世零落，了無可藉，而矢心明節如孟蘊者。是即君子無所爲而爲之義也。夫無所爲而爲者，在女爲未字砥節；在臣爲未字矢志。是當與殷夷齊、齊王蠋、漢袁閎、龔勝、晉王裒、唐周朴、宋順昌山人、唐義士共表異者。奉旨旌其門，建坊，立祠於亞聖孟氏祠側。年九十三卒。

論曰：古有《貞女引》，蘊其爲賡歌者與？文旭抱志節，無傳，傳于此。

晉江訓導徐黼妻李氏傳

蕭山徐黼妻李氏，福建永寧衛指揮李正女也。黼于弘治改元爲晉江訓導，妻周

死，遂于其地娶李氏爲繼室。未及一年而黼病，當是時，黼已遷閩縣教諭，未往也。私念前妻生一子，甫數歲，非李氏出。李氏年十八歸黼，至是纔十九。晉江去蕭山三千里，道遠氏弱，度不能扶柩返。乃于易簀時，撫其子謂李氏曰：「吾竟負汝，吾即死，聽汝自斷，吾敢望此兒爲徐氏後哉！」李氏曰：「不然，即不幸，吾當扶汝棺、撫汝兒，以從汝于蕭山耳。」黼曰：「有是乎！」强起拜李氏，李氏受之。先是，李氏嫁黼時，其家謂黼家于官，必不歸。至是，聞其死，且喜且憐之，將取其裝携李氏去。李氏乃豫檢箱篋，緘縢之，而歸其鍋鑰于縣，逮李族人至，明赴縣告之，請北歸。父母百計沮不可得，不得已乃託之告别而扃于室。李氏裂其裙自絞，氣幾絶，賴其嫂知之，救免。乃聽之歸。逮歸，集宗黨男女數十人送李氏上道，放聲長號，牽衣以行。李氏以齒齧舌，噤不出一聲。福建布政使洪鐘移檄蕭山，命縣官存卹之。李氏歸葬黼，撫孤，以針黹自食其力。孤死，撫其孫，孫死，又撫其曾孫。正德中，知縣上其事于道，予之榜。巡按至縣，命縣官月給米帛。嘉靖十四年，用御史張子立奏，詔旌其門，給勘，合優免如例。年八十八卒。

李氏勤且嗇，初甚貧，後竟置田百畝，爲撫孤資。自寒食展墓外，足不出户，所居闢重屋，沐浴，登屋去其梯。盛暑必襲衣，夜爲女紅，非罷極不睡，睡覺即起。或問之，曰：「勞則寡所思也。」其慎如此。

論曰：節本不易，李氏更爲其難者。《詩》曰「我心匪石」，夫石豈易轉，然尚或轉之。浸假將歸時，長途漫漫，牽衣未絶，雖巉巉之石，其不致兀臬，鮮矣！扶死撫穉，

仁；緘貲辭縣，智；斷親割欲，勇。仁、智、勇，賢矣哉！

詔賜特祠崇祀貞烈竇孺人傳

明詔賜特祠崇祀貞烈竇孺人者，餘姚姜工部榮側室也。名妙善，又名妙惠，世居京師崇文坊，年十五歸榮。榮中弘治壬子鄉試，與同邑王公文成、孫公忠烈同見舉，有名，稱三君。壬戌成進士，授鳳陽五河縣知縣，稍遷工部主事。以忤瑾，徙興化府通判，尋改瑞州，攝府事。

正德四年，江西盜起，南贛賊執參政，挾靖安、華林、東鄉、饒南諸賊，並起爲亂，而華林賊陳福一最驍，破瑞州。瑞故疲癖，又府縣不得設兵備。公既攝府事，躬帥捕勦，潛出城，將制其險。賊驟入，執孺人倪暨婢等，使告榮所。貞烈在別室，急衣孺人衣，來前語賊曰：「吾爲官人妻，尚不知官處所。」指孺人倪曰：「此婢也，焉從知之？」賊見貞烈美，且衣異，固已疑爲孺人，及聞其稱官人妻，信之。遂釋孺人倪，而與貞烈。貞烈泣曰：「不幸官在外，必與吾將安之？可已則已，不可已願得吾從人同行。」私顧所驅隸中有盛豹者，高安人，素以愿聞。遂指之曰：「是人善事我，願以從我。」賊許之。先是，賊入時，貞烈衣孺人衣訖，念榮所攝太守印留置臥間，復入攫得之，而投之官池。至是，呼豹前，使近輿。初語他語，少間曰：「唶，吾所以呼汝來者，爲太守印在官池，官未知也，汝能歸告之官乎？吾即死，官豈無以報之？」豹以齒囓指，遂縱之歸。時至花塢鄉，有頃，度豹行遠，乃言曰：「吾以丐諸君，吾口燋不可能，假

使前塗有井者，吾思飲焉。」既而果有井在道傍，貞烈已下車，賊伺貞烈意，見貞烈下，爭爲之綆。貞烈從容勞之。既而前，若掎綆者掎綆，踊身而入。賊驚救不得，悔且恨，填井以礫。既而榮入保，遇盛豹歸，告印所，取之。左都御史陳金、右副都御史俞諫調廣西兵征諸賊，榮隨至花塢，于是起貞烈井中。

越七年，瑞州府知府鄺璠、高安縣知縣翁素等上其事，詔旌貞烈，勑春秋祀祠。其祠有二，一在城東迎恩門，一在花塢橋，各置祀田。而城東之祠，則配祀高安婦死賊者，曰塞口熊氏女貴貞、曰新陂張榮一妻蕭氏、曰太平門黎玉亮妻殷妙慶、曰雲岡況太學夔妻、曰廖足貞、曰坡山朱應恢妻、曰陵上黄暖妻幸氏、曰港西朱治一妻梁雁貞、曰斜橋熊武六妻胡氏、曰社山朱丑四妻熊以桂，凡十人。後賊尚猖獗，南昌府知府李承勳同按察使王秩誘殺華林賊。逮文成王公以都御史撫南贛，勦之，賊平。

論曰：江西群盜起，而荆揚以震。由前觀之，猶崇禎之寇也。雖野火燎原，究至撲滅，然勢亦危矣。嚮使進討者稍能如貞烈之從容警敏，設機變于俄頃之内，則制勝倉猝，又何至參政被執、副使受害有如此甚也？夫閨房致身，自昔所難。矧貞烈智濟其勇，易衣在前，擇人以早保主完印，宛如素定，難乎哉！難乎哉！榮與文成同邑、同舉、同劾中貴，又同官斯地。而榮以兵柄未歸，且賊之蹶起，瑞當首嚮，遂不得與文成同其功名。亦遇也夫！

舊有分宜相公碑文，是在館時詔爲之者，分宜固瑞屬也。又李獻吉有五言古弔詩，中有「罵賊志已決，藏印智仍妙。沉身一何易，下與流珠耀」諸語，見本集。

西河文集卷七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春遲又名甡稿

傳六 一名崇禎二撫傳

明正治卿中奉大夫兵部右侍郎累加一品服俸徐公傳

公名人龍，字亮生。其先人卜居管谿，插折管于地，管生，遂定居焉，是爲上虞下管徐氏。徐氏自明洪武己卯迄崇禎癸未，多由甲科登顯仕，齒序不闕，以故郡之稱望族者先之。獨其以一經第高等，爲《易》、爲《書》、爲《詩》、爲《禮記》，而第闕其一曰《春秋》。公父鄰首以《春秋》中萬曆壬午鄉試，而公繼之，自萬曆丙午舉《春秋》第一，遂與其同母兄宗孺同以《春秋》成丙辰二甲進士。而于是徐氏一門得備五經高第者，自公父子兄弟始。

公嘗曰：「吾嘗爲婿于陶文簡先生之門，稍學爲文，而文已日進，吾復安事吾微文也哉？」會中原用兵，每出入劉覽，或臨眖，輒留心兵事。特公成進士時，值神廟以視朝日少，竟輟館試。僅改公工部主事，使荆榷。榷未及竣，而遽有湖南督學之命。以爲公能爲文，湖之士大夫爭請之。乃公之試湖，一歲一科，未嘗啓客幕較文，獨身携僕日閱卷千百，皆竟閱。試之明日，榜甲乙，無一失者，其所甲士應舉多中式。先是，湖北文盛，每科得解額十七。湖南雜傜獞荒略，僅得十二，以爲例。至是，湖南舉

四十九人，爰有謡曰：「龍德何盛兮，鳳德何衰。」其所謂鳳，則以湖北學使者顧君名起鳳也。獨其初榷荆，蜀寇樊龍等殺撫據蜀，江漢震動，公與楚撫日議戰守事甚具。暨受命督學，悉力文事，顧中心刺促，嘗以武備爲念。故事，學使者使車僅止義陵，凡義陵以南，辰、沅、郴、靖諸地，皆就試，率官師子弟，行縢結屬，從無一按其地者，公毅然請往。或難之，公曰：「豈有乘使車而中税者？」自桃源南入，連山接嶺，爭高競險，頹垣牽木，間以叢篁。初偃轝行，至有挽轝不得前者，步趾裁通，其榛梗冥接、藤盤筀錯之間，屢絶供應。或勸公還，不許。然公每度一關，必徘徊相視，詢其形勢。及度辰龍關，徒行，則盡得其要害。其後勦臨藍大盗，預知其險易廣隘，以是也。乃公凡所至，居人驚喜，以爲開國來無此事者，遠近爭來觀。及試，則惟辰郡與盧辰二溪能爲文句，至漵沅則俚歌、傜諺雜成之，靖川與峒彝相半，能通《論語》一章者，即舉茂才。時辰苦黔難，文士皆從繕應門，公拔其一二稍俊者蠲之，且風之曰：「是朝廷之所以重士者也，士無地無才，苟能讀書通經術，則朝廷方舉而用之，亦何至趯趯叢篁間哉！」士人聞其言皆感動，且有嘆息泣下者。自長沙終衡，遍歷五千里，凡八閲月而試成，再試如之。尋還，分巡湖南道參議。會璫難大起，公大收士。時有策問數題侵璫，爲璫所銜，因乞予終養，凡十二年。

崇禎乙亥，服未闋，即起嶺北分守道，服除拜命。公乃增拓贛南五城，以舊城庳隘，寇屢陷，遂增南安城高廣各二尺，興國城高三尺，拓安遠城七百餘丈，龍南城八百二十六丈，寧都七百五十九丈。諸增高與

興國城等圮者，更築。朝廷嘉其能，已遷蘇松兵備道按察司副使，而虔民留之，詔可。于是三臺合舉尤異，而大巡劉君復特疏薦公邊才。會郴桂賊起，其渠劉新宇、李荆楚等分據牛矢、蝦塘諸寨，以數十萬賊累陷衡澧、茶攸、湘潭、祁陽之間。凡四省壤接，如吉袁、韶樂、寧永，所在告警，獨虔以公在，多戒備，無犯。既而圍長沙，復攻衡州，兩藩之封于其地者，呼救闕下。上怒，命兩廣江虔會楚合勦，而檄公監軍。舊例，監軍非分守任，僚佐皆難之，以諷公，公不許。時沅撫陳君首請議撫，公曰：「兵未動而遽議撫，此寇之所以窺我也。夫先勦後撫，行軍之常。縱愛民不忍加斬殺，亦必厚集兵威，摧堅陷險，力足以死之，而後得以情生之。苟不先用戰，而謂驟可以撫者，未之前聞。」沅撫然其言，遂斬桂守所誘賊曾冬保等若干人以狥。公乃陽言：「楚兵當勦，我何爲先之？且暑不興師，盍散馬，俟秋風生，長嘶而前。」時六月二十一日，天雨夜晦冥，忽下令鼓三入牛矢寨，賊不虞兵至，大潰，焚其寨。牛矢爲桂陽賊寨之冠，聞牛矢破，諸寨皆膽落。先是，文吏極輕武弁。公督學湖南，爲甲子科武闈總裁，其策問痛言文武軒輊之弊，武士皆感激。及至虔，首擢游擊將軍謝志良及參將董大勝，❶嘉其壯勇，常引之後幕，計治盜事，間或脱所絓食刀以賜志良。至是以志良爲前軍，大勝繼之。志良遂自效，乘勝連破數寨，曰佃裏、曰銅梁、曰猴寨、曰蝦塘。擒賊雷天召、蔣明宇等，其帥劉新宇則脱走者三而後獲之。遂以七月從臨武與楚兵合。于是參將大勝以偏師

❶「志良」，原作「良志」，據後文乙正。

繼進，其所破寨曰茶山、曰香花嶺、曰竹坳。志良復從木灣鵝王寨黃沙寺轉入，并破二寨，曰芹寨、曰姜山，生擒渠帥劉紅鼻、劉思榮等。八月與粵兵合。既又破高獠、紫獠二源，并搜擅源山，破寨一，曰石門。其餘走羅願者，願輸萬金犒軍中，以求免勦，不許。會大勝自藍山還，道經羅源，公指授方略，破殲之。大勝以數騎追獲李荆楚于大板冲。自六月至九月凡四閱月，破寨三十八，生擒賊帥十有八人，斬級萬餘，撫而歸者無算。公嘗謂虔撫曰：「兵無分制，分制則其勢扞格而不可行。今合兵四省，統制惟一，蓋必規畫定而進退不疑，號令一而期會不爽，儲峙專而飢渴不貳。」虔撫然之，遂悉以機務屬公，使便宜行事。故公得專意肆志，以至于成。捷聞，初已遷公武昌道，晉參政。至是，上特召公至京，賜對。故事，道臣無特召者，召之自公始。

時嗣昌以起復執政兼本兵，念公曾官楚，冀相引重，再拜，執公手，指所坐曰：「以此待公。」公初上應召懇疏譏時政，與嗣昌忤。至是見嗣昌墨衰絰在坐，連矚之，愬言已十二年予終養事，忼慨激切。嗣昌眙愕，不知所對，遽引退。旋會朝房議邊務，嗣昌議增兵內防，公謂有進禦而無退守，畫宮而守之，是欲閉腑藏而棄榮衛也，且未有增兵而兵可用者。嗣昌怒。次日，公復上疏，力言驅之室中，不若拒之門外，其利害難易，相去甚具。上御平臺，詔公對，初及守贛賑饑民事，公曰：「飢民非可以槩賑也，夫發帑則病官，開糴則病民。臣先示之以發帑之意，且過稱廩庾豐裕，兼可給糴，使富户之閉糴者争減值出，而後定規畫。取閭師之識饑户者别之，約爲二等：矜寡

老病者賑；力耕而餓者貸之，不責子；能自全者平糴，而于是全活者衆。」上素寡言，時同對三人，皆無問，獨問公：「全活幾何？」公曰：「以十萬計。」上色喜。及對他事畢，退，上猶顧左右咨嗟曰：「活人至十萬，亦幾矣。」時嗣昌在側，遽曰：「虔户版幾何，而動言十萬，此罔上也。」上嘿然久之。然終嘉公能，諭吏部，遇督撫闕，推用，遂超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敕巡撫山東登萊、東江等處。陛辭賜銀兩、紵絲、表裏，遣中使四人扶肩輿出都，觀者榮之。

及至鎮，歲飢，題免積逋銀四萬七千兩，捐本年租，增修昌邑、濰縣諸城，改築平度州爲石城，一如守贛之五城者。孔兵引朝鮮船至旅順，鳴鼓告急。公方治文書，展卷不輟，密檄津門、山海之爲犄角者。乃令標將余國祚預貯火筒以焚其船，至夜襲破之，獲大銅礮三十餘架，東海之覬伺者自此頓息。特慮流寇横，勢將阻漕。且臨德之間，每邊兵闌入，以妨轉輸。意欲疏膠河故道，傍通海運，既已親歷相視，見有成畫。疏入，嗣昌銜夙怨，謂漕非公職，嚴敕之。初，公撫鎮時，屢以他事奪公俸。至是奉嚴敕，知事不可爲，自陳奉職無狀，請告歸。無何，嗣昌以督師死，衆望公起。會兵部增設右侍郎，備邊關制督之選，廷推公爲副，以覘上意。上見公名，即報可，疏辭不允。甲申，復首推公户部尚書。時倪文正司計，力薦公可用。故事，官計無浙人者，上特用文正，今復用文正薦，特旨兵部，馬上催公入京。至淮聞闖變，慟哭，草檄討賊。劉忠端見公檄曰：「信矣。」遂詣浙撫黄君，同舉義以應。弘光朝士英兼本兵，公仍爲副，每同堂坐，機事一決于士英，公不平，求去。

紀也。且君之隱德，能名言乎。使汎爲誦耶，則又未可厭父老情也。吾乃舉其略，爲父老告。

夫推官非第諸州察推也，以內臺刑讞寄之外臺，而外臺又寄之諸郡推官，是推官臺史也。是故以爲省讞，則爲臺使者慎庶獄也；其在郡，則爲小民撤冤情也。然而民情之冤，孰有如誣命者耶？殺人抵命，律也。而越俗善誣，謂之誣命。誣者，始用橛，繼用蔓。橛者，決也，決則情棘而驚決以起；蔓，慢也，慢則緩結證而延縲以致于斃。夫以刑官之尊，而又加之臺臬之嚴重，緩急相煎，烈濡等也。君則拯橛以緩，陰鞫其真，而不急予之勘驗；其救蔓也，即以橛，或抵或坐，片言折焉，無使滋蔓，而誣詐者以屏焉。何其能乎！且夫刑之逮人，或名勾提，其法用殷著者主之，爲勾頭而從以無厲，伺事之鉅細，而覔諸吏，所以買勾。然且一提出而無厲諸勾從之，以薫、以灑、以詬、以慰，每下縣，而縣之添勾者，搆其間設科圈錢，曰見面、曰常例、曰船飯、曰偏手，故理刑爪士酷于虎衛，而越爲尤甚。君易以勾牒，緩名風，而急名雷，編紙而飛提，即不能，而第責之縣之上，不親勾也，又其能也。獄訟非一方也，裹糧候讞，荒其耨，弛其估，任胥之利使，而先後庚甲，尅簿不必理，懸版不必序。君則隨訟而隨以讞之，庭無宿版，案無宿簿，又其能也。

獄訟當已讞已得生矣。然讞必有刑，刑必有贖，是雖數鍰以上，必囚縶以候于盡。夫獄史之尊，可攖乎？罪止金作無死法，而得死刑，冤與？君則輕者捐鍰，重者押外，且有立起解赴者。未也，追贓之根株而無以給也，擇犯者所親可代償者而脅以

抵之，枝其所枝，乇其所乇，君每斥不行。未也，夫察推爲外臺行察，察郡中豪彊爲厲者而上之臺，臺未嘗鞫得其情也，法之已原其初，即察推亦未嘗果行察也，胥以爲察之。已懦也而彊之，多藏也而目爲得罪，人情乎？ 而君輒禁之。 未也，臺讞駁覈動輒再三，奸胥藉之以爲利，而請謁所至，兼有朝定而晡更者，已讞也驟而覆讞，求其剛正不阿，守成而不詘，難矣。 而君每讞定，屹如山立，雖百參駁，不少動。

夫息奸誣，知也；慎行察，仁也；戢役胥，勇也；減贖鍰，撤監候，惠也；速結讞，絕株累，斷更反，明也，又武也。 既仁又知，既知又勇，既知仁且勇，而又進之明與惠與武，君足傳矣。 君名某，由進士起家爲今官。

神告記

康熙十六年三月，安西估魏丙貿卉布上海市中，夜就旅，主人宿醉卧，風雨大作，失橐所藏金二百兩盡。 先是，旅主人俞甲相橐金估布料其數，而以他事入鄉，屬其季俞乙守舍。 至是，捕驗賊不以穴入而以門出，謂乙盜金。 乙不知所爲，經于梁，出舌，力救得甦。

上海令任君素善讞，至是疑之。 方庭鞫時，卧一垂死人筳間，刑無所施。 而估失金盡，哀號有如窮猿。 獨念此二人者，生與死未可知，然且必根株其人，掠肌膚、析骨肉以求實。 即得實，而推求之下，所傷已多，萬一不得，則自今以往，其爲無何而受害者，將不止二人也。 踟躕久之，命舁去。

八條。纂《真朱子録》，以申朱王合一之旨。創書院禮，請鄉大夫力學者主之，日與諸生往復其中。著《箎見臆測》若干言，大抵統良知、合至誠要格物致知，而以知及、仁守、莊涖、動禮爲階程，以發憤、疑問、深造自得爲功效次第，自陽明以前、周程以後，兼綜條串，而正學昭焉。

既改嘉湖兵備，進布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副使。屠阿丑者，湖盜也，踞湖有年。陝西道御史謝君疏：「丑剽攻轉入叵測，請設隘浙直界地，增參戎置兵而合浙直諸厢軍勦之。」已經撫按覆奏，而公曰：「賊可縛致，必黷兵擾民，何耶？且海寇劉香游船屢來，萬一迫而與之合，勢無及矣。」密捕窩盜家，貰其死，散歸湖濱，約曰：「有捕至湖者，第舍之。」假捕卒爲估賣兒，先後踵至，屆期而烽生。丑義兒沈千斤者，有驍名，捕分趨賊營，沈左右救，力敗，遽趨沈，沈大創，丑奪氣遁。捕卒散估者，扼于隘，互持陷水澤中，追者生擒之，盜平。督撫上公功，廷臣皆薦公知兵。無何，以艱歸。時公已復姓，民留之，哭曰：「還我蔡公。」

服闋，補井陘道，進左參政。甫三月，而調寧前。初，寧前道闕員，已除有人。而遼撫方一藻特疏薦公，公恥關寧總監高起潛之當會疏也，疏辭曰：「寧前重地，臣不諳兵事，未敢任也。夫知小而謀大者凶，萬一試而不效，臣不足惜，如封疆何哉？且臣與監撫有何生平，而謬謂臣知兵。」不報。公乃與家人訣曰：「吾不顧矣。」于是選間諜，寬文法，革濫冒，備修軍政，貸商錢以濟軍餉。時祖將軍大壽鎮邊久，士卒頗横。公交歡將軍，嘗與語，乘間蹙然曰：「將軍信令行于時，而反有不盡行于幕下士者。

將軍何嘗令幕下得侵民哉？今將軍愛民甚，而幕下士反之。某請爲將軍治違令者。」大壽大喜，遽戢士卒。而起濳以制府自大，公貽書曰：「職與貴監相見之禮，《會典》無考，大抵高下從義起耳。然而貴監稍傲則爲凶德，職稍卑則爲詘節。與其執凶德而臨詘節，何如職伸朝命之尊，而貴監嘗受親賢慕上之樂，爲兩相得哉！」起濳不能難。當是時，山東、河南、北直隸名城失陷者不一。公初守松山，再禦寧遠，抵掎于開元、定遼之間，宵甲者六十餘日，而八城以完。廷臣議松守功，在文職應敘者，一撫一道一判。遂加撫一藻兵部尚書，加通判朱廷楸按察使僉事，各廕。而公獨勿及，反謂公清修弱質，宜調腹用。或曰，閣部嗣昌以公不附其款議，故抑公以示意云。先是，詔以災眚言事。公極言「省過莫如改過，而治平之要，則在研《大學》明德爲内聖外王之學，究之天心之復，係皇上一心之通。豈有聖心朗若中天，而朋黨不消、災眚不弭、制敵不勝之理」。疏上，上以爲迂，而執政多齟齬，奉旨切責。至是調濟南道。

濟南甫殘破，公攝兩司使及三道事，日撫創、招流、舉諸廢墜。有泰安知州好斂，知不免，因公生日，懷金帶入壽。公提所束帶示曰：「吾十餘年一銅帶耳，且此何地，而能得此？」州大慚，立解綬去。卻泰山香稅羨金如干，修泰安城。大寇李青山爲亂，公勦之平。遂于次年遷山東按察使，隨進河南右布政使。公具文乞休，而撫按以規避格不上。適河南饑，斗米三金，人相食，催科無所應。而闖賊流言，降城免征，民日夜望賊至。公曰：「此非催科時也。」檄停征，抗疏自劾，落職七級。會山西巡撫員

缺，上特命公，而召見于中左門，賜膳，問撫綏之要。公初言：「山西與河南界河，則先當防河，然餉宜亟也。臣所部兵已缺餉九月，而災荒日告。臣今往撫，當先使窮民有食耳。」又言：「學無大小，而爲治之要，必從《大學》，提綱挈領，而衆目畢舉。」又言：「臣今往撫，願使民不爲盗，而臣無可見之功，不願殺良民以成一己之名。」上悦，賜表裏、銀兩。

壬午春，公至山西，榜其門曰「願聞己過，求通民情」。于是興屯以足餉，防河以禦寇，建干城社以招來智勇之士。復講學于三立祠。大寇王冕等先後爲亂，平之。《別録》作「王綱及五臺交山諸寇」。寧武鎮將許定國援河南兵叛，而薊將任國奇等統譁兵盡入晉地，公密授機宜，且勦且撫，亂爲之定。是年九月，京師以邊警徵天下兵入援。公已應徵，而遽有扼防龍固之命。按龍固三關，居内禦外，轄之保撫，今敵入内地，反居外禦内。其間山勢綿長，凡千五百里，各設烽臺扼關隘，馳騁堵捍，敵不敢近。自十月設防，至癸未五月撤防，凡七月，以罷勞請告，旨未即下。而闖賊已陷河南，將渡河。公禦之蒲澤，不得渡，乃西向潼關。先是，公防河時，止扼其界河南地，若垣曲、若平陸、若芮城，僅南河數百里耳。至是，秦督孫公傳庭以十萬精兵守關，天連雨，士饑，弓矢不張，而朝議督戰甚急。一戰而潰，三秦皆陷。于是河西之界秦者，南自芮浦，北迄保德，延袤二千餘里，所在可渡，且河冰通馬車。賊初渡大慶，繼渡風陵。公兩以奇計擊敗之，賊稍卻。會高傑統潰兵入汾州攻剽，公甫調戢，而賊西破榆林，岢嵐告警。公急上疏，以爲「賊聚而攻，我散而守，

是以一往無堅城也。自今以往，請分發禁旅，并調真保大營諸兵，合之晉衆，背關一戰，尚可有爲。否則畿輔以西，恐成破竹之勢矣」。不報。初，公在平陽，留巡按御史汪宗友守太原。至是，太原警，宗友馳羽書促公歸保，而晉王亦請救備至，使者相望于道。公不得已，分所部三千人，以千人自隨，而留二千人守汾州、平陽。平陽大懼，相驚以寇至，道將以下皆棄城走。既而賊不至，恐得罪，乃反迎賊渡，而平陽陷。公先遣部將馳救，復自爲後應，將行，而晉王及官吏士民數萬人遮留馬前，不得行，嘆曰：「賊之得至此，天也。」乃爲城守太原計。而宗友先促公歸，已巡他邑去。既而聞變，思委罪于公以自解免，反劾公不守河而自歸太原。有旨解任聽勘，且命郭景昌代公，而以閣臣李建泰督師援太原，皆不前。先是，公在寧前拔裨將應時盛于衆中，忠壯能折衝。至是時盛以副總兵領中軍事，與材官段可達皆隨公，因諷公當循例出境候代。而公辭之曰：「吾死封疆耳，且此時何時，而藉口解任以圖自便，縱令代者至，吾猶將共死于此，君言誤矣。」率衆哭誓于關壯繆之廟。

甲申正月晦，自成聞降者交誦公，乃遣使持牌招公。公立碎其牌，斬使竿于堞樓。自成怒，悉其衆五十萬薄城下。公豫瘞大礮城下，賊營燒，夜發延火中藥，殲賊數千人，益大怒，肉薄之。時賊營蔽扉，矢石不入。公命部將惠光祚縋死士掣扉，投之濠，而南厢報陷。中軍時盛力射之，不退，賊遽冒扉鑿甕下。公命材官可達用火揭其蓋，發萬人敵。直甕口縋爟，凡發四十有一，殲賊千餘。而東南角樓所貯火藥器忽自裂，

樓爲之燬。一稱「叛將張雄先伏人，焚樓火藥」。次日，風霾作，拔木發屋，晝晦，守陴者不能立。公預草遺疏藏衣間，而中軍時盛者馳歸，手刃其妾并幼子，持矛登敵。適新南門守者與賊通，每白事輒皆前向，方議調他門，未及調而賊已入。公北向再拜，授遺疏于贊畫知縣賈士璋曰：「臣力盡矣，願間道奏天子。」引佩刀自裁，而諸將奪公刀，擁馬西行，欲刼公出走。公叱不可，遽下馬徒行，入三立祠。時時盛持矛巷戰赤突，手殺數十人，尋遇公于炭市。乃同材官可達已先公馬斫出城，回顧不見公，復斫而入，從公入祠下。公從容拜先賢，自解袍帶，縊祠之東梁，身輕不即死，時盛脱鐵甲覆公肩，氣絶。時盛亦拜公，東向絞以弓弦。一時從者十餘人皆自殺。自成購公尸，離其首棄之海子。可達廉得之，斂瘞于新南門外東崗，私題曰「雲怡公壠」。雲怡者，公别字云。後南都以禮部尚書顧錫疇請表，賜謚忠襄，予葬祭建祠，而祔以時盛。會柄臣士英修怨錫疇，而媚士英者并劾公失守，且有指公未死者，以故下卹典，而贈廕不行。

初，公還太原，寧武鎮將軍周遇吉者，公所薦士也，貽以書曰：「公忠義性成，吾與公同心破賊，豈顧問哉？萬一不然，即賊得渡河，願與公約。公死守寧武，以扼其北，吾死守太原，以障其東。兩地牽制，則畿輔得延，以俟援集。此睢陽之烈也。」至是公死，賊從保德渡者，圍寧武城二十日，城陷。遇吉貫甲運槊，躍馬入堅陣，手殺賊豪百餘人，掛矢滿甲，大創而死。其妻蒙古人也，《綏寇紀略》作「劉氏」。帥蒼頭百人，先縱火焚其居，而跨馬挽弓，衝斥亭桓間，自辰迄未，所殺傷過千人，矢盡赴火死，蒼頭無

一降者。

毛甡曰：予讀《三事録》，嘆材官王永魁等能同時自殺，而太原民數十萬既從公死，尚有遺民傅從高等尋哭公屍于殭屍漫野之際，非公之忠誠素浹于心，何以有此？然則感奮成仁，不止門生故將也。公全晉拒守已經二年，向使公在平陽，則賊不必渡，賊不渡則太原不必陷。公一去就而全晉之存亡係焉！顧公事如此，而國是未清，猶有格贈卹而快私怨者。公仲子方炳所由狀公實，而授予述之如此。夫匹夫慕義，何處不勉。公獨講學，而蘊之平日，授命致身，肇于愛敬。知之良將與文成比烈矣！吴梅村曰：賊以三道渡河：下流由蒲坂趨平陽，中道由延綏趨汾晉，上流由樓煩趨寧武。既破延綏，則不得不返顧根本。豈得以去平陽爲公咎與！

西河文集卷七十九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字于稿

傳七

沈七傳

沈七名禹錫，字子先，邑人，居崇儒里。其先七世連舉于鄉。七生而好奇，期大用。崇禎己卯補諸生，以國亂不得用，乃棄舉子業，讀書，著詩古文辭。當是時，浙上軍大起。永興以東畫溝土爲壘，自西逮戍。七嘗爲相視其間，卒厭其柢柘，私念負才不得用，當或有所爲，而視諸所爲不道，又不善用奇計，棄不復顧。讀書漁林間，鍵門遍讀十三經、諸子暨兵符、陰陽家書，以逮漢、魏、晉、六朝、唐、宋諸名家集，合萬餘卷。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毛甡、市東橋包二先生，與七爲四友。時七念甡，甡避近漁林，七得之，持而哭。而蔡五十一避芝塘，相去五十里，即欲取道往芝塘。中道而雨，隱麻中，七搤甡手，拊其首長嘆曰：「古有云：頭鮮惡骨，而予也骼骼然者。」而不知其瘦也。既而鄉中不可居，復居崇儒里，益悉力讀書。畢發生平所好書聚一樓。嘗讀二十一史，以板枯不能復購他本，乃手畫其板，自朝迄夜，漏下十餘刻不衰，而七不以爲苦，以爲常。既而嘔血，旋愈，旋嘔血至數斗，復愈。時治之者以爲七困厄不平，不得已讀書，是必血逆妄上行也，無大故。既復嘔血如粒米，復愈，復嘔壅血塊，而軟不可卒破。

遇錢唐醫者，曰：「嗟乎，是病鬱也，治期月當愈。」七素恃己精力無敗理，遂傾信之，喜過望，數服益信之，遂至敗。然是時醫者十數輩，皆殊其候，竟不得定七病，而七病凡五年，以戊子十一月二十七日死。死之日，其母哭曰：「兒將死耶？」七以右手拊左手，審視尺寸，曰：「不死也。」時年二十七。

七貌瘠薄，兩手盛夏不煖。性穎，口好爲微辭，尤喜觀劇。八歲作文，鄉里奇其才，多稱之。後每一文出，必傳誦鄉里，而七故秘之不以示。及病甚，或詢所著書，大怒，以爲預己死也。及死，而愛之者以爲七負才不得用，用抑鬱死，憐其才，將輯其爲文，刻傳於世。而其母又哭不示，曰：「其遺意也。」乃刻其寄友詩若干首。因憶七病時，作《雜詩》遺其僕寄予。時來蕃在坐，共詠之，蕃愀然云：「沈七數詩皆哀絶，似非生人。」時聞之不以爲意，不悟其言驗也。予與七就醫錢唐，推七命當死。予初惡聞其言，且七病中多嫌畏。既歸，爲變其説，而意不自樂，七未之知也，長嘆曰：「嗟乎，人生有命，胡爲不樂哉！」嗚呼，乃竟不知予不樂者也。

楊孝子傳

嘗讀典例，無有以刲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刲臂事屬傳，必謝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吴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母事狀、如爲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録序，而獨于上海楊孝子則不然。

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啓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

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厠揄，嘗其糞甘，號于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石爊灼，豈湯醴亦告絶者？闔户刲左臂，以其肉雜葠汁濩之，三濩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沫滓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上海令任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迮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迮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强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

西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爲孝子者而見之也。予友丁明府曾與之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于俠烈。人以孝稱之，必變色蹴踖，卻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祕不令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耄而瞶，以爲不療。即療，必不能康彊如平日。乃既愈，又健，皆眙腭不知所爲。丁明府曰：「孝子將刲臂，夾臂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脱之以刀。故其創甚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臂肉鉅雜葠濩之，揚其膏令竭，屢濩屢竭。今所餘腊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雜贈詩文卷附傳後。

曹太常卿別傳

山陰曹君太常卿，與予内從祖南京五城兵馬指揮陳君爲姻交，陳君爲之傳。傳

者，置也，謂其行事可傳置也，則傳置可已。且曹君舊有聲，其號秋水，名惟才，人能稱之。其以第一人舉于鄉，成進士，仕泉州司理，歷兵、禮二垣給諫，進太常卿，人皆能指之。其仁于先、和于閭門、勤于供官，而竭蹶于國家多故間也，人又能數之道之，然則何傳乎？傳其軼事。

君之初仕時，以泉州司理攝漳州也。漳故多寇，而君以泉州理來，咸望君。且郡闕兵備，寇之將至，嘗佔守未備以乘其隙。君出廳事間，服鄙袒衣，偃仰四顧，而命課夫漳之儒生。儒生雖強起應之，然竊笑，且有怪之者。乃益復召他郡，他郡亦應之。當是之時，大宗伯黃公道周適鄉居，講學芝山。君復服鄙袒，覆以深衣，導隸詣講所，麾諸儒生進其廡，而環坐以聽。既復往。著《榕壇問業》，黃公深許之，且贈言曰：「文治之有華實，猶黍稷之有馨香也，豐儉不同，享祀不可失也。」其重如此。于是此漳之人怪之者，咸更起而笑之曰：「此翁儒者也。」各棄去。及其久，始無笑者，而寇竟以是徬徨不前。

及其去漳州而返泉州也，君本理泉州，泉州于是復有寇，居民相驚。議事者謂：「泉州，閩衝也，非司理君不可。」于是檄司理，趣命駕返泉州，或進曰：「司理君儒者，講芝山者也，恐不足當寇。」或乃因而阻之，且竊言曰：「天下事豈得數數倖矣。」君返，日坐廳事，按簿書，若無知者，悉禁諸譁言，陰爲扞掫。而寇且登岸，有來探者，故疎其坊，音防。令之入。入城晏如故，窺廳事、簿書、蒯隸如故，乃曰：「唏，此易與耳。」于是賊稍縱，漸因居民之爲內應者散伏焉，將乘隙而舉以入。君乃令黠者陰伺之，已得其

處。閲日，令假爲賊藏甲所，忽召諸坊民及偵者曰：「甲所應有賊也。」皆相顧愕，偵之，返曰「然」。又令藏乙所，復曰：「乙所賊當獲。」衆皆笑，頃之則捷，而獲者立庭下。于是皆相視不知所爲，以爲司理君儒者，言事且中。而君次日急召諸衆曰：「賊今日當敗，可擒矣，盍與我出城。」則衆皆伏地曰：「諾。」如公言，夜半薄賊營，縛其渠，泉州平。則凡閩海間知與不知，以爲司理君儒者，講芝山者也，能縛賊，預識善敗，儼若鬼神者，若有物依之，能預人禍福事者。而于是咸服之，曰：「司理君神。」

齊丁生曰：君嘗自言曰：「擾人者，將以定人之擾也而擾之，是擾者也。官人者，我將有以官之而使人官，我則不官也。」故其爲官如所言。嘗憶黄公游會稽，與郡司理華亭陳公多道君事。君爲諫官，值國亂，及其後，始以太常卿治軍。閩故多海寇，在漳與泉州尤甚，人無敢任其地者，是故嘗乏員，而君之仕閩最久。君嘗曰：「寇漳者，劉香；寇泉州者，林瓚元也。更有僧，不得其名字。」

徵士包二先生傳

蕭山包二先生，名秉德，字飲和，別字即山。與同邑崇儒里沈七禹錫、城南蔡五十一仲光、城東里毛甡爲四友。沈七長于甡，而少包二先生一十五歲。每高會，包二先生坐上坐，口欵欵，體慙而目卑，己欲言，忸怩，人以言及之，亦忸怩。而沈七坐將末，摘擲號笑，四顧無坐人者。曾與包二先生作《酒賦》，沈七四顧談，不即屬詞，已而持几出，從容扶几，伸白而吮黑，自恃讀書萬餘卷，當必無或過。而包二先生向隅坐，

小息，私納紙入博袖。沈七不疑其遽成也，笑探之。先生乃大慚，已而探益急，不得避，掣紙尾出，誦之，音詞琅然。沈七驟輟筆，捲白而去。次日，又賭作《琴賦》，先生小息成，不加點綴。七故以捷勝，既已屬詞，然惡其速成也，又去。由是邑之推古學者，必推包二先生焉。

戊子，沈七死。又四年，壬辰，包二先生死。死時其尊大人猶在也，先生面中赤，勉起，扶伏于簀，叩頭，若有言者，卒無所言，竟死。先生系出楚申包氏，世居安陸。其後有仕宋尚書虞部員外郎者，遷合肥，生孝肅公，爲宋天章閣待制龍圖直學士。子繶早死，得出媵生子綖贖以爲嗣。凡七傳，有台州醫學教授次子榮，從兄宦游，遷于蕭。其時有兄弟五人，俱仕顯，稱五桂包家。其一名大中，住包家衖，則先生之宗也。

先生補諸生第一。崇禎末棄去，徵爲郎，贊江上軍。復不應，授書里閈間。年既長，與弟秉衡各娶婦，産子女。身無私錢，比歲懷授書金跪其尊大人，慙獻之。獨甲歲，跪，赧然不起，良久曰：「兒于中擅取數緡矣。」偵之，周甲貧也。又乙歲復然，易書也。其謹如此。先生與沈七俱好讀書，而七以遘病作輟。先生獨坐讀有常候，比讀必過丙夜。嘗授書友人宅，其宅高樓當城隅，販傭僦焉，每丁夜渡江，其婦睡醒，聽先生度紙聲并竹中鴟，輒曰：「鴟未呼，包二先生尚拽書起徐徐。」而七當病時，夜寢勿讀也。後販婦聞先生死，出涕。先生所著詩十卷，賦一卷；讀史詩二卷，倣西涯樂府體也，雜文二卷，雜志五卷，雜輯古今名物事理，別爲一家言，名《蟲弋編》，三十卷。其《酒賦》與《琴賦》，集不載。先生謚淳博。

毛甡曰：「予與先生爲四友時，邑之稱最博學者，無過蔡五十一仲光。沈七思勝之，故日夕讀書過萬餘卷，惜已死。然且兩人者，皆自謂不如先生，然則先生之學何如也！自昔十室相許，必將成名。予四友者，當衰時相結，嚮榮而枯，而先生與沈七更相繼以死，悲哉！先生之尊大人與其弟各以其傳誌屬甡，以甡爲先生友也。嗚呼！先生曾爲詩定交，效《國風》體，詩曰「香草」，曰「桑扈」，曰「松與柏伍」，各四章，一自勗，一勵友也。予向思和之，而未就也，予至今慚之。

家義門彦恭公傳

義門毛彦恭，浙江遂安人也。本名文燦，以字行。祖希成，好行義，篤于倫敘，誠子姓勿析産。傳至彦恭，族愈蕃，計男女二百餘口。恐不能繼，乃創立同居家規，雞三號，男女齊起問安于家長，各就東西舍操作，漏一下罷去。自冠姻瘞祀以迄衣被饋食之細，分甘均茶，釐毫必悉。中外罄欬不敢忤。且復建義倉以周閭里。凡遠方來學者，延師儒以董教之，而給之以薪膏之資。兄弟五人共營一瘞地，中穿其壙，使達氣不隔，而別瘞妯娌于山之麓。曰：「吾欲使百年後，吾兄弟魂魄猶相依也。」嘉靖十三年十月，太保禮部尚書夏言請于朝，詔旌曰「六世同居義門」，給官銀三十兩，建棹楔，優免丁田、雜差如例。嘗入夜，見東西舍操作燈火熠熠，如舉子號屋，譁笑之聲不達户外。歲時男女候家長，從東西舍搴帘出，男各覿其婦，不甚辨，驟見恧縮，以平日無晝面故也。其家規之肅，有如是者。

太史氏曰：予與祥符令會侯爲兄弟行，會侯每言其先人吏部公爲義門曾孫，與其子司訓、次子文學並以孝稱。予心儀久之。暨予入史館，草義門傳，然後知孝義蓋有本也。義門後頗大，而大以此。

尼演傳

平陽翟煇商銅于江寧，女殊色。浙軍正藍旗强委之禽，女初不從，既來旗，則辮髮革柢。二月十九日，隨衆女騎至上天竺，控轡行前，道驚，盡回面，騎週呵之。中一女騎朗言曰：「本欲朝奶奶，北人稱觀音曰奶奶。而生奶奶從道中行，寧無觀乎！」既而孀居，旗爭奪之，女自刭再，聽髡爲尼，遂名道演。天童忞公以國師乘傳衛，使貴人掌導者，止吳山觀。尼將參公，步經花市，一市皆驚，漸有攔觀尼前者，尼怒，遽返。既又參靈隱禮公于郭童園。公曰：「是未可與言也。」逮前，作色曰：「從誰來耶？」曰：「身獨來。」曰：「身與和尚有何親而令獨來？」尼不能答，羞之，紅界于面。公喝曰：「狐情尚不滅，何用參爲！」尼嚙臂鍵户。嘗有盜入尼室，驚其豔，屏息伺大士座傍，見尼入静，將易衣，蔑火，復搆火，掬鉢水塗掌，咒，炷蓮片投體大士前，登床結跏，儼若大士者，香氣葉葉繞上下。夜分，盜熟視，悔之，直前叩頭曰：「姑姑，佛也，吾見佛，從此懺盜矣。」朞年，尼忽曰：「早知如此。」靈隱禮公深然之，將予之衣，不受，無疾卒。

西河氏曰：邑有蔡氏女，許山陰余氏而未歸也，余死，女爲尼于余。山陰張南士曰：「有姑許邑王氏者，亦未歸王也，王死

喪之，亦爲尼。惜哉其爲尼也。」雖然，若尼演者，則又幸爲尼者與？不然奪之矣。張，名族，與蔡有戚，蔡大父萬里爲刑官，余從父煌死國難，有名。近異教有女子髡髮不嫁者，郡有某某氏，此則悖理蔑倫之甚者。予懼得與二女事。且爲例也。距二女事十餘歲，然後有此教近歲中。璜曰：「蔡氏尼即蔡貞女也，西河別有詩，見五律卷。」

陳老蓮別傳

洪綬好畫蓮，自稱老蓮。數歲，見李公麟畫《孔門弟子》勒本，能指其誤處。十四歲，懸其畫市中，立致金錢。初法傳染。時錢唐藍瑛工寫生，蓮請瑛法傳染，已而輕瑛。瑛亦自以不逮蓮，終其身不寫生，曰：「此天授也！」

蓮游于酒人，所致金錢隨手盡。尤喜爲窶儒畫，窶儒藉蓮畫給空。豪家索之，千緡勿得也。嘗爲諸生，督學使索之，亦勿得。顧生平好婦人，非婦人在坐不飲，夕寢，非婦人不得寐，有攜婦人乞畫，輒應去。崇禎末，愍皇帝命供奉，不拜，尋以兵罷。監國中，待詔。清師下浙東，大將軍撫軍固山，從圍城中搜得蓮，大喜，急令畫，不畫；刃迫之，不畫；以酒與婦人誘之，畫。久之，請彙所爲畫署名，且有粉本。渲染已，大飲，夜抱畫寢。及伺之，遁矣。

朝鮮、兀良哈、日本、撒馬兒罕、烏思藏購蓮畫，重其直。海內傳模爲生者數千家。甬東袁鵾貧，爲洋舡典簿記，藏蓮畫兩幅截竹中，將歸，貽日本主。主大喜，重予宴，酬以囊珠，亦傳模筆也。

蓮嘗模周長史畫，至再三，猶不欲已。

人指所模畫謂之曰：「此畫已過周，而猶嗛嗛，何也？」曰：「此所以不及者也，吾畫易見好，則能事未盡也。長史本至能，而若無能，此難能也。吾試以爲文言之：今夫爲文者，非持論即摭事耳，以議屬文，以文屬事，雖備經營，亦安容有作者之意存其中耶？自作家者出，而作法秩然，每一文至，必喞毫吮墨，一若有作者之意先于行間，舍夫論與事而就我之法，曰如是則當，如是則不當，而文亡矣！故夫畫，氣韻兼力，渢渢容容，周秦之文也；勾綽捉勒，隨境塹錯，漢魏文也。驅遣于法度之中，釘前燕後，陵轢矜軼，摶裂頓斫，作氣滿前，八家也。故畫有入神家、有名家、有當家、有作家、有匠者家。吾惟不離乎作家，以負此嗛也。」其論如此。

蓮畫以天勝，然各有法。骨法法吴生，用筆法鄭法士，墨法荆浩，疏渲傳染法管仲姬，古皇聖賢、孔門弟子法李公麟，觀音疏筆法吴生、細公麟，七佛法衛協，烏瑟摩法范瓊，諸天、羅漢、菩薩、神馗、鬼魆法張驃騎，道經變相法公麟，衣冠士法閻右相，士女法周長史昉，嬰法勾龍爽，倭墮結法長史，髯鬅長史，衣帶、盤薄法吴生，金璧、宫臺，林泉、湍峙、長陂、豐卉法大小李將軍，雲山法浩，水法董羽，溜水法河陽郭熙，几幛、尊卣、鉼罍、什器、戎衣、穹廬、畨馬、駱駞、羊犬法趙承旨、馬承旨，小馬法承旨之子。竹石、窠木法趙大年，鈎勒竹法劉涇，墨竹管仲姬，折枝桃、牡丹、梅、水仙、草花法黄檢校、錢選，烏睛、❶花鬚、點漆、凸厚法宣和，蠭蟬、蛺蝶、蠐螬、螗螂、蟋蟀法宣和，

❶「睛」，原作「晴」，據四庫本改。

亦雜法崔、徐、黄父子，鶺鴒、鳩女法閻助教士安，雀法雀兒黄，蓮法於蓮，於青年以蓮稱。莆嬴法毋延之。

董旡休曰：周櫟園曾爲章侯傳，徵事于西河，故西河有報櫟園書，見書卷。章侯事不勝紀，是傳祗紀畫，且略最大抵，此皆西河寫生處。

又曰：章侯博古牌爲新安黄子立摹刻，其人能手也。章侯死後，子立晝見章侯至，遂命妻子辦衣斂，曰：「陳公畫地獄變相成，呼我摹刻。」此姜綺園爲予言者。然則蓮畫之貴，豈獨人間耶！

湖中二客傳

饒估彭萬年禱吴城之張令公祠，夜夢令公授之坐，詢曰：「剽人財而室人室，何等律乎？」答曰：「斬耳。」頃嬴一人反，接至使晝字，萬年晝「斬」字于背，及獻級，則其伴鄒三也。先是，萬年與三伴，分舟而行，萬年避風檥蠡左，三舟渡湖。是夜，盜刼兩舟去，一三，一黄壽，三與壽俱被殺。而壽舟有吴人秀才趙瑩者，匿壽子并婢，載他舟行。蓋壽者，襄陽估也。萬年寤驚，覓三舟湖口，知三已死，哭之。遂斂三木，挈三家人置後舟，偕之維揚。

暨回舟，而飲三婦于艙，詢曰：「夫人非三妻，而得隨三，何也？」婦愕，失箸，既而視僕。萬年令三僕避後，婦流涕曰：「妾建昌追工妻也。夫積工值攜妾歸，附三後舟，夫病，而三據妾身并值有之。夫棺在板子之沙，家遺老姑，存亡不足知，君何得詢及之乎？」萬年曰：「吾唯稔其情，以有此詢也。雖然，亦思歸乎？」曰：「思之。」萬年遂呼三僕語，割嬴財千金，半與三家人，而以其半給婦歸建昌，使養姑焉。

方三舟之渡湖也，三聞壽舟絃鞉聲，及

窺之，則有婢福妮善彈，別名瑟瑟，因與之聯舟。暨被盜，而秀才趙瑩者，傭算者也。藩估購妓樂，黜婢容髮，競卬值以購。❶既篋日有成説，婢急謀瑩，瑩亦爲婢計，顧自視無橐中金，而前後舟悉秦越，無可主者。乃懷刺謁九江守，告之，守謝藩估去。牒瑩押婢并其子與家人等還歸襄陽。瑩乃爲歌，令婢彈，名「瑟瑟彈」，匄諸故人之有財者。詞曰：「大堤估兮襄陽商，風吹鐵鹿兮渡潯陽，何人刼公兮身首以戧。遺末婢兮蘆之傍，低無枒掠兮高無檣，夕不藉絮兮晝不咽稗與糠。孤兒無恃兮惟末婢之將，將歸洞庭兮還故鄉。洪濤洶洶兮青天茫茫，願假羽翼兮翺且翔，一彈再鼓兮心悢悢。」

齊于生曰：瑩以匿婢故，曾見予舟次，且不疑予爲無財，謀資婢歸。蓋其人長者也。西河有《瑟瑟詩》，見排律卷。江右王猷定嘗言：觀察宋公能道張令公見夢事，其人爲士人，非彭姓。今覈之，則萬年者實跡也。豈事偶相類，抑亦傳聞之訛與？夫天下衣冠方幅藉藉稱士人，而錙銖成市，所争豪釐，生死頓易，其爲萬年所不潔者，則亦何限。萬年雖估乎，估而士人行，即士人矣。張令公者，或曰唐真源令張巡也，其祀湖所始，則無可按者。

桑山人傳

山人許氏，汴人。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勦賊三策于閣部，督師楊公不用。既而爲東平侯劉澤清幕客，與澤清語不合，辭去。鄉人怨家發其隱事于清師之鎮汴者，

❶「卬」，原作「邛」，據文義改。

走匿桑下，因姓桑，號桑山人。山人乃與嵩陽曹道士游，夜坐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丈餘，骨節皆通。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酌嗜者，能言；許州小男爲狐所苦，呼狐斬之。既還汴，怨家見曰：「此許澄茂才也。」帥捕十許人跡至，山人乃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去，謝之，而身游衡陽不返云。

何顛傳

何顛非顛也，有顛名。爲人潔居，冬夏衣絺衣，裂緯蓑蓑，顧自以爲姸好。人佯唾其裾，則急搵之。嘗搵衣日影中，飈塵揚揚，搵勿得已。每踰梱，❶攝前後衣，左足預箸梱中，履危杙然，以右躍之，跋如也。旦起，醴水濱，引手左右捉水，駭躍，若捕泗蟲，然後激灑其首項，以面霤焉。越食頃，攫懷中幘擀之，引著頂去。小復至，如之則又復至。冰雪不間。日食斗黍酒百鉼，然不必得也。夜不就枕。與人言輒了了。予與顛遇來氏，其中表也，揖讓進退如常人。或曰：「其曾大父爲明世宗朝南京工部尚書，其大父鰲爲刑部尚書，其父以垢厠摩槭累日死溷中。」

于先生曰：是畸志者也。屈平不潔其族人，日三濯纓，顛近之。柳宗元傳李赤，至曰「以世爲溷，以溷爲帝居清都」。❷唯世溷濁若溷者，則唯處溷中，然後潔清之極致也。前人外記多寓言。予目徵之，言之實，故語特猥瑣。世或以何氏父子相繼顛焉，何哉？

❶「梱」，原作「捆」，據四庫本改。
❷「居」，原作「君」，據《柳河東集》改。

西河文集卷八十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傳八

列朝備傳

凡屬史館所分題，而與史文有異同者，謂之「備傳」。

吳寧

吳寧，字永清，歙人。年十一補府學生。永樂十八年，以《春秋》中應天鄉試。宣德五年，成進士。上御奉天門，親發策問，退而御武英，謂從臣曰：「朕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能抗言者。」賦《策士歌》示讀卷官，讀卷官勉奮争先摩索，得稱旨三人：一廖莊，一劉實，其一寧也。時寧尚年少，越五年，始授行在兵部武庫司主事。會正統改元，陝西涼州鎮臣以西番、回回、迭力諸族薦居内地，徙實兩浙海上。寧憐其貧，奏給以月饟，大者月四斗，小半之，因著爲令。已進職方郎，充副使，持節册封楚府通山王暨妃周氏，卻餽餉。還部，言于尚書鄺埜曰：「北部瓦剌也先意叵測，京衛兵單殘，猝有豕突，何以爲禦？宜留山東、河南二都司，暨江北直隸衛所儹運官軍，隸五衛操練，以備非常。而以前所調湖廣、南京征楚、川凱歸之兵，使撥充輓輸去。」埜然之，奏行其言。

十三年，福建沙尤賊大起，命都督劉聚爲總兵官，而敕寧同豐城侯李賢簡南京驍

騎實軍伍。寧閱尺籍，盡發諸權勢所隱占者，人人賈勇往，賊平。會明年，也先破獨石，犯龍門、洗馬諸城。至秋，大舉，上親征。郕埜扈駕行，留寧佐侍郎于謙理部事。寧招募報効人王敬等五千名，分撥留守五衛，附之操練。仍督向所留隸京營者，授以兵仗，使并力防禦。已，土木失利，寧慮犯畿甸，急陳備邊十事於謙。奏留山東更戍都指揮衛潁等，請遣廷臣分巡江南北，選募鄉壯及巡漕未回官軍，持械登城，而檄河南實操官舍軍餘暨海防兵悉赴京演操。鞍馬、鈹盾不給者，敕禮、兵、工三部廉取民間所畜，侍償之直。九門要地守以孫鏜、雷通等營。諸軍郭外，而徙郭外民入內。凡通州倉糧及諸廠馬芻，給軍自運，取有不盡則焚之，毋令飽敵。敕諸將之才勇而繫讞者，如楊洪等。謙次第舉行。遂進謙兵部尚書，而以寧爲右侍郎，佐謙掌樞務。

皇弟景皇帝即位，也先復入。謙出戰卻敵于德勝門外，擢項文曜爲右侍郎，而以寧掌部事。寧奏雁門爲西邊咽喉，所設關隘數十處俱通人馬，乞敕都督孫安等增陴濬湟，堙墻闕，而令指揮石彪、孔明于代州伏衆爲援兵。值福、浙鄧茂七、葉宗留、廣之黃蕭養及貴州苗獠所在蠭發，皆屬寧居中調度，命將征討。也先挾上皇從紫荆關抵都城，景皇帝遣寧出城與謙及諸將計議。還及德勝門，敵驟至，門扃未啓，敵充斥滿前，居民悉奔潰塞路。而寧大坐霖雨中，指揮顧眄，意氣閑雅，敵疑寧有備，不敢近，寧乃復入。時畿南民多南徙，大臣有請詔天下勤王兵者。寧獨不可，謂如此則人心愈駭，事愈不可爲。莫若露布告官軍得勝，通示海內，庶安天下心。至賊之得勝而驕，驕必敗，無容慮也。已，敵

遁解嚴，寧乃出慰勞，嚴緝京師無屬子弟得乘間者。且責山東、河南諸撫臣，使益儆備。而發粟賑被寇諸隘，遠近以安。

明年，景泰改元，寧力主迎復，不合。乞骸骨，優詔許之。及上皇狩回，寧乃曰：「微臣心事畢矣。」杜門卻賓客，絕口不更談土木事。其後謙罹禍，而寧不及于難。寧素饒冰鑑。初在兵部時，謙與寧厚，嘗囑寧爲女覓壻。久之，以兵家兒報謙，從之，聞者駭愕。及謙赴西市，親屬賓客各鳥獸散，獨兵兒冒死收葬，當時所稱錦衣千户朱驥者也。其先鑒如此！

張　瑄

張瑄，應天江浦人也，字廷璽。少貧，喪母，受書于姊氏李侃之妻。稍長，即受書于侃。正統七年，乃與侃同登進士，由部屬出知吉安府。吉安俗尚巫，刻木像神，丹漆而冠衣之，聚衆送迎，導以橫簫。瑄途遇，大怒，叱收像投水中，而寘首事者于法。無何，瑄遘重疾，衆哀泣，請曰：「此神祟也，禱可免。」瑄復大怒，不許。既而疾愈。會大飢，瑄中白不報，遽發廩賑。乃建祠祀忠節，葺文廟，修築府廨，治橋梁道路，以救飢者。

吏部考第一，陞廣東右布政使。時廣西流賊越境，寇屬縣連山。瑄督官軍擒殺賊首莫文章等，遂築城堡，大治兵。凡陽江縣賊周公轉、新興縣賊鄧李保等歲久不勦者，悉勦之。時兩出師，征大藤蠻。給綵段、銀牌以旌軍功，瑄累受綵段十一疋，銀牌十四面，特賜瑄大紅織金雲鶴衣一襲，銀錠、寶鈔無算。乃造預備倉六十二處，修理

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六十二處，增築廣州新會等府縣城垣一十二處，民賴以安。

成化四年，轉左布政使。明年以滿九載，當赴京。軍民千餘呼譟，走鎮巡，勾請題留，詔許之。至八年，始奉敕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初，瑄所屬州縣多無宿糧，瑄命各建倉，勸民出羨粟貯之，以備荒政。沿海官軍因事裁減支俸三十餘年，而遲久爲例，貧無以生，瑄爲盡復之。閩安鎮出海口二港，元時用鐵纜横截港口，而其後遂廢也。瑄命所司造鐵纜三，每纜長百餘丈，兩岸樹鐵杙維持之，中駕二十筏，小港如制，而纜差縮于大港。由是海寇遠跡不敢近。至山賊久逋，如林壽六、魏懷三等，皆以計擒之。而福安、壽寧諸縣地隣江浙，多竄聚者，瑄捕其賊首葉旺、葉春，餘盡散去。朝廷以爲能，降敕襃之。乃劾去鎮守太監金勝之暴横不可制者。未幾遷河南巡撫，首薦按察使何喬新、副使陳選。改置河南餫倉于彰德水次。會汴梁飢，設法發官廩，賑粥于城四門外及各鄉寺觀，出官庫衣布，查關廂、空屋、土窯可投止者。流民存活者，不啻萬數。十四年，改南京刑部左侍郎，以刑獄繁重不得決，添廣東司主事一員，而親決諸要囚，旬日即遍，問擬皆如律毋枉。十八年，進本部尚書。二十三年，年七十有一，遂致仕。

瑄知吉安時，巡撫都察院韓雍威望烜赫，屬官皆望塵羅拜，瑄不少詘，然雍甚敬之。暨瑄爲布政廣東，地方多盗，瑄等皆戴罪殺賊。而雍復受命提督軍務，瑄事之甚謹，人以爲瑄禮貌詘伸，皆有權度。獨其師事李侃，終身不改。侃官至都察院僉都御史。

潘蕃

潘蕃，初姓鍾，字廷芳，嘉興崇德縣人。從父京師占籍，留守前衛。中順天鄉試，已而登成化二年進士，復姓。授刑部主事，歷郎中。山西沁源王與知州金澤互訐，久不得解，蕃往治之。核知王左右李成撥置，直坐成死。雲南鎮守太監錢能攫金蠻部，而指揮盧安輩復謟附之，幾啓邊釁。蕃往，正盧安輩法，并請治能，聞者壯之。已而出知安慶，要路者不便，改鄖陽。時鄖陽初開，與陝洛壤接，流民多歸者。蕃盡撫之，土著成府會。四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兼提督松潘軍務。因上五議：請擇守備、免徵解、折鹽課、理屯政、嚴禮法。常單車行視松茂，邊人畏服，莫敢輕出。歲罷假道金以千計。仍戒守將月出行邊，諸凡捍禦撫輯，積五歲而朝廷無西顧憂。

乃轉南京刑部右侍郎。無幾，改南京兵部。又無幾，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故嶺外尊鎮，撫臣威重，自韓雍開府後，蒞其地者，率建牙吹角、列戟擁纛，軍門沉沉。然被組練而夾甲帳者幾萬人，其戈矛子弟紈綺相錯起居護導者無算。蕃量留數人，僅給麾下使令，向相沿自衛者悉遣征發。其與諸將大吏約凡科條，如舊無事更擾、有以密封白事者，一切禁罷之。至其節制特嚴，一號令出，即大將不敢喘息。方面官下稍違約束，必召軍正治以法，不少貸。會黎寇符南蛇等肆禍海內，聚衆號數萬。蕃前已授方略，至是親統兵逆擊，大破之，生獲首酋，磔于市。於是論功進左都御史。而思恩知府岑濬與思州知府岑猛以叔侄爲土

官，争地相讐殺，濬攻陷思州，猛窮走軍門乞援。蕃諭濬罷兵，濬不從，且據地反。蕃會奏請討，密計其所居道里遠近險易，調集兩廣官軍及土目諸兵，分六哨以進。濬大窘，伏誅，餘者殺降殆盡。而豐湖十三猺寇及惠州古三仔、唐大髻等，憑恃獷戾，阻兵肆亂。蕃督率部兵，左右掩擊，殲古唐二渠，而餘黨盡散。凡五年間，計前後斬獲共一萬三千有奇。且節縮驛傳，省冗費不貲。又奏裁其冗官二十七員。請改思州，設流官，陞河池縣爲州，而割歸德州，使隸之南寧，以控制海徼。嶺表大治。

值正德改元，蕃與中官忤，乞去，不許，召拜爲刑部尚書。而瑾復憾蕃，蕃再乞去，于是命乘傳歸里。初，岑濬既平，蕃議以思恩改設流官。而岑猛失守府治，則宜降同知。時尚書劉大夏議獨相左，乃奏徙猛平海衛，降千户，而思州亦從改革。及蕃去，而猛不行，據思州叛。瑾遂用此爲蕃罪。逮蕃及大夏下獄，將論死，姑從減永戍甘肅。瑾誅，詔復官。歸里，凡六年卒。卒之日，屬其子曰：「吾貧不能喪，衣裁被體，庳其封，毋先爲葬期。吾不拘陰陽，以卜趣避。晴日無雨漏下窆，可也。」其子收涕從之。至嘉靖十八年，用御史傅鳳翔請，乃賜祭葬于石門鄉。先是，蕃從兩廣軍門陞尚書，歸無宅，税他人宅居而隘。每與鄉人飲，必露坐花下，醉任所之。時有詩曰：「尚書歸來無第宅，税地種花兼種魚。舉網打魚魚換酒，花前醉倒老尚書。」蕃得詩笑。及被逮，鄉人同游者皆相送，蕃械繫拱手就道，觀者流涕。

論曰：名臣惟清節與經濟不能相兼，故汾陽歲入不下二十餘萬，而張氏無名錢

遍滿都內，然皆不以此損望。蕃獨著績南服，赫赫都府，而至不能治其居與其葬，此何爲者也？古尚書多田不入政府，而蕃反從此去官。雖宵小實爲之，然亦足以覘世變也夫。

吳　洪子山附

吳洪字禹疇，吳江人也。年十二爲生員。同學有訐教官于學御史者，洪曰：「師可畔耶？」不署名。成化十一年，中式進士。由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陞貴州按察司副使。舊例南部無遷副使者，遷之自洪始。未幾，改廣東巡視海道，革海舶貢獻例，人德之。尋陞福建按察使。將行，海防將軍以犀珠走間道餽洪，謝之。其人曰：「公將行之官，而顧餽此，其無所干亦明矣。夫區區之心，凡以爲有不忘于公者在也。且行者餽饍，古今通情，是亦何損于公名而必卻之？」洪曰：「君不知洪耶，雖百珍珠何益？徒利之耳。苟知洪，則何必是？」卒不受去。洪在福建多善政，提刑有法。會建寧、延平潦，民飢，輒便宜發粟賑之。而汀漳軍餉缺，急取征商之羨賑汀漳軍。既而遷太僕寺卿，進工部右侍郎，入視部事。逆瑾誣尚書劉大夏罪，下大臣議，洪頗非之。時部長缺，資望已及洪，瑾故勿與，出爲南京刑部尚書。寧河王鄧愈之後兄弟爭所賜田宅，詔南京三法司覈之。其兄倚瑾求勝，洪不報，瑾怒，勒令致仕。嘉靖改元，進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卒贈太子太保。子山、次子巖同登正德三年進士。而巖以參政先洪卒。少子崑登嘉靖十七年進士，最名。

山字静之，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諫武宗南巡，跪五日。擢山東副使，四遷而陞都御史，巡撫河南。初，河南運額兑在小灘，久之，民勿便；正德初移之臨清，民又勿便。乃移兑回隆，而運官受臨清重賂，呈御史奏勘，山堅持之。成化間，親王居河南者纔五府，已而漸盛。自郡王、將軍而下幾數千人，歲入不足，以需常禄。山請以歲運之贏補所不給。時伊王素庸懦，宦豎保金等肆虐不法，而王反怵之。山疏正保金罪，使王自新。臨漳王府將軍祐椋者，招納亡命，奸法軌，時侵掠民間。即祐椋至，❶無不惴惴恐，罷市肆，閉户竄匿。前後諸撫臣至，莫敢問，山疏免爲庶人。于是宵小被劾者，争遁之京邸，搆山短。左遷山浙江參議，已復轉參政，進南府丞，仍以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再遷至刑部侍郎，進尚書。會翊國公郭勛撟虔播痛，諫官上其罪，下議，議首鼠。山憤然曰：「人臣有直節，無遂垢。以勛之惡，即令驟誅之，猶以爲後，而尚皆咋舌叉手雷同，豈稱法吏意哉！」乃陳其不軌，論棄市，黨附者有等。獄上，久不報。洎秋當報囚，而勛竟瘐死獄中。帝怒，詔山去。山聞命即行，道卒。初，山使山東時，有塞井復渫。民爲謡曰：「彼泥者泉，弗浚而復，錫我則福。」及爲福建按察使，吏民懷之，以其父洪嘗居是官也，爲之語曰：「鳳之棲兮，其雛來儀，民具是依。」蓋既歌其惠，又美其世濟云。

論曰：明時父子官尚書者，不過一二十家。然第世其官耳，至于世其德，則十不得一二焉。洪在官多治行，而山能繼之。

❶「椋」，原作「掠」，據前文及四庫本改。

觀其父子去官時皦皦，前後宛如一轍。史稱「身斃而名立」，又云「鸞凰代匿，而弗傷其彩」，洪、山則有之矣。

白昂子圻附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元年進士，爲南京刑科給事中。劾户部尚書張鳳不法，自南京械至京，詔獄。人以爲能。既而歷應天府丞，陞南京大理寺少卿，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兼管操江。仍巡捕沿江盜賊，勦巨寇劉通，受其降衆于太倉學宫。進本院右副都御史，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鳳陽皇陵白塔壽春墳圮，與平江伯陳鋭治之。會東南歲歉，興大役。初，賦工者計費若干萬，期以七年竣事。至是二年竣，省初計費之半，且以贏錢賑恤災民，民反獲濟。遂以弘治三年改户部左侍郎。河決金龍口，漕運多沮，昂奉敕往治。初至河南，從上游相度水勢，慮水趨張，秋發卒數萬，自陽武、封邱、祥符、蘭陽、儀封數縣築長堤捍之。遂導河，自中牟決口，至尉氏縣下潁川，經塗山，合淮水入海。於是修汴堤，令高廣如一，樹以萬柳。乃命郎中婁性于宿州濬古睢河，入運道；命主事謝緝築蕭縣、徐集等口。復自魚臺歷德州，至吴橋，修古河堤，自東牟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引水入大清河及古黄河以入海。每河口作石堰，則水贏縮以時開闔。由是河竟不爲害，而漕運以濟。當是時，高郵之甓社湖震蕩覆舟。有知州毛實者，請開復湖于東岸，以避其患。昂時正治河于倥偬間，立令開渠五十里，名曰康濟。雖衆爭之，不少動。其彊果如此。乃以署掌院事，進右都御史，陞刑部

尚書，歷加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太保，謚康敏。昂性尚圓通，而遇事機警，然尤長治水。知州毛實亦以善治水爲昂所知。實，餘姚人，成化進士。嘗補知霸州，以霸爲九河之交，舊多水患，乃自黄岱口至清河口，共築堤九十餘里，以防桑乾河之衝，自莫金口至苑家口，共築堤三十餘里，以遏中亭河之溢，皆受昂指云。子圻。

圻字輔之。年十八中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由主事數遷至浙江參議。時有承瑾旨議開處州銀坑者，圻執不可。不得已請以贖金充内帑匃免，事得寢。鄞少年爲日本館甥，隨使入貢，鄞人執少年，使大噪。圻曰：「中國亡此人，何損治體，而乃以璪璪啓邊釁！」縱逸去。長興有田嚙于水凡八十頃，而税仍在民，民病甚。圻爲奏免。轉福建參政。汀漳盜起，圻率民兵至大田驛，相拒二十餘日。會鎮東官軍至，合擊之，賊解散去。進山東左布政使，遷應天尹，遂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京糧儲。上便宜七事，皆切時務。時京儲歲入一百二十七萬，而所出者反至一百五十餘萬。圻以爲根本重地，儲蓄減耗，所出多于所入，何以持久，請革冗費冗食。劾武臣逋負不法，坐辠者若干人。旋以母憂，得疾卒。子悦，字貞夫。初以廕補國子生，後推廕與弟，登嘉靖進士，歷官尚寶司司丞。

論曰：洪、宣後爲京朝官者，多視南京爲散地。而昂、圻父子則皆以南京著功，地固未可限哉！明時河患與漕運依倚，歲費度支、水衡金錢累幾千萬，而迄無成效。以觀之昂，雖復王延世之塞決河，何以過矣！

周季麟

周季麟字公瑞，寧州人也。成化八年進士，授兵部主事，清禁軍及圻内山東西邊軍，得健卒八萬。歷員外郎、郎中。弘治初，陞浙江參政。武康山群盜起，躬往招之。遷河南右布政使。

嘗曰：「爲官須稱職。」既至，籌國計，搜剔隱蠹，豪釐不取，除歲解外，嘗貯銀四十七萬餘兩。撫按交疏薦，凡七八上，乃以甘州警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至即勒兵戰，斬賊首六十四級，捷聞。先是，哈密忠順王中絶，其所立王每爲土魯番王速擅阿力所擄，部落數千人來奔甘肅。弘治五年，有安定國王者，冒哈密族，請立其姪陝巴守哈密。時阿力已死，其子速擅阿黑麻嗣王，仍襲哈密，擄陝巴去。于是邊陲不靖者有年矣。季麟宣德意，并脇以威，阿黑麻慚伏。遂于十二年夏，送還陝巴并所擄原給敕印，詣甘州。季麟受之，乃請立陝巴，給以原敕，而還前所留番使寫亦滿速兒等，諸部帖伏。即陝巴之族凡曲先、安定諸國，亦慕義來享。當是時，帝悦甚，賜季麟金綺，獎勵加等。第季麟久病胃，至是以苦寒創甚，然不之顧也。

北庭小王子擁衆數萬入河套，往來波羅、賀蘭間。季麟厲芻秣捍禦，不爲患。因劾總兵官恭順侯吴鑑怯衂，罷鑑，而以武安侯鄭英代之。時西安設防冬民兵五千，以舊警偶召民城守，而歲久爲例。季麟裁之，每歲用千人，春秋番，而罷四千人歸農，獨勢人有役民兵者稱不便。未幾，閣臣薦季麟。召還，調薊州。薊州草塲御馬監京營

牧地，與民田接畛侵蝕，往往爭訐。季麟考圖籍，據景泰間奏案，改正疆界。衆悏服，然權貴侵蝕者不便。十八年，武宗嗣位，以病寒乞去。既而瑾憾之，搆以他事，奪其職，罰米千石。瑾誅，例復官，未用。乃以正德十三年卒，贈右都御史，謚僖敏。孝宗嘗問劉健、謝遷曰：「周季麟何如人？」對曰：「季麟好官。」

論曰：季麟論處官無分大小，務稱其職。故歷官所至，皆能有功。而卒以守正爲僉人所抑，官不竟其用，惜哉！明二百年多文臣用兵，而季麟以畏寒之軀黽勉邊陲間。觀其處哈密一事，張大國體，濟以德威，使諸番搆禍于此暫息。其以方之魏尚之守雲中、李勣之督并州，又寧有憾焉！

附録　《分省人物考·周季麟傳》稱土魯番之叛臣速檀阿黑麻。按阿黑麻即速檀阿力之子，繼阿力爲王，何爲叛臣？及考哈密本末，知哈密有臣馬黑麻叛去，歸土魯番，是誤以馬黑麻爲阿黑麻矣。又稱國人擁立陝巴爲哈密王，亦非也。陝巴係曲先安定國王族屬，冒稱哈密族，而尚書馬文升誤信之，遂立爲哈密國王，因復啓土魯番之釁。若國人所立者，爲罕慎，非陝巴也。又云：陝巴之弟安定國王千奔。按陝巴爲千奔之姪，實録明載。《人物考》之舛錯如此。

《皇明實紀》論哈密功，甘肅總兵官都督彭清、巡撫都御史周季鳳而下，陞賞有差，則誤以季麟爲季鳳矣，誰知我是伯楷耶！

傳載哈密與土魯番搆兵一節，云西陲結怨者四十年。考是時弘治五年，去成化九年始事之時，不過二十年，傳不深訂耳。

賀欽

賀欽字克恭，義州衛人。成化二年，以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會陳獻章被徵來京師，聽其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

鏞，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即日上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獻章。既別，肖獻章像，歸構一室懸之，朝夕瞻事者十餘年。

弘治改元，用閣臣薦，起陝西參議。檄未至而母死，乃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曰資真儒以講聖學，二曰薦賢才以訪治道，三曰遵祖制以處內官，四曰興禮樂以化天下。大略謂：師友之臣當求真儒，檢討陳獻章學可大用，是宜以非常之禮起之，使任內閣或經筵官。而內官驕恣，裁以祖制，如內府、監司、局庫衙門，載之祖訓「內官」條中，察其職掌，不過灑埽供奉、關防啓閉而已。近乃參預機要，干犯政令，非招權納寵、叢奸府賂，即邀功啓釁、流毒邊徼，甚至引左道以蕩上心，進淫巧以盜府庫，此其陷君誤國、蠹政殃民，既已鑒諸已往，尤宜毖之將來。內不可使職掌奏牘，得預政事，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握兵柄。至若奉常正經、教坊俗樂，沿革去取，尤宜慎重。疏凡數萬言，奏入報聞。

正德四年，逆瑾括東田，東人驚恐，而義州以守臣貪故思變。至是先發聚衆東西劫，顧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黄門。」欽聞之，身往諭曰：「公等吾鄉人也，今不幸至此，良苦。然吾竊爲公等憂，鎮城兵不即至耶，如之何？」衆初洶洶，既而有省呼曰：「願教之。」欽曰：「惟不殺人而已。」守臣激民變，民無辜。今不殺一人待命，是良民也，良民何畏焉？」未幾，有言鎮城軍果至者，衆復譟曰：「賀黄門無謾語。」環跪欽里門。欽曰：「吾固知有是也。雖然，汝仍不殺人，誰則殺汝，是在我而已。」衆散去，遂定。邊將有誘殺邊人冒報功者，按之不得實，一見欽，即慚伏曰：「他人可欺，吾敢

欺賀先生耶？」

欽學以爲己爲本，方見獻章歸，閉門靜坐，有來學者輒辭之曰：「己之不治，何以治人？」既而從游者甚衆，然于是人人知爲己之學。其後薦引相屬，終不起。卒，鄉人祠之凌溪釣臺。其所隱處在醫無閭山下，號醫閭先生。子士諮，能傳父學，嘗陳十二事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其身不仕。

附録　賀欽義州人，屬遼東。諸書皆作遼西，誤。遼西在今永平府，且籍貫無稱古地名者，不如直稱義州爲當。

欽疏中稱白沙爲新會縣歷事監生，諸書皆然。按是疏在弘治元年而白沙于成化十八年已授檢討，則此時不宜稱監生矣。近覩史竊所載改稱檢討，遂從之。

西河文集卷八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行十九稿

傳九

列朝備傳

李夢陽

李夢陽字獻吉，生時，母夢日墮懷，以爲吉也，名字之。世爲開封扶溝人，其曾祖戍慶陽，死，家焉。而父正爲周王府教授，則仍還開封。夢陽束髮就河南試，不利。年十八乃以故籍走試陝，陝場且閉，夢陽大言曰：「場無解元，何爲閉也？」主者奇其言，試而納之，遂以慶陽籍中弘治五年鄉試第一。明年舉進士，連中，授户部主事，遷郎中。

嘗治關，立通商法，痛格勢人求。勢人不便，搆下獄，尋釋。十八年，應詔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不可長，凡五千言贏。中言：「神機三千，五軍三營兵數十萬，至正統己巳，纔數十年間，僅拔得一十二萬，爲十二團營。而今則料衆北伐，不彀三萬，腰韃弓刀不全，騎士牽露骨馬，官不恤其軍，豪勢侵蝕，食之增而用之寡，是兵害也。且夫騰驤四衛者，非今所謂内兵耶？外官既不稽其數，而征役不調，富豪而氣驕。夫以内官之貪狡，而率富豪而氣驕之人，其爲害可忍言哉？是必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參掌内兵，而禁團營把總、號頭等，俱

不得置私人，而後積弊可徐銷也。」又言莊場之害：「曩時，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未嘗起科。今輒指之爲官田，皇親家聽無賴投獻，而朝廷復允其請，占其田土，犁其墳墓，撕伐其樹木，民則何堪？且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競畝，尺分而寸剖之。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廢本業。以尺寸之地失黔首心，乞勅户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内事理，以前項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使。」末又言貴戚驕恣之漸：「夫皇親，至戚也，然必以禮防之者，則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强擄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横行江河，張打黄旗，勢如翼虎。夫川潰則傷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焉得乎？此非所以厚張氏也。」書上，侯奏辯，謂夢陽罪斬十，其最著者，斥皇后爲氏。時張皇后寵有權，皇后母金夫人日夜泣帝前，帝初令回話，不得已，乃下詔獄。掌詔獄者牟斌爲夢陽具牘，議罰俸，左右請杖之，不許。金夫人復請帝，帝不懌曰：「張氏謂張家也，張家皆后耶？」推案起。帝初與劉健、謝遷論夢陽，謝遷曰：「夢陽心無他，所謂欲効忠於陛下者也。」至是，帝語劉大夏曰：「或謂我杖夢陽，推其心欲殺之耳，吾能殺直臣快左右心乎？」當是時，天下賢孝宗，而慕夢陽之爲人。

故事，館閣習文翰。夢陽以諸郎倡起，號召爲詩古文詞，館閣笑之。顧夢陽所爲文，鳳矯而龍變，旁若無人。同時何景明、邊貢、徐禎卿、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

康海、王九思，號十才子，而夢陽則更以氣節超諸郎間。嘗遇壽寧侯大市街，乘醉數侯過，雜罵舉鞭梢揮擊之，落二齒，侯隱忍去。正德改元，堂上官韓文每退朝，輒與曹屬語閹等而泣。夢陽進曰：「公大臣，不除君側奸，徒泣何也？」文曰：「吾亦思除之耳。」夢陽曰：「除之則何必泣？夫閹中皆顧命臣，公所知也。今言官劾瑾等，閣臣持其章甚力，將必除之，特其機未釋耳。公誠能手疏帥百官伏闕下争，則勢成，勢成則機釋，機釋則、發而殪。是合諸公卿，内外比掌而拊一蚉也，過此勿再也。」文曰：「善！君爲我草疏，然疏勿文，文則勿省；勿長，長則勿竟。」草具，文懷之入。會語泄，中變。健、遷並辭去，文坐落職，而以疏草爲夢陽所爲，謫夢陽布政司經歷，勒致仕。既而羅織夢陽事，械繫之，論死。賴康海救，得免。語具海傳。當是時，天下人人稱夢陽，顧夢陽益喜自負。

瑾敗，起江西提學副使。甫到官，與總制陳金約曰：「公治軍，夢陽治諸生，無相尼也。」舊例，監司五日一會，揖御史所。夢陽不往，日教諸生砥氣節，毋諸生就上官謁，❶諸生謁上官，雖都御史，毋跪，但長揖，上官毋許加諸生者。時御史江萬實與諸生迕，夢陽拽黑縲帥諸生親往，鎖萬實。會淮王府校争諸生於途，夢陽途笞之。淮王奏聞，適以所奏下萬實按狀，夢陽乃訐萬實，雜奏下陳金。金檄布政司鄭岳勘之，夢陽疑岳袒萬實，因復訐岳。時逆濠重夢陽甚，而岳以迕濠，濠爲夢陽執岳，吏令報岳子沄與群吏通贓，奏聞，繫沄掠治。而參政吴廷

❶「毋」下，四庫本有「許」字。

舉謂夢陽侵官，亦上疏論夢陽掛冠。而吉安知府劉喬嘗殺一諸生，爲夢陽所持，亦互訐劾。喬乃手僞疏一通示萬實，曰：「此非公劾陳金疏耶？夢陽僞爲之，將以惡公於陳公。」而復示金疏，以激怒金。金乃還所下，不復勘驗。更遣大理卿燕忠出治，諸生數萬環廣信獄。忠至，召夢陽入，團手据案罵。罵已，且誚且讓，謂夢陽未講老氏，無學問，不知雄而守雌。遂還奏夢陽欺凌僚屬，挾制撫按。敕冠帶閒住，還里。而岳、喬以贓私削籍，充岳子沄戍，廷舉擅去官罰俸。

夢陽嘗作書，上座主楊一清曰：「陳士賢曲庇諸生，諸生有爲盜者，舍勿問也。敖靜之拳毆唐御史，唐御史憤死。楊繼宗罵贓官不去口。雍世隆爲按察使，途辱知府；爲都御史時，鞭參將。當時數公，人莫加惡名焉。夫激濁揚清之中，當寓扶陽抑陰之意，使知朝廷有不可罔之法，天下有不可詘之節，古今有敢爲之男子，無能逃之法吏。夫然後懾伏勢雄，繫渙散而泯亂階也。」夢陽既家居，賓朋日盛，嘗從泝洛少年射獵晉丘、繁臺間，自號空同子。海內慕空同子名，多造廬請，顧時時以侮嫚謝去。五年，御史周宣論夢陽親濠，逮詔獄。大學士楊廷和、刑部尚書林俊解之，得免，乃以爲濠作《陽春書院記》削籍。先是，夢陽有甥曹嘉，能文章，以御史諫武宗南巡，廷杖。其負氣陵轢，人嘗謂其似夢陽。至是，以抗諫謫四川茂州判，過夢陽，相對慟哭，同爲《謁逢干廟詩》以見志。子枝，進士。

論曰：聞之燕忠責夢陽曰：「方君彈壽寧侯時，斷螯搤猛，動至尊之心。及其爲韓尚書草奏，忼愾抽筆，氣陵朝宁，庶幾李元

禮、范孟博之流，而惜乎不講于道也。」旨哉言乎！《語》云「鉱以礪缺」，夢陽砥名節，矯厲太過，遂流爲悖慢而不之覺，坎軻終其身，悲夫！ 明初，金華諸子開藝文之門，蓽路藍縷，而夢陽、景明繼之，大起古學，鬱然爲文章，當時已遂有蓋代之目。 乃自是以後，振焱揚波，非不甚盛，然終明之世，究無出其右者。 舊傳《弘德集》、《空同子》諸書，後彙爲《空同集》六十六卷，所當與李、杜、柳、韓爭雄長矣！

附録 夢陽與鄭岳相訐時，濠左袒夢陽擠岳者，而年譜反稱燕忠出勘，承濠風旨，公且不測。 獨何景明上書冢宰楊一清，乞爲申解，遂得開住。 此欲出脱夢陽比濠一節，而故稱濠擠夢陽。 年譜之護衛過當如此。

繁臺即吹臺。 諸書稱夢陽射獵繁、吹兩臺間，雖錢牧齋《列朝詩集》亦然，何其疏也。

瑾欲官康海吏部侍郎，海力辭免。 諸書稱欲官夢陽吏部，此是因海而誤之者。 瑾此時欲復官夢陽，則未可知，然非吏部也。

年譜記夢陽甥曹嘉以諫謫四川茂州判官，而《名山藏》謂抗論楊廷和、喬宇、彭澤，因列廷臣五十八人爲四等，坐貶昌邑知縣，兩不相合。 考《空同集》有《送甥謫四川茂州判》詩，豈昌邑之謫，又在茂州之外與？ 姑記此以俟考定。

仇鉞

仇鉞，鎮原平泉里人。 以傭卒給事寧夏總兵府，總兵者愛之，使之襲仇指揮職掌其兵，遂爲江都仇氏。 既而戰甜水河，有功，陞僉事。 正德二年，用楊一清薦，充遊擊將軍。 五年，寘鐇反，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等從之，殺守臣，以討瑾名舉兵。 鉞駐大壩聞變，將東行。 時反者預撤黃河渡船於岸西，以拒來者，而參將楊英屯河上，復盡奪船歸東岸，使反者不得東。 鉞東

西望間無如何，顧念妻子在賊中，遂從大壩歸，垂弢覲寘鐇，詐稱病發，急分所將兵隸賊營，掩宅卧。于是賊時時就計議。會興武營守備保勛家陷賊，遣蒼頭泅入，駕言楊英等合諸路兵將渡河，鉞聞之大喜。乃謂錦、廣宜急出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且横城堡近河，聞有決河灌堡者，非固防之，恐倉猝未可狃也。錦愕然，急偕廣傾營東出，昂獨守城。鉞又稱病亟，昂問病，鉞猶堅卧呻吟，言旦夕且死。蒼頭驟起，捶殺昂，離之。鉞乃披甲横刃提其首，躍馬出門一呼，諸遊兵壯士坌集。遂圍安化府，擒寘鐇。而城外兵聞之，俱反正，縛錦、廣獻。自寘鐇舉兵至此，凡十八日敗。先是遣將時，議以鉞爲副總兵。既而傳鉞在賊中，悔之，將追敕。未幾捷聞，敕署都督僉事，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及論功，封咸寧伯，歲禄千石，與世券。

七年，霸州賊趙鐩等寇河南，横甚。命鉞討賊，稱平賊將軍。鉞督副總兵時源等涉河而進，敗賊七里岡，乘勢四追，斬獲四千八百餘人，乃擒鐩于六安州。無何，山東賊劉七等從河南流劋入湖廣，復命鉞進討。時賊已沿江下至鎮江，退保狼山。鉞駐兵鎮江，而令諸將劉暉、郤永等分軍並進，與賊戰，大敗之。賊自崖趨下，將奪舟，官軍乘之，七溺死。進侯，增禄千石。八年，大同警，復命鉞以平蠻將軍禦之。未至，警息。先是，鉞從江南還，即乞去，前後凡十三疏。至是以病歸。時帝好武，每御豹房，召諸將入侍，鉞辭不入。十五年，世宗入嗣，以言官薦起鉞，提督三千營，掌前軍都督府事。卒，謚武襄。初鉞歸田間，剽者指之曰：「此仇游擊莊也。」斫而入，鉞暗中注鏃，無一虚者。子恩，病。

孫鸞嗣侯，以罪誅，有傳。

論曰：鉞，傭卒起家，以功封侯，偉哉！雖狐雛緼火，扑手易滅，然而智略遠矣。惜乎，嗣之者之隳其績也。世傳鉞有謀，審于料敵。自從軍至侯，大小數十戰，未嘗不利。邊人每言鉞一出而綵繒估倍，言功賞多耳。至若辭疾屏居，避勢晦跡，以終全其名，則雖古名將何加焉。

附録　諸書皆稱仇鉞江都人，惟趙時春爲《仇鸞本末》，敘世系甚詳。時春同鄉人，與鸞頗密，故知確爲平凉里人。第他書稱寧夏者，亦有之。至若楊廷和爲墓志，稱江都，實録亦稱江都，則原狀既冒姓，其無能改正，不足怪耳。

寘鐇殺守臣，實録作鎮守太監李增、少監鄧廣，而《昭代典則》稱太監趙弼，無據，今略之。

實録稱賊撤黄河渡船于横城岸西，以絶來者，不記官兵奪船一節。惟《昭代典則》稱廣武營指揮孫隆焚兩壩，掃捲河舟，盡歸東岸，使賊不得東。《仇鸞本末》又稱陝西總兵曹雄、靈州參將楊英盡收黄河船濟師歸靈州，二書不合。攷實録敘靈州奪船功則官軍奪船洵有之；但其牒稱副總兵楊英、遊擊史鏞率都指揮韓斌、陳恂、尹清、鄭廣、吳山、韓逵、李完、韓連、蘇勇、黄正，鎮撫温良，副千户郭春，凡十四人，並無孫隆名。若曹雄，則陝西總兵，以擒寘鐇之次日，援兵始至，安能奪船。故知二書所記皆謬也。

諸書載鉞殺昂後，皆云鉞奪城門，擒寘鐇，大謬。斯時鉞與寘鐇皆在城，何奪門之有！

墓志載鉞討趙鐩賊，止言先聲奪之，而不及六安之降。及討劉七賊，則反云襲破之于六安，是誤以趙鐩賊爲劉七賊矣。六安是趙鐩，與七無涉。時趙鐩賊中有劉三者，亦指名，豈誤三爲七故然耶？

涂禎

涂禎字賓賢，新淦人。弘治十一年進士，知江陰縣。舉卓異第一，遂擢監察御史。巡長蘆鹽，復命。時瑾用事，御史有

獻割没銀者。因以責禎，禎無有。瑾怒，下禎獄，然猶望其獻也。遲之，禎終無有，矯旨，杖三十，戍肅州衛永遠。以坐杖重，未行，卒。先是下獄時，江陰民痛禎，願合錢贖禎，如御史所獻銀數。禎不許，遂遇害。

王承裕附王恕傳後

承裕字天宇，兒時即重厚如老儒。七歲能詩，成化二十二年舉于鄉。始婚，自著《婚禮用中》，呈父擇用之。弘治六年登進士。時父恕致仕，即歸養，授徒于弘道書院。正德初，歷諸科給事中，以正直名。有時政、先務、勤政、任將等疏。逆瑾用事，以上書罰米二百石，輸邊。八年，陞太僕寺少卿，奉命點視京營馬疋。十一年，進本寺卿。上偶降旨大閲，用戰馬一萬疋，皆應命，時以爲能。既而陞南京太常寺卿。嘉靖元年，以憂闋補任。無何，陞户部右侍郎。卻其舊例公堂銀千兩貯庫。言官論禮部尚書席書賑濟不明，往勘，當上意，欽賜睿筆「清平正直」四字。六年，陞南京户部尚書。奏鈔關商税羨銀解京，查累歲逋租至一百七十萬石，而還收貯所羨銀凡四萬八千餘兩。七年致仕。卒，謚康僖。論者謂能繼恕業，一如范忠宣之嗣文正者。承裕體肥澤，廣額豐頤，性孝且友，能悦親養志，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有喪祭事，必命率禮而行。所著《婚禮用中》與《論語蒙讀》、《談經漫語》諸書，共若干卷，合詩文集行于世。

伍文定邢珣徐璉

伍文定字時泰，松滋人。父琇，官貴州參議。文定年二十，以弘治十一年進士，授常州府推官。剛直好斷，與提學御史抗，諸生群捶之，幾斃，猶曳衣襬行鑠鑠然。

正德初，陞成都同知。以忤瑾，追誣在常州時勘魏國公徐俌爭田失實，逮繫詔獄，勒爲民。瑾敗，補嘉興。桃源賊寇開化，檄文定與指揮他知府追勦于江西之滛田。指揮他知府皆敗被擒，而文定獨能斬賊首及其黨一十二人，而全其軍。未幾，擢河南知府，計滅河南賊張勇、李文簡等。乃以江西吉安多盜，調吉安。到日即奉贛撫王守仁檄，擒永豐寇賴招壽。而大茅山洞賊方熾，隨勦平之。宸濠反，文定已城守，值守仁還贛，道吉安，文定帥健兒迎之峽江，控轡請曰：「賊悖逆不道，自取櫟絶，明公舉義旗相嚮，何讎不克？第燎原之燔利于蚤揃。明公何不即起兵吉安，先此大事？」守仁初西行，尚思還贛整軍旅，而後聲討。及聞其言，大喜，遂與乘夜返吉安，閉門草檄，集兵食繕甲，旬日而具。文定告社，設孫燧、許逵位，爲文哭之，動衆心，舉兵至樟樹。知府邢珣等各以兵至，合八萬餘人，號三十萬。分隊七，令各攻一門，而以文定爲先鋒，攻廣潤門。時濠去南昌，守未固，砲門，門者走，遂攻門入。既而追濠及樵舍，濠反兵鋭甚。會知府鄭瓛逃歸自賊中，詣文定營，語狀。文定乃乘夜帥所部先進，徐璉繼之。時濠舟蔽江面，前後數十里。文定進戰不利，舉砲以風逆燎鬚，灼左臂，衆卻。文定遽引退，賊乘勢追之，至黄家渡，賴援

兵解去，乃與濠隔江而軍。濠舟聯岸爲方陣營。時北風烈甚，忽反風，有請火攻者，文定不應。既而請者衆，文定怒曰：「風善變，南北未可定，而欲狃赤壁成事以擾軍政，何耶？」衆不敢言。文定乃密啓守仁，爲火攻具，募舟四十艘，填藁灌油，勒竟夕辦預。分隔江軍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伏之，而更以他軍補隔江軍，平明火發，諸舟乘風入，文定帥衆隨之，頃刻薄濠營。先夕，濠令人誘降，惟不赦守仁、文定二人，餘待以不殺。至是縱火，人人殊死戰。濠舟膠淤沙，舳艫聯絡，倉卒不得發，又蓬笮多葦竹，火及輒爁，烟焰蔽天地，焚死無算。而伏兵復起鼓譟，邀擊其登岸逃者，濠大敗，乘他舟遁，既而就擒。論功推第一，進江西按察使。閹人張忠帥禁兵討賊，賊平無與，忌其功。因見脇跪，不跪，執而撻之。乃乞歸。嘉靖初，起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久之乞歸。既而起兵部侍郎、右都御史。雲南土司鳳朝文反，加兵部尚書，督雲、貴、川、湖四司軍務，兵未至而朝文死。時芒部多不靖，文定欲乘勢勦之。四川巡按戴金力言其不可，遽降旨罷兵，召文定。文定復乞歸，卒。當文定勤王次樟樹時，贛州知府邢珣、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各以勤王兵赴吉安軍。其後論功，惟文定授副都，而珣與德孺與璉三人者，皆以陞左布政使致仕。而德孺死于水。

邢珣字子用，當塗人。弘治六年進士，嘗爲户部員外郎。以忤瑾，褫職爲民。及起南工部，會歲歉，宫寢營建輸辦不給，而中貴人敕織造襬衣樂器，累費數萬，且督趣

甚緊。珣劑量供繕，悉準以法，中貴人無如何。

正德九年，出知贛州府。贛壤接閩、廣，嶺嶠險絶，有劇盜滿總焚剽爲害，久不能制。珣下車即親詣峒穴，推誠而撫諭之。總率衆歸降，且願效用他盜，翻藉以抵禦。于是立古鄉社約，大新學宮，修復鬱孤臺。會都御史守仁檄勦横水、桶岡、浰頭諸賊，調官民兵萬二千人，分十哨，以珣領之。是時將進兵，議先桶岡。珣獨謂「桶岡諸巢爲賊境咽喉，而横水左溪實據心腹，今湖廣徵兵未集，賊不爲備，不若出其不意，速擊横水，而然後移之桶岡，蔑不濟矣」。守仁是其言，遂破横水，進桶岡。時守仁陰遣人説賊使降，賊猶豫間，會大雨；珣冒雨進兵，賊潰走。乃以平賊功陞俸二級，賜鏹金、文綺。十四年，濠反，遣使賫重貲誘滿總等兵助逆，總執使戮之，將其貲幣詣府。珣大喜慰勞。會守仁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珣即日部兵與總赴之，次樟樹。時諸府兵徐璉、戴德孺等皆至，同抵南昌。諸兵入城縱殺，珣立白守仁，令禁之。既而戰樵舍，文定先進不利，返之黄家渡。珣倉皇馳援，率滿總執大旗麾兵，進刺其渠帥，追斬數十人，賊勢稍卻。然後隔江陣，文定以火攻直入而珣擊其左，濠擒。陞江西右參政。世宗入嗣，首議賞格。會有嫉守仁功者，嗾言官論沮，削其世券歲禄。而一時勤王諸臣，斥廢殆盡。珣陞左布政，乞致仕。既歸，口不言功，有問者亦不答。嘉靖三十年，南昌人立報功祠于學宮之左，專祠守仁，而以珣曾白守仁禁殺，得配祀，他不與焉。

徐璉字宗獻，朝邑人。弘治十一年進

士，由户部出知袁州府。濠反，守仁偕文定起義兵吉安。璉聞，謁守仁歸，而召民兵五千人，與臨江知府戴德孺、贛州知府邢珣同以兵會吉安軍，從之下南昌，遂躡樵舍。時濠勢甚盛，璉師寡，守仁署璉爲衝鋒官，與文定俱。文定先衆擣濠軍，璉繼之，不利。濠乃懸重賞厲士，盡發九江、南康兵以益軍。守仁陰囑文定爲火攻，而令珣擊其左，璉與德孺擊其右。濠敗，璉所獲賊計一千二十八級。守仁疏其功，次文定，進參議。既而論功，陞左布政使，候缺。逾年乞歸。後守仁受封，白璉功。文定進右都御史，亦請以己位讓璉。時尚書霍韜等復奏論璉功未酬。帝命御史王鎬核之，以實聞，俱不報。璉退居後，絶口不言功。所著《玉峰集》、《群書纂要》共若干卷。

論曰：文定以文臣勦賊，不減守仁；而勤王之舉，則守仁實賴之。雖守仁忠果自有成算，然初下南昌，繼擣樵舍，卒之火攻制勝，陰定計議于俄頃之間，豈懸瓠之捷，非李愬不爲功與？邢珣、徐璉同時並起，偉伐未酬，均就閒散。夫功立而忌生，事定而謗興，在守仁已然矣。

附録　伍文定墓誌稱，濠薄兵江上，安慶被圍，文定士卒殊死戰，賊敗漸遁，乃夜引兵入省城，則先戰樵舍，而後破南昌，誤矣。且稱守吉安時勦賊，反遺桶岡、永豐諸賊，而爲南京都御史時，則反稱其平海寇，皆屬不合，今考正。

徐璉爲西安朝邑人，一作武功，誤。

徐璉墓誌稱虔州知府邢珣同以兵會，「虔」字是「贛」字之誤。

西河文集卷八十二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莊稿

傳十

列朝備傳

馬中錫

馬中錫，字天禄，故城人。三歲識字，七歲能爲詩。父偉，唐府長史，以直諫忤王，拲械來京。中錫方毀齒，隨母徒跣訴闕下，事得白，見者憐之。

成化十年舉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刑科給事中。萬貴妃弟通驕而侈，中錫疏斥之，予杖。再疏，再予杖。公主侵畿甸民田，奉命往勘，以其田還民。乃劾中貴汪直不法十數事，直怒，使賊曹詗其門，無所得。滿考調雲南僉事，以憂去。服闋，改陝西，督粮延綏。革歲例，不受一錢。弘治二年，遷提學副使，入爲大理右少卿。南京内守備太監蔣琮豪鷙，擅誅殺。怨家上其事，累治不決。中錫請按之，抵琮于法。八年轉左，九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革鎮守以下私役工匠，使隸尺籍。凡芻粮、馬匹舊爲勢家所奪者，悉歸之官。會北部入寇，督軍擊卻之，斬首五十九，獲馬二百。賚金幣。尋引疾去。武宗即位，以薦起撫遼東。勢家所佔屯田便利者積數百頃，役卒以畊。而卒所受皆虛籍，益復爲勢家賠畝税。中錫疏于朝，奪田給卒，而除其虛籍。鎮監招

商市馬牟民利，諸弁效尤，各爲立草行魚户，設鉒投責。中錫密覈之，一裁以法，且謫其尤甚者，遼大治。正德元年，召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有朱巖者，瑾黨也，冒邊功得陞，蔓列無賴，矜兵部爲之請。中錫持不可，瑾大恚，矯旨改中錫南京工部，尋勒致仕。家居越一年，恚未已，忽内降謂遼倉米損腐，減軍積，前撫不職，就家鏁捕，送遼東獄，變田廬償米，削其籍。

五年，瑾誅，起巡撫大同。會河北賊劉六、劉七與趙鐩、齊彦名等前後倡亂，流劫山東、河南間，屢勦不效。廷推中錫爲右都御史，提督軍務，與惠安伯張偉統禁兵討之。中錫至軍，謂：「盜本良民，由酷吏甯杲與中官召賄相激成，❶人豈無良？吾當推誠以收之。」下令賊所居勿捕，所過勿邀擊，飢渴給食飲，視如估客，降者待以不死。賊初聞讙譁，戒勿殺、勿焚、勿椎埋。行且就撫，顧猶豫無成説。而偉紈袴子，將吏承中錫風旨，卸手觀望。賊大熾。值武清賊宫太保與劉六合兵犯天津，副史陳天祥擊敗之，獲宫太保，上其功。中錫遂于是時進左都御史。然賊流漫衍，六從河南還山東，而鐩與彦名則由江西流入湖，仍返河南。當是時，諸府縣官軍間能破賊，而賊善衝突，往來倏忽。後之稱「流賊」，自此始。中錫復縱之，賊勢已成，然後不得已，主兵者謂禁兵弱不足辦賊，請調宣、大、延、綏諸邊兵，聽中錫節制。顧中錫欲戰，則非其意；欲撫，則時嚮時背，終不得要領。雖其後亦稍悔之，然終負成臆，不即變。先是，賊攻棗强，中錫遣救之。失利，賊屠棗强去。知

❶「召」，原作「名」，據四庫本改。

縣以下死者七千人，中錫有創心。至是，賊稍挫，邊兵所至皆克捷，已追劉六等南徙至德州桑園。中錫轝轎入賊營，反覆慰諭，與之宴。賊且拜且泣，遞起爲壽。劉六慷慨請降，劉七仰天咨嗟曰：「騎虎不可下，今内臣柄國，人所知也，馬都堂能伸其約乎？」會賊有自都還者，探中貴無招降意，徑去，焚掠如故。獨至故城，戒毋犯馬都堂家。由是謗起，謂中錫通賊，言官交章劾中錫，降詔切責。已，中錫仍以乞降請。尚書何鑑謂賊誠解甲則貰死，即不然毋爲所愚。既而不然，鑑遣侍郎陸完代中錫。議中錫與偉受命徂征，乃計護身家，不以一矢相加遺。師老則詘，仍倡爲招撫之説，爲賊所謾，致賊破郡邑、擄男女、燔漕艘，洒盪郊保，震驚京師。罪在不貰，逮下刑部獄，論死，死獄中。

十一年，巡按御史盧雍追訟中錫冤，謂賊實聽撫，僉事許承芳忌之，陽請益兵疑賊心，及賊已受約，尋至軍門，而檻車已就道矣。朝廷是其言，復官，賜祭，廕一子監生。

鄒　昊

鄒昊即馬昊，寧夏人。宗大其字。其先本鄒後，而冒馬氏。少喜揮霍，長身驍捷，善射。弘治十二年，由進士爲行人。正德初，選授御史，遷山東僉事。尋以御史時忤瑾論罪，謫真定推官。降夷騎多爲盜，剽攻，人莫敢呵。昊懸賞募善射者，不數月，游徼卒皆善射，遇降騎剽攻，輒獲之，盜乃止。瑾復用前罪，謫判開州。時真定吏民感昊恩，伏闕留昊，上許之。

六年，川賊藍廷瑞、鄢本恕方劇，合四

省兵進討不效。以昊才，擢四川僉事。昊至，閱所部，笑曰：「將不知兵，其何以戰？」于是擇驍卒千人，分四隊，隊各立長，教之。會賊方四應，本怨寇江津、綦江，進薄重慶。時昊方駐重慶城，乘夜出百騎，舉火擊賊。賊驚潰，相跆藉。昊乘之，斬首四千級，軍中皆賀。昊曰：「何賀？尚未見大敵也。雖然，宜及鋒用之。」遂并合玀狪土兵，直前搏賊。賊方陳左，而伏兵于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而身率百騎直擣其伏，伏潰。復趨左，左亦潰。于是合擊，火其栅，大破之，斬首捕降者近萬人。西奔婺川，而別將所獲獻俘。進副使。是時，廖麻子、喻思俸再寇川北被創。川撫高崇熙舊主撫，至是復招之。賊要質駐臨江市，且勿徙市民。崇熙輕信，遽請之。兵部賜復，已有成議，昊乃力争之，謂：「是地爲全川咽項，上達重、敘，下連湖、湘，今悉已委之賊，是絶吭也。夫飢鷹之附可信乎？」崇熙不聽，昊乃立賞格，飭部伍觀變。會彭澤以總制調土漢兵會勦，崇熙請散還，而遣副使張敏買臨江田宅插賊。賊囚敏，居臨江市，官軍與戰皆敗績，遂圍中江，逼成都，畏昊不敢東。崇熙懼，急檄馳援，昊乃提勁卒五千赴救之。賊聞昊至，皆散去。時土漢兵既遣還，而官軍又無可用者，乃始請邊兵辦賊。擢昊右僉都御史，代崇熙，與彭澤、時源共追賊，至平壩，賊潰爲二。廖麻子奔羅江，昊遣指揮閻勳捕斬之。而喻思俸奔金堂，北走陽平，復由昭化渡江還，趨東鄉，招鄰，藍餘黨自益。時源方卧病，昊乃言于澤曰：「東鄉山險，不便騎射深入。賊爲主，非計之善。幕下誠能統諸軍，使昊得據險遏出入，賊困，可不戰詘也。」澤從之。昊以

一軍軍九真，諸軍環向，賊窮蹙，降散殆盡。思倖遁，追及之于竹木溝，負十創死。時遂寧、渠縣諸盜皆視思倖爲進止，思倖敗，衆散，賊首駱崧祥、范藻皆相率就擒。因以平賊功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如故。

其明年，西部亦不剌寇松潘。昊與副將張傑謀，招大信、小信土番爲間，取道夜襲之，亦不剌遁去。加俸一級。烏蒙芒部所屬葛魁諸寨與高、珙、筠、連接壤，僰羿、苗仲、猓猡居其中，僰人普法惡者，蓄妖術，僭號，煽諸蠻叛，富順謝文禮、文義應之。指揮杜琮出與戰，敗績。文義手奪琮冑去。千户胡翔、百户潘輔皆戰死。昊乃督指揮曹昱統官軍討之，賊大敗，降者萬計。乘勝搗其巢，法惡率衆保青山寨。昊追及，望曰：「山高而無泉，絕其水道，當自斃。」乃分據水口，而闕南方圍待之。賊果渴，偵南圍薄，薄暮突圍出。官軍遮擊之，俘斬萬計，法惡中流矢死。諸蠻奔，昊撫定之。已班師，偵珙縣知縣步梁承昊風旨，誘殺降蠻苗阿尚。而琮恥亡冑，檄諸蠻取文義頭，文義方激諸蠻變。昊又議吏增賦法。諸蠻遂大訌，集衆破高與慶符二縣。而琮匿不救，及昊聞，與張傑往討，乃大衄，官軍失亡者二千人。昊又移軍攻小東路番，而茂州核桃溝上下關諸番不平，並糾白別羅打鼓各寨生番以叛，殺吏攻城堡。張傑與指揮龐昇皆戰死。自黎雅以西天全六番，皆相繼亂。巡按御史盧雍、黎然先後劾昊，詔逮昊下獄，免官。世宗即位，以楊一清、胡世寧薦起復職，然與璁、萼殊不合，仍致仕去。久之，卒。當世寧薦昊時，其言曰：「昊方今名將，可用。松潘之敗，非其罪也。昊長于用兵，惟輕用其長，故敗。臣短于用兵，

惟重用其短，故勝。」時謂名言。

論曰：磽磽者易缺，皎皎者易汙，豈不信哉！林俊始批逆鱗，繼殄劇賊，抑足以成名矣。瑾敗而進疏，以掩緘嘿之非，不已拙乎！昊所樹立，差足方俊，而松潘差跌，訖以不振，亦喜事之鑒也。俊爲僉都御史時，李承勛方爲部郎，俊語之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在門。今吾豈不能詘己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承勛因問俊所交賢者幾何，俊以張敷華、楊一清、楊廉對，且論其長短。承勛曰：「于公何如？」俊遜謝，以質承勛。承勛曰：「公生平所言，多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意者所長在彼，所短在此乎？」噫，是可以得俊之爲人矣。此似林俊馬昊合傳論，今缺俊傳。

洪鐘

洪鐘字宣之，浙之錢塘人。成化十一年，由進士授刑部主事。時進士習經生業，不諳練。鐘獨負實學，堂上官林聰重之，使之總諸司章奏，聲驟起。二十三年，江西、福建賊新定，奉使安置。既歸，上言：「福建武平、上杭、清流、永定及江西安遠、龍南與廣東程鄉，率流移混雜，習鬬爭，以武力相高，故易亂，譬若群豺虎而失所檢，欲其無相攫噬，難矣。是宜及其平時，令有司立鄉社學，銷兵器，日教之詩書禮讓，以化其姦慝。」時謂之知本之言。

弘治二年，陞江西按察司副使，既而陞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自土官宣慰司下，皆恪奉約束。時安氏世

踞馬湖，恃力蔑朝命，爲一方患。鐘設策去之，而請吏治其地。九年，進江西右布政使。明年，轉福建左。又明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諸邊備。時朶顏猖獗，鐘建議增築邊墻。自山海關界嶺口西北至密雲古北口黄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且悉城沿邊諸縣，使各有所守。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犒賞之費以數萬計；毁永平陶窑，無令軍民有横役者奪民田；及牧圉草場之入于權貴者而悉還之。遠近大悦。然權貴人之扼勢失利者多未便，數短于帝。遂出爲雲南巡撫，尋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兼巡撫鳳陽諸處。

正德二年，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明年，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南京刑部尚書。又明年，改北京工部，復改刑部，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賜玉帶。五年，特令出總川、陝、湖、河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攻掠城邑，其鋒甚鋭，官軍屢失利。鐘調土漢官兵統都指揮及宣慰舍人等分道進勦，乃敗賊于麻穰灘，擒斬八百人，俘獲不計，賊平。藍五、鄢老人倡亂，二三年間，烏合十萬餘人，僭稱王號，置四十八營總管，攻城殺吏。鐘與巡撫都御史林俊督兵進勦，賊敗求撫，然意在緩師不至也。及至，依山爲營，預邀裂營山縣地，且欲得旗牌官爲質，刼掠如故。鐘詳許之。會藍五以所掠女作己女，飾嫁永順土舍彭世麟以結驩。世麟白軍門受之，鐘令藍五所親鮮于金説五及老人帥賊衆王金珠等二十八人來會。伏發盡擒之，衆聞變，大潰。鐘遣諸路兵分道追勦，擒斬七百餘人，

招降十餘萬，露布以聞。其後土官楊友、楊愛相仇，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刧重慶、保寧諸州縣。鐘隨調兵勦平之。朝廷七降敕奬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保。未幾被劾，乞歸。進榮禄大夫，録其孫一人入監。嘉靖改元，詔進階特進光禄大夫、柱國，遣有司勞問。既而卒，謚襄惠。

論曰：孝宗嘗爲劉健、謝遷、李東陽曰：「洪鐘在薊州時，以潮河川開山，致損人命，故人論之不已。」時健、遷各善鐘，而東陽則極贊之。豈功之所集，其即謗之所興者與？孝宗又曰：「大臣須剛正有氣節。而人言鐘務卑諂，當退。第無實據耳。」夫鐘之城邊，史稱「民不知勞而官不妄費」。及其平鄢本恕、藍廷瑞賊，運謀設奇，一何壯也！蓋功實有據，而卑諂無據。然則論人者其亦務求其實據而可已。

附録 洪鐘誌銘爲王文成先生所作，頗爲可信。但其敘擒廷瑞處，較《實録》諸書稍略。今從《實録》。《分省人物考》以正德六年五月擒藍廷瑞，考《實録》是八月，不合。又兩加太子太保，俱訛謬之甚。今俱考正。

陳金

陳金，字汝礪，德安應城人也。成化中，繇進士知婺源縣。以最擢南御史，巡按浙江。弘治三年，改山西副使。巡撫張敷華檄金增河東監鹽，補宗人禄。會年饑，民他徙無守池者，金發帑賑招池丁歸業。不數月，課竣。居六年，遷貴州按察使。已，調雲南。父老遮道留金，金揮扇卻之，父老持其扇而泣，遂留扇都亭去。就擢左布政，督兵平竹子箐蠻，進禄一等。尋遷右副都

御史，巡撫其地。時孟養思陸寇蠻莫，屢勦不定。金請合蠻兵大征，朝議不可。金使使諭之，即輸服，願返侵地一十三所。已，督貴州兵，破普安士婦米魯。進禄一等。滇池水溢，淅官民田。金以法疏濬，復田數千頃。召爲南户部右侍郎。

正德改元，以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金故有幹局，喜建立。比至，則慕韓雍之爲人，多彷其制行之。柳慶、馬平、洛容獞叛，金集土漢兵一十三萬討之，分爲四翼，以總兵康泰爲帥，從柳州三江舖入，直拔其巢，斬首六千六百有奇，俘獲無算。以兵威風諭古田西歸侵地，輸賦如他日。會斷藤峽賊阻山久，畏罪，願通江路自效。金喜，上其事，改名「斷藤」曰「永通」。因以功進左都御史，尋遷南户部尚書，復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未至，以憂去。

先是，江西盗起，有桃源、華林、東鄉、大帽諸賊久不能制。巡撫王哲坐失事，以董傑代哲。至是，兵部復議遣大臣總制，乃奪情起金官。趣令即家就道之軍，凡江西、浙江、福建、湖廣、江南北、廣東鎮巡聽其督發，三司而下悉受節制，餘郡縣長吏皆得以軍法從事。時大帽山賊大出，攻圍武平，連陷建寧、寧化諸縣。贛撫周南已破賊。金復督副使王秩等疏捕山谷，獲賊帥何積欽、劉斌、陳鳳球等，俘斬一千七百級，破寨二十四。會所調土漢官軍皆集，乃下令征東鄉賊。參議徐晟、都指揮陸潮與土官岑鑾、岑猛分道勦撲于熟塘、于南撩、于赤岸嶐嶺，所至皆捷，斬賊帥徐珏五、揭瑞一等。前後俘斬以萬計，破寨二百六十有奇。是役也，目兵功多，然實性貪好剽殺，金不能御，致有縱賊取賂者。給事趙官劾金師出

無律，詔切責。而是時，華林賊羅光權遍掠州縣，金檄參將趙鉞、按察使王秩、知府李承勛等討之。先後敗賊於局州、貴塘，擒斬千餘級。賊恐，分立仙女寨以拒官軍。副使周憲戰，拔之。復連拔雞公山寨。乃始移兵討桃源賊。參政董朴、吴廷舉、都指揮高賓分守要害，俘斬數千。而副將張勇復統諸目兵，毒弩機張，所向破竹，斬賊帥殷重十、洪瑞七等。金喜謂功在俄頃，值良日與諸將置酒，高會慷慨。賊偵知無備，悉捆所載賂諸目兵，乘夜遁。時賊已創甚，廷舉力追至弋陽。將及賊，而目兵所至擾擾，居民遮訴滿馬首。金乃大沮爲招撫計，會朝議亦厭兵，聽之。遂名降賊爲新民。即東鄉立爲縣，隸撫州，並立萬年縣隸饒州。州資給新民，使居焉。然後返擊華林賊，張勇復以目兵破其寨，斬羅光權等。金積前後功加太子太保。而新民王浩八叛，破萍鄉，執參政。廷舉賊勢復振，乃劾。召金還，削宮保，以俞諫代金。既而議者謂金功大過小，復所加官，請終制，許之。

十年起，再督兩廣。比至，首復鹽利，開鐵冶佛山堡，補南雄、潮州逋賊，定田州官田租，平海寇饒平外洋，而焚其僭用服物，聲大起。先是，府江諸苗有大小桐江、洛江、仙回、古茂田衝、斷藤峽、朦朧三黄，出入行剽，綿亘二千餘里，積久未服。金乃發兩江土兵及湖廣官軍征之，斬其酋王公珣等，俘斬萬級，諸苗定。會流賊襲福全寇連州、連山、樂昌，并討平之。捷聞，召還，加少保，復掌院事。時王璟、張綸並以左右都御史在院，金入而三，人稱金中都御史。居一年，請歸。又七年，卒。

金歷官至五十餘年，多在行間。所至

以功名顯，顧劾者多言金茸闒多嗜慾競進。其征江西賊時，民謠曰：「土賊猶可，土兵殺我。」初開永通峽，民與蠻市，既而蠻有役民者，金不能禁。民大恐，時爲歌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其怨金如是。

俞　諫

俞諫，字良佐，桐廬人。弘治三年進士，授長清知縣。值旱饑，諫徒跣禱，且賑其不能存者，每歲首給牛種，勸之耕。以治最，擢爲南御史。同官有匿喪者，劾罷之。既而遷河南僉事。雪花崖賊吕梅聚衆亂，諫率兵擒之，而俘其黨。是冬，丁母憂。正德三年，起補山西。瑾嘗出内降遣寺丞取緣邊防兵爲他用。諫慮其叵測，白巡撫，寢不報。瑾怒，欲中以法，不果。遷江西參議。平大帽賊鍾仕高，以功進廣東副使。中道召爲大理右少卿，尋轉左。亡何，擢右僉都御史。治水蘇杭。時太湖浸潦，倡築圩塘以扞水，作歌諭民，民賴之。

已而河北賊劉七走江上。擢南右副都御史，專理掺江，備賊患。會東鄉新民王浩八叛，總督陳金被徵去。詔諫往代金，督兵江西，以便宜從事。時浩八自萍鄉流刼諸縣，衆復踰萬，轉入浙之開化，而石埭生章仁挾妖書與浩八合。副使胡世寧統新民艾茹七往擊，茹七亦叛去。會陶琰發所部兵，命參將李隆、同知伍文定等戰于華埠。賊少挫，遁還江西，陽乞撫。隨撫隨叛，殺千户鄧俊，連營十里。諫乃合大軍攻之，分遣王秩軍方家墩，胡世寧、高賓各據其山岡，吴廷舉從賊中還，軍武山右，斷其歸路，李

隆與指揮賈鑑率大同兵乘夜冒雨前進，出賊不意，大破之，俘斬千計，遂獲浩八。而餘賊劉昌三等奔玉山，據隘，且復推浩三爲帥。諫督兵追擊，斬首二百，生擒五百餘，昌三與浩三殲焉。越兩月而有萬年之變。先是，陳金插新民于東鄉、萬年二縣，各設管轄。東鄉雖已叛，而萬年尚未動也。既而東鄉平，萬年疑勢必及己，而副使李情復嚴酷，獨胡念二者畏李鋐，屯餘干不敢發。至是鋐卒，賊首王重七素狡悍，遂鼓衆叛殺李情及指揮、千户、府縣官以下，縱火焚廨舍，諸賊響應。諫乃調湖廣官軍二千并永順上兵討之，獲重七。而茹艾七叛東鄉者，至是亦就擒。乃復討平臨川、安遠、新淦諸餘賊。論功進右都御史。既而，建昌撫賊徐九齡復叛。諫追討之，九齡奔湖廣。亡何，復還醴源。副使宗璽及同知汪穎、知縣吴嘉聰合圍之，斬九齡等，班師。上手詔褒慰，加秩一等。

先是，宸濠蓄異謀，聲言得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入賀，諫不可。且時治其左右之不法者，濠久嗛之。至是，諷所親御史張鰲山劾諫，言「江西劇賊，自用兵以來，日奏斬獲，其所奏之數日以萬計。誠如是，宜數月間賊無遺種。而乃至今未殄者，豈天之生賊過蝱蠓哉？虛冒之使然也。夫撫之而叛，所恃在勦。今勦之而愈叛，則我將安恃乎？夫賊久不殄，民盡爲賊，請罷諫，代以能者」。章甫下，而捷音至，得不問。既而南給事御史復追劾諫如鰲山，乃召諫還。引疾，以中旨奪官，家居久之。嘉靖初，用原官起督漕運，平河南賊之流淮上者。既而召入理院事，尋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論曰：治盜無良法，斬芟不可盡也，又多傷良焉。而縱舍之，其能無蓄患乎？陳金、俞諫之功章章矣，乃皆被論劾，其所以處之有未盡善故也。雖然，文法之議，賢者不免。而史又云劾諫者，寧王爲之，然乎哉。

陳天祥

陳天祥，字元吉，吴江人。以武功左衛籍中弘治九年進士，授青州推官，召拜御史。正德改元，巡按雲南，遷西安知府。五年，以副使備兵天津。

當是時，河北賊大起，畿南州縣相驚以賊至。天祥練卒伍，塞要害，列營築堡，爲戰守計。六年五月，賊首宮太保突犯天津，鋒鋭甚。天祥親督兵迎敵，兵既習戰，無不一當百。自旦迄暮，大破之，擒宮太保及其黨。事聞，賜牢醴，進禄一等。尋以御史蔣瑶言，陞天祥少卿，仍駐天津，理兵備。未幾，條上六事。大抵以賊流山東，當遏其所向；德州守備必駐兵東陵、韓村，而後可以防河東；河間守備必駐兵故城高州，而後可以防河西。會劉六攻德州不克，將之霸州。臨行歎曰：「吾獨不敢犯陳少卿耳。」天祥聞其言大駭，謂：「賊雖徙霸，將必襲天津以牽制我。」于是益設備，分兵布伏，斷賊要路，凡通津往來皆植木絙鐵，使賊舟不得前。又慮賊衆我寡，急請都督張俊率千人待之。賊果至，天祥遂與俊夾擊，賊大敗，斬獲甚衆。乃以功進左僉都御史，領兵備如故。時吏部尚書楊一清謂天祥邊才，當歷駐他鎮以盡其能。而廷議謂賊逼畿甸，非得其人抵要地，則樊蔽單弱。故賊未

即殄，天祥雖遷而不能去也。賊平，移撫貴州。會程番苗亂，天祥調各路土漢官兵分哨進勦，苗驚潰。遂破其寨，擒斬六千級。捷聞，賜白金、文綺。明年，召歸，理院事。宣大告警，廷推天祥督軍務。敵聞，遁去。天祥奏言：「守邊在設險，今雖禁伐林木，而豪强多闢山塲立莊田，以致邊無阨塞，宜勑令禁絶。」報可。既而敵又寇延綏，復推天祥以左副都御史，提督陝西諸路軍務，敵又遁去。詔賜九綵衣，加禄二等。尋徵還，已奉命理浙閩鹽政，道經吴江，卒于家。贈南京兵部右侍郎。

初，天祥按雲南，有左道號阿吒力朶兮薄者，自宣德間賂中貴授官，蔓延至今，輒聚徒數百人，祠鬼禹步相煽誘。天祥請發所司編管，如軍民例。時論韙之。天祥臨事能斷，所至有聲，其在天津功尤著。已而科道交章劾，賴上知天祥，得置不問，益委任焉。然天祥卒後，諸子争訟積貲至十餘萬，人以是疑之。

叢蘭

叢蘭，字廷秀，文登人。弘治三年，以進士拜户科給事中，巡視光禄。上言：「禁中齋醮，係當年繼曉李孜省以邪術誤先帝者。陛下既已置之于法，而光禄供器，依然註備皇壇之用，是自誤也。請罷之。」報可。京師正月上元四月八日，軍民婦女多炫服行道路。蘭適以巡視，禁止。而太常卿崔志端自稱道流，不願受禮部統轄，蘭面斥之。會清寧宫災，以陳言請去，侍郎林鳳、巡撫錢鉞、太監梁芳、都督吴安等聞者心惕。時奉命揀選官軍，提督陳良請勿選守

門者，蘭持不可。既而預選者仍充門軍，蘭復奏止之，言：「國初諸軍皆隸三營，其後選鋭爲十二團營，不應差役。既以邊方稍寧，凡土木之興，團營諸軍皆疲於奔遣，不習操練。往歲調大同，悉不堪用。今臣任操練，原許以專事簡摻，無復差撥。乃命下月餘而猶然被役，非所以示信也。」已，遷通政右參議，轉左。命經畧邊關，自紫荆至倒馬。正德初，由左通政督理延綏邊儲。會有寧夏之變，上書陳十事。瑾惡之。及瑾敗，遷通政使，改左僉都御史，督儲寧夏。

會河北賊起，兵部言鳳陽陵園地，宜重臣防守。召蘭巡撫廬、鳳、滁、和，而其時歲饑，兼行賑。蘭至鳳陽，值賊已壓境。蘭督吏士防緣河津隘，而躬擐甲冑，❶先吏士馳擊，俘斬二千，溺死者以萬計。乃行賑，所全活又十餘萬。事聞，璽書嘉勞，賜金帛、牢醴，進秩一等。以邊警巡西路諸關，兼督宣、大，遂以右都御史總制其地。是夏寇轉急，詔京軍出禦，中官監之。而蘭駐陽和，節制諸軍。寇分道自偏關薄大同，進犯懷安，轉攻白羊浮圖峪，入寧武關，略陽和、定襄，復自萬全右衛從蔚州轉掠而南。蘭督軍追擊，陰使炊黍于諸堡，雜以毒，乃設礮石火矢于陽和天城，伏卒其傍。寇飢食，毒發。伏者乘之，中矢石奔潰。遂陳斬百人，而奪其牛馬什器。捷聞，顧與監軍者不合，薄其功。

明年，改督漕運。權貴不便者請罷漕，專理巡撫。中官劉允迎佛西域，過淮請見，蘭辭之。及濠反，蘭督兵江上，捕賊諜。武

❶「擐」，原作「環」，據四庫本改。

宗南巡，識蘭名，曰：「是爲總制時禦敵，嘗墮桑乾河者也。」蘭所治供張，不能當他郡十二，上不之罪。久之，遷南工部尚書。世宗初立，自陳求去，不允。御史陳克宅劾其附中官陰事。而其時治彬寧獄，法司亦有言蘭撫鳳陽時，阿奉失察，不宜處位。詔置勿問。既而致仕，給夫廩二年。卒贈太子少保。

論曰：明亡于流賊，而賊之流自河北始。趙鐩嘗教劉六爲影響，影勿使踐，響勿使追。天下有不宿粮、不薦居，而人猶得困以疆埸且詘以芻稗者乎？吾因地而食，官軍不能指民積；吾易馬而馳，官軍不能窮馬力。以故漂流蕩潏，展轉澒洞，而國卒以亡。然涓涓之始，誰爲濫觴，而卒抵于是？論者謂有明三百年間，凡三更賊禍，而勢若一轍。王振用事，則葉、鄧以起；逆瑾干紀，則趙、劉發難；魏閹厚毒，則闖、獻播烈。中人盜賊，氣類相召，理固有然。第當其時，則皆有指名白好、經術素媢者爲之者定。故三正之間，自新建、咸寧外，若項忠、彭澤、林俊、馬昊諸人，由此其選。而啓、禎以還，則握廟算者，既非其人，即閫外驅馳，又不能無從流愈下、履扁愈庳之勢。則以人定國，謂非用世者所當鑒與！故平賊名臣，鉅細不一，而第彙其略可考見者，鱗比櫛次，以覘得失。若夫中錫風采最爲矯然，而過持偏見，遂致禍敗人國，幾不可拾。馬昊克敵制勝，略比韓雍，而松潘小挫，喜事之戒。彭澤、洪鐘、陳金、俞諫，皆能以勦撫並成功名，而議者多有。夫不詘不招，中錫罔聞；已降不殺，馬昊昧之。無尸無從者，不庸議勦；時嚮時背者，難以言撫。則陳金、俞諫輩皆不能朗然有所別識。故時與

遇合，不必以人國僥倖，而尺長寸短，瑜瑕顯然。至若功名末路，幾于垂成，而物必敗之。前後相觀，儼若霤滴。雖忌之者實然，然而生平審處之際，亦大槩可睹已。

西河文集卷八十三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遲稿

傳十一

列朝備傳

郭東山

郭東山，字魯瞻，萊之掖縣人。母夢吞鶴卵而生。弘治六年，登進士，知紹興山陰縣，以憂去。服除，補濬縣，薦第一。十六年，召入，授陝西道監察御史。首論英國，并以天象陳權倖、交通數事，觸時忌，奪俸三月。正德改元，使頒賞于陝西三邊。二年，出按宣、大二鎮。時邊寇犯獨石，宣兵畏縮，乃趣令進，而調大同兵犄角禦之。寇遁，追斬數百級。捷聞，賜金綺。如是者數。逆瑾亂政，邊儲歲一覈實。受命往察，有欲苛刻迎合者，東山執不可。瑾銜之。時巨璫開三廠偵事，勢焰薰灼。其昆弟厮養卒冒名尺籍，以邀功賞。東山在鎮，復裁抑之。于是奸黨搆陷，逮東山，詔獄被笞，免東山官。七年起廢，擢四川按察司僉事。鴞賊寥麻子、喻趣横甚，時以受撫插臨江市，既而復叛。朝廷命左都御史討之，而以東山爲監軍，由德陽至劍州，累捷。東山料賊勢必走潼川，伏兵起江。賊果至，半渡擊之，俘斬甚衆。及次射洪，遇前賊，親督行陣，斬右掖長不用命者以狥。諸軍奮勇，縛其首鑾端公，轉戰至牛山及三叉溪，連有俘

斬，獲赳妻子及輜重。賊狼狽不支，轉而奔北。乘勝長追，行縢鐵澁與士卒共。賊計窮，乞降。十一年，擢副使，撫治東達。適僰彝普法煽亂，東山署川南道事，討之。抵葛魁諸寨，擣其巢，元惡授首，其烏蒙部諸寨亦隨宜撫輯之。奏聞，加俸一級，仍蒞東達。十三年，擢右參政。以疾疏乞歸，卒。

張士隆

張士隆，字仲修，安陽人也。弘治八年，舉鄉試不第，携母妹就太學。卒業，遂與三原馬理講學。至十八年始由進士出身，授推官，入爲監察御史，巡鹽河東。當是時，光禄卿李良曾以女字劉健，孫諂健，既而健爲瑾所去，乃詐言女死，謀他適，士大夫多薄其行。而鹽法運使劉瑜貪狡壞法，人人側目。士隆劾罷良，復劾罷瑜，時皆快之。

正德九年，乾清宮災，士隆疏曰：「陛下前有逆瑾之横，後遭薊盜之亂。既不知警，方且興居無度，狎暱非人，徹夜燕游，外見烟燎。内官取貨于外，武臣黷亂在位，扣尅軍糧，名曰進貢，織造龍幄，科害靡極。賢黜而奸進，亂至則患生。夫裒衣博帶之雅，孰與市井狡獪之群？廣厦細旃之娱，孰與邊徼驅馳之險？」」不報。巡按鳳陽，織造太監史宣者，出荷黄梃二，列之騶前，名「賜棍」。有抗令者，輒杖殺之。自都御史下皆莫敢問。士隆按列其罪狀，疏之，令去。

暨還院，而大猾張順往隨中官使雲南，殺人，仍匿之京。雲南巡撫移逮甚急，不得已出官，押以二隸。至桃源，貨隸，招淮上

病丐斃之，告順死，勘實給文，歸已二年矣。士隆疑其案，密廉之數月，乃忽得順于淮上，而坐之以辟。時廖鵬附錢寧爲奸，初兄事廖堂，貪守河南，積金如丘山。堂敗，又以鸞爲兄，謀子鎧守陜西，而已入錦衣理事。廖氏父子名隆隆起，京師元臣師保皆降席相接。士隆率僚屬疏劾之，其疏有曰：「堂前鸞後，兄弟擅勢；鵬内鎧外，父子作慝。鵬毒河南，既招群盜；鎧虐關右，必召邊釁。朝廷豈無他才，專用一家？兩省亦有何罪，罹此百害？」疏入，寧大恨。會寶坻薛鳳鳴以罪削御史籍，無賴諂諸佞倖。而寧以通其妾，故尤曲庇之。嘗與從弟鳳翔訐，嗾緝事發其私，收詣刑部，論死。部疑有冤，并捕鞫鳳鳴，鳳鳴使其妾懷狀自殺長安門。狀聞，仍坐鳳翔死，而立出鳳鳴于理。且詞連寶坻知縣周在并素所讎者數十人，逮赴都察院，院長下士隆暨御史許完先後雜治。士隆乃重掠鳳鳴取伏，而釋周安等數十人。寧怒，令鳳鳴女告治獄偏枉，下士隆并完詔獄，復謫士隆判晉州、完判定州。時院中周鵷、潘倣等皆被議，悉賂寧，免。而士隆毅然獨行。

既而陞知州。嘉靖初，始復御史，然忌之者猶擬以知府缺用。尚書石瑶曰：「凡官居以資深超用，而謫者罷者反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者常詘也。」乃以士隆爲漢中兵備副使。會漢中賊王大、王三、閻仲良結回回入寇，官不敢捕，所在立親識，急則投匿，號曰賊主。士隆至，首諭之曰：「能擒賊者爲良民，有功受高旌。不能即爲賊，至殺身，屠其妻子孫，而潴乎其門。夫一反手間，而是二者于禍福何居？」民初聞之憬然，既而猶豫。乃取賊主怙惡

者十家破滅之。于是賊主争獻賊，無一遁者。無何，卒于官。

附録 《獻徵録》、《分省人物考》皆稱薛鳳鳴以殺人爲巨盜被逮，又夜自殺二婢子，置朝門外，懷牒訴其冤。而實録稱與從弟鳳翔有怨，收詣刑部，又使妾自縊長安門愬冤，與諸書稍異。今從實録。

楊　旦

楊旦，字晉叔，福建建安人。太師榮曾孫也。登弘治三年進士，授吏部主事，歷郎中，以剛直聞。嘗考察京職有被黜奏辯者，奉旨再覈。尚書馬文升欲改擬，旦獨持不可，曰：「改擬非例也，且倖門一開，後將謂何？」既而陞太僕少卿，尋改太常。正德初，予省還京。逆瑾要一見，不見，遂以違限例出知温州府，有能聲。時瑾偵邏旁午，府縣苦誅求，旦獨鎮以静，民賴之安。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瑾誅，起應天府丞，進順天尹。貧民有負内供不能償者，請以贓罰并帑藏之羨者，代充其逋，仍禁縣吏無重科。四方流民薦食京師，道殣相望，因募人爲叢塚收葬之。

明年，陞南禮右侍郎，尋轉北，改户侍，總督京通等倉。西羌回賊犯順，甘肅繹騷，奉敕總理糧餉，所在充足。開中鹽課，以其餘均給三邊及賞賚哈密有功人，哈密推戴上恩，誓不敢負。當永樂時，其曾祖榮從文皇帝西征，過甘肅，人德之。今旦至，甘人舉手曰：「是楊太師後耶？」率遮道來瞻，以獲識爲幸。無何，陞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會蘇岡十八山、滴水巖、青龍岡、帽子峰等寨猺獞負固稔惡，大肆焚掠。乃調集官軍分道並擊，斬級一萬一千

有奇，俘獲四千一百有奇，奪回擄掠男婦二百二十有奇、牛馬輜重無算。捷聞，璽書褒之。逆濠之變，南贛撫治都御史王守仁已咨援兵，旦即委兵備僉事王大用、朱昂、都指揮董禎、馬英率驍勇五千，直薄南昌，前後凡九咨守仁，未幾，濠就擒，始徹兵歸。

田州土官岑猛初以岑濬亂得罪降級，請謁權要，希復職。會龍州土官趙源亡後，以姪相嗣。猛乘間黨源假子韋璋，以計襲破龍州，逐趙相。遂賂本兵及當國者，使璋冒趙宗奪龍州，且欲藉是復己原官。請託于旦，旦執不可。而當國者廣人也，子弟素與叛人通。又本兵擅威福，凡巡撫在外，歲有厚餽，而旦獨無有。當國者與本兵交怒旦，乃嗾巡按廣西御史曹珪誣劾之。幸吏部持公，爲駁白，誣卒不行。未幾，丁內艱。服闋，起掌南院，陞南户書，又改南吏書。踰年，又改北。會桂萼、張璁以傳奉陞學士，旦率部院諸臣上疏論列，語極激切，一時悚然，用是忤旨。遂爲給事中陳洸誣奏，致仕，年七十一，卒。

俞　敦

俞敦，字崇禮，江都人也。以進士改庶吉士，出爲刑科給事中。首劾江彬不軌事，聞者憚之。其後次第陳禁門、守衛、緣邊、賞賚及薦舉、臺閣諸弊，皆有裨時政。正德十三年，特旨行勘河南總兵張璽等。夜夢巨人授「天理人心」四字，後按罪狀具獄，衆懾伏。錢寧重敦名，求與交納。敦峻拒之，且不爲延接。時上亦特賜銀牌、金織衣以旌其直。既而遷禮科右給事中。世宗入嗣，敦首疏四事：一去壅蔽，二親儒臣，三

立紀綱，四惜名器。後賜麒麟服。與翰林院編修孫承恩奉詔敕犒幣、諭賜安南國王黎晭，道聞其國叛，晭遇害，還，行至梧州，病卒。敦生四歲亡父，其後居母喪，痛母勞苦，不盥、不櫛、不食稻、衣絮者三年，人稱其孝云。

李紹賢

李紹賢，字崇德，其先巢人。洪武初，有李文者，以軍官隨湯武襄王戰采石，有功，籍隸泗州衛。紹賢生有大志，正德二年舉于鄉，十二年中進士，觀政户部。例户部饟邊銀有火耗如干，觀政者皆得分其餘，紹賢卻不取。釋褐，授行人司行人。遂奉使賚孝貞皇后遺詔詔江北，至徐州開讀。徐州太監與州衛官不得並行禮，命撤太監席，太監帖然不敢動。會上謀南幸，兵部郎中黄鞏、翰林院編修舒芬等已具疏留，而紹賢偕行人司司副余廷瓚等復同詞入諫。上怒甚，詔獄，尋梏拲跪午門五日。而終以語侵中官，怒不解，遂于釋跪日杖舒芬等三十，而于紹賢等加至五十，紹賢死。嘉靖元年，遣鳳陽推官吴璟諭祭，降敕贈監察御史，建顯忠祠。初杖紹賢時，彬等密伺之，慮不死，陰遺醫者市杖膏，而傅以毒。是時，死者十一人，行人司居其六，而紹賢最烈。

戚杰 子伸附

戚杰，字世秀，中都泗州人。❶ 父昂，神武衛經歷，生杰，有異徵，八歲通一經，十三

❶「州」，原作「川」，據四庫本改。

歲補州生員。嘉靖四十四年，會試中式。隆慶改元，除河南上蔡知縣。上蔡故多盜，民嗜訟。杰到官日，大書「民之父母」四字于堂，約與民更始，力行教化，督問胥振鐸，以儆舊俗，俗爲之變。巡方御史頒其所條上十事，檄庶司受成，著爲令。大計，舉卓異第一，擢吏部稽勳主事。當是時，進士重京職，薄令長，既行召，即棄去若倪。杰獨經畫所未盡者，設立丈田法，竣事乃去。會稽勳正副郎缺，杰以主事攝司事。有革職知府謁選，陽言贈書，投一匱于邸，鑿書而空之，實以金珠。杰啓匱大驚曰：「傖何敢然？」舁匱五達而疏諸朝，治之如律。無何，調考功。忽思親，以歸養請，不許。遂稱疾去，事二親三年。神宗嗣位，起原官，既歷選司員外郎。會進退天下群吏，以盡瘁得疾。萬曆四年，遷考功郎中。是年復當計，力疾視事，著《吏部職掌》一書。既而核各省學政，攝四司事，瘁甚，疾陡發不可治，遂卒于官。杰有概節，幼聘花氏女，女盲且罹風疾，婦翁以杰舉于鄉，請自罷，不可。既而女亡，始他娶。子仲。

仲字起莘。方杰死官時，仲才三歲，母教之讀書，儼夙誦者。九歲舉童試于鄉，督學御史奇其才，乃屬以對曰「九歲童生」，仲應聲曰「萬曆皇帝」。既而以選貢入監，與嘉興錢士升輩爲文友，稱七才子。故事，南監試居首，例進于北。仲兩居監首，遷北監。萬曆四十六年，舉京闈鄉試。次年，會試中副榜，仲不受選。顧性孝，侍母疾，嘗糞，刲股，請身代，無所不劌。及親故，而刻木爲二像祀祠側。崇禎改元，登進士，除户部主事，使榷滸墅。時兵餉不足，榷稍嚴。仲獨寬其榷，坦坦然，吏無譏訶，才足辦解

額，不贏一錢。當事已薦伸，而中貴有索伸名刺以爲重者，伸不與，遂乞假去。先是，伸未去官時，日不給。吏有指無名官錢爲可取者，伸笑曰：「吾授經里門，貧未嘗減于今也。嘗夜坐婦兄蕭君書舍，見白光如流往來亭桓間，以告婦兄，婦兄掘地得良金千鎰，請割其半以謝予，而未有取也。夫即人間無名錢，而不之取也，取官錢哉！」

焦　芳

焦芳，泌陽人。天順進士，李賢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曲意仰事賢，陰遣妻入侍，歲節視酒饌，同于子姓。時將以侍講遷學士，或語萬安曰：「不學如焦芳，亦學士乎？」安哈之。芳聞大恚，曰：「是必彭華間我也，我不學士者，且刺華長安道。」當是時，翰林纂大訓爲東宮進講。其書皆華等爲之，芳恥不與。至是遇進講，芳故摘其疵揚衆中。同館夙以禮相齒，芳獨猜狠無文，又多口，衆頗畏避。會芳黨尹旻父子，旻敗，株累謫桂陽同知。芳疑出華、安一人所爲，銜入骨。弘治初，陞霍州知州，尋陞四川提學副使。上書乞憐，調湖廣副使。乃百計謀復翰林。未幾陞南通政。以憂歸。會南祭酒李傑服闋待除，傑亦故出自翰林，錢溥欲遂以翰林還傑。劉健不可，曰：「焦芳伺此久矣，今日援傑，明日能拒芳耶？」溥不聽。及傑入，芳兼程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尋擢吏部右侍郎。日于衆中嫚罵健，其在禮部，行文書有不可意，即引筆抹勒，不關白尚書。俄改吏部。時馬文升爲尚書老臣，亦並加姍侮。且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因求入內閣，

爲謝遷所抑，尤怒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輒罵。正德初，户部尚書韓文疏論會計不足，詔廷臣集議。僉謂理財無奇術，唯勸上節儉而已。芳知上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況縣官邪？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逋税、匿税何限？不是之揀，而但云損上？」上聞之大喜。會文升去，遂以芳代之。給事中劉蒞、陶諧等共劾八閹，韓文將上疏，疏當首吏部，走告芳。芳曰：「我大臣也，知格君心而已。」既而文伏闕，上召諸臣左順門。芳故曳履徐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當之。」而乃預洩伏闕謀于瑾，瑾德之。健、遷去，瑾援入內閣，累加少師、華蓋殿大學士。凡瑾所以濁亂海內、變置成法，皆芳導爲之。芳過瑾，稱千歲公公，自稱門下，每事先得瑾意，出言如一口。且寡學，其閱章疏不大了，而伺瑾頤授。四方賂瑾者先賂芳，立應。

芳子黄中，亦傲狠不學，舉進士，廷試必欲得第一。李東陽、王鏊爲置二甲之首，乃言瑾，徑授翰林檢討。又一年，驟改編修，録黄中策，與一甲三人並列，然尚時時以不得狀頭移怒東陽，罵詈之。瑾聞之，曰：「黄中昨在吾家，吾試之榴詩，甚拙。顧恨李耶？」瑾嘗怒翰林官傲己，欲盡出之外，張綵勸不可。及纂修《孝宗實録》成，瑾復持前議，綵復力勸，瑾意良平。而芳父子與其私人檢討段炅輩，文致諸翰林，密投瑾，乃以擴充政事爲名，出編修顧清等二十餘人爲郎屬。餘姚薦舉四人，以試文忤瑾。瑾持文至閣，必遠遷，且籍其家。東陽解之。芳厲聲曰：「縱輕處，不當除名耶？」乃黜遷爲民，而榜逐餘姚人之爲京官者。滿剌加國王所遣使亞劉，本江西萬安人，名

蕭明舉。以罪叛入其國，而與其國人端亞智等來朝。既又謀入浡泥國索寶，殺亞智等。方下勘奏，而芳批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彭華、尹直、徐瓊、李孜省、黃景等，多起物議。宜裁減江西鄉試解額五十名，通籍者勿選京職，著爲令。」且謂：「安石禍宋，吳澄仕元，宜榜其罪于朝堂，使爲他日用江西士人之戒。」楊廷和解曰：「以一盜而詞連通省試事，至裁解額，亦已足矣。恐宋、元兩朝人物，或不便併案否？」乃止。芳大都深惡南人，其于江浙尤甚。既裁江西解額，乃復增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各三十餘名。而會試南北，并以四川入南卷，而分南北各一百五十名，令均。意猶不足，每退一南人，進一北人，輒喜。雖尚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瑾。其與修《孝宗實録》，亦以筆惡南人，若葉盛、何喬新、彭韶、謝遷皆肆情誣詆。反自喜負曰：「今朝廷之上，有誰如我直者？」始張綵爲郎時，芳薦以悅瑾，覬共奸利。既綵爲尚書，芳父子納賂薦人無虚日，綵不能滿其意，遂有隙。而段炅見芳勢衰，轉向附綵，盡發其陰事，互搆于瑾。瑾大怒。

先是，土官岑濬没入家口，當給賜大臣。芳聞濬妾美，求得焉，嬖之。與其妻反目，至操刀殺。而黃中乘芳卧病逼通，妾淫毒嚙臂。時就寢，醜聲達瑾，瑾常于衆中斥芳父子。會南司業缺，芳乞瑾擠汪俊，爲瑾所斥，頗愧沮。而寘鐇初平，禮部以黃中充頒詔使。瑾復于左順門斥芳不聽行，芳乃立乞歸。黃中疏請送父，并匄閣廕，以侍讀隨父還里。瑾敗，科道交劾芳父子黨瑾，當正法，以尚有奥援，僅削其散官、月米，黜黃

中爲民。而芳使黃中大賫持金寶，分饋權貴，上章求湔雪復官。吏科駁之，且歷數其罪。于是吏部覆奏，謂：「芳當瑾用事時，首先附和，蠹政亂法，黷貨淫刑，援引憸邪，殺害忠正。一切欺君誤國之事，瑾意未發而未遂者，倡引助成，無所不至。本當急正典刑，偶蒙寬貸，已屬漏惡。不知懺悔，反肆奏辨。殆鬼神震怒，驅令就誅。乞將芳父子械繫法司，彰天討之公，雪人心之憤，爲萬世奸臣之戒。」覆上，隨令緹騎捕黃中。黃中棄貲重，狼狽遁走。及得旨，始免。

芳居第宏麗，治作勞數省。大盜趙鐩入泌陽，火之，發窖仆墻，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冢墓，雜燒以牛馬死盜骨，曰「使無擇也」。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面縛如首罪狀，歷數之厲齒，拔劍斫其首，而使群盜争糜之，曰：「吾得手斬此賊，幸矣！」鐩後禽德安，臨刑呼市中曰：「吾非反者，吾欲誅焦芳父子以謝天下而不能也。」瑾姪劉二漢亦曰：「我死固當，第吾家所爲，惟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我處極刑，而芳獨晏然家居，豈非冤哉！」

附録　諸書載焦芳比尹旻父子，而《弇州别記》稱尹龍，要是旻子名耳。獨弇州于其官爵遷次，不甚考据。其云擢吏部右侍郎，則是禮部右侍郎轉左改吏部進尚書者，吏部但爲左，不爲右也。且其云進尚書後韓文疏會計不足，則尤誤。芳之得代文升爲尚書，正爲議會計一節耳。又云黃中授翰林檢討踰月，遷侍讀，則誤之甚。黃中不由庶吉士授檢討踰月改編修，至芳告歸時，始陞侍讀同歸。此實録與他書彰彰者，而弇州悖謬至此，亦可異也。

西河文集卷八十四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莊稿

墓碑銘一

故明大學士前兵部職方司郎中歷九江道僉事孫公墓碑銘

順治三年，清師下浙東，職方孫公以抗戰不勝，蹈海死。死時海未靖，未能浮海而問所殮也。越二十八年，康熙乙丑，天子命諸旂渡海，搗彭湖逋寇。自明季迄今百餘年間所未櫟者，一日翦樸而版畫之。于是寧波上下初界于海，今皆入附，而比于藩落。公孫監州君踰海尋公死所，得公揭櫝于滃洲之間，遂啓櫝以歸，而葬之燭湖。燭湖者，公里也。先是公入解，知縣梁佳植夢公坐上有狀元額。而公當兒時，屢夢狀元與之遊，私喜自負，謂先達自忠烈公後有解元、會元，而無狀元，即從曾祖榜眼耳，應待己以具其數。而既而不驗。及監州乞銘，自言啓櫝時有張信墓在櫝傍，蓋有明開國登殿試第一而葬于滃洲者也。然則公之死，豈偶然矣！

公諱嘉績，字碩膚，浙之餘姚人。自五始祖燧以右都御史巡撫江西，死宸濠之難，追贈禮部尚書，賜謚忠烈，而名臣代興。高祖墀，尚寶司卿，與兄都督堪、弟禮部尚書謚文恪陞，皆以孝稱。于是墀所生者爲上林苑監鑿，與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清簡鑨、南京禮部侍郎鋌、太僕寺卿鐩、太子少保南

京兵部尚書鑛，實兄弟行也。鰲生如游，少保、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是惟公祖。時公之從祖，尚有光禄寺卿如法、池州府知府如洵，皆以名進士蟬聯而起。而如游生應本，工部郎中，應本生公。

公以崇禎丁丑進士，授南工部主事，改遷兵部職方司郎中。方是時，以氣節見，每立朝，剛果不阿不附。其于大事，喜負荷，無瞻顧意。己卯五月，烈皇帝知其才，召對觀德殿，詢武庫軍器。大司馬口蹇，不能對，公一一指陳。上悦，賜綵繒二匹，糉一盤。公跪謝，食糉竟，敕再賜，再食之，捧繒而出。會高太監起潛乞世廕，公格勿與，起潛怒。上方閲尺籍，起潛假以隙中公，遽下公獄。時黄公道周以廷諍予杖，敕獄吏屏一切服御，意叵測。公推己所有虔事之，且從而受《易》。政府楊嗣昌指爲黨，取同獄黄文焕、文震亨等雜治之，詞連及公。公卬首抗言曰：「昔夏侯勝在獄中受經于黄霸，不以爲罪，獨奈何寬仁之朝而苛乃出漢世下？」大司寇忠襄徐公故知公，遂出公于獄，而轉薦之。已而起爲九江道僉事，命未下，國變。公狼倉歸里，不自量，與鄉官熊汝霖破産括閭左，揭竿稱孫熊兵。會故魯國避紹興，拜公左僉都御史，進大學士。劃江而保者凡一年，力竭不能支。且天命有歸，江枯，王師渡。公遯之滃洲，忼慨嘔血，遂不起。

公以順治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卒，距生萬曆三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享年四十有四。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孫六，長訥，州同知，即葬公者；次訓、次謂、次誠，諸生；次謐、次詮。因系之曰：

古族氏，稱金張。惟世德，袁與楊。二

公禪，皆貞良。盟王府，紀太常。國恩在，誰報將？公之興，以職方。斥閹豎，清軍防。繒賜綵，經受黄。用未既，國已創。傾大厦，扶修宗。雖昧時，不自量。謂車轢，可臂當。顧其心，猶可諒。鹿逐秦，犬吠唐。聖浩蕩，能恕狂。不觀漢，釋蒯通。乃數盡，孤臣亡。蹈海死，亦可傷。彼殮者，洲之傍。所與居，殿首張。翳鬼物，知興喪。今來歸，瘞舊疆。燭湖水，何泱泱。公之魂，翺以翔。但假此，留公忠。

故明户部尚書原任廣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姜公墓碑銘

公姜氏，諱一洪，字開初。其先餘姚人，曾祖工部公遷餘姚之南城，祖行太僕公以他嗣徙杭州歸宗，而父光禄公由曹郎出爲知府，贈光禄寺卿，移家會稽。至公兄大宗伯，即以會稽通仕籍焉。

公二十三歲登萬曆丙辰進士，越三年辛酉，謁選請就教職，因以武學教授，遷南國子監博士，陞南禮部主事，調南吏部考功司郎中，皆閒曹。與同官魏仲雪、申青門爲文酒會，三君皆丙辰釋褐，且同以學博起家，今又同部好之，自稱曰「南銓三友」。已而改江西副使，分守九江道，駐節饒陽。當是時，海内脊脊，所在徵民兵加饟。凡鋭意功名者，率以揚厲擊斷、催科督役爲能事。而公獨捐去苛細，一切以寬簡治之。令有司從尚德教，察鄉民孝弟力田者，核其實。府縣敦促赴道治，次第立堦下。公乃出廳事，降階勞問，賚金帛獎厲。鄉民入城觀，無不相勸爲良民者。第饒俗多溺女，女少，士民或中年不得配。又惑于形家言，停舊

木不葬。下令：溺女與殺子同律；停舊木者與暴棺棄屍者同律；里隣不舉，坐。居三年，大治。乃遷河南禹州分巡道右參政。值霪雨河決，民大飢，流賊犯隣郡，飢民多揭竿應者。縣捕之急，逋逃滿道路。公曰：「此良民也。飢不得食，故爲盜耳，奈何復驅之？」速罷諸捕卒，設法以賑，民稍稍還里。賊逼葉縣及郟陵，見所在有備，不得入，于是賊帥老回回分犯河北。巡撫知公能應變，以軍事屬公。公乃遣老弱，張幟分布要害，而自將捕卒千人前行。賊詗知公能，舍之去。會巡撫樊公以艱報，將舉公自代。公已遷福建按察使。閩吏習輭緩，公一以勤慎自持，八屬肅然。凡滯獄疑讞，立爲之決，囹圄皆清。遂遷廣東右布政司使。故事，布政惟左筦賦稅，右第伴食，徒兼清軍名，無職掌。粤襲承平久，軍丁多爲諸司所役，凡衛所存空牒，給餼而已。公力清核，得千餘人，別立隊伍，訓練以待用。既而進左。粤素饒沃，而布政又財賦所自出。公準量平衡，約受裕與，卻羨而塞耗。官吏輸餫者，朝至夕發，完納甲諸省。入覲，舉廉卓，會推虔撫，以政府格之不行。前後在粤凡八年。歷丁丑、庚戌兩薦，至壬午，撫按並疏舉，奉旨候京卿缺推用，值艱歸。甲申國變，江南柄用者推公太僕卿，不赴。會唐王入閩，僭位號。公亡從之，連進吏部右侍郎、户部尚書。是時國家方南闢。閩所賦者悉鄭氏所有，獨雲、貴、廣西諸道，賦裁足給軍。唐王仰賴，惟廣東一區，而虔撫復便宜截留之。版圖所計，雖尚及七省，而司農無一錢。公措置盡心力，恐民匱遷延。間值王師踰浙，唐王使鄭氏守關，自將兵三千，從延平移之汀州，命公前行，峙糗

糧以俟。而仙霞兵潰，唐王走。公四顧無所得馬，初坐肩輿行，既而散去，徒步次興國榔木村，去贛百餘里。時相隨止一僕，枵腹，足盡裂。公仰天嘆曰：「嗟乎！天意有在。雖偷生，何爲矣！」遂赴水死。時丙戌十一月六日，諸生鍾國士見而哀之，與榔木菴僧了緣爲含殮如禮。越一年，公二子南奔，得公殮，因載歸葬故阡，而屬予以銘。

公長身白皙，廣額秀眉。爲人簡重，有德量。或以非意相干，未嘗小怒。至大義所在，淵停嶽立，有確乎不可拔者。言不妄發，發必婉而中。見事敏而慮事密，❶艱巨不沮，至瑣細亦未嘗厭薄。故所至不動聲色，而事事就理。配王氏，封夫人，係舉人教授鼎和公女。男二：長天植，貢生，娶陳氏，吏科給事中陛太常寺少卿襄範公女；次廷梧，庠生，娶祁氏，巡撫蘇松殉難贈太傅兵部尚書諡忠敏世培公女。女二：長適兵部尚書峩雲王公子貽模，次適户部尚書殉難贈太保禮部尚書諡文正鴻寶倪公子會鼎。孫三：長燦，天植出；次承、燕，廷梧出。乃爲銘曰：

時天水後，代爲王臣。徒席世寵，誰報國恩？謂當集菀，而丁于屯。何以自處？惟有致身。緬稽古昔，殷有三仁。大者遜荒，小者卧薪。雖昧時命，未度周親。其道固債，其心則純。蜀之伯約，思邁等倫。惜乎其志，至今未伸。興國之集，榔木之村。彭咸若在，相從水濆。東海鳥喙，西山草根。何以招之，南方之魂。

❶「密」，原作「蜜」，今據四庫本改。

敕贈文林郎家明府君暨高孺人墓碑銘

予修《明史》，作《先忠襄傳》，嘆忠襄以死事崇祀嶺表，且名其地爲忠襄里，報卹何厚！ 然猶藉後人侍御，恢大其祠。 而香山子姓有爲茂才者，復于明崇禎間，訟所侵祠地，給帖勒石。 後之有裨于先烈如是也！ 既而天子臨軒，策士于天安門外，見貢自香山者，詢之，則前訟祠者之孫也。 予方慰勞間，而香山選人由舉人授丹徒令，以兄弟行來見。 且手狀再拜，將表其先人之墓而謁予以文。 予拜讀之，始知向之訟祠者，爲予族父行，而對策者其孫，謁選者即其子也。 夫予偶感其爲人，而其子其孫一時並見。 然則孝思之不匱與情感之自通，兩有然矣。

公諱濬，字孟深。 其先由浙人入湖，從明開平王定江西，以世職調守廣東之香山縣。 至高祖茵尚以茂才襲百户職，祖鳶封文林郎，與父元鈺皆以茂才廪于學。 而父有足疾，公生純孝，日侍父疾，不出户。 當五歲時，能治母陳太君喪。 暨十五，父亡，公泣必見血。 每遇禁日，終其身易服而哭。 嘗以父在時疾不能赴讌會，公亦遇讌會不赴，終其身。 公幼慧，試童科冠軍。 其于諸歲類亦然。 繼母麥太君生遺腹弟璡，公撫之如父，而身教之。 弟亦慧，每試與兄争雄長。 且貢于廷，而公益推甘與弟，如兒時。 顧公性狷介。 當明崇禎間，從父可珍者，浙令也，行取有名。 浙人多宦粤者，自方伯下以令故，人人物色詣公。 公不見，即請召，[❶] 亦不往。 及身所受知當事，自外臺迄州縣，

❶ 「召」，原作「名」，據四庫本改。

皆重公，索公竿牘，不可得。時公弟及公次子定周，皆以文章知于時，公各戒蹴縮，毋請謁。嘗云：「生人惟躬行而已，其次讀書，外此非吾有也。」又云：「人自敬天念祖而外，當約以持身，寬以待物。」又云：「自重者無辱，知畏者鮮禍。憬省則寡過，謙虛則受益。」以故鄉邑無賢愚，皆稱長者。里中有悍子迕逆，公頻往諭之，卒爲孝子。少嘗與隣人黄亦亨善。亦亨子被賊鹵，貧不能贖。公亦貧，賣宅傍菜園代贖之。有先世所遺田莊，數百年物也，豪家忽佔去。公不與爭，獨訟其先世崇祀忠襄祠地被豪佔者，閱州縣數年，必請復乃已。久之，豪慙悔退還。公嘗入山覓葬親地。夜行多虎，見前有光曜如燭，導之數里。及得路，光滅。人以爲神所佑云。

公配高孺人。高孺人者，名家女也，幼讀書，能通《女箴》、《列女傳》。暨歸公，與公合德，宗黨多稱之。順治九年，山賊起，破城殺官剽庫藏。平南兵驟至，巷戰。孺人覘事迫，恐及辱，念所生女已適郡司馬蕭君子茂才，而所居同里，急呼女至，衽衣顧宅傍井，齊投之。男新周，崇禎改元以茂才守忠襄祠者，縋城入覓母。見母死，亦慟哭而湛于水。某月某日合兆于某山，而表以碣。康熙癸亥，次男定周請書碣。定周，順治丁酉科舉人，即新授丹徒令者。乃爲詞曰：

惟是懿哲，先以峻行。讀經談義，曰惟方正。孝乎惟孝，友弟爲政。施之鄉邦，必共與敬。以是孚達，早播桑梓。比之王烈，在孝弟里。雖復文翰，卓犖無比。次仲書勢，鴻騫鵠跱。世所珍匿，皆其技末。獨此躬修，如星如日。言成標絶，行萃科律。況

當家庭，皦皦大節。中閨娉姮，❶言容德紅。披帷吟誦，有林下風。如何于毒，與尤來通。慨然致身，瑩于寒冰。所羨子女，俱秉令教。女既殉母，子亦死孝。盱江是浮，汨羅可弔。不媿忠烈，世禪廟貌。自古至德，爲裘爲箕。誦芬揚駿，俟之後時。凡銘貞石，汗簡之資。繼爲史者，尚其思之。

刑部廣西清吏司主事沈君墓碑銘

君典江南試，撤棘，招予于烏衣，自言：「入衡鑑堂時，見按側賢書，例鐫從前論秀名。應手開揭，則先王父玉梁公名籍。出所揭版，蓋故明萬曆丁酉以國子從應天榜入解者。既而飲于堂，堂例題名，列典試先後。自本朝開科逮今，爲一石，植至公堂右。而故明自洪武庚戌劉誠意爲主文官始，迄崇禎壬午，爲一石，植是堂側。乃就坐仰視，則適刺萬曆甲子先外王父姜宗伯公名，❷怵然動心。予生于甲子。是年，宗伯公適撤棘歸。値予彌月，已命有名矣。宗伯公曰：『以予闈中見是子，非是名也。』因改今名。且曰：『是子宜嗣我。然嗣我于此已耳。』遂取宴時所饗銀鵝，佩之以爲券。今予忽覯王父籍，而外王父所先鑒，不幸左驗。然則予數止此乎？」予笑慰之。次年，招予于京師，不果。又次年，君轉都官。又次年，訃至。時予方游吳門，哭于旅。又次年，而君之柩自京師歸，始就哭于喪次。于是君子五杲出狀，請表碣，不敢辭。

❶「姮」，四庫本作「娍」。
❷「外」，原作「父」，據四庫本改。

君諱胤范，字康臣，別字肯齋。自唐成德節度使由蜀遷越，爲越人。歷宋郇國公、元昌平提領公，下至明素庵公，徙山陰之隆興里。君生而英敏。四歲就王父索一硯，奇之。弱冠餼于庠，例諸生補餼者，輪年貢舉，倣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謂之歲貢。明初，歲貢者爲正途，科目次之；而其後科目重，而貢且輕也。今二途並用。貢所考選與科目無異，君猶不屑，當貢及棄去。援例入國子，就北雍試，一試獲薦，再試拔進士高等。君素擅書法。至是，凡南宮主文、參詳小試官，俱素聆君名且工書，各屬意君，擬廷對處君及第，而廷對卷偶誤，墨不撿洗，以容刀傳臚賜出身，拔授祕書院撰文中書舍人第一。時新例以内閣親切地，勿用貲郎，特遴進士有才望者充之，君首應是選。會上兩宮徽號貤贈，遂以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録，充史舘收掌官，五年告成。且開代紅本悉經撿點，賜金幣加級。壬子典江南鄉試。先是，天子念東閣制誥諸舍人槖筆勞苦，當與簡主文官。而是年適纂修實録有成效，遣君，遂用爲例。既而復命，嘉其能，内轉，乃以資格稍遷刑部廣西司主事。

君自文林君、贈君，歷世鼎食。少豪侈不撿，揮金刀如流泉，結納天下賢長者。且游于聲伎，後房充陳，供具服食不能嗇。既仕，而家産散落，鬻所居廬爲入官釜庾。家如單寒，而君不纖悉芥蔕，益刻苦自厲。自國子就試暨入官，凡十年，思還故鄉。江南試事竣，計去家千里而近撫環，輒泣曰：「吾入都時，親朋餞于郊，且有贈以衣裝者。今歸，而無一錢爲雜報資。縱人不我責，吾能瞿然行鄉里間耶？」遂不歸。君篤于友

愛。仲弟華善病，貽書憂勞。既招華江南，同卧起。時友人毛甡在座，比夜必飲，飲必着曙。向與甡飲家采山堂，甡善歌，君吹洞簫和之，能曲折倚其聲。至是置一笛，比夜必數弄倚歌，至一月乃罷。嘗泣曰：「吾髮種種。吾入長安後，求兄弟友朋如此會，鮮矣。」君好學，尤好過人。嘗與同郡徐緘、張梯、姜廷梧及毛甡爲詩文角勝。中秋夜苦吟，作《明河篇》數千言，輟筆而血嘔，白太陵出漫銅盎，卧病幾死。比文戰不勝，鍵户揣摹。有日者告星過癸卯，後當不利，君惡其語，益發奮，必以丙午售。後入秘省，與同舍郎汪君相倡和，争去恒體。今《采山堂續集》，則當時所爲詩也。汪君嘗語君勤于酧應，比辦事之暇，有以詩字索者，輒應不苟。其主文時，凡退卷，皆親閲。至遷刑曹，例以新遷者視獄。書簡囚隸，夜宿犴狴外，三月而代，名爲提牢。時朝審秋決諸重囚，日未得蔽，而滇閩適亂，囚且溢獄。君驅伍伯供隸事，食寢不給。會天寒囚饑，貸錢市衣米，散活瘐衆，而君卒以是瘁死。君嘗曰：「吾畏親獄，少時過訟亭，聞敲骭聲，輒驚悼累日。」夫以慎獄之人而親獄，宜其瘁也。君所著《采山堂詩集》八卷、《續集》十卷、《擬樂府》一卷、文一卷。其試策雜文集不載。銘曰：

謂才足恃，科目以幾。何爲入官，厄于曹司？召公是似，郗家見奇。惟生與死，鑠院而知。只憐官貧，生不能歸。死而憑者，墓門之碑。

西河文集卷八十五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春莊稿

墓碑銘一

故明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兵科給事中來君墓碑銘

君諱集之，字元成。曾祖日升，以嘉靖甲午舉人，官雲南師宗州知州，有文名。而君繼之，早歲通諸經，稍長即能以詩古文詞爭雄藝林，而阨于童試。崇禎六年，始以附學改學生，廩食高等。八年，禮臣請特科舉天下士，每學取廩食高等者，設兩塲試，分經義、論策，硃其書與鄉試埒。而君舉第一，貢之南京國子監。遂以南京國子監領己卯鄉薦，庚辰成進士。時房官陳函輝能文，有名。同房所收皆一時名下士，聲大噪。而館選數阨擠之，改南京安慶府推官。會天下多故。憲賊破蘄黃，流及旁郡，沿江烽火接安慶。君力措拄之，晝營儲峙，夜率伍伯邏雉堞間。顧兵民雜糅，楚帥防江者駐安慶營，日以芻茭不即給，糗糒闕然，洶洶懷亂心。而前後撫軍擁幕府自大，鮮所獻替。君獨竭忠誠以告，陰爲調劑，得遂所陳請，以故羈縻之。雖賊三薄城，而得以不壞。方是時，二京臺省聞君名，疏記其所爲，爭起薦之。章凡十數上，而畿輔踵寇，留不下。乃以壬午鄉試充南京同考官，薦戚藩等凡九人。平賊鎮帥者，寧南侯左良玉也，遇賊湖湘間，不利且匱餉，大掠而東。舳艫銜

于江，聲言勤王，師所至讙譟，不可測。君駕舟見良玉。良玉擁欆具，躡屣出接，嘖嘖稱君爲推官有名，握手深結納，由是下江悉無恙。既而賊犯闕。事棘，南京拒賊者取君爲兵科，君不就。先是，鳳督馬士英以招永城賊募兵黔南，道徽州，兵饑，剽食于婺源村民。民拒且鬬，殺傷黔南兵。士英大怒，特檄君往治，欲以亂民律掩殺。而君撫諭之，覆言民殺刼人賊，非殺兵，無罪，宜勿問。士英心恨之，而外憚其直，顧無如何也。至是，君取召。而士英方以故督入柄政，反言君可用，署以兵科，將欲收之爲私人。而君耻不附，遽改兵科爲兵部。後以他臣薦，仍改兵科，且並進太常少卿，而清師已南下矣。

初，君父舜和公亦廩食于學，課君及君弟于儻湖之濱。❶君嘗過，念之曰：「此先公授書處也。」至是髠髮匿湖濱，以著書自娛。購古今載籍弆其中。日與客論文及古今興喪得失，兼近代掌故與夫身之所聞見者，燃薪繼景，娓娓不能已。四方請教者，踵趾相錯，共稱爲倘湖先生。

明制輕武士，遇獸衣，輒嫚易之，視若蒯隸。即季世用兵，稍稍敢自桀，而終壓于制，不得遂。方君爲推官時，安慶帥馬君投糧儲道以名刺，以爲鎮將與參政可平行也，參政責易板不報。既而參政驟開府，巡撫其地，乃修宿憾，將置帥于法。而君力解之，且薦用焉。至是帥歸命，略地江東。世祖皇帝嘉其能，賜之以名，且令提督江南兵，開牙吳淞。于是擇使拜書幣，乞君況臨。君以角巾往。開轅迎君，饗于堂，膝地行酒，臚列山海，不可識。人以爲此國士之

❶「儻」，按下文多作「倘」。

報云。康熙十七年，上開博學鴻儒科，召天下才學官人可備著作顧問之選者。撫軍以君應，君辭之，且曰：「吾年七十餘，已嫗矣，尚能爲成君作衣補耶？」

康熙乙卯，君自爲誌銘，以爲他人莫能言，且多諛也。越八年壬戌，君始卒。又二年，其四子燕雯以己酉舉人赴公車門。值予直史館，鬮分《明史·文苑傳》，得君名，已起草去。燕雯適詣予，具言：「寢門之石，先公已自銘之矣。惟是嘉懿未盡，學者將勒文于饗醴之版，比之顏光禄之碑靖節。此非先生文不足重，亦惟是先生與先公爲忘年交，文章親昵，足徵信勿諛。」予曰：「諾。」又十年，乃始爲此。

君所著書目備載《明史·經籍志》。其在經曰《讀易隅通》、曰《易圖親見》、曰《卦義一得》、曰《春秋志在》、曰《四傳權衡》，在籍曰《倘湖文案》、曰《南行偶筆》、曰《南行載筆》、曰《倘湖近刻》、曰《倘湖詩餘》，在雜著曰《樵書初編》、曰《樵書二編》、曰《茗餘録》。君嘗曰：「《讀易隅通》者，一隅之通也。」然予是時方嬰城，藏燈木樵，每從塹隅旁通之。自爲誌曰：「予所著有某書，及雜劇之《兩紗》、《秋風三疊》而已。」案《兩紗》、《三疊》，史志皆不載，以雜劇故也。顧予知君事。君以崇禎己巳赴童試，縣斥之，粘其文于門。庚午再試，再斥之。然而府試拔第一，時年二十七，始附學。于是作《兩紗劇》：一《紅紗》，謂以紗幛目眯五色也；一《碧紗》，則紗蒙其舊所爲詩，貴與賤易觀也。夫通塞之難憑如此！

子六人，皆以文名，具劉氏《補誌》，茲不載。銘曰：

君功在一方，而名垂四涯。其文可傳

者，則藏之倘湖之湄。誌而銘，君自爲之。遺言軼事不可既，于是乎有墓旁之碑。然而遲之以至于今，曰非謏墓辭。

汪贈君墓碑銘

汪贈君以康熙改元之二十有四，捐館舍去。予方赴徵車，未皇弔也。越明年，予以史局留京師。又十年，告歸，始與贈君之子游。嘗從舊文社祭酒在先朝訂交，若柴君虎臣、陳君際叔輩，藉藉稱贈君爲人，時用知物，善推有以益所無，與貧賢者往來，不私其居，出物鮮留吝，而終以不匱。今其人不可見矣，而善子繼之。見其子，則一如見贈君焉，以故予與贈君之子交稍通。即予身所遇偶爲他誤，亦嘗藉贈君之子以補鏝其間。予因而好之。乃距告歸又十年，

而後以修贈君墓謁予爲碑，予何敢辭！

予按贈君狀，知贈君生于前朝萬曆之三十六年。當崇禎改元，海颶發三日，東洋水高，挾陂塘而奔，而上江蜃蟄四起，浲洞之出山者灌濩而下，山海相搏擊，骴浮蔽江。會贈君齎載歸，駕所乘舟率長年拯溺。每拯一人，則量棄所載，懼不容也。及拯滿，而載已盡。曁十二年秋，旱蟲南飛，斗米五百錢。冬大厲，贈君賑以糜。凡執厲來者，悉納之。或以傳厲告，君不應，乃飢活，而厲亦無恙。當是時，國運方百六，天變日至。父老嘗言「辰水辰旱，土敗而民散」，則以浲水當戊辰，而蟲在庚辰。予少，每聞之，而怵于心也。然而天有災，人則弭之。國固不可支，而閭里草莽乃相芘而依維之。自鼎革以後，贈君每于故交之貧者，倍相周卹。家人戚友，凡有婚嫁死喪者，求即應之。

里中寒士每歲除，各贈以卒歲之貲，如恒課然，雖歷久不已。夫天地生財，莫之短長，然而人每生于贏而死于絀。當夫五金在地，過而勿視；而一經筐篋，則遂資之爲口體服食、舟車棟宇之具。乃其贏者嘗至揮棄，而不足者銖銖焉。此在平成俱有之，而喪亂尤甚。幸而挾詩書作長吏，可矯語廉節，陰相撕取。而户牖之子，家室單弱，歲時無以給祭祀，進醻修艇，每不足以自通。彼夫豪奢之俗，冬食萍薤，晦布星月，一飯十金，猶歉于茹啖。而有如儋石不充，暫假升斗，即以之摩腹而有餘。是升斗之惠，重于千倉；一勺之濡，寬于四溟也。世有贈君，吾知閭巷鮮饑溺已！順治十六年，於潛盜起，刼君父于砦而索其貲。君至砦，即羅拜還之。嗣後，凡在家在客遇有盜，輒相戒勿犯。

贈君諱廷瑜，字汝待，徽之休寧人。其所居西鄉名西鄉汪氏。西鄉汪氏初以勳爵起家，而既而甲第遍天下。今徙居杭州，顧在杭猶隆隆也。子肇華，次肇昉，又次肇齡，則世所稱善繼君者。君有聲成均，而肇齡以諸生入國子，不墜其學。諸子姓婚嫁俱具狀。銘曰：

既豐于德，而又不嗇於所藏，斯進可逮物，而退亦自臧。乃通財化幣，而推恩于鄉邦，使閭里貧乏，雖居亂而不及于荒。則凡少丁百六、長罹更革者，而聞其言而不能相忘。是君雖在地，而其可傳者仍在人也，曰君何嘗亡！

徵士徐君墓碑銘

君仲山諱咸清，上虞下管村徐氏。歷世以科目爲京朝官。祖諱隣，萬曆壬午舉

家焉。

父還下管，而司馬公留會稽之稽山門，宗孺同母兄弟，同登萬曆丙辰榜進士。伯人，僦居會稽。父大司馬諱人龍，與伯父諱

君生而慧，一歲識字，五歲通一經，甫畜髮，即能以官監生應鄉舉，入場有文章名。仲商夫人者，大冢宰商公諱周祚女也，國色，與女兄蘇松巡撫祁公夫人俱能詩，近世能詩家呼爲「伯、仲商夫人」。冢宰公還朝，值司馬公以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見君于官署而愛之，許爲婚姻。會國變，司馬公以大司農起用被召，中道旋返，破産與兩浙巡撫黃鳴俊募閭左勤王，不利。南都建號者，仍以公與馬士英同掌本兵。而公怒卻之，提一旅歸，與故總兵官王之仁屯之西陵，名西陵軍。王師下江東，西陵軍潰。司馬公狼倉走海上，家人東西竄。暨稍定，而君方

重病。且以國難遘家難，意托落無生人趣。及行嘉會禮，卻扇，驟見商夫人，大驚曰：「吾以是爲王霸妻足矣。」乃就故居稽山門，辟寢前廣庭，搆以藥欄，設長筵當中。發故所藏書散埰之，而對坐縱觀。暇則抽牘各爲詩，如是有年。天台老尼從萬年來，遥望見夫人，合掌曰：「此妙色身如來也，蓮花化生，相好光明。」既而咄嗟曰：「善持之，善持之，幾見曼陁長人間耶。」于是君與夫人約，請各爲課程。「吾當著一書銷此白日，而子且從老尼請，發願寫《妙蓮花經》三部，以延其年，何如？」夫人然之。乃復自揣著何書。「吾研練經術久矣，請合并群籍而正定之，以勒取其意與事之裨世用者。」筮之，得《屯》之五，曰：「小屯吉，大屯凶。」曰：「猶之《屯》爾，寧爲其小者而已。」于是著《小學》一書。博取楊雄《訓纂》、許叔重

《說文》以及梁顧野王《玉篇》并後儒《川篇》、《篇海》諸書，以正字形。取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暨宋祥符、景祐間《廣韻》、《集韻》諸書，以正字聲。而于是縱考十三經子史文集暨漢唐宋元諸大小篇帖，凡有繫于釋文者，悉旁搜博採，以正字義。自一畫以至多畫，分若干字，合若干卷，名之曰「資治文字」。而夫人齋蔬，性不喜肉食。至是斷之，日給粥一瓷，酪一瓷，金菊湯一瓷，焚香滌指，以辰申二時寫梵頁二番，計三部，合計所寫字二十萬八千有贏。凡三年寫成。會廣孝禪寺大殿工竣。二日尊者，君方外友也，率僧衆披衣拜于庭，乞施二部去。供其一于殿極甍間，周以朱木函，而毿結之，使風雨蟲鼠俱不得蝕。而納其一于毘盧遮那世尊腹中，綴以金銀寶珠，而冪以錦紱，撾鼓，集大衆宣揚之。其餘一部，則送之天台萬年龍藏中，以老尼從萬年來也。

康熙十七年上開制科，令京朝内外各舉郡縣有才學而堪與試者。道撫爭薦君，君辭不得，遂赴京。先是，閣中判詞頭，照前代典例，多用「查議」、「查覆」諸字。而高陽相公精字學，謂字書無「查」字，縱有之，不作「察」解。此必原判是「察」字。而北無入聲，呼「察」聲如「查」，故訛「查」耳，訛字何可用！因啓奏御前，凡判詞「查」字俱改「察」字。然終不解「查」與「察」沿訛之始。至是，應制科者紛紛至，每至，必合數十人謁相公門下。君進謁，高陽相公徐詢曰：「『察』聲訛『查』，有始乎？」在坐無對者。君逡巡曰：「《漢書·貨殖傳》有之。顧『查』爲『在』聲之訛，非『察』聲訛也。」高陽矍然曰：「何言之？」曰：「古『在』本『察』字。《爾雅》曰：『在，察也。』《堯典》『在璿

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第三聲呼『在』爲『查』。以『查』與『槎』同。《漢書・貨殖傳》『山不茬蘖』，即槎蘖也，而字乃從草，而諧以『在』聲，故『在』聲爲『槎』，『槎』轉爲『查』，則是『查』者『在』聲之轉也，猶之『在』之又轉而爲『裁』爲『財』也。若曰『察』之轉則是『叉』也、❶『差』也，『察』豈能轉『查』乎？」高陽遽色變，乃復進曰：「『察』聲不轉『查』，然而『在』即『察』也，改『查』爲『察』可乎？」曰：「不可。《老子》曰：『其政察察。』亦惟『察』名不可居，故以『在』字隱『察』名而轉聲爲『查』。若改『察』，仍察察也。」「然則『查』可乎？」曰：「可。」曰：「此則僕之所未聞也。夫字必有義。『查』字無『察』義，而有『在』聲。使徒以聲同之故而不顧其義，則『道』可『盜』也。」曰：「『道』固不可『盜』，而『在』則可『查』。不觀『在』又爲『裁』乎？『在』之爲『裁』、『察』義同也，然而『裁』之又爲『財』，則無義矣。『裁』可『財』，則『在』可『查』矣。『裁』之爲『纔』僅義同也，然而『纔』之又爲『才』則無義矣。『才』可『纔』，則『查』可『察』矣。」高陽惘然謝而起。其後二相録試卷糊名，然終不用。益都相公薦于廷。上曰：「有著乎？」曰：「有。」曰：「何著？」曰：「《資治文字》。」「《資治文字》何謂耶？」曰：「字書也。」旁一相曰：「字書，小學耳。」遂罷。既而益都擬再薦，不得。君曰：「小屯占。吾向不爲大而爲小，此《屯》也，然而吉矣，吾幸得歸矣。」初，君到京時，益都相公欲館君于邸。會邸客將滿，中有一客，鄉人也，作《字補》一書，内有「𩵋」字，註曰「水雲角𩵋」，遂音

❶「叉」，原作「又」，據文義改。

妻，而入角部中。或以問君。君曰：「《呂覽》曰『水雲魚鱗』，未聞『角鰍』也。」客大恨，遂沮之。至是欲再薦，則同舍者再沮之。君歸而逍遥，仍與夫人相對坐，戀花觀書。越十年，庚午七月七日微疾卒。

子東，女昭華，皆有才名。越中閨秀舊稱伯、仲商夫人，其後伯商夫人女有祁湘君者，繼夫人起；而仲商夫人，則昭華繼之。既而昭華名藉甚，過于湘君。嘉興曹侍郎曰：「自左嬪蘇若蘭後，文章之盛，無如徐昭華者。」昭華婿駱生，名襄錦。乃爲詞曰：

平原康樂，席世勳兮。將率妻子，居之吳市門兮。闔户著書，其閒情兮；如何翁思，復舉明經兮？區區小學，等曲禮兮。食肉食肝，不如歸故里兮。特負畚者，非鴻妻兮；老萊童鴻，反比之荀倩兮。七月七日，黄姑上天兮。寶門虚左，將駐此玅色身兮。君有子，過中郎兮。千秋之室，堂堂兮。

誥贈奉直大夫都察院監察御史張公墓碑銘

張公諱鎮，字庚生，世居武强之王家莊。初以子星耀貴，贈户部山東司郎中。其卒時，相國李公爲誌其墓門久矣。既又以次子星法貴，贈監察御史。會户部君以俸滿，出爲寧波府知府，飾幣造請，謂：「舍奠之石已礲墓左，而獨不得文其陰。念先生與任丘龐君同舘同年，而龐君之舉制科，則實予所薦士也。今龐君有素書，敬問先生起居。予敢藉龐君之請，乞先生一言，以大予工祝世世，何如？」予不敢辭。

按公以文學顯。明制重文事而輕武

備。及其季也，盜賊充斥，始飭督學，使凡試高等者，必較射學宮，以定甲乙。然率具文耳。公弱冠，督學曹溶試真定，已取第一。及校射，九中，大驚，謂此文武才，超其等。值崇禎癸未，河北大亂，盜賊剽鄉閭。公乃集蒼頭設櫓，登臺四瞭。且出奇計襲賊營，捕賊梟。桀賊第聞王家莊兵，皆卻去。既而京師陷。公奉母闔土室，棄文事武，備不道。每嘆曰：「吾兄弟三人，皆以文章雄于時，而予以稍健，思出知計，爲救時之豪，乃終不得遂，豈非天哉！」順治二年，稼部圈畿甸莊田爲旗丁屯，將入境，公策馬赴行幕，畫地抗論，謂武强土陋，居民並無厲阡畝，再易不足稼，圈屯未便。反復詰難千餘言，稼部義之。當是時，畿甸圈屯數千里，獨武强免。

公家素封，自謂推財不能如田文，居鄉行義不能如王彥方，則家食何爲矣？乃焚所責券，詢族戚中無子女者，爲之似續，而分貲財以給之。有不能婚葬者，爲婚葬。修學舍鄉祠之圮，發粟賑歉，代償官錢之不能輸者。元氏平姓婦老寡，有操，無貲，不能達于朝。公集諸生告督學，使請旨旌之，并爲造棹楔以高其門。上谷劉生因葬親南遊，凡附身諸物楄柎俱具，獨不得一美大槨，歸然高侈，以陰娭其親，徘徊武强界。公聞之，感其意，立予百金，使買槨，砥沐游之通途，致遠近來觀以爲榮。東明袁中書，宦家子也，不得于縣令。縣令剞剟之不已，羅織他事，蒯捕數輩出，家人竄走。公坐賈人車，跡中書所在而苫蓋之，匿之車間，驅而歸。乃爲舍養于旁縣，營救備至。伺事解，陰爲治貲裝赴都。值特開制科，詹事府詹事沈君聞中書名，薦之入試，中上卷，授

翰林院編修。時中制科者，北直五人，而編修居其一。爲之詞曰：

公以文章顯，而不于其身。亦有武略，而惜不能救國家之屯。乃散財肆志，慷慨任俠，而其志終不得伸。吾所題者，嗟乎！此思賢之墳。

刑部員外佟君夫人石氏墓碑銘

夫人氏石，遼東人。曾祖諱漢，以滿洲籍，當定鼎之先，從龍入關。生子三：長國柱，阿思尼哈番；次諱天柱，即夫人祖也，爲關東總兵官，有名；又次廷柱，固山額真。夫人父諱瑾，即總兵公子，以副總兵官守孝陵，進都督僉事。母李太君，誥封夫人，則故名將諱成樑曾孫、大同參將殉難諱向堯女也。

夫人生最長，其弟文郁，侍御史；文燦，驃騎將軍；文賢，候補筆帖式。獨夫人少有異姿，且知書。僉事公愛之，密爲擇配。會大中丞佟公巡撫四川，其子賦斌爲刑部員外郎，賢而有文，遂歸焉。

當夫人歸時，刑部君大父以宣府掛印大總兵，家居。中丞公撫蜀，未能養也，留君與夫人扶侍。而宣府公卒，中丞公聞訃，將北還，而奉旨留任守制。君復以覲省，從任所還發，未及到。諸凡視饍嘗藥以及含斂殯奠，皆夫人一身主之。其間豐約贏歉，無不中度。然且大母王太君春秋高，不能隨任，日夕藉夫人進養，寒暖勞逸，審伺之不輟。如是有年。以故王太君臨終流涕曰：「世焉有扶侍之勤如吾婦孫者乎！」既而中丞公移鎮中州，薨于官。君與夫人偕奔喪。所遺幼弟稚妹，皆在襁褓，夫人乃接

受而鞠粥之，以丘嫂而兼保姆，自毀齒垂髫以至笄丱，未嘗頃刻離左右。迨治粧送姑，登車結縭，而夫人始以療病終也。夫金閨之子，生長嬌穉，不習家人事。又所至名門巨閥，兩家彼此各以富貴相矜高，誰則甘勤苦而嫺法則如夫人者？然則夫人亦賢已。

先是，京師大厭，時有師巫過門，言某日當災。至日地震，以爲驗。夫人曰：「地震豈一家災乎？此偶中耳。」斥之，不與語。及夫人有疾，俗言師巫善祠神，名曰「跳神」。每跳，師巫被錦繡念誦，手擊神鞞，腰繫諸鈴鐸而步摇之，使聲與相應。至跳畢，覘神意當否。不當，然後扶病者徒跣至神前，愬罪，無不愈者。或以强夫人，夫人堅拒之，曰：「死生在天，豈一師婆能制之？且吾生平無大罪，自視瞭然，乃欲以百年歸藏之身，而徒跣衆前以延須臾，吾不能矣。」

乃于康熙甲子十二月初七日卒，距生崇德庚辰八月二十日，享年四十有六。以覃恩誥封夫人。子一，時傑，候補主事，娶總督倉塲馬公如驥姪、昭勇將軍雲漢女。女三：長適湖廣巡撫張公朝珍孫、刑部員外聖猷子枚，次適佐領公畢拉子、户部員外薩木哈，三適内務府郎中張公萬禄子鼎鼐。係以銘曰：

孝乎親而不惑乎神，此庶上所難也，而得之閨中之人。雖豐碑華窆，睪然墓門，其瞭然歸藏者，視此身。

西河文集卷八十六

蕭山毛奇齡字僧開一名甡稿

墓表

誥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讀加一級施君墓表

上之二十二年，侍讀施君死于官，將擇月日歸葬于宣城城南之牛喜冲。以病臻時曾與予泣訣，屬予爲表墓之文。而恐失記，顧檢討高君知狀。至是檢討帥孝子彥恪來，再拜述君命。予思予與君締交有年，今又同舘，微命，猶將以哀唸重累其生平，況君命乎！

君諱閏章，字尚白，宣城人。順治己丑，由進士授刑部主事。當世祖章皇帝大婚禮成，上皇太后徽號，頒赦天下。君奉使廣西，謁定南王于桂林。王爲君治裝，發樓船，灕江送君，君辭之。會永明兵犯桂林，殺定南王，而東略地及平樂。君還至平樂，聞變，哭王于官亭。將嬰城，其守尹君揮君行曰：「君使臣，無嬰城理。」君乃行。抵家，以承重居吳太夫人喪三年。服闋，補員外郎。大司寇劉君重君名，一切部事皆屬君。君引經折獄，所平反者盈十百，而大憝終無倖者。會章皇帝右文，拔曹郎尤者充學使。御試得七人，而君爲首，因提學山東。君嘆曰：「吾世嬗理學，三傳而皆絀于諸弟子。吾一旦抗顏爲人師，進退學者，吾惴焉。吾敢以俗學負家學哉？」故其取士，必先行而後文。且所在講學，

重儒術。嘗過鄒平，謁伏生墓，觀其祠堂壁間所畫鼂錯受《尚書》狀，慨然久之。臨去垂涕，示諸生，謂經學已絶，其授受宜亟如此。已奉命分守湖西，所轄吉、臨、袁三州，故殘破。袁無土著民，聽流民占籍墾土，而集其壯者萬人，曰「麻棚」。吉闕閲家聚文昌、折桂兩鄉，多保險。吉水令捕其梟，長髮廣袖，檻車膠軍門。君陳兵摐鼓金若赴市者，叱縛其人，屠首髮，割其所衣廣袖衣而盡釋之，予約令悔罪，能招致諸所與者，得不死。其人流涕，願如約。于是自爲文，使持之諭兩鄉民。兩鄉民感激，争請得一見君歸命，而麻棚之在袁者亦散去。方是時，永明兵猖狂，轉餫最亟。御史以逋賦檄君征輸。君乃作《勸民急公歌》，垂涕而諭之。遍歷崇山峻谷間，悉窮民狀，作《彈子嶺》、《大阬嘆》、《竹源阬》諸篇，以告當事。當事咨嗟，比之元道州之作《舂陵行》。而民亦輸賦，毋敢後。君乃務休息。每日昃一視事，但對閣皂山，支頤賦詩。築愚樓于官廨之傍，環以橘柚。暇即與過客登臨其中，出入屏干。掫行部所在，設講堂講學，學者無大小，從之如市。會廷議裁諸道使，民留君者咸醵金，建龍岡書院，如祠君，請君講學，三日去。初君駐臨江，有清江環城下。以其清也，民過之者咸泣曰：「是江如使君。」因改名「清江」爲「使君江」。至是民送君使君江上，不能別，復送君至湖。會湖漲，君所乘官舟，御史所贈物也，輕不能渡，民争買石膏填之。已渡，乏食，賣其舟而歸。

康熙己未，上初開制科，詔丞相、御史及諸郡縣，舉天下學士備顧問者。三相上君名。御試，授翰林院侍講，充《明史》纂修

官。會日講員闕，上親出君名令補，忌者沮之。辛酉，典試河南。明年陞侍讀，奉命纂修《太宗文皇帝寶訓》。時筆札既煩，復以哭叔父訃時過哀毁，神氣澌散。值望日，朝下端坐，草《馮恭定傳》。自午迄酉，移按就欄隙，草罷不能起，左右掖之至榻間，若形存者然，而卒無病。越數月，沐浴卒。

君數世以理學顯。祖諱鴻猷，曾從陳九龍先生暨石城焦澹園、吉州鄒南皐游。既死，號「中明子」。中明子子二，長諱簪，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稱述明公，則君父也。

君生而仁讓，于物不忍。好自下，勤學而博。于酬接，口吃艱語詞，顧論理便便。聞忠孝事及羇人才士有失職者，輒感憤忼慨，涕泗隨語下。嘗與同邑吳君赴春官試。吳有老母。下第，君已在第中，相持而泣，一若與之俱擯者。友朋窮無歸、疾病、死喪，自經給膳療以及殯輀，必周必具。嘗禫服營友人窆，慟如天倫。且有梓其遺文、碑其壟、買田置宅以贍其子若姓者。平樂守尹君嬰城死，其子二十未娶，君爲娶之。君嘗曰：「吾去平樂時，放舟中流，迴望尹君送予還，其前後伍伯忽獸走，斿蓋散盡。獨一輩眇眇，隨決皆没。吾至今思之，而痛于心。」

方君之道平樂也，吳太夫人踰八十，日計官程，思以嬴日歸侍太夫人。而太夫人適以是年死，然而猶幸及歸侍者。初，述明公孝，日與君母馬夫人謀所以事吳太夫人。吳太夫人偶病洟，以爲失温，叱馬夫人歸其家，而馬夫人卒。君初字屺雲，以是也。其後述明公悔之，然亦卒。君從鄉薦還，謀與叔父砥園公歸馬夫人主袝廟，而重傷父心，

將俟吴太夫人命祔之，惟恐吴太夫人將一日不懌，可如何。至是使歸。會覃恩，贈馬夫人爲宜人。賀者在門。君以手據地號哭，匄吴太夫人命。吴太夫人命設豆上坐，而坐述明公主于其傍，食而囑之，且令爲文告于廟。太夫人白首親挈馬夫人主同述明公主入祔，焚黄，贈宜人。當是時，君手據地行，伏主前號哭不起。左右皆哭。賀者徬徨不敢進，爲之罷賀，乃事畢。而吴太夫人始減饍，若有待者。君家世孝友。述明公兒時侍王父食，食肉，退而見吴太夫人以鹽虀膠餉，驚且泣。嗣後王父召之食，不往。王父怪，問故，嘆曰：「新婦有孝兒。」遂併賜肉。君少孤，育于叔父砥園公。已就外傅，冬月隨群兒履冰。砥園公杖之，而逐居塾外之土山寺。塾師王君，中明公老友也，讓曰：「兒一孤而忍出之？」砥園公泣曰：「正惟兒一孤，故然也。」雖然，命之矣，乃親就寺抱而歸。君嘗官湖西，砥園公視君，君跪迎之。有不悦，必服冠跪終日，俟其解乃起。自中明公歷世創義田，不就。君仕，無贏財，獨積俸，置義田二百畝繼其業。

君好忘分友天下士，天下士多歸之。典謁日入刺，雖臨事，必屏去，趨迎，與談移日景，非語竭氣敗，不忍已。後進有佳士，力獎誘以成其名。至所在善行，興舉利濟，其事煩，不可得而載也。

君爲文，數易其稿。客在座，即諮之，推求施易，或竟體無原稿字者。要其文一歸于正雅，其講學以體仁爲本。

子二，彦淳、彦恪，能世其所學。乃爲詞曰：

惟君先閥，起自石渠。粤至尊道，建坊

于閭。懿則代嬗，以孝友于。歷世而大，爰産斯儒。當其通籍，陳汝臯事。賦《白雲詞》，于赤棘下。朝重儒術，予觀學使。程文自齊，講德于魯。中秉玉節，分藩湖西。戧瘍之後，以煦以嬉。獨其介節，餔糟茹藜。過清江者，泫然而哀。乃者天子，由制科召。置之講讀，式是來學。云何前史，編纂未就。特乞撰紀，如歐陽九。以兹筆墨，雜置籓溷。手足皸瘃，況戀親串。于是哀樂，中年大傷。迄暮而衰，亦惟其常。君之文章，已貯石室。君之德業，堪表象闕。其澤及人，户口能説。矧其世學，昭于月日。今啓輿旐，將還故阡。琢石載事，繼之以文。惟愳石徧，載罔克全。謹標槩節，以垂墓門。

誥授御前二等侍衛拖沙喇哈番原任兵部郎中加一級達君暨誥封淑人錫克特勒氏墓表

皇清御前二等侍衛拖沙喇哈番、原任兵部郎中達里虎者，靺鞈族也。少敏鋭捷給，善應事。世祖章皇帝器之，授以内法一旦筆帖式哈番，即漢所謂内鑾儀衛者。君出其知計才技，典金吾諸衛，以兢以業，内深其籌略，而外肆其投蓋超距之能。不數月間，遽進君本衛他赤哈哈番，即他齊哈哈番。當是時，君始以佛保名，改達里虎。敕文所云「初任内鑾儀衛筆帖式哈番佛保，二任本衛他齊哈哈番達里虎」是也。乃君甫受事，值東人多逃，舉向時開原廣寧攻城略地所收鹵者，往往掉臂去。已設督部侍郎

于兵部，專理其事，而以君爲副理事官。君制軍詰奸，佐大司戎糾邦國禁令，比之列代軍司馬、夏官大夫之選，頗得其任。乃復以開國天潢，所繫良鉅，遷君宗人府郎中，分司戚事，掌金匱玉牒。上嘉其能，仍改君兵部郎中，復令以夏官大夫，參司戎之要。君竭忠辦事，部無稽牒。因累遇覃恩，膺誥授者凡四。而其妻錫克特勒氏，亦從公累次進封以爲榮。會擦哈爾布爾尼弄兵塞上，君以候補司正官挺身勦賊。時遇賊大魯，擦哈爾布爾尼率賊三千人，用鳥鎗爲前茅，以次杭戰。而君遽策騎麾兵度嶺。忽賊伏發嶺右，衝而前，衆倉皇間，君率先奮擊，且遣甲喇衡馳之，大敗賊衆于大魯之溝。特授君拖沙喇哈番，准襲一次。明年進二等侍衛，又明年進二等侍衛拖沙喇哈番。而其妻錫克特勒氏亦得以是時進封淑人。

康熙二十一年，君女夫巴爾翰，今户部郎中，以君訃并狀來，云某月日將葬君某塋，而附錫克特勒氏于其傍，請表之。嗟乎，君之刑于可考已！因表之曰：公初名佛保，繼名達里虎，即達里胡。錫克特勒氏，即西克忒克勒氏。系曰：

惟君令質，發跡卞韓。從龍而起，爲開國藩。初授衛尉，嘗冠虎冠。既佐司戎，遂歷夏官。爾時五屬，金枝玉欒。藉君司戚，以資奠磐。爰相睢鳩，翩翩羽翰。九伐正邦，圻父是觀。乃遘小蠢，盜兵塞垣。敗之大魯，獻俘天安。特厠親近，爲楨爲幹。肇事羽衛，終于期門。況君治内，厥有可聞。庶揚寵賚，以傳貞珉。

西河文集卷八十七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墓　表一

誥授嘉議大夫陝西督糧道布政使司參政趙君暨誥封恭人許太君墓表

君諱廷標，字叔文，別字雲岑，杭州錢唐人，趙姓。高祖孝廉公諱登官，興安州牧，從餘姚遷杭，家焉。孝廉公生光禄公，諱珙君，曾祖也。光禄公生龍驤公，諱鈺，爲君祖。龍驤公生中憲公，諱維清，則惟君父。君父官光禄寺丞，而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按察司副使，且以別于曾祖之爲光禄正者，因稱中憲公。中憲公生七子：一都督僉事；一都司僉書，授明遠將軍；一鎮江府知府；一沔陽州同知，殉難西山；一甘肅鎮右營游擊將軍；一江安縣知縣。而君生第三，以明經起家，除福建汀州府永定縣知縣，遷湖廣衡州府同知，改擢長寶分守道。落職，復從征南兵督師軍前，題授安普兵備道。進布政司參議，管通省驛鹽事。調廣東按察司副使，分巡廣肇南韶道。以憂去，服闋，補長沙驛鹽道，併理粮儲道事。康熙戊辰，遷陝西督粮道布政司參政，而以病乞去。君饒于治術，蒞事有體幹，遇倥偬造次，輒能顧盼給辦。而受性惇誠，袒胸膈示物，所至感激。故當試仕時，海國初闢，日扞寇卻敵，皆足以忠信來格。即歷仕儲備，多與强軍爲周旋，而不悮軍政，不竭民力。

量其才地，實可以大用，而惜乎以監司終也。

方予在都時，值君以服闋，補長沙驛鹽道。將行，餞君彰義門。君偕其兄子進士承烈在座，後至者見君風度灑然，濯濯有儀表。計其年不下六十，猶前後審視，與兄子不辨長幼。暨予歸三年，驟聞君乞病，已還里。急過之，即不能一見。若君，真所謂盡瘁死王事者！今某年某月，將葬君某山之原。既請予爲文，誌諸幽矣。禮，卿大夫葬，必幽述其繫而顯著其德。孝子不以予不文，重請予表墓。而予難之，曰：「有是乎？」曰：「有之。宋歐陽子之表李殿直，眉山蘇氏爲司馬温公撰神道碑銘，❶皆其人誌狀，而重句其文表之，可按也。」然則何辭矣。

君少以文章名，年弱冠，未嘗習武事，然而所在戰克。以永定强寇介山海之間，三覆而驅之，且有束身歸命者。當圍城時，忽有人從賊中來。曰：「何哉？爾之以賊間我也。」曰：「非也，吾以戍爲賊。然當吾犯時，感公之不死而戍之也，故來歸焉。」于是盡輸賊中情，而賊遂以衰。至若湘江多盜剽，及官吏既已籍捕，得其多人，然猶諭以禍福，貰之以自新，第斬其渠一二人，而餘俱散釋。今之扶犁而爲農者，即昔之揭竿而爲盜者也。聞之安普之役，土官爲梗，君以監軍平維摩、彌勒之亂。一時將帥怒諸城之爲賊守者，將殲之以絶後慮。君巽言譬之，不聽；推几而訶之，不聽。則大呼曰：「朝廷好生，踰于虞舜。今以民命寄戎行，而忍以殘逞負聖主意？吾將啓督師，

❶「公」，原作「國」，今據四庫本改。

使上聞矣。」時督師洪公經略五省，諸帥怵其言，已之。及君任廣肇，肇俗喜爲亂。當西南多故之後，榛莽塞行路。君行政之暇，覘過抵所在而曲諭之。伺衆多革面，然後捕其尤者，伏之法。及臨刑，皆仰首稱君仁，立囑黨羽使散去。其感人如此。其後湘東之變激于催科。時公司驛鹽，不相聞。巡撫韓君亟檄君諭之。君往，而亂民皆涕泣悔罪，一夕而罷。至于鹽榷之覈，郵傳之清，粮儲之調度，機宜緩急各中，精勤而敏練，古大臣莫過也。

君文具體要，擬之西京。凡文教書檄及親賓去復柬札，皆手自濡削。末年力小減，藉手掌記。嘗令其子爲移文，以事周章，累數十詞不能達。君篹以二語，❶而簡暢明析，若以少勝人多許者，其才思然矣。

配許恭人，名家子，助君政，有成績。孝于姑，惠于宗族。其事多別載，以合葬，故得並書。有子八人。以一後游擊將軍，早卒，餘七人皆仕，有文名。孫十六人，或仕或幼。曾孫九人，未仕。所謂能世其家者。因爲表之，而並書其名于石，曰某等。

敕授江寧北捕通判呂公墓表

嘗予入郡爲文社時，有以兄弟指名者，曰「二張」、「三呂」。二張者，張梯、張杉、張楞也。若三呂，則一爲鉅烈，一爲相烈，一爲洪烈。兩家皆世家子弟，而文采爛然。每入社，軒軒若豹羽之張于岡。觀者竊指，視如迫火爁，離立不敢近。而既而二張皆就木，相烈客死，鉅烈爲鹽官訓導，貧不得

❶「篹」，四庫本作「覈」。

歸。惟洪烈以記室從嶺南來見予，而咨嗟曰：「先公死二十年矣，方康熙辛亥，已與先繼母龔安人合葬于孟葑之原。獨先母祝安人以先先公卒，預葬于謝墅之綦子山，不能遷。記先公葬時，曾虛左一槨以待，而未果也。今已書安人支幹，覆以生時所御衣，而填之壙中。獨是墓門之石，將以俟家兄之歸而並請之。今老矣，子猶吾兄弟行也，吾請自爲狀而子表之，何如？」予曰：「然。」

按狀，呂系出四岳，唐河東節度使延之，其遠祖也。自宋太師正惠公端二傳至中丞公誨，有子守襲慶，死金人之難。而其孫大理寺評事公億，負父骨南渡，家于越州之新昌，爲新昌呂氏。其後有貴義公者遷餘姚。餘姚呂與李同音，明初定户版，里長謬呼呂爲李，遂姓李。嘉靖間太傅文安公諱本，以李通籍，相世宗朝十三年。及將致政，乃始啓奏，請復姓。方是時，世宗重太傅甚，先于餘姚建相國里第，爲別築一城居之。復于郡治山陰地，更造行府，延袤若干區。自廳事外比視爲堂室，從以謻房。凡旁櫚離舍，皆可容若干筵。且作永巷從横之，使負販叫賣者，得周行其中。以故太傅公後一傳爲祠部柏陽公諱兖，再傳爲銓部少參姜山公諱胤昌，皆居山陰。

自銓部公子茂才公諱天成，高才早卒，生公而穎異，蚤見頭角，以爲呂氏至公當益大。故公母史太安人爲郡守公諱繼勳女，知書能授經。而祖母孫太恭人爲尚寶公諱墀女，嘗與兄冢宰公諱鑨、弟大司馬公諱鑛者同館學，博極群籍，下筆成文章，遂教公爲文而身師之。公既善記憶，一目可兼行下。復以受太恭人教，年十一作放膽文，頃

刻千言，觀者皆咋舌去。既而就童試，適史太安人服未除。及除，而府試已畢，不得已，冒仁和籍補諸生。仁和，故省會，太傅故有宅在省會間，爲舉人何氏所佔，而公訟理之。會學使歲試，臚名八。何氏買伍伯搜挾書爲姦，陰以簡摺納公袖，隨探而出，以首公。公抗辯不伏，曰：「有嫁之者。」學使不能決，下之府判。府判受何賄，遽于訟庭給筆札令試。試題既艱甚，乃故出重囚刑于庭，謼譟嚎嘈，既以讋公心且撓亂之，使思不得屬。稍間，囑伺者以曳白報。公伸紙疾書，略不加點，庭鞫者未竣而文已成，且直拄何陰禍狀。判大駭，揖公而退。當公被陷時，適祝安人以疾卒，公四顧怏怏。及娶龔安人，往往以文戰不利，❶且不善事生産，家中落。會國家多故，中原飢饉千餘里，流寇四訌。自恃世家後，慷慨當有以自效，而進取無地，無所用。

崇禎癸未，入北雍，旋以流寇破京城，南歸止山東。時南都建號者畫河而守，不得渡。適季子洪烈有婦翁徐公者，監靖南侯軍，迎公渡河，居軍中。順治二年，王師下江南。靖南侯死，公與徐公還江南旅居。會族父隨王師者授高淳縣令，邀公同行。時浙東五郡已括民徒抗王師。公念家浙東，旦暮不保，高淳去家近，或得隨王師東渡，作保全計，因忻然偕行。及抵縣，縣典史遣隸持文書來迎。隸私抵家，以後時當笞，公固請免之。既而問故，隸以婦娩對。時暮食，公勞以匕肉。隸食竟，連目公去。明日下薙髮令，市民集無厲譟于訟堂。公促族父出諭之，族父遲回間，忽壞門入，棓

❶「以」，四庫本無此字。

擊者雨集。公以腦受棓，仆而僵，儼跳身負屋梁者，俯見體橫地，裸其衣，將加以刃，怖甚，幾致墮，幸刃不即下。衆洶洶擁族父去。抵暮衆散，覺身冉冉從屋梁降，目瞑無所見。頃之體蘇，曰：「魂附矣。」急踰垣出，則典史署也。時衆已殺令，典史知不免，將竄去，見公而驚。既知爲令客，遽嗾兩隸牽公出，遣獻以媚賊。未曙，坐月下，公自念無死理，且既已生之，寧又死？仰月吒嚓，拾敗紙拭面血。臨拭，一隸熟視，叩頭曰：「恩公也。幾誤公矣。」詢之，曰：「公不記後時隸耶？公生隸，而隸忍殺之？」遂語他隸，各解衣衣公，乘夜負公出他境，得免。居無何，江南開試場，試流寓生可以爲江南官者。公試得第四，授江南江寧府北捕通判。先是，縣隸救公時，公問其姓氏，曰葉正甫也。其後官軍平亂民，兼戮縣隸之從賊者。正甫以救公解，公族父之子在軍問狀，曰：「吾兄也。」釋正甫，勿殺。至是公以高淳爲府屬，因檄高淳令，求正甫所在，而正甫病死。

江南舊無督捕官，因獄煩創設，諸務山積。公行以仁恕，凡閱囚，無輕重曲直，多用貸免。以爲江南當喪亂之後，民貧易犯法，其罪皆可矜，勿使冤入。一時翕然頌公仁。會內院洪公，故明兩浙督學使也，公試高等，至是將薦公。値頒春治春宴于堂，江寧故留都地，設京兆府。自治中、別駕以下，皆屬吏。每宴，京兆席南向，餘東西向。今改尹爲守，則守判敵體，宜雁行列。而胥史尚遵故京兆儀註。已設席，而公執不可，將就坐更席，守心銜之。未幾，甲有訟乙入舊內剽掠者，公按之無有，遂直之。是夜，丹徒簿解帑金藩司，昏黑不能前。以公同

鄉，負金投公署，辨明輸去。守陰偵得之，疑得剽舊内者財。讞事不實，遂摭以告臬。及勘驗實訟，不得財，報無罪。而臬已先驗一日，遽劾公去。順治二年，王師渡績溪，將下江東。適徐公在内院軍中，公亟趍軍門，謀所以全江東者。徐公初難之，公以跪請。徐公言無他，第遣父老詣軍前請命。公曰：「諾。」及渡江，入山陰界，父老迎且拜。徐公從容在傍，向大將軍乞哀憐，願勿屠城。大將軍許諾，立令封刃，不復戮一人。公是事頗秘。至今尚相傳城隍神寄夢父老，令迎于錢清之太平橋，故封刃。真隱德也。既而大軍進婺州，❶内院補公三衢教授，隨軍行。及至衢，而徐公奉大將軍令，先入城撫抗命者，爲亂兵所殺。公乃徒行，求徐公屍。時屍僵横路，血胔狼藉，無可辨。公乃求其可記者，辯得之，爲請殮請卹，護之歸。公在衢，經年葺學舍，修文宣王廟，招徠諸生之竄伏者，課以文，文教大起。内部聞公名，移咨學使，謂衢州教授與舊時江寧北捕通判同名氏，是一人否？學使遽以私人易公名，公不置辨，拂衣去。公嘗曰：「吾兩次去官，皆宜辨，而不之辨。且前此蒙不韙名，猶嘿嘿，豈甘以污自居乎！古者降其志，辱其身，夫猶是也。」又曰：「吾世受顯爵，思以紹大，而竟止于是。以視靈運之述祖德，平原之揚世烈，不無有愧。然予與平原、靈運同遭喪亡，而予以卑棲，獨保全首領，以安其天年，不可謂非不幸也。」其言如此。惟是世禄之家，多産才士。而公承茂才公後，繼以三吕，皆曠代軼才。而茂才公早卒，公坎壈不偶，三吕者鷹揚虎峙，非不

❶「婺」，原作「嫯」，據四庫本改。

足蔭映一世，而卒之蹉跎就老，竟賫志以終其身，悲夫！

公諱師著，又諱王師，字謫名，客星其號也。爲人才大而意不薄。少于學無所不窺，下筆銛利，如鐵英之發于鉎。而居之以厚，好解人急，每欲于人死中，曲求其生。嘗入友人幕，平反大獄。友人誚之曰：「君坐是失職，而欲以是遺我乎？」公曰：「能生人，雖失職，何害？」間擅岐黄術，起友人死。當江南亂時，從高淳之蕪湖，見道傍死人。既過，思救之。及還視，則故僕也，負之歸，投藥而起。

先是，茂才公少時，工填詞，別號「蔚藍生」，著《樛木園詞》十數種，爲吴江沈詞隱及同郡方諸生所推伏，然雅不善歌。公獨能歌，且能言五聲、六律、七始、九辨之學，故他著作甚夥，皆屏去，惟以傳奇七種行人間，曰：「此羊棗也。」

康熙甲辰七月二十日，以微疾卒，距生明萬曆己亥，享年六十有六。配祝安人，州牧金陽公孫女、烏程教諭心巖公女，年三十一卒，生子三，即三吕也。繼龔安人，台州水師營游擊將軍某公女，年五十卒，生子一，煌烈。孫七。銘曰：❶

惟公之德，閎不以揚。知公後人，必保大以昌。其子之友，蕭山毛奇齡謹書其文于墓石之陽，曰時吕公之藏。

❶「銘曰」，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西河文集卷八十八

蕭山毛奇齡字僧彌又初晴稿

墓表三

勅封承德郎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林君墓表

予入史館作《土司傳》，歎西南徼外哀牢、金齒諸域，要荒萬里，第鞭箠之已足矣，乃復版户而長衆之。曩時所爲流官者，今且堂堂選人試仕其地。士君子讀書談義，亦安所自恃。會予請假歸，而故人之子林生兆哲，赴東曹選得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則正值斯地。時合餞國門，微視林生，將之官，了無難色，獨咨嗟，謂家有嚴君，惟是晨昏遠隔，可用爲慮。而其既之官，即以兼知新興事，積逋六七萬。林生受其尊人教，不忍敲朴。而前任之在繫者，纍頸無所愬，咸謂蠻地果難治，其尊人儒者，迂遠不足以利世用，林生遵教且太過。忽恩赦自天下，凡全滇七年逋負銀米，蠲貸殆盡，逋官之在繫者皆得釋。人因誦林生賢，能徼天子恩。天子神聖，能使下吏得自愛，惠澤滂湃。儒者雖迂濶，未必不見利於世也。越三年，而其尊人以疾卒於寢。又一年，林生歸葬，涕泣請表墓。嗚呼！

君諱瀾，字觀子，杭州人。先世自宋末由莆田來遷。其始遷祖均仕元，初爲提領官，居於杭州之大井巷。三傳至榮，當明洪武，初贈官通議大夫。長子才，次子文，永樂中官監察御史。又次森，封太常正卿。

森生章，景泰改元，舉神童，召試，授中書舍人。天順間，遷儀制員外郎，歷山東布政使司左參議，進太常正卿，與修《憲宗實録》及《大明一統志》、《續通鑑綱目》諸書，進階一品榮禄大夫，詔祖父如其官。森生應禧，正德中授内閣中書舍人，以忤瑾歸。瑾敗，起大理寺副，歷尚寶卿，遷湖廣布政使司布政使，進順天府丞。應禧生奇，贈刑部員外郎。奇生梓，嘉靖壬戌進士，由刑部員外郎改延平府知府，遷雲南按察司副使，整飭金騰等處，進階贊治尹。崇禎十年，請祀延平名宦。梓生逢春，萬曆甲寅舉明經，廷試受官，則君曾祖也。君世居大井巷，繼遷緒堂，皆歷世仕宦。暨祖長蔭、父宗震，承曾祖遺訓，遷居倉橋，閉户爭著書，各以文章氣節見於時。世每稱遜、抗之後，繼以機、雲。而君復承之。

值鼎革之際，既以成童補諸生第一，便棄去。遍讀諸藏書，目兼行下。搦筆爲文章，瞬息千萬言，同硯者辟易不敢前。君自薄小技，每脱稾，不一再視。第與坐客談孤虚之學，駁之不勝。退而盡發諸河東郭公、南陽許氏之書，討練有年。忽大悟，遂肆幡演禽、六壬、奇門、太乙、遯甲及圖緯、占候、風角，以逆刺諸物，通驗若神。每曰：「數雖小道，能探精研微，可以補造物不全之憾，發生民未見之隱，所繫豈細！若夫君平布算，激貪勵俗，亦在人爲之耳。名士有學，何者不可以自見！必以八比取富貴，雖吾前人嘗爲之，顧吾非其人。且夫人各有志也。」既而曰：「郎仲綴襲京氏《易》，徒善天步。袁客師播星曆之筴，要皆失師傳，不得所始。夫始之者，天也。惟齊姑臧侯爲神武所封，得金韜、飛候、玄象、渾蓋諸

術，吾將用之以探其本源，而知其所始。」於是窮古今天文七十二家之說，倣璣衡舊軌，按其圖日，分躔而别氣。其言災祥，能使書墨入版。而言晷漏，則左右司晨司刻，可以時應。每於清夜子分，登臺察雲氣，占星辰順逆，以之辨風雨明晦、燠暘遲速之節，且用之以定一歲陰陽損益之道。其言多先見。人或以西學難之，答曰：「使吾爲五官正者，吾能講太乙、五紀、八象、三統諸曆，以折取於中。雖然，吾甘與西學較尺寸哉！」乃以杭俗好相地，中外姻婭，多藉口竹策未定，露柩室不掩，連年累歲。君過而咨嗟，覓海角神經，唐世所秘爲金匱玉柙回元天機者，搜討其論說。登山臨水，躬驗諸吉凶離合。即以五行生尅，二氣王衰，推諸地道。周親歸葬者多得效去。而于是葬者日以告，即鄰人柩室，皆爲之空。乃復痛夭札疵癘，無由拯救。曩者軒轅著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中知人事。其間府藏陰陽、經絡生死、運會升降，皆可窮抽極繹，發我神智。漢張機云：夫天有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辟五府。玄微莫徵，變化不可擬。自非才高識廣，安能剖晰幽遐、盡其理致哉？第洞垣湔脘，世無其人。鍼石熨烙，其法又不授。雖諸家《内經》，搜討極備，而論議浩博，考索難竟。即盧國《難經》，與皇甫士安《甲乙》諸著，俱未能析其指歸，而得其要領。惟元人滑壽作《素問鈔》一書，頗稱簡切。顧《靈樞》真經，實先《素問》，而未得並著于世，以相爲表裏。非闕事乎！雖明末張氏彙作《類經》，已嘗蒐入，而義例煩賾。乃仍倣滑氏，分類十二，約文五百，汰其冗而貫其錯，合《靈樞》、《素問》爲一書，名《靈素合鈔》。自攝生以至運

氣，定十有五卷，爲醫學宗。然而黄岐不作，❶凡伯高、雷公、少俞、仲文及長桑、扁鵲、公乘、太倉諸學，皆别爲一途，金石也而代以湯液，耳目也而代以尺寸，辨府俞而釋草木，周秦以後所可考按者，獨東漢張機一人。夫証之難理，莫如傷寒；言理之可信，則莫如張機之書。今《傷寒卒病》諸論，俱在人間，雖前後倒置，篇帙錯雜，其中三陽三陰以及太陽、少陽、太陰、少陰諸部，皆有紕謬，乃博搜典籍，自《靈》、《素》而下，凡元化《中藏》，稚川《肘後》，北齊褚氏、唐人孫思邈諸所著，以至中朝《聖方》、外彝《醫鑑》，合數千卷。彼此相訂，因採擇而論辨之，以法次証，以方次法，即以説次方。割塵析眇，輯爲《傷寒折衷》一書。取二十七篇，症外合二百五十七法，一百一十二方，共十二卷，加《類證》八卷。鏤版行世，世争購其書，以爲準的。一時名流，如卿子張氏、亮宸沈氏、子由盧氏、易園陳氏、夔師潘氏輩，皆互相發明，以昌大其説，而於是醫學得大成焉。先是，兩書鏤板成，凡數千葉，爲估人所藏。而不戒於火。時漏已三下，家人欲往救板者。君曰：「吾殫精力、費歲月，以成是書，爲利濟耳。今鍥木甫竣而遽燬之，是必有不足於利濟在也。否則，必勿燬。」詰旦，估人來告曰：「居以内無不燼者，而板乃獨免。坊人有救他板者而誤出之也。」

君爲人沉默，而談理侃侃，若河流之東注。然故下物，動以古爲期。雖博極群籍，有叩必應，未嘗以此詘坐客。坐客雖不勝，亦慰之去。生平不二色，不喜事家人産，産日廢。顧志意高遠，襟期落落。然門以外

❶「岐」，原作「陂」，今據四庫本改。

事，悉屏絶不以聞。與學人遊，學人皆稱之爲萊庵先生。晚年耽于内典及養生家言，澹泊寧謐，與釋氏相對，具有見解。嘗曰：「肢體弛，則誦《黄庭》以振之。意見起，則諷《楞嚴》以消之。」其多學而達如此。

君著書等身。所存者，于詩文有《滄門集》、《自娱集》、《秦川雜詠》、《西冬雜著》、《壬戌新鈔》，於經學有《學庸集説》、《論孟彙解》、《古今聖賢録》，於史學有《古今名臣經濟録》、《讀史寫琰録》，於雜著有《武林雜志》、《武林英賢志》、《西湖逸志》、《林氏家乘》、《輿圖津要》、《廣輿志考》，其於天文、地理、星曆諸學，則有《五星辨難》、《火坑珠寶圖説》、《點穴歌》、《地理微旨》、《天玉正傳》、《秘旨示掌》、《曆較正元》、《經餘編纂》。未就者不可勝紀。

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卒，距生天啓丁卯年六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五。以覃恩勅封承德郎、雲南永昌軍民府通判。娶沈封安人。子六：長即兆哲，判永昌者，君之封是也；次聖則，見任雲南黑鹽井鹽課司使，以他後降服；次兆異，太學生；次兆杰，貢監生；次兆琪，次兆德。孫五，啓瑚，啓璉，皆監生，啓瓚、啓琛、啓璵。女二，女孫七，其所適所娶，皆名族。詳誌中。乃表以辭。其辭曰：

古之鴻學，以多藝名。藝十得五，而名已成。至于百氏，則匪所營。彼談天者，下逮九瀛。紛綸噂沓，有如集蠅。況當療物，上嗣阿衡。誰爲爲之，以著準繩。君之先世，代爲列卿。乃獨高尚，同魯兩生。以博墳索，不止嚶嚶。果能觀察，得天地并。上擷天隱，下達地靈。中洞人則，救災捄傾。造化有憾，而君不攖。茂先景略，先後媲

稱。誰謂貞白，不足與京？孝子筮仕，能述父行。墓門之碑，千秋永貞。

故明兵部車駕司郎中黃君墓表

君諱運泰，字開平。當明亡之日，破產募邑中死士，得五百人，渡江叩巡撫黃君于軍門。黃君閩人，受其衆，以同姓，故弟呼之。請于江南僭號者，授君兵部車駕司郎中。久之不得意，視一時所爲殊不道，卻而歸見予于土室，曰：「幽州有真王矣。」會馬士英奉福王、太后奔杭州，與故鎮東將軍方國安敗軍合，拒王師于西陵渡口。因在江南時與君舊，君饗之萬人，山中諸養舍困廩一空。已而嘆曰：「與我餵此賊，何如餵沙中蟲哉！」乃挈眷藏南山間，闢其先人所搆園名文園者，種桐養漆于其中。晝課傭作，夜即飲酒近婦人，達旦不寐。江東監國有以故官召君者，卻之。

順治三年，王師下江東，君乃出山，以文章會天下名士。天下名士東渡者悉館其家，日以百十人，設長筵于堂，隨到隨就坐，咄嗟而遍窮海陸珍錯之饌。每大社入郡，一切供張廚傳，皆其所治。時嘉興南湖作十郡文會，君連舟十餘，鳴鉦吹鐃，越郡名士皆載之以行。嘗與予撰《越郡詩選》。庶常王君選四詩中一詩，爲《郿城夜走》題，則明亡時庶常從賊中遯歸作也。予爲哀其遇，因以右丞司户評其詩簡間。而庶常家人譏其從賊，搆予怨家，陰中予以隟。然後遣人密諷君，改所評語。君曰：「此不可改也。予與毛生共爲此。毛生即不幸，有予在，予能賣吾并賣吾友哉？」愈易購多紙，染其板不絕。居常無聊，召能飲者，

人，不問其所來，與對坐，各不出一語，徐徐飲。自朝至晡，隤然不能動，坐寐鼾齁。客去，不知也。自後家寖落，良田廣蕩，半屬蕪渫。文園數千頃，亭臺池館半傾圮，不復理。或勸之節嗇，君持杯長嘆曰：「當吾叩黃軍門時，衷革者一月。脫此時出關死于兵，吾尚能嗛嗛飲此酒哉？」既而有病，不能食。危坐卻飲噉十日，一夕大醉，卒。方君卒時，予尚未歸里。君泣曰：「吾友在天涯，能知別予在今日乎？」顧其子曰：「毛先生倘歸，當請一言誌予墓，他勿請也。」康熙十年，予客淮西，君已出葬于天樂鄉應駕尖黃州府君之壠傍。其子致書請誌墓，不達。暨予歸，而墓門已闔，乃承君遺志，其子再拜，口授狀，請表之。

君所居名黃竹塘。父上舍，諱衍祚，席世富厚，以豪俠自喜。而其祖諱可師者，以國子籍中萬曆丙午北京鄉試，丙辰登進士。其鄉會墨義，俱爲世傳誦，有名。初仕行人，遷刑部員外郎，陞黃州知府而卒。曾祖諱初元，由監作上林苑苑丞贈刑部主事，與弟希元中天啓辛酉鄉試者，俱以詩文名于時。高祖諱世厚，以國子籍中嘉靖戊午南京鄉試，授江夏知縣。時充湖廣鄉試同考官，江陵相公陰囑以少子入解，不許，罷職歸里。六世祖九臯，中嘉靖戊子鄉試，戊戌登進士，拜魯王相，與王左右不相能，謝去。七世祖懌，中正德癸酉鄉試，授安溪知縣，崇祀名宦。君曰：「吾累世通籍如此，吾何如矣？」君年四十二，子五女二，所娶所嫁皆名族。康熙十九年，友人毛生表其墓。且爲偯曰：

西有黃竹，今在東渡兮。族居以黃，比江夏兮。世本隆上，君適丁其污兮。子房

破産，不用爲家兮。亦有良友，天之涯海之角兮。墓有宿草，尚不能一哭兮。今者歸來，車過腹痛兮。欲識其幽，反爲之題其竈兮。身其深深，名者其聳聳兮。嗟乎！是槜里之葬兮，苟無恙兮。嗟乎！此柳下季之藏兮，苟無傷兮。

錢唐李記室墓表

嘗從家明府許讀李東琪文，嘆其博植，不卑貶于雜文，有邊氣，是名才之鮮時習者。及予官京師，見其弟上珍于馮儀部宅，意度脩舉，頹骨見如瘠鶴，多讀書。而往與山人者游，若于衣羽家有所遇者。暨予歸，而東琪已厭世，獨與上珍爲主客，聯校往來久之。上珍忽言曰：「予將游成都，歸期未可知。先生文致足禪世，恐從此卓遠，相見罕。念先人有隱德，當鼎革之際，徵書四下，不得已應徵爲檢校大使，卒以非其意，旋棄去。而生平好古，疏記天下事，無所試。以康熙八年己酉五月二十六日，賫志以歿，距故明萬曆癸巳生時，春秋七十有七，而無所傳述。即次年九月七日，卜葬于錢粮司嶺之新阡，亦並無誌石匿于墓，不孝之罪著矣。今幸交先生，先生能無出一言表之？」遂手狀，再拜。

予誦狀，稱居譙李氏有武毅公者，從明太祖開國，積戰功爲將軍。而虎賁公繼之，遂領虎賁衛，世禪勳爵。奄至武略公，以食采于浙，始遷錢唐豐寧里，凡十世，以詩書代興數矣。自北渠公傳敬渠公，而公生單傳，鮮兄弟。娶謝，生式金，早卒。其次式玉，即東琪也。又娶馬，生式璉，則予所交字上珍者。又娶沈，生式瑚。凡四子，皆名

下士，而二爲予友。至公卒之歲，遂有孫十，曾孫八。而十孫之中有名成輅字弘載，以康熙癸酉登兩浙鄉榜者，則又予兄子同年生也。然則予之于公，其世交若此。雖不文，又何敢辭？

獨是公在前朝時，抱其所學，思有用，嘗爲本省巡鹽侍御史記室參軍。値崇禎改元，秋，颶風發，海水上涌。浙東西田廬皆蕩于水，即滷地須渫，牢盆竈[illegible]，盪若浮梗。公把筆繕疏，力請巡鹽者馳奏，捐課若干。既而鹽運司菑，邊引官牘悉燼于火。運使將得罪，而公代爲疏寬之。會倭寇初平，海上籍鹽徒若干，指爲盜，皆坐以辟。讞上，爰書堆垜，不能釋。公晝夜檢閱，所上凡萬紙，刻求其可平反者，遂徼減其半。新安巨估吳氏以觸忤海虞鄉官，囑侍御史殺以事，以侍御史同年生也。公執不聽，曰：「豈有以私怨僇無害者！」時私販充斥，法漸弛，公力爲整飭，使積引泉流，不少壅滯。嘗清覈帑庫，有羸金萬兩，在常賦之外，皆疏引之。後所增入者，而公仍具疏，請給邊軍。總制傅宗龍義之，移書曰：「邊實壙積，士氣不先久矣。若朝廷得士盡如君者，何憂兵事哉！」其經術有用如此。公嘗居貧，與友人共估。友亡，司計者侵蝕其貲本殆盡，友家請各歸所賸。公曰：「不幸而友亡，彼寡也，所餘何幾而尚忍分之？」乃不取一錢，振袖歸，若無有者。

公諱干霄，字卓如，初諱立志。表曰：時李記室之塋，表而述之，以見其平生。

西河文集卷八十九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春莊稿

墓表四

浙東招撫使故明工部員外監靖南侯軍徐公墓表

公諱準，字式平，會稽人。當崇禎之季，士人爭以八比取科第，而無益人國，相顧淪胥敗不可救。公既被試，忽集平時所爲文，熟視曰：「是何物？于治事何所與？吾學在是否？」既而曰：「天下從此壞矣！」碎裂之。

別婦至京師。其弟有從事倉曹者，好博，負博進。博徒合少年登門追償，舉一尪者坐上坐，譟且罵。公怒，批其頰，應手而斃。公突走出門，不反顧。裂行縢裹腓，至山海關，登高長望。偵者以爲奸，拘之寧前。寧前者，清師下遼陽而明兵據之爲守禦地也。自營薊連屻後，清師銳甚不可當。幸養晦不即入，藉爲榰梧。會調上機事，開府馮君有指畫，詞不能達。掌記數易草，不得。公在羈中，以數語達之。開府大驚，曰：「誰爲此者？」衆遽以公對。遂引入，請爲幕客，凡機事必以聞。如是有年。楊君嗣昌撫永平，虛恢自用，于寧前諸官悉婢視，不一屑屑，而獨于公多許可，曰：「奇士！奇士！」嘗由閣臣出督師，勦獻賊于湖。會公歸里，即家召公行。嗣昌湖人，欲毆賊入川，而迫而殲之，使湖故鄉無一賊。

故巫夔上下疏守禦，使賊得輕入，而既而官軍躡賊後。公曰：「勿躡也。夫賊易入，亦易出。第并力躡之，而疏其防，保無繇他道出者。」嗣昌迂其言，悉力追躡。而賊果繇他道返，自雲陽至夔，一晝夜行四百里，且留衆于鄖，而自以輕騎破襄陽，殺襄王及諸官屬，而全湖以震。于是嗣昌乃自材。一軍上下往往誦公言，而恨嗣昌不能用。

繼督丁君聞其事，搜公于行間，購得之，引與計事。顧事不可爲。會闖報獻隟，統群賊來湖，遇官軍于水坡間。敗績，督府單騎走。公與同幕十八人皆縛送闖營，闖令洗之。洗之者，俘獲無少長，皆斬也。于是奴賊曳十八人，雜衆跪，抻項，刃齊下。公私念：何至死于此？給奴賊曰：「汝能縱我一謝闖乎？」奴賊曰：「官耶？」曰：「然。」喜而解其縛，送公闖前。賊例，凡獲官，有賞。其所獲官硊而殉諸衆，不曹斬。故官每被獲，寧就僇，必勿言官。而公詭言官，信之。至是闖詢曰：「何官？」曰：「慚愧，第參軍耳。」「參軍何官耶？」曰：「慚愧，參軍，司幕府文書，而未嘗爲官。」闖念幕府司文書必有才可用，而是時河南李信每勸闖勿殺文士，收人望，因付賊目李之綱。之綱與語，大悅，縱談天下事，慷慨無忌，脱械飲食之。夜則校其足而覆錦于牀。公問故，曰：「我敢疑公哉？曩者王命監俘，如公才，縱而遁之，幾誤我大事。吾特前車之惴惴，以有是也。」公曰：「諺曰：利所都，旅亦家。此間利，吾安歸乎？」之綱乃餌公以貨，盛供御，且擇俘婦之姣者以羇留之。因告之闖，闖令與計事。公攬鏡必挽髭，嘆曰：「參軍，參軍，今入賊幕哉！」崇禎十六年正月一日，天文生楊永裕

謁闖于軍門，黄冠野衣，捧圖讖以獻，謂闖宜建號改正朔。闖悦，使見公。公心恨之，不與語。永裕還見闖曰：「以臣觀徐生，此野鷹，非終縶者。」闖啣之。會再破襄陽，永裕勸闖改襄陽名京，設官行間。武臣自元帥、權將軍以下有差，文臣自上相、左輔、右弼及六政府以下有差。乃以永裕爲侍郎，而授公以官，公力辭。永裕曰：「何如？果如臣言。」闖立召公。公醉，語不倫，闖杖二十。次日，復召公，公復醉，又杖四十。公曰：「此其時矣。」會官軍破賊寶豐及唐縣、郟縣間，倉卒拔營走。公即挈故蘭陽令山東來儀與之騎，陰覓保寧王于他營，不得，乃夜與儀兩騎遁。邏者訶之，公手執龍文大牌，指儀曰：「此右弼也，有公幹。」急策馬去。時儀受賊官右弼，龍文大牌者，出人之符，蓋預購得之也。第是時賊雖他徙，然名城殘破，一望七八百里間皆曠無官司。惟土寨據險隘，自相固結，白晝行殺略。雖竊奉朝廷名號，而獷虓與賊等。公晝匿草間，夜輒望昴星東馳。如是有日。及至河，操舟者窺客裝有無，以卜生殺。公故侻衣臥得渡。

抵歸德，故督師丁君家居，見公而勞之。公備陳賊中事，計擒通許、太康二賊官。丁君令其子解賊官入京，而使公伏闕上《十陳寇情疏》。蓋公在賊久，日察其機事，并用兵虚實、設策疑信及守禦攻取、分標立營諸法，詳記之，爲官兵滅賊地，而事勢已去。且中外諸官，其拘牽轇固，牢不可破。公深痛，無如何。然既已疏入，莊烈皇帝驟見之，大駭。時漏已二下，即命兵部堂上官，次日于演象所面詢機宜。公曰：「賊勢燎原，人心瓦解，非望塵而奔，即倒戈以

叛。數千里名城如無人，數十萬甲兵惟束手而已。」「然則奈何？」曰：「國家兵力既不足，而統馭方略，似又無足爲挽回計者。夫藉攻勦者，惟人與饟耳。今兵耗于邊，饟亡于甾，夫人而知之。乃或大破宿習，多爲權詭以亂之。且稍分事權，使便宜可行，意則庶或可救。夫文臣原無學術，在中在外皆伯仲之間，而彼此牽掣。統兵者必受命督師監軍，督師監軍必内承廟算，馳奏方略，一往返間，而敵之形勢變矣。前之所籌，後不足用，況乎漂焱叵測如此賊者。今幸其設官司，分土地，遲回關隴。爲今之計，當亟爲用間，使其自相猜貳，以賊制賊。縱或無效，猶得藉其瞻顧，以小緩其東向之勢。不然，發機已亟，京師其正鵠也。」廷臣上其議。復退，爲用間十二策，中有速取楊永裕妻子及賊諜蘇二之在永裕家者，當取之作行間用。上初尚未信，及見此，遂飛騎往南都，取永裕妻子，果得賊諜蘇二，並囚之來京。信公言實。值保寧王從賊中至，上召見，得公不屈狀，益重公，敕吏部授公職，因授河南開封府同知，贊畫軍前。

會閣臣李建泰督師西禦賊，請公同行。上許之，親餞建泰及公于大明門。甫出都，所隨羽林軍忽散走，無一留者。建泰駐居庸，躅足狼狽。公曰：「事亟矣。羽林鳥獸合，亦鳥獸散，此無足深怪者。第國家已無力募，藉募，亦但如羽林朝合夕散。不如再請命整師，且迎且待。某當先往河，聯絡故督河之土寨可用也。」及抵河，而都城破，遂倡義結河諸土寨勤王。與故督丁君已刻發，而南都稱號者以詔至，即移師至江南。仰天曰：「事不可爲矣。雖然，吾總無所歸浮沉焉。苟有利于人，吾猶爲之。」時閣部

史君鎮揚州，已留公幕中。而靖南侯黃得功與公在寧前有交，向史君乞公。史君許之，遂題公監靖南侯軍。會興平伯高杰兵留潤州，與兩浙勤王兵競道相讎殺。公力爲疏救。而靖南與興平有隙，至是復争，鎮兵大鬨。公復爲調之。靖南乃移鎮無爲州。公在無爲軍，遷廬州府同知，奉命聯絡西江，進工部員外。時馬、阮用事，諸鎮鉥内亂，思一湔滌，乃合東平、廣昌、興平、靖南四鎮爲公疏，而列靖南名居首，請誅君側姦。靖南以語公，公知勢已去，外患侵偪，恐徒清内變，不及竣，翻藉爲口實。乃詭爲儒者語，令解之，悉力外禦，事已寢。而寧南侯左良玉復飛檄，率兵南下，清君側。靖南翻奉命西禦，遇于板子磯。忽報王師下江南。靖南戲下有刦靖南迎降者，靖南自到，軍遂降。公在降衆中。當事者聞公名，趣授之官。公曰：「天命固有在。第吾敗軍將也，雖努力，難以自效，多爲人耻笑。」辭之，避潤州。

越一年，會江東民徒抗王師，畫江而守。公知江東事必敗，敗則千里無噍類矣。吾族鄰親戚皆在中，何可不一救！時統兵向江東者，有内院佘君，久知公，言于貝勒王，招公同行。公許以自效，曰：「江東必破，破則第勿殺，吾能招之。此皆吾民也。」王唯唯。及破，大軍皆從績溪下。而偏軍亂流由西陵聯舟，至蕭山空城，屠無所施，舍而趨錢清，至太平橋。公預遣父老具牛酒，迎拜馬前，曰願勿殺。公故爲詢曰：「此何地耶？」曰：「太平橋。」曰：「自此當太平矣。請封刃。」王曰：「善。」遂拜招撫使，往招故閣部朱君大典于金華。大典不受招，闔宅自焚。城破，轉而之衢。衢守將

越人，初不知兵之已臨也。公在途，被刦，所賫符信書命俱失去。比至，無所憑，第言孤城旦夕危，宜決趨舍。而守者不信，遂殺公。公死三日，兵薄城，守者出降。以殺公故，盡殺在城官吏之降者。公友吕公，故北捕通判改衢州教授，收公屍。

公性孝友，爲人忼愾，不矜飾，好與人財。與人言，必盡其肝膈。博學善文，下筆數千言，而恥爲八比。初名士奇，惡流俗畸致，改名「準」，取以儆也。體肥白，好奢衣，不再擱。嘗曰：「吾行年五十，當不知死所矣。」至是驗。

公卒于順治三年七月廿六日，距生萬曆三十二年七月十日，享年四十三。子嘉慶，以父難廕官，辭不受。女適吕洪烈，則余友也。其孫源，曾以國子遇予于京師。及予歸，出所爲狀，拜請表，則其狀爲洪烈尊大人、北捕通判公所撰，即當時收公屍者。乃爲表而系之以銘。銘曰：

公習于五典，稔于七録，而恥以八比名。好談天下事，善用奇計，而自式于準與繩。當國家興喪之際，驅馳四應，所至常有效，而無所于成。曰此時數固然也，究之爲鄉邦，爲里閈，纓冠往救，而不能自庇其所生。嗚呼！此徐先生之塋也，而爲之表其行。

敕授文林郎仁和縣知縣王公墓表

康熙三十二年，知仁和縣事王公以疾卒于署。卒之日，囑其子曰：「予承命知此土，已盡職，死節官下。顧青衫出門，今以白木還，念無可爲飾木地者。蕭山毛太史僦居仁和，義同里，工文，而知予。其文能噓

枯，而不能于媚人。苟還骨故地，棺無朱緑，應藉其文以飾之。」而子泣曰：「諾。」會予甫東渡，大旱，渠底龜坼，舟壅格不得行。暨歸，而哭公于署，則已踰月日，駕柩于車出關，將以詰朝解舟紼去，乃故檥其舟。孝子扶服登岸間，適同里丁君以訪故來杭，其尊人與公同出自瀏陽劉公門下，世誼，遂介之詣予寓亭，泣拜述公言，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泣，詢其狀，而無有也。因抆泪就坐，敘其語以表以狀。

公諱庶善，字衡麓，湖廣黃陂人也。始祖彰卿公，明永樂間仕太僕寺卿，由豫章遷陂，家于陂之石陽城，閱十餘傳矣。公祖之遇入成均，有名。而伯父鴻臚公立倆與父國子公立份，俱以文章聲于時。而鴻臚公無嗣，以公嗣之。會陂當明季憲賊蹂躪，靳黃間破産禦賊，家中落。暨鼎革，而豪民巨族且有妄占公産者。時公年十三，從容對簿于提刑之訟堂。廉使李君奇公言，試以文。公倚訟按，援按間墨筆，迅書立就。李君大奇之，留公讀書于官署中。第公少孤，事母黃太孺人孝。每疾，必告于祖，請身代。人每以「孝童」稱之。

康熙癸卯，登賢書，以一經冠于鄉。計車數上，家貧不能給，乃乞署秭歸教事。俸滿，遷杭州仁和縣知縣。會天子南巡，出水衡所掌統爲儲峙，不費地方官一錢。而仁和爲兩浙首縣，帥諸司起居，自車駕所到，行在止茇，以及椑筏橋道、梐枑鈴欜之設，晝夜措畫。雖入官伊始，未嘗一諳宮府事，而動合法令，所至無誤。臺使深嘉之。乃于下車之會，相視所治，謂仁和省會地，比户闐闠，四民皆街居，交利而計其贏，日以財貨相主賓，舉目無禾稼，與循良吏興農勸

功之意絶異。乃首興學校，創葺大成殿，延諸生試之。其後庚午領解者，即首取士也。于是漸及估販及官府工作，若所云工與商者，調其争，平其儈牙，簡覈其木石銅鐵、黍角絲枲諸物價。大略治之以不治，曰：爲政去太甚而已。假有刼呰者，斷還之；負責者，償之；質子女鬻家口者，則贖而完之。如是而已。其一切瑣屑，俱置不問。他司有所索，不應，即不諒者，或指爲慢，事急操之，漸至徵于色，發于聲，而究不之顧。嘗讀漢史，嘆循良爲政，痛百姓苦吏急，寧爲寬平。彼刻轢是視者，亦何嘗不念及小民之艱！然且假公廉不發私書，問遺、請寄，俱一無所聽。而究之嚴酷所至，重足一迹，不至生民不盡禍不止，是曷故哉？大抵煦煦嘔嘔，祇及之霑體涂足之民，而市籍商販，給衣浹食，即目爲輕薄，動加摧抑，則愚者相顧稱快。既而漸及于文儒，以爲衣冠侮人，當辱之大吏，則時之不爲儒者稱之。而至于郵亭鄉官，以及士大夫之家居者，吹毛而求疵，文致之，故曲其法以明直。而椎魯無知，爲之嘖嘖，以爲平政者如是，而不知斯世之猜禍遂不可底。何則？裁富以悦貧，則富亦貧；詘尊以立威，則威愈酷也。公之治杭，無是已。公賦性和厚，而不善于修飾。處己潔清，而不爲皦皦之行。遇士大夫必以禮，而相對落落。自朝至昃，公家事棘棘。偶有間，即推按飲酒，或賦詩一章，以遣其靡煩之意。嘗和臺使《觀海》詩，臺使愛之。時屬吏多篇，獨取公詩附之石。公治以慈勝，而至于弭盜，則不遺餘力。城北湖市爲舟車輻輳地，嘗患盜。公捕其渠朱新者梟之，而城北以安。至鄉之大鎮，如喬司，如塘棲，皆居積坌集，而盜每

陰行其間。公遮鉏其渠，曰丘一、曰趙二；而萑苻無乘間者。至若莒之積逋，甌江之大呰，攻剽近境，公悉密捕掩殺之，而杭之四境逮今晏然。至于近旗之民，因緣無厲，至有鬻身入旗者，公悉禁絶之，而爲之贖，比比也。

公生于崇禎四年十月十七日，距康熙三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六十有二。會是歲亢旱，公晝跣走烈日中，夜露宿以禱，大瘁。稍間，則文簿堆垛，秉燭不能給。又日伺上官，執板奔馳之。其有不合意指者，遂引躬受不韙，抑鬱成疾，哀哉！卒之次日，四民皆市哭。予在越聞訃，有杭人客越者，相對哭不止。予詢之曰：「有所舊耶？」曰：「無有。」「德之耶？」曰：「無有。」「然則何哭？」曰：「吾哀夫公之至于此而民安之也。」

公配陳氏，又周氏，皆封孺人。子四：長堦，庠生，陳出；次式緒，國學生；次式載、次式域，周出。女七，三陳出，四周出。孫三：長文鏊，國學生，堦出；次文鎮，次文鐸，式緒出。其所娶所聘所適所許，皆名族。乃爲表之。其詞曰：

以公之首斯丘也，而歸其身。其歸之者形也，而浙人依其神。蓋公之處己以介，而治人以仁。雖抑鬱死官下，而其志未嘗不伸。曰此公之生平也，而并以告之桐鄉之民。

西河文集卷九十

蕭山毛奇齡字春莊又僧開稿

墓　表五

金文學魯孺人合葬墓表

君以崇禎十四年卒，卒之時，知山陰縣事。周君輯君善行傳人間，名《晤善録》。予時受其書，而未省也。越二十年，君遺子子闇重取録鋟木，屬予爲序。且具言宿昔爲善賫志之狀，涕泗滂霈。予時已爲文記其事，終以其事涉隱昧，罷去。康熙十年，君配魯孺人以單居二十載，從君地下。子闇復寓書，屬予銘墓。會予從淮西轉徙嵩少，不得書。暨予應詔從京師歸，醫痺杭州。子闇乃以對策赴天安門，請宫詹學士朱君填銘壙中，而麗牲之碑尚有俟也。且朱君之銘與予友吕子紘績所爲傳，仍以待予表墓語行之文間，然則予又何辭矣！

崇禎十三年，兩浙凶饑。君父太常公以監察御史典南京學使院事。事竣歸里，[1]發粟賑里門，然後還臺。其明年，雨黄雪十日，斗米千錢。君立救饑法，預開坊局，遍畫諸坊之在城者，與四鄉表裏。擇鄉士官師主之，以籍記受賑口數。先設散錢給米局，以安其家。然後分别遠邇，自官糴民糴、官積民積諸大法外，條列出粥、移粥、驗病、傳藥諸碎事，凡若干則。立廠若干所，

❶「竣」，原作「峻」，據四庫本改。

每廠分主若干人。且徐徐于經畫之暇，勒《荒政全書》，凡若干卷。會紹興府知府王君、推官陳君，皆悉心任事，舉君爲倡，而簡其能者副之。時在城諸坊，惟城南大雲坊名概有弗串，則以君爲主，而胡君諱鑑者爲之副也。乃是年五月一十六日君卒。越十日，二十六日胡君又卒。坊人奔走哭于路，號于里門，比户驚相告曰：「善人亡矣！善人亡矣！」雖然，善人不可爲，如之何？無何，胡君甦，大言君居鈞天甚樂。鈞天穹窿，别搆一堂以居君，名「善人堂」。堂布千坐，坐止百餘人，而君居其中。顧見鑑，即呼與坐。而既而卻之，曰：「胡八兄何庸至此耶？」八兄者，胡之行也。時傳道其事，或疑或信，即其家人亦皇惑。越十日，六月六日，俗六月六日浴貓犬，曰貓犬生是辰，爲之沐蘭。君外弟吳君，年十四，浴貓。吳所居宅，則玉虛道院左也。貓走院，依神。而吳就神捕得之，神擊之，顛。既而神憑以爲言曰：「非善人相救，其能生哉？」且曰：「善人願致太夫人，太夫人無恙。穹窿之間將建堂，以居善人太夫人，善人行也。請貽金，爲工師勸成。」太夫人者，君繼母，吳之姑也。言訖而起，如平常。時坊人龔勳、章啓初、胡銑、項發、張先聲、王龍光輩上其事。知府王君、推官陳君、山陰縣知縣周君，各拜稽首，曰：「善夫！」即以其事輯記之，名《晤善録》，且敕載府縣志中。

金氏爲西京大姓，然日磾族也。君氏出漢裔，避莽篡，減劉爲金，既而復之。至吳越王時，有爲民部尚書者，諱王嫌名，仍氏金。南渡後，遷于賢莊，既而遷觀港，爲觀港金氏。君爲太常公長子，生六歲，而母王太夫人卒。是時太常公登賢書。暨君年

十四，乙丑，而太常公成進士。然君已能補學生食下士禄，早以藝文噪于時。其配魯孺人，則戊辰進士翰林院修撰公息女也。年二十八而單居，一子六歲，其一尚在腹，即子闇也。子闇生而弱，甫期以驚仆，孺人狼倉走庭外，不識户，以未嘗窺庭也，既而悔之。王師下江東，邑里奔逃，男婦啣曳走出城，一城皆虚。孺人曰：「嫠婦何之焉？」指所佩裙刀曰：「脱不幸飲此已耳。」塈四垣鍵户，獨攜二兒居重屋，而竟已得全。太常公嘗曰：「兒善而死，新婦善而不死。死而樂與不死而苦均等耳。然而苦可知而樂不可知，善何可爲矣！」予嘗怪魏晉以後多言鬼神事，不之信。子闇在廣坐曾争之曰：「君不讀《春秋》乎？《春秋》多怪事，而夫子修之。何也？」遂雜引《春秋》時事并列代史文，一如邢劭之論名理，娓娓成説。予嘗載其言别篇，而《晤善録》所記事終不敢多及，然而概可睹焉。

君諱樞，字伯星。或曰此斗星精也，而泄以名，宜其行矣。君生于萬曆壬子二月二十五日，卒于崇禎辛巳五月十六日，享年三十。孺人生于萬曆甲寅十月七日，卒于康熙辛亥七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八。例守志五十，許建坊。越中紳士與子闇游者，請學使題旌。而孺人辭之曰：「吾敢以羸年沽寵譽哉？」子二：焯、烺。銘曰：

誰昔未造，❶天降鞠饑。豈翳公子，而解信施。乳療用藥，餔餒以藜。不報黃雀，反夢白雞。人事已矣，天道何知？古亦有言，善不可爲。上帝示意，此豈有差？彌羅饗善，與穹窿齊。玉樓既召，金臺可梯。

❶「誰」，四庫本作「維」。

鈞天廣樂，趙簡所知。應遣蘇韶，回世說之。十日兩告，千秋不疑。脫或未信，名字足稽。鄭侯歸昴，傅相乘箕。矧瞻闈中，實共伯妻。思君心苦，有子腹遺。世德務大，家聲是基。東山談理，西園賦詩。感茲異事，作搜神詞。廣彼晤善，助我孝思。越五十載，猶念先懿。礱石以待，將爲豐碑。身藏茲土，神升雲霓。尚疑藏者，惟冠衣兮。

左史記事，與干寶《搜神》、應劭誌怪不同。

文學洪君偕張孺人合葬墓表

洪孝子綱不幸生四月喪父，越一年，不幸又喪母。又不幸父母享年少，父年止二十有一，母年止二十。又不幸綱以五月五日生。諺云：「兒生五五慎勿舉，身長及戶刑父母。」今乃身不必及戶，而其言又驗。生平既不見父母，又每懷是恨，自戕不可，自悔艾又無所用。又韓退之爲《李干墓誌》，誌當世名貴誤服金石藥，求生而致死。著之篇，藏之地下，爲後世戒。而綱父以寒疾食梔屑，母病熱而誤投以葠芪之湯。向使子長，能嘗藥，不至此。又席世寵後，地大難繼，或得嗣駿烈以慰賫志，而時命未逢。詘指身生時，逮今已二十七年矣，抱此數不幸，而展轉無計。計惟有刊石書德，藉名言以誌不壞，使銘埋墓下，表傳人間。而人亦有言：「王庾舊家，必得孫綽文，而後家人治葬事。」今康熙辛未，合葬二人普福嶺。既已謁祥符知縣遂安毛先生文，填墓間矣。蕭山毛太史，遂安同譜兄也，曾爲先司寇公作《明史》列傳，予家世德之。太史能復賜表文爲人間觀乎？」

予乃見孝子。哀其志，發其所爲狀，嘆

逝者無所事事，遂安文已具，何用綴餘言以重示于世？而既而思之，自昔奇行異節，鴻功偉伐，可以嬗于後，是固賴世之能言之者。而苟其深悲極痛無可傳述，明知其人之無所事事，而即傳述其可悲可痛不能自已之志，譬之遇剥割熨烙，伸臂坦腹，嚙齒舌忍患，而呻吟唔咿，不絕于口，亦足以抒其所苦而驅其所不耐。然則孝子之爲此，豈得已矣！

按狀，君諱潢，字天如。總角能文，十四歲即以未補諸生爲晚。會學使試台州，曰：「此先忠宣判官地也。忠宣生于此，仕于此，當必有籍，請往試。」其兄壯之，挈之行，果見取爲台州學生。其明年十五，即贅于張孺人家。孺人父諱仲安，錢塘學生也，無子，贅君而身殂。君童年經紀其家事，持籌佩鑰，視垣墉周遭，夜督家人數幺貝，不失竹箇。有催科吏來譙于庭，張僕抗不遜，吏持之。官例，逋糧抗官者，朴而枷于市。君親入縣門，與縣官拱揖，侃侃辨，具言追呼急，良民不給應，辭旨倨傲，其在草野則有之，未聞得罪也。且催科與撫字孰重？官見君年少而氣直，語有理解，遽釋僕，謝之歸。邢吉人先生者，君受業師也。無賴子弟有以婚姻負先生者，先生憤至死。君獨伸大義，呼同門生移檄之，已而置其人于法。先生雅善姑布術，嘗相君曰：「子才大于軀而血不膚，其能長乎？」乃以康熙乙巳八月廿四日卒。

先是，張孺人贅居張氏，暨君卒時然後來歸，不復往。而張母顧太君屢以車來迎，必流涕謝之，曰：「今以後則吾事舅姑時也。」既而君母周太君力勸孺人，暫歸寧復來。孺人扶車，不能登，肩顧乃去。至是病

劇。顧太君詢曰：「兒有言乎？」曰：「無有。但有不能自決者。昔者事舅姑，不能從夫子。今幸從夫子去，又不能事舅姑。生死之際，當何爲情？」言訖而瞑。時康熙丙午六月九日，距君卒時秪十月一十五日。嗟乎，其可哀也如此。

君世籍錢塘。宋徽猷閣直學士忠宣公由樂平來杭，一傳爲同知樞密院事文安公，留錢塘家焉。迨元興，有浙東安撫使諱某者，從越之上虞。入明，而襄惠公諱鏜，成化進士，官刑部尚書、太子太保，以軍功賜白銀、麟服，復起家錢塘西溪。襄惠公生澄，弘治庚午舉人，中書科中書。澄生椿，政和縣知縣，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君高祖也。曾祖諱瞻祖，萬曆戊戌進士，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惠、潮、彬、桂，以平賊功贈少保兵部尚書。祖諱吉暉，萬曆戊午舉人，中壬戌甲戌乙科進士，未仕卒。父諱超，例以廕受官，不就，爲杭州學生。世咸謂君承世閥，才高，當益大，而不幸賫志。孝子綱，錢塘學生。銘曰：

惟君世勳賢，歷嬗開府業。立功西與南，兩建銅柱臬。宗衮既殊望，康樂亦佳嗣。東京四世楊，尚識黃絹字。如何芝蘭生，早已剃其芽。日象殞丹穴，星魄墮渥洼。有子生背親，四月方哺乳。比之徐節孝，匍匐解覓父。世第見嵇紹，❶不見紹父形。況兼謝阿母，孤早若寄生。惟是填墓文，不用戒金石。玄衣罕遺羹，黃口未嘗藥。縱謂鵂鶹鳴，陽五劫此月。但逐葫蘆生，何用名鎮惡。獨憐魂婉娩，相隨在重泉。嗛嗛作伉儷，于今三十年。墓下填所

❶「嵇」，原作「稽」，據四庫本改。

哀，墓上標所痛。譬猶病呻吟，勿謂倞無用。世德久愈熾，孝感身必興。聞者儻不信，請以視此銘。

山陰金氏女滿願墓表

金氏女，山陰南塘人。父鎔，上虞學生，家貧而無子。當女生時，值小滿之滿日，父以爲女也，棄不視。既而嘆曰：「金能滿吾願畢矣。古有沈滿願，試以名之。」七歲能讀書，從父之塾，塾中兒無過之者。隣童吳登家頗殷，請婚于父，父許之，而未聘也。白頭兵起，燔吳登之家而篡登去，既而返之，家無賸一錢。登年十五，無生計，請倉橋之賣紈扇者而爲之繪之。日繪三十紈，得百錢。會女父死，女亦繪紈以養母。登儻不給繪，女給之。康熙改元，侍郎王君祭禹陵，搜城之丐婦，而諭以意買姣好女，酬以官金二十觔。丐婦來女家。女母曰：「金果滿乎！」持華衣，披女身。女泣拒之，一日三往復。既而女病，約以日至日衣華衣。登過送之，請于母曰：「先生在時，某向有成言。雖無禮，而有其意。今則已矣，願別之，可乎？」曰：「可。」登見女曰：「不謂子之幡然也。」女曰：「吾籌之矣。吾死則誰養母者？往之而之死，則金可入也。否則子能養母乎？」曰：「吾叔父在處州，以千金販木，呼吾尸之。此後有贏錢，未可知也。」女曰：「諾。」謂母今日病，請中一日。遂經死，年一十有七。登迎其母之處州，家復大起，三十方娶妻，生一子。葬女于南塘之湖南山，而請表之。

時始寧女士徐昭華有詩曰：

南塘嬌女玉琢身，黃金爲姓家復貧。

生當四月小滿辰，兼之金滿千枝分。命雖無缺願未伸，但耽文史厭寶珍。山環十里桃花津，兒家住近山後村。青蘿作髻雲作巾，閉户不聞櫳犬狺。曾賦《映水》當洛神，何媿滿願稱後塵。沈滿願有《映水曲》。祇憐兔絲牽麻藚，小童韓重居北隣。越羅裁素張曲笱，團圞如月虛無文。雖與題扇非右軍，相邀同染蛛絲紋。點花築翠掃黛痕，遠山着處香螺新。有時滴粉調朱脣，呵指把筆凍不龜。東家作畫西家皴，兩兩腕袖相粘籸。畫紈三百錢一緡，才彀晨夕供老親。狂夫無賴千騎臨，千金買笑萬買春。不識桑下羅敷秦，白茅强委半死麕。盤龍四角穿車茵，爲予判作載柩輴。衣箱五彩花組紃，不須换卻填襦絪。阿母吶吶徒好金，叩户一別肝腸鋟。雪花螺旋鋪官銀，縱然金滿缺在人。日有時蝕月有輪，豈如紈子長圓匀。廬江小吏唧苦辛，販材貿木羅漆杶。黄金亦有滿願晨，世事完缺何常倫！湖山萬仞高嶙峋，下有清水清且潾。封茅藉草薦水莼，夏澆清酒春酹醇。瓦棺土甓安穸窀，相過泪落前湖濱。

蠡吾李孝慤先生暨馬孺人合葬墓表

李孝慤先生以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卒，葬有年矣。其子塨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鄉書，明年試禮部。既歸，而嫡母馬孺人即以是年閏月又卒，與先生合葬。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誰當讀者？」客有以予所著《皇言定聲録》、《竟山樂録》二書餽之，讀而悦然，即束裝越三千里，就予受樂。凡三日，盡

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律諸遺法去，且能正予書訛謬二十餘字。瀕行，再拜曰：「先孝慤，儒者也。不孝身親凶功已一十五年，未有片石填土中。而先慈從之。幸而封甫乾，將復琢柱于塋傍，且以麗牲。先生其可無一言褒施之乎？」予曰：「然。」

按保定多儒者。容城孫奇逢以奇節講學蘇門間，祁州舉人刁包聚生徒里閈。先生獨篤行，卻講謝弟子，謂學貴實踐，合內外期于有用。乃闔門，從謹身始，型于家，惇于所親，漸以及邦人。邦人信之。大率貌樸而莊，衣布袍，覆瓦壟巾，或高胎羢巾。而禮容溫然，言論伉直，而吶吶不即出。性嚴介，而予人以和。當太公在時，雞鳴盥漱，率馬孺人拜于庭。然後登堂聽寢聲，徐徐問安。顧太公春秋高，日必五六食，每食必燥濕甘苦，察所宜，手捧持之。會天寒，雞鳴而起，瀹豕羹于陸稻之間。先燃燈于堂，反持羹而燈已熄。念置羹取火，羹必寒，如何？正傍徨間，而燈燼忽燃，若神助者。或曰此孝之感云。至其自奉，則礱粱連覈作饔，和菜葅，而沃以沸水，頃刻一盌，不知其麤也。先生嘗慨世儒悖詭，求身心不實，舍求事物。乃求事物又不實，徒窮致物理于古所編摘之書。而註事說物，益復不實，乃遂屏棄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赤，皆斥之爲舍己爲人之事。然則學亦安用矣！因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學。又感五公山人王餘佑大節，與之論有用之學，錄《孔聖全書》及《通鑑》事蹟可施用者。顏習齋者，博陵儒也，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

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究竟，彷彿班氏五學限年責功之説，而心學闕焉。乃謂先生崇實學，與其説合，齋宿過先生，先生不與見。既而見，不答。先生於諸客之過，未嘗不答，而獨不答于習齋。即習齋亦不以先生不答而不之過。嘗過先生，值他出，見按前所録書，大驚，歸而書先生姓字于屏，每出入，必拱揖焉。顧習齋籍博陵，而寄僦于蠡城之東村。先生由里居之鄉，由鄉之里居，必經習齋門，不一入也。然而先生遇雖疎，終以其學切實，遣子塨與游。塨雖秉家學，然亦學其所學云。

先生諱明性，字洞初。「孝慤」者，學人所易名也。少與兄成性、弟盡性，皆蠡縣諸生，有聲。鼎革初，先生不出試。客有以出試勸先生者，先生飲之酒。既醉浩歌，使客不得言。順治八年，兄以覃恩貢于廷，授府判官。而是年恩詔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時已推先生，先生辭之。初居城東曹家蕞，圈田令下，廬舍彊畍皆受圈于旂，獨奉太公入城居。太公卒，復奉母居鄉之塍廬。及母又卒，而兄弟之子有不幸者，復爲之經理遺幼，往來鄉城間。嘗在邑里，修比師閭長之教。凡婚喪、祭祀、養老、讀律，必躬帥盡禮。而其在鄉，則出民入民，各有程度。暇即與鄉人較射，每鈎弦，目光箕張。鄉耆老見之，輒流涕曰：「李二公少時，當崇禎之季，群盜蠭起。二公從太公帥鄉人保守，戒勿爲盜。鄉人感之。即他盜過二公門，插幟門左，禁勿入。當是時，二公揮利兵，用長木箭，跨生馬疾馳，可敵萬人。惜今不見也！」

先生生于萬曆四十三年，少馬孺人二

歲。而先孺人九年卒。孺人有懿行，無子，副以易州世襲錦衣衛指揮使馬公斌女，生子五，孫一。埱其長子也。孺人同馬姓而殊系，歡如姊娣，推讓所生子而同懷之。埱乞銘時，累以馬孺人懿行爲言。嗟乎，賢已！乃爲銘，銘曰：

嗚呼！此錖吾李仲之墓，而以德配祔。

西河文集卷九十一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又字于稿

墓誌銘

沈君墓誌銘

予友沈七禹錫，二十七歲死嘔血。其諸宗沈功宗與予前後友，亦嘔血二十七歲死。死時作書曰：「先生肯爲我作誌耶？」其弟在宗持書泣，屬誌，且云某日將葬苧蘿山東崗。啓其書，其遺筆也。嗚呼！

功宗字孚先，蕭山汀頭人。其讀書處名「江園」，稱「江園沈子」。後山陰傅宗者慕之，就君同里居，師事來蕃，讀書江園中，又稱「江園二子」。君十歲，著《大臣論》。稍長，尚風節。嘗讀《漢書·黨錮傳》，至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不得與黨人，上書自訟，君捉筆填其下曰：「時蕭山沈功宗以童子同將軍上書。」其慷慨如此。君善書法，遇縑素，必移易書滿。好談。每夜分，列廣氈，置蠟槃其中。箕坐談，達曙不寐。時其師來君、同學傅君亦皆好談，故嘗與談，無厭情。一日來君書同邑毛甡詩示君，曰：「此何人詩也？」君應聲曰：「此嘉州也。」又示，曰：「此白太傅也。」來君啞然而起曰：「何哉？此城東里毛甡者也。」君曰：「有是乎？」次日，遂走城東里問甡。值甡過埭上，君亦走埭上，相與語，甚驩。當是時，毛甡過埭上。埭上黄君好結客，日接遠方履，置酒高會。毛甡既指君徧告座

客，座客與君語，亦大驚。後客有爲問難者，君著《答客難》數千言，頃刻成。客傳寫去。至是客至者，必詢江園沈子焉。君嘗夜思甡，逐月隨一僕走埭上，凡二十里，語達旦。及甡過橫山，君復隨一僕，乘夜走橫山。橫山去江園三十里，中界以江。呼江漁刺舟，亂于江。時雞將一鳴。江岍有踞虎，兩目如燐，接江水。君信爲燐也，叱之。虎遁，杖追之。時近江村民驚以盜，一村皆起。

江園前有苧蘿山，西子所居處也。旁有浣紗溪，溪祠西子。其祠前爲越王走馬崗。君嘗行崗上，悵久之。著《越紐遺書》，不就，乃與傅君合刻所著詩，共十四卷，名《江園二子詩集》。吳江顧有孝、臨安陸圻、徐繼恩、山陰張梯、慈谿魏吏與同邑毛甡，皆有序。後傅君出試，君不從，與之別。傅君出試輒第一，庚子舉于鄉。而君以戊戌十二月嘔血死，死葬苧蘿山。無子，遺一女，傅君告諸木，娶爲子婦。銘曰：

猗乎崇蘭，馥馥其華。扃之幽巖，凛霜來加。嗚呼昊天，曾是不瑕。焚芒灼蘗，剸榮刳葩。維兹苧蘿，有懷著書。畜志不逮，言還其墟。材優覇服，思成王圖。其人即亡，其心不渝。宗有沈君，風流相似。鄭鄉即同，楊家亦邇。能通祕埏，相語玄甲。夜月尚縣，江園之水。

姜桐音墓誌銘

君諱廷梧，字桐音，明大司農仲子也。司農死國事于贛。長子國昌走五嶺，負楬櫝以還。行至閩，征南兵大索于路。漢旗徐帥者，捕生人爲逃丁兒，械國昌手，載之

行，將以釁鐎。斯時有總角少年膝行馬前，求代兄，即君也。君幼給捷，行文不起草，口所誦即成句。大宗伯黄公道周曾與司農謀國事，勸司農行。夜宿君宅，聽君詠詩而怪之，疾顧司農，連言曰：「君尚難爲陸荆州耶，此非平原乎！」君歷世仕宦，而無籯笥。然性喜中友之急。蕭山毛甡避隟人于君，君歷之，日與山陰張杉往來拯擨。山陰徐緎家嘗被賊，賊質其子男而要之贖，徐不能贖也，君卸婦頭上粧贖之。

君世爲炎帝後，姜姓，師尚父其宗也。自蜀漢鎮西大將軍後，如干傳，歷宋南渡，有從一宣教者家姚江，爲姚江姜氏。入明益大。高祖考榮，以工部主事左遷通判，則嘗劾逆瑾得罪者也，時徙居姚江南城。曾祖子羔，有文章名，由禮部郎歷陝西按察使，進行太僕寺卿，與分宜相公忤，致仕。祖鏡，解元，中禮闈試，自禮部出守，爲建儲上書，罷職。既而例贈光禄卿，徙家會稽，又爲會稽姜氏焉。父一洪，則司農公也。司農公初參政東粤，遷太僕卿。以國故，偕大宗伯黄公入閩，參機事。尋由吏部侍郎進户部尚書，而走死于贑。君曰：「吾世受朝廷恩如此。」

鼎革初，世家子保家門者悉應徵出。君獨義不出，闔户而居。會稽故瀕海，大將軍統征海旗丁，輦徒以東。自永興達例有供役，日括坊民爲夫。君已循例，而賤值莫僱也。倪文正公長子者，君女兄夫也。有喑奴客居民間，以賤值僱旗丁者，虐奴客，泣而不得語。既辨其喑者也，利其喑，指爲旗丁兒，逋逃有年，是家敢藏逃，法當死。法，藏匿滿洲逃亡，新舊家人不主首他人爲勾稽，名窩東人。東人鞭之還旗，窩者斬十

家，家連坐，流徙塞外，當赦不赦。君既家被抄，無遺金錢。而奴客喑躅足，竟不得辯一語。于是桎梏君解京師，赴督捕府讞。而君以道病，有坊民義君者願代君，不可。其兄國昌自道還，急詣縣府首，自被桎梏，解督捕府。督捕府亦竟以君枉命釋君。君向與兄共户居，既各娶子婦，以居隘，兄僦道南居以居，君獨居。既而兄亦貧，力不給僦，乃還道南所僦居，仍與君居。君乃穿户傍賃族人所居。居久壞也，立四泥垣埒，汙泥踳其中，而獨身居。時夏方溽甚，泥水中體，客濕淫于腎腸，腫發于幕。鑱石湯火治，不可救。戊申十一月若甲子死，距生年若甲子若月若日甲子，四十有二。君少遇筮者，曰：「君當有大節。惜乎蹇也。」畫《蹇》卦于紙。且曰：「六九其遇二四，其數也。」君初不解，今解之也。蹇也者，蹇也。六九者，六九也。蹇六之九，所謂不事王侯者也。二四者，倒探之，猶云得策十八者四十二也。

君長于文章，而無成稿。所存詩《待刪集》如干卷，《芳樹齋集》如干卷，《甲乙詩抄》一卷，皆已刻。其未刻者藏于家如干卷。詩類何景明，近爲詩者莫過也。

娶郡祁氏，名弢英，明巡撫蘇松殉難贈太傅兵部尚書、謚忠敏祁公長女，賢有文章，每與君倡和。或君遠遊，則必詒詩相問訊。有詩一卷，藏于家，名《靜好集》。子男五人：長兆熊，郡文學；次兆鵬；次兆騂，邑文學；次兆驥，次兆鵠，俱幼。女五人。兆熊娶邑董氏，明尚寶卿董公懋中孫女，生孫一，允垣。

若甲子若月日，將擇葬若所，兆熊、兆鵬、兆騂同持狀造蕭山毛甡，跪請爲銘。甡

以言微辭。兆熊泣曰：「先大人易簀時，呼熊前，囑曰：『守身誦讀，奉慈慈幼。此八言命固也。西河毛先生，吾肺腑交，而流離走四方。吾不能與之訣。吾念之，汝執筆記吾言。』是先生與先大人何如，而忍無一言于先大人？且先大人隱者也，隱而何以顯者銘。」甡曰：「然，可以銘已。」銘曰：

系惟四岳，兆天水宗。既遷既大，大于姚江。歷世顯仕，垂珩佩璁。各礱名節，咸鏘鏜鏞。翳惟夫子，實紹司農。退秉大義，詎爲苟容。蕨食成饌，土室是封。衣蘙薜荔，詩裁芙蓉。其同王考，猶有敷庸。或侍闕廷，或登鄉邦。而君不然，永謝世徵。曩予攀鳳，以君腹龍。果逃海上，見稱遼東。仲尼有言，君子固窮。嗟其命詘，不如文豐。既歷坎坷，亦罹罦罿。貧無室居，死于泥中。穴乎有窻，惟君之宮。砆之瘞之，利其後乘。

張梯墓誌銘

山陰有三張子，張梯、張杉、張楞也。王正義先生以詩文會天下士，三張子俱幼小，坐末坐。天下聞三張子名，各爭起問訊。已而見三張子在坐末，輒相顧嘆息去。順治三年，征南兵下浙江山陰。鄭遵謙率民徒抗之江濱，張楞死焉。張梯乃髡髮游澤中。性不嗜酒，至是飲，飲必劇醉。嘗與弟杉過維揚。維揚人聞梯兄弟名，爭邀梯兄弟飲。梯既以劇飲稍成疾，至是益甚，歷晝夜下血不得止。杉事梯如父，不脫衣履，晝夜坐梯傍篝火假寐，聞呻吟聲，輒前按摩之。扶上行清，不能拭惡，杉爲手拭。日十餘上，灑穢釁臭，豪釐不見。如是者五六

月。及歸，而杉亦敝極幾死。是時醫者多人，不能得效。有山陰倪君、蕭山俞君、錢唐張君、戴君，皆名下醫，願爲梯效醫，争造其家，餉藥致餌，晨夕調伺，終不效，遂死。既死，而張杉獨行人間者若干年。前此二張子與蕭山毛甡友善。甡避人，渡江未歸。至是杉尋甡于汝南城南之蔣亭，酒酣，泣曰：「吾四兄死若干年矣，天柱之麓是其墓也。顧無爲之誌其墓者，誌之者其在君乎。」甡曰：「諾。」乃誌之。

君行四，字木弟。世居山陰之白魚潭，稱白魚潭張氏。九歲能屬文，名聞當時。爲人孝友慈愛，然好立名節。從游于劉忠端公之門。嘗入市，有武人私詆公理學，君直前批其面。武人初斂手避，既而啣之，然卒畏君名，不敢前。祁中丞殉後，其家寢落。里中豪侵中丞寓山莊田，君挺身爲理之。其人雖素豪，見君前，輒惶恐，謝還所侵去。方鄭遵謙之起兵也，兵無舂糧。遵謙素與讓簷王氏不相能，王氏家有多藏者，遵謙將以是報籍其家。君抗言曰：「讓簷王氏者，非他，吾舅氏王正義先生之族人也。明公方假義旗相向，而先以私怨使正義先生不得庇其族，何用示天下！」拂衣而起。遵謙頓請過，狼狽乃止。其爲人方正，類如此。

君代有令名。其先數世皆以甲第著大節矯矯于時。六世祖以弘，明憲宗朝進士，由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萬妃擅寵，疏諫得罪，廷杖。後遷江西布政使司參議。五世景琦，以進士授刑部主事，治太醫院姦獄，忤逆璫意，謫通判。歷官廣西桂林知府，有清德焉。高祖元冲，進士，由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江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平江西賊。曾從游于王文成公之門，讀書浮峰山。他日，文成思之，指浮峰曰：「此山卓犖不群，有似叔謙。」叔謙，其字，今所稱「浮峰先生」是也。神宗朝進士曾祖諱一坤，刑部主事，歷官江西布政使司右布政。祖諱鎡，晉府左長史，與劉忠端公講學。及卒，忠端率學者私謚「正學」。三張子出，而聲稱藉甚，論者謂張氏益大。乃驟當鼎革，相繼落拓，悲夫！先是，其五世祖景琦，有仲弟景明，世廟長史。以入繼大統召拜相，抵閣而死。季弟景暘，爲侍御史。皆以進士貴顯，世稱「前三張」、「後三張」焉。乃系之銘。銘曰：

於皇先生，命世是期。既邵義德，尤工文辭。氣並川流，臭如蘭颸。踵武前哲，貽規後來。誰曰孝友，祇在周鎬？亦聞奇偉，將邁漢造。乃逢陽九，旋遘百六。中含霄澄，外蔽泥濁。紆其養仁，厲于嫉俗。生同時衰，用致膚剝。曩者晉彥，首推孟陽。與弟景季，號稱三張。曠代而下，兩與頡頏。前爲達著，後當貞明。固將飾節，爲時所方。如何喪斯，永閟不彰！峨峨天柱，惟先生藏。表之樹之，以揚令名。

何靜子曰：木弟兄弟以氣節著，中所舉特其槩也。予輯諸銘誄，往有未盡。此真中郎表有道文耳。

禮部精饍司主事曹公墓誌銘

予游汝南，聞曹先生孝名。自郡使君下悉以狀上之臺使者，臺使者以上之朝廷。予怪詢之。或曰：「子浮江來，獨不聞奉母江淮間曹孝子乎？」蓋先生曾于避地時稱孝養云。既而先生之子與予游，持狀來示予，泣且請曰：「此先大人儀曹公狀也。先

大人以孝死，未有誌也。惟窀之幽賴碣以彰，翳孔寵之闕而君辭是揚。」予曰：「何哉，君之爲誌者？夫飾碣于幽堂者，以爲光也。砥文石于玄埏之窟，以爲寵也。汙洩之沚，光無所于施；放廢之詞，寵之而益鄙。誰則用賤而語貴，欲語賢而用不賢者？」而曰：「不然。使先大人而尚書諸曹事耶，則語貴由貴也。使先大人而孝子也耶，則是將以賢語賢也。且先大人有言矣：『吾慚吾德焉耳，胡可使貴官達人得我譽也？』蓋懼夫飾者也。」乃爲誌曰：

先生諱琪，字玉度，別字淮湄。世居息之臨淮里。故明崇禎癸酉，舉于鄉。鼎革初，奉母王避之江淮間。當是之時，以爲母獨處，驟罹兵革，乃一旦輕棄墳墓，流離遠土，恐不得慰母心。江淮間風土樂耳目覊豫，可用忘歲月。乃窮意極娱，畢致江淮諸玩好什物，媮靡鮮華。雖親朋貺臨，其在母前，驕張施爲，詘人力無所顧。此即當時之所爲養母曹孝子也。而母曰：「亦獨思歸耳。吾不能去親戚墳墓居此鄉矣。」先生曰：「雖然，柰公車何？」母曰：「兒爲母而就公車，不亦可乎？」於是歸，上公車。遂于順治六年己丑成進士，第二甲第一。釋褐復告歸，曰：「願養母，不願仕也。」越二年，母曰：「爲母而仕，可乎？」于是仕，授行人司行人。然居嘗不樂。每以迎母就養，母不許，鬱鬱。屢請，使思藉以歸省。順治十年，始奉使詔延綏軍。既辭行，仰天曰：「吾欲假南覲而得西使命也。」乃兼道行。詔畢，南馳四千里，荒山隃河，得覲母于堂。而留不行。母叱之行，于是行。《世賢録》曰：「先生嘗請假歸省，不得。請終養，又不得。乃爲書，詒所親者當路曰：

『汝南周磐讀《汝墳》之卒章，用養母而始就辟也。既已赴辟，歷三縣長。即又以思母，而棄之歸。然而朝廷不因之而無良臣，草野不因之而無令子。汝南人士即又何負于國乎！』」十三年，再請使南贛，拜母于閭，立赴使以還，而税諸家，復不行，醉而誘之行。

狀曰：方先生之使贛還也，自十三年丙申逮十四年丁酉，而猶遲遲行。值歲鄉試，先生例當典試闈。或勸之行。先生曰：「得門生百，曾如我娱親刻也？」遂不行。適闈撤，而較文者以不肖得罪。凡無分大小分闈咸伏誅去，而先生以遲行免。或曰「此孝之報」云。既而稍遷禮部精饍司主事，復迎母就養。母不許。蓋母重去土，天性，猶之昔之避江淮時母思歸也。然而是時在廷官，例鮮予養，蓋以杜趨避僥倖。故先生于兩使時，思以此得罪棄去，因留之家，而又不能也。既而母卒。先生曰：「今而後果不得養吾母乎！」曰：「嗟乎！欲如向時奉母江淮間，得耶？」負星而奔，道病不能行，舁之，既而又奔。至柩側，坐卧于其下，哭無時也。上食必哭，哭必盡哀，及至後不能哭，則以腹傅地，呦如也。既而大哭，卒。嗚呼，孝矣！

或曰：先生故不止死孝者也。先生歸省時，陳邑中利疾，邑賴之，如折畝，如減夫，如減繇，皆有成效。或曰：先生久當爲孝死。《世賢録》曰：先生之父象乾公，用先朝覃恩，授訓導。今贈文林郎行人司行人，祀鄉賢者。當崇禎十五年二月一十二日，闖賊攻邑城。城無守者，公踴躍呼士民，登陴守之，不克。戰于闉闍，不克。戰于衢，不克。戰于巷，不克，殊扞而死。先

生拽棘前繼之。母哭止之，曰：「母在而子繼以死，母何依乎？」乃嚙指礪掌，晝夜嚎蹡。晝殺賊狀，賊敗乃止。則是先生之願死孝，不止一日，惜乎時不見用。雖已成進士，而仍以親殉，猶然與孝廉色養時同見稱也。雖然，孝天德也。稱曰孝，可以止矣。

先生以順治十七年八月六日卒，年五十七。以康熙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卜葬于邑城東鳳鳴崗先人墓側。有子男一人，曰鑄，由廪選甲午拔貢士。能文章，有名，爲原配彭生。彭早卒，以覃恩敕贈孺人。女子一，適光山前進士、應安巡撫程世昌子謙孚，爲繼娶孺人馮生。有孫男二：曰澄，曰濟。女孫四：一適儒士崔嶷，一適池州府同知宣紹中子汝楫，一適前進士、陜西布政司左參政劉四端孫澍，一適固始前進士、新任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巡辰沅靖道祝昌孫日恂。先生有題旌、崇祀諸典，見《世賢録》。銘曰：

至德云亡，世無孝子。嗟哉先生，用孝而死！南陔草柔，北山杞長。有親未祀，何爲方將？幼讀《汝墳》，長游淮涘。白華絳趺，以紛以斐。亦歷銅街，亦登金馬。握蘭前墀，護衣中府。初輾星軺，嗣揚鐇鬴。以爲靡家，不在母側。賜羹誰遺？厠腧誰滌？半菽勿承，萬鍾何益！乃遘風木，遂歌山蔚。哭踊辟朝，袒括就位。符表不食，並母以喪。吳恒臨祭，乃慟而亡。勿識曾閔，敢媲荀何。苟能殉親，皇咨其他。有山可錯，有刀可礱。翳誰記之，孝子之宫。馬踻道傍，鳥鳴樹側。翳誰記之，孝子之宅。郭宗有道，蔡喈無詞。萬年是窆，千秋爾思。

西河文集卷九十二

蕭山毛奇齡又名甡字大可稿

墓誌銘一

誥授通奉大夫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顏君暨誥封二品夫人田氏合葬墓誌銘

君諱敏，字乃來，別字澹叟，曲阜復聖裔也。其先初明間，有以軍功襲錦衣者，籍宛平，爲宛平顏氏。君少爲諸生，與其弟諱敩字敷五並名。鼎革初開科，君出試，中順治乙酉舉人。當是時，贈君鳴鴻公娶馮太夫人，生君而卒，獨楊太夫人生敷五者尚在堂，而家貧。時君已娶田夫人，日辦菽水，事楊太夫人，不給。君乃謀之弟，願以舉人就新安教諭，思勾升斗。而臺使以君賢薦君。會己丑大比，君于正月遷閩縣令。將領憑，乃復慷慨詣吏部堂請會試。部以非例沮，獨掌堂者奇君言，許之。時君弟已先一年中順治戊子舉人，與其兄同試春官。而君以是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進郎中。

海寇闌入內江，江介士大夫多爲所誤，興大獄。君典江南司。江南臺使奏報下部，屬君定爰書。君披牘，着曙不寐，必求得其可以生者。入報每力解，即迕堂上官不顧，獄藉之成。乃以一麾遷池州守池，故宋包拯所守州也。君至拜拯，曰：「豈有繼公官是邦，而敢負公者！」三年考第一，民思君如拯，並祀之。遂遷湖北按察司副使，上荆南道。會義王孫可望由西南來歸。我

兵迎勦者大將軍貝子固山以下，皆牧馬荆南，而以供億厚責君。君爲廣儲峙芻茭精糗，一切支放皆有法，軍無譁者。既而遷本省布政司參政，分守下荆南道。大經略内院洪公夙知君，至是以君能，題君貴州按察使，攝布政使事。時大軍進滇者必道黔。值黔飢，斗米錢十千。前此轉餉每至黔，以道險，手牽足挽，幾三十鍾致一石。因改黔秋糧，令折本色。至是民不堪，土司奔逃。君請之撫軍，仍改如舊賦征銀。民便之。不數月，即遷廣西右布政使，隨以轉左，改陝西。君赴陝至岳，值弟敷五亦由刑部郎爲岳州守。楊太夫人正在署，君不見有年，急欲見楊太夫人，趨而入。楊太夫人出迎之，遇之屏門，牽衣啼。遂留岳，與弟共被，伺色笑浹旬。終以限嚴，不能別竟奉楊太夫人，西入秦。時兩湖未靖，慮楊太夫人或念弟，每當令節，田夫人必謀之君，假弟家書，從洞庭來道無恙，率以爲常。舊評曰：復點田夫人一句作眼目。康熙二年，王師征西南，大會各路兵，分隘進勦。而大將軍獨取道關隴，士馬之集興安者，日以萬至，多不給。君立疏險易，別水陸，措夫辦饟，按程而應之。事平，上嘉悅。會覃恩，授通奉大夫，封贈召回京改補。適弟從岳歸，仍共被事楊太夫人。當是時，君通籍才十餘年，而九遷其官，所至享能名，且主眷位駸駸上。他人處此，鮮有能卻足者。君乃與其弟家居，闔門色養者十三年。

康熙庚申，君弟起四川敘州守。而君以八桂亂，大兵方南下，議非重臣轄其地不可，特詔君開藩廣西。時田夫人以疾卒，不顧行。舊評曰：急完田夫人一句。大將軍賴公統征滇兵，從南寧道入，藉君籌挽得底定，

而大軍告捷。舊時定南王藩下官兵家口約數萬，盡遣還京。凡舳艫長年無正纕可辨，君立出帑金僱募。逮起發，而後捐輸以補之。乃以力瘁并病瘴，上書乞身。而代事者以薏苡危君。君嘆曰：「吾通籍以來，家居與游仕相半，惟此國與家兩不能已。今主恩究未報，太夫人在堂不終事，有弟在川而竟不能與一訣，憾可知已。」遂不起。

君生于萬曆丁巳正月八日，卒于康熙甲子四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八。田夫人者，世襲錦衣仰吾公女，賢而孝，善事楊太夫人，而先君逝。生于萬曆丙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康熙庚申三月十九日。君兄弟二人，而伯早世。生子二，不禄，因以弟敷五子伯虎爲之後。伯虎官監生，候選兵馬司指揮。娶顧氏，太常寺博士雲門公女，辛丑進士、現任江西貴溪縣知縣啓祥，其兄也。女二：長適丙戌舉人、河南汝寧府知府濟之臧公長子，現任江西贛縣縣丞炎；次適荆州總鎮子淵馮公次子、山東平度州知州庭棨子淵，故涿鹿相公孫。妾嚴氏，生女一，幼。君世本聖裔，而兄弟赫赫。時聖裔在朝，有太史天官大夫兄弟最名，而君兄弟在外爲方州大臣，與之埒。乙丑嘉平月，將合葬君夫人舊阡。而孝子伯虎介天官大夫拜予狀，而謁予以銘。銘曰：

覬禄仕，娱親顔，乃以王事，而厠之戎馬之間。雖持節三苗，開蕃百蠻，公之功在四裔，而公之志仍不在一官。是以白雲在望，不無嗛嗛。而有弟和恊，且隔之蜻蛉之川。庶子弟之子，而内闢宫寵，外奉几筵。曰此君與夫人之阡也，而于以大其傳。

敕授儒林郎山東都運分司運判俞君墓誌銘

山陰兩俞君，工文章，謂易菴與余菴也。易菴以儀曹郎死于官。而余菴入成均，殫志舉子業，歷癸卯、丙午、壬子三科，屢薦不得。會八旗教習員闕，余菴乃上書，謂舊制充教習員，惟恩拔歲副四行，而今已俱停，請得以官廕准例補四行選。獲旨，授鑲黄旗教習。創學規，嚴鈐而厚誨之，遴録筆帖式，夥于他旗。大司成陳君、少司成宋君咸異之，薦爲能。將以正印官用，部議狃成格，不許。值朝廷狩幕北，沿途上書。上特爲慰勞，敕所部議敘出常格外。當是時，天下聞君風采者，相望冀一見。至有傳簡牘致慕思者，酒間各聚語，得悉其事以爲快。予嘗與蕺山駱明府游。明府，君姊子也，屬予作一詩寄之。暨予官京師，而君以都運分司山東。聞其初至官，有司例金錢，爲前官所格。君直白御史臺曰：「分司有規例，猶州縣有火耗也。州縣無火耗，無以養廉。分司無規例，則無以絶貪。夫當此月進不給、歲薪日減之時，而獨有一人焉斷火耗、黜規例。挈母妻子女、賓朋奴客及閤中幕下之效才者，而相率爲蟬爲蚯螾，能乎？夫知其不能而猶斤斤焉，惟規例是黜，此非不情也，詐也。夫詐則何不可爲！夫詐則必求之于恒格之外，而其爲規例不可問矣。夫詐則何可以受國事！」臺使善其言，許復其舊例之半。而其言亦稍稍傳都下。乃予請急歸，而君已先期首故丘，將葬矣。君之子於予歸也造廬，手君狀，涕洟請曰：「歲之首冬，謀筮兆于山陰蕺溪之鳳凰山，乞誌之。」

按狀：君世從剡遷累，以詩書嬗其家。大父兩谿公，生六子，並餼庠。而君父以成均聲于時，生子三，次即君也。君生而警敏。七歲就學，善誦。聞塾師講黄童事，歸而温衾，思效之。十歲能文，下筆越尺幅。十二歲，以女兄出嫁，隨父行揖讓禮，旋折中規矩。觀者嘆去。間因母瘍訪醫，不得療，發《黄》、《素》以下書精研之，遂洞見幕理，幾以醫爲世名。又因相地得《青烏法》，祕之。既長，修髯而偉幹，言論慷慨。凡事朒縮不能決，君數言決之。任天下彊界不即絀者，見即沮落。生平尚氣，重然信，且諳于時事。利害當前，無所顧，變故猝乘，隨事捷給。即親戚交遊，有所干請，無不令滿願去。以故人人稱之。

初筮仕河東運判。河東鹽池綿亘百餘里，鹽盜來者以千數，莫能攖其鋒。君命蒯數輩伏要害，盜至，縱之去，第邀其最後者數人，執訊之，悉得群盜名。于是始籍捕，無或遺者。然故從末減，翻覆慰諭，令自新。而群盜之感激者，争爲良民。運城地屬安邑，而門者縣隸也。民間婦姑偶誖誶，無暇訴長吏。門者立馳報木板，到門需求之，縛其雞豚而傾其所蓄之缾與罌，民不曰便。君語安邑令，使立徙去，曰：「安邑自有城，運城自有官，何至煩貴役爲！」既而議裁河東闕。康熙十九年，改補山東。其所轄六塲延袤廣，每塲舊有隸催趲，名坐差。而巡綽例按季换牌，凡一牌繳費如干，以爲常。君既除坐差，而復革巡綽之繳費者。每獲大夥私販，則依律科斷。其以一二十觔易米薪者，槩釋之。鹽艚自蒲關抵雒關，相銜不絶，君但于隘地設一人守之。立串票，註引鹽數目，一存查，一給艚

司使，雒關按票驗行，而鹽政大治。乃以復攝河東事至蒲。會蒲臺歲灾，縣令催科過嚴急。民有竄者，令收其族屬，不分男女老稚，悉縶之獄。獄滿，分縶之門堠。民既已飢餓，而縲絏之後繼以扑掠，死者道相望。君捐金代輸，而以焅虐責蒲臺令，蒲臺令慙謝。

是年以覃恩贈其父如君官，母張、繼母董皆進贈安人。無何，以他事歸。君嘗念其曾大母苦節未旌，已格于例，乃于初任河東時請之。裕親王手書「節孝」、「貞操」二匾額以旌其門。至是歸，將改祖宅爲家廟，而建坊以填之。且念其母董安人家無嗣，曾于其故里立一莊，名「蕭莊」。置田如干，爲董氏祀産，而未竟其業。因于其歸時重至蕭莊，將恢擴田畝，作祀産。而溽暑馳驟，遂得疾以逝。哀哉！

君諱鳳章，字九儀，别字余菴。嘗顔其堂曰「未能」，曰：「吾于斯道有未能也。」生于天啓乙丑十月六日，卒于康熙丙寅四月四日，年六十有二。由鑲黄旗官學教習，歷任河東都運陜西分司、山東都運膠萊分司，運判加一級，敕授儒林郎。配王氏，封安人。子二：長雲溥，附學生，娶王氏；次雲沛，附學生，娶章氏，繼娶朱氏，皆望族。朱即山陰相公曾孫女也。女四，孫五。君博極群書，而工于詩，所著有《余菴集》行于世。乃系以銘。其詞曰：

惟自命士，入關棄繻。況同東方，慨然上書。宜其判事，環煎沮洳。開軒衡論，折漢大夫。乃溯丕績，劚之碔砆。輕貲重信，斯民所無。況兼孝友，闕與德符。嘗痛大母，苦節孕孤。以故穉髪，飽蚊戴烏。歸爲母祀，亡于奔馳。惟此葑溪，山銜鳳味。孝

思不匱，乃生兩雛。堂雖未能，菴則在余。伊墳然者，先生之廬。

沈母胡太君墓誌銘

山陰沈君，筮仕得粤西泗城軍民府參軍。自言亡怙恃，雖遠使萬里，與百蠻爲長少，王命也，亦又何怨！獨是母有令德，故事，矢靡踰五十，已奉詔，得舉行旌門建坊之典。而家貧無貲，屢乞鄉大夫謀告于朝，而迄無主者。今之官海徼，恐從此違故鄉益遠，鄉大夫之謀入告者當益紆滯。夫猶之嬗後而上膺綸綍，與遠播碔砆，一也。縱馬鬣搶卒，得史氏一言以壽之于石，則猶是顯揚之事矣。乃于南行日介所親而謁予以文。予何足辭！

母氏胡，父孟昌公，席閥閱，爲郡名士；母夏太君能文，母與兄俱從夏太君學。以故夏太君寢疾，母未笄也，輒能侍湯藥，衣袵不侻，以孝聞。年十九，歸式菴公。式菴公，邑名士，讀書等其身，顧卓犖有大志。嘗以食貧，有太公在堂，年且老，已屢試又不售，遂與母別，裹糧至京師。會崇禎末盜賊充斥，四方來京者，多游仕幕下。遵化撫軍聞公才，厚幣聘公。公應聘而死。母隨公三年，生子一，即參軍也。太公春秋高，然且遺子二，長者弱冠，次襁褓。女一，尚未字。堂上餘一老，而堂下之羅坐而環立者，皆穉兒弱女，啁啾然。母乃斷肉食，事織紝，以膳太公。太公所遺子與己子皆侍太公學。太公赴館請，則隨之與俱。如是十年。曁太公死，而太公之子與己子以嫁以娶，皆視之母，母悉有以周支之。而其所謂小郎細姑妯娌先後之望之者，匪一旦也。

乃參軍既長，亦屢試不售，別母赴都凡一年，而母死。母濱死時，值十月朔。晨起，沐浴更衣，請召親族。至告曰：「予守身二十七年，今幸無失墜，可以見夫君于地下矣，第吾兒在京。」詘指曰：「後二日則正吾生兒日也。吾欲以是日告別，使兒遇生日，嘗憶父及我。」遂于月三日不疾卒，年五十六。越十年，參軍將之任，急歸葬母，而以墓銘告，乃銘。其詞曰：

賢哉母德，孝于女居！與兄同硯，具觀詩書。工侍寢藥，兼滌厠牏。以故歸公，饋祀洗腆。尊章悅懽，兒女宛轉。仰事俯育，慎終追遠。獨憐夫子，屢泣牛衣。遠應客幕，長留帝畿。❶春路草發，秋林葉飛。亦既抱子，克嗣徽烈。何以數奇，雅並前哲？以茲冰蘗，閱歲月日。今者細睒，受符西南。君子涖止，言冠其簪。因念先德，將誌墓林。蟠螭于碑，贔屭在石。窀幽彌章，泉冥不隔。千秋萬春，爰視茲室。

程贈君墓誌銘

嘗讀《顔氏家訓》，每惜士大夫輕去其鄉，或忘所自出，不啻泉明所稱「昭穆既遠，夷爲路人」者。然而燕越源流，惟責之肯構之子，少爲振興。夫亦曰自今以後，可無遺下治之思。況記幽表窀，尤繼世所皇皇者乎！

程氏自重黎之後，有程伯休父者，以國爲氏。至東阿程鄉，各有世系，而以河南一程故，多冒河南族爲門閥光。惟余門下七

❶「帝」，四庫本作「邦」。

清源君，其先世自山右洪洞遷于清豐，譜牒散失，不倚附他族，惟曰清豐程氏。清豐程氏者，自遷祖至清源君，凡八世，其七世則贈君也。贈君之父以孝聞，生贈君，而貧。贈君出就外傅，受書讀，讀過，輒記憶不能忘。推解書義，以此悟彼，謂科名可即致。忽慨然告其兄曰：「父耄矣，貧不能奉養。而吾兄弟皆守儒啖根呵流，脱一旦有不及餐，可如何？獨奈何以難恃之養儉父體也？」遂請兄自讀，身爲估。早作夜息，出其智計，以求當于白圭、計然之術。如是有年，家遽起。日視洗腆，惟恐不遍食。人稱曰孝。乃贈君則聚其嬴，與兄共之。兄子女七人，皆贈君任婚嫁。自清源君上祖若父，下及其子四世，皆合屋居，無分別竈井杵臼。時推其所有，以賑救閭左之不足者。今清源君以邑宰起家，治清源有聲，嘗迎養贈君官舍。贈君對食流涕曰：「吾不能以禄養父，而吾受禄養。」每飯必捧匕箸，上其父如養生者。且謂清源君曰：「昔周磐讀《汝墳》之卒章，涕泣求仕，以爲父母甚邇，不可無禄養故也。夫以父母爲所必當養而急求仕者，孝子之志也。顧既仕而即以己之愛父母者使民愛己，則又凡父母之情也。」以故清源君之愛于民，有如父母。康熙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贈君卒于治，年六十有六。其子清源君既扶柩還清豐，乃以葬事馳狀來乞誌銘。

贈君諱世顯，字配周，爲大名之清豐人。娶趙氏，先卒。子二：長道徵，次維屏，即清源君也。孫若干。銘曰：

自昔孝子，多爲禄仕。越三古後，仕不可恃。是以牽車，服估以待。何期嗣業，爰

篤爾祉。涿鹿曾還，印駒于此。[1] 揮弦其中，百務具理。則是何故？父母孔邇。乃嵯山隤，亦曰哲萎。梗陽之民，如喪考妣。孝思所至，礱石莫擬。惟此微詞，歷千百祀。

[1] 「印」，原作「卬」，據四庫本改。

西河文集卷九十二

蕭山毛奇齡字齊于行十九稿

墓誌銘三

誥封金太淑人楊氏墓誌銘

予過秣陵金觀察署，觀察每言其從弟孝，以失怙事王母如其母。往欲録賢節爲王母旌，而未逮也。暨予官京師，觀察弟司馬由學士爲予官。前游時，時相往來，倍知其從弟國學工文章，善事王母，蓋晨昏冬夏無間焉。越明年，司馬授節鉞，出撫七閩。而觀察以致仕北還。會其從弟承重，居王母憂，觀察乃爲介，而持母狀來謁銘。

按狀：母楊姓，順天大興籍。父鴻臚丞夢叟啖以松，生母，愛之。念金氏世婚，相其諸子中有茂才君者，以爲賢而遽許之爲繼妻。顧茂才君高才，通經術，遠近造請者不絶于門。且意氣豪上，無暇理家人事，家人事一切皆責之母。母司鐍鑰，啓藏室，無錢貝。啓篋，無繒帛絲絮。及啓橱窖，並無粱菽膏膳充什器者。第所在牣圖史，堆垜狼籍。母大喜，以爲家清白，不事封殖，益勉勵勸爲學。會茂才君女兄夫曹君，廉訪崖州，以臬事重，非茂才君掌幕記不可，迎茂才君往。而茂才君死。母乃撫前孤，一如己出，力教之。以京師俗奢飲啄煩，恐一婦持門户或不給，乃遷之易水，杜門絶嚻磧，謂可以教子，且嗇費也。既長，子豐以翹關授北直馬水路游擊管都司事，封昭勇

將軍，死于官。母撫次子復與諸孫，皆成學。次子爲茂才，有聲。而諸孫鍈與鍹，皆以國學授監郡。向所稱孝孫能善事王母者，即鍈也。鍈嘗曰：「先君司漕時，曾飾饗食、製衣帔以進王母。王母拒之，曰：『我守寡存孤四十餘年，食不甘口，衣不文體，凡以傳清白而揚世德也。今汝甫自立，而即以溫甜易我志耶？』」其儉如此。夫母以節爲儉，而爲子姓者即能各行孝，以上承母志，可以觀已。

母生于萬曆己酉月日，卒于康熙甲子月日，年七十有九。以覃恩誥封淑人。子二：長豐，次復。孫五：長鍈，豐出；次鍹、次鑣、次鏓，復出；次鎔，豐出。女孫一，豐出。某月日葬于某阡。銘曰：

西京著姓，曰惟金張。乃其世婚，惟潘與楊。淑人緼德，秀于閨房。是以請繼，得亞少姜。截髮勸學，陰教以彰。況當訓子，敢違義方！惟此洗馬，陳情孔皇。雖無式閭，尚覲養堂。豈謂螭首，作幽竁光。慈亦無竭，孝何渠央。圖史千軸，誰爲鋪揚？煌煌夜臺，當識是章。

敕贈内閣中書舍人高君暨敕封孺人丁太君合葬墓誌銘

中書舍人爲宰相判官，入掌制誥，與東館相表裏。予從編纂暇遇舍人高君，與語，君每嘆禄養之艱，僱賃馬僕，僦居三市傍，斛水百錢，致太孺人就養，穀薄不給。將仍歸故閭，與兄弟家食者居，所稱養堂安在焉。予嘗悲其言，且爲歌《河上之歌》，以爲詞翰不可近，居官亦然。既而高君以艱歸。其明年，予門人蔡生，君分校京闈所得士

也，持君札及狀，告以某月日卜葬其贈君暨太孺人于其鄉之新堡村，而匄予誌石。

予聞君兄弟五人，皆能以文章才技見稱于時。其長君善文，膺壬子鄉薦，詞義風起，蔚然爲晉陽通儒。次即君也。君以丙辰中禮部試選，授綸閣。其在官精于書命，有文帥之目。諸季力學，居學省見名。而其一復出其餘技，從甲子翹關，升于司馬。君之兄弟其各能自立如此，顧一一皆贈君教之。贈君嘗以身董訓不足，延邑中之堪爲師者，經營槃槁，辨朐脒惟謹，甚有粥太孺人珥飾以典饍者。而太孺人亦兢兢，其教諸子一如贈君之教之。贈君嘗卧牛衣中，踟蹰不起。及見諸子，輒忻然顧太孺人。太孺人來前，輒相慰，每曰教子一經而已，籯金何與焉！其在今，君方營葬事，負土築宮。而其所貽札，痛悼咨嗟，仍以家計庫薄、無財不悦爲憾。且曰：「里居之艱，艱于長安。」則甚矣贈君與太孺人之教之善也。

贈君諱登第，字步雲。祖千始，占籍于山西太原府清源縣南鄉之新堡村。父春，生二子，次即贈君。君由太原府學生以覃恩敕贈徵仕郎、内閣中書舍人。而太孺人氏丁，亦以是時蒙恩封孺人。兩家望族，同里居，早爲婚姻。而贈君以康熙丙午冬先逝。當次君舉鄉之歲，與太孺人甲子冬卒相距二十年，始得合宫于衣薪之藏，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渝」，非耶？贈君生某月日，卒某月日。太孺人生某月日，卒某月日。子五：長聯元，次聯璧，次聯芳，次聯璋，次聯桂。女一，孫六，女孫十二。銘曰：

伊惟梗陽，左恒右河。踵于吕後，在陶

之阿。方山孤竹，施爲女蘿。誕作以室，爰成厥家。相彼丹穴，曾生五雛。各長羽翮，蔚然而華。鄉推國舉，右垣是居。以其餘駟，爲龍驤科。今者壽堂，開諸南谺。金鐙有熠，玉版可磨。煌煌朱篆，如螭如蚪。千鼉百昏，尚其佑之。

台州教授何公墓誌銘

台州府儒學教授何公既死之四十二年，孝子之裕、之祚始以庚申之中春，卜葬城南蜀山坂。時予居京師，孝子馳使賫書狀，請予誌石。予與孝子交三十年，孝子每述其先人遺事，流涕。雖遲久，猶能記憶其百一。況四十年間，鄉之人亦多有道者。

邑當郡上流而渫，民無宿炊。其所通官河，則宋丞相史君所鑿渠也。彼時以葬親達鄞自便，不顧邑形勢，弦流而奔。越三百餘年，閩人陳君宰予邑，坊其渠枝之曲，而南接水故道，而後復北而之渠。當是時，築鉅梁故道，名「大通」，鎮以浮居，而創三重之屋于渠坊之間，曰「文昌臺」，予少時猶及見之。顧誰則任其役者？任其役者，公也。公產本殷厚，而以任其役而破產之半。乃邑東接郡，西與北則襟江而戾海。崇禎元年秋，北海塘圮，浸城及雉，而汩夫城之室廬，溺以萬計。其明年，西江塘又圮，幸預備，不爲患，然已漂矣。公請邑大夫力任經度，修翰兩塘間，甚至鎡肩畚手。日出笥中金，破產復半，而其役始竣。予親承灾患，嘗與鄉之人竊嘆公隱德，謀志之，而未有間也。既而會稽太宰商君以還朝，夥頤取自便，毀渠坊而行，邑人無敢抗者。夫人居鄉多相形，相形則盈絀生，盈絀生則盈者

易矜，而絀者必至于忌。且又易較，較則勞逸見，勞逸見則勞者不甘，而逸者必肆，其蹈藉而不之顧。以故遇公事而能任者少。迄于今，西江再三圮，十倍他日。而泄泄連歲，至有取私決自便，且致大壞而不之救者。夫止一坊，而邑大夫創之，公成之。然而權相開其先，庸太宰毁其後。止一江塘，而鄉人築之，鄉人圮之。其賢不肖何如也！夫四十年間，而其爲興廢如是也。

公諱汝尹，字克言，又字太衡。由貢士授台州教授。其先自浦江遷于蕭山，數傳而有御史善。永樂中，倣嚴助故事，巡按兩浙。又數傳而復有御史供奉世學，則公世父也。公端性豐頰，善讀書，以經術自命。少受知于提學使蘇君，以文鳴于時。生平重然諾，好推予，排解導地，當世稱長者。生于隆慶改元六月，卒于崇禎十年十二月。子四：之禎、之祺，早世；之裕、之祚，與予友。之裕讀書如其父，家藏書數萬卷，而自幼食貧，曰公所貽如是。乃系以銘。銘曰：

公生七十年而倪其身，又四十年而始就于穸與窀。謂公才高，而未嘗列陛而陳。謂公擁世貲，而予兒以貧。公之生有利于鄉，而既死，而鄉人思之。雖歷久，而猶感于神，曰此公之藏也，而益以見公之爲人。

誥授通議大夫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金君墓誌銘

君姓金氏，諱鎮，字又鑣。其曾祖諱烋，誥贈光禄大夫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由紹興遷京師。生子四，季諱大濂，以君貴，累

誥贈通議大夫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加贈光禄大夫巡撫福建兵部右侍郎兼副都御史，則君祖也。君父諱晉，以君貴，累誥贈江南按察使司按察使，如君官，加贈巡撫進階光禄大夫，與母孫氏累誥贈一品夫人。生子三，而君次之。少有夙悟，與兄鈛庚子副榜貢生，考授知縣。弟鋐，壬戌進士，由翰林院庶吉士累遷兵部右侍郎，今巡撫福建，有三珠之目。嘗舉國門大社，四方名士集京師，考鐘伐鼓，冠蓋屬于路，而君以兄弟三人束髮主壇坫，觀者榮之。

崇禎壬午，君舉京闈試領解。會鼎革，搜京闈見舉者，授以官。遂于順治改元授山東兗州府曹縣知縣。旋艱歸，補河南陝州閿鄉縣知縣。覃恩，敕授文林郎併贈。而是時，巡按、巡漕、巡鹽諸御史交薦君，改鑾儀衛經歷司經歷，隨陞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奉詔陳言，得優旨，乃于康熙十三年進本部郎中。會上方慎獄，復矜恤之典，分部使循行郡縣。以君使河南恤刑。自本年十月至十四年四月，凡七閲月，計所全活約一百一十人，矜疑半之，援赦又半之。以是年秋七月、冬十二月，兩遇恩赦，多肆宥。回部考核，紀録一次。旋以覃恩誥授朝議大夫併贈。遂于次年轉河南汝寧府知府。時淮蔡多盜，兼無年，民田荆榛，道殣千餘里。前代真陽、西平諸遺蘖，根株未清，往來萑苻間。而新蔡李樊與泌陽郭三海，據平頭寨相結以起。民争逃，村墟圻落皆虚。君一意撫字，除苛細，下墾土之令，生聚教訓，示民以自新，取「爲政去太甚」一語書之訟堂。而親統鋭丁勦李樊，除其根株，一切勿引蔓。會清理藩産，躬驗丈尺。而海上投誠兵適安插真光之間。凡開屯升税，極意

調劑，令民兵相安。至于興利除弊及一切津梁祠宇，宜毁宜復者，皆受整理。當是時，君勤于簿書，每夜垂幨，爇二炬于檠，屏息刮目。左右伺户外，耳察蠨蛸，移時聞内有扣奩聲，始搴幨入。晝接民事，與男婦對語絮絮，若家人子。顧好禮名士，東西往來投刺入，吐食跕屣迎之，啓傍院，讌飲貺贈，日不暇給。予嘗過淮西，館予于署堂，躬率諸子設厨食撰，捧衣履，爲予治裝歸，而未有厭也。夫人牢落去鄉里，望門相投，惟恐不得當。而爲之主者，見挾刺前，輒撝去。即或不得已，行人請介，爲之一禮接，而顧盼他屬，詞意多怠忽。既退而無復有餘思，去而恝焉，比比也。夫是以所至落托，至有困道路不得歸者。然則君何可及已！君治汝十六年，以覃恩誥授中憲大夫併贈。而巡按、巡鹽諸御史與總河部院俱有薦，乃以督催所墾地暨徵輸有效，加一級，共紀録三十二次。會其弟補河南布政使司布政使，君回避，改補揚州知府。值撤藩兵變，長江上下風鶴相驚。而維揚適當其衝，城中相震恐，一日三徙，至有爭門而奔者。君力爲慰諭，且以威怵之，始安。然而兵馬驛騷，君處以鎮静。嘗招名士游讌，修復平山堂，作文誦之，乃事治而民得不擾。遂陞江寧驛傳鹽法道副使，遽以優薦兼署鹽運司事，陞江南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以覃恩誥授通議大夫併贈。

值大計，入覲召對，令敷陳時事。時所對有二。其一，請定盗案嚴減之例。謂江左連年甾，盗賊多有，三載之中，題報八十餘，而其中饑寒逼迫可減者衆。如一時窮困被誘，並不傷事主；或得財未俵分；或于事主家雜取棍械護身，原未嘗攜帶器仗，皆

宜敕部分別量減，永定爲例。至捕役營兵豢縱勒財，以致先取贓物，然後報官。甚有指稱打點代行錢、令行劫償還，是盜有時盡而捕盜之盜反無窮也。如此得實，宜從窩盜律，一體重擬，則犯盜者少而民得安矣。其一，請定旅下買人及獲盜審訊之例。謂江寧、京口二旅買人，多有無籍者自立賣契，旅主但送上元、江寧、丹徒三縣用印，而並未行文原籍。察其真僞，多有展轉掠買而不之知者。嗣後請三縣用印官，將所買之人申報巡撫，巡撫按季報部，隨即行文原籍，出示招驗。其有可疑者，令旅主還契追價。其用印官不報，照新例治罪。至于旅下逃人，奉有承審官夾訊之例。獨旅人爲盜被獲，難以刑訊，其狡賴展脱，將何底極！嗣後旅人爲盜，倘夥証甚明，贓仗已確，許承審官徑行刑訊，則奸宄畏法，而盜風息矣。疏聞稱旨。

時君以足疾被議，上不聽，敕令回任。然終以勞勩，筋力小敗，至明年引疾，又明年卒。時康熙乙丑十月十二日，距生天啓壬戌十一月二日，年六十有四。配何恭人，山西平陸縣知縣幼卜公女。子三：長夭；次敬敷，官監生，授北城兵馬司指揮候補主事，娶胡氏，誥封四川提刑按察使澄宇公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貞巖公妹；次敬致，官監生，候補國子監典簿，娶王氏，文學德公公女，巡鹽兩淮監察御史千里公從女。女四：長適奉天府府丞定菴姜公子坦，次適山東肥城知縣廷虎何公子琮，次適明宇陶公子鞏縣縣丞顥發，次適衡州府知府慎伯譚公子宜振。孫四：兆璋、兆珩，未聘，敬敷出；兆珂，聘黄氏，廣東海陽縣知縣崑瞻公子、乙丑一甲進士翰林院編修硯芝公

女；兆琚，未聘，敬致出。女孫一，許字翰林院庶吉士芷岸沈公長子，敬致出。

君性厚，與人以和，而好文。予在淮西時，嘗索予書《唐淮西碑》，欲以韓愈、段文昌二文並勒陰陽。而段文多誤字，未較遽去。及君還籍，邀予于京邸，距向勒碑時一十八年，尚道其較誤諸字，一一指數之，而請予爲跋。當其爲觀察，公家事了，率子敬致築樓于秦淮之濱，名「餐勝樓」，聚書其中以自娱。至是爲予道其事，兼請予賦。予未有以應也。曾幾何時，而君子敬致且述君遺命，而遽以誌請。嗚呼，可銘已！銘曰：

嗟君之族，肇于西京。奄至寶婺，三賢以承。由越及燕，從再遷興。蕃如椒聊，大以鶺鴒。獨君歷仕，克用明刑。始自欽恤，終于廉平。以故敷奏，庶云得情。蘇公用譽，釋之可稱。乃以清談，得江左名。修禊汝水，張筵蔣亭。一時佳士，如鶩斯趁。人生適志，交遊足矜。不見鳴鳥，尚求友聲。今君後嗣，如螽薨薨。彼家人事，亦又何營？我思良友，爰題佳城。念君冠珮，于斯藏焉。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
"filename": "5YSS6JePIOeyvuWNjue8liAg5LqM5LiD5LiA5YaMICDpm4bpg6hfMTQ1NzU3NTYudXZ6",
"filename_decoded": "\u5112\u85cf \u7cbe\u534e\u7f16 \u4e8c\u4e03\u4e00\u518c \u96c6\u90e8_14575756.uvz",
"filesize": 489273632,
"md5": "52490ad8d0123eb916e7da36a897adc9",
"header_md5": "4e521d621a7bf69b4be724453d6579e1",
"sha1": "56e7cc06ec784e6c36e171413357b3ee777a10d8",
"sha256": "2cb062aca506ccfca2e21683cf6fdaa80b49f27635dfb17df7d55aa0cb49ac23",
"crc32": 1753853653,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541099092,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1119,
"pdg_main_pages_max": 1119,
"total_pages": 1287,
"total_pixels": 759894220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